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多桑蒙古史 上册

[瑞典] 多桑 著 冯承钧 译

中华书局

11.3415/3

6244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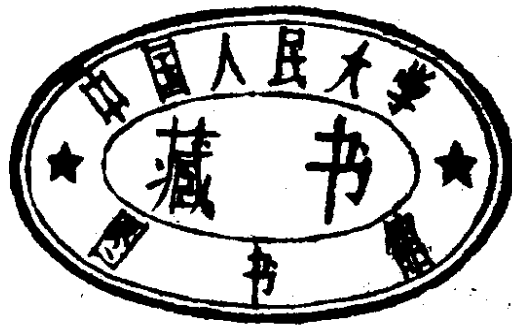


多桑蒙古史

上册



RDZ0117



中華書局

多 桑 蒙 古 史

(全二册)

[瑞典] 多 桑 著

馮 承 鈞 譯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2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

850×1168 毫米 1/32·29 1/16 印張·1 插頁·684,000 字

1962年6月第1版

1962年6月上海第1次印刷

印數：0,001—2,100 定價：(9) 4.00 元

統一書號：11018·345 62.4.京型

前 言

多桑(C. d' Ohsson)是一位著名的東方學家，1780年生於君士坦丁堡，歷任瑞典的外交官，1855年死在柏林。他精通突厥、阿剌伯、波斯及西方諸國的語文。這部蒙古史是用法文撰寫的。著者憑藉他的豐富的語文的知識，參用了大量的阿剌伯文和波斯文的史料，對蒙古民族在中亞西亞以及歐洲的活動史實作出了詳細的敘述。全書出版(第一冊1824年初版全書四冊1852年出齊再版)以後，歐西各國盛行一時，獲得了資產階級歷史學界很高的評價，並為中西學者所廣泛使用。

關於中國蒙古王朝——元代——的歷史，我國有着極其豐富的文獻史籍。黑韃事略、蒙韃備錄、元朝秘史、聖武親征錄等書和明代官修的元史，都是研究蒙古史的頭等史料，其中元史更是記載蒙古王朝統治時期的中國歷史的最詳盡的巨著。這些史料早已為中西學者所重視。但是，十三、四世紀蒙古民族活動的歷史有着世界性的意義，他們不僅統一了全中國，並且還遠遠地向西方發展，達到東歐各地，建立了察合台、欽察、伊兒三大汗國，給予這些地區各國家各民族的社會發展以極大的影響。因此，全面地瞭解和研究我國元代和蒙古民族活動的歷史，西方文獻的參考是十分必要的。多桑的這部書以及這部書中所引用的著作，如刺失德、兀外尼和瓦撒夫的書，都是值得參考的資料。

這裏應該指出，多桑的蒙古史是有很大的缺點的，除了譯者在序言內指出的史料編纂方面的錯誤和疏漏之外，主要的還是資產

階級歷史學者所共有的階級的和時代的局限性。它只是比較有系統地敘述了一些歷史事實，而對於這些歷史事實却沒有也不可能科學的分析和正確的評判。但多桑這部書，正如馮承鈞先生在序文中所說的，在刺失德的史集以及其他波斯、阿剌伯文的許多著作沒有譯出以前，還是可以給我們提供不少有用的史料。今天我們重印這部書的原因也就在此。

多桑的書卷帙頗鉅，出版百餘年來，全部譯成東方文字的只有馮承鈞先生的漢譯本。日本田中萃一郎的日譯本，僅完成了前三編。馮先生翻譯此書，因為上下兩冊分期譯完，有些譯名未能統一，他生前提起，每引為憾事。中華書局要求將先生的譯本整理重印，為了便利讀者，我就本着先生生前的願望，除了將兩冊的譯名盡量力求一致以外，並在後面增添了譯名對照等表。在今天中亞史料未能大量譯出之前，我想對於研究蒙古歷史的人，這部書會有一定的幫助。

陸峻嶺 1958年9月於北京

譯 序 (一)^①

一部元史，歷來囿於“正史”成見的人皆說不好，所以陸續改編了些續編、類編、新編、譯文證補、蒙兀兒史記、新元史。這部歷史好像是犁然大備，其實不然。修史首重在搜輯史料，而修元史尤須要通曉幾種外國語言；不解外國語言，不但不能搜輯外國史料，而且不能解釋本國史料。更有進者，外國語言不可偏重一種，譯文證補就犯這種毛病。此書雖然引用了許多“西域書目”，好像他是全憑譯人口述而“筆受”的。不僅未見波斯語阿剌伯語種種撰述，而且多桑的書好像也是從霍渥兒特 (Howorte) 書轉錄的。洪氏證補元史之功固不可沒，可是他有一種成見誤人不淺，他說西方語言無某音，不及漢字譯音之備，此說很不可解。若說用標音字母譯寫的名稱，不及音義有變化的漢字之備，未免很奇。他在譯文證補裏面，根據譯人的口述，改了許多元史固有的地名人名，比方元史譯 Heri 作也里，元朝祕史作亦魯，皆有譯例可尋，可是洪氏根據晚見的 Herat 譯作海拉脫，似乎祇知其一不知有二了。像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他這種創譯，苦了後來續修元史的人。所以新元史的阿兒渾，在此人本傳中作阿兒渾，而在旭烈兀傳同西域傳中又作阿兒袞；這種毛病皆是不能逕讀西書所致。

所以我想將多桑這部蒙古史翻譯出來，此書出版雖已有一百多年，然而研究蒙古史的人，仍不能不拿來參考，因為世界侵略者

① 這原是本書下冊的譯序。後面的一篇原是上冊的譯序。

傳、史集、瓦撒夫書等書沒有完全譯本以前，終不能不取材於是書。案多桑書共有七卷，前三卷述成吉思汗至元亡時的事蹟，後四卷專言伊兒汗國的史事，並附帶言及欽察察合台兩汗國。其第一卷業經田中萃一郎譯爲日文，譯文還忠實，可是有許多人名地名未取元代載籍的固有譯名比對。第二、第三兩卷記成吉思汗以後之事，然多取材於中國史書的譯文，所本的漢籍，以續通鑑綱目、元史類編兩書爲最多，偶亦採用元史。然而於元朝祕史、聖武親征錄等書皆未引用，當然說不上黑韃事略、蒙韃備錄同元人文集中的許多碑誌行狀家傳了。所以我譯此書，先從後四卷譯起，將來如有餘暇，再譯比較西方材料較多之第二卷。

多桑書所本之書有二三十種，也有人名地名不統一的毛病，尤其使人討厭的，就是他疊牀架屋式的譯寫方法，然而也無可如何，不使用新式譯寫方法將他改正。霍渥兒特書第四冊的索引譯寫單簡，可以取來對照。

我原想用白話翻譯，不用“史書文體”，可是漸漸不知不覺地受了史書文體的支配，然而我始終力避用“典”。我的目的惟在將此書原意譯出，供他人作史料參考之用，所以對於譯文祇求忠實，不去鍛鍊字句。在別人看起來，我譯的這部書或者比從前的譯文退步，然而我覺得譯文通暢的地方，容或有點削足適履；文義澀滯的地方，容或確可比對原文；所以寧願拖泥帶水，而不願鈎章棘句。

從前編纂元史的人，除開屠寄以外，皆有譯名不一貫之病；所以我在翻譯中，對於人名地名，頗爲審慎。凡人名地名皆以元史、元祕史兩書爲主，兩書所有的，選用一名。兩書所無的，地名一項，儘先採用唐宋明人的譯名；人名一項，元代載籍中有同名的，如帖木兒、不花、阿里、忽都不丁、阿合馬、亦思馬因、阿老瓦丁、馬合謀之類，雖非本人，亦用舊譯。元代載籍中無可比附的，則務求合乎元人的譯法，不敢以今人的讀音，認作元人的讀音。元人的譯法在不

明語學的人看起來，好像不對，比方將-l 讀作-n，就是一箇例子。殊不知這種代替方法，從前也有，而在元代竟成一種通例，所以譯sultan 作算端，Djelal-ud-din 作札蘭丁，Iltchikadaï 作宴只吉帶。這皆是翻譯本書所用的正例，然而有時因為下述種種理由，不能不用變例。

元代除開一箇最短期間用八思巴字母外，始終用的是畏吾兒字母。畏吾兒字母中無代表 g-、h 的字母，所以蒙古文中多缺此種寫法。唐時突厥語的莫賀咄，移植到蒙古語中，應讀若 bagatur，可是在蒙文元祕史中寫作把阿秃兒，則成 ba'atur；在元史中更簡作拔都魯，則成 batur。又一方面，阿剌伯字母中不常著錄韻母，所以有許多名稱寫法不一，姑就此把阿秃兒一字而言，本書竟有寫作 Behadir 者，我當然不能按着字面翻譯，而將他改作八哈都兒。此變例一。

伊斯蘭教人的名稱，無所謂姓，加之名字相同，要使許多同名的人有別，所以在名後加一別號，如用職務官稱之類；再不能判別，則於名後註某人之子，如 Ibn Ali，猶言阿里之子之類；或者還要加上一箇地名，如報達人，朮外因（就是譯文證補的志費尼）人之類。然而也有無從判別的，所以我將這類的譯名，略為變通。如元史中的 Argoun，是種族名，是軍名，亦是人名，元史為判別這些名稱，將他寫作阿兒渾、阿魯渾、阿里渾、阿剌渾幾種寫法。我也仿照這箇例子，皆分別著錄原文於下，可是也有不能分別的地方，本卷中有三箇秃兒罕可敦（Tourkan Khatoun），究竟是二人是三人，無從知之，此種名稱祇好用一貫的譯法。此變例二。

本卷中有些譯名，看起來好像是變例，其實正是正例。比方欽察汗國侵入波斯的統將名喚 Nogai，譯文證補將此名譯作諾垓，其實此名也是蒙古時代的一箇通常名稱，與他同名的人，在元史中頗不少見。我們姑將元史的譯例來解說。元史（我所指的當然是未遭乾

隆校刊刻的元史)定宗后名喚斡兀立海迷失，就是西書的 Ogoul Gaimisch，可見海字對 gai。蒙古人的官號 Noyan，在元史中寫作那顏、那演、那衍，可見那字在元時讀若 no，對照起來，Nogai 應該譯作那海，而不應改作諾垓，這類例子很多，姑舉其一，以概其餘。

還有些譯名，可以說是正例，也可以說是變例。旭烈兀有箇兒子，在此書中(第五卷)寫作 Councouratai，譯文證補阿八哈補傳寫作空庫斡台，蒙兀兒史記世系表作空古斡台，新元史旭烈兀傳作空古斡兒，然在台古塔兒傳又作康廓而拉台，其實皆被多桑疊牀架屋的譯寫方法所誤。案元代的蒙古人，常用些部族名稱作人名，僅在後面加上一箇接尾詞，大概男名加“台”，女名加“眞”。這些用部族名稱而自名的人，並不是本部族的人，比方南家台或囊加歹，並不是中國南方的人，馬扎兒台也不是匈牙利人，乃蠻台也不是乃蠻人，不過取其名而已。此處的 Councouratai 也是此例。多桑所取的材料來源不同，寫法因之有異，其第一卷後附註所引史集諸部族名，有 Councarat，就是此人名之所本，也就是元史所常寫着的弘吉剌，此名在輟耕錄中作瓮吉剌，在遼史金史中作王紀剌廣吉剌，用新式寫法，應作 Qongirat 或 Ongirat。頭一字何以有時用聲母，有時不用聲母，我現在還不能答覆這箇問題，我們不能拿畏吾兒字母來解釋，因為遼金時代蒙古人還未用畏吾兒字母，可是第二箇字的韻母在漢譯皆用-i，所以我將這箇人名更正爲弘吉剌台，這箇譯名初視之好像未遵原文，其實我有我的理由。

本書有若干地名，我明知有誤，然而未能確證其誤以前，祇好隨他。比方旭烈兀進攻木剌夷時，有箇地名作 Khar，按照霍渥兒特蒙古史所引 Quatremère 譯本史集，此地名是 Khowar，則即是元史西北地附錄之胡瓦耳。然而我不敢改正，仍然譯作哈兒。又如本書中之若干地名，似乎應該“名從主人”，不應用歐洲語言的名稱。比方埃及不應名曰埃及，而應名曰密昔兒(Misr)；美索波塔米

亞(Mésopotamie)應改作 Djézireh。可是我是譯書，而不是在考訂，所以也不便改他。然而有時也有點變例。阿刺伯語名阿母河曰 Djihoun，此河元代本有阿梅、阿母、暗木等譯，所以我習用舊稱，不用新譯。本書稱阿母河以外的地方曰 Transoxiane，原意猶言“烏澹水外”，譯用這箇名稱，未免太僻；若用康居的名稱，未免太古。元時在此地設阿母行省，可是這箇行省所管的區域，好像在最初時西及波斯，東兼元史西北地附錄之途魯吉(Turki)，不能將這箇名稱代表兩河之間的地域。考此地阿刺伯語之原名作 Maveraun Nehr，此言河中，西遼時於其地置河中府(見湛然居士集及西遊記)。我所以將此地譯作河中，其地既在西域，決不致同蒲州發生混解。

譯名一貫之重要，取下面所引的一段新元史觀之，就可知道了。新元史卷 256 (12 頁)云：“西里亞，埃及屬國，以他木古斯爲都城，埃及與蒙古隔絕不通使命。憲宗初，西里亞酋納昔兒商拉哀丁耶思甫取埃及之塔木司古司之地，後爲埃及蘇而灘哀倍克所敗，納昔兒乃割基納斯列母克渣及納蒲列斯海岸以請平。”案此處的他木古斯同塔木司古司，明明是一箇地方，不知爲何用兩箇譯名。此城就是我所翻譯的大馬司。此城古稱同現在英文仍舊襲用的名稱，固是 Damascus，然而我祇能從原書法文名稱之 Damas 而譯作大馬司。新元史的納昔兒商拉哀丁耶思甫，就是多桑書的 Nassir Salah ud-din Youssouf，我翻譯的納昔兒撒刺丁亦速甫。新元史的譯法，除開“商”字外，尙可勉強對付，可是後面的“基納斯列母”，要叫元朝的人讀起來，勢須作 kinasremou，同多桑書的 Jérusalem 未免相去太遠了。況且這是基督教人的聖地，通常譯作耶路撒冷者，不知爲何發生這樣的訛譯，大約是翻譯的人太無史地常識，而撰修的人未能校對原文所致。由這一方面看起來，可見修元史不僅僅要通曉與元史有關係的若干語言，而且還要拋棄漢字古今讀

音不變的成見。其實我於此道不敢自認高明，我原想等待伯希和所譯寫的蒙古文元朝祕史刊行後，考究元代的讀音，再就考究的結果，來整理元代載籍的譯名。那曉得等待了十四年，除開片段的發表外，全書尚未出版，所以於譯此書時，不敢自認譯音之必是，將所有的人名地名皆附註原文於下；然不能遍註，祇以初見者爲限。有時一名兩三註者，或因原名有詳有略，或因一名寫法兩歧，或因前後文相距太遠，所以一再著錄。

讀者還要注意的，不僅多桑書所著錄的名稱不一致，或有誤寫而必須考訂的地方，而且他所本的史料，也不免訛奪。現在姑舉一例來說，史集記載從大都赴上都的道路有三，第二路經過一城名曰 Djodjou，此城附近別有一城名曰 Simali，後一箇名稱就是長城附近的洗馬林堡。可是 Klaproth, Yule, Blochet 諸人皆說前一地是涿州，在音的方面固然可以將就，在地理方面可就難了。現在從燕京到多倫西北八十里之古開平府，何至於假道燕京西南一百幾十里的涿州，足證刺失德(Raschid)書傳抄有誤。伯希和在亞洲報(1927年刊)說是撫州之誤，這種考訂是不錯的。可見不僅讀多桑書要審慎，就是讀他所本諸書的原文或譯文，也要審慎。本卷中所言的獅符，明明是虎符之誤，新修元史的人過於重視西方載籍，常將虎符改作獅符，然則元史兵志“佩金虎符符跌爲伏虎形”的記載，竟成狗矢了。

1933年6月1日馮承鈞識

譯 序 (二)

多桑書共有七卷。我前以爲西域三大汗國的史事，在舊籍中頗欠缺，在新編中亦多疏誤，故先將後四卷逐譯。後來看見田中萃一郎所譯的前三卷，我又覺得全書仍有翻譯之必要（田中的譯文我在大公報圖書副刊第十四期中已有評），遂又將前三卷轉爲漢文。翻譯時間既有先後，前三卷同後四卷的譯名不免有若干不能一致的地方。比方 Mohammed 先譯作謨罕默德，後在前三卷中概從唐譯作摩訶末，就是一箇例子。全書譯竣，我想將後四卷取回整理，不意原稿清樣統已製成紙型，勢須大加挖改，末後祇好聽他。前三卷有新式標點，後四卷無，也是因爲這種關係^①。

我從前在第四卷序中說過，多桑書同元史一樣，也有譯名不一貫的毛病。因爲他所本的伊斯蘭教撰述，文字不著韻母，而聲母音點有時脫落，常易相混，所以不特相近的韻母有時誤用，甚至難於互用的韻母，也能混淆不分。聲母之誤如果無他書可以對勘，竟至無法考訂。比方主兒勤之誤作 Bourkines，錯了一箇聲母，那牙勤誤作 Boucakines，竟錯了兩箇聲母，一箇韻母。他最使我感困難的，就是對於 c, k, g, kh, gh 等聲母毫無分別，例如他譯寫的 gan，對音可作干(gan)，又可作堅(gän)，且可作罕(ghan, khan)。這種困難有時還可以用前後文去補救，例如 Togan，不難認識是脫歡。可是他有時又將 o 同 ou 兩箇韻母互用，寫作 Tougan，則未免使人猶豫不決，因爲蒙古人也有名喚秃堅的。像這一類的困難不計

^① 此次重印，已將前三卷與後四卷譯名加以統一，後四卷也改用了新式標點。

其數，我自信尙未能完全將他解決。

此外有些譯名，好像與對音未合，其實不然。我在第四卷序中曾引證過若干變例，比方將 -l 讀作 -n，畏吾兒字母中無代表 g, gh 等聲的字母，就是兩箇大變例。此外尙有若干爲前序所未及的，條列如下：

突厥語發音之 y，在蒙古語中常變作 j。比方突厥語驛站作 yam，蒙古語改作 jam。突厥語法令作 yasaq，蒙古語則改作札撒黑(jasaq)。訛答刺城的守將，殺成吉思汗使者的那箇人，刺失德書名亦納勒出黑(Yinalčuq)，號哈亦兒汗(Qayir-khan)，而在元史則作哈只兒只蘭禿(Qajir-Jinaltuq)。除以蒙古語語尾之 -tuq 替代突厥語語尾之 -čuq 外，兩箇 y 皆變作 j，一箇 l 變作 n。這種例子舉不勝舉。

蒙古語同西域語常將 b 變作 m，若乞卜察黑(Qibčaq)之變作欽察(Qimcaq)，哈卜哈納思(Qabqanas)之變作憨哈納思(Qamqanas)，是兩箇很顯明的例子。

蒙古語對於發音之 r-，常疊用其後之韻母，比方 Ros 之作幹羅思(Oros)，Riazan 之作也烈贊(Äräzan)，也是兩箇很顯明的例子。這種譯法同古譯相反，比方宋高僧傳卷三有阿儂真那(Ratnacina)，竟將發音的 R- 簡單刪了，大約是漢語同蒙古語無此發音，所以讀音或增或減。

發音之 A- 有時省略，比方 Abu Saïd 之作不賽因，Abu Bäkri 之作不別，是見於元史的變例。可是也有帖木兒的後人 Abu Saïd 在明史中寫作卜撒因的。看這箇例子，足見收聲之 -d 偶亦變作 -n。但是這種變例的收聲不常見。

蒙古語尾之 -n 增刪無常。若阿勒赤(Alči)亦作按陳(Alčün)，河西轉爲合失(Qaši)，也可變作合申(Qašin)，月忽難(Yohunan)又可作月合乃(Yohuna-i)，這箇月合乃在元史卷 134 誤作月乃合，

諸本元史皆然，可是此人的神道碑實作月合乃，這箇名稱大概也是從突厥語轉販而來的，在蒙古語中則變作朮忽難(Juqunan)。

蒙古語常讀 t 作 d，比方將 tarqan 讀作答刺罕，將 tair 讀作答亦兒，就是兩箇很顯明的例子。這種讀法好像不是蒙古語所獨有的，從前漢譯 tarqan 曾作達干，Turküt 曾作突厥。

上面所說這些變例，不但是譯多桑書所應知道的，就是讀元史也是應該知道的。至若我所用以譯寫的漢字，我很想適合當時的讀音。因為翻譯非漢語的人名，固然要求一貫，可也要注意當時的讀法。我曾說過，如要整理元史譯名，必須備具幾種條件：(一)要名從主人；(二)要瞭解西方北方幾種語言；(三)要明白漢字的古讀，尤要知道元人的讀法。從前整理元史的人，好像多未備具這三箇條件，所以愈改修愈使人迷離不明。比較以前的整部成績，祇有那珂通世的成吉思汗實錄微合第二第三條件，可是他常將元朝祕史的譯音譯寫近代西文地名：將契丹改作乞壇(Qitan)，還可以說是乞塔惕(Qitat)的單數；將波斯作珀兒昔阿(Persia)，也可勉強對付；可是將埃及作額只魄惕(Egypte)，而不用名從主人之例，作密昔兒(Misr)等類的譯法，未免過於刻舟求劍了。但是比較其他改修的元史，總算強多了。在學界種毒最深的，要首數元史譯文證補的譯名。洪氏絲毫不問上述的三箇條件，同元代譯名的那些變例，對於元史名稱妄加改竄：比方譯 Catchoun 作哈準，而不用元譯的合赤溫或哈赤溫；譯 Noqai 作諾垓，而不用元史屢見不鮮的那海或那懷，自以為新，其實錯了。古人翻譯，很明瞭漢字的讀音，比方聖武親征錄中由西夏攻至汴梁的蒙古將，譯名作三木合拔都，後又作三合拔都，此人的原名是 Samuqa Ba'atur，翻譯的人用“三”(古讀 sam，今粵人尚作此古讀)，照顧到第二箇字的發聲。這種譯法就是從前佛經的譯法，也就是元朝祕史的譯法，不像今人隨使用本人鄉土的方言，同似識非識的漢字，譯寫外國語言名詞之亂。所

以元史中的譯名雖不統一，除開過於省譯之名稱外，皆不難復其原名。至若元史譯文證補一直到新元史的譯名，能够還原的恐怕很少。

我所用的標準譯字，多從元朝祕史，然而並不認定元朝祕史是一部完全不誤的譯文，其中也有些傳寫的錯誤。比方將你沙不兒(Nisabur)寫作亦薛不兒(Isābur)，將亦刺合(Ilqa, Ilaqa)寫作你勒合(Nilqa)，可以說是音點不明，致有此誤。可是殺乃蠻王子古出魯克(屈出律)的地方作撒里黑昆(Sariq-qun)，證以近來發現的蒙文祕史殘本，實是撒里黑豁勒(Sariq-ğol)之誤。如此改正方與蒲犁縣之土名相合。這類版本的錯誤，祕史中尙有不少，所以我雖採用此書，可不絕對盲從。

舊譯名除開過於省譯的名稱，像忽亦勒答兒(Quildar)元史作畏答兒的例子外，我皆盡量採用，決不自出心裁，妄易新翻。元代載籍所無之人名地名，而有舊譯者，則用元代前後之古翻，如隋唐之范延，明史之帖必力思之類，亦不別用新名，不用今讀之字譯古名，也不用古讀之字譯今名。凡原名初見者，皆附西文原名於下。可是對於多桑書所採乾隆時妄改的名稱，根本既有錯誤，西文譯寫之名除不誤者外，概從刪棄。好在多桑書的精華全在伊斯蘭教著作，他所轉販的那些漢籍副料(以續通鑑綱目爲最多)，應由我們中國人自己整理。

多桑書所引刺失德書很多，而刺失德書同聖武親征錄並出一源。在刺失德書未直接轉爲漢語以前，我覺得多桑書是一部很好的參考史料。比方親征錄所載木華黎率王孤、火朱勒、忙兀、弘吉刺、亦乞刺五部，以及契丹女真之兵南侵中國一文，其中的火朱勒部，久之未詳其對音爲何，今觀多桑書，知爲Qošiql。然則親征錄原譯或是火失火勒矣。刺失德書(Berezin本數見此名)說是每十人隊中挑選二人組織成的軍隊，此說頗類真相，因爲此字的字根是qos，突厥語猶言雙也。此姑就以多桑書校正中國史錄而言。反一

方面說，也可取中國史料校正多桑書。茲舉一例爲證：多桑書第一卷第二章有箇部落，名稱曰亦勒秃兒斤 (Ilturkine)，後在附錄中亞部族表中，又作亦勒都兒斤 (Ildurkine)，檢元朝祕史卷六相對之文(葉本 31 頁)，王罕有箇使臣名亦都兒堅 (Idurgän)，後(49 頁)同一人又作亦秃兒堅 (Iturgän)，也是一名兩種寫法，姑不問究竟是人名抑是部名，要可以元朝祕史的名稱改正多桑書之誤。

我譯多桑書時，很想作一種互證的工作，所以在第一卷第二章中用力很勤，可是費時也很久。如此做下去，恐怕幾年也譯不完，後來祇好譯而少證。

我在本序中所用的譯寫方法，除引用多桑原文外，皆用新法。因爲多桑書之疊牀架屋的譯寫方法太累贅，並可發生誤會。比方谷兒只王 Lascha，蒙兀兒史記西域傳誤讀作辣思伽，其實應作刺沙（承襲此人王位的魯速丹，就是刺沙之妹，然而新修的元史迄未認清是何人，蒙兀兒史記誤作刺沙之甥女，新元史誤作刺沙之弟婦，大約是習於中國觀念，以爲祇有弟媳婦攝政，那有姑奶奶當權，是不特不明西史，而且並 Howorth 蒙古史的世系表亦未寓目）。若是用新法寫作 Laša，就不致於發生這類的誤讀了。我譯多桑書常想將他的譯名修改。可是他的寫法無一定標準，有許多名稱很難判別，末了祇好聽他，僅在漢譯名中略爲變通。所以 dji 常譯作“赤”，而不作“只”。再者多桑的譯名皆作“法語化”，比方蔑兒乞惕已經是蒙古語表示多數的名稱了，應該寫作 Merkit，可是他寫作 Merkites，另外又添了一箇法語多數，弄成畫蛇添足。要是遇見一箇翻譯匠，一字一音地當作英文讀去，恐怕最博識的考據家也無從考見真相了。這也是讀多桑書應該注意的一點。蒙古語表示多數的語尾固然是 -t，元祕史寫作“惕”，可是因爲採用別的语言，或因他種原因，有時多數作 s,r,l，元祕史寫作“思”、“兒”、“勒”。比方南家思 (Nankiyas)、速勒都思 (Suldus)、巴魯刺思 (Barulas)，用

“思”而不用“惕”，札刺亦兒(Jalaïr)，塔塔兒(Tatar)，用“兒”而不加“惕”，撒兒塔兀勒(Sarta'ul 就是回回)，用“勒”而不改“惕”，皆可爲證。我還疑心有用 -n 字作多數的。晃豁壇(Qongotan) 的多數固作晃豁塔惕(Qongotat)，乞顏(Qiyān) 的多數固作乞牙惕(Qiyat)，爲甚麼乃蠻(Naiman) 不作乃馬惕(Naimat) 呢？元代固有乃馬台(Naimatai) 乃馬眞(Naimajin) 的人名，這不過是蒙古語變化的屬格，不足證明他是多數。檢遍元祕史，竟未發現乃馬惕的寫法，不論單數多數，皆作乃蠻。要說乃蠻是數目字(此言八)，爲甚麼朵兒邊(Dorbān, 此言四，亦是部族名)有朵兒伯惕(Dorbāt) 的變化呢？若要解決這個問題，非比較阿勒台(Altaiques) 系語言不能得到答解。我所舉的這些例子，無非使人知道蒙古語多數不僅用惕，切莫仿效蒙兀兒史記，不但將蒙古語的多數一概變作惕，而且將非蒙古語的多數，甚至將梵語的多數，一概變作惕。

我這些批評，並不是在摘人之短而見己長，不過是因爲有幾部書已經具有“威權”。我譯本書撰者 C. d' Ohsson 的名稱，不敢規矩譯作朵松，而仍用舊譯的多桑者，也是受了這種威權的影響。這些具有威權的撰述，不能說全書皆好，當然有些缺陷，我無非指明這點缺陷，使參考的人不致沿襲其誤而已。除開此點以外，我以爲別烈津本的刺失德書未重譯以前，元史譯文證補一書是可以參考的，成吉思汗實錄、蒙兀兒史記二書，也是治元史的人離不開的佳作。

我譯此書也不敢說好。從前在評田中所譯多桑書一文中，曾經說過：“多桑書中錯誤散見，欲改之則與原文異，不改則與事實違，無論何人譯是書，終不免吃力不討好。”所以多桑書出版逾百年，尙無一人敢有翻譯全部的勇氣或傻氣。我今竟敢將此書全部轉爲漢語，祇望讀者諒我膽量之大，不敢望讀者譽我譯筆之工。

1934年4月10日馮承鈞識

目 錄

前言

譯序(一)

譯序(二)

第一卷

緒 言.....(1)

第一章.....(24)

中亞之游牧民族——突厥與韃靼之古國——其與中國之關係——十三世紀初年之中亞——此時代之韃靼種民族及其所居之地域——其風俗

第二章.....(32)

蒙古人之古代傳說——成吉思汗之祖先——成吉思汗少年時代之事蹟——其長數部——其初諸戰——其與克烈汗之關係——克烈部之略誌——鐵木真與王罕合攻數種游牧民族——兩王之結怨——鐵木真之敗——其遣使告克烈汗之語——王罕之敗——其死——鐵木真之戰勝乃蠻部——乃蠻王之死——蔑兒乞部之降附——塔塔兒部之滅——鐵木真之侵入唐兀——此國之略誌

第三章.....(59)

大會——鐵木真稱帝號成吉思汗——二侵唐兀——乞兒吉思與謙謙州之降附——斡亦剌之降附——討伐屈出律與脫脫——三侵唐兀——畏吾兒之降附及此民族事略

第四章.....(64)

成吉思汗之叛金——契丹或遼國——女真或金國——成吉思汗之進兵中國——侵入山西直隸——金兵之敗——遼東契丹之叛附成吉思汗——金國都城之變及金帝允濟之被害——其姪吾睹補之即位——金夏之戰——成吉思汗第二次侵入中國——殘破山西直隸山東等地

——議和——金帝遷都汴京——蒙古軍第三次侵入中國——取中都
——攻汴京

第五章……………(76)

成吉思汗之還蒙古——蔑兒乞部之滅——禿馬惕部之征服——討遼東之叛——遣木忽黎總統諸軍經略中國——四侵唐兀——太陽汗子之走哈刺契丹——此國之沿革——屈出律汗與花刺子模算端之結合
共圖哈刺契丹帝——屈出律之取哈刺契丹——蒙古軍之侵入哈刺契丹國及屈出律之敗亡

第六章……………(83)

花刺子模帝國——歷漸強大——算端摩訶末與哈里發納昔兒之失和
——進攻報達——算端諸子之封地——其軍隊之組合——其母之當權——成吉思汗之遣使傳語——至自韃靼地域的數商人之被殺於訛答刺——成吉思汗之備戰——其使臣之被殺——花刺子模蒙古兩軍之戰於突厥斯單——成吉思汗之進兵花刺子模國——摩訶末之籌備防守

第七章……………(97)

成吉思汗之至花刺子模邊境——河中之侵略——遣軍追逐摩訶末
——摩訶末之走死阿必思渾島——其母妻之被俘——其二子之死
——花刺子模之侵略——巴達哈傷之降附——拖雷之侵朮呼羅珊
——算端札蘭丁之走哥疾寧——其勝蒙古軍於八魯灣——其諸將之離心與大部士卒之攜貳——其走申河——成吉思汗進擊札蘭丁——申河之戰——八刺禿兒台兩將之渡申河——哥疾寧之掠殺——也里馬魯二城之毀滅——札蘭丁潰卒之結局——巴里黑之毀滅——成吉思汗之歸蒙古

第八章……………(132)

續誌哲別速不台二將遠征之役——殘破伊刺克阿只迷阿哲兒拜占阿蘭三地——敗谷兒只人——谷兒只設里汪兩地之抄掠——敗阿蘭人及勒思吉人——侵入欽察地域——敗幹羅思人——殘破幹羅思南部
——侵入克里米亞半島——敗不里阿耳人——此軍之還蒙古——蒙古軍之重復殘破伊刺克阿只迷

第九章……………(142)

朮赤之死——侵入唐兀——高麗之降附——木忽黎之經略中國北部
——金宋之戰——木忽黎之死——其子孛魯之接統其軍——成吉思
汗之侵入唐兀——此國之侵略與滅亡——成吉思汗之死——其歸葬
蒙古

第十章……………(151)

成吉思汗作戰優越之原因——其軍隊之性質——其軍制——其圍獵
——其法令——其妻妾

附錄一 林木中之兀良哈……………(162)

附錄二 中亞諸部族……………(163)

附錄三 成吉思汗世系……………(168)

附錄四 韃靼……………(171)

附錄五 畏吾兒……………(172)

附錄六 哈刺契丹……………(178)

附錄七 蒙古軍侵略黑海裏海北方諸國之役……………(179)

第二卷

第一章……………(181)

成吉思汗分封土地軍隊於其親屬——拖雷之監國——大會——窩闊
台之被推戴——窩闊台之初政——遣軍遠征波斯——與金人戰——
陝西全部之佔領——拖雷之遠征——其殘破四川——其侵入河南南
境——窩闊台之渡黃河——兩蒙古軍之會合——金軍之敗——汴京
之被圍——議和——窩闊台拖雷之還蒙古——速不台之圍汴京——
解圍——汴京之死亡人數——金帝之棄汴京——其渡黃河北岸——
其軍之敗——重渡黃河而走歸德府——汴京之第二次被圍——崔立
之叛——以汴京獻速不台——金國帝室之結局——宋人與蒙古結合
——宋軍之入河南——金帝寧甲速之走蔡州——蒙古軍與宋軍之會
圍蔡州——蔡州之攻下——寧甲速之死——其嗣君承麟之被殺——
金國之亡

第二章……………(196)

高闊台拖雷之選蒙古——高闊台之得疾——拖雷之死——大會決定三地遠征——哈刺和林城之建築——任用耶律楚材管理中國財政——分封中原之地於諸親王妃主——在中國任用士人——爲蒙古子弟設置兩大學校於中國——高麗之叛服——宋軍之侵入河南——崔立之被殺於汴京——宋軍之取汴——蒙古軍之敗宋軍——宋軍之退——宋之謀和——蒙古對宋宣戰——蒙古三軍之侵宋——四川之被侵——湖廣江南之役——高闊台之死——其駐所——其嗜酒——其揮霍——察合台——伊斯蘭教偽教主之創亂於西域河中

第三章……………(211)

窩勒伽河西諸地之蒙古遠征——經略不里阿耳之地——經略欽察之地——經略斡羅思北部——盡降太和嶺北諸族——經略斡羅思南部——侵入波蘭——里格尼志之戰——昔烈西亞及莫刺維亞兩地之殘破——侵入匈牙利——匈牙利軍之敗——匈牙利之殘破——別刺之逃阿德里亞迪海濱——蒙古進兵入答勒馬惕——其逼兵——重再侵入匈牙利及波蘭——其統治斡羅思之地

第四章 貴由時代……………(234)

皇后禿剌乞納之監國——耶律楚材之死——貴由之被推戴——其在位時之措施——其死——教皇因那曾遣派傳教師往使蒙古——教士普蘭迦兒賓之赴韃靼地域——教士安塞勒木之赴波斯——聖魯意之遣安德烈隆主麥勒往使韃靼地域

第五章 蒙哥時代……………(249)

皇后幹兀立海迷失之攝政——第一次大會之推戴蒙哥——帝位由高闊台系移轉於拖雷系蒙哥之當選——高闊台諸孫之反對——所謂陰謀之發現——黨於高闊台系者之被懲罰——任命諸要職——創設佛教教主——定丁稅——莎兒合黑帖泥之死——皇后幹兀立海迷失之被害——高闊台系諸王之遺諷及其部衆之被奪——遠治全國之黨於高闊台系者——畏吾兒王之被殺——命皇弟忽必烈領治漢地民戶——高闊台死後對宋之用兵——遣軍往討高麗——命皇弟旭烈兀西征波斯——成吉思汗死後蒙古之侵略北印度

第六章……………(260)

教士魯不魯乞之奉使——其經行韃靼地域——撒兒塔營——拔都帳——魯不魯乞之入覲——進赴蒙哥帳——覲見蒙哥——魯不魯乞之致詞——蒙哥之答詞——哈刺和林之城市宮殿——蒙古帝答聖魯意書——魯不魯乞之還國——小阿美尼亞王海屯之入朝——其所獲得之利益

第七章……………(270)

忽必烈之經略雲南——兀良合台之經略——安南之降——高麗之降——忽必烈之暫時失寵——計畫侵宋——蒙哥之進兵——四川之役——合州之圍——蒙哥之死——其軍之退——拔都之死——撒兒塔

附錄一 刺失德書所記拖雷攻金之役……………(277)

附錄二 世界侵略者傳及史集所誌蒙古軍遠征窩勒伽河以西諸國事……………(279)

附錄三 東方基督教徒關於成吉思汗之傳說……………(285)

第三卷

第一章 忽必烈時代……………(287)

忽必烈自開平府進兵長江——開平府之營建——渡江圍鄂州——宋丞相賈似道之乞和——忽必烈之北遷——兀良合台自交趾進趨江畔——阿里不哥謀位之處置——忽必烈之即位於開平——阿里不哥之即位於哈刺和林——兩帝之戰——阿里不哥軍之初敗及其退走乞兒吉思之地——阿里不哥軍之再敗——昔木勒台湖畔之三敗——第四戰勝負未決——阿里不哥與察合台汗國首領阿魯忽之戰——阿里不哥之歸命忽必烈——其諸要臣之受懲罰——阿里不哥之死——八剌之即察合台國汗位——海都之叛——高麗——日本——忽必烈之駐所——忽必烈之宗教——佛教——佛教教長之設置——為蒙古語制定文字——營建大廟——採用中國朝代之稱號——保護學者——建設學院——定官制

第二章……………(300)

宋人之拘留忽必烈使臣——忽必烈論諸將伐宋——李璫之叛於山東

——宋理宗之死——伐宋——襄陽之圍——樊城之取——襄陽之降
——宋度宗之死恭宗之立及太后之臨朝——忽必烈之再諭諸將伐宋
——伯顏所統二蒙古軍伐宋之戰役——伯顏進取長江沿岸之地——
宋殺忽必烈使臣於臨安附近——伯顏之被召還——賈似道之罷黜及
死——戰事——伯顏之南還——蒙古兵進向臨安——宋廷請和——
宋太后之降——蒙古兵入臨安——宋太后詔諭州郡降附蒙古——徙
宋帝后宗室於上都——宋臣謀奪帝后於中道不克——徙臨安府庫寶
物於上都——阿里海牙之用兵湖廣——伯顏之被召還——宋人起兵
於福建——恭宗兄益王之立於福州後追諡端宗——揚州之圍——蒙
古兵之勝於福建——宋新帝自福州登舟遁入海——阿里海牙之用兵
廣西——廣東之被侵——端宗之死——其弟昺之嗣立——宋舟師之
退厓山——海上之戰——宋兵之敗——帝昺之死及宋之亡

第三章……………(316)

征日本——征占城——經略緬區——再征日本之計畫——用兵安南
——皇太子眞金之死——罷東征日本計畫——安南之戰——南海數
國之降附——與海都戰——忽必烈之戰勝宗王乃顔——皇太孫鐵木
耳之戰勝宗王哈丹——命伯顏討海都——征爪哇——命皇太孫鐵木
耳代伯顏——忽必烈之理財大臣——頒行新法典——忽必烈之死

第四章……………(327)

忽必烈帝國之廣表——其行省之區分——官吏——驛站——中國戶
口——軍隊——財政——鈔——中國之基督教徒——穆斯林——朝
中之星者及卜人——皇帝駐所——宮廷節慶——駁賦——皇帝之后
妃——皇子——宮女——皇儲之指定

第五章 鐵木耳時代……………(336)

鐵木耳之被推戴——新帝之任命——伯顏之死——與安南和——緬
國王之入貢——緬國之亂——鐵木耳之以兵力干涉——諸將之操行
——其懲罰——討八百媳婦國——中國邊境數部民族之叛——劉深
所將帝兵之敗——劉國傑之勝——叛亂民族之平服——對於都哇之
用兵——海都之戰役及其敗——其死——海都子察八兒與都哇之降
附——一切成吉思系諸王之承認鐵木耳——都哇與察八兒戰——察
八兒領地之併入都哇——都哇之死——其諸嗣位人——鐵木耳之死

第六章……………(343)

皇后卜魯罕之攝政——謀以阿難答承帝位——擁戴海山之黨——阿難答及其黨之被逮——愛育黎拔力八達之監國——海山之即位——殺阿難答及其黨諸黨首並及皇后卜魯罕——海山——愛育黎拔力八達——碩德八剌——也孫鐵木兒——阿速吉八——圖帖睦爾——懿璘質班——妥懽帖睦爾之即位

第七章 妥懽帖睦爾時代……………(353)

伯顏爲相——密謀——伯顏之罷黜——馬札兒台爲相——脫脫爲相——修三史——阿魯圖爲相——別兒怯不花爲相——朵兒只爲相——太平爲相——脫脫再相——中國數地之叛——徐壽輝之稱帝於湖廣——方國珍——脫脫之貶——哈麻爲相——韓林兒之稱宋帝——朱元璋張士誠之戰——宋軍之勝，汴梁之取，兵入遼東，遼陽上都之殘破——朱元璋之略地——天完帝徐壽輝之被囚害——陳友諒之稱漢帝——蒙古兵之收復汴梁——太平之罷相——搠思監爲相——察罕帖木兒孛羅帖木兒之爭——蒙古宗王阿魯輝帖木兒之叛——察罕帖木兒之戰勝叛人於山東——其被害——明玉珍之稱帝於四川——朱元璋陳友諒之戰——陳友諒之敗死——朱元璋之取湖廣江西——孛羅帖木兒之叛——命孛羅帖木兒爲相節制天下軍馬——皇太子孛羅帖木兒之戰——孛羅帖木兒將校之離貳——孛羅帖木兒之被害——擴廓帖木兒爲相——其被罷黜——朱元璋之敗張士誠——夏帝之死——宋帝之死——方國珍之降朱元璋——朱元璋之經略中國南方——經略中國北方——山東之降——朱元璋之稱帝——其進兵大都——其將徐達之經略北直隸——通州附近之戰——妥懽帖睦爾借其宗族出走鞏鞏地域——明兵之取大都——明兵之進向應昌——妥懽帖睦爾之死——皇太子之退走哈刺和林——其即位——其諸嗣君——蒙古數汗分立——蒙古民族之陸續降附滿洲——中國之天主教

附錄一 史集所誌忽必烈時代之兩都行省及官制……………(368)

附錄二 巴里失之價值……………(373)

附錄三 成吉思汗後諸大汗世系表……………(374)

譯後語……………(375)

第一卷

始成吉思汗終帖木兒

緒言

亞細亞之一大部，與歐羅巴之東方諸地，在十三世紀時，曾受韃靼地域 (Tartarie) 諸民族之侵略殘破。先是有無數民族及游牧部落之互相爲敵者，至是集合於同一麾下，侵入富庶之區，殺其人民，墟其城市。其統馭此種殘猛好亂之部落者，蓋爲游牧於斡難 (Onan) 怯綠連 (Kéroulan) 秃刺 (Toula) 等水發源處，拜哈勒湖 (Baïcal) 東南諸高山中之若干貧苦部落之首領。其人名鐵木真 (Témoutchin)，先在諸蒙古君主覬覦大權之戰爭中，歷平諸敵；迨將諸蒙古部落泰半征服以後，復歷降韃靼地域之其他民族，遂稱帝，而號成吉思汗 (Tchinguizkhan)。先是諸韃靼民族臣事中國北方之金國，至是成吉思汗率領人數甚衆之騎士進略此國，達於黃河兩岸，得捕獲品甚衆；復轉而侵略中亞，殘破河中 (Transoxiane)、花刺子模 (Khorazme)、波斯 (Perse) 等地。別又一方遣軍繼續侵略中國；一方遣軍殘破申河 (Sind) 額弗刺特河 (Euphrate) 兩岸之地，復由谷兒只 (Géorgie) 入黑海之北，略克里米亞 (Crimée)，躡斡羅思 (Russie) 之一部，破不里阿耳 (Bulgares) 於窩勒伽河 (Volga) 之上流。

成吉思汗殘破波斯以後，還軍唐兀 (Tangoute)，屠其民。唐兀者，原屬中國之地也。成吉思汗至是得疾死，遺命諸子完成其世界

侵略。

蒙古人在成吉思汗後最初幾個繼承人時，略定裏海太和嶺 (Caucase) 黑海以北之地，殘破斡羅思，而使其地受其統治者垂二百年。已而歷破波蘭 (Pologne) 匈牙利 (Hongrie) 二國，征服達曷水 (Tigre) 額弗刺特水兩岸，及阿美尼亞 (Arménie)、谷兒只、小亞細亞 (Asie-Mineure) 等地，滅報達 (Bagdad) 諸哈里發 (khaliphes) 之國，取中國全境，取土番 (Tibet)，斥地印度 (Inde) 至於恆河 (Gange) 以外。由是成吉思汗死後約五十年，其後裔君臨之地幾遍亞洲全境。

土地既廣，勢難以一君治之，由是分爲四汗國。中國本部、土番以及韃靼地域，迄於金山 (Altai)，爲成吉思汗後人直轄之地，其第四繼承人曾定都於昔之大都今之北京。其他三汗國則屬其他成吉思汗系，而隸於中國皇帝。自金山以西迄於阿母河 (Djihoun)，爲察合台 (Tchagatai) 系之封國。裏海黑海以北，則臣服朮赤 (Djoutchi) 後人。波斯則別有諸汗統治，此國諸汗與中國諸帝皆同爲成吉思汗幼子拖雷 (Touloui) 之後裔。此三國之汗並受大都之册封。

四汗國建立之初，已含有分裂之跡。及蒙古人不復事侵略之時，分裂之端愈顯。緣蒙古人之得勢也，蓋肇端於聯合及服從；迨至君臨諸地以後，君位之繼承屢爲成吉思汗後裔戰爭之原因。其大位屬於最後一汗之後裔，然繼位者不必爲長子，應由諸宗王等推選一人爲之。根據成吉思汗遺制，新君應由同族之人在一大會之中推舉，君權須經其正式承認。此種成吉思汗系諸王既有此權，復有軍隊與廣大封地，而諸王之數隨代而增，每至國君缺位之時，非互以兵爭，卽與新君作戰。察合台朮赤兩系立國之歷史，蓋全由其爭戰所構成。察合台系之國滅於十四世紀中葉，朮赤系之國則亡於十五世紀末年。

至 1336 年頃，波斯成吉思汗後裔之國亦因內亂而分解。君臨中國之元朝，亦於 1368 年時被逐於中國之外。此後成吉思汗後裔之所能統治者，僅餘中亞之遊牧部落而已。

蒙古人之侵略業已變更亞洲之面目，舊之諸大國因以瓦解，諸王朝因以滅亡，諸民族間有消滅者。蒙古人足跡之所經過，僅見尸骨遍地，城市爲墟，其殘猛較之最蠻野之民族爲更甚，於所略之地殺男婦嬰孺，焚城市村莊，毀禾稼，變繁華之地爲荒原。然其所以如是殘忍者，並非憤恨與謀報復有以致之，且其認識所殲滅民族之名亦不甚久；脫諸國史書對於此點記載未能一致，必有信史書有言過其實者在也。

蒙古人於侵略之後，待遇殘餘之民如同奴隸；其幸而免於鋒鏑者，則不免呻吟於一種暴政之下。其治理蓋不外乎腐敗之成功。凡前之可貴可尊，皆賤之；其最腐敗之人，如能盡忠於其殘猛之主，則不難取得富貴與壓制其同國人之勢權。

由是觀之，印刻其蠻野性之蒙古史，祇能表示有醜惡之敘述。願其與數國有密切之關係，欲詳十三、四世紀之大事，勢有認識之必要。現存材料尙夥，可以取材也。蒙古人雖未留存史籍，然其所侵略諸國之載籍，可以借證，尤以譯爲歐洲語言之中國載籍，雖有不少缺點，然可資參考也。蓋一國之研攻文字學術垂千百年，而首重歷史之研究者，其所留存蒙古侵略統治時代之材料，必定甚多。考中國載籍所著錄元朝諸帝欽訂之重要著作，若記錄成吉思汗、窩闊台(Ogotai)、拖雷、貴由(Cougou)、蒙哥(Mangou)等史事之前編^①，若哀輯蒙古風俗與元代諸帝遺規之經世大典，若彙集元代法制之大元通制，皆此類也。然吾人今所識者，僅爲兩種歷史概略之內容，是卽宋君榮(Gaubil)撰成吉思汗與蒙古諸帝史、馮秉正(Mailla

① 鈞案多桑所指者蓋爲五朝實錄。

撰中國通史)、夏真特 (Hyacinthe 撰俄文成吉思汗系最初四汗史)等撰述中所譯之續弘簡錄與通鑑綱目二書是已。前一書苦乾燥，且其事跡亦不連屬。此外在韃羅思、波蘭、匈牙利之史書中，亦誌有其國被侵略時之大事；十三世紀中歐洲人之經行中亞者，亦遺有關於韃靼地域游牧民族風俗習慣之記述。然其對於本書供給吾人最豐贍而最貴重之材料者，要爲波斯與阿剌伯 (Arabe) 之史家，其對於蒙古人最善之撰述，現存巴黎圖書館“東方鈔本叢書”之中。萊德 (Leyde) 圖書館亦藏有相類鈔本，並承見示。顧此種材料非盡人可識者，茲特先爲提要之說明，以便後來在本書中僅錄其標題云。

全史 伊斯蘭撰述家之言及蒙古人者，似應首數也速丁阿里額梯兒 (Yzz-ud-din Ali Ibn-ul-Ethir)，其所撰世界史題曰“Kamil ut-Tévarikh”或全史 (巴黎圖書館阿剌伯文寫本)者，始世界之創造，終於回曆 628 年 (公元 1231 年)。第 12 冊於回曆 617 年 (公元 1220 年) 及以後諸年下，記述河中、波斯、達曷額弗刺特二水沿岸、谷兒只、太和嶺北蒙古人諸戰役。謂爲戰役，無寧謂之曰破壞行爲也。時著者居毛夕里城 (Moussoul)，所聞波斯以西之事必可靠。撰文用阿剌伯文，其文體簡略，有時疏陋，然其記載誠實，可得言也。

著者額梯兒子阿里 (Ali Ibn-ul-Ethir)，以 555 年 5 月 4 日 (1160 年 5 月 13 日) 生於達曷水畔之哲吉烈 (Djéziré)，後居毛夕里。毛夕里者，一小國之都城也，其王數遣之使報達。其人精研史事與伊斯蘭神學，其紀年可以位於良史之列。聞其人樸質、博學而信道篤，後於 630 年 8 月 (1233 年 5 月) 歿於毛夕里 (見 Ibn Khalcan 撰人名詞典題曰“Vafiat-ul-A'yan”者，巴黎圖書館阿剌伯文寫本)。巴黎圖書館現存全史後半部六冊，Michaud 君所撰十字軍書目第二冊撰有本書提要甚佳。

札蘭丁傳 算端札蘭丁忙古比兒的傳 (Sirét-us-Soultan Djél-

alud-din Mangoubirti), 奈撒(Nessa)人阿合馬(Ahmed)子失哈不丁摩訶末(Schihab-ud-din Mohammed el-Nessaoui)撰(巴黎圖書館阿刺伯文寫本)。

算端(sultan) 札闌丁(Djélal-ud-din)者, 花刺子模沙(Khorazm-Schah) 突厥王朝之末主也。其父摩訶末(Mohammed)在位之時, 適當成吉思汗侵入此國之年。摩訶末後爲戰勝之蒙古軍所追逐, 逃避於裏海一島中, 未久得疾死。札闌丁奔印度; 成吉思汗退兵以後, 重返波斯, 君臨故國; 然屢侵鄰國, 迨至蒙古軍重至之時, 始謀自保, 然已無及矣。後逃往曲兒忒(Curdes)人所居山中, 爲土人所殺。

此書之著者自言爲呼羅珊(Khorassan)北部奈撒城附近哈連答兒(Kharender)堡之堡主, 札闌丁歸自印度, 彼曾事札闌丁爲書記。據其自云: “我之受此職也, 初存厭惡之心, 已而因得利厚, 不願捨去。”旋被任爲奈撒區之稅課徵收員, 許其仍留宮廷服務, 別以一副貳之官代其職。

札闌丁在位之時計有六年, 其書記曾擔任重要使命數次。札闌丁在阿米德(Amid)附近醉臥爲蒙古軍所襲之夜, 著者亦在隨扈中。據云: “我執筆作書已逾半夜, 睡正酣, 僕役一人來告變, 我急着衣上馬, 盡棄所有而逃。過算端帳時, 見韃靼騎適圍其帳。我藏伏洞中三日, 始至阿米德城, 留此城二月, 又至額兒比勒(Erbil), 旋赴阿哲兒拜占(Azerbaïdjan)。時我一無所有, 僅餘希望。蓋所經之地, 人皆言算端尙存, 適在聚兵, 其實皆屬因幻望而產生之流言。迨抵蔑牙發兒斤(Méyafarkin)時, 乃確得其死訊, 當時我頗厭世, 寧與我主共存亡也。”

“算端死後數年, 我獲讀摩訶末(Mohammed)子阿里(Ali)而以額梯兒子(Ibn-ul-Ethir)著名者所撰之全史, 見其中所誌算端摩訶末在位時代與算端札闌丁在位數年之事, 尙完備正確, 我由是遂

欲爲此末主立傳，緣其事蹟有異於他主也。”

奈撒人摩訶末之書，都爲一百零八章，始摩訶末花刺子模沙最後數年，迄於其子算端札蘭丁 628年(1231)之死。著者撰此書時，在639年(1241)，所誌其時在波斯見聞之事甚詳，此與伊斯蘭著作家所撰紀年之多按文抄襲者，未可同日語也。摩訶末所處之地位，足使其見聞較確，而其所撰之記錄，雖僅附帶言及蒙古，然實含有不少重要之事。其敘述簡單自然，比較後此所言之二史爲近事實，蓋二史之撰者惟求悅讀者之耳，不敢放言真相，未免文飾也。

世界侵略者傳 世界侵略者傳 (Tarikh Djihankuschai) 尤外因 (Djouvéin) 人阿刺丁阿塔木勒克尤外尼 (Alai-ed-din Atta-Mulk Djouvéini) 撰(巴黎圖書館波斯文寫本)。

本書分上下二篇。上篇記成吉思汗最後十年事蹟，就中所言河中波斯兩地侵略之事較詳，續述窩闊台貴由兩帝在位之事。中有畏吾兒 (Ouigour) 傳一章，哈刺契丹 (Cara-Khitai) 諸汗傳一章，花刺子模沙突厥王朝之始末事蹟，與夫成吉思汗退兵以後迄於其孫旭烈兀 (Houlagou) 統治時波斯之諸蒙古長官列傳。

下篇首述蒙哥帝之當選，惟僅誌其在位初年之事；然所言旭烈兀遠征波斯，平復阿刺模忒 (Alamout) 堡亦思馬因人 (Ismaïliyens) 之國之事則詳。著者述此以刺客著名的國家之滅亡事蹟時，節述波斯亦思馬因派之歷史，始以十葉派 (Schiyi) 支派巴迪尼派 (Battiniyen) 之起源，與埃及亦思馬因派諸教主之史略，繼述哈散撒巴 (Hassan Sabbah) 以來亦思馬因派之事蹟。

由是觀之，本書著者雖歿於681年(1282)，其世界侵略者傳僅止於655年(1257)。阿刺丁生於呼羅珊之尤外因區，父博海丁摩訶末 (Bohai-ed-din Mohammed)，曾在蒙古長官治理波斯時代，任波斯之一徵稅官者亘二十年。阿刺丁言其入父署服務時，年尙未滿二十歲。其父隨阿兒渾 (Argoun) 入朝新近當選之蒙哥帝

時，阿刺丁曾隨行。蒙哥既命阿兒渾重長波斯省事，乃以博海丁爲波斯財政綜理官，次年同還波斯。還未久，博海丁死，得年六十歲，疑曾以其子繼其職。蓋 654 年 (1256) 旭烈兀抵波斯時，阿兒渾被徵入朝，曾以官吏三人隨侍此宗王，而阿刺丁卽其中之一人也。旭烈兀進平亦思馬因派時，阿刺丁曾從軍行。662 年 (1264) 其弟苦思丁摩訶末 (Schems-ud-din Mohammed) 被擢爲旭烈兀相，阿刺丁則被命爲報達長官，轄伊刺克阿刺伯 (Irac-Aréb) 忽卽斯單 (Khouzistan) 兩地。次年，阿八哈 (Abaca) 繼父位，阿刺丁仍守其職，迄於 681 年 (1283) 之死。舉凡在蒙古諸汗下管理公帑者，莫不遭遇苛待。故阿刺丁亦不免焉，觀本書後此所記，可以知已。

處阿刺丁之地位，當然不能信筆直書。故自爲贊頌根本殘破其祖國並繼續殘害或壓制諸伊斯蘭教國家之蠻夷功德之人，其言及成吉思汗暨其後裔也，頗表示尊崇；其推崇蒙哥帝也，盡揄揚能事。且在緒言之中，謂蒙古軍之殘破不少伊斯蘭教地域，蓋爲一種必要之禍害，由是獲其二益：一種爲宗教的，一種爲現世的。

據彼云：“此世之禍福並出神意，蓋由一種深奧的睿智，及一種嚴格的公平之指揮，有以致之。最大之災，若民族之離散，善人之失意，惡人之得志等事，皆經此神意斷爲必要者。神意祕密，非人智之所能測度者也。然吾人可以觀察而其事之盡人得見者，則在六百年之後，一外國民族之侵略，完成我輩預言人之一種先覺，蓋彼曾啓示彼之宗教深入東西兩界也。神意曾利用一種外國軍隊之侵入，以揚可蘭 (Coran) 之軍旗，以燃其火炬，以耀信仰之日光，俾及伊斯蘭教馨香未達，而 tekbir 與 ézann 未悅人耳之諸地。蓋今在此種東方地域之中，已有伊斯蘭教人民不少之移殖，或爲河中與呼羅珊之俘虜，挈至其地爲匠人與牧人者，或因僉發而遷徙者。其自西方赴其地經商求財，留居其地，建築館舍，而在偶像祠宇之側設置禮拜堂與修道院者，爲數亦甚多焉。此外偶像教徒之兒童淪

爲穆斯林奴婢，曾在其教中養育成人者；偶像教徒之自願改從伊斯蘭教者；復次有成吉思汗系有數王，曾改信吾人之宗教，而爲其臣民士卒所效法者，皆其類焉。”

著者嗣後頌揚蒙古人對於被征服者待遇之溫和，而不以此言爲可恥，並贊其寬待一切宗教，完全豁免一切教師暨諸教財產與夫慈善基金之賦稅。彼由是斷言仍應服從蒙古人，並引預言人之語爲證曰：“勿激怒突厥人，蓋其人可怖也。”

阿刺丁復言歷代以來人類因違犯而致天討，摩訶末(Mahomet)曾求天主，無以懲罰其他民族之災降之於其民族；上帝曾許穆斯林除受刀災外，不受其他種種毀滅之害。“蓋若無刀兵之劫，顯然不能挽救大亂，少數善人將受惡衆之壓制，由是可見此種例外蓋爲有利於上帝臣僕而設。是故在回曆七世紀之初年，摩訶末之民族既因享受地上幸福而致敗壞，上帝欲懲罰其過，欲以一種可怖之教訓昭示來代，然後使伊斯蘭教發揚一種新光明，乃以武器付一罰過之人，然未久復表示其寬恕焉。猶之一善於治疾之醫，以適當之藥，治人身之病；至若諸良醫中之良醫，若欲復興其民族，則用適應其氣質之方法。”

著者言在 650 年 (1252) 滯留蒙哥宮廷時，應友人之請，編此史書，要在使皇帝蒙哥之功業永垂不朽。然初以此事甚難，“蓋人無良師之助，於學問文藝造詣難深，顧經世界變亂以來，學校被毀，學者被害，尤以當時文明中心碩學淵藪之呼羅珊境內爲甚。預言人曾有言曰：‘學問是一樹木，其根在默伽(La Mecque) 而其果在呼羅珊。’自經變亂以來，其地文士皆死於鋒刃之下，其起而代之者，皆出身微賤之徒，僅知注重畏吾兒之文字語言。舉凡官吏，甚至最高職位，皆由最賤之人任之。窮而無告者多已致富。凡陰謀者皆能備位將(Emir)相(Vézir)，反奴爲主。其冠博士之纏頭巾者，皆自信爲博學之人，而微賤者則列爲貴族。當斯之世，學問與德

行並缺，無識與賄賂交盛，凡正直者皆被賤視，凡邪惡者皆得勢權，則學問與文藝所得之獎勵從可知也。”

此種評論既苛，然與前此所持蒙古人殺穆斯林蓋爲造福穆斯林之說，頗爲矛盾。著者續云，迄於二十七歲時，職務殷繁，無暇求有用之學識，且悔未從其父之訓，致使光陰虛擲，然閱年久，義理熟，遂欲勉事補救，且數遊河中突厥斯單 (Turkustan) 與夫更東之地，身親若干事變，兼聞其他諸事於博識可信者之口，故撰是書。阿刺丁之措詞如此。根據東方人之判斷，則以其無須求人原諒，第一流文豪史家瓦撒夫 (Vassaf)，對於世界侵略者傳一書之文體與其史的價值，頗激賞之。然在一歐洲人視之，則病其文體鋪張太過，頗惜著者在其文飾中未多列事實，而在其敘事中，亦鮮所次第云。

瓦撒夫書 土地之分割與世紀之推移 (Kitab tedjziyét-u emssar ve tezdjiyet-ul A'ssar)^①撰人法卽勒烏刺 (Fazel-oullah) 子奧都刺 (Abd-oullah)，卽以 Vassaf-ul-Hazret 或“陛下之讚頌人”著名者也 (巴黎圖書館波斯文寫本)。

本書記述蒙古人之歷史，始1257年 (回曆655)，終1327年 (728)，書分五篇，誌波斯蒙古諸汗在位時代波斯所見之重要事蹟，旁及中國諸蒙古帝與突厥斯單河中成吉思汗系諸王之史事，與夫埃及 (Egypte)、法兒思 (Fars)、起兒漫 (Kerman)、印度等地同時之歷史。著者爲使其書完備，復採世界侵略者傳，撰成吉思汗與其最初數繼承人之史略，以殿其書之第四篇。

瓦撒夫書之體裁，一遵阿刺丁之書，彼曾言其史書蓋繼其前撰人而續撰者，可以見也。故其第六章逕接旭烈兀滅亦思馬因人之國以後討伐報達之役。瓦撒夫於此處對於世界侵略者傳曾爲一種

① 伊斯蘭諸著作家所用著作之標題，常不指明著作之內容，僅用叶韻諧聲之字，取其悅耳而已。

華麗讚揚之詞曰：“此書記述成吉思汗及其繼承人諸大侵略之原因，其處置之強，其治理之嚴，其戰術之巧，其承平時之政策，此書種種文體之優，從前無人可及，而其文筆之佳，亦並世無兩也。”瓦撒夫續言其根據可信之人所言之事蹟而筆錄之，無所增損。其序文題年爲699年(1300)。內有旭烈兀曾孫算端合贊(Gazan)之題讚。712年1月24日(1312年6月2日)，瓦撒夫以所撰之史書進呈於繼合贊後嗣位之算端完者都(Oldjaïtou)，時其書僅四篇，距脫稿之時已一年矣。瓦撒夫等待此機已久，至是始得丞相刺失德(Raschid)之庇，在孫丹尼牙(Soultaniyé)進謁算端。刺失德者，即後此所錄史集(Djami ut-Tévarikh)之撰人也，以瓦撒夫爲卓出之文學家，介之進謁算端。瓦撒夫請丞相轉求算端，許其面誦祝賀即位之歌詞，算端許之，聆其詞未畢，數止之，詢以其中一辭一喻之文義，由丞相或大斷事官與撰者加以解釋。瓦撒夫旋誦其所撰讚揚孫丹尼牙城之歌詞。算端聆此二詞，數表其贊賞之意，嘉其材，以己之袍服賜之，並賜“陛下之讚頌人”之號。瓦撒夫因此又撰一章，全述其此次晉見遭遇之隆。

瓦撒夫之文體鋪張點染過度。其在第二篇序文中，曾自云，編纂本書之時，脫其意僅在記述史事，則僅爲簡單之記事足矣。“然我於記述今日史事之中，兼欲使此書成爲文藻之彙集，一切雄辯之模範，一切修詞法之總匯；欲使最卓絕之文豪，皆承認我詞句之選擇。句法之郁麗，引證之適當，文飾之豐美，非阿刺伯語或波斯語任何著者之所能企及，以我書與他書比較，不能不讓我獨步也。修詞學中豐贍與簡潔並重，夫人皆知，彼此二法，視情況用之，皆足贊賞。就簡潔言，由其愉豔，可與兩情人如願之夜共比擬。第就冗長言，其足悅人，亦可與美女頭上長垂而光可鑑人之辮髮相提並論也。所以甚願可尊敬之讀者，贊成我文體之豐贍。”

案瓦撒夫書洵如上文所言，其史事可擬刺繡之底布，遍加文繡

於其上，有時讀者頗難於充滿譬喻、參雜詩句引文之敘事中，得一事之始末。著者復以叶韻諸聲之句法，發揚阿剌伯語之精萃。潤色點染，固爲得也，然於修史，頗難相應。

進呈後十六年，瓦撒夫增修此書第五篇，專記不賽因 (Abou-Said) 一代之事，止於 728 年 (1328)。全書都爲五篇，所輯波斯之蒙古王朝史料，洵可寶貴也。

史集 史集 (Djami ut-Tévarikh) 哈馬丹 (Hémédan) 人 阿不海兒 (Abou-l-Khaïr) 子 法卽勒烏刺失德 (Fazel-oullah Raschid 亦名 Raschid-ed-dévlet, Raschid-el-hakk-vé-ed-din) 撰 (巴黎圖書館藏波斯文寫本)。

本書第一冊專述蒙古人之歷史，分爲兩篇：第一篇臚列成吉思汗時代韃靼地域諸遊牧民族之名稱，舉其部落，言其起源，誌其所居之地。第二篇首述關於蒙古人發源與成吉思汗祖先之傳說，繼述此侵略者誕生以來之歷史，及其後裔之歷史。在中國則止於鐵木耳 (Temour) 時，在波斯則止於完者都時。茲二人皆在十四世紀初年君臨兩國者也。又於每代之末，節述同時亞洲諸國帝王之事蹟。

著者在此第一冊 702 年 (1303) 之撰序中云：“迄於今茲，關於蒙古民族者，關於其各部落之關係者，關於成吉思汗在生之事蹟者，關於其諸繼承人在位之史事者，吾人所得之記事，頗不完備。前之修史者僅據民衆之傳說，而任意佈置之，其所記載之少數史事，曾經成吉思汗系諸王與蒙古民族之諸部長所否認。”

“但在(波斯蒙古汗之)檔庫中，藏有正確無訛之史料殘卷若干篇，係以蒙古語言文字寫定，然鮮有人能讀者。算端馬合謀合贊 (Mahmoud Gazan) 欲以此種史料公諸世，編纂爲書。702 年，以其事屬其微臣 阿不海兒 子 法卽勒烏刺，哈馬丹 人別號醫師 刺失德 者。命其博採時在朝中之中國、印度、畏吾兒、欽察 (Kiptchac) 等地學者

之說，以補此種史料之缺。就中若大那顏(noyan)都元帥國中行政官孛羅丞相(Poulad Tchinksank)者，熟知突厥(Turc)民族之來源與歷史，尤諳蒙古人之歷史者也。本書重要之目的，則在保存重要事實，俾之流傳後世。而尤有必要者，蓋今人之能知一世紀以前之事者，爲數甚寡。蒙古貴族之青年，且多不知其祖先姓名世系功業。”

“奉命以後，我曾審查鑑別檔庫中所藏之記錄，復博採諸國學者所供給之史料，撰成此書。我所重者，要在整理次第，敘述明晰而已。”

刺失德在第二序文之中，曾言703年10月11日(1304年5月17日)合贊死時，此書尙未脫稿。晚至其繼承人完者都時代，始獲竣事。欲以新汗之名題於卷首，然新汗則以此書既發動於其兄合贊，乃命其題兄名於卷首。

刺失德續云：“算端完者都曾用其光陰，求取有用之學識。既讀我書，並訂正其誤畢。以爲時無世界史一書之存在，本國且未藏有外國編年之書。迄於當時，竟無一君主欲知外國之事者。然在今日，大地之國多屬本人與成吉思汗其他後裔所統治。朝中所聚中國、印度、迦葉彌兒 (Cachemire)、土番、畏吾兒、阿剌伯、富浪 (Franc) 等地之學者、天文家、歷史家，爲數頗衆。各人必攜有其國之史書，乃命我編纂如是諸國之史略。汗願題名於書前，輔以大地各國之地志，附以輿圖。並言使此書二冊，益以我所補編之蒙古史，構成一種紀念汗名並世無兩之著作。”

“我奉命以後，遍訪各國碩學之人，採集價值最重之史集，纂世界史爲第二冊，地志爲第三冊，而總名之曰史集。”

“第諸史家大致非身親其所敘之事之人，縱以當時人記當時之史事，亦應集所聞之說爲之。顧世人口述之事，雖出一人之口，今日之說容有與明日之說異者，則不少國家遠代之事，勢非完全信史，不難想像得之。而且同一事實，因著者爲傳說所誤，或所本來

源不同，敘述應有分歧；抑或故意鋪張若干事實，遺漏其他事實，甚至不欲明言真相，則一史家之欲撰信史者，勢將無從着筆矣。第若恐有錯誤不實，不爲記載，則史事不盡湮滅無存歟？由是觀之，史家之天職，則在採取各國價值名貴之史書，博訪學識鴻博之人。各民族記事方法容有不同，自難不無矛盾之點，然此非纂輯者之過也。例如吾輩穆斯林，吾人自信吾人之傳說，較其他民族之傳說爲正確，然不能用爲纂修他國歷史之根據，則不如據其所自信與所自記者之爲得也。”

“是亦我所遵之例也，故參考各國價值最重之史籍，研究證據較確之傳說，然未敢自慶目的已達，蓋欲作相類之事業者，必須具有鴻博之學識，此我之所缺者也。復次應有少年精力，不少餘暇；乃我始着手於衰朽之年廁位國相之時。猥以菲材，時間皆消磨於綜理國事之中，則本書難免含有錯誤，願讀者諒其情而寬宥之。”

刺失德又云：“算端見我所撰序文，曾語我曰，迄今所識史書中所載之事跡，容有不能符合其真相者。特以汝所舉之理由，足爲彼等辯解，而汝亦可以此自解。然若汝所編始成吉思汗迄於今日之蒙古史，爲吾人最感興趣之部份，其真實非從前修史者之所能及。此精通我祖宗歷史者衆口一詞之證明也。”

由是可見此第二序文之撰時，應在奉完者都命增修二冊之後。至若其第一冊，乃奉合贊命專修之蒙古史也。其使吾人認識韃靼地域之古民族，成吉思汗之祖先，以及此侵略家最初諸年之事蹟者，僅有此書。其對於此點頗爲緊要。所載之事固多已見前此著錄諸史書之中，刺失德所錄世界侵略者傳之文尤夥；但刺失德書較爲完備，次第方法較爲井然，而其文筆簡潔，尤合史體也。

刺失德書止於合贊汗之死，後經人續撰，止於不賽因在位之末年，質言之，其身死之736年(1335)也。此汗得視爲波斯成吉思汗朝之末主，續撰人在完者都傳前所撰短篇序文之中，曾言算端沙哈

魯八哈都兒 (Schahroukh Bahadour, 此王在 1405 年襲父帖木兒 Tamerlan 位) 欲補修刺失德之史書, 加入算端摩訶末合兒班答 (Mohammed Khoudabende, 案即完者都) 與其子算端不賽因八哈都兒 (Abou-saïd Bahadour) 兩代之事, 以便續修帖木兒史。蓋帖木兒史開始於不賽因死後之事變也。續撰人乃參考種種可信之載籍, 續撰此兩代之史事, 體例一仿刺失德原書。此續撰人在鈔本之後, 曾著錄其名, 吾人知其爲奧都刺 (Abd-oullah) 子麻速忽 (Mass'oud)。而其成書之時, 則在 837 年 7 月 4 日 (1434 年 2 月 16 日)。

刺失德初爲算端合贊侍醫。1300 年, 合贊擢之綜理波斯政務。1304 年, 完者都即位, 命其仍守相職。1307 年 (706), 刺失德進呈其所撰之史集, 頗受算端優寵。然在不賽因即位之初, 遂不免遭受蒙古君主所任諸相之尋常結局。其政敵誣其進毒於完者都, 因被斷處死刑。而此以鴻博學識顯著, 並熱心鼓勵學術文藝之老人, 於賢明治國亘十八年後, 遂被腰斬。時在 1318 年 9 月 13 日 (718) 也^①。

也里州志 天堂之園或也里州志 (Kitab raouzat ul-djennat fi evssaf médinet il Hérat) 額思菲匝兒 (Esfézar) 人木哇燕丁摩訶末 (Moa' yen-ed-din Mohammed El-Esfézari) 撰。額思菲匝兒, 也里 (Hérat) 區中之一鎮名也 (巴黎圖書館藏波斯文寫本)。

本書所誌, 不僅也里一隅, 並及呼羅珊全境。嗣述也里之歷史, 始阿刺伯人之侵略, 終於著者在生之時。所言成吉思汗軍隊殘破呼羅珊, 及蒙古統治此地時代之事甚詳。

木哇燕丁言其曾在帖木兒後裔算端忽辛八哈都兒汗 (Houssein Bahadour khan) 朝中任要職。873 年 (1468—9) 算端忽辛在卜撒因 (Abou-saïd) 被殺後奪據也里, 其編纂本書蓋在此汗在位之

^① 案東方富源第 1 册及第 5 册中 Et. Quatremère 君所撰朮外因人阿塔木勒克與哈馬丹人刺失德兩傳, 曾列舉其著作, 文甚佳, 可資參考。

第二十六年奉命爲之也。

貴顯世系 貴顯世系 (M'iozz-ul-anssab) (巴黎圖書館藏波斯文寫本)。

此寫本內載成吉思汗系與帖木兒系諸王公主之世系，及此兩朝君主妃嬪與諸重臣之姓名。佚撰人名，據言在 830 年 (1427) 奉沙哈魯八哈都兒汗 (帖木兒子) 命，編此系譜。案帖木兒系止於死在 923 年 (1517) 之 Bédi'-uz-Zéman，則後此有人增補，非出一手也。

世界史略 世界史略，西利亞 (Syrie) 文本，阿不法刺治 (Grégoire Abou-l-Faradje) 亦名把兒赫不烈思 (Bar Hébraeus) 者撰。

此小編年史所記蒙古統治波斯時代之事，能補充阿刺伯與波斯史家之記載者甚微。著者所誌成吉思汗侵略，與其最初數繼承人時代之事，大都採自尤外尼 (Djouvéini) 之書 (案即世界侵略者傳)。惟時代距著者生時愈近，所記愈詳；常記錄伊斯蘭史家幾從未言及之東方基督教徒，尤詳於其時毛夕里額兒比勒兩地之事，此其所長也。

把兒赫不烈思歿於 1286 年。後此不知經何人續修此書止於 1297 年。此續修部份所誌乞合都 (Guikhatou) 伯都 (Baïdou) 兩代大事甚詳。

此始於世界創造之編年史，蓋爲把兒赫不烈思撰述之第一篇。其第二篇誌安都 (Antioche) 諸總主教之歷史，止於 1285 年。其第三篇誌雅各派 (Jacobites) 諸總管總主教，以及聶思脫里派 (Nestoriens) 諸總主教之歷史，止於 1286 年。然此二篇尙未傳世。

世界史略之西利亞文本，已在 1789 年經德國考據家 Bruns 與 Kirsch 二人刊行，並附有拉丁 (Latin) 譯文。惟錯誤甚多。後由 Ferdinand Gregor Mayer 訂正，此訂正本之標題爲：Beyträge zu einer richtigen Uebersetzung der syrischen Chronik des Gregorius

Bar Hebræus, Wien 1819, /in-8.

阿不法刺治以 1226 年出生於馬刺迪牙 (Malattia) 一名蔑里田 (Mélitène) 之地，醫師名阿隆 (Aaron) 者之子也。早列名教師籍，二十歲時，雅各派總主教命之爲豁波思 (Gobos) 主教，次年改刺哈班 (Lacabène) 主教，後爲阿勒波 (Alep) 主教。1264 年時，被選爲雅各派之總管 (Maphrian)，其位蓋處總主教 (Patriarche) 與大司教 (Métropolitain) 之間。晚年應伊斯蘭教數貴人之請，譯其西利亞文編年史爲阿刺伯文。今存之“Tarikh mokhtassir ud-Duwel”，或諸王朝史略，內載始阿當 (Adam) 終 1285 年之事，而經 Pocock 於 1663 年在 Oxford 刊行，附以拉丁譯文題曰“Historia compendiosa Dynastiarum”者，疑卽是書。阿不法刺治對於神學、玄學、論理學、辯證學、倫理學、政治學、經濟學、物理學、天文學、醫學，皆有著述。其弟把兒掃馬 (Barsuma) 曾繼其總管之位者，已在阿不法刺治傳後，著錄阿不法刺治所撰此類學科之書目，共有三十一種。

突厥世系 突厥世系 (Schédjére-i Turki)，阿不哈齊八哈都兒汗 (Abou-l-Gazi Bahadourkhan) 撰。突厥語東方方言本。

本書爲一種蒙古人史略，始成吉思汗之祖先，終著者在世之十七世紀初年。書分九篇：第一篇上溯至於阿當，在數頁書中，記此第一人與蒙古人神話祖先中間之事，而假定蒙古人之神話祖先爲 Jafeth 之後裔。第二篇止於成吉思汗之誕生。第三篇爲此侵略家之傳記。餘六篇爲其後裔之歷史。

阿不哈齊書適應吾人所研究的蒙古史時代之部份，蓋爲節錄刺失德書之文，文極簡陋，毫無可取。

此書言之較詳者，則爲君臨欽察、突厥斯單、河中、花刺子模等地朮赤後人之歷史，尤詳於 1506 年迄此系後裔阿不哈齊死亡之 1664 年花刺子模諸汗事蹟。此一部份可佔全書三分之一。

阿不哈齊者，阿刺卜摩訶末汗 (Arab Mohammed-khan) 子而朮赤之十二代孫也。以 1014 年 3 月 15 日 (1605 年 7 月 31 日) 生於兀籠格赤 (Ourgandj), 1053 年 (1643) 承花刺子模汗位，1074 年 (1663—4) 死。死前未久，傳位於其子阿奴失摩訶末八哈都兒 (Anousché Mohammed Bahadour)。時其書尙未脫稿，遺命其子續成之。阿奴失乃續輯 1056 年 (1646) 至阿不哈齊死年之事。

此書賴瑞典軍官得傳於世。先是瑞典軍官在 Pultawa 被俘，而流放於 Tobolsk 者，得阿不哈齊所撰史書寫本，譯爲德文。後在 1726 年，復經 Varenne de Mondesse 君由德文轉爲法文，在萊德刊行，標其題曰韃靼世系史。後在 1825 年，得幹羅思宰相 Nicolas de Romanzow 伯爵之資助，將阿不哈齊原書在 Casan 大學印行兩開本一冊，合 183 頁，以原本與譯文對校，譯文之不正確，不難見之。

以下著錄諸書，皆涉及西利亞埃及之歷史者。所誌埃及人與蒙古人之和戰事較詳。

貝巴兒思傳 由咱喜兒 (Zahir) 傳採錄之王德 (Kitab hassan ul-ménakib is sériyet el montaza'at min iz-sirét is-zhahiriyét)，書記沙非 (Schafi el Katib) 撰 (巴黎圖書館阿刺伯文寫本)。

是爲 1260 迄 1277 年間君臨埃及西利亞之算端咱喜兒貝巴兒思 (Ez-Zahir Beïbars) 之傳記。著者在序文中言此算端祕書名木哈亦丁阿不法即勒奧都刺 (Mohayi-ud-din Abou-l-Fazel Abd-oullah) 者，曾撰貝巴兒思傳。案日誌其言行，諛頌其德未免過度，其文冗長，讀之倦厭；沙非應其請，乃節錄其文而成是書。

哈刺温傳 日歲之光榮，一名算端滿速兒 (Al-Manssour) 傳 (Téschref-ul eyiam vé-l ou'ssour, bi-siret is soultan, el-melik el-manssour) (巴黎圖書館阿刺伯文寫本)。

是爲 1280 迄 1290 年君臨埃及之算端哈刺温 (Calavoun) 之傳記。此寫本第一篇幾全佚，第三篇篇首並缺，亦不詳其撰人名。

算端王侯軍隊史 算端王侯軍隊史 (Tevarikh us-selatin, ve-l-mulouk ve-l a'ssaker) (巴黎圖書館阿刺伯文寫本)。

此寫本僅存埃及算端哈刺温子阿不費特摩訶末 (Abou-l-Feth Mohammed) 之傳記殘文。著錄 704 及 705 (1304—1306) 兩年之事。Katib Tchélebi 之人名詞典言著者名苦思丁叔札亦 (Schems-ud-din el Schudja' yi), 埃及人也。

諾外利書 適應文學各科之成績 (Nihayet ul-éreb fi funoun il-édeb) 奧都瓦哈卜 (Abd-oul-Vahhab) 子, 司教 (Scheikh) 失哈不丁阿合馬 (Schihab-ud-din Ahmed) 撰, 此人即以諾外利 (Novairi) 著名者也 (萊德圖書館阿刺伯文寫本)。

書分五部 (fenn), 適應文學之各科, 每部又分爲門 (cassm), 爲篇 (bab), 爲章 (fassl)。

第一部言天體、氣象、時季、地球與七種氣候之區分。第二部言與同類關係中之形體之人與精神之人, 並言政治學。第三部言動物界。第四部言植物界。第五部言教俗之歷史。始阿當, 終十四世紀初年, 著者享盛名之時。

此書第一冊列舉此大部著作之目錄。Reiske 曾繼 Koehler 所譯阿不非答 (Abou-l-Feda) 之西利亞目錄之後, 在其所撰之 Prodi-dagmata ad Hagji-Chalifoe Librum mémorialem rerum a Mahammedanis gestarum 中, 232 頁以後, 將此目錄譯出。

成吉思汗與其系諸王之歷史, 並見本書第五部第五門第十一篇中。著者首言其所本之史料云: “吾人簡單敘述成吉思汗在生之事蹟, 始於其發跡, 終於侵略諸國之時代。轉錄吾人所見之載籍, 搜集世人之談說。此帝國幅員雖廣, 惟距離發源地遼遠, 而同時代之史籍數種又已散佚, 吾人既不能哀輯其一切史事; 亦不能審其所載事實是否正確。然吾人以爲對於事之顯著者, 未便緘默不言。所以吾人根據祕書之札闌丁史, 與額梯兒子也速丁所撰之全史, 記述

此系諸汗之事。然未遵何種次序，至若其他諸人所撰同一問題之書籍，吾人未得見之，是以未能參考。此外吾人根據諸汗遣來聘使之所言，或行歷其國諸人之所述，以補此二書之所未備。並補記此二著者身後之事蹟。”

諾外利書中此一部份，非吾人所應採取蒙古史之史料者也。蓋吾人不特有所本之載籍，且並有其所未識抑未著錄之材料。若外尼書、刺失德書、瓦撒夫書之類，殆因其爲波斯文，非彼等所熟習者也。特其埃及瑪麥里克（Mameloucs）系諸算端之歷史，所載埃及諸王與波斯蒙古諸汗戰爭與外交之事頗詳，足資參考之用。

著者以當時人記當時事，故曾在此埃及編年史中附帶言及關於本人之若干事蹟。其在677年（1278—9）下云：“是年也，11月21日黎明之前夜，撰輯本書之摩訶末（Mohammed）子奧都瓦哈卜子司教失哈不丁阿合馬（著者列舉摩訶末以上之世系迄於哈里發阿不別乞兒 Aboubékir），而以諾外利之名顯於世者，誕生於賽德城（Saïd）之 Akhmim。”又在699年（1299—1300）下，誌其父塔只丁阿不摩訶末奧都瓦哈卜（Tadj-ud-din Abou-Mohammed Abdoul Vahhab），曰 Tihiyen，曰 Coureischite，而以諾外利之名顯於世者，在12月22日（1300年9月8日）歿於其講習蔑力克禮（rit Malik）之開羅（Caire）撒里黑涅只迷（Salih Nedjmi）學院。其出生也，地在密昔兒（Misser）之馬魯納（Ma'rounat）學院中，時在618年（1221）。

諾外利言其曾身經702年（1303）黃牧場（Merdj-us-Sofar）之戰役。時哈刺温子算端納昔兒（Nassir）在此役中大勝蒙古軍，然未言其在軍中任何職。

同一著者在710年（1310—1）下，言其受任爲西利亞官吏，時在算端納昔兒在位之時也。據云：“我奉命赴特里波立州（Tripoli）爲

徵收賦稅官 (Sahib-ud-Divan)。任命狀曾由博學之木刺 (Molla) 阿勒波人馬合謀 (Mahmoud) 子 失哈不丁 (Schihab-ud-din) 筆撰，其子 哈的 (Cadhi) 札馬魯丁亦不刺金 (Djémal-ud-din Ibrahim) 記錄，上著年月爲 1 月 15 日 (1310 年 6 月 14 日)。我在 2 月 1 日 (6 月 30 日) 自開羅出發，奉職迄於 10 月 1 日 (1311 年 2 月 21 日)，至是轉任爲軍監 (Nazir ul- Djeïsch)。”諾外利任此職未久，故又在 712 年 (1312—3) 下云：“我在 5 月 (9 月) 辭特里波立州軍監職，復還開羅。”

此部埃及史與波斯蒙古朝時代相應者，見於本書第五部第五門第十二篇中。

萊德大學圖書館現藏有諾外利書四開本十二冊，歷史部份幾盡完備無缺。

埃及諸王史 燦爛星宿，埃及諸王史 (En-nudjourn uz-zahiret fi mulouk missr v-el cahiret)，騰格里比兒的 (Tangri-virdi) 子 札馬魯丁阿不木哈新亦速甫 (Djémal-ud-din Abou-l-Mohassin Youssouf) 撰，其人歿於 815 年 (1412—3) (巴黎圖書館藏阿刺伯文寫本)。此編年史始於 224 年 (838)，終於 690 年 (1291)。

馬克利齊書 諸王國志緒言 (Es-sulouk li ma, rifet duvvel il-mulouk)，司教塔乞丁阿合馬馬克利齊 (Taki-ud-din Ahmed el-Macrizi) 撰 (巴黎圖書館阿刺伯文寫本)。

此埃及史始於撒刺丁 (Saladin) 之滅法迪馬朝 (Fathimites) 哈里發之國，終於 845 年 (1441)。著者先撰有埃及史二部，記載阿刺伯人侵略以來之史事，此蓋續編也。馬克利齊 (Macrizi) 以 766 年 (1364—5) 生於開羅，歿於 845 年 (1441—2)。

哈里發史略 Kitab fi-l adab is solttaniyet v-ed-duwel-il-islamiyet (巴黎圖書館阿刺伯文寫本)。

本書分二篇：上篇言政治學，下篇誌阿拔思 (Abbassides)，黑衣

大食) 法迪馬兩朝諸哈里發之史略。著者之名在寫本序文中已有一部份漫漶不明。惟知其曾居毛夕里，謁此城之王蔑力木哇咱木法合魯丁(El Mélik el Mo'azzam Fakher-ud-din)，頗受寵遇，乃撰此篇，以資紀念。著者言將赴帖必力思(Tébriz)，惟寫本尾載，書成於701年中，質言之，1302年初時，著者尙在毛夕里也。其人爲阿里(Aly)派信徒，而其爲撰此書之毛夕里王，乃波斯蒙古汗之一藩臣，其欲赴之帖必力思，卽此汗之都城。所以書中有讚揚蒙古政府之德之語。撒西(Sylvestre de Sacy)君在其阿刺伯文選中已見引之。

眼歷諸國行紀 眼歷諸國行紀(Messalik ul-abssar fi mémalik il-emssar)，教長(imam) 失哈不丁阿不阿拔思(Schihab-ud-din Abou-l-Abbass)撰。其人以烏馬兒子(Ibn-ul-Omari)一名而顯於世，緣其爲哈里發烏馬兒(Omar)之後裔也。

本書僅巴黎圖書館藏有一部，惟存其第二十三篇。其中記事始541年(1146—7)迄744年(1343—4)。所記者爲西利亞埃及之大事，用編年體，然較騰格里比兒的書與馬克利齊書更爲簡略。

烏馬兒子曾在西利亞埃及之法署供職。以749年(1348)歿於大馬司(Damas)。

伊斯蘭教王朝史 伊斯蘭教王朝史(Duvvel ul islam)，司教苦思丁哲赫比(Schems-ud-din ez-Zéhébi)撰(萊德圖書館阿刺伯文寫本)。

書分二篇：上篇始摩訶末，終487年(1094)哈里發木黑帖的(El Moctédi)之死。下篇止於744年(1343—4)，亦編年體。案年記載伊斯蘭教世界中之大事，尤詳於埃及西利亞兩地。此書疑爲同一著者所撰別一編年史題曰伊斯蘭教史(Tarikh-ul-Islam)者之節本。

樂園 樂園(Raouzat us-safa)，哈完的沙(Khavend-Schah)子摩訶末(Mohammed)撰，卽以迷兒洪的(Mirkhond)之名而傳世者

也。其人歿於 903 年(1497—8)(多桑藏波斯文抄本)。

此世界史第五冊之蒙古史，世人多熟知之，蓋輯史集、世界侵略者傳、瓦撒夫書三書而成者也。十三世紀後，其他諸伊斯蘭教著作家記述成吉思汗與其後裔之事者，類皆取材於此三書。

木涅靖巴失書曆數長之歷史 (Tarikh Monedjim-Baschi) (多桑藏突厥文寫本四開本二冊)。

原書阿刺伯文，1058年(1648—9)即位之幹都蠻朝(Othoman)算端摩訶末四世 (Mohammed IV) 之曆數星士長教士 (dervisch) 阿合馬 (Ahmed Efendi) 撰。所記事迄於幹都蠻朝，止於 1093 年(1682)。1132年(1720)時，大宰相大馬的亦不刺金 (Damad Ibrahim Pascha) 命阿合馬本摩訶末涅丁 (Ahmed ben Mohammed Nédim) 譯此書爲突厥文。

乞卜察汗書 乞卜察汗書 (Tarikh Kiptchac-khani)，乞卜察汗 (Kiptchac-khan) 撰 (巴黎圖書館藏波斯文寫本)。

是爲穆斯林世界史之節編，記事止於 1138 年(1725—6)，乃爲進呈刺火兒 (Lahaur) 王賽甫倒刺奧都撒買的汗 (Seif-ud-devlét Abd-ous Samed khan) 而撰。其文乾燥無味。

此後吾人常引本書所本之史源，輒苦不能詳舉原書頁數。蓋東方寫本未曾標明頁數，間有經歐洲人標明者，縱舉此本頁數，然亦不能供持有同本其他鈔本者之用。顧東方語言學者，欲檢尋其出處者，在編年史中不難在每年之下求之。至若未嚴格採用編年之本，則可據標題求之。

本書所附之亞洲地圖，乃經刺辟 (Le chevalier Lapie) 君根據已識最良之史料編製者。其間小亞細亞波斯與波斯印度間諸地，乃經此地理學者根據其研究十有餘年之一大成績而爲採錄，並曾參考多數行紀。至若印度，則採用 Arrowsmith 之大地圖，與特別地圖數種。中亞則參合幹羅思文諸地圖與數種行程道里記載爲

之。例如由迦葉彌兒經行巴達哈傷 (Badakhschan) 忽氈 (Khodjend) 至答刺速 (Taraz) 一道，所經者幾全爲迄今未識之地，觀此圖可以將其道里大爲闡明。西伯利亞 (Sibérie) 則採取幹羅思地圖數種，就中有 Kolyvan 之地圖，並參考數種行紀爲之訂正。廣大中國之地圖，則採用中國地圖，輔以不少天文學之測驗，並取多數行紀訂正之。總之全圖皆根據最新之測驗，並使用業已出版之一切報告編製之。

十三世紀初年亞洲各國之境界，則依歷史記載爲之劃分。僅有三城史文不明，尙難詳其方位，祇能約略指定其所在而已。此卽別失八里 (Bischbalik)、海押立 (Cayalik)、阿力麻里 (Almalik) 三城是已。

第一卷

第一章

中亞之游牧民族——突厥與韃靼之古國——其與中國之關係——
十三世紀初年之中亞——此時代之韃靼種民族及其所居之地域——
其風俗

亞細亞之中部，北有諸山系與西伯利亞爲界，南界高麗(Corée)中國土番細渾河(Sihoun) 裏海，此種廣大地帶西起窩勒伽河(Volga)，東抵日本海，自太古以來，屬於三種人種之游牧民族居焉，是卽世人可以通稱曰突厥，曰韃靼(Tatares)或蒙古(Mongol)，曰東胡(Toungous)或女真(Tchourtché)者，是已。上述區別之所根據者，在此類民族之語言方面，較其形貌方面爲甚。

中國史籍^①在遠古之時業已著錄有中亞之游牧民族，而概名之曰北狄。記載其地之變亂，與夫歷代建設之帝國。其在中國史中首先著錄之強國曰匈奴，至公元93年時始滅。紀元二世紀半以前，建築著名之長城連亘於此大國之北方全境者，蓋爲防禦此種游牧部落之侵寇也。匈奴之後，繼以亡於233年頃之鮮卑。嗣後佔有韃靼區域並進據中國北部之民族，則爲拓跋，一名Sotous^②。五世紀初年柔然代興，一百五十年後滅於突厥。時突厥帝國東起東海，西至裏海，南接中國土番(Tibet)，北抵北冰洋。至744年時，中國與回紇(Ouigours)及其他鄰近民族合滅突厥，由是回紇遂強。後至848年，回紇又爲黠戛斯(Kirguises)所破滅。

① 中國載籍中所著錄之中亞歷史地理外國人名地名，脫非脫誤太甚，將可爲最堪寶貴之史料，惜所著錄者常難辨識。

② 鈞案原文疑爲索隣對音之誤。

十世紀之初，有契丹(Khitan)者，興於遼東之北。進據韃靼地域，嗣取中國北境。至1125年時，韃靼地域極東一帶之別一游牧民族曰女真者，滅契丹，取中國三分之一之地，定都於中國本部，建國號曰金。斥地至於淮水，與宋國連界。時其國境東至日本海，西抵包括今日陝西一部之夏國或唐兀，西北踰沙漠與哈刺契丹帝國(Cara-khitai)相接，北界逾黑龍江(Amour) 拜哈勒湖以外。盡有韃靼地域，其游牧民族皆來朝貢。

此種好戰之游牧部落，歷代以來，屢為中國之患。其北鄰貧乏，不足以啓其貪心。當時之西伯利亞，盡為遊獵於廣大森林的遊獵民族所居之區。由是在亞洲大陸之中，一如文化進步之次第，游牧民族處於遊獵民族與務農民族之間，一旦有機可乘，韃靼地域之牧人，即侵寇中國，而滿其抄掠之欲望。蹂躪一地以後，即取其所掠之物與所虜之民渡漠而去。迨中國集兵以禦時，則已遠走，難於追擊矣。其所建之長城，從來未能阻其侵入。中國政府常取羈縻方法，懷柔北邊之諸游牧部落，利之俾守其境，以禦其他民族，然此種政策常致禍亂。其最穩健之方法，則在不用兵，而離間諸部落之酋長，是即為中國政治家之主要標的也。中國用此離間政策，遂使此種游牧民族臣服中國。諸單于(Tanjous)①諸汗(Khans)來朝者，則授以爵位、封冊、袍印鼓纛。第若此種游牧部落集合於一具有手段與野心的酋長之麾下，則中國反受其制，不得不奉歲幣求和，以滿韃靼諸酋難飽之貪慾。諸酋常遣使臣接受絹帛茶銀等物，而求以公主下嫁者，中國亦不能拒也②。

十三世紀之初，在上述地帶之西部，自謙河(Jénisseï) 也兒的石河(Irtisch)上流以南，為突厥民族所居之地。若乞兒吉思(Kir-

① 鈞案原譯，中國史籍之人有誤讀，故有此對音。

② 見馮秉正撰中國通史，巴黎刊，1779年，四開本第2至第8冊。——De Guignes撰匈奴通史，巴黎刊，1756年，四開本第1冊第1—6篇。

guises)、畏吾兒(Ouigoures)、烏古思(Ogouzes)、欽察(Kiptchacs)、哈刺魯(Carloucs)、康里(Cancalis)、哈刺赤(Calladjes)①、阿合扯里(Agatchéris)②等民族者，五百餘年來，爲亞洲非洲多數伊斯蘭教國君主發祥之部族。最東興安嶺以東松花江(Songari)發源之地，屬於東胡種之民族，昔曾佔領中國北部，今尙君臨中國全國。至在大沙漠以北之中間地域，則爲韃靼種諸民族所處之地。此種民族在此時代中，曾集合於成吉思汗之麾下，遍躡亞洲全部與歐洲東方，肆其破壞與殺戮也。

此種韃靼民族舊曾稱藩於金國者，形貌語言風俗習慣迷信大致相類。其間部衆最夥者，爲乃蠻(Naïmans)部落。居也兒的石河上流，及大金山(Altai)山脈連亘之地。西隔一沙漠，與突厥種之畏吾兒相接。北界小金山(Altai)與突厥種之乞兒吉思謙謙州(Kem-Kemdjoutes)兩部之地爲鄰。東界哈刺和林(Caracouroum)諸山，與克烈部(Kéraïtes)連界。時克烈之居地達於斡難怯綠連兩河之源③，克烈部以北之地屬蔑兒乞部(Merkites)。別有斡亦剌部(Ouirates)，則據有構成昔之謙河(Kem)今名 Jénisseï 之八水灌溉之地④。札刺兒部分爲十部⑤，部各有長，結幕於斡難河畔，共有七十千戶(Kuré)塔塔兒部(Tatares)居女真舊境邊界附近，捕魚兒湖(Bouyour)一帶。此女真民族者，卽上言昔日佔據中國一部與韃靼區域全境之民族也。

① 鈞案此非元史之哈刺赤，特求其諧音而已。

② 鈞案此族未詳，其名蓋出刺失德書。

③ 案此河在世界侵略者傳與史集中常寫作 Kérouran。

④ 此八水名 Gueuk, On, Cara, Sedi, Acrai, Aca, Tchourtchès, Tchagan。刺失德書云謙河流注 Angara 河。阿不合齊書名第四水曰 Sebi-coun, 第五水曰 Acari, 第六水曰 Acar。

⑤ 其名曰: Tchates, Toucaraoutes, Coungcassaoutes, Ouyatés, Bilcassan, Kouguer, Toulankit, Bouri, Schingcoutes。刺失德書別又云，札刺兒部居怯綠連兩岸。

汪古部(Ongoutes)隸於女真皇帝，爲之守禦長城。韃靼民族謂長城曰 Ongou，故以爲此部名。

唐兀部佔有中國西方大省陝西之一部，與黃河諸源所在等地。十世紀時，此部之一部長於此建立夏國。

拜哈勒湖西廣大森林之中，乃兀兒速惕(Orassoutes)、帖良古惕(Télangoutes)、客思的迷(Keschtimis)三部所處。此類部落以治療之術著名於當時。西鄰突厥種二族，曰乞兒吉思，曰謙謙州，以安哥刺河(Angara)爲界，此河北之地，名曰亦必兒失必兒(Ibir-Sibir)。

拜哈勒湖東有忽里(Couris)、豁阿刺失(Coalaches)、不里牙惕(Bouriates)、禿馬惕(Toumates)四部，合名曰巴兒忽惕(Bargoutes)。居薛靈哥河(Sélinga)外，其地名巴兒忽真隘(Bargoutchin-Tougroum)，蓋其東北與韃靼諸族所居之地連界也^①。其北鄰諸部曰不勒合真(Boulgatchines)，曰客兒木真(Kermoutchines)，曰兀良哈(Ourianguites)。一名森林中人，最後諸部種屬東胡^②。

尙有雪你惕(Sounites)、曲兒魯兀惕(Keurlououtes)、撒合亦惕(Sacaïtes)、忽兒罕(Courcans)諸族，亦經人列於此類民族之中，然未指明其所居之地^③。

蒙古民族居地在拜哈勒湖之南，其部落甚多。可數者，遊牧赤答河(Tchida)畔之伯岳吾(Bayaoutes)，居於薛靈哥兩岸之泰亦赤兀惕(Taïdjoutes)，居於韃靼女真分界山系附近之弘吉刺(Coun-gcarates)，成吉思汗所自出之部落，則在伯兒合都(Bergadou)一

① 巴兒忽真爲一河名，東來注入拜哈勒湖，Tougroum 猶言境界。今之達呼兒(Daourie)卽由此名轉出。今達呼兒地卽在湖東尙爲不里牙惕族所居之地。

② 參照本卷末附錄一。

③ 史集成吉思汗本紀前所舉韃靼突厥名稱中，尙有一族名帖黑鄰(Tekrines)一名蔑黑鄰(Mekrines)者，既非畏吾兒亦非蒙古，質言之，既非突厥亦非韃靼，所居地在畏吾兒國山地之中。

名不兒罕哈勒敦 (Bourcan-Caldoun) 諸山之中。有數水發源於此，或若注入拜哈勒湖之禿刺河，或若流入東海之幹難怯綠連者是已①。

此類山岳與夫蜿蜒拜哈勒湖南之其他山系，遍佈岩石，上覆青苔。山隙間生樹木，山頂所積冰雪，常年不見溶解。山谷之地大致皆爲砂質。此地一帶河流之沿岸，或爲草地，或爲松樺之林。

韃靼地域處地甚高，故其氣候較之歐洲同一緯度之氣候爲嚴烈。拜哈勒湖水每年冰結者常四五月。攝氏零下 25 度之寒度，不少見也。北極光、風暴、地震，亦常有之②。

此種韃靼民族之容貌，與中國人尙相近，然與大地其他民族不難判別。眼褐色，斜向鼻，頰大顴高，鼻平脣厚，頭面圓，帶橄欖色，頤下少鬚，是其特徵也。今日其後裔，若蒙古人，喀耳木 (Cal-moucs) 人，不里牙惕人，尙復如是。其身長大致不逾中人，肩闊腰細。

剃髮作馬蹄鐵形，腦後髮亦剃。其餘髮聽之生長，辮之垂於耳後。

頭戴各色扁帽，帽緣稍鼓起，惟帽後垂緣寬長若櫻欄葉，用兩帶結繫於頤下，帶下復有帶，任風飄動。其上衣交結於腹部，環腰以帶束之。冬服二裘，一裘毛向內，一裘毛向外。女子有高髻，然女服近類男子，頗難辨之。

所居帳結枝爲垣，形圓，高與人齊。上有椽，其端以木環承之。外覆以氈，用馬尾繩緊束之。門亦用氈，戶向南。帳頂開天窗，以通氣吐炊煙，竈在其中。全家皆處此狹居之內。

① 見刺失德史集。可參考本卷末附錄二所舉一切蒙古部落之名稱。

② 見 Pallas 所撰行紀，法文譯本，巴黎 1785 年刊第 1 冊 378 頁；又第 6 冊 62 頁。——Georgi 幹羅思帝國行紀，聖彼得堡 1775 年刊，四開本第 1 冊 130 頁以後。——Du Halde 撰中國及中屬韃靼地域誌，巴黎 1735 年刊，二開本第 4 冊 20 及 22 頁。——Witsen, Noort en Oost Tartaryen 第 3 版 Amst. 刊，1785 年，二開本第 1 及第 2 冊。

其家畜爲駱駝牛羊山羊，尤多馬。供給其所需，全部財產皆在於是。嗜食馬肉，其儲藏肉類，切之爲細條，或在空氣中曝之，或用煙熏之使乾。其人任何獸肉皆食，雖病斃之肉亦然。嗜飲馬乳所釀之酒，名曰忽迷思(coumiz)。

其家畜且供給其一切需要。衣此種家畜之皮革，用其毛與尾製氈與繩，用其筋作線與弓弦，用其骨作箭鏃，其乾糞則爲沙漠地方所用之燃料。以牛馬之革製囊，以一種名曰 artac 之羊角作盛飲料之器。

此種游牧民族因其家畜之需食，常爲不斷之遷徙。一旦其地牧草已罄，則卸其帳，共雜物器具以及最幼之兒童，載之畜背，往求新牧地。每部落各有其特別標誌，印於家畜毛上。各部落各有其地段，有界限之，在此段內，隨季候而遷徙。春季居山，冬近則歸平原，至是家畜祇能用蹄掘雪求食。設若解凍後繼以嚴凍，動物不能破冰，則不免於餓斃。馬蹄較強，遭此厄較少，故在家畜中爲數最衆。是以畜養馬羣爲韃靼種族經濟之要源。

其人妻妾之數，任其娶取。能贍養若干人，即娶若干人。欲娶女者，以約定家畜之數若干獻之於女家兩親。各妻各有其居帳，爲子者應贍養其父之諸寡婦。除其生母外，常能娶其父之寡婦爲妻。兄弟亦應贍養寡居之嫂姊。女子頗辛勤，助其夫牧養家畜，縫衣，製氈，御車，載駝，敢於乘馬，與男子同。男子不出獵捕之時，則多消磨其光陰於懶惰之中。世人責其人類多狡詐貪婪污穢，而沈湎於酒，蓋其視酒醉非惡德也。

設有疾，則植一矛於帳前，除看護者外，無人敢入其帳。若死，其親友則悲號，已而遽葬之，蓋以爲死者已受惡鬼之制也。人死，置肉乳於其前，素日親密之人皆來獻食。及葬，則在墓旁以其愛馬備具鞍轡，並器具弓矢殉之，以供死者彼世之用。其業已參加此種禮節者，應行過兩火之間。死者之居帳與其所有之物皆淨之，並設

喪食以資紀念。

若諸王死，則在一帳中置死者於座上，前置一桌，上陳肉一皿，馬乳一杯。及葬，則並此帳與牝馬一、駒一、備具鞍轡之牡馬一，連同貴重物品，置之墓中。祕其葬地，以人守之，不許人近。卸死者之居帳，至第三代時諱死者名，不許言之。

韃靼民族之信仰與迷信，與亞洲北部之其他遊牧民族或蠻野民族大都相類，皆承認有一主宰，與天合名之曰騰格里(Tangri)。崇拜日月山河五行之屬。出帳南向，對日跪拜。奠酒於地，以酌天體五行，以木或氈製偶像，其名曰 Ongon，懸於帳壁，對之禮拜。食時先以食獻，以肉或乳抹其口。此外迷信甚多，以爲死亡卽由此世渡彼世，其生活與此世同。以爲災禍乃因惡鬼之爲厲，或以供品，或求珊蠻(cames)禳之。珊蠻者，其幼稚宗教之教師也。兼幻人、解夢人、卜人、星者、醫師於一身，此輩自以各有其親狎之神靈，告彼以過去現在未來之祕密。擊鼓誦咒，逐漸激昂，以至迷罔，及神靈之附身也，則舞躍暝眩，妄言吉凶，人生大事皆詢此輩巫師，信之甚切。設其預言不實，則謂有使其術無效之原因，人亦信之。

此種遊牧之生活，頗易於從事軍役。此輩之嗅覺聽覺視覺並極銳敏，與野獸同能。全年野居，幼稚時卽習騎射，在嚴烈氣候之下習於勞苦，此蓋生而作戰者也。其馬體小，外觀雖不美，然便於馳騁，能耐勞，不畏氣候不適。馴騎者意，騎者放箭時，得不持韁而馭之。此種民族惟習騎戰，所以戰時每人攜馬數匹，服革甲以防身。以弓爲其主要武器，遠見其敵，卽發箭射之。其逃也，亦回首發矢，然務求避免白刃相接。其出兵也，常在秋季，蓋在當時馬力較健。結圓營於敵人附近，統將居中。人各攜一小帳，一革囊盛乳，一鍋，隨身行李皆備於是矣。用兵時隨帶一部份家畜，供給其食糧。其渡河也，以其攜帶之物置於革囊之中，繫囊於馬尾，人

坐囊上。

部落之長號那顏(Noyan),亦號太師(Taischi),服從其民族之主,其號世襲。各部落又分爲隊,每隊各有其長。同隊之人常同結營於一處。每年納牲畜若干頭於那顏,對於那顏爲無限之服從。那顏得隨意處分其財產,且得處分其身體。韃靼游牧部落組織既同軍隊,故不斷互爲戰鬪。迨至其聚合於一首領之下之時,不僅征服亞洲,並且經略歐洲之一部云^①。

^①可參考十三世紀時經行韃靼地域者之行紀,若迦兒賓(Carpin)之行紀,見 Vincentii Burgundi Speculum historicum 中, Venetiis 1591 年四開本,第 29 卷第 71—89 章。又魯不魯乞(Rubruquis)行紀,第 2—10 章。又馬可波羅(Marco Polo)行紀,第 1 卷 55,56,59,69 等章。見 Jean de Mandeville 書第 38 章。又海屯(Haiton)東方史,第 48 章。見 Bergeron 之旅行叢書, La Haye 1735 年刊二開本 2 冊。近代旅行家之撰述言及蒙古人喀耳木人不里牙惕人之風俗者,謂此種民族尚保存其成吉思汗時代祖宗之風習。可參考 Pallas, Samlungen historischer Nachrichten Mongolischen Völkerschaften, St-Petersb. 1776 & 1801. 2 vol. in-4; Georgi, Bemerkungen einer Reise im Russischen Reiche, 2 vol. in-4; Bergman, Nomadische Streiferyen unter den Kalmuken, Riga, 1804, 4 vol. in-8。

第二章

蒙古人之古代傳說——成吉思汗之祖先——成吉思汗少年時代之事蹟——其長數部——其初諸戰——其與克烈汗之關係——克烈部之略誌——鐵木真與王罕合攻數種游牧民族——兩王之結怨——鐵木真之敗——其遣使告克烈汗之語——王罕之敗——其死——鐵木真之戰勝乃蠻部——乃蠻王之死——蔑兒乞部之降附——塔塔兒部之滅——鐵木真之侵入唐兀——此國之略誌

蒙古人不知文字，口傳其祖先名稱與其歷史事蹟。據說成吉思汗誕生之二千年前，蒙古人為韃靼地域之其他民族所破滅，僅遺男女各二人，遁走一地，四面皆山，山名額兒格涅坤 (Erguéné-Coun)，猶言峻崖也。其地肥沃，避難二人之後裔名曰帖古思 (Tégouz) 與乞顏 (Kiyán)^①者。後人繁盛，分為部落。因地限山中，懸崖屹立，不足以容，乃謀出山^②。先是其民常採鐵礦於其中之一山，至是遂積多木，篝火礦穴。以七十韃煽火，鐵礦既鎔，因開一道。成吉思汗後裔之為蒙古君主者，紀念此事，每於除夕召鐵工至內廷捶鐵，隆禮以謝天恩，蒙古民族之起源如此。蒙古云者，猶言簡樸而孱弱也^③。

約當八世紀中葉時，其已出額兒格涅坤山之數部落，移居斡難怯綠連秃忽刺 (Tougoula) 或秃刺等河沿岸者，其長名孛兒帖赤那 (Bourté-Tchina)^④。傳八世至朵奔伯顏 (Dounboun-Bayan)，娶阿蘭豁阿 (Aloung-Goa) 為妻，火魯刺思部 (Courlasse) 之女也。生

① 猶言急流。

② 史家刺失德親聞目睹額兒格涅坤山之蒙古人之言，謂此山不甚峻峻。

③ 見史集。

④ 此言蒼狼。

二子，曰別勒格台 (Belguétei)，曰別渾台 (Bégontei)。朵奔死後數年，阿闌豁阿復有孕。朵奔親族責其不夫而孕，阿闌豁阿言，夜中數夢有光從廬頂天窗入，變爲淡黃色少年，因以受孕^①。復生三子，曰不忽合塔吉 (Boucoun-Catgauri)，曰不思錦撒勒只 (Bouskin-Saldji)，曰孛端察兒 (Boudantchar) ^②。孛端察兒，成吉思汗之八世祖也。誕生之時，約在十世紀之初，兄弟三人傳後甚衆，後成若干部落，世人別號之曰尼倫 (Niroun)，質言之，“裔”也。示其來源純潔，與其他諸蒙古種諸部有別。刺失德謂其與普通蒙古部落異者，猶之珍珠之於介殼，果實之於樹木。此史家又云，此種部落爲數雖衆，然不難知各部落之起源，蓋蒙古人與阿剌伯人同，皆能記憶其世系，而傳之於子孫，與其教授宗教大意於子孫者無異也^③。

① 此種故事，亞洲凡開國之主類多有之。契丹建國主阿保機，在872年誕生之前，其母即見日入懷而受孕(見 Visdelou 撰韃靼地域史 81頁)。刺失德撰述之時，在十四世紀初年，曾推定阿闌豁阿生存之時在四百年前。據云：“此種韃靼民族之歷史，僅持其不確實之傳說，故皆曖昧不明。茲據今人之所知，著其起源與分爲部落之事，朵奔伯顏阿闌豁阿生存之時代，頗難確定。但考寶庫所藏之成吉思汗系史，並旁採高年故老之說，可以上溯至四百年前，質言之，在阿拔思朝與撒曼朝 (Samanides) 之初年。”案刺失德所言之史書，殆指後此所言寶庫所藏，經大官數人保管之金冊 (Altan Defter) 也。

② 見刺失德史集。——馮秉正書第9冊3頁。——夏真特神甫所譯元史，題曰成吉思汗系最初四汗史 (聖彼得堡1829年八開本) 12頁。——刺失德所名之朵奔伯顏，在中國史書中作脫奔咄哩禿；在撒斡薛禪 (Sanang-Setsen) 之蒙古源流中作多博墨爾根。據蒙古源流，阿闌豁阿是禿馬惕部主郭哩岱之女；據馮秉正與夏真特所譯之中國史書，阿闌豁阿生二子，曰博寒葛答黑。曰博合視撒里直，無別勒格台別渾台二人名，則阿闌豁阿寡居時僅生一子曰孛端察兒矣。——刺失德與其他波斯史家撰述中用阿剌伯字譯寫之蒙古名稱，有時不盡確實無誤，蓋阿剌伯文不著韻母，而對於判別聲母之音點有時省略也。所以吾人對於其中蒙古名稱，尤特別對於成吉思汗祖先之名稱，皆據蒙古源流訂正。此書曾經史米德 (J-J. Schmidt) 君譯爲德文，題曰撒斡薛禪之東蒙古史，聖彼得堡1829年四開本。此書在歷史方面對於吾人毫無功用，但在研究蒙古語言方面，頗可寶貴。蓋同一學者曾刊布一種用幹羅思語與德國語解釋之蒙古語詞典，可補從前歐洲所有諸小字彙之缺也。

③ 參考卷末附錄三，成吉思汗祖先世系表。

李端察兒之孫瑪哈圖丹(Makha-Toudan)①,老死,遺七子②,其妻莫拏倫(Monouloun)所出也。

時有札刺兒部(Djélaïres)在怯綠連河上爲中國皇帝之兵所攻擊,被殺戮者甚衆。有札刺兒人七十戶,避兵逃至莫拏倫牧地,饑困,在莫拏倫諸子練習馳騁之地掘草根爲食③。莫拏倫見有人掘毀其地,怒甚,驅車傷其數人。札刺兒人忿怨,盡驅莫拏倫馬羣以去。莫拏倫六子不及衣甲,馳逐與戰,莫拏倫慮難勝敵,令諸子婦載甲追從之,然未及至,六子已盡沒矣。已而札刺兒人並殺莫拏倫,惟其孫海都(Caïdou)尙幼,乳母匿諸積薪中獲免。先是其第七子納真(Natchin)娶巴兒忽惕部之女,而留居其地。

至是納真④聞其母及諸兄死,邊還。見老嫗數人與海都僅存,欲復仇,並奪還被掠之物;然苦無馬,幸有一驛馬中道逸歸,納真得乘之,往偵札刺兒人。路逢父子二人,乘馬拳鷹行獵。二人相距微遠,納真識鷹爲兄物。趨前給少者,詢其是否見有一赤馬引羣馬東行。少者答曰否。轉問納真來地有否鳧雁,納真曰有。願導之至其地,行至河隈,出不意刺殺之。繫馬與鷹,趨迎後騎,給之如初,後騎問其子何爲久臥不起。納真以鼻衄對,乘隙又刺殺之。遠見山谷中有馬數百,童子數人守之,方擲石爲戲。納真乘高四顧,見無來人,乃盡殺童子,驅馬拳鷹而還。取海都並諸老嫗赴巴兒忽惕之地。

① 此人在刺失德書中作 Doutoum-Menen, 在中國史書中作咩撚篤敦(夏真特四汗史字書 370 頁)。

② 史集謂有九子。

③ 刺失德云,此地所食之根名曰速都孫(Soudou ssoun),然馮秉正書(5 頁)則謂其爲人參。——Pallas(第 4 冊 220 頁)云,賽合克韃靼(Tatares Saigaks)及散處 Kouznezk 諸山中之貧苦部落,皆以植物野草之根爲食,仿東胡人,求根於田鼠之穴,名此田鼠曰 Kouloum,田鼠掘穴於草地之下,穴中有道互通,藏草根以備冬食。此外韃靼人備有一種小鋤,以爲掘根之用。

④ 案此爲一種鷲鳥之蒙古名稱。

海都既長，納真與巴兒忽惕之民奉之爲主。海都既得衆，以兵攻取札刺兒人，而役屬之，定其主要駐所於黑河(Kara Keul)河畔。由是各處部落陸續歸之，其民日衆^①。

海都所轄之地，在巴兒忽真險地域之中，海都生三子，長曰伯升豁兒(Bai-Sangcor)。伯升豁兒生子名屯巴該汗(Toumbagai-khan)。屯巴該生九子，後裔各成部落。兩百年間，繁殖甚衆，1300年時，已有戶二三萬矣。

屯巴該之第六子合不勒汗(Caboul khan)，曾爲蒙古諸部落一部之長。相傳此汗曾入朝女真皇帝，女真帝驚其食量過人。一日合不勒酒醉，捋帝鬚，酒醒請罪，金主笑釋不問，厚爲之禮而歸之。合不勒甫行，女真帝之臣言其恐爲邊患，乃遣使要之返。合不勒不受命，使者執之，合不勒乘間脫歸。使者踵至，合不勒命諸奴殺之。

合不勒汗遺六子，並有勇力。號乞牙惕(Kiyoutes)^②，猶言急流也。其後遂以爲氏。按前出額兒格涅坤山之民族已有是稱，迨朵奔伯顏之後，繁殖既衆，分爲不少部落，各有其名，乞顏之稱遂廢，至是復又用之。當是時也，合不勒汗之妻弟賽因的斤(Sain-Tékin) 遘疾^③，延塔塔兒部之珊蠻治之，不效而死。其親族追及珊蠻，殺之。塔塔兒部人怒，起兵復讎。合不勒諸子助其母族與之戰，未詳其勝負。其後海都曾孫俺巴孩可汗(Ambagai Caan)^④ 秦

① 夏真特元史譯文 2 頁以後。——馮秉正書第 9 冊 8 頁。——巴兒忽之地在拜哈勒湖之東，因有巴兒忽真(Bargoutchin)之水注入此湖，故以名其地。

② 鈞案乞牙惕爲乞顏(Kiyán)之複數，應作 Kiyat。此處多桑有誤寫，譯人不察，遂又有乞要特之訛譯。

③ 按賽因的斤爲合不勒妻豁阿忽勒忽阿(Goua-Coulcoua)之弟，豁阿此言美，弘吉剌部人也。

④ 俺巴孩者，海都汗第二子察兒合領昆(Tcherga Lingkoum)子速兒罕部豁赤納(Sourcandou Goutchina)之子。Caan 者，Khacan 之省稱也。刺失德云，Lingkoum 爲中國官號猶言大將軍也。

亦赤兀部之長也，求妻於塔塔兒部。塔塔兒人執之以獻女真帝，女真帝方挾前此合不勒汗殺使之忿，乃釘俺巴孩於木驢上，此蓋專懲遊牧叛人之刑也。

俺巴孩既死，其宗親謀復讎。其子合丹太師 (Cadan-Taïsch) 與合不勒汗子忽必來汗 (Coubilai)，合不勒汗孫及成吉思汗父也速該把阿禿兒 (Yissougai Bahadour)，約合擊女真。忽必來在諸兄弟中爲最勇，遂繼合不勒汗位。先是月斤別兒罕 (Eukin-Bercan) 亦經塔塔兒人執送女真。其被害也與俺巴孩同。至是忽必來偕蒙古部長數人，率師侵入中國，敗敵兵，大獲而還。

忽必來爲蒙古人篤愛之英雄。蒙古人譽其歌聲洪亮，如雷鳴山中。兩手力強如同熊爪，能折人爲兩截，易如折箭。相傳冬夜燃巨木取暖，忽必來裸臥火旁，火星炭屑墜其身而不覺，醒後以燙傷爲蟲螫。工飲啖，日食能盡一羊，飲馬湏無算。

忽必來攻中國還，與所部數人行獵，遇蒙古朵兒邊 (Dourban) 部落之戰士，爲所襲擊，從者皆逃。忽必來馬陷於淖，泥沒馬頸。乃登鞍躍登彼岸。朵兒邊人至對岸，見其無馬，乃曰：“一蒙古人失馬者有何能爲？”遂釋不追。

從者還言其死耗，成吉思汗父也速該已持饌往奠。然忽必來之妻不欲信其已死，曰：“聲震天空手如三歲熊爪之戰士，不能爲朵兒邊人所得。其晚歸必有故，不久必見其至。”

忽必來待敵退，至淖執馬鬣引之出，重上馬。自念曰：“我爲此種懦夫所襲擊，不能無所得而歸也。”見有馬羣經過朵兒邊之地，急躍登其引馬，驅馬羣而歸。

忽必來之兄把兒壇把阿禿兒 (Bartam-Bahadour)，生四子，也速該把阿禿兒次居第三^①。因英勇，被推爲乞牙惕尼倫諸部落

^① Yissoun 或 Yessou，蒙古語九數也，突厥韃靼諸民族視此爲吉數。也速該猶言第九 Bahadour, Bagatour 爲突厥語之別號，猶言勇也。

長。屢與其他蒙古部落中國人塔塔兒人戰。合不勒之後裔自殺治賽因的斤疾不愈之珊蠻以後，遂與塔塔兒部人爲仇。1155年，也速該戰勝塔塔兒，殺其長二人，其一人名鐵木真斡怯 (Témoutchin-Oga)。及其還也，其一妻名月倫額格 (Ouloun-Éké)^①，斡勒忽訥兀惕部 (Olconoutes) 人也。適在迭里溫孛勒答黑 (Diloun Bouldac) 山附近之地^②，生一子，名曰鐵木真，誌武功也^③。

由是觀之，其以成吉思汗著名之人，蓋生於今日兩最大帝國國界之附近也。相傳其生時右手握凝血。也速該之據地，在不兒罕哈

① 月倫此言雲，額格此言母。——據蒙古源流，也速該一日與兩弟行獵，見一塔塔兒人，名也客赤列都 (Yéké Tchilatou) 者，適至斡勒忽訥兀惕部 (Olconoutes) 娶婦歸，其人見三人至，有圖已意，乘其妻而逃，遂爲也速該所得。由是烏格楞額格 (Euguelen-Éké)，遂爲也速該之妻，至1162年生一子，名鐵木真 (Témoutchin) (見蒙古源流譯本63頁)。

② 見史集。——蒙古源流作斡難河附近之德里袞布勒塔克 (Deligun Bouldac) 地方 (譯本106頁)。——孛勒答黑蒙古語猶言丘陵。中國載籍作跌里溫盤陀 (夏真特書 38頁，據綱目)，此山在斡難河畔 (見 Timkowski 行紀，第2冊226頁)。

③ 鐵木真一名，根據夏真特書後附元史字彙，在蒙古語中猶言精鐵。此名曾與突厥語之鐵木兒赤 (Témourджи) 相混。鐵木兒赤，鐵工也，由是人遂以爲成吉思汗曾作鐵工。觀希臘 (Grec) 史家帕基邁兒 (Pachymeres)、阿剌伯史家諾外利、傳教師魯不魯乞、阿美尼亞王海屯等之所記，可以見已。此說現在蒙古人中似尚存在。Timkowski 君在1820年自恰克圖 (Kiakhta) 赴北京之途中，路經庫倫 (Ourga) 西南193斡羅思里 (Wersts) 之答兒罕山 (Darkhan)，聞答兒罕之義，猶言蹄鐵工，蓋因成吉思汗曾鍛鐵於此山下故以名之。“答兒罕山蜿蜒南北。山脊峻峻，花岡岩質。其間生植 altagane Robinia pygmaea 與其他灌木，其南麓下有蒙古人積石而成之鄂博 (obo)。蒙古人每年來此祭奠成吉思汗，以示不忘。公爵阿海 (Akhai) 領地中有 Schibétou 與 Schara-chorotou 站者，亦來祭奠此山”(見所撰北京行紀，1827年法文譯本，155頁，173頁，179頁) 鄂博者，聚沙石土木爲之，蒙古人祀神之處也 (同上26頁)。此種習慣或爲上述紀念額兒格渾坤山典禮之遺風。——刺失德云，成吉思汗誕生之日，未能確知。惟據成吉思汗諸王與蒙古諸貴人之說，其在生年，案公元有七十二歲，案陰曆則有七十四歲又三月餘；而歿於猪兒年 (cacai-yil) 秋月之十五日，核以回曆，應在624年2月之初 (1227年2月)。世人並知其誕生之年，亦爲猪兒年，由是可考其生年在死年六千支前之猪兒年，而此猪兒年則始於549年11月也 (1155年2月)。——然馮秉正所譯之中國史書 (8頁) 則位其生年於1162年 (蒙古朝史 2頁註1)。元史綱目、蒙古源流皆謂其死年六十六歲，然則鐵木真誕生於1162年矣。

勒敦之諸高山中^①，斡難怯綠連禿刺三水皆發源於此。月倫額格又生三子：曰拙赤 (Tchoutchi)，曰合赤溫 (Catchoun)，曰帖木格 (Témougou)。其後裔並號孛兒只斤 (Bourtchoukin)，與其他乞牙惕 (Kiyates) 族相判別。孛兒只斤者，猶言灰色眼也。

也速該死時，鐵木真僅年十三歲。所部之諸尼倫部落，不欲奉一童子爲主，棄之往投塔兒忽台 (Targoutai)^②。塔兒忽台者，蒙古諸部落中最強之泰亦赤兀部長海都汗之裔孫也。俺巴孩可汗被害之後，其族與泰亦赤兀部長共推嗣君，久而未決。其後不知主泰亦赤兀者爲何人，僅知也速該死後，泰亦赤兀部以兵攻也速該子之時，其部長爲阿答勒汗子塔兒忽台也。也速該妻見衆離去，乃乘馬執纛 (Toug)^③。躬自追擊之，僅邀其少數而還。

鐵木真所部因有數部落之離貳，勢遂衰微。諸部落中最要者曰札只刺部 (Djadjéates)，部長札木合 (Djamouca)，別號薛禪 (satchan)，此言賢也。札木合之族人名帖古察兒 (Tégoutchar) 者，牧地在亦魯水 (Irou)，曾偕數騎進掠鐵木真所屬薩里川 (Sari-kihar) 附近兀刺該不刺合 (Oulagai-boulak) 之地^④。有札刺兒人名搠只塔兒馬刺 (Djoudji Termela) 者，其祖先因殺莫拏倫，降爲鐵木真祖先之奴，所居在其地附近。見帖古察兒至，乃匿馬羣中，射殺之。札木合以是爲隙，遂與泰亦赤兀部合，而亦乞刺思 (Ikirasses) 兀魯

① 下述諸水發源之山系，今日蒙古滿洲人名之曰肯特山 (Kentei)。

② 刺失德云，海都子，察兒合領昆子，速兒哈都豁赤納 (Sourcadougou-Tchiné) 子，俺巴孩可汗子，合丹太師子，阿答勒汗 (Adal-Khan) 之子。

③ 纛者，中國旗名。一長矛上懸土番之犛牛大尾也。是爲中國皇帝之特用幢幟，其册封突厥韃靼諸藩王時，常以此物並鼓賜之 (Visdelou 韃靼地域史 97 頁。又 Abel Rémusat 韃靼語言之尋究 第 1 册 303 頁)。由是突厥與韃靼民族有 Toug 之名，惟無犛牛尾，則以馬尾代之。此纛與鼓皆爲受封及統率之表示。——魯不魯乞名此牛曰唐兀牛，牛尾多毛，與馬尾同，腹背毛長 (見所撰韃靼地域行紀 第 28 章)。

④ 兀刺該此言紅，不刺合此言泉，或其泉附近之一溪流。此水疑是 Oulengui 水，居斡難英果答 (Ingoda) 兩河之間，北注英果答河 (參照 Ritter, Asien, band II, p. 271)。

兀(Ouroutes) 不哈斤(Boucakines)① 火魯刺思四部亦歸秦亦赤兀部。

鐵木真幼年時，曾爲秦亦赤兀部人所擄。其部長塔兒忽台，別號乞鄰勒禿黑(Kereltouc)，此言恨人者，以枷置其頸。聞鐵木真荷枷時，有老嫗爲之理髮，並以氈隔枷創之處。已而鐵木真得脫走，藏一小湖中，沈身於水，僅露其鼻以通呼吸。秦亦赤兀部人窮搜而不能得，有速勒都思(Seldouze)人經其地，獨見之。待追者去，救之出水，脫其枷而負之歸，藏之載羊毛車中，秦亦赤兀部人搜至速勒都思人之宅，嚴搜之，且以杖抵羊毛中，竟未得。迨搜者去後，此速勒都思人以牧馬一匹並炙肉兵器贈鐵木真，而遣之歸。其人名舍不兒干失刺(Schébourgan-Schiré)②，後恐秦亦赤兀部人報怨，往投鐵木真。鐵木真不忘其德，厚報之。

鐵木真別又經一大難，時從行者僅其二友不兒古赤(Bourgoudji)③不兒古勒(Bourgoul)二人，遇秦亦赤兀部人十二騎，鐵木真獨與戰，敵騎十二矢並發，傷其口喉，痛甚昏墜馬。不兒古勒燃火熱石，投雪於石上，引鐵木真口，以蒸氣熏之，及凝血出，呼吸遂通。時雪大，不兒古赤執裘以蓋傷者首，如是終夜，雪深至腰，足跡不移。及曙，以鐵木真置馬上衛之歸；後賞二人之功，並授以答刺罕(terkhan)之號④。凡有答刺罕之號者，豁免一切賦稅，獨有其戰利品全部，隨時可入見其主，犯八罪不罰，惟在第九次犯罪後始罰之⑤。

① 鈞案聖武親征錄作那也勒，此處應是 Noyakin 之誤。

② 案蒙古源流作托爾干沙喇(Torgan Schara)。

③ 鈞案核以元秘史孛斡兒出，元史與親征錄博爾朮，蒙古源流博郭爾濟等譯法，此處譯名亦恐有誤。

④ 見史集。

⑤ 見世界侵略者傳。——案答刺罕之號似甚古，東羅馬帝 Justin 曾遣使 Zémar-chus 至突厥可汗室點密(Disaboul)所，590年(鈞案：應是570年之誤)使臣別可汗時，可汗遣使臣名 Tagma 而有達干(Tarkhan)之號者偕之歸。參照 Menander, in Exceptis de Legationibus。

嗣後鐵木真糾集數部與泰亦赤兀部人戰，勝之，是爲其得志之起點。鐵木真聞敵以三萬騎至，乃急合其衆一萬三千人，待泰亦赤兀部人於英果答河支流巴泐渚納 (Baldjouna) 小水之上，敗之。水邊有林，鐵木真伐木燃火，執俘虜分八十鑊烹之，至是諸小部落遂歸附之。

1194年，塔塔兒諸部之一部長蔑古真薛兀勒圖 (Moutchin Sultou) 叛金，金帝麻達葛 (Madagou) 命丞相完顏襄往討，並命諸游牧部落隨軍討叛；鐵木真久待此機而攻此蒙古人之敵部，聞之甚喜。乃糾合附近所部，自斡難河畔出發。時塔塔兒部爲金兵所迫北退，鐵木真進擊之，殺其部長，獲其輜重牲畜^①。完顏襄賞其功，授以札兀惕忽里 (Tchaout-Couri)^②之號，是爲一種高等軍職也^③。

1195年，王罕之弟札合敢不 (Djagambou)^④投鐵木真，納之。次年克烈王亦至。克烈部，部衆甚多，居斡兒寒 (Orcoun) 秃刺兩河沿岸，鄰於哈刺和林諸山。有六部落：曰赤兒乞兒 (Tchirkir)^⑤，曰董合亦惕 (Toungcaïte)，曰秃馬兀惕 (Toumaoute)，曰撒乞阿惕

① 刺失德云，塔塔兒部在諸部中爲最富。鐵木真所獲者，有銀製搖籃一，上覆金錦袋，蒙古人從未見此貴重物品，頗爲驚異，獲之以後，大炫其事。

② 夏真特書 39 頁引綱目，謂卽招討使。刺失德云，阿勒壇汗 (Altan-khan) 之丞相同時冊授克烈部長脫斡鄰勒 (Togroul) 以王罕 (Ong-khan) 之號。王罕猶言王也。——案漢語其義實作王。

③ 史集。——刺失德又云，鐵木真時年四十歲，世人所知其以前之事僅此。惟是鐵木真誕生之年若在1161年，則在此時僅有三十三歲。——馮秉正中國通史第9冊9—20頁。——宋君榮大成吉思汗史，巴黎 1739年四開本 3—4頁。——元史譯文 1—14頁。

④ 其人名克烈迪 (Kérait) (鈞案：應以後著之克烈一名爲是)乃忽兒察忽思不亦魯汗 (Courdjacouz-Bouyourouc khan) 之第三子。幼爲唐兀人所俘，久居其國，爲唐兀人所愛重，遂有札合敢不之號。刺失德云，札者猶言地，敢不猶言大將軍。——案敢不爲土番國王之號。

⑤ 鈞案此部親征錄作朱力斤，元秘史作只兒斤。

(Sakiate), 曰額里阿惕 (Eliate)①, 曰克烈惕 (Kéraite)②, 自從諸部並屬克烈部長以後, 由是皆名克烈。其風俗習慣語言與蒙古人頗相近, 此部人奉基督教③。十一世紀初年時, 聶思脫里派之教師曾傳教於此部④。按基督教流行此種東方地域之中, 爲年久矣。1625年曾在陝西省會附近掘出一碑, 上勒781年年號, 證明聶思脫里派之西利亞傳教師, 在635年時業已傳教中國⑤。基督教在當時得中國皇帝之庇護, 頗爲發達, 教堂日增。曾命西利亞籍諸主教分別管理。又攷東方傳教之史籍, 聶思脫里總主教迪莫帖 (Timothée) 在778至820年掌教亞西利 (Assyrie) 之時, 曾遣傳教師赴亞洲極東之地。迪莫帖並曾勸誘突厥可汗入教⑥。

王罕之祖馬兒忽思不亦魯 (Marcouz-Bouyourouc), 曾爲塔塔兒部主納兀兒不亦魯 (Naour-Bouyourouc) 所俘, 獻之中國北方皇帝, 釘之木驢而死。其寡婦欲復讎, 僞降納兀兒, 獻羊百頭, 牝馬十匹, 馬漚百囊。囊盛一人, 各執兵器, 乘宴時出, 殺塔塔兒汗及列席之塔塔兒部人。

① 鈞案元史本紀有怯里亦部, 疑卽此部, 多桑脫k發聲。

② 鈞案元秘史僅著禿別干董合亦惕汪豁只惕三部名, 親征錄僅有土伯夷董良二部, 則僅有董合亦惕與此合。禿馬兀惕疑是禿別干或土伯夷之變, 他無攷。

③ 見史集。

④ 阿不法刺治之東方諸朝史云, 聶思脫里派總主教約翰 (Jean, 1001年至1012年居報達爲總主教) 得呼羅珊馬魯城 (Marou) 之大司教 Ebed-Yeschou 所致書云: 有克烈部, 在突厥境之東北。其王一日獵於其國山中, 雪深迷道不得出, 見一聖者語之曰, 脫汝信仰耶穌基督 (Jesus-Christ), 我將救汝出險, 示以歸路。克烈王許之, 聖者乃導之出。王回營帳後, 召居其國內之基督教商人, 詢以教義。乃知未受洗禮, 不得爲基督教徒, 然得一福音書, 逐日禮拜, 並遣人延我, 或派一教師至其國授洗。惟其王曰, 吾人僅食肉乳, 如何能守齋戒? 且言其國有二十萬人, 皆願信教云云。總主教乃命大司教遣教師二人持聖瓶往其國授洗, 並告以教儀。齋戒日禁止食肉, 惟既無他食, 許其食乳。阿不法刺治誌其事在回曆398年(1007), 西利亞作家 Marès 在總主教約瑟 (Joseph) 傳中所誌亦同。可參攷阿色馬尼 (Assemani) 撰東方叢書, 羅馬 1719年刊二開本第3冊484頁。

⑤ 可參攷 D'Herbelot 之東方叢書尾載此碑譯文。

⑥ 見阿色馬尼東方叢書, 第3冊477及482頁。

馬兒忽思遺二子，曰忽兒察忽思不亦魯①，曰古兒罕 (Gourkhan)，前一人嗣汗位。及其死也，遺六子，其中之脫斡鄰勒殺其兄弟二人侄數人，奪王位②，而受中國皇帝冊封爲王，復以汗號列於王下，故名王罕。其叔古兒罕逃依其鄰乃蠻部主亦難赤 (Inandje)。亦難赤以兵助古兒罕，敗脫斡鄰勒。脫斡鄰勒僅以百餘騎奔投鐵木真之父也速該所。也速該親將兵逐古兒罕，迫之走唐兀，復奪部衆歸之王罕。王罕感德，遂持蓋盟，誓與也速該永遠友善，卽韃靼人所謂成爲按答 (anda)是矣。按答者，猶言盟友也③。

脫斡鄰勒王罕 (Togroul Ong-khan) 在位多年，乃蠻人以兵助其弟額兒客合刺 (Ergué-Cara)，逐之奔哈刺契丹。求援哈刺契丹主而無效；資糧罄絕，僅餘山羊數頭，取其乳爲食。旣聞其故交也速該之子領有數部，欲往依之。1196年春，行至曲速兀湖 (Keussugu)④，使人往告其至，鐵木真自怯綠連河上流親迎撫勞，徵牲畜於臣民以賑給之。秋，二人會於禿刺河上⑤，結爲父子。

先是鐵木真已滅不兒斤 (Bourkine)⑥之一部；1197年春，又

① 案不亦魯 (bouyourouc) 突厥語統兵者之義。

② 刺失德云，脫斡鄰勒 (Togroul) 鳥名也。此鳥從未有人見之，然在此種民族 (突厥人與蒙古人) 之中頗有名，與亞洲西方之 anca 相等。相傳此鳥類禿鷲，其爪堅利如鋼鐵，一蹴可殺他鳥二三百頭。言此事者雖未見之，然聞獵者與游牧人言，常見天空同時一地墜鳥二三百，頭斷腹破爪碎，由是推想殺諸鳥者其力必極大，其爪應極堅利。

③ 此王罕在基督教徒中頗有名。蓋亞洲之基督教徒以爲東方有一基督教君主同時爲基督教長老之存在，而名之曰長老約翰 (Jean) 國王。聶思脫里派教徒曾傳佈此說，蓋傳入基督教於此東方諸地者，卽屬此派教徒也。十字軍至東方時，其說業已成立，所以最初傳教韃靼地域之傳教師，詳細探訪此長老約翰國王。魯不魯乞曾云：其人到處有名，我經行其地之時 (1253年)，除聶思脫里派之少數人外，無人知其爲何人。聶思脫里派所言其人靈異事蹟甚夥，然聶思脫里派來自此地者，習於誇張，不足信也 (見韃靼地域行記第19章)。此類歐洲旅行家亦信有長老約翰國王之存在，然僅聞極泛之說。——西利亞史家把兒赫不烈思云，王罕者，卽基督教國王岳忽難 (Yokhnan, Johan) 是矣 (西利亞文本 437 頁)。至在迦兒賓魯不魯乞、馬可波羅諸人迷離不明之記載中，皆謂此故事中之長老約翰國王，卽在克烈諸王族中。

④ 鈞案親征錄作曲薛兀兒，元秘史作古泄兀兒，多桑譯寫應有脫誤。

⑤ 禿刺河發源於斡難英果答二水之間，注入英果答水。

⑥ 鈞案親征錄作月兒斤，元秘史作圭兒勒。

同王罕討之，擒其二長撒察別吉(Satcha-Bigui)^①，太丑(Taïdjou)。有游牧民族蔑兒乞部，亦名兀都亦惕(Oudouyoute)。分四部：曰兀洼思(Ohoz)，曰木丹(Moudan)^②，曰秃答哈鄰(Toudacalin)，曰只溫(Djioun)，並屬脫脫(Toucta)。是年秋，鐵木真王罕共伐之，敗其一部落於薛靈哥河附近木勒徹(Mouldjé)之地。鐵木真盡以其所獲給王罕。次年，王罕部衆稍集，遂不約鐵木真，自侵蔑兒乞部，敗之於秃哈兒客黑烈(Toucar Kehré)^③。殺脫脫之子帖坤別(Tékoun Bey)^④，虜其弟忽秃(Coutou)，脫脫別子赤刺溫(Djilaoun)，並及其族衆牲畜，不以所獲餽鐵木真。脫脫遁走薛靈哥河外，拜哈勒湖東巴兒忽真之地^⑤。

1199年，王罕鐵木真共伐乃蠻。先是乃蠻部長亦難赤必勒格不忽汗(Inandje Belga Boucou khan)^⑥死，二子台不花(Tai-Bouca)不亦魯(Bouyourouc)爭父妾，因結怨。不亦魯率諸部退居金山附近乞濕泐塔失(Kizil-tasch)之山地^⑦；台不花爲長兄，保其父之駐地，而有其平原^⑧。乃蠻諸部主於其汗號之上，或加古

① 別吉與突厥之 Beg 或 Bey 同，婦女亦有此號。

② 鈞案疑卽親征錄之麥古丹。

③ 鈞案親征錄作捕兀刺川，元秘史作不兀刺客額兒，此處譯寫應亦有誤。

④ 鈞案親征錄作土居思別吉，元秘史作脫古思別乞，則此處應是(Togouz-Béki)之誤。

⑤ 見史集。——馮秉正書第9册9—20頁。——宋君榮書5頁。——元史譯文14頁以後。

⑥ 亦難赤，突厥語信徒之稱，必勒格爲官號(鈞案：卽唐譯之毘伽)，不忽汗(鈞案：元人曾譯作卜古汗)乃以侵略著名之古畏吾兒王名(史集)。

⑦ 鈞案親征錄作黑辛八石之野，元秘史作乞溫泐巴失海子，海子容有誤。惟多桑之 tasch 必爲 basch 之誤無疑。

⑧ 刺失德云：乃蠻，蒙古語猶言八也。其境包有大金山、哈刺和林諾山、額魯亦撒刺思(Elouy Serass)諸山、也兒的石湖(Ardisch)(宰桑 Saissan 泊)、也兒的石河(Ardisch)，以及此河與乞兒吉思中間之山地。北界乞兒吉思，東界克烈，南界畏吾兒，西界康里。——刺失德在乃蠻條後，著錄有一鄰居民族名昔斤別乞(Sikin biki)者，其王號哈的兒不亦魯汗(Cadir Bouyourouc Khan) 所部先較乃蠻克烈兩部爲強，惟在成吉思汗時代，其勢已衰。成吉思汗曾以此部隸於汪古部，其婦女與乃蠻部之婦女曾以美麗著名於當時。

出魯(Goutschlouc)①之號，或加不亦魯(Bouyourouc)②之號。古出魯者，此言強盛；不亦魯者，此言統軍。然台不花則號大王(Tai-vang)，金帝之所封也。蒙古人訛大王爲太陽(Tayang)，故史書中之台不花多作太陽汗。兄弟二人既交惡，鐵木真與王罕乃乘機襲擊不亦魯，奪其人畜甚衆。不亦魯奔乞兒吉思屬謙謙州之地。乃蠻有將名撒亦刺黑(Sairac)③別號可苦速(Gueugussu)④，猶言病肺者。於是冬以軍擊敵，兩軍日暮列陣對宿，期明日戰。時札只刺部長札木合別號薛禪者，嫉鐵木真之勢盛，譖之於王罕；王罕遂疑鐵木真有他意，乃多燃火於陣地，潛移師去。鐵木真見王罕離去，亦還其薩里川駐所⑤。

撒亦刺黑追王罕至額垓兒阿勒台(Iderou-Altai)，遇王罕之弟必勒哈(Bilka) 札合敢不二人，乃奪其眷屬牲畜輜重。復進兵入克烈部邊境，掠答勒都(Daldou) 阿馬失刺(Amaschéra)兩地之人畜。必勒哈 札合敢不二人僅以身免。奔告王罕，王罕命其子亦勒合鮮昆(Ilco Singoun)⑥禦之，且遣使乞師於鐵木真。鐵木真即遣不兒古赤木忽黎(Moucouli) 不魯忽勒(Bouroucoul)⑦ 赤老溫(Tchilaocan)四人率師往援。援師未至，鮮昆已敗。四將至，擊

① 鈞案此號亦作屈出律，唐譯作句主祿。

② 鈞案唐譯作梅錄，五代譯作秘錄。

③ 鈞案親征錄作撒八刺，元秘史作撒卜刺黑，如多桑之譯寫不誤，漢譯之八卜皆應改正作亦。

④ 鈞案元秘史作可克薛兀，可以此名參證，惟親征錄之曲薛音疑脫一字。

⑤ 鈞案此處原文仍作Sari-Kihar，則即前之薩里川，亦即元史本紀之撒里怯兒。王靜安疑與前薩里河同名異地非是，且原文此下有註云，Kihar蒙古語猶言平野，與親征錄撒里川川字之義亦合。

⑥ 鈞案此名在元秘史中作你勒合桑昆(Nilka Sangoun)，而在親征錄中則作亦刺合鮮昆，元史中亦有作先髻者，一人名而有兩種寫法，未知孰是。要之多桑之Ilco應改作Ilca。多桑於此下引刺失德之註釋云，Singoun漢語貴人之子也，然則以其爲晚見的相公之稱矣。

⑦ 鈞案此人即元史之博爾忽，而多桑前此又寫作不兒古勒者也。

乃蠻走。鐵木真命將所奪還之人畜諸物盡歸王罕，王罕德之。以衣一襲，金蓋十，賜統將不兒古赤①。

已而鐵木真弟拙赤哈撒兒(Djoutchi Cassar)再伐乃蠻，大敗之，乃蠻之勢遂弱②。

脫脫遣其弟忽秃斡兒章克(Ordjank)二人求援於泰亦赤兀部。此部諸長汪忽哈忽出(Ongcou Hacoudjou)、忽憐(Couril)、忽都答兒(Coudoudar)、塔兒忽台乞鄰勒秃黑會兵於大沙漠中③。1200年春，王罕與鐵木真會於薩里川，共擊泰亦赤兀部，追擒忽都答兒塔兒忽台於月良兀秃刺思(Elenkout-Tourasch)④，殺之。殺塔兒忽台者，速勒都思人舍不兒干失刺之子赤老温也。此戰之禍首汪忽哈忽出，偕脫脫之兩弟走巴兒忽真。忽憐奔乃蠻。

其他諸蒙古部落，哈塔斤(Cataguine)撒勒只兀(Saldjoute)朵兒邊弘吉刺諸部，及塔塔兒之一部落，見鐵木真又勝，皆不自安，乃聚而會盟⑤。諸部長共舉刀斫一馬、一牛、一羊、一狗、一山羊，爲誓曰：“天地聽之，吾人誓以此諸牲之長之血爲誓，設有背盟者，死與諸牲同！”⑥遂相約共擊鐵木真王罕。弘吉刺部長特因那顏(Dain-Noyan)，成吉思之妻父也。潛遣人告變於鐵木真，鐵木真

① 見史集。——元史譯文 17頁。

② 見馮秉正書 22頁。——元史譯文 18頁。

③ 刺失德云，汪忽哈忽出，猶言“甚怒”。塔兒忽台爲人名；乞鄰勒秃黑爲別號，猶言妖人也。——刺失德又云，會集之地在斡難一帶，是卽蒙古之大沙漠。——元史譯文 18頁謂在斡難河上。

④ 鈞案此名與親征錄對音合，惟將首一韻母改e作eu可矣。此類脫誤，多桑常有之。王靜安親征錄校注謂拉施特書作恩古特秃刺思，乃沿元史譯文證補之誤，應作月良兀惕秃刺思。

⑤ 元史譯文 19頁謂會盟之地在阿雷泉。

⑥ 刺失德曰：數年前，成吉思汗曾遣密使一人至塔塔斤撒勒只兀兩部修好。依蒙古俗，須用意義不明與叶韻之詞達其意。成吉思汗使者亦如是致詞，部人不解。有一少年爲釋其意曰：“其與吾人無關係之蒙古民族，皆與吾人聯合；我輩況屬親戚，尤應修好。”二部之人不從，侮罵使者遣之歸，而與泰亦赤兀部相結，久與成吉思汗作戰。

自斡難河鄰近之虎兒圖湖 (Courtoun)，逆戰於捕魚兒湖，擊潰其衆。

及冬，王罕方自怯綠連河赴忽兒塔海牙 (Courta-caya)①。其弟克烈歹 (Kéraïdai) 曾以唐兀官號札合敢不而著名者，密與克烈部四將謀害其兄，然事泄。札合敢不奔乃蠻，依太陽汗。太陽汗者，王罕之敵也。王罕駐冬於忽兒塔海牙之地，鐵木真則駐冬於女真邊境扯克扯兒 (Tchanga-tchar) 之地。

鐵木真駐冬以後，起兵討伐同盟圖己之諸部長，是爲蔑兒乞部長阿剌兀都兒 (Alac-Oudour)，泰亦赤兀部長哈兒罕太師 (Carcantaischi)，塔塔兒部長察兀忽兒 (Tchaoucour) 客連黑兒 (Kélenker)。諸人皆勇武而具野心，鐵木真敗之於平野，盡掠其物。

時有部長數人競圖統治蒙古諸部，是即乞牙惕不兒斤部長撒察，札只剌部長札木合，鐵木真之弟拙赤哈撒兒，與阿剌兀都兒等。鐵木真較有能，或較有幸，除其弟外，並滅之。

1201年，弘吉剌、亦乞剌思、火魯剌思、朵兒邊、塔塔兒、哈塔斤、撒勒只兀諸部會於撻河②，共立札木合爲古兒汗。古兒汗，猶言大汗也。已而會盟於禿剌河畔，爲誓曰：“凡我同盟，有泄此謀者，如岸之摧，如林之伐。”言畢同舉足踢岸，揮刀斫林，馳衆驅馬，進擊鐵木真。然有名豁里歹 (Couridai) 者，奔告鐵木真。鐵木真迎戰，敗之於葉的忽兒罕 (Yédi-Courgan)③。札木合遁走，弘吉剌部降鐵木真④。

1202年春，鐵木真發兵於兀勒灰昔勒朮亦朮惕河 (Oulcoui-

① 鈞案親征錄作忽八海牙，元秘史作忽巴海牙。多桑此處譯名殆亦有誤。

② 刺失德謂在謙河 (Kem) 河畔，應有誤。蓋元史譯文(20頁)實作撻河也。

③ 鈞案親征錄元史本紀並作海刺兒帖尼火羅罕。元史抄兀兒傳作海刺兒阿帶亦兒潭。考其原名，或是阿帶火兒罕也。

④ 見史集。——馮秉正書第9冊21頁以後。——元史譯文 20頁位其事於1200年下。

Sildjouïdjout)①，伐塔塔兒部。此部居捕魚兒湖一帶，地近女真邊境。當時共有七萬戶，分六部：曰秃秃哈里兀惕 (Toutoucali-outes)②，曰亦勒赤 (Iltchi)③，曰察罕 (Tchagan)④，曰忽因 (Cuyin)⑤，曰帖刺惕 (Térate)⑥，曰塔兒灰 (Tercouï)⑦，各有其長，常互相侵略。曾與蒙古人交惡，至是鐵木真敗其亦勒赤察罕二部。戰前先諭其軍，苟破敵逐北，見遺物慎勿顧，俟軍事畢共分之。已而聞其諸父忽只兒 (Coudjir)⑧ 答里台 (Daritai)⑨ 從弟阿勒壇 (Altan)⑩ 三人背約⑪，鐵木真命盡奪其所獲，散之軍中。三人遂怨，後投王罕所，嗾使王罕與鐵木真失和。

蔑兒乞部長脫脫自巴兒忽真還，進擊鐵木真，又不勝。乞援於乃蠻部長弟不亦魯汗。不亦魯糾合朵兒邊、塔塔兒、哈塔斤、撒勒只兀、斡亦刺諸部助之，兼欲復前此戰敗之恥。1202年秋，連師進擊王罕鐵木真。王罕鐵木真離兀勒灰河，退走哈刺温赤敦 (Caraoun Tchidoun)諸山中。其敵兵躡其後入山，會大雪嚴寒，士卒四肢多僵凍，入夜人馬紛墜懸崖下。及出險，已不復成列，乃捨

① 鈞案親征錄作兀魯回失連真河，元秘史作兀勒灰失魯格勒只惕，似以元秘史一名爲是。

兀勒灰河發源於北緯47度之索岳爾吉山 (Soyolki, Soyoldji)。此山在興安嶺山系之中，自東北至西南。界處蒙古滿洲兩地之間。兀勒灰河注入戈壁中之一小湖以前，有一小水亦名索岳爾吉者來會，參照 D'Anville 地圖。

② 鈞案元秘史作部塔兀惕。

③ 鈞案元秘史作阿勒赤。親征錄作按赤。

④ 鈞案此名與親征錄秘史所著錄者同。

⑤ 鈞案疑即元秘史之主因。

⑥ 鈞案疑即元秘史之備魯兀惕。

⑦ 鈞案疑即元秘史之阿亦里兀惕，又案元秘史別有阿魯孩塔塔兒者，疑即阿亦里兀惕一名單數之別譯。

⑧ 鈞案親征錄作火察兒。

⑨ 鈞案親征錄同，亦作答力台。

⑩ 鈞案親征錄作按彈，對音同。

⑪ 阿勒壇是把兒壇把阿秃兒第二子捏坤太師 (Négoun-Taitschi) 之子。忽只兒是忽必來可汗之子，及合不勒汗之孫。答里台是把兒壇把阿秃兒之幼子。

敵不追。札木合帥師來應，見乃蠻失利，遂退。沿途掠諸部之立己爲汗者。已而歸附王罕。時王罕已會鐵木真，共營於阿刺勒河(Aral)^①畔。旋至以雪濟水乏之大沙漠中，距哈刺溫赤敦山不遠之阿勒赤阿晃火兒(Altchia Coungour)地方駐冬^②。鐵木真在此地爲其長子朮赤求婚王罕之女察兀兒別乞(Tchaour Bigui);並請以己女豁真別乞(Coutchin Bigui)字鮮昆之子忽失不花(Cousch-Boca),然俱不諧,自是王罕與鐵木真稍疎。

鐵木真欲在乃蠻敗後，進擊札木合。茲見王罕容留之，頗不滿。一日語王罕曰：“我之附君，猶沙漠中之白翎雀，冬夏皆居北地。至若汝之其他諸臣，則如鴻雁，冬近則向南飛矣。”王罕因疑札木合。而札木合亦乘雙方婚事之不諧，譖鐵木真於鮮昆。謂其密與乃蠻太陽汗通謀^③，二人遂相約圖之。並引蒙古部長二人，及前此因所獲被奪之鐵木真親族三人同謀。鮮昆言之王罕，王罕不從，鮮昆仍欲圖之。僞若許以己女字朮赤。遣人往邀鐵木真來營赴宴，欲乘機擒之。鐵木真往赴宴，道經明格里也赤哥(Minguélik-Itchiga)帳，明格里也赤哥曾娶鐵木真之母爲妻，勸其勿赴，鐵木真遂還。

① 蒙古語猶言島。

② 刺失德曰，成吉思汗與王罕踰汪古(oncouh 刺失德以此名指長城)同駐冬於阿勒赤阿晃火兒(晃火兒蒙古語猶言駢色馬)之地。其地舊爲弘吉剌部駐冬之所，亦後日宗王阿里不哥(Aric-Bouga)與其兄忽必烈(Coubilāi)皇帝會戰之處。地在沙磧中，無水，居民以雪代之云。——刺失德在忽必烈傳記1261年之戰，謂戰地在火者不勒答黑山(Khaoudja Bouldac)下，撒木勒台湖(Semoultai)附近，阿勒赤阿晃火兒之地。此外刺失德又言有一山系名曰札亦阿勒赤阿(Djaï-Altchia),似指契丹蒙古分界之山，然則爲興安嶺矣。殆以阿勒赤阿之名與晃火兒結合，以指發源阿勒赤阿山之小溪，蓋有一同名之水，注入北緯43度之塔阿勒湖(Taal)也。D'Anville所製地圖無撒木勒台湖名，或已改名歟？——刺失德誤謂王罕鐵木真同踰汪古(長城)。其實二人所過之地尙在其北4度，是蓋刺失德有時將長城與介於蒙古滿洲間之山系混而爲一，有以致之。

③ 見元史譯文23頁。

鮮昆謀既未遂，又於 1203 年春謀襲鐵木真。王罕有將名也客扯連 (Yéga-Tcharan) 者，聞其謀，還帳對其妻子言之。會有供馬種之牧者二人聞其語，遂相約冒險赴鐵木真所告變，鐵木真即拔營，進至撒魯的勒只惕 (Seloudeldjit) 諸崗。遣人赴卯溫都兒山 (Mou-ondour-diss) 調來兵。近山有紅柳林，時有阿勒赤歹那顏 (Iltchidainoyan) 之僕二人，因牧馬見王罕軍至，亟歸報。鐵木真在合蘭真沙陀 (Calantchin-Alt)①得報，亟上馬，日甫出，兩軍已相見。鐵木真士卒甚少，與諸將議進退。忙古部 (Mingcoute) 忽亦勒答兒薛禪 (Cougouldar Satchan) 奮勇先進，植其纛於敵後之忽惕班山 (Koutban)。鐵木真率軍突敵陣。赤兒乞兒部②、克烈部諸部中之最勇者也，先退。董合亦惕部亦敗。蒙古軍進逼王罕護衛。鮮昆面爲弩傷。鐵木真終以人數不及敵衆，不免敗逃③，其士卒多棄之去。退至巴泐渚納，水幾盡涸，僅餘泥汁可飲。鐵木真見從者在患難中尙相從不去，乃合手望天而誓衆曰：“至是以後，願同諸人共甘苦。如若失言，願同巴泐渚納之泥水！”④遂自飲其水，以蓋示諸將共飲之。諸將亦誓永不棄之而去，同飲此水者，後皆有飲水巴泐渚納之人之號，而受重賞焉。至若來告變之二牧人，曰乞失里黑 (Kischlik) 曰巴歹 (Badai)⑤者，後並授以答刺罕之號⑥。

既而鐵木真赴斡兒河 (Or)。至哈刺河 (Cala)⑦附近客勒帖該

① 此名亦可讀作合刺勒真 (Calaltchin)，或合刺亦真 (Calai-tchin)。刺失德云，合蘭真沙陀在女真邊界之東，距兀勒灰河不遠。

② 鈞案親征錄對稱作朱力斤。元秘史作只兒斤。

③ 刺失德云，此次合蘭真之戰，在蒙古人中甚有名，今尙有言之者。

④ 瓦撒夫書作巴泐渚納泉，謂此名猶言泥水。——案斡難河北有一小湖，水不深，名曰巴泐只納 (Baldjina)，有圖刺 (Toura) 小水從此而出，北流入英果答河。

⑤ 二人皆是蒙古客里古惕部 (Kéligoutes) 之人。阿不合齊書 (突厥文本 313 頁) 謂客里古惕蒙古語猶言口吃，緣其祖有此疾也。

⑥ 見史集。——馮秉正書第 9 冊 26—32 頁。——元史譯文 20—26 頁。

⑦ 此哈刺河殆爲今之哈耳哈河 (Kalka)。此水發源於興安嶺，注入捕魚兒湖。

合答 (Galtakal-Cada) 之地^①，有若干軍隊來從，共得四千六百人。沿哈刺河進，營於董哥湖 (Tounga) 畔，秃魯哈忽兒罕 (Tourouca Courgan) 之地^②。遣亦勒秃兒斤部 (Iltourkine) 人額兒迪只溫 (Erti-Djioun) ^③ 往克烈汗所責之曰：

“父汗：昔不亦魯汗死後，汝據大位。殺兄弟二人，汝叔古兒罕逼汝走哈刺溫哈卜察勒 (Caravoun Cabdjal) ^④ 汝在其地被圍，非我父汝安能脫？我父以援兵付汝，汝以此兵擊古兒罕於忽兒班別刺速惕 (Courban-Belassout)，迫之僅餘二三十人逃往河西 (Cauchi) 之地^⑤，不復歸。由是汝與我父結爲安答。所以我尊汝爲父汗，此我有造於汝一也。”^⑥

“君爲乃蠻所攻，西奔日沒之地。汝弟札合敢不在女真境，我亟遣人召還。比至，又爲蔑兒乞部人所逼，我遣我兄弟二人往殺之，此我有造於汝二也。”^⑦

“汝困迫來歸時，衣弊見體，如日之穿雲。饑弱行遲，如火之衰熄。我卽起兵進擊營於木里察黑木阿勒 (Mouritchac-Moual) ^⑧ 之諸部，奪其羊馬輜重，悉以付汝。汝前瘦弱，半月之間，使汝豐肥，此我有造於汝三也。”

“蔑兒乞部營於秃哈刺 (Toucara) 平原之時，我曾遣使至脫脫別吉所。名爲使者，實爲間諜。汝乘機進擊此部，不先告我。汝奪

① 鈞案元秘史客勒帖該合打答，此言牛崖，非本名也。其上尙有本名幹輻訥，多桑此處應有脫文。

② 鈞案親征錄作脫兒合火兒合。

③ 鈞案親征錄使名阿里海，元秘史有二人，曰阿兒孩合撒兒，曰速客該者溫，多桑此處應亦有脫誤。

④ 據刺失德云，此二字猶言黑林，在別答刺河 (Bedra，卽圖刺) 畔。

⑤ 卽唐兀。

⑥ 見史集。

⑦ 見元史譯文26頁。

⑧ 鈞案元秘史作木魯徹薛兀勒。

脫脫與其弟之妻，擄其弟秃敦 (Toudoun)^① 與其子赤刺温，掠蔑兒乞之兀都亦惕部，而不以一物予我。已而撒亦刺黑可苦速率乃蠻部人掠汝之兀魯思 (oulouss)。我遣四將領兵戰敗之，盡歸所掠於汝，是我有造於汝四也。”

“我如出兒秃門山 (Tchourtoumen) 上之鷹，飛逾捕魚兒湖，爲汝捕青足灰羽之鶴。質言之，朵兒邊塔塔兒兩部，已而又逾曲烈湖 (Keulé)，爲汝捕青足之鶴。質言之，哈塔斤、撒勒只兀、弘吉刺三部，是我有造於汝五也。”^②

“父汗：汝應憶及出兒罕山 (Tchourcan) 側，哈刺河 (Cara) 畔，我二人互約之語。如有蛇處我二人之間，使我二人語言奮激，勿中其計。絕交以前，必須當面解說。然汝不先審查人言，遽欲遠我。父汗：汝爲何卽以我爲汝降服之諸部攻我？汝爲何不求寧息，而使汝諸子安臥？我爲汝子，我從未言所得過少意欲更多，所得過劣意欲更善。譬如一車雙輪，偶碎其一，駕車之牛努力引車，必致傷頸。則應解其羈勒，車既不行，盜必取之；或者仍使牛駕車，則勢將餓斃，我非汝車之一輪乎？”

鐵木真又使使者語其諸父忽只兒與從弟阿勒壇曰：“汝等欲殺我；然我先曾語把兒壇把阿秃兒之諸子與撒察太丑^③等曰：詎可使斡難河之地無主，屢讓汝等長我諸部，而汝等不從，我曾引以爲憂。我又語汝火察兒 (Cotcher)^④曰：汝爲捏坤太師子，可就汗位，汝亦不聽。復語汝阿勒壇曰：汝爲忽必刺可汗 (Coubila-Caan)^⑤子，汝亦可爲之，乃汝不欲。汝等反推我爲汗，我乃受之。我曾聲明保

① 鈞案前作忽秃，此處應誤。

② 見史集。——元史譯文26頁

③ 把兒壇是鐵木真之祖父，太丑是其諸父，撒察是其從兄弟行。皆屬合不勒汗之後裔。

④ 鈞案此處與親征錄之譯名合，則前此之忽只兒譯寫誤矣。

⑤ 鈞案卽前此之忽必來汗，親征錄之忽都刺，元秘史之忽圖刺。

存父祖之遺業風習^①，足證我未謀據大位，乃受一致之推戴，俾三河之源^② 祖宗所居之地，勿令外人居之^③。由是我以爲既爲多民之長，應以贈物付與屬我之人。我曾奪取畜帳婦孺甚衆，以付汝等。我曾爲汝等圍聚平原之獵物，爲汝等驅逐獵物於山中^④。汝等今事王罕，應知王罕性無常。遇我尙如此，況汝輩乎？”^⑤

鐵木真前在戰中失其銀飾鞍轡之駢色馬，茲請王罕交還。並請王罕、鮮昆、札木合、火察兒、阿勒壇及其他諸部長等，各遣使一人來議和解，約會於捕魚兒湖附近。

王罕聞使者語，責其子不從其向者之言，亦勒合鮮昆曰：“事勢至今日，必不可已。唯有竭力戰鬪，我勝則并彼；彼勝則并我。”遂代諸人答鐵木真使者，謂不遣人去，將進攻，以戰決之^⑥。

鐵木真遣使於王罕後，進兵虜掠弘吉刺之一部落，而止於巴泐渚納水畔。

王罕自合蘭真沙陀戰後，營於哈亦惕忽勒格惕沙陀 (Caït Coulgat-Alt)。忽禿帖木兒 (Coutou-Timour)、答里台、火察兒、阿勒壇、札木合等相與謀害王罕。王罕聞其謀，迎討之，奪其輜重。於是答里台與克烈之撒乞阿惕部，蒙古尼倫之一部，歸鐵木真。火察兒、阿勒壇與塔塔兒部長忽禿帖木兒奔乃蠻汗。

1203年，鐵木真駐夏於巴泐渚納。是秋，集兵於斡難河附近，謀擊王罕。其弟拙赤哈撒兒自合蘭真戰後盡喪所有，並及妻子。獵以求食。至是至巴泐渚納，與鐵木真會。鐵木真欲以計襲王罕，乃命拙赤之僕二人往王罕所，假爲拙赤之語曰：“我兄今既不知所在，我之妻子又在王所；我孤身野宿已久，以樹枝爲庇，以土塊爲枕，今欲與

① 見史集。

② 斡難怯、錫連禿刺三河之源。

③ 見元史譯文 28 頁。

④ 見史集。

⑤ 見元史譯文 28 頁。

⑥ 見史集。——元史譯文 28 頁。

妻子相聚，不知王意如何？儻棄我前愆，念我舊好，即束手來歸矣。”

王罕信之，因遣人隨二使往，以牛角盛血與之盟^①。二使偕克烈使者還，遙見鐵木真纛。恐克烈使者逃還告變，乃下騎，僞言馬蹄有石，請克烈使者執馬蹄，俾能取石出。會鐵木真至，命二使爲鄉導，率軍舍枚夜行，馳至徹徹兒溫都兒山 (Tchetcher-Ondour)^②。出不意襲破王罕軍。王罕父子脫走，行至乃蠻界上溫兀孫 (On-oussoun)^③ 之地^④。王罕爲乃蠻守邊將二人所殺，以首獻乃蠻王。乃蠻王見此老人被害，甚怒。乃保存其首，以銀嵌之。鮮昆獨脫走，入不里土番 (Bouri-Tibet)^⑤。擄掠乞活，爲其地人所逐。復走合失合兒 (Caschgar) 兀丹 (Khotan) 接界之忽蠻 (Couman)^⑥、曲先徹兒哥思蠻 (Keussatou-Tchar-Kaschmé)^⑦ 之地。其地哈刺赤 (Calladjes) 突厥民族之算端乞里赤哈刺 (Kilidj Cara)^⑧ 命人殺之。並殺其諸妻諸子，已而此王降成吉思汗。

鐵木真平克烈部後，獵於尼蠻客黑烈 (Niman-Kehré) 之地^⑨。旋還其斡耳朵^⑩，以待來春，進擊新敵。

① 據 Hérodote (第4篇 70 則) 之說，此種習慣粟特 (Scythes) 人有之。Pomponius Méla (2卷1章) 云，Axiacae (粟特民族) 雖結盟亦不免流血，其締盟者自刺血出，合同盟者之血共飲之。

② 蒙古語謂高邱曰溫都兒。——宋君榮書 10 頁謂此諸山並在禿刺怯綠連兩水間，本章中所誌諸地，吾人多不知確在何處。

③ 突厥語此言十水。

④ 鈞案元史作涅坤兀速，親征錄作担坤烏柳 (疑柳爲孫之誤)，則多桑之譯名蓋出臆造。原名應是 Nékoun-oussou。說見伯希和 (Pelliot) 撰庫蠻考 (1920 年亞洲學報)。

⑤ 見史集。——迦兒賓亦著錄有 Buri-Tabeth 之地，見所撰韃靼地域行紀第 5 及第 7 條。

⑥ 鈞案應是曲先之誤，蓋親征錄作曲先，元史作龜茲，今庫車也。

⑦ 鈞案此名業經伯希和改正爲 Kūsān-ū, Cārgāsmā 說詳庫蠻考。

⑧ 鈞案親征錄作黑鄰赤哈刺。

⑨ 元史譯文 31 頁作帖麥該川 (Témégué)。

⑩ ordou 者，汗與諸妃以及從者所居廬帳之合稱。此名出於 horde (游牧部落)，然其義各別。屬於一韃靼君主之民衆曰兀魯思 (oulouss)，質言之人民也。一汗一部長一家長之領地則名由兒迪 (yourte)。

乃蠻王台不花而以太陽汗著名者，忌鐵木真之勢日盛；遣使至汪古部長阿刺忽失的斤忽里 (Alacousch Tekin Couri) 所，約合擊此林木中之王。緣蒙古人居森林之地，故以此名輕之也。阿刺忽失以此謀告鐵木真，並約與親好^①。鐵木真聞乃蠻王謀已，欲先發制之。1204年春，大會於帖麥該川，議伐之。羣臣以方春馬瘦，宜俟秋高馬肥，然後進兵。然鐵木真叔^② 斡赤斤那顏 (Utchukin Noyan) 與弟別勒古台 (Belgoutei) 曰：“何可以馬瘦爲辭？應亟進兵！先發以制自矜奪我弓矢之乃蠻。君輩以其地大畜衆，然不足畏也。乘此攻之，俾後人云，我輩已擒太陽汗，天知吾人必擒之也。”鐵木真是其言，遂進兵。未至乃蠻境，頓兵駐夏。及秋，復進兵，太陽罕至自金山，營於杭海山 (Khangcai)，與蔑兒乞王脫脫、克烈別部長阿鄰太師 (Alin-Taischi)、斡亦剌部長忽秃哈別吉 (Coutouca Bigui)、札只剌部長札木合，暨朵兒邊、塔塔兒、哈塔斤、撒勒只兀諸部合兵。兩軍相距不遠時，鐵木真營有一馬驚走敵軍中。乃蠻人見馬瘦，以爲蒙古騎弱，太陽汗與衆將謀誘之深入，待其更疲，然後擊之。其將火力速八赤 (Courissou-Badjou) 卽殺克烈汗之戍將也，怒曰，汗父亦難赤可汗勇戰不回，其背及其馬後，從未使人見之。

① 刺失德 (在其敘述中國北邊諸民族之第3章中)云：汪古部在成吉思汗時代以前，並在是時，隸於契丹之阿勒壇汗 (鈞案：契丹指中國，阿勒壇汗指金主)。近類蒙古人，所部有四千戶，契丹主名阿勒壇汗者，曾自女真海濱達於哈刺沐漣 (Cara-mouran 卽黃河)，築一長城，以防蒙古克烈乃蠻及其他遊牧部落之侵入。哈刺沐漣發源於唐兀土番，而界於契丹與 Tchin及Matchin (鈞案是爲阿刺伯語中國及其都城之稱，蓋由梵語支那及摩訶支那兩字轉化而來。此處契丹指中國北部，後二名指南宋)之間。契丹帝僱汪古部人守此長城。蒙古人名此長城曰 ongou，突厥人則名之曰 Bourcourca。成吉思汗時，汪古部長名阿刺忽失的斤忽里，阿刺忽失人名，的斤忽里官號也。——觀此部長之名，汪古部殆爲突厥種之民族。蓋阿刺忽失爲突厥語名，猶言雜色鳥。的斤爲突厥諸遊牧部長所用之尊號。忽里與金丞相所授鐵木真官號中之忽里同。宋君榮書曾引中國史書，謂此部亦名白達達，故突厥種也 (蒙古朝史10頁)。汪古部名不論本於長城，抑本於中國人名曰陰山之汪古山 (此山在山西之北互延東西)，然此民族之實在名稱，未能知之也。

② 鈞案恐係弟之誤。

太陽汗爲所激，乃棄其誘兵之策。

兩軍既見，鐵木真命其弟拙赤哈撒兒主中軍，而自列陣備戰。札木合見蒙古軍容嚴整，謂其左右曰：“乃蠻視此軍若一羣山羊綿羊，以爲能滅之，不使留蹄皮；今吾觀其氣勢，殆非往時矣。”遂引所部兵遁去。是日蒙古與乃蠻戰於一狹谷中，勝負久未決。至晡，乃蠻始敗走^①。乃蠻王負傷，退之一山，昏絕。諸將呼之，火力速八赤且言其寵妃菊兒八速(Keurbassou)在其帳中盛裝待之。太陽汗流血過多，臥於地，仍不醒。火力速八赤語其他諸將曰：“與其見之死，勿寧回戰，使汗先見我等戰死。”遂同下山，與蒙古軍戰。鐵木真見其勇不畏死，欲免之。諸將拒不降，皆歿於陣。獲菊兒八速，鐵木真納之。

乃蠻軍潰走納忽山(Nacou)諸峻地，夜中墜崖，死者不可勝計^②。蒙古軍擒太陽汗掌印官畏吾兒人名塔塔統阿(Tatatunga)者。鐵木真問其懷太陽汗金印欲何之？塔塔統阿答曰：“臣職也，將求故主授之耳。”鐵木真嘉其忠，問是印何用？對曰：“出納錢穀，委任人材，一切事皆用之，以爲信驗耳。”鐵木真善之，命居左右。是後凡有制旨始用印章，仍命掌之。並命教太子諸王以畏吾兒字書國言^③。

是役爲韃靼地域諸民族久念不忘之一戰。拙赤哈撒兒將中軍，謹慎勇武，功最大，鐵木真賞其勳，列其位次於其他諸親族上。

① 迦兒賓(第5條)謂在1246年往謁韃靼皇帝時，經一狹谷中，即昔日成吉思汗率蒙古軍血戰敗乃蠻軍與哈刺契丹軍之處。殺戮甚衆，餘軍逃，其不能逃者，被俘爲奴。

② 見史集。——元史譯文31頁以後。

③ 成吉思汗子窩闊台即位時，命司內府玉璽，其人死年未詳，曾受追贈，可參考Abel Rémusat譯元史類編塔塔統阿傳。見亞細亞雜纂新編第2冊61頁(鈞：案類編文太刪節，且脫書國言三字，譯文亦劣，致在後來發生不少誤會，茲據元史改正)。——馮秉正書39頁。——Klaproth撰高加索谷兒只行紀，1814年八開本第2冊522頁。——前人撰畏吾兒語言文字考，見所編柏林圖書館漢滿印本寫本目錄，巴黎1822年兩開本54頁。

戰後塔塔兒、朵兒邊、哈塔斤、撒勒只兀諸部皆降，惟蔑兒乞部不降逃走。太陽汗子屈出律 (Goutschlouc) 奔諸父^① 不亦魯汗所。蔑兒乞部長脫脫亦逃依不亦魯。

鐵木真追擊蔑兒乞部至塔兒河 (Tar)，兀洼思 (Ouhouse) 部長答亦兒兀孫 (Dair-Oussoun) 言不願戰，率所部降。獻女忽蘭 (Coulan) 於鐵木真。謂所部缺馬畜，不能從軍行，鐵木真乃分散兀洼思 蔑兒乞部爲隊，每隊百人，置一將以統之，命守輜重。軍行後，其人復叛，掠軍中物，守輜重之蒙古戰士結合與戰，卻之，奪回所掠物，叛人遂逃。

兀都亦惕 蔑兒乞部退守兀亦合勒忽兒罕 (Ouigal-Courgan) 塞，被迫出降。其餘蔑兒乞部 木丹、秃答哈鄰、只溫三部，亦先後降。鐵木真進攻困守薛靈哥河附近忽魯哈卜察勒 (Courou-Captchal) 塞中之答亦兒兀孫部，此部亦降。

其後未久，鐵木真得其勁敵之一人，蓋札木合爲其左右執以獻也。鐵木真以其爲安答，不欲殺之。然誅執獻之從者，罪其賣主也。以札木合並其親屬以及所餘之從者，付其姪阿勒赤台，已而阿勒赤台殺札木合。聞曾先後斬其肢體。札木合曾言斬之誠當，設其得敵，待之亦如是也。自呈其四肢關節於行此毒刑者，促速斷之^②。

北地諸游牧部落既多降附，鐵木真進討無援之塔塔兒。此部在中國之北爲最富之民族，其秃秃哈里兀惕部強逾諸部。鐵木真敗塔塔兒，屠其部人，雖婦孺亦不免，鐵木真命盡殲之，勿留一人。然其諸妃中有二妃屬塔塔兒種，諸將之妻亦有數人屬此部，曾密救塔塔兒之兒童，得免死。拙赤哈撒兒之妻亦塔塔兒人也。求其

① 鈞案元史作太陽汗兄，本書未言爲兄爲弟。

② 見刺失德書 沼列亦惕 (Djouriat) 條。刺失德在成吉思汗傳中未言札木合之死，而在本條中亦未指明其死確在何時。

夫免殺其所分得之俘千人，故亦有五百人得免。後鐵木真聞之頗怒其違命，此外有若干塔塔兒人因逃而獲免，則此部族未曾全滅。所以在成吉思汗之諸繼承人時，不僅見有塔塔兒將，且有塔塔兒軍也^①。

此民族雖滅，然其名不久即由滅此部者之侵略而傳於世界，今尚用以指來源不同之種種民族。中國人曾將漠北諸地同一種族之遊牧部落一概名之曰韃靼，考其故，或因此種民族中與中國最鄰近者為韃靼，或因韃靼最為富強也。中國人與西域之交通，尤足以使其所指遊牧屬部之概稱流傳於各地。蓋當成吉思汗初盛之時，此種民族業已經其西鄰諸國稱為韃靼。由近及遠，而至歐洲極西，乃此種侵略者實輕視其所滅之民族，而不以韃靼自承，足證非自稱也^②。

鐵木真征服韃靼地域諸好戰的遊牧部落以後，其眼光遂及中國，蓋中國之極端富盛，在歷史中常啓北方牧人之粗野的貪心也。迄於是時，鐵木真因戰利而獲得者，僅有人、畜、牧地而已。至若天產人工所出較為貴重複雜之產物，乃為後來侵略之成績。鐵木真既將蠻野民族征服不少，遂取得剝奪亞洲南部文明民族之勢權。其最先嘗試者，厥為西夏。蒙古人初名此國曰河西(Caschi, Coschi)，續名之曰唐兀惕(Tangoute)^③此國包括陝西西北部及長城西北鄰近諸區，東南與女真或金國接界。其都城夏州，即今陝西北部之寧夏。西夏諸王之祖李繼遷，土番一民族之酋長，即中國人所

① 見史集塔塔兒條，刺失德在成吉思汗傳中遺載此役，元史亦無著錄。

② 魯不魯乞云，彼等不欲人稱之曰韃靼，蓋真正韃靼(塔塔兒)實為別一民族也。可參照本卷末附錄四。

③ 漢語河西，猶言黃河以西之地，當時陝西北部屬西夏國，故以名之。刺失德云，成吉思汗侵略西夏國時，其子窩闊台適生一子，即以河名之(鈞案史作合失 Caschi，蓋河西之訛譯也)。後因好酒，幼死，顧其死在其父生前，由是廢河西之名，而名其國曰唐兀，然唐兀則自稱曰夏國。

稱之党項者是已，來自中國土番分界之山中，進據黃河沿岸。宋朝建國以前，繼遷時爲銀州觀察使，約當十世紀末年時，叛宋，降於契丹主。1043年，其孫趙元昊復稱藩於宋，宋册元昊爲夏國王。十二世紀時，又稱臣於金。1205年，成吉思汗侵入此國大獲而還時，西夏國王爲李純佑，繼遷後之第七主也^①。

① 見馮秉正書第7册 84—623 頁，又第8册 40—126 頁。——宋君榮書 50 頁——Du Halde 中國誌第1册 50 頁。——史集。——宋一書云，成吉思汗先圍極堅之寨，名額鄰里乞 (Elinliki, Ekinléki, liki) 數日拔之，平其寨。旋進攻一大城，名客連魯失 (Kelenklouschi, 一作客連忽失 Kelenkouschi, 又作阿撒斤客魯思 Assa-kinkelouss), 亦拔之，掠其城。蒙古軍侵入國內以後，驅駱駝甚衆，獲戰利品甚多而去。——元史譯文 35 頁云，歲乙丑 (1205)，帝征西夏，拔力吉里寨，經落思城，大掠人民及其囊駝而還。——力吉里之對稱 Lairi，唐兀語猶言聖山也 (參考夏真特四汗史，後附字彙 369 頁)。——刺失德謂成吉思汗時唐兀主名李王沙的兒古 (Li-vang Schadirgou, (鈞案親征錄作失都兒忽) 然在成吉思汗在位時，此王之後尚有數王。

第三章

大會——鐵木真稱帝號成吉思汗——二侵唐兀——乞兒吉思與
謙謙州之降附——斡亦剌之降附——討伐屈出律與脫脫——三侵唐
兀——畏吾兒之降附及此民族事略

塔塔兒諸游牧部落既平，鐵木真應有適合其新勢權之尊號。1206年春，遂集諸部長開大會（Couriltai）於斡難河流附近之地，建九旂白旄纛。珊蠻或卜者闊闊出（Gueukdjou）者，常代神發言，素爲蒙古人所信奉。茲莊然告鐵木真曰：“具有古兒汗（Gourkhan）^① 或大汗尊號之數主既已敗亡，不宜採用此有污跡之同一稱號。今奉天命命其爲成吉思汗（Tchinkguiz khan）或強者之汗。”^② 諸部長羣贊其議，乃上鐵木真尊號曰成吉思汗 ^③。時年四十四歲^④。

術人闊闊出，別號帖卜騰格里（Bout-Tangri）^⑤，此言天像，給蒙古人，謂其常乘一灰斑色馬至天上，蒙古人因是頗尊崇之；凡事皆與鐵木真言，放言無忌，且欲當權。鐵木真頗惡其人，茲既無須其助，乃命其弟拙赤俟其入帳發言無狀時即殺之。已而此術者入，妄言猶昔，拙赤勇力絕倫，因號哈撒兒^⑥，以足蹴之出帝帳，即

① 蒙古語古兒猶言全體，則古兒汗猶言全體之汗。

② 蒙古語 Tchink 猶言剛強，guiz 表示多數之語尾助詞。汗爲可汗之縮稱。

③ 見世界侵略者傳第1冊。——史集。——馮秉正書第9冊41頁。——夏真特書譯元史及綱目35及40頁。

④ 刺失德云時年51歲。元史——紀元始於是年。

⑤ 鈞案原文有脫誤，茲取元秘史譯名。

⑥ 哈撒兒（Cassar），蒙古語一切猛獸之概稱，可參考阿不哈齊書突厥文本40頁。

斃之。闊闊出父名明格里(Minguélic)，蒙古晃豁壇部(Congcotan)之千戶，成吉思汗母月倫額格之後夫也。汗待以優禮，常置之座右，位於諸臣上。茲見拙赤蹴其子出，以爲子不致死，拾其子帽，及聞子斃，遂閉口不言，仍效忠於成吉思汗。其他三子皆爲千戶①。

大會之後，成吉思汗發兵征乃蠻。時不亦魯已襲兄②太陽汗位，獵於突厥人所稱兀魯塔黑③附近速札河(Soudja)旁。成吉思汗出其不意，襲擒之。兀魯塔黑(Ouloug-tag)爲小金山之西支，在巴勒哈失湖(Balcasch)上，西伯利亞與古突厥地分界之山也。殺不亦魯，盡獲其眷屬牲畜。其姪屈出律，太陽汗子也，與蔑兒乞王脫脫奔也兒的石河上。

1207年秋，成吉思汗以唐兀不納貢，再征之。掠其地一部而還。

同年，遣使者二人往諭乞兒吉思謙謙州兩部之王來降。乞兒吉思，突厥種。據地廣大，南界小金山，與乃蠻接境，東南界薛靈哥河，東北抵安哥刺河④。刺失德謂其地多遊牧，而城村亦不少⑤。七世紀中，乞兒吉思(黠戛斯)稱臣於中國。759年，復隸統治當時韃靼地域之畏吾兒(回紇)。百年後，起兵滅畏吾兒之國，遂代回紇而主其地。中國皇帝册封之爲汗，然其立國爲時亦不久也⑥。至是乞兒吉思謙謙州二部各有其王，號亦納勒(Inal)，其一王名兀

① 見史集。

② 鈞案亦可作弟。

③ 此言大山。

④ 鈞案元史地理志作昂可刺。

⑤ 見史集。——馮秉正書第9冊42頁。

⑥ 馮秉正書第6冊。——Visdelou 大韃靼地域史，見D Herbelot 東方叢書補編，Maestricht 1776年二開本78頁以後。

魯思亦納勒(Ourouss-Inal)①,兩王皆稱臣於蒙古汗,遣使獻白眼鷹②。

1208年夏,成吉思汗避暑於其自有領地中。是秋,進兵也兒的石河,再征屈出律及脫脫。斡亦剌部長忽秃哈別吉遇蒙古軍,不戰而降,因用爲鄉導,進擊屈出律脫脫於嶄河(Djem)③。脫脫歿於陣,其弟與其諸子逃畏吾兒國;屈出律亦走別失八里而至苦叉(Coudja)④。復自是走依突厥斯單之大汗廷。此國在畏吾兒河中兩地之間,當時名曰哈刺契丹。其主契丹種,故以名其國⑤。

1209年秋,成吉思汗三征唐兀。夏主李安全遣其世子率師來戰,敗之。克委刺哈城(Ouiraca)⑥進至克夷門,復敗夏師。薄其

① 刺失德在其中亞部族志中,述乞兒吉思事云:“乞兒吉思謙謙州兩部連界,分爲二國。其地一面鄰於蒙古,一面以泰亦赤兀部所居之薛靈哥河爲界,第三面抵於流至阿必兒失必兒(Aber Sibir)境上之安哥刺河,第四面與乃蠻境之地域山岳相接。忽里、巴兒忽、秃馬揚、巴亦魯克(Bailouk)四部屬蒙古種,居巴兒忽真隘之地,亦與此大國爲鄰。其國多城村,亦有遊牧人民不少。其主皆號亦納勒,此國最著名之地名 Djenin an bidi?。其王名……(巴黎圖書館所藏寫本二部並佚王名)。別一部份則名 Bidi Ouren? (後又作 Bidi Afroun),此地之王名兀思魯亦納勒。”其中聲母音標脫漏,致使此二地名之譯寫不甚確實。——乞兒吉思之地爲謙河所經,即斡羅思人所名之 Enissei 水。謙謙州部疑居小謙河(Kemdjik)畔,此河自西東流,在北緯46度之間注入謙河,Kem-Kemtchyk-Bom 爲置於 Kemtchyk 河口中俄(斡羅思)兩國分界界標之名(Klaproth 撰關於亞細亞之記錄第1冊26頁中俄國境篇)。十世紀阿剌伯之地理學者 Ebn Haoucal (萊德圖書館藏寫本)亦位置乞兒吉思之地在成吉思汗時之居地中。——567年,東羅馬帝遣使突厥可汗室點密之使臣 Zémarque 行紀中,亦著錄有乞兒吉思之名。突厥可汗曾以 Khérkhis 民族之女奴一人賜東羅馬使臣。

② 阿不合齊書(突厥文本50頁)謂其鷹頭爪喙眼皆紅。——元史云,“是歲(1207)遣按彈不兀刺二人使乞力吉思,既而野牒亦納里部阿里替也兒部皆遣使來獻名鷹。”參照夏真特書40頁。

③ 鈞案元史兩速不台傳皆作嶄河,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中作嶄河,茲從親征錄譯名。

④ 突厥斯單小地名,在哈刺沙兒(Kharaschar)之西。

⑤ 見史集。

⑥ 按委刺哈唐兀語猶言通牆道。oui 此言中,ra 言牆道,ca 此言通此,見夏真特書379頁。此城不識其所在,其名在史集中作額里哈(Erica),疑即馬可波羅行紀中之 Egrigaia (Marsden 本第52章235頁)。

都城中興府，府在黃河西岸，今寧夏府也。引河水灌之，堤決，水外潰，遂撤圍還。遣人入中興招諭夏主，夏主納女請和^①。

成吉思汗還韃靼地域，畏吾兒王遣使來納款。畏吾兒，突厥種也。國境西南與乃蠻接，舊居斡兒寒秃刺薛靈哥三河之地，此三河皆發源哈刺和林山中。始隸突厥，唐太宗（在位年始 626 至 649）時，臣於中國。中國設官於各部以治之。其長世襲，中國授以高級軍職。其一王在中國載籍中名曰骨力斐羅者，乘突厥之亂，於 745 年奪據其地，中國皇帝冊封之爲不可汗(Boucou-khan)，是爲畏吾兒（回紇）開國之祖。其境東抵大沙漠所止之山，西至金山，然立國甫逾百年，至 847 年時，乞兒吉思與中國合滅之。至是畏吾兒僅保天山之一小國，其後王號亦都護（Idi-cout）。亦都護者，突厥語國主之稱也。駐別失八里城^②，稱臣於中國。畏吾兒人先奉之宗教爲珊蠻教（Schamanisme），與亞洲北方其他諸部族同。其教之巫者曰珊蠻（Cames），卽此粗野宗教之教師也。其後歸依佛教。因受文化，由游牧而變爲農人。基督教亦曾流行於此民族之中，國有文字，與薩婆（Sabéens）文字頗相類。

1125 年頃，此國臣事哈刺契丹帝國。緣有遼國宗室，因國爲女真所滅，走西域，建哈刺契丹國。畏吾兒既稱藩，遂置一長官以監其國。成吉思汗平定漠北諸部時，其王名巴而朮阿而忒的斤（Bardjouc-Art-Tikin）。1209 年春，哈刺契丹所置長官名少監（Schoukem）者，聚斂，巴而朮不能堪，遂殺少監於哈刺火州（Carakhodja）。1210 年夏，成吉思汗聞其事，遣使者阿勒不禿黑（Alb Outouk）答兒拜（Derbay）二人使其國。亦都護厚禮之，命近臣

① 見馮秉正書第 9 冊 43 頁。——史集言此役云：秋，成吉思汗第三次侵入唐兀，進至額兒刺哈（Erlaca）（別一篇本作額里哈），納夏主女，凱旋而還。——鈞案元史城名兀刺海，則其對稱是 Ouracai。

② 鈞案原注今烏魯木齊誤，應改作濟木薩之北。

二人偕使者入朝成吉思汗，並致其誠款曰：“比聞威望，將遣使通誠，告以新與哈刺契丹絕交事。不意使者降臨，喜出望外。譬如雲開日現，重睹新光，冰泮得見清水，失望之餘，繼以欣歡。今獻其國，願爲子爲僕。”先是脫脫之弟與其四子於斡河敗後，投畏吾兒，其王拒不納。成吉思汗已知其事，1211年春，成吉思汗三征唐兀還其斡耳朵時，畏吾兒王已奉珍寶來覲^①。同時哈刺契丹古兒汗之別二藩臣亦入朝。其一人是突厥哈刺魯部長海押立王阿兒思蘭汗 (Arslan khan)，其一人是阿力麻里王斡匝兒 (Ozar)。已而斡匝兒出獵，爲屈出律所執殺。成吉思汗命其子昔克納克的斤 (Siknak tékin) 襲父位。以長子朮赤之女妻之。阿兒思蘭汗亦尙成吉思汗朝之公主^②。成吉思汗並許以己女阿勒屯別吉 (Altoun-Bigui) 字畏吾兒王^③。

① 見史集。——Visdelou 譯續弘簡錄 (東方叢書補編138頁)。——Klaproth 關於亞洲之記錄第2冊331頁以後。

② 見世界侵略者傳第1冊。

③ 參閱本卷末附錄5。

第四章

成吉思汗之叛金——契丹或遼國——女真或金國——成吉思汗之進兵中國——侵入山西直隸——金兵之敗——遼東契丹之叛附成吉思汗——金國都城之變及金帝允濟之被害——其姪 吾睹補之即位——金夏之戰——成吉思汗第二次侵入中國——殘破山西直隸山東等地——議和——金帝遷都汴京——蒙古軍第三次侵入中國——取中都——攻汴京

成吉思汗既統有一種可怖之軍隊，而以所屬諸游牧部落組合之，遂計畫進取中國。先是中國有數省淪於外族者垂三世紀。616迄907年統治全國之唐朝滅亡以後，此偉大之國爲諸節度使所割據，分爲十國。由是內戰時起，遂有一新國乘勢稱強於韃靼地域焉。有契丹者，與女真滿洲二族同種^①，數百年來，其居地在中國之東北。南界潢河(Sira)，東界松花江，西界興安嶺，與大漠鄰。歷屬突厥可汗與中國皇帝，分爲八部，各有其長。世里部落漢譯曰耶律者，居今巴林(Parin)旗之地。其長阿保機^②者，統一諸部，歷降中亞諸民族，於916年稱帝。阿保機死後十年，其屬地東至海，西抵金山，其子德光以軍助中國之一叛將，使之成帝業，定都於汴，即今黃河南岸之開封府是已。中國之新帝割直隸山西遼東之十六州於德光，以報其援立之德。並約年納歲幣絹三十萬匹，上表稱臣。然嗣帝不守約，德光遂興兵取黃河以北諸地，下汴京，俘

① 刺失德似不知有中亞三大游牧種族，若突厥種，若韃靼或蒙古種，若女真或滿洲種之判別。故云“哈刺契丹(因國亡，故別號黑契丹，哈刺猶言黑也)皆爲游牧民族，其地與蒙古鄰，茲二民族語言容貌習慣多相類。”鈞案刺失德且不分別契丹與哈刺契丹。

② 史集所誌與成吉思汗父同時之中國君主條中，名此君主曰 Djoulidji Apaki (上一字亦可讀若 Djoulendji)，鈞案即嚧里只阿保機之對音。

其帝北去。937年，契丹帝從漢俗，改國號曰遼，漢語鑛鐵也。

唐亡以後，五代歷都開封。960年頃，宋朝開國，幾盡統一中國全境。此朝諸帝曾與契丹戰，謀復前此所割之十六州。1004年，契丹侵入中國以後，宋帝遂與之和，約歲納銀絹於遼。

契丹立國垂二世紀，其君主曾採用中國之制度禮俗，翻譯漢籍爲契丹語。920年時，阿保機爲此曾命製契丹文字。惟文化之進步，遂不免尙武精神之衰微。由是英武君主之後，繼以柔弱無所作爲之君主，遂啓女真民族一戰士之野心焉。女真民族諸部落遊牧之地，北至黑龍江，西抵松花江，與契丹舊境分界。其長有名阿骨打者，糾集少數部衆於麾下，於1114年時叛契丹，歷敗契丹軍；次年自立爲女真皇帝，國號 Aidjin couroun，漢言金國。阿骨打曾云，遼以鑛鐵爲號，取其堅，然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故以爲國名。

阿骨打盡取遼國之地。以1123年死。死後二年，其嗣主獲遼之第九與第末主耶律延禧，遼國遂亡。計自立國以來，共有二百十九年矣。

女真之滅遼，宋亦與有力焉。宋固恢復直隸被割之地，然未久卽覺此新國之強，較契丹國爲害更大。1125年，女真卽侵入中國。次年進至黃河，圍宋都汴京，時閹弱無能之宋帝，因求和入女真營，女真並其宗室三千人，俘之北去。宋帝之弟一人得脫走南方，宋人奉之爲帝。

金人略定中國北部，復渡江，取臨安。歷勝以後，於1142年與宋帝和：金人不特保存其所掠之地，宋人且應年納歲幣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稱臣於金。兩國境以淮漢二水爲界，直隸山西山東河南及陝西南部並歸金人。由是宋帝徙都臨安，卽今浙江杭州是已。

逾二十年，金人又舉兵南侵。至1165年時，始停戰議和。金許

宋人減歲幣；正敵國之禮，改君臣之稱爲叔姪。1206年宋人伐金失敗，復乞和，納歲幣如前。

金國諸帝於十二世紀中葉時，定都於今之北京，而名之曰中都。佔據中國三分之一之地，採用中國禮法制度，仿契丹先例亦製女真字。其語言與今日君臨中國滿洲人之語言同。

當時金人統治之地遍及韃靼全境。其舊主契丹變爲金之臣民者，於1162年叛金，金以兵討平之。先是金與蒙古戰，連年不能克。1147年，乃割地與之議和，蒙古長自是始號曰汗^①。中國載籍所載此一事，與蒙古人所傳成吉思汗叔祖忽必來汗之說相合^②。

蒙古新主既決定進兵中國，且冀不堪受女真壓制的契丹人之助，會金國新易君，亦有機可乘也。1209年，金帝麻達葛死，第七主允濟^③嗣立。1210年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蒙古主問金使曰：“新君爲誰？”使曰：“衛王也。”蒙古主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

① 見馮秉正書第7及第8冊。——大韃靼地域史 81—124頁。

② 當此時代中國北部屬於金帝者，諸韃靼民族則名之曰乞塔 (Khitai)。乞塔者，契丹也，其實契丹人所居之地在此時僅有一極小部份，至若遼東則名之曰哈刺乞塔 (Cara-Khitai)，別言之，黑契丹也。然據刺失德云，金國自稱乞塔哈刺乞塔女真肅良合 (Soulangca) 以及唐兀之地，概名之曰趙忽惕 (Tchaocout)，別言之，趙國也，此名疑是假諸漢人者。——中國人名稱屬於金人之北地曰京師 (Khanzi)，屬宋之南地曰蠻子 (Manzi)，韃靼人則名之曰南家思 (Nangkiyass)。中國人自稱其全國曰中國，此國且用朝代之名以名其國。是以紀元前三世紀時名曰秦國。印度人曾爲保存此名，而以傳之於最西諸國。名中國北部曰支那 (Tchin)，南部曰摩訶支那 (Mahatchin)，或大支那，此波斯人與阿剌伯人 Tchin 及 Matchin 二名之所自出，質言之，皆秦與大秦之對稱也。——復次金人名主兒扯 (Tchourtchés)，中國人則名之曰女真，至名契丹，則曰契丹達子。並見史集第2卷第2章。——Abdallae Beidavei 中國史。——馮秉正書第10冊86頁。——金國都城今名北京。然在女真統治以前，名曰燕京或燕都，亦稱中京。阿骨打之第三繼承人，於1153年徙都於此。置大輿府，名曰中都，韃靼人則名此都城曰汗八里 (Khanbalig)，質言之，汗城也。——金之都城有五：一爲遼東之遼陽州，曰東京，二爲山西之大同府，曰西京，三爲今之北京，曰中都，或中京，四爲河南黃河南岸之開封府，曰南京，五爲中國北方老哈河 (Loha) 畔之大寧府，曰北京。

③ 允濟是漢語名，其女真語名是 Tchong-hei，諡號衛紹王。

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爲之邪？何以拜爲！”即乘馬北去^①。

軍備完成之後，成吉思汗命脫忽察兒(Tougoutchas)率騎二千，留鎮新附諸部，並衛其斡耳朵。1211年3月，發自怯綠連河，南侵中國。出師以前，登一高山，祈天之助，解帶置項後，脫其衣紐，跪禱曰：“長生之天，阿勒壇汗^②辱殺我諸父別兒罕俺巴孩二人，脫汝許我復仇，請以臂助；並命下地之人類以及善惡諸神聯合輔我。”^③

蒙古汗偕其四子朮赤、察合台、窩闊台、拖雷同出兵。汗治軍嚴。依突厥韃靼諸民族舊法，分其軍爲千人百人十人隊伍。主隊者曰千人長、百人長、十人長，萬人隊曰禿綿(Touman)，統將領之。汗命由傳達軍令之禿阿赤(touadjis)傳於萬人長轉達於下。

蒙古軍全爲戰騎，每人有革製甲一、兜一、攜弓一、斧一、刀一、矛一，及僅需草原之草爲食之馬數匹。有畜羣甚衆隨軍之後。軍隊急行時，每人自攜少量之肉與乳^④。

成吉思汗之達長城，須經約有一百八十程之地，必須經行蒙古語名稱戈壁(Gobi)之地，即漢語所稱之沙漠也。距怯綠連河不遠，即見此種沙蹟。其中偶有童山，鹽湖散佈，草水甚少，林木

① 見馮秉正書第9册50頁。——宋君榮書14頁。——夏真特譯元史及綱目43頁。——綱目云：1206年鐵木真稱帝以前，金帝命衛王允濟往靜州受貢，奇鐵木真狀貌，歸欲請兵攻之，金帝不許（夏真特書譯文40頁）。夏真特註云：靜州在長城北，都兒班忽忽揚(Dourban-Coucout)族中，距大同府約三十程（鈞案原文作lieue，每單位合四公里，多桑書以此單位與伊斯蘭著作中之fersenk相近，故常用之。今爲行文之便，概譯作程。然其所代表之華里，亦不盡相符。例如方志謂白登城在大同府東百十里，而多桑書則謂其相距僅有一程，則不及華里八里矣）。宋君榮書(13頁)所誌同一事，謂靜州（鈞案疑應作淨州）今名歸化城(Coucou-khotoun)，在北京西，北緯40度49分，東經4度48分。

② 案Altan或Altoun，突厥語與蒙古語金也，阿骨打朝諸帝皆以金爲號，韃靼人則稱之曰阿勒壇汗。

③ 見史集。

④ 見世界侵略者傳第1册。——迦兒賓韃靼地域行紀第6則。——馬可波羅東方行紀第1卷第56及第59章。

絕無^①。蒙古軍經行此中國蒙古間之大高原，進向山西。山西邊界有土城，城有戍樓，五、六世紀時之君主所建也。自黃海以達國之極西境，以防韃靼遊牧部落之侵入。

先是金將納合買住守北鄙，知蒙古將侵邊，奔告於金主。金主曰：“彼於我無釁，汝何言此？”買住曰：“近見其鄰部附從，西夏獻女；而造箭製楯不休，非圖我而何？”金主以其擅生邊隙，囚之。及蒙古兵至，金主乃釋買住；而遣西北路招討使粘合合打求和。蒙古主不許，金主允濟乃命諸萬戶長獨吉千家奴、完顏胡沙、紇石烈胡沙虎率軍討之。胡沙虎者，西京留守也^②。

蒙古初用兵時，得汪古部長阿刺忽失的斤之助。汪古部爲金守禦長城之北，茲叛金，引蒙古軍入^③。

成吉思汗敗金將定薛，取大水灤豐利兩地。【9月】其將哲別 (Tchébé) 進取屏障西京之烏沙堡，獨吉千家奴完顏胡沙未及設備，蒙古兵奄至，拔之。並下烏月營，蒙古軍乘勝破西京東一程之白登城，遂攻西京。凡七日，胡沙虎棄城突圍遁去。蒙古軍以精騎三千躡其後，進至中都以北不遠之昌平州。金兵喪師大半，蒙古軍

① 歐洲諸旅行家曾誌有成吉思汗進取中國所經沙漠一部份之情形。神甫張誠 (Gerbillon) 於 1696 年隨康熙帝自北京赴怯綠連河時，曾將其行程載入日記中，此日記已爲 Du Harde 刊布。見所撰之中國及韃靼地域志，La Haye 本第 4 冊 368 頁以後。此外近有兩俄人之行記可考：一爲 Timkowski 之行記，其人於 1820 年自恰克圖赴北京，次年由北京返恰克圖。其行記由一匿名譯者從俄文譯爲法文，曾經 Klaproth 校訂，附以圖解刊布之，題曰經行蒙古赴北京之行紀。巴黎 1827 年八開本 2 冊。別一人爲道院長夏真特，彼於掌道北京十年之後，曾偕 Timkowski 還國，亦將北京至俄國邊界之行程撰爲蒙古誌。聖彼得堡 1828 年本，其第一篇誌其行程道里，第 2 篇述蒙古及其居民狀況，第 3 篇根據中國載籍節述古代以來韃靼民族之歷史，第 4 篇摘錄中國的蒙古人之法律。

② 見綱目譯文 47 頁。

③ 見史集汪古條，據云，其後未久，阿刺忽失爲其部將所殺，改奉其姪先昆 (Sengoun, 鈞案疑是將軍二字之對音，亦五代史中相溫之別譯也，其人或指鎮國) 爲部長。刺失德謂蒙古人謂長城爲汪古，故以名此部。

遂取西京，及宣德府（宣化府）撫州①。

金主命招討使完顏九斤完顏萬奴率兵駐守西京東方不遠之野狐嶺，完顏胡沙率重兵爲後繼。成吉思汗聞金兵至，乃進兵獯兒鬻。九斤遣麾下明安問蒙古舉兵之故，明安反降於蒙古，以虛實告之，蒙古軍遂與九斤等戰。金兵大敗，人馬蹂躪，死者不可勝計。蒙古乘銳而前，胡沙畏其鋒不敢拒戰，引兵南行。蒙古兵踵擊之，至澮河堡，金兵又大敗，胡沙僅以身免。【10月】蒙古兵乘勝取德興府（保安州）。遊兵至居庸關，關在峻崖之上，有長約四程之峽道通中都。守將完顏福壽棄關遁，哲別克之。金中都戒嚴，禁男子不能輒出城。蒙古遊騎至中都城下，金主欲南奔，會衛卒誓死迎戰，蒙古兵損折頗多，金主乃止。尋以胡沙怯敵，降其官，將士以其罰輕，由是更不用命。【十一月】蒙古所向皆勝，遂襲金羣牧監驅其馬而去。

同時朮赤、察合台、窩闊台三王各將一軍取山西長城外之六州②；別軍徇下直隸北部，而至於海。

1212年春，蒙古兵取昌桓二州③。統將木忽黎取長城外黃河與桓州間諸堡以後，成吉思汗進圍西京大同④。金將紇石烈九斤卽率重兵往救，成吉思汗大破之於獯兒鬻，【8月】敗金將奧屯之軍，盡殲之。復攻西京，不能克⑤，遂解圍，率諸軍退歸長城以北。

成吉思汗之攻金也，遼東之契丹亦叛金助之。遼宗室耶律留哥者，仕金爲北邊千戶。蒙古兵起，金人疑遼遺民有他志，留哥不

① 中國城名，自十三世紀以來多已改稱，以後於括弧中附著今名。

② 雲內、東勝、武、朔、豐、輝六州，似皆在陰山長城之間，黃河支流圖爾根河灌溉之地。今有歸化城與廢城數所。

③ 並在北京東北鞏陂地域之內。

④ 鈞案蒙古兵得城旋棄，兵退，金人復據守之。抑多桑取材來源不同，遂致一事兩見歟？

⑤ 據元史譯文 54 頁，及宋君榮書 18 頁，皆謂成吉思汗在城下中流矢，遂退還。

自安，遁至隆安，聚衆以叛。1212年初，遣使附於成吉思汗。會成吉思汗亦命按陳那顏往與之約共圖金，留哥乃與按陳刑白馬白牛，北望折矢以盟^①。金主遣完顏胡沙帥軍六十萬討留哥，並懸賞以購其首。留哥求救於其新主，成吉思汗以三千騎助之，留哥敗金兵，以所俘輜重獻蒙古主。【1213年1月】蒙古主遣統將哲別自中國率兵進取東京遼陽。哲別見城堅難下，欲以計取。即退數日程之地，留其輜重，選良馬急馳還，乘金人不備，襲取其城^②。留哥既取契丹之地，從者甚衆，成吉思汗命之爲遼王。

1213年中，蒙古汗復入中國，再取前所棄而爲金人復得之諸城。【8月】復取直隸北部之宣德府，遂攻德興府。蒙古主幼子拖雷與其婿赤乞 (Tchiki)^③先登拔之。赤乞者，阿勒朮 (Aldjou)之子也。成吉思汗進至宣德東南十五程之懷來縣，敗金將完顏綱高琪，殺戮甚衆，伏尸四程之地。蒙古軍追至北口^④，知金人在居庸關屯重兵，難由此進兵中都。乃留可忒薄剌^⑤。頓兵拒守；自將別衆西行，取太行之紫荊關，敗金兵於山西直隸界上之五回嶺。進拔中都西不遠之涿、易二州，同時契丹將訛魯不兒獻北口降。

當是時也，中都變起：先是去年4月，金主罪其將胡沙虎，罷其官。是年【6月】復用之爲右副元帥，使將兵屯中都城北。丞相徒單鑑與諸大臣諫，不聽。蒙古兵在居庸關，而胡沙虎日務馳獵，不恤軍事，金主遣使責之。胡沙虎遂謀作亂，妄稱知大興府徒單南平謀反，奉詔入討。召南平至北郭，胡沙虎手刃殺之。入宮，以其黨易宿衛，明日以兵逼金主出居衛邸。越數日，遣宦者殺金主於

① 見馮秉正書 51頁。——宋君榮書 16頁謂盟地在瀋陽北四、五十程之金山。

② 見史集。——元史譯文 54頁。

③ 鈞案親征錄作赤渠，元史作赤駒、赤苦、赤窟，元秘史作赤古。

④ 鈞案應是居庸北口，原作古北口，必係譯人誤譯。

⑤ 鈞案此處原爲乾隆改訂的克特卜齊之對音 Ketebdji，非出刺失德書，洪氏以爲刺失德書作喀台布札，謂爲二人，不知是否直接本於刺失德書，尙待考也。

邸，時在是年【9月】也。

胡沙虎欲僭位，既而見衆望不屬，乃奉受封於河南彰德之宗王完顏珣，女真名吾睹補者爲帝。10月珣至中都卽位。

哲別自遼東還至涿州，蒙古汗遣之攻居庸南口，破之。進兵至北口，與可忒薄剌軍合。既而又遣諸部精兵五千騎，令怯台(Kota)哈台(Khata)二將窺取中都。

會蒙古軍至皂河，欲渡高橋。胡沙虎病足，乘車督戰，蒙古軍大敗。翌日再戰，胡沙虎創甚不能出。期高琪以軍五千拒之，高琪失期不至，胡沙虎欲斬之，金主以其有功，諭令免死。胡沙虎乃益其兵，令出戰，戒之曰：“勝則贖罪，不勝斬汝！”高琪出戰大潰，自度必爲胡沙虎所殺，乃以軍入中都，圍胡沙虎之第。胡沙虎聞亂作，登後垣欲走，衣絰墜而傷股，軍士就斬之。高琪取其首詣闕請罪，金主赦之，以爲左副元帥。

蒙古侵金之時，夏國亦進兵逼其西境。先是金夏和好已八十年。成吉思汗第三次侵夏之時，夏主求援於金，金不以援至。1210年，夏遂與金絕，與蒙古和。1213年終，夏取金涇州。

時金人降蒙古者甚衆。蒙古主分降軍46都統，並蒙古軍分道共進，留怯台哈台二將窺中都之北。年終分兵爲三道，進取黃河以北諸州。朮赤、察合台、窩闊台三子將右翼，進取山西。拙赤哈撒兒將左翼，進取直隸沿海之地，大掠遼西一帶。成吉思汗自與幼子拖雷將中軍，徇直隸山東，至於黃河。三蒙古軍凡破金九十餘城。時金中原諸路之兵皆僉往山後防遏，悉僉鄉民爲兵，上城守禦。蒙古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遙呼相認，由是人無固志，故所至郡邑皆下。黃河以北能自保者，僅餘九城^①。蒙古軍在北方三省席卷金帛子女牛馬羊羣而去。

^① 大名府、真定府、清州、雲州（今河北赤城縣）、邳洲、海州、沃州、順州（今北京東北六程之順義縣）、通州（今河北通縣）。

是役也，在1214年之首3月。至4月，蒙古諸軍集於中都西之大口，蒙古諸將請乘勝破中都，成吉思汗不許。乃遣二使告金主曰：“汝山東河北郡縣悉爲我有，汝所守惟燕京耳。天旣弱汝，我復迫汝於險，天其謂我何？我今還軍，汝不能犒師以弭我諸將之怒耶？”金丞相高琪言於金主曰：“韃靼人馬疲病，當決一戰。”完顏福興曰：“不可。我軍身在都城，家屬各居諸路，其心向背未可知。戰敗必散；苟勝亦思妻子而去。莫如遣使議和，待彼還軍更爲之計。”金主然之，遂遣使求和。成吉思汗欲得其公主。【4月】，金主吾睹補以前主允濟之女爲己女，及金帛童男女各五百，馬三千與之。成吉思汗遂退兵，金主令福興送至居庸關北。成吉思汗旣出居庸關，收所虜男女皆殺之，其數不可勝計。

【5月】金主旣與蒙古和，大赦其國內。以國蹙兵弱，不能守中都，乃議遷於汴。汴者，金之南京也。諫者皆不納，【6月】命平章政事完顏福興左丞抹撚盡忠奉太子留守中都，遂與六宮啓行^①。

金主至中都西南五程之良鄉，令契丹軍元給鎧，馬悉復還官。契丹軍皆怨，遂作亂，殺其主帥。而推斡答(Tchoda)、比涉兒(Beischer)、札刺兒(Tchalar)三人爲帥，還向中都。福興聞變，以兵阻中都南二程之盧溝橋，斡答擊敗之。契丹軍勢旣盛，遣使乞降於成吉思汗，並求其助。

成吉思汗駐夏於魚兒灤^②。聞金主南遷及斡答之叛，乃決棄和約，命撒勒只兀部人三木哈拔都(Samouca Bahadour)率蒙古軍，明安率女真軍，往會斡答之契丹軍合圍中都。

蒙古統將木忽黎在前此侵金諸役中，爲成吉思汗之副。茲命

① 案元史名完顏福興，刺失德書則作丞相 (Fouking)，然馮秉正宋君榮二書皆名其人曰承暉。

② 此湖在 Korloss 旗中，蒙古語今名 Tchagas-soutai，地圖上作 Baïbour-tchagan-nor，見夏真特書438頁。

其進兵遼東，以援留哥。緣金兵已復取遼東之大半也。

金主吾睹補聞蒙古復進兵，恐太子有失。【8月】召之至南京。太子既行，中都人心愈危。蒙古軍圍中都，城中因大饑饉。金主得完顏福興告急表，命統將永錫、烏古倫慶壽率軍往援。李英運糧大名，以救中都，並以重軍護送。【1215年4月】英被酒，與蒙古軍遇於霸州北，大敗，盡失所運糧。英死，永錫慶壽軍聞之皆潰。自是中都援絕，內外不通。福興與盡忠會議，期同死，盡忠不從。福興即還第，辭家廟，作遺表付令史師安石，皆論國家大計，及平章政事高琪姦狀，且謝不能終保都城之罪。散家財於僮僕。而自仰藥死，時在【1215年4月】也。

中都妃嬪聞盡忠將南奔，皆欲偕行。盡忠恐爲己累，給之曰：“我當先出，與諸妃啓途。”乃挈其所親出城，不復反顧。

蒙古兵入中都，吏民死者甚衆。宮室爲蒙古兵所焚，火月餘不滅。時成吉思汗駐夏於桓州①。遂命失吉忽秃忽(Schiki Coutoucou)②等三人赴中都勞明安，並檢視中都帑藏。時金守藏官奉金幣爲拜見禮，失吉忽秃忽獨不受。及還，成吉思汗問忽秃忽曰：“曾否受贖？”對曰：“未敢受之。”蒙古汗問其故。對曰：“今既城陷，其物悉屬我君，他人不得私有。”成吉思汗遂以忽秃忽知大體，厚獎之。責其餘二使。

成吉思汗得遼後裔名耶律楚材。楚材父仕金，終尙書右丞。自爲中都左右司員外郎，中都陷，遂降。成吉思汗召見之，語之曰：“遼金世讎，朕爲汝雪之。”對曰：“臣父祖嘗委質事之；既爲之臣，敢讎君耶？”成吉思汗重其言。見其美髯宏聲，知其明於星術，乃處之左右，不復離，凡有征伐皆使卜之。蒙古俗習用羊胛骨卜吉凶。汗

① 810年契丹人所建，在今獨石口東北19程，及多倫湖(Dolon)之西南。蒙古人今名之曰 Courtoun-Balgassou，見夏真特四汗史426頁。

② 鈞案此名見元秘史，親征錄作忽都忽那顏。

亦自灼羊胛以符之然後行^①。

師安石奉完顏福興遺表至汴，金主追贈郡王之號。已而抹撚盡忠亦至，金主釋不問，仍以爲平章政事。未幾以謀逆伏誅。

成吉思汗甫得中都，即欲謀取南京。【11月】在魚兒灤命三木哈率萬騎，自西夏趨西安以取潼關。潼關處黃河南岸，爲陝西通河南之門戶。三木哈攻之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河南之汝州，進取汴京。至距汴京二程之地^②。金山東援兵至，擊攻蒙古兵。三木哈退陝州，適河冰合，遂渡河北去。

金主遣使乞和於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要求去帝號，割河以北地，和議遂不成。

【1216年11月】三木哈克潼關，取陝州等城。進至南京附郭，旋以兵微復退。當時金人與蒙古守戰之術，可以下表概之。金御史臺言：“兵踰潼關、崤、沔，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且未叩城索戰。但以遊騎遮絕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猶火在腹心，而撥置於手足之上。若專以城守爲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況公私蓄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臣等所爲寒心，願陛下察之。請以陝西兵扼潼關，與副元帥蒲察阿里不孫爲犄角之勢。選在京勇敢十數將，各付精兵數千，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以此待之。”金主付尙書省議之。時高琪欲以重兵屯駐南京以自固，不顧州縣殘破。乃奏言：“臺官素不習兵，備禦方略非其所知。”事遂寢。由是阿骨打所建之國已近末日矣^③。

① 見綱目譯文108頁。——Abel Rémusat亞細亞雜纂新編第2冊64頁耶律楚材傳。

② 鈞案杏花營距汴京20里，則多桑以一程作10里矣。

③ 見夏真特四汗史42—84頁引綱目元史。——馮秉正書第9冊44—75頁。宋君榮書13—30頁。——史集。——元史僅案年記載大事，綱目所誌較詳。然漏舉1212年之諸戰役，而以1213年之戰役位於是年之中。刺失德書尤簡，所誌諸役未著年月，因是不能辨別1211年、1212年、1213年之戰役。最初見之年月，則爲蒙古三軍蹂躪中國北部進至黃河還集於中都附近之事。然其所誌亦不正確，蓋刺失德謂在1213年春末，而中國史書則謂在1214年也。

鈞案：多桑間接所本之中國載籍，大致爲元史、續通鑑綱目、續弘簡錄三書。顧西京之取與獯兒之戰，續綱目繫於辛未(1211)年下，元史續弘簡錄則繫於壬申(1212)年下，多桑不明出處，故兩著之。其實爲一事，非刺失德書別有異文也。又西夏之委刺哈城，乃是乾隆所改衛刺喀一名轉爲西文之訛。其實西文原無是名，前未察，故未改正。應仍以兀刺海一名爲是。

第五章

成吉思汗之還蒙古——蔑兒乞部之滅——禿馬惕部之征服——討遼東之叛——遣木忽黎總統諸軍經略中國——四侵唐兀——太陽汗子之走哈刺契丹——此國之沿革——屈出律汗與花刺子模算端之結合共圖哈刺契丹帝——屈出律之取哈刺契丹——蒙古軍之侵入哈刺契丹國及屈出律之敗亡

1216年春，成吉思汗還怯綠連河之斡耳朵①。命統將速不台 (Souboudai) 往征蔑兒乞末王脫脫之弟及三子，並命與脫忽察兒先遣前鋒之軍合②。時蔑兒乞王弟及子糾合殘部於金山。速不台等進至斡河，敗之。盡滅蔑兒乞部，殺脫脫之弟忽禿，及脫脫之二子，虜脫脫之第三子忽勒禿罕 (Coultoucan)，以獻成吉思汗長子朮赤。忽勒禿罕善射，號麥兒堅 (Mergan)。朮赤欲見其能，命之射。忽勒禿罕發矢中的，又發第二矢中前矢。朮赤驚其能，遣使求父免其死。成吉思汗言其爲所親經略土地人民既衆，敵種之後不可留，遂殺脫脫之末子。

禿馬惕，好戰之民族也。地與乞兒吉思相接，其部長拜禿刺速哈兒 (Baitoula Soucar)③乘蒙古主之遠離，遂叛。1217年，成吉思汗命不兒忽勒④討平之，然不兒忽勒陣歿。不兒忽勒行前託其親屬於成吉思汗。至是汗語不兒忽勒之諸子曰：“自是以後將代爲

① 刺失德書謂選斡耳朵爲鼠兒年事，則在回曆611年，公元1215年矣。

② 鈞案親征錄繫其事於丁丑(1217)年下。

③ 鈞案親征錄作帶都刺莎合兒，可以互證。惟第一字之發聲不知孰誤，然元秘史則作豁里禿馬惕之那顏歹都忽勒莎豁，言其人時已死，其妻統率部衆。豁里，蒙古語猶言老也。

④ 鈞案即元史之博爾忽，親征錄之博羅渾，元秘史之孛羅兀勒。

彼等之‘心肝’。”後頗善待之^①。

成吉思汗之討秃馬惕也，徵兵於其鄰乞兒吉思部。乞兒吉思部不從，亦叛去。成吉思汗命長子朮赤往討之。朮赤履冰渡謙謙州河，討平此種民族而還。

先是金人重取遼東之城甚夥。【1214生8月】成吉思汗命木忽黎進取金之北京。木忽黎令部將蕭也先率千騎爲先鋒，也先曰：“兵貴奇勝，何以多爲？”諜知金人新易東京留守將至，也先獨與數騎邀而殺之。懷其所受誥命，至東京，謂守門者曰：“我新留守也。”入據府中，問吏列兵於城何謂，吏以邊備對。也先曰：“吾自朝廷來，中外晏然，奈何欲陳兵以動搖人心乎？”即命撤守備，曰：“寇至在我，無勞爾輩。”是夜下令，易置其將佐部伍。三日，木忽黎至，入東京不費一矢，已而得遼東全境之地。

1215年，木忽黎進兵攻金北京，即遼西老哈河西岸之大寧府也。【3月】金北京守將銀青率重兵禦於花道，敗還，嬰城自守。其將二人殺銀青，推寅答虎爲帥。木忽黎命史天祥等趣兵進攻，寅答虎遂舉城降。木忽黎怒其降緩，欲坑之。蕭也先曰：“北京爲遼西重鎮，既降而坑之，後豈有降者乎？”木忽黎從之。奏寅答虎權北京留守，以契丹將吾也而 (Ouyer,Oyar)^② 權兵馬帥府事以鎮之。

先是去年錦州張鯨聚衆十餘萬，殺節度使稱王，已而降成吉思汗。1215年，汗命鯨率萬人從征直隸。鯨至平州(永平府)，稱疾逗留。木忽黎先知鯨有反側意，以蕭也先監其軍。【1216月1月】也先執鯨誅之。

【7月】鯨弟致憤其兄被殺，據錦州叛，稱王，據六州地。【12月】

① 見史集。——刺失德許兀慎 (Houschines) 條云：那顏不兒忽勒，許兀慎部人也。始在成吉思汗所爲庖人長 (Boukaoul) 及膳夫 (Baverdji)，嗣後歷爲百夫長、千夫長、萬夫長，終爲右手軍統領博爾朮 (Bourdji) 之副。此二人爲成吉思汗之愛將，出兵時常恐其有失。

② 鈞案元史作撒勒只兀部人，茲作契丹將，不知何所本。

木忽黎率軍討之，兵近錦州，城堅守固。木忽黎欲誘其出，遣吾也而等攻溜石山，又遣蒙古不花屯永德縣。致果遣軍出援溜石，蒙古不花引兵趨之，木忽黎得報，夜半引兵疾馳，遇於神水縣東，夾擊敗之。遂進圍錦州，致遣將出戰，又敗還城。守月餘，其將高益縛致出降，木忽黎斬之^①。

遼東遼西既平，成吉思汗召木忽黎還。【1217年2月】汗駐秃刺河上，大獎其功，授以中國封號曰國王^②。都行省承制行事，賜黃金印曰：子孫傳國世世不絕。使統諸軍，經略中國。且諭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略；太行以南，卿其勉之。”賜自建九旂大旗。仍諭諸將曰：“木忽黎建此旗號令如朕親臨也。”木忽黎率軍二萬三千^③。同萬夫長吾也而秃花（Toghan）所將其國之契丹女真軍，南伐金國。萬夫長，即中國人所稱之元帥（Vang-schai）也^④。

1218年，成吉思汗四征西夏，圍其都城。夏主李遵頊奔西涼，即今甘肅之涼州府也^⑤。同年高麗降蒙古。

至是，成吉思汗遂欲取西域，蓋乃蠻末汗之子屈出律僭奪哈刺契丹之帝位，已六年矣。

哈刺契丹帝國，遼朝一宗王所建國也。金滅遼，遼末帝耶律延禧之族耶律大石^⑥者，爲節度使。因得罪，不自安。率騎二百走陝西之西北。會其地諸州諸部王衆，得精兵萬餘，西向突厥斯單。請假道於回鶻（Ouïgours）王畢勒哥^⑦，畢勒哥迎之至邸，獻

① 見綱目及元史譯文 74 頁 75 頁 83 頁 86 頁。——宋君榮書 26 及 30 頁。

② 木忽黎，札刺兒民族之察惕部（Tchate）人也。

③ 汪古部一萬，忽失忽勒部（Couschicouls）（鈞案親征錄作火朱勒部，如多桑譯寫不誤，火朱勒疑是火失火勒之誤）一千，兀魯兀部四千，亦乞刺思部二千，忙古部（Mingcoutes）一千，弘吉刺部三千，札刺兒部二千。

④ 見馮秉正書第 9 冊 79 頁。——宋君榮書 32 頁。——史集。

⑤ 馮秉正書 84 頁——元史譯文 91 頁。

⑥ 史集作秃石太傅（Touschi Taifou）。

⑦ 鈞案原名應是 Bilga，乾隆妄改作必里克，是以多桑在此處作 Bilik。

馬駝羊甚多，願質子孫爲附庸，送至境外。耶律大石徇下合失合兒、鴨兒看(Yarkend)、兀丹諸地^①。並取突厥斯單^②。時突厥斯單屬可汗馬合某(Mahmoud)。突厥君主，而自號系出波斯古史著名之額弗刺昔牙卜朝(Éfrassiyabes)之第二十王也。既失突厥斯單，僅餘河中(Transoxiane)一地。越數年，哈刺契丹侵入河中，遂降爲哈刺契丹之藩國^③。已而花刺子模亦爲耶律大石之兵所殘破。花刺子模朝之第二代主阿即思(Atsiz)請和，年納三萬金錢爲歲幣^④。由是大戈壁與阿母河間，土番諸山與西伯利亞諸山間，其地盡屬耶律大石。1125年遂號古兒汗。古兒汗猶言大汗也。定都八刺撒渾(Bela-Sagoun)。耶律大石信佛教，佛教因成國教。此創業主善騎射。深知中國文學，曾爲遼之翰林。後謀恢復遼國而未果成。以1136年死。子夷列年幼，遺命皇后塔不煙權國稱制。至1142年，夷列始親政。後於1155年死。子直魯古年幼，遺命以妹普速完權國稱制。1167年直魯古始即位^⑤。1208年(回曆604—5)乃蠻汗子屈出律奔哈刺契丹時，直魯古尙在位。屈出律至，直魯古厚待之，並以女字之。

直魯古專事娛樂遊獵，不理政務。已啓畏吾兒王河中汗花刺子模算端三大藩離貳之端。其婿亦謀廢之，而奪其位。乃蠻王子曾誘直魯古統將數人使從己，苟能招集其父之殘部，將不難達其願也。遂請於直魯古，許其往招乃蠻殘部之流亡於葉密立(Imil)、海押立、別失八里三地之間者，願以此軍專供其主之用。哈刺契丹主喜從之，厚贈以贖其行。授以屈出律汗之號，突厥語猶言強王也。

屈出律至其地，其父舊部果集其麾下。蔑兒乞部長經成吉思

① 見馮秉正書第8冊399頁。——Visdelou書10頁以後。——史集。

② 阿剌伯與波斯人謂自細渾河達中國大沙漠之地曰突厥斯單，或突厥人之國。然在狹義中，則指細渾河較近之地，東以畏吾兒合失合兒爲限。

③ 見木剌哈書第2冊諸突厥可汗章。

④ 見世界侵略者傳第2冊。

⑤ 見馮秉正書第8冊399頁。——Visdelou書10頁以後。

汗軍擊走者，亦來從。屈出律率之西向，其士卒入哈刺契丹境後，即肆劫掠，欲有所獲者，亦相率從之。然其軍尚微，不足藉之得國也。時花刺子模波斯主摩訶末 (Mohammed) 者，已脫直魯古之屬藩，撒麻耳干 (Samarcand) 河中汗斡思蠻 (Osman) 且臣附之。屈出律乃約花刺子模主共圖哈刺契丹，許事成以西方諸州畀之。會哈刺契丹以斡思蠻不附，遣軍進討撒麻耳干。摩訶末急往救，未至，哈刺契丹軍已解圍去。蓋屈出律適進攻，故招此軍還也。

屈出律乘哈刺契丹軍遣調在外，進掠訛跡邗城 (Ozkend) 中古兒汗之寶藏，已而欲襲八刺撒渾。古兒汗雖年老軍微，仍率以出戰，大破其敵於真不只河 (Tchinboudje) 畔。屈出律失利退走，將棄其所圖也。

然摩訶末已與斡思蠻連軍侵入哈刺契丹境，敗統將塔尼古 (Tanigou) 之軍於答刺速河外。塔尼古既被擒，其潰卒遂掠其本國。八刺撒渾之民欲附摩訶末，冀其來援，閉城不納古兒汗士卒，士卒圍攻。城民守十六日。城破，居民被屠，死者四萬七千人。

時古兒汗帑藏空虛。其統將馬合某別 (Mahmoud Bai) 多財貨，恐被迫獻金；乃建議將其士卒所奪於屈出律之財寶入官，諸將怨而離去。屈出律乘古兒汗之將卒離散，於1211或1212年(回曆608)，襲執古兒汗。然仍留其帝號，敬事之，至死不衰。事變之後二年，古兒汗死^①。

① 馮秉正書第8冊419頁附有哈刺契丹或西遼朝之略傳。耶律大石以後嗣位諸君主名，皆本於此書。惟在史集及世界侵略者傳中，皆未著其名，僅著禿石太傅(亦可讀作訥失太傅 Nouschi Taïfou)之名而已。此書謂西遼立國計有七十七年，始1124，迄1201年。顧直魯古之在位，止於1211或1212年，則應有87年矣。可並參考Visdelou書中探中國史籍所選之西遼略傳，東方叢書補編哈刺契丹條10頁以後，同一史源之略傳，並見於夏真特撰蒙古誌170及172頁。據云，1201年時，屈出律乘直魯古出獵，襲擒之而據其位。此顯係中國史家之誤。而且Visdelou混突厥斯單與起兒漫 (Kerman) 之兩哈刺契丹朝爲一，其實後一朝晚於前一朝者百餘年，所以時代君主地名皆難相合，枉費考證比附也。惟應知者，耶律大石及嗣位諸君，皆仿中國皇帝，而有廟號年號。至若朮外尼書及刺失德書之哈刺契丹條譯文，則別見本卷末附錄6。

屈出律既據哈刺契丹大位，欲服阿力麻里汗斡匝兒，數以軍討之。終乘其出獵，襲擒殺之。合失合兒兀丹兩地亦不附。先是古兒汗執合失合兒汗子，投之獄。至是屈出律釋之歸。然甫抵合失合兒城門，爲城人所殺。屈出律遂遣軍殘破其地。時當收穫之時，毀禾稼而去。如是者二三年。其地人民饑困，不得已遂降。相傳乃蠻部人多信基督教。茲屈出律又從其婦古兒汗女之言，信奉佛教。及其征服兀丹也，欲強其人民棄伊斯蘭教，而改信基督教或佛教。召集伊斯蘭教教師於城下之一平原中，而諭之曰，有人欲與之辯論此教教義者，可來前。由是伊斯蘭教教師之長(Imam)阿刺丁摩訶末(Alai-uddin Mohammed)近向屈出律，熱烈辯護伊斯蘭教。屈出律怒其抗命，遂詈及教主摩訶末(Mahomet)。教長恚甚，呼曰：“真教之敵，願以土覆汝之舌！”屈出律命執之，施以拷掠。強其改教，教長不從。遂以其人釘於所居道院之門。自是以後，遂虐待其國中之諸穆斯林。

成吉思汗雅不欲其舊敵之安然竊據一國汗位。故於1218年(615)西征時，命那顏哲別率二萬人往討屈出律。蒙古軍甫近，屈出律即逃合失合兒。哲別入城，宣佈信教自由，城民盡屠屈出律士卒之居民舍者。蒙古軍追逐屈出律，至巴達哈傷，執斬之^①。

成吉思汗聞哲別之勝利，遣使諭之，勿因勝而驕。王罕、太陽汗、屈出律汗及其他諸汗，皆因驕而致敗亡也。此哲別即後來佈蒙古之軍威於阿美尼亞、谷兒只、斡羅思等地者，乃亦速惕部(Yissoutes)人也。先是久爲鐵木真之敵，鐵木真敗亦速惕部，哲別與同部潰衆逃匿不出。鐵木真一日出獵，偶見其在圍中。欲進擒之，其將不兒忽赤^②請與之鬪。鐵木真以白口之馬假之^③，不兒忽赤出射

① 見世界侵略者傳第1冊。——史集。

② 鈞案即元史之博爾朮。

③ 刺失德曰：蒙古語作察罕阿蠻忽刺(tchagan aman coula) 突厥人與蒙古人謂白斑栗色馬曰忽刺(coula)。即德國語之schweissfuchs，此忽刺不可與忽蘭(Coulan)相混，蓋忽蘭指野驢也。

哲別不中；哲別射較精，發矢射不兒忽赤馬仆，以是得逸去。已而困甚，遂降成吉思汗。汗知其勇，命爲十夫長，以功歷擢爲百夫長、千夫長，終爲萬夫長。至是討平屈出律汗，獲白面馬千匹，以獻成吉思汗，而償前此所斃其主一馬之失^①。

由是蒙古主斥地至於哈刺契丹。合失合兒、鴨兒看、兀丹並列版圖。此三地之人多信伊斯蘭教，工技巧，務農商及機械術。以韃靼地域之出產，與中國及印度之出產相貿易^②。成吉思汗之國遂與算端摩訶末之國相接。此繁榮鄰國之富庶，不免啓韃靼地域諸游牧部落之貪心，未久此蒙古侵略者得藉詞而開邊釁焉。

① 見史集亦速惕條。——蒙古語哲別猶言木鏃箭。

② 見馬可波羅書第29章31及32頁。

第六章

花刺子模帝國——歷漸強大——算端摩訶末與哈里發納昔兒之失和——進攻報達——算端諸子之封地——其軍隊之組合——其母之當觴——成吉思汗之遣使傳語——至自韃靼地域的數商人之被殺於訛答刺——成吉思汗之備戰——其使臣之被殺——花刺子模蒙古兩軍之戰於突厥斯單——成吉思汗之進兵花刺子模國——摩訶末之籌備防守

花刺子模帝國建設於塞勒朮克朝(Seldjoukides)廢址之上，而又兼併數國。其地遂自細渾河達波斯灣，自申河(Indus)達伊刺克阿刺伯(Irac-Arēb) 阿哲兒拜占。十三世紀初年，此國之主阿刺丁摩訶末(Alaī-ud-din Mohammed)者，突厥奴名訥失的斤(Nousshtékin)之後裔也。訥失的斤先爲塞勒朮克朝算端滅力沙(Mélikschah)臣某之奴，後歸算端爲執水瓶隸，嗣授花刺子模長官。當時伊斯蘭教諸朝史所供給突厥奴隸躋身高位之例，頗不少見。緣此族之俘虜，美容貌，力強而執事勤，頗見重於波斯也^①。突厥人信奉偶像，遊牧裏海西北諸地者，常互相爭戰，互掠童孺，售之於販賣奴隸之商人，而轉販於波斯等地。伊斯蘭教諸國之王侯貴人，以重價購之，授以伊斯蘭教教義，多養之成爲軍人。亞洲諸貴人之衛士僕役甚夥，卽以此種突厥奴隸爲之。其得主寵者，於脫奴籍後，常躋內廷與軍中之高位，爲一州之長官。設有機可乘時，亦得成爲君主^②。

① 見本哈兀哈勒(Ebn Haoucal)撰地理志，萊德圖書館阿刺伯文寫本。

② 定都於哥疾寧(Ghiznin)之古兒朝(Gour)之末主失哈不丁馬合木(Schihab-ud-dih Mahmoud)者，僅有一女，喜購突厥奴，漸擢之致高位。一日其近臣某願其得子，俾能以國傳之。算端答曰：“我現有子數千，足以守吾國也。”1205年，此算端死，其諸州果爲諸突厥守將所割據。其中有塔只丁亦勒都思(Tadj-ud-din Ildouz)者，成爲哥疾寧主。迨此新君欲以其名列於公共祈禱中時，伊斯蘭教博士(Oulémas)以其未脫奴籍，拒不從。塔只丁不得已，乃遵伊斯蘭教法律，請求加禿丁(Ghiath-ud-din)脫其籍。加禿丁者，失哈不丁之姪與嗣君也。僅得保古兒小國，始力拒之，終乃許之。見樂園第4册，並見木涅靖巴失書古兒君主條。

由是觀之，伊斯蘭諸國在突厥民族侵入以前，已見有突厥奴隸權重而勢強者矣。波斯因阿剌伯人之侵略而使其文化落後者，後至諸哈里發統治時代，重復興盛。在十五世紀中葉，又爲烏古思 (Ogouzes)種所據。烏古思者，出於裏海細渾河間沙磧中之突厥遊牧民族也^①。塞勒朮克 (Seldjouk)之諸孫，曾率此種殘猛牧人，略地至於地中海沿岸。其部落繁多，屯駐於此廣大帝國之各地。曾使波斯、阿剌伯、西利亞、阿美尼亞、希臘之居民受制於其蠻野行動之下。自是以後，波斯與鄰近西方諸地之歷史，僅爲兵侵盜寇殘毀之單調的敘述而已。復次，此種塞勒朮克族之突厥酋長，統治諸州而爲其部衆之專制主者，互相攻伐，不久遂與中世紀歐洲之諸大藩相類。每有君位繼承，即見內訌之局。凡君主之經其黨諸“別” (Bey) 推戴者，勢須以其大部份之大權移轉於諸人之手。卒致此塞勒朮克之帝國，在十二世紀末年時，因混亂而致滅亡。

其終致波斯塞勒朮克系之致命者，即屬訥失的斤之一後裔。訥失的斤子忽都不丁摩訶末 (Coutb-ud-din Mohammed) 繼父位，而獲有阿剌伯人侵略前花刺子模^②故君所舊有花刺子模沙 (Khorazm-Schah) 之號。摩訶末子阿即思繼立，數以兵攻其主君辛札兒 (Sindjar)。辛札兒者，滅力沙之子也。哈刺契丹之軍興，阿即思勢不敵，乃奉歲幣於古兒汗。1157年，辛札兒算端死。阿即思子亦勒阿兒思蘭 (Il-Arsslan) 奪據呼羅珊之西部。1149年之戰，阿兒思蘭子塔哈失 (Tacasch) 擊殺塞勒朮克朝算端脫黑魯勒 (Togroul)，而取伊刺克阿只迷 (Irac-Adjém) 之地。辛札兒脫黑魯勒既相繼死，波斯之塞勒朮克兩系遂亡。塔哈失因得哈里發納昔兒 (Nassir)

① 伊斯蘭教史家之撰塞勒朮克朝之歷史者，未明指烏古思侵入波斯以前所居之地域。僅在本哈兀哈勒之地理志中，數言此種信奉偶像之遊牧部落，在十世紀偕其畜羣遊牧於花刺子模河中間之荒蕪平原而已。

② 其實在讀音應讀若 Khovarazm。

之册封，而爲其所領諸地之主。由是伊蘭帝國 (Iran) 遂由塞勒朮克系之突厥，移轉於花刺子模之突厥矣。

1200年，阿刺丁摩訶末繼父位，取巴里黑 (Balkh) 也里兩州，遂全有呼羅珊之地。已而禡穆答而 (Mazendéran) 起兒漫亦並屬之。先是花刺子模奉歲幣於哈刺契丹帝，計有三世。至是摩訶末頗以朝貢此偶像教之主君爲恥，自恃力強，欲脫藩屬。會撒麻耳干河中汗斡思蠻亦古兒汗之藩臣也。不堪哈刺契丹所置諸州監徵貢賦長官之需索，亦勸摩訶末自主。並許脫離桎梏以後，奉摩訶末爲主君。以所納哈刺契丹帝之同一歲幣奉之。

摩訶末遂欲乘機與哈刺契丹絕。會有哈刺契丹使者來受歲貢，案舊例得列坐算端之側。時摩訶末新戰勝裏海北荒原信奉偶像教之欽察民族，意氣更驕。怒使者之敢與抗禮，命執使者磔殺之。

摩訶末於挑釁後，遽舉兵入哈刺契丹境，然戰敗，並一將被俘。【回曆605年，公元1208—9年】俘將因詭認算端摩訶末爲奴，越數日，議贖金畢。遣奴歸取贖金，俘之者許之，且遣人衛送其奴還，算端摩訶末因是得脫歸。先是流言算端已死，其弟阿里失兒 (Aly-Schir) 已自立於塔拔里斯單 (Taberistan)。其諸父額明木勒克 (Emin-ul-Mulk) 本也里長官，亦謀自立爲君。及摩訶末歸，衆情乃安。

【回曆606年，公元1209—10年】摩訶末與其藩主撒麻耳干算端合兵再伐哈刺契丹。於費納客忒 (Fénaket) 渡細渾河敗塔尼古所將之敵軍，乘勝取突厥斯單一部份地，而抵於訛跡邗，置戍將以守之。花刺子模國中之民，以戰勝偶像教徒，舉國大歡，尊敬算端尤甚。諸鄰國君主皆遣使來賀。國人於算端名後加以別號，曰“地上上帝之英靈”，並欲依俗於其諸名號後，奉以第二亞歷山大 (Alexandre) 之號。然摩訶末取辛札兒之稱，以其較吉，緣此塞勒朮克朝之君主在位有四十二年也。

算端還花刺子模國都，以女妻斡思蠻汗。置花刺子模長官於撒麻耳干，以代哈刺契丹之使者。已而斡思蠻與此長官不相能，遂悔不應改事新主，乃仍稱臣於古兒汗。盡殺其都城中之諸花刺子模人。【回曆607年，公元1210—1年】摩訶末聞訊怒，遽興兵進討撒麻耳干。士卒踰城而入，殺掠三日。進克子城，斡思蠻身衣殮服，頸繫刃，詣摩訶末前跪伏請罪。算端欲宥之，然其女嫁斡思蠻者，怨其夫寵西遼古兒汗女而辱己，且命已侍古兒汗女宴，力請殺其夫，遂並其滿門殺之。摩訶末由是併河中之地，而徙都於撒麻耳干①。

時古兒舊國之地自也里達恆河。1205年古兒朝四傳之主算端失哈不丁死。印度諸州悉爲其所置戍將所割據。算端摩訶末亦取巴里黑也里兩州。失哈不丁之姪馬合木僅保古兒之地，且須稱臣納貢於花刺子模算端。馬合木在位七年，爲人刺殺於宮中。【回曆609年，公元1212—3年】時論謂爲算端摩訶末所主使。摩訶末之弟阿里失兒，與兄有隙，曾逃依馬合木，居卑路斯忽 (Firouz-gouh)，至是自立爲古兒王。求兄册封，摩訶末遣使往授册命。阿里失兒方衣賜服時，使者突拔刀斬之。立出其主詔命以示衆，由是古兒國亦併入花刺子模。

先是有突厥統將者，算端失哈不丁之舊臣也。乘古兒帝國之分解，據有哥疾寧之地。【回曆612年，公元1215—6年】摩訶末攻取哥疾寧。在此舊都所藏文牘中得哈里發納昔兒致古兒諸算端書，言花刺子模沙有大志，謀兼併，宜討擊。且囑其與哈刺契丹連兵。先是摩訶末初卽位時，古兒朝之末二主以爲有機可乘，謀取呼羅珊西部之地，果興兵與摩訶末戰。至是摩訶末見書，遂怨哈里發②。

① 見全史，巴黎圖書館阿剌伯文寫本，第12冊204頁。——世界侵略者傳第2冊。

② 見世界侵略者傳。——史集。——樂園。

哈里發納昔兒^①自1180年以來君臨報達，常謀抑制花刺子模之國勢。顧自力甚微，蓋哈里發之領地，僅限於伊刺克阿刺伯忽即斯單兩地之中。所餘舊日帝國之廣大領地，歷經阿刺伯波斯突厥諸朝所割據。自回曆第三世紀以還，波斯一地曾見有塔海兒(Tahérides)、瑣法兒(Soffarides)、撒曼(Samanides)、婆匄的斤(Sebuktékines)、蒲亦(Pouyides)、塞勒朮克諸朝之興亡。諸朝之主固視受地於報達。然其請求哈里發之册封者，無非對其民表示其得國之正而已。阿拔思朝之諸哈里發，祇能享有伊斯蘭教人民視為君權之兩種特權：即公共祈禱與貨幣中列哈里發之名是已。諸哈里發處塞勒朮克統治時代，在其報達都城之中，且常不能自主。

迨波斯之塞勒朮克帝國僅保伊刺克阿只迷一地。而當其末主脫黑魯勒(Togrul)在位之時，哈里發納昔兒曾乘亂而謀其強鄰之瓦解。或鼓煽其內亂，或乞援於花刺子模王塔哈失，冀塞勒朮克朝滅亡以後，能獲有伊刺克阿只迷之一部。顧自塔哈失略取此地以後，不欲以地讓哈里發。哈里發雖數求之而不能得，終不能不册封此勢力較強之新國。及摩訶末繼承父位以後，納昔兒又唆使古兒算端加禿丁乘花刺子模之新易君，興師討之。時加禿丁已據巴里黑也里兩州，冀得其餘呼羅珊之地，遂與花刺子模戰。然未幾死，其弟失哈不丁繼立。續以兵侵入花刺子模，然在安的火德(Endekhod)附近，為算端摩訶末軍及哈刺契丹援軍萬人所敗，全軍盡覆，遂不得不乞和。

摩訶末既取哥疾寧，始知向者之駭，哈里發實構之。遂怨納昔兒。自以君臨大邦，擁兵四十萬，國勢遠過塞勒朮克，冀得如塞勒朮克算端故事。遣一長官蒞治報達，公共祈禱列己名，並册封己為算端。乃遣親信之法官(cadi)烏馬兒(Omar)赴報達請命。

^① 其全名為阿不阿拔思阿合馬納昔兒里丁亦刺喜(Abou-l-Abbas Ahmed, En Nassiru Li din illahi)，義謂神明信仰之輔。

哈里發不許。謂向許低廉朝 (Déilémites) 塞勒朮克朝諸王置官於報達者，以有大功於哈里發也。今日無承認有一保護人之必要，且摩訶末領土既廣，反不自足。而覬覦及於哈里發之首都，殊可怪也。

摩訶末怒，決奪阿拔思系承襲哈里發之權。惟此事欲使人民視爲正當，須經諸教長之許可。乃以此問詢諸律士曰：“設有一王者以稱揚帝語，滅絕真教之敵，視爲一生光榮，乃爲一哈里發之怨恨所掣肘，如是王者能否廢此哈里發，而代以較爲正大者歟？設摩訶末^①輔佐人之位，依法當屬忽辛 (Hussein) 之後裔，而爲阿拔思家所竊據，應如何？且阿拔思系諸哈里發常不能盡伊斯蘭教長應負之一重要義務。若保障伊斯蘭邊境，及興神聖戰爭，而使異教民族改從正教或納貢賦者，又應如何？”諸教長以一裁決書(fethva)宣告，在此情況中廢立爲正。算端摩訶末恃此教義之裁決，遂承認阿里 (Ali) 之後裔忒耳迷 (Termed) 之賽亦德 (Seyid) 族人阿剌木魯克 (Ala-ul-Mulouk) 爲哈里發。令此後公共祈禱中及新鑄錢幣上除納昔兒名。

當時波斯阿里派徒甚衆。以爲摩訶末婿阿里一族在六百年後恢復教主之權，此其時矣。算端摩訶末由是舉兵，執行廢黜納昔兒之裁決，擬先取伊刺克阿只迷之地。會有突厥統將名斡兀立木失 (Ogoul-mousch) 者，奪據此地，輸款於算端摩訶末。哈里發陰使巴迪尼派人刺殺之，緣亦思馬因派之王曾以刺客數人助哈里發，而哈里發曾用之刺殺默伽王也。斡兀立木失既死，伊刺克阿只迷之公共祈禱中遂削算端名。哈里發並命法兒思阿哲兒拜占二鄰國主往取其地。摩訶末聞訊，兼程進，一戰敗之。擒法兒思王撒的 (Sa'd)，撒的割二堡，許納其歲賦三分之一，乃得釋。已而敗阿哲

① 鈞案此處指預言人而言。

兒拜占阿塔畢(Atabey)月即伯(Euzbec)之兵，月即伯遁走^①。算端諸將欲追之，算端曰：“一年擒兩國主，其事不祥。”遂止不追。月即伯還國後，遣使納貢稱臣。

算端既平伊刺克阿只迷，遂進兵報達【回曆614年，公元1217—8年】納昔兒遣司教失哈不丁昔喜兒比兒的(Schihab-ud-din Sihir-verdi)充議和使，其人通神學而負重望。時算端營於哈馬丹附近，司教幾經困難，始得入謁算端於帳中。算端褻服褥坐，見司教不答禮，亦不命之坐。司教向算端用阿刺伯語振其雄辯，讚揚阿拔思之家世。極頌哈里發納昔兒有盛德。次引預言人摩訶末之口述教戒(hadiss)，謂不得加害於此名族之人。舌人譯其詞畢，摩訶末答曰：“哈里發之德殊不稱若人所譽，我至報達將以真具如是美德之人承教主位。至若是人所引預言者之戒，須知阿拔思家之人，悉生長於獄中，多終身處於囹圄。然則其爲害於阿拔思最甚者，卽此本家之人。”司教答言：每一哈里發之卽位，誓遵上帝之經典，及預言者之言行，務使規律適應境遇。設其爲公益以爲必須禁錮某某等，則此等處置未可譴責也。司教雖善辯，算端絕不爲動。司教還報達，納昔兒知和平無望，遂謀繕守。摩訶末則在哈馬丹處分伊刺克阿刺伯之地，爲軍事封地及稅區，且已預備文狀矣。

算端之前鋒萬五千騎，進向火勒汪(Heulvan)。第二軍繼進。雖值秋初，降雪甚厚。花刺子模軍行至額塞德山(Essed-Abad)中者，士馬多凍死。已而復爲突厥曲兒忒等部落所邀擊，大蒙損害，全軍幾盡覆沒。時人迷信，以爲此事本於天怒，故使摩訶末視

^① 撒的爲撒勒合兒朝(Salgarides)之第五主，其祖父升豁兒(Sancor)，謀都的(Mevdoud)之子，而撒勒合兒(Salgar)之孫也，曾爲一突厥部落酋長，臣事塞勒朮克朝，於1148年時乘此朝之衰，奪據法兒思之地。——月即伯者，亦勒迭吉思(Ild-égviz)之第五繼承人；亦勒迭吉思者，塞勒朮克朝之突厥奴，約當1160年時，君臨阿哲兒拜占。

爲輕而易舉之事遽遭失敗^①。摩訶末既不得志於報達，又慮蒙古之勃興，遂置哈里發爲後圖。僅留伊刺克阿只迷若干時，經畫此州之事。以其地封其子魯克那丁忽兒賽赤 (Rokn-ud-din Goursaidji)。其後未久，分封諸子。以起兒漫碣石 (Kesch) 木克蘭 (Mukran) 畀加禿丁迪思沙 (Ghiath-ud-din Tiz-schah)；以古兒國故地哥疾寧、范延 (Bamian)、古兒、不思忒 (Bost) 等地畀札蘭丁忙古比兒的 (Djélal-ud-din Mangou-birti) ^②。幼子斡思刺黑沙 (Ozlag-Schah) 母爲突厥伯岳吾部人，與摩訶末母禿兒罕可敦 (Turcan Khatoune) 同部。故斡思刺黑沙特爲祖母所鍾愛。摩訶末將順母意，定爲儲嗣。畀以花刺子模、呼羅珊、禡穆答而之地^③。

摩訶末分封諸子之地，多屬新併之疆土。難期其效忠於花刺子模朝。花刺子模帝國人民之關係相同者，僅有宗教。顧教中宗派繁多，往往爲同一地域穆斯林永遠結恨之源。諸民族習受桎梏已久，故不難屈服於摩訶末戰士兵威之下。其人泰半除其帳幕外無故鄉，除其牲畜外無財產。花刺子模軍大致以突厥蠻 (Turcmans) 與康里人爲之。前者爲塞勒朮克族率以侵略伊蘭之突厥烏古思部之後裔。其體貌風俗方言，因氣候之變遷，及與波斯居民通婚之故，微有變改。乃名之曰突厥蠻，俾與其他突厥人有別。突厥蠻者，波斯語近類突厥之謂也。康里人來自花刺子模湖北，與裏海東北之荒原。其部長女嫁摩訶末父，因徙居花刺子模。緣康里民族之一支伯岳吾部汗貞克失 (Djinkeschi) 女禿兒罕可敦嫁算端塔哈

① 全史云：是爲此阿拔思名族之一種有幸的天佑。蓋有人欲加害此族者，立即受罰。所以花刺子模未久即感受空前之否運。史家朮外尼記述同一事件，亦云，一人運敗之時，凡事皆爲命運所阻。其人雖具有卓絕之智慧，非常之能力，成熟之經驗，亦不免焉。先是摩訶末命運甚佳，凡有所欲，莫不如願。忽然大厄降於其身，其攻報達之役，蓋爲其發端也。

② 此名突厥語猶言天賜。忙古 (Mangou) 猶言長生天。比兒的 (birti virdi) 猶言賜。

③ 見史集第2冊。——世界侵略者傳第1冊。——札蘭丁傳，奈撒人，摩訶末撰，巴黎圖書館阿刺伯文寫本。——樂園第3及第4冊。

失^①。有康里部長數人因爲外戚，遂率其部落歸花刺子模算端。其部衆勇健，常爲摩訶末建功勳。秃兒罕可敦旣當權，以是擢之爲大將。顧統軍者兼州長，權勢甚重。由是康里大將在國中擁有大權，摩訶末漸不能制。旣難必諸將之服從，且須滿足其野心。此種好戰部落，未脫北方游牧部落殘忍之性。土著和平之民，往往遭其侵暴，軍行所過，城市邱墟。

算端母秃兒罕可敦賦性剛強。黨於外戚，而爲之長，其權遂與子侔。每有可敦與算端之令旨同至一地，其事雖同，而意趣違反者。臣下則擇其宣發時日較近者行之。摩訶末每得一州，必割一大邑以益其母封地。可敦有書記七人，皆屬功能卓絕之人。可敦自於令旨上書其徽號曰，“世界與信仰之保護者，宇宙之女皇秃兒罕”。其題辭爲“僅有上帝爲我庇身之所”。並自號曰忽答完的只罕(Khoudavend-Djihan)，猶言世界之女主也。

茲舉一事，用見算端母權勢之重。可敦有舊奴名納速刺丁(Nassir-ud-din)者，因寵而躋相位。然其人非相材，而貪黷，算端惡其人，常嚴責之。摩訶末至你沙不兒(Nischabour)命氈的(Djend)人撒都魯丁(Sadr-ud-din)爲此城法官(cadhi)。諭以官由己授，非宰相恩，勿納之賄。然有人告此法官，謂僅算端之寵不可恃，不賂宰相爲非計。撒都魯丁懼，乃囊盛金錢四千，外鈐印記，以饋納速刺丁。算端常遣人密察其相行動，偵者卽以聞。摩訶末命其相獻囊，封印尙未啓。及法官入謁，算端對衆詢其曾以何物獻宰相？法官言未獻一錢，繼之以誓。算端擲示囊金，法官失色。遂立黜其職。命折宰相帳，覆宰相首，“遣之歸投其女主人之門”。

納速刺丁遂赴花刺子模，緣道仍使人待己以宰相禮。裁決政務

① 突厥康里人在十三世紀初年居札牙黑水(Jaik)東之荒原，西與突厥欽察人爲鄰。此二游牧民族後皆爲蒙古人所滅。據奈撒人摩訶末之札闌丁傳，伯岳吾部爲葉麥克部(Yémeks)之一支，按此葉麥克部昔必包括於康里概稱之內。

如故，無敢謂其已罷黜者。將入花刺子模，秃兒罕可敦令居民無問貴賤階級，出郊迎勞。有 Hanéfi 派之博士長不兒罕丁(Burhan-uddin) 後至，謝以病，故遲來。宰相曰：“非病也，意不欲也。”越數日，罰輸十萬金錢佐軍。先是可敦之幼孫斡思刺黑沙受封於花刺子模，至是命納速刺丁爲之相。納速刺丁貪黷愈甚。索巨金於花刺子模之一徵稅官。算端在河中聞其事，命使往斬納速刺丁首，齎以歸報。母可敦聞之，待使者至，命其立赴省中，謁納速刺丁。且令其代傳算端語，若曰：“相位非汝莫屬，仍守汝職。勿使國中有一人不用汝命，不服汝威。”使者不能違，竟轉述如可敦旨，由是權勢愈重。奈撒人摩訶末曾曰，“算端雖破滅國主甚衆，然不能懲罰一奴。”蓋指此也。

算端自伊刺克還，經你沙不兒，留數旬。復自是赴不花刺(Bokhara)，而成吉思汗使三人適至。三人皆穆斯林，原屬算端之臣民。其一爲花刺子模人馬合木(Mahmoud)，其一爲不花刺人阿里火者(Ali-Khodja)，其一爲訛答刺(Otrar)人亦速甫(Youssouf)，奉蒙古汗命，獻中亞之出產，若銀錠麝香玉器及名曰 tarcoul 之重價白毛氈袍等物^①。並致成吉思汗之辭曰：“我知君勢之強，君國之大。我知君統治大地之一廣土，我深願與君修好。我之視君，猶愛子也。君當知我已征服中國，服屬此國北方之諸突厥民族。君應知我國戰士如蟻之衆，財富如銀礦之豐，實無須覬覦他人領土。所冀彼此臣民之間，得以互市，則爲利想正同也。”

成吉思汗言其視摩訶末如己子者，實欲其稱臣也。亞洲之君主鮮識根據平等獨立原則之政治交際，常用父子兄弟叔姪等稱，以判服屬之等差。算端夜召三使中之馬合木入見，語之曰：“汝本花刺子模人，我知汝忠誠可恃，若以實告，並於將來以成吉思汗之舉動來

^① 史家諾外利云，此種氈袍以白駝毛織之，其價最賤亦需 50 底納兒(dinars)。疑卽馬可波羅行紀(第63章)所言唐兀都城 Calacia 中之 zam-biloti。以白毛及駝毛織成，其物最美，故商人以之運赴各地。

告，將有重賞。”即取寶石鐲一與之，爲不食言之左券。遂詢之曰：“成吉思汗征服桃花石(Tamgadji)①，信否？”對曰：“此一大事，孰能虛構。”算端曰：“我之國大，汝所知也。顧乃敢謂我爲子！彼虜何物，兵力幾何？”馬合木見算端有怒意，不敢直對。僅言蒙古汗兵何能與算端兵共比較。算端色稍霽，乃以好言遣三使歸②。

先是韃靼地域之諸游牧部落以劫奪爲生，至是諸部既皆臣屬。成吉思汗乃爲地方行旅謀安全，於諸大道中設置衛士。其外國人之齋可注意之商貨來者，則導之達蒙古汗廷。哈刺契丹帝國亡，摩訶末之領地遂達突厥斯單之中心，與臣屬蒙古主之畏吾兒國相接。屈出律汗所君臨者，僅合失合兒、兀丹、鴨兒看等地。有摩訶末之臣民三人，皆穆斯林。運載絹布入蒙古境。其一人先見成吉思汗，對貨唱價甚昂。蒙古汗怒曰：“此人以爲吾輩從未見此類絹布！”命人出所藏以示，並出示所掠花刺子模國之貨物。召餘二商人至，其人不肯論直，以貢獻爲詞。蒙古主乃厚給其價，並償前商之直。命厚待三商，處以白氈新幕。於其將歸，成吉思汗令諸王諸那顏諸將等各出私貲，遣信僕一兩輩，齋隨以往。購易花刺子模珍產。有衆約四百五十人，皆穆斯林也。行次細渾河上之訛答刺，守將亦納勒朮(Inaldjouc)而有哈亦兒汗(Gair-khan)號者，欲沒入所齋。乃拘執諸人，指爲成吉思汗之間諜。以告摩訶末遽命殺之③。

① 此名蓋指中國。阿剌伯與波斯古地理學者曾著錄有 Tamgadji 之國，然所指甚泛，希臘史家 Théophylacte (ap. Stritter, Turcicorum 第4章第31則以後)所著錄之 Tavgas，疑卽此國。Klaproth 曾考訂其爲中國。(亞洲報第7冊227頁)。

② 見札蘭丁傳。

③ 見世界侵略者傳第1冊。——史集。——札蘭丁傳撰者奈撒人摩訶末者，當時人也。記述此事，謂來至韃靼地域之商人僅有四人，皆算端之臣民，此說較類真相。此書且著四人之名：曰訛答刺人烏馬兒火者(Omar khodja)，曰蔑刺合(Méraga)人額勒札馬勒(El Djémal)，曰不花刺人法合魯丁(Fakhr-ud-din)，曰也里人額明丁(Emin-ud-din)。守將亦納勒朮以聞，謂此四人似爲間諜，蓋其訪問貿易外之事。與訛答刺居民言談中，輒使居民憂心東北，且言不久將見其未能逆料之事。算端命守將監視之，守將以爲算端不復顧及此事。竟擅執諸商，殺人而奪其物。——案世界侵略者傳之撰者，曾爲成吉思汗孫之相。而札蘭丁傳之撰者，則在摩訶末子所任書記職也。

相傳成吉思汗聞報，驚怒而泣。登一山巔，免冠，解帶置項後。跪地求天，助其復仇。斷食祈禱三日夜始下山^①。

惟在進兵花刺子模以前，必先除其舊敵屈出律。遂遣使臣一人名巴合刺(Bagra)者，往花刺子模索罪人。巴合刺父曾仕於算端塔哈失之朝。成吉思汗並遣二蒙古人爲副使。至摩訶末所，傳語曰：“君前與我約，保不虐待此國任何商人。今遽違約，枉爲一國之主。若訛答刺虐殺商人之事，果非君命，則請以守將付我，聽我懲罰；否則請即備戰。”

顧哈亦兒汗爲算端母之親屬，摩訶末雖欲懲罰，抑執之以獻，勢所不能。蓋諸大將權重，不受算端之制也。遂殺巴合刺，薙蒙古副使二人鬚而遣之歸^②。

此種不合人道舉動以後，復繼之以其他敵對行爲。算端集軍於撒麻耳干，將往擊屈出律。忽聞秃黑脫歡(Touc-Togan)王率其蔑兒乞部人，闖入鹹海(Aral)北之康里國內。摩訶末乃取道不花刺，向氈的進軍，以卻此外來游牧部落。及至氈的，則聞屈出律已滅。此蔑兒乞部人爲其同盟，已爲一蒙古軍所追擊。自度所率之兵不足，乃還撒麻耳干。續調新軍，再至氈的。行至此城之北，遂躡兩軍之跡，至哈亦里(Caïli)哈亦迷赤(Caïmitch)二水間，見一戰場，伏屍遍地，一蔑兒乞人傷未死，詢之，則言蒙古人已得勝，適拔營去。算端乃躡蒙古軍去路，越日及之。方欲進擊，蒙古主帥^③遣使來言，兩國未處戰爭中，且曾奉命，若遇花刺子模軍，當以友誼相待。請分所獲蔑兒乞部之人與物以犒軍。時摩訶末自恃兵多，乃答蒙古主帥曰：“成吉思汗雖命汝勿擊我；然上帝命我擊汝。我欲滅諸偶像教徒以答天庥也。”蒙古軍不得已應戰。先卻花

① 見世界侵略者傳第1冊。——史集。

② 見札蘭丁傳。

③ 札蘭丁傳及全史皆謂此主帥即成吉思汗之長子朮赤。

刺子模軍左翼，進擣摩訶末所在之中軍。中軍將潰；會算端子札闌丁所將右翼獲勝。見父危，急以右翼趨援，陣勢始整。戰至日暮始息。入夜蒙古軍燃火甚夥，旋疾馳而去。比曉，距戰地已二日程矣。

此次之戰，摩訶末始不敢蔑視蒙古。曾告其親幸者曰：“我遇敵多矣，未見有如此軍者。”及還撒麻耳干，遂以爵號封地賞諸將^①。

蒙古主滅屈出律併其地以後，遂於1218年(615)^②大會諸王重臣，定策往征摩訶末^③，組織出征之軍隊。是年終^④，命其弟幹赤斤那顏留守蒙古，自索大軍啓行。次年，駐夏於也兒的石河畔，休養士馬。是秋進軍，畏吾兒王，阿力麻里王昔克納克的斤，哈刺魯汗阿兒思蘭，皆來會。

摩訶末雖有戰士四十萬，然聞蒙古軍近，頗以爲憂。蓋其人數雖優於成吉思汗軍，然花刺子模軍紀律之嚴，士卒之盲從其主，耐苦服勞戰鬪之習慣，皆不及蒙古軍。況摩訶末軍作戰之動因，亦不及其敵之有力。蓋其所防衛者，爲一種無關係之居民。縱勝，於居民亦鮮有所利。至若蒙古人侵入富庶之地，則有人類貪欲可爲鼓煽。夫欲獲勝，必須摩訶末才勇遠出敵人之上方可。顧其當此危急之時，僅表示惶懼，一籌莫展。彼自即位以來，陸續開拓疆土，已至極盛之時。不敢與其所激怒之蠻酋一決勝負，彼應聚集軍隊與敵在平原決戰者，乃軍隊將散處河中花刺子模諸城之中，而自身遠避戰地。或謂此策乃出數將之建議，或謂其信星者言，謂天象不吉，不利

① 全史(第12册)云：“韃靼之侵入尙有別一原因，而不能在書中著錄者在也。”此語蓋隱喻當時盛傳哈里發納昔兒召來蒙古軍而報摩訶末來侵舊怨之事。此事亦經全史證其有之。此書於回曆622年下述納昔兒死事云：“設波斯人所言爲實，則唆使韃靼侵入伊斯蘭諸國者卽爲此人。聞曾遣密使赴蒙古，脫誠有是事，則罪莫大焉。”馬克利齊之埃及史所誌更實。本書於622年(1225年)下記納昔兒死事，先言其毀譽。續云，“當其在位時代，韃靼人殘破東方(埃及人與西利亞人名波斯曰東方)，彼實爲其動因。蓋其爲花刺子模沙阿刺丁摩訶末之欲得報達以爲都城，故作書召蒙古人之來侵也。”

② 以後回曆年皆分註於括弧中。

③ 見札闌丁傳。——世界侵略者傳第1册。——史集。

④ 鈞案謂回曆年終，屠氏謂多桑書作是年冬，然多桑書原無是語也。

於戰。又有一史家謂其中成吉思汗讒間之計。有訛答刺人名別都魯丁 (Bcdr-ud-din) 者，摩訶末攻取訛答刺時，父叔及親屬數人悉爲摩訶末所害，自身亦被免職。因矢志復仇，投蒙古汗。獻離間策，謂乘摩訶末母子不和，以計使摩訶末自信有人圖己。別都魯丁乃僞作禿兒罕可敦親黨諸將致成吉思汗書曰：“我等舉部自突厥斯單入花刺子模，從算端摩訶末者，以其母故也。我等爲之戰勝數國主，而爲花刺子模闢其土地。乃今算端遽忘母恩而怨其母。可敦欲我等爲之雪恨，僅待大軍之至，卽相率以從。”成吉思汗使人故遺其書，使算端得之。算端遂疑諸將，乃分其軍於諸要堡，俾其不能爲患^①。此說似非真相。有謂摩訶末諸將不欲與敵作野戰，是則較爲可信^②。卽算端本人亦自信以爲蒙古人於剽掠殘破平地以後，將必飽載而歸也。

① 見札闌丁傳。

② 見史集。

第七章

成吉思汗之至花刺子模邊境——河中之侵略——遣軍追逐摩訶末——摩訶末之走死阿必思渾島——其母妻之被俘——其二子之死——花刺子模之侵略——巴達哈傷之降附——拖雷之侵躡呼羅珊——算端札蘭丁之走哥疾寧——其勝蒙古軍於八魯蠻——其諸將之離心與大部士卒之攜貳——其走申河——成吉思汗進擊札蘭丁——申河之戰——八剌禿兒台兩將之渡申河——哥疾寧之掠殺——也里馬魯二城之毀滅——札蘭丁潰卒之結局——巴里黑之毀滅——成吉思汗之歸蒙古

1219年(616)秋，成吉思汗自也兒的石河畔進兵往擊大食國(Tadjiks)。大食者，信仰偶像教之蒙古人與突厥人以名穆斯林之稱也^①。蒙古軍直抵細渾河畔之訛答刺城，緣道無禦者，遂預備侵入河中。河中一地，穆斯林名之曰河外(Mavera-un-nehr)，緣其地處烏滸水(Oxus)外，及烏滸細渾兩水之間，西隔沙磧與花刺子模相望也。太古以來，即爲突厥民族所處。八世紀初，地屬哈里發，遂奉伊斯蘭教。蒙古來侵時，波斯人與阿剌伯人之城居者爲數不少，其境況亦甚富裕。至若遊牧之突厥，則牧其牲畜於此地達於裏海之沙地中。

^① 昔日西利亞人大致名阿剌伯人曰 Tayoyé，此多數也，單數則作 Tayoyo。並曾特以是稱名西利亞沙磧中最重要之阿剌伯遊牧部落曰 Tayi 者。古Chaldéens人則名之曰 Tiya，古波斯人曰 Tazi，阿美尼亞人曰 Dadjik。迨至信奉伊斯蘭教之阿剌伯人侵略波斯河中兩地以後，細渾河東之突厥人則稱此種地域爲大食之國，質言之阿剌伯人之門也。蒙古人又仿突厥之例，名穆斯林曰 Tadjik 或 Tazik。故在此時之史籍中，常用此名與突厥相對，不問其人爲突厥爲波斯爲阿剌伯，祇須其爲城鄉之穆斯林，一概名之曰大食。至若突厥韃靼種之遊牧部落，則一概名之曰突厥。成吉思汗與蒙古人自稱曰突厥者，蓋具有此概意之突厥也。惟不自承爲塔塔兒云。——據史集(第一篇哈刺魯條)，成吉思汗既受哈刺魯王阿兒思蘭汗降附以後，曾以一女字之。命其自是以後改名曰阿兒思蘭西利亞乞(Arslan Siriaki)，猶言西利亞人阿兒思蘭，質言之，大食人阿兒思蘭。緣蒙古汗曰，“吾人不能以汗號授之也”。

成吉思汗分軍爲四：第一軍察合台窩闊台二子將之，留攻訛答刺。第二軍長子朮赤將之，從右方進取氈的。第三軍從左方進取別納客忒(Benaket)。以上二軍之目的，則在細渾河畔諸城。成吉思汗則自將中軍，進向不花刺，以斷摩訶末與河中之交通，而絕受圍各城之援。

訛答刺城既被圍，城人亟繕外城與子城之守備。城中糧儲甚足，哈亦兒汗①統兵亦衆，更有哈刺札汗(Caradja-khan)之援兵萬騎。被圍攻五閱月，軍民志氣銷沉，援軍之將唱降議。守將以前殺商人，得罪蒙古，自度無生理，乃言以死報主恩。哈刺札見其不降意決，乃乘夜獨率所部精兵出城，欲遁，爲蒙古軍所執，哈刺札請改事成吉思汗以免死。二王以其不忠於其主，於詢得城中虛實後，並其部下誅之。

蒙古軍遂拔訛答刺，驅民於野，俾能縱掠。守將率殘軍退保子城，又相持一月。部下傷亡幾盡，子城亦陷。守將賈勇巷戰，蒙古人欲生致之，諸面肉薄以進。守將率從卒二人登屋格鬪，從卒倏死，箠中無矢，猶持磚以擲人，婦女在牆上以磚授之。已而衆寡不敵，雖奮仆數人，終爲敵兵所縛。送之至撒麻耳干蒙古汗營，成吉思汗命鎔銀液灌其耳目，爲前此被殺之不幸商人復仇。蒙古軍夷平訛答刺之子城，驅未殺之民向不花刺②。

朮赤一軍向氈的者，道次細渾河畔之昔格納黑城(Signac)。遣一穆斯林名哈散哈只(Hassan Hadji)③者諭其開門降，其人先往韃靼地域經商，因仕成吉思汗。哈散欲先諭居民，然後致傳達之詞，然甫啓口，民衆卽口呼上帝，羣擊殺之。

朮赤下令進攻，不許休止。士卒更番迭進，連攻七日，拔其城，

① 花刺子模主以汗號授諸將，故其人有汗稱。

② 見世界侵略者傳第1冊。——史集。——札蘭丁傳。

③ 哈只猶言巡禮人也。

盡屠居民，朮赤命哈散之子守此無人之地。自此連下訛跡邗、巴耳赤邗 (Barkhaligkend)、額失納思 (Eschnass)，進逼氈的。此邊州守將忽都魯汗 (Coutloug-khan)①夜遁，渡細渾河，踰沙磧而走兀籠格赤 (Kourkandj)。朮赤遣使者名真帖木兒 (Tchintimour) 者，往諭氈的降。城中無主，人民混亂，不知所從。見真帖木兒至，居民更加騷動，欲殺之。真帖木兒舉昔格納黑之前事勸誡，且僞與立約。誓引蒙古軍他去，不入氈的的城，城民乃釋之歸。

已而氈的的居民見敵兵至，自恃城高不爲備。然蒙古軍樹梯環登，踰城而入，驅居民於野，以未抗拒，得免死，僅戮侮詈真帖木兒者數人。縱掠九日後，始許野外露處之居民入城。蒙古汗子命不花刺人阿里火者爲氈的的長官，其人曾仕其父，並奉使至摩訶末所也。朮赤旋分兵下其鄰城養吉干城 (Yengui-kend)②在細渾河畔，距花刺子模湖二日程。先是畏吾兒軍有萬人從征，至是許其還國，別募突厥蠻之遊牧部落萬人以補其額，使那顏台納勒 (Tainal) 統之赴花刺子模。然此軍在途不復約束，乘台納勒率前鋒先行，叛殺其代將。台納勒聞變馳還，擊殺大半，餘衆遁馬魯 (Mérv) 阿母 (Amouyé) 二城。

第三軍僅五千人，阿刺黑 (Alac)、速格禿 (Sougtou)、脫海 (Togaï) 三將統之③。進取別納客忒，守城之突厥康里將卒，逾三日始乞降，蒙古軍許其不死。然既降之後，驅城中人於城外，別置軍人於一處，刀矢並發，盡殲之。分工匠於諸隊，集聚丁壯，役以攻城。

此軍復進向忽氈，忽氈守將帖木兒滅里 (Timour-Mélik) 驍將

① 忽都魯突厥語猶言有福。

② 突厥語猶言新城。

③ 鈞案此三人曾經那珂通世之成吉思汗實錄考訂爲元朝秘史卷8諸功臣中之阿刺黑、速亦客禿、塔孩三人，或不誤也。

也^①。以精銳千人退守細渾河中一島之堡壘。島距兩岸遠，矢石所不及。蒙古軍尋得訛答刺等處蒙古兵二萬土民五萬之助，乃編土民什百爲隊，以蒙古將校督之。運石於三程外之山中，以填河。帖木兒滅里曾造甲板舟十二艘，覆以氈，用醋浸黏土厚塗之，以禦火攻之器。每日出六舟薄兩岸，從舟隙發矢，射蒙古軍。蒙古軍累被帖木兒滅里夜襲，多所損折。已而帖木兒滅里計窮，勢不支，夜以七十舟載士卒輜重，自帥精銳駕甲板舟，列炬燭川沿流而下。蒙古軍曾在別納客忒附近以鐵絙橫鎖河中，乃斷其絙，諸舟陸續隨流而下，兩岸追兵不絕。帖木兒滅里聞汗子朮赤於氈的附近細渾河夾岸置重戍，兩岸置弩，並結舟爲梁，阻絕川途，乃舍舟乘馬陸行。見蒙古兵追擊，止而與戰；待輜重前進，然後再行。如是數日，部卒本少，及是益減。不得已棄輜重，已而從卒次第亡失盡，單騎敗走。蒙古三騎尾隨不舍，勢逼，視箴中僅餘三矢，一矢鏃已失，取射最近追騎，貫其一目。同時斥後二騎曰，尙有二矢在，速退，二騎遂反走。帖木兒滅里至花刺子模城，復自是往依札蘭丁，相從至於此王之死。

成吉思汗自帥其子拖雷進向不花刺。行近匝兒訥黑鎮 (Zer-noue)，鎮民皆避入堡。成吉思汗遣答失蠻 (Danischmend) 往諭降，堡中守卒脅之。答失蠻呼曰：“我木速蠻 (musulman)^②，亦木速蠻之子，奉成吉思汗命，來拯汝等於深淵中。汗率大軍距此不遠，汝等若稍抵抗，霎時堡壘屋舍將平，血淹田畝矣；降則身家得保。”居民感悟，遣代表奉餽禮赴汗營。汗怒匝兒訥黑官吏不親納款，命召之來。官吏懼而來謁，然汗善待之。令民出鎮，簽丁壯爲兵，編作一隊，備不花刺攻城之役。餘民聽還家，墮堡而去。

① 世界侵略者傳譽帖木兒滅里之勇，謂著名之 Rustém 生若同時，僅能爲其執袍服而已。

② 鈞案木速蠻猶言穆斯林。

自是募一突厥蠻爲導，取人跡罕經之途，以向訥兒 (Nour)。前鋒塔亦兒把阿秃兒 (Tair-Bahadour) 遣人至訥兒鎮招降，仍如前恩威並諭。居民躊躇不決，已而招降使者數至，乃開門納款，塔亦兒不駐而去，送鎮中代表齋餽禮至成吉思汗營。汗命速不台至訥兒。速不台諭居民曰：“汝等應以獲保性命爲足；況家畜農具一不奪取，第應出鎮外，不許別攜一物。”居民既出，蒙古軍遂縱掠。汗尋至，問居民所納其主稅額若干，居民以千五百底納兒對。汗命如額輸前鋒營，許不額外再有誅求。居民立脫婦女耳環，已足供其半額矣。

【回曆617年，公元1220年3月】成吉思汗進至不花刺①，士卒繼至，屯於此大城之四圍。城內有兵二萬，蒙古軍陸續攻城數日，守城諸將度不支，夜率全軍出走。蒙古軍出不意，被襲，急退。然算端諸將不乘勝進擊，反遁走。蒙古軍乃整列追之，及諸阿母河畔，慶殺殆盡。

明日，城中遣教長紳耆等出城納款。成吉思汗入城，過大禮拜寺，騎而入，問此是否算端之宮。有人答言此上帝之宅也，遂在祭壇前下馬。登講座台二三級，大聲言曰：“野草已刈，速以物來飼吾屬馬。”城人遂入市倉取穀，蒙古兵運可蘭經置庭中，以代馬槽，踐伊斯蘭教之聖經於馬蹄下。諸蠻人置酒囊於寺中，召舞者歌女入寺歌舞。蒙古兵亦自唱其國歌，聲徹四壁。當其娛樂之時，律士教師則執奴隸之役，爲之護視鞍馬。

如是者一二時，成吉思汗出城，赴祈禱場，不花刺居民盛會時

① 朮外因人阿刺丁丞相云：Bokhara 之名出於 Bokhar，火祿教慕闍 (mages) 語，猶言學問中心也。此名與畏吾兒及中國偶像教徒 (猶言佛教徒) 所稱之寺宇 Bokhar 名稱完全相類，然在此城建立之時，實名蔑只客忒 (Medjketh) 也。——不花刺在地理家本哈兀哈勒時代，內城周圍約方一程，外有羅城，周圍有十二程。堡壘園囿村莊並在其中。此地理家云：“窣利 (Sogd) 水經其附郭，堡與城接，城外之地雖甚饒沃，然居民甚衆，所產不足供其食也。”

聚禱之處也。命居民集於是場，汗登壇，問衆中孰最殷富，衆舉二百八十人以應。其中九十人外國籍，汗招之使前，諭以算端之挑釁，及已不得已而用兵之意。既而曰：“應知汝曹已犯大過，而人民之長負罪尤重。設汝曹問我所言何據？我將答汝曹曰，我爲上帝之災，設汝曹無大罪，上帝曷降災汝曹之首？”次言地上財寶知取之，勿勞汝曹自獻，然應速告地中伏藏。命諸人指出管家之僕，強之呈獻其主財寶。每富人以一蒙古人監之，每日日出即引至汗帳之前①。

時猶有花刺子模兵四百騎，未能隨大隊出城，退據內堡。蒙古軍將攻之，先宣告於市，凡能執兵者皆應來前，違者死。及諸壯健者出，遂命其執內堡填壕之役，已而置砲攻之。凡十二日，內堡破，盡殲堡中守者。而攻堡之蒙古兵與居民，爲堡中所傷亡者，爲數亦不少也②。

內堡既拔，下令迫不花刺居民出城，附身衣服外，不許攜帶一物。居民既出，遂縱掠。凡違令未出城者，搜得輒殺。全史撰者阿里額梯兒曰：“是日也，極不幸。僅聞男女老少悲啼永訣之聲，蠻人在此種不幸人之前辱其婦女，男子力不能抗，惟有相對飲泣。中有數人，寧死不願睹此慘象。若法官別都魯丁 (Bedr-ud-din)，若教長魯克那丁 (Rokn-ud-din) 與其子，見其妻女被辱，曾奮鬪而死。”拷掠富豪，強其指出藏金所在。蒙古軍終在城中各處縱火。城內房屋僅大禮拜堂與若干宮室以磚建築，餘悉木房，遂付一炬③。

成吉思汗離此焚餘之不花刺，移軍進向撒麻耳干。兩城相距

① 見世界侵略者傳第1冊。

② 見全史第12冊266頁。此書撰者頗表憤慨之意，謂蠻人填壕時所用之物，雖聖座與可蘭經亦不免焉。又據世界侵略者傳所載，蒙古兵在內堡中殺三萬人，內有著名貴人不少，沒入婦孺爲奴婢。案三萬之數未免言過其實，吾人寧取當時人全史撰者之說。

③ 見全史。惟據世界侵略者傳，謂曾令居民將算端戰士悉數遣出不花刺城外。顧諸軍人逆知出必不免，遂執兵以抗，成吉思汗因縱火焚城。

有五日程，軍循宰利河行。此河風景甚美，兩岸園圃別墅相望。成吉思汗分兵攻取沿途所經之答不昔牙 (Deboussiyé) 撒兒的勒 (Sertel) 兩堡；自率大軍逕向撒麻耳干。不花刺之俘民隨軍後行，頗受虐待，其疲不能前者，輒殺之^①。算端以突厥波斯兵四萬守撒麻耳干，命良將統之^②。繕增堡壘，城防甚固，人皆以爲可能久守。成吉思汗知之，故先略取四周之地，然後進軍撒麻耳干城下。其他三軍已取河中北方諸地，亦來會，並驅土著丁壯至。汗以騎兵先達城，翌日部隊俘虜繼至。俘虜每十人爲一隊，隊執一旗，諸隊陸續來至城下，俾城人知其兵多。城人見之，果以俘虜爲戰士，蒙古主環城視察形勢者兩日。第三日晨遣簽軍與士卒進擊，城民中有勇士一隊出城禦敵，然花刺子模兵不敢與蒙古軍戰，未出援。蒙古軍誘城中勇士至埋伏所，諸人無馬，中伏盡殞^③。此戰遂使城中人喪失士氣。守兵以康里人居大半，康里人自以爲突厥與蒙古人爲同種，將必受善待，因懷去就。成吉思汗許收錄康里兵，由是康里兵攜眷屬輜重出城降。第四日將攻城，城中之法官教正 (moufti) 率諸律士赴成吉思汗營納款，汗善諭之歸，遂開城降。【回曆3月，公元4月】首卽墮其壁壘，命居民悉出城，違者殺無赦。僅許法官教正及其親從等留城中，聞其數甚衆^④。蒙古兵縱掠城市，搜殺藏匿之人甚夥。

是夜有突厥將名阿勒卜汗 (Alb-khan) 者，率兵千人自堡突圍出走，追從算端。達曙，蒙古兵諸面同時進攻內堡，薄暮攻入堡內。

① 見全史 267 頁。

② 見札蘭丁傳。——據朮外尼云，撒麻耳干守兵共逾十萬，內突厥兵六萬人，大食或波斯兵五萬人。刺失德所誌兵數亦同，顧刺失德所誌蒙古軍侵入河中之事，蓋全錄朮外尼書者。全史則謂守兵有五萬人。

③ 見全史 268 頁。——朮外尼則謂花刺子模統將數人率守兵出城擊敵，戰至晚始休。花刺子模軍損千人，僅俘敵若干人而還。

④ 據朮外尼云，其數致有五萬。

有勇士千人退守禮拜寺，力抗不降，蒙古兵縱火焚殺之。

至是將康里波斯人分置兩處。聚康里人於平原中，收其兵械馬匹。依例外國降卒應改衣蒙古裝束，雍額上髮結辮，茲亦命康里人爲之以安其心。至夜盡屠之，死者康里兵三萬。統將巴里失馬思汗 (Barischmaz-khan)、脫海汗 (Togaï-khan)、撒兒昔黑汗 (Sarssig-khan)、兀刺黑汗 (Oulag-khan) 等二十人，其眷屬馬匹輜重皆爲蒙古軍所得。

撒麻耳干居民被殺者爲數亦衆。括餘民，成吉思汗取工匠三萬人，分賞其諸子諸妻諸將，蒐簡供軍役者，數與之同。尙餘居民五萬人，出贖金金錢二十萬，然後許其還城。成吉思汗驅新編撒麻耳干之丁壯一部渡阿母河，所餘丁壯以付諸子等，率以進攻花刺子模。嗣後屢有徵調，此種不幸之人獲歸故鄉者爲數無幾，撒麻耳干全州人丁幾盡虛耗^①。

撒麻耳干城有算端之戰象二十頭，象奴以獻成吉思汗，請給象食。汗問象食何物？答言食草。乃命放象於野，後皆餓死。

初，成吉思汗抵撒麻耳干城下時，卽命亦速部人哲別那顏，兀良哈部人速不台把阿秃兒，二人各將萬騎，往追算端摩訶末。諭以逕追算端，若遇重兵，則勿戰，而待大軍之至；設摩訶末不戰而逃，則追隨勿捨。沿途諸城降者免之，抗者滅之。

當蒙古軍進躡河中之時，摩訶末離戰地甚遠，神志沮喪，且濡染及於臣民。先是建築撒麻耳干堡壘之時，摩訶末曾至此堡濠邊，濠與河水相接。摩訶末曾云：“韃靼兵衆，投鞭足以填之。”及聞蒙古兵侵入河中境內，乃棄撒麻耳干，取道那黑沙不 (Nakhscheb)，沿途輒語居民速自爲計，其士卒將不能衛之也。集文武將吏議方略，諸人意見不一，愈使其一策莫展。諸宿將曾建議，河中已無暇

^① 見世界侵略者傳第1冊。——史集。——全史第12冊267頁。

可救，應以全力防呼羅珊伊刺克。召集散處各處之兵，合成一軍，並盡徵木速蠻，共守阿母河線。別有人勸摩訶末赴哥疾寧，糾集諸軍以抗韃靼，縱然不勝，可奔印度。摩訶末以此策萬全，從之，遂向哥疾寧。道經巴里黑，其子魯克那丁之相阿馬都木勒克(Amad-ul-mulk)適自伊刺克阿只迷封地奉命來見。緣魯克那丁惡其相，然因其爲摩訶末所信任，又不敢得罪，故藉故遣之來，因以遠之。阿馬都木勒克自度處境之難，固欲託庇於算端所；然伊刺克爲其故鄉，而眷屬又在彼處，戀不能捨，遂勸摩訶末赴伊刺克，謂其地人財俱足，可以禦敵。摩訶末子札闌丁時從父，深不以此二退兵策爲然，欲阻蒙古兵逾阿母。乃請於父，設父決赴伊刺克，則乞假兵柄與敵一戰。且云：“俾處敗創之時，使人民不得詛咒。謂迄於今茲重徵吾屬賦稅，及處危難之時，乃棄吾屬，一任韃靼人之蹂躪。”然摩訶末不從其言，反斥其少不更事。謂吉凶有定，災禍之來，孰能抗之？不如待天象有利於我之時^①。

算端離巴里黑前，遣一支隊赴忒耳迷撒麻耳干間之般札卜(Pendjab) 調敵情。旋聞報，不花刺陷，繼報撒麻耳干降，遂急離巴里黑。扈從軍士皆突厥人，諸將皆禿兒罕可敦之戚也。中途謀殺算端，事泄，摩訶末夜易寢幕防之。晨起視空幕，攢矢已滿。遂嚴警備，疾馳抵你沙不兒，【回曆2月12日，公元4月18日】以爲蒙古兵不遽渡阿母河。三星期後，偵知敵騎已入呼羅珊，【回曆3月7日，公元5月12日】乃藉行獵爲名，攜少數隨從出阿刺克門，離你沙不兒。城民旋得訊，遂大警懼^②。

自撒麻耳干遣往追逐摩訶末之二軍，在般札卜不用舟梁渡阿母河。蒙古軍以牛皮裹樹枝作鞆，藏軍械服用於中，繫鞆於身，手

① 見札闌丁傳。——世界侵略者傳第1冊。

② 見世界侵略者傳第1冊。

握馬尾，隨以泳水，舉軍截流而濟^①。

哲別不速台兩將長驅直入呼羅珊。是時呼羅珊民物繁庶，分四郡：以馬魯、也里、你沙不兒、巴里黑四城爲郡治。蒙古軍將至巴里黑，城民納幣迎降，蒙古軍置一守將以鎮之。進至匝維（Zavé），城人閉門，拒不獻糧，蒙古軍不欲頓兵於此，捨之而去。守城者登陴擊鼓辱詈蒙古軍，蒙古軍遂還攻其城，三日拔之。盡屠其民，焚燬所不能取攜之物而去。進向你沙不兒，執土民使誓告算端踪跡。分遣使者至諸城諭告成吉思汗將率大兵至，若拒不降，將蒙最大不幸。其降者則置一帶印（tamga）之蒙古守將以鎮之。設拒降之城守備不固，則攻破之，守備完整，則棄之前進，蓋其志專在追獲算端也。

算端去你沙不兒後，丞相法官教正三人共攝此城留守事，以待新任長官舍里甫丁（Schéref-ud-din）之至。舍里甫丁本宦官，奉算端命自花刺子模來，在道得疾，未至你沙不兒三日程，客死。其從官恐衛卒奪其資裝，祕喪不發。三留守之一人託言郊迎，率兵出城齋行李入城，然舍里甫丁之衛卒千人不願留城內，去而追從算端。翌日，才出城三程地，蒙古軍前鋒已近你沙不兒，聞而追擊，殺之【回曆3月19日，公元5月24日】。

蒙古軍進至你沙不兒城下，諭令開門，城民請俟其主就擒後降附，先餽軍糧，蒙古軍受之而去。其後他隊連日經過城下，亦咸受供給。最後那顏哲別至你沙不兒，【回曆4月1日，公元6月5日】召留守者出謁。留守假平民三人官，奉糧餽物^②。哲別授以成吉思汗

^① 見全史第12冊268頁。——修士迦兒賓所誌韃靼人渡河之情形相同，所異者繫鞆於馬尾，人坐鞆上，用兩襜助以渡河。可參照 Vencentii Speculum 第4冊第31卷第17章450頁。又希臘史家 Nicéas Choniates (ad. an. 1154, ap. Stritter, Mem. Popul 第3冊929頁)亦云突厥（Turcs Patchinakes）渡禿納河（Danube）時以革裹輓木，繫繫之，使之滴水不透。身坐其上，手握馬尾，兼奉馬鞍及軍器，使馬若帆，用鞆作船，橫斷禿刺河極易。

^② 見世界侵略者傳第1冊。

之檄，檄用畏吾兒文，其文略曰：“檄告守將貴人平民等知之：上帝以大地之國自東迄西付我一人，降者保其身家，抗者並其妻女家屬殺之。”同時命以糧供應蒙古軍之至城下者，勿以火拒水，勿恃城堅守衆，否則將完全毀滅^①。

時有伊斯蘭教與異教之軍人，與夫謀剽掠之亂民，從此二蒙古軍者，爲數甚衆。追隨摩訶末之踪跡，進軍甚速。躡所過之地，掠其馬匹牲畜。速不台之經行火木思 (Coumouss) 而向伊刺克阿只迷也，歷破哈不珊 (Khabouschan)、徒思 (Thouss)、額思法刺因 (Esféraïn)、達蔑干 (Damégan)、西模娘 (Simnan) 諸城。伊刺克阿只迷，波斯之一州也。有一沙漠與呼羅珊、法兒思、起兒漫三地相隔絕，其間有數山蜿蜒其間，山巔終年積雪，阿刺伯人故名其地曰只巴勒 (Djibal)，猶言山地也。統將哲別逾襍穆答而至刺夷城 (Rayi) 下，與速不台會，共襲破此城，殺男子，虜婦孺，所爲暴行，前所未聞也^②。

摩訶末自你沙不兒出奔其子魯克那丁營，時魯克那丁已集伊刺克軍三萬人於可疾云城 (Cazvin) 下。摩訶末集此軍諸將，共謀防禦之策。以羅耳 (Lour) 王赫匝兒阿思卜 (Hézar-Asb) ^③ 意志堅強，召與之謀。史書言此小國王赴召時，見王幕七拜，算端命之坐。及羅耳王還邸，摩訶末遣丞相阿馬都木勒克偕統將二人往與之共謀防禦事。羅耳王以爲羅耳法兒思以山爲界，算端應急赴

① 見史集。

② 見全史 271 頁。——樂園云，刺夷城先是有宗教派別之爭，詭派交惡。阿不哈尼非 (Abou-Hanifé) 派之信徒曾焚毀沙非亦 (Schafiyi) 派之禮拜寺，沙非亦派之信徒因恨而通款哲別，及城陷，盡殺哈尼非信徒。已而哲別以爲賣其同教者忠順亦不可恃，乃並屠沙非亦派信徒。

③ 赫匝兒阿思卜者，曲兒忒人阿不塔海兒 (Abou-Taher) 子。先是阿不塔海兒奉其主法兒思王命，取羅耳之地，已而叛。自王羅耳，1160年時，赫匝兒阿思卜嗣位，取黍勒 (Schoules) 之地。黍勒者，遊牧部落也。失地後徙居法兒思境內，後哈里發納昔兒授赫匝兒阿思卜爲阿塔畢 (見 Tarikh Gouzidé 第4卷第2章)。

山後，其地物力豐饒，不難召集羅耳、黍勒、法兒思、舍班哈烈 (Schébankarés) 諸部之步兵十萬^①，以扼諸山隘口，而阻韃靼之侵入。脫勝，可振士氣，而治其畏敵之疾。算端以爲羅耳王之獻此策，蓋欲利用其以制其鄰法兒思之阿塔畢，遂謝曰：“待強敵去後，再謀此阿塔畢也。”

摩訶末甫決定留守伊刺克，即得刺夷不守之警報。隨從之王侯貴人，畏蒙古人甚。一聞此訊，爭先出奔，士卒亦潰。算端與諸子避往哈侖堡 (Caroun)，途遇蒙古兵，不識其爲算端，發矢射之。算端馬負數傷，仍忍痛而趨，負其主入哈侖。摩訶末僅留一日，易健馬，進向報達。算端甫離堡，蒙古兵至，以算端在堡中，急進攻，已而知其已去，解圍追之。途中捕得算端放還之鄉導數人，詢知算端逃向報達。然算端實已趨他道，蒙古兵失其踪跡，遂殺導者而還。

摩訶末既改道，馳向可疾云西北數程之撒兒只罕堡 (Serdjihan)，堡在高山^②。居七日，又奔岐蘭 (Guilan)。復由岐蘭奔禡樛答而，既至，幾子身無長物矣。

時蒙古兵已入禡樛答而，破其都會阿模里 (Amol)，及其商業城市阿思忒兒 (Aster-Abad)。摩訶末謀於來迎之諸異密 (émir)^③欲知何堡可以避兵，諸人勸其暫避入裏海中近於禡樛答而諸島之一島，摩訶末將從之^④，留居海岸一村落中數日。傳記家奈撒人摩訶末曾云：“算端逐日詣禮拜寺，爲其五次祈禱，使教長爲誦可蘭經。因悲泣，遂對上帝發願，將來如能光復舊物，必使國內悉遵正義而行。”無何蒙古兵至。禡樛答而有一小國名曰客不的札蔑 (Ké-

① 黍勒人與舍班哈烈人皆曲兒忒種，以遊牧爲生，前者居忽即斯單之北部，後者居法兒思之北部。

② 參照 Safi-ud-din Abd-oul Moumin 撰阿刺伯文地名辭典 (Merassid-ul-ittild ala essmaï il-emkinet vébel-bécd)。——只罕奴馬 (Djihan-Numa) 書刊本 297 頁。撒兒只罕，波斯語猶言世界之頭。

③ 鈞案異密官號從唐譯名。

④ 見世界侵略者傳第 1 冊。

bou d-djamé), 其王魯克那丁(Rokn-ud-din)因摩訶末奪其地而殺其從父從兄, 遂恨算端而投蒙古軍, 復有其國, 導蒙古兵至。摩訶末亟登舟出海, 陸上發矢射之, 有敵兵數騎躍馬入海逐舟, 盡溺死。

時摩訶末已得肋膜炎病, 自知將死。乘舟離岸時歎曰, 君臨之國不少, 乃無數肘之土可作墳墓。既而登一小島, 喜其地安寧, 結幕居焉。禡楞答而沿岸居民以糧物來獻, 算端皆授以官職或食邑之制書。有時須親書之, 蓋隨從諸人多已遣赴諸子所也。數年之後, 札闌丁恢復故國之一部時, 凡以此類制書獻者, 皆授以尊榮。其以算端摩訶末所賜之小刀或手巾出示者, 亦重賞之。

摩訶末自知病勢日重, 乃召諸子札闌丁、斡思刺黑沙、阿黑沙(Ac-schah)等至, 取消前此命斡思刺黑沙嗣位之舊詔。謂非札闌丁不足以光復故國, 遂親取佩刀繫其腰, 命諸子對之委質, 並勵守忠不貳。不數日死, 葬於島中^①。倉卒無殮衣, 即以其襯衫裹葬之^②。此滅國不少斥地甚廣君主之結局, 如斯而已。

諸史家對於摩訶末之毀譽不一: 曾仕成吉思汗諸孫爲丞相之朮外因人阿刺丁, 與哈馬丹人刺失德, 對於花刺子模帝國之滅, 曾以詳細記載留示吾人。此二史家皆謂摩訶末處危難之時, 畏敵甚, 而又篤信星者之說, 遂致一籌莫展。且不應以其怯敵之意流露於外, 致使軍民志氣銷沉。當敵人任其喘息之時, 則以娛樂爲事。聞摩訶末未走伊刺克以前, 留居你沙不兒之三星期中, 全以其光陰消磨於宴飲樂舞諸事。左右盡娛樂之人, 此州官吏竟委棄政務, 而專爲之覓求舞人歌妓云云。然當時之一著作家阿里額梯兒之批評,

① 諸史家名此島曰阿必思渾島(Abisgoun), 或阿必思渾海之島, 別言之, 裏海之島也。阿必思渾爲海邊之一鎮市, 禡楞答而州朱里章城(Djourdjan)之海港也(參照本哈兀哈勒之地理志)。距阿必思渾數程之遠, 有三島, 其中一島卽爲算端摩訶末避兵之所。此鎮之名曾爲裏海全海之名, 波斯人亦名裏海曰塔拔里斯單海, 曰可薩海(Khazares)。

② 見札闌丁傳。

則又不同。據云：“摩訶末博識，尤精通法學，喜接學者律師教師而厚待之。其爲人喜勤勞，不嗜奢華遊樂，關心國事，爲人民謀幸福。”史家哲赫比謂其勤勵果敢，惟野心勃勃，致使其常爲不義，而嗜殺人^①。諸史家之毀譽雖不一致，然摩訶末當蒙古兵侵入時之怯敵行爲，實無以自解也。

先是摩訶末棄阿母河防之先，曾遣使至花刺子模，促其母偕其後宮避兵禡樛答而境內^②，會成吉思汗之使者亦至。成吉思汗因摩訶末母子不和，遣其近臣答失蠻往離間之。答失蠻轉達汗言，謂汗知算端不孝其母。算端之將校有一部份願助蒙古軍，然汗無意侵入禿兒罕可敦所主花刺子模地。請遣親信之使者來，面達可敦之意，他日諸地完全略定後，將以呼羅珊之地奉可敦云。禿兒罕可敦置不答，及聞算端退走之訊，乃盡率摩訶末之諸妻諸子，輕齎珍寶，棄花刺子模而去。意以爲蒙古軍戰勝飽掠後，不久必退出本國。而摩訶末昔年兼併之諸國王侯，皆在花刺子模獄中，恐已去後生變，乃於瀕行之先，盡出此等繫囚投之阿母河中。由是伊刺克塞勒尤克朝末主脫黑魯勒之二子，巴里黑王父子，忒耳迷主，范廷王，鑷沙（Vakhsch）王，昔格納黑主之二子，古兒末主馬合木之二子，及其他王侯數人，盡死。惟牙即兒（Yazer）王子烏馬兒汗（Omar-khan）以此行達其故國，留作鄉導。烏馬兒汗頗獻忠誠，然將至牙即兒，禿兒罕可敦亦斷其首^③。

禡樛答而諸山中，有亦刺勒堡（Ilal），險峻難攻。摩訶末前至禡樛答而，欲其母並眷屬避兵此堡。至是禿兒罕可敦取道的希思丹（Dihistan），入居此堡。統將速不台追摩訶末經此堡下，留兵一隊攻之。亦刺勒堡常多霧雨，得水易，居民從未疏池蓄水以備

① 見伊斯蘭教王朝史。

② 見世界侵略者傳第1冊。

③ 見札蘭丁傳。——世界侵略者傳第1冊。

旱。及堡被圍，久不雨，此事向鮮有之。被圍數月後，守兵渴甚，不得已乞降。蒙古兵入據之日，雲霧蔽天。俘秃兒罕可敦及其子之諸妻子，送蒙古主營，時蒙古主適在圍攻塔里寒（Talécan）也。摩訶末諸子雖在稚年，成吉思汗盡殺之。以算端之二女賜察合台。察合台自納一人，以其一轉賜其家臣木速蠻哈別失阿米的（Habsch-Amid）。算端之第三女則歸成吉思汗之侍臣答失蠻爲妻。算端別有一女名罕速勒壇（Khan-sultane）前嫁撒麻耳干主斡思蠻而寡居者，爲葉密立城（Imil）之一染工所得，亦以爲妻。成吉思汗挈秃兒罕可敦歸蒙古，後在1233年歿於和林。可敦之相納速刺丁同被俘，甫送至塔里寒，卽殺之^①。

初亦刺勒堡將下時，一闕官知札蘭丁擁重兵在外，勸可敦破圍往依之。可敦答言寧受敵俘之痛，不願往依其孫，其深恨其孫也如此。

摩訶末之珍寶亦爲蒙古主得。先是算端走伊刺克，路經比思塔木城（Bisttam）時，以寶石盈十篋付一從校，命交額兒迭罕堡（Erdéhan）守將。堡甚高，在馮樛答而伊刺克兩地分界山中，處刺夷之北，險峻難取。及蒙古兵至堡前，許守將不死，守將遂獻算端珍寶，送致蒙古主營^②。

摩訶末死後，其三子從海道赴巴勒罕灣（Balkhan）中之曼乞失刺克（Mankischlak），復自是赴花刺子模。始秃兒罕可敦之倉卒出奔也，都城未置留守，遂呈亂象；見諸王至，全城大歡。未久有兵七萬集於諸王麾下，此軍諸將皆突厥康里人。始利斡思刺黑沙關弱易與，冀得便宜各遂其野心，及知其以位讓兄，而札蘭丁性情堅決，大權必不甘旁落，則大失望，陰謀殺新算端。札蘭丁聞其謀，

① 見世界侵略者傳第1冊。——札蘭丁傳謂成吉思汗長子朮赤請罕速勒壇於其父，成吉思汗賜之，後生數子。

② 見札蘭丁傳。

【回曆617年12月15日，公元1221年2月10日】即出奔呼羅珊。前由忽甞得脫之守將帖木兒滅里以三百騎從，疾驅橫斷花刺子模呼羅珊兩地十六日程之沙漠，而至奈撒①。

成吉思汗取撒麻耳干後，屯兵於撒麻耳干那黑沙不兩城之間。1220年春夏兩季皆駐於此。是年秋，修養士馬畢，遂續進兵。聞摩訶末諸子駐兵花刺子模城中，乃命朮赤、察合台、窩闊台三子率兵斷其歸路。同時命在呼羅珊之蒙古軍，戍守沙漠南界一帶。札闌丁至奈撒時，已有蒙古邏騎七百人屯於此地附近，札闌丁猛擊敗之，遂赴你沙不兒。奈撒人摩訶末曰：“是爲木速蠻對於蒙古軍第一次之獲勝也。”札闌丁之兩弟較爲不幸：札闌丁出走之後三日，聞蒙古軍進向花刺子模之訊，亦奔呼羅珊。蒙古軍躡其後，甫至奈撒附近之哈連答兒堡，蒙古軍即踵至。堡屬札闌丁傳之撰者摩訶末。此蒙古軍原爲等待花刺子模軍之追從其新算端者，不知幹思刺黑沙阿黑沙二王之在哈連答兒堡中。堡主摩訶末之姪出禦敵；俾二王得及時脫走。然蒙古軍偵得脫走者爲二王，即不戰而追。及諸一小村曰維失忒（Vescht），二王列陣以戰，蒙古兵敗。二王恃勝不設備，忽又有別一敵軍至，再與之戰，二王歿於陣，蒙古兵以矛貫其首徇示州中。

維失忒之鄉民搜花刺子模兵尸身，得寶石甚夥，廉價售之。緣蒙古兵無所用，故不取，而爲鄉民所得也②。

蒙古兵入花刺子模，進薄其都城兀籠格赤（Keurcandje）③。兀籠格赤亦名花刺子模，與州名同也。此大城跨阿母河兩岸，阿母河自阿母城下入花刺子模境，流入阿刺勒湖（Aral）④，鹹水湖也。

① 見札闌丁傳。——世界侵略者傳第1冊。

② 見札闌丁傳。

③ 阿刺伯人曾變其名曰者兒札尼牙（Dejrdjaniyé），蒙古人則名之尼赤（Orcandje）。

④ 鹹海。

花刺子模境內僅有阿母河兩岸適於耕作，故兩岸城村相望。惟出此狹隘地帶之外，皆爲沙磧^①。自摩訶末三子出奔以後，城中無主，共推突厥統將忽馬兒（Khoumar）爲帥，以其爲算端母族故也^②。圍攻尙未開始，花刺子模軍先大失利。蒙古前鋒遊騎進至城門，似欲掠牲畜，城中人大出步騎逐之，蒙古伏兵突出，追者傷亡甚衆。餘衆潰入城內，蒙古兵亦從而入，然因人數太少，旋退出。諸王率大軍至，使人招諭，許不加損害。朮赤且命人告城民，言其父已以花刺子模封彼，彼願其都城完全無缺，已下令禁止損害云云。城民明大勢者欲降，且故算端曾自阿必思渾島以手詔諭花刺子模之居民曰：“汝等應感余恩，一如感我父祖之恩。茲爲愛汝等計，特致勸告之詞，設力不能禦敵，最良之策莫若乞降。”然城民不從。

蒙古軍乃退治攻具。境內無石，不足供礮擊，則多伐桑木以代礮石之用，於未投射之先，瀆水增其重量。攻具未備之前，仍以威脅利誘，勸城民出降。會徵發所略諸地之丁壯至，命執填壕之役，十日而工畢。至是蒙古軍遂欲取橫跨阿母河兩岸之橋梁，遣兵三千人往，盡沒，守者膽益壯。然其足使此城久攻而不能下者，要爲朮赤察合台二王之失和，號令不一，紀律亦弛。花刺子模人利用此事，屢使蒙古兵多所損傷，六閱月而城不下。諸王遣人赴塔里寒，告蒙古主損兵甚衆而城難下之事。成吉思汗廉得其情，大怒，改命窩闊台總統圍城之軍。窩闊台乃和解兩兄，申嚴約束，軍氣復振。已而下令總攻，守者遂不支。蒙古兵梯登入城，以石油澆先見房屋，縱火焚之。花刺子模兵雖敗，仍奮勇巷戰，節節防禦，婦孺亦參列行間，如是七日，花刺子模人數甚衆之城民，被困於三坊之中，始乞降。遣警長往見諸王曰：“吾屬已受王等之嚴威，使吾屬感王等之惻隱，此其時矣。”朮赤怒曰：“彼等以抗拒而沒我軍之一部，則迄

① 見本哈兀哈勒地理志。——阿刺伯文地名辭典，花刺子模及兀籠格赤條。

② 阿不哈齊書（突厥文64頁）謂其人爲禿兒罕可敦之兄弟。

今受其嚴威者爲吾曹；乃反謂彼等受吾曹之嚴威，茲吾曹將使彼等一受之。”遂命驅民盡出城外，令技師工匠別聚一所，其從之者，遣送蒙古，皆得免死。然有不少匠人憚遠謫，以爲居民可免死，因混處其中而不出，蒙古兵分居民配諸隊間，以刀鍬矢盡屠之^①。免者惟幼婦兒童，夷爲奴婢。屠後掠城中餘物，決阿母河堤，引水灌城，廬舍盡毀，藏者皆死。史家阿里額梯兒云：“其他諸城之陷，餘民或潛匿或遁走，或藏積尸中，而得免。惟花刺子模之人免於兵者，盡溺於阿母河水中。”

有司教名捏只木丁 (Nedjm-ud-din)，居花刺子模城，諸王聞其德望，城未被圍前，勸其來蒙古營中避難。司教答曰：“我安處花刺子模人中，已有七十五年。今彼等既處危境，不忍棄之。”竟死城中^②。

成吉思汗駐夏於那黑沙不之草原，休養士馬畢，進圍阿母河北岸之忒耳迷。諭城民開城墮堡壘，不從，攻十日拔之。盡驅其民出城，分配諸蒙古隊屠之。有一老婦將受刃，呼曰：“有美珠願獻。”及索其珠，則云已嚥入腹中，乃剖腹出珠。成吉思汗以爲他人亦有嚥珠之事，命盡破諸死者之腹以求之。

成吉思汗駐冬於薛蠻 (Séman)，分兵躡其東諸地，入巴達哈傷，降之^③。同時命汗子拖雷率兵入呼羅珊，殘破此美麗州郡。及春，阿母河北諸地或毀或降，悉皆略定，成吉思汗遂涉淺灘渡阿母河。巴里黑城遣使迎獻重幣，此著名大城雖降，猶不免於全滅。成吉思汗得札蘭丁駐兵於哥疾寧之報，欲進軍，念留此民衆之城於後路爲非計，遂以檢括戶口爲名，驅巴里黑之民出城，盡屠之。蒙古

① 據阿刺丁刺失德二史家之說，每一蒙古兵殺二十四人，計兵士之數凡五萬人也。刺失德云，匠人遣送蒙古者，數有十萬。

② 見札蘭丁傳。——世界侵略者傳第1冊。——史集。——全史。

③ 阿刺伯文地名辭典云：巴達哈傷俗稱巴刺黑傷 (Balakhschan)，緣其地諸山產寶石，尤以紅寶石名Balakhsch者爲著名，故以名其地。其地當波斯商人赴土番之孔道。

兵入城焚掠，全城灰燼，夷其堡壘而去。

成吉思汗由是進至訥思來忒忽堡 (Noussret-couh)^①，堡在塔里寒山地中，勢險固。戍兵勇健，諸將攻之六閱月而不能下^②。成吉思汗乃驅俘虜於前敵，退者斬；蒙古兵造木架，運土成丘，高與敵壘等，置礮猛攻堡內。守者計窮，全軍突圍出走，騎兵竄山得脫，步卒盡殫。攻之凡七月，始拔其堡。蒙古兵去後，堡中生人疊石無存^③。

蒙古兵毀堡之時，拖雷亦全毀呼羅珊，還軍父所。先是哲別速不台二將追逐摩訶末時，已躡此州之一部。二將所下城邑，各置將以戍之。顧其軍行後，不復有蒙古兵至，會有風傳算端勝敵於伊刺克者，前此懾於威者，至是意氣遂振。徒思之義兵長遂殺此城蒙古戍將，送首於你沙不兒。有一蒙古校駐兀思秃哇 (Oustoua)，守遣赴伊刺克兩軍之馬匹牲畜者，聞其事，率所部三百人入徒思，殺叛兵大半，夷其城壘，以待略取呼羅珊一軍之至。

1220年秋，拖雷奉命進軍呼羅珊之時，曾命成吉思汗婿那顏脫合察兒 (Togatchar)^④將萬騎爲前鋒，進向奈撒。部將別勒忽失 (Belgousch)所領分隊先至城下，別勒忽失中流矢死。蒙古兵爲復仇，遂圍奈撒^⑤。

先是摩訶末遁走伊刺克時，曾遣使往諭奈撒居民，謂今來寇之敵，作戰與其他民族異。最良之策莫若棄城市避入沙漠或諸山中，蓋韃靼人或者飽掠即去，則居民應逃避以全其生，否則必須重建堡寨以守也。緣此城堡寨，前此算端塔合失取奈撒時業已經其削平，改爲耕地。然奈撒居民不欲遁走，遂重建之。

① 此言得勝山。

② 見世界侵略者傳第1冊。——史集。

③ 見全史第12冊。

④ 鈞案此人與前之脫忽察兒或非一人。

⑤ 見世界侵略者傳第1冊。

脫合察兒兵至奈撒城下，役俘虜箠軍架礮二十具以攻城，並強其負槌以破城，退者斬之。猛攻十有五日，城壁裂一大口，其夜蒙古兵登此，黎明入據城內。盡驅其民於野，命其互相反縛兩手。奈撒人摩訶末云：“此種不幸之人，從之而不敢違，脫其散走山中，大半可以逃避。及其互相反縛以後，蒙古兵不分男女老幼，攢射屠之。死者或爲奈撒居民，或爲他處人民來此避難者，計共有七萬人。”

後三日，蒙古軍分兵圍哈連答兒堡，此堡卽屬奈撒人摩訶末。此傳記家誌其事云：“是時我適在堡中，堡在山上，勢險峻，爲呼羅珊最堅諸堡之一。相傳自伊斯蘭教輸入此東方地域以來，此堡卽屬余祖。顧其地處全州之中心，凡脫走之俘虜，與避兵之民衆，多走集於此。若干時後，韃靼人見此堡不能下，乃索棉布袍萬襲，及其他物品，以作退兵之價。其實彼等已飽掠奈撒城之物，尙猶未厭。我允其所求，備衣物送敵軍前，然人皆知韃靼見人必殺，無人敢作使者。最後得二老人願效死，託其子女於我而後行，蒙古兵拔營前果殺之。”

同一傳記家又云：“此種蠻人散佈呼羅珊境內，每至一地，卽聚鄉民，驅之赴其欲取之城，役之使司攻城器械。全境憂懼，人皆自危，致使被俘之人反較居家之人爲安。凡地主亦應率其臣民，攜其戰具，從韃靼軍。至其所欲取之城下，違者則攻其堡而屠其人。”①

【回曆617年9月，公元1220年11月】脫合察兒進至你沙不兒，欲取其城。攻城之第三日，守陴者射殺脫合察兒。蒙古軍代將者以兵力薄，不足拔此大城，解圍去。分軍爲二隊，自率其一攻撒卜咱瓦兒 (Sebzevar)，三日拔之，盡殺其居民七萬人。其一入徒思境，取諸堡，若哈兒 (Car)、那罕 (Nocan) 二堡皆下，居民盡被屠殺②。

拖雷本軍入呼羅珊，先攻馬魯沙喜章 (Merv-Schahidjan)，州

① 見札蘭丁傳。

② 見世界侵略者傳第1冊。

中四大城之一也。前爲塞勒朮克朝滅力沙辛札兒兩算端之都城，城在平原中，土地肥沃，處馬魯水 (Merv-er-roud) 一名木兒合卜水 (Murgab) 者之傍岸。算端摩訶末棄阿母河而出走時，曾遣使至馬魯，傳諭是城官吏士卒，退保附近之蔑刺合堡，留城之居民不能遷徙者，可降蒙古軍。當時摩訶末之畏敵，已濡染及於諸臣。馬魯長官別海木勒克 (Behai-ul-mulk) 以蔑刺合堡不足恃，去而之阿刺塔黑堡 (Alatac)^①。有官吏數人仍返馬魯，其餘則散走他所。代別海木勒克守馬魯者，與教正，主降蒙古；法官與賽亦德族長則主守。哲別速不台兵至馬魯境內之馬魯察克 (Maroutchac)，馬魯城卽遣使納款。會有曾任摩訶末護衛之突厥蠻將名不花 (Boca)者，糾合同種人爲一隊，襲據馬魯。主守之城民，州中之突厥蠻人，以及避蒙古人之徵調而來奔者，羣集其麾下。

先是馬魯之前長官抹智兒木勒克 (Modjir-ul-Mulk) 隨從算端至於其從忒耳迷出奔之時，算端死後，還至馬魯附近。軍民附之者皆從之，因奪據馬魯。不花孤立無援，亦服從之。由是抹智兒木勒克欲自立爲君。自稱王室血胤，蓋其母前在算端後宮，遣嫁時已受孕也。

教正之主降蒙古者，與距馬魯六日程撒刺哈夕 (Sérakhss) 之法官有嫻好。時撒刺哈夕已置有蒙古戍將，教正遂與此法官秘密勾結，抹智兒木勒克知其事，祕而不發。然教正自泄其祕，一日在禮拜寺宣教，無意中言：“使蒙古之敵盡死。”聞者大恚，羣詰之。教正狼狽自辯，謂其口出此語，實與心違也。抹智兒木勒克先疑之，至是益信。然無謀叛之顯證，不敢加刑於此明法之人。未幾得其致撒刺哈夕法官之書，召犯鞠問，堅不肯承，示以手書，噤不能答。抹智兒木勒克命之出，諸衛卒盡出手刃斃之，陳尸於市。

^① 據可疾云尼 (Cazvini, Iklim IV) 書云，阿刺塔黑位於塔拔里斯單境內之一高山上，四圍山勢險峻。

時別海木勒克已棄阿刺塔黑堡，赴禡穆答而投一蒙古軍將。自稱已據馬魯，設許其仍爲府主，願每歲命每戶出棉衣一襲以獻，蒙古將遂命其從軍行。行次薛合里斯單(Schéhristan)，聞馬魯內亂，乃致書於抹智兒木勒克，謂彼此不應爭長官之位，蒙古軍甚盛，不可抗，彼於瞬息之間滅你沙不兒。今有蒙古兵七千，徵調兵一萬，進向馬魯。本人亦在軍中，敢自託友誼，函請謀自全之策。城中紳豪聞之驚懼，議出避難，既而疑其虛妄，執訊齋書來使二人，盡得事實，遂殺二使者。蒙古兵亦見爲別海木勒克所欺，殺之。

抹智兒木勒克驚定，遣兵往執撒刺哈夕法官至，罪其親齋贖物獻那顏哲別，並受蒙古撒刺哈夕長官職。先是此法官曾殺某人，茲以付被殺者之子，處以復仇之刑。時有若干時不聞敵兵之訊，馬魯城中之紳豪與抹智兒木勒克偷安旦夕，不復爲備。已而阿母城長官來報，蒙古兵已在阿母城前渡阿母河，今踵其後而至。旋果有蒙古兵八百人進擊屯於馬魯附近之突厥蠻，戰方酣。適又有突厥兵二千人自花刺子模來，撫蒙古軍背，陣斬殆盡，俘六十人，徇於市而殺之。突厥蠻人既戰勝，乘勢欲奉阿母城長官爲主，不欲再從抹智兒木勒克。然謀奪馬魯城而未果，乃大掠馬魯附近一帶之地，以泄忿。

至是拖雷之軍抵馬魯城下，軍凡七萬，有一部爲被略諸州徵發之兵。時突厥蠻軍萬騎尙屯馬魯城外不遠，蒙古軍設伏誘之，殺其一部，餘衆潰走。盡奪其所有並所掠馬魯城外之牲畜無算。

次日，【回曆618年1月1日，公元1221年2月25日】拖雷率五百騎周視城壘。七日之間，全軍悉集城下，乃下令進攻。守兵從諸門出城突擊二次，皆被卻還。蒙古軍終夜環城守望，不使一人得脫。次晨，抹智兒木勒克遣一德高望重之教長使蒙古軍，拖雷以好言之餌而遣之歸。抹智兒木勒克遂奉厚幣親至蒙古營①。

① 世界侵略者傳第1冊。

拖雷許其仍守舊職，赦馬魯城民不死，以榮袍賜此長官，且言欲見其友從，授以祿位。抹智兒木勒克乃悉召之來，及至，拖雷盡縛之，並縛抹智兒木勒克。飭舉馬魯最富之人，簿錄得商賈地主二百人，並錄工匠四百人，悉召赴蒙古營。遂縱兵入城，驅居民盡出，命各人攜其眷屬與隨身衣物以行。凡四日，城始空。拖雷在平原施金座，坐其上，命引所俘將卒至，對衆斬之。居民見者皆泣，繼而分別男、女、幼童，配置諸營。居民別離，哭聲震天。惟工匠四百及童男女若干得免死爲奴，餘盡被殺。撒刺哈夕之簽軍因其法官被殺，爲復仇，其屠殺之殘酷尤勝於蒙古兵也。拷掠富豪，使指藏金所在，大掠城市。以塞勒朮克朝算端辛札兒墓中有殉寶，發其墓，而火其墓堂。夷平馬魯之城堡^①。

此殘忍不下於其父之蒙古汗子，於離此屠場進躡你沙不兒以前，曾命土豪一人爲此荒城之長官，並置蒙古戍將一人以鎮之。居民有匿土窟中者，聞蒙古軍行始出，其數約有五千人，然其得慶更生之時亦不久也。旋有繼至之蒙古軍往從拖雷者，亦欲見馬魯人之流血。其統將命此輩不幸之人以衣盛麥，出城餉軍，及城民出，盡殺之。此軍繼進，路遇逃民悉屠殺無遺。別有一軍隨後至者，亦盡殺所見之人。

拖雷進軍你沙不兒，此城距馬魯十二日程。你沙不兒云者，波斯語撒婆兒 (Sapor) 城之義也。昔在庫薩和朝 (Cosroës)^② 時代，爲呼羅珊之都城。昔人且以伊蘭名之，伊蘭者，波斯古稱也。此地未及百年，曾毀二次。1153年，算端辛札兒在位時，突厥烏古斯之游牧部落叛，呼羅珊遭其蹂躪。又在1208年時，遭地震。然你沙

① 見全史第12冊。——世界侵略者傳第1冊。——全史謂馬魯一帶約有死者七十萬人。世界侵略者傳所誌之數尤衆。據云，有德高望重之賽亦德族人也速丁 (Yzzud-din)，曾偕數人在十三日間計算死者之數，逾一百三十萬。而尸骸之隱伏未發現者，尙未計焉。

② 鈞案此從唐譯名。

不兒旋見興復，拖雷率軍進圍此城，爲其姊夫^①脫合察兒復仇時，城內人民甚衆也^②。先是蒙古遊騎至你沙不兒附近者，輒爲城人所害，如是數月。城民逆料蒙古必來復仇，遂堅其守備，城上置發弩機三千，發石機五百。蒙古軍攻具亦強。首先殘破你沙不兒四圍全州之地，繼對城設置發弩機三千，發石機三百，投射火油機七百，雲梯四千，礮石二千五百擔，而附近諸山尙可供給礮石不少也。攻具既多，士卒復衆，圍城中望之奪氣。遂遣呼羅珊之大斷事官，率教長紳耆同赴拖雷營請降，並許納歲貢於蒙古主。拖雷不許，大斷事官被留。翌日拖雷巡城一周，訓厲將士，環城同時進攻，是日爲星期三也。【回曆618年2月12日，公元1221年4月7日】晝夜戰不息，比曉，濠塹已平，城牆裂七十口。蒙古兵諸面攀登而入，街巷屋舍皆成戰場。星期五日，則蒙古兵爲脫合察兒復仇之日。脫合察兒之妻，成吉思汗之女也，將萬人入城，所見輒殺，如是四日，貓犬無遺。拖雷聞前此屠馬魯時，民匿積尸中得免者不少，至是命盡斷被害者之首，三分男女小兒之首，聚之爲塔。毀城歷十五日，城市遂墟。後人於其遺址上播種大麥焉。惟工匠四百免死，徙之北方。其潛藏土窟之民亦不免，緣拖雷曾留兵一隊於此搜殺藏者，故居民死於窟中者爲數甚多^③。

四、五年後，札蘭丁復國時，曾將此荒地宿藏之物供撲買，撲買人應歲輸三萬底納兒。後掘者常於一日之中獲得此數，有時且過之^④。

時呼羅珊境內僅也里一城未下，拖雷移軍攻之。其別將分躡徒思者，在此城附近發哈里發訶論刺失德(Haroun-er-Raschid)與

① 或妹夫。

② 見阿刺伯文地名辭典你沙不兒條。——只罕奴馬書320頁。

③ 見世界侵略者傳第1冊。——史集。——全史。

④ 見札蘭丁傳。

哈里發阿里後人十葉派最崇奉之阿里刺齊(Ali-er-Razi)之墓。拖雷順路躡忽希斯單(Couhistan),進薄也里城下,此城在你沙不兒東北,相距五日程,四山環繞,中一平原,村聚園圃遍佈^①。此城長官殺拖雷諭降使,勵所部奮勇死守。蒙古兵諸面同時進攻,戰甚烈,凡八日,長官歿於陣。城中有人議降者,拖雷知城中戰守之意不齊,遂召降。如立降許免死,城人遂降。拖雷僅殺札蘭丁之官吏士卒一萬二千人,命一穆斯林爲長官,置一蒙古將以鎮之。越八日,拖雷奉父命還會師於塔里寒^②。

當蒙古軍侵入呼羅珊之時,有一突厥蠻小部落名哈夷罕里(Cayi-Khanli)者,居於馬魯沙喜章附近之馬罕(Mahan)區中,畏大敵而西徙,居阿美尼亞所屬阿黑刺忒(Akhlatt)之地。其後八年,蒙古兵侵入斯地,則又徙小亞細亞。時此部落之首領名額兒脫黑魯勒(Ertogroul),統四百四十戶。魯木(Roum)算端畀以東羅馬帝國境上昂果刺(Angora)附近之一地,賜號曰兀只別(Oudj-Bey),其爵視歐洲古封建時代之公侯。及其死也,其子斡思蠻(Osman, Othman)繼立,逐漸蠶食東羅馬帝國之地而廣其封疆。1300年,蒙古人滅小亞細亞之塞勒朮克朝後,諸守將分據此國之時,斡思蠻遂於其小境內亦自建一國,號算端,是爲斡思蠻國之始祖^③。

成吉思汗滅塔里寒後,駐夏於其附近山中。【1221】察合台窩闊台二子還自花刺子模。長子朮赤自取兀籠格赤後,即渡細渾河北去。是秋,成吉思汗聞札蘭丁擁重兵據哥疾寧(Ghazna),遂進軍往攻之。道經客兒都安堡(Kerdouan),留攻一月,拔而夷之。踰

① 見 Kinneir 波斯帝國地志, 倫敦 1813 年四開本, 181 及 184 頁。——只罕奴馬書 309 頁。

② 見世界侵略者傳第 1 冊。——也里州志。

③ 見木涅靖巴失書第 2 冊。——Sa' d-ed-din Efendi 撰史冕(Tadj-ut-Tévarikh), 多桑藏突厥文寫本。

欣都山(Hindou-Kesch)^①,此山山系東延,構成印度北界。踰山後,圍攻范延堡,察合台之一子木阿秃干(Moatougan)傷矢卒。其祖鍾愛此孫,悲憤之極,下令疾攻。堡陷,不赦一人,不取一物,概夷滅之。成吉思汗欲是地淪爲荒墟,故百年之後尙無居民也。

察合台喪子時適他往,毀范延時始還。成吉思汗命人祕其事,僞言其子他適。越數日,汗與三子共食,佯作怒色,責諸子不從命。語時屬目察合台,察合台懼。跪而自明,父命死不敢違,汗猶反覆前詞譴責之。既而曰:“汝言實歟?汝能踐言歟?”察合台亟曰:“寧死必不違所言。”汗乃曰:“汝子木阿秃干亡矣,不許汝悲。”察合台聞言,如受電擊,然猶自制不流淚。食畢出,始一洩其悲痛之情^②。

先是成吉思汗屯兵一隊於謝颯斯單(Zabilistan)^③,以爲成吉思汗與拖雷所統一軍之聲援,至是爲札闌丁所敗。初札闌丁橫斷花刺子模沙漠,於奈撒附近擊退蒙古邏騎後,赴你沙不兒,欲至其舊封之地哥疾寧。居你沙不兒三日卽行。行甫一時,蒙古兵躡踪而至,亟追之。【回曆617年12月15日,公元1221年2月10日】算端命其一將拒之歧路,已而自從別道逸。蒙古軍追其將而失算端踪跡,算端於是日一日之間,已走四十程矣。至柔任(Zouzen),欲入城息鞍馬,城民拒不納,且脅之曰:若蒙古兵躡踪而至城下進擊時,城民將於陴上投石共攻之;札闌丁遂卽夜行。翌日蒙古軍果至柔任,追逐算端至也里道上,不及而返。三日後,札闌丁安抵哥疾寧城,其地人大致皆奉命,故諸部之兵來集其麾下。

哥疾寧一地,一歲以來,已經變亂數次:古兒人摩訶末阿里哈兒蒲思忒(Mohammed Ali Kharpoust)先奉算端摩訶末命鎮守哥

① 鈞案即史籍僧傳中之大雪山。

② 見世界侵略者傳第1冊。——史集。

③ 鈞案哥疾寧一地梵語名作漚矩吒,見大唐西域記。阿剌伯語名謝颯,見新唐書。西域記云,大都城號鶴悉那,卽指 Ghazna 也。蒙古語譯名有時贅鼻音於後,故有哥疾寧之稱,一如河西之成合申也。

疾寧。摩訶末棄細渾河出走時，其舅父額明滅里 (Emin Mélik) 封地在也里州中，欲遠離戰地，遂率所部二萬突厥康里人，棄算端而去。路經哥疾寧州，將至哥疾寧城二三日程前，先遣使請於哈兒蒲思忒，指定一地俾其屯軍，以待時局之定。哥疾寧長官，與諸部將答曰：“吾屬古兒人，君等突厥人，不能同處。算端既爲各軍指定屯駐之地，請各守其地。”額明滅里再三請而無效，時札蘭丁之相撒刺哈夕人苦思丁 (Schems-ud-din) 在哥疾寧，以哈兒蒲思忒拒算端至親不納，形同叛逆，乃與子城守將同謀除之。設宴招飲於近郭園林，酒酣，守將手刃之，二人亟還城。古兒兵營於距城半程之地，聞主將死，皆潰。額明滅里遂入城，行長官事。

已而聞有一蒙古軍取道不思忒進軍，額明滅里率軍往禦。然以兵單不足敵，遂退也里，時丞相苦思丁偕行，額明滅里囚之於客出蘭堡 (Ketchouran)^①。哥疾寧城無主亂起，城民殺子城守將以祭哈兒蒲思忒之靈，公推忒耳迷人刺齊木勒克 (Razi-ul-mulk) 爲長官。會有胡魯只 (Khoulloudjes)^②突厥蠻兩部之人，多從河中呼羅珊避兵來哥疾寧境內，聚集於富樓沙 (Ferschaour)^③平原中，隸賽甫丁阿格刺黑 (Seif-ud-din Agrac) 麾下。哥疾寧新長官刺齊木勒克謀擊之，而取此印度之地。戰不利，陣歿，部兵多被殺。其弟月木答忒木勒克 (Oumdet-ul-mulk) 原與兄共掌兵事，茲代之鎮守哥疾寧。已而可不里 (Caboul) 長官以兵來攻，圍之於子城四十日。城將下，而札蘭丁相苦思木勒克 (Schems-ul-mulk)^④被札蘭丁釋出獄，

① 鈞案此堡疑是元祕史之出黑扯連。

② 木涅精巴失書第2冊云，胡魯只部原阿刺伯人，後與突厥諸部混合，遊牧於申河 (Sind) 恆河二水之間。

③ 亦作 Ferschabour，俗稱 Berssavour。此城與其轄境刺火兒 (Lahaur)，在刺火兒哥疾寧兩城之間(見阿刺伯文地名辭典)。現代地圖作 Pischaver，鈞案此從古譯名。西域記作布路沙布邏。

④ 鈞案即前之苦思丁。

遣之至哥疾寧，備供張，圍遂解。七日後，札闌丁入哥疾寧，由是諸部軍皆來集麾下。額明滅里率所部之突厥康里人重返哥疾寧，算端以女妻之。阿格刺黑滅里自富樓沙率所部胡魯只突厥蠻人，可不里長官偕阿匝木滅里 (A'azam Mélik) 率所部古兒人皆來會，總以上諸軍凡六七萬騎。

1221年春，算端率此軍發哥疾寧，進向范延附近之八魯彎 (Pérouan)。益前進，擊蒙古軍之圍攻瓦里安堡 (Valian) 者，襲敗其前鋒，殺千人。圍堡之蒙古軍遽退與本軍合；札闌丁亦歸八魯彎之輜重營。歸後八日，失吉忽秃忽率蒙古軍至。

初，失吉忽秃忽以三萬人屯可不里謝颶斯單之邊地山中：一方偵視札闌丁之行動，一方爲成吉思汗行軍之聲援。至是聞其圍攻瓦里安一軍之失利，即引軍進攻。札闌丁亦進軍，兩軍遇於八魯彎之原。算端以額明滅里爲右翼，阿格刺黑爲左翼，命騎士盡下馬，各繫其馬韁於腰而戰。其右翼先爲蒙古軍萬人所破，旋得中軍左翼之援，陣勢復整。兩軍反復衝突，互有損傷甚重，勝負不決。及夜，各退還營。蒙古帥欲給敵，乃命各騎縛氈象人置手牽從馬上，騎卒以手扶之，俾花刺子模軍知其有援軍至。詰朝，算端諸將望見敵兵列陣兩行，果以爲得援，議退，札闌丁持不可，下令仍如昨日步戰。蒙古軍見昨日之戰阿格刺黑軍最勇，因悉銳擊左翼。左翼攢射之，矢如雨集，蒙古軍卻而復進。花刺子模軍陣歿五百人，於是札闌丁吹角，全軍上馬，大呼突擊蒙古軍，張戰線以圍繞之。忽秃忽曾令其軍視其囊所在勿失，已而其部下見將被敵圍，遂潰走。顧原中溪澗紛錯，馬多顛躓，敵騎較健，馳而追殺，死者大半。

是役也，札闌丁雖勝猶敗。蓋分鹵獲時，額明阿格刺黑爭欲得一阿刺伯駿馬，不相讓，額明怒舉鞭撻阿格刺黑首。算端熟知康里人不服過，不加責讓，阿格刺黑憤恚，即夜率所部胡魯只突厥蠻退走富樓沙，並說古兒部長阿匝木滅里離叛而去。算端挽之歸，不

從。由是算端所部僅餘突厥兵及花刺子模兵而已，遂返哥疾寧。又聞成吉思汗親將大軍爲忽秃忽報戰敗之恥，乃退向申河而去^①。

成吉思汗聞敗訊，怒而不形於色。僅語忽秃忽，謂其狃於常勝，未受挫折，今遭此敗，當以爲戒。緣其撫育忽秃忽至於成人，視之若子也。先是成吉思汗平塔塔兒部，得忽秃忽，在襁褓中，時其妻孛兒帖 (Bourté) 尙無所出，常有撫養一子之意，成吉思汗遂以忽秃忽賜之^②。至是忽秃忽敗還，成吉思汗卽下令整軍疾驅，進向哥疾寧。在途二日，行不及炊。至八魯彎戰場，令忽秃忽及別一將指示兩軍布陣處，汗以不善擇地切責之。進至哥疾寧，則算端已行十有五日矣。城民不抗而降，置一長官名牙刺洼赤 (Yelvadje) 者以治之。仍率軍追逐札闌丁，及之於申河河畔。時札闌丁已以書招離去之諸部長，速以軍來會；諸軍縱許來，時已無及矣。成吉思汗聞其敵將於次日渡河，卽夜疾進，擊斡兒罕 (Orkhan) 所將之花刺子模殿後軍，命布陣數列，對河作偃月形，進圍札闌丁之少數軍隊，黎明，下令進攻。蒙古軍進薄算端軍，破其右翼。右翼統將額明滅里見士卒死大半，自走富樓沙，蒙古軍殺之於道。左翼亦敗。札闌丁僅餘七百人，奮勇進戰，數欲突圍出。蒙古軍欲生致算端，不發矢。戰至日中，札闌丁見重圍不開，乃易健馬，復爲最後一次之突擊。蒙古軍後卻，札闌丁忽回馬首，脫甲負盾執纛，從二十尺高崖之上，躍馬下投，截流而泳^③。成吉思汗進至河畔見之，指

① 全史(284頁)云，札闌丁戰勝後曾遣人告成吉思汗曰：“如汝欲指定戰場一處，余將赴之。”

② 史集塔塔兒條誌忽秃忽被其義父鍾愛之一事云：“一日成吉思汗因天時酷寒，於大雪中徙其營幕，道遇羣鹿，忽秃忽時年十五歲，語成吉思汗斡耳朵之總管那顏古出忽兒 (Goudjoucour, 鈞案疑卽元秘史卷9之木匠古出古兒)曰：雪深鹿行遲，欲獵取之，那顏許之往獵，薄暮停頓時，尙未見還。成吉思汗詢忽秃忽何往，答言獵鹿未歸。汗怒曰，此子將必凍死。甫欲以車轆擊古出忽兒，而忽秃忽還。言僅見有鹿三十頭，已殺二十七頭。汗喜，命人往尋死鹿，果見諸鹿倒仆雪中。”

③ 札闌丁傳云：“札闌丁因此馬曾救其渡申河，後此從不乘騎，善養之至於梯弗利恩 (Tiflis) 陷落之時”(1226)。

示諸子，言此人可供諸子效法，止將卒之欲泳水往追者。蒙古兵發矢射從渡之花刺子模兵，死者甚夥^①。盡殲岸上殘兵，虜札闐丁眷屬，殺其諸子^②。札闐丁曾將其所有金銀悉投申河中，蒙古汗使善泅者沒水求之，取得一部份以出。

札闐丁既躍馬橫斷申河，於對岸戰地稍下流登其東岸，其始子身無人從，既而部下將士效之得渡者次第來集。此等殘兵百物皆缺，遂抄掠所至地方之兵器馬畜衣服。朮的 (Djouidi) 王以騎兵千人步兵五千人來逐，算端以四千騎擊走印度兵，射殺其長，多所鹵獲。尋聞蒙古兵一隊將至，乃向底里 (Delhi) 退走^③。時印度北方諸州，自古兒國分解以後，悉爲脫奴籍之諸突厥將領所割據。其中最強者爲刺火兒木勒壇 (Mouletan) 全境及信度 (Sind) 一部份之君主納速刺丁哈刺札 (Nassir-ud-din Caradja)，與底里王苦思丁亦勒的迷失 (Schems-ud-din Iletmisch) 二人^④。

追札闐丁之蒙古二將曰八刺 (Béla)，曰秃兒台 (Tourtaï)，奉成吉思汗命追敵渡申河，不得札闐丁踪跡。先破必牙 (Biah) 寨，進圍木勒壇。知此城附近無石可備礮攻，預以河中棄車載石往，圍攻之，城不難下，然蒙古兵不耐酷熱，解圍去。不欲深入印度追逐札闐丁，遂躡木勒壇、刺火兒、富樓沙、滅里蒲兒 (Melikpour) 諸州之地，重渡申河，取道哥疾寧，與就歸途之大軍合。

先是成吉思汗既遣八刺秃兒台二將後，自率大軍於1222年春沿申河右岸上溯行，以哥疾寧城將來或資敵用，命窩闊台往滅之。

① 朮外尼書云：“據身經此戰者言，花刺子模兵死者之衆，一矢之遠，河水爲赤。”

② 據札闐丁傳，札闐丁軍敗時，退至申河河畔，其母其妻及後宮婦女皆至前呼曰：速賜我等死，免受俘虜之辱。札闐丁乃命沈之於河云云。然他書未載此事，世界侵略者傳明言其妻妾被虜，此二書所誌戰時不一。侵略者傳謂在回曆7月中（公元8月），札闐丁傳則謂在回曆10月22日星期三（公元12月9日），後說較近真相，至若作戰之地，諸書皆未明指何地。

③ 見札闐丁傳。——世界侵略者傳第1冊。——史集。

④ 見樂園第4冊。——木涅靖巴失書第2冊。——史集成吉思汗同時諸王傳。

窩闊台至哥疾寧，藉詞簡括戶口，命居民盡出。除工匠免悉送蒙古外，餘悉屠之。已而縱掠，繼以毀壞，由是二百餘年來一強國之都會遂成荒址①。

同時宴只吉帶 (Iltchikadaï) 奉命率師往平也里之亂，當時呼羅珊境內未受兵禍者，僅餘此城也。始也里既降，居民常思乘機脫蒙古桎梏，儲積糧械，託言將來供從蒙古軍之用。及聞札闌丁戰勝忽秃忽之訊，叛機遂啓。也里附近不遠，八的吉思 (Badghiss) 境內有堡，曰哈里温 (Calioun)，而後以納刺秃 (Nerretou) 知名者，處懸崖之巔。欲至堡下者，僅一徑可通，徑長半程，路狹二人不能並行②，因是矢石所不能及。蒙古兵攻之兩次而不能下。堡民慮其復來，並徵調也里之簽軍來攻，欲誘也里人相與同叛，乃致書於也里城二長官阿不別乞兒 (Aboubékir) 明格台 (Mingtai)③ 僞言欲降。然恐蒙古軍虐待，欲汗賜一紙書許免死，二長官許之，保汗書不日至，惟應先恢復兩地之交通，此納刺秃居民之所欲者也。遂以勇士七十人矯裝商賈，藏兵器貨物中，分道入城，殺二長官，城民應之。盡殺阿不別乞兒明格台之一切親從，自舉文武長官各一人共治城事。

宴只吉帶奉命平亂，先徵調簽軍五萬，率以往攻也里。城民力拒，城中諸首領互誓死守，故蒙古兵屢爲所卻。久之，圍城中人有一部份議降。宴只吉帶乘城中人意見不齊，遂拔其城，盡屠其民。【回曆619年5月2日，公元1222年6月14日】計圍城已六閱月又十七日矣。蒙古兵入城後殺掠焚毀凡七日，相傳死者一百六十萬人。

宴只吉帶略其珍寶，並幼年俘虜數千，送蒙古主營，已而還師與大軍合。其後未久，復遣兵二千人赴也里，搜殺城民之脫死者，

① 見史集。

② 見也里州志第4篇第4章。

③ 鈞案此名韻母若誤，似可改作元秘史功臣中之蔑格秃。

計殺二千人，至第三日還。城民有十六人匿山中，山勢險峻，未及於難。久之不見蒙古兵復至，始敢還城，見街衢尚伏尸遍地，其他避難者亦來相合，共得四十人，寄栖大禮拜寺中^①。

馬魯被屠後，居民避地者愛鄉情切，不久漸歸。鄰近流亡知是地肥沃，亦多徙居。時有札闌丁部將一人率少數兵來據此城，殺拖雷所置波斯人之爲長官者。蒙古兵一隊五千人，自那黑沙不來，盡戮其民，分毀其城諸坊。命一穆斯林名阿黑滅里(Ac-mélik)者，率若干人留馬魯，使搜殺逃民。阿黑滅里遍搜各處，民藏不出。乃令召喚祈禱之教士在召喚塔上呼居民出爲公共祈禱，穆斯林聞聲出，悉被捕戮。如是四十一日，此城不幸之人大受前所未聞之殘害，馬魯遺民僅存數人而已^②。

成吉思汗在申河畔殲滅忠於札闌丁之殘軍後，遣軍往擊札闌丁而出走之諸軍，時此諸軍要將業已互相殘害矣。先是阿格刺黑棄花刺子模算端而去時，偕阿匝木滅里赴別客兒哈兒(Bekerhar)，阿匝木之封地也。阿格刺黑留其地若干時，還向富樓沙。甫行抵第一站，即遣人往告阿匝木，請勿留其仇人居其境，仇人云者，蓋指統有胡魯只部五六千戶之訥黑章答兒(Nouh-Djandar)也。阿匝木以爲際此危急之時，穆斯林不宜相仇，率五十騎馳往，欲平阿格刺黑之怒。阿格刺黑拒不允。二人共飲，阿格刺黑醉，遽上馬率百騎赴胡魯只部營。訥黑以其來釋怨修好，率諸子出迎。阿格刺黑見之怒甚，拔刀欲擊之，訥黑之士卒羣起殺阿格刺黑。阿格刺黑之士卒聞主將死，以爲訥黑阿匝木二人同謀，遂執殺阿匝木，進襲訥黑營，並其諸子殺之。此外別有一戰，古兒部人死傷甚衆。至是蒙古騎兵一隊與波斯步兵一隊，追擊胡魯只、突厥蠻、古兒三

① 見也里州志第12篇，第13及第14章。

② 馬魯城自是荒廢，迄於十五世紀初年帖木兒汗(Tamerlan)子沙哈魯在位之時，始命人重建其城，招致居民。見只罕奴馬書 317 頁。

部餘衆，三部餘衆多被殲滅，其餘潰散^①。

窩闊台既屠哥疾寧，遣使馳告其父，請許其進圍昔思田（Sistan），成吉思汗以天暑止之。是夏駐夏於蒙古人所稱八魯彎（Bérouan）之原，掠其附近諸地^②。至是【公元1223年6月】始在略定諸地設置達魯花赤（Darougas）^③。及八剌禿兒台二將還，遂率大軍行，至古納溫豁兒罕（Gounaoun-Courgan）堡附近，窩闊台來會。是冬駐冬於申河河源附近不牙客的威兒（Bouya-Ketver）之山地中，時軍中瘟疫流行。

1223年春，疫止。成吉思汗遂決定取道印度土番（Tubbet）而還蒙古^④。行前以俘虜甚衆，命配置每帳十人或二十人，令其舂米以供兵食，七日舂畢。一夜之間，盡殺此種俘虜，軍遂就途。欲取道土番而進，行數日，因所經之途山岳起伏，森林遍佈，難於通行；遂返富樓沙，改循前赴波斯之來路退軍。

踰范延諸山，駐夏於巴哈蘭（Bacalan）之地，時其大部輜重原留於此也。及秋復行，路經巴里黑附近，盡殺居民之還城者。一年之間，此州餘民僅恃貓犬之肉爲食，緣蒙古人習食肉乳，祇須牧場以飼牲畜^⑤。曾將敵地穀糧毀滅，居民之能脫死者，蒙古軍行後仍

① 見世界侵略者傳第1冊。

② 見史集。

③ 見夏真特書125頁引綱目。

④ 中國史書誌有一種神話，謂成吉思汗因此班師。通鑑綱目云：蒙古主進掠印度，次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爲人言。謂之曰：汝君宜早還。蒙古主怪之，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今大軍西征已四年，蓋上天惡殺，遣之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實無疆之福。蒙古主遂班師（夏真特書119頁，馮秉正書108頁）。——史集謂成吉思汗之東還，蓋因唐兀之叛，欲回師平之。案成吉思汗回蒙古約一年後，固曾進兵唐兀，大肆焚殺，然當時唐兀主實無謀脫桎梏之跡。

⑤ 全史（275頁）云，韃靼人僅食肉，而其馬僅食草，並以蹄搗草根爲食，故所食常不缺。

不免於餓斃。成吉思汗還渡阿母河^①，至不花刺城。命撒都只罕 (Sadr-Djihan) 引見深通伊斯蘭教教理之人，得法官一人名額失來甫 (Eschref) 及宣教師一人。成吉思汗聞此二博士所說明之伊斯蘭教要義與規條，皆以爲然，惟不以赴默伽巡禮一事爲是。以爲全世界皆爲上帝之居宅，任在何地祈禱，皆得達於帝所，不必拘拘一地。進至撒麻耳干，城中紳耆出迎，成吉思汗以爲上帝既使其戰勝算端摩訶末，乃命用其名而爲公共之祈禱。諸法官教長羣請豁免賦役，許之^②。蒙古汗在此城遣使召朮赤率其諸子來見。先是朮赤與察合台失和後，遂渡細渾河北，日行獵自娛，至是汗命其驅獵物來會。1223年冬，成吉思汗駐冬於撒麻耳干之地，及春啓行。軍行時，汗命摩訶末之母妻及諸親屬等，立於道旁，大聲長號與花刺子模帝國作最後之訣別。行次細渾河畔，察合台窩闊台二子來會。先是此二人獵於不花刺附近，在冬季中，每星期曾獻獵物五十擔於父所。

1224年，成吉思汗駐夏於豁蘭塔石 (Colan-Taschi) 之地。朮赤不至，惟遵父命驅獵物無數至豁蘭塔石。中有野驢甚多，成吉思汗乃先縱獵，士卒繼之。諸獸遠道奔竄，足力已疲，徒手可搏。圍獵既鑿，取所得野驢各烙印於其毛上，誌而縱之。

1224年夏冬二季，成吉思汗全在道中。其二孫忽必烈 (Coubilai) 旭烈兀 (Houlagou)，卽後來君臨東西兩國之名主也，自葉密立河附近，及乃蠻畏吾兒舊日分界之地來見。忽必烈時年十一，射獲一兔，旭烈兀九歲，獲一鹿。蒙古俗兒童初獵者，應以肉與脂拭

① 見世界侵略者傳第1册。——此書記述蒙古軍殘破呼羅珊諸役以後曾云：“其有閒暇時間之人，記述此時之事者，雖涉及一地之事，亦須不少時間。況我於旅行之暇，處事務繁多之時，當然不能詳爲敘述也。”

② 見也里州志第5篇。

中指，茲成吉思汗親爲二孫拭之。復行至不哈速赤忽 (Bouca Soutchicou) 之地，設宴犒賞其軍。1225年2月還其斡耳朵^①。

成吉思汗至是籌備往征唐兀；然吾人記述此事以前，請先言中途來會之哲別速不台二將在前傳佈蒙古兵威達於歐洲邊境之事。

① 見世界侵略者傳第1冊。——史集。

第八章

續誌哲別速不台二將遠征之役——殘破伊刺克阿只迷阿哲兒拜占阿蘭三地——敗谷兒只人——谷兒只設里汪兩地之抄掠——敗阿蘭人及勒思吉人——侵入欽察地域——敗斡羅思人——殘破斡羅思南部——侵入克里米亞半島——敗不里阿耳人——此軍之還蒙古——蒙古軍之重復殘破伊刺克阿只迷

算端摩訶末走死之後，奉命追逐算端之哲別速不台二將，遂完成其殘破伊刺克阿只迷之寇鈔。先是刺夷城已爲蒙古軍所毀，忽木 (Coum) 繼之^①。至是進迫哈馬丹，此城之市長奉重幣迎降，蒙古軍置一戍將而去。破贊章 (Zendjan) 後，攻拔可疾云城，城民短兵巷戰，大傷蒙古兵。卒以力不能抗，全城被屠，死者四萬餘人。

二將軍行所過，肆其焚殺，進向阿哲兒拜占都城帖必力思。阿哲兒拜占阿蘭 (Arran) 兩地以庫兒水 (Kour) 爲界，並屬突厥王月即伯。月即伯，只罕帕魯汪 (Djihan Pehluvan) 之子也。其祖亦勒迭吉思，欽察人，被售於波斯爲奴，爲伊刺克阿只迷之塞勒朮克朝算端所得，後脫其奴籍，歷擢至高位。1146年時，以阿蘭阿哲兒拜占兩州賜亦勒迭吉思爲采地。48年後，伊刺克之塞勒朮克朝滅亡時，亦勒迭吉思之後裔仍保有其封地。1197年月即伯嗣位，仍襲其父祖之阿塔畢之號。阿塔畢者，猶言太傅。始塞勒朮克朝諸算端以此職授其臣之爲諸子傅者，至是遂變爲國主之稱。

蒙古軍進迫帖必力思之時，月即伯年老而嗜酒，不欲以兵拒，遂餽貨幣衣服馬畜等物而請和。

二蒙古軍遂退出阿哲兒拜占境外，駐冬於裏海沿岸木干 (Mogan) 之原。蓋是冬甚寒，雪大而道路梗塞，木干之地草肥而氣候

^① 樂園云，哲別以軍進迫忽木之時，軍中之穆斯林以城中居民屬刺非疾 (Rafezis 阿里派)，勸哲別盡屠之。哲別遂殺其男子，虜其婦孺。

較爲溫和也。蒙古軍便道侵入谷兒只，敗谷兒只軍萬人，斬馘大半。

始谷兒只人以蒙古兵駐冬於木干，天寒未必卽出；方分遣使者往說阿哲兒拜占及河間^①兩地之王，要與同盟，俟來春並力擊敵。不意蒙古兵於冬寒之時，侵入谷兒只之境。其地之突厥蠻人及曲兒忒人平日常受基督教徒之陵虐，蓄怨已深。聞蒙古兵進略此基督教民之國，多應募而投蒙古麾下，冀得乘機報復，且可飽掠富饒之地以自肥。蒙古軍以此輔佐軍爲前鋒，命月卽伯之瑪麥里克部人名阿忽失(Accousch)者統之，入谷兒只境，所向焚殺。將抵梯弗利思，谷兒只軍來禦，阿忽失軍力戰不利，多所損傷；而谷兒只軍亦因以疲弱，蒙古軍乘勢繼進，突擊敗之，【回曆617年12月，公元1221年2月】斬殺過半^②。

及春，【回曆618年，公元1221年】蒙古兵退向帖必力思，此城又以重餽獻。蒙古兵遂進圍蔑刺合(Méraga)^③，此城屬一女王，女王居魯亦答兒堡(Rouïder)中。蒙古兵仍驅穆斯林俘虜攻城，退者斬之^④。越數日，蔑刺合城陷。蒙古兵屠其居民，焚其不能取攜之物。居民之避匿者，則命俘虜高呼韃靼已去，誘居民

① 鈞案多桑書原作美索波塔米亞(Mésopotamie)，第此爲歐洲人之稱，此言河間，故譯其義而不取其音，應遵名從主人之例，故稱爲哲吉烈(Djezire)。

② 全史云：“此韃靼人之所爲，古今皆未見其例。此曹來自中國附近之地，進兵不及一年，竟抵阿美尼亞伊刺克諸地，將來有人讀吾書所記之此種事變者，我敢信其必不以此記載爲實。深願上帝爲伊斯蘭教及穆斯林遣派一防衛之人，蓋自預言人誕生以來，世人之受禍從無有逾於今日者。一方河中、呼羅珊、伊刺克、阿哲兒拜占等地悉爲韃靼人所殘破，又一方面西北方羅馬帝國外之富浪人(Francs)又自其國侵入埃及，奪據答米耶忒(Damiette) 穆斯林不能驅之使去，而此國其他諸地將有被侵之虞也。”同一史家後又云：“穆斯林受禍之要因，蓋爲算端摩訶末之亡，而使其國不能防衛所致。”

③ 鈞案此又一蔑刺合與第6章所著錄者非一地。

④ 諾外利書云：蒙古軍置俘虜於前，其爲敵兵所殺害者，故以此種不幸之人爲多。蒙古兵攻取一地之後，輒殺此種俘虜，而以鄰地之俘虜代之。

出，而被殺者爲數亦衆^①。

蒙古兵自蔑刺合進向額兒比勒，以山路險隘，騎不並行，乃轉向伊刺克阿刺伯。哈里發納昔兒見國境有被侵之虞，亟徵額兒比勒王木僕非兒丁 (Mozaffer-ud-din)，毛夕里王別都魯丁 (Bedr-ud-din)，河間王滅里額失來甫 (Mélik Eschref)^②之兵入援。額兒比勒毛夕里二王各遣軍進屯答忽哈 (Dacouca)，義兵從者甚衆。惟額失來甫未能遣軍來赴，蓋十字軍已取答米耶忒，其兄大馬司王木阿匝木 (Moazzam) 促其率兵往援其長兄埃及算端哈米勒 (Kamil)，額失來甫以兵直就埃及防禦之途也。

額兒比勒王既屯答忽哈，哈里發遣軍八百人來會，並許將遣大軍至，命速進擊韃靼。額兒比勒王遣使告哈里發，言兵少不足進攻，若教主能許其統率萬騎，自信可以驅此虜於波斯境外。哈里發不能應，而蒙古軍亦未進擊，蓋蒙古軍偵悉答忽哈已有一軍屯駐，然未知其虛實，未敢進擊也。伊斯蘭教軍見無援至，自度兵少不能與敵戰，遂各還其本部。

此軍既散，蒙古軍遂進向哈馬丹，結營城外，命其所置戍將徵發銀布以餉軍。城民以去歲業已輸納，不堪一再苛索，以前與蒙古軍締約者爲市長 (Réiss)，遂羣赴市長所，訴言彼等業已罄其所有輸納此虜，尙受其戍將之凌辱，今實無物可獻也。市長曰：“吾曹勢既弱，除犧牲財產外無他法。”城民遂責市長不應對待城民較之對待異教徒爲苛，至有詈之者。市長見城民憤怒，乃言願從城民所議，由是決定驅蒙古戍將於城外，準備繕守。民衆聞此決議，遂殺戍將。

蒙古軍下令圍攻，城民戴律士長 (Fakih) 爲帥，開門突擊。首二日戰甚勇，蒙古兵大受損折。至第三日，城民以律士長不能騎馬，往請市長代將，然市長已攜家從地道出亡，城民氣遂沮。雖有

① 全史云：聞有一韃靼婦人入蔑刺合之一民宅，盡殺宅中之人。人以其爲男子，不敢與抗；及見其爲女子，其所俘之一穆斯林遂起而殺之。又聞蔑刺合一居民之語云：有一韃靼人入一居民過百之街中，陸續盡殺其居民，竟無一人敢自衛者。

② 鈞案此名在第4卷中又作阿思刺夫 (Aschraf)。

死守之決心，惟不敢復出戰；蒙古軍以死傷多，將欲退。及見城民中止突擊，料其意沮，劇攻入之。居民短兵巷戰不敵，卒受屠戮，亘數日，僅藏伏地穴者得免，蒙古兵焚城而去。

蒙古軍北還，破額兒迭比勒 (Erdébil)。旋於第三次進至帖必力思城下，月即伯聞警避往納黑出汪 (Nakhtchouvan)，留守帖必力思之將勵民防守。蒙古軍知此城防禦甚嚴，僅索銀布而去。進拔撒刺卜 (Sérab) 屠之。已而進屠阿蘭境內之拜勒寒 (Bailecan)，先是此城居民請蒙古使者來城議和，而背約殺之^①。蒙古兵遂進攻，城外無石，伐大樹以代礮石，攻拔其城，盡殺其男子，女子則辱而後殺，剝孕婦，戕其胎。【回曆618年，公元1221年10月】遂向干札 (Gandja)，阿蘭之都城也。此城居民常與谷兒只人戰，以勇敢聞。蒙古軍知不易與，索得銀幣衣服若干，即進兵入谷兒只境^②。

時有一谷兒只軍已預備防守其國，蒙古軍分爲二：哲別以五千人設伏；速不台迎戰佯敗，誘敵入伏中，谷兒只此軍三萬人，多半覆沒。谷兒只女王魯速丹 (Rhouzoudan)，著名王后塔馬兒 (Thamar) 之女也。兄闊兒吉刺沙 (George Lascha) 新死，嗣位爲女王。大將軍伊萬涅 (Ivané) 總管全國軍事，聞敗訊，倉卒集新軍以防蒙古軍之深入。新軍懼敵兵威，不敢待敵至，遂委谷兒只南部於敵，退保梯弗利思^③。

蒙古軍以谷兒只險隘遍國內，不敢深入，遂飽戴鹵獲。進掠設里汪 (Schirvan)，破其都城沙馬乞 (Schamakhi) 肆掠之。並取打

① 見全史。

② 見 Assar-ul-Bilad 第5篇 拜勒寒條。

③ 全史撰者阿里額梯兒適在毛夕里。曾誌有云：聞谷兒只奉使謁毛夕里王之某貴人言，谷兒只畏敵之甚，致使蒙古軍自信所向無敵。此輩蠻人從不敗逃，且不降敵。一日俘一韃靼人，其人自投馬下，首觸崖石而死。——萊納勒都思 (Raynaldus) 所撰教會年鑑 (第1冊534頁1224年下) 載有二書：一爲女王魯速丹書，一爲大將軍伊萬涅書，皆致教皇 Honore 者。書云：韃靼兵入谷兒只，以十字架前導，使人信其爲基督教徒，而不虞其有敵意。韃靼兵用此術曾殺谷兒只人六千。已而谷兒只人盡起，殺此輩蠻人二萬五千，俘虜甚衆，驅其餘卒於境外云云。此二書所言似非真相。

耳班城(Derbend), 然捨子城而不取。時設里汪沙^①避兵子城中, 蒙古軍欲北踰太和嶺, 苦無鄉導, 乃僞與設里汪沙刺失德(Raschid)約和, 請刺失德遣使來議。及使者十人至; 皆其國之貴介也, 蒙古兵殺其一人, 並脅其餘人曰: “其不善導蒙古軍踰太和嶺者視此。”

蒙古軍踰山後, 阿蘭(Alans)或阿速部(Ases)、勒思吉部(Lezgus)、薛兒客速部(Circasses)、欽察部, 合兵來禦, 兩軍接戰, 勝負未決。蒙古軍習用故智, 使人給欽察部人曰: “彼此皆突厥, 曷必助異族而害同類? 不如言和, 吾曹願餽以汝曹所欲之金錢衣服。” 欽察人爲其甘言重幣所餌, 遂棄其同盟軍而去。蒙古軍進擊其他諸部, 敗之。躡諸部地, 及塔兒乞城(Terki), 復出不意進襲欽察兵之散歸各地者, 殺戮甚衆。所獲超過其所餽之物^②。

欽察人, 突厥之游牧部落也, 據有昔日可薩之地, 垂二百年, 平原廣袤, 處黑海、太和嶺、裏海之北。西起禿納河(Danube), 東抵札牙黑河^③, 與東羅馬帝國(Byzance)及匈牙利(Hongrois)幹羅思不里阿耳(Boulgares)康里諸部爲鄰, 幹羅思人昔名欽察曰波羅維赤(Polovtsi), 匈牙利人及羅馬人則名之曰庫蠻(Coumans)^④。

① 鈞案沙猶言王, 元史曷思麥里傳作失兒灣沙。

② 見全史第12冊272—279頁。

③ 鈞案 Jaik 卽今之烏刺河(Oural)。

④ 今日庫班河(Couban)名必出庫蠻(突厥語諸方言中 b 及 m 聲母常相互用)。庫班水發源於明格烈里(Mingrèlie)北方太和嶺中, 至塔蠻(Taman)峽附近流入黑海。昔人所稱庫蠻之突厥, 猶之今人所稱庫班之韃靼也。——當時欽察十一部落之名, 今尙可考。埃及算端納昔兒(Nassir)在位時代, 有埃及人名 Beïbars Rokn-ud-din 而別號掌印官(Dévar)者, 歿於回曆725年, 或公元1325年者也。曾用阿刺伯文撰有伊斯蘭教國史, 題曰 Zobdet-ul-fikret, fiterikh-ul-Hidj-ret。已將欽察諸部著錄, 同時史家諾外利, 曾採錄於其埃及年曆之中。吾人今又據諾外利書獲知之。當此時代, 埃及之瑪麥里克部人多屬突厥種之欽察, 被掠賣於埃及爲奴。其人常躋高位, 且有君臨埃及者。其十一部之名曰: 脫克撒巴(Tokssaba)、曰葉迪牙(Yetia)、曰不見只烏格立(Bourdj-Ogli)、曰額勒別兒里(Elberli)鈞案疑卽元史之玉里伯里或玉耳別里, 虞集撰句容郡王碑作玉黎北里)、曰晁火兒烏格立(Coungour Ogli)、曰安徹烏格立(Antchogli)、曰都魯惕(Dourout)、曰非刺納烏格立(Felana Ogli)、曰者思難(Djeznan)、曰哈刺李兒克里(Cara-beurkli)、曰克能(Kenen)。案烏格立(Ogli)突厥語猶言子, 哈刺李兒克里猶言黑帽。

此庫蠻之名，今尚在庫班一名中保存之。庫班者，即指黑海以北巴魯思蔑幹惕的 (Palus-Méotide)^① 以東之欽察舊壤也。

欽察人聞蒙古兵不意來襲之訊，倉皇委其最良草原於敵，退走邊地。蒙古兵遂駐冬於欽察地域之中心^②。有欽察一萬戶渡禿納河，避兵於羅馬帝國，東羅馬帝尤安都迦思 (Jean Ducas) 撫而用之。分其一部屯於忒刺思 (Thrace) 馬薛丹 (Macédoine) 兩地，後頗遭其抄掠之害。餘徙小亞細亞^③。其逃往素日受其侵寇之幹羅思部境內之欽察部人，爲數亦衆。當時幹羅思之東境，不踰窩勒伽江 (Volga) 之支流幹迦河 (Oka)。境內分爲數國，其君主皆屬哇烈格 (Varége) 人或幹羅思 (Rosse) 人魯里克 (Rurik) 之後裔。九世紀時，魯里克曾將涅培兒江 (Dniéper) 東方北方之諸斯拉夫 (Slaves) 民族征服，嗣後遂概稱此種民族曰幹羅思人。魯里克之後嗣以國分屬諸子，而奉一有大公之號者爲主君。諸大公以乞瓦 (Kiew) 爲都城，垂數百年。至 1169 年時，徙都於兀刺的迷兒 (Wladimir)，至是諸藩已多不奉號令，互相爭戰，互奪土地，鄰近諸部乘其內鬩，又從而侵略之。其西北受匈牙利、波蘭 (Polonais)、里禿安 (Lithuaniens)、里溫 (Livoniens)、芬 (Finois) 諸部之侵。而其南部則屢受更較可畏之敵人欽察部之入寇，肆其抄掠，虜其人民。

其攜家族及士卒避入乞瓦國內者，有一汗名忽灘 (Coutan) 曾以女妻伽里赤 (Galitch) 王密赤思老 (Mestislaw)。至是遂獻駱駝馬牛美婢於其婿而乞援，謂侵入欽察境內之韃靼，不久將來侵幹羅思之領域。密赤思老遂集幹羅思南部諸王於乞瓦，議禦敵事。決議與欽察部聯合抵禦韃靼，並遣使至速思答勒 (Souzdal)，求援於

① 鈞案即阿卓甫海 (Azoff) 之古稱。

② 見全史第 12 冊 279 頁。

③ 見 Stritter 撰民族記，Memorie Populorum 第 3 冊 984 頁。

大公闊兒吉(George)。諸王各還本國調發軍隊。

密赤思老糾合乞瓦、兀刺的迷兒、司抹連斯克 (Smolensk) 及諸小王之兵進至的涅培兒江畔，蒙古軍遣使來，言無犯斡羅思部之意，所討者僅其鄰部。況此部平昔侵擾斡羅思部有年，應乘此時期而謀報復，與蒙古軍結合，同分鹵獲。且在宗教一方面言，蒙古人祇信有一上帝，尤應與相結以討崇拜偶像之欽察也。斡羅思諸王不受其給，殺使者十人，遂渡的涅培兒江，虜敵軍之前鋒將，以畀欽察部人殺之。進至董河 (Don) 鄰近之迦勒迦河 (Kalka) ①，蒙古軍引退，欲誘斡羅思軍遠離其境，然後擊之。斡羅思軍渡迦勒迦河後，蒙古軍乃備戰。【公元1223年5月31日】伽里赤王自信可以勝敵，不與乞瓦徹兒尼果夫 (Tchernigow) 二王相約，是日獨與敵戰。然其士卒及欽察部人皆為蒙古軍所敗，伽里赤王亟逃，棄其將卒。盡焚迦勒迦河上之舟，其軍得免者僅十分之一。死者六王，欽察部人復乘勢殺敗卒而奪其馬。

乞瓦王營於河畔一高崗上，曾目擊此軍之敗，而不出營進援，僅倉卒謀守禦，然已無及矣。蒙古軍一面分兵追逐潰軍，一面進擊乞瓦之軍。乞瓦王力抵三日，嗣見第二蒙古軍至，始乞降。惟求免死，並免二婿死，二婿亦斡羅思部之小王也。蒙古將許釋之還，並繼以誓，然獲之以後，盡殺之。殺之之法甚酷，蒙古兵縛置諸王於地，覆版其上，坐版上宴飲以慶勝利，諸王盡死。

此種蠻人遂長驅直入斡羅思境，沿途無抗者。伽里赤王逃還其國，兀刺的迷兒大公闊兒吉先得斡羅思南部諸王求援之訊，已遣軍在途，至是聞敗訊，亦引退。司維亞脫波勒 (Sviatopol) 之那窩果羅 (Novogorod) 之城民間蒙古軍至，不能敵，相率執十字架出城乞免死，蒙古軍盡殺之，死者萬人。蒙古軍在斡羅思南部肆其焚

① 鈞案元史速不台傳作阿里吉河。

殺，自涅培兒江畔進躡阿卓甫海沿岸之地。入克里米亞半島，取其富庶之城速答黑 (Soudac)，此城屬吉那哇人 (Génois)，而納貢於欽察，當時爲黑海南北諸國商品彙聚之所^①。

1223年(620)終，蒙古軍離此西方諸地，侵入不里阿耳部境內。此部之民務農，信奉伊斯蘭教及基督教，居地在窩勒伽哈馬 (Cama) 二水上流，利用此二水與鄰近之斡羅思人及裏海沿岸諸國互通貿易^②。以北方之出產，若皮革蠟蜜等物，經由欽察境輸入波斯花刺子模等地^③。不里阿耳人聞警，亟遣軍拒敵，蒙古軍設伏敗之，陣斬甚衆。成吉思汗二將遠征之役至是告終，遂取道撒哈辛 (Sacassin) ^④而還，與自波斯就蒙古歸途之大軍合^⑤。

先是算端摩訶末與諸子在可疾云城下聞蒙古軍殘破刺夷城之警報，倉皇散走之時，算端子魯克那丁之受封於伊刺克者，走起兒漫。此州柔任城之長官以兵來附，遂入起兒漫都會，奪此州長官之

① 見 Michel Scherbatoff 撰斡羅思史，聖彼得堡1771年四開本，第2冊509—521頁。——Karamsin 撰斡羅思帝國史，聖彼得堡1816年八開本第3冊227—236頁。

② 見斡羅思帝國史第一冊第9章，又第3冊270頁。

③ 見本哈兀哈勒撰地理誌。Mass'oudi 撰 Mouroudjuz-Zeneb 第15章。

④ 巴庫 (Bacou) 之地理學者云：撒哈辛爲可薩境內之一大城，其居民分爲四十部落，境內有外國人及商人甚衆。天氣極寒，撒哈辛之居民多奉伊斯蘭教。所居房屋以樅木爲頂。有一大河流經其地，此河較達曷水爲大，所產魚類繁多。中有一種富於脂肪，居民取之，以供數月燃燈之用。魚肉價甚賤。此河冬日結冰，可以徒涉，河寬約一千零四十步。今撒哈辛之地業已陸沉，已無跡可尋。然其附近現有別一城，爲其地君主之都會，即別兒哥 (Barca) 之撒萊城 (Sérai) 是已。可參考 El Bacouyi, Telkhis-ul Assar vé A'djaïb ul Mélik-il cahar, 巴黎圖書館寫本。——案撒哈辛之名，令人回憶塞種 (Sakes) 之名。塞種，粟特 (Scythe) 民族也。在此時代之一千三百年前，居住裏海之東，藥殺水 (Jaxartès) 之南。昔曾侵入南方諸地，取大夏 (Bactriane) 及阿美尼亞最富庶之一州，此州遂以撒哈辛 (Sacassène) 爲名(見 Strabon 書第11卷第8章)。——鈞案此撒哈辛應是元祕史卷11之撒速惕，及卷12之薛速惕。

⑤ 見全史第12冊，可參照本卷末附錄7，全史所誌關於蒙古軍遠征太和嶺及黑海北諸地之事之譯文。——朮外尼書於記載哲別速不台遠征一章中，未言太和嶺北諸役，惟在章末結論云：觀此記事，具見蒙古人勢力之強。質言之，具有萬能者之勢權，其一支隊侵略國土如是之多，竟無一民族敢與之抗云。

財貨，散給士卒。居七月，歸伊刺克。有伊刺克豪族札馬魯丁摩訶末 (Djémal-ud-din Mohammed) 者，欲據有伊刺克之地，魯克那丁將攻之，進營於刺夷附近。忽聞蒙古將台馬思 (Taimass) 台納勒以軍進逼之訊，魯克那丁亟退據速敦阿完的堡 (Sutoun-Avend)。堡在刺夷附近，高踞懸崖，素稱難取。蒙古兵圍攻六閱月，攀登拔之。擒魯克那丁，命之跪拜蒙古汗，魯克那丁不屈，並親從同被殺^①。

札馬魯丁聞魯克那丁死，冀保有哈馬丹之地，遂輸款於蒙古。蒙古將贈以榮袍，僞示冊封之意，命其來謁，以見降附之誠。及至，則並其從者盡殺之^②。

1224年(621)初，成吉思汗駐冬於撒麻耳干之時，有蒙古軍一隊三千人自呼羅珊來，襲擊營於刺夷附近之花刺子模兵六千人，敗之。入刺夷，盡屠前此脫死復還之城民，大掠而去。既而陸續屠滅撒維 (Savé)、忽木、柯傷 (Caschan) 三城。先是忽木、柯傷二城不當蒙古進軍孔道，得免，至是亦被殘破。蒙古軍至哈馬丹城，復肆焚殺。前此鋒鏑之餘，至是皆不免。此蒙古軍復入阿哲兒拜占，追擊刺夷敗潰之花刺子模兵，多所殘害，餘衆避入帖必力思。蒙古軍進營於此城附近，遣人諭其主月即伯曰：“若爲藩臣，應執花刺子模人以獻，否則將以敵人視之。”月即伯不敢拒，殺戰士數人，送其首於蒙古營，並生執餘衆以獻。蒙古軍所求既遂，且得厚贈，遂去帖必力思，而歸呼羅珊^③。此第二次之侵入，遂完成伊刺克阿只迷之

① 魯克那丁被殺之年月，諸書概未著錄，似爲1222年(619)時事。可疾云人 Zaccaria 在其所撰之地理志 (Assar-ul-Bilad) 中禿馬溫 (Dunbavend) 條下曾云，魯克那丁在1221年(618)困守此刺夷附近堡中。惟刺失德書則謂在卑路斯忽堡。

② 見札蘭丁傳。——朮外尼書。——刺失德書。

③ 全史阿里額梯見云：韃靼人之所爲如此，其軍不過三千人，而花刺子模軍倍之。月即伯軍數較兩軍合計之數爲多，然月即伯不敢抗，花刺子模軍亦不知自保。吾人惟有祈上帝爲伊斯蘭教及穆斯林遣派一可能保護吾屬之人，蓋穆斯林今受莫大之災害。男子被殺，財產被掠，兒童被俘，女子淪爲奴婢或供犧牲，而全境皆被殘破也（見全史297頁）。

破壞。呼羅珊已被殘破，惟河中一地所受蒙古兵之害較上述二地爲輕云①。

然波斯之患尙未已也。將來更有殘破，而呻吟於一種野蠻桎梏之下，而妨其興復者，尙有年也。

蒙古軍蹂躪亞細亞西部之事，警訊達於東羅馬都城，東羅馬帝尤安都迦思亟爲諸堡儲糧增械，其民驚畏韃靼之殘暴，至信其戴犬頭而食人肉云②。

① 見世界侵略者傳第1冊。——尤外尼云：成吉思汗所躪伊斯蘭教諸地，居民存者不及千分之一，昔之十萬人口者，今不滿百。——同一著者又云：縱然無一妨礙呼羅珊伊刺克阿只迷兩地居民繁殖之事，自此時以迄再興之時，恐不及蒙古來侵以前居民十分之一也。

② 見 Pachymeres 書第1冊87頁。Stritter 民族志第3冊1028頁。

第九章

朮赤之死——侵入唐兀——高麗之降附——木忽黎之經略中國
北部——金宋之戰——木忽黎之死——其子孛魯之接統其軍——成
吉思汗之侵入唐兀——此國之侵略與滅亡——成吉思汗之死——其
歸葬蒙古

成吉思汗甫還其斡耳朵，即聞其長子朮赤之死訊。先是成吉思汗命朮赤侵略裏海黑海北方諸地^①，朮赤不行，成吉思汗已不悅。及自波斯還蒙古也，沿途數召之至，朮赤稱疾不來，當時朮赤實有疾也。有一蒙古人自朮赤之地來者，汗詢以朮赤近狀。其人言身甚健，行前尚見其出獵。成吉思汗因確信其子違命，乃目之曰叛逆，曰瘋人。怒甚欲討之，命窩闊台察合台先將前鋒行，本人亦將出發。會其子死訊至，成吉思汗大慟。知其人言不實，所見出獵者蓋爲其部將，而非朮赤本人。欲逮治其罪，則已逸去矣。

朮赤歿年三十餘，諸妻妾所出子女約有四十人。其母孛兒帖初孕時，蔑兒乞人乘鐵木真不在，入廬帳掠孛兒帖去。王罕索之於蔑兒乞王，始放還。在道舉一子，名曰朮赤。朮赤，蒙古語猶言客也。鐵木真遣往迎其婦者，乃以麵裹其身，盛以袍，置馬上，而奉之歸^②。後裔君臨裏海北海北方廣大帝國，而使斡羅思稱藩垂數百年之開國始祖之出生也如此。

成吉思汗殘破波斯之時，其將木忽黎則在經略中國北方。前此蒙古主所取諸城，軍退以後，多爲金守。蒙古僅保中都及直隸山西北邊之地而已。金帝吾睹補際此短期偷安之時，反又樹一新敵。

① 史家刺失德謂此種北方地域，包含亦必兒失必兒、不里阿耳、斡察、巴只台 (Baschguirdie)、斡羅思、薛兒客速等地而言。

② 見史集。

淮水以南中國之地屬於宋朝，以今之杭州爲都城。宋帝寧宗坐觀蒙古與金之戰，利金之勢衰，不納歲幣於金。金恐樹新敵，不敢責其背約。金帝吾睹補且欲與宋議和，命人草牒文，惟其臣以文有哀祈之意，徒示微弱，恐不得其助，反受其侵，事遂寢。及成吉思汗退兵之後，金丞相朮虎高琪勸金帝，以宋罷歲幣爲名侵宋以廣南疆，而償北地之失，金帝從之。1217年，遣軍渡淮，取數城，分兵攻略各地。未幾蒙古兵復至，金帝悔與宋絕，乃乘勝遣使往議和；宋人不納使者，由是和好遂絕。

1217年，木忽黎率蒙古、契丹、女真諸軍復入中國。同時有一蒙古軍侵入唐兀，進圍其都城。時夏主李遵頊已襲父李安全之位，聞警奔西涼^①。木忽黎南攻保定府內之遂城蠡州，皆下之。【11月】取大名府，第一次戰役遂終於此。1218年終，復自大同府進略山西之地，取其首府太原。金守將力戰不支，城破自縊死。平陽守臣亦自殺。汾州潞州二城守將於城破後皆力戰而死。是年木忽黎徇下山西八要城。次年，盡取山西之地。而金將張柔之降蒙古者，則奉命徇下直隸之地。

先是金帝之失中都也，命苗道潤爲中都經略使，賈瑀爲副。二人素有隙，1218年，瑀刺殺道潤。道潤部將張柔召道潤部曲，告以復讎之意，衆遂推柔爲長。柔方會兵趨中山（定州），而蒙古兵已出燕京西南二十五程之紫荆關。柔與戰，馬跌爲蒙古兵士所執至軍前見主帥明安。柔立而不跪，左右強之，柔叱曰：“彼帥我亦帥也，大丈夫死卽死，終不偷生爲他人屈。”明安壯而釋之。其潰卒稍來集，明安恐柔爲變，質其二親於燕京。柔以忠孝不兩立，遂降。蒙古以柔爲河北都元帥。

1219年5月，張柔奉命南下，克數城。柔必欲爲苗道潤復讎，

① 甘肅省涼州府。

而賈瑀據守一寨，柔攻之不下。乃斷其汲道，瑀窮乃降。柔縛瑀剖心以祭苗道潤，遂引兵次於滿城。金之直隸統將武仙以兵攻之，柔卒破仙兵，斬殺甚衆，乘勝取數城。先後敗武仙部將二人，由是直隸諸城望風降附，柔之威名震於河北。

當是時也，高麗國亦降成吉思汗。1218年，契丹人金山元帥六哥欲脫蒙古羈勒，領衆竄入此國，攻拔江東城據之。蒙古將哈只吉劄刺領兵征之，高麗王遣軍助蒙古軍，共討滅六哥。此次蒙古軍之侵入，遂使高麗降附。次年，高麗王噶稱臣於成吉思汗，許每年貢方物。

1220年，木忽黎自山西進至保定府附近之滿城，使其將蒙古不花敗武仙部將之兵，仙遂以真定等城降於木忽黎。木忽黎以漢人史天倪權知河北西路兵馬事，仙副之。

史天倪於蒙古第一次侵入中國時，即降成吉思汗。其父見蒙古兵南侵，所向殘破，惟降者皆得免。乃率永清城之老稚數千人，於1213年詣涿州軍門降。木忽黎欲以之爲萬戶，其父辭，乃以授天倪。後數建大功，至是乃言於木忽黎曰：“今中原粗定，所過猶縱鈔掠，非王者弔民伐罪意也。”木忽黎善之，即下令禁剽掠，遣所俘老幼，軍中肅然。

1220年初，金帝以南北軍事之失利，欲歸咎於兀虎高琪。會高琪使奴殺其妻，歸罪於奴而殺之以滅口。事覺，金帝下高琪於獄，殺之。以胥鼎爲丞相。

木忽黎進兵山東，至東平^①金將嚴實以所部直隸南部河南黃河以北及山東之彰德等八府州詣軍門降。旋取濟南，時胥鼎以重兵屯黃陵岡，遣步兵二萬襲濟南。木忽黎以輕兵擊走之。遂會大軍薄黃陵岡。金兵陣河南岸，示以死戰。木忽黎曰：“此不可用長兵，當

① 鈞案此處東平疑是山東之誤。

以短兵取勝。”令騎下馬，引滿齊發，己亦下馬督戰，果大敗之，溺死者衆。木忽黎遂進圍東平。月餘，留嚴實屯守。自趨洛州（廣平府），分兵徇河北諸地。1221年6月，守東平之金將蒙古綱以糧道絕，棄東平南走。

1221年【11月】木忽黎由東勝州^①涉河，引兵而西，欲取道唐兀，進取陝西。入河南而趨金之南京。夏主聞之懼。遣塔海監府等宴木忽黎於河南，且遣塔哥甘普將兵五萬屬焉。引兵東行入葭州，金將遁走。已而攻破綏德州之兩寨，夏主遣迷僕帥衆會之。迷僕問木忽黎相見之儀，木忽黎曰：“汝主見我主，即其禮也。”迷僕曰：“未受主命，不敢即拜。”因引衆去。至是木忽黎進攻延安，迷僕始贊馬而拜。

【12月】金將合達以兵禦之，不勝，喪失七千餘人。合達走入延安城，堅壁不出。木忽黎以城池堅深，猝不可拔，乃留軍圍之，而自將南攻鄜坊等州。1222年，陝西諸城多下，木忽黎遂趨長安。使兀胡乃太不花屯守之，遣安赤將兵斷潼關。

先是1220年8月，金帝遣烏古孫仲端奉國書至成吉思汗營請和，金帝稱蒙古汗爲兄，成吉思汗不允。1222年秋，金帝復遣同一使臣赴西域，見成吉思汗請和。汗謂曰：“我向欲汝主授我河朔地，令汝主爲河南王，彼此罷兵，汝主不從，今木忽黎已盡取之，乃始來請耶？”仲端乞哀，汗曰：“念汝遠來，河朔既爲我有；關西數城未下者，其割付我，令汝主爲河南王，勿復違也。”仲端乃歸。

1223年2月，木忽黎攻鳳翔府，晝夜苦戰，四十餘日不下，將由河中（蒲州府）北還。金元帥侯小叔襲河中，破之，殺蒙古帥石天應，焚浮橋而退。木忽黎以天應子斡可代領其衆。4月，木忽黎自河中帥師還至解州聞喜縣，疾篤，謂弟帶孫曰：“我爲國家助成大

① 今托克托。

業，干戈垂四十年，無復遺恨。所恨者汴京未下耳，汝等勉之。”言訖而卒，年五十四。子李魯嗣，接統其軍。

1223年11月，金帝吾睹補卒，年六十一，計在位十一年。子寧甲速漢名守緒者嗣立，請和於宋。同年宋寧宗死，其養子嗣立，是爲理宗。

宋將彭義斌取山東太半之地，蒙古將武仙聞之，乃與義斌結合。1225年武仙殺都元帥史天倪而據真定。國王李魯即命天倪弟天澤嗣兄河北西路都元帥。【3月】天澤以兵擊武仙，敗之。復取真定，武仙奔西山。

蒙古守中山（定州）將漢人李全^①亦與彭義斌結合，義斌兵勢大振。【4月】遂圍東平，圍四閱月。【8月】城中食盡。嚴實乃與義斌連和，義斌與嚴實合兵下真定，道西山，與蒙古將李里海^②等軍相望。義斌分實以帳下兵，陽助而陰伺之。實知勢迫，即赴李里海軍與之合，共擊義斌。史天澤復以銳卒略其後，遂擒義斌。說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義豈爲他臣屬耶？”遂死之。於是清河以東之山東州縣復爲實有。

李全據有山東北部^③，屢與蒙古戰，終不利，遂困守益都（青州府）。蒙古郡王帶孫圍之一年，城中食盡，至以人肉爲食。1227年6月，力竭遂降。蒙古帶孫承制授李全爲山東淮南行省，得專制山東，歲獻金帛。

中國北部戰爭亘十五年，地多殘破。金人盡棄河北山東關陝，唯併力守河南，保潼關，東西二千餘里，立行四省，帥精兵二十萬以守禦之。1227年金帝復遣使請和蒙古，時成吉思汗適在侵略唐兀也。茲請續述此侵略家最後時代殺人流血之事：

① 鈞案此人與山東李全應是二人。

② 鈞案此人與辯僞錄卷4之博刺海縱非同屬一人，亦應同名。

③ 鈞案此與前之李全應爲二人。

1223年，夏主遵頊傳國於其子德旺，1225年終。成吉思汗自其斡耳朵率師伐夏，以西夏納仇人亦勒合鮮昆，及不遣質子也。1226年2月，兵入西夏，留其子察合台率一軍爲後援，自率窩闊台拖雷二子行。3月取亦集乃黑水等城。夏避暑於渾垂山，取甘肅等州。秋取西涼府擲羅河羅等縣，遂踰沙陀至黃河九渡，取應里等縣^①，所至焚殺。綱目云：“其民穿鑿土石以避鋒鏑，免者百無一二，白骨蔽野。”成吉思汗於是役中，在所略中國之地，見其倉庫無斗粟尺帛之儲，於是羣臣咸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殺之，使草木暢茂，以爲牧地。耶律楚材曰：“夫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爲耳。誠均定中原地稅商稅，酒醋鹽鐵山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萬疋，粟四十餘萬石，何爲無用哉？”成吉思汗命其試爲之，然其理財計畫在窩闊台汗在位時代始克實行。

中國史書云：夏亡時，蒙古諸將爭掠子女財幣；耶律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既而軍士病疫，唯得大黃可愈，楚材用之，所活萬人^②。

是年8月，夏主德旺死，子覲立。12月成吉思汗進攻西夏都城（寧夏府）附近不遠黃河東岸之靈州。夏遣嵬名令公來援，汗渡河擊夏師敗之，遂破靈州。駐兵鹽州川^③。

① 見元史譯文 133頁。

② 見綱目譯文 139及154頁。

③ 見元史譯文 133頁。——馮秉正謂夏兵三萬人盡沒。——刺失德云，蒙古兵攻下多城，適破迭兒薛該（Derssekai）（鈞案元祕史作朵兒篋該 Dormégai 卽靈州也）之時，聞唐兀王失都兒忽（Schidourcou）漢名李王者，率兵五十萬自其都城亦兒哈亦（Ircai）而蒙古語名亦兒哈牙（Ircaya，鈞案元祕史作額里合牙）者出發。成吉思汗亟進兵往擊，次於一平原中，其地因哈刺沐漣（黃河）之水漲溢，湖沼遍地，是時冰合，遂戰於此。唐兀兵死者三十萬人，有人見死者倒置者有三人，蓋蒙古俗每有死者十萬，則以一尸倒置也。——Vincent之史鑑（第29卷第83章，又第30卷第95章），所誌二條，可證波斯史家之說。據云：韃靼人屠殺敵地之居民後，習計其數，每殺千人，則倒置一尸於高地。其破梯弗利思以後，曾倒置七尸於各地，表示其所屠之數共有七千。

1227年2月，成吉思汗留兵攻西夏都城，自率師渡黃河，攻積石州。3月破臨洮府。4月西北破洮河西寧二州，同時遣其弟斡赤斤那顏(Utchéguen noyan)攻信都府，拔之^①。

5月成吉思汗次平涼府西之龍德，拔德順等州。6月遣唐慶等使金，自避暑於六盤山^②。先是在去年命窩闊台會統將察罕之兵進至南京，遣唐慶入城索取歲幣。1227年，察罕取西安府境內諸寨之大半，兵入鳳翔漢中兩府境。金遣完顏合周與屯阿虎至六盤山乞和，金帝所餽之物有美珠滿盤，成吉思汗以之分賞諸將之穿戴耳環者；其無耳環者至穿耳以求之。餘珠散之地上，任人取之^③。

先是1220年遼王耶律留哥死，成吉思汗弟帖木格斡赤斤(Témoucou-Utchuguen)^④時留鎮蒙古東方之地，承制以留哥妻姚里氏權領其衆。至是姚里氏率三子見成吉思汗於西夏^⑤。跪見時，汗賜之酒，慰勞甚至。姚里氏曰：“留哥既沒，遼東無主，其長子薛閣扈從有年，願以次子善哥代之。”汗大譽薛閣之功，舉其在西域河中之戰績，謂不可遣，當令善哥襲其父爵。姚里氏拜且泣曰：“薛閣者，留哥前妻所出，嫡子也，宜立。善哥者，婢子所出，若立之，是私己而蔑天倫，婢子竊以爲不可。”汗嘆其賢，許以薛閣襲爵。姚里氏還時，賜以河西俘人九口，馬九匹，白金九錠。幣器皆以九計，蓋蒙古人視九數爲吉也。

① 見元史譯文 136 頁。

② 見元史譯文 136 頁馮秉正書第9冊127頁謂六盤山在固原州西二十里。——夏真特神甫謂在平涼府境，固原州治西南七十里(參照所撰俄文蒙古誌)。案此城在北緯36度東經10度之間。——刺失德云，六盤山在女真(金國)、南家思(Nanguia 宋國)、唐兀三國境上。

③ 見世界侵略者傳第1冊。

④ 鈞案即前之斡赤斤那顏。

⑤ 鈞案元史卷149耶律留哥傳云，見帝於河西阿里湫城。案阿里湫即元祕史卷12之額里折兀，宋元之西涼府，今武威也。

汗召薛閣謂曰：“爾父能割愛以爾事朕，其情貞慤可尚。朕以兄弟視爾父，則爾猶吾子。爾父亡矣，爾其與吾弟李魯古台①並轄軍馬爲第三千戶。”薛閣欲行，汗留之，俾其親見西夏都城之攻拔②。

西夏都城時已不支，7月，夏主李睨遂遣使請降，惟請寬獻城之期一月，蒙古汗許之，並謂自是以後視其若子。汗次清水縣之西江，其地在今秦州之東約十二程之地③，汗得重病。先是去年3月汗在翁古答闌忽都克 (Ongou-tâlan-coudouk)④之地得夢，預知死期將屆。窩闊台拖雷二子駐兵於附近五六程之地，汗召之至，與共朝食畢，時將校滿帳中，汗命諸人暫避，密語二子曰：“我殆至壽終矣，賴天之助，我爲汝等建一廣大帝國。自國之中央達於諸方邊極之地，皆有一年行程。設汝等欲保其不致分解，則必須同心禦敵，一意爲汝等之友朋增加富貴。汝等中應有一人承大位，將來我死後應奉窩闊台爲主，不得背我遺命。察合台不在側，應使其無生亂心。”⑤至是在疾中，諸子惟拖雷在側。汗臨危時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於宋，宋金世讎，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擣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⑥汗同時囑諸將，死後秘不發喪。待唐兀主及期出都城來謁時，執殺之，並屠其城民。後諸將果如命而行。汗病八日死⑦。時在1227年8月18

① 鈞案卽第2章著錄之別勒兀台。

② 見馮秉正書第9冊78—126頁。——宋君榮書25—53頁。

③ 見元史譯文136—137頁。——考 D'Anville 地圖，清水縣屬陝西，在北緯34度42分東經10度18分之間。元史謂成吉思汗死於薩里川哈老徒之行宮，此二名皆屬蒙古語名，疑其士卒以此名名其汗身死之漢地。

④ 此三字蒙古語猶言翁古曠野之井。其地似在陰山 (Ongou) 附近，按陰山在陝西或唐兀北邊不遠。

⑤ 見史集。——世界侵略者傳。

⑥ 見元史譯文137頁。——綱目譯文143頁。

⑦ 見世界侵略者傳。——史集。

日，年66歲，計在位22年①。

諸將奉柩歸蒙古，不欲汗之死訊爲人所知。護柩之士卒在此長途中遇人盡殺之。至怯綠連河源成吉思汗之大斡耳朵始發喪，陸續陳柩於其諸大婦之斡耳朵中。諸宗王公主統將等得拖雷赴告，皆自此廣大帝國之各地奔喪而來，遠道者三月始至。舉行喪禮後，葬之於斡難、怯綠連、禿刺三水發源之不兒罕合勒敦諸山之一山中。先時成吉思汗至此處，息一孤樹下，默思移時，起而言曰：“將來欲葬於此。”故其諸子遵遺命葬於其地。葬後周圍樹木叢生，成爲密林，不復能辨墓在何樹之下。其後裔數人，後亦葬於同一林中。命兀良哈部千人守之，免其軍役。置諸汗遺像於其地，香煙不息。他人不得入其中，雖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之人亦然。成吉思汗死後百年，尙保存如是也②。

① 見元史譯文 137 頁。——綱目譯文 139 頁。——元史未言唐兀主之生死。綱目則云，夏主睨力屈出降，遂繫以歸。

② 見史集。——馬可波羅 (Bergeron 本第 1 卷第 53 及第 54 章) 云：“成吉思汗葬一山中，山名阿勒篩 (Alchai)。嗣後其族及其諸嗣汗皆擇葬地於此，雖死地遠在百日行程之外亦然。凡運大汗之柩葬於阿勒篩山中者，護柩之人在道遇途人盡殺之。殺時語之曰：往侍吾主。此輩以爲被殺之人侍從故主如同生時，其所殺者不僅人類。道遇馬匹亦殺以供其故主之用。今汗(忽必烈)之前汗蒙哥(死於1259年者)之柩遷葬之時，護柩之士卒在道所殺之人數逾二萬。馬可波羅又云(第61章)：自哈刺和林向北行，踰阿勒篩山，至巴兒忽之地，其地廣四十日程。案巴兒忽之地名巴兒忽者，在拜哈勒湖之東，則阿勒篩山在斡兒寒河 (Orkhon) 附近之哈刺和林城之東北矣。——宋君榮書(54頁)謂當時成吉思汗族之蒙古貴人云：成吉思汗所葬之山名曰汗山。處北京子午線西，北緯47度54分東經9度3分之間。根據此說以檢D'Anville之地圖，則斡難河源有肯特汗山 (Kentey-han)，由是觀之，根據刺失德、馬可波羅、宋君榮諸氏之說，可以確定成吉思汗及其後數汗之葬地，應在斡難怯綠連兩水發源地之附近矣。——Jean de Mandeville (行紀第39章) 云：大汗死，則以少數人奉其遺體至葬地，結帳置木座，奉死者於其上。座前置臭，設饌以祭之。引牝馬一匹及其駒入帳中。凡帳中諸物皆與帳並葬穴內，以土填平，使其不爲人所識。韃靼人以爲死者如生，所以對於其帝奉一帳以居之，設饌以食之，奉乳以飲之，奉財貨以供其用，奉一牡馬以供乘騎，一牝馬以供產駒。皇帝死後，無人敢在其家族前言及故主，蓋恐驚其亡靈也。——中國載籍之遼史言契丹之創業主阿保機死後，其妻述律殺契丹貴人數百以殉之，俾其往侍故主云(見夏真特蒙古誌第2冊160頁)。

第十章

成吉思汗作戰優越之原因——其軍隊之性質——其軍制——其圍獵——其法令——其妻妾

成吉思汗遺一廣大帝國於其諸子，其中大部份皆為荒蕪之地，游牧部落居焉。別一部份則經其軍隊所殘破，人民減少。其士卒得亞洲之鹵獲而致富者，視此位列本族於其他民族上，而蔑視大地諸君主之人，如同神靈。前此韃靼民族中最窘苦者，莫逾蒙古。此輩昔在氣候不良之下，在韃靼地域最高地域之中，度其游牧生活。僅部長獨有鐵鎧^①，其貧可知。此種若干半野蠻之游牧小部落之酋長，與否運相抗者，為時久矣。終致遂其野心，其始也，戰勝其所奉之主君，已而降人聚其麾下，率以陸續征服其他諸韃靼民族。終率之進取中國及波斯之地，而以此種繁盛國家飽其貪慾。其經略之地廣大無垠，奉之為主者，何啻民族百種？其在狂傲之中，竟欲完成世界之侵略，自以為天以國付之。卒於破壞之中得疾而死，尙囑諸子續成其偉大計畫。

成吉思汗之勝利，蓋因其意志之強，才具之富，而使用一切方法有以致之。凡有機可乘，皆以狡計陰謀濟其兵力之窮。其破壞行為有類天災。威名遠播，致使被侵之民族畏懼而不敢自衛。歷來蔑視人類之人，無逾此侵略家者。而具有野心之首領所部軍隊之適於其計畫者，亦莫逾斯人。部衆常以游牧為活，任在何時，生活皆同士卒。負竈以行，祇須地有牧場供其馬畜之水草，即足自給。由其戰爭之習慣，行動之迅速，益以成吉思汗紀律之嚴肅，故優於其他諸國軍隊。韃靼地域諸部落，凡能執兵者皆為戰士。每部落

① 見世界侵略者傳第1冊。

分爲十人小隊，就十人中選一人爲之長，而統其餘九人；合十夫長九人共隸於百夫長一人；九百夫長屬一千夫長；九千夫長屬一萬夫長。君主之命令由其傳令之軍校達於諸萬夫長，復由萬夫長按次以達十夫長。各部落各有其居地，設有攻伐，需要士卒，則於每十人中籤發一人以至數人。禁止將校收錄他隊之人於本隊之中，雖親王亦不得收容欲背其首領來投之人。此種禁令愈使隸屬關係鞏固，下之服從上命，毫無限制。成吉思汗對於將校之有過者，祇須遣派一最微賤之臣民，已足懲之。此將雖在極遠之地，統兵十萬，亦應遵守使者所傳之命。若爲受杖，則應伏於地，若爲死刑，則應授其首。尤外尼云：“此與他處所見者異^①，一旦有金錢購入之奴，廐中有十馬，其主之爲君者，則不復以惡言加之。其受命統率軍隊者，尤應重視可知也。凡統將之因財富名望而有威權者，鮮不以兵抗其恩主。此種將校每至出征之時，不問爲擊敵或卻敵，必須有數月之準備，索軍餉於國庫。士卒之額在平時已有虛報，檢閱時勢須互相假用士卒以補其闕。”^②

韃靼則反是。其戰士不特無餉，每年且應獻納於其長，馬若干匹，畜若干頭，氈及他物若干事。人不因從軍而免其賦役，其妻，或留居其廬帳之他人，應代其負擔之^③。成吉思汗云：“人不能如太陽在在皆能照臨也。設若夫在戰中，抑在獵中，其妻應整理家務。俾汗之使臣或其他旅客頓止其廬舍者，見其家整而供客之食豐，此足爲其夫之榮。則知妻之能即可知夫之能。”

成吉思汗欲諸將時常使其士卒有所準備，俾能奉命立即登騎出發，汗曾云：“其善將十人者，堪以十人委之。第若十人長不知馭其小隊，我則並其妻子一同處死，在十人中別選一人以代之。”汗命

① 他處蓋指伊斯蘭諸國之統將而言。

② 見世界侵略者傳第1冊。

③ 見世界侵略者傳第1冊。

諸將於每年初親來聆其命令訓教，曾云：“應來聆訓而留其營地者，其命運將如一石之墜入深水，一矢之射入蘆叢，將亡而不存。此輩不堪典兵也。”汗欲諸將勤教子弟騎射角力，俾其冀在其勇武之中得富貴，如同商人在布帛中置金錦及其他貿易之珍物也。

汗自言其用人常各視其所能。據云：“智勇兼備者，使之典兵。活潑趨捷者，使之看守輜重。愚鈍之人則付之以鞭，使之看守牲畜。我由此意，並由次序紀律之維持，所以威權日增，如同新月，得天之保佑，地之敬從。我之後人繼承我之威權者，能守同一規例，將在五百年千年萬年之中，亦獲天佑。上帝將恩寵之，人類將祝頌之，則在位久而盡享地上之樂矣。”^①

汗曾囑諸繼承人，用兵以前，必須檢閱其隊伍，審視士卒之兵械。每人除弓、矢、斧外，必須攜一鏢，用以礮弩，並攜一篩、一錐、及針線等物，缺一者罪之。兵械最備者，並持一微曲之刀，頭戴皮兜，身衣皮甲，甲上覆鐵片。蒙古汗曾遺留有作戰及待遇降民與侵略地之訓教^②。其條規未留傳至於今日，僅於當時之著作中窺見其一二記錄。然蒙古侵略亞歐諸國之歷史，以及十三世紀歐洲旅行家之行紀，已足使吾人知其戰術之要略也。

成吉思汗進取一地以前，先使人諭其主來降，其諭降語頗簡略，而殿以是語云：“設汝不降，將來之結果僅有上帝知之。”^③其君主為蒙古之藩臣者，必須以人為質。獻其戶口之數，於各地設置蒙古長官。獻納重賦，其額常以本地出產十分之一為準。出產云者，包括人類而言，蓋此輩蠻人視人類如同牲畜也。其不戰而降之民族之命運，亦不能優於被侵略地之民族，惟其破壞較緩而已。終不免蒙古戍將之專擅與誅求，蓋其一切行爲皆印刻有野蠻弊政之

① 見史集。

② 見世界侵略者傳第1冊。

③ 見世界侵略者傳第1冊。

痕跡也。

蒙古出征以前，先集諸宗王統將爲大會 (Couriltai)，決定軍隊之構成，十人中調發若干人，會師之地域及時期。成吉思汗未入敵境之前，必先偵其國內狀況，招敵境中怨望之人作內應，或以掠其同國人之物餌之，或以高位誘之。蒙古兵侵入一地，各方並進，分兵屠諸鄉居民，僅留若干俘虜，以供營地工程或圍城之用。其殘破一地，必屯兵於堡寨附近，以阻戍兵之出。設有大城難下，則先躡其周圍之地。圍攻之時，常設伏誘守兵出，使之多所損傷。先以邏騎誘守兵及居民出城，城中人常中其計。蒙古兵環城築壘，驅俘虜於壘下，役之使作最苦而最危險之工事。設被圍者不受其餌，抑不畏其威脅，則填平壕塹，以礮攻城。強俘虜及簽軍先登，更番攻擊，日夜不息，務使圍城中人不能戰而後已。成吉思汗曾在中國波斯兩地募有工師，製造當時所用之戰具。蒙古兵之毀敵城也，水火並用，或用引火之具，或引水以灌之。有時掘地道攻入城內，有時用襲擊方法，棄其輜重於城下，退兵於距離甚遠之地，不使敵人知其出沒，亟以輕騎馳還，乘敵不備，襲取其城。蒙古兵之圍一城也，未下而解圍去之事甚鮮。設城堡地勢險要，難以力取，則久圍之，且有圍之數年者。蒙古兵多用詐術，不惜爲種種然諾，誘敵開城，城民之過於輕信開城乞降者，蒙古兵則盡屠之。雖先發重誓，許城民不死，亦然。凡大城皆不免於破壞，居民雖自動乞降，出城迎求蒙古兵之悲憫者，仍不免於被屠。蓋蒙古兵不欲後路有居民，而使其有後顧之憂也。此輩不重視人命，僅見有立時之鹵獲，與其畜羣之牧地而已^①。

敵軍逼近之時，則亟將散處各地之兵集於一所。蒙古兵寧用詐術破敵，而不常使用兵力。此輩並不以俠勇自負，觀其作戰之

^① Vincent 之史鑑(卷 29)所誌十三世紀蒙古民族之情形，忠實無誤，大致取材於 1245 年教皇使者之行紀。蓋當時教皇曾遣教師四人往說近地之韃靼人歸向基督之教也。

法，可與猛獸共比擬，務必盡其所能，襲破敵軍，誘之中伏。設敵兵力強，則退走數日行程之遠，或據一險要，以待援軍之至。其在包圍戰中，若見被圍者之勇抗，則開圍之一面，於被圍者潰走不成列時擊之。有時佯敗，誘敵來追。願蒙古人武裝輕，每人各有馬數匹，迨見敵騎疲弊之時，則易健馬馳還擊之。抑於退走時展其兩翼，返而合圍敵兵之輕進者。其遇敵也，先在遠處發矢，敗走時亦控弦以射，僅於戰勝時使用白刃。其隊伍遵守一定信號，運用極其敏捷。其散逃者及戰時不戰而肆掠者，皆處死刑。

蒙古兵在遠征之中，每年休養士馬數月。然於進至屯駐地以前，必先躡其四圍之地甚遠，俾能自保，然後飽載所掠之物，休兵於其地。役使所俘之多數俘虜，是皆因年幼貌美而獲免之男女也。此輩不幸之人，命運較死於蒙古兵鋒鏑之下者更為可憫，體無完衣，饑餓疲弱，待遇如同最賤之牲畜^①。軍中之幼婦萬千，習於亞洲人之奢侈，遵守東方風俗及伊斯蘭教法律，生長於深閨之中者，曾見其親屬被殺，自身被虜，而隨此種貌醜行惡之蠻人，以供其玩具之用。

成吉思汗為安全保其略地，不惜盡屠其居民，毀其城堡。破壞蓋為蒙古戰略中之一要則，成吉思汗在其訓教中，曾命將不降者及叛者盡殲之。根據韃靼民族之殘猛的戰事法律，敗者之眷屬財產皆為勝者所得。設在一地丁口繁衆，蒙古兵則除其所欲保存者外，餘盡殺之。設其留存若干以供攻擊其同國人之用者，退兵時仍不免於一死。

蒙古人由其強迫俘虜之勞役，由其徵發藩國或戰敗民族之簽軍，由其收容貪得文明國家鹵獲之其他游牧民族於其麾下，由其在最危險之境況中役使俘虜及輔助軍隊。種種事實，所以雖在長期

^① Vincent de Beauvais書(第29卷第26章)云，有時韃靼人預選一奴以供後來殉葬之用。

遠征之中，多數圍城流血之役，蒙古兵數未見減少。而其遊牧生活尤足使其不受南方氣候之害也。

成吉思汗曾云：“在平和時，士卒處人民中必須溫靜如犢；然在戰時擊敵，應如餓鶻之搏獵物。”

一日言諸將之能云：“人之最勇者，無逾也速台（Yessoutai），長行不疲，不感饑渴，人莫能也。然不可使將兵，蓋其視將卒猶己也。凡為將者必須能感饑渴，推己及所將之士卒，應使軍行有節，愛惜士馬之力。”

成吉思汗一日問那顏不兒古赤，人生何者最樂？答曰：“春日騎駿馬，拳鷹鶻出獵，見其搏取獵物，斯為最樂。”汗以此問歷詢不兒古勒等諸將，諸將所答與不兒古赤同。汗曰：“不然，人生最大之樂，即在勝敵。逐敵，奪其所有，見其最親之人以淚洗面，乘其馬，納其妻女也。”^①

成吉思汗在其教令中囑諸子練習圍獵，以為獵足以習戰。蒙古人不與人戰時，應與動物戰。故冬初為大獵之時，蒙古人之圍獵有類出兵。先遣人往偵野物是否繁衆，得報後，即命周圍一月程地內屯駐之部落，於每十人中簽發若干人，設圍驅獸，進向所指之地。此種隊伍分為左翼右翼中軍，各有將統之，其妻妾盡從。此種隊伍進行之時，各方常遣軍校以野物之狀況及驅至何所等事報告其君主。其始也獵圍甚廣，嗣後士卒肩臂相摩而進，獵圍逐漸縮小。至所指之地，止於周圍二三程之獵圍，以繩懸氈結圍以限之。獵者應注意其行列，怠者杖之。汗先偕其妻妾從者入圍，射取不可以數計之種種禽獸為樂。及其倦也，則止於圍中之一丘上，觀宗王那顏統將等射獵。其後尋常將校繼之，最後獵者為士卒。如是數日，及禽獸已少，諸老人遂至汗前，為所餘之獵物請命，乃縱之，俾其繁殖，以供下次圍獵之用。至是掌饈之臣俵散獵物，共宴樂八日後，諸隊伍各

^① 見史集。

還營地^①。

成吉思汗仿中國制度，於大道上設置驛站，以供官吏使臣旅行之需。由居民供給驛馬，驛遞夫之食糧，以及運輸貢物之車輛，亦由居民供應之。定有一種規章，使用驛馬者應遵守之。先是經行韃靼地域之外國人，常受其地多數獨立部落之劫掠。自是以後，有一種嚴重之警巡，道途遂安^②。

成吉思汗以法律嚴禁當時韃靼民族中流行之惡習，汗曾云：“先是竊盜姦通之事甚多，子不從父教，弟不從兄教，夫疑其妻，妻忤其夫，富不濟貧，下不敬上，而盜賊無罰；然至我統一此種民族於我治下以後，我首先着手之事，則在使之有秩序及正義。”^③

其法典對於殺人竊盜通姦鷄姦等罪，處以死刑。其於第三次喪失他人寄託之財貨者，其收留逃奴或拾物者，其在戰中拾得衣物或兵械而不歸還其主者，其以巫蠱之術害他人者，其在決鬪中偏助一人者，並處死刑^④。犯罪者除現行犯外，非自承其罪者不處刑，然常用拷掠使之自承。竊盜之物不重者僅予杖^⑤。

成吉思汗曾以韃靼民族之若干迷信訂入法律，以為無數毫無關係之事實，可以致災，或致雷殛，此其所深畏者也。故嚴禁溺於水中，或灰燼之上，嚴禁跨火，跨桌，跨牒，禁洗滌衣服，應服之至於破敝。成吉思汗不願人言物污，其意以為凡物皆

① 見世界侵略者傳第1冊。

② 見世界侵略者傳第1冊。——史集。

③ 見史集。

④ 見阿合馬本馬克利齊 (Ahmed Ibn-ul-Macrizi) 撰埃及志 (Kitab ul mo-vaiz v-el itibar, bi zikr-il Khittat v-el Assar) 巴黎圖書館阿剌伯文寫本，第3冊大侍從官(Hadjib)條。

⑤ 見魯不魯乞撰韃靼地域行紀第10章。——馬可波羅撰東方行紀第1卷第60章。

潔①。

其殺所食之動物，必須縛其四肢，破胸，入手緊握其心臟；如仿穆斯林殺牲者，則應如法殺其人②。

成吉思汗欲蒙古人於進食時，對於在座之來賓，必須大加款待，不許拒絕。主先嘗饌，然後奉客，雖地位懸絕者亦如是也③。

成吉思汗頗反對飲酒無節，據云：“醉人聾瞽昏聩，不能直立，如首之被擊者。所有學識藝能，毫無所用，所受者僅恥辱而已。君嗜酒則不能爲大事，將嗜酒則不能統士卒，凡有此種嗜好者，莫不受其害。設人不能禁酒，務求每月僅醉三次，能醉一次更佳，不醉尤佳。然在何處覓得此不醉之人歟？”

成吉思汗命其後裔切勿偏重何種宗教，應對各教之人待遇平等。成吉思汗認爲奉祀之神道與夫崇拜之方法毫無關係。本人則自信有一主宰，並崇拜太陽，而遵從珊蠻教之陋儀。

各宗派之教師教士貧民醫師，以及其他學者，悉皆豁免賦役。

成吉思汗輕視亞洲君主所習用之尊號，曾命其後裔勿採用之。所以繼承諸人僅稱曰汗，或可汗。諸宗王可逕稱其主之名，此名在

① 見世界侵略者傳第1冊。——史集。——埃及志。——魯不魯乞(第9章)云：蒙古婦女從不洗滌衣服，以爲洗滌後懸曬時，必致天怒，而遭雷殛。從不洗滌食盤，僅以熱羹滌之，滌畢仍以羹置釜中。——迦兒賓所誌亦同。——Pallas (Sammlungen hist. Nachrichten 第1冊131頁)引有史家迦阿不哈齊書所載成吉思汗之法令，謂今日喀耳木人尚謹守此法，不以水滌家用器物，僅以乾草或毛氈拭之。——迦兒賓 (Jean du Plan Carpin)云：韃靼人不敢以刀觸火，不敢以刀取肉於釜中，不敢在火旁以斧擊物，此外尚有迷信不少，疑皆因恐得罪五行所致。

② 見世界侵略者傳第1冊。——史集。——埃及志。——喀耳木人殺羊仍用此法。Pallas(第1冊128頁)云：以羊仰臥，而洩其胸，入手出其心臟。此即成吉思汗時代輸入蒙古民族中殺牲之法。喀耳木人亦云然也。

③ 見埃及志。——史鑑第29卷第75章所誌亦同。據云：蒙古人性極貪，至欲盡得所見他人之物，常張手以求之，閉手以拒人求，吝嗇之極。雖畜羣富饒，僅殺病畜而食。家財雖富，從不以振貧者，然其惟一可贊賞之行爲，則在凡見來賓，皆奉食以餉之也。其進食方法極不潔淨，甚至食鼠犬貓肉而自甘，且聞其炙煮人肉爲食云。可並參照迦兒賓之行紀。

書信及封冊中，毫無何種榮號附麗其間。成吉思汗中書省所撰之文書，措辭簡潔，不喜波斯文體浮華之弊^①。當時征服西域河中之時，曾錄用算端摩訶末之書記某，會得哲別報告，言及毛夕里王別都魯丁盧盧 (Bedr-ud-din Loulou) 妨其進取西利亞事。成吉思汗命此書記作書諭毛夕里王，口授其詞曰：“天以大地之國委付吾人，其降附而任我軍之通過其境者，得保有其家國財產；拒者僅有天帝知其運命。設別都魯丁來降，則以友待之；否則大軍一至，毛夕里之運命，不堪問矣。”書記乃用波斯語撰此書，文體極為浮華，伊斯蘭教國王冠號概未遺漏。成吉思汗命侍從官答失蠻翻譯為蒙古語，聞之不悅。語此書記云：“此非我所授之詞也。”書記答曰：“習用之文體如此。”成吉思汗怒曰：“是足為叛人也！汝作此書，毛夕里王見之必更驕盈。”遂殺其人^②。

成吉思汗曾命將其法令訓教用畏吾兒字寫蒙古語，傳示國中蒙古青年。此種法規名曰大法令 (Ouloug Yassa)^③ 由其後裔保藏之。國有大事，諸王集議，取此卷子本之成吉思汗遺教出，敬謹讀之^④。成吉思汗以其子察合台秉性嚴肅，特命其監督法令之施行。汗曾曰：“後人若不遵守彼之超出他人上而鞏固其政權之訓教者，若不在在維持嚴格之服從者，則其國不久必將動搖，而其衰微可計日而待也。至是欲求成吉思汗晚矣。”

汗又云：“我之後人將必衣金錦，食美食，跨駿馬，擁美婦，而不

① 見世界侵略者傳第1冊。然在十三世紀歐洲諸旅行家之行紀中，及成吉思汗後人之若干文書中，曾見其仿中國皇帝而加天子之號也。

② 見史集。

③ 鈞案此係突厥語名，故與蒙古語名異。

④ 成吉思汗法令之規條，散見於兀外尼書、刺失德書、史鑑、埃及志等著作中。埃及志乃得之於其友者，其人曾在報達之木思坦昔兒 (Mostanssir) 學院文庫中得見成吉思汗法令一部也。可參照此書第3冊侍從官條。刺失德書中有一段，似謂此種法令乃在1225年自波斯還其幹耳朵時編纂成文。蓋刺失德云：“至是，此汗遂發佈詳細法令焉。”

一思此樂之基於何人也。”^①

成吉思汗之妻妾近五百人，諸妾皆得之於各國俘虜或蒙古婦女之中者。案照當時成立之蒙古俗，而爲成吉思汗後人遵守者，君主與諸宗王皆得選美女於諸部落中。凡屬於十人隊者，由百夫長選其最美者獻之千夫長，千夫長復選以獻萬夫長，萬夫長復選以進之於汗。汗所不留者，則或賜之諸妻爲侍女，或還其家^②。

成吉思汗諸妻中有大婦之號者五人，位最高。第一人名孛兒帖，有夫人 (fougin) 之號。夫人者，中國皇帝所授后妃以下之稱也^③。孛兒帖者，弘吉剌部長特因 (Tain) 那顏之女也。生朮赤、察合台、窩闊台、拖雷四子，及五女，並配諸部長。蒙古家族中位最高之妻，權較餘妻爲大，所生子之地位亦隨母而尊。故孛兒帖之諸子地位優於餘子。諸妻位次第二者曰忽蘭，蔑兒乞一部長之女也。生一子曰闊列堅 (Goulgan)。位次第三及第五者曰也速哈惕 (Yissoucat)，曰也速倫 (Yissouloun)，姊妹二人，皆塔塔兒部人也。位次第四者曰闊闊出 (Gueukdjou)，金國皇帝之女也。此外成吉思汗諸妻中尚有王罕之姪女一人，太陽汗之寡婦一人，餘妻皆屬諸將及諸游牧部長之女^④。

成吉思汗一夜息於阿必哈 (Abica)^⑤帳中，阿必哈者，王罕姪女，而札合敢不之女也。汗夜得惡夢，及醒，語阿必哈曰：“今得惡夢，天欲我以汝賜他人。”遂勸其勿怨。語畢大聲問帳外何人番衛，

① 見史集。

② 見世界侵略者傳第1冊。——迦兒賓云：皇帝欲索某人之女或姊妹者，其人應立進之。每年或每二年或三年，集其國之女子親選之，留所喜者，餘以賜其宮廷之人。

③ 見馮秉正書第6冊40頁。

④ 見史集。

⑤ 鈞案元祕史卷8作亦巴合。元史卷120朮赤台傳作木八哈。木應爲亦之訛，洪武本元史雖亦作木，然其根本脫誤之例，頗不少見，則此名應改作 Ibaca。

是夜衛者爲那顏客惕(Kechti)①聞呼自言其名。汗命之入，告以賜阿必哈之意。客惕驚不敢對，汗語以所言實。遂以阿必哈所居之斡耳朵並其侍從衣物馬羣牲畜盡賜阿必哈，僅留主饌官一人金盞一尊以爲遺念。阿必哈遂爲客惕之妻。客惕者，蒙古兀魯兀部之那顏，統率左翼軍四千戶者也②。

① 鈎案元祕史作主兒扯歹。元史作朮赤台。此二名皆是(Djourtchetai)之對音，猶言“女真的”。多桑此處譯寫疑誤。抑多桑以其事屬主兒扯歹之子客台，則客惕是客台之誤。

② 見史集蒙古兀魯兀部條。——成吉思汗與孛兒帖生五女，長女豁真別吉(Coutchi Bigui)下嫁亦乞剌思部帖渾禿忽(Tégoun Toucou)之子。次女扯扯干(Tchitchégan)下嫁兀都亦惕蔑兒乞王忽禿哈別吉之子禿刺勒赤(Touraldji)。三女阿剌海別吉(Alacai Bigui)下嫁汪古王之子鎮國(Tchincouï)。四女禿馬倫(Toumaloun)下嫁弘吉剌王之子吉兒干(Gougan)。(鈎案吉兒干即元祕史之古列堅，猶言駙馬。此人應是本書第4章著錄之赤乞，此處脫人名)。五女阿勒塔倫(Altaloun)下嫁斡勒忽訥惕部長太丑(Taidjou)之子察威兒薛禪(Tchaver Satchan)。並見史集。

附錄一 林木中之兀良哈

史家刺失德曰：林木中之兀良哈（Ourianguites bisché），蓋以其人居廣大森林之內，故以爲名，不可與蒙古種之兀良哈相混也^①。不居帳幕，衣獸皮，食野牛羊肉。緣其人無牲畜，而輕視游牧民族也。父母之欲其女畏懼者，則云將以之偶一使其牧羊之人，曾見有女因絕望而自縊者。兀良哈人遷徙時，用野牛載其衣物，從不出其所居森林之外。其居屋以樹枝編結之，用樺皮爲頂。刺樺樹取汁以飲，汁甚甘。其人以爲世人之有福者，莫逾本部之人；而以爲城居之人，甚至游牧民族，生活最苦。兀良哈人所居之地，山岳屹立，森林遍佈。天時酷寒，冬日常獵於雪中，以名曰察納（tchanna）之版繫於足下，持杖撐雪而行，如同舟子之撐篙於水以行舟，其行平地抑升降山嶺，甚爲迅捷，常易獲其所欲捕之野牛或其他動物。獵獲以後，以獵物載之身後之橇上，每橇可載二三千明（menn）^②。其不善於使版者則傷足，尤以下降時爲最險；第若善用之，則可迅達遠地，此事非親見者不能信有之。算端合贊（十四世紀初年君臨波斯之蒙古汗）聞有其事，召其部人至，命獻技，始知人言非僞。此種察納在突厥斯單蒙古斯單（Mogolistan）等地多用之，尤以巴兒忽真隘中忽里、乞兒吉思、兀兒速惕、帖良古惕、客思的迷、禿馬惕等部爲甚（見史集第1卷第2章林木中兀良哈條）。案此與 Joh. Gottl. Georgi 撰幹羅思帝國行紀第1冊 242—286 頁所言今日東胡人之生活完全相類。幹羅思語名橇曰 sani。居住今日西伯利亞東部廣大地域內之東胡人，自稱其地曰兀良海（Ourian-

① 鈞案此林木中之兀良哈，親征錄中作火因亦兒干。元祕史作槐因亦兒堅，猶言林木中百姓。自爲一部。王靜安謂非別有火因亦兒干一部，誤也。

② 每明合二斤。

gkhai), 此與十三世紀時蒙古人名稱此種民族之名同也 (參照 Abel Rémusat 撰韃靼語言之尋究, 巴黎 1820 年四開本第 1 冊 4 頁)。魯布魯乞(第 39 章)亦著錄有兀良哈(Orengay)人, 謂其足繫光滑小骨, 奔走於冰雪之上, 其速可取走獸飛鳥。

附錄二 中亞諸部族

刺失德在其史集第一篇中, 列舉中亞之突厥民族。凡以形貌語言與純粹突厥有異者, 概不分別, 皆以突厥名之。首舉阿不阿勒札(Abou Aldja) 子之卜巴忽亦(Dib Bacouyi) 子哈刺汗(Carakhan) 之子烏古思(Ogouze) 之後裔烏古思部。烏古思有子六人: 曰君(Gun), 曰愛(Ai), 曰由勒都思(Youldouz), 曰闊闊(Gueuk), 曰塔克(Tak), 曰丁吉思(Dinguiz), 皆有汗號。六子各有子四人。

君汗子名: Cayi, Bayat, Alca-ola, Cara-evlu.

愛汗子名: Yazer, Deuguer, Doudourga, Yaparlu.

由勒都思汗子名: Oschar, Cazik, Bigdili, Carkin.

闊闊汗子名: Baïndour, Bitchina, Tchaoundour, Tchini.

塔克汗子名: Salour, Imour, Ala-yountlou, Oraguir.

丁吉思汗子名: Eskindour, Boukdour, Séva, Canik.

烏古思之二十四孫各爲一部落之祖。十二部爲右翼, 名曰 Bozouk, 十二部爲左翼, 名曰 Utch-ok.

現尙將下列諸部列爲烏古思之支派, 卽(一)畏吾兒(Ouïgoures), (二)康里(Cancalis), (三)欽察(Kiptchacs), (四)哈刺魯(Carlouks), (五)哈刺赤(Calladjes), (六)阿合扯里(Agatchéris)是已。

此種突厥民族居於中亞西部。畏吾兒之地東抵阿勒台山(Altai); 山以東之民族, 或屬突厥種, 或屬韃靼或蒙古種, 其名列下:

札刺兒部 (Djélaïres)。

此部居幹難河附近，大別爲十部：曰察惕 (Tchate)，曰塔克刺溫 (Tacrane)，曰晃哈撒溫 (COUNGCASSAOUNE)，曰忽木撒兀惕 (Koumssaoute)，曰兀牙惕 (Ouyate)，曰比勒哈散 (Bilcassane)，曰忽吉兒 (Couguere)，曰禿朗乞惕 (Toulangkite)，曰不里 (Bouri)，曰申忽惕 (Schingcoute)。

雪你惕部 (Sounites)，其一支名哈亦倫部 (Cairoune)。

塔塔兒部 (Tatares)。

此部居捕魚兒湖附近之地，分爲六部：曰禿禿哈里兀惕 (Tou-toucalioute)，曰亦勒赤 (Il-tchi)，曰察罕 (Tchagan)，曰忽因 (Cuyin)，曰帖刺惕 (Térate)，曰別兒灰 (Bercouï)。

蔑兒乞部 (Merkites)。

此部一名兀都亦惕部 (Oudouyoutes)，分四部：曰兀洼思 (Ohouze)，曰木丹 (Moudan)，曰禿答黑隣 (Toudakline)，曰只溫 (Djioune)。

曲兒魯惕部 (Keurloutes)①。

巴兒忽惕部 (Bargoutes)。

幹亦刺惕部 (Ouirates)。

此部亦分數部，居八水灌溉之地，合八水爲謙河 (Jénisseï) 之上流也。

忽里部 (Couris)。

忽阿刺失部 (Coualaches)②。

不里牙惕部 (Bouriates)。

此三部因居薛靈哥河外，皆名巴兒忽惕，其地因名巴兒忽真隘。

禿馬惕部 (Toumoutes)。

① 鈞案疑卽輟耕錄之曲呂律。此名在第一章中作曲兒魯兀惕 (Keurlououtes)。

② 鈞案此部在第一章中作豁阿刺失 (Coalaches)。

此部亦在巴兒忽惕部之內，居地近乞兒吉思(Kirguises)之地。

忽勒合真部(Coulgatchines)①。

客兒木真部(Kermoutchines)。

此二部居地在乞兒吉思地盡處，巴兒忽真隘附近。

兀兒速惕部(Ourassoutes)。

帖良古惕部(Télenkoutes)。

客思的迷部(Kesstimis)。

此三部居乞兒吉思謙謙州(Kem-Kemdjoute)兩部之森林中。

林木中之兀良哈部(Ourianguites bisché)。

此部亦居同一地帶之森林中。

忽兒罕部(Courcanes)②。

撒合亦惕部(Sacaïtes)。

此二部居地未詳。

克烈惕部(Kéraïtes)。

此部分爲五部：曰董合亦惕(Toungcaïte)，曰赤兒乞兒(Tchirkire)，曰撒乞阿惕(Sakiate)，曰禿馬亦惕(Toumaïte)，曰額里阿惕(Eliate)。

乃蠻部(Naïmans)。

此部地廣，以阿勒台、哈刺和林、額魯亦撒刺思(Elouï Serass)諸山爲界。北界也兒的石河，鄰於乞兒吉思部，東與克烈部接，西隔沙漠與畏吾兒部相望。其中有一遊牧部落名曰古察古兒(Goutchagour)。

汪古惕部(Ongoutes)，居長城附近。

唐兀惕部(Tangoutes)，建國於今陝西之大部份地方。

帖黑鄰部(Tékrines)，亦名蔑黑鄰部(Mékrines)。

① 鈞案此名在第一章中作不勒合真(Boulgatchines.)。

② 鈞案此部疑是親征錄中之火魯罕。

此部居畏吾兒境上之險峻山中。

蒙古諸部

自成吉思汗建國以來，蒙古諸部遂有區別。與成吉思汗同出一源之諸部，皆別號尼倫 (Niroun)，表示其來源純潔，皆出阿闌豁阿感光而孕所生諸子之後裔；其餘則名都兒魯斤 (Durlukin)，質言之，普通部落也。是皆困居額兒格涅坤山中帖古思乞顏二人之後裔，茲首舉都兒魯斤諸部：

兀良哈惕部 (Ourianguites)。

弘吉刺惕部 (Councarates)。

亦乞刺思部 (Ikirasses)。

斡勒忽訥兀惕部 (Olcounoutes)。

哈刺訥惕部 (Caranoutes)。

弘古里兀惕部 (Counkoulioutes)。

上列後四部爲弘吉刺之別部。亦乞刺思斡勒忽訥兀惕兩部爲哈拜失刺 (Cabaï Schira) 之後裔。哈刺訥惕弘古里兀惕兩部爲其弟秃思不歹 (Tousboudai) 之後裔。此二人之長兄名出兒魯克 (Tchourlouk) 善射，號蔑兒干 (Mergan)，相傳兄弟三人皆出自金盆。

火魯刺思部 (Courlasses)。

也里吉斤部 (Ildjikines)。

此二部亦爲秃思不歹之後。

斡思巴兀惕部 (Ozbaoutes)。

此部分爲三部：曰弘哈馬兒 (COUNGCAMARES)，曰阿魯刺惕 (ERLATES)，曰客連古惕 (KÉLENGOUTES)①。其祖爲兄弟三人，卽以人名爲部名。

許兀慎部 (Houschines)。

① 鈞案此部在第二章中作客里古惕 (KÉLIGOUTES)。

速勒都思部 (Seldouses)。

亦勒都兒斤部 (Ildourkines) ①。

伯牙吾惕部 (Bayaoutes)。

此部分爲二部：居 Djeda 水上者曰水伯牙吾惕 (Djedi-in-Bayaoutes)，居平原者曰平原伯牙吾惕 (Kiharoun-Bayaoutes)。

蒙古諾尼倫部族

哈塔斤部 (Katakines)。

撒勒只兀惕部 (Saldjioutes)。

泰亦赤兀惕部 (Taïdjioutes)。

額里干部 (Erikanes)。

失主兀惕部 (Sidjioutes)。

赤那思部 (Tchinizes)。

那牙勤部 (Nouyakines)。

斡都惕部 (Odoutes)，卽兀魯兀惕部 (Ouroutes)。

忙古惕部 (Mingcoutes)。

八鄰部 (Barines)。

朵兒邊部 (Dourban)。

哈訥惕部 (Canoutes)。

速客禿惕部 (Souctoutes)。

巴魯刺思部 (Berolasses)。

阿答兒斤部 (Hiderkines)。

札只刺惕部 (Djadjéates)。

不答安部 (Boudans)。

朵豁刺惕部 (Doucalates)。

亦速惕部 (Yissoutes)。

① 鈞案此部在第二章中作亦勒禿兒斤 (Iltourkine)。

速干部 (Soucans)①。

晃豁壇部 (Kingcotans)。

附錄三 成吉思汗世系據史集及貴顯世系

出額兒格涅坤山之始祖名孛兒帖赤那 (Bourté-Tchina), 生子巴塔赤罕 (Betedji-Caan), 巴塔赤罕子塔馬察 (Tamadj, Tamatsak) 塔馬察子哈卜出蔑兒干 (Cabtchou-Mergan)②, 哈卜出蔑兒干子忽占不古魯勒 (Coutchim-Bougouroul), 忽占不古魯勒子尼格尼敦 (Nigue-Nidoun), 尼格尼敦子三鎖赤 (Sam-Saoudji), 三鎖赤子哈里哈兒朮 (Cali-Cardjou), 哈里哈兒朮子朵奔伯顏 (Douboun Bayan)。

朵奔伯顏妻阿蘭豁阿, 生二子: 曰不古訥台 (Bougounouti), 曰別勒古訥台 (Bilgounouti)。寡居時又生三子: 曰不忽哈塔乞 (Boucou Cataki), 是爲哈塔斤部之祖。曰不哈只撒勒只 (Boucadj Saldji), 是爲撒勒只兀部之祖。曰孛端察兒 (Boudandjar), 是爲蒙古尼倫部之祖。

孛端察兒生子不花 (Bouca)③, 不花子土敦蔑年 (Toutoum-Mémen)④, 土敦蔑年子海都罕 (Caïdou-khan)⑤。

海都生三子: 曰伯升豁兒 (Bai-Schingcor), 曰察兒格領昆 (Tchergué Lingcoum), 是爲泰亦赤兀部之祖。曰抄真斡兒帖該 (Djaoudjin-Eurdéki), 是爲額里干失主兀兩部之祖。

察兒格領昆之子曰堅都赤那 (Kendou Tchina), 曰斡羅克真

① 鈞案疑即親征錄之雪干。

② 一名豁里察兒蔑兒干 (Khoritsar Mergan)

③ 一名伯格爾巴圖爾 (Bikor Bagatour)。

④ 一名瑪哈圖丹 (Makha-Todan)。

⑤ 一名哈齊庫魯克 (Catchi Külük)

赤那 (Euloktchin Tchina), 二人同爲赤那思部之祖,

堅都赤那子俺巴孩可汗 (Anbagai Caan), 俺巴孩子曰合丹太師 (Cadan Taïchi), 曰禿歹 (Toudai)。

伯升豁兒子曰禿蔑乃罕 (Toumenai Khan)^①, 禿蔑乃罕生九子: 曰札克速 (Djakssou), 爲那牙勤兀魯兀忙古三部之祖。曰八林失刺禿哈因朮 (Barim-Schiratou-Caïndjou), 曰哈出里 (Catchouli), 爲巴魯刺思部之祖。曰尋哈赤温 (Sim Catchioun), 爲阿答兒斤部之祖。曰八的乞勒海 (Bat-Kilgai), 爲不答安部之祖。曰合不勒汗 (Caboul Khan), 爲乞顏部之祖。曰兀都兒伯顏 (Oudour-Bayan), 爲札只刺部之祖。曰孛端察兒都哈蘭 (Boudandjer Doucalan), 爲朵豁刺部之祖。曰赤那台斡赤斤 (Tchinataï Utchuguen), 爲亦速部之祖。

合不勒汗六子: 曰斡勤巴兒罕 (Eukin-Barcan), 爲乞牙惕不兒斤部^②之祖。曰把兒壇把阿禿兒 (Bartam-Bahadour), 曰忽禿忽蒙格兒 (Coutoucou Mounguer), 曰哈丹把阿禿兒 (Cadan Bahadour), 曰忽必刺可汗 (Coubila Caan)^③, 曰不丹斡赤斤 (Boudan Utchuguen)^④。

斡勤巴兒罕子曰莎兒哈禿兒不兒格 (Sourcaktour-Bourga), 莎兒哈禿兒不兒格子曰薛徹別吉 (Sedjde Bigui)^⑤。

忽禿忽蒙格兒子曰拜住 (Baïdjou)。

忽必刺可汗子曰朮赤罕 (Djoudji Khan), 曰忽察兒 (Coudjir)^⑥。

把兒壇把阿禿兒生四子: 曰蒙格都乞顏 (Moungdou Kiyan)^⑦。

① 一名托木巴該徹辰 (Toumbagai Setsen)。

② 鈞案即主兒勤。

③ 鈞案此名應是忽圖刺之誤。

④ 鈞案比對元祕史之脫朮延, 親征錄之脫端, 應是(Todan)之誤。

⑤ 鈞案即前之撒察。

⑥ 鈞案忽察兒應改作阿勒壇。

⑦ 此名亦作蒙格圖徹辰 (Menguétou Setsen)。

曰捏坤太師 (Nécoun Taischi), 爲槐因額里干部 (Hoyn Erigan) 之祖。曰也速該把阿禿兒 (Yissougai Bahadour), 爲乞牙惕孛兒只斤部 (Kiyates Bourdjoukines) 之祖。曰答里台斡赤斤 (Daritai Utchuguen)。

捏坤太師子曰阿勒壇 (Altan)①。

也速該生五子：曰別勒古台那顏 (Bilgoutei Noyan), 曰鐵木真, 曰拙赤哈撒兒, 曰哈赤温, 曰帖木格斡赤斤。

別勒古台子曰察兀禿 (Tchaoutou)。

拙赤哈撒兒子曰也苦 (Yékou), 曰忽禿 (Coutou)②, 曰也孫哥 (Yessoucouh)。

也苦子哈兒哈孫 (Harcassoun), 哈兒哈孫子也孫哥 (Yessoungouh), 也孫哥子額蔑干 (Emegan), 額蔑干子升豁兒 (Schingcour)。

哈赤温子阿勒赤歹 (Iltchidaï), 阿勒赤歹子察忽刺 (Djacoulah), 察忽刺子哈刺兀兒 (Calaour), 哈刺兀兒子哈丹 (Cadan), 哈丹子失乞勒忽兒 (Schikilcour)。

帖木格斡赤斤子脫合察兒那顏 (Togatchar Noyan), 脫合察兒子只不 (Djibou), 只不子阿朮勒 (Adjoul), 阿朮勒子乃顏 (Nayan)。

鐵木真子曰朮赤, 曰察合台, 曰窩闊台, 曰拖雷。

附 註

據蒙古源流譯本, 自孛兒帖赤那至朮赤伯顏, 共有十代。阿固濟木博郭羅勒 (Agotchim Bougouroul)③之後, 有薩里噶勒濟固 (Sali Khaldjigo) 一人。哈里哈兒朮之後, 有博爾濟吉台墨爾根

① 鈞案阿勒壇應改作忽察兒。

② 鈞案應爲禿忽之誤。

③ 鈞案即前之忽占不古魯勒。

(Bordjiguetēi Merguen) 脫兒哈勒真伯顏 (Torghaltchin Bayan) 二人。蒙古源流謂多博墨爾根 (Dobo Merguen 案即史集之朵奔伯顏)。尚有兄名都斡索和爾 (Dova Sokhor)。都斡索和爾生四子：曰託諾依 (Donoï), 即 Oeugueletes 部之祖。曰多黑新 (Dokschin), 即 Bagatoutes 部之祖。曰額木尼克 (Emnek), 即 Coyites 部之祖。曰額爾克 (Erké), 即 Kergoutes 部之祖。茲四部皆爲斡亦剌惕部之別部。——同書又云孛端察兒有三子：曰巴噶哩台汗 (Bagaritaï-khan), 曰亦察郭兒圖 (Idjagartou), 曰哈必齊巴圖爾 (Cabidji Bagatour)。哈必齊巴圖爾子伯格爾巴圖爾即刺失德之不花也。

附錄四 韃靼

刺失德曰：“韃靼之稱，早已著名於古代。韃靼民族分支甚衆，其在當時(成吉思汗之時)，約有七萬戶，居地在中國邊境及捕魚兒湖附近。各部落各有其領域，韃靼常臣屬中國皇帝，第若諸部落中有叛者，必須用兵，始能平之。諸部落亦常互相爭戰，其人勇於私鬪，有微隙即持刀相鬪，易積恨致怒，有仇必復。人數既衆，若能互相結合，其他民族，縱爲中國人，恐亦莫有能禦者也。顧雖分裂，尚能在古時爲偉大之侵略，其勢之強而可畏，致使其他突厥民族亦自稱曰韃靼，而以自豪，猶之今日札刺兒、塔塔兒、斡亦剌、汪古、克烈、乃蠻、唐兀，及其他諸部之自稱爲蒙古人而自豪者也。此類民族之青年，至今尚信其祖先常名蒙古。其實蒙古之稱昔日爲人所鄙視，至成吉思汗及其諸繼承人時代，始有名。蓋蒙古昔爲諸突厥民族中之一民族，且自阿闐豁阿以來，質言之，三百年來，始有此蒙古之稱。蒙古者，蓋爲阿闐豁阿後人之號也。”

“此名之廣佈，致使契丹 (中國北部) 南家思 (中國南部) 之民族，女真、畏吾兒、欽察、突厥蠻、哈刺魯、哈刺赤諸民族，以及俘虜

與大食人(穆斯林)之生長於蒙古人中者，悉皆名曰蒙古，取此號而見重於世。在此時代以前，韃靼之情形亦如是也。其勢既強，所以在中國、印度、乞兒吉思、巴只吉、欽察、亞洲北方，阿剌伯、西利亞、埃及、非洲等地，尙習稱蒙古曰韃靼。”

古之伊斯蘭著作家，如馬思忽惕(Mass'oudi)，本哈兀哈勒諸人，著錄亞洲北部民族不言韃靼，然此名實已早見著錄。據 Saint-Martin 君之考訂(阿美尼亞記)，巴黎圖書館藏有一波斯文世界史節編，名曰史彙，(Modjmelut-Tévarikh v'el Coussass)，佚撰人名，【回曆520年1126】之撰述也，其中卽有是名。此書歷舉亞洲諸君主之特別稱號，而韃靼王之號則名 Simon Bivey Khiar?①。

附錄五 畏吾兒

世界侵略者傳及史集二書所誌畏吾兒如下文：

丞相阿剌丁曰：“茲轉錄畏吾兒書籍中所載之若干事，錄之者非信其說之真，特以廣異聞而已。畏吾兒人以爲其先世居斡兒寒河畔，此水發源於哈刺和林諸山之中，近日可汗(窩闊台)所建之城卽因山爲名。有水道三十出此諸山中，諸水畔所居之民族，爲數亦卽三十。畏吾兒人居斡兒寒河畔者，昔分二部。人民既衆，乃推一人爲長。五百年後，不可汗(Boucoukhan)出，相傳此人與世所稱之額弗刺昔牙卜(Efrassiyab)同屬一人。哈刺和林諸山中有一古壑，相傳卽爲皮任(Pijen)壑②。現在斡兒寒河畔，尙見有一城一

① 鈞案原註云，原文音點脫落，致使讀音無定者，概附阿剌伯字於後云云。茲未能轉錄，皆以問號代之。

② 額弗刺昔牙卜者，突厥汗名也，在波斯古史中頗著名。此汗昔在波斯Pischadiens 朝末葉及 Kéyaniens 朝初葉時，數與波斯戰。——皮任者，Kiv 之子，波斯王 Key-Khoussrou 在位時代之波斯英雄也。曾背額弗刺昔牙卜娶其女爲妻，後爲額弗刺昔牙卜所擒，囚之井中，已而爲著名之 Roustém 救出。

宮之遺蹟，此城昔名幹耳朵八里 (Ordou-Balic)，今名卯危八里 (Maou-Balic)①。宮前有石，石上刻有文字，吾人曾見之。可汗在位之時，曾去其石，見下有塹，塹中有一大石案，其上亦刻有文字，可汗命各國之人審之，皆不識其文。已而自中國召致……②至，識爲其國文字，遂譯其文曰：源出哈刺和林諸山之禿忽刺 (Tougola) 薛靈哥 (Sélinga) 二水會流處，有地名忽木蘭朮 (Coumlandjou)，有二樹相鄰，一樹名曰 Fistouc，其形類松，如扁柏常青，結實如松實，別一樹則野松也。二樹之間，忽有小丘，日見增長，上有天光燭照。畏吾兒人進前禮之，聞中有音聲，如同歌唱，每夜皆然。劇光燭照，三十步內皆明。增長既成，忽開一門，中有五室，有類帳幕。上懸銀網，各網有一嬰兒坐其中，口上有懸管以哄哺乳。諸部落曾見此靈異，向前瞻禮。此五嬰兒與空氣接觸，即能行動，已而出室。畏吾兒人命乳婦哺之，及其能言之時，索其父母。人以二樹示之，五兒遂對樹禮拜。樹作人言，囑其進德修業，祝其長壽名垂不朽。其地之人奉此五兒如同王子。五子長名孫忽兒的斤 (Souncourtékin)，次名忽禿兒的斤 (Coutour-tékin)，三名不哈的斤 (Boucactékin)，四名幹兒的斤 (Or-tékin)，五名不可的斤 (Boucou-tékin)。畏吾兒人以諸子爲天所賜，決奉其一人爲主。不可美而慧，較有才，盡通諸國語，畏吾兒人遂奉之爲汗。此汗即位以後，國大治，而戶口增多。天帝賜之三鳥，鳥盡知諸國語，汗常遣之往訪各地之事。

“一夜，不可汗臥帳中，見一神靈至，作幼女形。汗畏，僞睡而不敢與之言。次夜亦然，第三夜從其大臣言，隨此女靈至一名曰忽都塔黑 (Cout-tag) 之山中，共話至於天明。嗣後每夜如是，計閱七年六月二十二日。末夜女靈與不可汗訣別，而語之曰：“自東至西，全

① 幹耳朵八里，猶言幹耳朵城。卯危八里猶言惡城，別言之荒城也。

② 寫本中脫其名，別一寫本中則作 Caman。然則爲 Comes，質言之，珊蠻也。

世界將歸汝治理，可完成汝之命運，善治汝民。”言畢而去。不可汗由是聚集軍隊，命其長兄孫忽兒的斤將兵三十萬，往征蒙古及乞兒吉思之地。次兄忽秃兒的斤將兵十萬，往征唐兀。三兄不哈的斤將兵十萬，往征中國。四兄斡兒的斤留守本國。諸軍征服諸地，大得俘獲，還至斡兒寒河，建築一城，名曰斡耳朵八里。時東方之國業已完全征服矣。

“至是，不可汗復得一夢，見一白衣男子手持白杖，以塊玉授之曰：‘如能永保此石，汝將奄有四方。’其大臣得夢亦同。翌日，不可汗遂整飭軍備，旋進兵西方。師次突厥斯單，見一平原，水泉多而牧地肥美，遂留於此。建築一城，名曰別刺撒渾 (Bela-Sagoun)，即今之胡八里 (Gou-Balic) 是已。遣軍分徇各地，十二年間，盡取大地諸國。進至野人所居之地，知界外不復有人，遂率諸國國王還見不可汗。諸國國王各獻方物，不可汗皆禮接之。惟印度之君貌陋，不許入見。命諸王入貢稱臣，而放之還。大功既成，不可汗遂離別刺撒渾，而還其出生之國。

“當時畏吾兒人信仰名曰珊蠻之術士，與今之蒙古人同。珊蠻自言術能役鬼，鬼能以外事來告。我曾以此事質之多人，諸人皆言聞有鬼由天窗入帳幕中，與此輩珊蠻共話之事，有時且憑於此輩術士之身。蒙古人愚闇，頗信珊蠻之語。即在現時，成吉思汗系諸王多信仰其人。凡有大事，非經其珊蠻與星者意見一致者，不行。此輩術士兼治疾病。

“畏吾兒人曾遣使至信仰偶像教之中國，延喇嘛 (noumis, lamas) 至，與珊蠻辯論，欲擇其辯勝者而從之。諸喇嘛誦其名曰 Noum 之聖經，此其道德故事物語箴言之彙編也。中有勸人勿害他人，勿害動物，以德報怨，等誠。喇嘛分爲數派，各派教義不同，其最流行者信仰輪迴之說。據云，其教流傳已數千年，善人之靈魂死後視其功之大小，投生爲國王以至平民。惡人之曾殺人虐其同

類者，則變爲爬蟲猛獸之屬。

“諸信仰偶像者，在汗前誦聖經若干則，諸珊蠻默不能對。由是畏吾兒首先皈依偶像之教。東方偶像教徒之與伊斯蘭教爲敵者，無有能逾畏吾兒者也。不可汗迄於壽終，終始享有幸福。吾人茲僅轉錄畏吾兒人書籍中所載謬說百分之一而已，然已足見此民族之愚昧也。

“友某言曾見一書，謂所言之二樹曾爲一人所掘空，而藏諸子於其中，置光以照。旋召他人至，觀此靈異。其人首先自向二樹禮拜，他人由是隨之禮拜。

“不可汗死後，諸子中之一人嗣汗位。畏吾兒人（其時代未詳）曾聞一切家生野生動物以及嬰兒皆作是聲曰 gueutch, gueutch 其義猶言‘行行’也。畏吾兒人乃如其言，徙居別地。每至一地，其聲如故，後至一平原中，其聲始息。乃於其地建築五城，而名之曰別失八里（Bisch-Balik），別失八里者，猶言五城也。自是以後，不可汗之後人君臨此種民族之上，其民尊其主曰亦都護（Idicout）。上述之二樹，則置廟中祀之。”

史集在列舉突厥蒙古諸民族之篇中，述畏吾兒事曰：

“Noé子 Aboutcha-khan Yafeth?子 Dib-bakouï 子 Cara-khan 之子烏古思（Ogouz），因欲奉一神，其族人以兵來攻。烏古思會一部份近族與之戰，敗之，取數地，而成一強國之主。遂大會諸親諸將及士卒而獎之，授來援之族人以畏吾兒之號。畏吾兒者，猶言同盟輔助之人也。此名遂爲其後人之稱。其後雖因種種情形而有哈刺魯、哈刺赤、欽察等等特稱，然仍通稱爲畏吾兒也。閱年既久，諸部落之分合，及各部落之起源，遂不可識，吾人惟將其列入突厥民族之內。前者在烏古思諸支派中，固曾將其著錄，然在此列舉類似突厥民族之一章中，應再言之。願畏吾兒史甚詳，我將根據其載籍在此史書（蒙古史）補編中全錄其事，此處僅略言其起源而已。

“相傳畏吾兒之地有二山，一名 Boucratou-Tourlouc? 一名 Ouscoun-louc-tangrim?。茲二山間，則爲哈刺和林諸山所在。窩闊台汗所建之城，卽以哈刺和林爲名。二山附近別有一山，名曰忽都塔黑，其間有一地，十水之所經也。別有一地，九水之所經也。昔日全境皆爲畏吾兒民族之故地，其居十水之兩岸者，名曰溫畏吾兒 (On-Ouïgours)。居九水兩岸者，名曰脫忽思畏吾兒 (Tocouz-Ouïgours)^①。前十水通名溫斡兒寒 (On-Orcoun)，各水之名則曰：Ischkil? (Ischlik?)，曰 Oniguer?，曰 Toucair?，曰 Ouzcaïder? (Azcander?)，曰 Boular?，曰 Badar? (Tardar?)，曰 Ader?，曰 Oukh Tabin?，曰 Camlandjou?，曰 Outikian? (括弧中之別稱，乃本於聖彼得堡之一抄本者)。前三水，九部落居之。次四水，五部落居之^②。第九水，質言之 Comlandjou? 水，爲 Ong? 部落之居地。第十水或 Outikian? 水，爲 Camen-Ati? (Coumuk-Ati?) 部落之居地。除此種居於上述水畔之部落外，同一地帶別有一百二十二部落，然皆未詳其名。

“逾多世紀，畏吾兒諸民族無共主，各部落各有其部長。最後諸部落集大會，推舉二人爲主君。其一人爲 Ischkil 部人，名 Mongou-baï 號 Il Iletiriz?，其一人爲 Ozcaïdir 部人，號 Keul Irkin? ^③。茲二人之後裔君臨者垂百年，其事見本書補編之畏吾兒傳。最近時，畏吾兒人號其主曰亦都護，亦都護猶言國主也。”

邵遠平撰續弘簡錄^④所誌畏吾兒事，可與尤外尼刺失德之說相印證，足見中國與波斯之史家所本之源同也。續弘簡錄之文，

① 溫猶言十，脫忽思猶言九。

② 中脫第八水所居部落之數。

③ 鈞案前一人與翁金河突厥文碑著錄之 Elteris 相近，卽唐書中之骨咄祿可汗。後一人疑是闕特勤。此處之對音固爲闕頡斤，然特勤頡斤皆屬突厥官號。殆是伊斯蘭史家以東突厥事屬之回紇歟？

④ 鈞案原文在卷 29 中。

Visdelou(D'Herbelot 東方叢書補編 138 頁)有初譯文, Klaproth (關於亞洲之紀錄第 2 冊 331 頁)有新譯文, 茲錄其文如下, 以資對照。

“亦都護者, 高昌國主號也。先世居畏兀兒之地, 有和林山, 二水出焉, 曰秃忽刺, 曰薛靈哥。一夕有神光降於樹, 在兩河之間, 居民往候之。樹乃生瘻, 若懷妊狀。越九月十日而樹瘻裂, 得嬰兒五人, 土人奇而收養之。其最稚者曰布可罕, 既壯雄武, 遂能有其土地民人而爲之君長。傳三十餘君, 是爲玉倫的斤, 事荒遠不能紀其世次。玉倫的斤亦雄武, 數與唐 (618—907) 相攻戰, 唐人患之。議和親, 於是唐以金蓮公主妻玉倫之子葛勵的斤, 居和林別力跋力答①。又有山曰天哥里于答哈②, 南有石山曰胡力答哈③。唐使與相地者至其國, 曰: “和林強盛, 賴此山耳; 壞其山, 則其國可弱。”乃僞告玉倫曰: “既爲婚姻, 將有求於爾, 其與之乎? 福山之石, 於汝國無所用; 而唐人願見, 請載以歸。”許之。石大不能動, 以烈火焚之, 沃以醋, 其石立碎, 乃輦之去。當福山之移也, 國中鳥獸躑躅悲號, 若有所失者。後七日, 玉倫的斤卒, 災異屢見, 民弗安居。傳位者又數世, 乃遷於交州④, 統別失八里之地。北至阿朮河, 南接酒泉郡, 東至兀敦甲石哈, 西臨西番, 居是者九百七十餘載, 至巴而朮阿而忒的斤。素臣事契丹, 爲其屬國。歲己巳 (1209), 聞太祖 (成吉思汗) 興朔方, 遂殺契丹所置監國官, 欲來附。未行, 太祖遣使適至其國, 亦都護大喜。卽遣使人奏曰: “臣聞皇帝威德, 卽棄契丹舊好, 歸命聖朝, 不意天使降臨, 下符夙願, 願率部衆爲臣僕。”

前此曾見流經畏吾兒舊境諸水之一水名曰 Outékian, 是亦爲

-
- ① 猶言婦人所居山也。
② 言天巒山也。
③ 言福山也。
④ 卽火州。

山名，漢譯作烏德韃山。不可汗及其後人之故都，昔在此烏德韃山與斡兒寒河之間（見 Abel Rémusat 撰哈刺和林 Kara Korum 城考 15 頁）。

附錄六 哈刺契丹

丞相阿刺丁朮外尼曰：“哈刺契丹諸汗，契丹人也。建此國者爲契丹要人，因國變而離其國。建國後號古兒汗，古兒汗猶言諸汗之汗也。相傳其去契丹時，從者僅七十人。又據別一說，率軍甚衆，進至乞兒吉思境，肆抄掠。乞兒吉思人以軍來逐，遂退至葉密立之地，建築一城，今尙見其廢址。諸突厥部落相率聚其麾下，因統有四萬戶，進至別刺撒渾，是卽蒙古人所稱之胡八里也。此地君主自稱爲額弗刺昔牙卜之後，國勢衰微，其地之哈刺魯康里諸部落，已不復奉其號令，且進而抄掠其領土。契丹王軍逼其境，不能敵，遣使延其至都城，願以國讓之。契丹王至別刺撒渾，廢其主，黜汗號，僅封之爲突厥長（Ilk-Turkan）。於諸州設置官吏。自忽木乞吉克（Coun-Kidjik?）達於巴兒撒兒章（Barserdjan?），自答刺速（Taraz?）達於塔迷只（Tamidj?），皆隸版圖。已而征服康里，遣軍略合失合兒兀丹之地。別遣一軍往懲乞兒吉思。其軍歷取別失八里、拔汗那（Fergané）、河中諸地。算端斡思蠻（Osman）之先世，卽於是時稱臣。古兒汗略取諸地以後，遣將額兒訥思（Ernouz）往討花刺子模。軍入其境，大肆焚殺。花刺子模沙阿即思乞降，許每年貢獻底納兒三萬，布畜若干。額兒訥思許其降，而引軍還，後未久，古兒汗死。

“其后曲云克（Keuyoung）權國稱制。與人私通，其臣並其姦夫殺之。奉故主兄弟二人中之一人卽位，而將別一人處死，防其有害新君也。

“阿即思死，算端塔哈失嗣位以後，按期納貢於哈刺契丹，凡事皆承其主君之意而不敢違。後臨危時，囑其子摩訶末仍仿其臣事哈刺契丹。蓋此國爲東方之藩籬，可拒殘猛之民族也。摩訶末卽位後，初數年仍如前納貢，與其主君初頗和好。故古兒國算端失哈不丁來侵時，古兒汗曾以萬人往援花刺子模，共敗古兒軍於安的火德之地。”

史家刺失德在所撰成吉思汗同時諸王章中，述哈刺契丹朝之事云：

“女真主滅哈刺契丹（遼國）之時，契丹貴人名訥失太傅者，素爲其國人所尊，遂西奔。踰乞兒吉思之地，旋至畏吾兒突厥斯單。其爲人多智謀，頗有才具，極謹慎。曾在其地糾集重兵，盡取突厥斯單全境，而號古兒汗，古兒汗猶言大汗也。其事在522及523年間。（1128及1129）訥失太傅死，其子繼立，時年七歲。嗣君在世，以突厥曆計，得年九十二，以太陰曆計，得年九十五。其歿年約在610年（1213—4）前後。成吉思汗誕生之時，古兒汗年三十四歲，在位約有二十五年矣。”

附錄七 蒙古軍侵略黑海裏海北方諸國之役

阿里額梯兒所誌蒙古軍侵略裏海黑海北方諸國之事云：

“韃靼人以作謀離間欽察，使棄其同盟之阿蘭勒思吉思（Lezguiz）二部以後，乘欽察人散歸時，襲擊之。欽察人不敢與此敵軍戰，皆向各地潰走，或逃林中，或遁山內。其走斡羅思境內者，爲數甚衆。韃靼人遂屯駐於欽察之地，緣其地牧場豐美，冬夏皆然，兼有夏涼冬暖之區，海邊有森林爲障。韃靼人進至隸於欽察之速答黑城，而取其穀，此城在可薩海上^①。海中船舶甚多，欽察人來此

^① 當時克里米亞名曰可薩里亞（Khazarie），緣其曾隸可薩部也。

以奴婢及狐獾灰鼠之皮易布帛。韃靼人取速答黑城，城民逃竄，或攜其眷屬衣物避兵山中，或附舟逃入魯木。時此國屬於乞里只阿兒昔蘭（塞勒朮克朝之 Kilidj-Arslan）之後人，皆伊斯蘭教君主也。

“620年(1223)，韃靼人既取欽察之地，進兵幹羅思境。幹羅思人與避兵其境之多數欽察人合兵往禦，欲不待其入境時擊之，韃靼人不戰退走。幹羅思人以爲敵人不敢戰，躡蹤往追。逾十二日程之遠，韃靼人忽回師，乘追者之不意，襲擊幹羅思欽察之聯軍。互戰數日，戰甚烈，韃靼人終勝敵。欽察幹羅思之軍大敗，潰走時多被屠殺，輜重盡爲韃靼人所得。其得脫者爲數甚少，久行始還幹羅思境，其狀至爲狼狽。韃靼人躡其後，沿途殺掠焚毀。大商富人皆攜物渡海，避兵於伊斯蘭教之國。

“韃靼人殘破幹羅思境以後，退出其地，於620年終(1223年終)，進兵不里阿耳境。不里阿耳以軍拒之，韃靼人設伏以待，誘之過伏所，夾擊之，不里阿耳軍傷亡大半，得脫者僅四千人。韃靼軍遂取道撒哈辛，還與成吉思汗之大軍合。

“韃靼軍退出欽察之地以後，其地避兵之人復還本國。當其地爲韃靼佔領之時，與伊斯蘭教諸國之交通因以斷絕。不復有狐獾灰鼠及其他皮革之輸出，韃靼軍退以後，貿易復通。”^①

世界侵略者傳未言蒙古侵入幹羅思之役，僅謂其踰從無軍隊得過之打耳班。後此成吉思汗之別軍遂赴欽察平原，與朮赤之軍合。旋由此還與成吉思汗之大軍合。

刺失德所誌此役，僅爲節錄阿里額梯兒書之文。

此史家曾言太和嶺北之用兵，原擬與別一軍共進，然別軍未至。緣成吉思汗取花刺子模後，曾命其長子朮赤進兵欽察，而朮赤不遵父命，遽還其封地也。

① 見全史 279及280頁。

第二卷 自窩闊台汗迄蒙哥汗

第一章

成吉思汗分封土地軍隊於其親屬——拖雷之監國——大會——窩闊台之被推戴——窩闊台之初政——遣軍遠征波斯——與金人戰——陝西全部之佔領——拖雷之遠征——其殘破四川——其侵入河南南境——窩闊台之渡黃河——兩蒙古軍之會合——金軍之敗——汴京之被圍——議和——窩闊台拖雷之還蒙古——速不台之圍汴京——解圍——汴京之死亡人數——金帝之棄汴京——其渡黃河北岸——其軍之敗——重渡黃河而走歸德府——汴京之第二次被圍——崔立之叛——以汴京獻速不台——金國帝室之結局——宋人與蒙古結合——宋軍之入河南——金帝寧甲速之走蔡州——蒙古軍與宋軍之會圍蔡州——蔡州之攻下——寧甲速之死——其嗣君承麟之被殺——金國之亡

成吉思汗曾以地分封諸子及諸親屬。長子朮赤封地在鹹海 (Aral) 之北，西抵撒哈辛不里阿耳兩部邊界。據史家阿剌丁之說，則謂成吉思汗曾以韃靼馬蹄所至西方之地付與朮赤。察合台之封地東起畏吾兒之地及海押立，西抵只渾河 (阿母河) 兩岸。窩闊台之封地在葉密立河一帶。拖雷則承襲其父所保有哈刺和林諸山與斡難河源間之故地^①。

此種承襲方法，蓋適應突厥韃靼民族之舊俗也。依俗諸子之成年者，家長以什物畜羣付之。俾其能離父居而自立。父居所餘之物一概留給嫡妻所生之幼子。即所謂斡赤斤 (Utdjukén) 者是也。所以成吉思汗以其諸斡耳朵，其最貴重之衣物，自乘之馬匹，

① 見世界侵略者傳第1冊。

其大部份軍隊，質言之，其所統治之諸部落，悉付拖雷。

成吉思汗死時，遺有軍隊十二萬九千人。以十萬一千人付拖雷，分爲三軍：曰中軍 (coul)，曰右手軍，曰左手軍^①。中軍千人，爲成吉思汗之衛士，由那顏察罕 (Tchagan) 統之。察罕唐兀人也。十三歲時卽爲成吉思汗所收養，曾名之曰其第五子。此軍之第一百夫長，亦由察罕兼之。其餘諸百夫長則分隸於成吉思汗諸后之四大斡耳朵，而執司膳控馬等役。此軍所應繳納之驛馬口糧，與其他諸軍同。右手軍三萬八千人，阿魯剌惕部之那顏不兒古赤統之，其人亦自有其千戶軍。左手軍六萬二千人，札刺兒部之木忽黎統之。成吉思汗頗重用此人。曾以札刺兒部衆三千人歸其統率，得自由任命將校，惟須汗之裁可者不在此例。尙有數將亦有統率其部衆及任命千夫長之權：是爲統率斡亦剌部四千人之忽秃合別乞，統率八鄰部萬人之八鄰部長塔里台 (Taritai)，統率汪古部四千人之汪古部長阿剌忽失的斤。成吉思汗攻金時，吾也而秃花曾以所部契丹軍女真軍各萬人來投，仍命其各率所部。

所餘者二萬八千人，成吉思汗分給朮赤、察合台、窩闊台三子各四千人。其第五子闊列堅亦得四千人。其幼弟斡赤斤分得五千人。其弟合赤溫之子分得三千人。其母月倫分得三千人。其弟拙赤合撒兒之子分得千人。此種軍隊連同其家屬世隸各系之長王，同系諸王並受此長王節制^②。

成吉思汗分兵於諸子之時，曾以諸將面囑諸子曰：“若諸將有過，切勿獨斷罰之。蓋汝曹年幼，而諸將皆功臣也。欲罰之，必先詢我意，我若不在時，應共商之，然後執行法令。必須其罪狀顯明，犯者自承，並不能不承認處罰之當，而使其罰不出於憤怒或其他感情也。”

^① 蒙古語名右手軍曰巴剌溫合兒 (Baraoun-car)，名左手軍曰沼溫合兒 (Tchaoun-car)。

諸宗王部長及士卒等，於葬祭成吉思汗後，各還其駐所。惟至二年後，恐元首缺位時間太久，變亂發生，始相約集大會推戴新君。

1229年春，諸宗王諸統將自韃靼地域之各地來集於怯綠連河畔成吉思汗之大斡耳朵③。朮赤諸子斡兒答 (Ourda, Orda)、拔都 (Batou)、昔班 (Schiban)、唐古斛 (Tangcoute)、別兒哥 (Berca)、別兒格察兒 (Bergatchar)、脫哈帖木兒 (Touca-Timour) 等皆自裏海北方之地來會。察合台率其諸子諸孫自伊犁河流域來會。窩闊台自葉密立河畔來會。斡赤斤自東方女真鄰近之地來會。由拖雷延之至成吉思汗斡耳朵中，蓋新主未立，暫由拖雷監國也④。

開大會之首三日，大設宴饗。到會之人甚衆，遂聚議選立新

② 見史集。——刺失德曾臚列成吉思汗所部十二萬九千人中之統將千夫長以及部落名稱。此種蒙古軍隊經成吉思汗分給於其諸子及諸親屬者，爲數雖微，然構成各系軍隊之中心。後各系復益以其在封地中調發之土民，其數甚衆。例如長子朮赤一系所分得之蒙古軍僅四千人，而此系之後王君臨黑海裏海之北，土地廣大，民族繁多，卽用此種土居部落從軍是也。刺失德云：“現在（其修史之時約在成吉思汗死後八十年頃）脫火塔 (Tocota) 乃顏 (Nayan) 所統之軍隊，一部份蓋爲成吉思汗分給朮赤系四千蒙古兵之後裔，餘爲斡羅思，薛兒客速、欽察、馬札兒 (Madjares)、匈牙利等部之衆。”蒙古人移徙於此種西方地域人數甚少，所以蒙古語言不能在其地存在。而其地之佔優勢的語言，仍屬突厥語。蓋裏海黑海北方平原人民種屬突厥種之欽察部也。刺失德曾言蒙古家族之繁殖，謂忽必烈汗（在位時始1260迄1294年）曾檢括斡赤斤合赤溫兩王後裔之數。前者共有六百人，後者共有七百人，其士卒之家屬增加之數亦衆。成吉思汗第五弟別勒古台 (Bilgouté) 之子，位號次於其他諸王，而有百妻百子，故其人有百數人 (Tchaoutou) 之號。然其後裔在忽必烈時，僅有八百人。拙赤合撒兒僅有子四十人，然其後亦有八百。忽必烈頗以爲異，有人爲言其故，以爲別勒古台系甚貧，拙赤合撒兒系甚富，所以後裔繁殖之數，比例不能相等。拙赤合撒兒於討伐乃蠻之戰中建大功，曾位之於諸親王上。成吉思汗其他諸弟之後裔，位置僅視諸將。史家阿剌丁，修史於1260年者也。曾言其時成吉思汗之後裔約共有萬人。——帖木格斡赤斤之封地，與合赤溫諸子之封地，皆在蒙古東部。與女真之地最近，而在哈蘭真沙陀 (Calaltchin Alt) 及渥勒灰河 (Olcoui) 附近不遠，蓋爲亦乞剌思部之舊境。至若拙赤合撒兒諸子之封地，則在蒙古極東北之地，額兒古納河 (Ergouna) 曲烈湖 (Keulé) 海刺兒河 (Caïlar) 等處附近（見刺失德書）。

③ 元史謂在曲雕阿蘭之地。——鈞案元秘史作闊迭兀阿剌勒，其對音應是Köd'u Aral。

④ 見史集窩闊台本紀。

君。時列會者多歸心拖雷。耶律楚材乃請拖雷執行成吉思汗遺命，自推窩闊台承繼大位，免啓爭端。拖雷從之。遂在大會中宣讀其父遺命，謂應奉成吉思汗所指定之人爲君^①。如是諸王等羣向窩闊台勸進，窩闊台以位讓諸兄弟及諸叔等。且以拖雷從未一日離其父，所受訓教較他人爲多，大位應由彼繼承，遂力辭。諸王等曰：“成吉思汗既已指定汝爲繼承人，我等不能背其遺命。”窩闊台仍固辭。如是宴樂者四十日，繼承問題懸而未決。至第四十一日，亦星者所擇之吉日也，窩闊台始應諸王之請，由其兄察合台及其叔斡赤斤導之就汗位。拖雷奉盞，同時帳內外諸人皆免冠，解帶置肩上，向窩闊台九拜祝賀，奉以可汗之號^②。新君率領會中諸人出帳對日三拜。斡耳朵附近之羣衆皆隨之而拜。蒙古諸長拜畢入帳，設宴以慶大禮之成。諸宗王等坐於寶座之右，諸妃主等坐於寶座之左，由無數奴婢奉獻酒食。

諸王推戴窩闊台之時，曾發此忠於其後人之奇誓曰：“祇須汝後人尚存一櫛肉，投之草中而牛不食，置之脂內而狗不取；我等誓不以他系之王位於寶座之上。”

窩闊台以其父所得亞洲諸國之寶藏散之諸王與將卒等。命依俗祭祀成吉思汗之靈三日。於諸那顏統將之家選美女四十人，盛其衣飾，“遣之往事成吉思汗於地下。”（刺失德語）並以駿馬殉之。

窩闊台之初政，則在命人嚴守成吉思汗法令。然對於成吉思汗死後之犯罪一概赦免^③。時庶事草創，禮儀簡率。耶律楚材始定冊立禮儀，俾皇族諸王尊長皆就班列以拜。又中原新定，未有號令。長吏皆得自專生殺，稍有忤意者，刀鋸隨之，至有全家禍者。

① 見馮秉正書第9冊131頁。——亦外尼則云，成吉思汗曾經要求諸子出具承認窩闊台繼承大位之文書。

② 自是以後，主君皆稱可汗。其餘成吉思汗三系之君主僅稱曰汗。——窩闊台，蒙古語猶言“在上”，史家刺失德解釋此字之義亦同。

③ 見世界侵略者傳第1冊。——史集。

楚材以爲言，命禁絕之。同時始定算賦，中原以戶計，西域以丁計。漢人輸納銀絹穀，蒙古人每馬牛羊百頭輸納一頭。設置倉庫驛站，以供使臣之需。

又從耶律楚材之言，於金故地立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員，悉用中國士人。楚材因間進說周孔之教，且謂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可汗深然之，由是文臣漸進用矣^①。

蒙古既立新主，遂欲執行成吉思汗之偉大計畫，續行侵略。大會因決議三大遠征：命那顏綽兒馬罕 (Tchormagoun) 率一軍三萬人遠征波斯，緣算端札蘭丁已還自印度，恢復其父故國之一部也。命統將闊闊台 (Gueuktaï) 速那歹 (Sounodai)^② 二人率第二軍亦三萬人，往平欽察、撒哈辛、不里阿耳三部，以竟朮赤未成之業。窩闊台自與拖雷及親王數人率一軍經略金國^③。

金主寧甲速，即漢名守緒者，曾於1229年命使臣阿忽帶赴蒙古致成吉思汗贈，新可汗卻不受。

先是成吉思汗雖死，蒙古仍在陝西南部繼續用兵，且進至宋國邊境。1227年終，進至鞏昌府東南三十程之西和州。知州事陳寅率民兵晝夜苦戰，援兵不至，城遂陷。寅謂其妻杜氏曰：“若速自爲計。”杜曰：“安有生同君祿，死不共王事者？”即飲藥自殺。二子及婦俱死母傍。寅斂而焚之，乃自伏劍死。賓客同死者二十八人。

1228年，蒙古兵入大昌原。金平章政事完顏哈達以忠孝軍提控完顏陳和尚爲前鋒。陳和尚環甲上馬，以四百騎大敗蒙古八千之衆，士氣皆倍。蓋自有蒙古之難，二十年間，始有此捷。忠孝一軍皆回紇、乃蠻、羌、渾，及中原被俘避罪來歸者。驚狠難制，陳和尚御之有方，坐作進退，皆中程式。所過州邑秋毫無犯，每戰則先登陷

① 見馮秉正書第9冊132頁。——又續綱目譯文151頁。

② 鈞按此人疑是肖乃台，惟元史本傳未著西征事。

③ 見世界侵略者傳第1冊。——史集。——宋君榮書56頁。

陣，諸軍倚以爲重。1229年，蒙古將赤刺溫帥師屯慶陽，金復遣使求和，可汗復不允。同年，窩闊台以史天澤、劉黑馬、肅札刺爲萬戶，分統漢兵。前二人分守直隸、山西、山東等處。

1230年【2月】蒙古兵入金大昌原，金將移刺蒲阿敗之，慶陽之圍遂解。先是蒙古使斡骨爨至陝西議和，移刺蒲阿懼其泄事機，留之。及蒲阿既解慶陽之圍，志氣驕滿。乃遣斡骨爨還，謂之曰：“我已準備軍馬，能戰則來！”斡骨爨還見蒙古主白之。

窩闊台怒。【8月】與其弟拖雷率衆入山西，取大同東北十八程之天成等堡，遂渡河入陝西南部。破諸山砦柵六十餘所，進圍鳳翔。

1231年蒙古將按察兒以兵圍鳳翔；金行省完顏哈達移刺蒲阿逗遛不進。金主遣樞密判官白華往諭之。哈達、蒲阿言北兵勢盛，不可輕進。白華還，金主復遣諭以鳳翔圍久，恐守者不能支，可領軍出關，略與渭北軍交手。計北軍聞之，必當奔赴，少紓鳳翔之急。哈達、蒲阿乃始出關，行至華陰界，與渭北軍交戰。比晚，收軍入關，不復顧鳳翔矣。是年【5月】鳳翔遂陷。

是年6月，窩闊台避暑九十九泉（Yloun-oussoun），地在長城北五十程。陝西既下，金主僅保河南。金降人李昌國獻計於拖雷曰：“金遷汴將二十年，其所恃以安者，潼關黃河耳。若出寶雞以侵漢中，不一月可達唐鄧，大事集矣。”拖雷然之。白於窩闊台，窩闊台乃會諸將，期以明年二月合南北軍攻汴。遣拖雷先取寶雞。主卜罕（Tchoubougan）赴宋請假道。【8月】主卜罕至宋境沔州青野原，統制張宣殺之。拖雷聞主卜罕死，曰：“宋自食言，背棄盟好。今日之事，曲直有歸矣。”遂進至鳳翔西南九程之寶雞。

【9月】拖雷分騎兵三萬^①入大散關，攻破鳳州（鳳縣），徑趨華陽，入宋境，屠洋州（洋縣），遂圍興元（漢中府）。【9月】軍民散走，死

① 刺失德書作二萬。——鈞案舊本續通鑑綱目實作二萬，惟所謂御批續通鑑綱目作三萬。

於沙窩者數十萬。分軍而西，西軍出別路入沔州，開魚鱉山。撤屋爲筏，渡嘉陵江，略地至西水縣，破城寨百四十而還。11月，四川北部均陷於蒙古。

12月，拖雷攻饒風關，入之。渡漢江，由金州而東將趨汴京，民皆入保城壁險阻以避之。金主初聞蒙古兵入饒風關，召諸臣入議。皆主以兵屯京畿諸縣，京師積糧數百萬斛，令河南州郡堅壁清野，敵欲攻不能，欲戰不得。師老食盡，不擊自歸矣。金主以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保妻子以養軍士；今敵至不能迎戰，徒以自保京城，雖存何以爲國？不從諸臣議，詔諸將屯襄鄧。【1月】金行省完顏哈達移刺蒲阿率諸軍入鄧州，楊沃衍、陳和尚、武仙兵皆會之。先是二年前武仙復歸金，金復其爵，置府衛州，史天澤合諸軍圍之，仙走屯胡嶺關，至是亦以軍來會，合兵出屯順陽。哈達、蒲阿召諸將議，截漢江與戰，抑放之渡而後戰？議未決，拖雷軍畢渡。哈達、蒲阿始進至禹山，山在南陽府西南九程。金兵分據地勢，與蒙古兵戰。蒙古兵少卻，金兵不追。明日，蒙古兵忽不見。邏騎還，始知在光化棗林中已四日。林外不聞音響。哈達、蒲阿議入鄧州就糧，辰巳間，到林後，蒙古兵忽至。哈達、蒲阿迎戰，交接之際，蒙古以百騎邀兩行省輜重而去，金兵幾不成列。逮夜二鼓，哈達、蒲阿乃入鄧州城，隱其敗，以大捷聞。金廷百官表賀，諸相置酒省中以慶。於是民保城堡者，皆散還鄉社。不數日，蒙古遊騎突至，多被俘獲。

拖雷進兵河南之時；窩闊台自將兵進圍河中（蒲州府），築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山地穴，百道並進。晝夜力戰，樓櫓俱盡。白戰半月，力竭城陷。【1月】金僉樞草火訛可猶親搏戰數十合，始被擒，就死。金元帥板子訛可以敗卒三千奪船走闕鄉。有闕人譖之於金主，金主怒其不能死節，因杖殺之。

1232年【2月】窩闊台自河中由河清縣白坡渡河，遣人馳報拖

雷以師來會。金命麻斤出等部民丁壯萬人開短堤，決河水以衛京城。命夾谷撒合將步騎三萬巡河渡，夾谷撒合行至封邱而還。蒙古兵奄至，麻斤出等皆死。丁壯得免者僅三百。

拖雷軍自禹山之戰散漫而北，所過州縣無不降破。遂自唐州以趨汴京。金完顏哈達移刺蒲阿自鄧州率軍赴援，蒙古以騎三千尾之。金兵欲戰，蒙古軍則退。金軍方盤營，蒙古兵復來襲。金軍不得休息食飲，且行且戰。至黃榆店，望鈞州二十五里，雨雪不能進。忽有旨云，兩省軍悉赴京師，哈達等遂發。

金軍進次於三峯山，軍士有不食至三日者。時窩闊台軍自河北來與拖雷軍合，圍金軍。乘其困憊，乃開鈞州路縱之走，而以生兵夾擊之，金軍遂潰。哈達走入鈞州。窩闊台在鄭州聞拖雷與金相持，遣軍赴援。至則金軍已潰，於是乃合攻鈞州，破其城，擒哈達。哈達問速不台安在，請一見之。速不台出謂曰：“汝須與之人耳，識我何爲？”哈達曰：“卿天生英豪，非偶然也。今見卿，吾死瞑目矣。”言畢就死^①。

陳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蒙古兵以數騎夾之詣拖雷，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衛州、倒回谷之勝，皆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兵欲其降，不肯。乃斫足脛折之，割口吻至耳，嚙血而呼，至死不屈。蒙古將有義之者，以馬湏酌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

蒙古兵追擒移刺蒲阿，械之至官山窩闊台營。欲降之，不從。曰：“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殺之。金之健將銳卒自是俱盡^②。

① 見綱目譯文 155—176 頁。——亞洲新雜纂第 2 冊 95 頁之速不台傳。

② 見元史及綱目譯文 152—177 頁。——馮秉正中國史第 9 冊 133—156 頁——參照本卷末附錄一刺失德書所誌此役之文。

取鈞州後數日，窩闊台至其弟拖雷營。拖雷爲言自鳳翔進兵南下所經種種險阻，士卒饑困，至以草及人肉爲食。可汗獎其能，謂非吾弟不能竟此功。拖雷謝曰：“此雖士卒之堅忍勇敢，有以致之，然亦託可汗之福也。”^①

是年【3月】金主聞拖雷已入饒鳳關，命人召行省闕鄉之徒單兀典援汴。兀典遂與潼關總帥納合合閏、秦藍總帥完顏重喜等，率軍十一萬騎五千，盡撤秦藍諸關之備，從虢入陝。同、華、闕鄉一帶軍糧數十萬斛，備關船二百餘艘，皆順流東下。俄聞蒙古兵近，糧皆不及載，船悉空下。復盡起州民運靈寶硤石倉粟。會蒙古遊騎至，殺掠不可勝計。金守將李平以潼關降於蒙古，蒙古兵遂長驅到陝。兀典發闕鄉軍士，各以老幼自隨。由西南徑入大山，冰雪中部將多叛去。蒙古聞之，自盧氏以數百騎追及之。山路積雪，晝日凍釋，泥淖及脛，隨軍婦女棄擲老幼，哀號盈路。行至鐵嶺，欲戰而饑憊，於是重喜先降，蒙古斬之於馬前。金兵遂大潰。兀典合閏從數十騎走山谷間，追騎擒之，皆被殺。

蒙古取鈞州後，復下河南十四城，惟歸德洛陽兩城未陷。洛陽城中惟三峯潰卒三四千及忠孝軍百餘守禦而已。蒙古兵攻三月餘，不能拔，乃退。

窩闊台既取汴京四周諸城，遂至鄭州。【3月】命速不台進圍汴京。速不台者，數年前蹂躪波斯的涅培兒河兩岸及黑海沿岸之蒙古將也。

汴京周百二十里，諸軍不滿四萬，不能徧守。遂議以遷避之民充軍。又集衛州義軍凡四萬，並丁壯二萬，分置四面。每面選千名飛虎軍以專救應，然亦不能軍矣。金主命翰林學士趙秉文爲赦文改元，布宣悔悟哀痛之意。指事陳義，辭情俱盡，聞者莫不感勵。

蒙古主將北還，遣使自鄭州至汴；諭金主降。且索翰林學士

① 見史集。——馮秉正書 156 頁。

趙秉文，衍聖公孔元措等二十七家，及歸順人家屬，移刺蒲阿妻子，并繡女鷹人等。金主乃封荆王守純子訛可爲曹王，命尙書左丞李蹊送之蒙古爲質以請和。諫議大夫裴滿阿虎帶爲講和使。未行，蒙古速不台聞之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也。”乃立攻具，沿壕立木柵。遣漢俘及婦女老弱負薪草填壕，頃刻平十餘步。金平章白撒以議和不敢與戰，城中喧閔，金主聞之。從六七騎出端門，西南軍士五六十輩進曰：“北兵填壕過半，平章傳令勿放一鏃，恐壞和事，豈有此計耶？”金主曰：“朕以生靈之故，稱臣進奉，無不順從。止有一子，養未長成，今往作質子矣。汝等略忍，待曹王出，韃靼不退，汝等死戰未晚。”是日曹王行，蒙古兵仍進攻。

蒙古兵之用礮，破大礮或碌礮爲二三，皆用之。攢竹礮有至十三稍者，餘礮稱是。每城一角置礮百餘枚，更迭上下，晝夜不息。數日，石幾與裏城平。而城上樓櫓皆故宮所折大木爲之。合抱之木，隨擊而碎。以馬糞麥秸布其上，網索旃褥固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皮爲障，蒙古兵以火礮擊之，隨即延熯，不可撲救。惟昔築城取虎牢土爲之，堅密如鐵。受礮所擊，惟凹而已。蒙古兵壕外築城，圍百五十里。城有乳口樓櫓，壕深丈許，闊亦如之。約三四十步置一舖，舖置百餘人守之。

時有火礮名震天雷者，用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礮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熯圍半畝已上，火點著鐵甲皆透。蒙古又爲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爲竈，間可容人，則城上無可奈何矣。人有獻策者，以鐵繩懸震天雷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迸無跡。又有飛火槍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蒙古惟畏此二物。

蒙古攻城十六晝夜，相傳內外死者以百萬計。是年【5月】速不台知不可取，乃爲好語曰：“兩國已講和，更相攻耶？”金人因就應之。乃遣戶部侍郎楊居仁出宜秋門，以酒炙犒蒙古兵。且以金帛

珍異賂之。速不台乃許退兵，散屯河洛之間。

【6月】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諸門出柩九十餘萬，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

【8月】金士卒殺蒙古行人唐慶等三十餘人於館。金主不問，和議遂絕。同時蒙古將國安用怨主將而以所部山東之地降金，金封爲堯王，蒙古更有詞矣。

初，三峯之敗，武仙走南陽，收潰軍，得十萬人，屯留山。汴京被圍，金主詔仙與鄧州行省完顏思烈鞏昌總帥完顏忽斜虎合兵入援。仙至密縣東，遇蒙古兵，即按軍眉山店。報思烈曰：“阻澗結營，待仙至俱進。”思烈急欲至汴，不聽。金主又命樞密使赤蓋合喜帥兵應仙。思烈等至京水，蒙古乘之，不戰而潰。【9月】仙衆亦散走留山。合喜屯中牟三日，聞思烈軍潰，即夜棄輜重馳還汴京。

汴京糧盡援絕，勢已危急。【1233年2月】金主決出走，留參政奴申，樞副兼知開封習捏阿不，裏城四面都總領珠顆，外城東西南北四面元帥，守汴。發府庫及內府器皿宮人衣物賜將士，與太后皇后后妃主別，帥諸軍出開陽門。是日鞏昌元帥忽斜虎援兵至，言於金主曰：“京西三百里之間無井竈，不可往，不如幸秦鞏，”金主遂決意東行。遣使徵糧於歸德，歸德送糧至蒲城東，因留糧船二百，乘以渡河。【2月】會大風，後軍不克濟。速不台遣軍追擊於南岸，金元帥賀都喜力戰而死，金兵溺者近千人。

金主次於漚麻岡，遣白撒帥師攻衛州。白撒縱軍四掠，所過邱墟。至衛州城下，以御旗招之，城中堅守不應。蒙古聞之，自河南渡河，白撒遂退師。蒙古將史天澤以騎兵踵其後，戰於白公廟，金師敗績。白撒棄軍東遁，見金主，言軍已潰。金主遂與副元帥合里合等六七人夜登舟，潛渡河，走歸德。翌日，諸軍始聞金主棄師，遂大潰。

金主入歸德，遣使往汴京奉迎太后及后妃。迎至陳留，后妃等

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復馳還汴京。速不台時在汴京西南四十程之汝州，聞金主棄汴，復進圍之。

初，汴人以金主親出師，日聽捷報。及聞軍敗，始大懼。時速不台攻城日急，內外不通。米升至銀二兩，殍死相望。縉紳士女多行乞於市，至有自食妻子者。諸皮器物皆煮充飢。貴家第宅，市樓肆館，皆撤以爨。【2月】西面元師崔立作亂。先殺習捏阿不奴申等十餘人，諭百姓曰：“二相閉門無謀，今殺之，爲汝一城生靈請命。”立遂勒兵入宮，集百官議立新主。立議立衛紹王太子從恪。時從恪在北兵中，乃遣人以太后命往召之至。以太后誥命爲梁王監國。立自爲太師都元帥尙書令。兄弟二人，一爲平章政事，一爲殿前都點檢。其黨皆拜官。遂送款詣速不台軍。速不台至青城，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速不台喜，飲之酒。立以父事之。還城，悉燒樓櫓，託以軍前索隨駕官吏家屬軍民子女，聚之省中。括在城金銀，搜索薰灌，訊掠慘酷，貴族富人，不堪其毒。

立時與其妻入宮，二后賜之不可勝計。立因諷太后作書陳天時人事，遣金主乳母入歸德招降。4月，立遂以太后王氏，皇后徒單氏，梁王從恪，及荆王守純，諸妃嬪，凡車三十七輛，宗室男女五百餘人，【5月】衍聖公孔元措，名儒梁陟，及三教醫流工匠繡女，赴青城。速不台殺二王及宗屬，而送后妃等於和林。在道艱楚萬狀。速不台入汴城，立時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妻妾寶玉以出。

初，蒙古之制，凡攻城不降，矢石一發，則屠之。汴京將陷，速不台遣使言於蒙古主曰：“此城相抗日久，士卒多傷，請屠其城。”耶律楚材聞之，馳見蒙古主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爭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蒙古主未許。楚材又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貴之家，皆聚此城，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勞也。”乃詔除完顏氏一族外，餘皆原免。時避兵在汴者尙百四十萬戶，皆得保全，遂爲定制。

金主至歸德未久，諸軍怨憤，乃暴白撒罪殺之。【4月】金元帥蒲察官奴作亂，殺左丞相李蹊等三百人。金主以官奴權參知政事。

初衛州白公廟之潰，官奴母爲蒙古所獲，金主命官奴因其母以計請和。官奴乃密與蒙古將忒木斛言，欲劫金主以降，忒木斛信之。還其母，因定和計。官奴乃日往來講議，或乘舟中流會飲。【6月】官奴率忠孝軍四百五十人，自南門登舟，由東而北，夜殺守隄邏卒，持火槍突入蒙古軍中。忒木斛不能支，遂大潰，溺死三千五百人，官奴盡焚其柵而還。遂真拜左副元帥參知政事。

官奴既敗忒木斛，益暴橫。會蔡、息、陳、潁等州便宜總帥烏古論鎬運米至歸德，且請臨幸蔡州，金主意遂決。官奴力陳不可，金主乃命人刺殺官奴。

先是【公元1233年1月】蒙古遣使入宋，約夾攻金，宋理宗許之。蒙古許俟成功以河南地歸宋。時宋京西兵馬鈐轄孟珙屯棗陽，金唐鄧行省武仙次於順陽，謀迎金主入蜀。【8月】珙敗之於馬蹬山，因取鄧州。

金主率朝臣發自歸德，進向蔡州，從者二三百人，馬五十四而已。及入蔡，以完顏忽斜虎爲尙書右丞，總領省院事。忽斜虎選士括馬，繕治甲兵，未嘗一日忘奉金主幸秦鞏之志。又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詣蔡，得精銳萬餘，兵威稍振。時蒙古兵去蔡差遠，商販漸集，金主安之。命選室女備後宮，及修建山亭爲游息之所，忽斜虎切諫乃止。已而蒙古將塔察兒進兵蔡州。先是金將強伸守洛陽有功，金主授中京留守。已而蒙古兵復至，伸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數十突圍出，轉戰至偃師，力盡就執。見蒙古帥語不遜，左右持使北面，伸拗項南面，遂殺之。至是塔察兒遂進圍蔡州。

塔察兒者，成吉思汗四傑中不兒古勒之子也^①。是年【10月】進至蔡州，分築長壘之圍。【11月】宋命孟珙江海帥師二萬，運米三十

^① 鈞案元史卷119，塔察兒是博爾忽之從孫。

萬石，至蔡州，赴蒙古之約。

南北兩軍以攻具薄城；金盡籍民丁防守，民丁不足，復括婦人壯健者，假男子衣冠，運木石。南北兩軍力戰，攻其外城，破之。進逼土門，攻西城克之。先是忽斜虎命築寨浚濠爲備，及西城墮，兩軍皆未能入，但於城上立柵自蔽。忽斜虎摘三面精銳日夕戰禦。金主謂侍臣曰：“我爲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所恨。所恨者，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古荒淫暴亂之君等爲亡國，獨爲此介介耳。”又曰：“亡國之君往往爲人囚繫，或爲俘獻，或辱於階庭，或閉之空谷，朕必不至於此。卿等觀之，朕志決矣。”以御用器皿賞戰士，已而微服率兵夜出東門，謀遁去。及柵，遇敵兵，戰而還。殺廐馬以犒將士，然其勢不可爲也。

【公元1234年2月】陰曆正旦，蒙古兵會飲，歌吹聲相接；城中饑窘，歎息而已。孟珙聞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鞍靴敗鼓皆糜煮，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軍全隊，拘其肉以食，故欲降者衆。珙乃下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布城下以攻之。金自被圍以來，戰沒將帥甚多。至是禁近以及舍人牌印省部椽屬亦皆供役，分守四城。蒙古兵鑿西城爲五門，整軍以入。督軍慶戰，及暮乃還，聲言來日復集。是夕，金主守緒集百官，傳位於東面元帥承麟，承麟者，世祖劾里鉢之後，白撒之弟也。拜泣不敢受，金主曰：“朕所以付卿者，豈得已哉？以朕肌體肥重，不便鞍馬馳突；卿平日趨捷，有將略，萬一得免，胤祚不絕，此朕志也。”承麟起受璽，明日承麟卽位。

時孟珙之師已入南門，並召江海塔察兒之師以入。忽斜虎帥精兵一千，巷戰不能禦，金主寧甲速知事急，命近侍曰：“死便火我，”遂自經死。忽斜虎聞之，謂將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戰爲？吾不能死於亂軍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爲計。”言訖赴水死，將卒五百餘人皆從死焉。

承麟退保子城，聞寧甲速死，帥羣臣入哭，奠未畢，城已陷。諸將禁近共舉火焚之，收其骨，將瘞之汝水上；江海入宮，執參政張天綱，孟珙問金主所在，天綱曰：“城危時自經矣。”珙乃與塔察兒分金主骨，及寶玉法物。是日承麟亦爲亂兵所殺，金亡。計傳 9 主，立國 118 年。時金地除鞏昌府外盡降蒙古①。

【5月】宋帝以滅金事備禮告於太廟，藏金主遺骨於大理寺獄庫②。

① 見綱目及元史譯文 177—239 頁。——馮秉正中國史第 9 冊 156—207 頁。——宋君榮書 59—88 頁。

② 見宋君榮書 89 頁。

第二章

窩闊台拖雷之還蒙古——窩闊台之得疾——拖雷之死——大會決定三地遠征——哈刺和林城之建築——任用耶律楚材管理中國財政——分封中原之地於諸親王妃主——在中國任用士人——爲蒙古子弟設置兩大學校於中國——高麗之叛服——宋軍之侵入河南——崔立之被殺於汴京——宋軍之取汴——蒙古軍之敗宋軍——宋軍之退——宋之謀和——蒙古對宋宣戰——蒙古三軍之侵宋——四川之被侵——湖廣江南之役——窩闊台之死——其駐所——其嗜酒——其揮霍——察合台——伊斯蘭教僞教主之創亂於西域河中

1232年5月，蒙古主窩闊台偕其弟拖雷取道真定燕京出古北口而還蒙古。比出長城，窩闊台得疾甚劇。已而疾愈，偕拖雷還至斡難河源。10月，拖雷在其地得疾死，年四十歲^①。成吉思汗最愛拖雷，拖雷從未一日離其父，所得其父戰術尤多。其河南之役，人皆服其善用兵。成吉思汗得克烈王王罕弟札合敢不女莎兒合黑帖尼 (Siourcoucténi)，以配拖雷，時拖雷年尙幼也^②。莎兒合黑帖尼生四子：曰蒙哥，曰忽必烈，曰旭烈兀，曰阿里不哥 (Aric-Boga)。前二人後皆爲帝，旭烈兀則建一王朝於波斯。拖雷別有子六人，皆其他妻妾所出。

① 見宋君榮成吉思汗史第74頁。——據云：窩闊台疾甚，拖雷禱於天，請以身代之。刺失德書亦載有拖雷請代兄死之事。據云，拖雷往視兄疾，見病榻側有水瓶盛水，乃珊蠻祓除蠶滌之水。拖雷取瓶禱於天曰：“長生之天，若汝罰罪，要知我罪重於我兄。我在戰中所殺之人，所虜之婦孺，較彼爲衆。使爲父母者所流之淚，亦較彼爲多。脫汝欲招致貌美而助多之僕，則不如召我去。而愈我兄之疾，使疾降我身。”禱畢，取瓶水而自飲焉。窩闊台疾遂愈，然不久拖雷死。刺失德又云，此事世人熟知之。拖雷之妻莎兒合黑帖尼別吉 (Siourcoucténi-Bigui) 常爲人言之。——朮外尼書未言此事，僅云，拖雷還自中國，狂飲致疾，越二三日死。又云，“可汗慟甚，終其身常痛念之。每醉輒泣云，我因深痛其死，故飲酒取醉而釋我心之悲。”

② 札合敢不別有三女，一名阿必合，成吉思汗自納之，語見前卷。一名比格禿亦迷失夫人 (Bigtouïmisch Fo-djin 鈞案元史卷74 此名作別土出迷失)，以配其長子朮赤。一失其名，以配汪古部長之子 (見刺失德書克烈部條)。

拖雷，蒙古語猶言鏡。自其死後，諱其名。蒙古人遂假用突厥語之 gueuzugu 一字以名鏡。此外拖雷又名也客那顏 (Yéga-no-yan)，猶言大那顏也。

窩闊台既還自中國，於 1234 年在蒙古達蘭達巴之地，大會諸王百僚。次年，又在斡兒寒河畔新建之哈刺和林城中，召集大會。宴樂閱一月，散賜其即位以來所獲之財貨^①。已而決定遵守成吉思汗遺教，開拓疆土，遣派數軍遠征諸國。一軍侵宋，一軍往討高麗，緣此時高麗降而復叛也。蒙古軍每十人調發一人西征，一人南征。中州戶每十戶一人南征，一人征高麗^②。窩闊台欲遣回回人征江南，漢人征西域。耶律楚材進言曰：“中原西域相去遼遠，未至敵境，人馬疲乏。兼水土異宜，疾疫將生，宜各從其便。”遂止。

窩闊台欲自率軍往平裏海黑海北方之地。親王數人曰：“不可。既登帝位，不應服戰爭之勞。否則安用諸王諸將爲哉？”窩闊台乃命朮赤之第二子拔都 (Batou) 總西域軍事。同時命統將忽哈禿 (Houcatou) 進兵迦葉彌兒印度邊境。時統將綽兒馬罕業已征服波斯全境。算端札蘭丁已於 1231 年中被殺，花刺子模沙朝子孫無一存者。伊蘭一地由蒙古官吏治之。事詳本書第 4 卷所誌成吉思汗後裔諸王統治波斯時代之史事中。

大會並決定民有牲畜者，每百頭輸納一頭。農人輸納所穫十分之一。此種歲賦專濟貧乏之人。於全國設置驛站，俾使臣來往迅速^③。

窩闊台還自中國時，携來巧匠甚夥。遂於斡兒寒河畔哈刺和林之新領地中建築廣大宮殿一所。在其地得故碑，知爲八世紀中葉回紇可汗不可汗 (Boucou)^④ 之故城，亦其後裔之都會。窩闊

① 見史集。——世界侵略者傳第 1 冊。

② 見綱目譯文 253 頁。

③ 見世界侵略者傳第 1 冊。——史集。

④ 鈞案疑是苾伽可汗之訛。

台之新宮，由中國之雕刻家及畫家裝飾甚麗。四圍繞以園林，關四門：一爲皇帝禁門，一爲諸王出入之門，一爲皇室妃主出入之門，一爲民衆出入之門。宮之周圍建有諸王貴人邸舍，未久城市興焉。帝名此城曰斡耳朵八里 (Ordou-Balik)，猶言斡耳朵城也。然以哈刺和林 (Caracouroum) 而顯於世。哈刺和林者，斡兒寒河發源諸山系之名，即以山名作城名也。1235年建城牆，周圍有五里。自此至中國，置驛站三十七所，命騎士守之。進奉飲食之車五百輛，自中國各地來，以供宮廷之食，及散施人民之用①。

先是耶律楚材奏立燕京等十路徵收課稅使，凡長貳悉用士人。1231年秋，窩闊台至雲中，十路咸進廩籍及金帛，陳於廷中。窩闊台重其能，賜之酒，即日拜中書令，事無鉅細皆先白之②。1236年春，諸王大集，窩闊台親執觴賜楚材曰：“朕之所以推誠任卿者，先帝之命也。非卿則中原無今日，朕所以得安枕者，卿之力也。”西域諸國及宋高麗使者來朝語多不實。窩闊台指楚材示之曰：“汝國有如此人乎？”皆謝曰：“無有。”③

1236年3月，蒙古初行交鈔，額限萬錠，從耶律楚材之請也④。

耶律楚材執政之初，欲清除積弊。權貴不能平，燕京路長官石抹咸得卜以舊怨尤疾之。譖於帝叔斡赤斤，使奏楚材用南朝舊人，恐有異志，不宜重用，因誣構百端。窩闊台察斡赤斤之誣，逐其使者。已而咸得卜爲人所訴，窩闊台命楚材鞠治，楚材反爲奏免。

初，蒙古唯事進取，所降之戶，因以與將士。自一社之民各有所主，不相統攝。至1236年，詔括戶口，以大臣忽秃忽⑤領之，民

① 見世界侵略者傳第1冊。

② 見馮秉正書138頁。——亞洲新雜纂第2冊72頁。

③ 見馮秉正書215頁。

④ 見元史及綱目譯文258及261頁。

⑤ 鈞案續綱目作忽都虎，即名見本書第1卷第3第4等章之失吉忽秃忽，御批續綱目改作呼圖克，多桑又誤識其爲合答黑，故在此處改其名曰 Cadac，不知者必以其出於刺失德書，其實非是，當時實有名合答者，爲基督教徒，西書多識其人，致有此誤。

始隸州縣。時羣臣共欲以丁爲戶，耶律楚材以爲不可。衆皆曰：“我朝及西域諸國莫不以丁爲戶，豈可捨大朝之法，而從亡國之政耶？”楚材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爲戶。若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隨即逃散矣。”蒙古主從楚材之議。

及忽秃忽以所括戶一百四萬上，蒙古主議割裂諸州郡分賜諸王貴族爲湯沐邑。楚材奏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爲恩。”蒙古主曰：“業已許之矣。”楚材曰：“若置官吏，必自朝命。除恆賦外，不令擅自徵斂，差可久也。”蒙古主從之^①。

同時定賦稅，歲有常額：商稅三十分之一，酒稅十分之一^②。

耶律楚材條便宜一十八事，頒天下，窩闊台悉從之。唯貢獻一事不允。曰：“彼自願饋獻者，宜聽之。”楚材曰：“蠹害之端，必由於此。”^③

初，蒙古諸路官府自爲符印，僭越無度。1237年，楚材請由中書省依式鑄給。時諸王貴戚皆得自起驛馬，道路騷擾，所至需索百端。楚材復請給牌劄，定分例，其弊始革。

耶律楚材奏：“制器者必用良工，守城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蒙古主曰：“果爾可官其人。”乃命稅課使劉中楊免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爲三科。儒人被俘爲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爲奴者四分之一^④。

同時楚材設置兩大學校，教育蒙古大臣子孫。一在燕京，一在

① 元史譯文 260 頁云，以真定民戶奉太后湯沐，中原諸州民戶分賜諸王貴戚：幹魯拔都平陽府，察合台太原府，貴由大名府，孛魯帶邢州，闊列堅河間府，也古益都濟南二府，戶內撥賜，阿勒赤平涼州，幹赤斤那顏平涼州，別勒古台廣寧府，皇子闊端，駙馬赤苦，公主阿剌海，公主豁真，國王查刺溫，茶合帶鍛真，蒙古寒札，阿勒赤那顏，圻那顏，火斜朮思，並於東平府戶內撥賜有差。

② 見綱目譯文 164 頁。

③ 見馮秉正書 135 頁。

④ 見綱目譯文 173 及 174 頁。

平陽^①。

當時蒙古帝國中有一大行省：一爲突厥斯單河中行省，東起杭海山 (Cangcai)，西達阿母河，以馬合木牙刺洼赤 (Mahmoud Yelouadj) 之子馬思忽惕伯 (Mass'oud-Bey) 掌省事。一爲阿母河西行省，東起阿母河，西達底牙兒別克兒 (Diarbekir) 魯木 (Roum) 邊境，以統將闊兒吉思 (Keurgueuz) 掌省事^②。

先是 1218 年高麗王 噉降成吉思汗。1231 年窩闊台使者使其國，盜殺之於途。次年，命撒禮塔^③ 征高麗，取四十餘城。高麗王請和，許之。置達魯花赤 (Darougas) 七十二人監其國。又次年，高麗王盡殺蒙古所置達魯花赤七十二人以叛，率諸州縣民竄江華島。蒙古復遣撒禮塔討之，中流矢死。

已而高麗王上表陳情，窩闊台詔諭高麗王噉悔過來朝，且數其五罪：“自平契丹殺賊劄刺之後，未嘗遣一介赴闕，罪一也。命使賚訓言省諭，輒敢射回，罪二也。爾等謀害着古歟，乃稱萬奴民戶殺之，罪三也。命汝進軍，仍令汝躬入朝，爾敢抗拒，竄諸海島，罪四也。汝等民戶不拘集見數，輒敢妄奏，罪五也。”

1235 年大會決遣宗王闊出 (Coutchoun) 領兵征高麗，數敗高麗兵。高麗王請和，許之。惟須入貢及高麗王自入朝。1241 年秋，【8 月】高麗王以族子綽爲己子入質^④。

蒙古之滅金也，以陳蔡東南地歸宋，命劉福爲河南道總管。宋臣趙范趙葵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宋臣多以爲未可。有言者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甚鋒銳，寧肯捐所得以與人耶？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

① 見馮秉正書 215 頁。

② 見史集。

③ 鈞案其對音應是 Sartac。

④ 見馮秉正書 174 頁、207 頁及 233 頁。

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餽餉，後必悔之。”又有人言：“國無良將重兵，縱有兵將，錢糧亦無所出。”宋理宗不聽，詔知廬州全子才命淮西兵萬人赴汴。

時崔立在汴驕橫。有都尉李伯淵等三人爲立所侮，謀殺之。及聞子才軍至，伯淵等以書約降；而陽與立謀備禦之策。伯淵燒封邱門以警動立。立視火還，伯淵親送之，就馬上取匕首刺立，立墜馬死。伏兵起，盡殺立從者。伯淵繫立屍馬尾，至宮前號於衆曰：“立殺害劫奪，烝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無有，當殺之否？”萬口齊應曰：“寸斬之未稱也。”乃梟立首，望承天門祭金主寧甲速【公元1234年7月】。

全子才遂據汴。趙葵以淮西兵五萬趨汴以會之，遣兩軍西取洛陽【8月】。

蒙古兵聞宋兵入據河南，乃復南下。設伏敗宋之第二軍，進至洛陽城下。宋之第一軍在洛陽城內者，與蒙古戰，勝負相當。已而乏糧，不能留，遂退。趙葵全子才在汴京亦因餽餉不繼，所復州縣率皆空城，兵無可食，因引師南還。

【公元1235年1月】窩闊台召速不台還。遣使王楸至宋責其敗盟。宋遣程芾報謝。自是河淮之間無寧日。蒙古大會既決定侵宋，分三軍：一軍窩闊台次子闊端（Coutan）將塔海等侵蜀。一軍窩闊台第三子闊出及忒木斡張柔等將之侵漢。一軍宗王口溫不花及察罕將之侵江淮。選蒙古、契丹、漢軍之精銳南下。

闊端軍次鞏昌，金總帥汪世顯降。闊端使世顯仍舊職，即日率所部從征。【公元1236年1月】闊端軍自鳳州入西川，取沔州，殺知州事高稼。宋制置使趙彥呐進屯青野原，蜀之咽喉也，蒙古圍之。利州守將曹友聞以軍往援，敗蒙古兵，遂解其圍。既而蒙古先鋒汪世顯擣大安，友聞又救之，指麾甫畢，蒙古大軍數萬突至。友聞迎戰，又敗之。遂引兵扼鳳縣西南之仙人關。

宋軍所敗者，蓋關端之前鋒軍。既而蒙古大兵盡集，宋軍衆寡不敵，乃控守由陝入蜀諸山隘。【10月】關端大敗宋軍於漢中府西北數十里之陽平關，曹友聞歿於陣。蒙古兵遂長驅入蜀。一月之間，成都利州潼川三路所屬府州軍監關隘縣砦俱陷沒。西蜀所存，惟夔州一路及潼川所屬順慶府而已。

蒙古兵進圍文州，知州事劉銳搏戰逾月。援兵不至，度不免。集其家人，盡飲以藥，皆死。乃聚其屍及公私金帛誥命焚之。通判趙汝彞被執，斃殺之。軍民同死者數萬人。

關端還陝。1237年初，宋人復取成都。1239年，蒙古將塔海將兵入蜀，取府州九，尋引還。

塔海欲取道施黔以達湖湘。宋將孟珙分軍屯守湖廣西境各要隘，蒙古兵不能東出，且敗於巴東。宋兵因復夔州。

公元1236年【5月】蒙古皇子闊出自唐州進兵湖廣。時襄陽軍將作亂，焚襄陽城郭倉庫，相繼降於蒙古，城中官民財粟軍器皆爲蒙古所得。【8月】蒙古陷棗陽軍德安府。【11月】闊出歿於軍中。窩闊台最愛此子，曾欲以位傳之。【12月】忒木解攻江陵，宋京湖制置使史嵩之遣孟珙救之。破蒙古二十四砦，還民二萬而歸。

察罕攻真州，知州丘岳設伏置礮敗之，蒙古兵引去。

1237年，蒙古宗王口溫不花取光、蘄、隨三州，進攻黃州，孟珙率師救卻之。蒙古兵遂攻安豐，不克，引去。

公元1238年【10月】察罕圍廬州，守兵出戰，蒙古軍敗走。

公元1239年，孟珙遣兵及蒙古戰，三戰皆捷，遂復信陽、光化、樊城、襄陽。次年2月，蒙古將張柔等分道侵宋。5月，蒙古復使王楫入宋。楫前後凡五奉使至宋，以和議未決，隱憂致疾卒。宋遣使歸其柩於蒙古。自是迄1241年窩闊台之死，中國史書未誌兩軍戰事①。

① 見馮秉正書 212—231 頁。——宋君榮書 91—97 頁。——元史及綱目譯文 241—284 頁。

當其軍隊東侵高麗，南破宋境，西躡斡羅思、波蘭(Pologne)、匈牙利(Hongrie)等地，而播其恐怖於歐洲西方之時，窩闊台則專事逸樂，從事於游獵飲酒。每年春，僅居哈刺和林一月。春季餘日則居客兒察罕(Kertchagan)①地方之離宮中。地距哈刺和林一日程。宮爲波斯工師所築，可與建築哈刺和林宮殿之中國工師媲美。春杪復還哈刺和林，居數日，然後至斡兒蔑克禿(Ormektoua)②之地駐夏。設中國帳幕，外施白氈，內飾金錦。帳內可容千人，名曰失刺斡兒朵(Sira-Ordou)③。秋日則駐闊舍湖(Keusché)④附近之地，約四十日。冬日則駐冬於汪吉(Ong-ki)⑤之地，是爲圍獵之時。窩闊台在其地用木椿及土築圍，名曰撒喜克(Tchehik)。周圍廣二程，闢數門，附近一月程之駐軍，驅野獸至圍中。皇帝先獵，諸王繼之，諸將則依等級次第獵捕，最後獵者爲士卒⑥。

窩闊台飲酒無節，因常致病，其父屢責之。其兄察合台素爲窩闊台所敬畏，曾遣侍臣一人監之，每夕飲不得過若干盞，窩闊台不敢公然逆兄命，然飲時易大盞，監者亦不敢拒⑦。耶律楚材數諫不聽，乃持酒糟鐵口以獻曰：“此鐵爲酒所蝕，尙致如此，況人之五臟耶？”窩闊台悟，乃少減。【公元1241年3月】，獵於揭揭察哈之澤，有疾。皇后禿刺乞納(Tourakina)不知所爲，召楚材問之。楚材對曰：“今任使非人，賣官鬻獄，囚繫非辜者多，宜赦天下。”后以爲言，乃首肯之。已而疾愈。是年12月，出獵五日還至鉞鐵鐸胡蘭山，

① 鈞案元史太宗紀作揭揭察哈之澤。地理志作迦堅茶寒殿。此處多桑譯名恐有誤。

② 沙刺河(Schara)旁有一山一站名曰烏兒木克禿(Ourmouktoui)。沙刺河自東南來，在恰克圖(Kiakhta)南二十二程赴庫倫(Ourga)道中注入斡兒寒河(見Timkowski行紀第1冊43頁)。

③ 鈞案元史憲宗本紀作月兒滅怯土，卽指其地。

④ 鈞案似卽元史憲宗本紀之軍腦兒。

⑤ 鈞案名見元史憲宗本紀，疑是翁金河也。

⑥ 見世界侵略者傳第1冊。——史集。

⑦ 見史集。

進酒歡飲，極夜乃罷。翌日卒【公元1241年12月11日】年五十六歲。在位十三年。葬起輦谷①。

此蒙古主雖蒙古人，而性極寬仁，揮霍無節。諸臣有諫者，則答之曰：“此世凡事無常，第須留遺念於人心也。”喜命人述歷史有名帝王之事跡，聞有聚財者，則曰：“此王太不明。夫財既不能保我輩不死，而我輩死後又不能復生，聚財何益？不如以財寄於民心。”

世傳窩闊台用財無度之事不少。有人製帽以獻，窩闊台命人賞銀二百巴里失 (Balisch)②。左右以醉中之言，未從。翌日，窩闊台見獻帽人，知其未得賞，命人賜以三百巴里失。又明日，增為四百。後增至六百，其人始得金而去。窩闊台怒責諸臣曰：“汝曹欲妨我獲此世惟一持久之物，質言之，善譽，則汝曹誠為我之真敵。具見非懲汝曹一二人，不足使汝曹改過。”

建築哈刺和林之時，窩闊台一日入庫藏。見巴里失滿中，曰：“守此多金何用？”遂諭臣民，欲巴里失者任取之。於是哈刺和林之居民羣來庫，爭取藏金，盡力載之而去。

商賈聞蒙古主寬仁厚施，多自遠方來。窩闊台輒全購其貨物，以供賞賜之用。食後常坐帳前賜物於人，商賈利其揮霍，常多唱其價，窩闊台輒如價給之，且加給十分之一。人有諫者，則曰：“此曹運其貨物至此，無非冀厚利，我欲其不失望而去。抑況此曹對汝輩常不免有賄賂也。”

窩闊台在道上見一外國老人，詢之，知其籍隸報達 (Bagdad)。有女十人未嫁，而本人窮而無告。窩闊台詰之曰：“何以不求助於汝主哈里發？”老人對曰：“每次往求，輒得金錢十枚，隨即耗費無餘。”窩闊台命人賞銀一千巴里失。諸臣擬以券付之，命往漢地取金，窩闊台不許，命立以金付之。且命為之供應驛馬，俾其運金回

① 見馮秉正書 233 及 234 頁。元史及綱目譯文 284 及 285 頁。

② 鈞案—巴里失似言一錠。

國。老人曰“路遠年老，不知能否至報達；脫不幸死於道，諸女將不能得帝恩賞矣。”窩闊台乃命蒙古人十人衛送之歸，其人果死於道。衛送者還報可汗，可汗命送賜金於報達，以畀死者之女。

欲經商者，常求助於可汗，可汗輒貸以金。有商人某貸金五百巴里失，已而復至，言已盡折閱，可汗復如數貸之。次年，其人貧如故。可汗諸臣言其人盡食其金，可汗問曰：“金如何可食？”諸臣對曰：“其人耗於佚樂。”窩闊台曰：“我之巴里失不因是而減，受者既爲我之臣民，則予之仍與藏之我篋中無異。可再予之五百巴里失，告其勿再浪費。”

窩闊台一日遊獵，有平民以三瓜獻。時未攜金，即命其后木格 (Mouga) 取耳環之兩大珍珠賜之。后以其人不知珠價，不如待明日以衣與金賜之。窩闊台曰：“其人貧如此，汝以爲能待明日乎？以珠子之，此珠將必仍屬我也。”其人得珠，果以賤價售之。購珠者見珠大而美，以獻可汗，可汗乃以珠還后。

法兒思 (Fars) 王弟入貢於哈刺和林。貢品中有二瓶，滿盛寶珠。窩闊台亦知此珠在波斯價甚巨。命人出己所藏之大珠滿篋，以示法兒思使者，使者歎爲其國貢珠所不及。窩闊台乃設宴，命散珠於酒盞中，分賜蒞宴諸人。

尙有關於此汗及其國風習之數事，可以追述者：蒙古人在春夏二季，日間禁在流水中沐浴，禁以手浸其中，禁以金瓶或銀瓶取流水，禁在地上曬浣衣，以爲此事可致雷殛。緣其地多雷，而其人頗畏雷也^①。設有一人遭雷擊，則遠徙其帳幕及親屬。三年之中，其家人不得入帝室一人之幹耳朵^②。屬於被雷擊者之人與物，皆應在兩火間清淨之^③。一日窩闊台與其兄察合台共獵還，見一穆斯林浴於水

① 見史集。

② 見世界侵略者傳第1冊。

③ 見Jean du Plan Carpin 行紀。

中。察合台持法嚴，欲立殺其人。窩闊台曰：“待明日鞫訊其罪，再殺未晚。”即夜窩闊台遣人密投一銀巴里失於其人浴處，並告其人，翌日被訊時可言僅有此銀一錠，不幸落水中，故入水以求之。鞫訊時其人果執此詞以對，訊者命人勘之，果得巴里失還。窩闊台曰，無論如何不得犯法。惟其人貧困，致捨命求此微金，情亦可憫，特赦之，並別賜銀十巴里失。

窩闊台即位之初，即禁止用斷喉之法殺諸供食之牲畜，應遵蒙古俗及成吉思汗法令，破腹殺之。此禁與穆斯林之教戒相違，蓋穆斯林祇能食斷喉牲畜之肉也。有一穆斯林購一羊，引之至家。有欽察人見之，躡其後，登其屋以偵之。見其人將斷羊喉，即躍下捕之往見蒙古主。窩闊台訊得實，乃釋穆斯林，而殺欽察人，緣其擅入他人家宅也。

有仇視穆斯林者，謁窩闊台而語之曰：“曾夢成吉思汗語我曰：‘可往告吾子盡殺穆斯林，除此惡種。’”窩闊台聞言，思久之，詢其人，成吉思汗在夢中是否曾用譯人？答曰：“否。”又問曰：“汝知蒙古語乎？”其人復答曰：“僅知突厥語。”窩闊台曰：“然則汝言僞矣，蓋成吉思汗僅知蒙古語也。”遂殺其人。

有漢地人在窩闊台前作影戲，影中有各國人。其間有一老人，長髯，冠纏頭巾，而其頸被繫於馬尾者。可汗問此爲何人，作戲者答曰：“是爲蒙古士卒所繫之伊斯蘭教俘虜。”窩闊台即命停止演戲。命人取波斯及漢地所產之寶物，以示作戲之漢人曰：“汝國之寶物不足與他國比也；我國中之伊斯蘭教富人，至少各有漢地奴婢數人，而漢地貴人並無一人置有穆斯林奴婢者。且汝應知成吉思汗法令，殺一穆斯林者罰黃金四十巴里失，而殺一漢人者其償價僅與一驢相等：然則汝何敢侮穆斯林歟？”立遣之。

窩闊台喜觀角觝，延致蒙古、欽察、漢地之力士甚多。聞波斯之力士善鬪，乃命綽兒馬罕遣送之來。綽兒馬罕遣波斯力士三十

人赴蒙古。中有著名者二人，一名比烈 (Pilé)，一名摩訶末沙 (Mohammed Schah)。窩闊台見之，頗賞比烈之魁梧有力。其將伊勒赤歹 (Iltchidaï) 曰：“誠恐此輩之旅費與酬金虛耗。”窩闊台曰：“脫汝不信其能，可遣汝之力士數人至與角力。汝之力士若勝，我則給汝銀五百巴里失，否則汝負我馬五百匹。”翌日，伊勒赤歹以其隊中一人至，與比烈角力。二人相撲時，蒙古力士投比烈於地。比烈戲曰：“緊持我，否則我將脫身而起。”語甫畢，亟反執蒙古力士而投之地。用力巨，聞骨骼相觸聲。窩闊台進前曰：“緊持之。”復回向伊勒赤歹曰：“其人報酬誠虛耗歟？”遂命其立付賭負物。因厚賞比烈，別賜銀五百巴里失。

窩闊台以美女一人賜比烈。越若干日，笑問此女曰：“此大食 (Tazik) 人愜汝意乎？”對曰：“未同宿。”窩闊台召比烈至，問其故。比烈謝曰：“今既在可汗朝享大名，而從未爲人所敗，欲保全我力，俾能續邀可汗之恩寵耳。”窩闊台言僅欲其傳種於後，許嗣後不再令其角力。

世亦傳有窩闊台嚴酷之舉。當時斡亦刺惕部中有流言：可汗欲以部女配他部中人。斡亦刺惕部人懼。倉卒違約婚嫁，且有數家舉行婚姻。窩闊台聞之，命將此部年七歲以上之幼女，及是年出嫁之幼婦，聚集一處，列爲兩行，共有四千人。窩闊台自選其最美者，納之宮中。以賞宮廷諸臣者爲數亦衆。餘付教坊。尙有餘者，則命在場諸人任取之。此事對諸婦女之父兄丈夫爲之，諸人無敢求免者。

有蒙古人告窩闊台言，前夜伊斯蘭教力士捕一狼，而此狼盡害其畜羣。窩闊台命以千巴里失購此狼，以羊一羣賞來告之蒙古人。人以狼至，命釋之。曰：“俾其以所經危險往告同輩，離此他適。”狼甫被釋，獵犬羣起齧殺之。窩闊台見之憂甚，入帳默久之，然後語左右曰：“我疾日甚，欲放此狼生，冀天或增我壽。孰知其難逃定

命，此事於我非吉兆也。”其後未久，此汗果死。

窩闊台有妻數人，妾六十人。妻之位最高者名秃刺乞納，兀洼思蔑兒乞部人也。生五子：曰貴由 (Couyouc)，曰闊端，曰闊出，曰哈刺察兒 (Caradjar)，曰合失 (Caschi)。別有子二人，曰合丹斡兀立 (Cadan-Ogoul)，曰滅里 (Mélik)，皆庶出也。

窩闊台死後，羣情歸向察合台，蓋成吉思汗諸子惟彼尙存也。窩闊台生前頗尊敬之，凡有大事必詢其意。察合台若在其常駐之畏吾兒地中，則常遣使往徵求之^①。察合台性嚴，而持法不阿，所以成吉思汗命其掌管法令。其封地東起杭海山，西抵阿母河，其間之穆斯林常苦其執法太嚴。有若干成吉思汗禁令，與伊斯蘭教頗難相融。若殺牲斷喉，日間浴於流水中等事，皆有禁，犯者死，遂強使穆斯林違其本教教戒^②。相傳有一事，具見察合台對已持法亦嚴。一日與其弟可汗並騎而出，時二人皆醉。察合台以其馬優於窩闊台馬，於是二人賭賽，察合台馬果勝。是夜，察合台還帳自思，與君競馬，且馬出君前，於君爲大不敬，遂欲以身作則。次日黎明，率領諸臣進至窩闊台帳前，窩闊台見其兄於黎明率多人至，驚詢其故。察合台對曰：“昨日無禮於君，今特來請罪，賜杖或死，惟君之命。”窩闊台感其兄從順至於此極，乃順其意，薄責數語，察合台始謝而出。然仍遵罪人被宥之例，在可汗帳前跪拜，並獻九倍九數之馬。且命人高聲唱言，可汗已宥察合台死罪，察合台已跪謝可汗之恩^③。

察合台以其廣大領土委之馬思忽惕伯管理。馬思忽惕伯忠於所事，曾將成吉思汗侵入河中時破壞之舊跡咸爲興復。不花刺城之重臻繁榮，由其功也。但在斯時，因有一羣愚昧民衆之狂信而作亂，幾又重遭浩劫。距不花刺三程之地，有塔刺卜村 (Tarab)。村

① 見世界侵略者傳第1冊。

② 見史集。

③ 見史集。

民名馬合木 (Mahmoud) 者，製篩爲業。自言常與鬼神往來，因役使之，而知未來事，信之者衆。緣在河中及突厥斯單之地，土民大致迷信幻術，其執此業以愚人者，爲數不少，尤以女巫爲夥。此輩狂舞招致魔神，爲人治疾。土民間馬合木有神術，患風痺及其他殘疾者，競往求治。竟有數人自言疾愈，由是人民信從者愈衆。蒙古戍將之駐不花刺城者，聞之不安。時馬思忽惕伯駐在忽氈，乃一面以其事報告馬思忽惕伯；一面決除此僞教主。遂赴塔刺卜謁其人，僞禮之，吻其足。並延接其赴不花刺，蓋謀於半道中殺之也。馬合木或已先曉其意，或已得人報聞，將至預謀殺彼之地時，忽瞠目視蒙古官曰：“速息汝謀，否則我將命鬼神奪汝眼。”蒙古官聞言驚懼，以其人果具神力，遂不敢害之。奉之至不花刺，居之宮中，厚禮款之，人民往禮者不絕於途。馬合木登其屋頂，含水噴來禮之民衆，表示其降福之意。已而聞此城官吏決欲殺之，所以不卽下手者，蓋畏其信徒之衆，遂逃。城中官吏見其遁走，遣騎四出搜尋，則已在不花刺數程之外矣。人民以其從天而降，欲奉其還城，馬合木語羣衆曰：“須滅除此世界中無信仰之人。汝輩尙何所待？各人可持兵而隨我後。”民衆遂擁之還城，蒙古官吏遁走。次日爲星期五日，乃將塔刺卜人馬合木之名列於公共祈禱中。此新主之黨羽出禮拜寺後，縱掠富人邸舍，民衆繼之。相傳馬合木曾與婦女同宿，其信徒分其浴身之冰，藏之以供治疾之用。馬合木既據不花刺，召城中諸要人至，詈辱之。且殺數人，奪教長職，以其黨一人代之。城中知名之人於是皆逃。

馬合木自言有神兵助己，或飛行於空中，或居留於地下。命其黨徒視之，黨徒輒曰，神兵衣服若何，顏色若何。設有人言不見神兵者，則杖之。

時蒙古官吏已在不花刺撒麻耳干兩城間客兒迷尼牙 (Kermi-niyé) 之地，率軍進向不花刺，討擊叛民。馬合木率其黨徒出城迎

敵，本人不持兵，不衣甲。甫戰，忽暴風雨至，蒙古兵以出馬合木之神力，遂潰走客兒迷尼牙。城中人追敵還城時，不見其教主蹤跡，蓋已歿於亂軍之中矣。其信徒謂其暫時隱去，不日復至，因暫奉其兩弟曰摩訶末 (Mohammed) 曰阿里 (Ali) 者爲主。

戰後八日，蒙古復以大軍至，與叛民戰，大敗之，聞叛民死者二萬人。摩訶末之二弟亦未擐甲持兵，故在戰爭之初即歿於陣。次日，蒙古兵驅不花刺居民盡出，欲殺其男子，虜其婦孺，而後縱掠城內。馬思忽惕伯阻之曰：“數人之罪，不應歸之於居民全體。此城興復不易，不能再加破壞。”蒙古將遂止。然尚須請命於可汗，馬思忽惕伯復遣人往爲城民請命，不花刺城始獲免^①。

察合台常駐夏於阿力麻里之地，地在闊克 (Gueuk) 諸高山及忽惕山 (Cout) 之附近。其駐冬之地則名蔑魯疾克亦刺 (Mérouzik-ila)。察合台嗜酒，與其諸兄弟同，是亦蒙古人共有之惡習也。兼好色，蓋成吉思汗系諸王以爲人身之善處富貴者，須放蕩於酒色之中也。窩闊台死後，察合台與諸王共議，決奉皇后秃刺乞納監國政。不數月，察合台死。其得疾時，其親信臣爲突厥人，共其波斯醫診治之。及察合台死，察合台之一妻名也速倫 (Yssouloun) 者，執此二人殺之，並及諸子^②。察合台後人君臨突厥斯單河中之地，迄於十四世紀中葉。因君位之繼承，內亂時起，及爲帖木兒 (Tamerlan, Timour) 所滅時，此國之衰微爲時已久矣^③。

① 見世界侵略者傳第1冊。

② 見世界侵略者傳第1冊。——蒙古軍中有一將名察合台忽出克 (Tchagataï Koutchouk)，猶言小察合台也。自察合台死後，遂不許其以察合台爲名，而改名曰雪納台 (Sounataï)，緣其人爲雪你惕部 (Sounite) 人也 (見刺失德書雪你惕條)。

③ 據帖木兒後之伊斯蘭史家之說，帖木兒之五世祖哈刺察兒 (Caradjar)，曾在察合台軍中爲將，頗見信任，權勢甚重。第考兀外尼書刺失德書，皆未著錄其人。二書所載察合台時代之要人，僅有馬思忽惕伯哈別失阿迷的 (Habesch-Amid) 等人也。哈刺察兒歿於回曆652年 (1254年)，得年七十九歲，可參考樂園第4冊。

第三章

窩勒伽河西諸地之蒙古遠征——經略不里阿耳之地——經略欽察之地——經略斡羅思北部——盡降太和嶺北諸族——經略斡羅思南部——侵入波蘭——里格尼志之戰——昔烈西亞及莫刺維亞兩地之殘破——侵入匈牙利——匈牙利軍之敗——匈牙利之殘破——別刺之逃阿德里亞迪海濱——蒙古進兵入答勒馬惕——其退兵——重再侵入匈牙利及波蘭——其統治斡羅思之地

1235年，蒙古諸王既在大會中定策遣軍遠征窩勒伽河以西之地，大會散後，應出征之諸王各還其地，預備遣軍以從。西征軍隊由四系諸王組成之。朮赤位下者：有朮赤四子，拔都、斡兒答、昔班、唐古斛。察合台位下者：有察合台子拜答兒 (Baidar)，察合台孫不里 (Bouri)。窩闊台位下者：有窩闊台二子貴由合丹，窩闊台弟闊列堅 (Coulcan)。拖雷位下者有拖雷二子蒙哥不者克 (Bou-djek)。諸王中拔都爲長，命總軍事。以速不台把阿禿兒爲副。時速不台適在經略中原，茲以其久經戎陣，故召之還，使西征^①。

1236年春，諸王各自其地率領所部軍隊會師於不里阿耳邊地，首先征服此族。速不台以一軍入不里阿耳之地，破其都城不里阿耳 (Boulgar)。此部諸酋戰不勝，納款於蒙古諸王，已而復叛。遣速不台復往討之，盡降不里阿耳部衆^②。

【公元1237年】春，蒙古諸王進擊欽察，滅其一部份部衆；別一部份西徙，餘衆降蒙古。其一酋長名八赤蠻 (Batchman)者，久爲流寇以苦蒙古軍，時出不意襲之，得其輜重則逃。八赤蠻率其部衆匿於窩勒伽河兩岸森林中，轉徙無常居，以故蒙古軍難以捕獲。蒙哥與其弟不者克遂決計圍搜森林。蒙古兵搜至一地，見營幕遺跡，聞老病婦言，八赤蠻適離此，遁入窩勒伽河之一島中。遂涉淺灘至此島。

① 見世界侵略者傳第1冊。——史集。

② 見史集。

襲擊欽察部衆，盡殺之。擒八赤蠻以獻蒙哥，八赤蠻惟請死於蒙哥手。蒙哥命其弟不者克腰斬之^①。

居此地之其他北方民族，咸爲蒙古所征服。諸族中有不兒塔思(Bourtasses)，及莫叉(Mokschas)一名莫兒端(Mordouans)者，芬種也。處不里阿耳之西南，有薛兒客速；別有一族，即史家刺失德所稱之維卓非納克(Vézofinak)也。至若撒哈辛(Saxines)，則早已納款矣。蒙古諸王既得裏海及太和嶺北諸地，遂開大會，決計侵入斡羅思^②。

1237年12月，蒙古兵進至兀刺的迷兒大公國邊境。兀刺的迷兒國北方西方與那窩果羅(Novgorod)司抹連斯克兩地接界，東方稍踰尼只奈那窩果羅(Nijnei-Novgorod)與不里阿耳接界，南方與欽察部或波羅維赤爲鄰。蒙古兵至也烈贊城(Razan, Riazan)，遣使諭羅滿(Roman)闊里吉(George)二王納款，命獻其人民財產十分之一。二王求援於大公闊兒吉(George)，大公以須兵守境，未能以援至。二王兵少不能與敵戰，遂分守可羅木納(Colomna)也烈贊二城。蒙古兵進圍也烈贊城，繞以木柵，進攻不息。越七日，拔其城，盡屠其民。闊里吉及其妃與其他諸妃主盡死。蒙古兵縱掠後焚城而去，進至可羅木納。

兀刺的迷兒大公至是始遣子兀薛弗羅德(Vsévolod)率衆往援也烈贊。在道中聞也烈贊城已毀，乃赴可羅木納與羅滿合。敵至城下，羅滿出城迎戰，歿於陣。兀薛弗羅德脫還兀刺的迷兒，哥羅木納遂陷。莫斯科洼(Moscou, Moscow)繼之。時莫斯科洼城尚小，

① 見世界侵略者傳第2冊。

② 見史集。——迦兒賓行紀著錄有拔都所部蒙古兵在入斡羅思以前所取之三城：第一城名Barthra，一作Barchin，第二城名Jakint，一作Sarguit，皆未詳其方位，第三城名Orna，富庶之城也。大致爲基督教徒可薩阿蘭，斡羅思等部人所居，亦有若干穆斯林。城在董河口附近。“著名之海港也。與穆斯林及其他諸國人通貿易。韃靼兵見難以力取，乃引河水灌其城，城遂淹沒。韃靼兵復自是侵入斡羅思境內。”(第5則)

居民未以兵抗。蒙古兵仍屠城，俘餘衆而去。守城者大公闊兒吉子兀刺的迷兒 (Vladimir) 亦在俘中。

大公聞敗訊，遽離兀刺的迷兒城，求援諸藩。命其二子兀薛弗羅德及米赤思老 (Mestislaw) 守國都。而自屯兵於抹羅伽河 (Mologa) 支流之昔迪河 (Sitti) 畔，待其兩弟牙羅思老 (Yaroslav) 思維牙脫思老 (Sviatoslaw) 援兵之至。

1238年2月2日，蒙古兵進至兀刺的迷兒城下，出所俘大公子兀刺的迷兒招降。分遣一軍進取速思答勒，拔其城焚之。屠其一部份居民，俘其餘衆還與大軍合攻兀刺的迷兒。斡羅思諸王妃主等見城將破，乃逃避教堂，依當時俗，薙頂髮而待死，【2月8日】蒙古兵踰城而入，縱殺掠，大公二子皆死。大公之妃率眷屬主教暨城中要人等避難於主教堂之樂座中，蒙古兵破教堂門而入，殺堂中避難諸人。諭樂座中人出，許以不死。既見無應者，遂縱火焚之，避難者盡死。已而縱掠，繼之以火。

蒙古兵自此分數軍，於二月一月間，歷下羅思脫洼 (Rostow)、牙羅思老勒 (Yaroslavl)、哥羅德志 (Gorodetz)、玉烈洼 (Youriew)、帛列思老勒 (Pereslavl)、的米特魯 (Dmitrew)、特威兒 (Tver)、迦辛 (Caschin)、弗羅克 (Vолок)、戈思尼牙廷 (Cosniatin) 等城。二月終，大公闊兒吉尙在昔迪河畔，等待其弟乞瓦王牙羅思老援兵之至。蒙古兵忽至，闊兒吉敗死，士卒多歿。

蒙古兵乘勝進向那窩果羅城。此城領地與兀刺的迷兒司抹連斯克兩國爲隣，北抵白海及珀兒米亞 (Permie)。與亞洲及巴勒迪 (Baltique) 海通貿易，故在北方爲最強。蒙古兵進至相距此城二十程之地，不知何故忽然改道，由是此城獲免^①。

① 見舍兒巴脫洼 (Michel Scherbatow) 撰斡羅思史第2冊555—575頁。——哈藍新 (Karamsin) 撰斡羅思帝國史第3冊270—281頁。——後至1259年蒙古汗別兒哥及察罕 (czar) 亞歷山大尼兀思基 (Alexandre Nevski) 在位之時，那窩果羅城始稱臣納貢於蒙古 (同書第4冊75頁)。

蒙古兵還攻太和嶺北諸族，征服薛兒客速部，及馬里木部(Marimes)。刺失德云，馬里木者，秦察克(Tchintchakes)之別部也①。蒙古宗王別兒哥敗欽察部衆②。欽察部有一酋長名忽灘者，伽里赤王密赤思老之妻父也，率所部四千帳徙匈牙利③。1238年冬，蒙古兵進圍蔑怯思城(Mangass)④，逾六星期，拔之。1239年春，進取打耳班附近諸地。打耳班者，蒙古人所稱之鐵門(Timour-cahalca)也。貴由蒙哥二王奉帝命東還，於是年秋東行。及至韃靼地域，窩闊台已死矣⑤。

蒙古兵復入斡羅思，攻其南部。時斡羅思南部諸小王雖有外患，仍事內爭。先是蒙古兵退，大公闊兒吉弟乞瓦王牙羅思老，因闊兒吉三子皆死，遂赴兀刺的迷兒踐大公位。牙羅思老甫離乞瓦，扯兒尼果洼(Tchernigow)王米開勒(Michel)即進據之。已而蒙古兵迫，逃匈牙利。

蒙古兵殘破扯兒尼果洼帛列牙思老勒(Pereyaslawl)兩城之後，進至乞瓦。乞瓦先爲斡羅思都城垂三百年，利用的涅培兒河及黑海與東羅馬國通貿易，故甚富庶。蒙古兵拔其城，毀其一部而去。【公元1240年】蒙古兵進躡斡羅思部伽里赤國。時此國北界立陶宛(Lithuanie)，南抵迦兒帕忒山(Carpathes)，及卜魯特(Pruth)西萊忒河(Siret)口。其君主答尼勒(Daniel)，亦魯里克之後裔也，聞警亦走匈牙利⑥。蒙古兵殘破伽里赤境以後，從呂不鄰州(Lublin)

① 案今有朱的(Tchoude)種，或芬種民族，而經斡羅思人名稱曰扯列米思(Tché rémisse)者，本部人則自稱曰馬里(Mari)，得爲此處之馬里木也。扯列米思今居哈贊州(Cazan)之東北，維牙特迦(Viatka)及迦馬(Kama)兩水灌溉處。

② 見史集。

③ 見哈藍新書第4冊8頁。

④ 案此城名未詳所在。刺失德書鈔本音點脫落，其名亦可讀作 Mikess 也。

⑤ 見史集。

⑥ 見哈藍新書第4冊6—14頁。

侵入波蘭^①。

當時之波蘭，北界尙未信奉基督教之普魯士 (Prusse)，及內波美刺尼亞 (Poméranie citérieure)，東界伽里赤國，及尙奉偶像教之立陶宛部之地，南隔迦兒帕忒山與匈牙利爲鄰，西接卜蘭登不兒 (Brandenbourg) 及昔烈西亞 (Silésie) 兩地。時昔烈西亞雖未併入波蘭，然爲波蘭之藩國。先是 1139 年，波蘭王博勒思老三世 (Boleslaw III) 死，分國於四子，自是以後，內爭時起，互相攻戰。蒙古侵入之時，虛擁主君之號者爲博勒思老三世之曾孫博勒思老四世 (Boleslaw IV)，年幼而簡樸。其娶匈牙利王別刺 (Béla) 之女古涅恭的 (Cunégonde) 時，曾發誓願，終身不二色，故世人別號其爲貞義王。君臨克刺可洼 (Cracovie)，雖爲波蘭之共主，然僅保克刺可洼桑朵米兒 (Sandomir) 兩地。波蘭境內其他諸王，皆不奉其號令，國自爲政。博勒思老之諸父孔刺德 (Conrad)，君臨馬卓維亞 (Mazovie)、苦札維亞 (Cujavie) 兩地，而定都於普洛資克 (Plotsk)。亨利二世 (Henri II)，亦博勒思老三世之後裔也，君臨下昔烈西亞及大波蘭之地，已有三年。大波蘭者，格難 (Guesne)、波思納尼亞 (Posnanie)、迦里失 (Calisch) 三州之別稱也。其都域名兀刺迪思老 (Wratislaw)，一稱不勒思老 (Breslau)。博勒思老之從兄迷赤思老 (Miézişlaw)，則據有斡彭 (Oppeln) 刺迪博兒 (Ratibor) 二公國，或上昔烈西亞之地。

1240 年，蒙古兵進躡波蘭之呂不鄰州，攜其鹵獲退向伽里赤境而去。是冬，復又涉冰渡維思禿刺河 (Vistule)，殘破桑朵米兒，所向無禦者。進至距克刺可洼七英里之地，始驅所俘男女而去，時在 1241 年齋節之初也。克刺可洼長官兀洛的迷兒 (Vlodimir) 將少軍涉其後，襲之於波刺涅志 (Polanietz) 附近。其始也，蒙古兵

^① 世界史略謂可汗曾命將是役所斬不里阿耳斡羅思兩部之人，每人割其右耳，斡羅思人因聚耳有二十七萬。(492 頁)

多所損傷；已而見敵兵甚少，擊卻之。時蒙古兵所俘男女乘亂多逃匿附近之森林中。蒙古兵繼續退走，從薛赤思卓洼 (Sedziszow) 復還伽里赤境內。

已而復以新軍入波蘭境。進至桑朵米兒，分爲二軍：一軍進向連西思克 (Lencisc) 及苦札維亞，一軍進躡桑朵米兒州境。桑朵米兒克刺可洼兩州貴族徵調臣民，由兩州長官率之禦敵。3月18日，戰於昔德洛洼 (Szydlow) 附近。波蘭兵敗績，主將陣亡，士卒多歿。其得脫者皆逃匿附近之森林中。博勒思老王聞敗訊不自安，攜其母妻避兵於迦兒帕忒山下桑德志城 (Sandecz) 附近之一堡中，已而又遷莫刺維亞境內之一修道院中。波蘭之富家貴族亦多逃避於匈牙利日耳曼 (Allemagne) 兩地。其不能遷徙者，皆避兵於山林沼澤之中而逃死。

蒙古兵進至克刺可洼，見城空無人，縱火而去。入昔烈西亞境，時幹岱兒河 (Oder) 上橋梁皆斷，乃於刺迪博兒附近，或結筏，或泳水而渡。迷赤思老公兵微不能禦，退走里格尼志 (Lignitz)，與其從兄亨利二世之軍合。蒙古兵逕薄昔烈西亞之都城不勒思老。此城居民見蒙古兵至，不欲以城資敵用，遂焚其城，而退守堡中。蒙古兵圍攻數日，已而解圍去。與進向苦札維亞之別一軍合，共進至里格尼志附近。

昔烈西亞公亨利二世時已集兵三萬人於此，分爲五軍：第一軍大致爲日耳曼人與戈勒德貝兒 (Goldberg) 附近諸礦山之工人，以莫刺維亞侯的婆勒德 (Dipold) 子博勒思老 (Boleslaw) 將之。第二軍則爲大波蘭之軍隊，輔以克刺可洼軍一小隊，以克刺可洼長官兀洛的迷兒之弟速里思老 (Sulislaw) 將之。第三軍爲幹彭刺迪博兒之軍，迷赤思老公自將之。第四軍爲條頓騎士 (Chevaliers teutoniques)，騎士長婆婆 (Poppo d'Osternau) 將之。末一軍多屬昔烈西亞及波蘭之精銳，輔以外籍之兵，中以日耳曼人爲衆，亨利

自將之。據波蘭史家之記載，蒙古軍亦分五軍，總事者名別塔 (Péta)①，然其兵較其敵爲衆。

1241年4月9日，亨利公、諸王侯、諸基督教長等，於舉行彌撒 (messe) 祭後，共出里格尼志城迎敵。兩軍列陣於距城一程之地，奈思河 (Neiss) 所灌溉之平原中。後此即於其地建一村，名曰瓦勒斯塔忒 (Wahlstadt)②，即兩軍接戰之地也。波蘭之第一軍請先擊敵，蒙古前鋒僞若不勝退走。波蘭此軍盡步兵，兵甲不完，士卒半身裸露。追敵既遠，蒙古騎兵忽還擊，攢射之。是軍之日耳曼人及其主將博勒思老盡死。迷赤思老速里思老兩軍急往援，亦敗還。亨利婆婆兩軍專事搜擊潰卒者，亦失利。波蘭全軍皆敗。亨利由戰地脫走，從者僅四騎。馬傷不能前，亟易騎。蒙古追騎至，圍擊之。亨利方舉刀自衛，敵騎以鎗刺其腋下，挑之墮馬，斬之。是役也，波蘭軍損失甚衆。相傳敵兵在戰場計算死者之數，每殺一敵，割其一耳，所得之耳，計有九大囊云③。

蒙古兵以鎗貫亨利首，徇示里格尼志堡前。時基督教民已焚城，退守堡中。蒙古兵諭之不降，遂殘破附近之地，捨之而去。進屯奈思河附近之翰忒木和洼 (Ottmuchow)。十五日，復躡刺迪博兒。至孛烈昔思可 (Bolésisko)，駐軍八日。入莫刺維亞，肆焚殺，

① 疑是察合台子拜答兒。

② 猶言戰場。

③ Dlugoss, Hist. Polonica, Lipsiæ 1711 in-f; I. VII Math. de Michow, Cronica Polonica, lib. III, cap. 39. Idem, Sarmatia As. atq. Europ. -Mart. Cromerus, De Origine et rebus gentis Polonorum, lib. VII. -Joachim. Cureus Freistadiensis Gentis Silesiæ Annales, Witebergæ, 1571, in-f, p. 68 & suiv. -Assertiones tab. general, duc. Selesiæ in Silesicar. rer, scriptoribus, t. I.……波蘭及昔烈西亞史家云：速里思老迷赤思老兩軍進援日耳曼十字軍之時，戰甚力。忽聞波蘭軍側有騎士呼曰，“速逃，速逃”，迷赤思老軍以爲戰勢不利，遂潰。同一史家以爲最後二軍之敗，乃因中敵人妖術。據云，此二軍勢甚優，韃靼人忽施妖術，展一大旗，上有字如X形。別繪一怪首，口吐煙霧，臭惡難聞。韃靼軍爲煙霧所掩，敵不能見，而波蘭軍中遂死傷狼籍。——案敗者之欲保其名者，常作是類語，任在何時皆有之也。

達於李海迷 (Bohême) 奧大利 (Autriche) 邊境。時此二國並屬李海迷王溫赤思老 (Venceslaw)。國內兵少，又不敢招還李海迷呂薩思 (Luaces) 兩地戍兵，而委其地於敵。僅遣步騎五千人，命驍將牙羅思老思泰倫貝兒 (Jaroslaw de Sternberg) 統之；往援莫刺維亞。以兵少，命勿與敵作野戰，要須防守翰勒木志 (Olmütz) 卜林 (Brünn) 二城。思泰倫貝兒 進至卜林，時此州之人業已糾集若干軍隊，乃留餘衆守此城，自率千人入據翰勒木志。甫入城，敵騎繼至。次夜登陴四望，見多處火起，知敵兵已迫。第三日，蒙古兵進至城下，以城中有守兵萬二千人，不欲圍攻，僅攢射城上之人。守兵乃置假人於陴上以誤敵。蒙古兵欲懾伏城中人，發矢射城中，如雲之蓋天，如雹之墜地。且欲利用故技，誘敵出城，思泰倫貝兒 嚴守不出。蒙古兵乃焚其附郭，郭外有修道院，少數士卒守其中，蒙古軍舉火焚之。修道院中守卒出戰，盡死。蒙古兵斬其首繫之馬後，以徇城下。城中人憤欲出戰，思泰倫貝兒 仍禁不令出。

別塔進營翰勒木志城下之時，曾分遣數軍殘破附近諸地。已而思泰倫貝兒見敵營防守稍懈，欲出其不意襲之。6月24日夜，出攻蒙古營，蒙古兵不及備，損傷甚衆。聞別塔即於是夜歿於陣中。及蒙古兵整軍包圍敵衆時，思泰倫貝兒則還城矣。是役也，城中人僅喪失三百人。翌日，聞韃靼營中哭聲，偵知韃靼人殺諸俘虜祭其統將。三日後，蒙古兵解圍去。進兵匈牙利，與拔都之大軍合^①。

蒙古兵殘破昔烈西亞莫刺維亞兩地之時，別有一軍拔都將之，侵入匈牙利。當時匈牙利國境抵阿德里亞迪海 (Adriatique)，安

① 見 Joannis Pessina de Czechorod, Mars Moravicus, Pragæ, 1677, p.343 本書撰者在 1675 年時爲 Semendrie 之大主教，曾云，思泰倫貝兒答謝天助翰勒木志之恩，曾爲聖母在其地建設教堂一所。國王溫赤思老獎其功，命主莫刺維亞州事，許在其徽章中加公爵之冠，賜地於翰勒木志附近，建堡一所，而受思泰倫貝兒之名 (348 頁)。又據別一史家之說，所賜之地包括蒙古主將戰歿之處。案蒙古兵侵入歐洲之事，記載較詳者，僅此翰勒木志一役也。

德烈 (André) 之子及嗣君別刺四世 (Bela IV), 在位已五年矣。拔都進攻前, 先作書諭別刺降蒙古主。有英吉利人被逐於國外者, 因投蒙古軍, 拔都即遣之齋書往。先是 1249 年終, 蒙古兵殘破斡羅思以後, 進至伽里赤境, 預備侵入匈牙利波蘭之時。匈牙利王別刺信教篤而不好戰, 僅遣將率少數軍隊扼守迦兒帕忒山諸隘口, 伐木塞道, 以阻其入。及至次年齋節中, 斡羅思境警報頻來, 始集國中教士貴族於不答城 (Bude) 議防禦。

貴族中有一部份人怨別刺: 緣此王即位之前, 國中貴人有譖使其與其父王安德烈不和者, 別刺曾治其罪。已而國中別有貴人欲以匈牙利王位奉之於奧大利公及皇帝菲烈德里二世 (Frédéric II), 其書爲別刺所得, 別刺復正其罪。罰雖不重, 罪人之家屬仍不免怨之。此外先王所賜貴人之地, 別刺收歸己有, 怨者益衆^①。

尙有別一原因, 而使全國之人怨其國王者。先是二年前有一部份欽察或庫蠻人避蒙古之亂, 由其一酋名忽灘者率領徙居匈牙利境。其數共有四萬帳, 匈牙利王收容之, 並與其部衆約, 改奉基督之教。1239 年時, 國王且親赴邊地, 迎迓此突厥酋長, 厚禮款之。然庫蠻部人入匈牙利境以後, 所過之處, 擾害居民, 致有強姦婦女者, 由是國內嫌惡新客之聲羣起。因國王納此部衆, 遂亦怨王。別刺乃於 1240 年招集國中教士貴人以及庫蠻部酋等議, 散置庫蠻部衆於諸州曠土, 俾其屯牧, 並爲忽灘等舉行洗禮。雖有此舉, 人民怨此外來部衆如故。

① 可疾云尼 (Cazvini) 所撰地理志題曰 Assar-ul-Bilad 者, 在巴失吉兒惕 (Baschguird) 條下, 誌有一事, 必爲匈牙利貴人怨王之事無疑。匈牙利人在此條中, 應仿牙忽惕 (Yacout) 之地理詞典作洪格羅思 (Hongross) 者, 乃誤名曰巴失乞兒, (Baschkires, 鈞案即元秘史之巴只吉惕)。可疾云尼之文, 疑採自牙忽惕之書, 惟下文非是。其文云, “巴失吉兒惕國中各鄉, 皆爲貴人之采地。諸貴人間因是屢屢發生爭執, 其國王爲免除爭端, 遂將采地收回, 代以薪俸。及韃靼兵至, 巴失吉兒惕國王命諸將往禦, 諸將曰, 須將我曹采地退還, 始能出戰。國王曰, 采地不能如是退還。汝曹應知此戰乃爲汝曹自身及汝曹子女而戰也。由是其軍遂潰, 韃靼兵所向無敵。”

1241年，蒙古兵至，匈牙利人遂在不答城會議之中捕忽灘等諸酋而拘禁之。3月12日，守邊之將還報，邊軍盡歿，韃靼兵已入境，匈牙利人大懼。別刺遂遣蒞會人員各還其地徵集軍隊禦敵，並遣使諭庫蠻之衆進兵。別刺自往阿勒伯 (Albe) 思忒里果尼牙 (Strigonie) 兩地糾集軍隊，率之以赴不答，而待諸藩兵至，自營於不答城對岸之帛思忒城 (Pest)。命瓦陳 (Vatzen) 主教護送王后子女輕齋珍寶避往奧大利邊境。

拔都從名曰幹羅思關之隘口侵入匈牙利。別塔則自莫刺維亞踰一名曰匈牙利關之隘口而進兵。合丹速不台之軍則從莫勒答維亞 (Moldavie) 而入，當時莫勒答維亞一地名稱曰庫蠻尼牙 (Cumanie)。

拔都之軍逕向帛思忒，軍行所過，肆其焚殺。結營於距帛思忒城半日程之地，殘破附近之地。遣遊騎進至帛思忒城下，誘守兵出戰，別刺守城不出。至第三日，蒙古兵繼續挑戰，戈羅差 (Colotcha) 之大主教名玉果鄰 (Ugolin) 者，以爲怯，自率少數部衆違令出城與敵戰。蒙古軍佯退，過一沼澤，大主教逕追不捨，顧其士卒身環重甲，遂陷淖中，進退失據。蒙古兵攢射殲之，得脫還城者僅大主教等四人而已。因怨王不以援至，遂致此敗。

人民以爲忽灘與蒙古軍同謀，而招之入匈牙利。且視蒙古人爲庫蠻，蓋蒙古軍中亦有不少庫蠻人也。遂要求殺庫蠻酋忽灘，匈牙利人及日耳曼人羣趨拘留忽灘之邸舍，攻之。忽灘等力自衛，卒不支，與左右皆爲暴民所殺。擲其首於窗外，嗣後世人皆知忽灘之冤。

忽灘既死，匈牙利被禍愈重。各地農民聞訊，爭殺庫蠻人。已而庫蠻人結合反攻，殘破平原之地。有匈牙利貴人一羣，攜其眷屬，道遇庫蠻，多被殺戮。庫蠻人每殺一匈牙利人，輒曰：“爲忽灘受此刃。”進至邊州，破弗朗迦 (Franka) 聖馬兒丁 (Saint-Martin) 兩大城，挾其所掠財物馬畜，入不勒伽里亞 (Bulgarie) 境內。

匈牙利王守帛思忒，而待各路援軍之至。戈羅差大主教請擊附近敵軍之遊騎，匈牙利王不從。會有一蒙古軍攻破瓦陳城，城在禿納河上，居民攜其財寶避難其中者，爲數甚衆，茲皆受其害。別又有一蒙古軍破阿格里亞 (Agria)，掠主教及教會之財貨而去。瓦刺丁 (Varadin) 主教適率師往投匈牙利王，聞訊追躡其後，蒙古兵勢弱，乃設伏，並縛假人於馬上以誤敵。主教軍中伏，敗還瓦刺丁，糾集餘衆往投帛思忒。

匈牙利軍既集，別刺自帛思忒率以往擊蒙古兵，蒙古兵不戰引退。別刺進至撒岳河 (Sayo)，營於河之西岸。附近有橋，以爲敵軍祇能在此處渡河，乃以千人守之。時蒙古兵退至河東五英里之地，附近多沼澤，地險而易守。夜分軍爲二：一軍涉水渡河，一軍奪橋。置七礮以攻之，守橋之軍遂潰。黎明，圍匈牙利軍營，匈牙利軍出不意被襲，軍中混亂，不敢迎敵。僅王弟戈羅曼 (Coloman)、大主教玉果鄰及聖堂騎士 (Templiers) 長出戰，失利還營。大主教與王弟等復勵衆，率之出戰，均負傷還，聖堂騎士盡死。由是匈牙利軍不敢出戰。至日午，王弟戈羅曼又出戰，戰正酣，營中之匈牙利人多出營潰走，蒙古兵故開圍以縱之。營中餘衆見有路可逃，亦爭出走。惟匈牙利軍結帳甚密，幕繩阻撓，潰兵頗難盡出。匈牙利王始以士卒出戰，繼見其不戰而潰，亦自奪路逃，從蒙古兵開圍之處出走。蒙古兵自後馳逐，待敵軍疲困，次第屠之，其死於沼澤者爲數亦衆。

由是匈牙利軍多死於道，積尸互二日程。思忒里果尼牙戈羅差二城大主教，又主教三人，貴人無數，盡死。匈牙利王以馬健得脫走，至迦兒帕忒山附近之禿羅志州 (Thurocz)，遇其壻克刺可洼公博勒思老亦避兵至此。戈羅曼公繞道走還帛思忒，復由是還其封地。蓋王弟曾受封於答勒馬惕 (Dalmatie)克羅阿惕 (Croatie) 兩地也。是年 12 月，以創卒。

蒙古兵追潰兵還，收戰利品，於其掌印官屍中得王印。拔都命俘虜僞作國王書，諭國中貴族平民曰：“勿畏彼犬獍猛，勿離汝曹家宅。吾人雖被襲而棄營出走，然冀上帝之助，不久將與敵決戰。汝曹可祈禱上帝，俾許吾人滅敵。”匈牙利人爲所給，皆安堵如故，以爲大劫可免，殊不知敵兵遍國內矣。

蒙古兵獲勝後，逕向帛思忒，時禿納河畔居民多避兵於此。先是王弟戈羅曼道經此城時，勸城民逃避，城民不從，繕治守具。及蒙古兵至城下，攻數日，拔之。盡殺城民，縱火而去。

蒙古兵殘破匈牙利中心之時，合丹一軍則從特蘭西勒宛尼亞 (Transilvanie) 境內進兵，三日出森林，進至魯丹城 (Roudan) 下。城在諸山中，城民盡日耳曼人。附近有銀鑛屬國王，蒙古兵至，城民出敵，蒙古兵佯退，欲設伏敗之。城民不追，還城張宴慶勝，不設備。蒙古兵乘其醉，突入據之。驅日耳曼戰士六百人而去，逾山過林，而至瓦刺丁 (Waradin)。時附近貴族以及貴族平民之婦女皆避兵城中。城外有堡，壕深壁厚，壁上有戍樓。蒙古兵先據其城，盡屠其民，不分男女老幼盡死。掠後縱火，退至五英里外之地。越數日，堡中人見敵兵退，以爲不復至，遂還城，就未毀之房屋居焉。一日黎明，蒙古兵復至，城民出不意，其未能逃還堡者盡死。蒙古兵圍堡，置七礮以攻之，破壘而入。婦女避入主教堂，蒙古兵見不能立時攻下，遂舉火焚之，避難堂中者盡死。

此輩蠻人且用極放蕩之行爲，污瀆其他教堂。驅男婦於其中，先污辱而後殺之。掘墳墓，踐踏遺物，污聖瓶，拷掠教會人員，迫其出獻藏金，終將所餘貴族平民教士軍人驅之野外屠之。已而因屍臭，棄此荒城而去。避難於林中之遺民，以蒙古兵去，返荒城中求食，蒙古兵偵知，復拘殺之。如是者數，及見無人可殺，始引去。

聖脫馬橋 (Saint-Thomas)，日耳曼人所居之鎮市也，受害與瓦刺丁同。別有一蒙古軍殘破察納底州 (Tchanad) 全境，進至帛

兒格城 (Perg)，七十村之居民避難之所也。蒙古兵驅斡羅思、庫蠻、匈牙利等部之俘虜攻之，置匈牙利人於前，及匈牙利人盡死，則使斡羅思人繼之，復以庫蠻人爲殿。其退縮者斬之。攻七日，城破。驅民於野，其中以軍人與婦女爲最多。乃將此輩與農民分爲二聚，先掠其物，後用刀斧屠之。僅餘二幼女得免死，此外有染血臥地佯死而得免者。越數日，蒙古兵進攻也格萊失 (Egresch) 修道院，許出降者免死，院中人遂請降。蒙古兵除釋修士數人，及留婦女較麗者外，餘均屠之。

至是蒙古兵遂聚其所掠之牲畜財貨，及所俘之男女，營於其殘破之地。時瓦刺丁州居民藏匿森林中者爲數甚衆，蒙古兵窮搜而不能得，遂釋俘虜數人，而諭之曰：“在一定時間各歸家宅者，許不加害。”亡匿森林之人適苦饑，於是皆歸家宅。由是有百餘村人民復聚，蒙古人於每村置一將以監之。時當收穫之時，農民乃從事於割刈，於是蒙古庫蠻與匈牙利人混處。匈牙利人爲贖命，致不惜奉其女與姊妹於此輩蠻人，以婦女之最美者獻各村之蒙古將，而蒙古將亦以牲畜或馬匹償之。及收穫已畢，諸蒙古將聚於一處，命諸村之民來獻餽物，並攜眷屬以從。諸村民至，遂驅之至一谷中，奪其物而盡屠之。

1241年夏秋兩季，蒙古兵修養士馬。是冬，天時酷寒，禿納河水冰合，此久年稀有之事也。河畔之思忒里果尼牙，一名格蘭 (Gran) 者，匈牙利人最大之城，亦其國諸王之舊都也。蒙古兵欲乘冰合進取此城，惟欲驗河冰堅否，乃棄馬匹牲畜於河畔，而引兵他徙。越三日，對岸之匈牙利人不見敵蹤，以爲退走，遂涉冰過河，奪其牲畜而還，蒙古兵於是繼進。

思忒里果尼牙城繞以深壕，壁上建戍樓，城民以城堅可守，不以敵爲意。蒙古兵先營於距城較遠之地，建礮機三十具。已而薄城，驅俘虜在壕邊樹薪爲壁，置礮於壁後，攻之不息。復擲土囊以

填壕，圍城中人有法蘭西(France)、日耳曼、隆巴兒底 (Lombardie) 等國之商人甚夥，見敵攻甚急，不欲以物資敵用，遂自焚其附郭廬舍，及多數衣服布帛，殺馬，藏其金銀財寶，退守石室。蒙古人憤無所得，乃列柵城外，不使一人得脫。進攻石室，盡殺藏匿其中之人。以火炙富豪，強其獻出藏鏹。城中有貴婦三百人，盛飾請謁蒙古親王，乞免死，爲奴婢。蒙古親王不許，命奪其物而斷其首。

蒙古兵雖得思忒里果尼牙城，然其堡未下。堡在高崗上，西班牙 (Espagne) 人昔蔑庸 (Siméon) 伯爵守之甚堅，未陷。又有阿勒伯主里亞 (Albe-Julie)，亦因四面皆沼澤而得免。復有聖馬兒丁堡 (Saint-Martin)，雖被圍，而窩關台凶問至蒙古軍，令班師，因亦未下。其未陷者僅此三堡而已，蓋不答城已焚於火也。然禿納河西之地所受之害，不及河東之甚，蓋蒙古兵並未屯駐其地，僅殘破其所過之地而已。是年8月，有一蒙古軍進至維也納 (Vienne) 附近之紐思塔忒 (Neustadt) ① 時城中僅有戍兵五十，弩手二十。奧大利公、李海迷王、可鄰惕 (Carinthie) 公、巴的 (Bade) 侯、阿乞烈 (Aquilée) 總主教，合兵來禦，蒙古兵遂引退②。

蒙古兵殘破思忒里果尼牙以後，分遣一軍，由親王合丹統之，追逐匈牙利王別刺。別刺自禿羅志州走普勒思不兒 (Presbourg)。奧大利公菲烈德里 (Frédéric) 躬詣此城，僞若歡迎，勸其過禿納河以避難。別刺既渡河，遂受菲烈德里之制。菲烈德里以退還前此數年匈牙利所奪之金爲名，乘危迫別刺納巨金。別刺不得已，以財貨賂之，並許割近邊三州於奧大利。菲烈德里尙以爲報怨未足，復以兵殘破禿納河西匈牙利所屬諸州，且取刺卜城 (Raab)。其地居民舉兵以抗，俘守堡之日耳曼人，盡焚殺之③。

① 見Pernoldus, Chronicon, ad an. 1242.

② 見Math. 英吉利史第1册 608頁。

③ 見Rogerus, Miserabile Carmen, cap 33.- pernoldus Chronicon, au an. 1241.

別刺離奧大利，攜其家屬走克羅阿惕境內之阿格刺木 (Zagrab, Agram)，避暑於此城，其自蒙古軍脫還之匈牙利人，多往依之。別刺遣人赴阿勒伯城 (Albe-Royale)，運前王聖也虔 (Saint-Etienne) 之遺骸，及諸教堂之寶物，並其王后與年方二歲之幼子也虔 (Étienne)，至答勒馬惕境內之思帕刺特羅城 (Spalatro)。王后則由是避居克里撒堡 (Clissa)。

別刺聞合丹兵且至，急走答勒馬惕，匈牙利人亦多避兵於此地之沿海諸城。別刺先率諸教長貴人至思帕刺特羅，旋至特老 (Trau)，復由此徙居附近之一海島。合丹軍經過思刺翁尼牙 (Sclavonie)，軍行甚速，所過之地從來未遭兵禍。居民見兵至，大怖，皆逃匿山林。合丹知匈牙利王已抵海岸，乃緩行，次昔兒比由木河 (Sirbium) 畔，休軍數日。集所俘匈牙利男女老少於野，盡殺之。於是逕克羅阿惕之境，進至思帕刺特羅城下，並圍克里撒堡。已而見堡在懸崖上，不易取；復聞匈牙利王不在堡中，遂進兵至特老。屯軍別刺所棲海島之對岸，而守視之。別刺不安，徙其家屬財貨於舟中。蒙古兵於是年三月全月中，屯軍於此。已而進兵入答勒馬惕高地，棄刺古思 (Raguse) 沿岸不攻。歷破迦塔羅 (Cattaro)、速阿吉岳 (Suagio)、德里瓦思脫 (Drivasto) 諸城，遇人輒殺。旋取道塞兒維亞 (Servie)，趨合拔都大軍。

蒙古軍之東還也，將退出匈牙利境，曉諭營中諸外國人，謂不問是否俘虜，蒙古諸王許赦其死，可各還家自安生業。有無數匈牙利人及額思客刺溫 (Esclavons) 人，遂離軍而去。然行甫三英里之遠，韃靼騎忽至，盡屠之^①。

蒙古諸王屯兵於太和嶺北之地者數月。緣欽察人降者復叛，以兵攻拔都之弟升豁兒 (Sancor)，屯兵於此，以討叛人也。1243年

① 見 Thomas 撰長老傳 39 及 40 章。

終，復東行，次年抵蒙古①。

別刺所居之島，後遂名別刺島。蒙古兵全退後，別刺始敢離島，而還匈牙利。同年匈牙利復遭天災，所受之害較蒙古之害爲甚。緣田野皆荒蕪不治，地無所出，國因大饑也②。

① 見史集世界侵略者傳第1冊——可參考此書卷末所譯此二史書所載蒙古諸王遠征西方之文。

② 當時有著作家二人，曾將蒙古侵入匈牙利國之詳情，記載留傳於後。其一爲教正脫馬(Thomas)，答勒馬之思帕特羅城人也，歿於1268年。生前撰有撒羅納(Salona)思帕特羅兩地長老傳。一爲瓦刺丁教會參事會會員洛哲兒(Rogerus)，撰有匈牙利國破滅記(Miserabile Carmen)。洛哲兒誌其本人冒險事云：“韃靼人攻破瓦刺丁時，我曾隱匿於附近之森林中。卽夜逃至聖脫馬橋，日耳曼人之鎮市也。度此處亦非善地，又逃至麻羅失島(Marosch)。已而聞聖脫馬橋被屠大懼，遂離島而藏伏森林中。次日，韃靼人果至島，盡屠其民，僅有島民數人逃藏林中得免。越三日，諸人以爲敵去，回島求食，不意韃靼人尙未去，諸人盡死。當時我流離林中，子身無一物，饑甚，每夜勢須潛至島中，於伏屍下求食物。如是者二十日，白日則伏匿石洞土坑樹腹之中，而不敢出。”——“及韃靼人許居民歸家，不再殺害，我猶未敢信其言。寧逕赴其營，而不回村待死。遂投一服役韃靼營之匈牙利人所，蒙其人優待，置我於僕役之列，命我看守車輛。我居其所，無日不自危。一日見韃靼人及庫蠻人甚夥，以車載其捕獲品並牲畜馬匹無數，自各地來集。聞人言，此輩於某夜中，盡殺附近諸村之人，惟未將糧秣房屋焚毀，似有在此地駐冬之意。前此未殺村民者，留之俾能收穫穀麥葡萄，採割既畢，不欲其自食，故盡殺之。”(第24及第36章)——“諸王奉命班師還蒙古，吾曹以車載其捕獲品，驅牲畜馬匹東行。韃靼兵搜索森林，冀發現來途所未見之物，故軍行甚緩。比出林，則見其先此留駐林外之衆，結營以待。及離匈牙利境入庫蠻尼亞境後，遂不許俘虜殺牲畜爲食，僅以韃靼人食餘牲畜之頭足臟腑與之。吾曹至是遂恐韃靼人有屠殺俘虜之意。譯人亦有泄其言者，我乃謀逃，一日僞作內急，離大道急走入森林中，僕役一人繼至。我藏伏一洞中，以枝葉掩蓋我體，僕人則藏伏他所。我二人如是臥藏者二日，不敢舉首。聞韃靼人搜尋牲畜，招喚俘虜之聲，愈不敢出。已而饑甚，出洞求食，見一避難人至，彼此皆懼而逃；旋見彼此皆無兵器，始相聚互訴苦衷。同至林邊，攀登大樹，四覘之，見韃靼人來時未毀之地，今皆殘破。吾曹痛甚，遂望教堂鐘樓而行，在荒村中拔草根蔥蒜爲食。行八日，方出林，而至阿勒伯(疑是阿勒伯主里亞)。僅見白骨遍地，教堂宮殿牆壁之上，尙染有基督教民之血。距此十英里，林旁有一鄉居尙存。距林四英里，有一高山，有男女多人伏匿其上，見我曹至，啼泣相慰。詢問吾曹所經艱險，以黑麵包供食，蓋以麥粉合橡皮製之。吾人甘之，一若尙未食此美品者然。留其地一月，不敢遽行，遣健者往偵附近之地，視韃靼行未，蓋恐其尙有伏兵也。吾曹雖因求食遠至前有民居之地，然晚至國王別刺還國後，始敢離此他適。”(第40章)——洛哲兒者，生於別涅溫國(Benevent)，初爲教廷樞密員約翰(Jean de Tolède)之禮拜堂教師，數奉命使匈牙利。蒙古侵入之時，則爲瓦刺丁教會參事會會員。既遇難得脫，遂往投舊主。舊主薦之於教皇，因被任爲思帕特羅之大主教。受任以後，赴匈牙利，謁國王別刺，別刺以其受命已未與聞，頗不樂，然仍聽其行。洛哲兒於1250年就大主教職，後歿於1267年。

里格尼志之敗，及蒙古殘破日耳曼邊境之訊既播，帝國之人大大驚恐，遂創議組織十字軍，進討此輩蠻族。其有資財而不能執兵者，則獻其財。教皇格烈果兒九世 (Grégoire IX) 致信徒書，勵之往援波蘭云：“使吾人憂心之大事固多，如聖地之可悲事件，教會之憂患，羅馬帝國之可憫情形，皆是已。然吾人今願忘此種種憂患，而專注意於韃靼之禍患者，蓋恐今日基督教名為韃靼所滅也。一思及此，足使吾人骨碎髓乾，體瘦力竭，憂痛之極，致使吾人無所適從。”^①

當時日耳曼情形雖危，然未受韃靼侵略之患。蒙古宗主別塔之兵，僅入匈牙利，殘破此國者三年。匈牙利王別刺雖求救於歐洲諸君主，然無以兵至者。會皇帝菲烈德里二世與教皇格烈果兒九世互相攻戰，亦無暇東顧也。羅馬教皇欲驅日耳曼勢力於意大利 (Italie) 境外，忌菲烈德里之智識過人，不屈於教會勢力，遂欲廢之。命帝國之臣民勿再效忠於其主，激勵基督教界，羣起共討菲烈德里。菲烈德里不為所懾，遂興兵征服從教皇命而舉叛旗之意大利諸屬國。瓦陳主教奉別刺命以國書來求援時，菲烈德里適在意大利用兵。別刺書言，脫能以兵來援，驅韃靼於境外，彼將舉國以事皇帝。菲烈德里答別刺云，設其兵事未終，遽離意大利，則日耳曼為保存其權利所犧牲之血與財，將成虛耗。設其進攻韃靼，其本國將有被侵之患，蓋恐羅馬教皇乘機報怨也。一俟基督世界恢復和平，義大利重見安寧，而帝國有恃無患之時，必將率領戰士往平韃靼云^②。菲烈德里雖不出兵，然命其子孔刺的 (Conrad) 及日耳曼諸王預備進攻韃靼。且致書其他諸國君主，勸其為宗教及本國安寧計，共謀防衛以禦各國共同之大患。其致英吉利王書云：“設若韃靼侵入日耳曼境內，而無充分之藩籬以阻之，其他諸國

① 見 Dlugoss 波蘭史第7卷682頁。

② 見 Epistol., lib. I, cap. 29. Basilæ, 1566 in-8.

必將受其害。吾人以爲此蓋人類信心之減退，與夫過惡之污染，而天降之罰也。願君預爲籌謀，當公敵蹂躪隣國之時，預謀防禦之法。此種民族之來，蓋具有征服西方全境，及消滅基督信仰之意，此上帝之所不許者也。切願我輩之救世主耶穌基督，以其迄於今茲之恩德及援助，使吾人制勝敵人，使韃靼得遇西方兵力，遏制其驕矜之心，退還其本國而去。”①

瓦陳主教離日耳曼而至羅馬，呈其主之求援書於教皇。然教皇之答覆亦類菲烈德里二世之答覆，毫無要領。首先對於基督教徒之受韃靼之害，表示悲憫之意，以爲此事乃因人類之罪惡所招致之天災。復次激勵畏懼上帝而求其悲憫者，速抱贖罪之心。格烈果兒九世並勵別刺奮勇守國，衛護宗教，彼將以有效之援助付之對於匈牙利王及其親屬，以及防護匈牙利投身十字麾下之人，彼將以宗教大會所畀聖地十字軍之同一贖宥及解免付之。格烈果兒同時並致書於數國國王，促其援助匈牙利，蓋恐匈牙利殘破之後，其他諸國將遭同一禍患也。

教皇又致別刺書，勵其盼望上帝之悲憫。上帝雖降災以罰罪，終必易嚴烈爲溫和，先持罰罪之鞭，終伸慰撫之手。復次曰：“若自稱爲帝之菲烈德里，能自悔過，歸向教會，教會亦願與之言歸於好。此足爲上帝之光榮，宗教之幸福，於是基督教世界可以寧息，而對君國可爲較有效之援助。”②

當時亞洲及西方諸民族，皆信韃靼之至，乃上帝假其手而罰罪。信徒且信其爲聖經中所載反基督（Anti-Christ）降世前之民族，信其來自極東之地，滅此基督教名稱。願處此世紀中，君主之權日弱，封建之勢日盛，歐洲分爲若干小國，互相敵視，凡有大事，

① 見 Math. Paris 撰 英國史 第 1 冊 558 頁。

② 見 Odor. Raynaldus 撰 教會年曆 第 2 冊 259 頁，此二書皆作於 Latran 者。前一書年月日爲 1241 年 6 月 16 日，後一書爲同年 7 月 1 日。

非集會議不能決之。益以道院積習，幼稚信仰，與夫無益之迷信，妨礙理性之發展，遂致基督教界對於蠻族之來侵，竟鮮有籌備防禦之策者。幸而窩闊台之凶問至，使拔都等諸王不得不班師還蒙古，選立新君。否則以蒙古兵戰術之優，其他歐洲諸國殆將受斡羅思、匈牙利、波蘭等國相同之害矣。夫以少數掇重甲之騎士，及無數半裸露之鄉民，不知戰術，不知服從，統率不能一致，恃此軍隊以抗久經戰陣習知戰術之蒙古輕騎，故每戰必敗。蒙古兵善騎射，兩軍未接，即在遠處發矢，視持矛劍骨朵以戰之勇士如無物也。

別刺甫還國，即聞流言，傳韃靼將復來侵。時韃靼略地抵於伽里赤莫勒答維亞之西界，隨時皆有侵入匈牙利波蘭之虞也。1241年8月21日，教皇格烈果兒九世死。繼任之薛勒思廷(Célestin)在位不久亦逝。缺位至1243年6月25日，因那曾四世(Innocent IV)始當選為教皇。匈牙利王別刺以書至，求憫其國難，速遣十字軍來援。因那曾立命阿乞烈總主教激勵日耳曼諸民族組織十字軍往援匈牙利，已而得悉韃靼來侵之訊為謠傳，始止^①。

越二年，開宗教大會於黎雍(Lyon)教皇因那曾四世所宣佈召集大會之諸理由中，有緊急籌備防禦歐洲抵抗韃靼一事，大會為息天怒，命舉行齋戒及莊嚴之祈禱。因決定易受蒙古侵入之民族，增築堡壘，杜塞道路。並遣傳道師奉教皇書謁蒙古將，勸其勿殺基督教徒，兼勸其改信正教。1245年宗教大會對於保障此大禍之籌謀也如此^②。

先是韃靼侵入匈牙利，而其國半受殘破之時，別刺曾求援於菲烈德里二世。脫在一定時間以前，皇帝或親自以兵來援，或命帝子羅馬王孔刺的以兵至，則別刺將舉國稱藩。菲烈德里曾許遣其

① 見 Odor. Raynaldus 書，1243 年下，因那曾致阿乞烈總主教書所題年月日，為 1243 年 7 月 22 日。

② 見同書第 2 冊 332 頁。

子進援匈牙利，然未踐約。後數年，別刺恐菲烈德里執前詞，強其稱藩，遂謀之於教皇。教皇以爲條件既未履行，所約當然無效。菲烈德里永不能以上邦名義下臨別刺或其後人也^①。

1259年，教皇阿荔散德四世（Alexandre IV）曾致匈牙利王書，觀其詞意，似當時別刺曾接受一蒙古汗之同盟建議。別刺曾訴苦於此教皇，謂教廷既未拯其災，彼將接受韃靼人所提出同盟之建議。阿荔散德答書云：“來書所云，足使吾人感傷。來書謂君國爲韃靼殘破之時，君曾求援於前任教皇格烈果兒；而此教皇竟忘君與君祖之歸向正教，對君臣民之被屠戮，既無舉動，且無一語以慰之。此教皇死後，教座缺位之時，諸樞密員曾與君約，未來教皇將謀驅蠻族於君之境外。然此約未踐，後恐韃靼之復來侵，又求援於教會。君復以教會棄君國難不顧，與前此被災時同。第若一思當時教會之難境，吾人敢信君必諒之。君必以此災完全屬於時代之不幸，與擾亂教會者之罪惡也。蓋當時皇帝菲烈德里對於教會強加暴行，必欲征服教廷諸子，而謀獨尊。教會爲防護其自由，與其諸子之自由，曾大耗帑金。因負債甚夥，既處困難之中，勢難援助他人，其本身財源且不能償一切債務，他可知矣。至若新教皇即位以後，尙未踐樞密員之諾言者，蓋韃靼已退出君國以外，無援助之必要也。君以爲敵勢太強，未能抵禦，而教座將來之援助既不可恃，勢將忍痛與敵締結修好同盟之條約。且云，敵已提議數次，或以韃靼王女字君子，或以君女字韃靼王子。和約上明定，將來韃靼西滅基督教民族之時，君之子應以國人四分之一從征，爲韃靼軍之前鋒。以所得基督教民族之鹵獲五分之一屬君。韃靼許不要求納貢不入君境。遣使至君國者隨從不得過百人。此事余以爲不如勿言之爲愈。蓋君既無望於常使少數戰勝多數之天助，又無望於利害

^① 見 Odor. Raynaldus 書，1245 年下，第 2 冊 342 頁。因那曾書作於黎雍，時在 1246 年 8 月 21 日。

共同之其他諸國王之人助；而欲於此種屈辱條件之下保全國土身家，洵可恥也。”教皇歷舉必須拒絕此種提議之道德名譽宗教規條。且曰，縱就現實利害言，亦不應接受此種提議。蓋韃靼無誠意，觀其以前對於其他民族故設陷穽之例，可以爲鑑。民族之受災乃因天罰其罪，不如以熱烈信心避免天罰。至若匈牙利王所請遣弩手千人往援一事，教座未能報命，教皇以爲付與贖宥，視同十字軍，蓋爲一種最大之援助云①。

時歐洲恐蒙古兵之復至，常在驚懼之中。教皇阿荔散德四世曾命基督教民籌備戰守。其於1260年致波兒朵 (Bordeaux) 大主教書，勵其聯合一切基督教國之兵力，謂非一國之力所能抗。設有與韃靼聯合者，應以重罪懲之。顧在是時禍患未迫，法國僅命於每月之第一星期五舉行遊行祈禱齋戒佈施等事而已②。

同年初，教皇致書於法蘭西王，言韃靼已據西利亞諸要城，帕勒思丁 (Palestine) 之基督教民有被侵之虞。於是法蘭西王魯意九世 (Louis IX) 集國中諸藩主及教長於巴黎，命爲遊行及祈禱，禁止奢侈饕餮③。

次年，阿荔散德四世於復活節中集宗教大會於羅馬，聞韃靼西侵之警報，遂將大會改期。已而又聞侵入匈牙利之韃靼兵，爲國王別刺所敗，損失五萬二千人而去④。復又於六月終開會，聚議保衛基督教國家抵禦韃靼之事。教皇致書於諸國國王，勵其籌謀軍備，並激勵集於十字軍麾下之民族，共驅基督教之敵。

1265年，匈牙利王別刺以韃靼將侵入匈牙利波蘭二國，因求

① 見 Odor. Raynaldus 1259 年下，此書作於 1259 年 10 月 22 日。

② 見 Martenn et Durand, Veter. scriptor. et monumentor, amplissima collectio, Parisiis, 1724, in-f. t. VII, p. 168 et 170.

③ 見 Guillaume de Nangis 撰聖魯意年曆 247 頁。

④ 見 Harduinus, Acta Conciliorum, Parisiis, 1714 t. VII, p. 546—7 此處所言 1261 年匈牙利被侵及韃靼失利之事，必是一種謠傳。蓋匈牙利古史家未見著錄，僅有 George Pray 之匈牙利國年曆第 1 冊 309 頁謂爲實事而已。

援於教皇克烈門 (Clément)。教皇命在此二國及鄰近之日耳曼諸地，組織十字軍以抗^①。已而敵兵未出，乃止。晚至 1285 年時，庫蠻人叛匈牙利王刺的思刺思 (Ladislas)，招致蒙古兵，蒙古兵始侵入匈牙利，進至帛思忒，飽載而去^②。

波蘭則屢爲韃靼所殘破。1259 年，韃靼兵入立陶宛，其未能逃匿於山林沼澤之居民皆被屠戮。已而韃靼兵併幹羅思立陶宛兩部之兵，攻入波蘭。焚桑朵米兒城，圍其堡，時城民及附近鄉民皆避兵堡中。統率幹羅思軍者，伽里赤王答尼勒之弟瓦西勒可 (Vassilko) 及王子烈雍 (Léon) 也。諭堡將降，可保堡中人不死，堡將信其言，率堡中貴人赴蒙古主將前納款。當其跪伏請命之時，蒙古兵執而褫其衣殺之。旋大呼入堡，乘其不備，盡殺男子，沒入婦女爲奴婢。及殺戮既厭，遂驅餘民入維思禿刺河，焚堡而去。進取克刺可洼，焚其城，時博勒思老已逃匈牙利矣。蒙古兵殘破所過之地，進至幹彭境內之比脫木城 (Bythom)，始飽載鹵獲而還幹羅思。計自出兵至是共有三月。嗣後屢合幹羅思立陶宛兩部之兵侵入波蘭，其行爲殘忍，與以前諸役同^③。

幹羅思之情形則較波蘭匈牙利尤爲不幸。殘破之後，復受蒙古人之統治者二百餘年。其大公與諸藩王皆稱臣於蒙古汗。時朮赤之後裔君臨之地在裏海黑海之北，建都於窩勒伽水上之撒萊 (Sérai)。 幹羅思諸王常須入朝大汗廷，設有內爭，須由蒙古汗決之。欲得直者，必須奉以厚賂。每次大公死，欲襲位者必須邀寵於拔都之後人。蒙古汗不特時常自由處分其國土，且常自由處分其生命。諸王入謁蒙古汗時，必須遵其禮節，折辱無所不至。蒙古置長官於幹羅思諸州，專橫貪婪，民不聊生。每有汗使至幹羅思大公

① 見 Odor. Raynaldus 書 1265 年下。

② 見 Schvandt. Script. rer. Hung. t. 1, p. 151.

③ 見 Cromerus, Rer. Polonicar, lib. X.

所，大公必出城跪迎使者。獻馬湏，陳貂皮於使者足下，使者高聲宣讀汗敕，大公須跪聆之^①。斡羅思人各納皮革於蒙古以當身稅。其不能納者，則沒入其人爲奴婢^②。

蒙古統治斡羅思迄於十五世紀末年。朮赤諸後王因奪位常起內訌，撒萊城諸汗之威權因以日減。斡羅思諸大公後建都於莫斯科洼者，歷併諸國，其勢日強。始而不納貢於蒙古汗，繼而奪併其疆域。

蒙古統治斡羅思之初年，似曾斥地北方，抵於珀兒米亞 (Permie) 之地。那威 (Norvége) 國王豁堪二世 (Hocan II)，君臨其國始 1217 迄 1263 年者也。當其在位之時，有不少珀兒米亞人因逃韃靼之殘害而徙那威。那威國王曾使之歸依基督教，並以馬郎格兒灣 (Malanger) 一帶之地授之云^③。

① 見哈藍新撰斡羅思帝國史第 4 第 5 及第 6 冊——Cureus, Silesiæ Annales, P. 67.

② 見迦兒賓行紀第 7 則。

③ Thormod, Torfœus 撰那威國史 1711 年刊第四冊 303 頁。

第四章 貴由時代

皇后禿剌乞納之監國——耶律楚材之死——貴由之被推戴——
其在位時之措施——其死——教皇 因那曾遣派傳教師往使蒙古——
教士 普蘭迦兒賓之赴韃靼地域——教士 安塞勒木之赴波斯——聖魯
意之遣安德烈使主麥勒往使韃靼地域

窩闊台死，斡耳朵附近通道皆命人監守，不許人外出。分遣驛使馳赴各地，勒令在道旅客止於所至之地。先是窩闊台鍾愛其第三子闊出，欲以位傳之。不意 1236 年闊出歿於湖廣軍中，遂移愛於闊出長子失烈門 (Schiramoun)，養之宮中，欲使之承大位。惟皇后禿剌乞納則欲立其長子貴由。貴由以 1206 年生，常從宗王按赤帶伐金，擄其親王而歸^①。又從拔都西征，1241 年 1 月，窩闊台命其率所部班師東還，貴由在道得父死訊。

后皇禿剌乞納以皇帝凶問赴告諸宗王及諸統將等，並召其齊赴窩闊台之斡耳朵，推戴新君。大會未開以前，察合台及諸王等共請皇后攝政。禿剌乞納者，始爲兀洼思蔑兒乞部部長塔亦兒兀孫 (Tair-Oussoun) 之妻，成吉思汗平此部，共其夫被擒。成吉思汗以禿剌乞納賜其子窩闊台，遂爲窩闊台妻。

攝政皇后開始罷丞相鎮海 (Tchingcai) 職，鎮海者，畏吾兒人也^②。窩闊台在位時爲丞相，兼記錄皇帝之逐日言行^③。此中國君主之起居注職，其起源甚古也。

先是有穆斯林名奧都刺合蠻 (Abd-our-Rahman) 者，經商而至

① 見元史譯文 298 頁。

② 鈞案西書或以也里可溫與畏吾兒混而爲一。如其以迭屑 (Tarsa) 與畏吾兒混稱之例，致有此誤。蓋鎮海實爲克烈部人，而奉基督教也。

③ 見史集。——察合台亦用漢人一人爲丞相，逐日記其言行。

蒙古，因得秃剌乞納信任。窩闊台在位之末年，曾建議撲買中原課稅。耶律楚材先定其額爲五十萬兩，取河南後，歲有增羨，課銀增至一百一十萬兩。至1239年，奧都剌合蠻撲買課稅，又增至二百二十萬兩。楚材言不難增至五百萬兩，其奈民不堪命何？因極力辨諫，聲色俱厲。窩闊台曰：“爾欲搏鬪耶？姑令試行之。”楚材力不能止，乃歎息曰：“民之困窮，將自此始矣。”^①皇后攝政時，仍命奧都剌合蠻提領諸路課稅所，撲買中原銀課如故，專事聚斂。楚材憤悒成疾，以1244年6月歿於哈刺和林，年五十五歲。後有譖楚材者，言其在相位日久，天下貢賦半入其家。皇后命近臣覆視之，惟琴玩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而已。

中國史官曰：“楚材天資英邁，夔出人表。正色立朝，不爲勢屈。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窩闊台嘗曰：‘汝又欲爲百姓哭耶？’”後贈太師，追封廣寧王，諡文正^②。

牙刺洼赤子馬思忽惕伯，爲突厥斯單河中長官，懼被逮，逃依宗王拔都。皇后遣阿兒渾（Argoun）赴波斯，逮其長官闊兒吉思（Keurgueuz）入朝，鞫問其罪，蓋皇后與闊兒吉思有舊怨也。闊兒吉思被逮後，即命阿兒渾代其職。先是蒙古兵破波斯之徒思城，掠一婦女名法迪馬（Fathma）而還，得皇后寵，所言必從。窩闊台時代重臣數人之被黜，或謂皆此伊斯蘭教婦人讒構所致。

窩闊台死後未久，其叔帖木格斡赤斤謀取大位，曾舉兵進迫皇

① 見馮秉正書 321 頁。——綱目譯文 281 頁。

② 見馮秉正書 239 頁。——綱目譯文 292—295 頁。——Abel Rémusat 亞洲新雜纂第1冊 64 頁以後。——考波斯史家之記載，窩闊台時代行省事於中原者，爲馬合木牙刺洼赤（Mahmoud Yelouadj）。中國史家則以爲耶律楚材。窩闊台死後，奪牙刺洼赤官，耶律楚材亦被罷。楚材歿於1244年，牙刺洼赤後在蒙哥即位之初尙存。蒙哥復命其行省事於中原，牙刺洼赤爲穆斯林，有一子名馬思忽惕伯，於察合台及其後王時代，管理突厥斯單河中兩地。耶律楚材則爲契丹人，奉儒教或佛教，曾隨扈成吉思汗至波斯。牙刺洼赤亦隨行，曾被任爲哥疾寧長官。觀中西記載歧互之點，吾人不知何所適從，然其所指者要必爲同一人無疑。

帝之斡耳朵。秃剌乞納遣人以好言詰其率領衆多隨從來見“其女”之故，並遣斡赤斤子在朝者往謁其父。時貴由已抵其葉密立河之封地，斡赤斤乃變計，引兵歸。使人告皇后曰，我來弔汝夫喪，非有他也。

招集大會之所，定在闊哈湖 (Gueuca) 畔^①，窩闊台駐夏之所也。晚至 1246 年春，大會始開。延期之故，乃因拔都託故不至，拔都與皇后及貴由有嫌，遂托病足不赴大會。顧拔都爲諸宗王之長，其他諸王欲待其至始行推戴新君。皇后屢遣使促之，拔都雖許赴會，終托詞不至。大會遂不待其至而舉行。時亞洲諸王畢至，其赴韃靼地域中心之諸道途，行人絡繹不絕。諸宗王各率所部將卒來會，其至選舉大會之地者有：斡赤斤及其諸子八十人，拖雷之寡婦及其諸子，窩闊台、朮赤、察合台之諸後王，及所部諸那顏統將等，中原之軍民長官，波斯長官阿兒渾，突厥斯單河中長官馬思忽惕，及此二行省中之諸藩王貴人，魯木之塞勒朮克朝算端魯克那丁 (Rokn-ud-din)，斡羅思大公牙羅思老 (Yaroslav)，爭奪谷兒只王位之二王大維德 (David) ^②，阿勒波 (Alep) 王弟，報達哈里發之使臣，阿剌模忒 (Alamout) 亦思馬因派 (Ismāīliyen) 教主^③之使臣，毛夕里、法兒思、起兒漫三國之使臣，皆奉厚幣而入朝。其處此以亞洲華麗而顯耀之諸使臣中者，尙有以樸素著之歐洲修士二人，是蓋教皇遣赴韃靼地域傳佈宗教並勸止殺戮之傳道師也。開會之地曰昔刺斡耳朵。置毳帳二千，僅敷諸王貴人使者居留之用。商賈多自亞洲各地齎其貴重出產來此貿易。帝帳周圍聚集臣民無數，糧食之價因以大增^④。

① 元史譯文謂在達蘭達巴 (Dalan-daba) 之地。

② 二王同名。

③ 鈞案即元史之木刺夷。

④ 見世界侵略者傳第 1 冊。——史集。——茲二書列舉來赴大會之人衆中，著錄有富浪 (Franc) 使臣二人，所指者必爲教皇遣派之二傳道師。

諸宗王統將等聚會於一大帳中。帳可容二千人，周圍繞以畫欄，帳闢二門：一門爲禁門，供君主之出入者，無人守之，似以無人敢由此門出入也。別一門以執弓刀之衛士守之，蒞會人員議事至日中，逾午則放飲酒與馬湏。所服之衣每日易其色。貴由在受推戴以前，已受特別敬禮。每出帳，即有人爲之作歌，執旄者傾下其旄以致敬。選舉之時，皇后與蒞會人員羣赴距離昔刺斡耳朵三四程地之金斡耳朵中，蓋帳柱貼金箔而釘金釘，故以名也^①。諸宗王諸部長諸統將等共議推戴新君，首先決定選窩闊台之後人承大位，失烈門雖爲其祖父所指定繼承大位之人，然因攝政皇后主張以貴由嗣位，遂以失烈門尚未成年，共推貴由爲大汗。貴由既受推戴，乃依俗以大位歷讓諸王，而以己病爲辭。如是讓久之，始從大會之請，惟附以條件，須以大位傳之其後人。於是蒞會者簽署此文約曰：“汝後人雖僅存一塊肉，置之草中脂內，而狗牛不取者，吾曹決不奉他人爲汗。”誓畢，脫帽解帶，奉貴由坐金座上，共以汗號上之。【公元1246年8月】蒞會人員對新君九拜，其在帳外之藩王及使臣等，以及平野之民衆，皆同時跪拜稱賀。貴由受臣民朝賀畢，率諸宗王諸統將等出帳對太陽三拜，拜已，設宴。皇帝坐寶座，諸王坐於右，諸妃主坐於左。所食者盡肉食，所飲者酒與馬湏。宴時作樂，偕以戰歌，歡宴至夜半^②。如是宴樂七日。貴由然後取其父所藏之金銀財

① 見 Vencentium, Specul. Hist. 第 31 卷第 30 及第 31 章所引 迦兒賓行紀。

② 十三世紀之二旅行家言及蒙古新君即位典禮，而其事未見波斯史家著錄者，教士 Simon de Saint-Quentin 於 1247 年赴波斯蒙古將拜住(Baidjou)營，曾記錄貴由汗即位事。謂其當選後，諸蒙古貴人將此汗夫婦二人坐於氈上，高舉而歡呼之曰帝后(見迦兒賓行紀第 9 章)。此教士足跡未至蒙古，其所記之事或因得自傳聞，未足信也。然身親即位典禮之人，所言亦同。阿美尼亞郡王海屯(Haiton)所撰東方史(第 16 章 27 頁)云：“七國之首領貴人集其臣民，命其宣誓，效忠於成吉思。誓畢，置座於中，覆黑布於地，坐新君於上，七國首領共舉之，而歡呼之曰皇帝，或第一汗。已而跪拜於其前，用黑布載新君於寶座上。蓋爲韃靼之舊俗，雖侵略多國而獲有財寶無數(蓋其完全據有亞洲之地而抵於匈牙利邊境)，仍不變其俗。我曾參加此種典禮二次也。”

帛，命拖雷之寡婦莎兒合黑帖泥 (Siourcoucteni) 散之衆人，視其位之高下而俵散之。先及諸王妃主，次及諸臣諸那顏諸將校等，終及諸藩王及其隨從諸人。新帝欲其施賞超過其父之舊賜，購入商貨七萬巴里失。其左右以物多難載運，勸其藏之哈刺和林庫中，貴由曰：“不必藏貯，可散之衆人。”於是不特士卒有賞，凡蒞會之人皆有所賜。先賞右手及左手諸部衆，賞賜之厚，雖童稚亦有所得。繼賞外國人，至於僮僕，皆有所獲。頒賞之後，餘物尚多，復又頒賞一次，仍未能罄，貴由命人競取之^①。

新汗即位後之第一事，即追問宗王斡赤斤稱兵事。顧此事難於公開，乃命蒙哥斡兒答二王按問之，歸罪於斡赤斤之官屬數人，殺之。

皇后攝政四年有餘，諸王等遣使奉教令四出，爲無厭之徵求，並濫爲豁免賦稅。至是貴由嚴責之，取消一切豁免之令。沙兒合黑帖泥及其諸子獨不效尤，故汗獎之，命諸王妃主奉以爲法。同時追認窩闊台之一切詔令，并簽署其父在位時所頒行之一切文狀。

察合台之將死也，以國傳其孫哈刺旭烈兀 (Cara-Holagou)，哈刺旭烈兀者，歿於范延城下之木阿禿干之子也。新帝獨厚察合台子也速蒙哥 (Yissou-Mongco)，以爲孫不應先子而嗣位，乃廢哈刺旭烈兀，而冊命也速蒙哥嗣父位。貴由仍繼續對宋用兵，命速不台察罕二將率軍南侵，別遣軍往討高麗。【公元1247年8月】，遣宴只吉帶 (Iltchikadai) 率一軍西戍波斯，由諸王於所部中每十人簽發二人以從。命宴只吉帶總統波斯之一切蒙古軍，並就地於十人中調發二人以益之。谷兒只、魯木、毛夕里、底牙兒別克兒、阿勒波悉歸其管轄。以上諸國之貢賦獨由其徵收。皇帝曾有西征之言，宴只

^① 迦兒賓云，距帝帳不遠有一山岡，岡上有五百餘車，滿載金銀絹帛，皇帝與王公分取以贈其所喜之人(第12章)。

吉帶此軍蓋爲其前鋒也^①。仍命阿兒渾治波斯，馬思忽惕治突厥斯單河中，並賜獅頭牌子^②。此二長官所任用之諸長吏，並守原職，亦賜牌符。其地有數國國王受册命繼續君臨其國。殺奧都刺合蠻，仍以馬合木牙刺洼赤綜理中原財賦。起復鎮海仍爲丞相。

小亞細亞塞勒朮克朝之國(魯木)，新稱藩於蒙古，其算端也速丁凱迦武斯(Yzz-ud-din Kei-Kavouss)遣其弟魯克那丁乞里只阿兒昔蘭(Rokn-ud-din Kilidj-Arsslan)入朝新君。帝寵魯克那丁，遂廢其兄，而册封之爲魯木算端^③。

谷兒只有二王，皆名大維德。其一爲前王刺沙(George Lascha)之私生子，別一人爲刺沙妹繼承兄位之女王魯速丹(Rhouzoudan)之子，因爭位，並入朝求册封。貴由乃分谷兒只爲二國，前一王治哈兒特里(Khartli)，後一王治亦米萊忒(Imirette)，惟魯速丹子須稱藩於刺沙子^④。西里西亞(Cilicie)之阿美尼亞王海屯一世(Hethoum I)亦遣其弟三帕德(Sempad)奉重幣入朝新主。哈里發遣其大斷事官法合魯丁(Fakhr-ud-din)入朝，貴由以屯戍波斯之蒙古將有訴此教主之罪者，付聲罪詔書於使者，而遣之歸。亦思馬因派教主之使者所受折辱尤甚，其所齎還詔書之詞尤爲嚴烈。大事既決，大會遂散。諸王各返封地，預備新近決定之遠征^⑤。

其參列推戴貴由大會之歐洲修士二人，蓋爲弗朗西士派(Franciscain)之修士普蘭迦兒賓(Jean de Plan Carpin)及本篤(Benoit)也。先是1245年之黎雍宗教大會，決定遣派傳教師往使韃靼，勸其勿嗜殺戮，並皈依基督之教。教皇因那曾四世遂致書於巴黎宋密

① 迦兒賓亦云貴由有西征之意(第31卷第36章)。

② 鈞案蓋虎符之誤，改修元史者多據西書改爲獅符，非是。

③ 見世界侵略者傳第1冊。——史集。

④ 見Saint-Martin撰阿美尼亞記第1冊385頁。又第2冊294頁。——史集。

⑤ 見世界侵略者傳第1冊。——史集。

尼迦派(Dominicain)之道長,命其於本派教士中選數人往使韃靼。道長集諸教士,宣讀教皇書,諸教士感極而泣,爭求派往。其被選派者教士四人:曰安塞勒木(Anselme de Lombardie),曰西孟(Simon de Saint-Quentin),曰阿勒別里克(Albéric),曰阿荔散德(Alexandre),共赴教皇所,齋教皇書赴波斯,謁蒙古將拜住。別有弗朗西士派教士三人,波蘭人本篤,葡萄牙人羅郎(Laurent),及普蘭迦兒賓,則奉派往使韃靼。茲二派皆行乞派,自創立至是約五十年,其目的乃在傳佈福音於異教徒之中也^①。

茲二使團於1246年出發,弗朗西士派之教士經行李海迷、昔烈西亞、波蘭等國,而抵連西思克。聞謁蒙古首領者必須先奉餽品,願諸教士等特佈施爲生,無物可獻。孔刺德公夫婦,連西思克主教,及波蘭之貴族等,乃以皮革贈之,俾其成行,諸教士等遂赴乞瓦。復由此行六日而抵的涅培兒河畔蒙古軍之前哨,謁守邊之蒙古宗王。其地無人能譯拉丁文,戍將遂送之至拔都帳。諸教士等發足於齋節之第一日曜日,每日易馬四五次,急馳三十九日,抵窩勒伽河畔之拔都帳,息於遠距汗帳一程之帳中。拔都之執事官詢其齋有何物來跪獻其主?諸教士答曰:“教皇不能必其使者抵於奉使地,故未以餽品至。且道途艱難危險,勢亦有所不能,然諸教士本人有私物獻蒙古汗。”蒙古官詢其來意後,引之赴拔都帳。先率之踰兩火間,祓除不祥。火旁植二矛,矛上懸繩,繩上繫布片,凡人畜衣物必須經過其下,同時有兩婦在兩旁誦咒灑水。諸教士等至帳前,蒙古官命其三屈左膝,勿觸門闕。及入帳,見拔都坐高台上,妃一人隨侍於側。諸宗室官吏等坐於帳之中央。位卑者則在諸人之後,列坐地下,男右女左。傳教師等跪致詞畢,呈所齋書,請

^① 見 Lucas Waddingus, Annales Minorum 第1冊641頁。——教會年曆第2冊258及393頁。

譯之。拔都命位之於帳左。緣帳右爲大汗使者列坐之處也。此帳甚廣闊，以細布製之，蓋得之於匈牙利王者。帳中有桌，上陳金銀盞，滿盛種種酒醴。拔都每飲，則有人作樂唱歌^①。

教皇致韃靼王及其國民諸書，係作於1245年3月者。其一書說明基督教之要義，歷言上帝之子爲人類所爲之贖宥，其復活，及其昇天，在此世指定一代理人，命其挽救人心，執掌天堂鎖鑰等事。續言教皇忝爲此代理人之繼承人，既欲拯救韃靼國王及其國民，苦不能親至其地，特命教士羅郎等奉書代往，俾其說明基督教義云云。別一書云：“主宰爲永遠平和計，曾仿天使之例，在人類間，甚至在無理智之動物間，與夫宇宙之元素間，設定一種關係而聯合之。乃聞君等侵入無數基督教國，殘破其地，居民無問男女老少悉遭屠戮，破裂一切天然關係，此足使吾人驚愕者也。吾人今欲恪遵上帝建設平和之例，欲使一切人類畏懼上帝，共同聯合，特對君祈請勸勵，勿再攻擊基督教民，悔禍敬天，用息天怒。上帝對於驕傲之人，固偶遺其罰，第若其人不悔過向善，上帝終必於此世罰其罪，而在彼世更留有較重之罰以待之也。”書末請其善待齋書之教士，並信其代表教皇所傳之言。最後教皇請韃靼人告以攻滅諸國之意何在，而其將來之計畫若何^②。

此書經譯人譯爲蒙古、斡羅思、阿剌伯等語。越數日，拔都命教皇使者前赴選舉新汗之地，並勸其遣回從者數人，諸教士許之，乃以呈教皇書付西還者。然西還之人皆被留於斡羅思境上，後至諸教士等西還時，始被放行。

普蘭迦兒賓等於復活節日偕韃靼伴使二人自拔都所出發，曾奉疾行之命，俾能於選舉之前行抵大會所在。7月22日抵大斡耳朵，

① 見 Vincent. Specul. Hist. 引迦兒賓行紀。

② 見教會年曆第2冊321頁。

計自入的涅培兒河蒙古轄境至是，約五閱月矣^①。8月終，諸教士偕數國君主及使臣入覲貴由，時在其即位後數日也。丞相鎮海高聲唱入覲者名，諸人屈左膝四次。入覲前有人遍搜其身，恐其藏有兵刃也。命其入門時勿觸門闥。覲見諸人各以貢品獻，要以絹帛絲帶金帶貴重皮革爲多，兼有馬騾，僅諸教士等無物可獻。

入覲後，皇帝命鎮海轉告諸教士，命其筆述其奉使之目的。蒙古汗答教皇書前，曾詢諸教士，教皇處有無一人解蒙古、斡羅思、阿剌伯等語，諸教士答言無之。後數日(11月11日)，合答(Cadac)、鎮海、八刺(Bela)偕書記數人同赴諸教士所，爲譯蒙古汗答教皇書，諸教士以拉丁文錄其詞。蒙古官吏逐字解釋，俾其不誤，然後以汗答書付之。書上鈐汗印，附以阿剌伯語譯文^②。越二日，諸教士入覲皇太后，皇太后各賜以狐裘一襲。是年11月，諸教士等離帝所^③。

① 迦兒賓 (行紀第31卷第23章)云：“吾人含淚首途，蓋吾人以爲行將就死也。吾人身體疲弱，幾難乘馬。在齋節中所食者，僅鹽水所煮之粟米，所飲者，雪水而已。”——此傳教師誌有蒙古人之若干殘酷事。有斡羅思公爵名米開勒(Michel)者，往朝拔都，人導之至兩火間，命其跪拜成吉思汗遺像。米開勒答曰，跪拜於拔都及其親屬之前，固所願也。惟所奉宗教不許禮拜死者之像。人固勸其拜，米開勒仍拒不從。拔都乃命斡羅思大公牙羅思老之子告之曰：不從命者死。米開勒仍不爲所動，拔都乃命衛士一人以足踢其腹，以至於死。此事並見哈藍新斡羅思史第4冊34頁著錄。此米開勒蓋爲扯兒尼果洼(Tchernigow)王，於1246年奉命往朝拔都，曾偕其隨從之貴族一人名Fédor者同被害，後此二人同受聖者之號。——迦兒賓(第31卷第6章)又云：“吾人在拔都轄境時，有名安德烈(André)者，斡羅思之撒兒弗格勒(Sarvogle)公爵也。有人訴其取韃靼馬售之別地，其事雖未證明，然被處死。死者之妻與弟聞訊奔赴拔都所，求其勿奪其國，拔都命此叔嫂二人依韃靼俗成婚。嫂答曰，此事背教，寧死不從，然韃靼人強配之。”——迦兒賓(第31卷第5章)又云：“韃靼人驕甚，蔑視諸國王。吾人曾見斡羅思大公，谷兒只王子，及不少算端國王等，皆不爲所禮。一尋常韃靼人位雖卑，常列於外國王侯之前。”——迦兒賓(第36章)又云：斡羅思大公牙羅思老於赴皇太后宴後，忽暴死。七日後，尸身現青斑，其爲被毒無疑。

② 此答書之內容，吾人不知(鈞案此書現在教廷檔案中發現，業經伯希和刊布)。願蒙古人自擬爲世界之主，其視外國之使臣皆爲朝貢之使臣。蒙古與外國之關係，僅有上邦與藩國之關係，則貴由答書之內容，必係命其稱臣納貢等語也。

③ 諸教士等留居帝所時，常苦饑，幾至餓斃。蓋人所給之四日糧，不足供一日食。市場過遠，不能往購。幸有貴由汗所有一斡羅思金器匠人名Come者，頗得汗信任，常以糧濟之(參照迦兒賓行紀第37章)。

晚至次年5月杪，始抵拔都所（1247年）。索答書於拔都，拔都言，除皇帝答書外無他語。諸教士等遂西還返命教皇^①。

教士安塞勒木等奉使屯駐地較近之韃靼軍者，齋教皇致蒙古將勸誡勿再殘破基督教國並懺悔前此過惡書，於1247年抵波斯蒙古戍將拜住營^②。諸教士等請謁拜住，面致教皇書。拜住營之將校詢其自何方來，答曰：“奉教皇使命而至此。”復問教皇爲何人，答曰：“基督教徒視爲卓出一切人類之上而敬事之若父若君者。”蒙古將校聞言甚，怒責之曰：“汝主未聞汗爲天子，而拜住那顏爲其輔將歟？其名應舉世皆聞也。”安塞勒木答曰：“教皇實不詳何人爲汗，亦未悉拜住之名。僅聞東方有國名曰韃靼，曾征服不少國土，殺戮不少人民。教皇脫聞汗與輔將之名，必載之於書也。今教皇悲傷殺戮之衆，特遣彼等赴最近之韃靼營，勸其統將及諸士卒痛悔前之罪惡，勿再殺戮。尤盼勿害基督教徒，其言具詳所齋書中。”

拜住之將校及譯人入見拜住，轉達安塞勒木之言，已而復出。詢諸教士，教皇以何餽儀來獻？安塞勒木答曰：“未攜何物，蓋教皇不特不以物餽人，且不受基督教徒及異教徒之供獻也。”蒙古將校復入帳，又出語諸教士曰：“汝曹欲空手謁我主，此前例之所無者也。”安塞勒木曰：“設若不能入見，則請以所致書轉呈主將。”

蒙古將校復入請命，此曹每次出見，輒易衣一次。既而出言，如欲親呈教皇書於那顏拜住，必須見之三拜，如覲見天子之禮。諸教士等以爲若行此禮，恐其視爲教皇及教會臣服蒙古帝之證，而爲

① 見 Vencentii, Speculum Historiale 第 31 卷第 19—第 25 章，又第 30—31 章，又第 33—39 章，此 弗朗西士派修士，與朵密尼迦派修士西孟，蓋爲歐洲最初詳記蒙古人之事者。普蘭迦兒賓(Jean de Planocarpio, Planocarpino)者，初爲撒克森(Saxe)教正，嗣爲日耳曼教長。曾傳佈其派之說於李海迷、匈牙利、那威、答赤亞(Dacie)、羅蘭(Lorraine)等地。並於1225年奉使至西班牙，及還自蒙古，教皇因那曾四世待之甚厚。留之教廷三月，命之爲安迪哇里(Antivari)主教。

② 據教士西孟之記錄，此營在西田思堡(Sitiens)附近，距聖讓答克(Saint-Jean-d'Acre)五十九日程。吾人未詳此堡所在，此名必有脫誤。

亞洲教會諸敵人所訕笑，因拒不允。曰：“願以禮謁主將，然其禮應如謁教皇同。若強其屈遵蒙古禮，寧死不從。”教士等且言，拒之者非因倨傲。第若那顏拜住及其將校歸依基督之教，彼等不特願跪見，且願吻其足。蒙古將校聞言怒曰：“汝曹欲我輩爲基督教徒，爲犬如汝曹及汝曹之教皇歟？”憤憤而去。已而復出，詢諸教士，汝曹謁見教皇之禮若何？安塞勒木遂稍揭其頭巾，微俯其首。蒙古人又問曰：“崇拜上帝之禮又若何？”安塞勒木答曰：“爲禮甚多，有俯伏者，有長跪者，並有用其他禮節者。”蒙古將校突曰：“汝曹既崇拜木石，則不應拒以此禮謁見那顏拜住。況天子有命，禮拜住者，應如禮帝之禮同也。”安塞勒木駁曰：“基督教徒所崇拜之木石，蓋此木石代表神靈，而蒙古主將不得以此自擬也。”

蒙古將校復去，已而又出語諸教士，可齋教皇書往呈大汗，瞻其威嚴，以便歸報汝主。安塞勒木答曰：“教皇從未聞大汗之名，僅命彼等赴最近韃靼營。若允受書，則以書付，否則將持書還。”蒙古將校曰：“汝曹敢謂教皇卓出衆人之上，汝曹之顏何厚！孰聞教皇所轄之國土有同奉天承運之天子者歟？孰聞教皇威名廣擴於全土，自東方西達地中海黑海，使人敬畏，有如天子者歟？然則威德超乎教皇及衆人之上者，蓋爲大汗也。”安塞勒木答曰：“我輩謂教皇卓出衆人之上者，蓋因上帝以迄於世紀末日教會之威權委付聖彼德 (Saint- Pierre) 及其諸繼承人也。”諸教士等復反復爲之解釋此義，蒙古將校怒叱之，不使畢其說。

諸將校入而復出，索教皇書，安塞勒木以書付之。已而諸將校又出，命諸教士等翻譯爲波斯文，四教士等遂偕拜住之譯人書記等共譯教皇書爲波斯語，復又從波斯語轉爲蒙古語，以呈拜住。

諸將校已而偕大汗之書記一人出。聞其人爲要人，將赴大汗廷。其人命諸教士推舉二人隨之往覲皇帝，奉呈教皇書。安塞勒木仍執前詞，拒不允。

如是辯論終日，毫無要領。日暮，諸教士等終日未得食，遂還所居帳，其帳距拜住營有一英里。越四日，復赴營索答書，營中無應者。日日赴營，如是九星期。時在六七月間，終日曝於烈日下，拜住將卒無近而與之言者。教士西孟云：“韃靼人視諸傳教師卑賤如狗。”拜住怒其言直率，欲殺之者三次，而未果行^①。

至7月25日，諸教士始得拜住復教皇書，其文若曰：

“那顏拜住奉聖汗命諭汝教皇：汝使者齋書來，惟其言詞倨傲，不知汝命之作如是言，抑其自作如是言？來書謂吾曹殺戮過重，殊不知吾人奉天之命，與大地全土主人之詔敕。凡來降者，仍保其水與陸，暨其資財，而以其兵力獻於大地全土之主，其敢抗拒者則滅之。茲特諭汝教皇，脫欲保汝之水與陸暨汝之資財，必須親自來營納款，並入朝大地全土之主，否則其結果僅有天帝知之。茲遣使臣愛別吉(Aybeg)薛兒吉思(Sargis)二人使汝國，汝來朝與否，爲友爲敵，可速自決，遣使來告。7月20日作於西田思。”

拜住並付以成吉思汗諭降諸國文。其文略謂降者可保，拒者滅之^②。

貴由卽位後二月，其母后秃剌乞納死。時與法迪瑪爲敵者甚衆，見其失勢遂合謀傾之。有撒麻耳干之穆斯林名失烈(Schiré)者，訴其以巫蠱之術謀害皇弟闊端。時闊端已得疾，因遣人以事告貴由，脫有不諱，則請殺法迪瑪。已而闊端死，鎮海追述闊端遺言，貴由乃命人鞠問法迪瑪之罪，拷掠使之自承。縫其全身諸竅，裹以

① 拜住者，蒙古亦速惕部人，殘破不少國土之哲別之親屬也。隨統將綽兒馬罕軍而至波斯，初爲千戶，後擢爲萬戶，征服魯木國者卽斯人也。——史集蒙古亦速惕部條。

② 見 Vincent, Speculum Historiale 第31卷第40—52章所引教士西孟行紀，那顏拜住之名在此行紀中寫作 Bayothnoy。教士安塞勒木一名安塞隣(Anselin)或阿涉隣(Ascelin)者，偕其同伴留波斯約有一年，後還至教廷，計奉使於外者共有三年七閱月矣。最初奉使人數僅有四人，後有朵密尼迦派教士二人在中途加入，其一人爲安德烈隆主麥勒(André de Lonjumel)，其一人爲吉沙兒(Guichard de Crémone)。前一人傳道東方有年，後一人則在梯弗利思加入。

氈，投之河中。法迪瑪之黨並處死。其後未久，別有人訴失烈以巫蠱術謀害貴由之子火者斡兀立 (Khodja-Ogoul)，亦共其妻子被處死刑。

1248年春，貴由欲赴葉密立河畔其自領地中養疾。在道見民舍，悉賜金帛。時拖雷妃沙兒合黑帖泥以拔都未入朝，疑貴由西巡有圖之之意，密遣人告拔都，囑自爲備。【公元1248年4月】貴由行至距畏吾兒都城別失八里七日程之地，病甚，遂死於道，壽四十有三歲。

貴由爲人莊重嚴肅。其在位時之惟一新政，則將皇后攝政時諸王干政之事悉爲禁斷。惟患關節炎之疾已深，且好酒色，遂致大漸。其在位時常因病不理政務，而委之於其親信大臣合答鎮海二人，皆基督教徒也。合答爲貴由傳，曾以其所奉教義授貴由，由是基督教徒特受優待。其自小亞細亞、西利亞、報達、阿速、斡羅思等地來集於汗廷之修士，爲數甚衆。汗之御醫亦爲同教之人，故基督教徒在朝頗得勢^①。迦兒賓曾見汗帳側有一禮拜堂，逐日舉行聖禮。並謂貴由給與基督教徒俸資，似貴由有奉教之意^②。故史家刺失德謂穆斯林處此汗在位時代頗受折辱云。

貴由印璽之文若曰：“天上之上帝，地上之貴由汗，奉天帝命而爲一切人類之皇帝。”^③

貴由死後之二年，其皇后攝政時，聖魯意 (Saint-Louis)^④曾遣使至韃靼地域。先是1248年時，聖魯意師次失普勒島 (Chypre) 都城尼可西亞 (Nicosie)，將以兵入埃及。基督誕生節日，有二人名大維德 (David) 馬兒可 (Marc) 者，自稱奉波斯之蒙古戍將宴只吉帶^⑤

① 見世界侵略者傳第1冊。——史集。——世界史略第2冊525頁。

② 見迦兒賓行紀第11章，據云，貴由當選時，其年在四十一—四十五歲間，身長不逾中人，爲人頗賢明有智，態度亦甚莊重。

③ 見Vincent書第31卷第34章引迦兒賓行紀。

④ 鈞案即法蘭西國王魯意九世。

⑤ 當時此名在諸行紀中寫作 Erahatchai, Ercaltay.

之命，來謁法蘭西王，呈宴只吉帶書，寫以波斯語。適有朵密尼迦派教士安德烈隆主麥勒，數年前曾至拜住營，因識大維德，聖魯意遂命其譯來書爲拉丁文。其書首先祝頌魯意享國久遠，及基督教軍之戰勝穆斯林。復次言其奉命至波斯，蓋爲解除基督教徒之困厄，免其賦役，保其財產，興復其教堂，俾在大汗時代得以安心祈禱。書中稱法蘭西王爲“子”，請其信奉書使者撒別丁大維德 (Sab-ed-din David) 馬兒可二人之言。並謂大地之主對於拉丁、希臘、阿美尼亞聶思脫里 (Nestorien) 雅各 (Jacobin) 諸派，未存歧視之心，蓋視崇拜十字者悉皆平等也^①。

此書顯僞，然魯意九世未疑其僞。曾抄錄其文寄示王后不朗失 (Blanche)，並由教廷大使錄寄一份於教皇因那曾。緣當時基督教徒頗信韃靼之歸依基督教，而助其攻滅伊斯蘭教，故致有此輕信。先是成吉思汗侵略波斯大肆殺戮之時，東方之基督教徒已以韃靼信仰基督之教，且傳說此侵略家爲約翰 (Jean) 子亦思刺愛勒 (Israël) 之子而名大維德 (David)^② 觀其殺戮穆斯林，遂視之若基督教之保護者及援助者，因信其可以藉之脫其數百年之羈束。十字軍亦同此幻想，所以魯意九世厚禮自稱爲宴只吉帶之使者，集諸大臣教廷大使及其他教會要人接見之。詢其來意，觀所謂使者之答詞，足見其僞。據云，大汗曾與宗王統將多人舉行洗禮，宴只吉帶亦爲受洗之一人。大汗命其往援基督教徒，侵略聖地，並解放耶路撒冷 (Jérusalem) 之縛束。比聞法蘭西王抵失普勒島，故特遣其來修好。且言宴只吉帶將於來春進圍報達，請法蘭西王同時進攻埃及，俾其不能進援哈里發。魯意聞言甚喜，決遣使者赴大汗所報聘。使者應先至宴只吉帶營。大維德曾授意，以爲贈蒙古帝

① 此書拉丁文譯文見 Vincent 書第 31 卷第 91 章。Guillaume de Nangis 之聖魯意年曆 (198 頁) 有法文譯文，然多誤。

② 參照本書卷末之附錄三。

最貴重之禮物，莫逾一種帳幕式之禮拜堂。魯意遂命人用紫布製之，上繡耶穌基督事蹟，若預示、降生、受洗、被難、昇天，及聖靈降世等事。益以祭爵、聖經、飾品，及其他一切舉行聖禮之物，並以真正十字架之木材贈蒙古主及宴只吉帶。魯意在致此二人書中，激勵其履行奉教義務，以答天庥。教皇大使亦致書於大汗、汗母及宴只吉帶等，略謂羅馬聖教會聞其皈依公教，甚喜，將列其於教會諸愛子之列。盼其維持正教，承認羅馬教會為一切教會之母，承認其教主為耶穌基督之代表人云云。奉使往蒙古者，為朵密尼迦派教士三人：曰安德烈隆主麥勒，曰約翰 (Jean)，曰吉約木 (Guillaume)；安德烈隆主麥勒，法國人，曾偕教士安塞勒木使拜住營。1249年2月10日，三教士偕大維德馬兒可攜書記二人王吏二人發足於尼可西亞①。

奉使之教士二人②取道河中而赴韃靼地域，未至以前，貴由已死。遂以所齋書物獻攝政皇后，所受待遇尚優。然其奉使之結果，實不副魯意九世之期望。後於1251年西還報命，時魯意適在帕勒思丁建築凱撒里亞 (Césarée) 堡壘也。當時蒙古視法蘭西國王之使者為稱臣入貢之使臣，故其遣使偕此二朵密尼迦派教士西還時，所齋答法蘭西國王書，僅有命其稱臣納貢並入朝蒙古主等語，由是法蘭西國王頗悔其遣使之非云③。

① 見 Luc d' Achery, Spicilegium 第3冊 626頁——Iehan de Joinville 聖魯意史 29頁——Guillaume de Nangis 聖魯意年曆 204頁——Vincentius, Spec. Hist. 第31卷第90章。

② 鈞案原文作二人。

③ 見聖魯意史 130頁。

第五章 蒙哥時代

皇后斡兀立海迷失之攝政——第一次大會之推戴蒙哥——帝位由窩闊台系移轉於拖雷系蒙哥之當選——窩闊台諸孫之反對——所謂陰謀之發現——黨於窩闊台系者之被懲罰——任命諸要職——創設佛教教主——定丁稅——莎兒合黑帖泥之死——皇后斡兀立海迷失之被害——窩闊台系諸王之遺謫及其部衆之被奪——逮治全國之黨於窩闊台系者——畏吾兒王之被殺——命皇弟忽必烈領治漢地民戶——窩闊台死後對宋之用兵——遣軍往討高麗——命皇弟旭烈兀西征波斯——成吉思汗死後蒙古之侵略北印度

貴由死後，在赴告諸王以前，祕喪不發。斷絕交通，留止行人。遣使者以凶問馳告莎兒合黑帖泥及宗王拔都。

先是拔都發自窩勒伽河畔，東迎貴由，行至距海押立七日程之阿刺塔黑山 (Alactac)，聞赴告，乃託詞休養士馬，停駐其地。依舊俗請皇后斡兀立海迷失 (Ogoul-Gaïmisch) 攝政。斡兀立海迷失者，貴由諸妻位之最高者，而斡亦刺部長忽秃哈別吉之女也。同時拔都集大會於阿刺塔黑，窩闊台系諸王藉詞選舉大會應在蒙古故地舉行，皆拒不赴會，僅遣哈刺和林長官帖木兒 (Temour) 代表預議，命其附合拔都及諸王多數之決定。時大會中列席者要爲朮赤拖雷兩系諸王。札刺兒部之伊勒赤帶 (Itchidai) 首先提議曰：“前奉窩闊台即位時，已有成約，祇須此系尙存一塊肉，不奉成吉思汗族他系之王爲君。”宗王忽必烈曰：“此言誠是。汝輩首先違法，不從窩闊台遺命。按據成吉思汗法令，皇族有罪者，須經宗親會訊定讞，而後正其罪，乃汝輩違法而殺阿勒塔倫①，其一事也。窩闊台遺命失烈門嗣帝位，乃汝輩違命改立貴由，此又一事也。”

其不欲窩闊台後人嗣位者，皆執此二事爲詞。拔都與窩闊台

① 成吉思汗之愛女，而察威兒薛禪之妻也。

系有舊怨，曾與莎兒合黑帖泥同謀推戴蒙哥。蒙哥者，莎兒合黑帖泥之長子，在軍中頗有勢權。

成吉思汗分部兵於子弟時。拖雷所得獨多，故其勢最強。君位有人時，諸軍固屬皇帝，然在缺位時，諸軍則仍奉其原屬之王爲主^①。拖雷死後，所部兵分屬蒙哥、忽必烈、阿里不哥、末哥（Moga）四子。諸王幼時，事皆決於其母。莎兒合黑帖泥有才智，能收攬軍心，拔都與諸王等亦尊敬之。則推其一子承大位，其事較易。時窩闊台系諸後王皆幼弱，尙未得衆心。此系爭位者，除失烈門外，尙有貴由子火者斡兀立^②。

忙哥撒兒（Mangoussar）首先在大會中推戴蒙哥，以其智勇，曾從其父立功於中原，又從拔都立功於西域也^③。然諸王則以拔都爲成吉思汗系諸王長，當立。拔都不可，諸王乃請其審擇一人，以備推戴；並立文約，許對其所擇之人不生異議。次日大會，拔都曰：“治此大國非才能出衆而熟悉成吉思汗法令者不可。”因推蒙哥。蒙哥遜讓數日，其弟末哥斡兀立（Mogai-Ogoul）^④起而言曰：“吾人既已約定遵從拔都之推戴，若蒙哥不能踐言，將來恐開惡例。”拔都曰：“末哥言是也。”議乃定。蒞會諸人遂依俗奉蒙哥爲可汗，由拔都獻蓋。

大會約定於來年春在斡難怯綠連河源成吉思汗故地中重開大會，俾受諸王及諸將等之全數推戴。開會以前，仍由皇后斡兀立海迷失監國。時皇后與其二子火者斡兀立腦忽（Nagou）共攝政務，

① 皇帝無處分諸王所部軍隊之權。拖雷死後，皇帝窩闊台曾奪其所部雪你惕部衆千人，速勒都思部衆二千人，以付已子闊端，兩部將士曾訴之於拖雷寡婦及諸子，謂將面訴於帝。莎兒合黑帖泥曰，汝輩所訴不爲無理，惟三千之數太微，於我諸子固無所損也，不可以此微事煩帝聽。況且我輩皆屬可汗臣，而可汗爲我輩之共主也。諸將遂止。窩闊台聞之，頗德莎兒合黑帖泥（見史集）。

② 見世界侵略者傳第2冊。——史集。

③ 見馮秉正書第9冊247頁。

④ 鈞案斡兀立猶言子，蒙古人名後常加是稱。

專事徵求貨財。斡兀立海迷失嗜巫術，終日與珊蠻共處，政綱紊弛極矣。

火者腦忽聞大會之決議推戴蒙哥，大不悅。使告拔都曰：“會議不在成吉思汗故地，諸王亦未全集，義不能從。”拔都乃請其赴來春之新會，且曰：“蒞會諸王以國土廣大，特推舉一堪承此大任之人。今推舉已定，未能挽回也。”於是雙方使者往還，迄於年終，議尙未定。拔都乃命其兩弟別兒哥脫哈帖木兒將大軍衛蒙哥至怯綠連河畔，命於來年春莎兒合黑帖泥所召集之大會中，奉之承大位。及期，窩闊台系諸後王及察合台子也速蒙哥（Yessou-Moengga）以蒙哥之推戴不合法，而帝位應屬窩闊台後人，皆不蒞會。拔都及莎兒合黑帖泥數遣使往勸。拔都且言童稚不能治成吉思汗所遺之大國，仍不納。別兒哥待之一年，恐久延生變，請命於拔都。拔都乃命其立奉蒙哥即位，違者誅之。

如是朮赤拖雷兩系諸王及成吉思汗諸姪等^①。集會於所定之地^②。對於窩闊台察合台兩系諸王作最後之勸請。遣使赴斡兀立海迷失及其二子所，別遣使赴也速蒙哥所，告以諸王皆集，僅待其至。失烈門、火者、腦忽三王見其反對無效，許赴會，並示以期。及期而猶未至，乃不復待，命星者擇定即位之時日。

【公元1251年7月1日】蒙哥時四十三歲^③，王等奉之即位。諸王皆解帶置肩上，對之九拜，帝帳外戰士萬人亦隨之而拜。蒙哥命是人皆休業息爭，宴樂終日，並使萬物皆同其樂。是日不許乘馬，禁以牲畜載物，禁殺牲爲食，禁漁獵，禁破土，不許擾動水之靜潔。

① 成吉思汗諸王從突厥舊俗，其駐兵於中亞者，自稱曰左手諸王及右手諸王。例如拙赤哈撒兒、合赤溫、斡赤斤那顏三人，皆成吉思汗弟，其諸子封地皆在韃靼地域東邊，則名左手諸王是已。

② 元史謂在闊帖兀阿蘭之地。

③ 蒙哥生於1208年1月，幼時窩闊台撫以爲子，養之斡耳朵中。及拖雷死，始命歸藩邸（元史譯文303頁）。

次日，蒙哥在廣帳中設大宴，諸王等坐於右，諸妃主等坐於左，皇弟七人立於前，諸將諸那顏等分行而立，忙哥撒兒居其首。文吏、書記、總管、侍從官等則以孛勒海阿合 (Bolgai Aca)①居首。諸將卒列坐帳外，大宴七日。與宴之人每日各易一色之衣。每日供食者馬牛三百頭，羊五千頭，供飲者酒湏兩千車。

方宴樂時，有驛夫克薛傑 (Kischk)上變。謂以失驛出覓，道遇軍隊護車乘甚多而來。一車微損，御車有幼童，誤識克薛傑爲同伴，呼之使助修車。則見車載兵器甚多，問作何用，御童曰：“諸軍皆同，問我奚爲？”益訝之。更詢他人，始知此軍隨失烈門、腦忽、忽秃忽 (Coutoucou)三王，以赴會爲名，將乘蒙哥及諸王酒醉除之。故於一日間急馳三日程地來告變。宴中諸人聞之，始而疑，克薛傑力言之，始信。諸王咸欲往覘之，因決遣諸將之長忙哥撒兒率二三千騎往。時來衆距大會地二日程，忙哥撒兒黎明馳至其地，以軍圍之，自率百騎進至行帳前呼曰：“有人告變，謂來者意非善。脫其說非真，可速赴斡耳朵面自解，否則將強之往。”三王聞聲出帳，言今來朝賀蒙哥，原無他意。遂隨忙哥撒兒行，每王從者不得過二十人。及至斡耳朵，獻九品之貢，凡物皆九數。首二日，猶令與宴，至第三日，三王將入帝帳，卽被拘繫，而命其所部軍隊各還駐地②。

越日，蒙哥親鞫之，語三王曰：“告變之言似非真相，脫有誣陷，可明辯之，將嚴懲誣陷者。”三王皆堅謂無逆謀。蒙哥杖失烈門傅，傅自承與其他諸臣同謀，諸王等實不知情，語畢拔劍自殺。

復令忙哥撒兒等鞫問三王從官，咸辭服。蒙哥欲宥之，衆以爲不可，乃械繫諸罪人，然尙無意殺之也。詢之左右，諸人語畢，意尙未動。見馬合木牙刺洼赤遠立帳旁，乃曰：“此老父何無一言？”命

① 鈞案其人疑是名見本書第1卷第9章之孛里海，而釋鑑錄卷4著錄之博刺海，必爲一人無疑，阿合尊號，猶言兄也。

② 見世界侵略者傳第2冊。——史集。——魯不魯乞行紀第30章所誌亦同。

之前，牙刺洼赤曰：“請以史事與此相類者對：‘昔者阿荔散德（Alexandre）既勝波斯，將入印度，有將領數人欲令自己出，不奉其命。阿荔散德遣使詢其大臣阿里思脫忒（Aristote）。使者致命，阿里思脫忒導使者遊於園中，命人拔其中之深根大樹，易以幼弱新芽，遣使者還，別無他語。使者以所見還報，阿荔散德悟。乃誅不從令者，而以其人之子代之。’”蒙哥聞是言，遂誅三王之黨與逆謀者凡七十人。波斯戍將宴只吉帶之二子亦同謀，皆以石子填塞其口而死。遣人逮宴只吉帶於呼羅珊境內之八的吉思，付拔都誅之。

蒙哥即位後，任命諸大臣及國中諸要職：以那顏忙哥撒兒爲大斷事官。以聶思脫里派之基督教徒孛勒海掌文書省及財政內政兩部事。分文書省爲數局。設波斯、畏吾兒、漢地、西番、唐兀等令史，使主來往文書^①。以拙赤哈撒兒子晃忽兒（Councour）爲哈刺和林長官，典守宮殿帑藏，阿藍答兒（Alamdar）副之。

命皇弟忽必烈領治漠南漢地民戶。以察罕統兩淮等處蒙古漢軍。以帶答兒統四川等處蒙古漢軍。以和里斛統西番等處蒙古漢軍。以僧海雲掌釋教事，李志常掌道教事^②。後又命西番僧那摩爲國師，總天下釋教^③。

以馬合木牙刺洼赤^④總治漢地，其子馬思忽惕總治也兒的石阿母兩河間之地。仍以阿兒渾總治波斯，兼轄阿哲兒拜占、底牙兒別克兒、阿勒波、谷兒只、魯木、小亞細亞諸國。其隨阿兒渾入朝之文武官吏及所屬藩主，並如阿兒渾所請悉受恩賞。

先是諸王遣使持令旨徵求貨財於波斯。使者甚衆，索供應於居民，人民因以疲弊。稅課任意加增，農人每年之所穫，不足供繳納之用。至是阿兒渾以苛徵擾民事上聞，蒙哥命從阿兒渾入朝之

① 見世界侵略者傳第2冊。——史集。

② 見元史譯文307頁。

③ 見綱目譯文312頁。

④ 牙刺洼赤，突厥語猶言大使。

波斯各地徵收官吏各條議其弊，及除弊方法。次日，集諸徵收官吏面詢之，諸人皆言人民困苦，蓋因賦稅之重，宜用馬合木牙刺洼赤所定河中丁賦之例，計貧富徵之，每年一次，其他諸稅皆免，蒙哥從之。貧者最少納稅一底納兒 (dinar)，富者最多納稅七底納兒。至在中原及河中兩地，丁稅自一金錢至十五金錢不等^①。命此丁賦所入，惟供軍餉驛傳及帝使往來供應之用，此外不得以任何名義有所需索。牲稅名曰 countchour，每百取一，不及百者免。蒙哥追認成吉思汗窩闊台兩代豁免基督教、伊斯蘭教、偶像教教師賦稅之詔敕^②。諸國老年及貧而無告者，亦同豁免。惟猶太教師 (Israélites) 獨未受此惠。

蒙哥禁止追徵以前欠稅，曾云：“與其充盈庫帑，不如撫慰民心。”自貴由死後，皇后諸王等濫發令旨，至是命盡收之。凡自成吉思汗死後迄於是時所發之令旨，悉皆無效。禁止諸王擅自宣命於諸地，須與諸地長官協議之。蓋諸王等封地雖大，尙自以爲成吉思汗之子孫，可與君主共有侵略地之稅課，所以皇帝不少親屬，多干涉其大權也。禁使臣徵發民馬，每站不得過十四馬，不得行逾限定供應境地之外，不得經過非其路程所應經過之城村。自窩闊台時代以來，凡錢商貨商及售貨於宮廷者，皆得馳驛。蒙哥以爲私人旅行不得假用官吏驛馬，亦並禁之。

有售貨於皇帝貴由之商人無數，因貴由死，尙欠價未償，其后及諸子姪亦有所欠未償。及蒙哥即位，諸商因其仁厚，羣赴其斡耳朵索償。管庫官吏以前代償，皇帝不能代償，然蒙哥仍爲償之，計

① 見史集。——據荒外居書則云，中原及河中兩地，納稅一至十金錢不等。

② 世界侵略者傳云：蒙古人名基督教徒曰也里可溫 (Arcaoun) 名偶像教徒 (佛教徒) 曰道人 (Touines)。魯不魯乞行紀 (第31及第43章) 亦屢見有道人 (Touiniens) 之著錄。道人者，實爲蒙古人名稱佛教僧人之稱。至若基督教徒之稱號，則已爲 Etienne-Orpélian 所撰 Orpélian 史所證實。史云：“此王頗愛基督教徒，即蒙古人所稱之也里可溫 (Ark haïoun) 是已。”可參照 Saint-Martin 撰阿美尼亞記第2冊133頁。

費銀五十萬巴里失。

1252年2月，帝母莎兒合黑帖泥死，時已尊之爲皇后矣。莎兒合黑帖泥雖爲基督教徒，待穆斯林亦厚。曾助黃金一千巴里失建一伊斯蘭學校（Medrissé）於不花刺，並賜地甚廣。校名汗尼（Khani）；有生徒千人。窩闊台在位時，雅重其人，國有大事，先與議之，對其使者，亦示優禮。曾求其再醮其子貴由，莎兒合黑帖泥以須以餘年教養諸子謝之。與其第四子阿里不哥居於阿勒台山附近之一地。死葬其夫拖雷及成吉思汗之墓側^①。蒙哥從漢制，追尊其父拖雷爲帝，並上廟號^②。

1252年8月，帝至哈刺和林，究訊諸王及后妃之獄，罪其反對彼卽位也。尤恨皇后斡兀立海迷失，緣前命其入朝新主時，皇后曾曰：“蒙哥及諸王等既誓奉窩闊台之後裔爲帝，何得自立也？”至是遂逮皇后，縫其兩手於革囊中。蒙哥至帝帳，命以斡兀立海迷失及失烈門之母送莎兒合黑帖泥帳，付忙哥撒兒鞠治。忙哥撒兒盡剝其衣，使之裸露，斡兀立海迷失責之曰：“此身僅呈露於一皇帝前，何得使衆人見？”忙哥撒兒罪其厭禳，謀害蒙哥，遂共失烈門之母，裹以氈，投諸河。其諸子等則謂奉母命，故不承認蒙哥爲帝。殺海迷失用事大臣合答鎮海二人。其殺鎮海者，答尼失蠻哈只卜（Danischmend Hadjib）也。以察合台孫不里付拔都，拔都憶前者不里在醉中詈辱之舊怨，殺之。

蒙哥以三王皆近屬，宥其死。謫火者斡兀立於哈刺和林西速里海（Souligai）之地。命腦忽失烈門從軍隨征。其後未久，忽必烈赴漢地，以素愛失烈門，請於蒙哥，以失烈門自從。迨蒙哥自赴漢地時，仍將此預備繼承大位之幼王，因疑忌而投諸水，溺死之。謫窩闊台諸子於各地，奪其父所遺之部兵，以畀翊戴無貳心之諸王。

① 見史集。——世界侵略者傳第2冊。

② 見綱目譯文 309頁。——廟號睿宗。

惟合丹滅里二王及闊端諸子早誠心歸命，不僅未奪其兵，且各以窩闊台之斡耳朵一所，后妃一人賜之。

蒙哥究違命諸臣，遣使至各地，凡附窩闊台系者，皆遠治之。自哈刺和林至訛答刺，列兵防守。遣斷事官八刺(Bela)至察合台封地鞠殺罪人。別遣一人負同一使命至漢地，同時遣二軍赴吉兒吉思及謙謙州之地^①。

諸敵既除，君位既固，新帝遂遣散列席大會之諸王統將等，厚贈別兒哥脫哈帖木兒並及其兄拔都。復命哈刺旭烈兀嗣有其祖察合台之封地，命殺其諸父也速蒙哥。哈刺旭烈兀西還就國，死於道。時也速蒙哥耽於酒，委國事於其妃。蒙哥復命哈刺旭烈兀妃斡兒哈納(Organa)執殺也速蒙哥。斡兒哈納執國政者十年。蒙哥賞驃夫克薛傑告變功，賜號答刺罕(Terkhan)，授以高位，賜以重金。

先是畏吾兒王巴而朮(Bardjouc)降成吉思汗，曾將所部兵從征河中唐兀。成吉思汗獎其功，許以其女阿勒屯別吉(Altoun Bigui)字之。已而成吉思汗死，婚姻遂緩期。及窩闊台欲履行其父之命，而阿勒屯別吉死，俄而巴而朮繼死。其子乞失馬因(Kischmaïn)入朝，窩闊台册封之爲畏吾兒亦都護(Idi-cout)。亦都護者，畏吾兒之尊號也。未幾乞失馬因死，攝政皇后禿剌乞納命其弟撒連的(Salendi)嗣^②。蒙哥即位，撒連的方入朝朝賀，其國有偶像教之奴某，訴其亦都護欲盡殺別失八里及畏吾兒國之穆斯林，擬乘其於金曜日集於禮拜寺時殺之。有蒙哥使臣名賽甫丁(Seif-uddin)者，適在別失八里，聞訴辭，遣使邀畏吾兒王歸。撒連的還國，與其奴質對，堅謂無是謀。其奴請以此事移付朝廷覆按，賽甫丁

① 刺失德曰：“自此不幸時代以後，蒙古遂受內亂之害。諸王似忘成吉思汗和睦保國之遺訓。據聞一日成吉思汗欲諸子知結合之益，出一箭於箠中，命諸子斷之極易，已而出二箭三箭以至十箭，軍中強有力者竟不能斷。成吉思汗乃曰，設汝曹能互相援助，汝曹之勢力亦若是也。”

② 見史集畏吾兒條。

遂遣之入朝，已而撒連的亦奉入朝之命。忙哥撒兒鞠問此獄，刑訊撒連的，迫之誣服，逮送還別失八里。【公元1252年】之一金曜日，命撒連的的弟斡根赤 (Okendji)①對衆手殺之，穆斯林大悅。撒連的信奉佛教，殆因此而爲人所謀陷也。有二臣斷爲同謀，被腰斬，別有臣名八刺 (Bela) 者獲免。先是八刺於海迷失攝政時爲書記，蒙哥卽位後，究海迷失黨，被斷處死刑。會蒙哥母得疾甚劇，蒙哥大赦，八刺剝赴刑場時，赦書至，獲免。惟其妻子財產皆籍沒，而八刺被遣付西利亞埃及。緣蒙古君主對於宥死之罪人，或遣其隨軍從征，或遣其爲諭降使，或謫之至氣候不宜於北方人之地，使之終不免一死也。告變之奴竟膺賞而歸依伊斯蘭教焉。此奴於亦都護被殺後還別失八里，畏吾兒人畏之甚，獻重賄以媚之。蒙哥盡除黨於窩闊台系之畏吾兒人後，冊封斡根赤爲畏吾兒王②。

1251年皇弟忽必烈開府於漠南，時漢地受兵燹之害已有年矣。召中國學者名姚樞者至，待以客禮，樞乃爲書數千言上之。首陳帝王之道，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爲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弊，爲條三十。忽必烈奇其才，動必召問。樞因言於忽必烈曰：“今土地人民財賦皆在漢地，王若盡有之，則天子何爲？後必有問之者矣。不若惟持兵權，凡事付之有司，則勢順理安。”忽必烈從之。

自窩闊台死後，蒙古軍之屯駐南境者，屢侵入四川、湖廣、江南，惟利剽殺，未拓土地。抄掠以後，卽棄之而去。

先是窩闊台身死之年，金鞏昌降將汪世顯率塔海所部之一軍復入四川，進圍成都。前此成都已受蒙古軍兩次之殘破，至是宋制置使陳隆之誓死守城。然其部將某潛送款於蒙古軍，乘夜開門納之。隆之舉家數百口皆死。蒙古兵檻送隆之至成都東北百里之漢

① 鈞案元史作玉古倫赤，此處譯寫疑有誤。

② 見世界侵略者傳第1冊。

州，命諭漢州守臣降。隆之大呼曰：“大丈夫死爾，勿降也！”遂見殺。漢州兵出戰，城破，盡爲蒙古所屠。

1242年，蒙古將也可那顏（Yké Noyan）耶律朱哥^①復自西安侵入四川，圍攻金沙江北岸之瀘州。宋將孟珙分軍禦之。

1243年，皇子闊端獎汪世顯功，承制拜便宜總帥秦鞏等二十餘州事。世顯先已遘疾，至是死。子德臣襲爵，率所部軍從征四川。

1242年統將張柔渡淮，攻宋之揚滁和等州，已而取通州，屠其民。

1245年，攝政皇后命河南統帥察罕帥騎三萬會張柔略地淮西。取淮河南岸之壽州，轉攻泗州盱眙及揚州。宋制置使趙葵請和乃退。

1246年，權萬戶史權侵入湖廣，進至黃州。同年【10月】蒙古之勁敵宋將孟珙死。珙智勇兼備，數敗蒙古兵。自是以後，終蒙哥在位時代，僅見1247年張柔進圍江南泗州之役，此外史無兩國攻戰之文。

時兩國邊境殘破，城無居民，野皆榛莽。1251年，忽必烈開府漠南，從姚樞之請，置經略司於汴。遣諸使屯田唐鄧等州，授之兵牛，敵至則戰，退則耕田。西起鄧州，東達黃河口，列障守之。

1252年，蒙古帝以中原之地封宗屬，以河南陝西之地畀忽必烈，是年【8月】忽必烈奉命帥師征雲南。【11月】命宗王也苦（Yégou）征高麗。越3月，也苦以怨襲統將塔剌兒營，事聞，奪也苦職。命札剌兒台爲征東元帥往代之。同年，蒙哥從漢地博士言，祭天於山巔。

1253年，蒙哥大赦天下，開大會於斡難河源附近，決定命皇次弟旭烈兀於是年率軍西征波斯。旭烈兀先滅亦思馬因派之國，繼滅阿拔思系哈里發之國，旋進兵西利亞，建一王朝於波斯，傳世垂百年。

① 鈞案也可那顏，此言大官人，官號也。耶律朱哥即耶律禿花子，多桑於此處誤分爲二人。

此王及其諸後王之事蹟，將於中國諸蒙古帝之史事後別述之^①。

蒙古帝命那顏撒里 (Sali)^② 率兵千人增戍印度邊境，以撒里總軍事，受旭烈兀節制。先是成吉思汗曾命四子各出兵千人組織此軍，戍守涉不兒干 (Schébourgan)、塔里寒 (Talécan)、阿里阿巴的 (Ali-Abad)、哈溫克 (Gaouk)、范延、哥疾寧諸地，此軍數侵入印度北境^③。1241年12月窩闊台死亡之時，蒙古兵適圍刺火兒，底里算端守城將哈刺忽失 (Craacousch)見軍心不一，棄城走底里。蒙古兵取刺火兒，屠其民。已而底里亂起，底里算端木亦速丁巴合藍沙 (Moizz-ud-din Bahramsah)，亦勒的迷失 (Iletmisch)之子也。命諸將重申效忠之誓，遣之往禦蒙古，且命丞相尼咱木勒克 (Nizam-ul-Mulk)與軍偕行。尼咱木勒克謀廢算端，軍次比牙黑河 (Biah)畔，遣使報算端，謂諸將有叛意，請速來營。否則以軍付彼，抑付總軍事之忽都不丁哈散 (Coutb-ud-din Hassan Gouri)。算端信其相無貳心，報曰：“行將以罪人處死，可暫祕其事。”尼咱木勒克出算端書示諸將，諸將因相約共廢算端，進圍也里，攻城三月有半。1242年5月，拔之。殺算端巴合藍沙，而以亦勒的迷失孫阿刺瓦丁馬思忽惕沙 (Alai-ud-din Mass'oud-Schah)代其位。巴合藍沙在位僅逾二年。

馬思忽惕在位之時，蒙古兵自罕答哈兒 (Candahar)侵入欣都 (Sind)境內，進圍兀札城 (Oudja)。旋聞馬思忽惕自底里以兵來援，進至比牙黑河附近，蒙古兵遽引還^④。

此1253年同年中，蒙哥命其臣名別兒哥 (Berké)者括斡羅思戶口。

① 鈞案其事構成本書第4—7卷。

② 撒里，塔塔兒部之禿禿哈里兀惕部人也。成吉思汗滅塔塔兒部時，曾因此汗二妻也速倫也速哈惕之救獲免，汗二妻亦塔塔兒部人也（見刺失德）書。

③ 見瓦撒夫書第1冊。

④ 見 Firischté 撰印度史，巴黎圖書館藏波斯文寫本。

第六章

教士魯不魯乞之奉使——其經行韃靼地域——撒兒塔營——拔都帳——魯不魯乞之入觀——進赴蒙哥帳——觀見蒙哥——魯不魯乞之致詞——蒙哥之答詞——哈刺和林之城市宮殿——蒙古帝答聖魯意書——魯不魯乞之選國——小阿美尼亞王海屯之入朝——其所獲得之利益

1253 年終，有歐洲基督教士二人奉法蘭西國王書入觀蒙哥。先是魯意九世之留處帕勒思丁，聞歸自韃靼地域之聶思脫里派基督教徒言，拔都長子撒兒塔 (Sartac) 曾歸依基督教。以爲遣傳道師至其國，得此王子之庇護，或能傳佈真教於韃靼中。遂作介紹書，付戈兒德里耶 (Cordelier) 派教士吉約木魯不魯乞 (Guillaume de Rubruquis)，命其持謁撒兒塔，請許此教士傳教於韃靼地域。吉約木於1253年偕一教士名巴兒帖勒米 (Barthélemi de Crémnoe) 者，及書記一人，發自帕勒思丁。至孔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登舟至克里米亞半島 (Crimée) 之速答黑 (Soudac) 登陸。行三日，抵韃靼軍之前哨。魯不魯乞云：“我見此輩之時，似進入一新世界中。”復自是赴撒兒塔營，營距窩勒伽河西三日程。魯不魯乞云：“自速答黑以來，行程垂二月，未寢於廬帳中，或臥於露地，或臥於車下。道途所經，無村莊及建築之跡，僅見有庫蠻墳墓甚夥。”有信奉聶思脫里派基督教之將校一人，介見魯不魯乞於撒兒塔。魯不魯乞盛裝，手持國王所賜之聖經，王后所賜着色繪畫而價值甚巨之聖詩。其同伴教士持彌撒文集及十字架。書記持香爐。入帳時，有人告其不得觸門闕，可誦祝福歌。魯不魯乞等遂唱 Salve Regina 歌而入。撒兒塔及其諸妻審視其衣服聖經，頗以爲異。魯不魯乞奉聖魯意書於此蒙古宗王，附有阿刺伯西利亞譯文各一分。次日，

撒兒塔得悉書中內容，乃語魯不魯乞等曰：“若欲留居國中，須經其父拔都許可。”將送彼等至拔都帳，面請進止。魯不魯乞曾見有聶思脫里派教士在撒兒塔所舉行聖禮，然撒兒塔非基督教徒，且挪揄蔑視基督教徒云^①。

於是諸傳道師等不得不赴窩勒伽河畔謁拔都。及抵拔都營，魯不魯乞頗驚其營地之廣，所據地與一大城無異。周圍約有三四程，人民繁庶。拔都居帳在其中，門向南，南方不許安設廬帳。廬帳列於汗帳左右東西兩方。女帳居左，視其位置高下，列帳以居，每帳相距有一擲石之遠。拔都有妻十六人，諸妻帳外有服役婦女之廬帳，及藏貯衣物之小屋甚夥。帳以氈爲之，上塗羊脂羊乳，以禦雨水。此種廬帳並卓於列車之上，欲遷徙時，則以牛駝架車他適。其地平原廣袤，道路平坦，轉運甚易也。

魯不魯乞抵拔都所，謁拔都於大帳。魯不魯乞云：“有人告以勿觸繫帳之繩，蓋其與門闕並重也。吾人科頭跣足，供衆人之瞻視。教士普蘭迦兒賓曾先吾人而至此，然曾易服，俾不受人輕視，益以其爲教皇使者，故如此慎重。吾人既入帳中，僅命吾人屈膝，如使臣謁見禮。吾人謁見處，距汗座有一 *Miserère* 之遠。人皆靜默，拔都坐金色高牀，升三級始登牀。旁坐其婦一人，其他男子則列坐於此婦之左右。顧女子甚少（蓋僅有拔都諸妻始能列坐於此），所以其一方餘地多爲男子所據。帳口有長桌，上陳飾以寶石之金銀大盞及馬湏。拔都注視吾人甚詳。其面貌微帶赤色。已而命吾人發言，介見者乃告吾人跪而致詞。我乃屈一膝，介者命屈二膝，我不敢違。遂自擬若祈禱上帝者然，乃致詞曰：上帝賜汗以榮華，行將賜汗以天福。前者若無後者，將無所用，汗應知之。脫汗非基督教徒，則永不能享此天福。緣上帝曾云，信仰者及受洗者將獲救，不信者則獲譴。汗聞此言微笑，蒙古人皆鼓掌嘲笑吾人。已而

^① 魯不魯乞云，吾人留撒兒塔所四日，未得飲食，僅有一次微以馬湏飲吾人而已。

聲息，我續言曰，我之所以至此者，因聞汗子已歸依基督教，特奉我主法蘭西國王書來觀。拔都聞言畢，命我起立，垂詢陛下及我等名（魯不魯乞行紀蓋呈聖魯意者，故其語氣如此）。譯人乃筆錄呈之。拔都復曰，曾聞陛下統率一軍出國而戰？我答曰，此事非虛，蓋欲討擊佔領耶路撒冷聖地及污瀆上帝居宅之穆斯林也。拔都又問從前是否已遣派使臣至此？我答曰否。於是命我等坐，賜所飲馬湏，聞此乃異數也。時我注目於地，彼命我舉首，乃出。”

魯不魯乞出帳後，有人來告，留居其國，拔都未敢決定，須請命於皇帝蒙哥。魯不魯乞應入朝自求之，並命部下千戶某之子領之往。魯不魯乞等二人隨拔都宮帳，沿窩勒伽河行，約六星期，9月15日，遂隨導者東行，跋涉三月有餘。“歷經饑渴寒凍疲勞，未可言喻。”經行廣大平原，此蓋蒙古侵略前康里、哈刺契丹、畏吾兒、乃蠻諸部之地。於12月27日抵大汗廷，時汗廷在哈刺和林南數日程之地。道中所需之糧食車馬，皆由各地供應，不須付價，蓋宗王之使者視同皇帝之使者，道路之所需，應由人民供給也。拔都使者所至之處皆受禮遇，人出城奉酒食，鼓掌作歌以迎之。

二教士抵大汗廷，告以來意。然皇帝之臣下終信為求和乞降之使臣。魯不魯乞反復申辯，言非法蘭西國王使臣，僅為奉國王往見宗王撒兒塔之傳道師。蓋魯意九世已悉韃靼人視遣使如同一種稱藩行為，曾囑魯不魯乞勿使人信其為使臣也^①。1254年1月4日，此二教士入覲大汗於帳中。魯不魯乞云：“宮前氈門揭開，吾人遂入，時尚在聖誕節內，吾人遂唱 *A Solis ortus cardine* 等歌。歌畢，有人來遍搜吾人身內，蓋恐吾人藏有兵刃也。強使吾人之譯人留存其帶及刀於關者所。帳口設一桌，上陳馬湏。引見者命譯人

^① 魯不魯乞云：“此輩驕傲之極，致信世人皆應博其恩寵。——此輩曾詢及我國中牛羊馬是否甚多，一如將來我國盡取而去之意。”先是撒兒塔拔都部下之人，已數為此相類之詢問也（第32章）。

立於桌旁，延吾人坐於女座附近之處。帳壁全佈金錦，帳中置一火盆燃火。用荆棘馬矢作燃料。大汗坐小牀，衣皮裘，其華麗光澤，有類海豹之皮。其身長不逾中人，鼻微扁平，年約四十五歲。其婦年幼，尚美麗。攜其一女名昔里納 (Cyrina) 者坐於側。女近婚年，貌甚陋，別有兒童數人坐於附近之一牀上。汗問吾人欲飲何物。被等冬季之飲料共有四種，曰葡萄酒，曰米酒 (terasine)，曰馬湏 (cara coenmiz)，曰蜜酒 (ball)。吾人答言非嗜飲者，惟汗所命。於是賜飲米酒，微嘗之，其甘其色有類白葡萄酒。吾人之譯人則在司酒人之旁狂飲無節，致瞠然不知其所言所行。已而汗命人持獵鳥數頭至，置之拳上，視久之。視已，命吾人發言。其身旁有一譯人，爲聶思脫里派教徒。至吾人之譯人則幾醉不知人矣。吾人遂跪致詞曰：吾人感謝上帝，曾導吾人遠蒞此地，來朝其付與地上大權之大汗蒙哥，吾人並祈請救世主耶穌基督，爲陛下祝長壽（蓋此輩所切欲者祝壽而已）。並言前在國內聞撒兒塔是基督教徒，凡屬基督教徒聞悉此事，莫不歡欣。法蘭西國王尤甚，所以命奉修好書，介紹往謁，請許吾人留居其國，俾能依本派之規律，傳佈上帝示人立身之道。撒兒塔不敢專決，遣吾人進謁其父拔都，拔都復命吾人進謁皇帝。上帝既以地上之一大國付與皇帝，吾人籲請其俯允留居其所轄土地之內，俾能傳佈上帝之誠，並爲皇帝皇后皇子等祈福。吾人雖無金銀寶石，僅恃奉祀祈禱。然請許留居此地渡此嚴冬，同伴之人長途疲勞已甚，若命其立時就道，將恐其不能生還。彼曾囑我代請留居此地數日。大汗答曰，可使太陽之光普照，而使其威權及拔都之威權廣播一切地域云云。迄於是時，譯人已醉，吾人不解其所言何事。蒙哥本人亦有醉意，語畢賜坐。已而隨其書記出，吾人將還所居帳時，譯人來言，蒙哥憫吾人之遠道疲勞，許留此二月，渡此嚴冬。並言附近有一城名哈刺和林，若願徙居此城，則供應吾人一切需要之物，第若吾人願留此處，供應亦同。然隨同

汗帳遷徙，艱苦較甚也。”

魯不魯乞留居帝廷之時，曾見蒙哥及皇族對於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典福，悉皆參加。其所認識之基督教，僅其若干外式，若焚香祝盞崇拜十字架等事而已。除蓄養珊蠻或巫師外，兼贍養此三教之教師。冀能藉此確可求福免災，並未思及宗教尙有其他目的^①。

三教之徒皆努力求新入教者於蒙古人中，尤盼皇帝之信仰。惟蒙哥僅守成吉思汗遺教，對於任何宗教，待遇同等，無所偏袒。一日語魯不魯乞，勵其寬容諸教，以爲在朝諸人既崇拜惟一長生之上帝，各應自由用其儀式敬奉之云。觀其厚賜各教之人，各教人皆其以教爲汗所重視。若據史家阿剌丁朮外尼之言，蒙哥所偏袒者蓋爲穆斯林。曾舉一例以證之。650年（1252年）伊斯蘭齋節日

① 案據魯不魯乞之記載，隨侍蒙哥之聶思脫里派教士，類皆不學無識迷信嗜酒之人。朝廷設宴時，聶思脫里派之教師服其衣飾，先爲皇帝祈禱祝盞，迨其退出，則命伊斯蘭教教師入，伊斯蘭教禮畢，則命偶像教師入。——“主顯節之八日，蒙哥之正后名忽都台(Coutouctai)者，攜其長子班禿(Baltou)暨幼子數人，並婦女數人，至聶思脫里派之禮拜堂，跪伏於地，以右手持聖像吻之。旋依聶思脫里派之習俗，與在場諸人執手，蒙哥亦蒞此禮拜堂，與其后共坐於壇前之金座上，命魯不魯乞及其同伴讚唱 Veni sancte spiritus 之歌。皇帝未久即退，其后則留禮拜堂中。施物於一切基督教徒。人以米酒、葡萄酒、馬漣獻，皇后取一盞跪請祝盞。皇后飲時，教師唱歌，已而教師等共飲，以至於醉。是日日間所行如此。至晡，皇后既醉，與他人同，遂歸車帳。諸教師作歌送之，謂其曰唱，勿寧曰號也。”——“復活節中第三日曜日前之土曜日，蓋爲阿美尼亞人之復活節也。吾人偕聶思脫里派之教師多人及阿美尼亞之修士一人，巡行蒙哥宮中。吾人入宮時，見一侍者侍火炙羊胛骨出，黑如薪炭，我頗異之。詢其故，始知此地之人凡有事必須先炙羊胛以下吉凶。汗欲有所爲也，命人持未炙之骨至，取而默祝之，然後付人持至汗寢所附近之兩處，以火炙之，骨黑然呈之於汗。審其完整或碎裂，設若完整則吉，破碎則凶（參照卷末附錄1）。聶思脫里派教師入見蒙哥，奉香，蒙哥自執香置之爐中。諸教師等並視其盞，吾人皆須爲之，已而賜諸教師飲。”——“飲畢，吾人赴班禿宮中，班禿見吾人至，即自座上躍下，跪伏於地，禮十字架畢，奉之至高台，以新絹承之。其傳名大維德(David)，聶思脫里派教師，實一醉徒也。曾命之行此禮，已而命吾人坐，自飲諸教師等所祝之盞畢，並賜諸師飲。”——“吾人復自此歷至皇后位次第二第三第四者之宮中，諸後亦皆跪伏於地，禮十字架奉之於高台，以絹承之。諸教師等所授之基督教禮祇此。諸后且並遵守巫師及偶像教徒之儀式。”（行紀第36—39章）。——復活節之前一日，適當1254年4月19日，哈刺和林城中受洗者有六十餘人，諸基督教徒舉行盛大之慶賀。”（見行紀第42章）。

(Beyram)，蒙哥所之諸穆斯林集於皇帝之幹耳朵前，盛禮慶賀此節。先由忽氈城人大法官札馬魯丁馬合木 (Djémal-ud-din Mahmoud) 主持祈禱，為皇帝祝壽。蒙哥命其重禱數次，遂以金銀及貴重布帛數車賜之。並於此日大赦，遣使至各地，命盡釋獄中諸囚^①。基督教之兩著作家，若海屯 (Haythou) 及幹兒帛良 (Etienne Orpélian) 者，則謂蒙哥偏祖基督教徒。而佛教中人必亦信其偏祖佛教，蓋據中國史書，佛教在當時已成國教也。

魯不魯乞曾見蒙古教師或巫師居於帝帳之前，約一擲石之遠，守護其車中偶像。此類巫師兼諳星術，知預言日蝕月蝕。凡日月之蝕，此輩擊鼓鉦，大呼以禳之。指定吉日凶日，人有事必諮詢之。凡宮廷所用之物，以及貢品，必經此輩以火淨之，此輩得留取若干。兒童之誕生，則召其至，以卜命運。有病者亦延其至而求助於其呪術。脫其欲構陷某人，祇須言某人之疾蓋因某人厭禳所致。人有諮詢者，此輩則狂舞其鼓而召鬼魔，已而昏迷，偽作神語以答之^②。

復活節之前後，魯不魯乞隨大汗返哈刺和林，據言此城不及法蘭西之聖登尼城 (Saint-Denis) 遠甚。聖登尼之修道院，且大逾

① 見世界侵略者傳第2冊。

② 見魯不魯乞行紀第45章，此傳道師曾誌有此輩巫師之狡詐及蒙古人之迷信若干事。蓋聞諸麥志城 (Metz) 之一婦人名帕開忒 (Paquette) 者，此婦先在匈牙利為蒙古人所俘。後至哈刺和林，服役於蒙哥之一皇后所。此蒙古皇后奉基督教。有人獻美裘，命巫師以火淨之，巫師依俗留其一部。然后之司衣婦見巫師所留部份超過其所應得，言之於后。后遂譴責巫師。其後未久，后得疾甚劇，召巫師詢之。巫師言受司衣婦之厭禳，於是逮此婦，拷掠七日，迫之自承。會皇后死，此司衣婦乃自請死，欲從其主於地下，言從未謀害其主，主死不願獨生。然皇帝明其冤，命釋之。——巫師遂又誣厭禳者為皇后女之乳母。其人乃一聶思脫里派教師之妻，逮而拷訊之。乳母自承曾用術媚皇后然從無害之之心，但仍不免被死處刑。——其後蒙哥之一后產子，召巫師卜其命運，巫師言皇子壽命甚長，將為大帝，在位時國勢隆盛。然越數日，皇子夭折。皇子之母召巫師至，責其言之不實。巫師言前此所誅之乳母曾以厭禳之術殺皇子。皇后聞言大怒，命男婦各一人殺此乳母所遺之一子一女。蒙哥聞之怒甚，責皇后不應妄殺二人。命禁錮皇后獄中七日，期滿謫居宮外一月。同時命誅手殺乳母子之男子，繫其首於手殺乳母女之婦人項上。命以燃薪笞之，旋殺之(第47章)。

蒙哥之宮殿十倍。城內有兩大街，一名回回街，市集所在，宮廷駐此城時，外國商賈及各地人民皆輻輳於此焉。一名漢人街，工匠所居。城中有文書省之衙署數所，各派偶像祠宇十二所，伊斯蘭教禮拜寺二所，基督教堂一所。城周圍環以地牆，四方闢四門，各門各有市場。東門售粟及其他本地出產不豐之穀食，西門售羊及山羊，北門售馬，南門售牛及車。

皇宮近城壁，環以磚牆，南北向。南方闢三門，中有大殿，建築頗類教堂，其前庭立柱兩行以承之。朝會之日，皇帝坐此殿之高座上，其旁座稍低，皇后位次最高者之位也。諸皇子及諸宗王列坐於寶座右，諸公主列坐於其左。寶座附近有一銀製大樹，四銀獅承之，口吐葡萄酒馬湏蜜酒米酒於四銀盤中。樹頂一銀製天使矗立其上，手執喇叭。司酒人酌酒於外櫃，酒通於樹下時，喇叭即發聲。此樹蓋一巴黎之金器匠名不涉 (Guillaume Boucher) 者所製。其人前在匈牙利之別勒格刺德城 (Bélgrade) 爲蒙哥之弟某所俘，製作此物時，曾用銀三千馬克 (marc)①。

魯不魯乞留帝廷五月，即預備西還，此傳道師似未固請久居韃靼地域也。蒙哥欲遣使偕之歸，然魯不魯乞謝曰：“所經道途不靖，難保旅人安寧。”蒙哥遂以諭法蘭西國王書付之。魯不魯乞詢其送達可汗詔敕後，是否可以重來韃靼地域？蒙哥不答。僅命其多齋旅行必需之物，賜之酒而遣之②。

蒙哥諭魯意九世書，係以畏吾兒字寫蒙古語。首引成吉思汗之諭降語云：“長生天命，天有一帝，地有一主。天子成吉思汗諭

① 魯不魯乞云，在此別勒格刺德城同被俘者，尚有主教一人。此主教蓋爲法國魯意城 (Rouen) 附近之別勒維勒城 (Belleville) 人也。魯不魯乞在哈刺和林曾見主教之姪，哈刺和林中且有匈牙利、阿蘭、幹羅思、谷兒只、阿美尼亞之基督教徒甚衆。——鈞案馬克舊量名，每馬克約重8兩。

② 魯不魯乞云：我告別時，曾自思維，脫上帝賜我靈異如曩者摩西 (Moïse) 之所爲者，或者能使其皈依也。

曰：耳可聞與馬足可至之地，可將此諭諭之。其不從而欲以兵抗者，將有眼而不能視，有手而不能用，有足而不能行，長生天及地上神蒙古主之命如此。”

“此命蓋由蒙哥可汗通諭法蘭西國王以及法蘭西國諸貴人教師暨全國人民者。俾其獲知其尚未得悉長生天詔告成吉思汗之命，及朕諭告之語。”

“有名稱大維德者，曾冒稱蒙古使臣使汝國。汝曾遣使隨之來朝貴由汗，使者抵帝廷時，汗已死。其寡婦海迷失曾賜絹一疋並國書而遣之歸，願此婦賤逾牝犬^①，安知和戰之事，及此國之福利歟？”

“茲汝遣此二修士至撒兒塔所，撒兒塔不敢專決，遣之往謁拔都。拔都復遣之入朝覲見蒙古之無上主蒙哥可汗。朕欲遣使偕彼等同至汝國。據二修士言，此國及汝國之間，道途危險，兼有數敵國處乎其間。恐朕之使臣不能安抵汝國，願自齋朕諭國王魯意之詔敕而還。所以朕以長生天之詔諭付汝教師轉達。汝奉諭以後，須遣使來報，欲和抑戰。設汝自以國遠，山高水深，蔑視天命，則彼能轉難爲易而變遠爲近者，知悉吾人之能爲也。”^②

魯不魯乞於1254年6月奉蒙哥詔敕及帝命赴拔都廷，在途七十日，僅見村莊一處，尙不能得麵包爲食。有時二三日中僅飲馬糞，別無食物。蒙哥曾作書致其從兄，囑其增刪其致法蘭西國王詔中之詞。魯不魯乞與拔都游牧之宮廷隨徙者數星期，旋取道太和嶺而歸聖讓答克城之道院。時魯意九世已還國，遂寄呈其行紀^③。

① 魯不魯乞云：可汗曾親語我，此不幸婦人曾因厭穢而被絕於皇族之外。

② 魯不魯乞云，“書中之大意如此。”觀其譯文，足證譯人之無識。其中有語義不明處若干段，概從刪棄。

③ 見魯不魯乞韃靼地域行紀巴黎1634年刊本，此傳道師實名魯亦思不羅克(Guillaume de Ruysbroek)願其人爲卜刺班州(Brabant)人。則可以假定其出生於卜呂塞勒(Bruxelles)南一程地之魯亦思不羅克村(Ruysbroek)矣。

同一時代小阿美尼亞國王海屯一世 (Hethoum I) 入朝蒙哥。小阿美尼亞，小國也。以昔思 (Sis) 爲都城，當時據有西里西亞 (Cilicie) 戈馬然 (Comagène) 兩地全境，及迦帕朵思 (Cappadoce) 亦鎖里亞 (Isaurie) 之數城。先是阿美尼亞帕格刺迪 (Pagratides) 朝之末王迦乞格二世 (Kakig II) 死，其族人名魯彭 (Roupen) 者，於1080年取西里西亞之山地數區。其中有不少阿美尼亞人，因國爲塞勒朮克朝之突厥所據，不堪受其壓迫，避難於此，垂百年矣。魯彭之後人漸蠶食東羅馬帝國之疆土，力禦小亞細亞塞勒朮克朝之突厥，國境於是擴張。因與十字軍利害相同，時常互相援助。魯彭之第九代繼承人烈雍 (Léon)，復略取東羅馬及突厥之地，於1197年遣使請於教皇薛勒思廷三世 (Célestin III) 及皇帝亨利六世 (Henri VI)，而受冊封爲國王。蒙古將拜住擊敗魯木算端凱豁思魯 (Key-Khosrou)，進兵小阿美尼亞之時，烈雍之第三繼承人海屯，見蒙古兵迫西里西亞，遂求和而自保。於1244年遣使納款於拜住。由是阿美尼亞王遂爲蒙古皇帝之藩臣，此窩闊台在位時事也。貴由卽位，海屯曾遣其弟大將軍三帕德 (Sempad) 入朝朝賀。海屯欲親入朝，因事未果。至1254年，始離其國往朝蒙哥，先取道打耳班，謁拔都撒兒塔，繼至帝廷，頗受優禮^①。海屯留帝廷五十日。得國王之冊封，及減輕小阿美尼亞貢賦，豁免教會稅課之詔敕而還^②。

① 阿美尼亞史家相刺可司 (Kirakos Kaïdzaketsi) 所撰海屯入朝大汗行紀，曾經 Klaproth 在新亞細亞學報第二册 273 頁以後刊布並附註釋。

② 見教士 Michael Chamisch 撰阿美尼亞史，Joh. Avdall 譯文，Calcutta，1827 年刊 284 頁。——海屯 (鈞案此海屯別爲一人) 撰東方史第 23 章。根據此著作家之記載，其戚國王海屯請求蒙古皇帝之第一事，則求皇帝歸依基督教，並着手於全國人民之歸依。著者海屯云：“此請及其他六請上達蒙哥後，蒙哥集會議之。阿美尼亞王亦列席，蒙哥之答詞曰：‘阿美尼亞王既從遠道自動來朝，所請亦甚正當，應准如所請。賴天之助，將實行之。朕將先與韃靼貴人同受洗禮，奉此基督之教，並使人民悉皆樂從。’——此說似非真相，著者海屯又云：皇帝由阿美尼亞王相某主教之手接受洗禮，宮廷之

人悉皆受洗。中有男女數人爲國之要人。——蒙哥受洗容有其事，蓋其對於各教一律奉行，然實未信仰何種宗教。蒙古人之視洗禮殆同一種尋常淨禮。至若史家海屯所言阿美尼亞王所取得之教會豁免賦役一事，亦非特惠。蓋成吉思汗法令而經窩闊台追認者，一切宗教之教師皆有此特權也。又據海屯之說，蒙古皇帝曾許將穆斯林所侵阿美尼亞國內諸地而經蒙古兵奪還者，悉移付阿美尼亞國王。蒙古統將之在西方者，將受援助阿美尼亞國王之命。蒙古兵將進討哈里發，並會合基督教徒共取聖地，此種許諾後此未久皇弟旭烈兀皆履行之。——著者海屯，阿美尼亞國王之戚也。君臨地中海沿岸 Tarse 西南之一小國名 Gorhigos，1305年時，以其國土獻海屯二世，而自入教修道。先赴普勒島，繼至羅馬，後至法國。在Poitiers撰東方史一部，詳述蒙古及小阿美尼亞諸國王之史事(見Saint-Martin撰阿美尼亞記第1冊203頁引西里西亞志)。

第七章

忽必烈之經略雲南——兀良合台之經略——安南之降——高麗之降——忽必烈之暫時失寵——計畫侵宋——蒙哥之進兵——四川之役——合州之圍——蒙哥之死——其軍之退——拔都之死——撒兒塔

1252年，忽必烈奉命經略雲南，時雲南數小國分立，多對宋自主。是年終，蒙古將汪德臣將兵入蜀，掠成都。薄其南三百里之嘉定，由是爲忽必烈開闢行軍道途。1253年10月，忽必烈自陝西之臨洮進兵，速不台子兀良合台 (Ouriangcadai)爲副^①。兀良合台在諸將中推戴蒙哥爲最力，至是蒙哥命其主持南征軍事。忽必烈經行山谷二千餘里，至金沙江，乘革囊及楫以濟。摩沙蠻主迎降。師至白蠻；其主將出降；主將姪堅壁拒守，攻拔殺之，不及其民。進取南詔國之都城大理。一日夜宴，姚樞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事。明日，忽必烈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事，吾能爲之。”及師至大理，命樞裂帛爲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民得相完【公元1254年1月】。至是忽必烈留兀良合台征服南方未平諸地，自還蒙古。

兀良合台既平大理，遂入土番，其酋懼而出降。土番有民三十萬戶。兀良合台簽發土番軍爲前鋒，進取其他諸部。1254年終，入朝帝於蒙古。次年，復還雲南。降白蠻、烏蠻、鬼蠻等部。魯魯

^① 速不台於參加窩闊台死後大會畢，遷居禿刺河上，歿年七十三歲（見亞洲新雜纂速不台傳）。案速不斛 (Soubout) 蒙古語猶言珠。

斡、阿伯、阿魯等國懾於兵威皆降^①。

1257年，兀良合台進兵交趾，時安南尙稱藩於宋也。遣使諭其王陳日昃降，使皆見囚。兀良合台遂進兵至洮江，交人隔江列象騎步卒甚盛。兀良合台分軍爲三隊，濟江敗之。安南王單舟走海島。兀良合台先命其將徹徹都率一隊先渡江，勿與敵戰。待二軍並渡，斷其後路，然後奪其船。敵若潰走，無船必成擒。然徹徹都違命，安南兵雖大敗，得駕舟逸去。兀良合台怒曰：“先鋒違我節度，軍有常刑。”徹徹都懼，飲藥死。

【12月】兀良合台取安南之東京，得前所遣使於獄中。以破竹束體入膚，比釋縛，一使死，因屠其城。留九日，以熱不能堪，班師^②。

【公元1258年3月】安南王請降，傳國於長子光昺。光昺遣塔與其國人以方物獻，兀良合台送詣行在所，時蒙古帝適在侵宋也^③。

1256年春，蒙哥會諸王百官於月兒滅怯土之地。設宴六十餘日，賜金帛有差，仍定擬諸王歲賜錢穀^④。

① 見馮秉正書 257—262 頁。——雲南分爲數國，古南詔之地也。烏蠻白蠻所居，南詔之都城曰大理。蒙古人名烏蠻人曰合刺章(Caradjang, 猶言黑民)。忽必烈在位時代，雲南之一大部份或其全部，置合刺章行省。都押赤，Klaproth 謂卽今之楚雄(新亞洲學報第 11 冊 459 頁。鈞案此誤，押赤應是今雲南省治昆明)。馬可波羅行紀曾著錄有合刺章(Caraiam)，境內有七國，皆屬忽必烈。刺失德記述蒙哥在位時忽必烈南征事，亦謂忽必烈進攻南家思(Nanguiss, 中國南部)以前，欲先取合刺章之地。據云：“中國人名其地曰大理(Tai-liou)，印度人名曰撻陀羅(Candar)，波斯人名曰罕答哈兒(Candahar)，與土番、唐兀、中國、印度、金齒等國爲隣。忽必烈在此國大肆焚殺，虜其王摩訶羅嗒(Maharadja, 此言大王)而還。其後未久忽必烈離軍而去。”——其後刺失德臚舉忽必烈帝國之十二行省，亦著錄有合刺章行省，治押赤。——同一史家在蒙古兀良合部條下云：“兀良合台，蒙哥可汗時之一大將，卽此部人也。蒙哥命其弟經略合刺章時，發兵十萬，命兀良合台總軍事，欲使忽必烈受其節制。合刺章之地相距蒙哥駐所有一年程之遠，氣候惡劣，軍中多病。益以合刺章戰士衆多，防守甚力，逐日搏鬥。因此兩種原因，蒙古軍不久僅存二萬人。”

② 見馮秉正書 264 頁。

③ 見元史譯文 337 頁。——馮秉正書第 12 冊第 6 頁附錄宋君榮撰東京史略。

④ 元史本紀 1253 年下云：宗王拔都遣脫必察詣行在，乞買珠銀萬錠，汗以千錠授之。仍詔諭之曰，成吉思汗窩闊台之財，若此費用，何以給諸王之賜？王宜詳審之。此銀就充今後歲賜之數(夏真特譯文 379 頁)。

同年高麗降。高麗自 1247 年以來不復入貢，至是其王懼於軍威，親自入朝。

或讒忽必烈於帝，言其得中原人心，有圖位意。1257 年，蒙哥遂召忽必烈還，命哈刺和林副長官阿藍答兒代之，行省事於京兆。阿藍答兒至鞏昌，大爲鈎考，推集經略宣撫官吏，下及征商無遺，曰俟終局日，入此罪者，惟劉黑馬史天澤以聞，餘悉誅之。忽必烈聞之不樂，姚樞曰：“帝君也兄也，大王爲皇弟，臣也。事難與較，遠將受禍。莫若盡王邸妃主自歸朝廷，爲久居謀，疑將自釋。”及忽必烈見蒙哥，皆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因罷鈎考局，召阿藍答兒還，不復問^①。

【9月】會諸王百官於蒙古中央哈不兒哈不黑出兒（Cabour Cabouktchour）之地。成吉思汗壻亦乞刺思部人答兀海闊列堅（Daougai Gourgan）以宋未降，請伐之。蒙哥亦主戰，言將自將伐宋。且曰：“我父祖成大業而享盛名，我欲效之。”諸王曰：“君臨全世界而有弟七人，安用親自將兵擊敵？”蒙哥不願效法窩闊台，不從衆言^②。先是 1241 年攝政皇后禿剌乞納使月里麻思入宋議和。從行者七十餘人，抵淮上，宋人囚之長沙飛虎寨，已而月里麻思死。1254 年蒙古兵圍合州，爲守將王堅所敗。宋政府因釋所囚餘使還，以示求和之誠^③。

是年夏，蒙哥謁成吉思汗行宮，祭旗鼓。復會於怯綠連河附近，以駙馬臘真之子乞鯁爲達魯花赤，鎮守斡羅思，賜馬三百羊五千^④。

1257 年 10 月，蒙哥出師南侵，命皇弟阿里不哥居守哈刺和林，阿藍答兒輔之。度漠南至玉隴棧，忽必烈及宗王數人來迎，大宴，

① 見馮秉正書 263 頁。——宋君榮書 116 頁。——綱目譯文 333 頁。

② 見史集。

③ 見馮秉正書 237 及 260 頁。——綱目譯文 290 及 325 頁。

④ 見元史譯文 331 頁。

既而各遣歸所部。【公元1258年2月】蒙古元旦，次也里本朵哈之地，受朝賀。【3月】至黃河，適冰合，以土覆之而渡。【5月】入陝西，駐蹕六盤山，諸郡縣守令來覲。時皇弟旭烈兀已平西域，遣使來獻捷。蒙哥以阿母河以西之地畀其弟管理。駐三月，留輜重於六盤山，率軍四萬號十萬，分三道而進。【8月】蒙哥由隴州趨散關，皇弟末哥由洋州趨米倉，萬戶李里叉由漁關趨沔州。別遣兩軍入湖廣江南，張柔從皇弟忽必烈攻鄂州，斡赤斤子塔察兒攻荆山。又詔兀良合台自交趾引兵會鄂，其侵宋之軍事計畫如此。

蒙古元帥紐璘將前軍，欲會都元帥阿答胡於成都，敗宋將劉整軍於遂寧江渡，遂長驅至成都。宋四川制置使蒲擇之自將兵取成都，會阿答胡死，紐璘率軍扼其歸路，擇之兵潰，成都所屬數州悉降蒙古。紐璘以功受都元帥。

【10月】紐璘聞蒙古帝次漢中，遂留將守成都，自師衆進取保寧府西北約二百里之苦竹隘。隘在小劍山頂，中道獲宋將張實，遣之招降。實入隘，遂與守將楊立堅守。【11月】蒙古帝渡嘉陵江至白水，命總帥汪德臣造浮橋以濟，進至苦竹隘。隘中裨將趙仲竊獻東南門，蒙古兵入，守將楊立敗死，守衆皆潰。詔毋犯趙仲家屬，仍賜仲衣帽，徙於隆慶。次日，獲張實，支解之。賜汪德臣玉帶，犒賞士卒，留精兵五百守之。

越二日，蒙古帝進圍長寧山，保寧府府境之險要也。守將王佐徐昕戰敗，蒙古兵進攻鵝頂堡，知縣王仲降，城遂破，佐死焉。蒙古帝入城，殺佐之子，及徐昕等四十餘人。由是龍安府內五城守將俱以城降。諸王末哥塔察兒並略地還，以所將二軍來會。已而蒙古將李璿取宋之海州漣水軍，拔四城，殺宋軍幾盡。

蒙哥進至閬州大獲山，遣王仲入閬州招守將楊大淵降，大淵殺之。蒙古諸軍攻城，大淵懼，遂以城降。蒙哥命率所部兵與汪德臣分擊相如等縣，師次運山，大淵遣人招降其守將。【公元1259年1月】師

至青居山，宋裨將殺其都統出降。已而隆州及大良山相繼降。攻雅州，拔之。石泉守將以城降。遣宋降將晉國寶招諭合州守將王堅，堅辭之。

是年【2月】蒙古元旦，蒙哥駐蹕重貴山，置酒大會。因問諸王駙馬百官曰：“今在宋境，夏暑且至，汝等其謂可居否乎？”札刺兒部將脫歡（Togan）進曰：“南土瘴癘，上宜北還。所獲人民，委吏治之便。”阿魯刺部將八里赤曰：“脫歡怯，臣願往居焉。”帝善之。晉國寶歸次峽口，王堅追還殺之。帝遂命汪德臣進圍合州，俘其男女八萬。【3月】帝悉率諸軍進至合州城下。城在嘉陵江及涪江交流處，3月4月兩月間，屢攻不克。5月，大雷雨凡二十日。

宋制置使蒲擇之在蜀無功，宋以呂文德代之。文德乘風順攻涪浮橋，力戰得入重慶。即率舟千餘，沂嘉陵江而上，蒙古兵順流縱擊，奪戰艦百餘艘，追至重慶而還。

6月，蒙哥屢攻合州不克。7月，汪德臣復選兵夜登外城，王堅率兵逆戰。遲明，德臣單騎大呼曰：“王堅，我來活汝一城軍民，宜早降。”語未竟，爲飛石所中，因得疾死。會天大雨，攻城梯折，後軍不克進，俱退。蒙古軍數攻城，死傷甚重。而軍中痢疫盛行，蒙哥亦得疾。【8月】乃留精兵三千守之，餘悉攻重慶。越十二日，蒙哥死於合州城東十里之釣魚山①。

此汗在位八年，壽五十有二。爲人沉斷寡言，不樂燕飲，不好侈靡，雖后妃不許之過制。初窩闊台時，羣臣擅權，政出多門，至是御羣臣甚嚴。惟性喜田獵，自謂遵祖宗之法，不蹈襲他國所爲。然酷信巫覡卜筮之術，凡行事必謹叩之，殆無虛日。

四川之役，禁止抄掠。皇子阿速台（Assoutai）因獵踐民禾稼，

① 宋君榮書（121頁）謂或傳其中流矢，是語不知何所本。（鈞案語見續通鑑綱目卷21）元史謂其死於釣魚山。綱目則謂其死於合州城下。刺失德則謂蒙哥嗜酒，時軍中痢疫盛行，因染疾死。

帝見讓之，撻其近侍數人。士卒有拔民蔥者，斬以徇，由是秋毫無犯。仍賜所經地方長吏有差^①。

諸將決定班師，奉柩北還^②。皇子阿速台以軍事付統將渾都海 (Condoucai)，自隨柩還蒙古。陳柩於四后之斡耳朵中凡四日。四后中隨蒙哥南行者僅一人。陳柩時，在場諸人皆號泣。葬於不兒罕合勒敦山成吉思汗拖雷二墓之側。

蒙哥后妃數人，正后忽都台，亦乞刺思部人也。生二子，曰班禿，曰斡連家思 (Orenguiass)^③。庶出二子，曰昔里吉 (Schirégui)，曰阿速台^④。

宗王拔都於1256年(回曆654年)歿於窩勒伽河附近之地。拔都別號賽因汗 (Saïnkhan)，猶言好汗也。人譽其極好施與，凡以貢賦獻者。不俟納庫，即散賜於人。仍奉其祖先粗野宗教。建撒萊城於窩勒伽河東岸，是爲其與諸後王之首都。拔都習於遊牧生活，終年徙居各地。春日沿窩勒伽河東岸北行，徙居不里阿耳邊境，秋八月則南還^⑤。朮赤死後所遺軍隊，拔都與其兄斡兒答共分有之。斡兒答獲有細渾河北之地，人稱此王及其後王曰左手諸王，俾與窩勒伽河畔之拔都系有別。左手諸王建牙於昔格刺黑、撒別闌 (Sabéran)、訛答刺等處，對於撒萊之系獨立自主，然視拔都系之後王若主君，故於教令中列其名於前^⑥。

① 見元史及綱目譯文 335—354頁，夏真特之譯文止於蒙哥之死。——馮秉正書 265—275頁。——宋君榮書 117—121頁。——蒙哥，蒙古語猶言銀（鈞案此蓋音近之誤），突厥語同一名稱則訓爲長生。蒙古人亦常適用此義，惟未用爲人名（鈞案此亦誤，可參考1913年亞洲學報伯希和撰蒙古名稱考）。

② 綱目云，諸王大臣用二驢，蒙以繪轎，負之北行。——馬可波羅云：護衛蒙哥遺體還韃靼地域之士卒，在途見人輒殺，如是被殺者約有二萬人。

③ 鈞案應是玉龍答失之誤。

④ 見史集。

⑤ 見魯不魯乞行紀第22章。

⑥ 見史集朮赤傳。——木剌靖巴失書第二冊。

1256年，蒙哥招集大會時，拔都曾遣其子撒兒塔赴會。未蒞會前，聞訃，蒙哥命其嗣父位，厚賜而遣之歸。撒兒塔行至中途亦死^①。穆斯林相傳此王曾經歸依基督之教^②。教皇因那曾四世聞教師約翰 (Jean)言，亦誤信其入教，曾於1254年致書賀之^③。

撒兒塔死，帝命拔都子^④兀刺赤 (Oulagtchi) 嗣位。惟其年尚幼，蒙哥又命拔都長妃孛剌黑真 (Boractchin) 攝國政，待其成年。越數月，兀刺赤又殤，兀刺赤子別兒哥嗣立^⑤。

① 見世界侵略者傳第1冊。

② 見木剌哈巴失書第2冊。——Assemanus 東方叢書第3冊第2篇104頁引阿不法刺治世界史略。

③ 見教會年曆第2冊492頁。

④ 鈞案原文作撒兒塔子，茲據第2冊之勘誤表及第4冊之世系表改正。

⑤ 見史集。

附錄一 刺失德書所記拖雷攻金之役

“拖雷軍迫潼關，敵果以重兵扼守，不出所料。時有契丹騎十萬，Cadai Zengou①、Camer Tégoudar②兩將統之，列陣於潼關以待。見蒙古兵少，似有輕視意。拖雷見敵兵太衆，特召統將失吉忽秃忽議之。拖雷曰：不能於此處擊敵，須誘之離其陣地。乃命忽秃忽率三百騎馳逐於契丹軍前。然阿勒壇汗 (Altankhan)③軍不爲所動，且傲言曰：吾人將圍此蒙古軍，盡俘之，將如何如何待遇其妻女。拖雷見忽秃忽誘敵之計未遂，敵軍扼險以守，本軍既不能進攻，退又恐喪失士氣。遂取別道入阿勒壇汗所駐之區域，俾能與皇帝窩闊台之軍會合。命阿魯刺部那顏不魯赤 (Bouroudji)④之弟秃忽勒忽扯兒必 (Toucoulcou-Tcharbi)將千人殿後。

“契丹軍見蒙古避不與戰，乃大呼挑戰。蒙古兵仍前行，若不聞者。契丹軍不得已離其陣地，追躡蒙古軍後。蒙古軍勢微而氣沮，契丹軍突擊其殿後軍。蒙古兵被擊，墜水渠者約四十人。秃忽勒忽疾報拖雷，拖雷見事急，乃命人作術法名 djédamischi 者以退之。其術以石浸水，取出拭之，雖在嚴夏，可招致風雪嚴寒，或暴雨。蒙古軍中有一康里人善此術，拖雷命其爲之。拖雷軍服禦寒衣，三整日不下騎。進至村中，時居民皆已棄其牲畜衣物而逃，蒙古軍得糧衣無算。康里人作術有驗，即日大雨，次日降雪，起暴風，寒甚。契丹軍忽覺仲夏中天寒逾嚴冬，氣大沮。拖雷命分軍，每千人據一村。藏馬於屋中，厚覆之。蓋風暴甚烈，不容其……(下有

① 鈞案此人疑指哈達。

② 鈞案此名可讀作哈馬兒帖古答兒，然金將中無一與此名相合者，殆爲徒單兀典之誤。然則合三峯山之役及陝州之役爲一事矣。

③ 猶言金帝。

④ 鈞案即博爾朮。

脫文)契丹軍則暴於野中,大受氣候嚴烈之害,如是三日,兵不能進。拖雷見其士馬休息,未受嚴寒之害;而契丹軍則衣盡濕,兵械皆冰結。乃鳴鼓,命士卒衣氈袍上馬,勵其進戰。蒙古兵如獅子之搏鹿羣,進擊契丹軍,滅其大半,餘衆逃山中者盡死。二契丹將率五千騎逃,陷於溪中,多溺斃。蒙古軍懲契丹軍前此挑釁之語,乃命將所俘之衆盡以 Loth 民族之行爲施之。”

上文所言之術法,中亞之遊牧民族在上古時已使用之。其術人求雨之石名曰 yéda。其術名曰 djédamischi。其以求雨爲業者,今在喀耳木 (Kalmoukes) 民族中名稱 djédadji,旅行家 Bergman 則名之曰 ssaddattschis^①。據云,此種術人似能招致風雨雷電。其致雨之術,則用獸體病石^②,投之水中,自然產生煙霧。此類術人以爲此種煙霧可以成雲,而僅在天將雨時作此術。設其術不驗,則謂別有術人破其術,或謂天時熱甚,雨水不能制之。

Pallas 曾將關於蒙古民族之無數有關係之記載留存於後。其間誌有一種迷信之事,十三世紀時頗盛行,是爲炙胛骨觀其裂痕以卜吉凶。史載成吉思汗系之諸君主曾用此術。傳道師魯不魯乞當時曾在皇帝蒙哥廷者,亦曾說明其問卜之法。其說與 Pallas 之說相合。茲錄 Pallas^③ 之文如下。

“蒙古種中具有迷信之民族,在古時所用之占卜方法,而在亞洲之諸民族中幾盡適用,故尙迷信珊蠻。諸法中尤應注意者,燒胛骨觀其裂痕以卜一日或數日後吉凶之法。其術有定例,用之甚頻。此種預言方法,在喀耳木民族中名曰 Dallatullike。其術人名曰 dalladschi。然在乞兒吉思民族中則名 jauruntchis。其人非教師,亦非執巫師之業者,惟以長久之歷練,故善此術。蒙古人有書名曰

① 見 Nomadisch Streifereien unter den Kalmukenth. III, s. 183.

② 鈞案原文作 bézcar 蓋指牛糞馬糞之類。

③ Samlungen hist. Nachr. über die Mongolischen Voelkerschaften, th. II, s. 350.

Dalla, 以此法授人, 示人解釋火焚胛骨種種橫直裂痕之法。胛骨中之最良者, 爲綿羊羚羊 (saiga) 麋鹿 (daim) 馴鹿之胛骨。所用之骨, 先以沸水煮熟, 然後以刀剝其餘肉, 以骨置火薪上。迄於 dalladschi 斷定裂痕充分之時, 乃出而觀其方位, 其大小, 其連屬, 預卜事之吉凶, 人之生死。所可異者, 預言之事常驗。所以亞洲之粗野民族多信仰此術。有若干裂痕重於其他裂痕, 此種裂痕各有其名稱, 各有其意義。”

中國古代所用占卜之術, 亦有與上言之術相類者。惟不用胛骨, 而用龜甲, 以某種草灼之而已^①。

茲再引刺失德書蒙古兀良合部條之一節, 所言蒙古迷信之事於後:

“蒙古兀良合部人欲止風暴, 則誓天及雷電; 其他蒙古部族則反是, 設有雷鳴, 則藏伏於廬帳中, 懼不敢出。兀良合人不敢食雷殛動物之肉, 並不敢近之。蒙古人以爲雷蓋出於一種類龍動物之身, 其物自空而下, 以尾擊地, 蜿蜒吐火焰。據語言可信之蒙古人言, 謂曾常見此事。並謂若有人以酒或馬糞, 以乳或凝乳, 散之地上, 雷即降於家畜之身, 尤以馬受害爲甚。凡散酒於地者必能致雷, 百不一失。其人以爲曝濕靴於太陽下可以致雷, 故藏之於廬帳中, 閉其天窗, 使之自乾。其地多雷, 人畏之甚, 故以種種原因賦之。蒙古人並云, 曾見鬼而與之言, 其地迷信類此者甚多。珊蠻在其地爲數頗衆, 尤以近於巴兒忽惕 (Bargout) 或巴兒忽真隘 (Bargoutchin- Tougrouroum) 之邊境爲夥。人確信鬼與此類巫師共話。”

附錄二 世界侵略者傳及史集所誌 蒙古軍遠征窩勒伽河以西諸國事

^① 參照馮秉正撰中國史第1冊104頁刊行人附註。

世界侵略者傳^①及史集所誌蒙古遠征窩勒伽河以西諸國之文如下：史家阿刺丁云：“窩闊台在位時，第二次大會曾定議征服拔都所轄地附近之民族，不里阿耳、阿速、斡羅思諸部。帝命諸宗王各以兵助拔都。其從征者有皇子蒙哥不者克，諸王闊列堅、不里、拜答兒拔都兄弟斡兒答唐古解，及其他宗王數人，並統將速不台把阿秃兒等。諸王各還其封地，籌備遠征。次年春，會師於不里阿耳邊地。首取著名之不里阿耳城，屠其居民，或俘之而去。復自是入斡羅思部，略諸州，進達莫科思城（Mocoss, Moscou）^②。此部居民之衆，有類蟻蜂，森林密佈，蛇亦難入。蒙古諸王進兵此部，須經此林，乃伐木開道，使道寬可容三車並行。出林後，架礮攻城，攻數日，夷平之，鹵獲無算。凡死者皆割其右耳，計得耳二十七萬。

“斡羅思、阿蘭、^③欽察等部既滅，拔都遂進破巴失吉兒惕（Baschguirdes）之國^④。聞此國與富浪人爲隣，國大而奉基督教。拔都於年初進兵，有敵騎四十萬來禦。拔都命其弟昔班率萬人調敵。越七日，昔班還報敵兵甚衆，兩軍既近，拔都登山祈天一日夜。命軍中之穆斯林亦集而共禱上帝。翌日備戰，時兩軍爲一大河所隔。拔都先在夜中命其弟昔班率軍一部乘夜渡河，數擊敵，然敵軍太衆，未能攻入。於是蒙古餘軍盡渡，與昔班合擊敵軍，入敵營，刀斷結幕之繩。客刺兒（Kélar）^⑤軍見國王帳幕盡覆，氣沮遂潰，脫者無幾。蒙古軍盡取此國之地，是爲蒙古所獲最大勝利之一役。”

① 可參考第1册 Zikr istikhlass Boulgar u houdoud As u Rous; & Zikr Djenk Kèlari Baschguird 兩章。

② 卽莫斯科。

③ 案卽阿速。

④ 此書所指之巴失吉兒惕蓋爲匈牙利人。據迦爾賓行紀，昔人以爲匈牙利與巴失吉兒惕人同種，致有此誤。其實巴失吉兒惕爲一突厥民族也。此誤殆因北方突厥發音，將 b, m 兩聲母混而不分，故將馬札兒（Magyar）與巴失吉兒惕混而爲一。

⑤ 案此處之客刺兒，蓋指斯拉夫語訓爲國王之 Kéral, Crál。蒙古人必聞此名於斡羅思人，蓋斡羅思人呼匈牙利王曰 Korol Vengerski 也。

刺失德書所誌此役之文如下：

“猴兒年春，適當回曆6月（1236年2月）時，拖雷子蒙哥不者克，窩闊台子貴由合丹，窩闊台弟闊列堅，察合台子不里拜答兒①，朮赤子拔都、斡兒答、昔班、唐古及統將速不台把阿秃兒等數人，出征欽察。夏季全季，軍行途中。及秋，抵不里阿耳部附近，朮赤諸子之斡耳朵。拔都昔班及孛羅台（Bourouldai）自是進攻波羅（Polo）巴失吉兒惕兩部②。波羅，民族甚衆之大國也，奉基督教，與富浪人之國爲隣。以軍四十禿綿（touman）③來禦。昔班將萬人爲前鋒，告其兄敵兵甚衆，兩軍既見，拔都仿其祖成吉思汗，登山祈禱一日夜，命軍中之穆斯林亦共祈勝利。已而與孛羅台夜渡河擊敵。昔班親突陣，統將孛羅台率全軍繼之。蒙古軍進至客刺兒帳，刀斷其繩，敵兵氣沮，遂潰。蒙古軍有如猛獅之搏食，追殺敵兵甚衆，盡取其國之地，是爲蒙古軍獲大勝利之一戰。波羅巴失吉兒惕國土廣大，堡寨不少，然盡爲蒙古軍所下。後來此二民族復叛，現在④尙未完全降附，且保存其國王而號客刺兒⑤。

“蒙古軍集合於……河畔⑥，諸王命速不台把阿秃兒經略阿速不里阿耳兩部之地。速不台進至Cazan? 敗敵兵，其酋Tchicou? 及Bayan? 二人親至諸王前請降，諸王納降而遣之歸。已而復叛，又命速不台征服之。

“諸王大會後，分徇此廣大地域，已而由諸道入其境內。窮搜

① 鈞案多桑前文謂不里是察合台孫。

② 指波蘭及匈牙利。

③ 猶言四十萬人

④ 刺失德撰此書時在1300年。

⑤ 刺失德將蒙古遠征波蘭匈牙利兩役混而爲一。上文所言之戰役，蓋爲1241年撒岳河之戰，匈牙利軍在此役中大半覆沒。顧此史家未案照年代先後而爲敘述，故在此後始言1237年蒙古軍之戰役。

⑥ 1236—1237年冬。

敵兵之時，……①率左翼軍在海②濱擒八赤蠻(Batchman)，八赤蠻者，欽察民族之一勇敢酋長，oberlik? 部人也。……③民族之哈察兒幹古刺(Catchar Ogola)亦被擒，其事之經過如下：此八赤蠻先是得脫蒙古之鋒鏑，集盜賊及其他逃人肆抄掠，奪蒙古軍輜重，爲害蒙古軍日甚。其人轉徙無常居，日間藏伏阿的勒河(Atil)④畔之森林中，蒙古軍未能知其所在，故未成擒。蒙哥遂命備舟二百，每舟載戰卒百人，分爲兩隊。自率一隊，其弟不者克率一隊，沿河搜索兩岸諸森林。蒙古兵搜至一地，見營幕遺跡，人去未久，其地有一老婦言，八赤蠻已遁入一島中，其所抄掠諸物皆在島內。顧附近無船，蒙古兵不能至島。忽大風刮河水⑤，致見河床。蒙哥遂命其衆涉河而渡。出不意進至島中，襲擒八赤蠻，其部衆或被殺，或溺斃，妻子及捕獲品無數，盡爲蒙古兵所得。蒙古兵重渡河，未損一人。擒八赤蠻至蒙哥前，八赤蠻請死蒙哥手，蒙哥命其弟不者克腰斬之⑥。阿速部之一酋長哈赤兒兀古刺(Catchir Ougola)⑦亦被殺，蒙古諸王駐夏於此地⑧。

“雞兒年(回曆 634 公元 1237 年)，拔都、幹兒答、別兒哥、合丹

① 諸點所代替者，蓋爲鈔本中脫漏之文。脫漏者設爲人名，疑是蒙哥，蓋蒙古君主之名常用硃墨寫之，鈔寫者有時忘記補寫也。

② 裏海。

③ 此處脫漏之文疑是阿速一字。

④ 鈞案即窩勒伽。

⑤ 鈔本此處有脫文，茲據世界侵略者傳補之。蓋刺失德所誌之八赤蠻事，與傳文大致相同，足見其採錄於此書也。

⑥ 下文蓋屬於刺失德者。

⑦ 鈞案即前文之哈察兒幹古刺。

⑧ 馮秉正書對於同一事所引中國史文云：是年(1237)3月，入欽察部。進至寬田吉思海(寬中國語關之訛。田吉思，突厥語 tengüiz 之對音，猶言海。寬田吉思，蓋指打耳班海也)。其王八赤蠻率所部逃入海島中。冀蒙古兵不能至此。忽大風刮海水，潮退時其淺可渡。蒙哥遂盡屠欽察之衆。擒八赤蠻至蒙哥前命之跪。八赤蠻曰，我豈苟求生者，且身非駝，何以跪人爲？蒙哥乃囚之。八赤蠻謂守者曰：今潮且至。宜早還。蒙哥聞之即班師，而水已至，後軍有浮渡者(見馮秉正書第9冊226頁)。

不里闊列堅擊博叉(Bokschas)① 不兒塔思(Bourttasses)兩部,未久降之。同年秋,諸王大會後,共進兵入斡羅思。貴由、蒙哥、闊列堅、合丹、不里圍 Ban? 城,三日拔之。已而取 Iga? 城,闊列堅在此城下受傷死。斡羅思之一首領兀兒曼(Ourman, Roman)②來拒,敗死。攻……城,五日拔之。殺其異密(émir)兀刺帖木兒(Oulaï-Timour, Wladimir)。已而攻大闊兒吉城③,八日拔之。是役也,戰甚烈。……亦親列行陣勇戰,故終致勝。旋攻溫赤思老(Venceslaw)國都聖尼古刺城(Saint-Nicolas),五日拔之。國王大闊兒吉逃伏林中,蒙古兵擒殺之。既而諸王大會畢,分兵從數道進,入斡羅思內地,盡下軍行所過之一切城堡。拔都圍 Kil Acaska? 城,兩月不下。諸王合丹不里以兵來會,合攻三日克之。至是諸王屯兵休養士馬。

“狗兒年(回曆 635 公元 1238 年)秋,……與合丹進討薛兒客速部。(Circasse)是冬殺其王 Toucan?。昔班、不者克、不里侵入馬里木部(Mérimés) Tchintchakes? 民族之別部也。別兒哥進攻欽察部,擒 Mékro-utis 部諸酋。

“豬兒年(回曆 636 公元 1238—1239 年)冬,……偕不里合丹進圍蔑怯思(Mengass?),逾六星期拔之。次年鼠兒年(回曆 637 公元 1239 年)春,諸王遣忽黑歹(Coucdai)經略鐵門(打耳班)及其附近諸地。同年秋,皇帝窩闊台召貴由蒙哥二王還。二王於牛兒年(638 年)抵彼等之斡耳朵。”

上文見皇帝窩闊台傳;其後之事則見欽察平原諸王章中。

“鼠兒年(回曆 637 公元 1239 年)秋,當貴由蒙哥奉可汗命離軍(而歸韃靼地域)之時,宗王拔都率諸弟並諸王合丹、不里、不者克等,進擊斡羅思部及黑帽部④,攻斡羅思大城 Minguercan?。九日拔

① 鈞案多桑亦作莫叉。

② 按即郡王羅曼。

③ 按即大公闊兒吉城。

④ Cara-calpaks 是為斡羅思史家之黑 klobouks。

之。已而盡取兀刺的木兒 (Ouladimour, Wladimir) 境內諸城，諸道並進。軍行所過，盡下其所見諸城堡。旋會師合攻 Outch-Ogoul-Ouladimour① 城，三日拔之。其人歿於牛兒年 (1240年) 中②。

“仲春(1240年)，諸王逾……山，而入李刺兒 (Boulares)③ 及巴失吉兒惕④ 兩部之地。斡兒答率右翼逾亦刺兀惕 (Ilaoute) 之地。Bezerenham? 以軍來禦，斡兒答敗之。合丹不里進擊撒珊部 (Sassans)，三戰敗之不者克逾此國之諸山，而入哈刺兀刺克 (Caralouag)⑤ 敗諸兀刺克 (Oulag, Valaques) 族。逾……山而入 Mischelav 之國，敵兵守境以待，進擊敗之。諸王分五路進兵，盡取巴失吉兒惕、馬札兒 (Madjars)、撒珊 (Sassans)⑥ 之地。其王客刺兒遁走。諸王駐夏於迪撒 (Tissa, Theiss) 及禿納 (Tonha, Danube) 兩河河畔。合丹率軍略取 Macoute 及……之地，進至海濱。此地之王客刺兒自……海港登舟遁入海，合丹還師，在兀刺忽惕 (Oulacoute) 城中力戰而擒……及……，時諸王尚未得可汗凶問也。

“虎兒年(1241年)。欽察部人以重兵來攻……，諸王與戰，朮赤子升豁兒 (Schingcour) 敗之。其秋，諸王復還逾鐵門及諸山，遣亦刺兀答兒 (Ilaoudar) 率一往擊欽察敗軍之退入此種地域者，盡俘其衆。Ourungconte-Badadj 國亦請降，遣使納款於諸王。是年諸王於其地渡歲。兔兒年 (回曆 640 公元 1242 年) 初，諸王既全平此國，遂還師。夏冬兩季皆在途中。蛇兒年 (回曆 641 公元 1243 年) 始歸本土。

① 此三字突厥語，猶言兀刺的迷兒之三子。

② 此人未詳爲何人。

③ 鈞案此部似是不里阿耳。

④ 鈞案即元秘史之巴只吉惕。

⑤ 疑指 Valachie 及 Transylvanie 兩地。

⑥ 此撒珊疑是撒克遜 (Saxon) 人之僑居匈牙利東方諸州者，曾爲合丹所攻擊，參照 Michow 撰波蘭年曆 ——前引戰勝匈牙利軍之文，應位置於此。

附錄三 東方基督教徒關於成吉思汗之傳說

Eccard 書(Corpus hist. medii oevi, vol. II, p. 1451) 採錄有一篇關於成吉思汗之記事,似爲聶思脫里派之一基督教徒所撰,撰時應在此汗侵入波斯之後未久。據 Eccard 云:亞洲之基督教徒曾宣傳韃靼之基督教國王大維德(David, 是爲當時亞洲基督教徒對於成吉思汗之稱),預備援助基督教徒,討伐西利亞埃及兩地之突厥。益以當時十字軍大敗於尼羅河(Nil)畔,此種希望實有其必要。所以教皇大使教廷樞密員 Pélage 及聖堂派徒(Templiers),故意將此關於大維德國王之奇誕記事廣爲宣傳,且以之寄呈教皇,僉其再遣援軍至於聖地。Eccard 之所採錄者,卽此類記事之一種。此記寫於羊皮紙上,原本藏於撒克遜之 Zeitz 城,計有二開本四頁,分爲六章。

第一章述成吉思汗之起源:據謂國王大維德者,國王約翰(Johan)子國王亦思刺愛勒(Israël)之子,基督教徒也。兄弟六人,大維德年最幼。亦思刺愛勒死,長子襲位。此二王及其祖先皆稱藩於波斯大王名汗哈刺(Chan-Chara 應是汗乞塔 Chan-khata 之誤。則其所指者乃哈刺契丹 Cara-khatai 汗矣)者,質言之,稱藩於諸王之王。汗哈刺之國境,自合失合兒(Chassar, Caschgar)抵於只渾河(Djihoun)外之八刺撒渾(Bella-Garum, Béla-Sagoun),有星者告汗哈刺,言其國將爲一名稱大維德者所取。顧亦思刺愛勒之子即名大維德,仍召之入朝,欲除之。然汗之二妃爲之請命,其一妃爲國王約翰之女,汗因轉怒爲喜,遂宥而釋之歸。

第二章云:三年後,亦思刺愛勒長子死,大維德嗣立。摩訶支那(Machachi, Mahatchin)國王以女妻之。大維德率領無數之軍隊侵入波斯王汗哈刺之國,陣擒汗哈刺,盡取全國之地。時其國有

六十四大城，廣袤七十八日程之遠。

第三章云：已而國王大維德兵入河中（Alaanar, Mavera-un-nahar）。此國鄰接印度，城市甚多。其波斯王定都於鶴悉那（Gazna 哥疾寧。）大維德戰勝河中王，盡屠其士卒。經略以後，遂還名稱哈刺（Chara, Khatai）之地。哈刺國王與花刺子模沙（Charnamisa, Khorazm-schah 所指者蓋爲算端摩訶末）因不花刺（Bacharim, Boukhara）撒麻耳干（Samarchent）花刺子模（Bellecharim 卽 Bilad Khorazm，質言之，花刺子模國）等地之佔領而起爭端。花刺子模沙遣使於國王大維德議和，割讓只渾河（Geon, Djihoun）外之地。花刺子模沙東境既可無虞，遂率大軍侵入呼羅珊境內。近距報達六日程之地，遣使向哈里發宣戰。

此後此佚撰人名之記事，多與伊斯蘭教史家之記載相符。一方言成吉思汗侵入花刺子模帝國，乃由哈里發納昔兒所招致，證明時論爲不虛；一方表示同時東方之基督教徒以爲其教主見信於成吉思汗。此撰人在第六章中，竟謂國王大維德遣赴報達之使者執有繪十字架之旗幟。至若蒙古兵侵入谷兒只攻擊基督教徒之事，則謂其原因別有所在云。

第三卷

第一章 忽必烈時代

忽必烈自開平府進兵長江——開平府之營建——渡江圍鄂州
——宋丞相賈似道之乞和——忽必烈之北還——兀良合台自交趾進
趣江畔——阿里不哥謀位之處置——忽必烈之卽位於開平——阿里
不哥之卽位於哈刺和林——兩帝之戰——阿里不哥軍之初敗及其退
走乞兒吉思之地——阿里不哥軍之再敗——昔木勒台湖畔之三敗
——第四戰勝負未決——阿里不哥與察合台汗國首領阿魯忽之戰
——阿里不哥之歸命忽必烈——其諸要臣之受懲罰——阿里不哥之
死——八剌之卽察合台國汗位——海都之叛——高麗——日本——
忽必烈之駐所——忽必烈之宗教——佛教——佛教教長之設置——
爲蒙古語制定文字——營建太廟——採用中國朝代之稱號——保護
學者——建設學院——定官制

忽必烈奉命進取長江漢水交流處南岸之湖廣都城鄂州（武昌府），語見前卷。1258年終，忽必烈自其在韃靼地域新建之一城啓行。先是其兄皇帝蒙哥指定桓州爲其駐夏之所，1256年，忽必烈命一博學之佛教僧人劉秉忠相地於桓州東，灤水北，獨石口東北約二百二十里之龍岡，建立城郭，1260年工畢，定名曰開平府①。忽必烈進兵甚緩，1259年8月始抵河南之汝南。自將一軍，張柔將一軍，分道入湖廣，取麻城附近之堡寨數所。至是其弟末哥以皇帝凶赴告；然仍進兵渡江圍鄂州，其別軍支隊入江西，陷臨江瑞州二城。

蒙古之侵日甚，宋丞相丁大全匿不以聞，宋臣多人表請正大全之罪，以申國法。宋帝遂罷其相職，令致仕。卽拜賈似道爲丞相，率軍援鄂。詔諸路出師以禦蒙古，大出內府銀幣犒師。

① 見綱目譯文 330 頁。——據新亞洲學報第 11 冊 347 頁 Klaproth 所引清一統志之文，開平府之遺址今在 Djao-naïman-soumé 地方。並見 D Anville 地圖，開平以上都而著名，故灤河亦名上都河。

似道文人，不知武事。其才不足以當高位，惟知以策術取容於主弱政亂之朝，而其所用諸人，皆使軍中怨憤。似道之援鄂也，不以兵力，僅密遣使詣蒙古營求和，請稱臣納幣。忽必烈初不許，會聞脫里赤(Douredji)阿藍答兒謀立阿里不哥，遣人括民兵，因召諸將議事，郝經曰：“阿里不哥已據和林，令脫里赤行省事於燕都，既據兩京，若稱受遺詔，便正位號，欲歸得乎？願大王與宋議和，率輕騎而歸，直造燕都。”忽必烈從之。會宋使復至，請稱臣，割江南爲界，歲奉銀絹匹兩各二十萬，忽必烈許之。遂拔砮而去，留張節閻旺以偏師候湖南兀良合台之兵。

先是兀良合台奉蒙哥命會師鄂州，乃自交趾率蠻獍之兵萬三千人徇宋內地，宋陳重兵於境上以俟，兀良合台大敗之。乘勝圍桂林，敗宋兵，進圍長沙。會忽必烈遣兵來迎，兀良合台遂解圍引兵趨湖北。張節閻旺之衆僅餘五千人，作浮橋於江上以濟之，合兵北還。賈似道命將以舟師攻斷浮橋，殺其殿卒百七十人。

似道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以所殺獲俘卒殿兵上表言諸路大捷，宋帝以似道有再造功，召入朝，獎眷甚至。

【公元1260年1月】忽必烈營於燕都(北京)城下，以阿里不哥調發人丁銀畜，遣使責之。阿里不哥報以好言，用安其心，冀誘忽必烈及其黨赴其在阿勒卜山蒙哥之大斡耳朵中所召集之會葬大會。乃遣脫里赤往延忽必烈及其軍中諸王，諸王答言：“俟將所部軍隊送還駐地後，然後赴會。”脫里赤使人以告其主，而自隨忽必烈赴開平【4月】此地即忽必烈之黨所訂選立新主之所也。泊至，忽必烈弟末哥，窩闊台子合丹，斡赤斤那顏子脫合察兒(Togatchar)及左手諸王統將等，開大會。羣以親王旭烈兀既在波斯，朮赤察合台兩系後王因道遠未能召集，情形嚴重，未能展期，遂一致推戴忽必烈，依習用禮儀奉之即位【6月4日】。時忽必烈年四十四歲^①。寔

① 見馮秉正書 275 — 282 頁。——史集。

樂八日後，新帝以金銀布帛滿車，散賜其諸親屬可敦諸統將等^①。

諸宗王統將等以推戴忽必烈事，遣使者百人往告阿里不哥；脫里赤聞變遁走，被執，逼訊之，遂盡吐蒙哥死後其主之策謀，投之獄。忽必烈命不里子阿必失合（Apischga）主察合台汗國事，偕其弟還國。二王道出陝西，被捕，送至阿里不哥所，囚之^②。

阿里不哥一方面進行亦力：命阿藍答兒發兵於漠北諸部，分遣心腹，易置將佐，散金帛，賚士卒，又命劉太平霍魯懷拘收關中錢穀。時渾都海自先朝將兵屯六盤，太平等陰相結納。渾都海復分遣人約成都密里霍者，青居乞台不花，同舉事，阿里不哥遂自立於哈刺和林^③。其黨擁戴最力者，爲蒙哥之正后忽都台，蒙哥子阿速台、玉龍答失（Youroung-tasc）、昔里吉（Schiréki）及察合台孫數人^④。

是年夏間，兩爭位者遣使往還，皆無要領。及秋，阿里不哥命旭烈兀子出木哈兒（Tchoumoucour）偕哈刺察兒（Caradjar）二王率軍南進。二王遇也孫哥（Yessounga）所將忽必烈軍之前鋒，戰不勝，阿里不哥後軍聞之驚潰。阿里不哥殺所囚之二王及使者百人，率殘衆退走乞兒吉思之地，蓋其駐冬之所也。其駐夏之所則在阿勒台山中，其領地卽爲其母莎兒合黑塔泥之領地，地廣三日程。

阿里不哥黨之在陝西者，亦遭失敗；忽必烈卽位之初，命畏吾兒人廉希憲爲陝西四川宣撫使。【6月】劉太平霍魯懷聞希憲將至，急入京兆，謀爲變。越二日，希憲亦至，宣示詔旨。未幾，盡得太平魯懷等陰謀，遂分遣人掩捕之。會有赦詔至，希憲命殺太平等於獄，方出迎詔。

希憲遣劉黑馬誅密里霍者於成都，汪惟正誅乞台不花於青居。

① 見瓦撒夫書第1冊。

② 見史集。

③ 見滿蒙正書 284 頁。

④ 見瓦撒夫書第1冊。——宋君榮書 133 頁。

又命宗王合丹與汪良臣八春分三道進討渾都海，渾都海退渡黃河，與阿藍答兒合兵於甘州。合丹及二將之兵合擊敗之，殺渾都海阿藍答兒，關隴悉平^①。

忽必烈自率軍進向哈刺和林，駐冬於汪吉河 (Oungki)。哈刺和林恃中國之糧爲食，茲糧道旣爲忽必烈所斷，因苦饑。阿里不哥兵械食糧俱匱，遂於危急中命拜答兒子阿魯忽 (Algou) 主察合台汗國事。阿魯忽時在其所，阿里不哥乃與之約以二事：一以兵械糧食來濟，二守只渾河境，拒旭烈兀別兒哥二王來援忽必烈之軍。

阿里不哥尙在謙謙州之地，恐忽必烈乘危來擊，乃遣使至其兄所，謬言頗悔所爲，願奉兄爲主，將入覲，惟俟馬肥。並待所約阿魯忽、旭烈兀、別兒哥及其他諸宗王等至，同來解決帝位繼承事。

忽必烈答之曰：“我信弟言，願弟於三王到達以前，先圖一晤。”乃命其從弟也孫哥率一軍留屯哈刺和林之地，待阿里不哥至，迎之赴斡耳朵。自返開平，遣餘軍各歸駐所。

1261年夏秋兩季旣過，阿里不哥休養士馬畢，遂進兵。遣使給也孫哥，言來歸命，也孫哥信之，不設備。阿里不哥以兵奄至，擊潰其軍，乘勝踰漠而南，逕向忽必烈駐所。忽必烈聞警，亟集兵，進禦其敵。1261年終，此兄弟二人戰於戈壁邊界忽札孛勒答黑 (Khoudja-Bouldac) 諸山及昔木勒台湖 (Simoultai) 附近阿勒赤阿晃火兒 (Altchia Coungour) 之地。阿里不哥全軍敗績，忽必烈下令止諸軍勿追，曰：“是爲輕躁之徒，或者思而自悔。”越十日，阿里不哥聞其兄兵退，遂還與兄軍再戰於昔勒吉勒克 (Silguilk) 高地附近，先干巴古勒 (Sengan Bagoul) 區中，沙漠一部份邊界名曰阿列惕 (Alt)^②之地。戰甚劇，及夜，各收軍退。此後終1262年雙方無戰事，蓋阿里不哥聞阿魯忽攜貳之訊，勢須禦此新敵也。

① 見馮秉正書 285 頁。——宋君榮書 134 頁。

② 鈞案此字猶言沙陀疑有脫誤。

阿魯忽既奉阿里不哥命主察合台汗國事，遂赴別失八里，取政權於哈刺旭烈兀寡婦斡兒合納之手。其統治之地自阿力麻里之地，達於只渾河岸，已而有兵十五萬人。阿里不哥戰敗以後，百物皆缺。遣使者三人至阿魯忽國中徵發牲畜兵械貨財，所徵既富，因啓阿魯忽貪心，欲自取之。乃藉詞使者語言不遜，執而囚之。召其黨集議，或曰，茲事須先議而後行，願既背阿里不哥，則僅有公然歸命忽必烈之一策耳。阿魯忽遂殺三使，奪其所徵諸物，散賜本部軍隊。

阿里不哥不意阿魯忽之出斯舉，聞之驚怒，決進討之。臨行時召集哈刺和林城之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諸教教長而諭之曰：“忽必烈若來攻，可以城降。”蓋其以爲城民無守城之勇氣，不如逕許之降也。阿里不哥甫行，可汗兵臨城下，各教居民遣代表納款，忽必烈善待之，並承認窩闊台蒙哥兩朝所許豁免此城一切稅課之詔敕。已而仍進兵，會聞漢地有變，遂南還。

阿里不哥之前鋒將哈刺不花(Cara-Bouca)與宗王阿魯忽遇於普刺城(Poulad)及速惕湖(Sout)附近之地，敗績，哈刺不花陣歿。阿魯忽恃勝不爲備，安然退還其伊犁河(Hilé, Ili)畔駐所，遣散其軍隊。無何，阿速台率第二軍繼至，踰名稱鐵門之山隘，渡伊犁河，取阿力麻里，並及阿魯忽本人之領地。阿魯忽率其未受敵創之右翼，退至忽炭(Khotan)^①合失合兒兩城，其後未久，阿里不哥率餘軍進至阿力麻里境內，駐冬於伊犁河畔。阿魯忽率其新歸之殘衆，退走撒麻耳干。

阿里不哥駐冬以後，縱兵大掠其敵之國，凡捕獲阿魯忽部下士卒輒殺之，此種暴虐行爲，遂不利於阿里不哥。春至，人民饑饉，死亡無算。阿里不哥諸將惡其濫殺敵國之蒙古軍，多有離心。會蒙哥子玉龍答失將忽必烈之前鋒軍屯於阿勒台沙漠中及察八罕河(Tcha-

① 和闐。

bačan)畔，阿里不哥諸將相率往投之。

於是阿里不哥所部軍隊餘存無幾，逆知阿魯忽將乘其危而來攻，乃遣哈刺旭烈兀之寡婦斡兒合納偕馬思忽惕伯往阿魯忽所議和。先是斡兒合納被迫以國讓阿魯忽後，往訴於阿里不哥所，茲尙在營，故遣之往。及至，阿魯忽娶之爲妃，同時命馬思忽惕伯綜理財賦。馬思忽惕伯在撒麻耳干不花刺兩城大徵財貨，阿魯忽軍勢遂振。時彼亦立須軍隊禦一新敵，蓋窩闊台孫海都 (Caïdou) 得拔都後王之助，率兵來取其國也，然被卻而去。

阿里不哥兵財俱缺，遂於 1264 年決定歸投其兄。及至忽必烈所，忽必烈盛陳軍隊，阿里不哥進至帝帳前，人以帳簾覆其首，如是依俗跪拜請罪。入帳後，立於諸書記所立處，忽必烈感動，熟視久之，見阿里不哥泣，自亦淚不能禁。既而言曰：“弟，吾與汝孰是？”阿里不哥對曰：“曩者我是，今者汝是。”時宗王阿速台隨阿里不哥入，阿必失合弟阿赤海 (Atchigai) 近詰之曰：“殺吾兄者汝歟？”阿速台曰：“阿里不哥時爲我主，我奉其命殺之，蓋不欲我族一宗王死於一哈刺朮 (Caradjou)^①之手。今忽必烈爲我主，設有命，我且殺汝。”可汗遽止之曰：“此非作此言時。”於是成吉思汗姪那顏脫合察兒起而言曰：“可汗欲今日不追認往事，僅事歡樂。”因回首顧帝曰：“阿里不哥久立，當令其坐於何處？”忽必烈命坐其諸子列，是日餘時，專事宴樂，不言他事。

翌日，械繫阿里不哥諸臣。忽必烈命宗王四人統將三人會訊其弟及其黨。阿里不哥首言謀自己發，諸臣無罪。帝曰：“諸臣焉得無罪？昔反對蒙哥之正位者，並未引弓抗之，尙罰其罪，汝曹應知之；今汝曹啓內亂？戕殺宗王及士卒無算，然則應如何處罰歟？”諸巨無詞以對。中有禿滿 (Touman) 那顏者，年最長，顧同列曰：“汝曹奉阿里不哥正位時，誓爲效死，應尙憶之，吾人踐言，正在此

① 哈刺朮，蒙古語猶言臣民，凡蒙古人非成吉思汗族者，皆有哈刺朮之號。

矣時。”忽必烈獎其忠。已而復詰阿里不哥造謀之人，阿里不哥乃曰：“孛勒合(Bolga)阿藍答兒二人曾語我曰：‘旭烈兀忽必烈遠征在外，先帝以大兀魯思(Oulouss)屬汝，不爲帝尙何所疑?’已而與諸臣議，意僉同，遂有是舉。”阿里不哥諸臣咸證明其事經過如阿里不哥言。忽必烈乃斷處十人死罪，至若阿里不哥之罪，則欲俟旭烈兀、別兒哥、阿魯忽來此會議定讞。待三王久之未至，諸親王統將之在蒙古者會議，咸主赦阿里不哥阿速台二人之罪，並遣使往告三大藩王，言既見諸王因要務未能遠離，恐久延生變，乃斷將諸罪臣處死；至若阿里不哥阿速台業已訊畢，諸王咸欲宥之，惟盼三王表示其意云。

阿魯忽答使者，言己之主持察合台汗國事，未奉忽必烈命，諸親王會議未使其正位以前，不便置議。旭烈兀則贊成此事之一切處置，並言將蒞大會。別兒哥答詞亦。於是釋阿里不哥阿速台，許其入斡兒朵朝見可汗。越一月，阿里不哥得疾死，【公元1266年】葬於拖雷及成吉思汗墓側^①。

旭烈兀、別兒哥、阿魯忽三王在一短期內相繼死。忽必烈命旭烈兀長子阿八哈(Abaca)總管伊蘭(Iran)境內蒙古大食軍民人戶。拔都孫忙哥帖木兒(Mangou-Timour)主朮赤汗國事。哈刺旭烈兀子木八剌沙(Moubarek-Schah)主察合台汗國事。先是阿魯忽死，斡兒合納以其子木八剌沙承汗位；然察合台曾孫八剌(Borac)^②適在帝廷，請於帝，帝遂册命其與木八剌沙共理其國。八剌歸見木八剌沙，匿其受命事，僅言思鄉故歸，木八剌沙信之。八剌同時誘使一部份軍隊附己，及事已成熟，遂廢木八剌沙而自立。其後未久，八剌命木八剌沙爲其獵士長。木八剌沙穆斯林也，性情溫

① 阿里不哥(Aric-Bouga)突厥語猶言瘦軀，蒙古語猶言潔牛。

② 八剌者，察合台子木阿禿干子也孫都哇(Yissoun-toua)之子。八剌及其諸兄弟之封地，在撒麻耳干東南斡汗那(Tchaganian)境內。

和，爲人正直，曾努力抑治所部士卒之橫暴剽劫。

時有宗王數人尙拒命，中有窩闊台孫海都抗尤力。海都，合失子也。合失應承父窩闊台位，故海都要求其承位之權。顧窩闊台系之軍隊，曾爲皇帝蒙哥所奪取，海都不能僅恃己力而爭大位，故在忽必烈阿里不哥兄弟爭位之戰中，附阿里不哥而抗忽必烈。阿里不哥歸命入朝後，海都乃還其葉密立河畔之封地中，謀以己力聚兵以抗。其爲人多智謀，交結尤赤諸後王，得其助，遂據有葉密立一帶，昔日窩闊台貴由之分地，組成一軍。忽必烈遣使詢其何以不赴大會，並徵之入朝，言欲見之，用示親厚之意。海都辭以馬瘦，許不久將入朝，如是三年，輒託詞不至，旋【1268年】開戰釁^①。

先是高麗王噉久抗蒙古兵，後降，遣其世子僎入朝。忽必烈卽位，噉已死數年，其質子請還國，忽必烈乃册命之爲高麗國王，以兵衛送之歸。

僎至國境，見高麗人已舉兵抗蒙古，迫其與蒙古絕，始奉之爲君，僎似終從其國人請。然蒙古邊將以高麗叛亂事入告，並請兵討亂，忽必烈欲以恩諭之，遂於1261年詔諭高麗王僎曰：“我太祖皇帝肇開大業，聖聖相承。代有鴻勳，芟夷羣雄，奄有四海，未嘗專嗜殺也。凡屬國列侯分茅錫土，傳祚子孫者，不啻萬里，孰非向之勍敵哉？觀乎此，則祖宗之法不待言而章章矣。今也，普天之下未臣服者，惟爾國與宋耳。宋所恃者長江，而長江失險；所藉者川廣，而川廣不支；邊戍自撤其藩籬，大軍已駐乎心腹，鼎魚幕燕，亡在旦夕。爾初世子奉幣納款，束身歸朝。含哀請命，良可矜憫，故遣歸國，完復舊疆，安爾田疇，保爾室家，弘好生之大德，捐宿構之細故也。用是已嘗戒敕邊將，斂兵待命。東方既定，則將迴戈於錢塘。迨餘半載，乃知爾國內亂渝盟，邊將復請戒嚴，此何故也？以謂果內亂耶，權臣何不自立，而立世孫？以謂傳聞之誤耶，世子何不之國，而盤

^① 見史集。

桓於境上也？豈以世子之歸愆期，而左右自相猜疑，私憂過計而然耶？重念島嶼殘民，久罹塗炭，窮兵極討，殆非本心。且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推赤心置人腹中，則反側之輩自安矣。悠悠之言，又何足校？申命邊閩，斷自予衷。無以逋逃間執政，無以飛語亂定盟，惟事推誠，一切勿問。宜施曠蕩之恩，一新遐邇之化。自尙書金仁篤以次中外枝黨官吏軍民，聖旨到日：已前或有首謀內亂，旅拒王師，已降附而還叛，因仇讎而擯殺，無所歸而背主亡命，不得已而隨衆脅從，應據國人但曾犯法，罪無輕重咸赦除之。世子其趣裝命駕，歸國知政，解仇釋憾，布德施恩。緬惟瘡痍之民，正在撫綏之日。出彼滄溟，宅於平壤。賣刀劍而買牛犢，捨干戈而操耒耜。凡可援濟，毋憚勤勞，苟富庶之有徵，冀禮義之可復。亟正疆界，以定民心；我師不復踰限矣。大號一出，朕不食言。復有敢踵亂犯上者，非干爾主，乃亂我典刑，國有常憲，人得誅之。於戲，世子其王矣，往欽哉，恭承丕訓，永爲東藩，以揚我休命。”

高麗王倬請免軍馬侵擾，還被虜及逃民，忽必烈皆從之。於是叛人皆降，迎其王入境，嗣後高麗王每年遣使入賀正旦^①。

時日本國王尙未遣使來朝。1266年，蒙古帝遣使臣二人持國書假道高麗赴其國，然聞人言海道險阻，不至而還。1268年，高麗王遣其弟曄入朝，忽必烈以高麗飾辭令去使徒還，面責曄。遣使持詔諭高麗王曰：“太祖法制，凡內屬之國，納質，助軍，輸糧，設驛，編戶籍，置長官，已嘗明諭之，而稽延至今，終無成言。在太祖時，王綽等已入質，驛傳亦粗立，餘率未奉行。今將問罪於宋，其所助士卒舟艦幾何？輸糧則就爲儲積；至若設官及戶版事，其意謂何？故以問之。”

高麗王乃造舟一千艘，以供萬人渡海之用。忽必烈不欲用之

^① 見馮秉正書 292頁。——宋君榮書 144頁。

以侵宋，而欲用之以征日本。已而罷東征，其事遂止^①。

忽必烈即位之初，即定燕京或中都爲都城，顧此金國舊都已爲成吉思汗軍隊所殘破，乃於中都城東北建一新城，與舊城相接。1272年落成，名之曰大都，忽必烈駐冬之所也。駐夏則在開平府，此城在1264年時已號上都^②。

成吉思汗後人之首先偏重一種宗教者，蓋爲忽必烈也。時忽必烈業已歸依佛教，而佛教已開始傳佈於蒙古人中。孔子之哲學及其恃以平治社會之道德仁義之道，在殘猛侵略家視之，自不能發生興趣。道教之迷信行爲，對於蒙古人則較有勢權。顧佛教長老之自畏吾兒土番傳佈其教於成吉思汗諸宗王營帳者，業已取珊蠻教而代之，緣其知識頗優於珊蠻教也。此種長老，蒙古人名之曰喇嘛 (Lamas)，中國人名之曰和尚，日本人名之曰坊主 (Bonzes)。不娶婦，習居其寺廟周圍之淨室中。寺中陳列種種奇形神像，其主要之教義爲輪迴，與婆羅門 (Brames)同。各人各有其司察善惡之神監臨之，人死受地獄主之裁判，視其前業，斷其歸入何道。最善者升天堂，最惡者入地獄受諸苦。茲二極端之間，有四道：曰修羅，人間，畜生，惡鬼。人類應求善惡之神降福去災，惡神以種種怪異神像代表之。世人可用聖者以古印度語所撰之呪，禳其所降之災。此教包括神話甚廣，而其教師之感動人心最甚者，要爲其八地獄之敘述，及在其中所受之諸苦。

佛教命人爲種種功德，尤禁殺生，偷盜，邪淫，僞言，毀謗。

其祕密之教則示人之欲抵於至善者，必須斷絕諸欲，不感苦樂，不顧外物，僅恃內觀，由是其靈魂不復轉入輪迴而成爲神。

創設此教之人爲釋迦牟尼 (Chekiamouni)，在紀元前約千年時，生於迦葉彌羅國中。印度名曰 Bouddha，中國人譯曰佛陀，省

① 見馮秉正書 307 頁。

② 見馮秉正書 404 頁。

稱之曰佛。是爲最後之佛，以前尚有過去佛數位，其在此世爲佛之輔佐人者，則有降於人身之天神^①。

1261年，忽必烈命此教之一幼年喇嘛總領佛教，其人名 Mati Dhwadscha，而以八思巴喇嘛 (Pakba Lama) 著名。八思巴喇嘛，猶言無上喇嘛或聖喇嘛^② 土番 (Tubet) 薩斯迦 (Sazghia) 之民族也。學富五明，忽必烈頗信任之，尊爲帝師，升號大寶法王，大喇嘛之起源如此。四百年來，土番不復成爲一國，諸部族各有其首領。成吉思汗平唐兀後，降其數部，餘爲兀良合台所征服。忽必烈分其地爲府路，置總管以治之，諸總管隸於法王^③。嗣後忽必烈命八思巴製蒙古新字，緣自成吉思汗以來，蒙古人所用者蓋爲塔塔統阿所授之畏吾兒字也。八思巴製新字，字成，上之。其字方形，頗類土番字，字僅千餘^④。先是八思巴未至以前，成吉思汗後王二人曾自土番徵喇嘛名 Sagtcha Pandita 者至，命製同類之字母，字未成而喇嘛死^⑤。至是八思巴字成，忽必烈於1269年詔頒行之。詔曰：“朕惟字以書言，言以紀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國家肇基朔方，俗尚簡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漢楷及畏吾兒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以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文治寢興，而字書有闕，於一代制度，實爲未備，故特命國師八思巴創爲蒙古新字，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璽書頒降者，並用

① 見 Pallas, Saml. hist. Nachr., 第 2 册 5—363 頁。——Grosier 中國志 第 4 册 450 頁以後。——De Guignes 匈奴史 第 1 册 223—235 頁。——刺失德云：“其地雖有中國印度及其他諸國之八合失 (Bakhschis) 甚衆，然最重視者，要爲土番之八合失。”案八合失蒙古語猶言博士。

② 見蒙古源流譯文 395 頁譯者附註。

③ 見夏真特譯衛藏通志，1828 年本 106 頁。——土番人名肉身神道曰八思巴，蒙古人則名曰呼圖克圖 (Khoutouktou)，中國人則名曰聖僧。見同書 216 頁。

④ 見馮秉正書 310 頁——Pallas; Saml. hist. Nachrichten.—Jul. V. Klaproth, Abhandl. über die Sprache und Schrift der Uiguren, im en theile, der Reise in den Kaukasus 1814, p. 538.

⑤ 見蒙古源流譯文 394 頁譯者附註。

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國字副之。”①

忽必烈仿漢制，於1263年建太廟於燕京，以祀成吉思汗父也速該，及其四子窩闊台、朮赤、察合台、拖雷，並其二孫貴由、蒙哥，共爲八室。上以漢語廟號，每室各以其正后附焉。1266年太廟成，帝命僧薦佛事七晝夜，歲以爲常②。

中國自古以來舊制建一新朝者必須建一國號，忽必烈之先世都於蒙古，視漢地若帝國之領地，故無須此。迨至忽必烈建都於漢地而採用漢地禮制之時，遂亦建立國號。而於1271年取乾元之意，立國號曰元③並建年號④。

忽必烈左右多中國學者，若姚樞、李昶、許衡、竇默、劉秉忠等，並授帝以治術，常進言以爲蒙古人嗜殺過度，故人民抗拒自保，宜申止殺之詔，召降不難矣⑤。忽必烈仿漢制設學士院，以博學文人充院員，擇其中數人爲翰林，命修國史。時姚樞已於1263年被任爲中書左丞，曾請立學校以育才，忽必烈從之。時蒙古人僅恃騎射，諸王貴人學識不及朝中之漢人西域人遠甚。有漢人名趙璧者，曾譯中國經書爲蒙古語，許衡亦用蒙古語節述中國史事，忽必烈以授蒙古人，命習之⑥。忽必烈初卽位時，淮蜀士人遭俘虜者皆沒爲奴，後命釋數千人。忽必烈對於具有技能之人，不分國籍宗教，並庇護之，所以錄用不少外國人：若畏吾兒、波斯、突厥斯單及其他諸地之人爲譯人，有波斯天文家名札馬魯丁 (Djémal-ud-din)者，曾進萬年曆，並造西域儀像，又有拂菻人，質言之東羅馬人，名愛薛者，曾掌星曆醫藥二司事⑦。

① 見夏真特蒙古誌第2冊303頁。

② 見馮秉正書301頁——宋君榮書142—145頁。

③ 見馮秉正書322頁。

④ 見宋君榮書133頁。

⑤ 見馮秉正書282頁。

⑥ 見宋君榮書141頁。

⑦ 見宋君榮書136頁138頁144頁。

忽必烈在位以前，諸司草創，設官甚簡，重權皆在武臣名達魯花赤者之手。此輩執印治事，其權重於相臣。至是忽必烈命劉秉忠許衡定內外官制，於是置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等官。設司天臺一所，定軍將宮臣之官制^①。

^① 見宋君榮書 135 頁。

第二章

宋人之拘留忽必烈使臣——忽必烈諭諸將伐宋——李璿之叛於山東——宋理宗之死——伐宋——襄陽之圍——樊城之取——襄陽之降——宋度宗之死恭宗之立及太后之臨朝——忽必烈之再諭諸將伐宋——伯顏所統二蒙古軍伐宋之戰役——伯顏進取長江沿岸之地——宋殺忽必烈使臣於臨安附近——伯顏之被召還——賈似道之罷黜及死——戰事——伯顏之南還——蒙古兵進向臨安——宋廷請和——宋太后之降——蒙古兵入臨安——宋太后詔諭州郡降附蒙古——徙宋帝后宗室於上都——宋臣謀奪帝后於中道不克——徙臨安府庫寶物於上都——阿里海牙之用兵湖廣——伯顏之被召還——宋人起兵於福建——恭宗兄益王之立於福州後追諡端宗——揚州之圍——蒙古兵之勝於福建——宋新帝自福州登舟遁入海——阿里海牙之用兵廣西——廣東之被侵——端宗之死——其弟昺之嗣立——宋舟師之退崖山——海上之戰——宋兵之敗——帝昺之死及宋之亡

當時海都雖已興兵，然未能阻止忽必烈之侵宋，蓋欲續成吉思汗諸子從未放棄之企圖也。會有宋人拘留使臣之事，忽必烈遂有詞可藉。先是 1260 年，忽必烈遣郝經爲國信使，入宋告卽位，且徵前日鄂州城下講和之議。經入宋境，賈似道恐其泄前此和議事，命人拘留之，且盡除知此和議之人。1261 年，忽必烈知使臣被留，乃諭將士舉兵攻宋，詔曰：

“朕卽位之後，深以戢兵爲念。故年前遣使於宋以通和好；宋人不務遠圖，伺我小隙，反啓邊釁，東剽西掠，曾無寧日。朕今春還宮，諸大臣皆以舉兵南伐爲請；朕重以兩國生靈之故，猶待信使還歸，庶有悛心，以成和議，留而不至者，今又半載矣。往來之禮遽絕，侵擾之暴不已。彼嘗以衣冠禮樂之國自居，理當如是乎？曲直之分，灼然可見。今遣王道貞往諭，卿等當整爾士卒，礪爾戈矛，矯爾弓矢，約會諸將，秋高馬肥，水陸分道而進，以爲問罪之舉。尙賴宗廟社稷之靈，其克有勳。卿等宣布朕心，明諭將士，各當自勉，毋替朕命。”

忽必烈雖有此詔，然因北禦其弟之兵，致未果南侵。及兩敗阿里不哥軍後，甫抵燕京之時【公元1262年2月】，又聞江淮大都督李壇叛於山東，拔數城，取濟南益都（青州府），殺蒙古軍幾盡，以地歸宋。忽必烈命諸王哈必赤丞相史天澤總諸道兵擊李壇，圍濟南。壇固守，糧盡以人爲食。圍四月，壇知城且破，乃手刃妻妾；乘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水淺不得死，爲蒙古所獲，史天澤殺之。是役也，宋雖遣軍救之，然援師至山東，不敢進而還。

忽必烈雖有種種伐宋理由，然尙待數年方舉兵南下。1264年宋理宗死，計在位四十年，年六十二歲。無子，以姪禪嗣帝位，是爲度宗。至1267年，忽必烈始實行其侵宋計畫。先是數年前，宋潼川安撫使劉整與蜀帥有隙，自遣使訴於朝，不得達，因疑懼。遂於1261年終，籍瀘州十五郡戶三十萬降於蒙古，忽必烈以整爲夔路行省兼安撫使。整驍將也，蒙古既得之，由是盡得宋之虛實。至是整獻計於忽必烈曰：“攻宋方略，直先從事襄陽，如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忽必烈從之，由是戰事遂啓：開始圍攻襄陽，襄陽城在漢水南岸，與北岸之樊城隔水相對，窩闊台時曾取之，棄而不守。宋欲羈縻劉整，抑欲施以離間，乃授整爲盧龍軍節度使，封燕郡王，遣僧齋告身金印牙符期致之。僧既入元，事覺，忽必烈使人問整，整自軍中入見忽必烈，自明其忠。忽必烈賞整使還，誅僧。1268年10月，忽必烈命兀良合台子阿朮，與劉整將練卒七萬，以通襄陽。以史天澤總軍事，天澤漢軍名將也。畏吾兒、波斯、阿剌伯、欽察、阿速等部之人皆樂爲之用。天澤至襄陽，觀其形勢，見城堅可久守，須斷其糧道，乃築長圍以困之。

劉整與阿朮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矣。”乃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爲船以習之。蒙古軍雖有此備，次年秋宋舟仍乘江漲送衣糧入城，然阿朮奪其舟五百。

襄陽之圍逾一年，蒙古兵見欲下襄陽，必須先破樊城，蓋兩城江中植一木，鑱以鐵絙，上造浮橋，以通援兵，樊城亦恃此以爲固。

襄陽圍急，賈似道匿不以聞。一日宋帝問曰：“襄陽之圍已三年矣，奈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者。已而命范文虎總中外諸軍救襄樊。

【公元 2171 年】，忽必烈又遣軍分三道進，命會漢水下流，斷敵舟師，所至順流縱筏，斷浮橋，獲將卒戰艦甚衆①。

范文虎將兵十萬進至鹿門，時漢水溢。阿朮夾水東西爲陣，文虎軍逆戰不利，棄旗鼓鎧仗，乘夜遁去。蒙古俘其軍，獲戰船甲仗不可勝計。

襄陽守將呂文煥，智勇兼備之將也。被圍四年，援兵不至，仍竭力拒守，幸城中稍有積粟，所乏者鹽薪布帛耳，宋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屯郢州，州在漢水上，距襄陽二百里。庭芝偵知襄陽西北有河口，卽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爲一舫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善戰者三千人。求將得張順張貴，俱智勇，素爲諸將所服，俾爲都統。乘順流發舟，各船置火鎗火礮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起釘出江。蒙古兵布舟蔽江，無隙可入；順等等乘銳斷鐵絙，攢棧數百，轉戰百二十里，蒙古兵皆披靡其鋒。黎明抵襄陽城下，城中久絕援，聞順等至，踴躍過望。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得其屍於江中。張貴欲還郢，率舟東下，乘夜破圍冒進，以死拒戰，所部殺傷殆盡。貴負創被執，阿朮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殺。蒙古令降卒四人舁貴屍至襄陽城下。

蒙古軍中有將名阿里海牙，畏吾兒人也。曾言西域人善造礮，

① 據刺失德書，戰事亘四年。——可汗諸將請援兵，忽必烈乃開契丹諸獄，出囚二萬人，聚而諭之，曰：諸囚應死，茲釋其罪，賜以衣械，遣往擊南家思，有功者賞。後諸囚多有因功而躋高位者。

忽必烈遣使徵礮匠於波斯。宗王阿八哈已襲父位，以阿老瓦丁 (Alai-ud-din) 亦思馬因 (Ismail) 二人應詔，馳驛至大都，忽必烈親試之。【公元1272年】終，命之至軍中。

次年初，二礮匠置礮於樊城下，重一百五十斤，所擊無不摧陷，入地七尺。乃進攻樊城，破外郭。阿朮斷襄樊兩城之浮橋，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絙，燔其橋，襄兵不能救，城遂破。樊城守將范天順即所守地縊死。牛富率死士百人巷戰，遇民居燒絕街道。富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裨將王福從死，樊城遂陷，時【公元1273年2月】也。

賈似道屢請行邊，而陰使人上章留己。樊城既陷，復申請之。事下公卿雜議，羣臣乃舉高達往援襄陽；不幸高達爲呂文煥之敵也。

是年11月，蒙古移破樊攻具以向襄陽。一礮中其譙樓，聲如震雷，城中洶洶，諸將多踰城降者^①。初，劉整嘗躍馬獨前，與文煥語，爲文煥伏弩所中，幸甲堅不入，至是欲立碎其城，執文煥以快

① 見馮秉正書 309 頁以後。——宋君榮書 155 頁以後。——Visdelou 書補編 188 頁以爲西域工師所造之礮卽是火礮。——刺失德書誌襄陽圍城事云：當時中國無大 Mandjaniks Coumga (案 Mandjanik 本於希臘語，猶言礮機，波斯人及阿剌伯人之稱也。Coumga 一字未詳其義) 可汗自 Damas 或 Baalbek 城徵一工師，率其子三人及工匠多人至。三人名阿不別克兒 (Abou-biker)、亦不刺金 (Ibrahim)、摩訶末 (Mohammed)。造大機七具，以攻蠻子境上要隘之襄陽府。——馬可波羅亦言圍襄陽時用礮事，據云：“此城圍攻之難點，則在襄陽除北面外，三面皆水，有舟船接濟，而圍者不能阻之。帝怒此城降附之遲。尼可羅 (Nicolo) 及馬迪幹 (Matheo) 兄弟二人 (是爲馬可波羅之父與叔) 時在帝廷，於是建議製造西方所用之礮機，可發重三百磅之礮石，帝許之，乃命鐵匠木匠技藝之最良者助之。其中有數人爲義思脫里派基督教徒，良機械師也。在此兄弟二人之指揮下，不久造成礮機三具。大汗親試其機，果能發重量三百磅之礮石，遂立遣其運礮至軍中，置礮於城下。初發一礮，卽大破其建物一所，居民大懼，議降，遣使至蒙古營。至納降條件，與本州餘地諸城同。”見馬可波羅行紀，Marsden 本，1818 年版，第 62 章 488 頁。——尼可羅波羅及馬迪幹波羅，維尼思城 (Venise) 之貴族也。以 1259 年渡海至孔士坦丁堡，復由是至窩勒伽江畔之別兒哥汗廷居一年。別兒哥敗於旭烈兀軍後，此兄弟二人遂赴宗王八剌所駐之不花刺城，留三年。旭烈兀遣往入朝忽必烈之使臣經不花刺，約其往朝大汗，二人遂隨行。留居中國數年，於 1272 年歸其祖國。其後未久，又赴中國。尼可羅之子馬可隨往。馬可習知中國種種語言，忽必烈曾以重任委之至國中各地。馬可留居中國計十有七年，至 1291 年始離中國而去。先是歐洲僅聞中國之名，至是始由馬可波羅初悉此國之梗概云。

意。阿里海牙不可，乃身至城下，宣忽必烈所降詔，諭文煥。

詔曰：“爾等拒守孤城，於今五年，宣力於主，固其宜也；然勢窮援絕，如數萬生靈何？若能納款，悉赦勿罪，且加遷擢。”

文煥狐疑未決，阿里海牙因折矢與之盟，文煥乃出降。阿里海牙遂偕文煥朝燕，忽必烈以文煥降，命如詔遷擢，授襄漢大都督，賜其將校有差。

文煥降蒙古事聞，宋廷震驚。文煥有兄弟子姪數人各據高位，俱上表待罪，似道庇之，詔皆不問。

忽必烈方有事於北方，討諸叛王，擬中止南侵。阿里海牙、阿朮、劉整等言，漢水上流已爲我有，順流下驅，宋必可平。又言備見宋兵之弱，今不取之，時不能再。會宋度宗死【公元1274年8月】宋諸臣以度宗長子昀當立；賈似道利主幼可久保權勢，主立度宗次子焜，時年四歲，是爲恭宗。度宗母謝太后臨朝稱詔。

忽必烈既準備南伐，遂下詔諭諸將曰：“爰自太祖皇帝以來，與宋使介交通。憲宗（蒙哥）之世，朕以藩職奉命南伐，彼賈似道復遣宋京詣我，請罷兵息民。朕即位之後，追憶是言，命郝經等奉書往聘，蓋爲生靈計也；而乃執之，以致師出連年，死傷相藉，係累相屬，皆彼宋自禍其民也。襄陽既降之後，冀宋悔禍，或起令圖，而乃執迷，罔有悛心，所以問罪之師，有不能已者。今遣汝等水陸並進，布告遐邇，使咸知之，無辜之民，初無與焉。將士勿得妄加殺掠，有去逆效順，別立奇功者，驗等第遷賞；其或固拒不從，及逆敵者，俘戮何疑！”

忽必烈下詔後，命史天澤伯顏（Bayan）總諸道兵，與阿朮、阿里海牙、呂文煥行中書省於湖廣。博羅權、阿塔海、劉整、塔出、董文炳行樞密院於淮西①。兵凡二十萬，天澤至郢，病篤召還，諸軍並聽

① 瓦撒夫書云：671年（1273），忽必烈欲完成中國之侵略，遣軍十五萬南伐。時阿朮（Adjoun）、別吉勒迷失（Béguilmisch）、曉古台（Houkta）那顏子伯顏，牙刺注赤（Yelvadj）子阿里伯（Alibeg）並在軍中。

伯顏節制^①。1275年初，天澤還至真定，道死。臨危時使人奏曰：“但願大兵渡江慎勿殺掠，”語不及他^②。伯顏先於數年前隨阿八哈使臣至自波斯，忽必烈見其貌偉言厲，留之在朝，與謀國事，恆出廷臣右，益賢之。1265年，拜中書左丞相，命副安童^③。伯顏，八隣部人闊闊出（Gueukdjou）子^④，長於波斯。

伯顏分大軍爲兩道，自與阿朮由襄陽入漢濟江，以呂文煥將舟師爲前鋒。博羅權由東道取揚州，監淮東兵，以劉整將騎兵先行。【11月】伯顏一軍進薄郢州，郢在漢北，以石爲城。斯城在漢南，橫鐵鉅鎖戰艦，密植樁水中，夾以礮弩，凡要津皆施棧設攻具，蒙古軍不能前。獲俘民言，繞道從一小河拖船入藤湖，轉而下江，僅三里，伯顏從之。遂席地盪舟，由藤河入漢。【12月】於是取沙洋、新城，進至大江漢交流處。鄂州在江北，漢陽在江南，時宋將夏貴以舟師分據要害，兵不得進。伯顏乃進圍漢陽，聲言取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伯顏乘間遣阿剌罕將奇兵倍道襲沙燕口，奪之。因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轉沙燕口以達江。【公元1275年1月】阿朮乘夜率一軍渡江，夏貴聞阿朮飛渡，引麾下三百艘先遁，蒙古兵遂取陽邏堡。漢陽守臣以城降，鄂勢遂孤。權守張晏然與都統程鵬飛遂以州軍降。伯顏命阿里海牙以四萬人守鄂，而自率大衆東下。

鄂州既破，宋廷大懼。羣臣上疏以爲非師相親出不可，乃詔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於臨安。

伯顏遣宋降將程鵬飛至黃州，招諭守臣陳奕，以沿江大都督許之，奕喜，遂以城降。仍以書招蘄州降，時沿江諸郡皆呂氏舊部曲，望風款附。奕又以書誘其子巖以安東州降，已而江州、安慶、德安、

① 見馮秉正書 295—338 頁。——宋君榮書 146—159 頁。

② 見宋君榮書 167 頁——史集名此人曰撒蔑克（Semeké）。

③ 見宋君榮書 145 頁。

④ 見史集。

六安皆降。

賈似道集大軍，由新安池口以進，次於蕪湖。【3月】未幾，夏貴引兵來會。似道遣還蒙古俘曾安撫。且以荔枝黃柑遺伯顏。復使人如蒙古軍，請稱臣奉歲幣，如前者鄂州之約。伯顏答書曰：“未渡江時議和入貢則可；今沿江州郡皆已內屬，欲和則當來面議也。”似道不答。

已而池州降蒙古，賈似道以精銳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於池州下流之丁家洲。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自將後軍軍魯港。

伯顏分步騎夾岸而進，麾戰艦合勢衝虎臣軍。伯顏命舉巨礮擊虎臣中堅，虎臣軍動，遂亂。夏貴不戰而走。阿朮麾將校帥輕銳橫擊深入，諸軍回棹前走，伯顏以步騎左右掎之，殺溺死者不可勝計，水爲之赤。軍資器械盡爲蒙古所獲。似道夜駐珠金沙，召貴計事，頃之虎臣亦至。貴曰：“諸軍已膽落，吾何以戰？師相惟有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當以死守淮西耳。”遂解舟去。似道乃與虎臣單舸奔還揚州。明日潰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召之，皆莫應。

宋軍潰敗以後，鎮江、寧國、隆興、江陰守臣皆棄城遁。太平、和州、無爲，俱相繼降。江淮招討使汪立信在建康（南京），聞似道師潰，伯顏軍迫，乃置酒召賓僚與訣，扼吭而卒。建康亦入蒙古。

會忽必烈有詔，以時方暑，不利行師，俟秋再舉。伯顏上言曰：“百年通敵，已扼其吭。少爾遲迴，奔播海島，後悔無及。”忽必烈從之。

常州、廣德、平江相繼降，宋將張世傑遣將進軍三城，僅復廣德。

時蒙古使臣郝經尙留儀真，忽必烈復使經弟庸入宋索之。賈似道震恐，乃遣人送經及其隨使諸人歸。經道病，【公元1275年】至燕，未幾，死。經著有續漢書等書。

忽必烈遣廉希憲弟禮部尙書廉希賢及工部侍郎嚴忠範奉國書入宋。至建康，希賢請兵自衛。伯顏曰：“行人以言不以兵，兵多反致疑耳。”希賢固請，遂以兵五百送之。伯顏仍下令諸將各守營壘，勿得妄有侵掠。希賢等至獨松關，宋兵殺忠範，執希賢送臨安，希賢病創死。宋廷使人移書蒙古軍，言殺使之事乃邊將，太后及嗣君實不知。當按誅之，願輸幣，請罷兵通好。伯顏曰：“彼爲詐計，視我虛實耳。當擇人同往，觀其事體，令彼速降。”乃遣議事官張羽同使人還臨安，羽至平江被殺。

伯顏怒宋之無信，表請進兵。會海都兵迫，忽必烈乃召伯顏北還，欲命之將兵以討海都。

宋岳州安撫使高世傑以戰船數千艘扼荆江口。阿里海牙督諸翼水軍屯東岸。世傑乘夜陣於洞庭湖中，阿里海牙分道擊之，世傑敗走，力屈乃降，阿里海牙斬世傑以徇岳州。總制孟之紹舉城降。

阿里海牙乘勝自岳州攻江陵。宋湖北制置副使高達因賈似道前許建節，後忌不與，遂怨望。阿里海牙攻江陵，達戰屢敗，乃與宋京湖宣撫使朱禕孫出降。阿里海牙入城，命禕孫檄所部歸附，於是荆南十五州軍相繼皆降。阿里海牙承制並復官守江陵，捷聞，忽必烈喜，親作手詔褒之，高達參知政事。

時四川南部尙屬宋。蒙古行四川樞密院事汪良臣進攻嘉定，宋成都安撫使咎萬壽出戰，大敗，遂籍境內諸城降。蒙古以萬壽僉四川行樞密院事。然至 1278 年初，四川全境始平。

宋室應利伯顏之不在軍中而謀防禦者，乃僅顧慮賈似道之處置。1274 年，太后罷似道諸職。時宋人惡似道，以罰輕，臺諫三學生列其十罪，請誅之以正誤國之罪。太后不忍，乃籍沒其家資，謫之福建建寧安置。似道有仇家鄭虎臣，以其父嘗爲似道所配，欲報之，請爲監押使者，在道窘辱備至，至漳州木綿菴，拉其胸殺之。後虎臣爲陳宜中所殺。

宋將張世傑率舟師萬餘艘次於焦山，碇江中流，示以必死。阿朮遣健卒善穀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阿朮居中，合勢進戰。繼以火矢，篷檣俱焚，煙燄蔽江，宋軍死戰，欲走不能前，多赴江死。世傑退走，蒙古軍追之，獲舟七百餘艘。

伯顏還至上都，面陳形勢，乞卽進兵；遂拜右丞相，伯顏辭曰：“阿朮功多，臣宜居後。”乃進阿朮左丞相，仍詔伯顏直趨臨安，阿朮仍攻淮南。阿里海牙取湖南，萬戶宋都及呂師夔李恆等取江西；李恆者，西夏王族也。

伯顏受命還行省，至揚州，行視阿朮營。在灣頭渡江，分軍爲三道：阿剌罕奧魯赤率右軍，自建康出廣德四安鎮，趨獨松關。董文炳相威率左軍，出江並海，取道江陰，趨溲浦華亭，以范文虎爲前鋒。伯顏及阿塔海將中軍，趨常州，以呂文煥爲前鋒，水陸並進，期會臨安。

伯顏至常州，會兵圍城。宋守臣力戰固守，伯顏遣人召之不聽；乃役城外居民運土爲壘，日夜攻不息，城破，守臣四人，三人死，一人得脫走，伯顏命盡屠其民^①。

阿剌罕由西道歷破銀樹東壩、廣德、四安鎮、獨松關。獨松關既破，隣邑望風皆遁。董文炳一軍亦入江陰，宋廷大懼，不知所爲。丞相陳宜中倉皇發臨安民年十五以上者皆籍爲兵。時伯顏進至無錫，宋太后遣工部侍郎柳岳奉書如蒙古軍前，稱廉尙書之死，乃盜殺

^① 馬可波羅曾述及常州之屠，而名此城曰 Cingingiu。據云：“其城富庶，日用之物豐饒。韃靼將伯顏進攻蠻子此路時，曾遣若干基督教徒名曰阿蘭 (Alains) 者圍攻此城。攻之力，居民被迫出降。兵入，以城人皆誠必歸附可汗，故未害一人。及見城中酒多而美，痛飲，醉臥，夜不設備，居民遂盡屠之。伯顏聞報，卽遣一軍入城，盡屠居民而爲阿蘭人復仇”(見行紀 Bergeron 本第 62 章)。——鈞案 Cingingui 應是 Cingiugin 之倒誤，非常州，乃鎮巢軍也。考元史卷 132 杭忽思傳云：戍鎮巢，民不堪命，宋降將洪福以計乘醉而殺之。又同卷玉哇失傳云：宋洪安撫既降復叛，誘其入城宴，乘醉殺之。二人皆阿速人，阿速卽阿蘭也。兩傳之文卽指此事，觀洪福後來死事之烈，足見其先降乃僞降也。

之，非朝廷之意，乞班師修好。岳見伯顏於無錫，泣請曰：“嗣君幼沖，在衰經中。自古禮不伐喪，凡今日事至此者，皆奸臣賈似道失信誤國耳。”伯顏曰：“汝國執戮我行人，故我興師。錢氏納土，李氏出降，皆汝國之法也。汝國得天下於小兒，亦失天下於小兒，其道如此，尙何多言？”遣岳還。

伯顏入平江（蘇州），宋復遣柳岳往見，求稱姪或姪孫，並納幣，伯顏不許。

【公元1276年1月】宋太后不從陳宜中南遷之言，又遣使赴伯顏軍，奉表稱臣，上尊號，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匹。

伯顏已取嘉興，進向臨安。宋宗親請太后命皇弟吉王昞信王昺出鎮閩廣以圖興復，太后從之。進封吉王昞爲益王，判福州，信王昺爲廣王，判泉州。伯顏進至臨安附近，阿剌罕董文炳二軍皆來會。遊騎至臨安府北關，宋太后遣人上傳國璽降表，伯顏受之。使囊加歹奉璽表赴上都，約陳宜中出議降事。宜中遁歸臨安南約五十里之溫州，張世傑率所部退走定海。伯顏使人說世傑降，世傑斷使者舌，磔殺之。

宋太后以文天祥爲右丞相，與吳堅往見伯顏。天祥因說伯顏曰：“北朝若以宋爲與國，請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北朝全兵以還，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淮、浙、閩、廣尙多未下，利鈍未可知，兵連禍結，必自此始。”伯顏以北詔爲辭，顧天祥舉動不常，疑有他志，留之軍中，遣堅等還。天祥怒責伯顏失信，且面斥諸降將賣國。呂文煥從旁諭解之，天祥並斥文煥等。伯顏遂拘天祥，送之北行，至鎮江，天祥得脫走。

【3月】伯顏承制以臨安爲兩浙大都督府，命忙兀台范文虎入城治都督府事。又令程鵬飛取太皇太后手詔，及三省樞密院檄，諭州郡降附。執政皆署，家鉉翁獨不署，伯顏令蒙古官五人收史館祕省圖書及百司符印告敕。

伯顏自湖州市入臨安城，建大將旗鼓，率左右翼萬戶巡城。宋太皇太后及宋帝欲與相見，伯顏曰：“未入朝，無相見之禮。”①

伯顏先遣宋降將二人慰諭太皇太后，已而命阿塔海等入宮宣詔，免牽羊繫頸之禮。趣宋帝及太后等入覲，太后全氏泣謂其七歲之子曰：“荷天子聖慈活，汝宜拜謝。”禮畢，宋帝與太后肩輿出宮，太皇太后謝氏以疾留內。於是宋親王帝妃大臣三學生等皆北行。

宋帝及太后隨蒙古兵北行，至瓜州。宋揚州守臣李庭芝姜才涕泣誓將士，出兵奪兩宮，將士皆感泣，乃盡散金帛犒兵，以四萬人夜擣瓜州，與蒙古將阿塔海李庭戰三時，蒙古兵擁宋帝避去。真州苗再成亦謀奪帝不克。宋幼帝行近大都，忽必烈命其相郊迎，諭善

① 臨安城，今浙江省治杭州也。昔爲宋九帝所都，故稱京師。宋亡時，馬可波羅適在中國，曾著錄有京師(Quinsai)之名，而譯其義曰天城。馬可波羅雖居中國十有七年，其行紀中相類之誤解，不僅此一種也(見 Marsden 本第 3 卷第 68 章)。馬可波羅曾歷覽此京師城，據云：周圍有百英里，建築於一沼澤上，頗與維尼思城相類。有石橋一萬二千座(疑爲一千二百座之誤)，橋身甚高，大舟之過橋下者，不必下桅，各橋日夜皆有數人守之。南城內有湖，周圍廣三十英里。房屋多用木建。城中有山，山上有塔，每夜有人守之。見有火災，則以木槌擊木板，其聲甚大，全城可聞。城中有變時亦擊板以告警。市衢皆鋪石，有浴場三千餘所。京師距海二十五英里。有江水流經城下而入海。海口有港，名曰澗浦(Ganfou)(可參考新亞洲學報第 5 冊 35 頁 Klaproth 撰澗浦港考)。印度等國船舶無數，皆至此港卸貨，轉由江船運至京師。京師居民共有六十萬戶。——教士 Odoric d' Udine 於 1318 年旅行中國，曾驚羨京師之城大民衆。Jean de Mandeville 亦以京師擬若建築於海中之維尼思城。並言有橋一千二百座，各橋有塔甚大，內有衛士守之。彼曾見有數派之基督教徒，且見有弗耶西派之教士及宣教師，然其人不得佈施爲生。——波斯史家瓦撒夫(第 1 冊)曾據可信之旅客商賈之言，記錄京師之若干情形云：“是爲中國最大之城，周圍廣約二十四程(Fersenks)。磚石鋪地。居宅以木建造，繪飾甚麗。穿過此城須經三站之遠。街衢多有長逾三程之遠者。城內有方衢六十四處，周圍房屋形式皆同。每日徵收鹽稅爲鈔七百巴里失。染工達三萬人，其他匠人可以類推矣。駐兵七萬，人口七十萬戶。有寺廟七百所，頗類堡寨，僧徒滿中。城內有橋三百六十座，有大小船舶無數，以利交通。世界各國之商賈僑民蒞此者爲數甚衆。都城之情形如此，此外中國尙有大城四百，其最小者，如建康(Kenkan-fou)、泉州(Zaitoun)、廣州(Tchin-kélan)尙凌駕報達泄刺失(Schiraz)兩城之上。所可異者，國土雖大，竟不見有四分之一方之耕地荒廢。”——摘抄家 Mohammed Benaketi & Abd-oullah Beidhavi (中國史)二氏摘抄“史集”之文，而不見於歐洲諸圖書館所藏諸本中者，中有一條，謂京師有伊斯蘭教禮拜寺三所。

待之。然降封宋帝爲瀛國公，宋太皇太后及太后並降封郡夫人。忽必烈正后察必可敦 (Djanouï Khatoun) 庇護宋諸后，時加存卹。宋府庫故物至上都，忽必烈聚置殿庭上，衆皆歡甚；惟察必可敦不樂曰：“自古無千歲之國，毋使吾子孫及此則幸矣。”

忽必烈嘗召宋降將問曰：“汝等降何容易？”對曰：“賈似道專國，每優禮文士，而輕武臣，臣等久積不平，故望風送款。”忽必烈曰：“似道實輕爾曹，特似道一人之過，汝主何負焉？正如爾言，則似道輕爾也固宜。”

伯顏入臨安時，阿里海牙則進圍澶州 (長沙)，水陸夾攻甚急，蒙古兵登城蟻附而上。知衡州 尹穀時寓城中，知事不可爲，乃爲二子行冠禮。人曰：“此何時，行此迂闊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爾。”既畢禮，與其家人自焚【2月】。

知潭州事李芾命酒酌之，因留賓佐食飲，誓爲宋死。召帳下沈忠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乃自刎。城中官吏除守將二人外，皆從死。潭民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阿里海牙傳檄諸郡，由是湖廣南部諸郡皆降。同時宋都解 李恆取江西十一城，撫州亦下。

伯顏北還，承制留阿剌罕 董文炳經略閩浙。會江西都元帥宋都解言宋二王在閩廣聚兵，將攻江西。乃遣塔出移軍與李恆 呂師夔會阿剌罕 文炳，同取未下州縣，以追二王。

二王走溫州，宋丞相陳宜中統將張世傑等繼至，奉益王爲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副之。益王者，度宗長子也。

二王將入福建，時有黃萬石者，降蒙古，欲取全閩爲己功。汀建諸州方謀從萬石送款；聞二王至，復閉門以拒萬石。南建守臣遣軍

逐之，萬石敗走，其將士多歸宋。二王至福州，益王遂即皇帝位，【6月】時年九歲。

宋兵勢稍振，置江西江東浙東淮四道制置招諭等使，約諸將分道出師。文天祥至福州，命都督諸路軍馬。天祥鼓勵宋人。招士募兵，以圖興復。董文炳命統將唆都往擊宋之新帝。

初，臨安既陷，阿朮以宋太皇太后手詔諭宋揚州守臣李庭芝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及宋帝次瓜州，宋太皇太后復賜庭芝詔曰：“比詔卿納款，而久未報，豈未悉吾意，尙欲固圉耶？今吾與嗣君既已臣元，卿尙爲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使者。阿朮乃遣兵絕其餉道，復遣使者持忽必烈詔，招庭芝，庭芝斬使者，焚其詔於陴上。既而附近諸城以糧盡降蒙古。揚州糧亦盡，然猶力戰不屈。阿朮請忽必烈降詔赦庭芝焚詔殺使之罪，令歸款，庭芝不納。會益王立於福州，遣使至，庭芝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揚，而自與姜才將兵七千趨泰州，將東入海往從新帝。庭芝既行，煥即以城降。阿朮分道追及庭芝，殺步卒千餘人。庭芝走入泰州，阿朮圍之。泰州裨將開城納蒙古軍，庭芝赴蓮池中，水淺不死，遂與姜才俱被執至揚州，阿朮勸降不從，乃皆殺之。

阿刺罕董文炳敗宋軍於處州，入福建建寧府之邵武軍，諸城多相繼降。蒙古兵既逼福州，陳宜中張世傑奉宋帝及衛王楊太妃等登舟走泉州^①。據史臣云，時軍十七萬人，民兵三十萬人。淮兵萬人，皆在舟中。宋帝至泉州港，時此港貿易甚盛。守臣蒲壽庚提舉市舶有年，宋軍舟不足，掠壽庚舟，壽庚怒，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者。陳宜中等乃奉帝趨潮州，壽庚遂以城降蒙古，已而興化軍繼降。

① 泉州府爲福建省沿海之一大城。印度、波斯、阿刺伯等地之人常至港中。馬可波羅名此城曰 Zaitoun。刺失德書瓦撒夫書名稱亦同。據 Klaproth 之考訂，泉州古名刺桐（新亞洲學報第 5 冊 44 頁），由是可見其古名尙存。

阿里海牙圍廣西之靜江(桂林府)三月不克。作書招守臣馬璽降，許璽爲廣西大都督，璽不聽。又請忽必烈親降手詔諭之，璽焚詔，斬其使。

靜江以水爲固，阿里海牙乃築堰，斷二江水以遏上流，決東南埭以涸其隍，城遂破。璽守內城，內城又破。璽率死士巷戰，傷臂被執死，阿里海牙悉坑其民，分兵取廣西諸州。

【公元1276年12月】宋端宗次惠州，遣使奉表詣蒙古軍請降。唆都命其子偕宋使赴燕，然蒙古軍不因此停止軍事。先是呂師夔等將兵入廣東，【公元1277年3月】取廣州，遂盡下廣東諸郡。

時北方有警，忽必烈召諸將班師，凡諸將及淮兵在福安者，命李雄統之。宋人乘此復福建、廣東、湖廣、江西數城。

張世傑聚兵於福建，進圍泉州；唆都來援，世傑解圍去。唆都以宋人不可恃，所到之處，大肆屠戮，興化漳州之民盡死。

宋有兩軍在江西，文天祥鄒淵統之。蒙古將李恆攻天祥軍，數敗之，獲天祥妻子家屬送致上都，二子死於道。

忽必烈聞宋人復得城甚衆，乃詔塔出與李恆呂師夔等以步卒入大庾嶺。忙兀台唆都蒲壽庚及元帥劉深以舟師下海，合追二王。塔出令唆都取道泉州，泛海會於廣之富場。唆都既取興化軍及漳州，進攻潮州不克，恐失期，乃舍之而去。至惠州，與呂師夔合軍趨廣州，會塔出軍，廣州守臣以城降【12月】。

【公元1278年】3月塔出令唆都還攻潮州，知州馬發城守益備。唆都塞塹填濠，造雲梯鵝車，日夜急攻。發潛遣人焚之，凡相拒二十餘日而敗，發死之，唆都屠其民。

宋端宗遷駐廣州灣中之一荒島礮州①。1278年5月死，年十一。羣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尙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

① 宋君榮謂此島在東經21度8分北緯6度15分間。

此豈不可爲國耶？”乃與衆共立廣王，年八歲矣，是爲帝昺。張世傑陸秀夫同秉政。陳宜中自去年入占城（Cochinchine）竟不復還。

【公元1278年6月】帝昺遷居新會縣南八十里廣州灣中之厓山。山與奇石山相對，相傳官民兵尙二十餘萬，多居於舟，泊居兩山間海峽中。張世傑遣人入山伐木，造行宮軍屋。復刷人匠，造舟楫，制器仗，所需資糧，取辦於廣右諸郡海外四州。時文天祥已於是年四月復廣州。

蒙古名將張柔子弘範言，張世傑復立廣王，閩廣響應，宜進取之。忽必烈以弘範爲蒙古漢軍都元帥，賜寶劍，專決軍事。弘範至揚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而南。弘範以舟師由海道襲漳潮惠三州。【12月】文天祥屯潮陽，鄒淵劉子俊皆集師會之。弘範兵至潮陽，天祥帥麾下走海豐，蒙古兵追及，宋兵潰散，天祥、鄒淵、劉子俊等盡被執。淵自剄，子俊被烹，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天祥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客禮之。天祥固請死，弘範不許，處之舟中，求族屬被俘者還之。

弘範由潮陽港乘舟入海，進至厓山。【公元1279年1月31日】時張世傑結大舶千餘，作一字陣，碇海中。厓山北淺，舟膠不可進。弘範由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奇兵斷官軍汲路，世傑舟堅不能動。弘範乃舟載茅茨，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世傑戰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熱，弘範無如之何。

張弘範乃四分其軍，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令諸將曰：“宋舟西蟻厓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李恆乘早潮退，攻其北；至午潮上，弘範以舟攻其南。世傑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以十六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走帝舟，帝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爲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

負帝同溺，後宮諸臣從者甚衆。餘舟尚八百，盡爲弘範所得。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萬人，因得帝屍及詔書之寶。

帝母楊太妃聞之，撫膺大慟曰：“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將趨占城，土豪強之還廣東，颶風大作，世傑墮水溺死^①。蘇劉義出海洋，爲其下所殺。宋文武官吏皆降蒙古，忽必烈遂完成蒙古五十年來經略未成之事業，盡取中國之地，宋立國三百二十年，至是亡^②。

① 宋君榮書(188頁註4)云：張世傑與張弘範同族，涿州人也。幼隨張柔至河南，因得罪遁宋，爲宋死。

② 見馮秉正書第9冊338—400頁。——宋君榮書159—189頁。

第三章

征日本——征占城——經略緬國——再征日本之計畫——用兵安南——皇太子真金之死——罷東征日本計畫——安南之戰——南海數國之降附——與海都戰——忽必烈之戰勝宗王乃顏——皇太孫鐵木耳之戰勝宗王哈丹——命伯顏討海都——征爪哇——命皇太孫鐵木耳代伯顏——忽必烈之理財大臣——頒行新法典——忽必烈之死

忽必烈甫據中國全境，即欲征服日本。日本舊入貢中國，1270年時，忽必烈曾遣使往諭日本來朝，日本不納。平宋後，屢遣使往，日本執使者殺之。諫者以爲海道險阻，得其國無用，忽必烈不聽，決定遣軍往征。1280年3月，發兵十萬，命范文虎將之。是年終，發自臨安泉州，取道高麗。高麗王以兵萬人戰船九百艘從征。師至日本，暴風破舟，文虎等諸將擇堅好船棄士卒等遁走，餘衆爲日本所虜。中國史家相傳漢人南人被虜者七萬，蒙古人被殺者三萬。1281年秋，此大軍殘衆得逃還中國海岸者無幾^①。

宋亡後占城國王遣使入朝中國新主。忽必烈以占城既附，遣唆都就其國立省撫治之。占城王子負固不服，凡使臣經其國者，皆被執。帝怒，決意進討，發江南軍及戰船，命唆都將以討之。1281年，師至占城都城，王子遁入山谷，遣人陽求歸附以款師，復潛殺所執使臣等百餘人。唆都等久之方覺其詐，乃遣兵攻之，阻隘不敢進。占城兵旁截歸路，唆都軍殊死戰得出，遂謀引還。

1283年，命諸王相答吾兒督諸軍經略雲南西部大理永昌境內諸國^②，軍萬二千人，怯烈納速刺丁 (Nassir-ud-din) 二將統之。緬

① 見北京傳道師撰中國志，1789年本第14冊63頁以後。——Charlevoix撰日本史志，1736年本第2冊79頁。——宋君榮撰成吉思汗史195頁。

② 大理國見本書第2卷第7章。永昌國在大理之西，其都城今名永昌府。元時則名金齒，蓋其民用金葉覆齒，故名。此國在史集及馬可波羅之行紀中則名Zerdendan，波斯語意亦猶言金齒也。應注意者，此時代中國之府路長官多爲穆斯林。

國^①國王殆以此二國爲其屬國，舉兵以抗，率步騎六萬，戰於永昌附近。蒙古軍列陣於森林之左，見緬軍至，進而突擊。緬人列戰象於陣前，象背負戰樓，樓內各有戰士十二至十六人不等。蒙古軍馬見象反走不止，納速刺丁命士卒下騎，牽馬入林，攢射戰象。象身無皮甲掩護，負傷痛甚，轉躡緬軍，餘象走林中，戰樓觸樹碎。蒙古軍既破象陣，復登騎，遠發矢，近用刀劍骨朵，緬人亦未攢皮甲，大受損傷，潰走，蒙古軍獲戰象二百。相答吾兒拔其都太公城，【12月】緬國遂請降。金齒諸部初爲緬所制，至是亦降。是役以後，忽必烈軍中遂常用戰象^②。

【公元1283年】忽必烈冀復前此敗創之恥，擬復遣舟師往征日本。命阿塔海爲日本行省丞相，高麗供給海舟五百艘。敕江浙福建造海船，集漕船，募水手，貯糧餉。於是有司徵斂，大爲奸利，兵民怨懼，諫者亦言不便，乃止^③。

交趾王遣使入元，帝不納。詔封子脫歡(Togan)爲鎮南王，與左丞李恆往會唆都兵進擊之^④。

忽必烈卽位時，安南王陳光昺曾遣使納款，許三年一貢，進金銀寶石藥物象牙犀角等物，置達魯花赤一人往來安南國中。1277年，光昺死，子日烜繼立。至是帝以安南通謀占城，令脫歡軍行假道於其國，且徵其糧餉以給軍。脫歡軍次安南，日烜言其國至占城水陸非便，遣軍分道拒守。脫歡屢移書日烜，欲假道，竟不納，益修兵船爲迎敵計。(1285年6月)脫歡乘間縛棧爲橋，渡富良江北，與日烜大戰，破之。日烜遁走，不知所之，其弟益稷率其屬來降。然

① 中國所稱之緬甸，卽土人所稱之 Myam-ma 根據馬可波羅行紀，當時國境東起雲南，西併朋加刺(Bengale)，包括阿瓦(Ava)之地。卽今之 Birmans或 Barmans或 Bouraghmans 帝國是已。

② 見馬可波羅行紀，Marsden 本第2冊第42章。馮秉正之中國史第9冊419頁，僅言1283年忽必烈諸將經略緬國，金齒諸部初爲緬所制，至是遂皆請降。

③ 見馮秉正書418頁。——宋君榮書199頁。

④ 見馮秉正書第9冊414頁以後。——又第12冊11頁附宋君榮撰占城史略。

交兵雖敗，而勢益盛。適盛夏霖潦，軍中疾作，死傷者衆，而占城竟不可達，乃謀引兵還，交兵追襲之。李恆中毒矢，至思明卒。唆都軍與脫歡相去二百餘里，脫歡軍還，唆都猶未知之，亟趨其營，交人邀於乾滿江，力戰而死。

忽必烈既悲其兩良將之歿，旋又有喪子之痛。皇太子真金 (Tchingkim) 死，【公元 1285 年 1 月】太子通中國學術，仁孝恭儉，明於聽斷，卒年四十三。遺三子：曰甘麻刺 (Camala)，曰答兒麻八刺 (Dharmabala)，曰鐵木耳 (Témour)①。

先是立征東行省，擬再擊日本，造船舶，期於 1286 年 9 月會於合浦。吏部尚書劉宣上書諫止，帝納其言，遂下詔罷征日本，專事安南。命阿里海牙等大徵各省兵，仍遣鎮南王脫歡將之以行。1287 年 2 月，脫歡督程鵬飛樊楫等進擊安南，欽察將昔都兒自廣東諸港率軍往會，軍中將卒多欽察人。

元軍水陸並進，凡十七戰，皆捷，遂深入其境。安南王陳日烜棄城走於海，不知所之。軍中將士多被疫不能進。1288 年 4 月，脫歡遂謀引還。日烜復集重兵，遏脫歡歸路，諸軍且戰且行，樊楫阿八赤皆死。前軍昔都兒奮勇乘之，交人小卻，脫歡由間道趨還。日烜尋遣使入朝，貢金人以代己罪。帝以脫歡無功而還，令出鎮揚州，終身不容入覲②。

先是 1285 年忽必烈命楊庭璧招諭南海諸國。1286 年 10 月，海外諸國皆遣使來泉州貢方物。諸國凡十：曰馬八兒，曰須門那，曰僧急里，曰南無力，曰馬蘭丹，曰那旺，曰丁呵兒，曰來來，曰急蘭亦斛，曰蘇木都刺③。

① 瓦撒夫書 (第 1 冊) 云，忽必烈欲使其子真金參決朝政，諸臣言父在子執大權，非舊例，且背成吉思汗法令，乃止。惟命諸臣共立文約 (Moutchelga)，約在可汗死後奉真金即帝位。

② 見馮秉正書第 9 冊 420 頁以後。——又第 12 冊 26 頁附宋君榮撰東京史略。

③ 見馮秉正書第 9 冊 429 頁。

忽必烈之罷征日本，要因二十年來海都與之爭國情勢日急所致。海都自以出窩闊台系，大位應屬己。忽必烈屢使徵召，輒託故不至，已而公然與忽必烈爲敵。忽必烈乃册八剌爲察合台汗，察合台汗國在海都領地西，欲利其力以制海都。已而八剌海都果戰於細渾河畔，八剌設伏，大敗海都軍，鹵獲無算。朮赤後王忙哥帖木兒遣其諸父別兒格察兒以軍援海都，擊八剌，敗之。八剌退入河中，招聚殘軍，重徵撒麻耳干不花刺兩城平和居民之財畜，以償其失，備再戰。會海都遣窩闊台孫乞卜察克斡兀立 (Kiptchac Ogoul) 來約和，乞卜察克與雙方友誼皆厚，八剌乃與海都結盟而爲安答 (anda)①。

此種聯合遂使包括突厥斯單河中兩地之察合台汗國隸屬海都。1270年，八剌死，察合台子撒兒班 (Sarban) 之子捏古伯 (Nikbey) 繼立，舉兵抗海都。1272年，海都討殺之，援立八剌子都哇 (Doua)②。

1275年，海都都哇率兵入畏吾兒國，圍其亦都護於都城，強其附己，亦都護不從，已而得援，圍解③。

1275年，忽必烈以國之西境勢須防守，詔皇子那木罕 (Noumougan) 出鎮西北邊，木忽黎後人右丞相安童 (Hantoum) 輔之。那木罕弟闊闊出 (Gueukdjou)，蒙哥子昔里吉，諸王脫黑帖木兒 (Toctimour) 等，並隸軍中，授那木罕爲阿力麻里總管。

1277年，諸王脫黑帖木兒不慊於忽必烈，謀奉昔里吉爲帝，昔里吉從之。遂乘夜劫質二皇子及那顏安童，送二皇子於朮赤後王忙哥帖木兒所，送安童於海都所，且請助其成事。已而約察合台子撒兒班及察合台窩闊台兩系諸王來從④。

① 鈞案安答猶言盟友。

② 見史集。——瓦撒夫書。

③ 見宋符榮書 168 頁。

④ 見史集。

忽必烈卽於是時自中國南部召伯顏北還，命督師北征。師及諸叛王於斡兒寒河畔，伯顏見其堅壁以守，乃斷其糧道，強之出戰，掩擊破之。昔里吉敗走也兒的石河①。脫黑帖木兒走乞兒吉思之地，爲帝軍所襲，盡亡其輜重。乞援於昔里吉，昔里吉不應。脫黑帖木兒怨之，轉奉撒兒班爲主。昔里吉請釋恨，脫黑帖木兒報之曰：“若無勇，不足爲此曹長，撒兒班足當此位也。”昔里吉不得已遂讓位，且同其黨諸王遣使以其推戴撒兒班事，分告海都及忙哥帖木兒。

脫黑帖木兒至是遂脅宗王阿里不哥長子藥不忽兒 (Youboucour)②同事撒兒班。藥不忽兒聚兵拒之，將戰，脫黑帖木兒之衆皆潰降藥不忽兒。脫黑帖木兒欲逃，被執送致昔里吉所，昔里吉從藥不忽兒之請，殺之。脫黑帖木兒極勇而善射，每臨陣輒跨白馬出。曾語人曰：“彼乘駁馬者，恐血污其毛，易爲敵見。以吾觀之，騎士與馬之血，有類婦人面上之朱也。”

撒兒班既失助，自歸昔里吉，言爲脫黑帖木兒所誘，非己意。昔里吉奪其軍，以五十騎送之至朮赤孫火赤斡兀立 (Cotchi-ogoul) 所。行經氈的及訛跡邗兩地間，撒兒班部衆駐其地者，要而奪之。撒兒班率其衆進攻昔里吉，兩軍將戰，昔里吉部衆潰降撒兒班，身亦被擒。藥不忽兒適以衆來援昔里吉，亦爲其部衆所棄同被擒。撒兒班各以五百人防送，欲以獻帝所。道經斡赤斤之舊地附近，藥不忽兒以珍寶銀貨賂駐其地之後王得釋。斡赤斤後王進擊撒兒班，悉俘其衆。撒兒班獨得脫走見帝，帝以土地部衆賜之。逮昔里吉至帝所，流之於一氣候惡劣之島中，後死於是島。藥不忽兒追隨

① 馮秉正書 389 頁，及宋君榮書 182 頁，皆據綱目，謂昔里吉爲李庭所追殺。

② 鈞案，藥不忽兒在元史作藥木忽兒、岳木忽兒、約木忽兒、婁木忽兒，並從“木”而不從“不”，非誤。蓋蒙古人常讀 b 作 m，所以本書之撒兒班，在元史中則作撒里蠻也。

海都久之，亦降忽必烈。嗣後帝子那木罕亦被釋還^①。

越十年，宗王海都組織一強有力之同盟，結合諸王乃顏(Nayan)、哈丹(Cadan)、星黑禿兒(Singtour)^②以抗皇帝忽必烈。三王分地在遼東及女真邊境，皆成吉思汗三弟之曾玄。乃顏爲斡赤斤那顏之玄孫，星黑禿兒爲拙赤哈撒兒之後裔，哈丹爲合赤溫之曾孫^③。乃顏集軍四萬，海都許以十萬人來會。忽必烈感有遮斷此兩軍會合之必要，乃命伯顏鎮哈刺和林以禦海都，自率軍往討乃顏。命自江南浮船入海，溯遼河以運軍糧。親統大軍疾進，行二十五日，抵乃顏分地。命人守諸道，勿使進軍之訊爲敵所聞。分軍爲二：漢軍女真將李庭統之，蒙古軍博爾朮孫玉昔帖木兒統之。博爾朮者，成吉思汗之一良將也。乃顏結營於遼河附近，以車環衛爲營^④。帝使星者卜，曰：吉，乃命進戰。其騎軍三十隊，合爲三軍，兩翼包圍敵陣。每隊以步卒五百列前，執刀矛，騎兵衝鋒時，步兵則登騎，坐騎兵後，近敵則下馬執矛而前。騎兵若後退，則躍登馬後，與之共退。忽必烈坐木樓，四象承之。象擐革甲，覆錦衣，樓上佈弓弩手，樹皇帝之日月旗。陣勢旣列，奏種種吹奏樂器，繼以戰歌，於是鳴鼓鉦作戰，發矢如雨。發矢畢，執刀矛骨朵進戰。乃顏軍頗勇決，然終以衆寡懸殊，自黎明戰至日中，乃顏將被圍，欲遁不果，被擒。忽必烈立命用兩氈裹之，使人力振死之，是爲帝室諸王之死法也。忽必烈勝後還大都^⑤。

① 見史集。

② 鈞案元史作失都兒或勢都兒未知孰是。

③ 見史集。

④ 見馮秉正書 431 頁以後。

⑤ 見馬可波羅行紀，Marsden 本，第 2 卷第 1 章 263—270 頁。——此書撰者謂乃顏雖年三十，然爲七十二歲的皇帝之諸父，此說誤。忽必烈實爲乃顏之從祖，蓋忽必烈是成吉思汗孫，而乃顏是成吉思汗幼弟斡赤斤那顏之玄孫也。馬可波羅對於乃顏之死法，曾云：用此法以殺帝室諸王者，俾太陽及空氣不見其流血也。撰者並言乃顏已受洗禮，惟不公然表示信仰基督教。但在此戰之中，繪十字架於戰旗上，基督教徒之在軍中者甚夥，多歿於陣。忽必烈軍中之猶太教徒及穆斯林日嘲此種投降皇帝之基督教

時哈丹星黑禿兒兩王尙未平也：次年，詔皇孫鐵木耳率玉昔帖木兒、土土哈、李庭、博羅權諸軍討之。擊乃顏將金家奴，戰終日，勝負未決。金家奴退走，鐵木耳進擊哈丹於貴烈河畔，戰二日。陣斬哈丹黨之諸王數人，乃顏部將數人，殲其精銳，盡降遼左諸部^⑥。是役也，統將李庭功最大，其軍中有火礮，兩戰之勝皆得其力^⑦。

忽必烈尙有大敵海都未平。杭海山與戈壁介於此兩汗之領地間。戈壁之西方邊界，屯七軍以守之，常與海都軍戰^⑧。帝欲保境，使不受海都之屢次攻擊，遂命伯顏鎮哈刺和林，事專決。伯顏未至軍以前，真金子皇孫甘麻剌率前鋒禦海都於杭海山界，軍失利，在薛靈哥河附近被圍。賴土土哈以其所部欽察軍直前鏖戰，翼皇孫而出。帝見有親出之必要，遂自將討海都。至北邊，召見土土哈，面獎之。1289年7月忽必烈發自上都，至西境，不見敵而還，時海都已遠去矣。同時諸王乃蠻帶敗哈丹兵於托吾兒河^⑨。

忽必烈嗜外國珍異，常遣使往南海諸國。南海船舶多至泉州，此輩使臣輒以方物歸獻。有使臣名孟淇者，使爪哇；爪哇鯨其面，使還，帝怒，發江西福建湖廣軍三萬人往征之。用海船千艘，備一年糧。史弼總諸軍，高興將步軍，畏吾兒人亦黑迷失將水軍。亦黑

徒，謂乃顏雖舉十字之旗，而耶穌基督未曾佑之。基督教徒不甘此辱，訴之忽必烈，忽必烈召兩造至前而語之曰：“汝曹上帝不欲助乃顏，汝曹不應以此爲痛，亦非汝教之恥，蓋上帝正直，不能助人之犯罪與爲不義也。乃顏既犯上作亂，而求汝曹上帝之助，故此仁慈正直之上帝不欲助其爲惡。”已而禁止基督教徒之敵人繼續侮辱其上帝及其十字架。——刺失德對於討伐乃顏一役所誌甚簡，僅云：“忽必烈雖年老而患有……（此處有闕文）疾，仍親征叛徒，興負而行，其軍幾敗，且有人驅負輿之象反走。既而其軍獲勝，敵軍擒叛徒以獻，遂殺諸叛王，分配其部衆。是爲忽必烈末次親征之役。”

⑥ 鈞案原文作遼河、Tiro河、貴烈河流域諸部族降鐵木耳。下註出宋君榮書209頁，案宋君榮書全本中國藏籍，遍檢元史元史類編續綱目諸書，不得此Tiro之對音。案後文有托吾兒河，寫作Tiro，殆是Toro之誤刊，茲從續綱目改作盡得遼左諸部。

⑦ 見馮秉正書438頁。

⑧ 見史集。

⑨ 見馮秉正書441頁。宋君榮書210頁。

迷失屢使南海，諳爪哇語。1293年1月，發泉州，歷占城，入南海，至勾蘭山，伐木造小舟以入。是年10月，抵爪哇。時爪哇主爲隣國葛郎主所殺，其婿開弼等至，迎降求救。弼與諸將進擊葛郎兵，大破之。葛郎主出降，併取其妻子官屬以歸。爪哇主婿既而叛，乘軍還，夾路攘奪。弼自斷後，且戰且行，行三百里，得登舟。行六十八日，夜達泉州，士卒死者三千餘人。獻其俘獲金寶香布，帝治其縱爪哇主婿之罪，杖十七，沒家貲三之一^①。

伯顏禦海都之兵者四年，有人譖之於忽必烈，謂其久居北邊，與海都通好，因仍保守，無尺寸之獲。忽必烈乃詔授皇孫鐵木耳以皇太子寶，撫其軍，以太傅玉昔帖木耳輔行。召伯顏居大同，以俟後命。【公元1293年7月】玉昔帖木耳未至軍，伯顏自哈刺和林進擊海都敗之。召玉昔帖木耳至軍，授以印而行，皇孫以酒餞之，伯顏至大同。已而忽必烈明其枉，詔之還朝，面獎其功，仍授丞相，命統宿衛及大同上都諸軍^②。

忽必烈卽位之初，命不花刺人穆斯林賽典赤(Seyid-Edjell)綜

① 見馮秉正書 452頁。——宋君榮書 217頁。——據十七世紀末年康熙帝之使臣奉使爪哇行紀：(參考中國記第14冊101頁以後)，爪哇卽閩婆國，又名莆家龍，亦曰下港，元代始名爪哇。在西南大海中，泰西船至中國者，經其海岸。赴爪哇者，常從泉州登舟，歷占城，一月至其國。民有三種：曰西域人，曰中國人，唐時來此，奉伊斯蘭教，曰土人，與前二種人迥異。——根據此說，閩婆及爪哇疑是Java島。史家刺失德云：忽必烈遣一軍赴印度境內之Djava，而侵略其國。別一同時代之波斯史家瓦撒夫(第1冊)云，回曆691年(1292)，忽必烈侵略Moul-Djava島，島在印度附近，長二百程，廣百二十程。並云：此國主Seri-Rama入朝忽必烈時，歿於道，其子至帝廷，帝優待之，命嗣有其國，年貢金珠。馬可波羅(第3卷第10章)係在1291年自中國西還歐洲者，謂在其時皇帝尙未能召降爪哇大島。——Jean de Mandeville(第19章)云：爪哇國甚大，其王甚強，附近七島之王皆隸焉。大汗嘗欲征服爪哇而迄未成。案此旅行家係歿於1371年者。

② 見馮秉正書 456頁。——宋君榮書 220頁。

理全國財賦。1270年賽典赤死，人皆服其廉潔^①。以細渾河畔費納客忒城人阿合馬 (Ahmed) 代之。先是弘吉刺之一部長阿勒赤 (Iltchi)^② 那顏女察必可敦 (Djambouï-khatoun) 尙未入宮爲忽必烈正后時，阿合馬識可敦於可敦父所。可敦正位後，命之隨侍皇后宮廷。阿合馬多智巧言，以功利成效自負。可汗試以行事，頗有成績。由是奇其才，專委任之，所言無不從。賽典赤死，遂命其綜理財賦^③。可汗求財貨，阿合馬輒有法應之。由是擅權，專愎益甚^④，任意處分一切高位，擅殺其視與己爲敵者，受其害者爲數甚衆。朝中官無大小莫敢觸其鋒，婦女之美者莫能避其慾，輒用種種方法以達其願。子二十五人，皆據要津，以貪瀆而獲資財無算。凡欲得位者，勢須以重賂賄之^⑤。

阿合馬當政十二年，結怨甚衆，人心憤恨。漢士人之爲帝之侍臣者，常進言而無效，乃言於太子真金，真金遂爲其最危險之敵^⑥。一日，太子以弓擊阿合馬面，破其頰。忽必烈見傷，詢其故，阿合馬以馬蹄所傷對。真金時在側，斥之曰：“汝以我擊傷爲恥，故不敢實對歟？”又有一日，真金當帝前以拳擊阿合馬^⑦。嗣後1282年，有千戶王著者，密謀殺之。太子真金從帝如上都，而阿合馬留守京師。著詐稱真金還大都作佛事，省中官出迎。著至東宮前，責

① 據刺失德書，蒙哥在位時代，忽必烈將兵入哈刺章時，賽典赤時爲其地長官。忽必烈愛其人，攜之還朝，薦之可汗。可汗命之爲相(vézir)，以其子納速刺丁 (Nassir-ud-din) 代爲哈刺章長官，終其身保有此位。刺失德又云：“事在五六年以前（案刺失德撰書之年在1300年前後），其子阿不別克 (Abou-biker) 而別號伯顏平章 (Bayan Fentchan) 者，現爲泉州長官。”——案刺失德之記載微誤，忽必烈進兵雲南之時，哈刺章尙未降附，則不能有一蒙哥所任長官在其地也。

② 鈞案此處實應作 Altchi，即元史之按赤駙馬。

③ 見史集。

④ 見馮秉正書 315 頁。——宋君榮書 151 頁。

⑤ 見馬可波羅書第 2 卷第 8 章 309 頁。

⑥ 見馮秉正書 411 頁。——宋君榮書 151 頁。

⑦ 見史集。

阿合馬數語，以所袖銅鎚碎其腦立斃^①。

帝聞訊大怒，命鞠罪人首從，斷其罪殺之。賜重金爲阿合馬治喪，命諸大臣送柩至葬所。已而變惋惜爲憤怒：忽必烈求一大鑽石以飾其冠，聞二商人言，前有一大鑽石已送至阿合馬所。乃命人求之，得於阿合馬正妻所。帝恚，益以其子真金及諸漢官之進言，盡得其罪惡。於是大怒，命發塚剖棺戮屍，縱犬食之。殺其寡婦之藏此鑽石者，及其子二人。餘妻四十妾四百，皆分賜他人。籍其家資，罷黜其黨與，凡汰其官省部者七百餘人^②。

已而命畏吾兒人桑哥(Sanga)綜理財賦。桑哥者，膽巴國師之弟子。一遵阿合馬之前例，在位有八年。會帝獵於外，有侍臣某乘間言桑哥罪惡。帝怒，謂其詆毀大臣，命衛士批其頰。其人辨愈力曰：“臣與桑哥無讎，所以力數其罪而不顧身者，正爲國家計耳，苟畏聖怒而不言，則奸臣何時除？民害何時息？”帝大悟，詢之他人，人言畏桑哥誣殺，故不敢言^③。別有一事使桑哥致敗者：一日忽必烈求珠於桑哥，桑哥答言無珠。有波斯人某頗得幸，而與桑哥爲敵，言於忽必烈，曾見桑哥有珍珠寶石甚夥，自請往桑哥邸求之。已而挈兩篋還，珍寶滿中。忽必烈以示桑哥曰：“汝珠多如此，而不欲以數珠獻，此物汝何從得之？”桑哥答由回回官吏數人所餽，因歷數其名，皆行省之長吏也，帝曰：“何以此曹不以寶石獻我？具見汝遺我以劣物，而自留其珍貴者。”桑哥對曰：“此曹以是物餽我，帝如有命，我將返之。”帝怒中以污穢滿塞其口，殺之^④。籍桑哥家，得珍寶無算。帝責臺臣不言之罪，因斥罷其久任者^⑤。其因桑哥之敗而牽

① 見馮秉正書 412 頁，刺失德書所言與此異。

② 見史集。——馮秉正書第 9 冊 413 頁。——馬可波羅書第 2 卷第 8 章 309 頁。

③ 見馮秉正書 445 頁。——宋君榮書 218 頁。

④ 見史集。

⑤ 見馮秉正書 446 頁。

連被誅者：行省回回長官二人，官吏數人^①。【公元1291年】由是觀之，自賽典赤死後，理財省之長官，及其大半屬僚，皆屬外國人，俱因培克而得幸。忽必烈始終好利，常採用其增加國課充實府庫之方法，授權於不顧廉恥之人，使之暴徵重斂，貪瀆自私，誣陷籍沒，而人常受其害^②。桑哥既誅，命完澤(Oldjai)代之綜理財賦。

【公元1291年】忽必烈頒行新律。先是未有法守，斷理獄訟循用金律，頗傷嚴刻。至是輯律令爲一書，名曰至元新格，頒行之^③。

1294年2月，忽必烈死於大都，年八十四歲，在位三十五年矣，上漢語廟號曰世祖^④。

① 見史集事在1291年。

② 見宋君榮書202頁。

③ 見馮秉正書450頁。

④ 見馮秉正書第9冊418頁。——馬可波羅(第2卷第4章)云：此汗身長不逾中人，眼黑而麗，鼻上曲，面色美緻。——刺失德云：忽必烈誕生時，成吉思汗頗詫其面帶褐色，蓋其諸子皆面白也。

第四章

忽必烈帝國之廣袤——其行省之區分——官吏——驛站——中國戶口——軍隊——財政——鈔——中國之基督教徒——穆斯林——朝中之星者及卜人——皇帝駐所——宮廷節慶——牧獵——皇帝之后妃——皇子——宮女——皇儲之指定

蒙古帝國之君主，已非復奴隸被征服的民族及蹂躪所侵略的地域之遊牧部落酋長矣。忽必烈曾受一種中國教育，深知文明功益，羨賞中國制度，保護學術文字，亞洲一切文明國家之學者皆列其朝。曾將中國最良之書籍譯為蒙古語，為其種人子弟建設學校。其所持之政策雖不許中國人為行政長官，然曾限制蒙古長吏迄於今茲專斷的威權，而以緩和人民之境遇。世人雖譽其仁厚，顧其為滿足其不飽之貪慾，數遣軍遠征，死亡者何啻千萬？史有責言，非無故也。

忽必烈領地之廣，為前史所未見。當時列其版圖者：有中國、高麗、土番、安南、占城、恆河外之印度一大部份、南海中之數島、大陸北方自東海達於涅培兒河岸之地。當忽必烈在位之時，雖有杭愛山以西成吉思汗系諸王之不奉朝命，要為蒙古帝國之疆域。復次波斯為其屬國，旭烈兀之後王君臨此國者，須受大都之册封。其諸大藩之領地，抵於地中海及東羅馬帝國國境。世人得謂亞細亞全洲幾盡奉大汗之號令也。

忽必烈直接君臨之地，分為十二大區域，各區域設一同僚組合之官署治之，漢語名之曰省。其一省統治蕭良合(Soulangca)^①及女真之地。第二省統治高麗。第三省統治雲南。餘九省分治中國

① 蕭良合疑是女真舊境耕種而有城郭村莊之地。

本部^①。諸省及一班行政官署，皆以蒙古人或外國人爲之長。伊斯蘭教、基督教、佛教等教信徒皆有之，其隸皇室者居其泰半。有不少波斯、河中、突厥斯單之穆斯林，冀求富貴於窩闊台蒙哥之朝，相率而至，賴奧都刺合蠻、賽典赤、阿合馬之援引，多躋高位。蒙古人曾採用中國業已設備之同僚組合，及本官外別置同僚一人之例，而以副貳之職授之中國士人^②。蒙古侵略之前，僅有士人獨能爲官吏。士人以貢舉進身，必須應經義時務詞賦等科之考試，既爲聖經學術文字之所寄託，所以士人構成第一階級。前此已言蒙古侵入中國時，士人被俘爲奴者，因耶律楚材之請而得釋者數千人。楚材因進言於窩闊台，使其瞭解治國之必要，於是在中國於北方蠻人殘破之後，興復學校。1287年，忽必烈又從耶律有尚之言，設立已廢之國子學於燕京，選有才德之中國人爲教授，增廣弟子員額。越二年，又置回回國子學，帝勅從臣子弟入國子學^③，然在忽必烈時代，尙未頒布恢復科舉之令也。

此廣大帝國各地之交通，因驛站之設置，郵傳使者往來愈加迅速。每二十五至三十英里，設置驛站一所，同時爲館舍，以供頓止。每驛置驛馬四百匹，月以半數供役，半數休息。驛馬由居民供應，減其賦役以償其失。緊急時有急遞使者，二十四小時馳二百五十英里。馳近一驛時，遞者吹角，使驛中備馬以便更換。在兩驛站間，每三英里設一遞鋪，以供步遞之用。步遞腰繫小鈴，鋪中聞聲急命接遞之人俟其至而接遞之。每鋪每驛置簿冊，載明驛遞來往之日時^④。

1290年，調查中國戶口，計有戶一千三百萬餘，口五千九百

① 見史集。

② 馬可波羅云：“大汗之取得中國主權，不以正當權利，而以兵力，因不得人民之信用。職是之故，諸省及其他行政位置，皆授於可以信任之韃靼人，伊斯蘭人，基督教人。及其他屬於皇室之外國人（見行紀第2卷第8章）。

③ 見宋君榮書210頁。——馮秉正書430頁。

④ 見馬可波羅第2卷第20章362頁。

萬^①。

數省置一宗王鎮之。每省置萬戶一人，承理財省之命徵收課稅，下有理財省之椽吏四人佐之^②。軍隊以中國人及蒙古人組成之，部份屯駐城中，部份分駐郊野。中國軍隊不駐本地，遣之遠戍。士卒僅服役六年。蒙古兵常爲騎兵，駐守適當之地，亦有軍餉。此種遊牧人以其牲畜在城市中交易其所需之物^③。軍中將校各授牌符，以辨其官階之大小：百戶銀牌，重二十兩（onces）。千戶鍍金銀牌，重量同。萬戶獅頭金牌，重三十六兩，牌上有文曰：“奉天承運可汗欽命，違命者死，”餘文特書執此牌符者之職分。統將之統大軍者，金牌，重五十兩，獅頭，繪日月形^④。此類將官騎而出，則有人執傘蓋以覆其首，欲坐，則有人獻銀座^⑤。忽必烈即位之初，定官制，分別前此混而不分之等級，語見本卷第一章。此汗有宿衛一萬二千騎，四將統之，每將率三千人更番宿衛。

國庫收入，大部份用作軍費。付紙幣作軍餉，蓋中國不用現金，

① 見馮秉正書 444 頁。——別納客忒城（Bénaket）人法合魯丁摩訶末（Fakhr-ud-din Mohammed）所撰世界史名“智者之園”（Raouzat Ouli-l-Elbab）者，中有一部份採錄史集之文。據云：刺失德丁曾據孛羅丞相（Poulad Tchinksank 即中國蒙古帝遣往波斯之使臣。鈞案此孛羅係與愛薛同奉使者，見拂菻忠獻王碑）之言，謂中國戶籍有人口九百萬戶。

② 見史集。

③ 見馬可波羅書第 2 卷第 1 章 264 頁，又第 68 章 535 頁。

④ 外籍之要人亦持有符以代護照。史家幹兒帛良云：阿美尼亞親王三帕德還國時蒙哥汗曾以金牌（paiza）賜之，上著上帝之名。別付聖旨一道，即蒙古人所謂之 yarlekh 是已（見阿美尼亞記第 2 冊 137 頁引幹兒帛良史第 7 章）。——此種牌符之使用，本於中國舊制，波斯之蒙古朝曾採用之。馬可波羅之父尼可羅波羅，及其叔馬迪幹波羅，離波斯時，此國之成吉思汗系阿魯渾（Argoun）曾以金牌賜之。牌長一肘，寬五姆指，重三四馬克（marc）。牌文若曰：天佑大汗，其名永垂不朽，凡違命者死，並籍其家。後云：在阿魯渾所轄諸國境內，應禮待此三使臣，供應其所需，並以護衛護送（見馬可波羅行紀 Marsden 本第 1 卷第 1 章 34 頁）。此種付與旅人之牌符，疑非金牌，而爲鍍金牌。至若所謂使臣。或蒙古語之額勒赤（Eltchi），蓋爲種種使者委員旅人之概稱也。

⑤ 見馬可波羅行紀第 3 章 278 頁。

以紙幣替代金銀也。紙幣上蓋用造幣官吏之印信及署名，並加蓋朱色帝璽。此種紙幣搗桑皮製之，長方形，額愈重，形愈大。分爲若干等，自數文錢以至二貫，拒用者死，僞造者處極刑。人得在回易庫以破爛紙幣調換新幣，惟計額納工墨費百分之三。鍍金匠及金銀匠得購其工作所需之金銀。外國人之抵中國境者，須以其所齎金銀易紙幣。忽必烈時代流行之紙幣，名曰鈔，或寶鈔^①。此制唐宋時已有之，則在四百年前中國已知使用紙幣，忽必烈僅仿舊制而已^②。

忽必烈從皇后察必可敦言，信奉佛教，保護喇嘛，中國儒者深致不滿，緣中國士人由其所學，大致信奉孔子之教。其教爲諸教中之儀式想像最少者，無神壇，無教師，大禮祀天之日，君主與其輔臣自祭。所以孔教之徒頗嫌惡佛教，及其偶像寺宇，暨無數懶惰僧人^③。專事種種迷信欺詐之行爲者，則士人對於崇奉喇嘛之君主，自不能竭誠感戴，且此輩士人在中國頗得人心也。

忽必烈對於佛教雖甚熱心，然對於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悉皆尊重。基督教徒舉行大祭之日，忽必烈召之至，焚香後，親吻其福音書。曾云：諸國所崇奉之大預言人有四，曰耶穌基督，曰摩訶末，曰摩西 (Moyse)，曰釋迦牟尼瞿檀 (Sommona-Codom, Sc-haguaia-mouni)，彼皆禮之，而求天佑^④。既篤信佛教，所以敵視道士，1281年時，曾命盡焚全國道教經文^⑤。

聶思脫里派之基督教徒在中國甚衆，有一主教駐在大都。1277年，教皇約翰二十一世 (Jean XXI) 曾聞旭烈兀子阿八哈汗使者二

① 見馬可波羅書第2卷第18章353頁。

② 見宋君榮書年代考192頁。——亞洲學報第1冊257頁 Klaproth 撰紙幣起源考。

③ 據魯不魯乞書(第26章)，佛教僧人黃衣，髡首，帶數珠，居寺院中，每寺一二百人不等，發願獨身。

④ 見馬可波羅書第2卷第2章274頁。

⑤ 見馮秉正書410頁。

谷兒只人言，皇帝忽必烈曾受洗禮，信奉基督教，切願有傳道師傅佈福音於其臣民。教皇乃選教士數人，擬遣往韃靼地域，已而因教皇死，致稽其行。次年，尼古刺三世 (Nicolas III) 繼位，乃命弗朗西士派教士五人傳佈基督教於蒙古人及中國人中，並作書命其齋呈阿八哈及忽必烈。其致可汗書開始略言耶穌基督誕生死亡復活升天諸事，續言該教士等遣派之機會及原因。教皇請忽必烈善待諸教士，居留其國時，供應其所需，西還時，遣人衛送，俾能借其所希望之成績而歸羅馬 (Rome)，樂聞其獲救助之人類為數無算，終囑可汗庇護其國中之基督教徒^①。

1289年，教皇尼古刺四世 (Nicolas IV) 遣同派教士數人赴中國，命教士約翰孟帖哥兒維諾 (Jean de Monte-Corvin) 率往。緣有波斯蒙古汗阿魯渾之使者，言皇帝忽必烈虔奉基督教，請遣派傳教師赴中國也。教皇以致忽必烈書付教士約翰齋往，書言聞汗優待基督教徒甚喜，並以所遣派之諸教士囑之^②。

當時中國亦有穆斯林不少，因有一事，致此輩受虐待者數年。有伊斯蘭商人來自忽里 (Couris) 及乞兒吉思之地，貢白鶻及白爪紅喙之鷹 (sancours)。帝示殊待，賜以御食，其人拒不食，忽必烈詢其故，對曰：“殺牲未遵其教法，其肉不潔，故不食。”帝恚，益以左右佛教徒及基督教徒之進讒言，遂重申成吉思汗法令，禁止用斷喉之法殺羊，違者死，籍其家，以賞首告之人。於是告密者紛至，多破伊斯蘭家而致富。奴輩之欲獲得自由者，亦告其主。如是者七年，伊斯蘭教貴人及伊斯蘭教教長乃求丞相桑哥進言於帝，言伊斯蘭商人不復至中國，例獻之物因缺，而其貨物所納之關稅因無所得，忽必烈乃收回其禁令。

虐待穆斯林之事不僅此時為然，前此已經有之。可蘭經 (Cou-

① 見教會年曆第3冊452頁，此書作於1278年4月12日。

② 見教會年曆第4冊69頁此書作於1289年7月13日。

r'an) 有云：“凡崇拜數神者殺之。”基督教徒曾在帝前引此語，帝聞之，召都城之伊斯蘭教博士至，面詢其爲首者，彼等聖經中是否有是語？諸人不能否認，對曰：“有之。”忽必烈曰：“汝曹以爲可蘭授自上帝歟？”其人對曰：“吾曹未嘗致疑也。”可汗又曰：“上帝既命汝曹殺異教之人，何以汝曹不從其命？”對曰：“時未至，吾曹尙未能爲之。”帝怒曰：“然則我能殺汝也。”遂命立將其人處死。時桑哥之前任綜理財政之人阿合馬，及其他伊斯蘭教官吏數人，請暫停刑，召其他較明教義之穆斯林詢之，乃召一伊斯蘭教斷事官 (cadhi) 至。帝以同一問題詰之，其人對曰：“上帝命吾人殺多神教徒，其事屬實。惟其所指之多神教徒，蓋爲不認有一最高主宰者，陛下在一切法令中既首列上帝之名，則不能在此類之列。”忽必烈意乃釋，厚賞此斷事官，而宥諸伊斯蘭教博士^①。

帝篤信星術，汗八里城中象養有星者或卜人約五千人，基督教人伊斯蘭教人中國人皆有之^②。史書所載日月蝕、彗星見、地震等事，在當時皆視同天怒，足以使人警惕也。

忽必烈冬日駐於其在金國中都附近營建之城中，漢人名之曰大都，蒙古人名之曰汗八里 (Khan-balik)，質言之，汗城即今之北京順天府是已。城方形，每方長廣六英里，各關三門，每門千人守之^③。大街直形，兩方城門可以相望。十二門各有其附郭，商賈及外國人之所處也^④。糧食及貨物由一運河運至大都。此河下抵白河口附近之天津，復經其他諸小河注入大運河中，流經山東而至中國南部^⑤。每年陽歷 12 月 1 月 2 月，忽必烈駐在大都。其宮城

① 見史集。

② 見馬可波羅書第 2 卷第 25 章 377 頁。

③ 刺失德云：周圍繞以土城，上有七樓，每樓相距有一程之遠。帝宮在城中央，名曰 Carschi 在在皆見有大理石及白石。

④ 見馬可波羅書第 2 卷第 6 章。

⑤ 見馮秉正書 439 頁——宋君榮書 210 頁。

亦方形，每方長廣一英里，城角及每面城之中間，有譙樓一座，內藏戰具。城內別有第二城牆，亦有樓八座，內藏皇帝珍寶。兩種城壁之上，繪有戰事及其他事蹟，顏色鮮明，金銀之色燦爛其間。第二方城內之中央則爲宮殿。殿廷置一桌，可容六千人聚食。兩城牆間有果園多所，猛獸園一所，魚池多處，培養鮮魚^①。

慶會之日，設大宴，帝坐於高台上之寶座，面向南。食案置寶座前，皇后坐於左^②。諸皇子及諸宗王列坐於右，台較低，其首高與帝之足平。其他食案依次低降，貴人及將帥就食之所也。帝之左方，列食案高低不等，諸公主及貴人將帥妻女之所處也。尙有不能列坐於此種食案之貴顯多人，則跣坐聚食於地氈之上。皇帝之司饌者以絹覆口。俾使其氣息不污飲食。皇帝每次舉盞而飲之時，卽作樂，諸人皆跪。殿中有方廚，刻飾甚麗，作種種獸形。內有一盆，盛葡萄酒滿中，四圍有四瓶較小，內盛馬湏及其他飲料。以銀製或鍍金大盞盛諸種酒，列於桌上，每二人合飲一盞。各人大勺一，取酒於盞中而飲。宴後命優人、幻人、技人、入獻藝於帝前。每門有身軀甚大者二人，持杖守衛，使入門者不得觸其闕，蓋視此如同厭禳也。有觸者，闔者則剝其衣，否則杖之^③。

重要之慶會，爲陰曆元旦，及忽必烈之誕辰。元旦之日，適當陽曆2月6日。皇帝誕辰，諸王貴人獻重幣，各教之寺廟皆爲皇帝祝壽。元旦之日諸王貴人將帥等衣白衣，黎明入宮，按朝列四拜，已而在廷中壇上忽必烈牌位前焚香。是日諸城總管及諸省長官依例應獻白馬於皇帝，每年慶會爲數十二，每次忽必烈以金錦爲緣珍珠寶石爲飾之衣，賜朝中貴人^④。

① 見馬可波羅書第2卷第6章287頁。

② 阿不勒哈齊書云，蒙古人尙左，緣人心在左也。

③ 見馬可波羅書第2册第10章318頁。——魯不魯乞云：其同伴教士巴兒帖勒米（Barthélemi）出蒙哥帝廷時，誤觸門闕，衛士逮之，嗣以其爲外國人，釋之不罪。

④ 見馬可波羅書第2卷第12章328頁。

此汗於每年6月7月8月駐夏於開平。開平別號上都，於城內之極端，建宮殿，飾以最美之大理石，下有獵場，周圍約有十六英里之廣。每年9月還大都，其後蒙古諸帝皆效之^①。

置獵戶二部，每部萬人。一部衣紅，一部衣藍。兩獵士長並日耳曼人，各領一部，打捕獸時用之。帝攜獵鳥出獵時，坐一樓中，四象承之^②。

忽必烈皇后數人，妃嬪甚衆。其最得幸而位置首列者，爲察必可敦，蒙古弘吉剌部之一部長阿勒赤之女也。生四子：曰朵兒只 (Dordji)，曰真金，曰忙哥刺 (Manggala)，曰那木罕^③。別有子八人，其他后妃之所出也。曰豁里歹 (Couridai)，曰忽哥赤 (Hougatchi)，鎮守哈刺海之地，曰奧魯赤 (Oucouroudji)，鎮守土番 (Tuet) 之地，曰阿八赤 (Abadji)^④，曰闊闊出 (Geukdjou)，曰忽秃黑帖木兒 (Coutouctemour)^⑤，曰脫歡^⑥，諸妻中四人有皇后之號。每皇后一人有宮女三百，及侍童、闈人甚衆，四后宮中役使人數由是計有萬人。

宮中所役之宮女，多取之於韃靼地域諸部，尤以選自汪古部中者爲衆，緣此部婦女以姿色秀麗而著名也。常遣宮臣往選宮女，每

① 見馬可波羅書第1卷第56章250頁。——宋君榮書144頁。——Jean de Mandeville書 (第87章) 及海屯書 (第19章) 皆謂上都城大逾羅馬。——宋君榮 (115頁) 謂其城在北京西，北緯42度25分東經10度12分間。——刺失德謂開平府距大都五十程 (fersenks)。——刺失德史集著錄之忽必烈兩都，帝國幅員，諸省分治，大都衙署，諸條譯文，並見卷後附錄。

② 見馬可波羅行紀第2卷第13—16章。

③ 見史集。——刺失德云：忽必烈雖有子十二人，然其正后察必可敦所生之四子，一如孛兒帖夫人 (成吉思汗之第一妻) 所生之四子，位置較其他諸子爲高。據史米德之說，朵兒只西藏語猶言王杖王權。忙哥刺梵語猶言幸福。那木罕蒙古語猶言柔弱者。至若真金之意未詳，可參照其蒙古源流譯文 399頁註21。

④ 鈞案應是愛牙赤 (Ayadji) 之誤。

⑤ 鈞案元史本紀作忽都魯鐵木兒，又食貨志作忽都帖木兒，本紀譯名殆是忽都黑鐵木兒之誤。

⑥ 見史集，第八人名缺。——據馬可波羅之說，忽必烈諸妻生子二十二人，諸妾生子二十七人。

次選數百人，送至宮中。被選女子之家受有一定報償，亦樂見其女役於宮中。宮女選入宮後，復由宮臣閱視，擇其最美者進之皇帝。進入之前，先由宮中之命婦檢查其身體，恐有殘疾或缺陷也。此種宮女每五人爲一班，每班在室內供役三日，另一班則在室外傳達帝命。其非服役於帝所者，則役於皇后所，抑分配於各宮臣所，命司飲饌衣服等事。此輩常得帝之許可，嫁爲宮臣妻，帝常以婚資賜之^①。此種選宮女之制，在中國行省中不適用之。窩闊台時曾從耶律楚材之請，罷選漢地室女。忽必烈時並推行禁令於宋之故地^②。

忽必烈先有以帝位屬其第四子那木罕之意，嗣因與海都戰，那木罕被俘，乃立其第二子真金爲皇太子。後那木罕被釋還，有怨言，忽必烈怒，逐之不許入覲，未久，那木罕死。真金多才德，亦先父死。【公元1286年1月】1293年，皇太子死後之八年時，忽必烈之重臣伯顏，因真金寡妃闊闕真 (Gueukdjin) 之囑託，進言於可汗。言可汗春秋甚高，皇嗣未立，忽必烈乃立鐵木耳爲皇太孫，時鐵木耳甫奉命鎮守哈刺和林，乃命伯顏往宣命，依禮冊封之爲皇太孫^③。

① 見馬可波羅行紀第2卷第4章281頁。

② 見宋君榮書199頁。——鈞案此處多桑誤，元代僅於忽必烈時從崔彥言罷各路選室女，此外歷代常行之。

③ 見馮秉正書第9冊434—456頁。——史集。

第五章 鐵木耳時代

鐵木耳之被推戴——新帝之任命——伯顏之死——與安南和——緬國王之入貢——緬國之亂——鐵木耳之以兵力干涉——諸將之操行——其懲罰——討八百媳婦國——中國邊境數部民族之叛——劉深所將帝兵之敗——劉國傑之勝——叛亂民族之平服——對於都哇之用兵——海都之戰役及其敗——其死——海都子察八兒與都哇之降附——一切成吉思系諸王之承認鐵木耳——都哇與察八兒戰——察八兒領地之併入都哇——都哇之死——其諸嗣位人——鐵木耳之死

忽必烈死後，開選舉大會於上都。【5月】鐵木耳至自軍，雖經册命命彼繼承大位，其長兄甘麻刺亦欲得國，諸王因分派別，然諸將及中國官吏皆歸心鐵木耳。於是伯顏由其聲望位置，握劍立殿陛，厲聲宣揚顧命，述所以擁立皇太孫之意。於是甘麻刺跪拜弟前，諸王皆隨之拜，鐵木耳遂即可汗位，依例大赦^①。

鐵木耳即位後之第一事，則追尊其父母爲帝后，命爲真金忽必烈及皇后察必可敦三人營建紀念之物。自號曰完澤篤 (Oldjaïtou)，蒙古語猶言有福也。命皇兄甘麻刺鎮守蒙古之地，開府於哈刺和林。妹婿^② 闊闊出^③ 闊里吉思 (Keurgueuz) 二人總領西北邊軍，以禦海都都哇。從弟阿難答 (Ananda) 鎮守黃河以西諸行省，昔日唐兀之地。先是阿難答父忙哥刺在前代時原鎮其地，開府京兆或今之西安，至是僅以阿難答襲父職也。伯顏平章仍綜理財賦如故，因別號曰賽典赤，蓋蒙古人尊視此名，習視其爲行政長官之號也。

① 見馮秉正書 461 頁。——宋君榮書 223 頁。——刺失德云：缺位時，鐵木耳母闊闊真攝政。大會既集，此妃多才智，見甘麻刺與弟爭位，遂言曰：“先可汗遺命，後人能熟知成吉思汗遺訓者，卽以大位屬之。汝二人可各言所知，由蒞會之諸王貴人決之。”鐵木耳善詞令，歷數其曾祖遺訓，語言詳晰；甘麻刺言詞微拙鈍，不如其弟。由是大會人員衆口一聲曰：“宜由鐵木耳承大位。”

② 或妹婿。

③ 鈞案應是寧王闊闊出，蓋爲鐵木耳之叔，非妹婿也。

伯顏平章之外，置同僚八人，與之會同管理財賦^①。

【公元1295年1月】知樞密院事伯顏死，年五十九歲，中國人蒙古人皆惜之。伯顏深略善斷，將大兵伐宋，若將一人，諸將仰之若神明，務求避免流血，事畢還朝，未嘗言功^②。

鐵木耳時代，惟一可注意之大事，則為兩次戰役：一為討伐中國近邊印度境內諸民族之役，一為討伐忽必烈舊敵海都都哇之役。

鐵木耳初即位時，與安南言和，由是因爪哇之戰而斷絕之印度交通復開^③。緬國王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數年未入貢，鐵木耳將欲遣軍往討；會【公元1297年】其遣子僧合八的奉表入貢，遂詔封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為緬王，賜銀印。王子僧合八的為緬國世子，賜虎符。同時命緬邊諸蒙古戍將勿侵緬地，保護此國居民與帝國之貿易^④。

越三年，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為其弟阿散哥也等所殺，其子逃詣中國請援。鐵木耳遣雲南平章政事薛超兀兒發兵討之，不克，引還。言賊降在旦夕，有人受其賂，首倡為還計，是以無功，詔遣官鞠之。得薛超兀兒以下將校受賂狀，詔誅數人，薛超兀兒遇赦，僅削奪官爵，籍其家。

用兵緬國之時，有人進言於鐵木耳，謂雲南西之八百媳婦國未奉正朔，請遣軍往討，鐵木耳欲踵其先人故事，侵略土地，【公元1301年3月】乃命最初建言之雲南行省左丞劉深將三萬人往。深遠冒煙瘴，未戰，士卒死者已十七八。驅民轉餉谿谷之間，死者甚衆。而深復令雲南調民供餽，及脅求土官之妻蛇節金馬。有蠻酋宋隆濟，遂連兵反，圍深窮谷中。忽必烈子忽哥赤時鎮雲南^⑤，以兵救之，叛

① 見史集。

② 見馮秉正書 462 頁。

③ 見宋君榮書 224 頁。

④ 見馮秉正書 468 頁。

⑤ 鈞案續綱目作梁王闊闊。

衆稍卻。

帝遣統將劉國傑楊賽因不花等率四川、雲南、湖廣各省兵分道進討諸蠻，以援劉深。深既敗，引兵還；宋隆濟復率衆邀之，輜重委棄，士卒殺傷殆盡。時其他諸蠻部亦乘釁起兵^①，攻掠州縣，焚燒堡砦，又遣也速斛兒將兵會國傑討之。時國傑方討順元蠻，不及來會。也速斛兒等率師分道並進，次第平之。國傑亦破蠻兵，誅蛇節。宋隆濟遁去，尋爲其姪執之以獻，伏誅，餘黨相繼平。帝大赦，惟正劉深喪師之罪，誅之^②。

北方之戰尙未已也：1297年，欽察王子土土哈死，其子牀兀兒（Tchohangour）襲父職。領征北諸軍，於1297及1298兩年間，數勝海都都哇軍，而海都等亦乘其敵之懈而獲勝利。時皇帝戍守邊界之兵，沿境分屯列戍以守。自西南迤向東北，屯戍間設驛站以通聲息，俾能互相策應。都哇一軍潛來襲闊里吉思戍地，闊里吉思卽遣驛騎通知別戍。會隣戍三戍將聚飲，驛騎深夜來報時，已醉甚不能騎矣。闊里吉思不知，率所部六千人拒戰，所待之援不至，欲逃不果被擒，言爲帝壻，始免殺害【9月】。

鐵木耳逮繫此三戍將，然未久卽復此敗之恥，諸王藥不忽兒兀魯思不花（Oulouss-Bouca）與統將朵兒朵哈（Dourdouca）率一萬二千人來投鐵木耳。先是此三人在前代時，曾背國投敵，鐵木耳見其來投，未敢信其誠，遣軍往監之。兀魯思不花縱所部兵抄掠哈刺和林，及至，遂被逮。有重臣庇護，爲之力解，然鐵木耳不許宥之。而對於藥不忽兒，則待遇優厚，蓋其無罪可責也。至若朵兒朵哈，兩次叛逃，欲誅之。朵兒朵哈泣訴曰：“曩者背忽必烈而逃者，僅懼譴責也，然從未執兵以抗先可汗。今見可汗卽位，特約二王來投，且率以歸命之衆，較前此率以背叛之衆爲多，而意在將此一軍

① 是爲烏撒、烏蒙、東川、芒部、武定、威楚、普安諸蠻。

② 見馮秉正書 477 頁以後。

往擊可汗之敵也。鐵木耳乃宥之，使將一軍往擊都哇，藥不忽兒請同往，許之。二人在邊久，深知都哇軍力，至是皆欲立功自效。

都哇既獲勝，徐引兵還其斡耳朵，欲沿道襲擊諸王阿難答、阿只吉 (Atchiki)、出伯 (Tchobaï) 之軍，列屯唐兀邊境以至畏吾兒境內哈刺火州 (Cara-khodja) 之地者。渡一河時，不復成列，朵兒朵哈突至，出不意襲擊之，都哇軍大敗，被殺及溺死者甚衆。都哇妹婿^①某在是役中被擒，都哇遣使請於皇帝，請以闊里吉思易之，鐵木耳許之。命人送俘至都哇營，未至，都哇殺闊里吉思，乃謂已送海都所而歿於道。

斡兒答汗國首領乃顏 (Nayan) 者，斡兒答之曾孫。數年來因其從兄弟貴烈克 (Kouilek) 與之爭位，而海都都哇助貴烈克，諸王在此時間中凡十五戰，乃顏勢漸衰。乃約波斯之蒙古汗及皇帝鐵木耳，三面合攻其公敵。鐵木耳爲所動，議親征。太后闊闕真止之，謂國土已甚廣，海都都哇軍距京師遠，親征須時一二年，帝遠離恐中國生亂，鐵木耳乃遣乃顏使者歸，謝以徐議^②。

1301年，海都大舉，率前此所無之重兵侵入帝國境內，從者都哇及窩闊台察合台兩系諸王四十人。先是未久，帝命皇姪海山 (Khaischan) 出鎮北方，俾從月赤察兒牀兀兒兩將習練軍事。海都軍至，海山督五軍以禦之，戰於哈刺和林及塔米兒 (Tamir) 之間。**【公元1301年8月】**海都敗走，得疾道死^③。此王曾建汗號，將兵勇敢，治民寬仁，其死也兵民多惜之。相傳其在反抗可汗及其他諸敵之役中，計有四十一戰，幾無戰不勝。其士卒久歷行陣，即在蒙古

① 鈞案原文 beau-frère 之意，可訓作姊妹之夫，亦可訓作妻之兄弟，茲暫譯作妹婿，未知審否？

② 見史集。——此書所記成吉思汗主系諸帝事止此，蓋撰者爲鐵木耳同時人也。

③ 見宋君榮書229頁。——秉馮正書479頁。——據瓦撒夫書：海都都哇遇帝軍於兩國境上海押立城數日程之地。依蒙古人習慣，雙方遣使聚議，議不諧，遂戰，海都仍勝，與前此諸役同。爾獲甚多，意滿還國，中道得疾死於沙漠中。

人中，亦以作戰勇健著名於當時^①。

其部衆依俗號泣舉喪。都哇曾奉遺命，遂在柩前集諸王，先以海都子四十人，察八兒 (Tchabar) 居長，當立，諸王意皆同。先是八剌死後，其族諸王依例赴海都所請立嗣君，都哇亦在其列。顧都哇在察合台系諸後王中非長王，賴察八兒進言於海都，因得嗣立。都哇深德察八兒，至是故援立之。時察八兒因事他出，立君之議既定，諸王各遣屬官數人送柩歸死者駐所。未久察八兒歸，都哇率諸王奉之即汗位。

察八兒既君臨窩闊台之國，都哇勸其承認鐵木耳爲主君，以息三十年來成吉思汗子孫自殘之爭戰。察八兒從其言，其他諸王意亦同，遂遣使歸命於鐵木耳。【公元 1303 年 8 月】帝得此平和保障，又見其君權爲其族諸王一致之承認，聞之甚喜。

然與鐵木耳言和之一方，未久復啓爭端。次年，察八兒與都哇因事不和，兩系諸王遂舉兵。都哇請帝合兵夾攻其舊敵之子，於是察八兒部衆幾盡棄之而去。察八兒窮蹙，率三百騎投都哇，都哇禮待之。然盡收其地，而以突厥斯單併入河中，前此海都所分裂之察合台故國，幾盡完全恢復。由是海都、貴由、窩闊台之後王察八兒，遂爲此系之末主。前者成吉思汗所付託之大位，後經皇帝蒙哥所剝奪，繼由海都之雄才而建設之大國，至是遂亡。

1306 年，都哇死。其子寬閣 (Goundjouc) 嗣立，在位一年有半死，察合台子木阿禿干之後裔塔里忽 (Talicou) 奪據汗位。塔里忽老於戎陣，信仰伊斯蘭教。即位以後，欲以伊斯蘭教傳佈蒙古人中。有察合台系宗王二人以汗位應屬都哇之一子，倡義舉兵，爲塔里忽所敗。復有其他宗王數人亦謀舉兵，復二王戰敗之恥。會有都哇舊臣擁戴其舊主之子者，於宴中刺殺塔里忽。【回曆 708 年，

^① 教會年曆 (第 4 冊 70 頁) 有教皇尼古刺四世致海都書，勸其入教，此書所題年月日，適當 1289 年 7 月 13 日。

公元 1308—9 年】。

同謀者遂奉都哇幼子怯伯 (Guébek) 爲主。怯伯甫卽位，察八兒聯合海都系諸王以兵來攻，不勝，率少數殘部渡伊犁河，逃入帝國境中。察合台系諸王旣勝敵，而斷絕窩闊台後人之希望，乃招集大會，推戴怯伯兄也先不花 (Issenboca) 爲汗，怯伯亦自願以位讓兄。時也先不花在可汗廷，聞訊歸國卽位。後不知何年死，怯伯繼立，在位迄於 1321 年^①。

窩闊台察合台兩系諸王之爭戰，遂使馬思忽惕伯善政興復之河中重遭荼毒。而突厥斯單一地大受糜爛，顧其地雖無兵燹，繁榮亦未能久。蓋突厥蒙古之游牧部落，視工技之成績若己物，僅待機遇而奪取之。一地一城繁榮甫數年，其財富卽足招致一切戰禍。所以城鄉之居民，常從事恢復其損害，以備供給四圍殘猛部落之鹵獲。諸宗王在其中各有其分地及部衆，略有微嫌，內戰遽啓。諸王皆有推戴君主之權，各自以爲有權繼承大位。在位者脫不能駕馭之，則成諸大藩之傀儡。所以突厥斯單河中兩地，在成吉思汗系諸王統治下之歷史，僅爲一種混亂流血之敘述而已。

海都死後之亂事旣具述於前，茲請再言此廣大帝國各部悉皆承認之共主鐵木耳，然此汗握亞洲之君權爲時亦不久也。1307 年 2 月，鐵木耳死，年四十二歲。中國人譽其寬厚賢明，凡有死罪者非得其核准不得決之。惟其末年連歲寢疾，國家政事內則決於宮壺，外則委於大臣^②。

鐵木耳幼時飲啗無節，其祖忽必烈常責之。且曾杖之三次，終乃命數醫侍食以監之。諸醫若以爲皇孫食飲已足，則擊兩杖作聲以止之。然鐵木耳有法避免醫師之監視：有穆斯林某自言知方術，

① 見瓦撒夫書第 4 冊。

② 見馮秉正書 464 頁。

頗得皇孫信任。常導其至一浴室，預命浴室主以酒置水管中，因得痛飲。忽必烈命皇孫去此有害之幸臣，而皇孫不從；後知其事，命人劫其人於皇孫邸，逐之遠方，密命人殺之。鐵木耳即位後，遂戒酒，與從前狂飲無節者迥若兩人^①。

① 見史集。

第六章

皇后卜魯罕之攝政——謀以阿難答承帝位——擁戴海山之黨——阿難答及其黨之被逮——愛育黎拔力八達之監國——海山之即位——殺阿難答及其黨諸黨首並及皇后卜魯罕——海山——愛育黎拔力八達——碩德八剌——也孫鐵木兒——阿速吉八——圖帖睦爾——懿璘質班——妥懽帖睦爾之即位

鐵木耳無子，其皇后卜魯罕(Boulougan)^①在鐵木耳末年頗有權，欲以忽必烈孫及忙哥刺子阿難答承帝位。時阿難答鎮守唐兀之地，即陝西土番與四川一部份之地是已。鐵木耳有疾時，后密遣人至西安府召之入京師。緣此后不欲以答兒麻八剌^②之二子海山、愛育黎拔力八達(Ayour-bali-batra)^③承帝位，曾出愛育黎拔力八達及其母居懷州(懷慶府)^④。海山領兵鎮守西北邊境，以禦海都。由其材勇，頗得人望。皇后卜魯罕既攝政，欲立阿難答；左丞相阿忽台(Agoutai)等數人陰左右之，謀斷海山歸路。然朝中亦有一黨主張擁戴答兒麻八剌之二子者，右丞相哈刺哈孫爲之長。密遣人促海山取他道急還，同時並使人至懷州召愛育黎拔力八達至大都，愛育黎拔力八達遂奉其母俱至。

阿難答之黨見其至，謀以四月之某日舉事。其敵方見事不宜遲，而海山道遠不能猝至，愛育黎拔力八達哈刺哈孫乃與諸王秃刺(Toula)定計，先二日率衛士入內，召阿難答計事。至即並諸王滅里帖木兒(Mélik-temour)執之，械送上都，收阿忽台等，誅之。滅

① 瓦撒夫書皇后之名如此。惟馮秉正、宋君榮、夏真特諸書並作伯岳吾氏。

② 真金子死於忽必烈在位時。

③ 馮秉正宋君榮書根據中國載籍寫作愛育黎拔力八達，然此名在瓦撒夫寫本中作 Berié-batra。

④ 瓦撒夫書云皇后卜魯罕曾阻止鐵木耳依蒙古俗納其兄答兒麻八剌之寡妃。

里帖木兒，阿里不哥子，阿難答黨中之一要人也。先在海都子察八兒軍中，後背察八兒來投中國。諸宗王等請愛育黎拔力八達正大位，愛育黎拔力八達辭以位屬其兄。不許，遣使奉璽北迎，遂自監國，而與哈刺哈孫日夜居禁中以備變。

海山在杭海嶺^①聞鐵木耳計，乃至哈刺和林，諸王將帥畢會。海山素爲軍中愛戴，於是闔辭勸進，海山不從，親率軍三萬南進，約其母與弟會於大都。既至，愛育黎拔力八達與諸王等在大會中奉之卽帝位^②。號曲律可汗 (Kuluk Khacan)，追尊帝父爲皇帝，尊帝母爲皇后。酬其弟功，捨己子而立之爲皇太子。

海山蒞大都，卽謁宗廟。已而執行其弟對於阿難答黨所決定之處分，殺阿難答滅里帖木兒及皇后卜魯罕^③。

① 鈞案元史作按台山 (Altai)，此處言杭海，或本於瓦撒夫書。

② 波斯史家瓦撒夫記述海山卽位事云：“海山於星者指定之日時，舉行卽位典禮。宗王七人坐海山於白氈上，二王扶其臂，四王舉氈奉之於寶座上。一王獻羹，諸珊盤爲新帝祝壽，而上尊號曰曲律汗 (Kuluk-khan)。帝命人在庫中載巴里失 (巴里失本卷附錄別有說)布帛滿車，聚之於宮前，俵散於衆。撒珍珠無數於地。於是地面有類星宿之散布天空。宴樂七日，每日以馬四十羊四千供食。用馬七百羊七千，捫其乳以灑地，幹耳朵附近積乳之廣，有如銀漢。此種供奠禮之牲畜名曰 ongon，質言之載福者。牲色皆純白，常保存之，蓋以其可使牲畜繁殖也。從不食其肉，其中之馬，僅有君主可以乘之”。——魯不魯乞書 (第 47 章) 亦云：“蒙古俗，陰曆 5 月 9 日聚廡中之白馬以供奠祭之用。”——馬可波羅 (第 65 章) 云：“皇帝有白馬甚衆，聞其數逾萬。舉行此大禮之日 (8 月 28 日)，取馬乳以美麗之皿盛之，國王親手取皿灑乳於地。巫師謂諸神飲後可以降福。”——瓦撒夫記述海山之繼位者普顏篤可汗 (Bouyantou Caan) 卽位事云：招集大會時，諸王之由各地赴會者，共有千四百人。在道中各視其位置高下，用驛馬七百至一千不等。宴會七日，每日以馬四十羊四千供食。此外並用伊斯蘭教徒禁食之牲畜無數。至若酒醴及種種乳酪之量稱是，新帝於星者指定之時，在宮中登極，面向南。宮壁皆以絹錦覆之。成吉思汗系諸宗王列於寶座之右，拙赤哈撒兒之諸後王列於寶座之左，諸可敦坐杌上，諸平章將帥等視其位置高下，或列殿中，或列殿外。寶座前列盞皿無數，寶石爲飾。新帝受普顏篤可汗 (Boui Yantouc Caan) 之尊號，諸宗王將帥等依禮跪拜。撒金於地，祝禱獻饗 (見瓦撒夫書第 4 册)。

③ 見馮秉正書 494 頁。——宋君榮書 238 頁。——瓦撒夫云：親王海山在上都之大會中，詢諸宗王將帥曰：“按據可汗法令，大位應屬何人？”在會諸人同聲答曰：“忽必烈既立其子真金爲皇儲，僅命阿難答父忙哥刺鎮守一方，則大位應屬海山。”於是大會諸人共立效忠文約。新帝酬其弟愛育黎拔力八達之功，捨己子，立之爲皇儲。並命諸宗王將帥等同立效忠於其弟之文約。既而議阿難答之罪，以其違背成吉思汗法令，無皇族諸王之同意，謀奪大位，罰處死刑 (見瓦撒夫書第 4 册)。

阿難答幼受一穆斯林之撫養，歸依伊斯蘭教，信之頗篤，因傳佈伊斯蘭教於唐兀之地。所部士卒十五萬人，聞從而信教者居其大半。阿難答熟知可蘭經，善寫阿剌伯文字。其臣某訴之於皇帝鐵木耳，言宗王阿難答終日在禮拜寺中誦可蘭經，命蒙古兒童行割禮，宣伊斯蘭教於軍中。鐵木耳遣使者二人往說其皈依佛教，阿難答不從。帝召之至，面諭之，亦無效，乃拘禁之。其後未久，太后闊闕真以爲阿難答在唐兀之地頗得人心，錮之恐致民怨，言於帝，釋之還鎮^①。

海山在位時代，無大事可述。有人譯孝經爲蒙古語，帝詔曰：“此孔子微言，王公庶民皆當由是而行。”命刻板模印，諸王以下咸賜之^②。命喇嘛捌思吉斡節兒 (Tchoigji Odszer) 翻譯大部份佛經爲蒙古語^③。海都子察八兒及其他諸宗王入朝新帝。中國人有言崇信喇嘛之非者，海山下詔，凡民毆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斷其舌。雖然如是保護宗教，前此僧道之豁免賦稅者，至是復徵之。海山過嗜酒色，死於1311年2月，年三十一歲，漢語廟號曰武宗。

其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繼立^④，號普顏篤可汗，以省臣數人變亂舊章，流毒百姓，分別誅譴有差。

愛育黎拔力八達以即位事詔諭占城、安南、八百媳婦、大徹里、小徹里、馬八兒、暹等國，諸國皆遣使入貢。

① 見史集鐵木耳本紀。

② 見馮秉正書 496 頁。

③ 見蒙古源流譯文 398 頁譯者附註。

④ 愛育黎拔力八達別號普顏篤。瓦撒夫書所記中國蒙古諸帝止此，蓋碩德八剌 (Choudi-béla) 也孫鐵木兒 (Yissoun-Temour) 兩帝僅見此書第5冊著錄也。瓦撒夫記述普顏篤登極及最初賞賚諸事以後，言新帝以即位事詔諭諸國。有使臣二人名阿牙赤丞相 (Ayadji Tchinksank) 倒刺沙 (Devlet Schah) 者，於711年9月(1312年2月)來算端完者都 (Oldjaitou) 所，時算端駐冬於報達。使臣以餽物及書信呈此波斯之蒙古汗，書中充滿中國之蒙古可汗友好之詞。完者都厚禮使者，賜金錦衣寶石帶。瓦撒夫又云：此二使臣在道各用驛馬六百匹。並云：波斯算端因此遣使赴東方，領取數年來其分地之歲賜。

先是忽必烈雖有舉行科舉之命，迄未實行。【公元 1315 年】愛育黎拔力八達始下詔定科舉之制，分爲二榜，蒙古人爲一榜，中國人爲一榜。會試中選者，皇帝親試。及第者，賜出身。中國士人因是頗歸向愛育黎拔力八達。

此帝以前代常受宦者之害，1314 年敕自今宦者勿得授文階，然次年自違禁令，而命一宦者爲大官。

先是海山與其弟約，兄弟叔姪世世相承。至是帝背約，命海山長子和世球 (Couschala) 出鎮雲南，和世球次陝西。其臣及其父舊臣等數人合謀，約陝西之蒙古大官數人，發兵取潼關。已而有人背約，和世球乃走阿勒台山西北。帝遂立其子碩德八剌爲皇太子^①。

愛育黎拔力八達曾與察合台汗國主也先不花戰。欽察王子牀兀兒將帝兵，兩敗也先不花軍，追逐至鐵門關附近札亦兒 (Tchair) 之地^②。

1320 年 2 月，愛育黎拔力八達死，年三十餘歲^③。此帝慈仁，勤於政事，嗜讀書，知史事，尤悉蒙古史。漢語廟號曰仁宗。

其丞相鐵木迭兒 (Témouder)，蒙古人也。恃勢貪虐，兇穢滋甚。內外御史凡四十餘人，共劾其桀黠姦貪，欺上罔下。仁宗震怒，鐵木迭兒逃匿太后宮，太后庇之，仁宗不忍傷太后意，但罷其相位而已。仁宗甫死，太后復以鐵木迭兒爲右丞相。新帝碩德八剌亦不忍違太皇太后意，仍命其右丞相如故。然任木忽黎後裔拜住 (Baïdjou) 爲左丞相，委以心腹。鐵木迭兒自復相以來，恃其權寵，報其私仇，殺素嘗攻其姦惡者數人。後死於 1322 年。於是監察御史等言其奸貪負國，生逃顯戮，死有餘辜。帝乃命折毀所立碑，並追

① 見馮秉正書 496—526 頁。——宋君榮書 239—249 頁。

② 見宋君榮書 249 頁附註 1，引牀兀兒史讚，此戰中國史書未著錄。——鈞案此處所言之史讚，應是句容郡王世續碑。案此次戰事並見元史卷 128 牀兀兒傳。宋君榮殆失考。此處著錄之 Tchair 兩名，疑是札亦兒之譯音，西書中恐無此地名也。

③ 鈞案應作三十六歲。

奪官爵，籍沒其家。

鐵木迭兒既死，其黨御史大夫鐵失(Tekchi)，鐵木迭兒之義子也。不自安，謀殺帝及其左丞相拜住，而推甘麻刺子晉王也孫鐵木兒爲帝。密遣使者斡羅思奉同黨十六人連署書，往漠北禿刺之地，謁晉王，以所謀告。晉王命囚斡羅思，遣人赴上都以密謀告變。未至，帝遇害。帝自上都南還，駐蹕南坡之夕，鐵失與知樞密院事也先鐵木兒，諸王按梯不花等，謀逆。以鐵失所領阿速衛兵爲外應，鐵失先與赤斤鐵木兒殺左丞相拜住，而鐵失直犯禁幄，殺帝於臥所【公元 1323 年 9 月】。

諸王按梯不花及也先鐵木兒奉璽綬迎晉王也孫鐵木兒於北邊，晉王卽皇帝位於怯綠連河，大赦天下。將用逆黨爲執政，有人言曰：“不誅元凶，後世何由知陛下心？”新帝然之，誅也先鐵木兒等三人於行在所。遣二使入大都，收鐵失及其黨，悉誅之。戮其子孫，籍沒家產。惟鐵木迭兒子鎖南議遠流，張珪曰：“鎖南從逆賊，親斫丞相拜住臂，乃欲活之耶？”遂並伏誅。諸王數人坐與鐵失逆謀，流謫各地。1323 年 12 月，也孫鐵木兒入大都，次年初，立其子阿速吉八^①爲皇太子。

也孫鐵木兒卽位之初年，地大震，月全蝕，大雨淹沒田畝，復有旱蝗等災，尤以彗星見一事，爲中國人及蒙古人所驚惕，蓋其視爲天怒之徵，天子有過，則垂象以示之。愛育黎拔力八達在位時，丞相曾以彗星見，乞避位。時帝曰：“此朕之愆，豈卿等所致？其復乃職。”然 1334 年之災，時人則視爲碩德八剌拜住二人被殺所致。也孫鐵木兒曾詔大都守臣集議以聞。張珪自大都至帝所，以其與百官集議來上，言鐵木迭兒與鐵失之徒，結爲父子，終以遺患，構成弑逆。鐵木迭兒子鎖南親與逆謀，今復給還所籍家產；其諸子尙在京師，竇緣再入宿衛，宜仍籍其家產，竄其子孫。諸王等與

① 鈞案應作阿剌吉八。

鐵失逆謀者，其罪止於流竄，宜誅之以謝天下。復歷數有罪不罰諸事，次言賈胡中賣寶石，分珠寸石，價值數萬。夫以經國有用之寶，而易此不濟饑寒之物，是皆時貴與中寶之人妄稱呈獻，冒給回賜，高其價值，且至十倍，彼此通同暗行分用，宜行禁止。比年佛事愈繁，享國不永，致災愈速。事無應驗，斷可知矣。宜罷功德使司，及累朝忌日醮祠佛事名目。止令宣政院主領修舉，餘悉減罷。遊惰之徒，妄投宿衛部屬，及宦者女紅太醫陰陽之屬，不可勝數。一人收籍，一門蠲復。一歲所請衣馬芻糧，數十戶所徵入，不足以給之。耗國損民爲甚，宜如世祖時支請之數給之，餘悉減汰。自鐵木迭兒專恣，鐵失構逆，良善死於非命，皆未申理。宜加褒贈，優敘其子孫。天下繫囚冤滯，宜命省臺選官審錄結正。邊鎮利病，宜命行省行臺體究興除。廣海鎮戍卒更病者，宜給粥食藥力。死者給鈔，責所司及同鄉者歸骨於其家。廣東採珠勞擾，宜悉停罷。詞甚切至，帝皆不從^①。

當時喇嘛在宮廷頗有勢權，妃主尤崇信之。此輩佩驛符往來，索民供應^②。有西臺御史言：“嘗經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污婦女。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驛戶無所控訴，臺察莫得誰何。且國家之製圓符，本爲邊防警報之虞，僧人何事而輒佩之？乞更正僧人給驛法；且令臺憲得以糾察。”不報，已而聞其擾民，禁之^③。

此無所作爲之君主，而漢名秦定帝者，以1328年8月死於上都，

① 見馮秉正書 536 頁。——宋君榮書 258 頁。

② 宋君榮書 260 頁。

③ 見馮秉正書 539 頁。——鈞案譯文此條錯訛太甚，茲據元史釋老傳及續通鑑綱目卷 25 改正。

年三十六歲。遺四子，長子刺札必迦(Radchapika, Radjapika)^①雖已立爲皇太子，然有人與之爭位。先是海山傳位於其弟時，約以兄弟叔姪相承，然愛育黎拔力八達捨姪而立子，出海山二子和世琿圖帖睦爾(Tob-temour)於外，碩德八剌被害之時，和世琿在韃靼地域，而圖帖睦爾則在中國南方，也孫鐵木兒因得乘間入繼大統。

也孫鐵木兒既死，皇后遣使詣大都，命平章政事烏伯都剌收掌百司印章，及諭安百姓。僉樞密院事燕帖木兒，牀兀兒之子也，留守大都。初，海山鎮北方，備宿衛，海山特愛幸之。及即位，擢之致高位。至是燕帖木兒自以身受海山寵拔之恩，謀欲立其二子。乘百官集於宮內，率其黨兵皆露刃，號於衆曰：“海山皇帝有子二人，天下正統當歸之，敢有不順者死。”遂手縛平章烏伯都剌等，分命勇士執諸重臣下獄，以其黨代之。當時有諸衛軍無統屬者，又有謁選及罷退軍官，皆給之符牌，以待調遣。既受命，未知所謝，注目而立。乃指使南向拜，衆始知其意在圖帖睦爾矣。燕帖木兒遣使迎圖帖睦爾於江陵，且令人矯爲南北使者，言圖帖睦爾已次近郊，和世琿亦整兵南行^②。

時有諸王三人，顯貴十五人謀附^③燕帖木兒，事覺被殺。皇后立皇太子阿速吉八爲帝於上都，年九歲，是爲天順帝。命甘麻剌孫梁王王禪，康里脫脫子塔失帖木兒等，將兵討燕帖木兒。燕帖木兒遣其弟撒敦守居庸關，唐其勢屯古北口。

【9月】圖帖睦爾入大都，執國政。【10月】殺烏伯都剌，流謫下獄諸臣朵朵等於遠州。圖帖睦爾既至，燕帖木兒以爲擾攘之際，不正大位，不足以係天下之志。圖帖睦爾以其兄周王和世琿在漠北，欲

① 撒難薛禪(Ssanang Setsen)之蒙古源流著錄之名如此。譯者史米德謂其出於梵語。馮秉正、宋君榮、夏真特等所著中國載籍之名，則作阿速吉八。

② 見宋君榮書 262 頁。

③ 鈞案原譯文誤解“謀附”爲“謀刺”，致使其意義相反。

虛位俟之。燕帖木兒曰：“人心向背之機，間不容髮，一或失之，臍噬無及。”圖帖睦爾曰：“必不得已，當明吾志。”播告中外，遂即帝位。上都諸王也先帖木兒等率遼東兵入遷民鎮，燕帖木兒以兵拒之。會聞梁王王禪兵襲破居庸關，乃還軍與戰，王禪敗走韃靼地域。時附阿速吉八者，起兵於中國內地，蒙古將帖木哥由南方率重兵進取河南。靖安王闊不花^①將陝西省兵東破潼關。諸王也先帖木兒兵已破通州，進趨大都。燕帖木兒急引軍還擊也先帖木兒，敗之。

【11月】東路蒙古元帥不花帖木兒，燕帖木兒之叔也。聞圖帖睦爾即位，乃約齊王月魯帖木兒合兵趨上都，圍之。時諸王大臣出戰屢敗，勢蹙，倒刺沙等奉皇帝璽出降。帖木格斡赤斤之後王遼王脫脫遇害，幼帝不知所終。月魯帖木兒獲皇帝寶及收諸王百司符印，遣兵送倒刺沙於大都。圖帖睦爾遷泰定皇后於東安州，殺梁王王禪倒刺沙也先帖木兒等。

阿速吉八既敗，諸省舉兵以抗圖帖睦爾之諸王官吏皆罷兵。

【12月】圖帖睦爾遣使迎和世琜於漠北。

【公元1329年2月】和世琜還至哈刺和林之北，遂即帝位。【4月】圖帖睦爾遣燕帖木兒奉皇帝璽於行在所，和世琜嘉其功，以為太師。復諭之曰：“凡京師百官朕弟所用者，並仍舊。”同時新帝選任大臣，遣使立圖帖睦爾為太子。

圖帖睦爾偕燕帖木兒北赴上都迎帝，謁帝於相距上都不遠之某地。越數日，和世琜暴死，相傳其為燕帖木兒所毒害，年三十歲，漢語廟號明宗。越八日，圖帖睦爾復即帝位於上都。

圖帖睦爾在位之時，為年甚短，無要事可述。僅有諸王禿堅反於雲南一事可記，禿堅自稱雲南王，次年其亂即平。

圖帖睦爾篤信佛教，費巨金重修寺宇。輦真吃刺思，畏吾兒之著名喇嘛也，召之至，尊為帝師。命朝廷一品以下咸郊迎，大臣俯

① 鈞案續通鑑綱目之闊不花疑是闊闕不花之脫誤。

伏進觴，帝師不爲動。惟國子祭酒李尤魯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予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①。畏吾兒喇嘛雖受此優禮，然不免有喇嘛與安西王阿難答子月魯帖木兒謀不軌，事覺，皆伏誅。

帝亦欲懷柔中國士人，詔加孔子父母及諸弟子封爵。

帝在奎章閣有旨，取翰林國史院之國史閱之。左右昇匱以往，院長貳無敢言。編修呂思誠在末僚，獨跪閣下爭曰：“國史紀當代人君善惡，自古天子無親閱之者。”事遂寢。此帝耽於逸樂，委政於丞相燕帖木兒。以1332年1月死於上都，年二十九歲，漢語廟號曰文宗。

先是詔皇子古剌答納出居燕帖木兒家，更名燕帖古思。又詔養燕帖木兒之子答剌海爲子。至是燕帖木兒請皇后不答失里立皇子燕帖古思，后不從。命立和世琿次子懿璘質班^②，時年甫七歲，百司庶務咸啓皇后取進止。懿璘質班在位不一月，以是年12月死，廟號寧宗。

燕帖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皇后曰：“吾子尚幼，和世琿長子妥懽帖睦爾（Togan-temour）在廣西，今年十三矣，於理當立。”乃遣使往迎之。

先是圖帖睦爾即位之初，皇后不答失里殺和世琿皇后八不沙，徙妥懽帖睦爾於高麗，使居大青島中，不與人接。尋詔天下，言和世琿在時素謂非其子，移於廣西之靜江（桂林）。

妥懽帖睦爾至自靜江，百官具鹵簿迎於良鄉。燕帖木兒既見，具陳迎立之意。妥懽帖睦爾幼，且畏之，一無所答。燕帖木兒疑其意不可測，故至京久不得立，遷延者數月。【公元1333年4月】燕帖木兒

① 見馮秉正書 550 頁。

② 馮秉正、宋君榮、夏真特諸書著錄之名如此，蒙古源流作 Rintchenpal，史來德謂爲西藏語名。

死。燕帖木兒自秉權以來，肆行無忌，取也孫鐵木兒后爲夫人。前後尙宗室女四十人，後房充斥，不能盡識，荒淫而死。皇后乃與大臣定議立妥懽帖睦爾，且約後當傳位與燕帖古思。妥懽帖睦爾遂卽皇帝位於上都。

第七章 妥懽帖睦爾時代

伯顏爲相——密謀——伯顏之罷黜——馬札兒台爲相——脫脫爲相——修三史——阿魯圖爲相——別兒怯不花爲相——朵兒只爲相——太平爲相——脫脫再相——中國數地之叛——徐壽輝之稱帝於湖廣——方國珍——脫脫之貶——哈麻爲相——韓林兒之稱宋帝——朱元璋張士誠之戰——宋軍之勝，汴梁之取，兵入遼東，遼陽上都之殘破——朱元璋之略地——天完帝徐壽輝之被囚害——陳友諒之稱漢帝——蒙古兵之收復汴梁——太平之罷相——搠思監爲相——察罕帖木兒李羅帖木兒之爭——蒙古宗王阿魯輝帖木兒之叛——察罕帖木兒之戰勝叛人於山東——其被害——明玉珍之稱帝於四川——朱元璋陳友諒之戰——陳友諒之敗死——朱元璋之取湖廣江西——李羅帖木兒之叛——命李羅帖木兒爲相節制天下軍馬——皇太子李羅帖木兒之戰——李羅帖木兒將校之離貳——李羅帖木兒之被害——擴廓帖木兒爲相——其被罷黜——朱元璋之敗張士誠——夏帝之死——宋帝之死——方國珍之降朱元璋——朱元璋之經略中國南方——經略中國北方——山東之降——朱元璋之稱帝——其進兵大都——其將徐達之經略北直隸——通州附近之戰——妥懽帖睦爾借其宗族出走韃靼地域——明兵之取大都——明兵之進向應昌——妥懽帖睦爾之死——皇太子之退走哈刺和林——其即位——其諸嗣君——蒙古數汗分立——蒙古民族之陸續降附滿洲——中國之天主教

新帝僅知耽於逸樂，任伯顏 (Bayan) 撒敦爲丞相。撒敦者，燕帖木兒兄也。未幾死，以燕帖木兒子唐其勢代其位。時妥懽帖睦爾已立燕帖木兒女伯牙吾氏爲皇后。唐其勢忿伯顏獨秉政，因潛蓄異心，謀立皇帝蒙哥孫昔里吉子晃火帖木兒。唐其勢叔答隣答里，弟答刺海，皆與其謀。宗王徹徹篤告變，唐其勢入宮時，伯顏等掩捕獲之，併殺其弟答刺海【公元1335年8月】。時答刺海走匿皇后座下，后蔽以衣，左右曳出斬之，血濺后衣。伯顏使人併執后，后呼帝曰：“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爲逆，豈能相救？”乃遷后出宮，伯顏殺之於開平民舍。答隣答里舉兵逆戰，被執送上都，戮之。晃火帖

木兒亦自殺，由是此勢強之名族遂滅。

宮廷變亂與內訌之頻起，政府之柔弱，中國人遂乘勢起兵，冀脫蒙古之霸束。【公元1337年】廣東河南四川等地同時兵起，尋皆討平之。然朝廷疑漢官甚，禁止中國人不得置軍器，凡有馬者皆拘入官。又禁中國人不許習蒙古字。

伯顏，蔑兒乞部人也。既誅唐其勢，獨秉國政，遂專權自恣。以所養弟之子脫脫^①宿衛，偵帝起居。伯顏構陷郯王徹徹篤，奏賜死，帝未允，輒殺之。又擅貶諸王二人，帝不勝其忿。脫脫遂乘間自陳忘家徇國之意，密謀出伯顏於外。一日乘伯顏出獵，乃草詔數伯顏罪狀，不許入城。流竄中國南方，道死。【公元1340年】以脫脫父馬札兒台爲右丞相。

同年，妥懽帖睦爾詔廢文宗廟主，遷文宗皇后於東安州。尋死，放燕帖古思於高麗。未至，月闊察兒害之於中道，下詔暴其叔嬪之罪，此詔可補史文之闕。詔曰：“昔武宗升遐，太后感於儉慝，俾皇考出封雲南，英宗遇害。我皇考以武宗之嫡遠居沙漠，親王大臣同心翊戴，於時以地近，先迎文宗暫總機務。繼知天理人倫所在，假讓位之名，以璽來上。皇考推誠不疑，卽立爲皇太子。文宗當躬迓之際，乃與其臣月魯不花、也里牙、明里董阿等謀爲不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歸而再御宸極。又私圖傳子，乃構邪言，嫁禍於八不沙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遂俾出居遐陬，內懷愧嫌，則殺也里牙以杜口。上天不祐，遂降殞罰。叔嬪不答失里怙其勢焰，不立明考之冢嗣，而立幼稚之弟懿璘質班。奄復不年，諸王大臣以賢以長，扶朕踐祚。賴天之靈，權奸屏黜。永惟鞠育罔極之恩，忍忘不共戴天之義。其命太常撤去圖帖睦爾在廟之主，不答失里削去太皇太后之號，徙東安州安置，燕帖古思放諸高麗。當時賊臣月魯不

① 宋君榮馮秉正書著錄之名如此，今從蒙古源流寫作 Toktagha。

花也里牙已死，其以明里董阿等明正典刑。”

是年，馬札兒台以疾辭位，以其子脫脫代之爲右丞相，別命鐵木兒不花爲左丞相。

初，忽必烈立國史院，命修遼金二史。宋亡，又命史臣通修三史。嗣後屢詔修之，以義例未定，竟不能成。【公元1343年】命脫脫爲都總裁，鐵木兒塔識歐陽玄等爲總裁官，修之。遼金宋各爲史，凡再閱歲書成上之。發凡舉例，論贊表奏，多玄屬筆焉①。

皇帝圖帖睦爾在位時，曾於1329年敕翰林國史院同奎章閣學士，采輯本朝故事，準唐宋會要爲經世大典②。

先是數年前碩德八剌在位時，曾命纂集累朝格例而損益之，凡爲條2539，名曰大元通制③。又1303年鐵木耳在位時，翰林國史院進成吉思汗、窩闊台、貴由、拖雷、蒙哥五朝實錄，題曰前編④。

脫脫在位三年，以疾辭相位，舉成吉思汗四傑中博爾朮四代孫阿魯圖以自代【公元1344年】。越二年，阿魯圖罷。1347年，以海山所殺丞相阿忽台之子別兒怯不花爲右丞相，別兒怯不花以宿憾譖馬札兒台於外，脫脫請與父俱行。已而馬札兒台道死，別兒怯不花尋罷，以朵兒只爲右丞相。從朵兒只請，以太平爲左丞相。太平請召脫脫還，【公元1349年】朵兒只太平俱罷，復以脫脫爲右丞相。

時反叛事業已蔓延於中國南方。先是湖廣僞賊二人作亂，攻破數州縣。山東民怨亦思動，至是有一海盜首領名方國珍者，入海爲亂，行剽于江浙海上，劫掠漕運。1351年，因黃河屢決，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開黃河故道，疏鑿凡二百八十里有奇，大役勞民，而民愈怨。

有韓山童者，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

① 見宋君榮書 279 頁。

② 見宋君榮書 267 頁。

③ 見馮秉正書 531 頁。

④ 見宋君榮書 232 頁。

然信之。其黨劉福通等復詭言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爲中國主。乃刑白馬烏牛，誓告天地，謀同起兵，以紅巾爲號。事覺，縣官捕之急，福通遂反，而山童被擒，其妻楊氏及其子韓林兒得脫走。

福通破穎州，據河南數州縣，衆至十萬，湖廣之人亦起兵應之。中有徐壽輝者，據蘄水爲都，國號天完，自稱皇帝。於是沿江兵起，時彗星見，怨者以爲妥懽帖睦爾將亡之徵。朝廷欲挽回人心，乃詔，省臺官兼用南人。【公元1352年】命脫脫弟知樞密院事，也先帖木兒督兵擊劉福通。以諸路反者輒引亡宋故號以爲口實，乃徙瀛國公子趙完普及親屬於沙州安置，禁人交通。

徐壽輝陷漢陽武昌，【公元1352年】繼陷江州。已而【8月】陷宋舊都杭州，殺江浙參知政事樊執敬。然參政董搏霄率兵薄杭城，力戰復之。

也先帖木兒爲劉福通所敗，軍潰，北奔汴梁。脫脫乃自乞督師，敗叛人於徐州。然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星吉則爲徐壽輝將趙普勝敗於湖口，負傷死。

時方國珍燒掠沿海州郡，劫掠漕運如故，已襲殺台州路達魯花赤泰不花。朝廷遣江浙左丞帖里帖木兒等二人招諭國珍，既而二人報國珍已降，乞授以五品流官。令納其船，散遣徒衆，遂以國珍爲徽州路治中，國璋廣德路治中，國瑛信州路治中。國珍等疑懼不受命，仍擁船千艘據海道，阻絕糧道。

同年張士誠起兵於江南，攻揚州，達識帖睦爾兵敗。命脫脫督諸軍討張士誠，大敗其衆於高郵城外，遂遣兵西平六合【公元1354年】。

方脫脫立功於外之時，其同僚哈麻謀構陷之。哈麻，康里人。與其弟雪雪早備宿衛，帝深寵眷之。而哈麻有口才，其被愛幸，無與爲比。嘗進西僧，以房術媚帝。脫脫復相，因哈麻有德於己，以之爲中書平章政事。已而哈麻因事深銜脫脫。【公元1355年1月】噉

御史劾脫脫出師三月，略無寸功，傾國家之財以爲己用，半朝廷之官以爲己隨。於是詔削脫脫官爵，安置淮安，以秦不花、月闊察兒、雪雪代將其兵。

同時天完帝徐壽輝遣其將復陷沔陽，威順王寬徹普化令其子報恩奴等水陸並進討之。至漢川水淺，文俊用火筏燒船，兵遂敗，報恩奴被殺。已而徐壽輝兵破襄陽，倪文俊自沔陽復破中興路，蒙古元帥朵兒只班戰死。

南方既失利，而河南叛人數渡河焚掠州縣，上下視若常事。有人言於丞相，始遣人將兵分守陝西、山東、河南諸路。

紅巾首領劉福通迎韓林兒至，立爲皇帝，又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3月】時答失八都魯已代將秦不花軍，進擊劉福通，不勝，潰走。會劉哈刺不花引兵來援，大破福通兵。已而答失八都魯亦破福通兵，進圍亳州，福通以韓林兒走安豐。

脫脫既貶，哈麻遂爲左丞相，雪雪爲御史大夫，於是國家大柄盡歸其兄弟。哈麻懼脫脫復還，乃矯詔殺之於貶所。哈麻自以前所進番僧爲恥，見帝日趨昏暗；皇太子年長聰明，謀立之爲帝，然事泄，兄弟二人俱被遣謫，哈麻臨行被杖死【公元1356年】。

是年，將驅蒙古於中國之外，而自建一強盛皇朝之朱元璋，自稱吳國公。元璋初爲僧，旋還俗，爲濠州叛首郭子興親兵。既而自統一軍，從之者衆，遂渡江取太平，歷陷集慶（南京）鎮江，進圍常州。時常州爲張士誠所有，先是士誠敗於脫脫，後勢復振，陷江南東部之數城，且進迫杭州。江浙丞相達識帖睦迺遁走，召苗軍敗士誠兵於嘉興，復杭州【公元1357年】。至是朱元璋以兵圍常州，士誠遣其弟士德率兵往援。士德兵敗被擒，士誠乃奉書請和，願輸糧食金銀，以爲犒軍之資。元璋不許，遂克常州。

同時北方劉福通攻汴梁，分軍爲三道：關先生破頭潘等取晉冀，白不信等趨關中，毛貴出山東。不信等陷秦隴，據鞏昌，遂圍

鳳翔。察罕帖木兒等合兵擊走之，不信遁入蜀。

毛貴入山東，取數城，敗蒙古統將答爾麻失里兵，進圍濟南。河南行省右丞董搏霄以兵赴援，連敗貴兵於城下。已而搏霄奉調北行，貴遂陷濟南，進擊搏霄，殺之。於是率衆由河間進逼大都。廷臣勸帝出走；獨丞相太平以爲不可，遂徵四方兵入衛，同知樞密院事劉哈刺不花以兵拒戰於柳林，貴衆潰退走濟南【公元1358年4月】。

同年劉福通攻汴梁，守將竹貞出走，遂入據其城，乃自安豐迎韓林兒居之（1358年6月）。關先生破頭潘等分兵二道，大掠山西之地，尋轉掠遼陽至高麗，復轉而南，破上都，焚其宮闕。

時南方徐壽輝幾盡據有湖廣全境及江西之一部。朱元璋據有江南，進略浙東，遣使招方國珍降。國珍與其下謀曰：“江左號令嚴明，恐不能與抗。況與我爲敵者，西有吳（張士誠），南有閩（陳友定），莫若姑示順從，藉爲聲援，以觀其變。”遂遣使奉書幣，請獻溫、台、慶元三郡，且以其次子關爲質。元璋卻其質，厚賜而遣之【公元1359年】。

朱元璋之勢日甚，同時宋與天完二帝之勢日衰。宋將毛貴爲趙均用所殺，其黨續繼祖復自遼陽入益都殺均用，遂與其所部自相讎敵，天完之亂尤甚。天完將陳友諒攻信州（廣信府），鎮南王子大聖奴與畏吾兒亦都護之後裔伯顏不花的斤力拒，城陷死之。徐壽輝欲自漢陽徙都龍興（南昌府），友諒忌其來不利於己，不從。壽輝仍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九江）。友諒陽出迎，而伏兵於城西，俟壽輝既入，門閉伏發，盡殺其部屬。惟存壽輝，以江州爲都居之。友諒自稱漢王，其後未久，友諒率舟師攻太平，挾壽輝以行。及太平既陷，令人殺壽輝於舟中。友諒遂稱皇帝，國號漢。既而復還江州【公元1360年6月】。

察罕帖木兒圖復汴梁，乃大發秦晉軍，諸路並進，期會汴城下。首奪其外城，遂環城而壘，屢誘敵出戰，輒以計敗之。已而諜知城中計窮食盡，乃督諸將乘夜斬關而入，遂拔其城。劉福通復以其主

小明王走據安豐。

妥懽帖睦爾先在 1353 年立愛猷識理達臘爲皇太子，皇太子母皇后高麗奇氏謀內禪太子，使人喻意於丞相太平，太平不答。太子令御史劾去太平所用數人，下獄杖殺之。【公元 1360 年 3 月】太平知勢不可留，乃稱病辭位。以搠思監爲右丞相，宦者朴不花乘間用事，與搠思監相表裏，四方警報皆抑不聞。

時有兩帥之爭，因互舉兵相攻。察罕帖木兒旣平晉冀之地，而孛羅帖木兒兵駐大同，欲併據晉冀，調兵圍其城，察罕帖木兒發兵拒之。朝廷遣使諭令講和，未幾，復命以晉冀畀孛羅帖木兒。察罕帖木兒不從，遣部將瑣住等來爭，交戰於東勝州等處。朝廷爲再遣使諭解，二人始各還鎮。

此爭甫息，北方大亂繼起。先是兵起四方，朝廷屢詔宗王以北兵南討。陽翟王阿魯輝帖木兒，窩闊台子滅里之七世孫也。乘間擁重兵屯於長城外數日程之地，將犯大都，遣使告妥懽帖睦爾曰：“祖宗以天下付汝，汝已失其大半；若以國璽付我，我當自爲之。”帝命禿堅帖木兒將兵擊之，軍潰，禿堅帖木兒走上都。會阿魯輝部將縛阿魯輝送闕下誅之，【公元 1361 年 11 月】亂始平。

先是察罕帖木兒旣定河南，乃以兵分鎮各地，而重兵屯太行，謀大舉以復山東。1361 年，分兵五道，水陸並進。招降叛將田豐王士誠二人，復分兵取數城，進逼濟南。攻圍三月，拔之。時山東俱平，獨益都（青州府）孤城猶未下。田豐王士誠復圖叛，請察罕帖木兒行觀營壘。察罕帖木兒不虞有變，率輕騎十有一人行至豐營，遂爲王士誠所刺殺【公元 1361 年 7 月】。

詔命察罕帖木兒養子擴廓帖木兒代總其兵。擴廓帖木兒旣襲父職，身率將士，誓必復讐。而益都城守益堅，乃遣壯士穴地通道以入，遂拔其城。執叛首等獻闕下，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就誅，山東悉平。

是時明玉珍稱帝於四川，玉珍天完將。先是以兵入蜀，至是聞徐壽輝死，遂稱帝，國號大夏。

先是陳友諒取太平，進兵攻建康，不克，引還。至是朱元璋率師伐之，克安慶，進拔江州，敗友諒兵。友諒奔還武昌，元璋遂取龍興（南昌），江西諸要城皆降。

友諒忿其疆場日蹙，乃作大艦，進圍洪都（南昌）。友諒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備禦隨方應之。元璋親帥諸將發舟師二十萬進次湖口。友諒圍洪都凡八十五日，聞援兵至，即解圍東出鄱陽湖。遇於康郎山，戰亘三日，友諒兵大敗。復相持數日，友諒食盡突圍出，中流矢死。其長子善兒被執，其臣挾友諒次子理遁還武昌，復立理爲帝。已而元璋圍攻武昌，理出降。元璋治軍紀律嚴明，於是湖廣江西諸郡縣相繼皆降，漢亡。

張士誠將呂珍引兵攻入安豐，殺劉福通等，據其城。元璋聞之，親帥兵擊珍，敗之。命徐達等移師圍廬州，蒙古將遂乘間入安豐。

時蒙古內訌又起。察罕帖木兒被害後，子擴廓帖木兒代其任。孛羅帖木兒欲復圖晉冀，引兵侵擴廓帖木兒分地，遂據真定路，已而孛羅帖木兒因他事興兵犯關。初，搠思監徇太子旨，誣重臣數人謀不軌，因窮究其事，貶死數人【公元1364年】。

尋又有人譖禿堅帖木兒詆毀朝政，孛羅帖木兒素與禿堅友善，且知其誣，遣人白其非罪。太子怒孛羅帖木兒跋扈，下詔削其官爵，而奪其兵。孛羅帖木兒拒命，遂詔擴廓帖木兒討之。孛羅帖木兒知詔命調遣皆搠思監所爲，非出帝意，遂令禿堅帖木兒舉兵向關，入居庸關，知院也速等迎戰不利。皇太子率侍衛兵出古北口，東走興松。禿堅兵至清河列營，帝遣人至其軍問故，禿堅以必得搠思監朴不花爲對。乃執二人畀之，遂復孛羅官爵，總兵事。

詔追皇太子還，皇太子悲怒不已，遂命擴廓帖木兒調兵分道以討孛羅帖木兒。西道軍五萬關保率之進逼大同，孛羅帖木兒留兵

守大同，而自率兵復大舉向闕。皇太子親率兵禦於清河，軍潰，馳還。奉太子出走冀寧，投擴廓帖木兒。孛羅帖木兒入城見帝請罪，帝以之爲右丞相，節制天下軍馬【9月7日】。

孛羅帖木兒既專國，遂誅狎臣禿魯帖木兒等，罷三宮不急造作，沙汰宦寺，禁西僧作佛事。數遣使請太子還，使至太原，拘留不報。【公元1365年】4月，皇太子下令擴廓帖木兒軍中討孛羅帖木兒。孛羅帖木兒聞之，遂出皇太子母二皇后奇氏，幽於諸色總管府。頃之，逼后還宮取印章，僞爲后書召太子，復逼后出而幽之。遣禿堅帖木兒率衆攻上都之附太子者，調也速南禦擴廓帖木兒兵。

也速次良鄉不進，謀之於衆，皆以孛羅悖逆，中外同憤，遂勒兵歸永平，遣人西連擴廓帖木兒。東連遼陽諸王，共討孛羅帖木兒，軍聲大振。

孛羅患之，遣驍將姚伯顏不花統兵出兵拒。也速出其不意，襲破之，擒斬姚伯顏不花。孛羅帖木兒自將出通州，三日大雨而還。孛羅帖木兒先嘗以疑殺其將保安，既又失姚伯顏，鬱鬱不樂。乃日肆飲宴，荒淫無度，又酗酒殺人，喜怒不測。威順王之子和尚忿其無君，數言於帝，受密旨，謀結勇士陰圖刺之。會禿堅帖木兒遣使告征上都之捷，孛羅帖木兒入奏，行至延春閣下，和尚所伏勇士自衆中奮出斫之，中其腦死。【9月】禿堅帖木兒尋亦伏誅。

帝遣使函孛羅帖木兒首往冀寧，召太子還。擴廓帖木兒遂扈從至京師，詔以擴廓帖木兒爲中書左丞相，知樞密院事。太子之還京師也，皇后奇氏傳旨令擴廓帖木兒以重兵擁太子入城，欲脅帝禪之位；擴廓帖木兒不從，由是皇太子心銜之。【公元1367年】朝廷疑擴廓帖木兒有異志，詔皇太子總制天下軍馬，諸將分兵南討。擴廓帖木兒拒不受命，於是詔罷擴廓帖木兒兵柄。擴廓帖木兒聞詔，卽退軍還澤州。

蒙古朝廷因內訌而崩裂之時，朱元璋則在擴張其疆域，建都於

建康，置官屬。遣將徐達常遇春攻張士誠。1366年取湖州，尋下杭州。次年破平江，執張士誠送建康，士誠自縊死。

夏帝明玉珍以1366年死，子昇嗣立，年甫十歲，母彭氏同聽政。同年宋帝韓林兒死，次年方國珍降。初，國珍雖許納土歸命，然據境自若，又數通好於擴廓帖木兒及陳友定。元璋遣書責之，且徵其貢糧，國珍不報。遂遣湯和等進兵，克溫台州，長驅抵慶元。國珍懼，遁入海島。其部將多降，諸郡縣相繼皆下。國珍乃遣子奉表乞降，和送國珍等於建康。

於是元璋遣軍分取中國未平之地。命徐達率師二十五萬由淮入河而北。胡廷瑞率師取福建廣東。楊璟取廣西。南方諸地久隸於外族者，至是悉自願降附。

徐達常遇春所將之北伐軍入山東，檄諭北地之人，略曰：蒙古夷狄不足撫御中國，其得國也非人力，實乃天授。乃自鐵木耳汗以來，變亂綱常，爲天所厭。今遣兵北伐，拯生民於塗炭云云。故兩將軍行所至，州郡望風來降。【公元1368年】山東盡平，遂入河南，河南亦下。

妥懽帖睦爾聞報，詔命擴廓帖木兒等引軍南下。會諸將圖復河洛，而明兵已逼，擴廓帖木兒自晉寧退守太原。

朱元璋先已自稱吳王，茲既據中國之大部，遂於1368年2月陰曆元旦日稱帝於南京（建康），國號明，建元洪武，是爲明太祖。是年8月，明帝率軍渡河至汴梁，命諸將進取元都。衛州、相州、彰德、廣平、順德皆下。同時徐達常遇春一軍已由山東入北直隸，進至通州，敗蒙古兵，擒其將卜顏帖木兒。妥懽帖睦爾聞報大懼，先令太常禮儀院使阿魯渾等奉太廟神主與皇太子北行，命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丞相慶童留守。【8月25日】夜半，率后妃太子開建德門由居庸關北走如上都。明兵進至大都，填壕登城而入。由是中國全部幾盡入於明，明兵復北進。

妥懽帖睦爾復棄上都，遁走其北三百里達里湖畔 (Tal) 之應昌府。明兵未至，而妥懽帖睦爾已死於是城【公元1370年5月】，年五十一歲，追諡曰順帝①。

明兵克應昌，獲妥懽帖睦爾孫買的里八剌，並后妃宮人諸王省院達官士卒等。惟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得遁走哈刺和林，自是以後，蒙古可汗遂都哈刺和林。

1372年，明帝命徐達等進兵鞑靼地域，師抵怯綠連秃剌兩河而還。愛猷識理達臘嗣立爲可汗，1378年死，子脫古思帖木兒立。明帝曾遣使往弔之。嗣後此可汗屢遣兵侵入中國境。1388年，明帝遣軍大敗脫古思帖木兒於捕魚兒湖畔，獲其次子及妃主等百餘人，諸王平章等三千人，軍士男女七萬餘口②。已而脫古思帖木兒爲其宗人速答兒 (Yissoudar) 所害。嗣後歷經內訌，有名鬼力赤者篡立，未幾亦被殺。本雅失里繼立。1408年，明成祖以書諭和，不報。1410年，明帝將大軍親征，進至怯綠連河，本雅失里與其知院阿魯台各率所部出走。明帝先敗本雅失里於斡難河，後敗阿魯台於海刺兒河。1412年，斡亦剌部長馬哈木 (Mahmoud) 殺本雅失里，而奉答里巴爲汗。自是以後，二百年間，蒙古諸汗爭立。中國強，則臣附；有機可乘，則侵入中國邊境。明末時，蒙古民族數汗分立。喀爾喀 (Kalkas) 諸部據漠北之蒙古故地。其西乃蠻及畏吾兒之故地，則爲厄魯特 (Euleutes) 或準噶爾 (Djoungares) 諸部據之。而察哈爾 (Tchakhares) 鄂爾多斯 (Ordos) 兩部則處大漠及長城之間。滿洲勃興之時，先服最東之蒙古諸部，1632年繼服察哈爾。嗣後蒙古南部及鄂爾多斯陸續降附③。當時喀爾喀諸部尙保有其獨立，旋受厄魯特之侵，求援於清朝皇帝。1691年，康熙帝受

① 可參照卷末成吉思汗系諸大汗世系表。

② 見馮秉正書第10冊38—73頁。——夏真特蒙古誌第2冊195頁。

③ 見夏真特蒙古誌200頁。

喀爾喀三汗之朝於塞外四百里之地^①。最後在 1760 年頃，厄魯特或準噶爾諸部悉爲清朝平復。於是蒙古民族今多臣服中國皇帝，其餘部落則隸於俄羅斯帝國。

當時之基督教，則固一弗朗西士派教士名約翰孟帖哥兒維諾 (Jean de Mont-Corvin) 者之熱心，蒙古諸帝之保護，在中國略有發展。約翰先歷波斯印度兩地，於 1293 年頃至大都，建設教堂二所，數年間舉行洗禮者約六千人^②。教皇克烈門五世 (Clément V) 曾應

① 見 Du Halde 撰中國誌第 4 冊引張誠 (Gerbillon) 撰 1671 年韃靼地域第三次行紀。

② 瓦丁 (Wadding) 撰弗朗西士派年曆 (第 4 冊 69 頁) 載有約翰孟帖哥兒維諾之二書，可藉知此傳道師傳道之事績。第一書作於汗八里，所題年月爲 1305 年 1 月 8 日，上文闕。從第二書之文考之，可斷其爲致可薩里牙 (Gazarie, Crimée) 之弗朗西士派代理人者。據云：抵契丹謁韃靼皇帝名大汗者，呈教皇書，請其歸向我輩救世主耶穌基督之正教。惜其信偶像已深，然待遇基督教徒甚厚。其地有若干自命爲基督教徒，而實與基督教相去甚遠之聶思脫里派教徒，權力甚大。不許有別派之基督教徒在此建一小禮拜堂，抑宣傳聶思脫里派以外之教義。從來無傳道師至此國，所以聶思脫里派教徒或直接或賄囑他人，對我施以虐待。謂我非教皇所遣，而爲間諜。或蠱惑之人，尋買囑爲證，謂我在印度時曾殺一外國使臣，而奪其朝貢之寶物。如是構陷亘五年，常對簿公庭，屢頻於死。終賴上帝之佑，有人對帝自承其誣陷，冤始大白。帝將構陷者並其妻子流之遠方，我獨居此地者垂十一年。距今二年前，始有曲倫 (Cologne) 區之德國教士名阿兒那勒 (Arnold) 者蒞此。我在帝都汗八里城中建築教堂一所，落成已有六年。內有鐘樓一所，置三鐘於其中，迄今在此教堂中舉行洗禮者，約有六千人。若無前此構陷之事，受洗者或逾三萬，蓋我常爲人舉行洗禮也。先後購入偶像教徒之兒童百五十人，年七至十一歲不等。尙未信奉何種宗教，曾爲之舉行洗禮，授以拉丁希臘文字，並爲之寫成聖歌集若干篇，聖讚三十種，祭式日曆二冊。所以諸童中有十一人知祭式，合唱詩歌，與吾人之道院舉行者同。無論我在場與否，皆如是也。有童子數人且知繕寫聖歌集，或其他書文。按時使人鳴鐘，集諸童舉行祭式，習爲歌讚。脫有同伴二三人之助，或者皇帝亦來受洗。我未得羅馬教廷及本派之消息者有十二年。未悉西方教務狀況若何，故特懇請本派總管賜我祭式書一冊，聖傳一冊，彌撒歌集一冊，附註聖歌集一冊，以憑模範。蓋我僅攜有袖珍祭式日曆一冊，彌撒禱告書一冊，設有祭祀日曆一部，可使諸童抄錄也。我又建一第二教堂，俾使諸童分處。我曾學習韃靼語言文字，曾將新約及聖歌集譯爲韃靼語。——第二書作於 1305 年終，係致波斯弗朗西士派之傳教師者，書末有關文。約翰孟帖哥兒維諾言其在可汗宮門附近相距一擲石遠之地，建築第二教堂。基地乃一商人名 Petrus de Lucalongo 者所贈，其人曾與約翰自帖必力思同行至中國，至是故以地贈之。此教堂與第一教堂相距有二英里有半之遠。吾人歌時，汗在宮中或能聞之。我能出入宮廷，宮中有定座，與教皇大使相同。皇帝待我較之其他諸教長獨厚云云。此二書皆作於鐵木耳在位時，蓋其在位始 1294 迄 1307 年也。

其請，於 1307 年中遣弗朗西士派教士七人赴中國，同時任命約翰孟帖哥兒維諾爲汗八里大主教，總司東方教務，統轄主教七人，卽以所遣弗朗西士派教士七人任之。惟次年僅有三人能至汗八里或大都，以教皇書呈鐵木耳，請其歸向基督之教，並以約翰孟帖哥兒維諾囑之。新至之主教三人曰傑刺兒 (Gérard)，曰別烈格里努思 (Peregrinus)，曰安德烈 (André de Perusio)，共在汗八里爲約翰舉行大主教受職典禮^①。1312年，教皇復遣弗朗西士派教士三人曰脫馬 (Thomas) 曰吉羅木 (Jérôme) 曰彼得 (Pierre de Florence) 者爲助理主教。第一次所派之三人曾歷主泉州城教務^②。大主教約翰死後，教皇約翰二十二世 (Jean XXII) 於 1333 年命弗朗西士派教士尼古刺 (Nicolas) 繼其任。尼古刺曾偕同派教士二十六人赴中國。又據羅馬教廷所藏文牘，教皇玉兒班五世 (Urbain V) 於 1370 年曾命弗朗西士派之巴黎神學博士吉約木 (Guillaume de Prat) 爲汗八里大主教。吉約木曾攜同派教士十二人，齋教皇致中國皇帝及沿途所經諸國之韃靼君主書以行^③。

諸傳道師對於教皇之報告，所言東方基督教發展及蒙古君主傾向各節，不難洞見其僞，蓋其皆欲以教廷樂聞之消息達教皇，並欲表現其傳佈宗教之熱心也。抑況來覲羅馬教主及其他君王之使臣，自稱爲基督教利益而爲蒙古君主所遣派者，多半皆假公濟私之

① 見教會年曆 433 頁。——瓦丁書 1307 年下 60 頁以後。

② 有一阿美尼亞富婦曾在泉州建設教堂一所。此城距汗八里有星期三行程之遠，此富婦曾請大主教約翰將此教堂升爲主教堂。於是命主教傑刺兒主持此新主教區之教務。傑刺兒死，以別烈格里努思代之。1321年安德烈又代前人而爲主教。主教安德烈於 1326 年 1 月自泉州致 Perusio 道院之守院教士書：言教皇所遣傳道師之衣食，皆由蒙古皇帝供給，彼與其同伴居留汗八里之五年中，曾得八人之衣糧。及其轉赴泉州之後，仍取得同一 Alafa。此字猶言君主佈施（出於阿剌伯語之 Uloufat，猶言薪資俸給），此種歲賜之價值，根據吉那哇 (Génois) 商人之估計，年值金弗羅隣 (florins) 百枚。主教安德烈又云：此帝國中，天下諸國諸教之人悉皆有之，允許各從其教蓋彼等 (蒙古人) 誤以爲諸教皆可使之獲佑也。

③ 見 Moshemü; hist. tartarorum ecclesiastica, Helmstadi, 1741, p. 114.

徒，觀其所呈之國書，已足證矣。茲姑舉一例以概其餘：有名安德烈 (André) 者，於 1338 年偕似爲阿蘭種之十五人至阿維良 (Avignon)，謁見教皇，呈順帝致教皇書，其書係在鼠兒年(公元 1336 年)作於汗八里者。別有一書係順帝之臣下諸阿蘭人致教皇者。大汗之致教皇書略謂遣安德烈等以通往來，請教皇常爲皇帝祝壽。並以齋書之諸阿蘭人託之，謂其人爲帝臣，並爲教皇之基督教子。若有名馬珍物，可交此輩同一阿蘭人攜回進呈。

別一書所題年月同，係五阿蘭人致教皇者。書言彼等曾由其使臣約翰教士授以正教，茲約翰教士去世已有八年，請教皇善答皇帝書，俾彼此使臣時常往來，可以有裨於宗教之傳佈。並請其將彼等視同子弟，囑託皇帝，則有厚於彼等多矣。

當時教皇似未疑及帝書之僞，蓋其於 1338 年 6 月 13 日在阿維良作書答韃靼皇帝，言其聞譯人所傳達使臣之語，及所呈國書之內容，欣悉皇帝對於羅馬神聖教會深致虔信，請帝仍善待阿蘭之五王，及其他諸基督教徒(書中曾列舉其名)。請許基督教之教師教士等建築教堂，以便舉行聖祭，自由宣揚上帝之語於國中。末言行將遣使臣至中國，請善接之。

教皇同時答五阿蘭人之主要人福定 (Fodein Jovens)^① 書，囑其與同族諸王請許基督教徒建設教堂，俾能自由宣揚上帝之語。教皇別有第三書，係合致此五阿蘭王者，內述基督教之主要教義。同年教皇果遣弗朗西士派教士四人齋數書東行，書皆作於 1338 年 10 月 31 日。一書係致月即伯汗 (Uzbek) 者，第二書係致名稱韃靼諸國諸帝之帝者，第三書係致中國韃靼皇帝順帝者^②。

蒙古之侵略曾縮短亞洲極端各地之交通。當波斯韃靼地域中

① 鈞案此次使臣非僞，福定名見元史卷 132 杭忽思傳。1914 年通報 623—644 頁伯希和別有考。

② 見 Moshemü 書附錄 74—84 則。

國等地悉隸於同一君主統治下之時，亞洲各國之軍民往來於此廣大帝國之中，曾見阿蘭及欽察之軍隊作戰於交趾。又曾見中國之工師服役於達曷水 (Tigre) 畔。穆斯林之居留中國者爲數甚衆，多躋高位，且有統軍者。大都宮廷之中，可見有波斯之曆數家與中國學者聚議。臣事蒙古皇帝者有二十國之人，而諸國之名在十三世紀以前，或未爲人所熟聞也。

吾人記述成吉思汗系大汗系之史事既畢，行將記述蒙古統治時代波斯之史事。迄於旭烈兀朝之末年，並在此部份中附帶說明成吉思汗族朮赤察合台兩朝之事蹟。此二系之事蹟，伊斯蘭教諸史家僅於其與波斯君主相爭時偶一言之。而其專史脫有存者，吾人尙未見也。

附錄一 史集所誌忽必烈時代 之兩都行省及官制

史集有一章言及忽必烈之兩都，中國之重要官吏，以及行省之區分者，茲譯其文如下：

“契丹 (Khitai) 爲一極廣大之帝國，墾地之廣無能及之者。據其說可信之人言，世界之國，墾殖之廣，人民之衆，無逾契丹。高麗蠻子兩地之間有海灣，伸入契丹西北境內，抵於距離汗八里四程 (fersenks)^① 之地，船舶進止於此。因與海近，雨水甚多。此國數省氣候炎熱，其餘諸省氣候寒涼。

“汗八里城漢語名曰中都，此國君主之古都也，今爲其駐冬之所。前經成吉思汗殘破，忽必烈於舊城之側建一新城，而名之曰大都。兩城相接，此城牆上有譙樓七座，各樓相距遠有一程。人民繁庶，致使附近皆有建築。移植諸國果木於其園囿之中。忽必烈在城中央建一廣大宮殿，名曰 Carschi，以大理石作柱鋪地。有圍牆四，各牆相距一擲石之遠。外牆之內民衆居之，第三牆內將校所駐，第二牆內諸萬戶所處。第一牆內帝室侍臣居焉，可汗駐冬於此宮內。

“有一大河流經汗八里及大都，河自北方駐冬之所南流，經過 Djemdjal (即古北口)^② 附近，亦有他水注入此河。都城附近掘一大池，如同湖沼。池畔有斜坡，由此放舟於池中，以供遊樂。此河昔有舊道，自汗八里附近不遠之處東流入海，然已湮沒，船舶不能復至。須以牲畜載物至汗八里。於是中國之工師學者上言，契丹

① 鈞案應是二十四程之誤。

② 鈞案此地非古北口，核以西域人讀 b 作 m 之例，其對音應是察卜赤牙勒，蓋蒙古語居庸關之稱也。此名散見元朝秘史續集卷 1。

諸省，摩訶支那(Matchin)之都城，行在(Kingsai)^① 泉州(Zaitoun)等城之船舶，皆不能復至大都。可汗乃命開濬一大運河，引前所言河流之水及其他數水於此運河之中。泉州爲印度船舶所聚之海港，行在爲摩訶支那之都城，距上都並四十日程。此運河之中，置有閘座甚多，以供分配河水之用。船舶渡閘，以機械載之而過。運河寬三十餘肘(guiz)。忽必烈命用石作堤，俾免崩潰。堤旁爲大道，通摩訶支那(中國南部)。道長四十日程，完全以石鋪地，俾大雨之後牲畜不陷入泥中。兩旁種植柳樹及其他樹木，以蔭行人。禁止軍民攀折樹枝，抑以樹葉供牲畜食。道旁村市驛舍相望，所以在四十日程之距離中，人居不斷。

“大都城牆用土建築。中國人之建此種城牆，先樹板，實濕土於兩板中。以大木擣之使堅，去板而牆成。緣此國多雨水，而土質輕，勢須用此法使之堅固也。

“開平府距大都五十程，忽必烈欲在此城營建類似大都之宮殿。自大都至此駐夏之所，有三道可通：一道爲禁道，供遊獵之用，祇許使臣往來。一道經過 Tchow-tchou^② 循桑乾(Sanguin)河岸行，道中見有葡萄及其他果木甚多。此城附近別有一城，名曰蕁麻林(Sémali)。居民多屬撒麻耳干人，曾仿撒麻耳干種植果木園林不少。第三道經過一山峽，名曰 Siking。出峽祇見草原及駐夏之所。進至開平，皆如是也。昔日宮廷駐夏於 Tchow-tchou^③ 城中。忽必烈曾在開平之東建一離宮，名曰 Lengten^④，然因得夢，棄而不居。命學者及建築師相地他所，諸人皆以開平附近有湖，四圍皆

① 鈞案舊考 King-sai 作京師，似誤。考元史本紀卷 9，至元 14 年 11 月庚子，命中書省檄諭中外，江南既平，宋宜曰亡宋，行在宜曰杭州，則行在之稱元初尚存，Kingsai 之對音應是行在，此說藤田豐八在東洋學報卷 3 中已有考。

② 鈞案舊考作涿州，大誤。原文應作撫州，傳寫誤作此名。亞洲學報 1927 年刊伯希和別有考。

③ 鈞案亦應改作撫州。

④ 鈞案波斯語字母 t, k, 常易相混，此名疑是龍岡之對音。

草原，宜於湖上建新宮。其地有石一種，常用以代替木料。於是聚石及木無數，用石灰碎磚以填湖及湖源，並鎔鉛錫於其上，填築基礎，高等人身。地下之伏水，越時既久，從種種通道湧流而出，由是成泉。於此基上，建一中國式之宮殿，周圍繞以大理石牆。復由此以木結圍，使野味繁殖於中。又在城中建第二宮，與前宮相距有一箭之遠。然皇帝駐在外宮之時爲多。

“諸署長官曰丞相(Tchinksank)。總軍事者曰太傅(Thai-fou)。萬戶曰元帥(Vang-schi)。副貳之官以波斯人漢人或畏吾兒人任之，曰平章(Fentchan)①大臣會議(大Divan)中例有丞相四人，以蒙古大臣任之。平章四人，以波斯人漢人畏吾兒人及也里可溫(arkaoun)②任之。諸人在大臣會議中亦有其代理之人。都城有部署六所，各有專職。最高會議一所(Divan)其名曰省(Sing)(以下言此種官署之職務，茲略)。

“中國慣例，設有一人締結契約，則印其指紋於紙上。緣據經驗之證明，各人指紋不同，未有兩人完全相類者。締約者印指紋於紙上後，在紙背於其諸指之關節處繪其輪廓，以便其人將來比較手印時，不能否認其債務。”

刺失德嗣言諸衙署中之官吏應勤守其職，置書記數人專記其缺席之事。每缺席一日，則扣其薪俸若干。缺席過多而不能言其理由者，則黜其職。

“汗八里之省(Sing)署極廣，內藏數千年之簿籍。省中人員約有二千，此外僅諸大行政區域之治所有省。

“第一省在汗八里及大都。

“第二省在女真(Tchourtché)及肅良合(Soulangca)之地。治所在 Moun-tcheou，肅良合境內之最大城也。

① 瓦撒夫書寫此名作 Pentchan，蒙古源流譯文 127 頁作 Bingdsching。

② 基督教徒。

“第三省在 Couli 及 Ouculi(高麗)之地，自成一國。其主曰王(vang)，忽必烈曾以女妻之。

“第四省在黃河 (Cara-mouran) 岸上之南京(開封)，契丹之一都城也。

“第五省在契丹邊境 Seltcheou 城中①。

“第六省在行在城 (Khingsai)② 中，蠻子都城也。

“第七省在 Loutcheou (應是福州之誤)，蠻子城也。先曾徙於泉州 (Zaitoun)，最近復移治福州。

“第八省在 Loukinfou (疑是桂林府)③，蠻子城也，在唐兀邊界上。

“第九省在 Loumkéli?，商人則名此城曰 Tchinkelan。此城甚大，在泉州大港南方海岸上④。

“第十省在哈刺章 (Caratchang)，自成一國。省在押赤 (Yatchi) 大城中，其居民盡穆斯林⑤。

“第十一省在京兆府 (Kindjanfou 西安府)，唐兀城也。那木罕(應作忙哥刺)子阿難答駐此境內，所居之地名曰平章淖兒 (Fentchan naour)，曾在其地建有一宮。

“第十二省在 Métcheou⑥，唐兀大城也。地面甚廣，阿只吉

① 鈞案此城名亦有作 Souktcheou 者，遂有人考訂其為肅州。案此處刺失德列舉之次第，由北至南，而此城處於開封杭州之間，除揚州外別無他城可以當之者。元史地理志十二省中固無揚州，第為後日之制，忽必烈平宋前後之制置無常，未可以後日之制證刺失德所記之非也。揚州行省設置於 1276 年，後於 1284 年移杭州。同後此所言第七福建行省後併入杭州行省之情形相同。考刺失德所誌中國諸事，多聞之於孛羅丞相者，而孛羅丞相抵波斯之年，為 1285 年(見拂林忠獻王碑)，所以與元史地理志不合。元史地理志有嶺北、湖廣、江西三行省，而在刺失德書中則代以揚州、福建、嶺南三行省。僅嶺南行省不見中國載籍著錄。

② 杭州。

③ 鈞案此誤，後文既云城在唐兀邊境，則捨四川莫屬。原名應有訛寫。

④ 鈞案此城應是廣州。

⑤ 鈞案即指雲南省治。

⑥ 鈞案應是甘州之誤。

(Atchiki)①駐守於此②。

“對於上述一切地域，須詳細言之。顧吾人既在一附錄中述其歷史，故在此處僅誌其概略。

“東南之地皆屬可汗，惟有海中一島，名曰日本國 (Tchépangou)，尚未臣服。此國距女真高麗 (Kaoli) 海岸不遠，其民軀小腹大，頭縮於兩肩中。遼東之地，以迄海岸，及乞兒吉思邊境，悉皆臣服可汗。蠻子西南海邊，貴烈乞 (Keuileki?) 與泉州之間，有一森林，蠻子皇帝之子曾避難於此，窮乏不能自給。

“西方爲交趾國 (Keftchébkoué 或 Candjé-coué，即馬可波羅之 Cangigu，質言之，東京是已)，道路險阻難通，界於哈刺章，印度一部，及海洋間。自有國主，有兩城曰 Loudjek?，曰 Djessam? 脫歡 (Tougan) 駐在桂林府，戍守蠻子地方之時，曾奉命監視此種敵對民族。進兵其國，取海岸諸城。然屯兵此國甫滿一星期，其士卒分配鹵獲之時，此國之軍隊忽自山海森林出襲，脫歡遁走，今尙駐在桂林府。

“西北爲土番 (Tubbet) 及金齒邊界，除一地爲忽都魯火者 (Coutlouc-Khodja) 及其軍隊所據外，別無他敵。顧有高山阻隔，敵人不能從此處侵入，然亦有若干軍隊戍守境上。

“西北北有一沙漠，廣四十日程。處忽必烈帝國及海都都哇領地之間，其東西邊境長三十日程。曾命宗王或統將等列屯以守，常與海都兵戰。中有五軍屯於沙漠邊界，第六軍屯於唐兀境內察罕淖兒 (Tchagan naour 白湖) 附近。第七軍屯於畏吾兒之哈刺火州城 (Cara-khodja) 附近。畏吾兒處兩國間，保守中立。此邊界止於土番山中。夏日人不能渡此沙漠，蓋缺水也，冬日則祇飲雪水。”

① 鈞案阿只吉宗王名也。

② 史集所誌諸省之長官多爲穆斯林。

附錄二 巴里失之價值

蒙古史中常見巴里失之著錄，茲引當時諸著作家計算巴里失之文如下：巴里失者，一種計算價值之貨幣也。世界侵略者傳在其序文之末，謂金巴里失及銀巴里失各值金或銀五百 miscal。並謂銀巴里失在彼時之波斯，價值七十五 dinar rokni，而每 dinar 重四 dank。瓦撒夫在其書第一冊忽必烈即位一章末，謂金巴里失值二千 dinar，銀巴里失值二百 dinar，鈔巴里失值十 dinar。也里州志謂金巴里失在值五百 dinar。弗朗西士派修士 Oderic d'Udine，曾在1320年遊歷中國者也，則謂鈔巴里失等若維尼思城之 florin 一枚有半（見所撰行紀，Ramusio 本第2冊250頁）。茲僅錄此種種估計價值，當時巴里失價值之變更或甚大也。

附 錄 三

成吉思汗後諸大汗世系表

	即位年	蒙古名	蒙古尊號	漢語廟號
	1206	鐵木真	成吉思汗	太祖
拖雷	1229	窩闊台		太宗
	1246	貴由		定宗
	1251	蒙哥		憲宗
	1260	忽必烈	薛禪汗 (Setsen khan)	世祖
真金	1294	鐵木耳	完澤篤汗	成宗
答兒麻八剌	1307	海山	曲律汗	武宗
	1311	愛育黎拔力八達	普顏篤汗	仁宗
甘麻剌	1320	碩德八剌	格堅汗 (Guéguen khan)	英宗
	1323	也孫鐵木兒		泰定帝
	1328	刺札必迦		天順帝
	1329	和世琿	護都篤汗 (Koutouktou k.)	明宗
	1329	圖帖睦爾	札牙篤汗 (Djidjagatou k.)	文宗
	1332	懿璘質班		寧宗
	1333	妥懽帖睦爾	兀哈篤汗 (Oukhagatou k.)	順帝

譯 後 語

多桑書第三卷取材於中國載籍者十有六七，原擬節譯其中本於西書之文，嗣以其間頗有難於判別者，不如全譯，以見原書真相。本卷所採中國載籍之文，概就原書轉錄，惟剪裁去取一遵多桑書。至若譯名凡已見前二卷者，多不重錄西文名稱於下。元人名稱經馮秉正諸神甫等還原錯誤者，亦遵前例，不附西名。前三卷之漢譯名，間有若干與後四卷之譯名微異，緣譯文有先後，故譯法微有變更，非自亂譯例也。多桑書中時常著錄之 fersenk，可當法國舊用之 lieue，約合華里十里，譯文概以“程”代之，前此未經說明，特附識於此。1934年3月1日馮承鈞識。

Histoire des Mongols, depuis
Tchinguis-khan jusqu'à
Timour Bey ou Tamerlan

多桑蒙古史

冯承钧 译

· 下 册 ·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桑蒙古史 / 多桑著; 冯承钧译. —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6

ISBN 7-80622-798-9

I. 多... II. ①多... ②冯... III. 蒙古族 - 民族历史 - 13~14世纪 IV. K28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34317号

责任编辑 徐力励

封面装帧 柯国富

多桑蒙古史

冯承钧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邮政编码 200001)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mm 1/32 印张 27.25 字数 684 千字

2001年6月第一版 2001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 - 3000册

ISBN 7-80622-798-9 / K · 172

定价: 52.00元 (上下册)

序

一部元史，历来囿于“正史”成见的人皆说不好，所以陆续改编了些“续编”、“类编”、“新编”、《译文证补》、《蒙兀儿史记》、《新元史》。这部历史好像是犁然大备，其实不然。修史首重在搜辑史料，而修元史尤须要通晓几种外国语言。不解外国语言，不但不能搜辑外国史料，而且不能解释本国史料。更有进者，外国语言不可偏重一种，像现代有些人认定除英语外无外国语的例子，是不对的。《译文证补》就犯这种毛病，此书虽然引用了许多“西域书目”，好像他是全凭译人口述而“笔受”的，不仅未见波斯语、阿剌壁语种种撰述，而且多桑的书好像也是从霍渥儿特(Howorte)书转录的。洪氏证补《元史》之功固不可没，可是他有一种成见误人不浅。他说西方语言无某音，不及汉字译音之备。此说很不可解。若说用标音字母译写的名称，不及音义有变化的汉字之备，未免很奇。他在《译文证补》里面，根据译人的口述，改了许多元史固有的地名、人名。比方《元史》译 Heri 作也里，《元朝秘史》作亦鲁，皆有译例可寻。可是洪氏根据晚见的 Herat 译作海拉脱，似乎只知其一不知有二了。像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他这种创译，苦了后来续修元史的人。所以《新元史》的阿儿浑，在此人本传中作“阿儿浑”，而在《旭烈兀传》同《西域传》中又作“阿儿袞”。这种毛病皆是不能径读西书所致。

所以我想将多桑这部蒙古史翻译出来。此书虽有一百多年，然而研究蒙古史的人，仍不能不拿来参考。因为《世界侵略者传》、

《史集》、“瓦撒夫书”等书没有完全译本以前，终不能不取材于是书。案：多桑书共有七卷。前三卷述成吉思汗至元亡时的事迹，后四卷专言伊儿汗国的史事，并附带言及钦察、察合台两汗国。其第一卷业经田中萃一郎译为日文，译文尚还忠实，可是有许多人名、地名未取元代载籍的固有译名比对，第二、第三两卷记成吉思汗以后之事，然多取材于中国史书的译文，所本的汉籍。以《续通鉴纲目》、《元史类编》两书为最多，偶亦采用《元史》。然而于《元朝秘史》、《圣武亲征录》等书皆未引用，当然说不上《黑鞑事略》、《蒙鞑备忘录》同元人文集中的许多碑志、行状、家传了。所以我译此书，先从后四卷译起，将来如有余暇，再译比较西方材料较多之第二卷。

多桑书所本之书有二三十种，也有人名、地名不统一的毛病，尤其使人讨厌的，就是他叠床架屋式的译写方法。然而也无可如何，不使用新式译写方法将他改正。霍渥儿特书第四册的索引译写比较单简，可以取来对照。

我原想用白话翻译，不用“史书文体”，可是渐渐不知不觉地受了史书文体的支配。然而我始终力避用“典”。我的目的惟在将此书原意译出，供他人作史料参考之用，所以对于译文只求忠实，不去锻炼字句。在别人看起来。我译的这部书或者比从前的译文退步，然而我觉得译文通畅的地方，容或有点削足适履；文义涩滞的地方，容或确可比对原文。所以宁愿拖泥带水，而不愿钩章棘句。

从前编纂元史的人，除开屠寄以外，皆有译名不一贯之病。所以我在翻译中，对于人名、地名，颇为审慎。凡人名、地名皆以《元史》、《元秘史》两书为主。两书所有的，选用一名。两书所无的，地名一项，尽先采用唐、宋、明人的译名；人名一项，元代载籍中有同名的，如帖木儿、不花、阿里、忽都不丁、阿合马、亦思马因、阿老瓦丁、马合谋之类，虽非本人，亦用旧译，元代载籍中无可比附的，则务求合乎元人的译法，不敢以今人的读音认作元人的读音。元人

MAG01/OP

的译法在不明语学的人看起来,好像不对。比方将-l读作-n就是一个例子。殊不知这种代替方法,从前也有,而在元代竟成一种通例。所以译 sultan 作算端, Djelal - ud - din 作札阑丁, Iltchikadai 作宴只吉带。这皆是翻译本书所用的正例。然而有时因为下述种种理由,不能不用变例:

元代除开一个最短期间用八思巴字母外,始终用的是畏吾儿字母。畏吾儿字母中无代表 g - h 的字母。所以蒙古文中多缺此种写法。唐时突厥语的莫贺咄,移植到蒙古语中,应读若 bagatur。可是在蒙文《元秘史》中写作把阿秃儿,则成 ba'atur。在《元史》中更简作拔都鲁,则成 batur。又一方面,阿刺壁字母中不常著录韵母。所以有许多名称写法不一。姑就此把阿秃儿一字而言,本书竟有写作 Behadir 者。我当然不能按着字面翻译,而将它改作八哈都儿。此变例一。

回教人的名称,无所谓姓,加之名字相同,要使许多同名的人有别,所以在名后加一别号。如用职务官称之类,再不能判别,则于名后注某人之子,如 Ibn Ali 犹言阿里之子之类。或者还要加上一个地名,如报达人竹维因(就是《译文证补》的志费尼)人之类,然而也有无从判别的。所以我将这类的译名,略为变通。如《元史》中的 Argoun,是种族名,是军名,亦是人名。《元史》为判别这些名称,将它写作阿儿浑、阿鲁浑、阿里浑、阿刺浑几种写法。我也仿照这个例子,皆分别著录原文于下。可是也有不能分别的地方。本卷中有三个秃儿罕可敦(Tourkan Khatoun),究竟是二人是三人,无从知之。此种名称只好用一贯的译法。此变例二。

本卷中有些译名,看起来好像是变例,其实是正例。比方钦察汗国侵入波斯的统将名唤 Nogai,《译文证补》将此名译作诺垓。其实此名也是蒙古时代的一个通常名称,与他同名的人,在《元史》中颇不少见。我们姑将元史的译例来解说。《元史》(我所指的当

然是未遭乾隆校刊劫的《元史》)定宗后名唤斡兀立海迷失,就是西书的 Ogoul Gaimisch。可见海字对 gai。蒙古人的官号 Noyan,在《元史》中写作那颜、那演、那衍,可见那字在元时读若 no。对照起来, Nogai 应该译作那海,而不应改作诺垓。这类例子很多,姑举其一,以概其余。

还有些译名,可以说是正例,也可以说是变例。旭烈兀有个儿子,在此书中(第五卷)写作 Councouratai,《译文证补·阿八哈补传》写作“空库斡台”,《蒙兀儿史记·世系表》作“空古斡台”,《新元史·旭烈兀传》作“空古斡儿”。然在《台古塔儿传》又作“康廓而拉台”,其实皆被多桑叠床架屋的译写方法所误。案:元代的蒙古人,常用些部族名称作人名,仅在后面加上一个接尾词,大概男名加“台”,女名加“真”。这些用部族名称而自名的人,并不是本部族的人,比方南家台或囊加歹,并不是中国南方的人,马扎儿台也不是匈牙利人,乃蛮台也不是乃蛮人,不过取其名而已。此处的 Councouratai 也是此例。多桑所取的材料来源不同,写法因之有异。其第一卷后附注所引《史集》诸部族名,有 Councarat,就是此人名之所本,也就是《元史》所常写着的“弘吉刺”。此名在《辍耕录》中作“瓮吉刺”,在《辽史》、《金史》中作“王纪刺”、“广吉刺”,用新式写法,应作 Qongirat 或 Ongirat。头一字何以有时用声母,有时不用声母我现在还不能答复这个问题,我们不能拿畏吾儿字母来解释,因为辽、金时代蒙古人还未用畏吾儿字母,可是第二个字的韵母在汉译皆用-i。所以我将这个人名更正为“弘吉刺台”。这个译名初视之好像未遵原文,其实我有我的理由。

本书有若干地名,我明知有误,然而未能确证其误以前,只好随它。比方旭烈兀进攻木刺夷时,有个地名作 Khar。按照霍渥儿特蒙古史所引 Quatremère 译本《史集》,此地名是 Khowar,则即是《元史·西北地附录》之“胡瓦耳”。然而我不敢改正,仍然译作哈

儿。又如本书中之若干地名,似乎应该“名从主人”,不应用欧洲语言的名称。比方埃及不应名曰埃及,而应名曰密昔儿(Misr),美索波塔米亚(Mésopotamie)应改作 Djézireh。可是我是译书,而不是在考订,所以也不便改它。然而有时也有点变例。阿刺壁语名阿母河曰 Djihoun。此河元代本有阿梅、阿母、暗木等译,所以我习用旧称,不用新译。本书称阿母河以外的地方曰 Transoxiane,原意犹言“乌浒水外”。译用这个名称,未免太僻。若用康居的名称,未免太古。元时在此地设阿母行省,可是这个行省所管的区域,好像在最初时西及波斯,东兼《元史·西北地附录》之“途鲁吉”(Turki),不能将这个名称代表两河之间的地域。考此地阿刺壁语之原名作 Mavera un Nehr,此言河中,西辽时于其地置河中府(见《湛然居士集》及《西游记》)。我所以将此地译作河中,其地既在西域,决不致同蒲州发生混解。

译名一贯之重要,取下面所引的一段《新元史》观之,就可知道了。《新元史》卷二五六(十二页)云:“西里亚、埃及属国,以他木古斯为都城。埃及与蒙古隔绝不通使命。宪宗初,西里亚酋纳昔儿商拉哀丁耶思甫取埃及之塔木司古司之地,后为埃及苏而滩哀倍克所败,纳昔儿乃割基纳斯列母克渣及纳蒲列斯海岸以请平。”案:此处的“他木古斯”,同“塔木司古司”,明明是一个地方,不知为何用两个译名。此城就是我所翻译的大马司。此城古称同现在英文仍旧袭用的名称,固是 Damascus。然而我只能从原书法文名称之 Damas 而译作大马司。《新元史》的纳昔儿商拉哀丁耶思甫,就是多桑书的 Nassir Salahud-din Youssouf。我翻译的纳昔儿撒刺丁亦速甫。《新元史》的译法,除开“商”字外,尚可勉强对付。可是后面的“基纳斯列母”,要叫元朝的人读起来,势须作 kinasremou,同多桑书的 Jérusalem 未免相去太远了。况且这是基督教人的圣地,通常译作耶路撒冷者,不知为何发生这样的讹译,大约是翻译的人太

无史地常识，而撰修的人未能校对原文所致。由这一方面看起来，可见修元史不仅仅要通晓与《元史》有关系的若干语言，而且还要抛弃中国字古今读音不变的成见。其实我于此道不敢自认高明。我原想等待伯希和所译写的蒙古文《元朝秘史》刊行后，考究元代的读音，再就考究的结果，来整理元代载籍的译名。哪晓得等待了十四年，除开片段的发表外，全书尚未出版。所以于译此书时，不敢自认译音之必是。将所有的人名、地名皆附注原文于下。然不能遍注，只以初见者为限。有时一名两三注者，或因原名有详有略。或因一名写法两歧，或因前后文相距太远所以一再著录。

读者还要注意的，不仅多桑书所著录的名称不一致，或有误写而必须考订的地方。而且它所本的史料，也不免讹夺。现在姑举一例来说。《史集》记载从大都赴上都的道路有三。第二路经过一城名曰 Djodjou，此城附近别有一城名曰 Simali，后一个名称就是长城附近的洗马林堡。可是 Klaproth、Yule、Blochet 诸人皆说前一地是涿州。在音的方面固然可以将就，在地理方面可就难了。现在从燕京（读者恕我不用这个很不祥的北平名称）到多伦西北八十里之古开平府，何致于假道燕京西南一百几十里的涿州，足证刺失德（Raschid）书传抄有误。伯希和在《亚洲报》（1927年刊）说是抚州之误。这种考订是不错的。可见不仅读多桑书要审慎，就是读他所本诸书的原文或译文，也要审慎。本卷中所言的狮符，明明是虎符之误。新修元史的人过于重视西方载籍，常将虎符改作狮符。然则《元史·兵志》“佩金虎符符跌为伏虎形”的记载，竟成狗矢了。

本书所引诸书，皆用省称。因为在第一卷卷首已有说明，所以不赘。我的译文既从第四卷起，故将诸书目简单著录于后，以明出处。原书可惜无索引，将来如有余暇，容或补加于全书之后云。

1933年6月1日冯承钧识

原书参考书目

全史 原名 Kamil ut - Tévarikh。阿刺壁语抄本。现藏巴黎图书馆。仅存最后六册。撰者 Yzz - ud - din Ali Ibn - ul - Ethir, 1160 至 1233 年间人。

札阑丁传 原名 Sirét - us - Soultan Djélal - ud - din Ma goubirti。阿刺壁语抄本。现存巴黎图书馆。撰者 Schihab - ud - din Mohammed Ibn Ahmed el - Nessaoui, 1241 年撰。

世界侵略者传 原名 Tarikh Djihankuschaï。波斯语抄本。现存巴黎图书馆。撰者 Alai - ed - din Atta - Mulk Djouvéini。所记事止于 1257 年。撰者歿于 1282 年。

瓦撒夫书 原名 Kitab tedjziyét - u - emssar ve tezdjiyet - ul A' ssar。此言土地之区别与世纪之转移。此书以 Vassaf - ul - Hazret 之名而显于世。波斯语抄本。现藏巴黎图书馆。撰者 Abd - oullah Ibn Fazeloullah。所记事始 1257 终 1327 年。

史集 原名 Djami - ut - Tévarikh。波斯语抄本。现藏巴黎图书馆。撰者 Fazel - oullah Raschid Ibn Abou - l - Khaïr, 哈马丹人, 歿于 1318 年。所记事止于合赞汗之死。后有名 Mass'oud Ibn Atd - oullah 者, 于 1434 年续撰此书, 止于 1335 年。

也里州志 亦名《天堂园》。原名 Kitab raouzat ul - djennat fi evssaf médinet il Hérat。波斯语抄本。现藏巴黎图书馆。撰者 Moa'yen - ed - din Mohammed El - Esfézari, 撰年在 1468—1469 年之后。

贵人世系 原名 Mo'izz - ul - anssab。波斯语抄本。藏巴黎图书馆。佚撰人名，撰于1427年。后别有人续撰止于1517年。

世界史略 西利亚语撰述。撰者 Grégoire Abou - l - faradje, 一名 Bar Hébraeus, 歿于1286年。后有人续撰止于1297年。此书曾译于阿刺壁语。今存之 Tarikh mokhtassir ud - Duwel 或《诸国史略》，殆即此书之阿刺壁语译本，其记事止于1285年。

突厥世系 原名 S hédjère - i Turki。东突厥语撰述。撰者 Abou - l Gazi Bahadour - khan, 生于1605年7月31日，歿于1663—1664年。其子 Anouiché 续成此书，止于父死之年。

贝巴儿思传 原名 Ki'ab Hassan ul - ménakib is sériyet el montaza't min iz - sirét is - zhahiriyyet。阿刺壁语抄本。现藏巴黎图书馆。摘抄者 Schafi el Kitab。记事始1260，迄1277年。

满速儿传 原名 Téschrif - ul eyiam ve - l ou' ssour, bi - siret is soultan, el - melik el - Manssour, 即埃及算端克刺温传。其在位年始1280年，迄1290年。阿刺壁语抄本。现藏巴黎图书馆。佚其上半，阙撰人名。

算端王侯军队史 原名 Tevarikh us - selatin, ue - i - mulouk ve - la' ssaker。阿刺壁语抄本。现存巴黎图书馆。所记事始1304，迄1306年。撰者埃及人 Schems - ud - din el Schudja' yi。

诺外利书 原名 Nihayet ul - éreb fi funoun il - édeb。阿刺壁语抄本。现存 Leyde 图书馆。凡五卷。此言文艺。其第五卷言蒙古统治波斯时代之埃及史事。撰者 Schihab - ud - din Ahmed Ibn Abd - oul - Vahhab, 以 Novairi 之名而显于世。

埃及诸王史 原名 En nudjoum uz - zahiret fi mulouk missr v - el cahirit。阿刺壁语抄本。现藏巴黎图书馆。所记事始838，迄1291年。撰者 Djemal - ud - din Abou - l - Mohassin Youssouf, Ibn Tangri - viridi, 歿于1412—1413年。

马克利纪书 原名 *Es sulouk li ma'rifet duvvel il - mulouk*。此言王政导言。阿刺壁语抄本。现藏巴黎图书馆。记埃及史事，始撒刺丁之灭法特玛朝，迄于 1441 年。撰者 Taki - ud - din Ahmed e' - Macrizi 生于 1364 - 1365 年，歿于 1441 - 1442 年。

哈里发史略 原名 *Kitab fi - l adab is solttaniyet v - ed duwel - il - islamiyet*，阿刺壁语抄本，现藏巴黎图书馆。分二篇。上篇言政治学，下篇略述黑衣大食与法特玛两朝诸哈里发之历史。佚撰人名。仅知此书成于 1302 年初。

眼历诸国行纪 原名 *Messalik u' - abssar fi mémalik il - emssar*。巴黎图书馆仅存此书第三十三卷。所记事始 1146—1147 迄 1343—1344 年。撰者 Schibab - ud - din Abou - l - Abbass。因其人为哈里发乌马儿之后裔，故以 Ibn - u' - Omari 之名而显于世。歿于 1348 年。

回教王朝史 原名 *Duvve' ul islam*。阿刺壁语抄本。现藏 *Leyde* 图书馆。分上下两篇。上篇始摩诃末，迄 1094，下篇迄 1343—1344 年。此书疑为同一撰人所撰《回教史》(*Tarikh - ul - Islam*)之节录。撰者 Schems - ud - din ez - Zéhébi。

乐园 原名 *Raouzat us safa*。多桑藏波斯语抄本。本书第五册述《蒙古史》皆本《史集》、《世界侵略者传》、瓦撒夫书三书。撰者 Mohammed Ibn Khavend - Schah，以 Mirkhond 之名而显于世。其人歿于 1497—1498 年。

谟涅靖巴昔书 原名 *Tarikh Menedjim - baschi*。此言星历长之历史。多桑藏突厥语抄本。原本阿刺壁语。所记事终于 1682 年。撰者土耳其国之星历长 Ahmed Efendi。后在 1720 年经 Ahmed ben Mohammed Nédim 译为突厥文。

乞卜察克汗书 波斯语抄本。现藏巴黎图书馆。撰者乞卜察克汗(Kiptchac - khan)，故以名书。所记事止于 1725—1726 年。

目 录

第 四 卷

第一章.....	3
<u>嘉泰丁之君临呼罗珊伊刺克朶朶答而</u> —— <u>札阑丁之滞留印度</u> —— <u>其归波斯</u> —— <u>其抵起儿漫</u> —— <u>其经过法儿思</u> —— <u>其夺弟位</u> —— <u>其攻伐哈里发</u> —— <u>阿哲儿拜占之侵略</u> —— <u>一征谷儿只</u> —— <u>归帖卜利司</u> —— <u>二征谷儿只</u> —— <u>从梯弗利司往讨起儿漫叛将博刺克</u> —— <u>与蒙古战</u> —— <u>嘉泰丁之携贰</u> —— <u>蒙古人之退兵</u> —— <u>嘉泰丁之结局</u> —— <u>三征谷儿只</u> —— <u>起刺特之围攻</u> —— <u>起刺特之攻下</u> —— <u>札阑丁与罗姆王之战争</u> —— <u>札阑丁之败及与二王议和</u> —— <u>绰儿马罕之进兵波斯</u> —— <u>丞相薛利夫木勒克与诸将之携贰</u> —— <u>札阑丁之逃亡与被害</u>	
第二章	25
<u>蒙古人之摧陷美索波塔米亚曲儿忒阿哲儿拜占阿美尼亚谷儿只诸地及伊刺克阿刺壁边境</u> —— <u>其侵入罗姆</u> —— <u>凯豁思鲁算端军队之败北</u> —— <u>罗姆一部份之侵略</u> —— <u>罗姆之降附</u> —— <u>蒙古人之退出罗姆</u> —— <u>额儿赞章之屠掠</u> —— <u>蒙古一军之征阿勒波</u> —— <u>谕诸回教国王归附</u> —— <u>小阿美尼亚王之降附</u> —— <u>美索波塔米亚底牙儿别克儿两地及伊刺克阿刺壁之再陷</u> —— <u>谷儿只两大卫德王之分国</u> —— <u>凯豁思鲁诸子之争位</u> —— <u>大汗之干涉</u> —— <u>拜住之第二次侵入罗姆</u> —— <u>也速丁之失败及被废</u> —— <u>其弟鲁克赖丁之立</u> —— <u>海屯之入朝大汗蒙哥</u>	
第三章	39
<u>波斯之蒙古长官</u> —— <u>真帖木儿</u> —— <u>阔里吉思</u> —— <u>阿儿浑</u> —— <u>也里部克儿特朝之兴</u> —— <u>起儿漫部博刺克以后之嗣君</u>	
第四章 <u>旭烈兀</u>	49

蒙哥即位初年大会决议之征波斯——统军者旭烈兀王之准备——其军队之组织——其经行鞑靼地域——其抵波斯——其破灭亦思马因教徒之准备——此回教宗派之宗教信仰——其密传信徒之秘密教义——阿剌模忒诸亦思马因教主之沿革——哈散萨巴与其诸继承人所常组织之暗杀——花刺子模沙札阑丁算端与亦思马因教主之纠葛——旭烈兀谋取亦思马因诸堡与其王鲁克赖丁忽儿沙之作战及交涉——沙底司之围攻——鲁克赖丁之出降——其传谕诸堡投降旭烈兀——送之入朝而杀之中道——亦思马因教徒之几尽遭屠杀。

第五章 74

讨伐哈里发——黑衣大食国之一瞥——谟斯塔辛——报达之乱——旭烈兀之谕降及哈里发之答复——哈里发致旭烈兀之怪书——旭烈兀之星者——旭烈兀之进兵——又遣使——安八儿之战——报达之围——报达之攻下——报达之抄掠——哈里发之死——旭烈兀之还哈马丹——取额儿比勒——财宝之寄藏——毛夕里算端之臣服——罗耳阿塔毕之被害——法儿思阿塔毕之臣服——罗姆算端之至——蔑刺哈之天文台——阿儿浑之治绩——塔克利特基督教徒之屠杀——回教徒之被贱视——阿剌壁回教徒侵略后东方基督教徒之待遇——基督教徒之宗教分裂雅各派聂思脱里派阿美尼亚派麦勒乞特派

第六章 100

埃及艾育伯朝之亡——玛麦里克部首艾伯格之即位——埃及玛麦里克部得势之由来——艾伯格与西利亚王纳昔儿之争战——议和——西利亚王之遣使于旭烈兀——旭烈兀致西利亚王书——答书——旭烈兀进兵西利亚——马儿丁王之臣服——美索波塔米亚北部之侵略——纳昔儿与哈刺克王之失和——纳昔儿军队之瓦解——纳昔儿之遣使于埃及算端忽秃思——艾伯格之被杀——其子满速儿之即位——忽秃思之僭立——旭烈兀之侵入西利亚——阿勒波之围攻——阿勒波之攻下——哈马特之自愿臣服——纳昔儿之退走埃及边境——大马司之降附——大马司城之略取——哈林堡之降附及其居民之被屠——旭烈兀之还波斯——蒙古人之蹂躏西利亚南部——纳昔儿之被擒——招谕埃及算端降附——杀蒙古使者——战争之准

备——忽秃思之进兵西利亚——阿音札鲁特之战——蒙古人之退出西利亚——埃及军队之退走——忽秃思之被杀——贝巴儿思之即位

第七章..... 124

蔑牙发儿斤之被围与攻下——哈迷勒王之被害——马儿丁之被围与出降——蒙古人之再侵西利亚——歆姆司之战——蒙古军之退却——阿勒波之被难——别都鲁丁卢卢三子之称藩埃及——黑衣大食哈里发之即位于开罗——哈里发以政权册授贝巴儿思——哈里发之进袭报达——其在安八儿之败亡——蒙古军之围攻毛夕里——埃及一军之败于辛札儿——毛夕里之降——其居民之被屠——撒里黑王之被害——哲吉莱特之被围与投降——一突厥降人之至埃及——旭烈兀与别里哥之失和——两汗之战——旭烈兀之败及其对于帖卜利司不花刺两城别里哥臣民之报复——别里哥逃军之至埃及——贝巴儿思与别里哥之互相遣使——埃及之蒙古降人——埃及与小阿美尼亚人之战——哈刺克王之被杀——旭烈兀之建造——任命诸州长官——杀哈菲齐——法儿思阿塔毕塞尔柱克沙之叛——此王之被杀——法儿思境内一赛亦德族之叛——毕莱特之围攻——旭烈兀之死——脱古思可敦之死——旭烈兀之遗事——教皇致旭烈兀书

第 五 卷

第一章 阿八哈..... 147

阿八哈之即位——任命诸州长官——其与东罗马公主结婚——那海自打耳班之侵入——其败——别里哥之死——旭烈兀一部分家属之至自蒙古——贝巴儿思对于十字军之侵略——埃及军之侵入西里西亚——海屯与贝巴儿思之议和——八刺合与海都之战——议和——大会——八刺合侵入呼罗珊之筹备——马思忽惕贝之奉使——八刺合之使臣——尼兀答而之离贰与被捕——八刺合渡阿母河——乞卜察克斡兀立之离贰——呼罗珊一部分之侵略——阿八哈之战略与八刺合之败——八刺合之退兵与结局

第二章..... 162

谋刺阿八哈之未遂——忽必烈遣使册封——行猎受伤——花刺子模与河中之残破——贝巴儿思之胜赤十字军——蒙古一军之侵入西利亚——其

退走——贝巴儿思与阿八哈之互遣使——蒙古人之围攻毕莱特——贝巴儿思之短期战役——埃及人之侵入西里西亚——贝巴儿思之无用的武装——贝巴儿思之波斯内应——报达与额儿比勒两城景教教长之受虐待——贝巴儿思之讨伐西里西亚——贝巴儿思之侵入罗姆——阿布里斯廷之战——贝巴儿思之入凯撒里牙——其留驻罗姆——其退还西利亚——诸哈刺蛮王——贝巴儿思之死——其子赛德之即位——阿八哈之至罗姆——其在罗姆之残杀——其还阿刺塔克——杀帛儿万涅

第三章..... 177

丞相苦思丁之被抨击——其弟阿老瓦丁之被告发——埃及人之进袭哈刺特罗姆——尼兀答儿部人之侵入法儿思——算端赛德之被废——射刺迷失之当选——克刺温之即位——宋裕儿之企图——蒙古人之侵入西利亚——歆姆司之战——蒙古人之败——突厥蛮与曲儿忒军队之侵入西里西亚——对待阿老瓦丁之严厉——阿八哈之死——蒙哥帖木儿之死——徒思人纳速刺丁之死——阿八哈与基督教之关系

第四章 塔兀答儿斡兀立或阿合马算端..... 192

塔兀答儿之当选——其即位——采用阿合马之名称与算端之尊号——信奉回教——鞫讯阿老瓦丁与马只都木勒克——马只都木勒克之被判处死刑——司教奥都刺合蛮——塔兀答儿待遇基督教徒之严酷——其与埃及算端之交涉——遣使埃及——阿合马致克刺温书——克刺温答书

第五章..... 201

阿鲁浑之始叛——其对于阿老瓦丁之追求——阿老瓦丁之死——阿鲁浑之抨击丞相苦思丁——阿鲁浑之要求——遣司教奥都刺合蛮往使埃及——宗王弘吉刺台之被害——遣军往讨阿鲁浑——阿鲁浑之败——谈判——阿鲁浑之被擒——其被释——阿合马之逃亡——其被拘——其死——奥都刺合蛮之奉使——其死——克刺温之诸战役

第 六 卷

第一章 阿鲁浑..... 215

其即位——任命诸州长官——以不花为辅——以丞相苦思丁副不

花——苦思丁之被疏与被处死刑——其子火者哈仑之死——忽必烈封册之至——不花之当权——其怨望之由来——法儿思领地事件——不花与诸王诸将数人之同谋——其谋之泄露——不花之被捕——其被杀——其家属之被处死刑——其弟阿鲁黑之被捕与被处死刑——毛夕里额儿比勒两地基督教与回教徒之为征收课税人员者之受虐待——宗王术失合不之被杀——财政长官札刺勒丁之被处死刑

第二章..... 224

犹太医师撒都倒刺之执政——其经历——其政事——一告发人之结局——法儿思之扑买课税人——忙哥帖木儿遣军侵入打耳班——涅孚鲁思之叛于呼罗珊——此叛人与宗王合赞之攻战——涅孚鲁思退走突厥斯单往依海都——其以援军重返呼罗珊——撒都倒刺之治绩——回教徒所传此人之企图——阿鲁浑之病——为求病愈所为之善举——诸幸臣与撒都倒刺之被杀——阿鲁浑之死——其建设——其嗜好方术——反对犹太教徒——军人摄政——乱——罗耳王额弗刺西牙卜之叛——先以汗位奉乞合都继以大位奉伯都——伯都之不受推戴——乞合都之至——埃及一军之侵入蒙古辖境——阿鲁浑与基督教徒之关系——畏吾儿修士把儿扫马之奉使罗马——教皇捏古刺四世致阿鲁浑书——吉那哇人不思迦莱尔之奉使——阿鲁浑致法兰西王菲力帛书——教皇捏古刺致英吉利王爱都哇儿书——教皇捏古刺重致阿鲁浑书——其致此蒙古汗之诸宗王妃主书

第三章 乞合都..... 241

乞合都之即位——鞠问摄政诸人——任命——乞合都之赴罗姆——其归——其病——其举行即位典礼——其赏赐——埃及人之取哈刺特罗姆——起儿漫事件——额弗刺西牙卜之被擒与被宥——合赞——撒都鲁丁阿合马之执政——乞合都之滥用无度——其淫佚——丞相之信任——国库之空虚——发行钞币——其失败——其废止——宗王伯都谋叛之原因——脱合察儿之背逆——乞合都军队之离贰——乞合都之逃亡与被害

第四章 伯都..... 251

乞合都诸幸臣之被杀——伯都之第一教令——以脱合察儿为都元帅——其他任命——叛人涅孚鲁思之扰呼罗珊——其投降合赞——合赞之

进兵伯都驻所——战——休战——两王之会晤——调解——伯都援军之至——合赞之窘境——其许涅孚鲁思自愿改信回教——其退军——涅孚鲁思之被逮——涅孚鲁思之狡计与被释——合赞之改信回教——脱合察儿之叛——撒都鲁丁之阴谋——脱合察儿与其他诸将之离贰——伯都之逃——其被逮与其死

第五章 合赞…………… 260

合赞至帖卜利司——其第一布告——毁偶像教基督教犹太教诸祠寺——合赞之皈依回教——其对于偶像教之立说——基督教犹太教佛教等教教徒之受虐待——惩罚伯都之党——以涅孚鲁思为辅——涅孚鲁思之祈恩——以撒都鲁丁掌省事——合赞之即位——合赞之幼年与教养——诸王都哇撒儿班之侵扰呼罗珊朶楞答而——合赞筹谋战费之方法——宗王速海之谋除涅孚鲁思——宗王阿儿昔兰之叛——河中蒙古军之退出呼罗珊——斡亦剌部之离贰——其投埃及——阿美尼亚王之入朝合赞——丞相撒都鲁丁之被判处死刑——其获赦免——脱合察儿之结局——合赞对此所引证之史事——统将巴勒图之叛于罗姆——大罗耳阿塔毕之被杀——小罗耳阿塔毕之被惩——涅孚鲁思之责纽璘阿合——涅孚鲁思之被劾——构陷涅孚鲁思之阴谋——其诸弟与其党之被杀——涅孚鲁思之叛——其败——其逃也里——克儿特朝诸王及涅孚鲁思与也里王之旧谊——涅孚鲁思之引渡与受刑——合儿班答之围也里——巴勒图之被杀——宗王台术之被杀——合赞冠缠头巾——谷儿只之乱——撒都鲁丁之被杀——任命撒都丁为丞相——罗姆算端马思忽惕之被废——速刺迷失之叛于罗姆——其结局——罗姆之最后诸算端——乞卜察克与其他诸降将之至波斯——决与埃及一战——西利亚军之侵入底牙儿别克儿

第六章…………… 282

埃及算端阿失刺甫之被害——其弟纳昔儿之即位——乞忒不花之废主自立——刺真之即位——埃及一军侵入西里西亚——大马司长官乞卜察克与阿勒波军中数异密之被猜忌——其逃波斯——刺真之被害——纳昔儿之复辟——波斯之优礼乞卜察克诸人——合赞之预备战事——渡额弗刺特河——至阿勒波——纳昔儿率埃及军往御——纳昔儿营中之乱——歆姆司之

战——埃及军之败——入大马司——保障大马司安全之敕令——阿美尼亚人之掠撒刺希耶特——战赋——合赞之慈善事业——合赞在西利亚之任命——其归国——忽都鲁沙之围攻大马司子城——解围——忽都鲁沙之去——木莱之侵入西利亚南部——其退兵——埃及之重整新军——西利亚之收复——都鲁思部人之惩罚

第七章..... 300

法儿思之被侵——合赞之营建与施舍——其对于阿里之尊敬与对赛亦德族人之赐与——其禁偶像——第二次进兵西利亚——气候不适——合赞之退军——遣使埃及——接见使臣于开罗——合赞致纳昔儿书——纳昔儿答书——合赞之游猎——大会——东罗马帝安都罗尼之遣使——安都罗尼以私生女嫁合赞——钦察汗脱脱之遣使——忙哥帖木儿之诸后王——遣使中国——阿刺贡王致合赞书

第八章..... 316

三征西利亚——刺合伯特之被谕降——蒙古一军之败——忽都鲁沙之败——纳昔儿之凯旋开罗——蒙古残军之返波斯——按问诸将之罪——财政之整理——合赞之赐与——拥戴宗王阿刺弗朗之阴谋——罪人之惩罚——合赞之病——其临终之言——其死——国丧——其遗嘱——其信奉回教之诚——合赞面谕诸回教博士之说——其军事知识——其娴悉诸国语言与史事——其嗜好技艺——其化学医学植物学矿物学动物学魔术天文学占卜术之知识——其治术——其善驾驭左右——其知鉴别能人——其公正——其品行

第九章..... 329

税课之征收——重利贷——使者之众——城中置馆舍——王印——牌子——旧授之敕令与牌子——农业之鼓励——军队之封地——边境之防卫——近卫之加增——军械之制造——王帑——御食——畜牧——捕猎——法官之职务——伪券与契约——货币——度量衡——盗贼——醉酒之罚——妓院——平民强取之禁

第七卷

第一章 完者都…………… 363

宗王阿刺弗朗之被害——统将哈儿忽答之被杀——合儿班答即位号完者都——其初政——其他诸蒙古汗之遣使波斯——波斯遣使埃及——完者都之婚——起儿漫哈刺契丹朝最后君主沙只罕之结局——孙丹尼牙城之建设——岐兰之侵略——惩罚贻误军事诸将——遣答尼失蛮往讨也里王——答尼失蛮之据也里——此将与其随从之被害于也里城之子城——答尼失蛮子不者之围也里——蔑力法忽鲁丁之死——也里之降——漠罕默德三之被杀

第二章…………… 379

伪马哈的——埃及军之侵入西里西亚——蒙古戍将之刺杀勒文王——完者都与东罗马帝安都罗尼之妹结婚——诸回教博士之辩论及其对于蒙古人之影响——完者都之从阿里派——建设道院于斡耳朵——首相撒都丁撒兀赤之被黜与被杀——阿里沙之得幸——哈刺桑豁儿与其他诸埃及异密之至——与埃及战——刺合伯特之围攻——察合台系诸王——蒙古军之侵入印度——宗王倒的火者之被遂于阿母河外——察合台汗军之侵入呼罗珊——木儿合卜之战——此军之退走阿母河北——以呼罗珊封王子不赛因——察合台系宗王牙撒吾儿之来投——也里王嘉泰丁——巴巴之侵入呼罗珊——月即伯要求之得遂——哈刺蛮王之叛于罗姆——埃及军之屠马刺梯牙——阿里沙与刺失德二相之争——默伽逃王之至——其所取得之援助——其终局——完者都之死——此算端与欧洲诸国国王之互致书

第三章 不赛因…………… 401

其即位——其初数年——任命——牙撒兀勒之死——宗王牙撒吾儿之据呼罗珊——阿里沙刺失德两相之结怨——刺失德之被黜——其被杀——牙撒吾儿之叛——月即伯之从打耳班侵入——其退军——图杀出班之阴谋——数将之叛——迷纳烈答儿之战——叛人之讨平——怯伯之讨牙撒吾儿与此宗王之死——西方诸州之饥馑——禁酒——西利亚之阿刺壁游牧部酋之迁波斯——其与埃及算端重修旧好——此部酋之再徙波斯与其财产之被籍没——谋杀哈刺桑豁儿之未遂——与埃及议和——埃及算端与钦察汗

之互遣使——纳昔儿求婚蒙古公主于月即伯——公主之至开罗

第四章..... 418

罗姆长官帖木儿塔失之叛——与埃及缔结和约——埃及人与罗姆人之残破西里西亚——罗马教皇之为阿美尼亚人乞援——教皇若望二十二世致不赛因之二书——西里西亚之重受残破——埃及算端许西里西亚王休战十五年——丞相阿里沙之死——其二子之继执国政——其被黜——鲁克赖丁赛因之执政——出班侵入打耳班之北——不赛因之恋出班女报达可敦——答儿麻失里之侵入呼罗珊——不赛因之不满出班——的马失火者之被杀——不赛因之谋除出班与其党——出班自呼罗珊进兵伊刺克——调停之无效——出班军一部分之携贰——其逃——其走也里——其惨死——不赛因之娶报达可敦——出班遗骸之迁葬默伽默德那——出班长子哈散之结局——罗姆长官帖木儿塔失之投埃及——不赛因之要求引渡——帖木儿塔失之在开罗被杀——哈刺桑豁儿之死——出班子洒克马合谋之被杀——刺失德子嘉泰丁之执政——不赛因舅父阿里帕的沙之叛——纳邻脱海之阴谋——其谋杀丞相嘉泰丁之未遂——纳邻脱海之被逮与被杀——异密洒克哈散之见疏——其被任命为罗姆长官——谋刺法儿思长官案与罪人之惩罚——不赛因之死

第五章..... 436

阿儿巴汗之被推戴——报达可敦之被杀——月即伯之退兵——阿儿巴与撒迪别结婚——杀诸重臣——阿里帕的沙之起兵与木撒汗之被推戴——八合图之战——阿儿巴之败——丞相之被害——阿儿巴之死——洒克哈散之起兵与算端谟罕默德之被推戴——两算端之战——阿里帕的沙之被刺杀——脱花帖木儿汗之王呼罗珊——其与木撒合兵进取阿哲儿拜占——其败——木撒之被杀——小洒克哈散之起兵与假帖木儿塔失之出现——出班系与亦勒罕系之冲突——大洒克哈散之逃——算端谟罕默德之结局——假帖木儿塔失之谋杀小洒克哈散——撒迪别可敦之即位——两洒克哈散之和解——大洒克哈散之附脱花帖木儿汗——假帖木儿塔失之结局——小洒克哈散之诈谋与脱花帖木儿之出走——大洒克哈散之推戴沙只罕帖木儿汗——小洒克哈散之推戴速来蛮汗——两哈散之战与大哈散之败——脱花

帖木儿弟阿里哈温之侵入伊刺克阿只迷与其败——小哈散之进兵底牙儿别克儿——其被害——速来蛮之受制于诸将——阿失刺甫牙吉八思迪舍不儿干三人之联合——牙吉八思迪舍不儿干之合攻阿失刺甫——其败——阿失刺甫之推戴阿讷失烈完——舍不儿干与牙吉八思迪之死——阿失刺甫进攻报达设里汪亦思法杭等地——异密哈思罕之围也里——其解围——也里王之降附河中汗——脱花帖木儿之被刺杀——撒儿别答儿部人之取朶楞答而——异密维里之据朶楞答而——阿失刺甫之暴政——札你别汗之侵入阿哲儿拜占——阿失刺甫之败擒与死——大洒克哈散之死——速勒丹乌外思之继立——乌外思之侵入阿哲儿拜占——法儿思之英述系诸王——木八里速丁谟罕默德之建设木札发儿朝——其称藩于开罗之黑衣大食哈里发——射班哈烈朝之亡——阿不亦沙克之死——木札发儿子谟罕默德之进兵阿哲儿拜占——其退兵——算端乌外思之至帖卜利司——阿乞术之结局——木札发儿子谟罕默德之被废——其诸子之分国——帖木儿之出现

附 录

<u>波斯诸蒙古汗世系表</u>	455
<u>察合台系诸汗世系表</u>	456
<u>钦察诸汗世系表</u>	457
<u>世系表中人名对照表</u>	458

第四卷



第 一 章

嘉泰丁之君临呼罗珊伊刺克朶楞答而——札阑丁之滞留印度——其归波斯——其抵起儿漫——其经过法儿思——其夺弟位——其攻伐哈里发——阿哲儿拜占之侵略——一征谷儿只——归帖卜利司——二征谷儿只——从梯弗利司往讨起儿漫叛将博刺克——与蒙古战——嘉泰丁之携貳——蒙古人之退兵——嘉泰丁之结局——三征谷儿只——起刺特之围攻——起刺特之攻下——札阑丁与罗姆王之争战——札阑丁之败及与二王议和——绰儿马罕之进兵波斯——丞相薛利夫木勒克与诸将之携貳——札阑丁之逃亡与被害

波斯(Perse)自从成吉思汗(Tchinguiz - khan)退兵以后,地多残破。然而属花刺子模人(Khorazmiens)统治者,尚有数年。等待后来蒙古人重取其地以后,西亚细亚始列入蒙古帝国版图。

花刺子模沙(Khorazm - sohad) 谟罕默德(Mohammed)分封土地的三子之下落,从前业经说过。长子札阑丁(Djélal - ud - din)逃亡印度。(Inde)别子鲁克赖丁(Rokn - ud - din)曾在苏敦阿完(Sutoun avend)堡被蒙古人所杀。别子嘉泰丁(Ghiath - ud - din)自从可疾云(Gazvin)军溃以后,退守朶楞答而(Mazendéran)之哈仑(Garoun)堡。其伊刺克阿只迷(Irak - Adjem)一地,自从鲁克赖丁被杀,同蒙古人退兵以后,曾被突厥统将脱欢太石(Atabey Togan - Taissy)及额德克汗(Edek khan)二人所割据。时额德克据有亦思法杭(Ispahan)城。嘉泰丁想将他收为己用,曾许以妹下嫁。会额德克被脱欢太石所攻杀,嘉泰丁至亦思法杭,脱欢就奉戴他为主。嘉泰丁乃以妹嫁于脱欢,未几遂领有伊刺克、呼罗珊(Khorasan)、朶楞答而诸地。

札阑丁既被成吉思汗的军队所追逐，逃往印度境内。未至底里(Delhi)城时，曾求此城之王容留。当时的底里王瞻思丁伊勒特迷失(sultan Schams - ud - din Iletmisch)原突厥人，初为古尔(Gourides)朝末代国王的家奴，古尔朝亡，据印度北部而自主。今见此英勇有为的亡客逃到国内，不敢容留，乃遣人奉以重币，并说本国气候不良，请他暂居木勒丹(Mouletan)城。札阑丁听说，由是退回，大掠竹底(Djondi)一带。

时有伊刺克驻军统将数人，不满嘉泰丁，以军来附。札阑丁既得援助，遂率此军往攻欣都(Sind)。国王哈刺札(Caradja)攻掠数城，并将欣都的军队击败。伊勒特迷失引军来救欣都。札阑丁回军往御，可是底里王不同他交战，而同他议和，并以女儿嫁他。

伊勒特迷失旋又反悔，又同欣都王及诸邻国国王会盟合军，想将花刺子模人逐于印度境外。札阑丁自量不能抵抗此种联合军队，乃集诸将会议，弃嘉泰丁而来归者，欲还伊刺克，遂劝王归夺大位。统将月即伯(Euzbec)则独主张暂留印度，以避成吉思汗较为可畏之军锋。札阑丁想恢复祖业，乃从诸将议，决定回到波斯。他将印度领地交给月即伯管理。至若古尔(Gour)及哥疾宁(Ghazna)，则委付于维法蔑力(Véfa Mélik)。札阑丁经过印度同起儿漫(Kerman)中间之沙碛时，因有饥馑疾病，丧失了一部分军队，及抵起儿漫境，仅存有四千人见《札阑丁传》，《世界侵略者传》，《史集》。时有突厥统将博刺克哈吉伯(Borak - Hadjib)，原西辽(Cara - khitai)人，初仕西辽为将，后归花刺子模王谟罕默德为侍从官，所以有哈吉伯(Hadjib)之号。后仕嘉泰丁为亦思法杭长官，然与国相

不和，乃请率军往从札阑丁。路经起儿漫境，克瓦昔儿 (Kévaschir) 长官想夺他的随从、妇女、辎重，以兵邀击不胜，退守邻堡。博刺克将他擒杀，并进围克瓦昔儿城。适札阑丁行抵此地，博刺克乃奉以重币，并献一女。札阑丁至克瓦昔儿城下，守城者开城迎降见《世界侵略者传》，Tarikh gouzidé bab IV, fassel 10。札阑丁留此城月余，听说博刺克有叛意，统将斡儿汗 (Orkhan) 劝王先拘其人而夺其地。可是王相火者吉罕 (Khodja Djihan) 以为叛形未著，不宜惩罚首先归命之诸侯，致失人心。札阑丁乃隐而不发，离此他适，博刺克遂为克瓦昔儿之主，不久便据有起儿漫全境。自是以后八十六年，博刺克同他的后裔九人君临此地。因为创建此朝的是西辽人，所以人称此朝曰西辽朝。

札阑丁至法儿思 (Fars) 境，时君临此地的君长是撒德 (Atabey Sa'd)。初突厥部长撒勒合儿 (Salgar) 之孙桑豁儿 (Sancor) 占据法儿思，乘塞尔柱克朝 (Seldjoucides) 之衰而建撒勒合儿朝，定都泄刺失 (Schiraz)。札阑丁未至此城时，遣人往告其至。撒德遣其子率骑兵五百往迎，并告王云：曾经发愿，从不亲自出迎何人。札阑丁知道撒德曾怨嘉泰丁侵夺其地，想利用他，只好隐忍，乃许将侵地归还，并纳其女见《札阑丁传》，《世界侵略者传》，《史集》。

札阑丁留此未久，即往与其弟争位。嘉泰丁为人暗弱淫佚。自从成吉思汗退兵以来，国中秩序混乱，至是尚未能恢复，人多割地自主，兵燹之后，继以暴征，各地在公共祈祷之中，虽诵嘉泰丁之名，可是不奉贡赋。嘉泰丁军队多突厥人，既无军饷可给，只好听其强夺民物，设有高级军官来索军资，则以爵位饵之。原为异密 (émir) 者，则

升为蔑力(mélik);原为蔑力者,则授以汗(Khan)号见《札阑丁传》。

札阑丁至亦思法杭,复由此城率领少数精骑,往袭其弟。时嘉泰丁在刺义(Rayi)城集合军队,札阑丁以类似蒙古人旗帜之白旗付其军。嘉泰丁见之遁走,可是未久聚集有骑兵三万人见《世界侵略者传》,《史集》。札阑丁见其弟兵势甚盛,谋以计取。乃命人往告嘉泰丁,说他历经危难,不过想在弟处略事休息,原无他意,既以兵拒,则拟他往。嘉泰丁惑于使者之说,以为其兄不复足畏,遂归刺义城遣散其军。札阑丁之使者并游说嘉泰丁诸将,各赠以札阑丁所付之指环一枚。诸将中有受其饵者,其不愿从者,转以指环献嘉泰丁,使者遂被拘留。札阑丁知道军队多已归心,乃决定进取,从行者虽仅骑军三千,然嘉泰丁之军队皆望风纳款。嘉泰丁逃避于一堡中,札阑丁遣人慰谕,乃出投兄营。

由是国人大致归命,奉戴札阑丁为王。诸将丧衣系,匍伏求恕其未先归命之罪,札阑丁皆慰抚以安其心。已而呼罗珊、柁答而、伊刺克等地因乱而产生之诸侯,皆畏慑相率入朝。其素行较善者,听其归守其地,馀则惩罚有差见《札阑丁传》。

哈里发(khaliphe)纳昔儿(Nassir),是札阑丁祖与父之世仇,领有忽西斯单(Khouzistan)、伊刺克阿刺壁(Irak Aréb)两地。札阑丁即位以后,即引军侵入忽西斯单,进围其都会脱司泰儿(Tousster, Toster)。惟是军实皆缺,乃以抄掠自给,获有所需之马骡无算。围攻二月,不能拔其城,遂引去,进向报达(Bagdad),抵距报达七程 fersenk 钩案:每程约合华里十里之雅库拔(Ya'couba)。

哈里发闻警，即缮守备，并遣军往御，以百万底那(dinar)犒师。札阑丁致书大马司(Damas)王牟阿藏(Moazzam)，约其夹攻哈里发，并谓哈里发招致蛮族，侵入波斯，其父之死彼为主谋。大马司王谢曰：任何事皆可惟命，惟反对回教教主则不敢从见(回教王朝史)。

哈里发遣军二万人，命忽失帖木儿(Couscht mour)率往御敌。别以鸽传书，命额儿比勒(Erbil, Irbil)王率万人以攻敌军之后，时札阑丁军队甚少，恐众寡不敌，遣使往告忽失帖木儿，谓此来原无敌意，惟欲求哈里发之助，以御现尚胁迫回教诸国之敌，倘若哈里发见许，则彼将以防守波斯自任。忽失帖木儿不答，陈军备战。札阑丁乃设伏兵，而自领骑兵五百诱敌，伪若不胜败走。敌军来追，伏兵四起，敌军大溃。忽失帖木儿殁于阵，溃兵被逐至于报达都门。

札阑丁获胜以后，攻拔达库哈(Dacouca)城，进军塔克利特(Tacrit)。闻额儿比勒王谟札发儿(Mozaffer)之军相距不远，谟札发儿先率支队来袭。札阑丁自领勇士一队往袭，擒额儿比勒王，旋释之归国见(史集)，(全史)三〇一及三〇二页。

至是札阑丁放弃夺取报达之企图，意欲占领阿哲儿拜占(Azerbaidjan)。先至蔑刺哈(Meragha)，兴复其城。时其舅父兼妹婿突厥统将脱欢太石 Tayi, Dayi, 突厥语犹言舅, Tayiss 犹言诸父。钩案：此人名在此处作 Togan Tayissi。与前此所著录之 Togan Taissy 写法微有不同，然应为一，受哈里发之册封，领有哈马丹(Hémédan)及其附近各地，自阿哲儿拜占赴哈马丹，驻冬于阿朗(Arran)。当其经过阿哲儿拜占之时，曾肆抄掠，得马、骡、驴、牛、羊无算。札阑丁闻讯，自蔑刺哈潜师薄其营，于夜半抵其地。脱欢太石以为札阑丁尚在达库哈城，及曙，忽睹军队与王伞盖，大惧，乃命其妻为之先容。脱欢妻是札阑丁妹，札阑丁释不问。脱欢太石遂以军属王，而偕之归

蔑刺哈。

阿哲儿拜占君长月即伯(Atabey Euzbec)闻花刺子模王近在其境,不自安,以国政委其妻蔑力克(méliké),使其留镇帖卜利司(Tébriz),自己避往甘札(Gandja)。蔑力克是伊刺克色尔柱克朝末王秃忽鲁勒(Togroul)之女。札阑丁进兵帖卜利司,围攻五日,甫要攻下,居民请降。札阑丁责其去年不应杀戮花刺子模士卒,并以首级献蒙古人之罪。居民答谓权在吾君,人民无法阻止。札阑丁善其对,乃许以不死。居民又请为月即伯妻保留库亦(Khoui)城,同其他在阿哲儿拜占的领地。札阑丁允之,命卫送月即伯妻至库亦城。札阑丁留镇帖卜利司数日,等待其军占领附近各地以后,乃谋往征谷儿只(Géorgie)见《全史》四〇四页。

先是谷儿只人乘月即伯之沉湎于酒,不理国事,屡屡以兵犯境,抄掠阿朗、阿哲儿拜占,并及设里汪(Sohirvan)、额儿哲罗姆(Erzen - ur - Roum)等地,而为诸地回教居民之灾者有年。札阑丁急欲报复,所以甫得阿哲儿拜占,即向谷儿只宣战。谷儿只人答曰:“汝父较汝英勇。鞑靼(Tatares)兵至,尚不免身死国亡。吾人曾与鞑靼较力,鞑靼且终不免于退走。”札阑丁怒,首先收复数年前谷儿只人所夺取之脱文(Tovin)城,旋破谷儿只军于脱文城附近之哈儿尼(Carni)川。谷儿只军七万,损失二万,诸将多被虏,脱文城主沙鲁维(Schalové)亦在其内,惟总领军队之伊万涅(Ivané)得脱走,退守克格(K'heghé)堡。札阑丁进围此堡,并分兵于谷儿只各地大肆焚杀。赖札阑丁有事于帖卜利司,否则此国将为其侵略。而防卫国土者,亦恐不免于屠虏逃亡矣。

札阑丁未入谷儿只境以前,留守帖卜利司的丞相薛利夫木勒克(Schérif - ul - Mulc)遣使告变,说帖卜利司官吏谋叛,欲以其城归月即伯。札阑丁闻讯,秘而不发,等待战胜谷儿只人以后,始告诸将,命将所据谷儿只诸地肆其破坏,以军委付其弟嘉泰丁,而自

归帖卜利司。及至，捕诸叛首，而处市长(reiss)以死刑。

乱事既平，遂纳蔑力克为妻。可是蔑力克是有夫之妇，乃使人证明其婚姻之正当。以为月即伯曾发誓言，彼杀一奴婢之日，即出其妻。兹月即伯既杀奴婢，根据回教法律，应予离异。札阑丁留居帖卜利司时，曾遣军夺取甘札。月即伯复逃往纳克绰汪(Nakhtchovan)城附近之阿兰札(Alandja)堡。

札阑丁复还谷儿只。时谷儿只人重整军队，并纠合附近之阿兰(Alans)、勒司格(Lesgues)、钦察(Kiptchakes)等诸部族，合兵以抗，复为札阑丁所败，斩杀甚众。乘胜进攻梯弗利司(Tillis)。回教居民响应于内，遂拔其城，尽屠谷儿只人，惟皈依回教者得免。归孺皆成俘虏，城市亦被抄掠。

六二二
(1220)12月

札阑丁既已报复谷儿只人侵害回教人之仇，其军队既屠杀异教人甚众，所俘虏之妇孺亦多，乃离谷儿只而进兵起刺特(Khe'att)见《札阑丁传》。起刺特城是艾育伯(éyoubites)朝亲王阿思刺夫(Aschraf)之领域，他并兼领有哈朗(Harran)、鲁哈(Roha)两地。其兄大马司王牟阿藏，曾与阿思刺夫交恶。又与其长兄埃及(Egypte)王哈密勒(sultan Kamil)不和三王皆为撒刺丁(Saladin)之弟阿的勒(Adil)之子。撒刺丁死后七年(1200)，阿的勒承埃及王位，而以传之后人，曾遣使至梯弗利司，约札阑丁进攻起刺特，牵制其弟。牟阿藏景慕花刺子模王之为人，常衣其赠袍，骑其赠马，在夜宴中时常称道此王见诺外利(Novairi)书。花刺子模人亦想夺取此城之财富，不意其军甫抵起刺特城下，即闻起儿漫之警报。时起儿漫长官博刺克乘王远征而谋自主，遣密使往告鞑鞑，说札阑丁兵势日盛，不可不防。札

六二三
(1226)
3月9日

阑丁闻讯,舍起刺特而进兵起儿漫。博刺克闻王至,退守要塞而请纳款。札阑丁见其塞之不易攻取,乃受降于亦思法杭城,并以袍服赐之,俾守其位。

当此时间,丞相薛利夫木勒克从梯弗利司表奏阿思刺夫军队邀击花刺子模军队之事。缘留防谷儿只的军队缺乏军食,曾侵入额儿哲罗姆,抄掠牲畜无算,并虏略妇女而还。路经起刺特附近,为其镇将邀击,尽夺其掠虏之物。所以薛利夫木勒克促王急返谷儿只。

9月 札阑丁归梯弗利司。时谷儿只将伊万涅偕谷儿只军诸将退保阿尼(Ani)城。札阑丁围攻其城,并围哈儿司(Carss)城,旋归梯弗利司,声言往征阿卜哈司

10月 (Abkbaze)。此役乃是一种战略,盖欲使起刺特防军知其远离,不为设备,所以仅留阿卜哈司十日,即引军往袭起刺特。然未抵此城之二日前,起刺特镇将已得间谍报告。

11月5日 花刺子模兵至,猛攻而不能克,次日又攻城,虽拔其附郭,然因抵抗之烈被迫退出。城中居民因花刺子模人之残忍,所以为失望之固守。时阿思刺夫赴大马司,面恳其兄牟阿藏转求札阑丁解围见《全史》。札阑丁不从,围攻如故,迄于冰雪交迫之时,始解围去见诺外利书。时有突厥

12月15日 蛮(Turcmans)之伊万尼(Ivani ens)部落,在阿哲儿拜占境内侵扰,抄掠居民,劫夺商队。札阑丁急引军回袭突厥蛮于山中,断其归路聚而屠之,俘其家属,取其战获品而还帖卜利司。

六三四
1227

花刺子模人因驻冬而退出梯弗利司。居守哈儿司阿尼等处的谷儿只军队,遂联合侵入梯弗利司,屠其回教居民,因为不能防守,乃焚其城而去。

札阑丁有将受封于甘札为亦思马因(Ismarliyens)派

教徒所刺杀。札阑丁为复仇侵入其国，大肆焚杀。曾有蒙古军队进至达蔑坚(Damégan)，札阑丁往击败之，追逐数日而还。

当札阑丁有事于此方之时，起刺特镇将忽散木丁阿里(Houssam - ud - din Ali)乘势侵入阿哲儿拜占。缘此地居民颇怨札阑丁军队之需索，而王后在从前习于操纵月即伯的故技，亦不满札阑丁之所为，乃约同库亦城的居民，招致忽散木丁占领阿哲儿拜占。忽散木丁乃以兵至，占据库亦、蔑连的(Merend)、纳克绰汪及其他诸要塞，而掣札阑丁王后归起刺特见《全史》。

7月

蒙古军至伊刺克边境，札阑丁遣骑兵四千往刺义达蔑坚侦敌，被蒙古军所却，退向札阑丁驻军所在之亦思法杭。蒙古军追随后，营于此城东相距一日程之地见《札阑丁传》。蒙古军分为五队，塔吉(Tadji)、巴库(Bacou)、阿撒脱欢(Assatogan)、台马司(Ta maz)、台纳勒(Tainal)五人领之见《史集》。有星者告王，四日内不可战。札阑丁从其说，而不敢违。蒙古军队既迫，诸将群赴宫内见王。王故示镇定，先言他事久之，始及战事。诸将告别时，王命诸将宣誓，不以背向敌，宁愿战死，不愿偷生。王并为相类之宣誓。然后命亦思法杭城之法官及市长检阅武装市民。

六二五
1228

蒙古军见敌闭城不出，以为札阑丁不敢出战，拟围攻亦思法杭，分遣骑兵二千至罗耳(Lour)诸山掠粮。札阑丁遣三千人躡其后，占据山隘，断其归路，虏获四百人而还。札阑丁在宫内手刃俘虏，余以赐民众屠之，陈尸以饲鹰犬。

8月26日

卜战之期既届，札阑丁陈兵而出，嘉泰丁以受兄辱，

乘时离贰，率所部去，并诱统将吉罕佩鲁汪伊勒赤 (Djihān Pehlivan Iltchi) 所部之军以从。札阑丁似未注意其弟之出走，且见敌军分队分行陈列之阵式，以己军队足以克敌，命民军入城。其军左右翼相距甚远，日未暮，以右翼冲敌之左翼。敌败走，追逐至于柯伤 (Caschan)，日将暮。札阑丁以此战胜为足，乃顿兵憩于战场之涧侧。其部将伊朗不忽 (Iran Bougou) 奋然进言曰：“吾人求天赐此复仇之日已久。今天赐此日，而不利用，敌人一夜将退二日程途之远，任其脱走。诚恐追悔已迟。”札阑丁感其言，上马再战。兵甫逾涧，忽有蒙古精兵一队从山后突出，冲其左翼。左翼复走中军，左翼诸将多守誓战死，其脱还者仅有三人。王在中军，中军已乱，四面皆敌，执旗者逃，王自手刃之。时左右仅存卫士十四人，乃突围而出，左翼、中军皆溃，或走法儿思，或走起儿漫、有奔阿哲儿拜占者，其失马者则逃入亦思法杭。

二日后，右翼从柯伤还，以为全军皆胜，及闻其败，亦皆溃散见《札阑丁传》。

蒙古军虽胜敌，然其伤亡较多于敌，仅一现于亦思法杭城下，即踉跄退走，三日退至刺义见《世界侵略者传》。复由此东趋你沙不儿 (Nischabour)。退军之时，沿途被虏被杀，损军无数。其能渡阿母河 (Djihoun) 者为数甚微。

时人不知札阑丁存亡者八日。有人以其殁于阵，曾觅之于战场积尸之中；有人以其为敌所虏。故亦思法杭城有人欲谋立新君，民众且欲夺取花刺子模人之妇女、辎重。此城法官宣谕城民，贝蓝 (beiram) 命节将届，姑且等待国王音信迄于是日。盖战争之日为斋月 (ramazan) 之二十二日，相距仅有数日也。此法官并与城中诸贵人约，倘若节庆之日祈祷之时，国王不出，则举阿塔毕 (Atabey) 脱欢太石为王。缘战争之日，脱欢适病，未曾出战也见《札阑丁传》。

及至节庆之日。札阑丁忽出现于祈祷之场。盖其在战后恐在亦思法杭城内为敌人所围，不敢入城，绕道罗耳。至是始归。人见王至，合城腾欢。王留城数日，收集逃亡，赏右翼诸将，其原为蔑力者，皆晋为汗见《札阑丁传》。寻常兵士之有攻者，进为蔑力。至若作战不力之将士数人，则以妇女覆面之纱覆其首，使之游行全市以示罚见《史集》。

嘉泰丁退入忽西斯单，欲求哈里发之助而复其位。其与札阑丁之交恶，盖因其杀兄幸臣一事。有古尔贵族，名谟罕默德哈儿迷勒(Mohammed Ibn - Kharmil)者，得幸于王，游乐必从。战前数日，嘉泰丁有卫士数人因无饷给，曾弃之往从谟罕默德。某日王宫夜宴，嘉泰丁醉，诘谟罕默德缘何不将其卫士遣还。谟罕默德答曰：“此辈择有食者以事，不知忍饥。”嘉泰丁大怒。王闻之，谓嘉泰丁醉，命谟罕默德退。嘉泰丁随之至其家，以刀刺之。谟罕默德创甚，数日死。王痛幸臣之死，责嘉泰丁曰：“汝曾誓为吾友之友，吾敌之敌。今汝枉杀吾最忠最爱之友，违约背誓，吾对汝不复有情义可言。设若死者之弟请以复仇之刑处汝，吾将一任法律裁判。”王命将死者之柩两过杀人者之门。

嘉泰丁既对众受辱，故在作战之日报复，率所部而去，退至忽西斯单。遣其相往使报达，述其在位时对于哈里发如何亲睦，而札阑丁之如何在报达境内肆其焚杀，脱哈里发助其复位，彼将举全国以事之。哈里发待遇使者甚厚，并以三万底那馈嘉泰丁。顾自蒙古退兵以后，嘉泰丁不自安，乃弃忽西斯单他适见《札阑丁传》。

札阑丁遣军追蒙古军，至于阿母河，而自归帖卜利司。当其在此城广场击球之日，闻其弟进取亦思法杭之讯，即弃球杖而赴亦思法杭。在半道中，又闻其弟欲赴亦思马因派徒之国，乃转赴此国，遣人谕亦思马因国主，命将逃避于阿刺模忒(Alamout)堡中之嘉泰丁献出。国主答曰：“君之弟避难吾国，彼为算端(sultan)，并为算

端之子。吾人不能将其献出，然愿将其留置国内，担保其毫不侵犯君之领地。设其在君境内有何敌对行为，君将如何处分吾国，皆唯命是从。”国主并誓守此约见《全史》。札阑丁许之，亦自誓不咎以往，遣侍从二人往迎嘉泰丁。然嘉泰丁不敢归投其兄，又奉其母奔起儿漫见《札阑丁传》。至未久，起儿漫长官博刺克欲妻其母白克鲁阿伊(BeglouAi)，不得已从之。及至起儿漫都城克瓦昔儿，有博刺克亲属二人欲谋杀此不义长官，而奉嘉泰丁为主。嘉泰丁不从。后事觉，博刺克磔杀二人，拘嘉泰丁，旋以弓弦缢杀之。其母闻声往救，亦遇害，从者五百人皆死见《史集》。

高加索(Caucase)诸族，见札阑丁之野心勃勃，而不自安。乃集谷儿只、阿美尼亚(Arménie)、阿兰、薛利儿(Sérirs)、勒司格、钦察、苏散(Soussans)、阿卜哈司、札尼特(Djanites)诸部之兵四万人，屯于阿朗之北。札阑丁往讨之，营于漫都儿(Mendour)。顾其兵少，其相薛利夫木勒克请暂坚守，断敌粮道，俟其饥然后击之。札阑丁恚，以文具掷击其首，大言曰：“安有狮子畏惧羊群之众者欤？”罚其相五万底那，而惩其妄言之罪。

明日，两军相遇。札阑丁分赏宝货、战马以励其军。登山瞭敌，见右翼钦察人约有二万。乃遣其将一人持面与监往告之曰：昔者我父欲杀俘虏，赖我劝释得免。今执兵相迫，何无情义。钦察人遂退。及见谷儿只人进，又遣使告其统将伊万涅曰：汝军久行必疲，设欲在此日休憩，俾两军青年可以角力较艺为戏。谷儿只人允之。

谷儿只战士一人入场，札阑丁往斗，以枪杀之。其人三子陆续来斗，并为札阑丁所杀。又有身高力健者一人来斗，札阑丁之马已乏，乃下马夺枪刺杀之。旋以马鞭为号，不守休战之约，麾军进击。谷儿只人败走。

此方敌患既除，遂又围攻起刺特城。迄于冬季，虽经冰雪，不

能不将大部份军队分驻附近诸村。然仍围攻如故。额儿哲罗姆王鲁克赖丁吉罕沙(Rokn - ud - din Djihan Schah)者,罗姆(Roum)国塞尔柱克朝之支派,曾与札阑丁齟齬者也,现为释旧恨,来营委质,并献值一万底那之贡品。札阑丁命其筹备战具,吉罕沙又献发石机一具,盾矢及其他战具甚夥见诺外利书。阿米德(Amid)、马儿丁(Mardin)两部之王亦遣使来朝。札阑丁命其在祈祷中用其名祝颂。时报达亦遣使至,先是哈里发纳昔儿以在位之四十六年死(1225)。黑衣大食朝(Abbassides)之哈里发以此人在位年数为最长,子咱喜儿(Zhahir)嗣位,在位九月死。咱喜儿子漠司坦昔儿(Mostanssir)继立。乃遣使至,要以二事:一毛夕里(Mou soul)、额儿比勒、阿布耶(Abouyé)、哲巴勒(Djébal)四地本属哈里发,不得胁为属地;二在波斯公共祝祷中仍用哈里发名。札阑丁立许之。缘其父漠罕默德进攻报达之时,曾禁止祈祷中诵及哈里发之名,而札阑丁亦未将此表示回教教主上大权之习惯恢复,故哈里发有此要求。札阑丁命侍从一人送使臣归报达,旋偕哈里发之二臣还。哈里发赐王册封波斯袍服,对于宫廷贵人皆有赉赐,惟仅授王可汗(khacan)之封。札阑丁固请授算端封号,然哈里发向未以此封号授人,乃复以“沙之沙”(schahinschah)之号封之。自是以后,札阑丁对于哈里发遂奉表称臣,而称哈里发为其君主。

六二六
(1229)7月

当其围攻起刺特之时,札阑丁曾命在亦思法杭建设学校一所,又墓堂一所,以备移葬其父。墓堂落成以前,先迎其柩置于刺义城北三日程秃马温(Doumavend)山中之额儿德罕(Erdehan)堡,请其诸母祢楞答而、王妃沙可敦(Schah khatoun)偕此州之贵人教主奉迎“大算端”之遗

骸置于是堡。札阑丁之掌印官奈萨人谟罕默德(Mohammed de Nessa)曾有记载,以为先王原葬里海(Mer Caspienne)岛中,较之额儿德罕更为安全。盖鞑靼人所至之处,发墓焚尸。其视凡属君王坟墓,所葬者皆是花刺子模朝一系之遗骸,所以无一免者。色布克的斤(Sebuk-tekín)之子马合谋(Mahmoud)葬后二百年,亦不免于焚尸,其他可见。同一著者又云:“不幸将来事变果不出余之所料。札阑丁算端死后,鞑靼人取额儿德罕堡,以谟罕默德之遗骸送致可汗,而被可汗火焚。”见《札阑丁传》

六二六
(1229)5月

先是札阑丁进围起刺特,曾在蔑刺哈城遣使致书于罗姆或小亚细亚国主阿莱哀丁凯库拔算端(Sultan Alaï-ud-din Ker-koubad),欲与其缔结一种亲密的联合。据谓一国在西,一国居东,两国皆为防护回教民族而抗御异教民族之屏障,实有联合之必要。阿莱哀丁许之,并约定以札阑丁之女妻罗姆算端之子凯豁思鲁(Key-khossrou)见《罗姆国色尔柱克朝史》,其突厥文写本现存巴黎图书馆。

罗姆算端凯库拔遣使二人至起刺特之札阑丁行营报聘。花刺子模人命其呈递礼物,如同臣民之进呈贡品。使臣为凯库拔之子求婚,札阑丁不允。使臣又诉其主之从弟兼藩臣额儿哲罗姆领主叛逆不臣,请算端将此人交出,并许凯库拔占其领地。札阑丁闻之怒,报以恶声曰:“吾亦不直吉罕沙之为人。可是彼既来朝,即是我之宾客,不能以客付其敌人。”其尤致使者愤懑者,丞相薛利夫木勒克待遇使者之矜张傲慢。《札阑丁传》之撰人曾述其事,谓其往见薛利夫时,罗姆使臣在座,闻薛利夫云:“设若算端见允,只须余之所部军队,即足侵略汝等之国。”撰

者又云：“使者去后，余曾询丞相：其国主既对吾人表示亲睦，缘何如此恶待使臣？丞相答曰，彼等所馈之礼物合计不足两千底那。”

使臣不得要领而还，札阑丁遣使三人偕之归国。使臣抵罗姆，先谒其主，备言其事。凯库拔乃决定与阿思刺夫缔结同盟，即命二使者中之一人往使，以达其意。

六个月后，札阑丁攻拔起刺特城，欲禁止抄掠。然诸将言军队在长期围城之时丧失战马牲畜不少，设若禁其抄掠，势将不能重再作战，且恐有逃亡者。固请始允，由是纵掠三日，起刺特居民死者无数，所余居民又因迁徙及饥馑，所存甚寡，妇孺皆被虏去见《全史》，诺外利书。阿思刺夫之妻谷儿只页特（Gourdjiyet 此言谷儿只女）亦为算端所俘，当夜纳之。谷儿只页特者，谷儿只王伊万尼（I-vani）之女，先嫁阿思刺夫之兄奥哈德（Avhad）者也。阿思刺夫幼弟雅库伯（Ya'coub）、阿拔思（Abbas）二人亦在俘虏之列。札阑丁修复其城，以起刺特所属之地分赏诸将见诺外利书。

六二七
(1220)
4月2日

额儿哲罗姆王在围攻起刺特时，曾以粮食刍秣供给花刺子模军队，因是修怨于阿思刺夫。闻阿思刺夫与罗姆算端结盟，乃以其事告札阑丁，劝其在两国军队尚未联合之时，先发制之。初牟阿藏死，埃及算端哈迷勒以大马司国畀其弟阿思刺夫，而易其所领哈朗、鲁哈、苏鲁治（Suroduj）、莱司阿因（Rees - aïn）、刺迦（Racca）、遮米烈因（Djéméléin）等地 1227 年 11 月 13 日牟阿藏死，子纳昔儿（Nasir）嗣立。1229 年哈迷勒算端夺大马司以畀其弟阿思刺夫，而以哈刺克（Carac）、泰伯克（Schoubec）、古而因（Gourein）、巴勒哈（Balca）诸地授纳昔儿。阿思刺夫闻札阑丁陷起刺特而纳其妻，

急赴刺迦求援于兄哈迷勒。时罗姆算端之使亦至，提出同盟合攻札阑丁之议。阿思刺夫谋之于兄，哈迷勒劝其允之。然哈迷勒闻其子撒里黑(Salih)有篡立之谋，仓卒归埃及。阿思刺夫率骑兵七百至哈朗，招致阿勒波(Alep)、毛夕里、美索波塔米亚(Mésopotamie)诸部之兵，同赴西瓦斯(Sivas)，与凯库拔算端连兵。共向起刺特。见诺外利书。

札阑丁从额儿哲罗姆王之策，进兵喀儿特培儿特(Khartpert)，命使者持红箭征调诸将，会兵于其地。会札阑丁病且剧，诸将以其必死，曾谋待其死后各人割据一州。已而病愈，然敌军两军业已会合。札阑丁兵少，而新近遣归之阿朗、阿哲儿拜占、伊刺克、馮抄答而等地之军未曾调集，其相薛利夫之军又在马纳司格儿德(Manazguerd)城下，别有一军适在围攻贝儿克利(Berkéri)见札阑丁传)。然札阑丁仍率其军进战，遇敌于额儿赞章(Erzendan)。时凯库拔军两万骑，西利亚(syrie)按即大马司。王军五千，皆精兵。札阑丁为所败，士卒伤亡大半，额儿哲罗姆王被擒，其驻地要塞宝藏皆为其从兄凯库拔所得见全史)。花刺子模军将被俘者皆被杀。

札阑丁逃马纳司格儿德，收围攻此城之军奔起刺特，取其可能取之宝货库藏，余皆焚之见札阑丁传)。挈雅库伯、阿拔思二王及谷儿只页特而去，经过阿哲儿拜占时，留其相率军居守塞克漫城(Sekman - Abad)以御敌。而自留库亦城附近，时诸将皆已弃之而去。

阿思刺夫别凯库拔算端而还起刺特，致书于薛利夫木勒克曰：“汝主为回教徒之算端，并为抵御蒙古人之壁垒。其父之死为回教之不幸，吾人知之；算端之衰弱亦为回教之不幸，吾人亦知之。执事经验充实，缘何不劝其修好？余敢对于算端担保凯库拔及吾兄埃及拔王之诚实友谊及充分援助。”薛利夫以闻札阑丁许与之和，乃宣誓，不再侵略起刺特。然对于罗姆算端，则因其从前不与彼同盟，而与阿思刺夫同盟，旧怨未释，虽经西利亚使者之固请，仍坚拒

不与修好。久之始闻其相侮辱罗姆使臣之事，及至蒙古军侵入伊刺克，警讯频至以后，始对凯库拔作尊重其领土之宣誓见《世界侵略者传》，《史集》。

此蒙古军约有三万人，乃由窝阔台(Ogodai)皇帝所属诸军抽调而集。窝阔台初即位时，命那颜(Noyan)绰儿马罕(Tchormagoun)统此军往征波斯见《札阑丁传》。绰儿马罕首欲攻灭札阑丁，所以急遽通过尚未平定之呼罗珊，从额司费刺因(Esférain)、刺义之通道进取。札阑丁已由库亦还帖卜利司，希望蒙古军将在伊刺克驻冬，未必骤至，并欲在此期内作病后之休养。

札阑丁遣军校率十四骑向伊刺克诃敌。行至赞章(Zendjan)、阿八哈耳(Ebher)之间，与蒙古军前锋遇，从骑尽没。军校疾驰获免，归报札阑丁。札阑丁弃帖卜利司，走里海边阿朗属之木甘(Mougan)征调驻冬于此州及设里汪两地之兵，遣呼罗珊、朶楞答而之诸领军先行侦敌，命在阿儿德比勒(Ardebil)、菲鲁司(Firouz - Abad)两城安置驿马。札阑丁等待征兵之至，左右仅有卫卒千人，昼出猎，夜与诸幸臣纵饮。蒙古军夜至昔儿克布特(Schlrkébout)堡附近，袭之。札阑丁几不免，仓卒奔阿刺司(Aras)河。蒙古军以其渡河奔往甘札。然札阑丁实绕赴阿哲儿拜占，至于马罕(Mahan)平原。释阿思刺夫弟雅库伯往其兄处修好，约其连兵御敌，并谓敌人所欲者，不仅札阑丁暨其所治诸国，且欲蹂躏其余回教诸国。先遣人送雅库伯至薛利夫木勒克所，命其遣使偕往。时薛利夫已不忠于其主，虽遣其家宰偕行，然命其尽反算端修好之词。

札阑丁出走时，弃其后宫于帖卜利司。兹薛利夫迁算端之后宫与宝货于阿朗之辛德苏刺克(Sind - Sourakh)堡，并分藏其宝货于阿朗、突厥酋长所属数堡中，自赴杞章(Khizan)堡而举叛旗。初薛利夫滥用无度，算端禁其任意动用公帑，至是已有二年。故薛

利夫怨札阑丁，兹以蒙古兵袭之于木甘，度必不免，而不知其算端业已脱走。乃为己谋，致书罗姆算端及西利亚王，请许守阿朗、阿哲儿拜占两地，愿委质于此二国，并于祝祷中祝颂二王之名。其在致二王书中，名札阑丁曰“失位暴君”。复又致书诸州长官，命共叛其主。有数书为札阑丁所得。札阑丁且闻其相在其堡附近拘留花刺子模军校，拷取财货，又命突厥蛮酋长勿以算端之亲属及宝货交出，并在所致书中亦称之曰“失位暴君。”叛迹既著，札阑丁乃传檄各州，不许再从其相之命诺外利谓此相失位之原因，根据书记昔哈不丁（即《札阑丁传》之撰者 Shcihab ud dfa，亦前此著录之漠罕默德）之说如此。然据其他诸撰人之说，薛利夫离贰之原因，盖因算端狂妄之举所致。是以诸将亦不满其所为，而与丞相相结合。诺外利并引有其殡葬阉奴而失人心一事。其事见后。

六二八
1231

札阑丁驻冬于马罕原。冬杪，闻蒙古军自斡章（Odjan）来追，乃走阿朗。至薛利夫所居之堡附近，伪若不知其叛，召之使至。薛利夫以丧服系颈出迎请罪，札阑丁赐之酒。按例花刺子模丞相不与算端宴饮，薛利夫受此殊礼，以为尚见信任，乃随算端同赴阿朗，然不复与闻政务。

札阑丁国势日危，新得二州之人，皆谋离贰，帖卜利司民众且谋尽杀花刺子模人，献功蒙古。阿朗、阿哲儿拜占两州叛者数起，杀算端之人献首于敌。

札阑丁欲遣使一人至阿朗，征调此州驻军。曾谋之于其掌印官，谓其需要一可能取信于突厥蛮而不贪其财货之人为使者。又谓：“然吾不能以此事属随从中之突厥人。”算端数以为言。奈萨人漠罕默德揣其主之意欲以此事属己，而不愿明言，乃告算端愿以此事自任。即晚驰赴

各地，未久征集军队甚众。其侵入阿朗之蒙古支队，闻花刺子模之军已集，乃退走鞞章，与其大军合。

蒙古军遣使至拜勒堪(Bailecan)，命其长官出降。长官执使者以献算端。札阑丁命其书记问使者绰马儿罕军之实力，若实告则许以不死。使者亦回教人，事蒙古将台马司为家令，谓绰马儿罕在不花刺(Bokhara)阅军时此军有战士二万人。札阑丁恐其军畏敌军之众，乃杀使者以灭口。

算端恐薛利夫往煽人民叛变，留之不遣，挈之至甘札附近阿儿杂克(Artsakh)山中之札刺培儿特(Djarapert)堡见 St - Martin 撰《亚美尼亚纪事》第一册一五二页。守堡将突厥老人，性恶而残酷。算端命堡将在其行后将薛利夫拘系，已而遣卫卒六人往杀之。薛利夫见卫卒至，知不免，乃请暂缓执行，俾其祈祷上帝，迨洗涤并颂《可兰》(Coran)经毕，命卫士入，告之云：“信任无义人者之报如此。”卫卒询其欲死于组抑死于刃。答云：“愿死于刃。”卫士云：“贵人无断首之例，以死于组为较甘。”薛利夫答曰：“任汝等为之。”遂将其绞杀。

时甘札城尽杀花刺子模以叛。算端往平其乱，营于城下，遣人善谕之。民众愈骄，蜂拥出城，欲执算端。花刺子模军击之即逃，相杂偕入甘札城。军队欲抄掠，算端止之，命城人执献其叛首三十人，杀之。

札阑丁留甘札城十五日，议退敌策，决定求援于西利亚王。算端意颇不欲，诸将固请始允。阿思刺夫闻使臣在途，即赴埃及。使臣至大马司，阿思刺夫致书给使臣，谓不日率军往援其主。使臣归报。札阑丁知阿思刺夫无来援意，似待算端与蒙古人战争之结果始归。

札阑丁遣其书记谟罕默德往求援于谟札发儿合吉(Mozaffer Gazi)。谟札发儿者，阿思刺夫之弟，而授封于起刺特者也。札阑

丁请其率所部暨阿米德、马儿丁两部之军来援。命使者告漠札发儿。设上帝许其战胜鞑鞑，将必以大国畀之。札阑丁在诸将前告其书记之词如此。及诸将退出以后，乃密语漠罕默德曰：“吾不复能信赖此辈突厥将校。缘此辈只知凭藉幻想，惟求避免战斗，是以妨害余之种种计划。兹命汝往使者，盖欲得一足使此辈绝望之答复归来。”算端决定赴亦思法杭，先遣六千人往掠罗姆国之喀儿特培儿特、额儿赞章、马刺梯牙(Ma attia)等地，得牲畜无数而还。

漠罕默德至漠札发儿所，传达算端之意。漠札发儿告之曰：“余虽对札阑丁算端宣誓，然亦曾对凯库拔算端宣誓。兹汝主抄掠其国，此为汝主誓中之所无。况且余属余之二兄埃及王与西利亚王，未能自主，无命不能援助算端。加之所部军队甚少，虽助亦不得其力。至若阿米德、马儿丁两部之王，并不属余。余亦知彼等与算端有书信往还。倘算端求援彼等，将必见其缺乏诚意。不如谋之于守约而忠于算端之阿思刺夫王。其赴埃及者，盖欲征集军队往援汝主。”根据《全史》，蒙古人曾命哈里发及其他诸王勿助算端。

漠罕默德留起刺特数日还。别时语起刺特王，无论将来胜负如何，王必有所悔。设若算端胜敌，王虽以大地之一切宝藏献之，必不能再与算端言和；设若算端为敌所败，将必有唇亡齿寒之痛。漠札发儿答曰：此意余亦知之，然余不能自主。会培儿克利(Perkri)有鸽传书，告鞑鞑已逾此城追逐算端。漠罕默德还至哈尼(Hany)，仅见军中之妇女、辎重，算端已赴哲贝勒捌儿(Dj bel-Djor)。先是有一蒙古降人畏罪来降，献计算端，设置埋伏，诱敌至此，俟其抄掠时袭之。算端乃弃辎重于路，命斡秃司汗(Otouz khan)以骑兵四千先往诱敌。然此无勇无智之统将，未遇敌径归，给算端。谓鞑鞑已离马纳司格儿德他去。算端闻之，离伏兵之地而还哈尼，集诸将，命其书记报告奉使结果。诸将见此方无援可恃，乃决赴亦思法杭，仅携其最爱之妻儿而行。

决议之后二日，阿米德王麻速忽惕(Mess'oud)之使者至营献策，劝算端先取罗姆，而与钦察相结，可制鞑靼。麻速忽惕许以四千骑从算端，迄于全取罗姆之日。初罗姆算端凯库拔夺阿米德王之数堡，阿米德王欲藉札阑丁之力而报怨。札阑丁为所动，乃不赴亦思法杭，而赴阿米德，营于此城附近，夜饮大醉，有突厥蛮来告，算端前夜所驻地，见有外来军队，宜为备。札阑丁责其妄言，谓阿米德王欲其离去，故为此狡谋。然黎明蒙古军奄至，围王幕，算端尚醉未醒。统将斡儿汗以军来救，敌微退。诸校入帐扶其上马，算端仅衣白衫，犹命左右二校护守其妃法儿思王女而逃。

札阑丁见蒙古骑追逐不舍，命斡儿罕趋别道以误敌，自率百骑至阿米德，城人闭门不纳，欲奔美索波塔米亚。斡秃司汗进言：欲免蒙古人之追逐，最可靠之方法，即在取径蒙古人甫已经过之地。乃从其说，行抵蔑牙发儿斤(Méyafarkin)境内某村，憩于仓中。至夜，斡秃司汗委之而去。及曙，蒙古兵奄至，从者多死，札阑丁得脱。蒙古军闻俘虏言，脱走者即为算端，十余骑往追。有二骑追至，为札阑丁所杀，余皆不及而返。

算端逃入山中(《世界史略》四九〇页谓即Tsofnio境中之一山，为守山口劫掠逃入之曲儿忒人(Kurdes)所执，将剥其衣而杀之。乃密告其酋，彼为算端。并谓能送我至额儿比勒王谟札发儿所者，必获厚赏。抑送其归国，则将以蔑力爵号授之。其酋愿送之归国，引至其家，使其妻护视，自去山中求马未归。有一曲儿忒人入见之，询酋妻：此花刺子模人为何等人，缘何不杀？酋妻谓：为其夫保护之人。并谓：其为算端。其人曰：“如何知其所言非伪？洵为算端，则为在起刺特杀我兄弟一人之仇人。”遂以枪刺杀之见(《札阑丁传》)。

六二八
(1221)
8月15日

花刺子模朝末王之结局如此。《札阑丁传》之撰者云：“札阑丁躯干不逾中人。母为印度人，故其面黝。勇敢异常，性沉毅，寡言笑，操突厥语及波斯语。”见《札阑丁传》，《回教王朝史》。

此王实具有突厥蛮人之性质，有兵卒之能，无统将之才，亦无人君之度。不知谨慎将事，亦无先见之明，以抄掠为生。蒙古人未来侵时，不知与邻国修好，而乃侵略四邻。时饮酒作乐，常醉卧不醒，虽为蒙古军所追逐时亦然。不知抚慰军心，军队无饷，以抄掠自给，遂致国弊民疲。且其行为狂妄，故人多怨之。先是，札阑丁居帖卜利司附近时，有一其最爱之阉奴死，悲甚，曾命诸将卒步行送柩，自亦步行随之，诸将大臣固请，始允上马。又命帖卜利司居民皆出迎柩，然嫌其出送未远，欲惩罚之，赖诸将谏阻，始止。留尸不葬，常悲涕忘食。有人奉食，则命其以饌祭其阉奴。有一侍者曾谓阉奴已不在世，而被算端处死。必须祭者祭后来言：“某人匍伏算端足下，谨告算端，阉奴病势较瘥。”见《全史》三四〇页，《诺外利书》

札阑丁死后未久，漠札发儿王遣人往收其骸，得其所乘之马与鞍刀，暨其系于头上之木杖一段。漠札发儿以诸物示札阑丁之将校数人，诸人皆谓诸物皆属算端。漠札发儿乃觅其遗骸，藏于一墓堂之中见《札阑丁传》。

后数年，有人传说札阑丁未死，曾在数地见之。亦思皮达儿（Ispidar）有一人自谓其为算端。蒙古统将令人察之非是，乃将其人处死见《世界侵略者传》。

札阑丁死后二十二年，有一人衣印度丐僧之服，渡阿母河，告舟子曰：“余即是世人以为在阿米德山中被曲儿忒人所杀之花刺子模沙 札阑丁 算端。然其所杀者实是余之马仆。余游行有年，未以此事告人。”舟子拘之以献附近之蒙古军校，严刑拷问，至死不移其词见《世界史略》。

斡儿汗与算端别后，收集残部。至额儿比勒，已有骑士四千。

复由此至亦思法杭，夺据其城。然此城未久即属蒙古见诺外利书。

第二章

蒙古人之摧陷美索波塔米亚曲儿忒阿哲儿拜占阿美尼亚谷儿只诸地及伊刺克阿刺壁边境——其侵入罗姆——凯豁思鲁算端军队之败北——罗姆一部份之侵略——罗姆之降附——蒙古人之退出罗姆——额儿赞章之屠掠——蒙古一军之征阿勒波——谕诸回教国王归附——小阿美尼亚王之降附——美索波塔米亚底牙儿别克儿两地及伊刺克阿刺壁之再陷——谷儿只两大卫德王之分国——凯豁思鲁诸子之争位——大汗之干涉——拜住之第二次侵入罗姆——也速丁之失败及被废——其弟鲁克赖丁之立——海屯之入朝大汗蒙哥

札阑丁在阿米德附近被袭，其军遂溃。花刺子模士卒散走以后，多被诸地乡民曲儿忒人阿刺壁族的游牧部落(Bèdouins)等所虏。由是鞑靼人攻陷阿米德、额儿哲、罗姆、蔑牙发儿斤诸州。围攻马儿丁东方二日程之萨莱德(Sa' red)五日后，城虽降，然其居民被屠者，据说有一万五千人。堂查(Tanza)城、马儿丁城处境亦同。马儿丁王避于子城得免。纳昔宾(Nassibin)城虽未陷落，可是附近诸地皆被蒙古人躏轹。蒙古人攻入辛札儿(Sindjar)，抄掠哈布儿(El - Khabour)、阿刺边(A' raban)两城。其一军进向毛夕里，抄掠毛夕里与纳昔宾间之牟纳撒(El - Mounassa)。此镇同附近平原之居民，避难于镇内一货栈

中,皆被蒙古军屠杀。当时史家伊宾额梯儿(Ibn-ul-Ethir)记述其事云:“此地某人述其隐藏屋内所见外间之事,谓见蒙古人每杀一人,即呼拉伊拉嘻(la illahi)。屠杀以后,继以抄掠,虏略妇女,嬉戏马上,歌笑欢呼拉伊拉嘻。”

10月

别有一军进攻比德里思(Bidliss)。其地居民或避子城,或逃亡山中。蒙古人焚城而去,又陷起刺特境内之巴勒利(Balri)寨,尽屠其人。阿儿吉思(Ardjisch)大城亦陷同一悲境。

别一蒙古军进围蔑刺哈,城降,许其不死,然居民被杀者仍复甚多。此军抄掠阿哲儿拜占以后,攻入额儿比勒境内,尽屠其地之突厥蛮人、曲儿忒人、者布儿堪(Tchébourcans)人,凶暴残忍未可言状。额儿比勒王谟札发儿哀丁(Mozalfer-ud-din)征集军队,毛夕里王亦以兵来援。蒙古军乃退,转攻达库哈。

自札阑丁死及其军溃散以后,两月之间,蒙古军历陷底牙儿别克儿(Diarbèkir)、美索波达米亚、额儿比勒、起刺特等地。未见有一人敢执兵以抗。此类小国国王皆避藏不出,人民亦皆惊怖失措。史家伊宾额梯儿记述有云:“世人恐怖之极,致有出人意外之事。未历其境者,必不以其为真。闻人言,有一鞑鞑骑兵,独入一人烟甚众之乡村中,陆续杀其居民,竟无一人敢抗。又闻人言,有一鞑鞑人手无兵器,而欲杀所虏之人,命其卧于地。自往觅刀,归杀其人,其人竟不敢逃。又有人告余云:曾偕十七人行,见一鞑鞑骑兵至,命吾人互相反接两手。同伴者从之而不敢违。余曾告诸同伴云:此人仅一人,应杀之而逃。同伴答云:吾辈恐怖已甚。余又云:彼将杀汝等,若

杀其人或者可免，竟无一人敢加刃于其人。余乃杀之，吾辈始脱此难云云。如是之例，举不胜举。”见《全史》

札阑丁死后三月，时人尚不知其存亡。有疑其藏于某地者，或疑其已赴他国者。蒙古军侵入阿哲儿拜占之中心，其统将营于帖卜利司附近，劝告此城降附。帖卜利司之法官及市长，偕同城中绅耆，奉金钱、布匹、酒食等物甚夥，赴军前请降，蒙古统将命其遣送织布匠人，以备送致其主。城人不敢违，并付给此种贵重布匹之价。蒙古统将又命其献一帐幕于其主。伊宾额梯儿云：“所制之帐，为从来所未见者。幕外用金锦，幕内用貂獭。”帖卜利司每年並应献纳金钱布疋若干见《全史》三四四至三四八页。

额儿比勒为哈里发之领地。既被蒙古军攻陷，哈里发谟司坦昔儿遂征集军队，并求援于诸回教国王及阿刺壁诸部落。埃及算端哈迷勒领地之在额弗刺特(Euphrate)河外者，同时被侵，亦自开罗(Caire)率军往救，从大马司向额弗刺特河进军，经行此河与色勒米牙特(Sellemiat)中间之沙碛时，军队虽众，须分途而行，士马因缺水而渴死者甚众。已而闻蒙古军业已退出起刺特，乃进围阿米德。其远征之目的实在夺据此地。时此城属马思忽惕(Mass'oud)王，围攻五日，马思忽惕以城降，哈迷勒算端以畀其子撒里黑，别以埃及之若干封地畀马思忽惕。哈迷勒既得阿米德，又进攻希申凯发(Hissn - Keifa)城，此城亦降，是为其远征之终点见诺外利书，马克利纪撰《埃及史》第一册。

蒙古军先由绰马儿罕统率。绰马儿罕死后，继由拜住统率，摧陷抄掠波斯以西诸地者，亘二十年。曾二次侵

六三〇
(1232)
10月18日
11月

六三三
1235 -
1236

入额儿比勒，进兵至达遏水 (Tigre)。旋攻拔额儿比勒城，大肆焚掠，然未能取其子城。居民力守，其因缺水而渴死者甚众。四十日后，献巨金于蒙古军，始解围去见《史集》记述脱列哥那 (Tourakina) 及贵由 (Gouyouc) 大汗时代诸王之一章，《世界史略》六九七页。

六三四
1236—
1237

蒙古军接连攻陷伊刺克阿刺壁北部被其残破之地，已抵赞克 (Zenk - abad) 同塞儿门刺夷 (Sermen ai) 两城。哈里发模司坦昔儿亟缮报达防具。他想征集所有能执兵抗敌之人，于是以下一问题征求博士 (Oulèmas) 团之答复：“默伽 (La Mecque) 城之巡礼与反对异教人之战争，二者孰重？”人皆为一致之答复，咸以神圣战争为重。由是在报达城发动神圣战争。律士、领主、平民皆习武备。哈里发自欲出战，为人谏止。其军队遇敌于达遏水上塔克利特北方之哲贝勒汉母林 (Dj bel Hamrin)，大破敌兵，杀戮甚众，救出敌人在额儿比勒、达库哈两地所得之俘虏。已而蒙古军又以一万五千人侵入报达境内，进兵至札费利耶 (Dja' feriyè) 与哈里发之阿刺壁 (Arabie) 人与突厥 (Turcs) 人所组合之军队遇。蒙古军不战退走见《史集》记述蒙哥 (Mangou) 大汗时代诸王之一章。

六三五
(1238)3月

同年听说有鞑靼兵一万至一万五千人侵入伊刺克阿刺壁，已至火勒完 (Holvan) 南方之汉奈斤 (Khanekin) 镇。哈里发命统将哲麻勒丁贝力克 (Djèmal - ud - din Beilik) 率七千骑往御。蒙古人仍习用其寻常战术，伪若不胜退走，诱敌至伏兵之处，哈里发之军队几全军覆没，统将贝力克不知所终见诺外利书，《世界史略》。

北方一带，蒙古人曾在1235年时取阿朗境内之甘札，焚其城而屠其民。次年，绰儿马罕一军自木甘平原同

时侵入阿勒班尼(Albanie)、谷儿只、大阿美尼亚等地。诸城几尽陷没，诸国国王人民皆避难山内。谷儿只女王鲁竹丹(Rouzoutan)则避于伊美烈梯(Imèrèthi)山中之乌桑奈惕(Ousaneth)堡。

1238年，绰儿马罕侵略阿刺司河与库尔(Kour)河两河中间之地。其地是谷儿只诸藩王之领土。诸王多是谷儿只国大将军伊万涅之亲属。根据阿美尼亚史家占哲安(Tchamtchéan)的记载，绰儿马罕所属诸将，位高者二人名称帛纳勒那颜(Penal noyan)、木刺儿那颜(Moular noyan)，位较低者十五人，名称合达罕(Ghadaghan)、察合塔(Tchaghata)、秃合塔(Toughata)、苏尼塔(Sonitha)、佐刺(Djola)、阿速都(Asouthou)、巴柱(Batchou)、脱脱(Thoutou)、忽都(Kohouthou)、阿儿昔兰(Arslan)、窝可塔(Okotha)、火刺(Khola)、忽儿浑赤(Khourhuondji)、忽难(Khounan)、哈刺不花(Cara Bouga)。蒙古统将合达罕攻取克答拔谷(Kedapagou)、瓦儿撒纳忒德(Varsanaschod)二城。别一统将木刺儿攻取贍喀儿(Schamkhar)城及其附近诸堡。绰儿马罕之弟佐刺取喀真(Khatchen)堡，堡将札刺勒(Djalal)伊万涅之侄也退守堪查撒儿(Kandzassar)附近之豁克(Khohk)堡，旋以堡降。察合塔取罗儿希(Lorhi)城，此城属阿尼王沙歆沙(Schahinschah)，亦伊万涅之侄也，堡陷王得脱走。蒙古军复侵入谷儿只，取特曼尼色(Tmanisé)、贍瑞勒迭(Schamschouildé)、梯弗利司等城。秃合塔围伊万涅之子阿瓦克(Avak)于伽延(Gaien)堡，阿瓦克以堡降。明年贍喀儿王瓦蓝(Vahram)与斡儿佩良(Eligoum Orpélian)并出降见占哲安撰阿美尼亚史，《新亚洲报》第二册二〇〇页。绰儿马罕偕瓦蓝阿瓦克往取阿美尼亚之古都阿尼城，命使者往谕其降。城人答曰：无

沙歆沙之命不能以城降附。使者将退，民众执使者杀之。绰马儿罕遂围其城。城中缺食，居民多出城投蒙古军。绰马儿罕以粮给之，城中人来投者愈众，旋为绰马儿罕分隶于各队尽杀之。及城破，蒙古军尽屠其民而焚其城。

哈儿司(Kars)城闻阿尼城被屠，恐亦不免，乃以此城锁钥送赴绰马儿罕军前。然其居民仍不免于屠杀，所存之儿童工匠，皆作俘虏。蒙古军屠杀哈儿司城以后，退驻木甘平原见 Michael Chamich 撰《阿美尼亚史》Johan Avdall 译本第二册二三五页。

1240年阿瓦克王偕其妹檀姆塔(Thamtha)往朝大汗窝阔台。大汗待之甚厚，其归国时，曾付以圣旨，命绰马儿罕将其领地交还，并以其他诸阿美尼亚王之领地交还各人。阿瓦克复请谕诸将，除原定贡赋以外，不得别有苛敛。大汗许之见上引占哲安《阿美尼亚史》二〇二页。

达遏水同额弗刺特水附近一带居民经兵燹以后所余无几。蒙古人又想侵略罗姆国。此国为塞尔柱克朝之一支，统治者已逾一世纪有半。1080年顷，波斯王蔑力克沙(Melik - schah)命其从弟苏黎曼沙(Soleimanschah)率领突厥古斯(Turcs - Gouzes)或突厥蛮(Turcmans)八万户侵略异教人之国，占领东罗马帝国所属小亚细亚中部诸州，建一新国，即以罗姆(Roum)名其国。罗姆者，犹言罗马国，定都科尼亚(Conia Iconium)。苏黎曼沙以国土分封从征之突厥蛮。由是突厥蛮散居各地，诸州之基督教徒遂为凶猛的游牧部落所统治。

蒙古人进取此国之日，适当苏黎曼沙后裔第八代算端嘉泰丁凯豁思鲁(Ghiath - ud - din Kei - Khosrou)在位之第五年据谟涅靖巴昔(Monédjim Baschi)书第二册。凯库拔算端在六三三年(即西历1235—1236年间)时，有蒙古使者苦思丁(Schems - ud - din)奉帝命来谕国王归附。凯库拔曾入贡于蒙古皇帝。然据海屯(Haïton)书卷十八，此王在位时代，有

蒙古军万人侵入罗姆。诺外利书亦谓蒙古人初次侵入之时，在凯库拔之末年(回历六三四，西历1236—1237)。时绰儿马罕已死，拜住代领其军，阿美尼亚及谷儿只亦以军从，进围额儿哲罗姆城。守城将锡南哀丁雅库特(Sinan - d - din Yacout)，前王凯库拔解放之家奴也。蒙古军以投石机十二具攻城，攻之二月，破其外城，次日子城亦破，尽屠守城者，俘其工匠妇女，毁城而去见诺外利书，谟涅靖巴昔书第二册，《世界史略》。

次年，拜住侵入额儿赞章州。凯豁思鲁率两万骑赴西瓦斯往御。昔普莱司(Chypres)岛人里米那塔(Jean Liminata)及基诺哇(Gènes)人迦司特洛(Boniface de Castro)率富浪人(Francs)二千以从见海屯《东方史》卷十八。又据Marin Sanut之说，其第二人名Boniface de Molinis，是威尼斯(Vénise)人。阿美尼亚歆姆司(Hims)、蔑牙发儿斤诸部之王，曾许以兵来援，而背约不至。凯豁思鲁自西瓦斯进军，至额儿赞章境内阿克失哈儿(Acscheher)小城之平原见诺外利书，营于阿刺库黑(Alacouh)山上，此山亦名库萨达(Koussadag)山。距蒙古军结营之地不远，罗姆军开始攻击。然敌军甫发矢，突厥人遽退走，全军皆溃。算端奔回营帐，挈其宫嫔，弃其辎重、财宝而逃。蒙古军见敌军不战而溃，疑设伏，不敢遽追。二十四小时后，谗知敌军实逃，乃往掠其营，旋进攻各地。西瓦斯居民急遽请降，得免屠虏。然蒙古军仍抄掠，并堕其城焚其战具而去。嗣又掠脱哈特(Tocat)、恺撒里牙(Césarée, Caissariyé)两城见诺外利书，《世界史略》，海屯书第十八章，谟涅靖巴昔书第二册，文生(Vincent)书第三十卷第六十章。诸史家记述此事之年，皆不一致。《世界史略》及谟涅靖巴昔位其事于六四〇年(1242—

六四〇
1243

1243)。马克利纪(Macrizi)书谓在六四一年(1243—1244)。文生书及占哲安书谓在1243年。海屯书谓在1244年。然吾人以为《世界史略》之证据较为确实。根据此书,蒙古军在1243年6、7月间驻在罗姆。顾回历六四一年开始于1243年6月21日除非知在何日作战外,颇难确定其事在六四〇年抑在六四一年。诺外利书在他处记载颇为翔实,而在此处则有一种重大年代错误。此书位置拜住之侵入与库萨达之败于六五四年,盖误以六五三年拜住之第二次侵入罗姆与第一次之侵入为一事。卢布鲁克(Rubruquis)书卷五二,谓据亲见此战者云,拜住之军不及万人。海屯书卷十八则谓其有三万骑。

算端部将某与阿马西牙(Amassia)城之法官,相偕自动赴西瓦斯城附近谒拜住求和,代算端约岁贡四十万底那,外献布、马、奴婢若干。拜住许之。凯豁思鲁在科尼亚闻其部将代订和约之讯甚喜见漠涅靖巴昔书,根据文生书所志西孟(Simon)教士之说(第三十一卷第二十八章)。按照此约,塞尔柱克算端应岁贡希培儿培儿(Hyperperes)一百二十万、绢五百匹、骆驼五百匹、羊五百匹,应由罗姆国人自运至大汗所。此外呈进之物,价值不得少于岁贡之额。凡鞑靼使臣在罗姆国中者,应供给其所需之马匹、粮食等物。

蒙古军在罗姆国作战之时,计有两月和议成,乃退兵,而营于额儿赞章。命此城人纳币,城人不允,遂破其城而屠其民见《世界史略》五二一页。

(1243)7月

别有一蒙古军进取西利亚,近马刺梯牙。此城之人闻恺撒里牙屠掠之讯甚惧,守城官吏分取库藏金银出逃阿勒波。同时基督教民与回教民亦多出走,然行至距城半日程之地,为蒙古军追及,屠其人,虏其妇孺。然蒙古军不围马刺梯牙,而进至阿勒波。统将牙撒兀儿(Yassaour)命城人纳币,得之即退。回军时复过马刺梯牙,伪

作攻城之势。守城官吏征集货币金银，连同主教堂所藏宝物，共值四万金钱之物，输纳蒙古军。牙撒兀儿乃退军，还向波斯见《世界史略》五二二页。

1244 年终进军至阿勒波附近者，疑为同一蒙古统将。此军曾两次命令安都(Antioche)国王博黑孟德五世(Bohémond V)堕其诸城，输纳全国赋税，并献幼女三千。王拒之。蒙古统将以时未至，未遽攻击。已而安都王与其他基督教诸侯数人请降纳贡始免巴利(Mathieu Paris)书八七六及九三七页。

蒙古军统将曾遍致书于西亚细亚诸国王，命其降附。1241 年时，蔑牙发儿斤王暨其他回教诸王皆接到蒙古使者所致书，内容大致谓：地上辅佐天主之可汗招谕诸王降附。其致书于蔑牙发儿斤王昔哈不丁(Schihab - ud - din)之使者传语云：可汗曾以太仆(Selahdar)官位授王，命王将诸城堕毁。王答曰：本国不及罗姆、西利亚、埃及诸国之大，请使者赴诸国招谕，本国必随其后入贡称藩见马克利纪书，《回教王朝史》。

西里西亚(Cilicie 即小阿美尼亚)王海屯一世(Hethoum I)曾许以阿美尼亚军援助罗姆算端。然观望持两端，不以军往援见《世界史略》。及见罗姆国降附蒙古，敌军近迫国境，乃商得国内诸贵人之同意，纳款于蒙古军，于 1244 年春遣使奉重币往请喀真(Khatchen 今名哈刺巴格[Cara - bagh])王札刺勒介见拜住绰马儿罕之妻及其他诸蒙古统将。初凯豁思鲁之母偕其妻女避兵于西里西亚，至是拜住令其献出，并遣使偕西里西亚使臣还国。海屯虽为此条件所窘，然不得不从，以罗姆诸妃主献出。拜住乃与海屯结盟，并以证明其为大汗藩臣之文书(Altemga)付之。

1245 年，蒙古军取完(Van)湖以北诸地。大汗窝阔台命以其中之起刺特城授谷儿只公主檀姆塔。檀姆塔者，伊万涅之女，阿瓦克之姊，阿思刺夫之妻也。蒙古军旋取阿米德，进军美索波塔米

亚,取鲁哈纳昔宾等城。其地居民闻蒙古军至皆逃。然因酷暑,军中战马多死,蒙古军不得不退出其地。

蒙古斥地日广。毛夕里王别都鲁丁卢卢(Bedr - ud - din Loulou)曾代大马司王与蒙古人缔约。根据此约,西利亚国人视贫富而纳丁税,富者科十底儿痕(dirhem),次富者纳其半,贫者纳一底儿痕见马克利纪(埃及史),回教王朝史第二册。

同年报达接到鸽书,蒙古军已入报达北方八日程之失海儿竹儿(Scheherzour)。此城领主蔑力克哀丁谟罕默德(Mèlik - ud - din Mohammed),桑豁儿(Sangour)之子也,逃避于一堡中见诺外利书。

1246年,蒙古人进军至雅库伯,为副掌印官(dévatdar)所统率之报达军队所击退见诺外利书。

拜住虽取谷儿只,然其王后鲁竹丹尚固守马桑奈惕堡而不出降。拜住遣使持币往谕,并求与之面订盟约,鲁竹丹不报。自窝阔台死后(1241),成吉思汗系之宗王以拔都(Batou)为最强,亦遣使招降,鲁竹丹亦不允,惟以其子大卫德(David)为质于拔都所。

拜住怒鲁竹丹之不出降,欲为谷儿只人别立一君,以附蒙古。谷儿只前王刺沙(Geonge Lascha),鲁竹丹之兄也,有私生子,亦名大卫德。鲁竹丹嫁女于凯豁思鲁时,遣之偕至罗姆,而被拘留于凯撒里亚城者十年。至是拜住命赡喀儿王瓦蓝往迎大卫德至蒙古营。阿美尼亚诸王奉之为国王,并对之宣誓,竭忠拥戴。瓦蓝率阿美尼亚军及谷儿只军,偕蒙古军,共奉大卫德至谷儿只总主教旧驻之梅兹杞塔(Metskhitha)城,举行即位典礼,嗣以兵向乌桑奈惕堡。鲁竹丹以其子托拔都汗,而自仰药死。

谷儿只王虽即位,尚未受大汗册封,乃赴蒙古往朝大汗,而于1246年8月参加大汗贵由即位典礼。时拔都亦使鲁竹丹之子赴选举大汗之大会。两王争国,贵由乃使之分国而治。刺沙之子主谷儿只本国,鲁竹丹之子主此国西部,包含伊美烈梯、明格烈里

(Mingrélie)、阿卜哈司等地。二国国境以息鹿司(Cyrus)、发司(Phase)两河之分水岭为界。两王皆受国王册封,惟刺沙之子大卫德为其表弟大卫德之主君见 St Martin《阿美尼亚纪》第一册三八四页,第二册二九二页。

小阿美尼亚王海屯遣其弟大将军森帕德(Sempad)入朝,贺新帝即位。森帕德请返罗姆算端所侵占西里西亚之数城,贵由汗许之,命其往谕拜住执行。

数年以后,报达又闻警报,蒙古军进陷达库哈,而杀其长吏比勒边(Bilban)见诺外利书。

六四七
1249 -
1250

大马司王纳昔儿得大汗之保障文书,献重币以谢。

蒙古军侵入美索波塔米亚,抄掠底牙儿别克儿、蔑牙发儿斤两地,进至莱司阿因、苏鲁治。此役杀人逾万,有商队自哈朗赴报达。蒙古军杀其人而掠其货,得物甚夥,中有糖及埃及棉线六百担,别有金钱六十万底那。掠后返起刺特见诺外利书。

六四八
1250 -
1251

同年,牙撒兀儿又率一军往侵马刺梯牙城,沿途杀戮甚众,马刺梯牙附近一带皆被蹂躏见《世界史略》。

六五〇
1252 -
1253

嘉泰丁凯豁思鲁算端死,国中贵人于1245年奉其长子也速丁凯迦武斯(Yzz - ud - din Kei - Kavous)即位,以新王两弟鲁克赖丁克里吉阿儿昔兰(Rokn - ud - din Kelidj - Ars lan)、阿莱哀丁凯库拔(Alar - ud - din Kei - Cobad)辅政,货币上及公共祈祷(Khoutbé)中并著三王之名。

国中有贵人欲奉鲁克赖丁为王,丞相苦思丁(Schems - ud - din),亦思法杭人也,杀奉戴鲁克赖丁之党,而妻也速丁算端之母,欲鲁克赖丁之远离,乃命其奉岁币往朝大汗贵由。鲁克赖丁至大汗所,其随从官吏有

贝海哀丁忒儿术曼 (Behai - ud - din Terdujuman) 者, 诉其国丞相擅杀忠于此王之贵人, 妻其前王之后, 而未奉大汗之命擅立罗姆算端。蒙古大汗乃命废也速丁, 而立鲁克赖丁为国王, 以贝海哀丁为丞相而代苦思丁之位。

1249 苦思丁闻易君讯, 即命马刺梯牙州长刺施都丁 (Reschid - ud - din) 资金钱宝石甚夥, 赴大汗所, 希图复位。使者至额儿赞章城附近, 闻鲁克赖丁及新相将至, 惧不敢往, 乃置其所携宝物于克马失 (Kemasch) 堡, 而逃阿勒波。未久, 贝海哀丁以蒙古军二千至, 宣告鲁克赖丁主国事, 时鲁克赖丁离国已三年矣。

苦思丁欲奉也速丁算端自科尼亚奔海滨, 然为诸贵人擒以献敌。贝海哀丁遣蒙古人数人赴科尼亚, 拷问苦思丁藏置财物之处, 旋杀之。

至是约定兄弟二人分国而治。西瓦斯河 (Kizil Ermac) 以西, 也速丁主之; 余属鲁克赖丁。然鲁克赖丁之臣欲依大汗命, 使其王独主其国, 由是奉戴也速丁诸臣乃用诈谋, 诳其敌曰: 也速丁愿从大汗之命, 欲与其弟会于凯撒里牙, 任以何地授也速丁, 皆所愿也。鲁克赖丁偕其相至约会之所, 皆为也速丁之臣执赴科尼亚。然也速丁不正其罪, 仍约两弟共执国政。

六五二
1254

蒙哥汗在位之第二年, 召也速丁入朝。畏其弟鲁克赖丁夺据其位, 不敢行, 令其幼弟阿莱哀丁凯库拔代往, 以大将赛甫丁塔郎台 (Seif - ud - din Tarenttai)、海域长官淑札哀丁 (Schudja - ud - din) 二人从行, 赉贡物经黑海钦察平原而赴蒙古。也速丁上书皇帝, 谓其幼弟亦为算端, 故遣其入朝。本人不能亲至者, 缘恐其敌希腊人 (Greecs) 及阿美尼亚人来侵, 必须留守, 然冀不久将亲往

朝见见《世界史略》五〇六页。

鲁克赖丁党谋立其王，伪为也速丁致塔郎台等二使书，命将阿莱哀丁及贡物交于来使掌印官苦思丁(Schems-ud-din)及异密赛甫丁札里失(èmir Seif-ud-din Djalisch)二人。由此二人奉王及贡物入朝，而招塔郎台等还科尼亚。此二使追及鲁克赖丁于拔都汗所，谒拔都谓先所遣二使，塔郎台前被雷击，不宜入朝；淑札哀丁为医师，善巫蛊，携有毒药，恐不利于可汗。是以算端命其二人代往，而召塔郎台等二人归国。拔都命搜检塔郎台等行李，见有药物，其中杂有泻药(scammonée)。拔都令淑札哀丁尝其药物，诸药皆尝，惟遗泻剂。拔都疑是毒药，然其侍医识为医师所用药料。拔都乃命后二使随幼算端入朝，前二使则赉贡物分道以往。阿莱哀丁道卒阿莱哀丁之母，即谷儿只王后鲁竹丹之女。

四使至大汗蒙哥所，各誉其主。大汗仍命二王分治其国。西瓦斯河以西，也速丁主之；河以东迄于额儿哲罗姆边地，鲁克赖丁主之。岁赋亦均为二见诺外利书。

阿莱哀丁行后，鲁克赖丁之党以也速丁欲不利于其王，乃奉王至凯撒里牙征集军队，进向科尼亚。也速丁败之。鲁克赖丁被擒，而被禁于不毛堡见《世界史略》五〇六页。

次年诺外利书谓在六五五年，谟涅靖巴昔书谓在六六四年，拜住以也速丁算端岁贡晚期，兴师问罪，在科尼亚、阿克塞莱(Acserai)两城间与算端军遇，败之。也速丁偕其家人逃避安塔里亚(Anthalia)堡。拜住出鲁克赖丁于狱，使主国事见《世界史略》五二一页，诺外利书，谟涅靖巴昔书。

也速丁逃依东罗马帝刺斯迦利司(Théodore Lascaris)所。时东罗马帝在萨儿德(Sardes)城,见也速丁至,恐开衅于鲁克赖丁之党,并得罪蒙古,乃劝其归。也速丁还罗姆,上书旭烈兀(Houlagou)求内附。旭烈兀仍命兄弟二人分国而治。也速丁复归科尼亚,而主其国见 Pachymères 书第一册十二及十三页, Nicéphore Grég. 书第一册三三及三四页,参照 Stritter Turcicor 书第二二章三六八节四〇〇页。1251年蒙哥即帝位,海屯请拔都为之先容。拔都劝海屯往朝大斡耳朵(Ordou),并于经过时来见。然海屯畏道远,又恐离国久而妨国务,不果往。会阿儿浑(Argoun)奉命征西方贡赋,携回教橡属多人至阿美尼亚,待遇基督教民甚苛。阿美尼亚史家云:“阿儿浑命阿美尼亚人十岁以上者,各纳六十钱。其不能纳者,严刑拷索,土地没收,妻子卖作奴婢。有不幸而逃亡者,则执其人鞭挞之,然后以饲猛犬。”见 Michael Chamich 撰《阿美尼亚史》第二册二四六页海屯王闻大阿美尼亚之苛敛事,乃决定入朝,为其国人请命。然因其妃伊萨贝耳(Isabelle)死,致迟行期二年,1254年始成行。微服过小亚细亚,先谒拜住于哈儿思城,停大阿美尼亚某王所。待其父孔士坦丁(Constantin)寄送贡品至,乃取道打耳班(Derbend)而至拔都汗所,见拔都及拔都子撒里答(Sar takh)。时以撒里答为基督教徒。又从拔都汗所行五月而抵大汗廷。蒙哥大汗优礼之,授以保护其国之文书,暨蠲免其国教堂赋税之圣旨。海屯留蒙哥汗所五十日,辞归,取道河中(Transoxiane)、波斯而于1255年还西里西亚。时旭烈王大军亦抵波斯矣见杞刺可司 Kirakos Kaidzaketsi 撰《海屯入朝大汗行纪》(《亚洲报》第十二册 Klaproth 刊本)一七三页。

自札阑丁死,迄于旭烈兀王率大军自鞑鞴国至波斯,完成西方诸国侵略之时,蒙古军侵略西亚细亚之事散见于诸书者,已鸠集摘录于前。当时绰儿马罕与继其后之拜住,所统军队虽不及哈里发、罗姆、埃及等国算端西利亚、美索波塔米亚及其附近诸地诸王联合

军队之众，顾诸回教君长不知合军以御敌，故鞑靼人次第击破诸国之军，分别侵略臣服其地。除鞑靼人从未试欲侵略之埃及外，诸王皆次第受其怯懦自私之害。

吾人兹将叙述旭烈兀西征以前波斯之蒙古长官之事迹。

第三章

波斯之蒙古长官——真帖木儿——阔里吉思——阿儿浑——也里
部克儿特朝之兴——起儿漫部博刺克以后之嗣君

成吉思汗退出波斯以后，其长子术赤(Djoutchi)使真帖木儿(Tchintimour)留镇花刺子模。窝阔台大汗命绰儿马罕讨札阑丁，真帖木儿受命将花刺子模军以从。绰儿马罕追逐札阑丁时，留真帖木儿平呼罗珊，即以之为呼罗珊长官。当时视此种侵地为成吉思汗诸子之所共有，故四系各遣官一人以佐真帖木儿。可汗遣克里刺特(Kéilat)亦写作 Keulbilat，拔都遣奴萨勒(Noussal)，察合台(Tchagadai)遣忽勒脱花(Coultaga)，拖雷(Touloui)之妻及其子遣统河(Tounga)，共镇其地。呼罗珊虽经蒙古军队之残毁，尚有若干区域因其降附之速，未经抄掠。先是蒙古人只知掠取布匹、牲畜，尚不知金银、宝石之可贵。真帖木儿至，则专苛求此种物品。除所征之税金外，并拷虐人民，强其献出藏物，既而杀之，其仅存之民甚至房屋亦须赎回。

又一方面。花刺子模余党亦在呼罗珊境内肆其破坏。所至之处，杀戮绰儿马罕所置官吏，并搜寻附于蒙古之人见《世界侵略者传》。统率此党者，为札阑丁算瑞之旧将哈刺札(Caradja)、脱欢桑古儿(Togan Sangour)二人。所部康里(Cancalis)人约万人，大致窜

据你沙不儿、徒思(Thous)两地诸山中。真帖木儿三次往讨而不能克。克里刺特往讨,战于塞卜色瓦儿(Sebzévar)附近,力战三昼夜,丧失两千人,始能将其击退。哈刺札败遁西只斯单(Sidjistan),脱欢逃往库希斯单(Cuhistan)。克里刺特遣四千骑往追,三日后破回教大教堂,尽歼其中之康里人见《也里(Hérat)州志》。

大汗又命巴德基司(Badghis)守将台儿拔都儿(Tair Bahadour)往讨哈刺札,命尽平叛人所居之地《世界侵略者传》因此引证波斯谚语云:“狼知裂,应救之使知缝。”师在道,闻哈刺札为克里刺特所败,退守阿刺克昔斯单(Arak Sistan)堡,进兵围之。然二年后始拔此堡。

台儿拔都儿自昔斯单(Sistan)移书真帖木儿,言其已受帝命,代之为呼罗珊长官。并责其残毁呼罗珊甫经兴复诸区,使无罪之民获哈刺札叛变之咎,并谓将遣人入奏而待帝命。会绰儿马罕又召集真帖木儿及其他诸将率军往会,而命台儿拔都儿留守呼罗珊、朶楞答而两州。真帖木儿与诸属官谋,决遣克里刺特赴大汗所,请留真帖木儿居守呼罗珊、朶楞答而,并使此两地之数小王随之入朝。顾伊兰(Iran)诸王之入朝和林(Caracouroum),斯为创举。窝阔台闻知甚喜,以绰儿马罕统治其地数年,未能遣其地一王来觐。遂以真帖木儿为能,复命之领呼罗珊、朶楞答而,克里刺特为副,使不受绰儿马罕及其他诸将节制,厚礼诸王,册封之为各本部王而遣之归。

真帖木儿以花刺子模人薛里甫丁(Schéref - ud - din)为大必阁赤(Ouloug Biticoudji),竹维因(Djouvein)人贝海哀丁谟罕默德(Behai - ud - din Mohammed)管理财赋(Sahib - Divan)。贝海哀丁者,《世界侵略者传》撰者

之父也。三系宗王统兵之将，各以一人属经理财赋省，经收各王所应得之赋税。

1235年，真帖木儿死，以年近百岁之奴萨勒 Noussal,《史集》则名其人曰 Yéschil 代之。未久复为阔里吉思 (Keurgueuz) 所代。初，真帖木儿遣其掌印官阔里吉思偕竹维因人 谟罕默德入朝，报告呼罗珊、朮赤答而之治绩。窝阔台问及诸州情形，阔里吉思答云：“帝泽远被，人民安乐。昔日冬寒之区，今现春和之象。鸟鸣花香，无异天堂乐园。”帝闻对甚喜。时其同部人镇海 (Tchincai) 用事，颇庇护之。

阔里吉思以才能进，生于畏吾儿 (Ouigours) 都城别失八里 (Bisch - balic) 附近之一村中，幼善畏吾儿书，事术赤之部将某。一日随其主从术赤出猎，适术赤得父书，书记皆不在侧，求随从诸人中能读者。阔里吉思为读之，术赤乃收为己用，命以畏吾儿书授诸子。及真帖木儿受任为花刺子模长官，以阔里吉思为书记，不久得其信任而为掌印官。

阔里吉思甫归朮赤答而，真帖木儿死。奴萨勒继任时，仍守旧职。已而大汗召之入觐，垂询呼罗珊事。镇海之敌答失蛮 (Danischmend Hadjib) 欲以真帖木儿之子翁古帖木儿 (Ongou - Timour) 嗣父职，镇海则欲用阔里吉思。镇海独对时，力荐之，谓呼罗珊诸贵人咸愿阔里吉思主州事。窝阔台乃命其暂时征收两州赋税，并括其户口，不许他人干涉其事。阔里吉思归呼罗珊执行其职。奴萨勒老，既解任，不足为阔里吉思患。惟克里刺特颇有才能，每有所言，阔里吉思辄以不许他人干涉之诏旨示之。由是组织呼罗珊、朮赤答而官厅，并惩治无数苛敛之人。

薛里甫丁与克里刺特均失势，颇不平，怂恿翁古帖木儿谋嗣其父之位。薛里甫丁阳与阔里吉思善，而阴谋陷之。翁古帖木儿乃诬阔里吉思以罪状入告，窝阔台命阿儿浑 (Argoun) 往按其事。

阔里吉思闻翁古帖木儿有使入告，乃留贝海哀丁摄其职，自行往辩，路遇使者于费纳克特(Fénakèt)。使者命其返，不从，继以斗殴。阔里吉思折一齿，不得已随使者行，夜遣其亲信一人持溅血衣入诉。

使者至呼罗珊，诸队长及克里刺特、翁古帖木儿、奴萨勒等持杖逐阔里吉思之书记、椽属等于其邸外。阔里吉思待帝命而不与较。窝阔台见血衣，怒，命召两造文武长吏至大汗所鞠讯。阔里吉思闻命即携亲信数人行，克里刺特与翁古帖木儿亦遽就道。两造同时抵不花刺，其地官吏宴之。克里刺特出帐，为伏者杀之于野。

两造至大汗所，各献一帐于大汗。大汗先就食于翁古帖木儿所献之帐，食毕出帐，其帐即为风所仆，大汗不怿。命人裂之，数日后，入阔里吉思所献帐，见珍异罗列，中有一宝石带其宝石名称Yarcan，大汗束之，顿愈腰疾。大汗甚愉，遂畅饮。

大汗命镇海与其他数畏吾儿人鞠其事。其助阔里吉思者，皆属具有才能名望财富之人。至其敌方，自其魁克里刺特死后，诸子皆幼稚，而翁古帖木儿亦为无经验之人。双方曲直不难预睹。鞠讯数月未竣，帝欲两造修好。命阔里吉思与翁古帖木儿同居一帐，共杯而饮，然迄不能使之言和。镇海等乃以鞠讯结果上闻。窝阔台命两造来前亲讯之，遂断翁古帖木儿等为有罪，告翁古帖木儿曰：“汝属拔都之人，余将以汝付拔都惩治。”镇海悯翁古帖木儿，乃代之答曰：“翁古帖木儿言可汗为拔都之主。贱犬如余者，不足当两主会讯，惟可汗自决之。”窝阔台曰：“汝言诚是。如汝所犯之罪，虽其亲子，拔都必不宥之。”然仍宥翁古帖木儿不罪，其党或予杖，或付阔里吉思俾其以枷械其首，而诸人皆应随之归。帝云：“依成吉思汗法令(Yassai)，凡诬告者皆应处死。惟思其妻子皆盼其归，所以宥其罪，然不许再犯。同时并告阔里吉思，彼与诸人皆属余臣。余既宥其罪，不得仍怀旧怨，否则将正其罪。”遂以绰儿马罕所

征服阿母河(Oxus)以西诸地委付阔里吉思管领。

波斯诸贵人亦求授以诏敕。阔里吉思以为设若诸人皆奉有同一诏敕,将不服其管理。乃与镇海约,皆不以诏敕授之。

当审讯时,薛里甫丁仍阳示忠于阔里吉思,而阴助其敌。及阔里吉思得直,翁古帖木儿之党知帝眷未衰,乃以薛里甫丁所致翁古帖木儿诸手书献阔里吉思,其阴谋始著。帝闻之,恐阔里吉思修怨,乃留薛里甫丁不遣。阔里吉思之友为谋,以为敌人在远尚足为害,不如留在左右,较易监视。阔里吉思乃藉词呼罗珊课税尚未征集,若留薛里甫丁不遣,恐税吏侵蚀公帑。帝乃许其偕之归。

阔里吉思归至徒思,即以其地为治所,召集呼罗珊、伊刺克诸贵人暨诸蒙古统将宴乐数日,公布皇帝新颁诏命。

六三七
1239—
1240

先是绰儿马罕遣官管理伊刺克阿哲儿拜占诸地,横征暴敛。诸官皆得为所欲为,以公帑入私囊。至是阔里吉思命其子偕课税司椽属数人赴诸地,去其官吏之贪脏溺职者,并追其赃入官。

阔里吉思复保护波斯人之生命财产。至是蒙古官吏不复再能任意杀人,军行所过,士卒亦不复能扰害平和居民。故人皆敬而畏之。

徒思城自经兵燹以后,仅余五十户。及择此城为治所之后,波斯贵人遂在城内购买邸舍。一星期后,房地之价增加百倍见《世界侵略者传》。

也里(Hérat)城亦同时兴复。此城自1222年攻陷以后,十五年间居民甚少。至1236年,窝阔台命将呼罗珊诸城兴复,由是也里城亦召集流亡。先是有异密名也速

丁(Yzz - ud - din)者,曾经拖雷命其率民一千户徙居别失八里,至是命其率百户还也里。归后生计艰难,无牛耕地,乃以人引犁。沟渠已塞,势须以人工灌溉。所种之麦棉,初次收获以后,选壮者二十人各负棉二十“门”(menns)往阿富汗斯坦(Afghanistan)交换耕具原文尚有连同 diraz dunbal 之语。按此二字波斯语犹言长尾,殆《也里州志》欲指一种羊类而言。1239年,本地诸酋遣人往求大汗,再遣侨民。五月后,又有二百户迁来也里,次年籍户口,已达六千九百人。自是以后,由各地迁居此城者,日见其众见《也里州志》。

阔里吉思至徒思时,即命以枷械薛里甫丁之首,得其构陷之事,乃以罪状入告。使者在道,闻窝阔台死。阔里吉思自亦入覲,过河中(Transoxiane),与察合台汗之侍臣某斗。侍臣谓将诉之察合台汗妃。阔里吉思答云不惧。侍臣归报,王妃亦怒。旋阔里吉思闻窝阔台死,而又开罪王妃,乃还徒思。薛里甫丁之妻遣人往愬诸宗王,诸使者皆在中道被扣留,仅有一人达于察合台汗廷(Ouloug Iff)。察合台诸妃与子命阿儿浑往捕阔里吉思。时阔里吉思已将薛里甫丁付与塞卜色瓦儿城知事,命其处死,兹闻讯,急命停止执行。

阿儿浑至,阔里吉思深藏不出,命诸将校往捕始出,并拘其家宰乌赛鲁丁(Ousseil - ud - din Rogdi)。由是呼罗珊、朮斡答而重沦于混乱之中。

捕阔里吉思至察合台汗廷,审讯后,复送大汗所。时皇后脱列哥那(Tourakina)摄政。镇海因得罪皇后已逃。阔里吉思既无庇护之人,尤不幸者,无钱证其无罪。皇后复命将其送交察合台诸子鞠问。阔里吉思答词不慎,哈刺旭烈兀(Cara - Houlagou)命人以土塞其口毙之。阔里吉思晚年时曾弃佛教而改信回教见《世界侵略者传》。

阿儿浑至大汗廷,摄政皇后命其代阔里吉思为波斯长官。阿

儿浑，斡亦剌 (Ouirate) 部人也。幼时父贫，曾以之易牛肉，而为窝阔台傅札刺亦儿 (Djelaire) 部人某所得，后为皇帝宿卫见《史集》。但据《世界侵略者传》，其父为斡亦剌部之千户长。又云斡亦剌部因与成吉思汗族通婚，故为诸部落中之一重要部落。通畏吾儿书，窝阔台大汗时为中书省官。曾偕豁班 (Coban) 至中国。及按翁古帖木儿、阔里吉思之事，以阔里吉思为直，大汗乃命其为阔里吉思之副。然阔里吉思专其职，而不欲其分任其事。阿儿浑乃还察合台汗廷，至是乃命其往捕阔里吉思。

阿儿浑赴大汗廷时，以薛里甫丁俱。时回教妇人法特玛 (Fathma) 用事，颇得皇后宠。阿儿浑求之转请以薛里甫丁为大必阁赤。薛里甫丁许以四千巴里失 (ba' ischs) 献。

薛里甫丁，花刺子模城担夫子也。其城长官悦其色，录之为侍者。真帖木儿偕绰儿马罕奉命往征呼罗珊，求一能通译之书记，因须反对回教徒，无人敢任此职。花刺子模城主以其色衰，乃荐之于真帖木儿。薛里甫丁由是解蒙古语，任通译者只彼一人，故凡事皆经其手，遂成要人。

阿儿浑偕皇后派来征收课税之使者数人至呼罗珊，留诸使于此地，而自赴伊刺克、阿哲儿拜占两地。解除诸蒙古统将之苛敛，至帖卜利司。罗姆、西利亚之使臣来见，求其保护，遂遣人至其国接收贡赋。

薛里甫丁当此时间，则肆其搜括，置督税人于税户而督征之，锢诸税户，不予饮食，加以拷虐。回教教师曾经蒙古人蠲免课税者也，求其略微减少，不允。寡妇孤儿根据回教法规及成吉思汗法令，亦属蠲免课税之人，求其蠲

免，亦不允。帖卜利司致有人质卖子女以纳课税。有一征税人入一死者之家，无物可取，乃取其裹尸之布而去。刺义城诸征税员将其在伊刺克境内所搜括之物共其牲畜，置于此城回教教堂之中。幸而薛里甫丁以1244年死。阿儿浑乃一反其所为，其未能缴纳者则蠲免之，其因课税而在狱中禁锢者则释放之。初窝阔台死，成吉思汗系诸宗王不守法令，各以敕令征取财赋，或蠲免课税。至是开选举大汗会议，召阿儿浑与会，乃尽取所奉诸王敕令，赍所征税额，携所属官吏，而赴蒙古。时大汗贵由业已当选，其所呈贡物尤足博得大汗之欢心者，厥为诸王之敕令。大汗嘉其守正不阿，命其仍长波斯省事。其所荐擢之人，亦皆报可。薛里甫丁已死，乃以火者法忽鲁丁 (Khodja Fakhr - ud - din Bihishti)代之。

阿儿浑还至波斯，诸贵人聚集于马鲁 (Marv) 城以迎，聚宴数日。

旋阿儿浑知朝中有敌，欲入朝营谋。行至答刺速 (Taraz)，闻大汗贵由死。先是贵由命宴只吉带 (Iltchikadai) 以军往征波斯未下诸部。至是宴只吉带劝其归筹饷给，乃还。同时诸王又以敕令来预征数年课税。自贵由之死迄于蒙哥之立，人民复受掙克。

贵由汗死，召集大会。阿儿浑率领波斯诸文武长吏赴会。及至，蒙哥汗已即位，乃以诸王滥发敕令征赋扰民之事为言。帝命波斯诸长吏分别陈述其弊。诸人皆以为民贫乃因税重，应采牙刺洼赤 (Mahmoud Yelvadie) 前在西域河中所定按贫富分别计丁出赋而蠲免其他一切课税之法。帝报可，乃定贫者出丁赋一底那，富者十底那，并以丁赋供给民兵、驿马、使臣之费，不再以之科派人民。

仍以阿儿浑领波斯行省事，佩虎符钩案：原作狮头牌。应是沿《史集》之误，兹改正。以竹维因人贝海哀丁为课税使；察合台汗聂古伯(Nikbey)以萨刺治哀丁(Sarradj - ud - din)为副使；帝并遣使二人；诸皇弟忽必烈(Coubila)、旭烈兀、阿里不哥(Arig - Boca)、末哥(Moga)各遣使一人佐之。分波斯为四府，各以蔑力(Mèlik)官号者一人领府事，佩虎符。其他椽属各佩金符、银符有差。皆赐以中国布帛所制之袍服。阿儿浑归波斯后，重籍民户，按照新例征赋见《世界侵略者传》，《史集》。

六五一
1253

初雪你惕(Sou ites)部人蔑力克沙(Mèlikschah)为万户，以畏吾儿、合刺鲁(Carloucs)、突厥蛮、乞思合儿(Caschgar)、苦叉(Coutchè)诸部人戍波斯参照《史集》“雪你惕”条。蔑力克沙死，子欣都札克(Hindoudjac)袭，擅杀库姆(Coum)城之蔑力。阿儿浑奉帝命戮之于徒思城外，其财产、家属、奴婢没官，分配于四系宗王。阿儿浑整理政务以后，奉命入觐，携奈治木丁(Nedjm - ud - din Kilabadi)以行见《世界侵略者传》，《史集》。

蒙哥帝以波斯东部分封苦思丁谟罕默德克儿特(Mèlik Schems - ud - din Mohammed Kurt)钩案：原书 Kurt 亦作 Kert。苦思丁者，呼罗珊杞萨儿(Khissar)堡之领主也。伯祖乌马儿蔑儿干尼(Omar Mergani)仕古尔(Gours)朝嘉泰丁(Ghiath - ud - din)算端为丞相。以其弟斡思蛮蔑儿干尼(Osman Mergani)为杞萨儿区域长官。斡思蛮死，子阿布伯克儿(Abou - Bekir)嗣，娶嘉泰丁算端女，而生苦思丁。1245年阿布伯克儿死，苦思丁嗣为古尔算端。蒙哥帝即位之日，苦思丁入朝。帝以其祖与父皆受诸帝优礼，亦厚遇之，册封为也里国王，并畀以北至阿母河南南至申河(Sind)马

鲁、古尔、西只斯单、可不里(Caboul)、阿富汗斯坦诸地。命阿儿浑赐其从官五十秃满(toumans)。次日又入谒,帝复赐以御用袍服、三牌子(Paize)、一万底那、印度刀、阿勒哈特(Alkhatt)案:阿勒哈特为 Yémama 或八哈刺因(Behrén)沿岸之一地名,其地以印度出产之木料制造枪杆枪、牛头骨朵、战斧、匕首各一。苦思丁偕帝使一人还也里,绕道至阿儿浑所。阿儿浑遵帝命以五十秃满赐其从官。自是以后,苦思丁君临也里,并略取格儿姆昔儿(Guermsir)、阿富汗斯坦两地之数堡见《也里州志》。

起儿漫守将博刺克杀花刺子模之嘉泰丁算端后,请命哈里发求封其为算端。哈里发从其请,遂自名骨咄禄算端(Coutloug Sultan)。台儿拔都儿进围昔斯单时,命博刺克以兵助大汗,并命入朝。博刺克答谓:以其兵力足以了此。又谓年老不能亲入朝,特命其子鲁克赖丁火者(Rokn-ud-din Khodja)代往。鲁克赖丁未至大汗廷时,其从弟忽都不丁(Coutb-ud-din)僭立。鲁克赖丁至大汗廷,窝阔台汗待之甚厚,册封之为起儿漫算端,并袭骨咄禄算端之号。同时命忽都不丁入朝。忽都不丁至未久,帝命随牙刺洼赤赴中国治事。窝阔台死,忽都不丁曾参列选举大汗大会。贵由帝立,谋封为起儿漫算端,因镇海庇鲁克赖丁而未果。复还中国,至牙刺洼赤所。及贵由死,重赴选举大会。蒙哥大汗立,牙刺洼赤为之进言,始得复位,反还本国。鲁克赖丁携其宝货退避于罗耳,而请命于哈里发。哈里发畏蒙古人不敢纳之。乃入觐,同忽都不丁质对于大汗法庭,不得直。帝以鲁克赖丁界其敌杀之。忽都不丁君临起儿漫,迄于1258年死时。忽都不丁之父塔尼古(Tanigou),博刺克之弟也,仕西辽为答

六三二
1234 -
1235

六五〇
1252 -
1253

六五一
1253 -
1254

刺速长官。见《世界侵略者传》Tarikh Gouzidè 旭烈兀西征波斯时，忽都不丁迎至毡的(Djend)城。

第 四 章

蒙哥即位初年大会决议之征波斯——统军者旭烈兀王之准备——其军队之组织——其经行鞑靼地域——其抵波斯——其破灭亦思马因教徒之准备——此回教宗派之宗教信仰——其密传信徒之秘密教义——阿刺模忒诸亦思马因教主之沿革——哈散萨巴与其诸继承人所常组织之暗杀——花刺子模沙札阑丁算端与亦思马因教主之纠葛——旭烈兀谋取亦思马因诸堡与其王鲁克赖丁忽儿沙之作战及交涉——沙底司之围攻——鲁克赖丁之出降——其传谕诸堡投降旭烈兀——送之入朝而杀之中道——亦思马因教徒之几尽遭屠杀

选举蒙哥为大汗之大会，曾决议两大远征：一为南侵金国，以皇弟忽必烈主之；一为西征波斯，由皇弟旭烈兀主之。

六四九
1251

成吉思汗系诸宗王所部兵，各十金其二，以近亲统率从旭烈兀西征。由中国招致工师千人，管理投石、发弩、放射石油等攻城机械。遣校先行，保留和林别失八里(Bisch - balic)间之统阿特(Toungat)钩索：疑是唐努山山以西之草地，以供驻军之用。原驻之军应将诸地让出，并修缮道路、设备、船桥。命拜住退军至罗姆边界，波斯官吏应为每兵卒一人预备面粉百“门”、酒五十“门”。乃蛮人

怯的不花(Kitouboca)以 1252 年 7 月杪率万二千人先行。

旭烈兀别时,蒙哥帝谕以谨守祖父训教,并以祖父为榜样,诸民族之自愿来归者善遇之,抵抗者殄灭之。命将亦思马因教徒首先殄灭,缘帝在西域时,可疾云城大法官苦思丁(Schems - ud - din)来谒,身衣锁子甲。帝询其故。答云:常衣此甲以防亦思马因人之匕首。因详述此派教徒之暴行,故至是蒙哥尚忆而未忘见《史集》。可疾云城与亦思马因人之据地仅有一山之隔,山以北属亦思马因人。见 Cazvini, Assar ul - biladvé Akhbar ul - y'bad 城之居民常在警备之中,物之贵重者夜间辄藏地下,武器常不去手见 Fakhr - ud - din Razi, Tarikh ud - Duwel。帝又谕,俟灭亦思马因人以后,应强迫哈里发臣服,然后回归鞑靼地域,凡事应与其妃脱古思(Docouz)同议。脱古思者,王罕(Cngkhan)孙女。初嫁拖雷,未成婚而拖雷死。时旭烈兀在阿母河外,曾依蒙古人之一普通习惯娶以为妻。蒙哥以金银宝石分赐旭烈兀及其诸妃、诸子,并厚赐从征诸将。

旭烈兀于 1253 年 5 月 2 日自帝所还其鞑耳朵,诸宗王赍贖物来送。10 月 19 日出发,以其封地委其次子出木哈儿(Tchoumou - cour)。盖长子之母位次在下也。宗王巴刺寒(Balacan)、秃马儿(Toumar)二人率拔都从征之军为前锋,每至一站,官吏皆备粮储马馱以待。

旭烈兀至阿力麻里(Almalig),察合台汗国王妃倭耳干纳(Or-gana)宴劳之。又西行,突厥斯单(Turkustan)、河中(Transoxiane)两地长官马思忽惕(Mass'oud)偕两地诸将来迎汉文蒙古史名《续弘简录》者,附有某从征者之行纪。宋君荣(Gaubil)在所撰《成吉思汗史》一二六页有节译文。Abel Rémusat 在《亚洲报》(Journal Asiatique 第二册二八四页以后有全译文。然此行纪所言和林以西之路程不甚详晰,地名亦有脱误,能有裨于吾人参考者甚少。旭烈兀在 1254 年夏季留驻突厥斯单。惟至 1255 年 9 月始抵撒麻耳干(Samarkand)。马思忽惕献金锦帐,立

帐于此城附近草原丰美之地。旭烈兀留此宴乐者四十日。

至碣石(Kesch)城，波斯长官阿儿浑偕呼罗珊之贵人达官来迎，留居此地一月，分遣使者往谕西亚细亚诸王曰：“今奉可汗之命来灭木刺夷(Molahidas)是为阿剌堡(Arabie)语名波斯，亦思马因人之称，此言迷途者，设自率军队来从征者，事后必有赏。犹移不定者，如赖天之助平复此国以后，必将以待遇此国之同一严酷待之。”

1256年1月2日，从船桥渡阿母河，罗姆算端之使者偕法儿思部阿塔毕(Atabey)之使者来贺，伊刺克、呼罗珊、阿哲儿拜占、阿朗、设里汪、谷儿只诸部君主皆赍重币来迎。

阿母河旁林中狮子甚夥。旭烈兀欲在此处行猎，马畏狮吼不敢进。乃以酒醉骆驼代之，猎得狮子十头。

旭烈兀营于黍布儿干(Schoubourgan)之草原，欲留其地一日，适遇风雪七日不止，马多冻死。乃决定驻冬于此地。及春，阿儿浑入觐过此，献绣帐及饰以宝石之金銀食器一份。留其子克烈蔑力(Kérai Mélik)、掌印官阿合马(Ahmed)与阿老瓦丁阿塔木勒克(Alai-ud-din Ata Mulk)从征。阿老瓦丁者，竹维因(Djouvéin)人，撰名重当世之《世界侵略者传》者也。

亦思马因人，回教一种教派之称，在库希斯单、鲁德八儿(Roudbar)、西利亚等地据有堡寨甚众，奉一世袭之首领，视之如同神人。由其暗杀方法，颇为诸国国王贵人所畏惮。由其教义，又为诸良善回教徒所嫌恶。兹于叙述旭烈兀征伐此教派之前，先应说明其沿革与其信仰之大概。今请首述回教最堪注意之诸异端宗派。

回教一如其他宗教，亦有宗派不少，颇有不守正宗派之《可兰经》(Coran)而立说者。其一派(Cadriyés)以为上帝不能仅由其意志而为创造。又有一派(Khavaridjes)以为等若背教之大过，应受永劫不灭之惩罚。设有一教长(Imam)犯之者，信徒对此教长叛

变,则为一种神圣义务。此派盖为阿里(Ali)之敌,至若拥护摩诃末(Mahomet)婿阿里一派,则名十叶派(Schiyis)。此派以为阿里乃为摩诃末之直接继承人,视此哈里发为一神灵。其以前之三哈里发:阿布贝克儿(Aboubékir)、乌马儿(Omar)、鞞思蛮(Osman)三人,概为僭位者。

其后又有一派(Djéhémiyés)不承认《可兰经》中所表现上帝之特性。别有一派(Motézilés)则主张此种特性之存在,惟不承认其为永劫不灭者而已。盖仅有上帝永劫不灭,乃由其本性而存在,而全知全能。不由其特性之存在之知识之权能也。此派且主张不应视上帝如同人类,而欲《可兰经》表现此种类视之文,应以比喻解释之。此派又主张自主之说,即上帝不能造恶之说。又有一派(Kéramiyés)立说则与此派相反,全信《圣经》(Bible)与《可兰经》所记上帝行为,而以一种类乎人类之形貌赋之。至回教纪元三世纪时,又有一派(Caramattes)以为《可兰经》文以及回教训戒含有一种譬喻之义,应由本派解释之。此派曾与白衣大食诸哈里发之军队战斗,而略取数州者也。

诸派亦有其支派,而在教义之若干点上相差别,其数逾百。乃回教徒则仅承认有七十有三,盖以慕阁(Mages)分七十派,犹太教徒(Juifs)分七十一派,基督教徒(Chrétiens)分七十二派,而木速蛮回教(musulmans)则分七十三派也。

诃论(Haroun - Raschid)之子末门(Ma'moun)哈里发,曾在回教纪元三世纪初年,命人将希腊(Grèce)诸哲学家之著作译为阿刺壁文,由是将发生不少学说之论审精神及意见完全自由之榜样,输入回教世界之中,思想范围遂以扩张。虽与宗教信仰有害,然为哲学理论实开辟一种莫大之境界矣。其尤使诸异端采摘其抽象观念与辩论方法者,要为亚里斯多德(Aristote)之著作。特其所持者,不常为此种神学讨论,有时且诉之于武力。而其狂信竟致流血焉

Macrizi, Al Khittat, t. III, Fi acaid ehl ul - Islam.

适用抽象教义之回教宗派,从来不甚流行。其使回教发生最大分裂者,要为摩诃末教权与俗权之继承一事。当摩诃末之从弟兼女婿阿里被其敌摩拽(Moavia)所败之时,当阿里为刺客所害之时,当其二子哈散(Hassan)、忽辛(Houssein)被白衣大食(Omayyades)所杀之时,曾有无数回教徒归命于摩诃末之后裔,而咒诅僭位之人。旋因秘密传道者之在各地招收门徒,其数日增。十叶派信徒既众,分派遂多,其支派计有四十九种。诸派皆以为阿里为摩诃末之相续人,由是为其正统继承人,最高教职应属阿里之后裔,只能因暴力而丧失,只能因时势而将其暂时抛弃。各教长必须指定其继承人。最高教职只能本于此种指定。世间常有教长一人存在,此教长有时可见,有时不能见之。教长在死亡以前,以其圣灵移转于其继承人之身。十叶派之根本教义如此,然诸支派在阿里后裔继承教长人数问题上,与其他回教徒所公然反对之一定教义上,见其纷歧焉。有若干支派以为阿里本人具有一部份神性,而以此神性移转于其继承人,由是教长不能犯有罪戾,又以为教长通晓人类所不能知之神秘,是为拯救途中之惟一导师,诸信徒必须一种如是之指导,庶不致分趋各途。宗教即在此教长之认识,设能认识其人而敬奉之,则止于至善。由是免除教律所强人遵守之义务,如祈祷、斋戒、巡礼、布施等义务是已。

如上所述,具见此种宗派曾假灌注说与轮回说于火袄教之慕阁也。所以信仰人之灵魂视其功过而移转于一种上级或下级物体之中,赏罚之解应基于此。竟有若干支派将阿里位置在摩诃末之上,而以为奉天命者乃为阿里。

其十叶派之以一种神性赋与教长者,其信仰神性灌注于人身者,其以为其一切否认为无效者,其信仰一定死者可能复活与轮回之说者,曾被其他回教徒名之曰基刺特派(Ghilates),其意犹言过

激派。

亦思马因派即属过激十叶派中之一特别宗派。初，阿里之第五代继承人茶拂儿萨底克(Dja'fêr Sadik)，教长曾指定其长子亦思马因(Ismail)为其继承人，旋因其沉湎于酒乃废之而改立其次子牟栖(Moussa)为嗣。曾有不少十叶派信徒以为教长既受上帝之感应而执行，不能为误，不得反悔，应以第一次之指定为有效。亦思马因虽亡于其父死之前五年，而未执行教长之职，然其党仍不承认牟栖为茶拂儿后之正统教长，以为最高教职应从亦思马因移转于其子谟罕默德(Mohammed)，是为第七代与第末代之可见的教长。此派与其他诸十叶派不同之点在此，缘其他诸十叶派以为教长有十二代，故以十二代派(Imamiyês)信徒而自名见 Schéhéristani, Kitab ul - Millel vé en Nahal。

茶拂儿之第六代后人奥贝都刺(Obeid - oullah)者，在回历纪元三世纪末年时，为十叶派之教长，驻在西利亚之色勒米牙特城。此派之传道师曾传布其教于非洲(Afrique)，得信徒甚众，遂逐黑衣大食哈里发之长官占领数州，在利迦迭特(Ricadét)城宣布奥贝都刺为教主，而号“信徒之长”(Emir - ul - muminin)，别号麻哈底(Mahadi)，犹言亦思马因派之弥施诃(Messie)。其第三代继承人谟伊司(Mo'izz)取埃及、西利亚及阿刺壁之一部(Arabie pétrée)于黑衣大食，而徙都开罗。阿里一系由是在三百年后，建设一国势强于黑衣大食之敌国。盖当时报达之哈里发仅局处于伊刺克阿刺壁一隅也。

亦思马因派有一秘密教义，按段传授于信徒。其在开罗传授此秘密教义者，为传道长(Da'yi - ud - Da'yat)分

二九七
910

三六二
973

九段传授秘密于信徒。信徒在入第一段以前，须发重誓，谓：若不守所传之秘，若中止为亦思马因派教友之友教敌之敌者，将受此世最大之灾，彼世最重之罚。传道者于其人发誓以后，定其传授报酬之价，必须知其信徒确已灌注所授之说，始许其由此段升入彼段。

传道者先以下说授信徒，谓：上帝永以设立与保存其教之任务付托教长，教长应为信徒之惟一导师。上帝创造最伟最丽之物，为数有七，如行星天地者，故亦定教长之数为七。此七人名阿里、哈散、忽辛、阿里者因阿比丁 (Ali Zeinul - Abidin) 谟罕默德贝克儿 (Mohammed Bakir)、茶拂儿萨底克、亦思马因与亦思马因之子谟罕默德。此末一教长之认识秘密，为前此诸教长之所未及，其知识为神所授，复转以授之亦思马因派之博士 (Da' yis)。而其他诸阿里派之博士概不得其传焉。

其以一种新教代替旧教之设教人 (prophéte) 为数亦有七。每设教人在世时有辅佐人 (siouess) 一人，合计继承之辅佐人，共有七人，其名曰沉默人，盖其仅辅佐设教人而保存其教而已。迨至此七辅佐人相继去世以后，则又有一新时代开始，复有一设教人，出废旧教而立新教，亦有辅佐人七人。如是变迁迄于第七设教人出世之时，将从前一切宗教废止，再立新教。第一代设教人为 Adam，以其子 Seth 为辅佐人；第二代设教人为 Noé，以其子 Sem 为辅佐人；第三代设教人为 Abraham，以其子 Ismail 为辅佐人；第四代设教人为 Moise，初以其弟 Aron 为辅佐人，及 Aron 死后，又以 Noun 之子 Josué 为辅佐人；第五代设教人为玛利亚 (Marie) 之子耶稣 (Jésus)，以 Siméon 为辅佐人；第六代设教人为摩诃末，以 Abou - Talib 之子阿里为辅佐人，阿里以后，连续有辅佐人六人。自哈散迄于亦思马因，其名前此业已著录。亦思马因之子谟罕默德，则为第七代及第末代之设教人，其欲得秘密教义之解者，只能向其求之。一切人类皆应服从此设教人，是为前四段中所授之教义。

信徒在第五段，则习知执行最高教职之教长应有传道师十二人周历世界，其数乃为神智所定，如同一年之有十二月。亦思刺哀勒(Israël)民族之有十二部落，摩河末之有十二伴侣。人之手掌代表大地；四指代表四洲，其姆指则代表大地之柱石，姆指之两节则代表设教人与其不可分离之辅佐人；人身之十二脊椎骨隐喻十二传道师，以最上者为尊，因其近于教长也；七颈椎骨则指七设教人，而七教长则代表人面之七孔。

授道者在第六段中解说回教关于祈祷、布施、巡礼、清净等事之秘义。如是诸事不使人类堕入恶道，并命信徒研究皮塔葛尔(Pythagore)、柏拉图(Platon)、亚里斯多德及其诸弟子之著作，告以切勿妄信传说，勿信简单引证，只应承认理性的证明。

在第七及第八段中，则传授一种宗教之创立人必须有一传授其训戒之辅佐人。前者为主因(assl)，后者由前者转化而出(sadr)。乃为高级世界所被覆的下级世界之意象。前者无名无形，不能言其存在，抑不存在，不能言其无知抑全能，对于其形亦然。若有肯定，则在彼与创造的万物之间发生一种类视。如有否定，则未免将其某种特性剥夺，既非永劫不灭者，亦非时代之产物。其永久存在者，乃为其训戒。《可兰经》中所言之复活与赏罚，其义在俗人所解之外，是盖为宇宙大变迁终了而一新时代开始之时期，一如一定哲学家所言星宿变化所决定之变迁也。

传道师在最后第九段中，又反复申言前此所授之一切教义，及至其确知其信徒值得认识秘密之时。然后使其注意哲学家所撰形上形下等学、理论神学以及其他哲学部分之著作。然后揭示最后之秘密，而告信徒曰：“所谓创造及主因，盖比喻物质之起源与变化，感应仅为精神之愉快。传道人盖以天启之事传播于人类，而使其新教在秩序及正义中合乎人类之需要。当此宗教为公益所必须之时，始成为必须遵守之宗教。然哲学家不必实行之，只须认识可

已。哲学家并须认识其强人遵守之一切义务，然此种义务非对彼等设定。故哲学家不受其拘束。”复次又告信徒，宗教创造人之任务，乃在对于一般人类秩序之维持制定规则。而哲学家之任务，则在以此授之于个人见 Macrizi 撰《埃及志》第二册《大传道师职务》章。

观不少撰述中所志亦思马因派诸博士之说，具见其得之于希腊人、犹太人及火袄教徒者不少。其对于宗教训戒有一秘密意义皆应解释之信仰。由是阿刺壁语对于此派与夫首先主张此说之 Caramattes 派，皆有内省派 (Bathiniyens) 之称见 Schéhéristani, Kitab ul Millel vé en Nahal., Es - Schi'at.

法特玛朝 (Fathimites) 之哈里发，曾派遣秘密传道师至波斯，故在波斯亦有亦思马因派信徒甚夥。其中之一要人乃为哈散萨巴 (Hassan Sabbah)。哈散萨巴者，父名阿里 (Ali)，阿刺壁耶门 (Yémen) 地方火迈伊儿 (Homeirs) 部人也。初徙刺义城，而生哈散。后哈散因执行其教职游行波斯，阅年甚久。后居可疾云城，派遣传道师至低廉国 (Deilem)，信徒既众。遂自至低廉，居于阿刺模忒堡附近。旋变更姓名移藏堡中，终逐塞尔柱克算端蔑力克沙派守此堡之堡将麻哈底 (Mahadi) 而占有此堡。

四八三
(1090)
9月6日

哈散得此根据地以后，复占领附近诸乡，而组织一名曰鲁德八儿 (Roudbar) 之区域。境内诸堡，或以情诱，或以力取，凡险峻之处皆建堡以守之。鲁德八儿者，蔑力克沙算端臣某突厥人之封地。见地被夺，乃抄掠之，至于阿刺模忒堡下，而将亦思马因人所领诸地摧毁。

哈散派往库希斯单之传道师，亦在其地招收信徒，故亦思马因人亦在此处据险设堡，如同鲁德八儿库希斯单山

地也。以哈音(Cain)城为首府。境内有术森(Zouzen)、禿温(Toun)二城。地处你沙不儿、也里、亦思法杭、耶司徒(Yezd)诸地之间(见谟涅靖巴昔书第二册)。

四八五
1092

蔑力克沙算端见亦思马因派之势盛,颇以为忧,曾同时遣军围攻阿刺模忒堡及库希斯单境中之要堡,旋因此算端之死而解围。时塞尔柱克帝国内乱开始,亦思马因派之势力遂日见其张。

1092年
10月16日

哈散赖有所指挥之盲从的党羽,致使远人畏慑。最初为其党羽所暗杀者,为蔑力克沙时之名相尼赞姆木勒克(Nizam-ul-Mulc)。此人在蔑力克沙死前约三星期,被亦思马因派所害。哈散在其所居岩上,执有其敌人生死之权塞尔柱克宫廷之要人亦为所用。在在位置刺客,阴结党羽,使其敌日在警备之中。有欲害其敌人者,辄诬其为亦思马因派之党徒。由是告密日增,无人不受猜疑。蔑力克沙且疑及其最亲信之人,有时恐他人疑其与“内省派”同谋,曾任其臣民将被诬为赞成此派之说之起儿漫王处死。其子白儿甲鲁克(Beurkyarouc)即位之初,曾为一内省派党徒所刺伤。当时营中有亦思马因人甚众,诸将在日间皆衣锁子甲,夜间亦寢息不安。人民谣传算端善视亦思马因派。白儿甲鲁克为释其疑,曾严搜军队。得亦思马因人甚夥,乃尽歼之,并命诸州将所发现之亦思马因人处死。

五一二
1117

白儿甲鲁克之弟谟罕默德(Mohammed)在位时,曾将鲁德八儿禾稼毁坏,连续有七年之久,盖欲用此法断绝阿刺模忒、兰巴撒耳(Lemscher, Lembesser)两堡之粮道,复继之以围攻。时人以为阿刺模忒必难久守。然同年谟罕默德死,其子马合谋(mahmoud)继立,其宫廷要人与哈

散勾通者停止战事。

己而君临呼罗珊之塞尔柱克算端辛札儿(Sindjar), 遣军往取库希斯单境内亦思马因人所据诸堡。哈散遣使求和, 辛札儿不许。哈散乃命算端之侍者一人, 俟其夜寝时植匕首于床前地上。辛札儿见之, 不知为何人所为, 乃秘其事。旋得哈散来书云:“设余对于算端不怀善意, 则地中所植之匕首将植于其胸。算端应知余在此山巅之上能指挥其左右之人。”辛札儿见之, 始许与亦思马因人言和, 当其在位时代, 不复再言讨伐亦思马因人之事。而此时代亦为亦思马因派势力最强之时。

哈散萨巴以入据阿刺模忒堡之第三十四年死。其在此长期之中, 从未下堡一次。仅有二次足逾其居宅之外, 终身皆在其退隐之室写读其派之教义, 统治其所创设之国家见 Djouvéini《世界侵略者传》第二册, 《乐园》第四册, 谟滔靖巴昔书第二册, Mohammed de Ravend 撰《塞尔柱克朝史》Leyde 图书馆藏突厥文写本), A' mad - ud - din d' Isfahan 撰 Nossret ul fithret ve O'ssret ul fithret。本书内有《塞尔柱克朝诸相列传》, 巴黎图书馆藏阿刺壁文写本。

1124 年
5月23日

哈散曾以简单诱导之说, 表示其教义之真云:“至若认识上帝, 必须出于两途。而此两途实为一途, 抑以为无须何种教示。只用理性之启发, 即可识之。抑承认必须有一教师指导, 而不能仅恃理性之启发。顾主张前一说者, 若不承认有一博识导师之必要, 则不能反驳他人理性之说。”哈散用此双关论法反驳希腊哲学家之说。又云:“导师之必要既已证明, 则应知凡教师是否皆良, 抑必须有一不误之导师, 顾其主张凡教师皆良者, 若不承认有一尽人信从的导师之必要, 则不能辩驳其敌之教师。”彼遂

持此说以驳其持传说解释圣经之徒。又云：“由是证明人类必须有一真实不误之教师。顾欲有之，必须识之。则应有业经指定之人，而其真实业经证明者在也。世之走路者不用乡导，诚属大误。则于发足之初，必须觅此乡导。”彼遂以此说反驳十叶派之教义。

“意见之纷杂可证其误，意见之一致可证其真。复杂者错误之征，一致者教授之果；复杂必至意见自由，教授则使之归于一致。而此一致系于对一教长之服从，意见自由则致出于首领纷杂之宗教分裂。”见《世界侵略者传》第二册，Schehrstani 撰《宗教及哲学派别》，Leyde 图书馆阿刺壁语写本。

哈散持己甚严，遵守《可兰经》之训教，莫敢或逾。观其处置其二子之严厉，具见其性质之刚强。其一子因刺杀亦思马因派一首领之为库希斯单长官者，其一子因行为放逸，皆被哈散杖死。哈散未死以前，传位于其旧侣兰巴撒耳堡统将甲不速儿克乌米德(Kia Buzurk Umid)。

此新教主在位时代，暗杀之事愈增。其被刺者不仅属此派之敌人，当时之君主贵人不敢敌视亦思马因派，而与之缔交修好。教主遣效死之徒其人自称曰 fidayis，阿刺壁语牺牲之谓，为之效命。诸王贵人曾利用此辈刺杀其敌人，然受害者之报复往往波及无辜，不特尽屠亦思马因派之居民，且将与彼等共处之人聚而歼之。辛札儿算端之相阿不纳昔儿(Abou Nassir)，曾将亦思马因派之地摧毁，次年即被暗杀。辛札儿屠内省派万人，而为其相复仇。黑衣大食之哈里发二人陆续为刺客所害，谟司帖刺施德(Mostéreschid)死于蔑刺哈城附近，刺施德(Raschid)死于亦死法杭城前。自是以后，黑衣大食之诸哈里发不复呈

现于公众之前。

后一暗杀事件前之四月，甲不速儿克死，其子谟罕默德(Mohammed)嗣立。谟罕默德在位二十五年死，子哈散(Hassan)嗣位。

迄于是时，阿刺模忒堡之诸王皆以教长之传道师自命。质言之，自命为法特玛系之哈里发，并严守回教习惯。至是，哈散乃自称曰隐藏不见的教长之辅佐人，曾在斋月中聚亦思马因人而告之曰：自是以后，教长将宗教强其遵守之义务解除，现已届再兴之日，只须自觉默思上帝，每日无须为五次祈祷，亦无须遵守教中所定之其他外表习惯。宣示以后，为民众设食破斋。自是以后，此斋日遂为亦思马因人之再兴节，饮酒游乐。故良善回教徒皆引以为耻，由是阿刺壁语遂有木刺夷(Molahidas)人之称。木刺夷者，犹言迷途之人也。

哈散既将亦思马因人派之秘密教义披露，遂在第九段传授中，谓应视再兴天堂地狱之教义寓有一种比喻之意。缘内省派曾采是说于若干希腊哲学家，以为世界无始无终。世界之末日，仅为宇宙一大时代之告终，继以别一时代之开始，而其时期皆由星宿之变化定之。再兴云者，一时代之末日人类呈现于上帝之前之谓。此日到达，所在一切宗教习惯皆废。

哈散更进而以上帝之辅佐人教长自居，欲附合一种故事，自称为涅查儿(Nézar)之孙。涅查儿者，法特玛系哈里发模司坦昔儿(Mostanssir)之子也。此哈里发被曾指定其子涅查儿为嗣位之人。然在1064年终，模司坦昔儿死后，其大将军阿甫查勒(Afzal)私奉哈里发之幼子嗣位。涅查儿拒不称臣，而退居亚历山大城(Alexan lrie)，阿甫查勒旋捕之，涅查儿遂不知

所终。至是亦思马因派遂又分裂。有不少信徒以为涅查儿为其真正嗣君，故此派自称为涅查儿派。兹哈散既自称为此教长及其继承人之孙，而此二人皆已不可得见。由是同时自命为其神性之继承人。自是以后，亦思马因人多以其主赋有一种神性后
 1166 哈散为其妻弟所刺杀，其子谟罕默德 (Mohammed) 嗣位，
 1171 尤热烈主张再兴之说。适埃及之法特玛朝为撒刺丁所废，阿刺谟忒王遂成为一切亦思马因人之教主。良善回教徒之视低廉城教徒如同异端，其宣言此辈为背教之人者，首为鲁阳 (Rouyan) 城教长法忽鲁伊思兰 (Fakhr - ul - islam)，其在可疾云城命此城居民勿与内省派缔结何种交际。并云：“缘此辈甚狡，行将诱惑汝等中之若干人，而使汝等不和。”可疾云人从其劝告，凡自内省派地方来者，
 1180 皆杀之。及此教长返鲁阳城时，即为人所刺杀。鲁阳者，馮楞答而山中之一城也见 *Cazvini, Kitab Assar - ul - Bilad* (回教王朝史)。

别又有一教长结局较善。有著名教长法忽鲁丁 (Fakhr - ud - din) 者，谟罕默德同时之人也，在刺义城教授神学，每次驳亦思马因派之教义时，辄诅之云：“愿上帝咒之灭之。”谟罕默德乃命其“效死者”一人至刺义城，矫装为学子，听其授课，乘隙袭之于其内室，闭门以匕首胁之曰：“缘何汝常诅詈亦思马因派及其教义。”教长惧，乃对其宣誓，不再言及亦思马因派徒。刺客乃告之曰：“余未奉杀汝之命令，否则汝必不免。吾主哈散之子谟罕默德命余传言，彼不畏庸人之演说，而畏言词之出于声望如汝者之口，盖其深印于人心也。吾主请汝往见，俾其能面致其钦佩之忱。”教长谢之，然重再申言其不再侮辱其主。刺客乃以三百银币 (miscal) 置其前，并告其每年可得此

款，别有耶门地方所制之衣二袭在彼居室中，命往取之，遂遁去。嗣后法忽鲁丁之弟子某询其何以不再诟詈亦思马因派。答云：“彼等论据甚锋利，吾亦无可如何也。”见 Nigharistan de Gaffari

可疾云城附近十余里高山之上，有阿儿思兰库沙德 (Arslan - Kus Chad) 堡。亦思马因人夜袭据之。可疾云城居民曾求援于数王而无效。有一部主岳鞏人阿里 (Ali le Ionien) 者，乞援于花刺子模算端塔合失 (Tagasch)。算端以兵围攻此堡。堡人请降，算端以兵戍之，而引军退。亦思马因人夜由地道入，尽杀戍兵，阿里复往求援。塔合失算端自领兵至，与可疾云城居民合攻此堡。亦思马因人抗拒两月，又乞降，请许其退出。分两队行，设先行者无恙，然后第二队继之，否则力守此堡。算端许之，迨第一队出堡敬礼算端去后，不见第二队之出。诒之，则已尽行矣。算端命将阿儿思兰库沙德堡堕平而去。然亦思马因人未释恨于阿里也。阿里曾赴默伽巡礼，迨其归游西利亚时，在公共祈祷后，为人刺杀于大马司回教堂人群之中见 Zacaria de Cazvin, Kitab Assarul - bilad, Arsslan - Kus Chad & Keschmer 条。后一地为你沙不儿之一村名。 1198 1205

谟罕默德死，子札刺勒丁哈散 (Djélal - ud - din Hassan) 嗣立，改奉正宗回教，以其改教之事通知黑衣大食哈里发，花刺子模算端谟罕默德及伊刺克诸长官，并强其臣民归依正教。其母往礼默伽，至报达时，曾受优礼。哈里发命在札刺勒丁旗下之巡礼人，赴默伽时，列于诸回教国王旗下巡礼人之前。花刺子模算端谟罕默德闻之甚恚。其后兵攻哈里发纳昔儿时，此即其所声言之罪也。 1210 1212

已而哈里发囑亦思马因教主遣刺客数人来，命之刺

杀默伽城之异密。然刺客不识其人，误中其弟。

据亦思马因人之说，成吉思汗西征花刺子模之军未逾锡尔河(Sihoun)时，札刺勒丁曾致书于蒙古大汗纳款请降。然成吉思汗之军渡锡尔河后，首先遣使称臣之回教君主，确为札刺勒丁也。

1222

札刺勒丁死，子阿老瓦丁谟罕默德(Ala - ud - din Mohammed)嗣立，时年九岁。又弃正教而不遵守，其前此畏札刺勒丁之罚而显然归依正教者，兹又放弃正教习惯，并组织一党虐待尚奉摩诃末教之信徒。阿老瓦丁未受何种教育，缘教长任在何年皆无错误，信徒皆应服从，无论其行为若何，事后皆不能挽回，且无一人敢为劝告见《世界侵略者传》第二册，《乐园》第四册，谟涅靖巴昔书第四册，Tevarikh Al Seldjouc，亦思法杭人 A'mad - ud - din 撰《塞尔柱克算端诸相传》，Nigaristan de Gaffari。

阿老瓦丁谟罕默德幼年时，阿刺模忒之宫廷曾与札阑丁算端发生严重纠葛。初，札阑丁之归自印度，曾以呼罗珊委付于儿汗管理。于儿汗之部将曾在邻接此州之亦思马因人地方肆其焚杀奴温(Noun)、海音等城皆遭兵燹。阿老瓦丁遣使至库亦城，诉之札阑丁算端。算端召于儿汗至，使与使者辩对。于儿汗聆使者威胁之辞，乃于靴中腰间取数匕首掷于使者之前曰：“是为吾人之匕首，吾人并有更较锐利之刀，此汝辈所无者也。”使者不得要领而还。嗣后未久，于儿汗在甘札城附近为内省派三人所刺杀。诸刺客持带血之匕首入城，高呼“阿老瓦丁万岁”，侵入相邸。时薛利夫木勒克已赴宫内。刺客觅之未得，伤其阉者一人，仍欢呼而出。居民群集屋顶，以石投之，皆毙。然刺客死时尚云：“吾辈是吾主阿老瓦丁之牺

牲。”

别有一阿刺模忒使者名别都鲁丁阿合马(Bedr - ud - din Ahmed)者,奉命赴札阑丁算端所。行至拜勒堪城,闻甘札城之事,踌躇不敢前。适薛利夫木勒克慑于刺客之威,欲与亦思马因人修好,乃召此使者至,并保证其必满意而归。亦思马因人要求修好,算端则要求将蒙古人侵入时亦思马因人所据之达蔑坚城退还。至是双方约定,亦思马因人给付三万底那,以为割让此城之代价。时札阑丁已赴阿哲儿拜占,使者乃偕其相赴其地。一日使者饮酒微醉,语薛利夫云:“汝等军中有我辈之‘效死人’不少,诸将之仆役中亦有之,甚至公之厩中,算端之门监属吏中,亦皆有之。”薛利夫欲见其人,促使者召之至,并以手帕付使者,以为不加害于此辈之担保。使者乃召五人至,中有一人,印度产,健壮果决之人也,告薛利夫云:“某日某地,设余不待后命,早已加刃于公。”薛利夫闻之,卸其外服于肩,而露其襦,坐而言曰:“因何理由结怨于阿老瓦丁?余为何事其必欲余死?余为其奴与为算端之奴无异。余现在汝等之手,任汝等随意处置可也。”如是悲悯之词,哓哓不已。算端闻之,怒其怯懦无耻,命其将此五人投诸火。薛利夫谢不敢为,算端乃命置薪于薛利夫幕前,将此五人焚死。五人未死前皆曰:“吾辈为吾主阿老瓦丁之牺牲。”算端又以其门监用人不慎,亦并杀之。

札阑丁赴伊刺克,薛利夫留守阿哲儿拜占。驻在巴耳打阿(Berda'a)城时,亦思马因人之王遣使来告云:“汝将效死人五人焚死,脱汝欲保求性命,须给付每人代价两千底那。”薛利夫闻之怖甚,厚待使者,命掌印官奈萨人谟罕默德作书,将阿老瓦丁王年进之岁币三万底那减去一万底那。此书曾经薛利夫签名交于使者。

亦思法抗战后,札阑丁驻在刺义城时,阿老瓦丁王又遣使者偕效死人九人来见。使者言其主欲与算端修好,请算端指出其欲除之人。算端集诸臣议之,诸臣多劝其从使者之请,惟伊刺克相佐薛

里甫丁(Schéréf - ud - din)以为阿老瓦丁之意无非欲觊算端之秘,设若指出其人,恐反为所卖。札阑丁以为然,乃告使者曰:“何人为余之友与敌,汝辈应知之。设汝辈欲践汝辈建议之言,可自为之,勿须指明。设若得天之助,吾人之刀将必不使吾人求助于汝等之匕首。”

六二六
1229

使者返阿刺模忒时,逃亡此地之算端弟嘉泰丁又从此地出走。算端甚怒,缘亦思马因人之王背约,任其弟出走,并且供给兵器马匹也。当其派遣其掌印官奈萨人谟罕默德出使阿老瓦丁所之时,馀怒尚未平息。谟罕默德曾记述其奉使事云:

“余因数事被派至伊刺克。初,算端攻下起刺特城以后,亦思马因人之王遣使来献岁币两万底那。乃岁币之额原为三万底那,而亦思马因人未献者已有两年。此次来献,对于不足之额,藉词不付。余此次奉使除别有要求外,并要求此岁币余额。

“初,算端从薛利夫之言,对于哈里发宣誓,不再要求报达之两藩王。只巴勒(Djibal)、爱维(El Eive)二蔑力臣服,并不要求金军助战。至是又因薛里甫丁之进言,以为失计。盖此二王若不臣服,则算端将不能为伊刺克之主。顾未知此二王顺逆以前,算端未便致书,乃命余赴伊刺克,设其愿归命,则自亦思法杭城致书二王与耶司德王,征其军队,使薛里甫丁统之,往屯可疾云城。然后余应赴阿刺模忒,要求阿老瓦丁在公共祈祷中诵及算端之名,并献岁币余额,设其拒绝,则应遣军侵入其国,肆其焚杀。

六二七
1230

“余至亦思法杭,派赴三王处使者归报,三王皆愿以兵来会。及兵至,余乃命薛里甫丁率之,往屯可疾云,缘

此城为阿刺模忒最近之城也。

“算端有数事颇不满于阿老瓦丁王，尤怒其背约，不将其弟嘉泰丁交出。算端命余传达之词颇为强硬，命余须待阿老瓦丁亲自出迎，始入阿刺模忒。见时不许吻其手，并不许表示进见时必须遵守之一切礼节。余曾以此事商之薛里甫丁。彼告余云：此国之王未达一定年岁，则不能行逾一定界限。其阿老瓦丁尚未达此年龄也。若公以此为进入阿刺模忒之绝对条件，则使命必无结果。今为公谋，余先遣人预告以算端之要求。公随使者之后，不待答复径入其堡，设其依从更善。然余敢言其必不亲自出迎。设其不从，公既入堡，则于奉使事固无碍也。余遂从其言，入阿刺模忒，仅见阿老瓦丁之宫廷贵人来迎。果不出薛里甫丁所料，其相阿马都丁(Amad - ud - din el - Meuhéschem)来见，请先转达奉使之词，以便先与其主计议答复。余拒之。三日后，在深夜中谒阿老瓦丁于山巅，其相阿马都丁坐于王座之右，延余坐于王座之左，余乃致奉使之词。

“余先要求将算端之名加入公共祈祷之中，一遵前此算端之父‘大算端’之例。盖前者大算端曾遣断事官谟只刺丁(Modjir - ud - din)至今王阿老瓦丁之父札刺勒丁哈散所，命将其名加入公共祈祷之中，曾经见许。现谟只刺丁尚存，并作书交余证明其事。彼等始不认有此事，并以谟只刺丁之书为伪反复辩论久之。顾其事甚近而且甚著，终亦无词自解，再者，尽人皆知曩昔亦思马因年纳岁币十万底那于算端。

“复次乃言及岁币欠额问题。据答，飞鲁司忽堡(Firouzkouh)统将曾将从库希斯单运赴阿刺模忒之一万五千底那夺取，是以岁贡不足。余答以其事在修好订约之前，彼等又诘余云：然则吾人何时曾为花刺子模宫廷之敌？别言之，吾人何时非其友欤？吾人不问算端之盛衰，始终皆曾为之效命，当其渡申河后日暮途穷之时，吾人曾在印度为之效命也(后余以此语转达算端，算端亦承认其

事)。余又谓此皆非减少岁币之理由。彼等终乃言丞相薛利夫曾将岁币减少一万,并将其签名之文出示。余云,此种帑金属于算端,只有算端可能处理。彼等答云:丞相用其签名处分算端之一切收入,并曾随意耗费,不能谓其对于吾人独受限制也。最后乃约定交余两万底那。至若所余之一万底那,则请付与期限,以待算端之最后决定。”见《札阑丁传》

阿老瓦丁既长,得心疾,精神错乱。然医者讳言其疾,亦不敢诊治之。盖狂信之党徒不许人信教长能得心疾,设有言之者,必为此辈所杀。疾遂日剧,终致疯癫。第其信徒仍以为其言行出于天授。阿老瓦丁幼时即受惯养,不容人稍违其意,无人敢以恶讯告之,恐触其怒,所以不知外事,以致国内盗者充斥,人民横受压迫。

阿老瓦丁至十八岁,生子名曰鲁克赖丁忽儿沙(Rokn-ud-din Khourschah),立为嗣,及长,众望属之,视若未来教长,奉之如同其父。阿老瓦丁忌之,欲立他子为嗣。然其臣民不附,盖根据此派之说,初次指定不能挽回也。阿老瓦丁由是虐待其子,鲁克赖丁不能忍,诉之于其亲信之人,诸人亦受其狂暴举动之窘,亦甚怨之。鲁克赖丁以其父不能理事,致蒙古之兵入境,欲背其父遣使至大汗所纳款,诸贵人多从之,许拥戴鲁克赖丁以抗其父之党。然若其父自来攻击,则彼等决不加害。已而阿老瓦丁醉卧,夜半为人所杀,身首分离,其旁卧之一印度人与一突厥蛮人亦并受伤。

八日后,始悉凶手为阿老瓦丁之幸臣哈散(Hassan)。鲁克赖丁不明正其罪,而使人密杀之,并将其尸同其二子一女投诸火。其疑鲁克赖丁为主谋者至是益信。

鲁克赖丁忽儿沙即位以后，命其臣民遵守正教习惯，清除道路盗贼。自其所居之麦门底司(Meimoun - diz)堡遣使至哈马丹城牙撒兀儿军前请降。牙撒兀儿命其径向旭烈兀王所纳款。鲁克赖丁乃遣其弟沙歆沙(Schahin-schah)至，牙撒兀儿遣子偕往。然数日后，牙撒兀儿以突厥人及波斯人所组合之一军进攻阿刺模忒，猛攻不下，乃坏其禾稼并蹂躏其全境而去。

六五四
(1256)6月

先是怯的不花以前锋万二千人侵入库希斯单攻下数堡，进围其要堡吉儿都怯(Guird - couh)筑长围以攻之。堡之周围筑垒一重，垒外有宽濠一道，别于营后又筑垒一重。防守虽密，阿老瓦丁所遣援军有一百十人尚能突围入堡。时守堡者为疫所苦，然迄于旭烈兀抵波斯时，尚与库希斯单其他诸堡坚守不降。旭烈兀至查维(Zavé)，遣忽合亦勒合(Gouga - ilga, Kogailgai, Gueuka - ilga)钩索：此人疑即郭侃往偕怯的不花共平库希斯单未下诸地。二将取秃温镇，屠其居民，虏其幼妇儿童，还与旭烈兀大军合。

旭烈兀至波斯长官治所之徒思城，结幕于阿儿浑之园林中，阿儿浑之妻妾厚款之。又赴附近之刺亦坚(Raigan)草原，留居数日。附近诸地皆以粮储酒食来献，进至你沙不儿洲之哈不杉(Khabouschan)镇。此镇原为成吉思汗之军队所毁，旭烈兀命兴复之，并指定一种款项，以供重建回教教堂与商场之用。

无何，沙歆沙来见。旭烈兀因致书鲁克赖丁，谓既遣其弟请降，则其父虐遇蒙古人之罪可宥。若鲁克赖丁毁其数堡，亲自来营谒见，可保其国不受损害。鲁克赖丁乃墮其数堡，除去阿刺模忒、麦门底司、兰巴撒耳三堡之门，

六五四
(1256)6月

并将其要塞一部份削平。旭烈兀乃命牙撒兀儿退兵出境。鲁克赖丁虽请降,并许在其国内设置一蒙古长官或八思哈(ḥasskak),惟对于出谒一事,则请宽限一年。

9月 旭烈兀复自比司塔姆(Bistham)遣使往见鲁克赖丁,谕以恩威,命其来见。鲁克赖丁遣其父之从弟,偕其相苦思丁乞烈乞(Schams - ud - din Kiléki)从使者归,仍以宽限为请。鲁克赖丁并求许其保有阿刺模忒、兰巴撒耳、刺勒(Lal)三堡,然后将其他诸堡献出,并谓已命吉儿都怯及库希斯单其他诸堡守将赴营纳款。其意以为有此退让,旭烈兀将许其展期出见。冬寒将至,蒙古军将不能在此山国中作战也。

10月8日 时旭烈兀已攻下沙底司(Schahdiz)堡,又谕鲁克赖丁亲来秃马温(Dumavend)城营中谒见,如因事不能遽来,可缓数日,先以子来。鲁克赖丁闻讯,颇为狼狈,乃谓将遣子来,并僉军三百人以从。设若其国不受兵侵,则允将诸堡堕毁。乃遣其父与一曲儿忒女奴所生之七岁庶弟,冒为己子,偕大臣数人出见。旭烈兀知其诈,抚慰之,谓其年龄太幼而遣之归,同时并命鲁克赖丁遣其次弟沙歆沙来。鲁克赖丁乃遣之,率僉军三百人出见,盖欲以此缓兵,不亲自出见,待冬季之届,又可有一不出见之藉词也。

10月26日

会鲁克赖丁之相偕吉儿都怯堡将至刺义城附近谒旭烈兀,乃命沙歆沙归,再谕其兄堕其麦门底司要塞,并亲自来见,将厚待之,否则未来之事只有上帝知之。鲁克赖丁仍以同一藉词避不敢出。旭烈兀乃命围绕鲁德八儿一带诸军同时并进。不花帖木儿(Boca - Temour)、忽合亦勒合将右翼自朶楞答而进军。捏古答儿干兀勒(Ne-

goudar Ogoul)、怯的不花将左翼从哈儿(Khar)、西模娘(Sémenan)一道进。博勒海钩案：此处写作 Bolgai 即前之 Balacan 后之 Bolga、秃塔儿钩案：此处作 Toutar 即前之秃马儿(Toumar)两王从阿刺模忒一道进。旭烈兀自将中军万人自耶司克烈(Yeskélé)从塔里干(Talécan)一道进。由附近诸地及曲儿忒阿美尼亚转运军粮，征发所有牲畜以供转输。旭烈兀命将鲁克赖丁金发之军三百人秘屠之于可疾云城附近。

旭烈兀至麦门底司，巡视一周，集诸宗王及统将议，应即时进攻，抑待未年。时际冬令，粮储既少，而刍秣并缺。诸将多请待来春，惟有数人主张立时进攻，旭烈兀从之。

11月9日

然在进攻以前，尚欲用交涉方法谕其出降，遣人至鲁克赖丁所，告王已亲至，设其出降，仍许不加害于彼及其民，限期五日，期满进攻。堡人答鲁克赖丁不在堡中，无命不能出降。乃进攻，伐树木以造投石机，运至附近山巅。旭烈兀设帐于最高山峰之上，被围者亦发弩以御。次日又进攻。鲁克赖丁遣人来言，前不知蒙古王亲至，兹请停战，彼将于当日或次日出见。及至次日，又求付给谕降文约。旭烈兀命其相竹维因人阿塔木勒克作书报之。鲁克赖丁又约次日出降。迨至其弟出堡之时，堡人暴动，阻其出堡，谓将杀出降之人。鲁克赖丁又遣人以其事告旭烈兀。旭烈兀乃谕其不必犯冒此险。次日，堡之周围同时进攻，至夜始止，被围者并投岩石以拒。

鲁克赖丁原冀冬季雨雪，可使国内山道难行，作战不易。不意此时天时温和，终乃决定出降。先命其子偕大官数人赴蒙古营。次日自率诸大臣及著名天文家徒思人

11月19日

纳速刺丁(Nassi - udr - din)、名医哈马丹人谟瓦非怯迪莱(Movaffik - ed - dévlet)与来速迪莱(Reis - ud - dévlet)诸子出降。诸人皆常劝其纳款者也。见旭烈兀献其宝藏,实不及世人所信之富。旭烈兀以之表散诸将。次日麦门底司堡军民皆退出,蒙古军遂入据之。

12月20日

旭烈兀待遇鲁克赖丁甚厚。以数将监守,命其转谕鲁德八儿、火木斯(Comouss)、库希斯单等地诸堡守将将堡献出。鲁克赖丁遣人偕旭烈兀使者谕下四十余堡,尽随之。仅有阿刺模忒兰巴撒耳拒守不从,谓须面献旭烈兀本人。旭烈兀乃赴阿刺模忒,路经失哈刺克(Scheherek),低廉君主之故都也,在此城宴乐九日。至阿刺模忒,遣鲁克赖丁至城下谕降,堡将拒命。旭烈兀命一军围攻,堡人始允出降。数次遣人往见鲁克赖丁,求转请许其不死。乃限以三日退出。至第四日,蒙古军偕波斯民团入堡抄掠,纵火焚其房屋。旭烈兀巡视阿刺模忒,见此地山高,颇以为异。其相阿塔木勒克请将亦思马因派诸王所藏著名图书保存,旭烈兀命其往取之,得诸《可兰经》本及其他有价值之著作暨天文仪器,仅将关系此派教义之抄本焚毁。阿塔木勒克在此藏书室中得《吾主传》抄本一部。其《世界侵略者传》中之关系哈散萨巴诸事,有一部分乃从此书转录者。

阿刺模忒堡初建于860年低廉王额儿只斯单(Erdjistan)在位之时,其基甚固,所存粮储亦多。凿岩为室,贮藏种种饮食。其饮料中有葡萄酒、醋、蜜等物。据谓此种食物在哈散萨巴时代业已存贮,留存一百七十年而未变,亦思马因人遂以为哈散萨巴之神力所致。堡之周围半凿岩为濠,引巴希儿(Bahir)河之水以入。一蒙古军校

率一队波斯民团堕毁此堡，所费时间与人力甚久。

阿刺模忒降后数日，库希斯单长官至营。旭烈兀命守原职，偕同鲁克赖丁使者还库希斯单，谕下诸堡，其被堕毁者五十有余。

旭烈兀至兰巴撒耳，堡人坚守不降，乃留塔亦儿不花 (Tairboca) 率蒙古波斯军围攻，而自还可疾云附近四十余里之大营，宴乐八日。

1257
1月5日

鲁克赖丁随旭烈兀至哈马丹，遣从官二三人偕旭烈兀使者至西利亚谕说属于亦思马因人之诸堡堡将，以堡献蒙古人。鲁克赖丁在营悦一蒙古女，旭烈兀以此女赐之，鲁克赖丁娶以为妇。迄于是时，旭烈兀待之甚善，缘欲利用其说降诸堡，免费兵力，否则必须多年之争战，并疲耗波斯诸州民力之转输也。及事定，欲除之，惟已明许其不死，不欲公然负约。适鲁克赖丁自请入朝蒙哥皇帝，乃命携随从九人，偕蒙古军校数人入朝。至大汗所，蒙哥拒不欲见，谓不应送之来，枉劳驿马。鲁克赖丁还至统阿山附近某地，护行之军校并其从者杀之见《世界侵略者传》，《史集》则谓其来朝时蒙哥命人杀之中途。

初，旭烈兀出师时，蒙哥命其尽灭亦思马因人，至是分其人隶各营。鲁克赖丁入朝后，乃下令尽杀诸营中之亦思马因人，虽在襁褓者亦不免。其鲁克赖丁之族，皆在阿八哈耳可疾云之间被杀，不留一人。呼罗珊之蒙古统将以金发民兵为名，聚库希斯单境内之亦思马因人歼之，死者万二千人。其在他处之亦思马因人，亦遭相类之屠杀。见《世界侵略者传》第二册，《史集·旭烈兀传》、《世界侵略者传》云：“自是以后，木刺夷人遂如犹太人分散于诸国。其受此类刺客之威胁者，至是遂安。罗姆、西利亚、富浪诸国国王所付之岁

帝至是遂免。”然库希斯单境内之木刺夷人并未全灭，《也里州志》1500年顷之撰述也，谓当时此州尚有一部分人信奉此教，互纳一种名曰哈散萨巴捐之捐款，用以修饰哈散散墓。并云：“有不少老妇，别留其纺线十分之一。名曰教长十一税，教长者指哈散萨巴也。”西利亚之亦思马因人别名哈失散（Haschischin）。西利亚之富浪人读若何思新（Assissin）。此谋杀者（Assassin），名之所本也。按哈失什（Haschisch）在阿拉璧语中，为种种干草之称，并为一种麻叶酿酒之名。惟西利亚亦思马因人之别号则未详其所本。诺外利书著录有《何刺模忒史》（Tarikh - nl - Alamout），Abou - Hassan Ali Coftti撰。此人殁于1248年，曾相阿勒波王麓力纳昔儿（Mélik Nassir）者也。

第五章

讨伐哈里发——黑衣大食国之一瞥——谟斯塔辛——报达之乱——旭烈兀之谕降及哈里发之答复——哈里发致旭烈兀之怪书——旭烈兀之星者——旭烈兀之进兵——又遣使——安八儿之战——报达之围——报达之攻下——报达之抄掠——哈里发之死——旭烈兀之还哈马丹——取额儿比勒——财宝之寄藏——毛夕里算端之臣服——罗耳阿塔毕之被害——法儿思阿塔毕之臣服——罗姆算端之至——麓刺哈之天文台——阿儿浑之治绩——塔克利特基督教徒之屠杀——回教徒之被贱视——阿刺璧回教徒侵略后东方基督教徒之待遇——基督教徒之宗教分裂雅各派聂思脱里派阿美尼亚派麦勒乞特派。

旭烈兀灭亦思马因人以后，即思征服报达，而灭哈里发之国。徒思人天文学者纳速刺丁，阿里派之教徒也，得旭烈兀之信任，颇襄助斯举见Habib - us - Siyer第三册。当其偕两名医随鲁克赖丁、忽儿沙出降时，旭烈兀即将此三人录用，许其将存于麦门底司堡之衣物及随从诸人携出见《史集》。纳速刺丁初事库希斯单之亦思马因人长官纳昔鲁丁阿都刺忻（Nassir - ud - din Abdour - Rahim），

曾为撰一波斯文著作,题曰《纳昔儿之伦理》Akhlac Nassiry,此书欧洲诸图书馆藏有写本数本。书分三篇,第一篇言人类之道德,附有Abou Ali Mescouyah所撰阿刺壁文之道德要略;第二篇言经济或家庭之人;第三篇言政治社会。撰者在原序中谓最后两篇多取材于希腊哲学家之撰述。纳速刺丁曾赋诗以赞哈里发谟斯塔辛(Mosta'ssim)之德,以诗寄呈哈里发。哈里发之相伊宾阿勒迦密(Ibn Alcamiyi),十叶派之热烈信徒也,以诗转致库希斯单长官,并在诗后附书数语。谓纳速刺丁敢与哈里发通信,必须监视之。长官将其置于狱,已而挈之赴阿刺模忒,献于阿老瓦丁谟罕默德。故麦门底司降附旭烈兀时,纳速刺丁适在此堡见瓦撒夫(Vassaf)书第一册,Habib-us-Siyer第三册。

旭烈兀自可疾云至哈马丹,拜住自阿哲儿拜占来见。旭烈兀怒责之曰:“自汝接统绰儿马罕之军以后,已胜者何敌,已服者何国?仅以哈里发之强盛恐怖蒙古军队,汝之能为只此而已。”拜住跪答自信无过,已尽力之所能为。侵略罗姆。至其未进围报达者,乃因此城居民之众,兵力之强,而道路难行也。

旭烈兀遣使至报达谕降。时当哈里发谟斯塔辛在位之十五年其父谟司坦昔儿殁于1242年12月12日。此哈里发英武有谋略,其弟Khafadji亦甚英勇。大臣畏其刚毅,不敢奉之为主。以谟司坦昔儿之子谟斯塔辛暗弱易制,乃奉之为哈里发(《回教王朝史》)。谟斯塔辛为人长厚,信道颇笃,然少决断,无毅力。以政事委诸大臣,专以游乐为事,嗜乐舞,妄自尊大。诸王来朝者,不许入谒,悬绢于宫门,代表哈里发之袍角,诸王来朝者,应吻此绢。宫门置石,亦应跪吻之,盖访巡礼默伽者敬礼黑石与屋幕之意也。节庆之日,盛陈

六五五
(1257)3月

六五五
(1257)
9月21日

卤簿骑而出，以黑纱覆面见瓦撒夫书第一册。

哈里发为回教徒最高首领，视诸奉正教之君主，如同其委任之人。报达为上邦，诸国为藩国，诸国君长不论其号为算端、为蔑力、抑为阿塔毕者，即位之时，皆应通知哈里发，请求册封。哈里发遣使一人，奉封册诺外利书著录有封册文两件：一为哈里发谟司坦昔儿 1233年册封埃及算端哈密勒之文，一为别一谟司坦昔儿 1261年册封贝巴儿思 (Beibars) 算端之文偕藩国使者至其国，并赐王袍一、缠头巾一、刀一、指环一、骡一，鞍勒饰以宝石。使者至最后一站，诸法官(cadhis)、教长(Imams)、司教(Scheiks)、绅耆来迎。新君亦盛陈卤簿自迎使者，吻使者之手。使者停一二日后，赴宫中宣命，以哈里发所赐袍与巾衣算端，口宣“应公正勿违法”一语三次，然后许新主就位，引哈里发所赠之骡入。新主对众以口吻骡蹄。至是，报达使者散给钱币于人民，算端偕使者骑而出，上覆伞盖，前以王旗军乐导之，经行城市礼节较次者，使者至引骡至位置王座之台上，下一幕。算端起吻骡蹄，然后使者以哈里发所赐之袍巾衣之，手引算端就位。

诸大藩国对其藩臣或大官，册封之礼亦同。当时受谟斯塔辛之册封者，为埃及、罗姆之算端，法儿思、起儿漫之阿塔毕，额儿比勒、毛夕里及若干小国之王。然此时罗姆、法儿思、起儿漫已成蒙古之藩国矣。

谟斯塔辛所委政之大臣，有苏黎曼沙 (Soleiman - schah) 为大将军。据云统有六万骑，大掌印官案：掌印官原作 dévatdar，此言执文具人一人、副掌印官一人、献酒人 (scharabi) 一人偕丞相木牙代丁谟罕默德伊宾阿勒迦密 (Mouayyad - ud - din Mohammed Ibn El - Al - camiyi) 共执国政。阿勒迦密者，阿里派之热烈信徒也，为相已十三年。近因事怨哈里发，缘哈里发长子阿合马 (Ahmed) 遣军至报达城阿里部人所居之迦儿克 (Carkh) 坊，掠物杀人，并虏阿里后裔 (Seyid) 数人而去。有人见诸卒将此名族之子女科头跣足置于鞍

后，骑以过市。阿勒迦蜜引以为辱，其在致希烈(Hillé)市长塔只乌丁谟罕默德(Seyid Tadj - ud - din Mohammed)书中，痛言此事。此书原文一部分为诗体，已见瓦撒夫书第一册著录，言曾诉之于哈里发，乃哈里发答云应将十叶派人歼灭。阿勒迦蜜在书中微露其欲复仇之意。据闻阿勒迦蜜在木刺夷国灭亡以后，曾秘密致书输诚于旭烈兀，谓报达易取，请以兵来。惟旭烈兀以报达尚强，又有鉴于绰儿马罕之两次失利，未能全信其说，乃善为复书，要求其表示诚意。阿勒迦蜜旋续致数书，告以哈里发国势衰弱，促其从速进兵报达。

并闻其同时曾进言于哈里发，谓诸回教君主既皆为藩臣，自应为其牺牲生命财货，无须每年自置重兵而费巨饷。乃献议将其父谟司坦昔儿哈里发所置重兵裁减，使诸将分守诸州。哈里发专务逸乐，即以此事属其相。迨至报达得旭烈兀进兵之讯时，军队业已遣散。见瓦撒夫书第一册。

时有重臣数人，谋废哈里发，改奉其宗亲一人为主。主其事者副掌印官艾伯格(Eibeg)也。丞相闻其谋，入告。谟斯塔辛召艾伯格至，告以此事，谓其不信人言之实，疑系其相构陷。艾伯格闻之似甚感动，乃示其首与刀，谓若有罪，必当自投。遂反诉丞相与蒙古通谋，曾密致书于旭烈兀，欲以哈里发献，故进此谗，以释人疑。哈里发慰遣之，皆释不问。

艾伯格日夜与其党谋愈急，已届实行之时。哈里发惧，以兵抗之。报达内乱遂起。已而哈里发知势不敌，不得不招抚叛徒。乃亲作书致艾伯格，谓人言其谋逆，已知纯属诬陷，彼仍始终信任也。艾伯格得书，乃入见。哈里发厚抚之，宣示城中，为之昭雪，在公共祈祷中以其名列于哈里发之后。见《史集》。

旭烈兀遣使致书于哈里发曰：“吾人讨伐木刺夷，征汝兵从征。而汝不以兵至，其实应以兵助，始能表示汝为余之盟国。乃以藉

词，终不发兵。汝朝立国虽远而著名，国势虽强，然汝应知之，日入之后，月始有光波斯诗句。蒙古军队自成吉思汗时代以来，秉承天命。花刺子模塞尔柱克诸朝、低廉诸王、诸阿塔毕以及其他诸强大君主，莫不被灭。此类国君皆曾居住报达，而报达皆未闭门不纳。以我之强，缘何见拒？吾人前此业已有所劝谕，今向汝进此言曰，避免战争，勿以拳触锥上，勿视太阳为灯火，否则必贻后悔。然已往者皆可不咎。设汝堕报达之城而平其濠，使汝子治国事，亲来纳降。抑不欲亲来，则遣丞相苏黎曼沙、掌印官三人来，俾其能确实转达吾人口谕。汝若能从则汝可保汝之土地、人民、军队，然若不从，如愿战斗，则集汝军，指定战地，吾人已严阵以待也。但汝应知，吾人一怒之下，进兵报达。汝虽藏伏天空地腹，亦不能逃。如汝欲保全汝身汝朝，须敬聆吾等之言，否则吾人将见天意之所属也。”

哈里发答书曰：“青年人得志甫十日，汝便自信已为世界之主，以为汝之命令如同司命裁判之不可抗拒。殊不知汝所求者皆汝之所不能得，具见汝不知自西徂东凡崇奉上帝信仰正教者，皆为余之臣仆。设余意有所欲，只须以古民之遗众，余将为伊兰之主，进兵突兰(Touran)，恢复原状。持此举将足以变更世界之面目，故余不欲战，而欲避免人类之灾。余不欲余之用兵致使余之臣民诅咒，且余为可汗及旭烈兀王之友。设汝如余之散布友好种子，则余之城濠于汝固无碍焉。愿汝遵平和之途而远呼罗珊。”此书见《史集》，惟观其文体似非真书。

哈里发命侍臣三人携答书偕蒙古使者归。使者出城，群众在城外诅詈使者，裂其衣而唾其面。若无丞相所遣卫士之至，使者几不免。

旭烈兀闻使者受辱，怒曰：“哈里发对余之行为，如此弓之曲。然若得天之助，余将惩之，俾其能如一箭之直。”及见谟斯塔辛答书

更恚，遣来使归，而告之曰：“天以大地之国畀大成吉思汗及其后裔，汝主既不降附，往告其备战可也。”

哈里发询其相退敌之法。其相献策，以宝货献，输贵重物品千担、骡千头、盛饰鞍辔之马千匹，列其名于公共祈祷及货币之中，哈里发从之。

掌印官反对此策，进言于哈里发，谓首相只愿个人利害，欲牺牲一切，而献功于旭烈兀。并云：“吾人防守诸道，设若遣使者赍贡物过此者，必截留之。”

哈里发闻其言，乃不用其相之策，反谓其相过虑，蒙古人不过以虚声夺人，必不敢以兵至。设其敢于攻击君临不少藩国之黑衣大食朝，是无异自速其亡。

大将军苏黎曼沙、掌印官偕其他诸统将，集相邸会议，咸以哈里发怯懦无能，专与俳人舞者为伍，而不知抚慰将士。诸人在其父在位时代之所得者，兹皆不能不售卖以自给。苏黎曼沙云：“设其再不自强，吾人将见敌人进迫报达都门，将与不少城市同其命运；无论贵贱贫富，将不免于屠杀；而吾人之妻妾将沦入此种蛮族之手。不如乘此未四面受敌之时，征调一军往袭之。纵若不胜，死亦有名。”

有人以苏黎曼沙之语告哈里发。哈里发胆遂壮，乃命其相征调诸军，以付苏黎曼沙统率。然其相命征兵使者迁延其事。此方备战之事遂为蒙古人所闻，袭击计划遂不果行。逾五月，兵始集。及至发饷之时，又因哈里发吝嗇迁延不发。

至是哈里发又遣二使者以此怪书致旭烈兀曰：“其诸国君主来攻黑衣大食朝都城者，无论其国势如何之强，终必得不幸之结果。本朝根基甚固，应延存至于世纪末日。此事汝或不知之。汝可询熟悉此国之历史者，彼等必告汝。古时 Soff de 朝之 Yacoub Leïss 曾率大军进攻报达，未抵此城而身先死。其弟 Am ou 亦欲进攻，

然为 Samanide 朝之 Ismail Ibn Ahmed 捕送报达。Bessassiry 虽自埃及侵入报达，拘守哈里发，然逾二年即为塞尔柱克朝之 Togroul - Bey 所击杀。别一塞尔柱克朝之谟罕默德 (Mohammed) 算端，曾进兵报达而败还，死于退军之际。最后花刺子模沙谟罕默德在进兵报达途中，其一部分军队死于风霾，终因天怒而退走。设汝亦欲进攻报达，殆恐遭同一命运。”

旭烈兀不注意使者之词而遣之归，以报达城防守之人甚众，乃增调军队，以备进围此城。首欲将隔离两伊刺克地方译者案：即伊刺克阿只迷及伊刺克阿刺壁两地之山地略取。哈马丹通报达之大道，经行高山，山顶终年积雪。山中有打儿坦克 (Dertenk) 堡，通道中险要之地，亦伊刺克阿刺壁之门户也见 Djihan numa 四六五页。旭烈兀知此堡守将胡撒木丁阿怯 (Hossam - ud - din A'ké) 以事怨哈里发，遣使召之至，厚抚之，命其略取扼守此地之其他诸堡。阿怯从之。然旋悔，请阿里部人额儿比勒守将伊宾琐刺野 (Ibn Solayé) 转求哈里发，宥其一时之惑。设若哈里发仍见信任，则请以骑兵一队至彼将招集曲儿忒突厥蛮部兵十万，以御蒙古人进攻报达之军。伊宾琐刺野立即转陈丞相。然哈里发拒之。

旭烈兀闻阿怯有异心，遣怯的不花以骑兵一队往捕之。怯的不花行近此堡，遣人往告阿怯，言将进兵报达，有事须与之议。阿怯不为备，至蒙古营，怯的不花拘之，而告之曰：“脱汝欲保全性命，仍为诸堡之主，应使堡中之人尽出，俾能括其数而定丁赋之额。”阿怯从之。怯的不花又言：“设汝忠于吾主，可将诸堡堕平。”阿怯知事露，然不敢不从。旋为怯的不花所杀，其家人、军队皆死。其子撒的 (émir Sa'd) 异密者，以蒙古人无信，不敢降，逃亡山中，后死于报达。

初，皇帝命星者胡撒木丁 (Hossam - ud - din) 从军行，俾旭烈兀询以进兵结营吉凶之事，兹以进兵报达事询之。星者恃其平素

之见信，遽答曰：观星象不宜攻取报达。前者进兵报达之人，皆失其位而亡其身：“设王不信余言，必欲进兵，则将见六种灾难之至：一、战马皆死而军中有疫。二、日不出。三、雨不降。四、风霾地震扰乱全球。五、年岁必荒。六、同年皇帝死。”旭烈兀命其笔录之见《史集》，设在一定期间内预言不应，则将其处死。后在1262年11月23日果杀胡撒木丁见 *Habib-us-Siyer* 第三册。

佛教博士(Bakschis)及诸蒙古统将皆主进兵。旭烈兀以询纳速刺丁。此星者云，胡撒木丁之预言皆必不应。旭烈兀询之曰：然则将来情形若何？此阿里派之信徒答曰：旭烈兀将取哈里发而代之。乃招胡撒木丁至与之辩对。纳速刺丁历引从前诸哈里发死于回教徒之手而无天灾之例以折服之。

旭烈兀遂决定进兵报达，令诸军并进。初，拜住奉命至罗姆，夺也速丁算端所据鲁克赖丁之分地以畀鲁克赖丁。至是奉命还讨报达，还军时抄掠阿布里斯廷(Aboulistin)，杀居民七千人，虏童男女而去。至马刺梯牙，也速丁之守将逃。拜住强其居民改属鲁克赖丁，索重币，而为鲁克赖丁置一守将而去见《世界史略》五二三页。在毛夕里渡达遇水。至报达城西不远，与不花帖木儿(Boca-timour)、速浑察(Sougoundjac)所统之军合为右翼术赤诸孙博勒合(Bolga)钩案：此人与前此之巴刺寒博勒海应为一、秃塔儿(Toutar)、忽里(Couli)将此系所金之兵以从。怯的不花、忽都孙(Coudoussoun)统左翼之军自罗耳边境进。旭烈兀留其家属辎重于哈马丹附近，使哈塔克(Catak)守之。自将中军从乞里茫沙杭(Kermanschahan)、火勒完一道进。统将忽合亦勒合、乌鲁克图(Oroc-

六五五
(1257)
11月中

tu, Ourouctou)、阿儿浑、必阁赤 (bitikdji) 哈刺海、(Caracai) 丞相赛甫丁 (Seif - ud - din)、火者纳速刺丁、内政长官 (sahib) 赛卜 (Saib)、阿老瓦丁阿塔木勒克暨波斯之诸王贵人官吏皆从见《史集》。法儿思之阿塔毕阿布别克儿 (Abou Becr Ibn Sa'd) 因平木勒夷，遣其子撒的 (Sa'd) 来贺，并遣侄谟罕默德沙 (Mohammedschah) 率兵助战见《乐园》。旭烈兀在额塞德 (Essed - Abad) 城遣使召哈里发来营。哈里发不至，惟许退兵后奉以岁币。旭烈兀答曰：我既近抵此地，不见哈里发不归。

旭烈兀进兵入曲儿忒人山地，掠乞里茫沙杭，结营于塔克怯斯刺 (Thak - Kessra) 附近，召右翼诸宗王及拜住、速浑察、速纳台 (Sounatai) 诸将来会。诸将以所擒敌军前锋二突厥领将至。据闻右翼诸将离大营前，曾以火灼羊胛骨以占吉凶。

哈里发军前锋统将名哈刺辛豁儿 (Cara Sincor) 者，突厥钦察人也。蒙古前锋统将名算端搆克 (Soultandjouc)，突厥花刺子模人也，作书招之降。哈刺辛豁儿答书云：“黑衣大食朝立国以来亘五百年，历见国家之兴废，而仍存在如故。蒙古人敢侵犯之，诚不量力。当其侵略亦思马因人诸堡时，哈里发已甚怒。然汝主如知悔，退兵至哈马丹。余将转求掌印官求宥于哈里发，或者哈里发可恕其罪。”算端搆克以书呈旭烈兀，旭烈兀一笑置之。

旭烈兀进兵以前，又遣使往谕哈里发，促其来见，并命先遣丞相苏黎曼沙、掌印官三人来营议事。哈里发不至，进兵至火勒完，留十三日。适怯的不花已占领罗耳之地一大部分。

12月18日

拜住、不花帖木儿、苏浑察引军在塔克利特渡达遏水

见《史集》。朵者勒(Dodjaïl)或小达遏水、亦沙吉(El Jshaki)蔑力克(Mélik)渠、伊撒(Yssa)渠等地之居民,皆避兵入报达城。逃亡之男妇怖甚,投水就舟。其欲渡达遏水者,或以金镞,或以锦服,或以巨金付舟子,作渡资见《哈里发史略》。副掌印官艾伯格偕统将费秃丁(Feth - ud - din Ibn Corer)结营于火勒完道上,雅库拔及巴只色利(Badjséri)之间,闻蒙古军进至达遏水西,乃渡水击其前锋速浑察之军于安八儿(Anbar)。蒙古军退至小达遏水附近之别歇利野(Beschériyé)与其大军合。费秃丁老于军事,不欲轻进。艾伯格欲乘其无援时击之,乃责其不忠所事,促其进兵,进至朵者勒附近朵者勒即小达遏水。据Djahn Numa(四六〇页)之记载,是黑衣大食朝哈里发时代所开之渠,以通达遏与额弗刺特两水者也。距岸十六里有朵者勒大镇,周围有村庄甚夥。哈里发朝亡,此渠遂废。据舆地家雅库特(Yacout)之说,此渠在Cadessiyét附近,通达遏水。然未言其在何处通额弗刺特。至若伊撒、蔑力克两渠,亦为连接达遏、额弗刺特两水之水道,惟在报达之南。蒙古军回战至夜,据闻费秃丁在骡上督战,缚击骡蹄,以示不退。及夜,两军相对结营。蒙古军夜决堤,哈里发军营后平原皆为水淹没。次日蒙古军进攻,覆其众。费秃丁、哈刺辛豁儿偕万二千人殁于阵,其为水淹没者无数。艾伯格率残军退入报达,亟命修缮城墙戍楼,街市设防碍物,征集全城居民执兵御敌见《史集》,瓦撒夫书,《世界史略》五二七页。据末一撰述,此战在1月15、16两日。

六五六
(1258)
1月16日

1月17日

至下星期二,蒙古统将三人进至达遏水西岸,占领报达城之附郭。时怯的不花亦进至涅哈洗耶特(Néhasslyét)及撒儿撒儿(Sarsar)。旭烈兀在1月18日

1月22日

已结营于城东。合围后见《史集》。蒙古人在河两岸筑垒，垒外掘濠向城，二十四小时工毕见 Nikby ben Mess'oud 书，取砖于附近，筑小丘，置机与炮石火油瓶于其上见瓦撒夫书。旭烈兀将中军营于阿只迷(Adjémi)门外，忽合亦勒合营于克勒瓦的(Kelvadhi)门外，忽里、博勒合、秃塔儿、失烈门(Schiramoun)、乌鲁克图营于苏克算端(Souc - Soltaan)门外，河之右岸。不花帖木儿营于南，拜住、苏浑察营于西见《史集》。1月30日，诸军同时进攻阿只迷门之戍楼最低，一部为炮石所毁见《哈里发史略》三〇四页，Djihhan Numa(四五八页)记述于都曼(othomane)时代(钩案：即土耳其统治时代)报达城有戍楼一百六十三座。

至是谟斯塔辛遣其相偕其幸臣伊宾答儿讷思(Ibn Darnouss)、景教(nestoriens)大主教马吉哥(Makiko)赍赠物使蒙古营，谓今既使丞相至，乞如前约。旭烈兀答曰：此我在哈马丹提出之条件，现已在报达都门，除丞相外，应遣苏黎曼沙偕掌印官来。次日，丞相又偕内政长官及居民代表至蒙古营。旭烈兀拒不见。

嗣又连续进攻六日，以矢缚书射入城中，对于法官、律士、司教、阿里族人皆许以不死。报达附近缺石为炮，乃在其北方三四日程之哲贝勒汉、母林、哲鲁刺(Djéloula)等地运至。并伐椰树以作投击之物。

2月1日，阿只迷门戍楼全毁。同月5日，蒙古军在此楼附近登城，逐其守兵。术赤诸孙攻苏克算端门之戍楼未下。旭烈兀责其进攻不力，诸王乃于夜登城，尽据城之东墙。

蒙古军防城中人逸出，在陆地筑土垒，设炮机。在报达上下之达遏水上，列兵船巡逻。以不花帖木儿统万人守谟答音(Modain)道上。掌印官欲从达遏水逃出，舟至鹫镇，被石矢所击，退还报达，失三舟，舟人尽死。

至是，哈里发见不能不降，乃遣其从官二人赍赠物甚薄出见，

缘恐赠物多而要求愈甚也。旭烈兀拒不见。

2月5日。哈里发次子奥都刺合蛮(Abd - our - Rahman)偕内政长官及诸贵人赍重币赴营求见。亦拒不见。

次日，哈里发长子偕丞相至。亦被拒还。

又次日，旭烈兀遣伊宾术吉(Ibn - ul - Djouzi)、伊宾答儿讷思阿不都合尼伊宾答儿讷思(Abd - oul - Gani Ibn - Darnouse)者，出自担夫，谟司坦昔儿在位时，为宫门戍楼之阁者。谟斯塔辛即位，颇宠遇之，命为门监长，旋命为侍从官，颇见信用。往见伊宾阿勒迦密，首相辄起立，在座诸人皆退。首相常与共议政事，并以厚禄饵之(《哈里发史略》第一篇三二页)。二人还，命召苏黎曼沙偕掌印官二人出见，并谓哈里发来否听之，惟兹二人必须出城。二人不得已乃出。又遣其还，挈其所属诸人并出。据云，将遣之赴西利亚，故城中军民随出城者甚众。后皆分隶各营，尽屠之。

2月7日

城中绅耆遣代表至，请勿杀不再抵抗之居民，并以其首领为质于蒙古王处。会旭烈兀有必阉赤名欣都(Hindou)者，为流矢伤一目。旭烈兀怒，命亟下其城，并命纳速刺丁在哈烈别(Halébé)门抚慰出城居民。

同月8日，杀副掌印官艾伯格。旭烈兀召苏黎曼沙至，询之曰：“汝为星者，知天文吉凶，何以不能预睹此日，而以忠言进汝主？”答曰：“哈里发命数已定，不听忠臣之言。”旭烈兀并其家属七百人悉杀之，正掌印官之子哈只乌丁(Emir Hadj - ud - din)亦遇害。时毛夕里之王子撒里黑(Salih)以军从，军中并有迦儿克坊之十叶教使见(《史集》)。旭烈兀以三首付撒里黑，俾送致其父别都鲁丁卢卢。毛夕里王与苏黎曼沙交甚厚，见之悲泣，命以三首示

众。

同月10日，哈里发挈其三子奥都刺合蛮(Abd - our - Rahman)、阿合马(Ahmed)、木八刺(Mobarek)暨阿里族人教长、法官、贵人等三千人出降，旭烈兀礼接之，致寒暄词，命其传谕城中居民出城，俾籍其人数。谟斯塔辛乃谕城民，欲免死者速弃其兵械出投蒙古。城中军民蜂拥而出，陆续被杀。

旭烈兀徙哈里发父子于克勒瓦门外怯的不花营，命人守之。至是哈里发知不免。

同月13日蒙古兵入城，开始杀掠，焚庐舍，仅有少数基督教徒及外国人得免。

15日，旭烈兀入城，大宴诸将于哈里发宫中，召谟斯塔辛至，语之曰：“君为室主人，我为客。何以款我？”哈里发以其言诚，惟战粟不复识其宝藏之锁钥，乃破键出衣二千袭，金底那一万暨宝石无数以献。旭烈兀曰：“此为可见之宝货，不难觅取之，只可犒吾从者。应出示伏藏之物。”哈里发指示宫廷一处，命人掘之。见一池满藏金银，每锭各重百两(miscales)见《史集》。蒙古人于宫厨得金银食器无数，视之如同铜锡焉见瓦撒夫书。

旭烈兀旋命人籍其后宫人数，得宫嫔女奴七百人，宦者千人。哈里发求将此种未见日月光之妇女付之。旭烈兀许留百人，谟斯塔辛乃选其亲属而挈之去。

旭烈兀夜还营，命速浑察徙哈里发宝藏于城外。黑衣大食朝五百年之蓄积，遂陈列于成吉思汗孙营帐之四围焉。

报达城之掠杀，延续有七日，回教堂多毁于火，居民遣代表三人乞免。旭烈兀以城既属己，命人止杀见《史集》，诺外利书云，旭烈兀欲焚城，怯的不花那颜谏止之，以为留之可取不少贡赋。瓦撒夫书云，蒙古人自报达城载捕获品四千担而去，计死者八十万人。其隐伏待军退后始出者，为数无几见《埃及诸王史》第三册引《回教王朝史》。

此役报达城回教居民之被屠，以谷儿只军队最为出力。景教之大主教聚基督教徒于一教堂中，皆获免。其回教富人以财货寄托大主教者，皆被杀见《世界史略》五二九页。

城中气秽，旭烈兀移驻城外之瓦迦夫(Vacaf)村附近，遣异密奥都刺合蛮(émir Abd - our - Rahman)往平忽希斯单，命人召谟斯塔辛。谟斯塔辛知不免，求救于其相。阿勒迦密答曰：“余髯长，安能为力。”缘其劝哈里发纳贿行成时，艾伯格曾力阻之，谓丞相髯长，髯长者，犹言见短也，故今以此语报之。哈里发乃决就死，请先沐浴。旭烈兀遣五蒙古人偕往。谟斯塔辛拒之，谓不欲与此种地狱之恶魔为伍。2月20日，以囊盛哈里发及其长子并宦者五人，在瓦迦夫村附近驱马践之，至死始止诺外利书云，蒙古人杀君主亲王不使见血。《世界史略》五二九页，《埃及诸王》史第三篇。谟斯塔辛之母，额梯幹皮(Ethiopie)种之女奴也，名哈只儿(Hadjir)见谟涅靖巴昔书以1212年生谟斯塔辛。至是得年四十六岁，在位十五年，为黑衣大食三十七代之哈里发。此后回教信徒无教主者有三年。波斯史家Nikby云，哈里发献其宝藏后，旭烈兀以盘满盛黄金，置于谟斯塔辛前，命之食。哈里发曰：金不可食。旭烈兀曰：何故不以金散给军队而自守之？何以不将此铁门熔为箭镞？否则汝将进至阿母河与我争渡矣。哈里发曰：是天意也。旭烈兀曰：今日之事亦天意也。《乐园》所记亦同。殆为旭烈兀乐于辱其俘虏，致有金盘盛宝置于哈里发前而使饿毙之故事发生。Joinville之《圣路易(St. Louis)史》(一二二页)所记哈里发败亡之事有云：国王适在建筑赛德(Sayéte, Said)城。有商人来自东方者，言鞑靼王取报达城事。时回教教主为报达城主者名曰报达之哈里发。商人述其事云：鞑靼王进围哈里发城时，遣人谕哈里发，谓愿与和亲，哈里发许之。鞑靼王命其遣大臣四十人来会盟和亲之事，哈里发从之。鞑靼王又命其遣富家名族之四十人来，哈里发又从之。第三次又命其遣最优秀之四十人来，哈里发亦从之。鞑靼王以为城中之贵人皆至，乃尽杀之。旋攻下此城，擒哈里发，以铁笼盛之。不予之食。旋问之曰，饥否？哈里发答曰，饥。乃以大金盘盛宝石至。问曰：汝识此物否？答

曰：识为余物。又问曰：爱否？答曰：爱。乃曰：既爱之，择欲食者食之。哈里发曰：此非肉不可食。鞑靼王曰：汝病在此。设汝早能俵散汝金，汝必不致于亡云云。案：所记之年有误。盖圣路易建筑赛德城时在1253年，而报达之攻下则在1258年也。海屯(Haiton)《东方史》第二十六章云，旭烈兀命将哈里发闭置室中，掷黄金、宝石使之食，不许给与饮食。此外记载此事者尚有数种撰述，兹不备引。

越日，尽杀怯的不花营中随从哈里发诸人。22日，杀哈里发之次子及黑衣大食朝之诸宗室。其幸免者甚少。哈里发之幼子木八刺沙(Moba ek - chah)获免。旭烈兀以付其妃完者可敦(Oldja - i Khatoun)，可敦遣之至蔑刺哈城火者纳速刺丁所。后娶蒙古女，生二子焉。

哈里发死之日，旭烈兀命阿里八哈都儿(Ali - Bahadour)为报达城长官。阿勒迦密仍守相职，达蔑坚人法忽鲁丁(Fakhr - ud - din)为内政长官，阿合马伊宾唵木朗(Ahmed Ibn A' mran)管领报达以东诸地《乐园》云：此人逸事有足记者。伊宾唵木朗者，贱人也，初事雅库拔长官。本地风习，主人眠时，使人之为之搔足。旭烈兀至报达之前一年，长官使唵木朗为之搔足，已而皆入卧乡，唵木朗梦见哈里发国已亡，谟斯塔辛已不在世，而自为报达长官。及寤，以梦告其主。其主怒其诞，以足踢之仆。至报达被围时，唵木朗知蒙古军中缺粮，乃作书，谓旭烈兀如得一名唵木朗者之助，必获其用。以矢缚书射入营中。旭烈兀得书，求哈里发将此人送至营中。及至，乃告旭烈兀将以粮献。旭烈兀虽不信其言，然命人随之往取。唵木朗偕使者至雅库拔附近某地，发地仓，得麦甚多，足供蒙古军十五日粮。旭烈兀取报达后，命之为报达长官。果符其梦，云云。案：所记微有误。伊宾唵木朗未为报达长官，仅为报达以东诸地之长官而已。尼匝木丁(Nizam - ud - din Abd - oul Mouémin)为大断事官，亦勒合那颜案：此处未作忽合亦勒合。此人后来尚在波斯，疑与忽合亦勒合为二人，否则忽合亦勒合似非郭侃、哈刺不花(Cala Boca)以三千蒙古骑兵戍报达，收埋积尸。

由是五百年来回教世界之首都残破，居民减少，降为一州之首

府矣。黑衣大食之哈里发初驻安八儿。至762年,第二代哈里发满速儿(Al Manssour)初建都城于达遏水西岸。数年以后,又在东岸建新报达城,而徙都焉,旧城遂成新城之附郭。此城适在交通便利之处,中国、印度输入之物,由弼斯啰(Bassora)港转运至此。北方出品亦由达遏、额弗刺特两水顺流而下见Cazvini, Kitab Assar - ul - bilad 诺外利书。此城在1256年夏杪曾没于水者五日,达遏水亦涨,曾将沿岸平原淹没见《史集》、《回教王朝史》。

报达攻下前后,人皆言伊宾阿勒迦密叛主通敌。故在学校道院书籍之上,曾标有此语:“其不咒诅伊宾阿勒迦密者,将受上帝之咒诅。”其实此人之行为似未能免于毁谤。报达城屠掠后逾三月,伊宾阿勒迦密死,其子薛里甫丁(Schéref - ud - din)代之其叛逆之事未经《史集》辨正,瓦撒夫书且证实之。然当时之《哈里发史略》撰者,则颇称扬此人。据云:“丞相伊宾阿勒迦密幼习文学,善属文,书法亦佳。能强记,为人聪明长厚。故人亦敬之。知治术,廉洁自持,不受货贿。喜文人,学者多归之,好藏书。其子薛里甫丁(Schéref - ud - din Aboul Cassim Ali)曾告余云,其父藏书善本有万册。”“哈里发诸臣皆羨而忌之。然哈里发颇信任之,惟忌之者众至无实权。世人谤其背主通敌,实无此事。设其有此,旭烈兀决不付与信任,而使之主报达事。其甥克马鲁丁(Kémal - ud - din Ahmed Ibn Zahhak)曾告余云,旭烈兀善于报达城下时,欲见之,哈里发强之始行。旭烈兀见之,悦其言。且徒思人纳速刺丁谟罕默德(Nassir - ud - din Mohammed)颇左右之。故在报达攻下以后,使与阿里八哈都儿共主此城。惟逾三月死(五月)。”“其祖父原尼罗(Nil)河边人也,因曾开阿勒迦密(Alcami)渠,故以为名。此渠即今名(Cazani)者是已。”一然诸史家似多信其叛背。瓦撒夫书云:“伊宾阿勒迦密以为将主报达州事,不意主州事者为伊宾唵木朗,而以伊宾阿勒迦密副之,遂悔不应不忠于哈里发而受此辱”。较晚之《回教王朝史》云:“谟司坦昔儿在位时增加之军队,至谟斯塔辛时则裁减之,盖从其相伊宾阿勒迦密之言也。此人乃Rafizi派,欲灭黑衣大食朝,而奉一阿里后人为哈里发,所以与鞑靼交通。哈里发不问政事,故不知之”。又据同一

撰者之说，伊宾阿勒迦密至旭烈兀营时，首为己谋，归报哈里发，言旭烈兀欲以其女妻哈里发之长子。为保其位，与待罗姆算端者相同，并劝其归附蒙古，仿前此其祖先之归附塞尔柱克算端，旭烈兀必可退军而免流血。哈里发受其给，乃赴旭烈兀营。伊宾阿勒迦密又回报达，给诸贵人律士，使出城，襄礼哈里发子与旭烈兀女之婚事，诸人信之，皆为蒙古人所杀，旋将哈里发踏毙。鞑靼人入报达，各那颜各据一坊，大肆屠杀，计有三十四日（瓦撒夫书谓有四十日），死者八十万。”案：《埃及诸王史》第三篇所记皆同，《乐园》所记微异，并互证前此所引Joinville之说。哈里发之受给《史集》虽未著录，或有其事。然《史集》所记屠城之事，案日记录，较为近真，不能有三四十日之久也。《埃及诸王史》对于伊宾阿勒迦密之判断，与《回教王朝史》合。据云：“伊宾阿勒迦密既属Rafizi派徒，所以欲黑衣大食朝之灭，而改奉阿里后人为哈里发，谟司坦昔儿时加增军队至十万，伊宾阿勒迦密与鞑靼勾通，劝谟斯塔辛减少军额。旭烈兀进兵报达时，曾命毛夕里王供给粮械，毛夕里王曾秘密通知哈里发。惟其书为伊宾阿勒迦密所格，不能达，故哈里发对于外间之事一无所知，而鞑靼遂盛矣。”

下星期五之公共祈祷中，教师应依例诵祷哈里发者，乃作此悲悯之词曰：“赞颂上帝，降下大丧，罚此下民。”其结词曰：“祈余上帝，拯救回教及其子孙从来未受之灾难。吾人既属上帝，仍归依上帝。”见《埃及诸王史》第三册。

旭烈兀集回教诸律士询之曰：“公正之异教君主与不公正之回教君主孰优？”诸律士不敢答。刺西乌丁（Razi - ud - din Ali Ibn Tavouss），名重当时之律士也。见诸人踌躇，乃取纸书曰：“异教人公正者，优于不公正之回教人。”诸人皆从之见《哈里发史略》。

报达被围时，希烈（Hallé）钩案：原书亦作（Hillé），即《元史》卷二〇三《亦思马因传》之旭烈，因此名足以发生误会（如《蒙兀儿史记世系表》“阿八哈”条考证误作西域旭烈兀汗国之类），故改作希烈。城之阿里派徒曾致书于旭烈兀曰：据其祖先十二教长及哈里发阿里之传说，旭烈兀将应征服伊刺克阿刺壁与其王。此城之人自愿臣服见瓦撒夫书。旭

烈兀命长官二人往，并遣完者可敦之弟不花帖木儿往取希烈苦法(Coufah)、瓦夕的(Vassitt)诸城。希烈城人闻其至，建桥于额弗刺特水上，郊迎宴劳之。不花帖木儿甚喜，离此师行七日至瓦夕的。瓦夕的的人闭门不纳，破其城，杀四千人。自是移师徇下忽西斯单之脱司泰儿(Toster)暨弼斯啰等城。

旭烈兀应其相赛甫丁必闾赤之请，命蒙古人百人戍守阿里之墓。

3月8日，旭烈兀离瓦迦夫而还哈马丹。4月17日至奥鲁(ogrouk)。奥鲁者，蒙古人留置家属辎重之处也。

先是旭烈兀未进兵报达之前，命乌鲁克图那颜往取额儿比勒。额儿比勒守将塔只乌丁伊宾琐刺野(Tadj - ud - din Ibn Solaya)至营请降，命其献城，以示其降附之诚。塔只乌丁还城，戍守之曲儿忒人拒不纳。乌鲁克图将塔只乌丁送致旭烈兀营杀之，进围额儿比勒，并命毛夕里王别都鲁丁卢卢遣军来助。城人夜袭蒙古营，焚其炮机，杀伤蒙古人甚众。然未久蒙古人攻拔额儿比勒而堕其城。

旭烈兀得报达及木刺夷诸堡所藏之财货甚众。诸蒙古将在罗姆、谷儿只、阿美尼亚、曲儿忒罗耳诸地所掠者亦多，乃于阿哲儿拜占境内之乌儿米亚(Ormia)湖中一险峻之岛名塔刺(Tala)者之上，建一堡以藏之。据地家阿布勒飞合(Aboulfeda)之记载，以千人戍之，每年易其守将，熔金银为锭(balisch)，遣使贡一部份财物，表上其侵略成绩于蒙古皇帝，并言其将往征西利亚与埃及。

旭烈兀至蔑刺哈，毛夕里王别都鲁丁卢卢算端来朝
见《史集》。别都鲁丁者，底牙儿别克儿孙哈儿(Sounçar)朝奴鲁丁阿儿思兰沙(Nour - ud - din Arslanschah)王之

8月1日

奴也。王死，命之为其子马速忽惕(Mass oud)之傅，嗣王即位，别都鲁丁为毛夕里长官。1218年，马速忽惕死，两子幼，两年之间相继死，别都鲁丁遂为毛夕里之王。至是年八十岁，在位三十九年矣。据闻其往朝旭烈兀时，诸贵人以蒙古王残猛，惧王入朝不还。别都鲁丁曰：“余冀使其柔顺，且将耳提而面命之。”及见旭烈兀，献重币，颇受礼待。别都鲁丁出金耳环下坠大珠一双以献，语王曰：“愿汗许我以此置汗耳，俾他国诸王及余臣民皆知汗待我之厚。”旭烈兀许之。乃以耳环次第系于耳下，旋视其随从之人，示其已践其言见诺外利书、《世界史略》五二〇页。后八日，别旭烈兀而还毛夕里，数月后以疾终见《史集》、《世界史略》五三二页。

先是旭烈兀进兵报达城时，罗耳之阿塔毕帖吉烈(Téguélé Ibn Hézar Asb)将兵以从。旭烈兀以其军附于怯的不花万户(touman)军中。旭烈兀旋闻其慊慊于报达之屠与哈里发之死，欲而责之。帖吉烈惧，不辞而行。旭烈兀责怯的不花不应听其去，命其偕昔答克(Sidac)那颜往拘之。帖吉烈弟苦思丁阿勒卜阿儿浑(Schems-ud-din Alb Argoun)请代往见旭烈兀，以息其怒，嘱其兄彼未归时勿与蒙古军战，帖吉烈许之。苦思丁行至罗耳边境，怯的不花等杀其从者，而拘系之，仍进兵入其境。帖吉烈恐蒙古人杀其弟，不战退守满札失特(Mandjascht)堡。蒙古将召之降。帖吉烈恐受其给，不敢出。然旭烈兀以指环赐之，表示宥罪之意。乃降，送之至帖卜利司。旭烈兀命人鞫讯，正其罪而杀之都市，使其弟苦思丁主罗耳见 Tarikh Gouzidé。

罗耳斯单(Louristan)分为两部，曰大罗耳、曰小罗耳。小罗耳之阿塔毕别都鲁丁马速忽惕(Bedr-ud-din mass'oud)，亦藉旭烈兀之力而得国者也。初，马速忽惕与其从兄弟争主此国，哈里发以军助其从兄弟。马速忽惕乃求援于皇帝蒙哥，蒙哥命其随旭烈兀至波斯，曾参与报达之役，旋受册封而为小罗耳王出处同前。

法儿思之阿塔毕撒的伊宾阿布别克儿 (Sa' d Ibn Abou Becr) 亦来朝, 贺取报达也。同时罗姆之两算端鲁克赖丁、也速丁亦先后于五日间至旭烈兀营。先是也速丁自萨儿德归科尼亚, 纳款于旭烈兀, 至是来朝。然因前此曾以兵抗拜住, 心有未安, 欲谀谄以求解。谒见时跪进一靴, 靴底绘己貌, 匍伏言曰: “愿王以其尊足置于其仆首上。”旭烈兀见其如此自卑, 益以脱古思可敦为之解, 乃宥之见《史集》。俾与其弟分国而治。旭烈兀往征西利亚, 二王偕至美索波塔米亚, 始辞归见《世界史略》五三二集。旭烈兀以所得报达之物厚赐之见谟涅靖巴昔书第二册。

8月9日

天文家纳速刺丁求择地建一天文台, 旭烈兀许之。纳速刺丁曾建言曰: 欲卜事变吉凶, 必须编定良善天文表, 按日指示日、月、五行星之方位。此种星宿有一岁差之运行, 而由历代所编之表表现之, 则须有一定时间之测验。顾欲编定新表, 必须继续有三十年之测验。盖土星之运行, 在此期间以后始满。旭烈兀询以能否将此期限减短, 而在十二年中编定此表。纳速刺丁答曰: 若天假其年, 或能在此期内完成此事, 第须参考前人所编之表, 其最古者为千四百年前 Enerdjess 所编之表, 二百七十五年后, 又有 Ptolomé 所编之表。嗣后有哈里发末门时代报达城之观测、Tébanl 在西利亚之观测, 最近者则为二百五十年前 Hakémi 及 Ibn - ul - A'lem 在埃及之观测见纳速刺丁所撰之 Ez Zidj - Ilkhani, 今欧洲诸图书馆藏有写本数本。纳速刺丁在蔑刺哈城北高岡上, 于 1259 年时开始建筑天文台, 至嗣王在位时代始成。纳速刺丁延著名天文家四人襄助其事。兹四人为大马司城之木牙代丁 (Moueyed - ud - din Ibn Ourzy)、可疾云城之奈只木丁

(Nedjm - ud - din Kitab)、毛夕里城之法忽鲁丁(Fakhr - ud - din)、梯弗利司城之法忽鲁丁(Fakhr - ud - din)。天文台中设备有浑天仪及观星器,台顶开天窗以透日光,俾所观测子午线及日时,中有地球仪一座,分全球之气候为七带。后在阿八哈(Abaca)时代,纳速刺丁曾以其观测之成绩撰为天文表,题曰《伊儿汗历》(Zidj Ilkhani),以此表比较以前诸表,其年太阳方位相差有四十分。瓦撒夫书云:“纳速刺丁此书有数表,为从前诸表如 Gouschiar、Fakhir.、A'layi、Schahi 诸人所编之表所无者。”见瓦撒夫书第一册此天文台之藏书室,藏有取自报达之书甚多见马克利纪书第一册。旭烈兀曾自中国携有中国天文家数人至波斯,其中最著名者为 Fao - moun - dji 博士钧案:后二字疑为蛮子之对音,其人或者姓包姓鲍,即当时人习称为先生(Singsing)者是已。纳速刺丁之能知中国纪元及其天文历数者,盖得之于是人也见 Abd - Oullah Beidavaei, Hist. Sinensis, 1689。

纳速刺丁开具建筑天文台之经费单,呈于旭烈兀。旭烈兀嫌其费巨,乃询:天文台有何功用,而所费如此之多?纳速刺丁请其命人持一铜盘击之山上,士卒闻声皆仓卒出帐观之。旭烈兀与纳速刺丁知此声之所自来,则不为动。纳速刺丁曰:星宿运行认识之功用在此。盖其预示事变,知之者可能预防,不知者则惊愕也。旭烈兀许以巨款建天文台,仅仪器一项已费两万底那见 Djihan Numa 书三八六页“蔑刺哈”条所引 Vafi - u - Vafiat 书。《史集》云:成吉思汗系诸王以蒙哥皇帝较有学识。彼知解说 Euclide 氏之若干图式,曾欲建一天文台,早闻纳速刺丁之名。旭烈兀西征波斯时,曾命其于平木刺夷后,将此有名天文家送致东方。惟蒙哥可汗是时过在侵略中国南部。旭烈兀欲将其留为己用,所以命其在波斯建筑天文台一所。

阿儿浑自大汗所还至波斯。先是有人构陷阿儿浑,大汗命人按其事,知其被诬,乃遣之还见《世界侵略者传》。阿美尼亚史家所志此

案，有数事为《世界侵略者传》所未及者。据云：阿儿浑曾被械系，其同僚二人欲陷害之而取其位。适阿美尼亚亲王森帕德因事使大汗所，蒙哥汗曾以阿儿浑之事询之，森帕德证其无罪。蒙哥汗乃破械出之，将构陷之二同僚处死，厚赏阿儿浑而遣之归（见 Etienne Orpélian 书第八章）。时大必阁赤火者法忽鲁丁死，命其幼子胡撒木丁（Hossam - ud - din）代其位。此人虽幼，然谙蒙古语，知畏吾儿书。《世界侵略者传》云：“是为当时所认为之最要功能。”

六五六
(1258)9月

先是丁税最富者每人每年纳十底那，最贫者纳一底那。顾此税额不敷金军、正军、驿马等项之需。遂又于同一比例中加增附税。由是贫者之负担较之富者为重。前者若富人在十处有其产业者，须纳五百至一千底那，兹仅纳十底那。阿儿浑曾将此弊陈明，大汗乃敕令其变更丁税。由是最富者所纳之税加至五百底那，而贫者仍以一底那为限。

阿儿浑至谷儿只，抵梯弗利司未久，鲁速丹（Rousoudan）案：即谷只儿王后（钩案：本书前作鲁竹丹），回教徒名之曰吉思蔑力（Kiz Mélik），此言女王。上一字出突厥语，下一字出阿剌璧语。《世界侵略者传》即以此名名之之子大卫德举兵反抗蒙古人。旭烈兀遣一杂有蒙古人与回教人之军队往讨之。阿儿浑适至梯弗利司。旭烈兀命其统领从伊刺克调发而来之一军。及其重返梯弗利司之时，大卫德之乱尚未平复，盖蒙古人要求其献纳逾期之贡赋也见《世界侵略者传》。

六五七
(1259)9月

报达城之屠杀，基督教徒得免，前已言之。缘旭烈兀妃脱古思可敦世奉基督教，曾公然庇护同教之人也。旭烈兀曾以报达城中副掌印官之邸舍赠给景教大主教，其

对于基督教虽有此种优待表示，然仍不免将伊刺克阿刺壁境内一小城之基督教徒屠杀。当报达城被屠之日，塔克利特之基督教民曾求大主教转请派一官吏至城保护。故同一时代此城之回教贵人皆为蒙古人所杀，而基督教徒则藏伏于一教堂中，逾六星期而得免。然有一回教徒在蒙古长官处告发基督教徒，谓其窝藏被杀人之不少财货。长官鞠询其事，基督教徒自承有之，将回教徒寄托之物完全献出。旭烈兀惟知按照蒙古法律，命将塔克利特督之基督教徒处死，仅老人与幼童得免。后来告发人亦被此城之新长官处死，盖此长官为一基督教徒也见《世界史略》。

报达攻下之年，伊刺克阿刺壁、美索波塔米亚、西利亚、罗姆等地大饥，益以瘟疫，死者甚众。黑衣大食朝既亡，回教世界遂丧失其五百年来所奉之教主。此种天灾颇有利于东方之基督教徒，盖其将回教对于基督教徒之压迫解除也。

先是在阿刺壁人侵略西利亚、埃及、哈勒都(Chaldée)诸地时代，乌马儿(Omar)哈里发在位之年，此种地域之基督教徒不改奉回教者，必须服从最屈辱之条件，始许其保有生命财产。当时名此回教徒曰属民，命变其缠头巾之颜色式样，使与回教徒有别。基督教徒用蓝色缠头，犹太教徒用黄色。额上不许留发，必须剃除。系一名曰琐纳儿(zonar)之腰带。其入公共浴场者，必须系一铃或一铅圈抑铜圈于项。属民之妇女亦须有特别之表征，除琐纳儿带外，裙上或襦上必须系一铅圈，双履各异其色，一为黑色、一为白色。所戴宝石之上，不许雕刻阿刺壁文字。不许属民执兵器。不许乘马，只许乘驴。不许用鞍，只许用极。应让回教徒行于中道。聚会中若回教徒至，应让坐。不许先向回教徒致敬。语言时其声音不许高于回教人之声音。其房屋不许高于回教人之房屋。其教堂之外貌不许有何表征，使与其他房屋有别。在回教徒所居之处，不许击钟燃火。不许出示其十字架。不许出示其偶像画像于公众之

前。殡葬时不许悲啼。不许将死者葬于回教坟园附近。不许重新建设教堂,只许其将旧有者修缮而已。不许在回教徒中招收信徒。不许将回教徒之奴婢或俘虏藏于室中。不许购买业已分配于回教战士之俘虏为奴隶。不许以《可兰经》教授其子弟。不许用雕刻阿刺壁字之印章。不许雇用回教徒使为劳苦工作。凡一基督教徒或犹太教徒与一回教妇女交者,处死刑见诺外利《埃及年历》七〇〇年(1309—1301)下之记载。是年非洲(Magreb)国王之相赴默伽巡礼,路经开罗,见埃及属民之自由,颇以为异。曾以其国待遇属民之情形告埃及人,谓其国不许此种人乘用马骡,不许其为官。并言其禁令甚久。为政府所闻,乃招集诸律士审议其事。诸律士召基督教徒大主教、主教及犹太教掌教长老等,询以祖宗时待遇之情形,诸人答以不知。诸律士检寻旧令,始悉有上述之禁令,以示基督教之大主教。大主教许命其同教人遵守。犹太教掌教亦许传命其国人服从。遂命令埃及、西利亚诸地长官执行此种禁令。诺外利续云:曾在一书(题曰《回教徒美德及多神教徒恶德之记事珠》)中,见有西利亚、埃及两地之基督教徒上乌马儿(Omar)哈里发书,重申前约,许遵守一切禁令。乌马儿在所开禁令之后,续增数语云:“不许殴打任何回教人,始受保护。设若违背禁令之一项者,许受其他叛徒之待遇。”乌马儿死后,诸律士又决定,设若属民违犯上列条件之一者,诸回教君主得将其处死,或没入为奴婢。

此种禁令既须时常命人遵守,具见其不常实行。须待回教徒重行要求时,始再申旧令。其虐待基督教及犹太教徒之先例可考者,为853年黑衣大食朝第十代之哈里发谟塔瓦吉勒(Motavakkil)虐待之事见《乐园》。当时不知本于何种原因,曾将大主教Théodose械系,将一切教师驱逐于其都城寨儿门刺夷之外,命基督教徒皆系琐纳儿带,禁止乘马,不许服有颜色衣,星期五不许外出,不许高声祈祷,不许授子弟以阿刺壁书,削平其坟墓,以魔像置其门,拆毁教堂道院数所,掷宗教遗物于达遏水中,禁止任用基督教徒或犹太教徒为官吏见 Assemani《东方丛书》第三册五一〇至五一一页,《乐园》“谟塔瓦吉勒哈里发”条下。

其例尚有可引者,11世纪初年法特玛朝哈里发哈金(Hakim)虐待埃及、西利亚基督教徒与犹太教徒之事。此哈里发曾命基督教徒系一十字架于项上。此架高约一肱,重约五斤(rattel),犹太教徒则系木一段与铃数枚。并将埃及之一切教堂拆毁见诺外利书。西利亚史家 Marés 云:犹太教徒须悬一楬首于脑后。惟应注意者,哈金常有心疾,其待回教徒亦同然也。

当阿刺壁人侵略时代,亚洲之基督教徒曾因化身(Incarnation)神秘问题,业已分为三大宗派。5世纪以来业已流传之景教,曾主张耶稣基督(Jésus - Christ)二身之说。其一身为圣母所诞之人身,别一身为圣身。谓化身并非圣身与人身之自然的联合,仅为圣身之寓于人身。同时别有一派名曰一身派(Monophysites)或雅各派(Jacobites),主张耶稣基督只有一身,并合圣身人身,然不相混。此派大致流传于西利亚、埃及两地以东之基督教徒,大致多属聂思脱里(Nestor)派(景教)。嗣后阿美尼亚教会在迦勒色端(Chalcédoine)宗教大会以后,又因持有基督一身说与其他诸说,自成一派,其仍旧保存正宗信仰者,则名希腊派或麦勒乞特派(Melkites),质言之帝国派,缘其承认东罗马帝之管辖,而受治于安都城之大主教也。

此大主教之管辖区域,原及亚洲一切主教区域。自从聂思脱里、雅各、阿美尼亚三派分离以后,所辖区域有限。雅各派有大主教一人,或驻在阿米德城,或驻在马刺梯牙附近之巴尔苏马(Bar - suma)道院。别有大司教(Maphrian)一人驻在塔克利特城,管辖东方诸主教区域,其地位在大主教与主教长之间。当时西利亚、小亚细亚及额弗刺特、达遏两水流域,计有雅各派主教区一百二十一所。阿美尼亚派之大主教驻在额弗刺特河畔之哈刺特罗姆城,所辖主教区有六十四所。景教派之诸大主教当波斯王朝时代,曾驻在色流西(Séleucie)城附近之豁歇(Cochè)城。迨至黑衣大食诸哈

里发定都报达之时，则徙其驻所于此城。此派之诸大主教在聂思脱里分派以前，原属安都城大主教。而名曰色流西城之主教长，至498年顷，与正宗教会分离，遂以迦脱力克(Catholique)大主教自名。由报达附近诸区之诸主教长与主教所组织之会议选举之，得哈里发之承认后，则遵旧例在豁歇城之教堂举行就职典礼。

景教之大主教曾得哈里发之许可，其属于希腊派安都大主教之主教，与雅各派之大司教，不得驻在报达。仅许雅各派之主教一人驻在此城，并许希腊派之主教一人时常莅此巡视其同派教徒。

传佈景教之亚洲诸地，曾分为二十五大区或主教长辖区。所辖主教区共有七十余所，包括伊刺克阿刺壁、美索波塔米亚、底牙儿别克儿、阿哲儿拜占、西利亚、波斯、印度、河中、突厥斯单、中国、西夏(Tangoute 唐兀)等地(见 Assemani《东方丛书》第二册一五六〇及一五六九页。又《一身派论》第三册第二分册一七一页、一九〇页、六一六至六五六页。

景教之大主教不特为其教之教主，兼为基督教徒之断事官，哈里发曾许其判断雅各派教徒间或希腊派之教徒间之争持。根据现存阿刺壁文之文状两件，哈里发曾许其管辖此两派之教司。其文云：“信徒宗主任命汝为居留救世城(报达)及其他各地之景教教长，并管辖居留或经过回教诸国之雅各派与希腊派之教徒。应使一切基督教徒遵守汝之命令。”见 Assemani《东方丛书》第三册二页

昔有不少基督教徒执医师之业。虽有官厅不许录用之禁，然有不少基督教徒在报达或其他回教诸国官厅之中为书手。此种医师或书手，曾利用其声势，操纵其同教之人而主持大主教之选举。白衣大食及黑衣大食时代，且有若干基督教徒为诸州之县尹。埃及之基督教徒在撒刺丁以后诸嗣王时代，曾见一时之繁荣可参照诺外利书所载撒里黑(Salih)算端留给其子谟阿匝姆(Moazzam)遗嘱之文。然此种有幸时代延长不久，常因小事而启回教徒之嫉恨。基督教徒

由其技艺所获得之财产，往往为其败事之原因，常受官厅之剥削，有时为民众暴动所牺牲，偶亦因其互相轧轹而致败。蒙古人对于基督教徒与回教徒无所轩輊，惟其侵略回教地域，当然有怀柔反对统治民族的人民之利益。所以基督教徒受蒙古人之保护，而启其转谋统治其旧统治者之心。

东方之基督教徒与十字军，见旭烈兀之将袭击西利亚，颇引为幸，曾预睹此地回教势权之灭亡，而希望从中获得蒙古远征之利益。兹请于后章略述西利亚、埃及两地处此侵略时代之情形。

第 六 章

埃及艾育伯朝之亡——玛麦里克部首艾伯格之即位——埃及玛麦里克部得势之由来——艾伯格与西利亚王纳昔儿之争战——议和——西利亚王之遣使于旭烈兀——旭烈兀致西利亚王书——答书——旭烈兀进兵西利亚——马儿丁王之臣服——美索波塔米亚北部之侵略——纳昔儿与哈刺克王之失和——纳昔儿军队之瓦解——纳昔儿之遣使于埃及算端忽秃思——艾伯格之被杀——其子满速儿之即位——忽秃思之僭立——旭烈兀之侵入西利亚——阿勒波之围攻——阿勒波之攻下——哈马特之自愿臣服——纳昔儿之退走埃及边境——大马司之降附——大马司城之略取——哈林堡之降附及其居民之被屠——旭烈兀之还波斯——蒙古人之蹂躏西利亚南部——纳昔儿之被擒——招谕埃及算端降附——杀蒙古使者——战争之准备——忽秃思之进兵西利亚——阿音札鲁特之战——蒙古人之退出西利亚——埃及军队之退走——忽秃思之被杀——贝巴儿思之即位

西利亚尚属撒刺丁 (Salah - ud - din, Saladin) 后裔一人之统治，惟其再从侄则失位于埃及矣。当圣路易军队占领达米耶特

(Damiette)之时,撒里黑算端适歿于满速刺(Manssoura) (1249)11月城。其子谟阿匝姆突兰沙(Moazzam Touranschah)分封之地在美索波塔米亚之希申凯发城,秘不发丧而待其至。迨法国军队败亡,圣路易被擒之三星期后,突兰沙又死。(1250)4月缘其欲屏除其父所用之玛麦里克(Mameloucs)部酋,代以其随从幸臣,而为诸酋所杀也。

撒里黑算端有妃名实哲鲁都儿(Schedjer - ud - durr)者,素得宠,为算端所信任,突兰沙未至以前,曾代执国政。诸酋既杀撒里黑,乃奉之为王后,而推举一玛麦里克酋名曰艾伯格(Eibeg)者为大将军兼阿塔毕。王后取以为夫,逾三月,让位于艾伯格。艾伯格即位后,取谟亦思(Mo'izz)以自名,用艾育伯朝之宗王阿思刺夫(Aschraf)共执国政。阿思刺夫者,哈迷勒算端之曾孙,时有六岁。

玛麦里克部酋能在埃及废艾育伯朝而自立,具见此部军人势力之大。初,法特玛朝哈里发之军队,集黑人、埃及人、阿刺壁人为之。撒刺丁时,遣散旧军,代以曲儿忒人与突厥人,其数有一万二千骑之众。撒刺丁与其诸嗣王喜购突厥奴隶,而训练之为军。惟至撒刺丁第六代继承人撒里黑时,突厥玛麦里克部人之势始盛,缘撒里黑未即位时,此部之人为其随从军校者,颇忠于所事。撒里黑被难时,曲儿忒人曾弃之去,而玛麦里克人仍拥戴之。即位以后,乃大购突厥玛麦里克人于里海及高加索山之北,是即世人统名之曰钦察之诸突厥部落所居之地也。当时贩运此种奴隶甚难,诸商人只能为秘密之贩卖。迨至蒙古人侵入此种游牧部落之地以后,以败者之儿童出售,遂有大多数奴隶输入西利亚及埃及。撒里黑算端约有突厥玛麦里克千人,所戍地在开罗城尼罗河一岛中之

老达特(Raoudhat)堡,名此军曰巴黑里军(Bahriyès)案:阿刺壁语 bahr 亦为海洋大江之称,则巴黑里人亦得训为海人江人。教幼奴以弓枪,授以回教教义。训练完成以后,入王卫为卫士。时禁卫专以此种突厥玛麦里克人为之。撒里黑算端于诸酋中选用其近侍大官及亲信侍臣,故其人多跻最高军职,据有美好采地,享有巨额收入。盖埃及正式军队自撒刺丁以来,少则万骑,多则二万五千骑。其给养或出自军人经营之土地,或出自一区赋税之收入也。马克利纪《埃及史》第一及第三册 Djuyous ch ud - Devlet il - Turkiyet。玛麦里克人于抵御圣路易战士之战中曾建大功,满速刺之战,曾击破法国军队而解埃及之厄,其势力即在其团结精神与其野心之中,故其部酋陆续据有埃及王位。

1251 纳昔儿撒刺丁亦速甫(Nassir Salah - ud - din Yousouf)者,撒刺丁之曾孙,以1236年袭为阿勒波王,时年六岁。1250年突兰沙被杀后,取埃及算端之藩国大马司而有之,既几据西利亚全境,乃谋驱逐僭位埃及之突厥,然为艾伯格所败。已而哈里发遣使调停,两王乃言和。纳昔儿以耶路撒冷(Jérusalem)、合匝(Gaza)及迄于纳不鲁思(Napelous, Nablous)之海岸割让于埃及算端。

1253 艾伯格妒玛麦里克一部酋法利速丁阿克台(Faris - ud - din Acttai)之势盛,遣人杀之。此部酋所部之军七百骑,偕诸玛麦里克将校贝巴儿思、克刺温(Calavoun, Kélavoun)等夤夜逃出开罗,往依纳昔儿王。纳昔儿赐以钱币袍服屯田。诸逃将请其进兵埃及。惟纳昔儿疑诸逃将,不从其言,然曾利用此事,藉词诸玛麦里克部人在其前所割让诸地之中有其封地,今既改隶,乃要求埃及算端将割让之地退还。艾伯格许之。纳昔儿以诸地仍授诸部

酋。

然诸部酋忠于纳昔儿为时亦不久也。盖见此王之柔弱，不足供其利用。曾往求艾育伯系之别一宗王哈刺克 (Carac) 王莫吉特乌马儿 (Moguith Omar)，伪言埃及诸将许为内应，请助其进击艾伯格。莫吉特者，埃及算端阿的勒子，曾被突兰沙拘禁于黍伯克堡，迨突兰沙被杀，堡将释之，遂于1251年为黍伯克、哈刺克两地之主。时埃及亦有机可乘。艾伯格适被杀，其子满速儿 (Manssour) 嗣立，仅年十五岁，统将忽秃思 (Couttouz) 辅政。哈刺克王乃进兵埃及，然为忽秃思所败。忽秃思擒玛麦里克部酋数人斩之见诺外利书，马克利纪书第一篇，Ibn Tagri Birdi (Diémal - ud - din Youssouf) 书第三篇。案：Tagri - birdi 为突厥语 Tangri virdi 之阿刺壁语读音，其义犹言天赐（钩案：此书即《埃及诸王史》）。

(1257)12月

数年前，西利亚王曾遣其相宰奴丁 (Zein - ud - din el - Hafizzi) 赍重币往朝大汗蒙哥，而得保护其国之文书还报其主见《史集》。《史集》谓旭烈兀至波斯后，阿勒波王密与通谋一说似不可信。兹见旭烈兀之兵威与计划，不自安，颇悔其未曾纳款于此蒙古侵略者，乃谋补救，于1258年遣其子阿昔思 (A' ziz) 偕其相宰奴丁共军将一人、侍从官数人，赍重币往朝旭烈兀，并致书于毛夕里王别都鲁丁卢卢，求其介绍见诺外利书，马克利纪书第一篇谓纳昔儿曾遣使求旭烈兀助其取埃及于玛麦里克人。

使者至旭烈兀所。旭烈兀问其主何不亲来，使臣言西利亚王恐离国后其邻与敌之富浪人来侵，故遣其子代。旭烈兀留阿昔思，逾冬季始遣之归，命纳速丁以阿刺壁文作谕降书付之，俾呈其父。

书曰：“代表创造天地之上帝谕纳昔儿王曰：吾人在六五五年至报达，虏其主，质其罪。彼知悔，而自承死罪。彼嗇于财，终至全丧其财。由其冥顽，遂致最宝贵之财产变成虚空。语有云：‘其抵于极颠者必堕。’乃吾人之势则日见盛强。

“纳昔儿王、赛甫丁(Seif - ud - din Ibn Yagmour)、阿老瓦丁(Alai - ud - din El - Caïmari)等，以及西利亚之将卒皆应知吾人为地上之天军。上帝创造吾人，俾惩罚其所怒之人。不少国家之先例，可为汝等之鉴戒；他人之不幸，可为汝等之教训。‘在其幕半开之前，’《可兰经》第五十章第二十一节汝辈速降。盖悲啼与呼吁皆不足以感动吾人。天使吾人不知怜悯。其不属吾人者，必致不幸。吾人所略之国、所灭之民，汝辈应知其数。在汝辈只有逃亡，在吾人只有追讨。然汝辈有何路可逃，有何地可庇欤？吾人兵威所临，无可为汝辈之保障者。吾人之马如电、刀如雷、胸如盘石之坚，战士如沙磔之众，其欲抵抗吾人者必致后悔，其求宥者必获救。吾人之帝国受尊敬，吾人之藩属得安宁。设汝辈款附，则在彼此之间皆属共有；设若顽抗，是无异自取灭亡。既已预先警告，则曲不在我。凡要塞不足为吾人之障碍，凡军队不足止吾人之进行。汝辈反对吾人之愿将不能偿，缘汝辈食禁食，行不践言，背约叛教，信奉异端，离经叛道，汝辈已为人所鄙视。‘将有一日汝辈将受傲慢放逸背教之罚。’《可兰经》第四十六章第十八节汝辈以吾人为异教之人，而吾人则知汝辈为背教之徒。天使汝等受吾人之统治。在汝辈所视为最尊，而在吾人则视为至贱。其敢于抵抗者，必致不幸与惊忧；其归附者，必获宽宥与安宁。吾人自东徂西，侵略土地，剥夺货财。‘吾人已将诸管悉皆夺取。’《可兰经》第十八章第七十八节则汝辈可择最安全之道途，不待战火之开，而使其光焰射达。汝等应速作答，否则汝辈将受最大之灾，转瞬汝国将成荒地，汝辈将无庇身之所。死神将告汝等：‘其中竟无一人尚有生气，抑尚能微吐呻吟之声者

欤。’《可兰经》第十九章第九十八节吾人既然预先忠告，可从速表示从违，俾免惩罚之出于不意，应求所以自保之道。观此书毕，可一读蜂章章首与撒的(Sad)章末之文是为《可兰经》两章之标题。蜂章章首云：“天罚已近，勿促其至。”撒的章末云：“此文为对于人类之警告。汝辈将有一日见其所言之真。”吾人业已散布吾人语言之金刚石。是在汝辈作答，敬礼遵循拯救之途者。”

旭烈兀得致自阿勒波城之答书云：“‘吾之上帝，诸国之主，汝以威权付与汝所喜者。’《可兰经》第三章第二十五节赞美上帝，赞美此宇宙之王，敬礼并祝颂上帝之使者，及最后之使者不识文字之摩河末，暨其全族。

“兹接悉伊儿汗殿下及算端陛下(愿上帝使之认识正道接受真理)来书，谓汝等为上帝所创造，而惩罚其所怒之人，悲啼呼吁皆不足以动汝等之心，天使汝等不知怜悯。殊不知是为汝等之一大病。盖此为魔鬼之气质，而非君王之气质也。此自动的自白，足遗汝等之羞。‘啊，异教之人。汝所崇拜，非我之所崇拜者。’《可兰经》第一百零九章第一节汝等在一切实示之文书中皆被咒诅，汝辈已表示最可嫌恶之面目，汝辈已为一切天使所指出。自从汝辈创造以后，吾人早已识之。汝辈盖为异教人，‘上帝之咒诅降临于异教人之身。’《可兰经》第二章第八十九节汝辈谓吾人信奉异端，离经叛道，是以己所不顾者而责人，何异古埃及王(Pharaon)之否认正道，而劝人赞美上帝。要知吾人实为真正信徒，不能以何种背教之事责吾人。天降《可兰经》，盖降之于吾人也。其永劫不灭者，盖为吾人所崇拜之上帝也。吾人深信启示之语，吾人知其作何解释。然火之创造，确为燃烧汝等皮肤之用。‘当天裂星散海混墓翻之时，灵魂将见其全生之经历。’《可兰经》第八十二章第一节以伤肋狮，以豺肋虎，以无赖肋勇士，谓非异事可乎；吾人之马出于巴儿哈(Barca)，吾人之刀出自耶门，吾人之臂著名于东西，吾人骑士之突击如同狮子，吾人

之马追及其所欲追及之人，吾人之刀可以脔割，吾人之击如同雷击，吾人之肤为吾人之甲，吾人之胸为吾人之铠。辱骂不足以伤吾人之心，威胁不足以短吾人之气。抵抗汝等，即是服从上帝。设吾人能歼汝辈，则吾人之愿已偿；设吾人被杀，则天堂必虚位以待。来书云：‘胸如盘石之坚，战士如沙磔之众。’殊不知安有屠人畏羊之众，而微火可以燃大薪欤？吾人决不因辱生而逃死。吾人若生，将为有幸之人；吾人若死，将为殉教之徒。‘其获胜者，能非上帝之军队欤？’（《可兰经》第五章第六十五节）汝辈欲使吾人服从汝辈，如同服从教主，吾人宁与教主偕亡，而不服从汝辈。汝辈要求吾人在其幕半开之前投降，殊不知此语误用。设若幕开，设若命定，将可见何人转向偶像之教，而奉多神？‘汝辈发言太奇，足致天裂地开山岳崩倒。’（《可兰经》第十九章第九十二节）可告汝等代作书之书记，其书虽简略，惟措词不当，吾人视之无异琴（rabab）声或蝇声也。彼受其恩主之惠，不知报德，应当严惩。‘吾人固将记录其词，然吾人将施以过当之罚。’（《可兰经》第十九章第七十八节）汝以虚声恫喝，汝欲示汝善辩。得谓汝所忆者少，而所忘者多。汝之所书，犹谓‘邪人将有一日逃其定命’（《可兰经》第二十章第二百二十七节），汝意虽如此，兹答汝曰：‘上帝命令将必执行，切勿促之。’见瓦撒夫书第一册。此史家以为相传纳速丁所撰之前一书，为鸿文巨制。此种阿剌壁人所重视之文体，要在其极端简略，还用响亮字句，章句简单，使什韵调。然因借韵之必要，有时必须加入助词，而且所引《可兰经》诸条，皆不适当。盖在一异教王之致书中，引证关系回教之经文，颇不适宜也。此二书并见马克利纪之《埃及史》与《阿合马伊宾阿剌壁沙（Ahmed Ibn Arabschah）之帖木耳（Timour）传》。马克利纪谓第一书系旭烈兀远征西利亚还波斯后致埃及算端忽秃思书，阿合马则谓首先在某书中见此二书。惟第一书系帖木耳谕降书，第二书系蔑力咱喜儿（Melik Ez-Zahir，案：即埃及算端 Bercouk）之答书。又云，并在一古写本中见此同一谕降书。传为徒思、纳速刺丁代鞑靼旭烈兀所作谕埃及算端者，惟答书则未详为何人撰。兹二书业经撒西（Silvestre-de Sacy）收入其阿剌壁名文

集,并附译文注释。马克利纪(《埃及史》六五七年下)云,旭烈兀付西利亚王,转致其父书之文曰:“吾人得天之助,攻下报达,杀其防御之人,毁其庐舍,屠其居民。一如《圣经》所云,‘国王取一城者,将其毁灭,贵人成为贱民。’吾人曾审讯哈里发,彼所言不实,旋亦自悔,自承死罪。彼曾聚集货财,然其情可鄙。彼曾积蓄金钱,而不知募集军队。汝辈接此书后,应速降附,以将卒宝藏归顺地球之算端,俾免其怒,而得其宠。《圣经》有云:‘人类只有行为,将审查其行为而为待遇之标准。’切勿再若从前久留吾人之使者,应善接而礼遣之。吾人闻西利亚之商人、居民已挈其家属货财逃避。然应知虽逃亡山上,吾人将刈其山;逃入地内,吾人亦将随之进入。”《史集》谓旭烈兀取报达后,于六五六年第三月(1258年3月)在汉奈斤城遣西利亚王之使者还,付以纳速刺丁用阿刺壁语所写之谕降书,其文如下:“吾人于六五六年至报达,前定之末日遂届。吾人曾谕其主出降。彼不从,吾人曾惩治之。兹吾人招谕汝等出降。设若亲来,可保不死。设若抵抗,灭亡可待。切勿效以自爪杀自身之人,亦勿效以自手刺自鼻之人。应为以行为而自求多福之人,将必有赏。敬礼遵循善道者。”

“纳昔儿王赛甫丁、阿老瓦丁以及西利亚之其他将卒不畏作战,急盼马嘶与战士之冲突。盖彼等曾发誓愿与汝等一战也,切勿跃入地狱,亦勿以刀击鬣。设汝辈具有有力之臂,是即雄辩,勿须引证经文,亦勿须作书修史。吾人今待汝辈之至,上帝将以胜利付与其所喜之人。吾人不欲散布语言之金刚石,然所欲言者尽于是矣。吾人颇谅口吃之人。用特专致敬礼。”

旭烈兀命其军侵入西利亚,以毛夕里王别都鲁丁年老,命其子蔑力撒里黑亦思马因(Melik Salih Ismail)领所部之军以从。撒里黑至旭烈兀以花刺子模沙札阑丁算端之女妻之见《史集》、《世界史略》五二三页。别都鲁丁以1258年8月15日死,时年八十见马克利纪书。

怯的不花那颜为前锋,领军先行。辛忽儿(Singcour)、拜住将右翼,孙札克(Soundjac)将左翼,旭烈兀自将中军,于1259年9月

12日从阿起刺特(Akhlatt) 钩案:即起刺特一道进,逾哈喀儿(Hakkar)山,见曲儿忒人尽歼之。入底牙儿别克儿,取哲吉莱特(Djéziret)城。旭烈兀命其子亦失木忒(Yschmout)偕蒙台(Montai)那颜往取蔑牙发儿斤见《史集》。城主哈迷勒(Kamil)者,艾育伯朝之宗王也,数年前曾入朝大汗蒙哥,蒙哥曾优礼之,并以保护文书付之。后有西利亚教师持大汗保护文书至其国,为哈迷勒所杀,又将蒙古官吏驱逐。哈里发求援时,哈迷勒曾以兵往助,至半道闻报达破始引还。最近哈迷勒又赴大马司约纳昔儿王共抗蒙古。因是旭烈兀欲讨其罪见《史集》,《埃及诸王史》第三篇,《世界史略》五三一页。

旭烈兀召马儿丁王赛德奈只木丁(Nedjem - ud - din Il - Gazi)至营。马儿丁王遣其子木札发儿哈刺阿儿思兰(Mozaffer Cara Arslan)同大断事官谟哈吉拜丁(Mohazzib - ed - din Mohammed)、异密撒毕海丁(émir Sabic - ed - din Bilban)持币及书往见,谓马儿丁王病,不能亲自来朝。旭烈兀曰:“王言病者,盖畏西利亚王纳昔儿也。设我胜彼,将以伪病自解。设我不胜,彼将以此自銜于纳昔儿。”命大断事官一人归,以此言告其主见《埃及诸王史》第三篇。

旭烈兀命撒里黑进围阿米德,自引军往取纳昔宾。兵至哈朗,纳昔宾人来降,鲁哈之人亦从而纳款。皆善抚之。撒鲁治(Saroudj) 钩案:疑即前此著录之苏鲁治之人未遣使来,乃进屠其城:见《世界史略》五五五页。史家海屯云:“旭烈兀欲取圣地,召阿美尼亚王海屯至鲁哈与议。阿美尼亚王献策曰:如欲征服圣地,余意以为必须先取哈刺帛(Halap)。此城一得余皆不攻自下。旭烈兀从之。”(《东方史第二十八章)(钩案:此哈刺帛即阿勒波)

旭烈兀进兵额弗刺特水,西利亚大震。纳昔儿王迄于是时,因与哈刺克王相争,无暇防备外侵。先是一年前,有降人三千骑自旭烈兀军来投西利亚。降人自称曰失海儿竹儿人,似为曲儿忒人与

失海儿竹儿地方之人。纳昔儿收用降人并重赏之。闻诸降人有投哈刺克之意，复以重赏糜之。然降人仍去。哈刺克王莫吉特得降人，并从前来投之玛麦里克人，以为其力足取大马司而有之，遂向大马司城进兵。纳昔儿营于齐查(Ziza)湖畔以御之。遣使与莫吉特王交涉者六月，始约定莫吉特以玛麦里克人交还纳昔儿，并将失海儿竹儿人遣散。

六五七
1259

此约缔结执行以后，纳昔儿归大马司。闻旭烈兀进至哈朗，与诸将议，决计敌抗蒙古。纳昔儿结营于大马司城北不远之伯儿哲(Berzé)见诺外利书，马克利纪书第一篇，其军以阿刺壁人、突厥人与志愿兵组织而成。纳昔儿恐不得其用，且知诸将卒不敢与旭烈兀战胜之军对敌见《埃及诸王史》。纳昔儿王性暗弱，不理政事，喜作诗词。其军队亦不信其能有作为。其相宰奴丁见纳昔儿之震恐，乃称扬旭烈兀兵威之盛，劝其不如纳款。异密贝巴儿思(Beibars el - Boundouodar)怒其怯懦，手击之，谓其欲回教徒之灭亡。宰奴丁诉之于其主。次夜，玛麦里克人袭纳昔儿于园中，欲杀之改立新主。纳昔儿几不免，偕其弟咱喜儿(Zahir)奔大马司。诸将及诸贵人劝其还营，纳昔儿乃还。及至，贝巴儿思已走合匝。遣将名台巴儿思(Taibars)者纳质于埃及之新主。纳昔儿军心既已涣散，乃决定遣送王与将卒之家属赴埃及。纳昔儿遂遣其妃(罗姆算端凯库拔女)其子挈其宝藏，偕诸将之妻子赴埃及。居民之畏惧传染及于军队，军人遂以护送为名，与其家属同行，其中有一部分人竟有去而不返者。纳昔儿之军遂溃。

纳昔儿求援于莫吉特，并遣怯马鲁丁乌马儿(Kémal

- ud - din Omar) 赴开罗, 求救于埃及王。时玛麦里克艾伯格已代艾育伯朝而主埃及, 其后实哲鲁都儿以艾伯格欲害己, 乘其浴使人杀之。其臣捕实哲鲁都儿献于故算端阿昔思(A' ziz) 之后, 后命宫嫔、宦者将其处死, 而弃其尸于堡外壕中。诸玛麦里克部酋奉艾伯格子满速儿即位。先以艾伯格之旧侣阿克台(Acttai) 为阿塔毕, 旋以艾伯格之奴忽秃思为阿塔毕。阿塔毕, 犹言太傅也见诺外利书。

纳昔儿使者至埃及。诸将集议于满速儿算端前。大断事官别都鲁丁哈散(Bedr - ud - din Hassan)、司教也速丁伊宾奥都思薛蓝(Y' zz - ud - din Ibn - us - Sélam) 亦预议。诸将询其能否征战税以供军用见马克利纪书。伊宾奥都思薛蓝答曰: “敌人侵入回教地域之日, 凡回教徒皆应执兵御敌。汝等有权征取人民不需之物以作战, 然须在国库空虚之后。已将所有金瓶暨有价值之物业已变卖, 军人仅存马与兵械之时, 如军人手中尚有金钱与贵重物品, 则不当取之于人民。”诸将遂止。时算端尚幼, 未发一言见埃及诸王史第三篇。当时情势严重, 国无长君。而满速儿年幼, 只知儿戏, 且为其母所姑息, 业已染有恶习。异密赛甫丁忽秃思(émir Seif - ud - din Couttouz) 因主幼觊觎大权, 俟诸将赴上埃及(Haute - Egypte) 后, 乃拘禁算端并及其母与其弟哈寒(Cacan), 而自立为算端见诺外利书。忽秃思者, 相传为花刺子模沙札阑丁算端之侄见马克利纪书, 幼为蒙古人所俘, 初在大马司被卖为奴, 旋辗转流徙至于开罗, 谟亦速丁艾伯格(Moïzz - ud - din Eïbeg) 解放之。既自立为算端, 乃仿玛麦里克之俗, 以其主之名而自名, 故亦称谟亦思(El - Moïzzi)。

六五七
(1259)

10月16日

诸将见忽秃思废满速儿而自竟为算端，颇不平。忽秃思设词以谢诸将曰：当此旭烈兀进兵而西利亚王告警之时，国无长君，如何抵御鞑靼？将来汝等破敌以后，任选何人为君可也。诸将之愤既平，自视君位已固，乃遣送满速儿暨其母与弟至达米耶特。嗣后在后王在位时，又迁之于孔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忽秃思拘捕统将八人，接受军队之宣誓，乃急整军备战。致书西利亚王，言其誓不与其争地，自视为纳昔儿派在埃及之部将。脱纳昔儿欲至埃及，彼将奉之为君；设欲得其用，彼将以军往援，第若以其亲至致使纳昔儿感有不安，则请纳昔儿指定一将以统此军。纳昔儿得书，疑虑尽释。时旭烈兀已入西利亚，祸患已迫矣见《埃及诸王史》。

旭烈兀徇下美索波塔米亚以后，攻拔额弗刺特水上之毕莱特(El - Biret)。时艾育伯朝宗王赛德(Saïd 此人是 Mélik El - A' ziz Osman Ibn Melik El - Adil 之子)被囚于子城已九年，旭烈兀释之。蒙古军在马刺梯牙、哈刺特、罗姆、毕莱特、吉儿吉西牙(Kirkissia)等处，设船桥渡额弗刺特河，破马布格(Maboug)城，屠额弗刺特水上之毕莱特奈札姆(Nedjam)、札八儿(Dja' bar)、哈鲁尼忽思(Cal- lonicous)、刺失(Lasch)诸堡，而置戍兵见《世界史略》五三二页。旭烈兀妃脱古思时从征。《世界史略》常名此妃曰：“信爱基督之王妃。”旋进兵阿勒波。

阿勒波人畏闻蒙古之名，闻其至，多逃大马司。而大马司之居民又奔埃及。时当冬令，逃者多死于道，而被劫掠者为数亦多见马克利纪书第一篇。其尤为不幸者，鼠疫流行西利亚，尤以大马司受害为最烈见瓦撒夫书。蒙古一军营于色勒米牙特(Salmiyet)村。此村距阿勒波不远，分兵进取此城。城中戍兵偕义兵出城御敌，见敌兵众，遽退还。越日，蒙古全军至，守城之谟阿匝姆突兰莎(Moa' zsam Touranschah)王，见敌兵众，禁止出战。然有戍兵一部偕民众出城，屯于班忽撒(Bancou - ssa)山，见蒙古军进，下山击之。蒙古

军退走，诱追者至相距一小时程之地，伏兵起，夹击之。残兵败走回城，班忽撒山之屯军及义兵亦遽奔还，死伤甚重。同日，蒙古军进攻阿勒波北方之阿匝思(A'zaz)城，降之见《埃及诸王史》。

无何旭烈兀至阿勒波，遣阿儿哲罗姆王往谕谟阿匝姆王曰：“汝辈势难抵抗，不如任我置一戍将于城内，别置一戍将于子城。吾人进攻纳昔儿，设其兵败，则地将属我，汝辈可免回教徒之流血。如我兵败，听汝辈将我二戍将或逐或杀可也。”谟阿匝姆拒之曰：“吾人只有战之一途。”见诺外利书，《眼历诸国行纪》

阿勒波城城壁既固，兵械亦足，蒙古军先沿城掘濠，宽四肱，深五尺，壁高五肱，一夜工毕。以炮机二十具攻之见《回教王朝史》。攻七日，拔其城见《史集》，屠掠五日，始下令禁止。积尸遍街市。有不少人得免死证，藏伏四贵人邸舍、一回教道院与犹太教堂中者，皆得免。其被俘之妇孺约有十万人，或售之小阿美城利国，或售之欧洲人领地见诺外利书，《马克利纪书》，《埃及诸王史》云，此城依降约而出降，然旭烈兀背约而纵焚毁，堕阿勒波城，毁其回教堂，破坏其园林海屯云，子城在城之中央。守十一日，蒙古人掘地道攻破之（《东方史》第二十八章）。一月后子城亦降。攻城时，数蒙古将面上受伤。旭烈兀奖之曰：战士面须之染血，如妇女之施粉黛，皆美也。战胜者在子城中得战利品甚众，俘工匠甚夥见《史集》。蒙古军俘谟阿匝姆王，以其老免其死，然数日后死。蒙古军得纳昔儿之子数人，并得诸子之母。破狱出玛麦里克将九人，皆哈刺克王交还纳昔儿者也，中有桑忽儿阿失哈儿(Soncor el - Aschcar)、赛甫丁腾吉思(Seif - ud - din Tenguz)、赛甫丁别刺马克(Seif - ud - din

六五八
(1260)

1月24日

2月25日

Beramac)、别都鲁丁伯迷失(Bedr - ud - din Begmisch)、刺真(Latchin)、咱姆答儿(El - Djamdar)、吉德合的(Kidgadi)见诺外利书。当时西利亚文与阿刺壁文(《世界史略》之撰者 Bar Hebraeus, 适为阿勒波之雅各派大司教, 然在围城前曾赴蒙古军谒旭烈兀, 被留于奈礼姆堡, 不能在城救护教民。故有不少基督教徒逃避希腊教堂中者, 或被鞑靼人所杀, 或作俘虏。然有一阿美尼亚派教师将未死者收容于一教堂之中(《西利亚史纪年》五三三页)。海屯(《东方史》第二十九章)云:“旭烈兀曾将其在阿勒波城所得之物一大部分, 赐与阿美尼亚国王, 并以其侵地数地畀之, 由是阿美尼亚王得有邻近其国之数堡。嗣后旭烈兀又命安都王以物赐之, 并将以前回教徒所取阿美尼亚国之属地归之”。

旭烈兀进兵西利亚时, 哈马特(Hamat)之艾育伯朝宗王满速儿谟罕默德(Manssour Mohammed)以城付宦者木刺施德(Moureschid), 而走大马司。及阿勒波不守之讯至, 木刺施德弃城走依其王。哈马特城之绅耆乃以城钥送赴阿勒波城旭烈兀军前, 请其遣官往抚。旭烈兀遣一波斯人名忽思老沙(Khourewschah)者往见诺外利书, (《眼历诸国行纪》)。

纳昔儿王闻阿勒波不守之讯时, 尚在伯儿哲附近营中。诸将请其退守合匝, 求救于忽秃思算端。纳昔儿乃偕哈马特王出走见诺外利书, 命大马司可能偕走之军民亟赴埃及。有人贱售其财产从行, 当时一骆驼之赁价致有七百银币(dragmes)之多者见马克利纪书。纳昔儿至纳不鲁思, 留二将守此城, 后皆为蒙古人所袭杀。闻敌军进逼, 又走阿利失(El - A' risch), 遣法官不儿罕丁(Borhan - ud - din)赴开罗, 促忽秃思算端速以兵来援。

1月29日

2月3日 纳昔儿离大马司后，异密宰奴丁苏黎曼(Zein - ud - din Soleiman Ibn Ali)者，即以宰奴哈菲齐(Zein - ul - Hafizzi)之名而显者也，闭城集诸绅耆议，以城献蒙古，俾免流血。先是旭烈兀遣额儿哲罗姆王子法忽鲁丁(Fakhr - ud - din El - Merdégai)偕薛里夫阿里(Seh érif Ali)使纳昔儿所，至伯儿哲营。至是，宰奴哈菲齐等决定以城付此二人，乃遣代表赍重币与城钥，赴阿勒波之蒙古营。代表首领为法官木哈亦哀丁(Mohayi - ed - din Ibn Ez - Zéki)，旭烈兀以锦袍赐之，命其为西利亚之大断事官。木哈亦哀丁还大马司，集诸律士、绅耆，衣其锦袍，宣读其受任之文，继颂读旭烈兀保证大马司居民不死之教令。虽有此种保障，居民之惊愕恐怖如故也。

3月1日 旭烈兀遣二将至大马司，其一为蒙古人，其一为波斯人。旭烈兀谕以必从宰奴哈菲齐之言，并善抚居民。无何，怯的不花率蒙古一军至，城民遣司教、绅耆等奉旗帖及《可兰经》往迎此新长官宣布安民教令，不许侵害生命财产见诺外利书，马克利纪书，《眼历诸国行纪》，瓦撒夫书。

大马司之基督教徒见蒙古军已据其城，乃出示旭烈兀保护基督教徒之命令，而以此向其压制之人挑衅。根据诸回教史家愤懑之记载，谓彼等公然对众饮酒，虽在斋月亦然。曾在街市以酒洒回教徒之衣，并及回教堂之门。持其十字架经过回教徒之商店时，强迫回教徒起立，不从者则施以侮辱。经行街市口诵赞颂之歌，谓基督之教为正教，并有毁其教堂附近之回教堂与召入礼拜塔者。回教徒愤甚，诉之于蒙古长官。然长官为基督教徒海屯（《东方史》第三十章）云：“怯的不花极爱护基督教徒。盖其部人信奉基督，已有三世。”案：怯的不花为怯烈(Keraït)部人，信奉基督教

已有数百年矣，颇轻蔑回教徒，且殴击之。乃对于基督教师则颇尊敬，常赴教堂保护基督教之长老。又一方面，宰奴哈菲齐则勒索居民巨款，购买布匹以献怯的不花、伯答刺 (Baidera) 及其他诸蒙古将，每日供其宴会之酒食见马克利纪书。

时大马司之子城尚未降附，怯的不花于3月21日夜，开始以炮机二十余具围攻，至4月6日，子城始降。蒙古军入城抄掠，焚其庐舍，毁其戍楼过半，并将其一切战具销毁。宰奴哈菲齐致书旭烈兀请宥子城守将。旭烈兀不允，反命其赴默儿只巴儿忽忒 (Merdj - Bargout) 地方怯的不花营手杀之。

艾育伯朝宗王阿失刺夫牟栖 (Aschraf Mozaffer - ud - din Moussa) 者，昔儿忽黑 (Schircouh) 之孙也。初受封于歆姆司。十二年前，纳昔儿夺其地，以特勒巴昔儿 (Telbaschir) 易之。至是纳昔儿走埃及，乃入朝旭烈兀于阿勒波营。旭烈兀命为西利亚长官。阿失刺夫至默儿只巴儿忽忒，怯的不花命宰奴哈菲齐及大马司官吏移交其政权见诺外利书，马克利纪书，《眼历诸国行纪》。

旭烈兀于破阿勒波子城后，进兵安都道上距阿勒波西北二日程之哈林 (Harem) 堡，遣人谕降，许不侵害。堡人答曰：未识旭烈兀所奉之宗教，不能信其誓言。必须有一回教徒在《可兰经》上发誓，许以不死，则将堡献出。旭烈兀问其欲何人发誓，堡人乃指定前阿勒波子城守将法忽鲁丁撒吉 (Fakhr - ud - din Saki)。旭烈兀命其人往堡宣誓，堡人遂降。旭烈兀怒堡人不信其言，命先杀法忽鲁丁撒吉，尽出堡中人屠之，无少长尽死，惟一善制金银器之阿美尼亚匠人得免见《史集》，《眼历诸国行纪》，《世界史略》五三三页。

蒙哥皇帝死讯至阿勒波，旭烈兀乃决定归国见《史集》，海屯 (《东方史》第二十九章) 云：“旭烈兀将欲进取耶路撒冷以还基督教徒，而其兄死讯至。”同一史家又谓，旭烈兀似欲自西利亚还蒙古而争帝位。至帖卜利司，闻次兄忽必烈当选，始止，命怯的不花代统西利亚军，法忽鲁丁为阿勒

波长官，伯答刺为大马司长官。离阿勒波时，命将此城之外城与子城堕平，命阿失刺夫牟栖将歆姆司、哈马特两城一并削平。阿失刺夫仅堕其都城之一部，命人堕平哈马特之子城，然此城之外城未毁。盖有扑买课税人名亦不刺辛(Ibrahim)者，曾进言于此城长官忽思老沙，谓富浪人近在希申阿克刺德(Hissn - ul - Acrad)，设将哈马特城垣堕毁。居民将失其防御之具，并以重赂献，遂免于堕见诺外利书，《眼历诸国行纪》。希申阿克刺德，一名曲儿忒堡，在歆姆司特里波立(Tripoli)两城之间。

海边之富浪人遣使赍赠物至默儿只巴儿忽忒营以献怯的不花，纳昔儿王弟咱喜儿王(Zhahir)亦来营谒见。怯的不花命仍主撒儿哈特(Sarkhad)城事见诺外利书，命忽失鲁罕(Couschlou - khan)率一军往徇纳不鲁思。堡人出敌，尽屠之。进至合匝，蹂躏西利亚南部，掠杀并俘其居民。还军大马司，售其所掠之牲畜物品。距大马司一日半程之巴尼亚司(Banias)小城，亦被残破。时怯的不花亦获纳昔儿王矣。

初，纳昔儿自阿利失复走哈梯牙(Cathia)。时忽秃思算端已进兵至撒刺希耶特(Salahiyet)，见一艾育伯朝之宗王至埃及，颇不安，欲除之。乃致书于纳昔儿之军队，以金钱军阶为饵，召之归己。突厥蛮与曲儿忒人遂相属弃纳昔儿而投埃及，从纳昔儿者仅其弟咱喜儿、歆姆司王子撒里黑奴鲁丁亦思马因(Mèlik Salih Nour - ud - din Ismail)、海蔑立(Caiméris)族之异密三人。进至哈梯牙，不敢入埃及境，改道赴黍伯克(Schoubek)，沿途行李輜重皆被劫。至黍伯克时，仅余所乘之马与仆役二三人而已。复由此赴哈刺克，哈刺克王遣人献衣、马、帐幕及其他必须之物，听其留居黍伯克。抑来哈刺克，纳昔儿不从。又走巴勒哈(Balca)，其卫士二曲儿忒人叛亡，以其踪迹告怯的不花，遂被蒙古军获于齐查湖畔。怯的不花适在围攻阿哲仑(A' djeloun)，蒙古军送纳昔儿至此城。怯的不花强

其召谕此城守将降附，守将始不从，后竟出降。蒙古军堕其城，怯的不花命人送纳昔儿王、王弟咱喜儿、歆姆司王子撒里黑等至帖卜利司。哈刺克王莫吉特亦遣其子阿昔思(A'ziz)从行，时阿昔思年尚幼。纳昔儿行经大马司、哈马特、阿勒波等城，见阿勒波之残破，泫然流涕。至帖卜利司，旭烈兀待遇甚善，许在侵略埃及以后，以西利亚归之见诺外利书，《埃及诸王史》，马克利纪书，《眼历诸国行纪》，《史集》。

埃及久为逃蒙古人锋镝或羈勒之灾民避乱之所，至是亦感被侵之虞。其尤足使人惊畏者，迄于是时，其兵锋所至，诸国莫不披靡，由是居留埃及之非洲人皆离此他适。会有蒙古使者至开罗，召谕忽秃思降附，如不降则对之宣战《史集》云：旭烈兀离西利亚前，曾遣使者携随从四十人，致书于埃及算端曰：“天佑成吉思汗系，使之君临大地全土之国。其欲抗拒吾人之兵威者，皆已灭亡。吾人长胜军队之声威尽人皆闻。设汝降附则亲自来朝奉贡，听余在汝国内设置长官，否则备战可也。”惟据诺外利书，作此谕降书者，盖为怯的不花。埃及算端集诸臣会议以决从远。前弃纳昔儿而附埃及之花刺子模将领六人中有纳速刺丁海蔑立(Nassir-ud-din Caïmeri)者进言曰：此王曾历次失信于亦思马因国王、哈里发、阿怯城主、额儿比勒王诸人，其言不可信。统将贝巴儿思亦主战。会议久之，诸臣皆请以忽秃思之意为从违。算端云：“如此吾人作战可也。无论胜负，吾人已尽职责，回教民族不能以怯懦责吾人也。”遂决定将蒙古使者处死，进兵至撒刺希耶特。由是拘禁使者，预备战事。忽秃思为筹军费，乃征收回教所认为不法之赋税，征收所得税，并命人出丁赋一底那。然此两税仅得六十万底那，遂将弃纳昔儿而来投之诸臣财产没收。纳昔儿妃亦被迫献其宝石珍物，诸海蔑立族异密之妻亦被迫献其珍品，中有数妇且受虐待见马克利纪书。

忽秃思俟诸将发效忠之誓后，即自山堡出发。其军约一万二

7月26日 千人，除埃及本国军队外。别有自西利亚来投之阿刺壁人与突厥蛮人。出发之日，杀蒙古使者与其随从三人，以其首梟示于匝威刺(Zawila)门，仅宥青年一人不死，以隶玛麦里克队中见《史集》，诺外利书。宣谕全国，共起防护回教。命诸州长遣发一切军人，其藏伏不出者处以笞刑。

忽秃思遣谍至旭烈兀命为西利亚长官之歌姆司王阿失刺夫所，与前被禁于毕莱特城后为旭烈兀畀以色拜别特(Sébaïbet)、巴尼亚司两地之赛德王所。使者初见赛德王，赛德王谥辱之，并及其主。旋见阿失刺夫，阿失刺夫跪接使者，位之上座。聆使者言毕，答使者曰：“请代余跪陈算端，言余敬从算端之命。余感谢上帝之佑，生此人以护回教。设其往击鞑鞑，敢保必胜。”见诺外利书

军至撒刺希耶特，忽秃思集诸将议。诸将不愿再进，建议顿军撒刺希耶特。忽秃思曰：“回教人之诸首领等：汝辈食国家之禄，久于兹矣，乃怯于神圣战争而欲退却。我则愿战，其欲战者可随我进，不欲战者可退归。然上帝必予监临，回教徒妇女被辱之咎将归彼等也。”嗣命其确知其效忠于己者对其宣誓，随其进战。次日晨，鸣鼓进军。其不欲进战诸将，见他将之进，亦从之进。军队遂入沙漠。

3月7日 初，失海儿竹儿部之曲儿忒诸首领曾在合匝城遣将往见忽秃思算端，请求入觐，算端许之。诸首领至开罗，算端自出迎，赐以哈流伯(Calioub)地方为其食邑见诺外利书，至是，贝巴儿思率前锋至合匝，与诸首领之军合。时蒙古军已退出合匝，贝巴儿思进据之。算端至此城，留数日，沿海岸进兵。圣让答克(St. Jeand' Acre)之十字军遣代表赍礼物来见，并许以兵从。忽秃思谢之，赐代表以袍

服，命其宣誓守中立，并自对代表宣誓，设其加害于其军者，将于进攻鞑靼以前先往击之。

迨与敌兵近逼之时，忽秃思抚慰诸将，励其作战，谕以鞑靼破灭国土之众，不少其他战士境遇之可悲，如欲不受天罚，必须拯救西利亚，维护回教。诸将闻言，皆感泣，誓愿努力驱逐敌人见马克利纪书。

怯的不花在巴阿勒伯克 (Baalbec) 闻埃及军至，聚集散布西利亚各地之军队，遣送其家属、辎重至大马司城。1260年9月3日 (钩案：回历作六五八年斋月或第九月之二十五日星期五。惟后文云：败讯在八月八日达大马司，则此处之西历9月殆是7月之误，两军会于纳不鲁思、拜桑 (Baissan) 两地间之阿音札鲁特 (Ain - Djalout 在 Goliath 发源地) 平原。埃及军初颇畏战，始而左翼军乱退走。算端乃三呼曰：“愿上帝佑其臣忽秃思战胜鞑靼。”冲入敌阵，鼓励其军进击。时左翼军又合而进战，敌军披靡，蒙古战将多死，统将怯的不花亦为一异密名札马鲁丁阿忽失 (Djémai - ud - din Accousch) 者所杀。有蒙古军一队屯于邻近高地之上，埃及军进围，歼之。异密贝巴儿思乘胜逐北，其得逃亡者为数甚微。其隐伏于附近藨丛之中者，忽秃思引火焚之，伏者尽死。战胜以后，忽秃思下马祈祷，谢上帝之佑。瓦撒夫谓蒙古军之败，乃因埃及人之以计袭。埃及人执白旗。蒙古军误识为己军，所以致败。此说似非真相。《史集》谓蒙古军之败，乃因中伏。埃及史家与海屯皆以怯的不花死于战中。然《史集》所志又有不同，据云：“蒙古军退走时，有人促怯的不花退走。怯的不花答曰，‘宁死不退。汝等有能见旭烈兀者，可告之曰，战败之怯的不花，不愿归见其主，愿尽职而死。告王勿悲其军队之丧失，此辈与士卒之妻及厩中之马一年未生产者无异’云云。语毕独自进战，为敌包围。其防护自身，有如狮子，马倒遂为敌擒。埃及军缚之以献忽秃思。忽秃思语之曰：‘其流不少之血者，其以欺诈背誓而杀害不少君主、破灭不少王朝者，终亦为吾人所擒欤？’怯的不花答曰：‘设若我死汝手，是盖天意。勿炫汝一时之胜利。要知旭烈兀将为我作极恐怖之报复，西利亚与

埃及将被蹂躏于蒙古马蹄之下，吾人之士卒将以汝国之沙携归。旭烈兀之骑士如我者有三十万，丧其一人，不足道也。’忽秃思曰：‘勿须称颂汝之鞑靼骑士。此辈只知狡诈以取胜，非勇士也。’怯的不花怒曰：‘我曾终身忠于我主，不似汝辈之叛弑其君者。可速杀我，我非汝侮慢之人也。’忽秃思遂杀之。有人以怯的不花之语告旭烈兀，旭烈兀颇惋惜之，乃厚恤其家。”

艾育伯朝宗王赛德曾在蒙古军中作战。蒙古军败后，遂投埃及军。见算端至，急下马欲吻其手。然忽秃思忆其对于使者辱骂之言，以足蹴其口流血，近侍一人遽斩其首见诺外利书。此史家谓自花刺子模沙札阑丁算端以后，其击败鞑靼军队之回教国王，以忽秃思为第一人。

战争剧烈时，前为忽秃思位置于玛麦里克队中之蒙古青年，适在从骑之列，欲复父仇，见有机可乘，引弓欲射算端为近侍所格杀。又有一说，以为曾射算端马倒，算端改骑其从将一人之马见马克利纪书。

蒙古营暨其妇孺皆为胜者所得。旭烈兀所置数城之长官皆被杀害。其在大马司城中者得逃见史集。败讯在8月8日星期六至星期日之夜中达于大马司。宰奴哈菲齐偕诸蒙古统将等急出走，然为乡间居民所劫掠，仅以身免。蒙古人占领大马司以来，至是共有七个月有十日。

同一星期日，算端在梯别里亚德(Tibériade)以战胜事谕任大马司城。城中回教居民大悦，群起杀基督教徒，掠毁其庐舍，焚圣雅各(St. Jacques)、圣玛利亚(Ste. Marie)两教堂。犹太教徒亦被劫掠，赖有军队弹压，其庐舍、教堂始免焚毁。旋又搜杀附和蒙古之回教徒。8月11日星期三，忽秃思兵至大马司，营于城外，至下星期五始入城，捕忠于蒙古之回教徒数人及以纳昔儿行踪告蒙古军之曲儿忒人，缢杀之，并缢杀基督教徒三十余人，征大马司城军赋十五万银币(Drachmes)

统将贝巴儿思追逐蒙古败兵至于哈马特。逃兵与其妇女皆弃

其辎重、俘虏逃往海岸，沿途为回教居民所杀见马克利纪书。亦勒合那颜率残军退入罗姆见史集，忽秃思遂占有西利亚全境，达于额弗刺特河畔，以其地分封撒里黑部与谟亦思部之玛麦里克人撒里黑部者，原隶于撒里黑算端之玛麦里克部人。谟亦思部者，原隶于艾伯格算端之玛麦里克部人也暨其本人部下，命异密辛札儿(Sindjar)人名为大马司长官，命辛札儿(Sindjar)地名王谟札发儿阿老瓦丁阿里(Mozaffer Alai - ud - din Ali)主阿勒波城事。谟札发儿者，毛夕里王别都鲁丁卢卢之子也。命满速儿王仍为哈马特城主，前被旭烈兀任命为西利亚长官之歆姆司王阿失刺夫仍为歆姆司王见马克利纪书，《眼历诸国行纪》。

忽秃思任命诸将后，于10月5日自大马司归埃及。是役也，统将贝巴儿思功大而赏薄，求为阿勒波长官而不能得，颇怨算端，乃与其他不满者六人共谋刺杀算端。算端行至胡赛儿(Cosseir)、撒刺希耶特两地之间，欲猎，从者仅有同谋诸人。贝巴儿思伪求忽秃思请宥某人之罪，忽秃思许之。贝巴儿思乃进前吻其手，同时异密伯克秃特(Bektout)以刀斫其后颈，异密温思(Unss)推之坠马，异密拔哈都儿(Bahadour)发矢射之，贝巴儿思终杀之见诺外利书，马克利纪书，《埃及诸王史》，《贝巴儿思传》诸书所记微有不同，然无关重要。诸人弃尸，奔赴撒刺希耶特结营之所，入王幕，奉诸人中之最尊者异密毕勒班(Bilban)据王座。阿塔毕法利速丁阿克台(Faris - ud - din Acttai)惊问其故。诸人指毕勒班曰：奉之为算端。阿塔毕问曰：处此情况中，突厥人之习惯若何？诸人曰：以杀人者继其位。阿克台又问曰：何人杀算端？诸人指贝巴儿思曰：此人。阿塔毕乃手引贝巴儿思据王座。贝巴儿思曰：我奉上帝之命据此位，汝等可就座宣誓。阿塔毕曰：应由汝首先宣誓，诚实待遇诸人，视之如同辈，授以高官。贝巴儿思乃依其言宣誓。诸异密亦为效忠之誓见《贝巴儿思传》。

贝巴儿思偕诸将还开罗，埃及副王艾迭米儿(Eidémir)来迎。贝巴儿思告以代立之事，艾迭米儿乃对其宣效忠之誓，先归开罗，预备奉迎新主。时开罗居民闻胜鞑鞑，全城欢腾，盛饰以待忽秃思之归。乃至翌日晨，闻公吏宣呼曰：“人民，为谟札发儿(El-Mozaffer 案：即忽秃思)算端之灵求天悯，为汝等之咱喜儿贝巴儿思(Rz Zahir Beibars)算端祈天佑”。埃及人闻之，皆惊愕自失，盖其甚畏玛麦里克人之专政也见诺外利书，马克利纪之《贝巴儿思传》

贝巴儿思突厥语名贝者，官号。巴儿思此言豹者，突厥产也，出于玉黎北里(Alborlis)钩案：虞集《句容郡王碑文》有玉黎北里。《元史》卷一二八《土土哈传》作玉里伯里。又卷一三四《和尚传》之玉耳别里，应亦是同名异译。西贤考证皆未能考出此三名之对称(参照《亚洲报》，1920年刊伯希和撰《库蛮考》)，余以为皆属此名之旧译族之钦察部落。初以八百银币(drachmes)在大马司被卖为奴，买主见其眼中有瞽而解约，终为异密艾迭斤奔都克答里(Eidékin El-Boundoucdari)案：奔都克答里为算端侍臣中之一官号。算端击球时，此侍臣职在献球所得。曾按照玛麦里克人习惯，取其主之名而自名，故名贝巴儿思奔都克答里。1246年时，艾育伯朝算端撒里黑免艾迭斤职，而自领其所部玛麦里克人，后历擢贝巴儿思而为玛麦里克部之一重要将领。至是为算端，乃擢其旧主艾迭斤为统将，而命之为大马司长官见《贝巴儿思传》，马克利纪书中之《贝巴儿思传》，《埃及诸王史》。

先是旭烈兀未闻败讯之前一日，命纳昔儿归主大马司州事，遣西利亚骑士三百人从之归。越日，阿音札鲁特之败讯至。有西利亚人某者，谓纳昔儿不可信任，必将往附忽秃思。旭烈兀乃命将率蒙古兵三百骑往追。追及色勒马司(Selmas)山中，尽杀之，仅星者一人得免。后此星者向《世界史略》之撰者详述其事云：“时我在纳昔儿帐中，为之推算星命。日中，见一蒙古将率五十骑至。纳昔儿出迎，蒙古将曰：旭烈兀命其宴劳，请其偕诸王往赴宴会。纳昔儿

乃从往，偕往者约二十人。未久，又见蒙古骑兵来言：从王之文武官吏亦应赴宴，仅留仆役、厨夫、牧人看守帐幕。吾人从往，至一深谷，四面皆悬崖。见蒙古将卒在其中。吾人与之言未毕，在吾人之后之蒙古人，各将吾人反缚。余当时急呼曰：余是星者，曾观天象，有言告蒙古王。彼等乃将余引至彼等之后，执诸人尽杀之。纳昔儿王、王弟暨其从者皆死。蒙古人旋又尽杀留守帐幕之诸仆人。”见《世界史略》五三五页，此星者名谟哈亦哀丁 (Mohayi - ed - din El - Magrèbi)，后旭烈兀遣之往从著名天文家纳速刺丁，命在蔑刺哈天文台服务。《世界史略》之撰者曾在蔑刺哈亲闻其说如此。《史集》云，诸蒙古将在色勒马司山中追及纳昔儿，伪言宴劳，俟其醉，杀之，并及其家属，惟其子阿昔思获免。从骑三百人尽死，而获免者仅一人，缘其人为星者也。

时在9月20日。与纳昔儿同死者，有其弟咱喜儿合吉 (Zahir Gazi)、宗王撒里黑 (Salih Ibn Schircouh) 与同族宗王数人。惟纳昔儿之子阿昔思年幼，因脱古思可敦代请得免见《史集》，马克利纪书第一篇，《埃及诸王史》第三篇。

哈刺克王莫吉特曾遣其子阿昔思 (A'ziz) 入朝旭烈兀，请求归附。史家诺外利曾记述其事云：“当时此王子年甫六岁，曾以其谒旭烈兀事告余云：‘余至帖卜利司谒旭烈兀，彼命余坐，其妃命译人问余母是否尚存。余答曰：现在父所。妃又命译人问曰：汝欲归见父母，抑愿留我处？余答曰：此事余不能自主。余父遣余至汗所请求保护，兹余惟汗命是从。妃乃起立为此幼童请命于旭烈兀，旭烈兀许之。妃语余云：汗许保护汝父，并遣汝归。余闻此言，跪谢旭烈兀退出。’”王子行时，旭烈兀命其所任命之蒙古将为哈刺克长官者从行，于怯的不花战败前数日抵大马司。忽秃思至此城得王子，遣送至开罗，拘留山堡者二年。及贝巴儿思与莫吉特修好结盟，乃遣之归。然次年，贝巴儿思诱莫吉特至开罗，声其与鞑鞑人交通之罪，杀之，旋将哈刺克夺据见诺外利书。

第七章

蔑牙发儿斤之被围与攻下——哈迷勒王之被害——马儿丁之被围与出降——蒙古人之再侵西利亚——歆姆司之战——蒙古军之退却——阿勒波之被难——别都鲁丁卢卢三子之称藩埃及——黑衣大食哈里发之即位于开罗——哈里发以政权册授贝巴儿思——哈里发之进袭报达——其在安八儿之败亡——蒙古军之围攻毛夕里——埃及一军之败于辛札儿——毛夕里之降——其居民之被屠——撒里黑王之被害——哲吉莱特之被围与投降——一突厥降人之至埃及——旭烈兀与别里哥之失和——两汗之战——旭烈兀之败及其对于帖卜利司不花刺两城别里哥臣民之报复——别里哥逃军之至埃及——贝巴儿思与别里哥之互相遣使——埃及之蒙古降人——埃及与小阿美尼亚人之战——哈刺克王之被杀——旭烈兀之建造——任命诸州长官——杀哈菲齐——法儿思阿塔毕塞尔柱克沙之叛——此王之被杀——法儿思境内一赛亦德族之叛——毕莱特之围攻——旭烈兀之死——脱古思可敦之死——旭烈兀之遗事——教皇致旭烈兀书

旭烈兀急欲为怯的不花复仇，然因蒙哥皇帝之死不能再作远征。

旭烈兀在西利亚时，蔑牙发儿斤城以力竭而出降。初，旭烈兀命其子亦失木忒往取此城。亦失木忒遣人召谕蔑牙发儿斤王哈迷勒(Melik El - Kamil Nassir - ud - din Mohammad, El - Mozaffer Gazi 之子, El - Adil Abou Bekr 之孙, Eyoub 之曾孙)来降。哈迷勒答曰：彼有鉴于其他诸王之结局，不能信蒙古人欺诈之言，宁自卫而死。乃开其仓库宝藏，散给其所部将士曰：余不欲仿效谟斯塔辛因吝嗇而致亡国丧身也。率之出战，杀敌甚众。城中有工师善发

炮,围城者伤亡不少。而蒙古军亦得别都鲁丁卢卢王遣送工师一人之助,其人亦善发炮。据云:兹二工师同时发炮,炮石相触而炸裂。已而变围攻为封锁,城内之人常出击。有大力勇士二人,常杀敌而还。然封锁既久,城中乏食。初以猫犬为食,继之以鞋革,复继之以人肉。居民危急,来告亦失木忒,言已无人守城。亦失木忒遣乌鲁克图那颜往诘之。见死者满街市,其隐伏屋内饥而未死者,仅七十人而已。蒙古兵遂肆抄掠。勇士二人尚未死,登屋顶发矢射敌。蒙古兵进围之,命其降。不从,力战而死。蒙古兵得哈迷勒王与其玛麦里克军九人,送致旭烈兀。时旭烈兀已由西利亚还至特勒巴昔儿矣。旭烈兀申其罪而碎剐之,以肉填其口而至于死见《史集》。哈迷勒者,木札发儿昔哈不了合吉(Mozaffer Schihab - ud - din Gazi)之子,艾育伯(Eyoub)之曾孙也。信道颇笃见《埃及诸王史》第三篇。据云:哈迷勒曾求援于西利亚王纳昔儿,纳昔儿曾许以兵来援。蒙古人以其首置之矛上,徇示西利亚诸地,由阿勒波哈马特至大马司,用歌者鼓乐前导以示众,终以网盛之,悬于费刺的思(El - Feradiss)门上。后忽秃思算端至大马司城时见《眼历诸国行纪》,始命人瘞之于此门附近之忽辛(Houssein)祠。其玛麦里克军九人,八人被杀,一人得免,因其为蔑牙发儿斤王之猎士长,旭烈兀乃留用之而贷其死见诺外利书。

旭烈兀既得蔑牙发儿斤,命其子亦失木忒进围马儿丁城。初,旭烈兀之归自西利亚也,命马儿丁王赛德来见。此王亦因旭烈兀之无信而不至见《史集》,命其子木札发儿往阿勒波城见旭烈兀。旭烈兀遣其还曰:“劝汝父来朝,阻止其叛变而亡身。”然赛德不听其言,而下其子于狱。至是,旭烈兀乃命亦失木忒往取马儿丁城见《世界史略》五三四页。此城位置在高丘之上,既为矢石所不能达见瓦撒夫书。蒙古军遂封锁之。逾八月,城中饥馑瘟疫盛行,赛德王病死,其子木札发儿以城降。旭烈兀命其主马儿丁城事。后至1296

年，其死时，尚保有此城也见《世界史略》五三四页，《史集》。《史集》云：木札发儿说父降而不听，乃毒死其父，而以城献旭烈兀。旭烈兀责之。木札发儿答曰：杀其父以救城中生灵。旭烈兀乃以马儿丁城畀之。—瓦撒夫书云：赛德自以城降，旭烈兀背约，而将其与大臣七人并处死，出木札发儿于狱，命其主国事。然别设蒙古长官(八思哈 baskak)以监之。

蒙古统将伯答刺闻忽秃思算端之被刺，聚集阿音札鲁特之残军六千人与驻在美索波塔米亚之若干军队，而谋进取见《回教王朝史》。进至毕莱特，时主城事者别都鲁丁卢卢算端之子赛德也即是蔑力漠札发儿阿老瓦丁(mélik Mozaffer Alai - ud - din)。忽秃思以大马司并此城畀之，遂改号为蔑力赛德(Mélik Es Sa'id)。其兄撒里黑嗣父位为毛夕里王。忽秃思欲其通知蒙古军情，故以阿勒波城畀赛德。蒙古军至，赛德命一小队往御。玛麦里克部诸酋以为兵数太微，不但不足以御敌，反恐召之使至。赛德不听，其队御敌，果败还毕莱特。玛麦里克部人遂怨赛德王，及闻忽秃思被刺之讯，乃拘王而掠其资财，旋释之，自举异密胡撒木丁(émir Hossam - ud - din)为之长。敌兵至，胡撒木丁率其所部弃阿勒波退宁哈马特。蒙古军以1260年11月取阿勒波，进兵哈马特。满速儿漠罕默德王偕胡撒木丁退守歆姆司。蒙古军进至歆姆司，时在12月10日。蒙古军约有六千人，歆姆司王阿失刺夫牟栖、哈马特王满速儿、异密胡撒木丁，同日率军一千四百人出战。阿刺壁酋长匝迷勒伊宾阿里(Zamil Ibn Ali)亦以其所部兵从。蒙古军败退，伤亡甚众。伯答刺退至阿勒波见诺外利书，马克利纪书，《埃及诸王史》，《眼历诸国行纪》，《回教王朝史》。《眼历诸国行纪》谓蒙古军有一千三百人，回教军不及千骑。马克利纪书与《回教王朝史》则谓蒙古军有六千人，回教军有一千四百人。《回教王朝史》又云：“此役之最可异者，回教军未失一人。”时附近诸区之居民皆避难于阿勒波城。蒙古统将忽合亦勒合至，命居民全数出城，本城之人及其他各城村之人各分聚一所。人皆不晓其意。西利亚人以为

阿勒波人得免，阿勒波人以为外人得免。由是双方皆有混处者。鞑靼驱外人至巴比里(Babili)，尽杀之。盖以其见蒙古人至而逃他所，故视其为敌人也。其中冒称为外人者与纳昔儿王之亲属数人，亦在难中。蒙古人因阿勒波人未离其城，许其不死放还，然围其城不许出入。旋闻埃及兵至，乃于4月初退走。阿勒波城既无军队，盗贼继起，任意劫杀，埃及军至始遁。埃及军强征居民军税十六万银币，居民苦痛遂臻极点见《世界史略》五三七页。

别都鲁丁卢卢死，旭烈兀命其子撒里黑鲁克赖丁亦思马因(Salih Rokn - ud - din Ismail)嗣为毛夕里王。1261年，撒里黑得其弟赛德致书，劝其谕诚于埃及算端，谓贝巴儿思已胜鞑靼，斥地东方，附之可以保国。撒里黑之一部将窃此书逃。毛夕里王恐其持献旭烈兀，不自安，乃挈其子阿老木勒克(Alai - ul - Mulk)于同年5月奔埃及见《世界史略》五三八页，至开罗，埃及算端礼待之，并厚遇其弟哲吉莱特王木札希德赛甫丁亦沙克(Mélik El - Modjahid Seif - ud - din Ishac)。会新哈里发以政权授贝巴儿思，贝巴儿思乃册封别都鲁丁卢卢三子，以毛夕里、纳昔宾、阿哈儿黍思(Acarschouss)、答刺(Dara)与阿马底耶特(Amadiyet)境内诸堡封撒里黑，以哲吉莱特封木札希德，以辛札儿封谟札发儿(赛德)见诺外利书，马克利纪书。

黑衣大食朝之宗王异密阿布勒哈辛阿合马(émir Abou - Cassim Ahmed)者，哈里发咱喜儿(Dhahir)之子，谟斯塔辛之诸父也。于谟斯塔辛在位时代，与黑衣大食朝诸宗王幽居报达。报达陷后，逃依伊刺克之阿刺壁游牧部落酋长。至1261年，偕哈发哲(Khafadjé)部之阿刺壁人五十人赴大马司。贝巴儿思闻有自称为黑衣大食朝之宗室一人至此城，命此城长官厚待之，并遣送其至埃及。

6月19日，阿布勒哈辛阿合马至开罗，算端率诸将法官博士

及开罗、密昔儿(Misser)两城民众出迎。犹太教师奉其圣经,基督教教师奉其《福音》以从。越四日,集诸律士将领文官商人及其他阶级之绅耆于宫中。阿合马据王座,算端据常座,对众诘随从阿合马之阿刺壁人与来自报达之阉人谟黑塔儿(Mokhtar)。诸人皆证其为咱喜儿之子,纳昔儿之孙。教长阿合马,复次宣读其系谱。阿合马起立自证其真。纪录既毕,大断事官塔只乌丁(Tadj - ud - din)首向其宣效忠之誓。算端继委质于前,愿哈里发奉圣律之教戒而行,命圣律之所当命,禁圣律之所当禁,依法代上帝征收信徒之赋税,仅对于具有正当权利者为其处分。至是哈里发以信奉回教区域以及上帝许其解除异教徒压制的区域之主权,授之贝巴儿思,载入封册之中。然后在场诸人分班委质于哈里发。算端通令诸州州长,将新哈里发之名加入公共祈祷与新货币之中。哈里发以黑衣大食朝之袍服其色黑赐算端,以荣衣赐诸统将。越数日,哈里发乘白马,饰以黑色鞍辔,头戴金质黑色缠头巾,身披紫色外套,颈带金圈,腰系宝刀。侍者依例奉二帜、二巨箭、二盾及其他诸物,以随其后。哈里发自以王袍衣算端,以金圈、金链系于其颈。旋由大掌印官坐宣授与贝巴儿思主权之封册文。算端然后乘马,盛陈卤簿,经行开罗城市。将军、丞相前导,互相奉哈里发封册于其首。卢舍结彩,宝毡铺地。至下星期五,哈里发说教于王堡之教堂。算端见其感人之深,不自安,乃散金银货币于其身而阻止其继续说教。阿合马取其兄谟司坦昔儿之名以为别号,惟黑衣大食朝之新主,例用前一哈里发之名为别号。兹阿合马弃前哈里发谟斯塔辛之名不用,盖创例也。

贝巴儿思欲助哈里发夺取报达,乃为之组织教廷设置所需之一切官吏,为之购入玛麦里克人百人,各给马三匹、骆驼三头,赠与骑士二千人、阿刺壁游牧部落军一队。9月4日,哈里发偕埃及算端赴大马司。10月10日,哈里发进向伊刺克,算端命统将赛甫丁

毕勒班(Seif - ud - din Bibban)、罗姆人宋豁儿(Soncor)护送至额弗刺特水畔,待哈里发之命,再入伊刺克。哈里发偕毛夕里王、哲吉莱特王、辛札儿王进至刺合伯特(Rahbet)。三王留所部玛麦里克军六十人而自还国。会法只勒(Al - Fazel)部酋异密耶西德(Yezid)率所部阿刺壁游牧部落四百人至,异密艾迭斤(Eidékin)亦自哈马特率三十骑来会。时有玛麦里克酋布伦的(El - Bouroundi)者,占领阿勒波,亦遣黑衣大食朝之教长哈金(El - Hakim)率突厥蛮七百骑至安纳黑(Anah)。哈里发适抵此地。突厥蛮弃哈金而从哈里发,哈金乃亦归命。安纳黑居民见哈金至,闭门不纳,谓待埃及及算端所承认之哈里发至,始以城献。哈里发至,城人果礼接之。哈底彻(Haditsé)继降。希特拒守,攻拔之。11月24日,哈里发入城,纵掠犹太教民与基督教民。

伊刺克阿刺壁之蒙古戍将哈刺不花以五千骑袭据安八儿屠其居民,报达长官拔哈都儿阿里(Behadir Ali)亦以报达城所有戍兵至。11月29日,两将在安八儿附近与哈里发军遇。哈里发以突厥蛮为右翼,以阿刺壁人为左翼,自将中军进战。拔哈都儿阿里军败走,士卒多没于额弗刺特水中。然蒙古伏兵起,阿刺壁与突厥蛮两军败退,中军遂覆没,哈里发不知所终。有人谓其殁于阵,有人谓其受伤,死于附近之阿刺壁部落。此次愚昧远征,新哈里发死,埃及算端费款甚巨,结局如斯而已见《贝巴儿思传》,诺外利书,《埃及诸王史》,《贝巴儿思传》云:闻算端为哈里发及诸王设备武装,已费一百六十万底那。其最可异者,计划者与执行者意见皆同,以不足抵抗敌兵千人之少数军队,攻击兵多势强之国民,是无异虚掷金钱而趋其人于死地也。马克利纪云:算端欲以万骑助哈里发取报达,并命毛夕里王偕其二弟从征。然毛夕里王弟有一人密告算端曰,哈里发若得报达,位置一国,势将夺取埃及。算端悟,仅以三百骑畀哈里发。

时撒里黑王亦罹同一悲运。当其在毛夕里赴西利亚之途中

也,其将名阿林桑合儿(A'lem Sangar)者,弃王自率骑兵一队还毛夕里城。居民与蒙古长官闭门不纳。越数日,城中下级民众为内应,开城纳之。蒙古守将偕撒里黑王妃(花刺子模沙札阑丁女)秃儿罕可敦(Tourkan Khatoun)退守子城。桑合儿入外城,虐待基督教徒,掠其庐舍,杀不愿改奉回教者。由是教师、贵人、平民改教者为数甚众。同时附近之曲儿忒人亦侵入毛夕里境,夺据女修道院,尽杀其中避难之人。围男修道院,诸修士始而力守,终以金银出献。曲儿忒人始退。

统将三答兀(Samdagou)者,基督教徒也,率蒙古军至毛夕里以平乱。闻谍者言,撒里黑王将至,乃退军至距城不远之地。旋闻撒里黑已在12月17日夜入城,乃进围其城,沿城筑垒,一夜竣事见《世界史略》五三八页。撒里黑俵散财货于城中之突厥蛮人、曲儿忒人、黍勒(Schoules)人,励其抗守,谓埃及算端之救兵不日至。故三答兀攻之一月而不能下。

贝巴儿思闻毛夕里被围,命阿勒波长官苦思丁阿忽失(Schems-ud-din Accousch)率军往援。阿忽失在辛札儿地方用鸽传书,告毛夕里援军已近。然鸽误止炮机之上,为敌所得。三答兀于鸽颈得书,知埃及军队屯驻所在,遣军往袭。至辛札儿附近遇埃及军,进击之。会大风扬沙,埃及军目为沙迷,遂败,军多覆没。蒙古军残破辛札儿城,衣敌人之衣,散其发,伪作曲儿忒人,回至毛夕里城。城中人以援兵至,欢呼出城迎之,皆为蒙古军所杀。然城中人仍坚守。越九月,鼠疫饥馑大行,守者力竭。撒里黑王乃请降,惟求三答兀送其至蒙古王所。三答兀许之。1262年6月25日,撒里黑奉赠品食物见《史集》,以乐人歌者舞者前导见《世界史略》五四一页,出投蒙古营。然蒙古统将不欲见之,亦不欲受其食,命人守之见《史集》。慰抚毛夕里居民,命堕其城。工毕后,尽屠之,屠九日始止见《回教王朝史》。此城遂荒。蒙古军退后,藏伏附近山窟者

约千人，始敢入居城内见《史集》。时任为毛夕里长官者，名苦思丁伊宾欲奈司(Schems - ud - din Ibh Younes)，即窃撒里黑王弟书以投蒙古军之叛将也。

送撒里黑至旭烈兀所。旭烈兀命以羊皮裹之，置之烈日之下，一月死。其子阿老瓦丁(Alai - ud - din)年甫三岁，送至毛夕里，醉以酒，以弓弦腰斩之，悬尸于城门以示众。

三答兀自毛夕里进围哲吉莱特。此城景教主教哈南耶稣(Hananyeschoua)此名犹言耶稣之恩佑者，以方术见知于旭烈兀。旭烈兀命其往谕城人，许以不死，哲吉莱特遂降。蒙古人堕其城，以哲吉莱特王之部将札马鲁丁古勒伯格(Djemal - ud - din Gulbeg)为戍将。已而三答兀闻古勒伯格以其旧主哲吉莱特王之藏金付与王使者，遂杀古勒伯格见《世界史略》五四一页。此书云：“三答兀者，蒙古基督教徒，堪赞赏之青年也。”

同时有一异密名撒刺儿(Salar El - Bagdadi)者，投降埃及。撒刺儿者，钦察都鲁特(Durout)部人，哈里发咱喜儿时代为哈里发之玛麦里克，被任为瓦夕的、苦法、希烈三地长官，终咱喜儿、谟司坦昔儿、谟斯塔辛三哈里发时代，皆保其任。旭烈兀取报达后，撒刺儿与黍失泰儿(Schochter)钩案：此名在本卷第一章中亦作脱司泰儿王合兵以拒蒙古。旋见其兵微不能战，乃走希札思(Hidjaz)沙漠。越六月，旭烈兀复命其仍主原地，乃归。

贝巴儿思即位后，作书召撒刺儿至埃及。撒刺儿欲往从，惟欲待搜集其财货而后行。当此时间，埃及算端语报达人吉里只(Killdj)曰：“汝友撒刺儿将至。”吉里只答曰：“此事恐不然。盖撒刺儿为伊刺克之一异密，恐不能

弃其所有而投此国。”算端曰：“设其不自愿来，吾将强之使来。”乃伪作答撒刺儿书，遣人持书先行，别命一人随其后，命俟前人越境时，将其杀之。后使遂依命杀前使于境外。蒙古军前队见尸，搜其身，得书以呈旭烈兀。时有哈里发之玛麦里克子弟若干人，曾为旭烈兀录用者，以其事通知撒刺儿。撒刺儿始而不信其事，已而旭烈兀命人召之往见，乃畏死而弃其财产家属逃亡埃及。及至，算端厚待之，以高位大地授之见诺外利书。

会旭烈兀有事于北方，无暇图谋西利亚与埃及也。初，术赤子拔都受封于黑海、里海北方之大国参照本书第二册三三七页。拔都死，撒里答(Sartac)嗣立，未几死。子乌刺赤(Oulagtchi)幼，蒙哥皇帝命主术赤封国事，并命乌刺赤之母辅政。越数月，乌刺赤又死，术赤之第三子别里哥(Bercai)继立，时在1256年也。别里哥奉回教，曾传布其教于国内。顾其为诸宗王之最长者，蒙哥之即帝位颇得其力，故对于旭烈兀常加谴责，责其对于友敌并加残害，毁灭不少回教城市，杀哈里发，不与诸王议。别里哥尚有一更不满于旭烈兀之原因。初，旭烈兀之征波斯，术赤系之三王以兵从。术赤孙巴刺寒、曾孙秃马儿，以拔都系之军从征。术赤子斡鲁朵(Ourda)之子忽里，以斡鲁朵系之军从征。后秃马儿因厌攘事得罪，旭烈兀命速浑察送致别里哥所，俾自惩之。秃马儿罪状既明，别里哥乃按照成吉思汗法令(Yassai)复将其送致旭烈兀所，俾其惩治。旭烈兀遂杀秃马儿。已而巴刺寒、忽里二人相继死，别里哥疑此二人皆被毒害，此三王之家属遂走打耳班，而逃钦察汗国。

旭烈兀受别里哥之谴责已屡，曾怒曰：彼虽为诸王之

最长者，然无节制如此，不复足敬也。别里哥闻此语更愤，遂有意为旭烈兀所害以千数计之人复仇瓦撒夫书云：术赤系诸王以阿朗、阿哲儿拜占两地属己，是为此战之真正原因。命秃马儿之从兄弟那海(Nogai)率军三万，逾打耳班屯设里汪不知屯于设里汪境内之何城。

术赤系三宗王所部之军之在波斯者，见其主与旭烈兀开战，仓卒逃出波斯。其一部由打耳班还国；又一部为数较众，统将尼兀答儿(Negoudar)、翁古加(Ongoudjia)领之，取道呼罗珊，夺据哥疾宁(Ghazna, Ghaznin)国及与印度接境之其他诸地。

旭烈兀集波斯之兵自阿刺塔克(Alatac)案：阿刺塔克为旭烈兀及其诸嗣君驻夏之所。此地在伊儿汗国史中常见著录。《史集》云：旭烈兀自帖卜利司往征西利亚进兵阿起刺特时，经行阿刺塔克草原，颇爱其地。又据 Djihan Numa 书，Alatag 为木刺柴(Mourad-tchai)质言之额弗刺特水发源之山系，则其在完湖之北约二十程(每程约十里)之地，距 Ararat 山不远。Ala-tag，突厥语犹言杂色山也往御，以绰儿马罕之子失烈门(Schiramoun)那颜为前锋，在沙马吉(Schamakhi)遇敌，败走。越数日，阿八台(Abatai)那颜胜敌于设里汪附近一程之地。旭烈兀自沙马吉乘胜进兵，驱敌于打耳班外，破之于此城之北。那海败走。旭烈兀军追逐逾帖莱克(Terek)，获妇孺、牲畜甚夥，遂据其营，宴庆三日。不意那海还袭，败旭烈兀军于帖莱克附近。败军踏冰渡河，冰解，溺死者无算。

六六〇
(1262)
8月20日

11月15日
11月21日

12月8日
12月16日

旭烈兀还帖卜利司，恚其败，命征新军以备战见《史集》。并取报复手段，将别里哥所属之商民在帖卜利司者一并处死，没收其财产。别里哥亦杀其国内旭烈兀所属

六六一
(1263)
4月22日

之商人。旭烈兀复又杀不花刺城居民之一部。此城自残破以后,业已开始兴集。皇帝曾遣人括其户口,当时共有居民一万六千人,以五千人属拔都系,以三千人属旭烈兀母唆鲁忽帖尼(Siourcoucteni),余八千则隶皇帝。至是,旭烈兀将属于拔都系之五千人驱之平原,杀其男子,虏其妇孺,掠其财产见瓦撒夫书第一册。

六六二
1264

次年,闻那海有重再侵入打耳班之讯,旭烈兀整军备战。有札刺鲁丁(Djélal - ud - din)者,原报达副掌印官之子也。旭烈兀待之甚厚,乃谋叛亡,曾献策于旭烈兀,谓报达州中有突厥钦察数千人,熟悉其同国人之作战方法,可以用之为前锋。旭烈兀乃命其招集,并以征收军费、兵械、粮食之权付之,不许他人干涉其事。札刺鲁丁招集此军以后,告诸军曰:“人欲牺牲汝等,遣往作战。汝辈既知我为汝辈同国之友,我不能驱汝辈于死地。设汝辈从我,吾人将解除蒙古人之羁绊。”诸军从之。札刺鲁丁乃以取之于报达之金钱与兵械散给军队,告报达守将曰:在赴设里汪以前,应先侵入哈发哲部之阿刺壁人居地,劫夺粮食。旋率其突厥军掣其家属辎重,逾额弗刺特水进入西利亚见《史集》。

先是两年前别里哥进军而旭烈兀备战之时,埃及算端贝巴儿思恐蒙古军之重再侵入西利亚,曾遣骑兵数队巡逻波斯边境,探听敌人军事行动。命大马司城之居民掣其家属迁入埃及,并留置粮储以饷驻军。同时命阿勒波长官焚烧阿米德通道之草原,将十日程距离中之刍秣焚毁。已而贝巴儿思闻有鞑靼人一队逃入其境,此种逃人盖为别里哥之属军,而隶于旭烈兀者。二王开战以前,别里哥曾命此军还国,如归路已断,则命其避入埃及境

内,来投者约二百骑,四将领之。算端命西利亚之官吏善待之,并供给彼等与其妇女必须之衣粮。逃人至开罗,算端赐四将各人百骑,封地一区,并以马匹、布币赐诸将卒,诸逃人遂尽皈依回教。此例一开,后来鞑靼人来投埃及者,陆续有之见《贝巴儿思传》。

贝巴儿思询诸逃人其国与其主之情形,曾决定遣人往使别里哥所。有花刺子模沙札阑丁算端之旧侍,名赛甫丁克失里克(Seif - ud - din Keschrik)者,熟悉此国与其语言,乃命其与法律家马只都丁(Madjd - ud - din)携来投鞑靼人中之二人同往使。算端致别里哥书,保证其修好之意,励其进攻旭烈兀,自炫埃及军队之众,军中有突厥、曲儿忒、阿刺壁数国之人,列举称藩埃及之诸回教国王与富浪国王。末言近有鞑靼人至其国,自言为别里哥之臣民,曾厚待之。此外贝巴儿思并以新近即位之哈里发哈金之系谱赠别里哥。使者行时赍数月粮,至中途,马只都丁因病归埃及见诺外利书。赛甫丁等至东罗马境,时东罗马帝米开勒帕烈翰罗格(Michel Pa'éo'ogue)以别里哥之军队侵扰其境,留使者不放行。先是距此时未久,米开勒曾用希腊语致书贝巴儿思,誓与修好。兹贝巴儿思见其扣留使者,乃集其基督教之大主教与诸主教等,询其教纲对于背誓之处分若何。诸主教答曰:背誓等若背教。贝巴儿思乃以诸主教之宣言通知东罗马帝米开勒,同时贻书别里哥,请勿再扰东罗马国境。米开勒遂释使者,厚礼遣之见《贝巴儿思传》。使者渡黑海至苏答克(Soudac)登岸,由此行一日至克林姆(Crim)。钦察人、翰罗思人(Russes)、阿兰人群居之一镇也。又一日入荒原,其边境有万户长驻焉,沿途见游牧部落在其地游牧。又

六六一
(1263)
11月至
12月间

行二十日，达浮勒嘎(Volga)江畔之别里哥驻所，江中有斡罗思船舶甚众。行近斡耳朵，别里哥命其相薛里夫丁福鲁西(Schéréf - ud - din El - Furuoussi)来迎，告以入觐时应守之礼节，谓：应从宝座之左入。奉书后，则处宝座之右，跪时应屈双膝，随从之人不得携兵刃，或其他兵械入帐。其弓不得上弦，亦不得置于韬中。箛中不得盛矢。入帐时不得以足触其阈。并告以勿食雪，勿在汗驻所围垣内洗濯衣服。預告礼节毕，然后引使者入帐。帐外用白毡，内用丝绸，饰以珍珠宝石，内可容五百人。汗正坐，第一妃旁坐，官吏五六十人列坐凳上。别里哥命其相诵算端书毕，有人引使者自左至右，大断事官译贝巴儿思书为突厥文，对众诵读毕，缮录副本进呈皇帝。别里哥略询使者数语，并询及尼罗河之情形。未久，遣人偕使者归，赛甫丁还抵开罗时，距其奉使首途时约有二年矣。

六六二
(1264)9月

先是去年，在使者首途后约六个月时，别里哥曾遣使者二人，自孔士坦丁堡达于亚历山大城。使者一名札刺鲁丁哈齐(Diélal - ud - din El - Cadhi)，一名奴鲁丁阿里(Nour - ud - din Ali)，皆回教徒也。适贝巴儿思自西利亚取哈刺克而归开罗。使者至，乃集诸将吏于山堡接见之。此时代之埃及史中常见著录此堡(Cal'at - ul - djébei)之名，堡在开罗附近一高丘之上。撒刺丁首建此堡，其后诸算端常驻于此。初建时，曾取密昔儿对岸岛中诸古塔(pyramide)之石。可参照马克利纪《埃及志》第三册。蒙古汗致书略谓：汗与其兄弟四人皆奉回教，愿与算端结盟以攻旭烈兀，请发一军进向额弗刺特水，并请援助罗姆算端也速丁。贝巴儿思优礼使者，命薛里夫阿马都丁(Schérif - Amad - ud - din El - Abbassi)、法利速丁马思忽惕(Fariss - ud - din El - Mass'

oudi)送使者还,用纸七十页写复书,贺别里哥改奉回教,并请其助攻旭烈兀。赍赠品甚夥,有哈里发斡思蛮(Osman)手写之《可兰经》全部,连同其祈祷用之祈台与地毯,此外有烛台、橄榄烛、弼琶啰(Barbarie)地方之衣、革毡、刀、弓、骨朵、兜、甲、鞍辔、箭簇、葡萄瓶、镀金灯台、黑陶人、善于烹饪之妇女、阿刺壁地方之马、单峰驼、白牝驼、野马、麒麟(giraffe)香脂诸物。贝巴儿思并附以曾至默伽之缠头巾一领,盖其曾命人代别里哥朝其地也。贝巴儿思并遣专使至默伽、默德那(Médine)两城,命在星期五之公共祈祷中,位蒙古汗之名于己名之后。在开罗、耶路撒冷两城亦然。先是黑衣大食朝之宗室哈金(El-Hakim bi emr-illahi Abou'l Abbas Ahmed)于安八儿战后得脱走。是年3月21日至开罗。11月22日立为哈里发。贝巴儿思并将此哈里发即位后对众祈祷之词送致别里哥。别里哥使者还国时,贝巴儿思以来投之蒙古骑士二百人付与使者,俾其率之归国。

使者行后三月,有蒙古人一千三百骑自旭烈兀领地来投开罗。贝巴儿思命人沿途善待之,自出城见来投之人。逃人见算端至,皆下马跪伏于地。嗣后陆续又有逃人两批至埃及。诸逃人中有阿合(Aga)官号者十余人,贝巴儿思厚待之,劝其改奉回教。诸人因以改从回教。

旋有法儿思之军将数人,哈发哲部落之阿刺壁酋长数人与伊刺克阿刺壁之异密来投,算端皆纳之,并以采地赐之。次年应东罗马帝之请,遣其侍从官淑札乌丁(Schudja-ud-din)往使别里哥所,请勿再扰此国。并赠其在默伽巡礼时所冠之缠头巾三、大理石瓶二及香脂等物。

六六〇 -
六六一
1262

六六一
(1263)
10月30日

六六二
(1264)5月

六六三
(1265)8月

六六一
1262—
1263

旭烈兀之备兵北境以防别里哥也，命小阿美尼亚王海屯侵入埃及算端领地。海屯自旭烈兀所还至黑刺克烈(Hèraclèe)，见罗姆算端鲁克赖丁，与之订盟。归国后，进兵阿音塔卜(Airtab)。贝巴儿思早得谍报，已命哈马特、歆姆司两国之军先进至阿勒波。埃及军继之，袭阿美尼亚军，败之。阿美尼亚王求援于驻在罗姆国内之蒙古兵七百人，安都城亦以一百五十骑至，共屯于哈林(Harim)草原。厄于雨雪不能进，已而因粮缺退还。海屯制蒙古式之衣帽千袭以衣其军，使敌信其又有援军至。然埃及军洞知其实，进兵安都，残破其地。

同时贝巴儿思闻谍报，旭烈兀遣密使二人来，意欲收揽算端诸将。已进至西斯(Siss)道中，其地谍报亦同。旋闻密使自圣让答克赴达米耶特，命人往捕，送至开罗，缢杀之。

六六一
(1263)
4月8日

同年，埃及人截留旭烈兀答哈刺克王莫吉特书，莫吉特曾招蒙古人进略西利亚与埃及。兹旭烈兀答书，许以止于合匝城之西利亚境地封之。贝巴儿思见书遽由开罗赴合匝，诱莫吉特至营，执送开罗杀之。贝巴儿思捕莫吉特后，集大马司之大断事官、诸藩王、诸将、诸要人与夫富浪人使臣，出示旭烈兀致莫吉特书，言其捕莫吉特之故，旋往占领哈刺克而还开罗见诺外利书。

别里哥战胜后，不再进攻。旭烈兀在1264年中，遂得大兴建筑，建宫殿于阿刺塔克驻夏之所，建偶像庙堂数所于库亦城，并促成蔑刺哈天文台工事。旭烈兀喜接学者，尤爱方士。因试验方术，所费无算。时其领地东起阿母河，西抵西利亚与东罗马之边境。本年置长官于各地：以伊刺克、馮楞答而、呼罗珊迄于阿母河之地，授其长子

阿八哈；以阿朗、阿哲儿拜占授第三子亦失木忒；以牙底儿别克儿、底牙儿刺比牙 (Diar - rabi' at) 迄于额弗刺特水之地，授统将秃丹 (Toudan)；以罗姆授木音乌丁帛儿万涅 (Mo' yin - ud - din Pervané)；以帖卜利司州授蔑力撒都鲁丁 (Sadr - ud - din)；以起儿漫授秃儿罕可敦 (Tourcan Khatoun)；以法儿思授异密亦吉牙图 (Ikiatou)。先是在去年初，自沙马吉进兵打耳班时，杀其相赛甫丁，兹以竹维因人苦思丁谟罕默德 (Schems - ud - din Mohammed) 代之，俾领国政。以苦思丁之弟阿老瓦丁阿塔木勒克为报达长官见《史集》。

同年杀宰奴丁 (Zein - ud - din Abou' l Moueyyed Soleïman Ibn Amir el - A' carbani)。宰奴丁者，即以哈菲齐 (EI - Hafizzi) 著名者也。哈菲齐为其旧主之名，宰奴丁取以自号。宰奴丁征收大马司课赋。有人诉其自取课赋之一部，旭烈兀遂责其不忠，数其历叛其旧主巴阿勒伯克王、哈菲齐王、纳昔儿王诸王之罪，杀之，并族灭其兄弟子侄近亲仆僮约五十人。仅有一子一侄得逃免见诺外利书。

法儿思一地首先归命蒙古者也。1231年阿塔毕撒德死，子阿布伯克儿继立，曾遣其弟帖痕登 (Téhemten) 奉厚币入朝窝阔台帝。帝册封阿布伯克儿为骨咄禄汗。因此地降附在先，故未受蒙古侵略之害。法儿思主每年进奉金底那三万于蒙古可汗廷，并遣宗王一人奉贡品入朝。旭烈兀至河中，阿布伯克儿遣其侄塞尔柱克沙往迎，至于阿母河畔。1260年阿布伯克儿死，子撒德二世嗣立，在位十二日死。子谟罕默德年幼，母秃儿罕可敦 (Turcan Khatoun) 摄政。1262年谟罕默德死，诸父谟罕默德沙立。谟罕默德沙，撒勒合儿沙 (Salgarschah) 之子，撒德一世之孙也。旭烈兀攻报达时，曾以兵从征，为人勇敢，然残忍放逸，民多怨之。旭烈兀召之至营，常藉故不至。即位后，取秃儿罕可敦为妻。秃儿罕可敦亦不满其所为，命人执送旭烈兀所，言其不足君临此国。

初，谟罕默德沙拘禁其弟塞尔柱克沙于亦思塔哈儿 (Istakhar) 堡。至是，旭烈兀出之狱，俾主国事。塞尔柱克沙母出塞尔柱克族，故以名。即位后，亦取秃儿罕可敦为妻。此王性猛烈。一日酒醉，信谗言，命阉人断秃儿罕可敦首。阉人以盘盛首来献，塞尔柱克沙就取耳环之二大珠，掷赏乐人。旭烈兀派驻泄刺失之长官翰兀勒贝 (Ogoul Bey)、忽都鲁必阁赤 (Coutlouc Bitikdji) 二人直言其残忍。塞尔柱克沙怒，手杀其一人，命人杀别一人，并杀其从者。旭烈兀适许释谟罕默德沙归国，闻此事，遂杀谟罕默德沙。命统将阿勒塔柱 (Altadjou)、帖木儿 (Timour) 二人率二军，合亦思法杭、罗耳、耶司德、起儿漫、伊只 (Itch) 案：此地为法儿思、薛班哈烈 (Schébankarés) 诸王之驻地之兵，往正其罪。阿勒塔柱自亦思法杭命人往谕塞尔柱克沙，言如知悔，尚可求宥，彼将代为之请。塞尔柱克沙不听，且虐待其使。阿勒塔柱遂偕起儿漫之主、耶司德之阿塔毕 (即秃儿罕可敦之兄弟)、法儿思山地之一小王亦勒克尼匝木丁 (Ilk Nizam - ud - din Hassneviyé) 等进攻。塞尔柱克沙率军退走波斯湾沿岸，泄刺失城之官吏、绅耆执旗奉《可兰经》与食品出迎。阿勒塔柱慰抚之，禁止其军劫掠。进军追及塞尔柱克沙于可咱隆 (Cazeroun)，与战，败之。塞尔柱克沙逃避于一司教名谟儿施德 (Morsched) 者之墓室，以骨朵破墓石，呼曰：“司教救我。”缘此司教死时曾言：“设有人遭遇不幸，可来余墓告余知，余将救之。”故塞尔柱克沙出此狂举。蒙古军破门入，杀藏身于其中之可咱隆居民，执阿塔毕，杀之于西菲德 (Sifid) 堡下。时在 1264 年也见《乐园》第四册。

时撒勒合儿朝仅存撒德二世之二女。其一人名温思可敦 (Uns Khatoun)，秃儿罕可敦之所出也。旭烈兀命之主法儿思国事。

塞尔柱克沙之乱既平，帖木儿欲屠泄刺失以警其后。阿勒塔

柱不从，谓罪人已得，泄刺失居民无罪。且屠城之事无汗命不可为也。遂散其军队，挈法儿思诸要人归谒旭烈兀。

然未久此地乱事又起。有大断事官薛里甫丁 (Schéréf - ud - din) 者，赛亦德 (Seyid) 族，质言之，摩诃末 之后裔也。居呼罗珊 有年，以信仰甚笃而见重于时，欲利用人心之归附而倡乱，命法儿思 之居民从己。每经一处，从之者众，咸以其为十叶派所待世界末日之救主 (Mah-di)。薛里甫丁遂称王，挈其党徒自薛班哈烈 进向泄刺失 城。此城之蒙古 戍将与温思可敦 之要臣合谋，遣蒙古 人与回教人合组之一军往平乱事。双方遇于忽瓦儿 (Gubar) 钩案：此地似非《元史》西北地附录之胡瓦耳。时人皆信薛里甫丁得神助，击之者必致麻木不仁。所以泄刺失 军初犹豫不敢进击。旋有卒二人偶发矢，群卒继之，叛人遂溃，薛里甫丁与其大部份党徒尽死。

六三三
(1265)5月

旭烈兀 闻叛讯，笞统将阿勒塔柱，责其未从帖木儿 之言而屠泄刺失 也。即命万户一人往屠其城，旋闻薛里甫丁死。又有人进言泄刺失 之居民未附乱，乃止见《乐园》第四册。

温思可敦 在位甫一年，旭烈兀 召之至斡耳朵，以配其子蒙哥帖木儿 (Mangou Temour)。自是以后，温思可敦 仅拥虚位，法儿思 实属蒙古 官吏统治。1281年温思可敦 死，撒勒合儿朝 遂亡见 Tarikh Gouzidé bab IV fassel 8。

1264年杪，蒙古 军围攻毕莱特。当时视此城为西利亚 之锁钥。为埃及 算端守者，异密哲马鲁丁阿忽失 (Djémal - ud - din Accousch) 也。蒙古 军以木填濠，城中人掘地道引火焚之。围者以炮机十七具攻城，城中人力守，女子表示勇敢尤胜于男。先是未久，贝巴儿思 闻富浪

人贻蒙古人书，言春季西利亚军散驻各地，马亦放青，侵入此其时也。至是又闻敌至毕莱特城下，即命异密亦速丁艾甘(Yzz - ud - din Aïgan)率四千骑往援。越四日，又命哲马鲁丁艾朵格的(Djemal - ud - din Aidogdi)率四千骑兼程急赴毕莱特。1265年1月27日，算端出发。2月9日至合匝城。越六日，得敌人遽退之讯。缘蒙古军闻异密艾甘与哈马特王满速儿合军来援，急毁炮沉舟而退也。贝巴儿思命为毕莱特设备战具粮储，以供十年守城之需，赏守城者银币二十万，荣袍三百袭见《贝巴儿思传》，诺外利书。

1265年2月28日星期夜，旭烈兀死于绰合图(Tchogatou)水畔《史集》云：此水名Zerriné roud。蒙古人名此水曰Tchogatou Bagatoui，发源于曲儿忒与阿哲儿拜占分界之山中，径北流，注入蕙刺哈南乌儿米亚(Ourmia)湖中，时年四十八岁《史集》未言其何疾致死。《埃及诸王史》(第三编)则谓旭烈兀患痼疾，后常发，病重时每日发二三次，遂致大渐，绵笃二月死，葬于乌儿米亚湖中前筑藏宝要塞之塔刺岛上《史集》名此地曰沙忽塔刺(Schahou - tala)，一名沙忽山，在Sakhvarekan对面，依蒙古旧例，掷黄金宝石于墓中，以幼年美女盛饰殉葬，旋致祭数日见瓦撒夫书。

旭烈兀死后四月又十一日，脱古思可敦继死。《史集》云：“妃，信奉基督教之怯烈部人也，常庇其同教之人，旭烈兀因之亦优待基督教徒。当时基督教徒在其国中建筑教堂不少，脱古思可敦斡耳朵门外常有教堂一所，时闻钟鸣。”所以旭烈兀与其妃之死，亚洲之基督教徒皆痛惜焉《世界史略》(五四二页)云：“一五七六年(即1265年)斋节(Carême)开始之时，旭烈兀死。其贤明宽厚与其武功，可谓并世无两。是夏，其妃脱古思可敦继亡。此保护基督教之两大伟人之死，大地全土之基督教徒皆同声悲痛。”斡儿帛良(Et. Orpélian)之《斡儿帛良朝史》云：“信教大王，世界之主，基督教徒众望所归之旭烈兀汗，殁于1265年。未久，其可尊敬之妃脱古思可敦继死。兹二人皆为狡诈的火者(Khodjea)即竹维因人苦思丁谟罕默德所毒杀。其慈善不弱于孔士坦丁与其母赫连(Hélène)也。……顾旭烈兀颇爱基督教徒，所以信奉正教之一切国民皆自愿服从之。”海屯《东方

史》(第二十七章)云：“旭烈兀破报达后，命人善待基督教徒，而压制一切回教徒。其妃名曰脱古思可敦，……笃信基督教，曾毁灭回教教堂，其压制回教徒之甚，致使其不敢露面。”

旭烈兀有正妃五人，妾若干人，子十三人，女七人见《史集》。

昔有埃及史家志有旭烈兀之怪异裁判，谓有一制铍匠人杀人，被杀者之家属数人诉之旭烈兀，请以罪人付之，俾得用报复之刑惩治。旭烈兀问国中制铍者是否甚多。有人答曰：“为数颇少。”旭烈兀俯首沉思久之，旋仰首宣判曰：告诉人只能向一制铍人报复。盖其以为宁可少一数多之匠人而不可少一数少之匠人也。然被害人之家属只欲得罪人，旭烈兀乃以牧牛一头畀之，自谅诸人必可满意。又有一织造金锦匠人与入斗殴，伤人之一目。受伤者来诉，旭烈兀命取造箭人之一目以偿之。有人问其故，旭烈兀答曰：“制锦者必须具有两目，而造箭者只须一目。盖其视箭之曲直时，常合其一目也。”见诺外利书

旭烈兀时代之货币留存于今者，货币上大汗之名在旭烈兀之前。其阿刺壁文曰：“最大可汗，伊儿汗大旭烈兀。”至其后人，则仅在货币上自称曰可汗之达鲁花赤(Darouga)。

《莱纳耳德(Odoric Raynald)集》中有罗马教皇致旭烈兀书，未著教皇名，亦无年月。辑者以为此书是1260年教皇亚历山大四世(Alexandre IV)致旭烈兀书。教皇在此书中言：闻匈牙利人名术安(Jean)者言旭烈兀有奉公教之意，欲教皇遣人示以教义，举行洗礼。书续曰：“君之入教，足使上帝与为人类舍身十字架之基督嘉悦。吾人闻此讯时，无任欢忻。设君在裁判之日，以洗礼及其他基督教之标志呈献于上帝之前，上帝必喜。君之入教，臣民必亦随之，则为功尤大，而永劫不灭之褒赏必增。处于此众之中，而拔身于敌之喉，则君等待此可畏裁判，更较安心。君应知存在此世为时之促，人身解化之易。若君有此决心，可速执行。君将见基督军队

之公然辅助，使君征服回教诸国之权力大增。君若遵守公教之教训，政权将必巩固，必致永劫不灭之光荣。惟术安所言尚无充分之证明。吾人曾致书耶路撒冷之大主教，嘱其探问殿下之意思，并以所闻函复吾人。所以请君将意思之秘密通知此大主教，俾吾人确知其事之实，而以适当之迅速，从事一切有益之筹备。”

第五卷

第一章 阿八哈

阿八哈之即位——任命诸州长官——其与东罗马公主结婚——那海自打耳班之侵入——其败——别里哥之死——旭烈兀一部分家属之至自蒙古——贝巴儿思对于十字军之侵略——埃及军之侵入西里西亚——海屯与贝巴儿思之议和——八刺合与海都之战——议和——大会——八刺合侵入呼罗珊之筹备——马思忽惕贝之奉使——八刺合之使臣——尼兀答儿之离贰与被捕——八刺合渡阿母河——乞卜察克斡兀立之离贰——呼罗珊一部分之侵略——阿八哈之战略与八刺合之败——八刺合之退兵与结局

旭烈兀死，遣人通知其长子阿八哈。时阿八哈在朶楞答而驻冬也。遵照成例，将汗之驻所通达各地诸路之交通断绝。旭烈兀之第三子亦失木忒时戍打耳班境，闻父丧，于旭烈兀死後七日达丧所，欲探诸将之意。然见诸将无立己意，留二日，即归打耳班。

3月9日阿八哈至绰合图，诸亲王及诸将来迎。守斡耳朵之都元帅亦勒合那颜献丧食丧酒，告以其父弥留时之遗命。

葬後，诸可敦、诸亲王、诸将等聚议，选立嗣君。时诸大将为亦勒合、速浑察、速纳台（Sounata）、阿八台、帖马兀（Témagou）、辛图儿（Singtour）、阿儿浑诸人。辛图儿曾奉遗命，乃与速浑察共言遗命指定长子阿八哈嗣位。阿八哈按照习惯以让各弟，诸弟皆跪辞，共愿奉之为君。阿八哈又辞曰：无伯父忽必烈可汗之命，不能即位。会议诸人复劝进，以为既经其父遗命指定，他人不得代立，况诸亲王中熟悉国家风习法令者无逾阿八哈见《史集》。阿八哈阿八哈蒙古语犹言母舅乃于珊蛮（Cames）星者等选定之6月19日即位于伯刺罕（Berahan）区域中之察罕淖儿（Tchagan naour）察罕淖儿，犹言

白湖。伯刺罕或费刺罕(Ferahan)为一镇名,镇中有堡,附近有湖,面积约方十六程,皆在哈马丹州中。阿八哈母亦孙真可敦(Yessountchin Khatoun),速勒都思(Seldouze)部人也,以1234年3月生阿八哈,即位时年三十一岁。诸亲王各以带挂项上,向日跪拜七次。宴乐数日,饮酒作乐,美女侍宴见瓦撒夫书。

宴赏以後,阿八哈以未奉忽必烈命,不敢就汗位,坐一凳上,执行最高大权,追认旭烈兀之一切遗命。然後分命诸州长官:命其弟亦失木忒镇守自打耳班迄阿刺塔克之沿边诸州。别弟迪歆钩案:原文作布真(Boutchin)。后在勘误表中改作迪歆(Tischin),与后之特克歆(Tekschin)应属一人辖呼罗珊、朮斡答而两地。亦勒合之子秃兀思必阁赤(Tougouz - Bitikdji)与速浑察之弟秃丹(乐园)谓速浑察之子秃丹共守罗姆,都儿台(Dourtai 或应作都儿拜 Dourbai),辖底牙儿别克儿、底牙儿刺比牙(Diar - rabi'a)两地。绰儿马罕之子失烈门守谷儿只。速浑察辖报达、法儿思两地,其在报达,则以阿老瓦丁阿塔木勒克副之。追认大卫德为谷儿只国王,苦思丁克儿特(Schems - ud - din Kert)为宁鲁思(Nimrouz Sidjistan)王,秃儿罕可敦为起儿漫女王。以阿儿浑总管财赋。仍以竹维因人贝海哀丁漠罕默德之子苦思丁漠罕默德为丞相。时徒思人火者纳速刺丁所养成之学者百余人亦来朝,皆赏赐之。阿八哈欲以帖卜利司为都城,然以阿刺塔克、西牙忽黑(Siah - couh)西牙忽黑,波斯语犹言黑山,是为曲儿忒北界之一山名,亦为刺义、亦思法杭两地间一较大山系之名两地为驻夏之所,阿朗、报达、绰合图三地为驻冬之所。

初,旭烈兀曾求婚于东罗马帝米开勒帕烈翰罗格。东罗马帝许以私生女玛利亚(Marie)字之。玛利亚者,底普洛瓦塔兹(Diplomatze)氏之所出也。命般脱克刺脱儿(Pantocrator)之修道院长帖翰朵思(Théodose de Ville - Hardouin)偕阿开亦(Achaie)、皮洛婆奈思(Péloponése)王送之至波斯(世界史略)(五六七页)谓送玛利亚之教

长为安都城之大主教额梯迷西思(Euthymius)至恺撒里牙,闻旭烈兀死,然仍东行至汗所,阿八哈遂娶之。蒙古人名之曰特斯皮纳(Despina),盖以希腊语公主之号以为名也(史集)在“阿八哈家属”条下名之曰 Tespiua,谓诸妃位高者尚有数人。并谓其为特烈比宗德(Trebizonde)君主之女。

1265年,阿八哈驻冬于禡楞答而。及春,还帖卜利司。未久,闻那海钩案:此处又作 Nocai 由打耳班侵入其境之讯。亲王亦失木忒渡库尔河,遇敌于阿克苏(Acsou)水。战甚烈,然久无胜负。会那海伤目,退走设里汪境内。阿八哈闻讯,自渡库尔河。旋闻别里哥自率大军至,乃复渡河,折断一切桥梁,营于河之南岸。两军相对发矢,隔河相持者约十五日。别里哥欲溯流而上,在梯弗利司附近渡河,然病歿道中,其军载其主之柩还葬于萨莱。

阿八哈边患既息,乃在库尔河外筑城掘壕,自答兰淖儿(Dalan naour 亦作瓦兰淖儿 Valan naour)至德失忒库儿底安(Descht - Kurdian)瓦撒夫书名此边墙曰阿西牙(Assia)以蒙古军与回教军戍之,旋在 1266 年驻冬于禡楞答而、朱里章(Djourdjan)两地。

次年,阿八哈之母亦孙真可敦偕旭烈兀之别妃忽推可敦(Coutoui Khatoun)与忽推可敦之二子特克歆、塔忽答儿(Tacoudar)钩案:此人应是后来嗣位之塔兀答儿(Tagoudar)暨出木哈儿之诸子至自蒙古,阿八哈迎之于禡楞答而之克布德札迷(Kéboud - djamé)。初,旭烈兀之征波斯,以二妃嘱蒙哥,以蒙古之斡耳朵付其次子出木哈儿。出木哈儿之出生,晚于阿八哈者一月。蒙哥死,出木哈儿因其领地在阿里不哥(Arle - Bouga)所据地域之内,因附阿里不哥,而抗忽必烈。至是阿八哈召之赴波斯,未逾阿母河而死于道,遗二子,曰术思合忒(Tchousgat)、曰景庶 Kinkschou)。阿八哈以蔑牙发儿斤之地封忽推可敦,以底牙儿别克儿、哲吉烈(Djezilé)两地之一部封旭烈兀别妃完者可敦(Oldjai Khatoun),并

以其他诸地封旭烈兀数妃所生之子。

其後二年，无要事可述。阿八哈既有事于东方，遂不能阻止埃及算端之侵略。埃及算端贝巴儿思自华莱特解围与旭烈兀之死以後，遂无额弗刺特水畔外侵之虞，乃得转而攻击赤十字军。在1265及1266两年之间，略取凯撒利亚(Césarée)、阿儿速甫(Arssouf)、撒法德(Safad)、牙法(Yafa)、沙吉甫(Schakif)诸城，与蔑鲁哈惕(Mélouhat)、希法(Hifa)、哲勒巴(Djéleba)、阿儿哈(Arca)、哈里牙特(Caliat)诸堡，旋侵入西里西亚境内见诺外利书，谕国王海屯入贡埃及，开放其国与西利亚之通道，并许输出其国之谷。小阿美尼亚国王畏蒙古人，不敢从。见《世界史略》五四四页。埃及算端命哈马特王满速儿率军往攻，以亦速丁艾甘、赛甫丁克刺温(Seif - ud - din Calavoun 亦作 Kélavoun)二将副之见诺外利书。海屯自往求援于屯军罗姆之蒙古将领。诸将以无阿八哈命，不敢出兵。海屯遣使告急于汗廷，使未还，而埃及军已侵入国内。时王子勒文(Levon, Léon)屯军守海边之亦思痕迭鲁纳(Iskendérounat)，埃及军逾山而入，攻勒文于色仑德(Seround)堡附近，败阿美尼亚军。王子勒文被擒，勒文之弟脱罗思(Toros)及其诸父一人殁于阵，别有诸父一人得逃走。然其人诸子皆为敌所擒，阿美尼亚军队溃。

六六四
(1266)

8月8日

8月

翌日，埃及军进至特勒韩敦(Tel - Hamdoun)。军行所过，烧杀虏掠。渡只罕(Djihan)水，取阿木丁(A' moudin)堡。堡在高山之上，中有二千二百人。男子皆死，妇孺被俘。埃及军焚堡。分兵取西里西亚都城西斯，破其城，焚之。哈马特王驻兵此城附近，命统将艾甘进兵罗姆边境。适统将克刺温已破阿牙司(Ayas)、马昔撒

Massissa、阿答纳(Adana)诸城矣。埃及军焚杀西里西亚之大部分地方者约二十日，始回归，得有捕获品甚众，男女俘虏甚多，牲畜亦夥。每牛一匹售价银币(Drachme)二枚，竟有不能售出者。迨海屯王以蒙古、罗姆之援军至，埃及军已退，而援军又有需索，此小国之人民逐不聊生矣见《贝巴儿思传》，诺外利书，《世界史略》五四四页，海屯《东方史》第三十三章。

海屯求阿八哈助其报复。然见其有事于东方，知不能得其助，不得已遂向贝巴儿思乞和，遣使臣数人赴埃及，请释其子。埃及算端要求小阿美尼亚王将前此蒙古人所取埃及诸堡而以付小阿美尼亚者交还，并要求小阿美尼亚王转求蒙古汗将前在阿勒波子城狱中所得之埃及统将苦思丁宋豁儿阿失哈儿(Schems - ud - din Soncor El - Aschcar)宋豁儿，突厥语犹言鹰。阿失哈儿，阿刺壁语犹言褐色放还。小阿美尼亚王许之，惟不欲割让诸堡中之一堡。贝巴儿思乃自安都城遗书小阿美尼亚王曰：“君之嗣位之子，与吾人既无何种亲属关系，将来勿怪吾人待遇之酷，盖和议破裂之咎在君方不在此方也。吾人将随此书而至。至若宋豁儿，任君处置可也。”海屯终不能不从其要求，于1267年6月订休战约于安都。小阿美尼亚王许退还必赫司纳(Bihessna)、德儿贝撒克(Derbessac)、麦儿哲班(Merzéban)、刺囊(Ra'nan)、鲁卜(Er - Ronb)、西胡哈的德(Sikh - ul - hadid)诸堡，并释回宋豁儿。埃及算端则许释回其子侄及其随从诸臣。後双方履行其约，送王子勒文还西斯，宋豁儿亦自波斯还开罗。宋豁儿者，贝巴儿思之旧侣也。归埃及後，贝巴儿思授以官位，并为之在山堡中建邸一所见诺外利书，《世界史略》五四五至五四七页。

1268年7月

其後未久，海屯王入朝阿八哈于报达，以年老，请以其子勒文嗣王位。阿八哈许之。海屯还西斯，召集全国贵人于塔儿司(Tarse)城，禅位于其子。勒文即位後，入朝阿八哈。阿八哈授以册封见《世界史略》五四七页。海屯时在位已四十五年矣，至是遂入教修道，数月後死见海屯《东方史》第三十三章(钩案：此是另一海屯)。

1269年，阿八哈遣使至大马司见贝巴儿思。时东罗马使臣与别里哥之继承人忙哥帖木儿(Mangou - Timur)之使臣亦同时至。阿八哈致贝巴儿思书，责其谋杀忽秃思之罪，谓其昔为售诸西瓦司之一玛麦里克，如何敢抵抗诸国之国王。并胁之曰，将来攻取其国，而尽屠执兵以抗之人：“汝虽升至云中，降至地下，将无所逃。”算端答云：“余虽杀忽秃思，然经国人一致推戴为君。汝言有来攻之意，吾人将待汝辈之来。甚愿因此恢复回教徒已失之诸国。”以书付阿八哈使者而遣之归见《贝巴儿思传》，《埃及诸王史》，马克利纪书。

阿八哈虽有胁迫之言，然因1270年夏间有事于东方，不能进攻埃及，盖宗王八刺合(Borac)时以大军渡阿母河，欲取呼罗珊也。

前书本书第二册四五〇页已言，1265年时，忽必烈皇帝曾命八刺合主其祖父察合台(Tchagatai)之兀鲁思(Oulouss)。盖自阿里不哥归命以後，宗王海都(Caïdou)尚拒绝承认忽必烈为皇帝，忽必烈欲以八刺合夹攻海都也。然八刺合受封以後，反夺取大汗长官所管理之突厥斯单。初虽许夹攻海都，然不敢与之失和。旋因他事始与海都离贰见《史集》。缘海都曾与八刺合互约，分配撒麻耳干(Samarcand)、不花刺(Bokhara)之户口。彼此在两

城之中皆有其人匠总管府，划出八刺合所管诸游牧部落驻冬驻夏之区域。海都屯驻一军于八刺合据地与不花刺城之间，以防八刺合之强征课赋。其後未久，海都因忙哥帖木儿之来攻，将此军撤回。八刺合遂乘机夺据不花刺城见瓦撒夫书。海都乃与忙哥帖木儿言和，而以兵击八刺合，两军战于昔浑(Sihoun)河畔。海都败，忙哥帖木儿以兵五万助海都，又进战。八刺合败，退还河中见《史集》，收集残兵，告撒麻耳干、不花刺两城之居民曰：欲不死而免子女之被俘者，必须尽出城外，不许携带何物，俾其军队可以抄掠，俟其辎重补充，然後退走。两城居民乞免。八刺合遂命其输纳军资，以供其军备装之用，并命制造军械之局所日夜赶制军械，将再战。适海都遣宗王乞卜察克(Kiptchac)至，盖海都见八刺合之欲摧残河中使之不能防卫，颇不自安，故遣乞卜察克来谋和解。乞卜察克者，窝阔台之孙也《史集》云：窝阔台第六子合丹(Cadan Ogoul)之子也，与八刺合交素厚，自愿担任调解。八刺合见其至，厚待之，起立手引之坐于其侧见《史集》，互饮金血酒，互易衣服，而互称曰安答瓦撒夫书第一册曰：安答(anda)者，盟友也。然後乞卜察克提出和解之意。八刺合答曰：“从兄弟等固不应为敌，不应因其争持而破坏其祖先所侵略之遗业。然试问何人为此战之戎首？成吉思汗诸孙中，我所分者最少。他人据有丰富城市、肥饶牧地，我仅有此有限之疆域。乃海都与忙哥帖木儿反欲夺取之。”乞卜察克言必须不究以往，集大会(Couriltai)而结永远同盟。八刺合处境既劣，不得已从之。乞卜察克留七日，乃别八刺合而还海都所。

从前为敌之诸王，在1269年春聚会于答刺速(Talas)案：答刺速水及与此水同名之湖皆在昔浑河东与坤竹克(Coundjouc)之草原，宴乐七日，第八日开会。经此大会议决，河中之地三分之二归八刺合，馀隶忙哥帖木儿、海都二人。八刺合言其地不足供其所部诸游牧部落之给养。乃又协定来春八刺合渡阿母河取呼罗珊，而以此地

属八刺合。海都既与阿八哈为敌，力赞斯举，俾八刺合致力于西方，而免後顾之忧。诸王见河中业已摧毁，田亩多已荒废，乃互约仅居荒原与山地，不在耕地之中放牧牲畜，不近城市，不要求居民缴纳何种非常课税。互誓遵守此约，并依国俗以金属置酒中共饮以证此誓是即蒙古人所谓“饮金”或“饮金血”。

三系之王遣马思忽惕贝巡视河中，拯救战祸，安辑人民，奖励农业。然八刺合不待此种惠民事业之举行，重再剥削其居民，夺其物，虏其马匹牲畜，以备西侵波斯之用。马思忽惕贝曾谏止之，以为不可破坏其他，以供一种不可必的侵略之用见《史集》。设若失败退还，将在河中不复见有其恢复军队损失必须之财力矣。八刺合怒其言，笞马思忽惕七下。及怒息，始悟其说之是，乃放弃其暴烈方法。

先是1268年终，八刺合之开始计划谋取呼罗珊也，曾与海都共遣马思忽惕贝出使阿八哈所，表面以审查阿八哈管内此二王应得之课税为名，实密命其诃知阿八哈国内之情形，以备进取。时阿八哈驻冬于朶楞答而。马思忽惕贝至，阿八哈遣诸将与其相苦思丁出迎。苦思丁虽为要人，先下马进吻马思忽惕贝之镫。马思忽惕贝傲然曰：“主省事者即汝耶？汝身殊不足称汝名也。”苦思丁忍而不答见《史集》。及入见，阿八哈以成吉思汗之遗褂衣使者，命其坐于诸将之上，亦勒合那颜之下，命将马思忽惕所欲见之表册在八日内预备完毕。马思忽惕得表册後即行，逾二十四小时後，闻有军已抵阿母河对岸。阿八哈始悉使者乃因侦视而至此，亟遣人追使者还。然马思忽惕先已在各站留其亲信一人、马二匹。及追者至阿母河时，马思忽惕业已渡河矣见《史集》。八刺合未用兵前，曾遣使者至阿八哈所，以物赠宗王尼兀答儿（Nigoudar）。尼兀答儿者，察合台之孙，曾率察合台系金发之军随旭烈兀往征波斯，后遂留居波斯，在阿八哈军队为万户。诸赠物中有蒙古人名曰秃坚涅

(tougané)之箭一。使者付箭时,微示意。尼兀答儿解其意,私破箭,得八刺合书,言其将侵波斯,察合台系之宗王如尼兀答儿者,希望其勿助阿八哈。尼兀答儿乃请还谷儿只,阿八哈许之。已而呼罗珊之警讯至,乃命尼兀答儿来议事。尼兀答儿藉词不行,旋以其秘密告其所部诸将,遂进向打耳班,欲从里海之北,与八刺合之军合。然失烈门那颜守打耳班境见《史集》,与尼兀答儿战,败之。尼兀答儿丧军甚众,仅率千骑逃亡谷儿只山中,欲求大卫德王之保护,以女字之。然谷儿只人欲谋杀之,幸免见瓦撒夫书。乃依谷儿只王之劝,离去其所藏伏之森林,复被失烈门攻击,所部多死,身亦被擒。失烈门送尼兀答儿与其家属至汗所,阿八哈宥其罪,然将其所部诸将处死,将其军队编入阿八哈军中见《史集》。命忽鲁迷失(Couroumisch)监守尼兀答儿见瓦撒夫书。

六六一
(1269)11月

海都命诸王阿合马(Ahmed)、不里(Bouri)、聂古伯斡兀立(Nikpey Ogoul)、牙勒兀(Yalgou)在忒耳迷(Termed)渡阿母河,命贵由汗之孙火忽(Houcour)之子察八忒(Tchabad, Tchabat)偕木八刺沙(Mobarekschah)、乞卜察克二王,从八刺合在阿木(Amou)渡阿母河,命大阔廓阿垂(Guéuk Atchoui)与拜纳勒(Baïnal)在乞瓦(Khiva)渡阿母河,小阔廓阿垂在明吉失刺黑(Ming - Kischlag)渡阿母河,会集以待八刺合之命。

八刺合禁止人民乘马,命其军队夺用一切马匹,每日以大麦、小麦七门(menn)饲马。人民遂饥,尽杀牛,以其革作盾。八刺合且欲抄掠不花刺、撒麻耳干以供军实,然为马思忽惕所谏止见瓦撒夫书。

八刺合渡河以前,曾命人往告迪歆斡兀立(Tischin -

Ogoul)曰：巴德基司(Badghis)、哥疾宁(Ghaznin)与申河(Sind)中间之地，原属察合台系诸汗，应即让出。迪歆拒不允。八刺合命其子别帖木儿(Bey - timour, Bigtimour)以万人留守碣石(Kesch)、那黑沙不(Nakhschab)，而自引军从船桥渡河，营于马鲁(Merv)附近。

阿八哈军中有千户名昔撒克图(Sitchekatou)者，原隶宗王乞卜察克。闻其旧主偕八刺合至，以军往从献骏马数匹于乞卜察克。乞卜察克命其以相同之骏马献八刺合。翌日，乞卜察克至八刺合营。大将札刺儿台(Djélairtai)诘之曰：“八刺合似为汝率大军而至此。”乞卜察克询其故。札刺儿台曰：“昔撒克图虽属汝，若无八刺合之至，能来从汝乎？然其最良之马应献八刺合者，汝则取之，乃以汝所应乘之马献八刺合。”乞卜察克诘之曰：“汝为何人，敢干与诸宗王之事？”札刺儿台曰：“我为八刺合之臣，非汝之臣。汝不能诘余为何人。”乞卜察克曰：“自何时始，一哈刺卒(Caradjou)敢向一成吉思汗後裔作如是言，而使一狗如汝者，竟敢如此抗辩？”札刺儿台曰：“设我为狗，我为八刺合之狗，而非汝之狗。汝应自重。”乞卜察克怒曰：“汝如此无礼，我将腰斩汝。八刺合虽为余之长王，必不我怨。”札刺儿台手持匕首曰：“汝若前，我将破汝腹。”时八刺合在侧不置一词。乞卜察克知其袒札刺儿台，乃还其帐，与诸将议，寅夜拔营，率其二千骑仓卒渡阿母河去，知八刺合必不加害于其家属，乃留其家属不挈之同行。其妃告八刺合，言乞卜察克业已出走。八刺合亟戒备，防其来袭。及曙，遣其三弟往邀之还。纵不能，亦须迟其行，俾札刺儿台以追军三千骑至，可以强其归也。

翌日，三王追及乞卜察克，告之曰：“八刺合见汝行颇忧。彼自信从未辱汝。彼怒札刺儿台之无礼，将待翌日惩之。乃汝不待其言而遽行，故彼遣余等邀汝还，行将谴责札刺儿台，一任汝之所欲也。”乞卜察克答曰：“我非小儿，不能信汝辈之言。我奉海都之命

而来。汝辈既不容我，故还海都所。我曾留下家属，可速遣还，否则我将夺取汝辈之家属也。”三王见不能邀之还，乃请以杯酒联欢。乞卜察克曰：“人欲娱乐则饮酒，此非其时。我知必有追兵至。设汝辈无留我意，可速行，否则我将挈汝辈同行。”三王惧，且恐札刺儿台至，而被乞卜察克所留，乃还。乞卜察克急行入阿木沙漠。札刺儿台至，因粮不足，不能深入，亦退还。海都遂以乞卜察克离贰事使人通知阿八哈。自是以後，此二王重复修好，而互称曰斡儿塔黑(Ortac)

已而贵由汗之孙察八忒王，因八刺合之赴也里，亦逃归。八刺合以此二王离贰事诉之海都，请其惩之。察八忒滞留不花刺城附近数日，为八刺合子别帖木儿所邀击。所部几尽没，仅十一人得免。被追逐逾三十程，及达海都所，因怖甚得疾死。

迪歆与八刺合战不胜，退走。八刺合进据呼罗珊之一大部分，屯其骑兵于此州境内水草丰富之地，禁止兵卒乘马，而待其马之肥，兵卒来往皆乘牛或驴。八刺合结营于塔里寒(Talecan)，遣军抄掠你沙不儿，翌日即退。八刺合并欲抄掠也里，忽都鲁帖木儿(Coutlouc-timour)谏止之，以为此举足使苦思丁克儿特王与波斯一切贵人离贰。先是旭烈兀抵河中时，苦思丁曾往朝见，并受册封为也里塞卜色瓦儿、古尔、合儿札(Gardja)等地之王。旋取西只斯单，而斥地至于申河。至是，八刺合命忽都鲁帖木儿率五百人往也里城东之杞萨儿堡见苦思丁，告以八刺合进取伊刺克之意。设若苦思丁归命，八刺合将以呼罗珊全境授之，苦思丁许之，乃偕忽都鲁帖木儿同见八刺合。八刺合优礼之，以呼罗珊全境授之，并许以将来侵略

六六八
(1270)
5月19日

之地益其封。盖其营中放言杀掠，谓将往取报达帖卜利司也。八刺合以空言饵苦思丁後，遽命其开具呼罗珊境内富户名单，命蒙古官数人随之往也里征发货财兵械牲畜。苦思丁依命而行。已而闻阿八哈进兵之讯，乃还杞萨儿堡，持两端观望两军之胜负。

阿八哈调集军队，命其弟亦失木忒以蒙古人与回教人之军四万守打耳班，以精骑一万辅之，命算端木札发儿哀丁哈札只 (Mozaffer - ud - din Hadjadj) 以起儿漫之军进，迪歆斡兀立以万骑屯朶楞答而，以待阿八哈之至。迨亦失木忒至，丞相苦思丁告以军实已备。然亦失木忒颇不满意于其人，曾询之曰：汝所作之事我已知之。汝以汝自己之货财之筹备者何事？苦思丁言业已金发千骑。阿八哈曰：应出万骑。苦思丁从之见《乐园》第五册。钩案：此条据卷末增入之文补志于此。

4月28日，阿八哈自阿哲儿拜占出发。适当收获之时，阿八哈严禁其军损害青苗。故《史集》谓此王公正。行至射鲁牙思 (Schérouyaz, 蒙古人名此地曰 Coungcour - oulang)，忽必烈皇帝之使臣迷哈贝 (Meka - bey) 来见。此使臣初为八刺合所留，後得脱至此，乃以敌军之虚实告阿八哈。迪歆自在也里附近为八刺合之前锋所败以後，退军朶楞答而。阿八哈至忽迷思 (Coumiss)，乃偕阿儿浑与起儿漫算端哈札只来见。阿八哈进至徒思，颁赏以励其军。至巴德基司，遣使至八刺合军中议和，许割让哥疾宁之地，以申河为界。宗王牙撒兀儿 (Yassaour) 进言于八刺合曰：与其与此强王争战，不如许和。然八刺合诸将中之最勇者木儿合兀勒 (Mourgaoul) 奋然言曰：不应在君王之前言凶兆，亦不应为恐惧所慑伏，阿八哈现在西利亚，其谎言其至者，实宗王迪歆与阿儿浑也。札刺儿台亦进言曰：吾人原为争战而至此，如欲言和，则早在河中矣。八刺合从二将言，决定进战。以天象询星者，星者言须待一月战始吉。札刺儿台怒曰：天象之吉凶，何预吾人之战事？设若延不

进战。将待敌人至营而授首欤？遂决定即时进战。先遣谍往侦阿八哈是否亲在军中。

阿八哈怒也里城之以粮食及其他物品供给八刺合军队，欲抄掠之，然为人所谏阻。命统将布儿兀儿(Bourgour)往择战地，见四山之中有平原，即蒙古人所称之哈刺速亦(Carasoui)者是已。即以此地为战场。捕似间谍者三人，阿八哈将其系于帐柱，胁其吐实。谍者言八刺合遣其至此探听阿八哈本人是否亲至军中。阿八哈欲利用间谍以欺敌，乃出帐密授计于其随从中之一人，旋入帐与诸将共饮。

夜半逾二时，宴尚未毕，阿八哈适言八刺合事。受计之人伪若邮递状，疾奔入，喘急伏地言曰：“主，敌兵业已侵入汝国。有一军不知其数，已由打耳班南下。西方诸州皆遭焚杀，汝之鞞耳朵及诸将之家属皆被俘虏。若主不急还，大事去矣。”诸将闻之，皆惊愕自失，痛其妻子之被难。阿八哈亦自咎不应远救也里，而弃其鞞耳朵于敌人，欲即夜回军御敌。待退敌後，然後再讨八刺合，预计十日可至帖木利司，即鸣鼓回军，弃其营帐辎重，还向朶楞答而。阿八哈行时，命将三谍处死，暗嘱释其一人。翌日至只涅(Djiné)平原，选此地为战场，命也里城守将勿开城纳八刺合。

未死之间谍既得脱，得马奔还，以此喜讯报告八刺合。言敌已遽退，弃辎重遍地。木儿合兀勒、札刺儿台皆入贺，满营欢腾。翌日全军齐进，近也里城。马思忽惕先至城下，见城闭，命守者苦思丁(Schems-ud-din)开城。守者答曰：阿八哈以城付彼，曾发誓不以城降。八刺合无暇攻城，弃之而去。

八刺合军渡也里河，见敌人所弃营帐，乃纵掠，屯于也里城南，欢娱终日。翌日进兵，行二时後，忽见一广大平原中满布战士。八刺合惊惶失措，急背也里河列阵以待。

阿八哈见敌至，集诸将励之曰：“我已诱敌至此。今届汝辈表

示勇武之时矣！要知汝辈为名誉生命而战，为汝辈妻子而战，为祖宗施恩于汝辈之君主而战，必须协力同心，得天之助，胜可必也！”诸将欢呼以应，各归队伍备战。

阿八哈命其弟迪歆将左翼，撒马合儿(Samagar)那颜副之。亲王亦失木忒将右翼，统率速纳台、明图儿(Mingtour)钩案：疑是辛图儿之误那颜、布鲁勒台(Bouroultai)、阿不都刺(Abd - oullah Aca)、阿儿浑诸将。起儿漫算端哈札只与法儿思阿塔毕亦速甫沙(Youssoufsah)并以所部之兵从。其将中军者则为阿八哈。

7月22日

两军接战之初，统将木儿合兀勒中箭死。札刺儿台恐丧失士气，请自将击敌，进攻敌之左翼，破之，追逐至于距离也里城四程之普森克(Pouschenk)。然阿八哈军之中军与右翼皆力战不退。阿八哈命亦失木忒转左翼收集逃兵。时札刺儿台所将之军，因追敌已不成列，及退还时，见後路已断，遂溃走。然八刺合军仍占优势也。速纳台那颜者，年逾九十之老将也。见阿八哈军之被却，下马坐于战场之中，告其左右诸将曰：“吾人报答阿八哈，即在此日，不胜则死。”其军反击敌军，士殊死战，突击三次，破敌阵，败之。八刺合军遂溃。八刺合坠马，呼曰：“我为汝主八刺合，速予我马。”然畏甚而声低，逃将皆未闻其声。幸有一骑卒见之，即以己马予之，并求八刺合付以数箭。八刺合急上马掷箭而逃，阿八哈军追杀敌人，不许其降。赖有札刺儿台收集残军，退入阿木沙漠，自断後以遏敌兵，否则全军覆没矣。札刺儿台率残军渡阿木河去。其藏伏于亭榭(keosc k)之败卒，阿八哈举火焚之，尽死见(史集)。

八刺合至不花刺，仅余残军五千人。因坠马得风疾，

遂在不花刺城改信回教，而自名算端嘉泰丁(Ghiath - ud - din)。诸王与诸将有数人，藉故弃之而去。八刺合以败退事通知海都，谓其败乃因察八忒、乞卜察克二王之离贰，摇动军心所致。海都答谓其败乃因其不得人心，不善驾驭所致。可暂驻冬于不花刺，而待下次大会之决议。

八刺合在不花刺城聚兵三万人，尽掠此城之货财，自率此军往讨先後离贰之诸王。分遣两军往讨察合台之孙宗王阿合马与窝阔台之孙宗王聂古伯。二王皆被杀。已而诸将皆弃八刺合率领所部投海都。海都收容之，命其分屯各地见瓦撒夫书，《史集》。

当八刺合往讨诸王之时也，遣其弟亦撒儿(Yessar)往见海都，言本人虽病，不得不往讨诸叛王，请以兵来助。亦撒儿言毕，海都询之曰：从前八刺合遣其追回乞卜察克时，札刺儿台是否以兵追蹙其後。亦撒儿不承有此事。海都明知其伪，乃曰：“汝辈诉诸王之离贰，然只能自咎汝辈自己之欺谩。今汝来求援，乃汝以谎言作答。”亦撒儿噤不敢对，海都乃拘留之。

海都欲乘八刺合之失势而除之，自率两万人赴八刺合所，声言遣军来援，而不言其亲至。八刺合闻此讯时，适接两王已死之讯，且疑海都有所谋，即遣人往告海都，言其此时无须援军，无须海都亲至。现因废疾，须归调摄。俟疾愈後，再谋晤对。海都不听，仍进军。夜抵八刺合所，以兵围其帐，拟于次日见之。然八刺合适于是夜死。及曙，海都遣赴八刺合帐之使者见诸卫士散发，闻帐中哭声，乃还告其死耗。海都与诸王皆泣，葬八刺合于一高山之上。越日，宗王木八刺沙偕诸将、诸千户在海都前宣效忠之誓。海都应其请，以八刺合之财产实货分赐之见《史集》。瓦撒夫书云：八刺合在其将卒离贰以後，曾与其妃秃海(Tougai)挈少数随从投海都所，未久为海都所毒杀。

第二章

谋刺阿八哈之未逐——忽必烈遣使册封——行猎受伤——花刺子模与河中之残破——贝巴儿思之胜赤十字军——蒙古一军之侵入西利亚——其退走——贝巴儿思与阿八哈之互遣使——蒙古人之围攻毕莱特——贝巴儿思之短期战役——埃及人之侵入西里西亚——贝巴儿思之无用的武装——贝巴儿思之波斯内应——报达与额儿比勒两城景教教长之受虐待——贝巴儿思之讨伐西里西亚——贝巴儿思之侵入罗姆——阿布里斯廷之战——贝巴儿思之入凯撒里牙——其留驻罗姆——其退还西利亚——诸哈刺蛮王——贝巴儿思之死——其子赛德之即位——阿八哈之至罗姆——其在罗姆之残杀——其还阿刺塔克——杀帛儿万涅

阿八哈战胜以後，留其弟迪歆率军镇守呼罗珊，自还阿哲儿拜占见瓦撒夫书第一册。行至低廉边境，遇低廉人来袭。罗耳阿塔毕亦速甫沙急下马杀数人，阿八哈始获免。亦速甫沙虽君临罗耳，然常偕卫士二百人居留阿八哈所，而遣官往治其国。阿八哈之与八刺合战，曾僉发重兵以从，本人亦曾为之效命于疆场。阿八哈喜其忠顺，兹又获其救，乃以忽西斯单与罗耳附近之三地益其封。亦速甫沙受封後，赴此三地中之一地名忽黑吉鲁耶(Conh Kilouyé)者，攻击黍勒(Schoules)人见 Tarikh Gouzidé, bab IV, fassel II.

1270年10月18日，阿八哈至蔑刺哈。11月6日，至绰合图之斡耳朵时忽必烈皇帝遣使至，赐以冠服，册封其为伊兰主君。阿八哈遂在绰合图遵照蒙古汗即位习俗，重行典礼。同时忙哥帖木儿遣使贺其战胜八刺合，并赠以鹰鹞、海东青等物。

某日，阿八哈猎于绰合图附近，颈为野牛角所伤，流血甚多。

人以弓弦束其伤痕，血固止，旋结为瘤，痛甚。诸医束手不敢破其瘤。天文家纳速刺丁愿以首领担保，力主破瘤。乃破之，洗其创。痛遂止见《史集》。

阿八哈遣两军躡河中、花刺子模两地。八刺合死後，其四子曰别帖木儿 (Beiktimour)、曰都哇 (Toua)、曰不里牙 (Bouria)、曰忽刺瓦夷 (Houlavai)与阿鲁忽 (Algou)之二子曰术拔 (Tch ouba)、曰哈颜 (Cayan)合兵攻海都，数战皆不胜。时河中一地，因马思忽惕贝之治理，业已开始兴复，兹又遭兵祸。丞相苦思丁进言于阿八哈曰：河中一地为察合台後人与窝阔台诸孙纠葛之源，得其地者常怀并吞呼罗珊之野心。必须残破其地，俾竞争者无所得。阿八哈从之，乃命涅古伯八哈都儿 (Nikbey Bahadour)、察儿都 (Tchardou)、阿克贝突厥蛮 (Akbej Turcman)率一军往躡不花刺。亦速甫 (Youssouf)、哈儿合歹 (Cargadai 真帖木儿子)、术儿合歹 (Tchourgadayi)、亦刺不花 (Ila - bouca)率一军往躡花刺子模都城兀龙格赤 (Korkandj)与乞瓦哈刺忽失 (Caracousch)。马思忽惕贝闻阿八哈军至即逃，不花刺与撒麻耳干之居民亦多迁徙。1273年1月29日，涅古伯率万人入不花刺城，焚杀抄掠者七日瓦撒夫书云，此役闻系马思忽惕贝前此喇嘛丞相苦思丁之所致。马思忽惕所建之学校而有学子千人者，亦被焚。掠杀既毕，俘男女五万人向阿母河去。然阿鲁忽之二子术拔、哈颜以兵躡其後，夺所俘之半以还不花刺城。此役之后三年，术拔、哈颜又自残其不花刺城，拷取居民之钱谷罄尽，此地荒废者七年。后马思忽惕贝又召集流亡，河中一地遂又恢复见瓦撒夫书第一册，据此书云：“河中现(即14世纪初年)在公道仁爱的海都管理之下，又见繁荣。”

数年之间，贝巴儿思继续进行其夺取西利亚赤十字军尚在占领的一切诸城之计划。1268年取安都，残破之，居民或被杀，或沦为奴。此外赤十字军所占领诸地，皆遭焚杀。圣路易远征突尼思 (Tunis)之失败，贝巴儿思知基督教国之不能再以兵来援，遂安心驱逐西利亚之赤十字军。而赤十字军亦不断激励蒙古人之进攻埃及人也。

西利亚之基督教徒被迫，急求援于阿八哈。阿八哈命罗姆戍将撒马合儿统蒙古兵万骑，罗姆之帛儿万涅 (Pervané) 或首相统突厥兵一军，于1271年侵入西利亚。拜住子阿马勒 (Amal) 率千五百蒙古兵为前锋，由阿音塔卜一道攻入阿勒波境，在哈林、安都之间，遇突厥蛮之一部落，屠之。进躡哈林、木鲁只 (El - Muroudj) 两地。阿勒波之戍兵退守哈马特。惊讯传至大马司，居民多逃埃及。埃及算端在大马司初闻警报，即遣人赴开罗，命统将拜塞利 (Beiseri) 以三千骑来会。使者自10月24日离大马司，26日夜抵开罗，27日晨军队出发，11月9日抵大马司。越三日，算端进援阿勒波。然蒙古人闻援军至，先已退出西利亚矣。贝巴儿思遣一军进向马刺失 (Mar' asch, Merasch)，别遣一军进取哈朗。哈朗城闻埃及军至，开城降。埃及军旋弃此城去，哈朗城之居民恐蒙古人之报复，多散走西利亚各城。1272年4月26日，蒙古军果至，堕其城，毁其庐舍过半，俘此大城居民而去，此城遂荒。蒙古军侵入西利亚时，赤十字军亦同时侵入迦坤 (Cacoun) 境内，然失利而还。

其年3月，统将撒马合儿与帛儿万涅遣使奉阿八哈书谒算端于大马司，表示议和之意，谒算端遣使来议。贝巴儿思遣使者二人随往。使者至西瓦斯见撒马合儿，赠弓九、骨朵九，言骑行甚急，不能别载他物。越日见帛儿万涅，密赠以华丽之布帛。帛儿万涅偕使者赴阿八哈所，使者献甲一、猬刺兜一、刀一、弓一、箭九物案：《元史》卷四十三，至正十三年(1353)九月辛卯：“札你别之地献大撒哈刺察亦儿、

米西儿刀、弓、锁子甲及青、白西马各二匹。”札你别即钦察汗 Djani-beg, 米西儿即 Misser, 质言之埃及也。当时埃及与钦察汗国使臣往来甚密。《元史》之米西儿刀、弓、锁子甲, 应是埃及所赠而以转献大都者。使臣言忙哥帖木儿汗曾约埃及夹攻阿八哈之国, 各取其侵地。阿八哈闻言颇震惊, 遽出殿去。越数日, 遣使者还见诺外利书。

次年钧案: 次年者, 回历之次年, 西年仍在 1272 年也, 阿八哈又遣使至埃及算端所。使者于 1272 年 9 月至大马司, 谒算端, 要算端或位最高者一人亲往议和。贝巴儿思答曰: 如阿八哈诚欲和好, 可自来, 或遣其诸弟一人来。其後未久, 算端闻蒙古人来侵刺合伯特、毕莱特两边堡之讯, 自大马司亲率军往援, 旋闻蒙古人进围毕莱特, 乃自大马司、歆姆司两城用牲畜负载可以分合之舟, 以供渡额弗刺特水之用。蒙古军原守此水浅渡之处, 闻埃及军至, 改守水深之处。埃及军误以蒙古军所守之处, 即是水浅可涉之处, 遂欲于此处渡河, 以舟载弓手, 同时统将克刺温率骑兵, 各人一手持纆, 一手持矛, 浮水而渡。贝巴儿思先抵对岸败守河蒙古兵三千人, 其统将死, 余众或死或被俘。算端在破敌之地, 质言之在汜复 (Monbedj) 钧案: 此地名仅在《魏略西戎传》有其对称堡附近祈谢上帝之佑, 翌日待追敌之兵还, 始重渡河。闻围攻毕莱特城之蒙古统将德里艾 (Deriai) 已弃其炮机粮食而退, 算端乃就敌人所设之船桥, 渡水入城, 重赏戍卒, 寻驱俘虏凯旋大马司见《贝巴儿思传》, 诺外利书, 《埃及诸王史》, 马克利纪书。据诺外利书云, 围械之军分守河岸者有五千人, 统将为察八哈儿 (Tchabacar)。据瓦撒书第一册云: 埃及军有一万二千人。并谓贝巴儿思沉骆驼三万五千于河, 断流以渡。其说似不可信。

10月4日

12月11日

六七二
(1273)
7月20日

此短期战役之后，未久即继之以西里西亚之侵入。时阿勒波守将阿音塔卜人忽撒木丁(Hossam - ud - din)责小阿美尼亚王不应纵吉奴克(Kinouc)城之居民虐待回教之旅人商贾，突逾境进攻吉奴克城。城人避于子城。忽撒木丁进破之，杀其男子，虏其妇女见诺外利书。嗣后西利亚军进至小阿美尼亚都城西斯，见其城之不易取，乃残破塔儿斯城，大掠而去。时小阿美尼亚王勒文三世在位已四年矣。见诸大藩之不可恃，退守山中。敌军甫退，又闻埃及又以大军至。乃鼓励其城民御敌，自引军以攻埃及军之后，败之见 Chamisch 书第二册二五九页。此书位置此役于1275年。

六七二
(1273)
8月12日

当其军队蹂躏小阿美尼亚之时，贝巴儿思闻阿八哈筹备战事之讯，乃急谋战备，自开罗出发，至阿思哈龙(Ascalon)。闻阿八哈留居报达后，已赴匝卜(Zab)行猎。遂命埃及进军，统将台巴儿思以四千人至，其后警报更急。算端又命调发埃及全国军队，并征发阿刺壁军，命统将毕勒伯(Bilbeg)统之，凡有马一匹者皆应出战。9月2日，算端至大马司，然不见敌出，其武装遂成无用。越数月，命西利亚之阿刺壁游牧部落酋长射里甫丁爱薛(Schéref - ud - did Yasa Ibn Mohna)侵入伊刺克阿刺壁，进至安八儿，与蒙古军战退还见诺外利书。

(1274)3月

同时阿八哈国中有逃人至贝巴儿思所。有塞米撒特(Semisatt)王蔑力苦思丁八哈都儿(mélik Schems - ud - din Bahadour Ibn Feredj)者，初为花刺子模沙札阑丁之酌人。札阑丁死後，曾据有起刺特与纳克绰汪境内之六堡，旋徙罗姆。罗姆算端以阿克塞莱城为其采地。一年以来，苦思丁密与埃及算端交通，常以蒙古国情通知埃及。

并曾助贝巴儿思陷害波斯之基督教主教，算端曾伪作致此主教书，言已接到主教致彼关于蒙古人之秘密报告，末谓贝巴儿思有圣地遗物赠之。就中有基督十字架木一段，曾送致刺合伯特守将，命其转交。算端以此书送交毕莱特守将，命其遣阿美尼亚人送达于此主教。一面以送书人之颜貌装束通知苦思丁八哈都儿。八哈都儿乃捕其人，送致阿八哈所。阿八哈见书，遂将此主教处死。八哈都儿为贝巴儿思谋，类皆如此。其後谋泄，知其为埃及内应，乃捕送之至斡耳朵，其部下千人先逃埃及，後八哈都儿亦得脱走西利亚。埃及算端以埃及采地赐之见诺外利书。据此著者之说，因埃及算端构陷而被杀者，乃为驻在报达哈里发故宫中之景教大主教。然此说误。盖其时景教大主教不驻报达，任何景教大主教未被阿八哈处死也。据《世界史略》(五四六页)之记载，1268年时，阿八哈曾将哲吉莱特之主教哈南耶稣处死，谓“不以刀杀，而以大石破其脑，悬首城门以示众。缘其干涉政务，覬覦大权，故受此害。此外其罪状中，并列有不名誉行为数事”。

1268年时，景教之大主教因民变而离去报达。其人名典哈(Denha)，继马吉迦(Makica)而为大主教者也。数年前有景教徒改信回教，此大主教曾捕其人。有人言此大主教欲将其人沉之达遏水中，民众因此啸集长官邸前。长官阿老瓦丁数遣人告大主教，命将其人交出。大主教不允，民众怒，焚大主教之邸门，逾墙入，欲杀大主教。阿老瓦丁遣人将其救出。典哈以此事诉之汗廷，不得直，乃徙驻额儿比勒城，然驻此城亦不能久。1271年时，有亦思马因派人谋杀报达长官阿老瓦丁未遂而被处死，回教徒扬言刺客为景教大主教所遣之基督教徒。由是报达城中之诸主教、教师皆被拘捕，同时额儿比勒守将忽都鲁沙(Coutloucschah)亦将景教大主教与诸主教投之狱。数星期後，汗命至命释之，始免。自是以後，景教之诸大主教遂改驻在阿哲儿拜占境中之阿失奴(Aschnou)城见《世界史略》五四六页。

1274年，埃及算端截留其诸部将致蒙古人书，捕十二人，皆突厥人或蒙古人也。鞫讯之，皆自承其罪。算端杀之。

贝巴儿思欲重躡西里西亚，乃藉口1268年之休战条约已因小阿美尼亚国王勒文之违背而破裂。乃声其罪曰：许入贡而中止贡献；违约建筑新堡，增修旧堡；违约不以有益之通知入告；命阿美尼亚人伪装鞑鞑人劫掠商队，而致吉奴克城之破灭。声罪以后，贝巴儿思告阿美尼亚王，言其将往讨之。1275年2月1日，算端率埃及军队自开罗出发。3月6日自大马司统率全军出发，不言其远征何地，至哈马特。其王满速儿来会，复进军。阿刺壁异密薛里甫丁爱薛亦以所部从。算端命此异密偕统将阿音塔卜人忽撒木丁率前锋进向毕莱特。然大军至塞儿明(Sermin)，贝巴儿思留其辎重，命统将苦思丁宋豁儿率一军守之，而从德儿贝撒克一道进，营于此城与巴格刺思(Bagrass)城之间，命以千人为队，每队各取一道逾山，士卒持火炬，并载舟三十，以备渡河之用。算端进营于亦思痕迭鲁纳关，复由此进至漫哈卜(Mancab)，其军破马昔撒城，获牲畜无算。诸阿刺壁、突厥蛮部落有马畜甚众者皆来降。算端徙之西利亚。3月28日，进军至西里西亚与罗姆分界之山关，俘蒙古军之妇孺，旋还至西斯城，焚其城。此城居民避难于子城。迨至其前锋以其所俘之蒙古军家属至，而所虏牲畜迁往西利亚后，乃回军。回军时纵马牧于麦田之中，分遣四军往躡各地：一军进向塔儿斯；一军进向别邻(Berin)堡；一军进向阿答纳，杀其男子，虏其妇孺；一军进至阿牙司，此城之富浪人运其物避难舟中，埃及军焚其城，杀戮甚众。有富浪人与阿美尼亚人约千人投海泅水就舟，皆溺死。

算端还马昔撒，此城跨只浑(Djihoun)水：前有只罕疑是只浑之误水上。埃及军纵火焚其两岸之城，然後挈突厥蛮与阿刺壁之降人，逾关还西利亚，营于边境之一大草原中，分赏战获品，算端不留一物。至是，闻进向毕莱特之一军，曾进至莱司阿因，营于境上

之蒙古军皆逃,获捕获品而还见诺外利书。是役也,闻西里西亚人死者六万,男女青年被俘者为数尤夥见《世界史略》五五二页。

次秋,罗姆帛儿万涅遣密使至大马司潜告算端,蒙古人将进围毕莱特。1275年11月29日,阿八台那颜果率一军携炮八具进围此城。然旋因粮尽,大雪酷寒,丧马甚众,而解围去。时算端已犒赏军队自大马司率兵往援。闻蒙古军退,乃还此城,复由此城归埃及见诺外利书。

毕莱特城围解以后,有突厥蛮一军偕埃及兵千人进攻西里西亚。国王勒文之诸父辛八特(Simbat)在马刺失附近率阿美尼亚军来击。不胜,殁于阵。阿美尼亚贵人死者十四人,士卒死者三百人。突厥人虽胜,然退走。此役在1276年3月见《世界史略》五五三页。

罗姆国中乱起,蒙古人与埃及人间之战争又开。初,1257年罗姆国塞尔柱克朝之两算端也速丁与鲁克赖丁虽分国而治,然惟置相一人。其相苦思丁马合谋(Schems-ud-din Mahmoud),贤相也,颇能调解于其间。苦思丁死,两算端各置相一人。鲁克赖丁之相木音乌丁苏黎曼(Mo'yin-ud-din Soleiman),即以波斯官号帛儿万涅或掌印官著名者也。欲以其主独掌国事,赂结旭烈兀派驻罗姆之长官阿邻札克(Alindjac)那颜,怂其入告其主,言也速丁算端与埃及算端通谋,将密举叛旗见谟涅靖巴昔书。1262年,也速丁果遣使致书贝巴儿思,愿以国境一半让之,附以空白封册数纸,请埃及算端随意封给罗姆采地于何人。贝巴儿思命大马司与阿勒波之军队往援也速丁。然未久算端又接也速丁第二书,言其敌人闻其与埃及同盟之讯,业已退走,彼将进围其弟军队所屯驻之科尼亚见诺外利书。旭烈兀欲除也速丁,而也速丁亦知其弟之相不利于己,乃奉重币往朝旭烈兀。其敌伏兵于中道,谋捕之。也速丁遣使于弟所,然为其弟所拘留。也速丁惧,从海道逃往孔士坦丁堡见谟

涅靖巴昔书。东罗马帝米开勒帕烈斡罗格适于富浪人占领之第五十七年恢复此城，也速丁至，厚待之。惟畏蒙古人之势，非特不敢得罪旭烈兀，且以其私生女一人字之，送女至波斯，在道中闻旭烈兀死史家 Pachymeres 云：吾人不能以武力制服鞑靼人之残猛，故奉重币求和亲以博其欢心，阿八哈纳之为妃，许与东罗马帝联盟。也速丁久困孔士坦丁堡，知东罗马之不为己助，会东罗马帝出巡，恐也速丁出走，乃徙之于海边小城亦讷思 (Enos)，密命人监守之。1265年，蒙古汗别里哥遣蒙古军与不里阿耳 (Bulgares) 军逾赫木思 (Haemus) 山，侵躏东罗马北方诸州，至于亦讷思，释也速丁见 Pachymeres 书，亦讷思在卢米里亚 (Roumilie) 之南方海岸，东距孔士坦丁堡五十程。也速丁往谒别里哥，行至克里米亚 (Crimée)，闻别里哥死，忙哥帖木儿继立，以克里米亚之地封也速丁。遂留居此地，後歿于 1279 年。其弟鲁克赖丁虽独主罗姆，然徒拥虚名，大权皆归帛儿万涅。帛儿万涅知其主不甘虚位，欲除之，遂厚赂蒙古诸将，怂其入告鲁克赖丁有叛意，蒙古汗许其除之。乃于宴请算端与蒙古诸将时，用弓弦缢杀算端，奉鲁克赖丁之子嘉泰丁 (Ghiath - ud - din) 即位，时年四岁，国政仍归木音乌丁见涅靖巴昔书，诺外利书，马克利纪书。

六六六
1267 -
1268

六七五
(1276)7月

8月26日

嘉泰丁拥虚位者九年，罗姆遂乱。国中诸大藩曾与帛儿万涅合谋，以国属埃及算端，旋为帛儿万涅所卖。诸人惧，多携其家属奔西利亚。逃人中有阿布里斯廷藩主赛甫丁海德儿贝 (Seif - ud - din Haider - Bey) 与统将木八里速丁 (Mobariz - ud - din)。诸逃人至大马司，谒贝巴儿思，劝其往取罗姆。贝巴儿思咨询埃及诸将，统将拜塞利、阿忽失 (Accousoh) 二人以诸将所议报告算端，算端遂

归埃及，整军备战。10月15日，阅军演武，赏其武艺超群者。算端发自开罗，命统将阿克宋豁儿(Acsoncor)以五千骑奉王储赛德别儿哥汗(Sa'id Bercai Khan)留守埃及。赛德在九年前已被册立为王储，至是命其监国。逾三十八日，贝巴儿思至阿勒波，命此城守将以军守额弗特特水岸通渡诸处，而防蒙古军之侵入西利亚。此守将旋与阿刺壁酋长薛里甫丁爱薛击败蒙古人遣来御敌之哈发哲部落，获骆驼一千二百头。

2月27日

4月7日

4月13日

算端自阿勒波经行阿音塔卜、朵鲁克(Dolouc)、吉奴克等地，逾阿克察(Actcha)关。以军守诸关口，命统将宋豁儿分军先行。遇蒙古军三千人，败之。时有蒙古军与罗姆之突厥军合守昔浑(Sihoun)河畔。案：此系罗姆之昔浑河。算端逾山进军，遇敌于阿布里斯廷之平原。见诺外利书，《埃及诸王史》，马克利纪书。蒙古军分为十一队，每队千人，以万户三人统之，即亦勒合那颜子秃忽思(Toucouz)、其弟乌鲁克图(Ourougtau)与速浑察弟秃敦(Toudoun)。案：即前此著录之秃丹是已见《史集》。或因突厥军在攻击回教徒战争中不可用，令其别为一军，不与蒙古军合见《埃及诸王史》，马克利纪书。其中并见有谷儿只军三千人见《世界史略》五五六页。战争开始之日，天甚寒见《史集》，蒙古军见算端之旗在中军，乃进击之。中军走，右翼、左翼亦溃。贝巴儿思重整军队，率之进击。蒙古军下马发矢，以抗敌骑。然算端鼓励其军，士殊死战，遂破敌阵，斩杀甚众，乘胜逐北至于山中见《埃及诸王史》，马克利纪书。蒙古统将秃忽思秃敦皆歿于阵，谷儿只军死者两千人见《世界史略》五五六页。贝巴儿思营于敌人结营之所，将士献蒙古俘至，除数将外，尽斩之。留罗姆诸将不杀，惟责其不应偕异教

4月15日

(1277)

4月16日

人作战而已。罗姆俘虏中有帛儿万涅之子与侄各一人见诺外利书，帛儿万涅之母亦在俘中。

贝巴儿思命宋豁儿先持诏敕赴凯撒里牙抚慰此城居民，自随后行。所过之地，多成丘墟。沿途之塞门都(Semendou)、答朗答(Darenda)、德瓦鲁洼(Devaloua)三堡守将纳款。凯撒里牙城之居民男女老少出城迎算端。至一名曰凯豁拔(Kai-Cobad)之地，在罗姆算端之离宫旁，设王幕。贝巴儿思至此下骑，民众皆唱信奉宗教与赞扬上帝之歌。乐人至，遣之还。

4月23日，贝巴儿思盛陈卤簿，乘马入凯撒里牙。以塞尔柱克算端所用之伞盖覆其首，至王宫下骑，入就宝座见诺外利书，《埃及诸王史》，马克利绝书，头戴王冠，嗣赴塞尔柱克朝后宫宫门，敬问此朝妃主安好见《贝巴儿思传》。然后复就宝座，遵照塞尔柱克算端大会群臣之仪，接见法官、律士、说教人、诵经人、布教人(sofis)、苦行人(fakirs)、官吏、绅耆。典礼官衣宽袍，缠大巾，命诸人就位。乐人奏王乐。典礼官然后用阿刺壁语与波斯语唱赞颂贝巴儿思诗歌。设宴以享列席诸人。宴毕后，算端赴回教堂，参加星期五之祈祷。同日其他回教堂六所皆祷颂其名。人以为彼铸造之银币献之。

贝巴儿思以帛儿万涅与其妻谷儿只可敦(Gurdji Khatoun)之财物暨其他诸逃人留存凯撒里牙之财物一大部分，分赐诸将见诺外利书。帛儿万涅自脱哈特城奉表贺算端之即塞尔柱克朝大位。阿布里斯廷之战，帛儿万涅曾统罗姆军以从蒙古。战后二日，逃至凯撒里牙。恐蒙古溃军经过凯撒里牙时，对于回教居民施以报复，乃奉算端嘉泰丁走脱哈特见《埃及诸王史》。帛儿万涅之妻谷儿只可敦，额儿哲罗姆王嘉泰丁(Ghiath-ud-din)与谷儿只公主之女也，亦率女奴四百人出走。行四日，道卒见诺外利书。贝巴儿思复帛儿万涅书，欲召之至凯撒里牙，以罗姆之大权付之。木音乌丁请俟期半月，盖逆知在此期内贝巴儿思闻阿八哈之进兵，必然退走。4月

28日，贝巴儿思果弃凯撒里牙而去见《埃及诸王史》。缘贝巴儿思原冀罗姆国诸大藩欲脱蒙古人之羁束者必来相助，兹见其畏阿八哈之报复不敢来，遂离凯撒里牙见谟涅靖巴昔书。杀基督数徒数人。其军未曾虐待居民，对于供给之物，皆善给其价。盖贝巴儿思曾谕其军曰：今来此国，惟在解除鞅鞞之羁勒，而不在残破之也见《史集》。算端出走之日，适当世人皆信其继续侵略罗姆之时见《贝巴儿思传》。贝巴儿思自凯豁拔出发，命统将台巴儿思往讨罗曼(Roman)城之阿美尼亚居民，罪其不应留藏蒙古军队也。埃及军焚城，杀男子虏妇孺而去。算端视人之优于己者颇嫉之，曾因是手殴其将亦速丁艾伯格(Yzz - ud - din Eibeg)，命其为前锋。亦速丁遂逃依阿八哈见诺外利书，《回教诸王史》。贝巴儿思行抵阿布里斯廷战场，见尸骸遍地。命人计其数，知蒙古人死者仅有六千七百七十人见《埃及诸王史》，乃命人将埃及军人死者多掩埋，俾人知其军死亡之数少于敌人。

贝巴儿思之留凯撒里牙也，哈刺蛮(Caraman)之一宗王来朝。算端以封册旗帜赐之，并及其诸兄，命其以封册付诸兄后，来此从征。

哈刺蛮朝之首领苦思丁谟罕默德(Schems - ud - din Mohammed)者，罗姆南方一地今名亦扯伊里(Itch - ili)区域之藩主也。蒙古汗与塞尔柱克朝之算端皆未能使之臣属。兹以突厥蛮三千骑进取科尼亚，科尼亚之人闭门不纳。苦思丁以其弟阿里贝(Ali Bey)所赍来贝巴儿思算端所赐之旗示之，言算端现在凯撒里牙。城人仍不开城，然谓焚门而入，亦不拒之。苦思丁乃焚其二门，进掠长官亦明乌丁米海勒(Emin - ud - din Mikhai)之官邸与诸商市，捕米海勒，拷取财物，旋杀之，悬首于城内。

时子城尚未降，苦思丁欲以计取。有人当众声言：某人貌似殁于克里米亚之也速丁凯库拔钩案：原文作阿莱哀丁凯豁思鲁之子也速丁

凯库拔，应有误。盖歿于克里米亚者，名也速丁恺迦武斯二世，而其父则名嘉泰丁凯谿思鲁二世也。今删其父名然仍著子名，以待考证。诸突厥蛮领此貌类也速丁之人往见苦思丁。苦思丁于5月29日奉之即位。此城居民倦念旧主，为所给，果以子城降，而得七万银币之犒赏。

算端嘉泰丁首相法忽鲁丁火者阿里(Fakhr - ud - din Khodja Ali)之二子进兵科尼亚。苦思丁率兵往击，败之，二子皆歿于阵。苦思丁还科尼亚，未久闻阿八哈将至罗姆，乃率其突厥蛮退走山中。计其占据科尼亚之时，仅有三十七日见诺外利书。

此苦思丁谟罕默德，盖为建设哈刺蛮朝之第一王。塞尔柱克朝亡後，取小亚细亚之中部而占有之，定都于科尼亚者约二百年，然其命运与其他分割罗姆之诸小国无异，后皆为鞞都曼钩索：即今之土耳其所灭。哈刺蛮朝出身寒微。当塞尔柱克朝算端阿莱哀丁凯库拔在1228年顷，取额儿麦纳克(Ermenak)地方于西里西亚之阿美尼亚人之时，以其地授其将名哈迷鲁丁(Camer - ud - din)者管理，徙若干突厥蛮守其边界。有突厥蛮人名奴烈速非(Nouré Soufi)者，以售炭为业，曾售炭于罗朗迭(Larendé)城，遗二子，曰哈刺蛮、曰瓮速思(Ongsouz)，利用蒙古人侵入罗姆之乱，招聚无赖，为盗寇于国中。

1257年，鲁克赖丁克里吉阿儿昔兰之即位也，欲抚之以平乱，乃授哈刺蛮为额儿麦纳克之贝(Bey)。召瓮速思至，命之为馭马官。1262年，哈刺蛮死。鲁克赖丁捕其诸子并瓮速思囚之科尼亚州之蒿刺(Caoula)堡中。鲁克赖丁死后，帛儿万涅木音乌丁释之出，遂流为盗。已而哈刺蛮之一子谟罕默德贝为群盗长，窃据其祖售炭为业之山地见谟涅靖巴音书第二册。据此书云：其记载本于伊宾比比(Ibn Bibi)之《塞尔柱克朝史》。又云：“札纳比(Djinabi)所记又与此有异，然以前说较为可信。盖伊宾比比为塞尔柱克朝之一藩臣，且为当时之人。以当时之人记当时之事，较为可信。然罗姆之史家多采札纳比之说。”

5月11日，贝巴儿思在哈林得谟罕默德贝书，言以骑兵两万人、步兵三万人来从算端。然已晚矣见诺外利书，马克利纪书。6月8日贝巴儿思至大马司。同月30日歿于其地，得年五十五岁。贝巴儿思身驱高大，面褐色，眼蓝色，颇勤劳，甚英勇。然性情暴烈，故诸将畏之。常乘驿马或骆驼，往来于埃及、西利亚之间，巡视检阅，人常不虞其至。于国中诸要道设置驿站，故接受各方面之消息颇为迅捷。有玛麦里克部骑一万二千人，四千屯埃及、四千屯大马司、四千屯阿勒波。其屯埃及者，皆其所自购之奴，以供宿卫者也。宫内与国内之诸要职，皆由此军诸将任之，合计埃及之军队，共有四万人，较之艾育伯朝最后诸算端时代，其额已逾四倍，所以人民负担税课甚重。贝巴儿思曾娶蒙古统将之女四人为妃见埃及诸王史，马克利纪书。

贝巴儿思死，葬于大马司之子城。然恐埃及兵变，劫掠宫内宝藏，秘不发丧，伪作病床。以玛麦里克部人环卫，自大马司载至开罗。抵开罗后，始公布其死讯，而奉其子赛德即位。赛德时年十九岁见诺外利书。

阿八哈痛其军之败，于7月中，自帖卜利司至罗姆，追蹶埃及军之行踪，欲与一战。至阿布里斯廷战场，见蒙古人尸骸遍地，不禁堕泪。又见罗姆人与埃及人死亡之少，颇以为异。怒中以战败之罪归罗姆统将数人，而执杀之见史集。巡视埃及军结营之地，以兵杖量其营，测敌军人数之多寡，责帛儿万涅不以埃及军实数告之。帛儿万涅言，此军不虞其至，故不知其数。时舍贝巴儿思来投阿八哈之异密亦速丁艾伯格，以埃及军两翼与中军陈列之处示阿八哈，于此三处各植一矛于地。阿八哈视其距离曰：我军虽有三万人，然不及敌军之众也。

纵兵大掠，凯撒里牙与额儿哲罗姆两地间七日程之地，皆被焚杀，死者逾二十万见诺外利书，虽法官、律士亦不得免。然未杀一基

督教人见马克利纪书。西瓦斯城半受残破，已而丞相苦思丁进言，不可以数人之罪，罚及全国之人。乃止见史集。先是基督教徒多匿蒙古人而予之食，俾免为埃及人所杀害。兹阿八哈戒其军，不许虐待基督教徒。然被杀被掠抑被俘虏者仍复甚众。阿八哈知之，乃命基督教长老一人、修士一人，持教令巡视其营，释罗姆国中基督教徒之被俘者见世界史略五五七页。

阿八哈留其弟弘吉剌台 (Cougcouratai) 以一军镇守罗姆，自还阿刺塔克。闻其路过拜布儿特 (Baibourt) 堡时，有一司教请许其直言。阿八哈许之。此司教曰：“君之敌入君之国，未曾加害于君之臣民，未流一杯之血。乃君攻此敌，业已追蹶其后。敌军逃走，反杀君自己之臣民，摧毁其居地。敢问君前任诸汗中行为有类此者欤？”阿八哈颇感其言，责诸将不以实告，命将所俘回教徒尽释之。被释者四十万人见诺外利书。

阿八哈至阿刺塔克，命将诸鞠讯帛儿万涅，责以三罪：一、见敌逃，二、报告阿八哈太晚，三、阿布里斯廷之败以后不即来见。遂投之狱。会阿八哈遣赴埃及之使者还，言开罗之人谓埃及之袭罗姆，乃帛儿万涅招之使至，迨埃及军至，帛儿万涅不以国献反逃。遂于1278年7月23日，杀帛儿万涅于阿刺塔克见史集，诺外利书云：阿八哈欲释之还罗姆，殁于阿布里斯廷战役蒙古将卒之寡妇聚哭于宫门。阿八哈询其故，有人对曰：诸妇闻汗欲释帛儿万涅，哭其夫仇之不能报也。阿八哈乃决杀之，命其将阔廓只八哈都儿 (Gueukdj Babadour) 执赴其所指定行刑之所。阔廓只命帛儿万涅率其从者三十二人随之往，至其所，环以骑兵二百。帛儿万涅知不免，请先祈祷毕，并其从者尽杀之。海屯《东方史》第三十四章云：“阿八哈曾用鞑靶习惯，腰斩帛儿万涅，命将其肉置于饼中与诸将共食之。”马克利纪书 (第一篇) 则谓木音乌丁为人勇敢谨慎，宽厚有识，特狡诈而已。木音乌丁 苏黎曼，低廉人也。其父木哈匝不丁阿里 (Mohazzab-ud-din Ali) 幼至罗姆，阿莱哀丁 凯库拔 算端之总管财赋官撒都

丁(Sad-ud-din)以女妻之。撒都丁死后,此阿里遂跻相位。其子苏黎曼在凯库拔之子凯豁思鲁算端在位之时,独执罗姆国柄见诺外利书,鲁克赖丁吉里只阿儿昔兰算端曾以西诺帛(Sinop)城赐其相木音乌丁苏黎曼,许以地传之其子。故苏黎曼死后,其子木音乌丁谟罕默德(Mo'yin-ud-din Mohammed)袭有其地。1297年谟罕默德死,又以此地传之其子木哈匝不丁马思忽惕(Mohazzab-ud-din Mass'oud)。1299年时,有欧洲商船二至西诺帛。某日富浪人登岸袭擒拜思忽惕,载之至欧洲,纳巨金,始得被释归国,歿于1300年。至是西诺帛遂为迦司塔牟尼(Casttamouni)之诸贝(Bey)所占有(见谟涅靖巴昔书第二册)。

杀帛儿万涅之后约十五日,丞相苦思丁赴罗姆恢复此国之秩序。及其还也,取道打耳班,逾布儿思(Al-Bourz)山,顺说勒克思钩案:此部应即前此著录之勒司格(Lesgues),然在此处则作Lekzes部降附阿八哈。据《史集》云:此山居部落从未称臣于何国也。

第三章

丞相苦思丁之被抨击——其弟阿老瓦丁之被告发——埃及人之进袭哈刺特罗姆——尼兀答儿部人之侵入法儿思——算端赛德之被废——射刺迷失之当选——克刺温之即位——宋豁儿之企图——蒙古人之侵入西利亚——歆姆司之战——蒙古人之败——突厥蛮与曲儿忒军队之侵入西里西亚——对待阿老瓦丁之严厉——阿八哈之死——蒙哥帖木儿之死——徒思人纳速刺丁之死——阿八哈与基督教之关系

丞相苦思丁之权势,因被一名马只都木勒克(Madjd-ul-mulk)者所构陷,日见衰微。马只都木勒克者,耶司德阿塔毕故相撒菲木勒克(Safi-ud-mulk)之子也,初事苦思丁子亦思法杭长官火者八海哀丁(Khodja Bahai-ud-din),后事苦思丁。曾以若干

要任委之，并曾遣之至谷儿只括其户口。然丞相始终不信其人，已而疏之。马只都木勒克求八海哀丁荐于其父，被派至罗姆。及其还也，乃启陷害丞相之谋见《史集》，夤缘蒙古数贵人之门见瓦撒夫书第一册。一日进言于亦速不花忽儿罕(Yessou - Boca Kourkan)，谓丞相弟阿老瓦丁命其副贰马只都丁额梯儿(Madjd - ud - din Ethir)潜通埃及，谋以报达献之，丞相亦预其谋。亦速不花以其言入告阿八哈，捕额梯儿，按问之，杖之五百。额梯儿不承其事。丞相冀以恩结其敌，乃任命马只都木勒克为西瓦斯长官，赐黄金一锭(balisch)及罗姆课赋一万底那。然其怨丞相与报达长官二人如故。厚自结托亦速不花，而待其机。

1279年3月，阿八哈自帖卜利司赴呼罗珊。其子阿鲁浑(Argoun)来谒之于可疾云，马只都木勒克进谗于此幼王曰：“一年以前，我欲以要事进言于汗。然每次进言于宫廷贵人时，丞相辄知之，赂以黄金，俾其缄口不言。此辈固不顾其主之利害，然王不能不问切己之利害也。所以我今告王，苦思丁不特聚积赃私甚巨，而且藏忘恩负义之奸心，曾与埃及算端通谋，帛儿万涅之招致贝巴儿思者，实为其所主使，丧失不少士卒，实缘于彼。其弟阿老瓦丁在报达州中专制自为，以宝石饰冠如同君主。若汗有命，我将证明丞相曾购入四百秃满(toumans)之产业，此外尚有现金、珠宝、牲畜值两千秃满。汗之宝货，除所得于报达与木刺夷诸堡者外，如能逾一千金秃满以外者，我愿输我首。丞相知我悉其事最详，故饵以巨金与西瓦斯长官之位，使我不言。”

阿鲁浑以此语转陈其父。阿八哈欲先为预防，命其秘之。是年春，阿八哈驻留射鲁牙思地在伊利克阿只迷北部，居赞章、阿八哈耳两城之间，水草丰肥，后于其地建孙丹尼亚(Solttaniyé)城。统将脱合察儿(Togatchar)与其副赞章人撒都鲁丁(Sadr - ud - din)者，亦丞相之密敌也。以马只都木勒克见阿八哈于浴室，又以同一谗言进。并

谓苦思丁为相以来，视国家如私产，从未以赋课切实归公。其弟八海哀丁物案：八海哀丁为苦思丁子，此处应是阿老瓦丁之误。霍渥儿特书改作其子八海哀丁，亦误治理此州以来，除正赋以外，外征六百秃满。既不以一底那归公，亦不以供军需之用。

阿八哈闻其言颇为所动，待之甚厚，且赐以卮酒，与御袍一袭。阿八哈询以治道。马只都木勒克所对，颇合其旨。阿八哈遂命之综核财政，审查最后数年之会计，俾能证明收入超过支出。在所付令旨中，禁止他人干涉其事，虽诸统将、诸可敦、诸宗王等，亦不得妨其所为。并赐以虎符，此任何回教徒虽为君主亦不能得之者也见瓦撒夫书第一册同时命丞相之诸征收课赋官携簿籍至汗所。丞相惧，求庇于完者可敦见《史集》。丞相入见阿八哈时，阿八哈责之曰：“汝久事我父。我即位时，命汝仍守旧职，仍旧综理全国财政。今闻马只都木勒克之言，缘何忘恩如此。”丞相知己非辩诬之时，见阿八哈成见已深，欲顺其意而谋自救，乃对曰：“我之生命与我之财产皆属我主。我与我弟及诸子辈，实受深恩。我等曾以其巨费给他人，曾以其一部分供诸宗王、诸可敦、诸贵人之用。我等曾以别一部分供布施。今日我之所有者，或为土地器物，或为奴婢牲畜，皆恩出自汗。汗如有命，我将完全献出。我只欲有生之日继续奉事我主而已。”阿八哈闻此语，怒遂息，仍宠用如故，释还诸征收课赋官。

马只都木勒克见丞相之宠未衰，颇失望，乃上书于阿八哈曰：“自是以后，恐丞相不能释怨。请许其托庇于一贵人之下，抑许其辞官而退。”阿八哈答之曰：“我虽仍宠用丞相，然不汝怨仍在宫廷托庇脱合察儿可也。”马只都遂留不去。1280年春，阿八哈忽命其为全国行政官，与苦思丁同执政务，并在蔑刺哈之偶像祠中，对诸宗王、诸妃主、诸贵人朗读任命之令旨。一波斯人受蒙古君主之优遇无逾此者，诚异数也见瓦撒夫书第一册。阿八哈许其参与一切关

于行政、财政、宝藏、马厰之事务，在各处设置椽属。命其善自防卫，勿离所居之地。并曰：“设有人敢加害汝者，我将重惩之。”自是以后，权势遂重，人皆敬之见《史集》。设置征收课税官于诸州，竟征课税，所有省中敕令，丞相署名盖印于右，马只都木勒克署名盖印于左见瓦撒夫书。

苦思丁痛其信用之日减，然不欲示弱。相传有二事，可见其忍辱持重，而蒙古君主待遇其波斯大臣之苛。一日阿八哈召之至，与马只都木勒克辩对。按例两人应对跪于宝座之前，然阿八哈命其相远跪。又有一日，在大宴中，苦思丁献盞于其主三次，阿八哈不接其盞。苦思丁不欲其敌之揶揄，又献第四次，阿八哈以刀刺回教徒所视为不净之肉一脔，予之食，苦思丁叩拜食其肉，阿八哈乃饮其所献之酒。而向其诸幸臣言曰：“人之执拗有逾此人者欤？我虽拒饮，仍献其盞。然若其不受此肉，我将以此刀破其眼。”苦思丁虽失宠，然仍在位如故。

1281年，其弟阿老瓦丁自报达来朝，以代表伊刺克一年课税之巨金献。因其年收入之加增，别以代表又一年之巨金献。马只都木勒克又进谗曰：阿老瓦丁扑买伊刺克阿刺壁、忽西斯单两地之课税，十有二年。每年于应缴之正额外，多征二十秃满。曾以此金与其他赃私藏匿云云。有征收课税官数人，曾受丞相之惠者，不为辨其诬，反证其事。阿老瓦丁表示每年因诸宗王、诸可敦、诸统将之取索，来往使臣之给养，汗之赏赐，不惟不能别有所取，而且动用正额。去年收入虽有不足，彼仍以其扑买之额入献。今年更益其数，以并未存在之征收余额来献。缘此末二年非常支出加增，彼为解除纳税人之苦痛，曾以自己之金为之代纳也。其敌见此计不足以陷之，乃诬之曰：六六九年(1270—1271)时阿老瓦丁所管州中未征课税，迄今尚亏欠二百五十秃满。然阿八哈旋知此额实为诸区之扑买人之亏欠，如欲强征，势须害民，强其逃亡，乃厚待阿老瓦丁

而遣之归。

当时因将与埃及战，需要战费，所以构陷者欲以此计苦阿老瓦丁。阿八哈得边境警报，埃及算端克刺温适在准备作战，乃命其弟蒙哥帖木儿率一军往御，并遣军增戍呼罗珊、打耳班两地。

是年9月，阿八哈取道额儿比勒毛夕里，欲驻冬于报达，命报达长官阿老瓦丁先往预备驿站粮储。阿老瓦丁首途之日，马只都木勒克又以亏欠事言。阿八哈命官吏数人往按其事，使者偕阿老瓦丁同至报达，籍其一切财产。时丞相从阿八哈行，请许其亦赴报达。苦思丁欲息阿八哈之怒，尽取其邸中与其诸子之宝石、金银，并告贷于其诸征收课税官及其他椽属，迎阿八哈于朵者勒，尽献之。阿八哈嫌其少，意犹未满足。由是又有人进谗于阿八哈曰：丞相与其弟通谋，故以私财助之。因是阿八哈愈怒其相，遣大断事官脱合察儿往报达按问，追求长官藏匿财宝之所，搜查其所建设之一切慈善机关，并及其家之坟墓，然毫无所得。乃拘阿老瓦丁，械系之。构陷者复唆使使者以枷械其首与两手见瓦撒夫书第一册，迫其承认亏欠公款三百秃满，始免其死。其兄亦劝其自诬，俾免拷讯见《史集》。

察合台孙兀答儿失败以后，率所部居波斯东方之昔斯单，常以军侵寇阿八哈之领域。此种战士号曰兀答儿部人，或哈刺乌纳思(Caraounass)。曾侵入法儿思，在起儿漫境上之腾克息痕(Tenk Schlkem)地方，败蒙古人、黍勒人、突厥蛮人、曲儿忒人合组之一军，杀七百人，继掠黑儿巴勒(Kerbal)，以俘虏与所掠之物还昔斯单。越三年，兀答儿部人又侵入法儿思。进至波斯湾沿岸，

六七七
(1279)
2月1日

抄掠此州南部与沿海诸地，饱载而去参照瓦撒夫书第二册。

(1279)5月

尼兀答儿部人第一次侵掠法儿思退还以后未久，阿八哈即闻埃及人进袭哈刺特罗姆之警。埃及嗣贝巴儿思之位之算端赛德，遣骑兵九千人、步兵四千人往取此城，命异密拜塞利统埃及军，阿音塔卜人忽撒木丁统西利亚军。二将遣回教徒一人、阿美尼亚人一人往谕此城之阿美尼亚大主教曰：算端命其献城，而率其诸修士徙耶路撒冷并许以地赐之。否则供给其所必需之骡马，敬送其至西里西亚。设若不以城献，则此城所有基督教徒流血之责任，由彼对上帝负之。大主教答曰：决忠于上帝与其主君，将以死守。次夜埃及人伐附近园林之树木作梯，迟明，逾城而入，纵火焚之。居民逃避子城。埃及人不欲围攻，仅留五日，尽毁其不能携带之物而去见《世界史略》五六〇页。

阿八哈欲乘西利亚之乱谋取其地，以报战败之辱。时贝巴儿思之子赛德案：即纳速刺丁 谟罕默德别儿哥汗 (Nassir-ud-din Mohammed Bérékékhan) 在位已二年。埃及诸将见其欲除诸大统将，而代以其所部之玛麦里克部人，乃于1279年8月17日废之，安置于哈刺克 (后歿于1280年4月)，而欲推戴赛甫丁 克刺温 (Seif-ud-din Kélavoun) 为算端。然军中贝巴儿思系之党羽势力尚强，诸堡守将亦属废主之人。克刺温欲先易之，不欲遽即位，遂建议奉贝巴儿思之一别子为算端。诸将乃奉时年七岁之射刺迷失 (Sélamisch) 即位，号阿底勒别都庐丁 (Adil Bedr-ud-din)，授克刺温 阿塔毕之号，使之摄政，都督全国诸军事，在公共祈祷中以其名次于阿底勒之后。

克刺温拘禁贝巴儿思系诸将，代以艾育伯朝算端撒

里黑之玛麦里克部人，盖诸人皆为其旧侣也。然后示意诸将，以射刺迷失年幼，不能主国事，遂于1279年11月27日废之，迁之于哈刺克。射刺迷失在位仅有百日。克刺温即位，号满速儿(Al Manssour)。

克刺温，钦察之不儿只斡黑鲁(Bourdj - Oglou)部人也。幼被售于玛麦里克之将校某，其价一千底那，故有额勒菲(Elfi)之号。额勒菲，此言千也。艾育伯朝算端撒里黑以隶其玛麦里克部。迨突厥蛮艾伯格废艾育伯朝，乃率所部玛麦里克人离去埃及。兹即位，顾念旧主，遂又加Ez - Salih之号，犹言撒里黑部人也。

克刺温摄政时，命宋豁儿为大马司长官。宋豁儿闻其即位，欲自为西利亚王，乃自号蔑力哈迷勒(mélik Kamil)，惟其军为克刺温之军败于合匝。1280年6月20日再战，又为所败。哈马特、阿勒波之军皆弃之而去，其他诸西利亚军皆投埃及。大马司开城迎埃及算端军。克刺温命异密伯克秃特(Bektout)为大马司长官，异密辛札儿(Sindjar)为阿勒波长官见诺外利书、马克利纪书。

宋豁儿为众所弃，欲逃额弗刺特水上之刺合伯特堡，堡人不纳，乃奉书阿八哈，请其攻取西利亚见史集。报达长官阿老瓦丁闻宋豁儿以兵拒克刺温，阿刺壁部异密爱薛(Yasa Ibn Mohna)亦以所部兵从，乃遣密使赴此二人所，劝其归附蒙古汗。使未至，闻其败走。爱薛遣其弟随使者至报达，由报达送致阿八哈汗所。阿八哈赐以荣袍，并拨报达之课税一部分为其年金见瓦撒夫书。宋豁儿既不能入刺合伯特堡，闻大马司以军来捕，乃入据西熊(Sihoun)堡，其党阿思迭迷儿(Azdémir)则入据失者儿(Schizer)堡。

阿八哈以有机可乘，欲利用宋豁儿党之助。遂遣军侵入西利亚。1280年10月18日，入阿勒波境。逾日，占领阿音塔卜、德儿贝撒克、巴格刺思诸城，继入阿勒波，杀男子，虏妇孺，焚回教堂道

院、王宫、诸将邸舍而去。焚杀二日，仅藏伏地下者获免。越数日，阿勒波州之居民逃往大马司者甚众，而大马司之居民亦多逃往埃及。

10月24日，埃及算端立其子撒里黑(Salih)为王储。授以蔑力之号以后，率军自开罗出发，赏赐将卒。将领每人一千底那，士卒每人五百银币(drachmes)。进至合匝，闻敌退，乃还开罗。次春，克刺温往讨宋豁儿。时阿刺壁异密爱薛已自伊刺克来投，克刺温宥其罪，厚抚之。1281年5月10日，进至大马司，别遣一军往讨失者儿堡。宋豁儿请降，惟请以沙合儿(Schagar)、八哈思(Bacass)交还，并付以法迷牙特(Famiat)、哈发儿塔卜(Caffartab)、安都撒熊(Sahioun)、布刺塔讷思(Blattanous)、伯儿齐耶特(Berziyet)、刺答吉牙(Ladakiya)等地，许置骑兵六百，由其自置将领。克刺温皆许之。

已而闻蒙古军两军来侵。其一军阿八哈自统之，欲进围刺合伯特，别一军阿八哈之弟蒙哥帖木儿统之，自罗姆进军，营于凯撒里牙、阿布里斯廷之间见诺外利书，马克利纪书。阿美尼亚王以骑兵一队从见海屯(东方史)第三十六章，(世界史略)五六四页埃及军斥侯俘阿八哈之馭者一人，9月6日送之至大马司。算端善抚之，询以蒙哥帖木儿军之虚实，闻敌有八万人。馭者实张大其词。时阿勒波之居民尽徙歆姆司哈马特，其城遂荒。

蒙哥帖木儿从阿音塔卜道入西利亚，一反蒙古人习惯，进兵甚缓，躡哈马特附近诸地，进向歆姆司。10月27日，埃及算端至歆姆司。翌日，宋豁儿来会。先是克刺温促其以兵从征。宋豁儿曾要求战后许其还堡，克刺温许之，故率七异密之兵来从。埃及军见其至，声势为震。10月30日，埃及、蒙古两军遇于哈马特、歆姆司间之平原，哈勒德(Khaled Ibn Velid)案：即摩诃末之门徒，曾战胜东罗马皇帝 Héraclius，而在642年殁于歆姆司者也墓附近。蒙哥帖木儿军有二

万五千人海屯(第三十六章)谓蒙哥帖木儿军有三万蒙古人。瓦撒夫书所志亦同,外有谷儿只军五千人、阿美尼亚王勒文自领之军一队、罗姆军一队。埃及军人数大致相等。埃及军终夜未下骑,达曙。克刺温整军列阵:命哈马特王、统将拜塞利、台巴儿思、艾伯克(Eibek)、克思脱合的(Kesstogdi)等军,合大马司长官异密忽撒木丁刺真(Hossam - ud - din Latchin)所部大马司军,为右翼;以射里甫丁爱薛所部西利亚之阿刺壁游牧部落为右翼之前锋;命宋豁儿比里克(Bilik)、伯克塔失(Bektasch)、辛札儿、伯彻哈(Betchca)、伯克秃特、扯莱克(Tchérek)诸将为左翼;以曲儿忒堡之军合突厥蛮军为左翼之前锋;命埃及副王塔郎台(Taranttai)、统将阿牙赤(Ayadji)、伯克塔失(Bektasch)合算端所部玛麦里克军八百人为中军之前锋;算端自率卫兵暨文官武将居中策应,其军共有精骑四千人。此外军中尚有曲儿忒、突厥蛮之酋长甚夥见诺外利书。

战争之初,蒙古军左翼冲埃及军右翼,埃及军右翼反攻,蒙古军左翼败走。然蒙哥帖木儿右翼之斡亦刺(Oirates)、谷儿只、阿美尼亚等军由蒙古统将马速黑(Mazouc - Aca)、忻都忽儿(Hindoucour)、阿里纳克(Alinac)等统率者,攻破埃及军左翼与中军之左队,追逐至于歆姆司城门见马克利纪书,《世界史略》五六四页,海屯《东方史》第三十六章,《史集》,杀军中仆奴义兵无算。旋下马掠埃及军之军需,以为全军皆胜。乃聚食,以待其军之至。已而闻蒙哥帖木儿业已败走,遂仓卒上马急退。

两军接战之时,埃及将阿思迭迷儿投蒙古中军,伪称曰降人,求见蒙哥帖木儿。及见,遽击之伤而坠马。蒙古军见主将坠马,下骑往救。埃及军乘势进击。蒙哥帖木儿逃,中军遂溃。是役也,阿刺壁异密爱薛以所部三百人袭击,遂建奇功见《埃及诸王史》,《史集》对于蒙哥帖木儿之败,所志甚略,仅言蒙古右翼败埃及军左翼。惟蒙哥帖木儿未习军旅,遇敌逃,中军遂溃,丧失甚众。《世界史略》五六四页与海

屯书第三十六章，则以蒙哥帖木儿之败，乃因阿刺壁游牧部落袭击蒙古军左翼所致。《埃及诸王史》云，异密射里甫丁爱薛偶然进表，鞑靶遂败。

战争之始，埃及算端建旗于高冈之上，亲自督战，左右仅有骑兵三百。其左翼与中军之一部既败走，然其右翼与中军之别一部则追逐蒙古左翼与中军。战场仅余埃及军千人。蒙古右翼还至战场，克刺温即命人偃旗息鼓。蒙古军过，克刺温以军蹶其后。日暮又战，至早四时，全军皆胜算端貽默伽王书，经瓦撒夫书第一册所著录者谓敌军有十万人，未免言过其实。盖蒙哥帖木儿所部在四万至四万五千之间也。

蒙古人在败亡中损失甚巨，其屡次侵入西利亚之统将撒马合儿亦殁于阵。埃及人方面丧失名将十二人，其击蒙哥帖木儿坠马之统将阿思迭迷儿与焉。

次日黎明，克刺温恐蒙古军复至，列阵以待。然蒙古军或逃色勒米牙特(Salamiyat)，或逃阿勒波。追敌诸军还，克刺温命毕勒伯(Bilbey)率一军清除残敌。毕勒伯至阿勒波，分兵逐敌至额弗刺特水。敌军多赴水溺死。其逃往色勒米牙特者约四千人，见前有刺合伯特城之军阻其归路，遂窜入沙漠，多饥渴死。余六百骑，皆为刺合伯特之戍军所擒杀。先是刺合伯特城为蒙古军所围攻。埃及军战胜之翌日，有鸽传书至此城，报告埃及军之胜敌，城中奏乐庆祝，蒙古军遂解围去。而营于毕莱特城前之别一蒙古军，同时被此城之军所败，死五百人，余皆被擒。蒙哥帖木儿率残军渡额弗刺特水，退守其母封地之哲吉莱特城。

埃及军虽获胜，其军资因左翼之败，概为本军仆役所劫掠见《埃及诸王史》。然算端之货财预先交由其玛麦里克部分携之，故毫无所失。

大马司人处于惊惶之中者数日，其居民皆赴回教大教堂中哭祷上帝，旋赴城外礼拜堂中，祷告上帝，保佑回教徒使之战胜敌人。

战胜之翌日，有鸽传书至，报告战胜之事。由是合城腾欢，奏乐庆祝，城堡结彩。然夜有逃人至，言战事不利，遂又变欢乐为惊忧，城门开放，居民逃避者不少。达曙，在第一次祈祷时，邮递至，始知实已获胜，以其书在回教堂中朗读，大马司之居民遂安。

战败之讯竟达开罗，此城居民亦求天祷胜。11月5日，迦坤城有鸽传书，言有左翼溃兵至此城，开罗人大震恐，王储撒里黑急遣突厥军与阿刺壁军赴哈梯牙(Cattiya)，命阻止逃人，勿使一人逃至开罗。同日数时后，有鸽传书报告胜利，有顷邮递亦至。由是全国欢庆。撒里黑作书求算端勿罪逃人，并请统将拜塞利为之请命。埃及副王塔朗台追敌时，俘蒙哥帖木儿之从者，得宋豁儿与其他诸将通敌书。诸将招蒙古军侵入西利亚，并许为其助。算端掷书水中，以安反侧，遣宋豁儿还。11月7日，算端至大马司。留十日，还开罗见马克利纪书。入城时，命俘虏负所获蒙古军之旗鼓前导见诺外利书。

蒙哥帖木儿进兵西利亚之时也，阿八哈亦进至刺合伯特，然未逾额弗刺特水，仅破数堡，而于9月25日还辛札儿。11月初，复还至毛夕里附近马合里比耶(Mahlibiyé)地方之鞞耳朵。及闻败讯，怒诸将之战不力，谓将在来夏之大会中惩之，并拟亲自往讨埃及见史集。

蒙古军败退西利亚后，有一回教军，军中多突厥蛮人与曲儿忒人，侵入西里西亚，进至阿牙司，掠其城，焚之而去。此城居民避难于海中新建之一堡。嗣后回教军在一短期中陆续侵入西里西亚三次，最后一次进至特勒韩敦，得捕获品甚夥。退还时，阿美尼亚军守隘者邀击之，斩杀过半。回教军以所得之甲冑刀矛及死者带发之脑盖献阿八哈见世界史略五六四页。

阿八哈遣马只都木勒克赴报达，追索阿老瓦丁所承之赃私三百金秃曼。阿老瓦丁罄其所有，并卖妻子以偿，并许如再有渎职

之事，愿以首偿之。阿八哈宥其罪，12月17日出之狱。

然马只都木勒克又因阿老瓦丁尚余一百三十秃满尚未交出，偕统将脱合察儿，斡儿都海牙(Ordoucaya)二人赴报达，追求此金。阿老瓦丁家资既罄，不能偿，遂被拷虐，并裸行城中示众。

阿八哈至报达，1282年2月13日离此城。3月18日至哈马丹，驻蔑力法忽鲁丁蔑奴哲海儿(Fakhr - ud - din Ménoutchéher)之邸中。阿八哈沉湎于酒。一日饮过度，至夜半，自言树枝上有黑鸟，命卫士发矢射之。然卫士未见所言之鸟。阿八哈忽猝毙，时在4月1日星期三也(《世界史略》五六六页言，阿八哈在前星期日与基督教徒在哈马丹之教堂中共庆复活节，星期一就食于波斯某贵人邸。是夜神智即乱，见空中有影物。星期三日黎明死。得年四十八岁，在位十七年矣。葬于塔刺(Téla)堡其父墓之附近。阿八哈有妃八人，妾若干人，子二人，曰阿鲁浑(Argoun)、曰乞合都(Kikhatou)，女七人见《史集》。

越二十五日，其弟蒙哥帖木儿死于哲吉莱特，亦葬于塔刺堡。堡将木明(Moumin Aga)闻蒙哥帖木儿家属疑其毒杀此王，畏罪挈其二子逃往埃及，其余妻子皆被杀。风闻下毒乃出阿老瓦丁之主使见诺外利书。

1274年6月25日星期一，徒思人纳速刺丁阿刺壁语意为信仰之助手谟罕默德死于报达见《史集》，得年七十八岁。此著名天文家，盖为波斯鼓励文艺之人，曾受管理宗教基金之任，以其收入供养学者。所撰哲学、论理学、物理学、形上学之著作，以及Euclide书与《Ptoloméé天文丛书》之注释，皆为人所嗜读。其尤著名者，进程蒙古汗之“伊儿汗历”是已见《世界史略》五五〇页，瓦撒夫书第一册。

当时名重一时之地理学者札马鲁丁雅库特(Djémal-ud-din Yacout)与波斯之一大音乐家撒菲丁奥都木明(Safi-ud-din Abdoul-Moumin El-Armaoui)，亦属阿八哈时代之人也见瓦撒夫书第一册。

当时蒙古宫廷与基督教界诸君长因利害之共同，遂成立亲善

之交际。欧洲见有一大国胁迫埃及，斥地至于西利亚边境，颇为欣慰。其以十字军授助西利亚诸属地之热忱因丧失之众而愈减，其盼蒙古军援助之希望愈大。所以甚愿蒙古之皈依基督教，而对于能符其愿望之消息，皆不惮予以轻信。故当时阿八哈与罗马教廷之交际，尚有若干踪迹可寻也。教皇 Clément IV 在 1267 年，曾贻书阿八哈，言其接奉其使者所致书，惟教廷无人能读其书，惜未仿前此所致书之用拉丁文者，兹据译人所译使者之言作答，教皇开始感谢上帝，谢其启发阿八哈之心，使之承认上帝，崇奉其为人类殉身十字架之子：“据云君对于 Charles d'Anjou 之在西西里(Sicile)国战胜前罗马帝 Frédéric 私生子 Manfred，歼灭不少不忠其教之耶稣教徒与回教徒之事，引以为慰。兹有法兰西(France)与纳瓦儿(Navarre)之国王，辅以多数伯爵、男爵、将卒等，预备进击教敌，恢复圣地，一遵前此诸国之人不问贵贱攻灭回教徒之榜样。君来书言有偕君之妻父合助拉丁民族之意，吾人颇深感谢。然吾人未明诸君长从何道进取以前，尚未能以此事奉告。吾人将以君与君之妻父之意转达诸君长。行将以其决定，遣一可靠之使者奉闻。愿大王坚守此志，盖君应属望上帝，上帝将巩固君位，而崇大之。威权属于上帝。帝王之心皆在上帝之手。荣辱一任上帝之所欲，宇宙一任上帝之支配。无人能抗其意志者也。”见 Odor. Raynaldus t. III. p. 227。其使罗马教皇作此答书之原书与使者，疑非来自阿八哈所。至若此汗与其妻父东罗马帝之建议，亦不明其为何事。若谓阿八哈有皈依基督教之意，因 Charles d'Anjou 战胜 Manfred 之事庆贺教皇，询问诸基督教君主进取巴勒司丁(Palestine)之路程，似乎不类真相。

别有 Edouard I 致蒙古国王阿八哈汗书见 Th. Rymer, Acta publica, Ed. tertia Hagae comitis t. I Pars 2, p. 144, 所题年月日为 1274 年 1 月 26 日。其文如下：

“耶路撒冷大主教 Thomas 之亲信教士 David, 奉君使所致教皇与其他诸基督教国王之国书来见。

“吾人欣悉君之爱护基督教, 与君援助基督教与圣地而反对基督教敌之决心, 颇深感谢。

“请君执行此种神圣计划。

“至若吾人到达圣地与夫基督教徒通过之时, 现尚未能奉告。盖吾人作答之时, 教皇对于此时尚未决定也。一俟决定之日, 即以奉告。

“吾人敢以圣地与东方一切基督教徒之事奉托。”

相传 1274 年时, 阿八哈因阿美尼亚王之进言, 欲将巴勒司丁之回教鞫勒解除, 乃约此王乞援於教皇与其他基督教诸君长, 并自遣使二人至欧洲。使者一人死于道, 别一人于 1274 年抵 Lyon。时教皇 Crégoire X 在此城召集宗教大会。使者至, 延入会场, 诵所谓阿八哈书, 言愿以军队与基督教军队合攻回教徒。其自称为使者之人, 与其随从之鞑鞑贵人二人, 曾经当时之 Ostie 城主教 Cardinal Pierre(即后来之教皇 Innocent V)举行洗礼。使者还时, 教皇赠以美服, 付以致阿八哈书, 所题年月为 1274 年 3 月 13 日。书言在基督教军队能达海外以前, 将遣使者奉书至汗所 见 Odor. Raynaldus, t. III, p. 353。

1277 年时, 又有自称为阿八哈使者之两外国人至教廷, 谒教皇 Jean XXI, 言奉命来约诸基督教王进取巴勒司丁。旋遣之赴法兰西与英吉利(Angleterre)二国王所。使者于斋节(carême)中达法国国王 Philippe 所, 言国王如遣军赴圣让答克登岸, 其主即以兵来助。然据 Nangis 之说 见 Raynaldus, t. III, p. 417: “此辈为真正使者抑为间谍, 只有上帝知之。惟其人非鞑鞑, 而为谷儿只派之基督教徒, 可断言也。国王遣之赴 St. Denys 之修道院, 举行复活节典礼。旋闻其奉同一使命赴英国国王 Edouard 所。”

兹二亚洲人曾在罗马言阿八哈与其伯父忽必烈皇帝愿奉正教,教皇乃选教士数人,命赴东方传布基督教。惟此教皇歿于此1277年同年之中。被派之弗郎西士派(Franciscain)教士 Gerhard de Prato、Antoine de Parme、Jean de Ste Agathe、André de Florence、Mathieu d'Aretio 等五人,至次年,始奉后任教皇 Nicolas III 致阿八哈与忽必烈书前往。教皇致阿八哈书所题月日系4月1日。观此书可以藉悉阿八哈所致教皇 Jean 书之内容。据云:“罗马教会欣悉君之使者 Vassall 之子 Jean 和 Jacques 二人赍来国书。书言设有基督教军至圣地,君许亲以兵助,会攻基督教之敌。书末言欲吾人信从使者之言。吾人闻使者言,君及君之伯父忽必烈大汗,甚愿罗马教会遣派堪能授君等与君之子弟臣民基督教义之人至君之国。”此后教皇 Nicolas 表示其欣慰之意,告以前任教皇曾应汗之请求,遣派教士数人赴阿八哈之国,惟因教皇之死致迟其行。兹特遣诸教士其名见前“至君国,举行未受洗者之洗礼。如君意有所欲,可命其赴大汗所”。教皇并请阿八哈善待诸教士,信其所言关于洗礼及教义等事,遣人护送至大汗所。书末并以汗国中之基督教徒嘱托之见 Raynaldus, t III p. 453。

同日教皇付五教士以委任书,许其在鞑靼领地之中传布上帝之教,对于阿八哈与其子弟臣民暨其他欲奉基督教者,举行洗礼。赦免其境内从前被逐出教而重再服从教皇之人,接受忏悔。赦免杀害教士之人,惟须其对于教堂道院及其他受害之人,付以适当之满意。并许其在尚未隶于何教区之所在建设教堂,许其判断关于婚姻之讼事,且许其在无教堂所在举行弥撒(messe)及其他圣礼。在无正教主教所在许其祝祷坟园,付与赎宥,变更誓愿,祝祷教服教坛。最后并许其独为或合为凡能赞美上帝与传布宗教诸事见 Lucas Waddingus, Annal. Minorum, t. V. p. 40。

第四章 塔兀答儿斡兀立或阿合马算端

塔兀答儿之当选——其即位——采用阿合马之名称与算端之尊号——信奉回教——鞠讯阿老瓦丁与马只都木勒克——马只都木勒克之被判处死刑——司教奥都刺合蛮——塔兀答儿待遇基督教徒之严酷——其与埃及算端之交涉——遣使埃及——阿合马致克刺温书——克刺温之答书

阿八哈死，诸可敦、诸亲王、诸统将聚会于蔑刺哈。治丧毕，议选嗣位之人。先是阿八哈召阿鲁浑未至，而阿八哈死。阿鲁浑至蔑刺哈，诸可敦与诸亲王依国俗奉卮酒。统将不花(Boucai)忠于阿鲁浑者也，命阿八哈宫内诸臣执事于阿鲁浑所。已而阿八哈之弟塔兀答儿案：塔兀答儿(Tagoudar)为旭烈兀之第七子自谷儿只至丧所。致祭毕，与会诸人群赴绰合图。

与会之人分为三派。旭烈兀子阿者(Adjai)、弘吉刺台、旭烈竹(Houladjou)三王，出木哈儿子术失合不(Tchouschkab)钩案：此名前作术思合或景庶二王，与统将辛图儿、速浑察、阿刺卜(Areb)、哈刺不花(Caraboucai)欲奉塔兀答儿。统将不花乌鲁黑(Ourouk)、阿黑不花(Acboucai)案：Boucai、Bouga、Boga在突厥语中皆训为牛，哈刺不花犹言黑牛，阿黑不花犹言白牛等与阿八哈宫内诸臣皆附阿八哈之子阿鲁浑。完者可敦初为旭烈兀妃，后为阿八哈妃者，则主使第三派，欲奉蒙哥帖木儿继承汗位。会蒙哥帖木儿死，又与忽推可敦拥戴阿鲁浑见《史集》。惟根据法令(Yassa)，应以王族中之年长者承汗位，阿合马(Ahmed)钩案：即塔兀答儿既为阿鲁浑之叔，众议遂属之见诺外利书。

阿鲁浑之近臣失失博士(Schischi Bakhschi)见诸统将多附塔兀答儿,乃劝其王勿与争位,由是阿鲁浑亦附众议。1282年5月6日,会中一致推戴塔兀答儿继承汗位。越三日,阿鲁浑赴西牙忽黑此言黑山,夺取其父之宝藏。时丞相苦思丁在阿鲁浑所,乃遣之赴塔兀答儿所。6月21日,诸亲王与诸统将等奉塔兀答儿,由宗王弘吉刺台与那颜辛图儿引之就汗位,顾塔兀答儿已奉回教,乃取算端之号,而改名阿合马。

举行即位庆贺典礼以后,阿合马取沙忽塔刺所存之财物,俵散于诸亲王、妃主、将卒,每士卒一人得一百二十底那。阿鲁浑以即位典礼之举行未待其至,颇怨,阿合马乃亲以黄金二十锭授之。阿鲁浑与弘吉刺台在阿八哈妃秃黑台可敦(Touctai Khatoun)斡耳朵中互相订盟,盖始于是时也见《史集》。

阿合马首先表示其信奉回教,曾谕报达之官吏曰:“吾人已即位。吾人既属回教徒,可以此有幸之事通知报达居民,将以前黑衣大食哈里发时代供给诸道院善堂之物归之,切勿违背回教法令。设教人曾有言曰,此回教宗派迄于复兴之日,继续隆盛。吾人深信此预言之正确。只有一永劫不灭之上帝,可将此谕通知全州,与民同庆。”阿合马至书于埃及算端克刺温,告其业已信奉回教见诺外利书。

阿合马命那颜速浑察为已副,以总军事,仍以苦思丁谟罕默德总管课税。7月4日,阿鲁浑行后,阿合马离西牙忽黑,传谕哈马丹城。命送马只都木勒克与阿老瓦丁来,以便亲自按问。时阿老瓦丁尚在狱也见《史集》。

先是阿老瓦丁财产籍没以后,阿八哈许以不死。然其敌又谋以他罪构陷之,诬其与埃及人秘密通信,欲背其主。捕一犹太人,谓此人衣物之中有纸,上有用泊夫蓝水合银朱书写之密字。又指使阿刺壁人二三人,用利诱威胁,使言阿老瓦丁曾数遣其赴阿刺壁

游牧部落诸酋长所。其实阿老瓦丁乃遣此辈密使赴宋豁儿与爱薛所，劝其归附阿八哈也。阿八哈亦知其诬，命人送阿老瓦丁来，以便亲询。会告密之首领逃，余人不敢诬陷。阿老瓦丁之敌至是又恐阿老瓦丁恢复自由，乃贿嘱往召阿老瓦丁之使者，将其械系送致汗所。行至额塞德城附近山中，适哈马丹邮递阿八哈死讯之使者至。按照旧例，旅行之人皆应停留，不许前进。构陷者又告使者，在新主即位前，不许将其释放见瓦撒夫书第一册。故至是阿老瓦丁尚在械系之中。阿合马使者至，始脱其械，至汗所。马只都木勒克得蒙古贵人之助，几乎恢复旧职。然阿八哈妃弘吉刺氏(Councourates)、额儿蔑尼(Erméni)可敦庇护苦思丁，马只都木勒克欲求援于阿鲁浑，曾贻之书曰：“丞相曾进毒于王之父。我知此事，丞相故欲我死。设我死，王将知我死之由。”马只都木勒克有侄名撒都丁(Sa d - ud - din)者，原任会计官，因不忠于其职为马只都木勒克所黜。苦思丁之椽属遂嘱其控告马只都木勒克与阿鲁浑秘密通讯。

阿合马既明阿老瓦丁之诬，开始发还前此籍没之物，阿老瓦丁弃而不取。阿合马命速浑察、乌鲁黑二人鞫讯马只都木勒克。二人检其衣物，见狮子皮一张，上有黄色与红色密字。蒙古人颇嫉巫蛊。博士、珊蛮等乃嘱其将此物投于水，命被告人饮此水。设有巫蛊，则害人者将自受其害。马只都木勒克果拒不饮，盖其明知此皮乃由丞相之友司教奥都刺合蛮(Abd - our - rahman)暗置于其衣物之中者也。速浑察遂断其有罪，然尚不欲将其处死。奥都刺合蛮强之始允。由是阿合马命人将罪人付其敌。有不少蒙古人与回教徒闻此判决，持刀集于狱门，以待罪人之出。丞相苦思丁尚欲贷其死，然其弟阿老瓦丁与哈仑(Haroun)不许见(史集)，瓦撒夫书云：欲宥之者实为阿老瓦丁，然其椽属拒之。罪人出狱，群众杀之，时在8月14日夜也。以其肢体徇示诸州，以其首悬之报达城内。阿老瓦丁遂恢复其产业，仍长报达州事见(史集)。阿合马并以御服一袭牌子一

面賜之，并厚抚之，不许辞官。

丞相苦思丁与司教奥都刺合蛮乘阿合马之热心信奉回教，乃劝之与埃及算端修好，并言此事有利于自身与其臣民，与此邻国国王联合，不仅可安其同教人之心，且可使敌人畏惧，于意外事变时，兼可得其助见瓦撒夫书第一册。奥都刺合蛮者，毛夕里之平民也，幼事阿合马得其信任，阿合马颇宠之，而称之曰父(baba)《世界史略》(五七五页)曰：奥都刺合蛮者，原罗姆人，父为哈里发谟斯塔辛之奴仆。报达城之被屠，逃至毛夕里，执木工业。后至阿马底牙(A'madiyah)，以魔术动其城主亦速丁(Yzz-ud-din)。亦速丁携之至阿八哈所，谓能知塔刺堡藏宝之所在。遣之至堡试其术。乃量其地，指一地命人掘之，得环一，环上饰有重价宝石一枚以献。阿八哈神其术，由是言无不信。奥都刺合蛮自言又能驱鬼，由是颇见信任。在阿合马在位时代，遂执国柄。阿合马别有幸臣一人名明吉里(Minguéli)，亦回教教师，阿合马则称之曰儿。逐日受学于此二人所，不问政事。其母忽推可敦，多智术，常往其所。时国事皆决于此小会议中。辛图儿与速浑察二人虽有拥戴之功，竟疏而不用见《史集》。《克刺温传》云：忽推可敦是基督教徒，命奥都刺合蛮管理国中宗教财产，令将此种宗教基金，专供原来用途之用。其基督教与犹太教之医师星者之俸给酬劳，别由国库支出，不再以此基金给付。又命对于巡礼默伽之旅队，为必要之筹备，并供给其巡礼时之粮储。同时阿合马命将偶像祠宇与教堂改为回教教堂见瓦撒夫书第一册。海屯(第三十七章)云：“塔兀答儿幼受洗礼，名捏古刺(Nicolas)。及其长也，因与回教徒共处，遂亦自成为回教徒，背基督教，自称曰马合谋汗(Mahumet Khan)，强使鞑靼人改从回教，或以利诱，或以威胁。由是鞑靼人改信回教者不计其数，曾将帖卜利司(Tauriz Tébriz)之基督教堂一概拆毁。由是诸基督教徒不敢公然信奉其教。”但据《世界史略》(五六七页)所志，与瓦撒夫书、海屯书又异。据云阿合马遵其曾祖成吉思汗宽待诸教之遗训，对于一切宗教教师，尤其对于基督教徒，皆待之甚厚，曾以豁免国内一切课税之文书付与教堂道院及教师修士云。

阿合马既决定遣使埃及见《史集》，乃选西瓦斯之法官，泄刺失人大断事官忽都不丁马合谋(Coutb-ud-din Mahmud)与罗姆算端马思忽惕(Mass'oud)之阿塔毕，异密巴海乌丁(Bahāi-ud-din)往使见《世界史略》五六七页。使臣于8月25日自阿刺塔克出发，马儿丁王命其相苦思丁(Schems-ud-din Ibn Béiti)从行。埃及算端克刺温闻使臣将至其国，所携随从甚众，乃遣侍从官二人，迎之于毕莱特城附近境上；又命诸州长官，使臣所过之处，严加监察，不许与本国臣民交通；并不欲使臣觐其国内形势，只许使臣夜行。使臣于夜中抵阿勒波城，城人不知其至。旋经行大马司，而于10月某日之夜半抵密昔儿城(城在开罗对面)，使臣谒算端，跪呈阿合马所致书后，述其奉使之词见《克刺温传》，马克利纪书。

阿合马书云：“由上帝之威权，处可汗庇护下阿合马，谕埃及算端曰：

“吾人得上帝之恩佑。幼年时即知其全能，信其纯一，信奉摩诃末。而对于其圣徒皆深致敬仰。‘上帝启发并清净其所欲指导之人之心，俾其预备接受回教。’见《可兰经》自是以后，吾人不断称颂神言，而谋回教与回教徒之幸福。迄于吾人继承父兄大位之时，上帝曾付与吾人一切恩佑。即位以后，诸兄弟、诸宗王、诸统将、诸大臣暨诸州长官集会，一致议决，奉我长兄遗命，以足使山卑石软之意志，大地所不能容之战士，尽人慑伏之勇敢奋怒，进兵于君之国。吾人审查众议，见所谋咸同。然吾人以此事颇与吾人谋公共幸福，巩固回教基础之志愿相违。在用兵以前，务必先用避免流血安定人心之方法，俾使回教之人可能享有平和。吾人既遵守上帝之诫，爱护其民，所以感应上帝，而授吾人息此火灾恢复安宁之意思，俾用最后方法以前，应先以医药疗治公共疾病。盖吾人未识其的以前，不爱发弩。发弩之时，须在证明权利正当以后。吾人修好之意既决，且因诸博士中之模范，司教怯马鲁丁奥都刺合蛮

(Kémal - ud - din Abd - ur - rahman)之进言,谋其事必成之法,抱上帝悲悯祈请者,而惩罚不顺者之意,特命其作此书。命吾人亲信之大断事官忽都不丁、阿塔毕巴海乌丁二人使君国。告吾人之信教,俾君知吾人对于一切回教徒之善意,俾能使君确信上帝业已开启吾人之眼目,回教业已消灭过去之一切。上帝已使吾人遵循真理之道途,而以其所识者为向导也。君将在其使吾人所感格的善意之中,见上帝降于人类之一大恩德,不致因过去之事,拒绝吾人修好之言,盖今日已非昔比也。脱君审查证据,将必巩固君之信用,保障所欲达之目的。吾人因上帝之佑,已举信仰之旗。复次吾人已用种种行为,表示吾人之信仰。命人遵守回教训诫,遵照上帝宽宥过去之意,赦免罪人。命将供用于教堂道院之宗教基金,善为管理,恢复已毁之养济院与旅舍,根据创设人之定章,分配此种基金之收入,不得将新得之赠与移作别用,亦不得变更旧有基金之用途。吾人曾命善待巡礼之人,供给其所需要之物,保障其行程之安宁,并以卫士供给于其旅队。吾人曾开放彼此二国之交通,俾商贾能自由通行,曾命诸镇将与诸州长对其往来不许加以留难。吾人之逻卒曾捕得一乔装教师之间谍,依例应处之死,然因遵守圣戒而释之归,但君应知使用此种间谍能为害于回教徒也。吾人之军队前此见此辈之乔装为教士,捕得此种人辄杀之,今日得天之佑,既许商旅自由往来,可以无须此种举动。若君注意此种措施,及其他相类之措施,将见其纯出正直意思,全无狡诈,则今不复再有发生敌对之嫌恶原因矣。设其为宗教之利害,与为回教徒之保护而发生,具见在吾人在位时代,光明已因天佑而发现,设为其他原因而发生。吾人亦可言遵从理性者将见吾人为友为防护人也。吾人已将其幕揭开,故特为诚实之表示,特告君吾人以对于上帝之纯洁意思,将欲执行之行为。吾人首先禁止军队,不得违背此种措施。俾得上帝与其使徒之嘉许,俾回教徒得解除吾人不和之弊害,俾融和

之光消灭怨恨之暗，俾城乡之居民得因其庇荫而处于平和之中，俾人心安而旧怨忘。设若上帝亦以保障世界和平与人类幸福之意锡埃及算端，必亦将遵循善道，开辟服从与联合之门，而表示一种诚实友谊。由是其国家兴隆，乱事平复，刀入鞘，而土地又安，回教徒之颈项解除羞耻锁链矣。第若上帝感格不能胜其恶意，而妨君评鉴吾人之善意的提议，则上帝必谅解吾人之勉力，而接受吾人之谢罪。‘派遣一使徒之前，吾人不先予惩罚。’见《可兰经》然上帝指示善道，付与胜利，保护国家民族，吾人谨侍上帝足矣。

“681年第五月之月半(1282年8月21日)，作于阿刺塔克之驻所。”

埃及算端答书云：“吾人荣奉来书，知君归依本教，而与敌视本教之君之家属及君之国民离异。此书对于回教徒证明君之信奉回教。开书之时，吾人曾谢天佑，并为祈祷。俾其使君坚意，俾其以爱奉此教之种子，萌芽于君心，一如其使最美之植物，发育于不毛之地之上。

“吾人对于此书开始之词，曾予以完全注意。君言幼时业已信仰上帝之纯一，在思想语言行为中敬奉回教。吾人感谢上帝启君信奉回教之心，而锡以其神圣之感格。吾人感谢上帝早导吾人达此神圣目的，在因其崇敬而行动或斗争之一切事实中，使吾人坚固步法，而不致于蹉跎。

“至若君之继承父兄之主权，继承君以信仰依赖并以王政显耀之大位者，盖上帝以尊荣移转于其所选择之忠仆，故以其赐与其钟爱的崇拜人之恩惠降之于君身。

“君言君之兄弟与其他诸宗王以及国中贵人、军中统将、诸州长官，在大会中决议遵守君兄遗命，进兵此国。君曾熟思彼等决议与彼等意愿之结果，以为与君之赞助平和之宿愿相违，是盖为悲悯其所余国民之圣教君主之感情，否则设若任彼等迷于幻想，此役必

仍陷前辙。然君之行为实同畏惧上帝遍在者之行为，而上帝不容诱惑，亦不赞同沦于错误者之言与迷途者之行也。

“君言未探听人情与表示己意以前，不欲首先作战。然君既在信徒之列，吾人之意与君等之意应专用于攻击崇拜偶像之徒。上帝与人类皆知吾人之武装盖为保护回教徒之用，吾人只为上帝之光荣而作战。君既采用吾人之信仰，则凡怨恨皆已消灭，凡过去之事皆已遗忘，将以和好继承嫌恶。盖信仰如同一种建物，其各部须互相支持，任在何处高揭旗帜，皆见有其亲友也。

“君言曾据博士中之模范、司教怯马鲁丁奥都刺合蛮之建言，曾为此种种准备。吾人甚盼因其仁慈之感化与诸正人之功绩，一切国家皆将尽从回教，俾其命数履行，而回教民族之散处者重新联合。吾人敢信其为此建设者，必有完成其工作之功能也。至若奉使者大断事官忽都不丁与阿塔毕巴海乌丁二人之使命，吾人业已闻悉其言。

“君谓设若审查证据，将见君之公正仁厚之行为。就中若宗教基金教堂旅舍之善为管理，巡礼人之保护等事，此皆属意欲久保其国的君主之美德。一正直之君王对于恶德从不宽宥，对于晋毁犯禁事物之人从不谴责。其惟应称颂者，盖为此种可赞赏而有功绩之举动；其堪褒赏而成立亲交者，即为是种行为。然君跻位过高，自无须他人之褒赏，纵有褒赏且皆不足以副君之行为，盖诸大君主之大光荣，即在以领地还诸君王。试一检君父之往行，塞尔柱克朝之诸算端暨其他君王，所信奉者虽非彼之宗教，然彼仍确认其主权，而未将彼等驱逐于其国外，则应使君不见有权利之被侵犯，不见有压制者不受惩治，俾君国家巩固。而在君在位时代，应有畏惧上帝之行为也。

“君命君之军队与君之长官，不许虐待旅人。此讯达此之时，吾人曾以相同之命令，送达刺合伯特、阿勒波、毕莱特、阿音塔卜等

处长官及诸州戍将。一俟吾人将来互缔条约，此种命令即见保证。

“至若捕而后释之乔装教师之间谍，与夫因嫌疑而捕杀教师数人之事，此盖君方首开其端，其衣行乞教师之服而来侦此国之形势者，为数甚夥。吾人曾捕数人，皆曾许其不死，并未搜查其乞丐服中所藏之物。

“君言吾人之修好，将发生世界之平和与人类之幸福。然当友谊门户开辟与倾向平和之时，无人拒绝亲善。其勒缰避免冲突者，实较优于伸手再谋和好之人，平和实为诸诫中之首诫也。

“至若君所为之一般准备，只能有益而无害，将使君所统治之诸国繁荣，发布命令有其必要，然应以条约为先。此种命令业由君之使臣转达，其所忆者与纸上所书无异。

“君引证之圣语‘派遣一使徒之前，吾人不先予惩罚’，用之不得其当。能得上帝之爱者不应如此，必须引证本教中诸先辈之业绩，与诸宗教首领之援助。

“吾人曾聆大断事官忽都不丁奉使之言，关于君之归依本教，以及君之公正仁慈行为者，皆与来书内容相符。吾人感谢上帝，吾人敢信君对上帝必甚感恩。上帝对于赞助回教者，曾以是语授其使徒曰：‘可告彼等。汝之皈依回教，忽对余谢，是盖上帝指导汝等归向正教。’见《可兰经》第四十九章第十七节

“使臣云，上帝所锡君者不少，勿须覬覦他人土地。设若吾人据此缔结一种协定，则此事可以成立。

“吾人兹答曰，凡事之根据于共同调协之上者，始能持久，而使融和友善。上帝与人类将见吾人卑辱吾人之敌，尊敬吾人之友，使无父兄亲属者获有无数友侣，盖宗教事业仅由设教人诸伴侣之合作始获履行也。设君欲修好结盟，灭除吾人共同之敌，而信任能为其援助者，君可自主为之。

“使臣又云，设吾人覬覦君之土地，则不应遣派军队抄掠君之

国土，盖其事只能损害回教徒也。吾人兹答曰，设君善待旅客，设君任诸回教君王和平保有其国，则灾难必止，不致流血。其最公正者，莫若禁人为者勿任己为，己所遗者勿求于人。弘吉刺台现在罗姆国中，此国既奉君以贡赋，然仍不免于杀戮，妇女被辱，儿童被俘，自由人被售卖。除残毁之外，凡事彼皆拒绝为之。

“使臣又言，设君不能取得此种敌对抄掠之中止。吾人可选一战场，而上帝将以胜利付与其所喜之人。吾人答曰，两军相见者不止一次，仅有君之逃死战士畏之，盖恐再战再败也。两军相见何时，只有上帝知之，无人可以前定。胜利盖属上帝欲其战胜之人，而不属于自信必胜者也。吾人非惶恐等待拯救之人，至若战胜之时，一如末时，到达皆出人意外。上帝援助有裨于其人民之人，而对于‘为善’，执有全能也。作于斋月(12月)。”见瓦撒夫书第一册，克刺温传，阿合马书并见世界史略。惟克刺温答书仅存其半，止于大断事官忽都不丁与阿塔毕一语，以下写本有佚文。

使臣得此答复还国，仍命侍从官两人以卫士送至国境，不许与国人交通见克刺温书。

第五章

阿鲁浑之始叛——其对于阿老瓦丁之追求——阿老瓦丁之死——阿鲁浑之抨击丞相苦思丁——阿鲁浑之要求——遣司教奥都刺合蛮往使埃及——宗王弘吉刺台之被害——遣军往讨阿鲁浑——阿鲁浑之败——谈判——阿鲁浑之被擒——其被释——阿合马之逃亡——其被拘——其死——奥都刺合蛮之奉使——其死——克刺温之诸战役

阿鲁浑因所部诸将之教唆，决定与阿合马争位，驻冬于报达州

中。时有哈刺乌纳思部万户军，先为阿八哈之亲卫军者，夏日驻于西牙忽黑，冬日驻报达州中，是为蒙古军之最勇健者。阿鲁浑曾命脱合察儿为此万户军总管，而以旗鼓赐之见瓦撒夫书第一册。脱合察儿之下，阿鲁浑弟乞合都、其从弟伯都(Baidou)二宗王与抄兀儿(Tchaoucour)、宗兀秃儿(Tchongoutour)、秃刺歹(Touladai)等将以及阿八哈诸旧臣皆隶焉，是皆忠于阿八哈之子者也见《史集》。

阿鲁浑命将阿老瓦丁之一切产业交付于其所委之人员，禁止阿老瓦丁之掾属征收税课。旋亲至报达，夺取诸征收员库存之帑金，且以追缴旧欠为名，拷捶诸人，强其献出巨金。失失博士孛罗帖木儿(Poulatamour)脱合察儿热烈襄赞此举。阿老瓦丁闻此恶耗，遽于1283年3月6日得风疾死，以其弟哈仑代其任见《史集》。瓦撒夫书对于阿鲁浑之苛敛事曾为论曰：“蒙古人有一可厌之缺点。其对于管理国家财政之人，不论何人，必须虐待。由是五十年之忠于其战者，一旦经一怨家或一嫉者之构陷，不得其善终。”同一书又赞阿老瓦丁云：“报达自经谟斯塔辛之乱以后，因此长官之正直与仁厚之治理，不久重见兴复。”《世界史略》(五七四页)云：“阿老瓦丁死于木甘，葬于帖卜利司。其人与其兄苦思丁，精于诗文，曾以波斯语撰塞尔柱克、花刺子模、亦思马因、蒙古诸朝之历史。本书多取材于是书。”《乐园》谓阿老瓦丁曾撰一书，名曰“兄弟之三位一体”(Tathlith ul - Akhvan)，述其忧患。

阿合马闻阿鲁浑之敌对计划，及其与宗王弘吉刺台秘密通谋之事，即遣一军镇守底牙儿别克儿。缘其即位之初，曾命弘吉刺台将一军驻守罗姆，复以阿八哈之妃秃黑台可敦妻之，兹恐报达之军与罗姆之军联合，故遣军防之。又命以勇健著名之谷儿只长官阿里纳克往召阿鲁浑来赴大会。阿鲁浑诱之使附于己。阿里纳克乃设词归报阿合马，言阿鲁浑因事不能入朝。然丞相苦思丁闻此二人缔约同谋，乃以入告。阿合马欲恩结阿里纳克之心，以其女速勒端忽绰黑(Soultan - Coutchouc)字之，并以教令晋其官位。

已而阿鲁浑遣朱失(Djouschi)入朝，进言于阿合马曰：伊儿汗

阿八哈时，因马只都木勒克之告发，颇怒苦思丁。苦思丁曾愿以其所有之财产土地献于其主，兹请遣丞相偕朱失来，俾能讯结此案。据云：“其人治理我父之国，从未报告其收支。此事亦应使之说明也。”阿鲁浑所欲者，不仅丞相之财产而已。当其父死亡之时，已有谣传。言丞相见马只都木勒克构陷阿老瓦丁甚力，欲救之并以自救，曾贿嘱阿八哈之近臣数人，进毒于其主。阿八哈死后，继以其弟蒙哥帖木儿之死，亦闻为丞相所害，尤足以证明谣传之实。阿鲁浑因此事及其他诸事，不能释恨于苦思丁。然阿合马答云，丞相因政务殷繁未能远离，且省中无人可以代之者，命朱失还告阿鲁浑见瓦撒夫书第一册。

及春，阿鲁浑赴伊刺克阿只迷，杖刺义城长官，以驴载之，送赴阿合马所。阿鲁浑需要财货，用以增加军队，以抗其叔阿合马，故不惜以种种方法取得之。有人进谗，谓呼罗珊丞相维只忽丁赞吉 (Vedjih - ud - din Zengui) 久管此州税课，私囊甚富。阿鲁浑拘其人，强其缴献五百秃满，始赐以荣袍，仍命其管理呼罗珊州事。阿鲁浑索丞相苦思丁甚力。两王因以结怨，内讧遂不可免见《史集》。

阿鲁浑以其父所封之呼罗珊一地未足，请阿合马以伊刺克、法儿思两地之汗有领地益其封。曾曰：“汝既因汝之权利及一致推戴，而据有我父之大位，应予以可能供给所部军队给养之土地。设汝以现属汗有领地之诸州付我伊刺克、法儿思两地在当时都属汗之私地，则彼此之间将无嫌隙之可言，否则我愿未达也。”阿合马答曰：“吾人因推爱，曾仍以呼罗珊授之。设其欲以他州益其封，可来赴大会。与之面议后，将不吝以地赐之。然若仍然违命，则将以兵往讨。”见瓦撒夫书第一册

阿合马接到其使臣賚来埃及算端克刺温之答书，1283年夏赴阿刺塔克，命司教奥都刺合蛮往使埃及，与此国缔结和约。

阿合马藉词开大会，召宗王弘吉刺台来见。弘吉刺台至阿刺

塔克,遣人以罗姆之珍异献阿鲁浑。阿鲁浑以猎猫钩案:即《元史》之文豹之颈圈二报之。兹二王交结之密,阿合马业已疑之。至是闻弘吉剌台与阿鲁浑合谋,收揽数将,欲于宴会之日拘捕阿合马。有同谋者告其事,至约定执行之日,质言之 1284 年 1 月 18 日晨,阿里纳克捕弘吉剌台,断其脊骨杀之。拷讯其同谋者,皆承其罪,越六日皆杀之。同时命底牙儿别克儿之驻军,捕报达州中阿鲁浑之诸将校及诸征收官吏见《史集》,系诸统将脱合察儿、抄兀儿、秃刺歹、伊勒赤(Iltehi)、阿拜(Abai 那颜速纳台之子)、朱失等送致帖卜利司。然宗王乞合都统将八的麻赤(Batmadji)及其他诸将皆逃呼罗珊。阿合马命罗耳阿塔毕亦速甫沙严守其境,并以兵来会。阿合马集重兵,其相日夜筹备战事。1 月 29 日,阿里纳克率前军万五千人先行。

阿鲁浑得使者还报,已而乞合都告以其所置伊刺克官吏被捕之事。遂征集呼罗珊、朶楞答而两地之军队,以其所夺取之帑金为犒赏,进至达蔑坚。闻阿里纳克师至可疾云附近,业已掠刺义,残破其所领之刺儿(Lar),尽虏其所部人,送致阿哲儿拜占。阿鲁浑怒甚,誓谋报复,分其军为三军,自领一军五千人,留失失博士在后守其辎重,命统将涅孚鲁思(Nevroux)亟以其哈刺乌纳思万户军来会。两军前锋遇于刺义、可疾云间之海勒村(Khail - buzurk)。阿里纳克捕阿鲁浑之谍者,醉以酒,使吐其军虚实,急以军进。5 月 4 日,遇敌于阿黑火者(Ac - khodja)平原。阿鲁浑兵少,然犹能自日中战至日暮见《史集》。其左翼败溃,然其右翼破阿里纳克之左翼,追逐至于可疾云附近,终以阿里纳克之军较众而不敌。乃自率三百骑退走飞鲁司忽,欲与哈刺乌纳思部合。回军再战,至日暮,其军无主,遂溃。已而哈刺乌纳思部至,不见阿鲁浑,亦退。此部战士不守纪律,所过之区皆遭虏掠。兹又掠达蔑坚及其附近诸地。阿鲁浑在退军中见阿合马所遣之使者至。使者言,阿合马未命阿

里纳克战,仅命其召王诣汗所,兹来劝其安心往见。阿鲁浑欲迁延时间,乃命那颜忽都鲁沙、烈杰赤(Lékézi)二人代往,言其归命见瓦撒夫书第一册。

阿合马与秃歹可敦(Toudai - khatoun)钩案:疑即秃黑台可敦结婚后,4月26日,即率蒙古军、回教军、阿美尼亚军、谷儿只军共八万骑,自木甘出发。阿鲁浑之二使谒之于前此作战之阿黑火者平原,转陈阿鲁浑之言曰:“我何敢以兵抗我之长王。我从无战斗之意。兹因阿里纳克夺取我之鞞耳朵与我所部之人,特来救之。阿里纳克以兵攻我,我不得不为防御。”

阿合马之诸将进谏,劝阿合马止兵,念阿鲁浑年幼,请宥其罪。时天时酷热,战马多死。然阿合马不从。有星者二人言,天象不利于战,阿合马怒斥之见《史集》。烈杰赤欲威胁之,乃告之曰,若不急与阿鲁浑议和,迨至其与哈刺乌纳思部合军时,恐已晚矣见瓦撒夫书第一册。

5月31日,阿鲁浑之子合赞(Gazan)与捏兀答儿斡兀勒(Négoudar Ogoul)钩案:此人疑即前此著录之涅古答儿,或者亦是尼兀答儿之子乌马儿(Omar)等,又自西模娘附近之速儿克(Surkhé)来请和。越三日,阿合马命宗王脱合帖木儿(Toga Timour)、速黑台(Souktaï)二人与统将不花、秃刺歹二人往告阿鲁浑曰:诚欲归命,应自来见。不花行前曾请阿合马驻兵不进,俾能从容言和。阿合马许停兵于水草丰肥之哈儿寒(Kharcan)此地在此地Bisttam与Aster - abad之间以待其归,其军自可疾云以来,沿途虏掠。前此达蔑坚未经哈刺乌纳思抄掠之地,兹皆悉受残害见《史集》。其地居民诉之于阿合马,阿合马复命之往见其相。其相答曰,处此时不能禁止军队之抄掠,否则恐军队之不满瓦撒夫书云:“迨于现在,此地所遭此役之害,尚未兴复。”案:瓦撒夫撰述之年,在此役后之三十年。6月6日阿合马至哈儿寒,宗王合赞归其父所见《史集》。

阿黑火者战后，阿里纳克闻阿鲁浑退走时，所部之军甚少，乃自率其本人之万户军往追，盖其曾许阿合马擒阿鲁浑以献也。阿鲁浑退至兀占(Goutchan)，不见其败军踪迹，缘其骑行甚急，败军在后未能赶上。至徒思城东北之怯刺特忽黑(Kelatcough)堡，堡已半毁。阿鲁浑率所部五百人入据之见瓦撒夫书第一册。时其诸将见其败，多投阿合马营。涅孚鲁思仍从之不去，劝其渡阿母河，征军来援，阿鲁浑不从。

越三日，阿里纳克率前锋至怯刺特忽黑堡。阿鲁浑独出堡召之，阿里纳克进前跪请曰其叔汗欲见之。阿鲁浑言其亦具此愿。阿里纳克乃献一白马，相偕入堡，反复劝告，请其归命。阿鲁浑遂同阿里纳克共诣阿合马营，6月29日至兀占见《史集》，瓦撒夫书第一册时阿合马已进驻此地也，引阿鲁浑自营之左门入，不即命之入汗帐，曝之烈日之下，汗流满面。其姊或妹脱欢(Togan)素爱阿鲁浑，怜之，以伞障之。久之，始命阿鲁浑妃博勒干可敦(Bolgan Khatoun)入。阿合马慰之，并赐卮酒，旋出帐猎于其营附近。归帐后，始命阿鲁浑入帐。阿鲁浑见汗，依蒙古礼跪伏请罪。阿合马抱之对泣，嗣告之曰：可仍保其呼罗珊封地，与其父在位时无异。然阿合马命不花之弟阿鲁黑(Arouc)以四千人监守阿鲁浑见瓦撒夫书第一册，盖阿合马未见其母忽推可敦以前，不欲正其罪也。阿里纳克劝其即夜除之，阿合马不许曰：“既无钱无兵，彼尚有何能为？”

阿合马甚宠其新妃秃歹可敦。既得阿鲁浑，遂于翌日还赴妃所，命阿里纳克监守阿鲁浑，以其军付诸宗王领之瓦撒夫书云，阿合马曾命统将阿里纳克于彼行后将阿鲁浑处死。统将不花藉词参加其友乞卜察克斡兀立(Kiptchac Ogoul)之婚礼，请留营不去。乞卜察克者，捌只哈撒儿(Djoutchi - Cassar)之后王也。

不花在阿八哈在位时，原事阿鲁浑。阿八哈即位，数征之，不得已离阿鲁浑去。至汗廷，阿合马厚待之，赐以旭烈兀之遗服一

袭。然至是阿合马又专任哈刺不花(Cara - Boucai)而疏不花。不花欲释阿鲁浑而废阿合马,以其谋私语统将数人,中有数人为不花之戚。不花告之曰,阿合马曾与其亲信诸人胡海(Hougai)、哈刺不花、阿里纳克、阿不干(Abougan)等定议,将在额司费刺因附近杀诸将。且曰:“应及时自救。阿合马且欲尽灭成吉思汗之后裔。盖其信任丞相,保护回教徒。其以谷儿只军属阿里纳克领之,而使其位于诸将之上者,乃欲尽灭蒙古人也。”见《史集》诸将与诸王术失合不、旭烈竹皆信其诬谤,乃与之同谋。诸王中推旭烈竹为长,诸将中推不花为长,定于是夜举事见瓦撒夫书第一册。

不花请哈刺不花、比牙黑(Biac)、阿里纳克宴饮。阿里纳克谢以下夜应由彼之怯薛(Kézik)番卫阿鲁浑,不能饮酒。术失合不愿代之番卫,阿里纳克乃赴宴,及日暮,已醉不知人。

不花偕三人入禁锢阿鲁浑之营中,时在7月4日星期二之夜中。命其一人阴唤阿鲁浑醒,告以不花至此为彼谋大计。阿鲁浑初甚惧,盖误以人欲杀之也,其人宣重誓,心始安,出帐偕不花等出营门。守者询以四人入何以五人出,诸人给以原五人,逐安然还不花营见《史集》。

阿鲁浑擐甲,偕不花至阿里纳克营,杀阿里纳克,并其卧帐醢之。卫士数人引弓欲射,不花呼曰:“迄今吾人服从阿合马。兹杀阿里纳克者,乃奉旭烈竹之命也。”诸卫士皆投兵伏地。阿鲁浑偕旭烈竹赴宗王亦撒儿(Yessar)营。亦撒儿已醉卧,乃并其从者杀之见瓦撒夫书第一册,捕哈刺不花、比牙黑、塔不亦(Taboui)等。翌日,杀其数人,余皆释之。

有人夤夜逃出,奔赴阿合马所告变。时阿合马已抵距额司费刺因四程(fersenks)之地见《史集》、瓦撒夫书第一册。从者宗王景庶、异密麦黑真(Mektchin)、阿黑不花、烈杰赤,闻变欲回讨叛者,旋闻诸要将皆被杀,叛者以全军来击,乃复还宿其妃秃歹可敦所驻之哈

勒不失(Calbousch)地方,旋取道忽木斯(Coumouss)钩案:应即前此著录之火木斯、伊刺克,赴射刺卜(Sérab)。案:其地为阿哲儿拜占之一镇市,处帖卜利司、阿儿德比勒之间,往投其母忽推可敦之斡耳朵。随从之诸将校、诸小国君主,在道中陆续弃之而逃。每至一站,随从愈减,丞相亦弃其随从,仅偕马夫一人逃札哲陵(Djadjérem)而走亦思法杭。瓦撒夫云:“诸人恐惶惊怖。所弃金银、宝石、锦衣、花缎盈路,如同沙石、树叶,怖甚无人敢拾。逃人掷其项耳所饰之珠宝于地,伏藏山谷岩洞之中。”

速浑察护送阿合马之宝藏,取道木思烈迷(Mosslémi),欲送至射刺卜。台住忽失赤(Taidjou Couschdji)、乞秃合忽鲁赤(Kitouga Couroudji)邀击之于道,夺其宝藏,送至木思烈迷见瓦撒夫书第一册。

诸宗王、诸斡迷刺(Oméras)等,遣两军往追阿合马,然后集于哈儿寒,共议推戴新君。7月10日,宗王景庶、旭烈竹莅会。会中分三派,不花主推戴阿鲁浑,阿鲁黑主推戴术失合不,伯黑塔(Bekta)则党于旭烈竹。伯黑塔以为旭烈竹为旭烈兀之子,应以子先孙。阿鲁黑与忽鲁迷失(Couroumisch)则以为术失合不封地大,而又为诸王长。不花曰:“可汗为大地之主。成吉思汗系之长(Aca),曾册命阿八哈嗣其父位。阿八哈死,大位应属其子。前此如按照继承次序嗣位,可不致发生此乱。”伯黑塔怒争,不花拔刀厉声曰:“我手持此刀之日,除阿鲁浑外他人不得为吾辈主。”有人以阿八哈之遗命询之腾吉思忽儿罕(Tenguiz Kourkan),腾吉思答曰:“我与辛图儿(Schingtour)闻遗命,先以位传之蒙哥帖木儿,然后传之阿鲁浑。”伯黑塔呼曰:“此言伪。汝在何处闻之?”至是阿鲁浑乃言其不欲大位,仅保其呼罗珊封地足矣。不花语之曰:“王何必延长乱事?现在尚非辩论之时,盖敌人尚未落吾辈之手。应先追擒之,然后在完者可敦及其他诸妃所集会,推戴新汗未晚。阿合马既欲害阿鲁浑,应使阿鲁浑率前军先行。”诸人皆赞成此议。由

是阿鲁浑与不花于7月11日首先出发,诸王以三军继之。

同月13日,阿合马至射鲁牙思(Schérouyaz),蒙古人名此地曰晃火儿乌阑(Councour Olang),不花之斡耳朵在其地,阿合马掠之,且欲屠不花之家属,为速浑察所谏止。翌日行,同月18日抵其斡耳朵,以乱事告其母,欲出亡打耳班见《史集》。忽推可敦以为宁留斡耳朵,尚可得此处诸将之助。然其事已为众人所共知,各人皆为自谋矣。越日哈刺不花钧案:前有一哈刺不花被捕,此处不应再有一哈刺不花。疑是后见之宗王哈刺不花、辛图儿入见,询阿合马何以不带随从及军队而仓卒归来。阿合马答曰:既擒阿鲁浑命人监守之,特来此筹备军中粮储。时乃丹(Naïtan)在帐外坐,闻此言,高声呼曰:“此言不实。有宗王十人、大将六十人已与阿鲁浑结合。阿合马逃亡至此,为国家与公共安宁计,应拘留之。”两将出帐,命卫士围守汗帐见瓦撒夫书第一册。辛图儿入告忽推可敦,言诸王已集会,命人来捕阿合马,捕者未至以前,不应使之出逃。忽推可敦乃命辛图儿以三百人守阿合马见《史集》。

不花命不烈(Bouré)赴速兀儿鲁(Sougourlouc),传命哈刺乌纳思部人,守阿合马将过之地。又命阿刺迷失忽失赤(Allamisch Couschdji)遣诸忽失赤(Couschdji)突厥语此言饲鸟人拘捕阿合马之一切随从。并通谕各地,言阿鲁浑将以五万户军至见瓦撒夫书第一册。

有顷,哈刺乌纳思部至。此部所过之处,皆恣剽掠。至此又掠斡耳朵,入妇女所居之帐,剥其衣服珍饰,诸帐之地毡、什物、金银、衣服、布帛被劫一空,且取忽推可敦之项饰、耳环、靴鞋,忽推、秃歹、额儿蔑尼诸可敦竟致裸露。依蒙古法令,在内訾中禁止虐待妇孺,此次概未遵守。哈刺乌纳思部人终拘阿合马,剥其衣,闭置帐中监守之。

阿鲁浑出发时,军中缺马。若待马与粮至,恐其敌逃。乃先率三百骑出发,至木思烈迷附近。哈刺不花与辛图儿率哈刺乌纳思

部人系阿合马至。依蒙古俗，胜者得奖品，即鼓掌呼“蔑里欲”（Mériou）。兹阿鲁浑见阿合马呼“蔑里欲”，诸将和之。乃于其地宴庆敌人捕获之事见瓦撒夫书第一册。

7月26日，阿鲁浑渡木儿（Moor）水。30日至玉思阿合赤（Yuz Agatch）附近之阿卜叔儿（Abschour）。

先是阿鲁浑命释拘禁于帖卜利司之诸将脱合察儿、昆竹寒（Coundjoucan）、秃刺歹等。至是，命其与弘吉刺台之旧臣共同鞠讯阿合马。诸人责阿合马，言弘吉刺台与阿八哈之诸旧臣奉其即位，乃彼负之，阿鲁浑不袭父位，仅保呼罗珊，乃彼反欲害之。阿合马亦自承其非。阿鲁浑与诸斡迷刺颇尊敬其母忽推可敦，欲宥之。然弘吉刺台之母与其诸子亲属等欲为弘吉刺台复仇，必欲其死。时阿鲁浑闻诸王旭烈竹、术思合不在合马丹聚兵之讯，乃于8月10日仿其杀弘吉刺台之法，断其脊骨杀之见《史集》，瓦撒夫书云：阿鲁浑有鉴于阿合马优柔寡断之致败，曾命弘吉刺台之二子帖木儿（Timour）、伊勒都思（Ildouz）请复父仇，由是断其脊骨杀之，葬于哈刺昆竹海（Cara-Coundjougai）。有史以来革命之速无逾此者，盖由阿合马轻率而致败。据《世界史略》（五七二页）云：阿合马被杀之日，为祝马达（Djomada）月之第二日，则为8月16日矣。

阿合马热信回教，遂致蒙古诸将之叛。先是去年阿合马遣司教奥都刺合蛮往使埃及，缔结和约，乃奉珠宝、布帛、锦帐为赠品以行。自阿刺塔克至帖卜利司，征各业巧匠随往。一月后，赴毛夕里，命报达送金一秃满至。旋至马儿丁。埃及算端克刺温使者来，促其速赴大马司，缘算端将返埃及也。奥都刺合蛮告以即行，惟请其善加待遇，勿依从前使臣之例强其夜行，算端许之。1284年1月，乃偕蒙古统将三答兀、马儿丁王相苦思丁谟罕默德（Schems-ud-din Mohammed）发自我儿丁见《世界史略》五六八页，随从之书记、律士、教师、马仆、卫士、僮奴约有五十人，别以蒙古军一队护

送。马儿丁王亦命本国之兵护送至额弗刺特河畔。奥都刺合蛮依蒙古贵人之风俗,以伞盖覆首见《克刺温传》,诺外利书。至哈朗,见埃及异密一人来迎,迎者应下马进吻其手者,乃仅于远处致敬而已。埃及算端克刺温因奥都刺合蛮随从之众,恐其炫惑本国臣民,所以命其阿勒波统将异密札马鲁丁阿忽失迎之,并告以勿须用鞑鞑护卫。奥都刺合蛮遣回护卫之后,札马鲁丁遂导使臣经行毕莱特道外之别一道,并禁其使用伞盖见《克刺温传》,《世界史略》。至额弗刺特河畔,马儿丁之护送军队欲归,札马鲁丁言算端欲其护送至阿勒波,乃渡河,营于河之右岸。晚餐毕,使臣欲宿于此,札马鲁丁促之上马。奥都刺合蛮欲待天明再行,札马鲁丁命其夜行。奥都刺合蛮怒曰:“虽杀我亦不夜行。”札马鲁丁曰:“不杀汝,惟强汝行而已。”奥都刺合蛮不得已从之行。未曙以前,改行僻道见《世界史略》。札马鲁丁命其随从之人,不得与外人相问答。奥都刺合蛮怒甚,然札马鲁丁俨若未睹。1284年1月7日夜抵阿勒波。其行踪甚秘,故无人知使臣之至见《克刺温传》。札马鲁丁奉算端命,犒赏马儿丁军而遣之归,应送使臣至大马司,只许夜行,时算端已归埃及矣见《世界史略》。使臣经行僻道,于3月2日抵大马司,居于子城。至是又重申与外国人交言之禁,只许聆外国人之言,不许作答。每日以千银币供给使臣之用,别以一千银币为逐日购买粮食果物之需。使臣应留大马司,而待算端克刺温之莅此。7月27日,算端发自开罗,至合匝,得阿合马死讯。8月26日至大马司,即召见使臣见《克刺温传》,时在夜中。玛麦里克军千五百人,衣红繡,冠金绣帽,系金带,各执火炬。奥都刺合蛮偕统将三答兀、马儿丁王相入见见《马克利纪书》第四篇。奥都刺合蛮衣乞丐教师服,人命其跪,拒不允,乃强之跪。算端不以正眼视之,惟自使臣之手接阿合马书。此书所题年月为六八二年第三月(1283年6月)。其书首言:“以宽厚慈悲的上帝之名,处可汗庇荫下,阿合马谕埃及算

端。”书用阿刺壁语，所言皆保障和平事，见《克刺温传》，此书原文见此传中，兹略。阿合马所赠物有大珠约六十粒、重两百 miscals 之黄宝石一块、红宝石若干。中有一石重二十二 drachmes。使臣致词毕，算端命之退。旋命使臣入，由算端致答词，复命之出。第三次召之入，询以数事。然后告以阿合马被杀、阿鲁浑即位之讯。使臣退出时，算端命迁使臣于别一寓所，仅供其所必需之物。宫内使导使臣入新居，检查其行李，取金银珍珠及其他贵重物品而去，中有奥都刺合蛮约值十万 drachmes 之珍珠念珠一串。旋将使臣禁锢。12月8日，奥都刺合蛮死。其后未久，释三答兀与其他随从诸人，惟马儿丁相苦思丁谟罕默德被禁于开罗，久之始释，授以官，遂留仕埃及见诺外利书，马克利纪书第四篇。

先是阿合马遣使埃及之时，埃及算端曾夺据边境之两大堡。其一堡为哈梯拔(Cattiba)堡，在阿米德州中，与黑儿黑儿(Kerker)之附近。克刺温见此堡难以力夺，欲以计取。1283年中闻此堡缺粮，命黑儿黑儿之驻军进围此堡。堡人请降，乃移毕莱特、阿音塔卜、勒万丹(Revandant)等地之军戍之。

别一堡为哈黑塔(Kakhta)堡，尤为险要。乃诱其戍兵，杀其守将，以堡献阿勒波长官。阿勒波长官遣将据之，赏献堡之人。此堡之得，埃及人侵入西里西亚遂有一良好根据点。

同年，克刺温命阿勒波长官遣军抄掠西里西亚。盖因二年前阿美尼亚人从蒙古军至此城，焚杀其回教大教堂，兹讨其罪也。遂以埃及军与大马司州军入西里西亚，进至阿牙司始退还，回军至亦思痕迭鲁纳隘口。阿美尼亚人邀击之，为埃及军所败，被追逐至特勒韩敦。埃及军复由此携其战获品而还本国见诺外利书。

第 六 卷

第一章 阿鲁浑

其即位——任命诸州长官——以不花为辅——以丞相苦思丁副不花——苦思丁之被疏与被处死刑——其子火者哈仑之死——忽必烈封册之至——不花之当权——其怨望之由来——法儿思领地事件——不花与诸王诸将数人之同谋——其谋之泄露——不花之被捕——其被杀——其家属之被处死刑——其弟阿鲁黑之被捕与被处死刑——毛夕里额儿比勒两地基督教与回教徒之为征收课税人员者之受虐待——宗王术失合不之被杀——财政长官札刺勒丁之被处死刑

阿合马被杀以后，诸可敦、诸宗王、诸斡迷刺等集会于玉思阿合赤附近之阿卜叔儿，一致推戴阿八哈长子阿鲁浑嗣汗位。阿鲁浑者，阿八哈之女奴名海迷失额格赤(Caimisch Ygadji)之所出也见《史集》。蒙古诸王之妾(Coumas)皆有额格赤之号，蒙古语犹言姐。阿鲁浑以诸可敦、诸斡迷刺、诸那颜推戴而彼未能拒绝事，通知其叔旭烈竹，盼其无以为怨，彼将请其共执大权，同谋国势之隆盛。旭烈竹不欲与之争位，乃入朝。阿鲁浑偕大会人员至忽儿班失刺(Courban Schira)，见瓦撒夫书，《史集》则谓在速克图封地(Yoit Souktou)宗王乞合都(Gaikhatou, Kikhatou)亦莅此，表示推戴之意见《史集》。1284年8月11日，星者择定之吉日也。旭烈竹与按八儿赤(Anbardji)在赫思忒水(Hescht - ur - roud)与忽儿班失刺间之蒙古诸王之一驻夏地名韩雄(Camssioun)地方，奉阿鲁浑即汗位见瓦撒夫书。案：赫思忒水发源于蔑刺哈北乌章(Odjan)山中，注入西皮德水(Sipid roud)，合流入里海。可参照Djih an numa 三八八页。忽儿班失刺为蒙古语地名。诸参加即位典礼之人，皆以带置项后，列拜，旋饮酒为新君祝寿。

诸王景庶、术失合不此二王是旭烈兀第二子出木哈儿之子，党于旭

烈竹而反对阿鲁浑者也。既见不能阻其即位，亦于其即位后之第三日入朝委质。

阿鲁浑杀忠于阿合马之旧臣数人。旋以教令慰抚其他旧臣，以安其心。

命宗王伯都旭烈兀第五子塔儿海(Targai)之子。钩案：本书《世系表》又作塔刺海(Taragai)，似以后一名为是辖报达，宗王术失合不辖底牙儿别克儿，宗王旭烈竹辖罗姆，其叔阿者(Adjai)旭烈兀之第八子辖谷儿只，其己子合赞辖呼罗珊、朶楞答而两地与刺义、火木斯两州，以宗王景庶与阿儿浑之子异密涅孚鲁思副之。未久，于9月18日以不花为丞相，命人散金于其身，俾金全覆其首而后已。

先是阿合马营变起，随从阿合马之人皆散。丞相苦思丁自札哲陵经沙漠逃入亦思法杭见《史集》。时此城之人尚未知变乱之事。诸蔑力案：蔑力(Melik)为阿刺壁语郡王之号，在蒙古时代则以名诸州长官、诸翰迷刺、诸法官以及城中之人，闻丞相至，出城奉币来迎。苦思丁仅留二三日见瓦撒夫书，复走罗耳。先是罗耳王亦速甫沙得阿合马命，命金军往讨阿鲁浑。惟亦速甫沙受阿八哈恩，意颇不欲讨伐其恩主之子。但其势弱，不能拒阿合马之命，乃遣骑兵二千、步兵一万往从。及阿合马亡，罗耳军离呼罗珊，取道塔拔思(Tabas)而还国，轻行沙磧多暍死见(Tarikh Gouzidé bab IV, fassel II)。亦速甫沙见阿鲁浑已即位，乃入朝。阿鲁浑厚待之。亦速甫沙遂为苦思丁代请宥罪见《世界史略》五七三页。先是苦思丁在亦思法杭闻阿鲁浑党欲捕之，仓卒出走库姆。其从者劝其走忽里谟子(Hormouz)而逃印度。然彼以不花为其旧好，冀得其庇，且安天命，遂决定诣阿鲁浑所。在道遇阿鲁浑所遣宣布大赦之使臣，使臣劝其往投，将受优待。9月22日，苦思丁至忽儿班失刺，先诣不花所，不花欢迎其至。翌日率之往谒阿鲁浑，阿鲁浑亦善待之。自是时始，奔走宫廷之人，遂又逢迎之。然苦思丁告诸人曰，自是以后，我仅愿为不花

之副。

第苦思丁亦未能久安其位。其在前代时所擢用之官吏，见其复职，颇疑忌。有檀合赤(Tamgadji)、法忽鲁丁(Fakhr - ud - din Mestoufi)、忽撒木丁(Hossam - ud - din Hadjib)诸人欲合谋倾之，遂间于不花曰：旧相信宠一固，将夺其权，其前此将阿儿浑等诸大臣置之散地，可以鉴也。不花为所动，乃进言于阿鲁浑，谓苦思丁既背其旧主阿八哈，颇难望其效忠于其子见《史集》。先是已有人数进谗，谓阿合马兴兵讨伐阿鲁浑之时，苦思丁运筹帷幄颇力，然阿鲁浑尚疑而未信。兹闻亲信者之言亦如是，乃命哈答海(Cadagai)、斡阔台(Ogotai)二人讯问其事见瓦撒夫书第一册。初，阿鲁浑命其以金二千两满付给课税司。苦思丁曾告不花，谓其未效他人埋藏现金，惟曾用以购置田土，每日得收入一千底那，兹未能以此巨款献出。哈答海等受命兼按此事见《史集》。依蒙古俗，系其手，使突厥人、波斯人责之曰：“汝为何剥削人民生计？”苦思丁答曰：“我之敌人谓我有疏失，我冀我主之宥，愿承有之。然加我以背旧主之罪，则我实无罪可承。”见瓦撒夫书第一册。遂杖之，仍不能以巨额献。10月16日，遂将其送致阿八哈城外阿八哈河畔，将其处死见《史集》。彼于死前，请具浴，偶检《可兰经》文一段，旋作遗嘱付其诸子，并作书致帖卜利司之诸司教云：“我曾卜诸《可兰》，见经文曰：其言上帝为吾人之主，而嗣后保其信仰而不变者，将见天使之降临，汝勿忧勿惧，将有天堂供汝之游乐云云。上帝在此可灭之世界中既常赞助其仆，而对之一无所拒。今又示以永劫不灭之生活，兹特以此喜讯告某某(其下著录四教师名)与现在无暇特别指明之其他诸著名司教。俾其知我已与此世断绝关系，盼其为我祈祷。”作书毕，泰然曰：“或宽或严，凡出自汝意者皆我所乐受，见瓦撒夫书第一册执行死刑之蒙古人执其手足，举而掷之三，旋以足踏之死，然后断其首，见《世界史略》五七三页。此西利亚史家云：此权势甚

重而玩蒙古帝国于掌上者之结局如此。其死也，波斯全国人皆同声惋惜。盖苦思丁多行善举，而为清廉正直之人所信任也瓦撒夫书赞云，其人在外国人统治时代，大有助于回教人民。

不花命异密阿里(Aly)至帖卜利司，籍没苦思丁之财产。其一子名牙喜牙(Yahia)者，在此城中被处死刑见《史集》。其后未久，统将阿鲁黑辅宗王伯都镇守伊刺克阿刺壁者，又杀其别子为此州监理官之火者哈仑(Khodja Haroun)。有马只都丁额梯儿(Madjd-ud-din Ethir)者，当时最富亦最仁厚之贵族中之一人也，曾诉阿鲁黑干没报达州之课税甚巨。阿鲁黑疑为火者哈仑所授意，并杀其人，而灭其口。然阿鲁黑实未奉杀此二人之命也见瓦撒夫书第一册。巴海乌丁哈仑(Bahai ud-din Haroun)撰有诗体与散文体之著作，熟悉音乐。阿八哈即位时，曾命之为亦思法杭州长官，管理伊刺克阿只迷地之大半。时年尚幼，而性暴烈，曾以严刑惩治其地人民不断之暴动。瓦撒夫曰：“由是遂将亦思法杭人好乱之性制服。有一言不合其旨者，即杀其人，甚至赤其族，不问是否罚当其罪。其以刀、以拷捶、以水、以铁抑以久拘所杀之人以千数计。人无问贵贱，皆不能自保。然其严刑曾将亦思法杭城之械斗消灭。缘此城之人常因两坊居民之不合，持兵互斗，死者常逾百人，夜行未有不遭盗劫者。自经其用重典以后，道不拾遗；耕者夜弃其耕具种子于田中，无人敢取；城内商人不以人守市肆归宿于家，亦不失一物。某人云，有夜巡卒取面包，而置银币二枚于商店，其付价实逾其值，然哈仑以屠钩吊杀其人。哈仑曾命其亲信之奴涅古伯(Nipouper)夜侦警巡人员是否尽职。涅古伯归报一人勤于职，一人卧，一人不在其所。翌日，哈仑命将此三人各杖七十一下。司教札马鲁丁(Djemal-ud-din)曾诘之，何以勤惰皆罚，哈仑答曰：勤者未诘涅古伯何以夜行，故罚。某日哈仑骑而出，随从甚盛。有人注目视之，哈仑询其故，此人噤不能答，哈仑怒以刀剜其两眼。”瓦撒夫又云：亦思法杭城之贵人某曾告彼云，哈仑死后，此城之人重复械斗，死者较之哈仑时代所杀之人反多七十余人。

阿塔毕亦速甫沙先是未久曾娶苦思丁之女为妇。阿鲁浑既杀苦思丁，遂遣亦速甫沙归。后未久死，遗二子，曰额弗刺西牙卜

(Efrassiyab)、曰阿哈马(Ahmed)。前一人为不花所庇,受册封,嗣为罗耳之阿塔毕,其弟阿哈马则留仕汗廷见 Tarikh Gouzidé bab IV, fassel II。

1286年2月24日,统将斡儿都海牙奉皇帝忽必烈之诏敕至自中国 钧案:《元史》卷十四至元二十三年十一月丁丑命塔义儿忽难(Tagatchar Khounan?)使阿儿浑。则是年冬有使至波斯矣,册封阿鲁浑为汗,嗣父位,授不花以中国丞相官号。由是阿鲁浑重行即位典礼见《史集》,以教令授不花以无限大权。除九大罪外,只能由汗亲自讯问 钧案:《元秘史》有“今后九次犯罪休要罚者”语。多桑此处疑有误解。凡伊儿汗之教令未经不花钤用朱印(altamgha)者不得执行。不花之命勿须汗之裁可。不花有才,善治理,颇持公正。然制乱严,而势权大,无君之名而有君之实,故人多忌之。因其得宠任,虽不敢公然抨击,然等待机会而谋倾之者,亦不乏其人也。

已而不花因数事而生怨望。其一事为法儿思领地事件。初,泄刺失之赛亦德族人名法忽鲁丁哈散(Fakhr - ud - din Hassan)者,在阿八哈时事阿鲁浑,曾数进言于阿鲁浑曰:“法儿思境内有不少田土,乃属其祖大断事官赛亦德射里甫丁(Seyid Schéref - ud - din)之产业,盖为继承低廉朝算端阿思都倒刺(Azd - ud - Dév - let)之女者也。然法儿思之阿塔毕阿布别克儿籍没此产业,而以属之课税所。”法忽鲁丁并出示阿思都倒刺之敕令,与诸法官绅耆所证明之文契,请阿鲁浑转求其父伊儿汗,而以此地益阿鲁浑之私封(indjou)。阿鲁浑请之于阿八哈,阿八哈许之,命使者一人偕法忽鲁丁往泄刺失移转其地。然谟罕默德贝(Mohammed Bey)与诸蒙古镇将皆庇征收课税官,不以其地交出,法忽鲁丁遂还阿鲁浑所。

及阿鲁浑即位,乃以教令命将法忽鲁丁之旧有产业交出。法忽鲁丁乃集法儿思之诸征收课税官之在斡耳朵者,命将此地与其数年之收入交出。不花曾进言于阿鲁浑曰:“泄刺失既属汗有,何

必将此私产与其他私产分别，另设长官治之而致耗费。”阿鲁浑不从其言，命其勿预法忽鲁丁所执行之事，亦无须预闻私产之事。同时命那颜脱合察儿总管全国私产。又命法忽鲁丁偕阿儿浑之子酉勒忽都鲁(Youb - coutloug)往泄刺失收管其地。二人既奉汗命，诸蔑力与诸法官皆不敢违。二人遂将法儿思州之村庄、田地、园林、力役、河渠、水磨划出四分之一，已而以六十万底那租之于扑买课税人，其中有百年以来因继承或其他方法获有之私人产业而被圈入者不少。法忽鲁丁至泄刺失，甫十八日即得疾死，酉勒忽都鲁命其子赛亦德忽都不丁(Seyid Coutb - ud - din)代竣其事。

不花因此事颇愤恚。其诸敌中有库希斯单长官塔刺海(Taragai)之子秃干(Tougan)者，阿鲁浑最亲信之人也。多机智，乘势独对，间不花于阿鲁浑曰：“不花之权太重，诸宗王、诸可敦、诸斡迷刺等皆受其制而不敢违，恐有异图。阿合马曾信任不花而不花背之。当时无权尚足以成大事；今日有财有兵，何事不可为？”阿鲁浑虽聆其言，然以其因嫉恨而作斯语，尚未信之。一日，不花、伯黑塔二人在阿刺塔克同饮于阿鲁浑所。二人醉，因事争斗。阿鲁浑不责伯黑塔，是又一不花怨望之原因。自是以后，脱合察儿与其所部遂开始抨击不花。不花自恃位高不与较，乃称疾不入朝，密与诸王旭烈竹、术失合不、哈刺不花、景庶、脱合帖木儿、合八儿真(Gabartchin)，诸异密阿鲁黑、忽鲁迷失、马出(Matchou)、秃黑鲁(Touglouc)、哈刺乌纳思(Caraounas)与谷儿只王的迷特里西思(Démétrius)等陆续结盟，使之从己，待时举大事。蒙古人之新年，宗王术失合不往贺元旦(Kiouteclamischi)于阿朗，密以其事告阿鲁浑见瓦撒夫书第一册。顾阿鲁浑信任不花甚切，不即信术失合不之言。术失合不乃出示不花与诸人所订之盟约(Moutchalga)。阿鲁浑怒曰：“我以不花位于诸将之上，而以管理全国军民之大权委之，竟负义至此。”乃命速勒丹亦答赤(Soultan Ydadji)、秃刺歹、秃干等

即夜率其所部军往库尔河畔不花营捕之。然不花先已闻讯渡河，欲逃依阿鲁浑妃完泽可敦(Oldjai Mhatoun)，完泽可敦拒不纳。乃投依其宫帐使赞吉(Zengui)所，秃刺歹、秃干进捕之，以献阿鲁浑。统将辛忽儿台(Singcourtai)责之曰：“汝欲日日易主欤？”不花辩其对于其主毫无异图，惟欲除其私敌速勒丹亦答赤、秃干二人而已。术失合不以盟约示之，不花见之晕绝。阿鲁浑命即杀之，引之出帐，至执行死刑之所。秃干以足蹴其胸曰：“汝欲为君？汝位在此！”术失合不跪请阿鲁浑，请许之断其首。时在1289年1月17日也。命诸军往掠其营。翌日，鞠讯其同谋诸人，皆杀之，中有波斯官吏五人见《史集》。并杀不花之四子与其诸同谋人之子，以诸人之妻女分赏将卒。命人刮诸人之尸，尽食其肉，不许收葬其骸见瓦撒夫书第二册。

不花之弟报达、美索波塔米亚、底牙儿别克儿诸州长官阿鲁黑时驻冬于木甘(Mougang)。阿鲁浑命别的迷失(Betmisch)往捕之。别的迷失至阿米德附近，集其地之蒙古军围捕阿鲁黑。阿鲁黑尚未知其兄被杀之讯，见兵至，挈其妻子避入克沙夫(Keschaf)小堡中。别的迷失命其出降，阿鲁黑答以无拒命之意，惟不明以兵来捕之故。别的迷失至堡下，告以其兄谋逆被杀，彼奉命来招之赴汗所。阿鲁黑乃出，以练笮之，送致斡耳朵。2月22日，并其亲属忽儿迷失(Courmisch)杀之见《世界史略》五八一页，以不花与阿鲁黑之首徇示绰干(Tchogan)桥上见瓦撒夫书第二册。至若赞吉，则以其为完泽可敦之人，以付此可敦处罪。完泽可敦曰：虽为己子亦不能同罪异罚。亦命人杀之见《史集》。谷儿只王的迷特里西者，以1272年袭其父锁思兰大卫德四世(Soslan David IV)之位，为谷儿只王。兹因其与不花同谋，杀之于库尔河畔见 Saint - Martin 所辑《阿美尼亚纪事》第二册一七一页之《斡儿帛良朝史》。应注意者：回教史家皆不屑于著录此事，阿鲁浑命以此国委付君临伊美烈梯(Imaireth)之谷

儿只王瓦失丹二世(Vachtang II)。由是谷儿只重复并为一国。瓦失丹者，纳怜大卫德(Narin David)之子也。

阿鲁浑宣谕诸州，谓不花不忠于其主，已并其妻子亲友同诛灭，以其财产分赏将卒。已而将凡与不花有同谋嫌疑之回教人与蒙古人，不予鞫讯皆杀之见瓦撒夫书第一册。

不花当权之时，其党皆位置于津要。不花既败，由是羨者、怨者与贪得其财者，皆群起攻击其党。兹举毛夕里之事以见一斑：其地课税司有橡属名阿不都木明(Abb - oul - moumin)者，曾诉阿鲁黑犯赃，强使阿鲁黑所位置之人员献金钱百万以赂己，而诸人转取偿于纳税人。阿鲁黑既败，阿鲁浑命别的迷失追诸人之赃入官。别的迷失命阿不都木明开具诸人应缴赃款之额，杀数人，余人皆受拷捶。时基督教徒名马思忽惕(Mass'oud)者，为毛夕里、额儿比勒两地之长官已数年矣。先是马思忽惕之父牙豁卜(Yacob)为大商，于1276年自忽必烈皇帝驻所还，同行者有畏吾儿人名阿失木忒(Aschmout)者，基督教之修士也，奉帝命使波斯牙豁卜行至呼罗珊死，阿失木忒率其诸子至阿八哈所。阿八哈以马思忽惕之长子为毛夕里、额儿比勒两地之长官，命阿失木忒辅之，共管州事。两年后，有波斯人名琶琶(Papa)者，控告马思忽惕治理不善，致使毛夕里州贫乏。阿八哈遣使往按其事。琶琶乃买嘱证人、法官，断马思忽惕为有罪，由是夺马思忽惕与阿失木忒之职，而以琶琶为毛夕里长官。1280年，阿失木忒与马思忽惕陈诉与阿八哈，言裁判之不公与法官之受贿。阿八哈遣其侄一人偕其婿往按其事。一月后，断琶琶为有罪，原审之诸法官亦自承受贿。遂杀琶琶，以其首徇示毛夕里城。其庇护琶琶之波斯贵人名札刺勒丁秃兰(Djélal - ud - din Touran)者，亦被处死。阿八哈仍命马思忽惕、阿失木忒二人主毛夕里、额儿比勒两州事。逾年，札刺勒丁秃兰之亲属控诉马思忽惕，谓其没入此波斯贵人遗产之金银宝石甚夥。马思忽惕遂

被捕，并受拷捶，被迫书写偿价五十万达里克(dariques)之文约。警吏挈之至毛夕里，俾献其金。然马思忽惕乘夜逃亡，其从兄弟一人因是被处死刑。又有毛夕里之回教徒一人，因助马思忽惕亦被拷死。先是数年前有曲儿忒之异密名阿不别克儿(Abou - Bekr)者，叛于山中。马思忽惕曾招抚之，至是亦偕其子与同伴八人被处死刑。

阿鲁浑即位，又第三次命马思忽惕为毛夕里长官，此城之基督教徒闻之甚喜。先是未久阿失木忒为札刺勒丁秃兰之诸子所暗杀。马思忽惕忠于不花，以为仅恃此权臣之庇足矣，故对于阿鲁浑之诸亲信皆未引以为援。阿鲁黑被捕之日，马思忽惕即被监视。及阿不都木明至，课税司信奉基督教之诸椽属皆受虐待。时马思忽惕病，未受拷捶，盖恐其死而不能发现其货财也。鞫讯之使者命其付给十秃满即释之。马思忽惕不特不与之金，反斥之。讯问之使者乃施拷捶，取其所欲之金，而于1289年4月4日，送致额儿比勒杀之。其子被拘禁，其弟得逃亡，惟藏匿其弟之乡民某在毛夕里被处死刑。有一基督教之青年某，人言其与回教女通，亦被杀，焚其尸，以其首徇示街市，经行基督教堂之门，辱骂基督教徒。课税司信奉回教之椽属并受相等之虐待。然阿不都木明得势亦未能久，毛夕里有书手名法刺只阿刺(Faradj - Allah)者，举发其罪，阿不都木明因被断处死刑见《世界史略》五六二页、五六三页、五七二页、五八二页。此史家云：“毛夕里居民在两月间所受之残害，非语言笔墨所能形容者也。”

阿鲁浑厚谢术失合不而遣之归其治所，已而闻此宗王对彼未具诚意，命阿儿哈孙(Arcassoun)率骑兵一队往捕之。阿儿哈孙追至额儿赞(Erzen)、蔑牙发儿斤间之忽蛮(Couman)河畔，遇术失合不。术失合不力拒得脱走。越三日，始被捕，送至阿鲁浑所，杀之。时在6月2日也。

财政长官西模娘人札刺勒丁(Djélal - ud - din)者,与不花同谋,幸有人为之解,始免死,惟禁其不再入汗廷。6月,以撒都倒刺(Sa'd - ud - dévlet)代其任。有人进谗于阿鲁浑曰:札刺勒丁言黜陟不公,不应以犹太人代其任。阿鲁浑怒,8月7日,杀札刺勒丁见《史集》。

第二章

犹太医师撒都倒刺之执政——其经历——其政事——一告发人之结局——法儿思之扑买课税人——忙哥帖木儿遣军侵入打耳班——涅孚鲁思之叛于呼罗珊——此叛人与宗王合赞之攻战——涅孚鲁思退走突厥斯单往依海都——其以援军重返呼罗珊——撒都倒刺之治绩——回教徒所传此人之企图——阿鲁浑之病——为求病愈所为之善举——诸幸臣与撒都倒刺之被杀——阿鲁浑之死——其建设——其嗜好方术——反对犹太教徒——军人摄政——乱——罗耳王额弗刺西牙卜之叛——先以汗位奉乞合都继以大位奉伯都——伯都之不受推戴——乞合都之至——埃及一军之侵入蒙古辖境——阿鲁浑与基督教徒之关系——畏吾儿修士把儿扫马之奉使罗马——教皇捏古刺四世致阿鲁浑书——吉那哇人不思迦莱尔之奉使——阿鲁浑致法兰西王菲力帛书——教皇捏古刺致英吉利王爱都哇儿书——教皇捏古刺重致阿鲁浑书——其致此蒙古汗之诸宗王妃主书

先是丞相苦思丁谟罕默德被杀,以西模娘人札刺勒丁代之。兹札刺勒丁被杀,又命一犹太医师别号撒都倒刺阿刺壁语犹言国福者代之。其人初为阿鲁浑之侍医,然常居报达。其他诸侍医以其同受赏赉而不扈从,曾言于阿鲁浑,谓其怠于职。阿鲁浑遂召之至,是为其得势之原因。其人多智,美容貌,有侍臣风度。常游蒙

古人与突厥人之门，通其语言。居报达既久，谙悉此州财政。一日汗有疾，撒都倒刺投以泻剂。疾愈，因有宠。阿鲁浑郁闷时，常与之言。撒都倒刺知汗喜货利，乃与言报达州中阿鲁黑诸征收课税官之滥费事，明证其公帑尽入不花与其弟阿鲁黑之私囊，其邸财宝充满。并言此长官之扰民事，谓其曾拆毁报达城中之道院旅舍数所，教堂一所，以其材供其邸与其部下房舍建筑之用。阿鲁浑乃命撒都倒刺偕斡儿都海牙、伯颜速古儿赤(Bayan Secourdji)同往报达征其课税，并勾考册籍。三人以1287年终至报达。撒都倒刺开始征收税课，因得斡儿都海牙之庇，阿鲁黑不敢阻之。且持有教令，不许他人干涉。遂聚旧欠新征，未久得巨款以献。阿鲁浑喜，赐以卮酒，并荣袍一袭，命之为报达税课稽核使。撒都倒刺偕斡儿都海牙还报达，未久又因关税与其他收入之增，所得之额较前次为巨。1288年7月，斡儿都海牙送计至晃火儿乌兰驻夏之所，誉撒都倒刺之勤能清廉于阿鲁浑。谓其在一州之中，能于短期之间得此巨额。如能命其理全国之财，其利更溥。伊儿汗对于斡儿都海牙素信任，兹从其言，命撒都倒刺主全国理财事见瓦撒夫书第二册。

撒都倒刺既执政，遂命其亲属扑买各地之税课，以伊刺克阿刺壁之税课属其弟法忽鲁倒刺(Fakhr - ud - dévlet)，以底牙儿别克儿、底牙儿刺比牙两地之税课属其别弟额木倒刺(Emn - ud - dévlet)，以法儿思税课属苦速倒刺(Schems - ud - dévet)，以帖卜利司之税课属其从弟医师阿不满速儿(Abou - Manssour)，以阿哲儿拜占之税课属之烈毕德(Lébid ibn Abi - rabi)。仅有呼罗珊、罗姆两地，因其为阿鲁浑二子合赞乞合都之封地，未能安置私人(世界史略)(五八八页)云：“阿鲁浑恶信奉回教之椽属舞弊作奸。当其以撒都倒刺总管全国财务时，命其不复再用回教徒，仅用基督教徒与犹太教徒。撒都倒刺乃以其弟主报达州事，又以毛夕里、马儿丁与底牙儿别克儿全境命其别弟主之，以塔只乌丁(Tadj - ud - din Ibn Moc a)辅之。诸人至其地时，有曲儿忒异

密名木八里思贝(Mobariz-Bey)者,原为额儿比勒州之长官而被黜。恐诸人陷害,乃走斡耳朵求庇护。诸人构之甚力,阿鲁浑遂决意欲杀之。先遣人往逮其子弟僮仆,拟聚而族之。有妇人即夜以其事告此曲儿忒异密,其人急逃。先使者至,挈其家族避走山中。及兵至,已当冬令,山中雪深,蒙古人不能入山逮其人,遂返至平原,杀掠曲儿忒农民,焚其房屋。其尤为残暴者,为山居信奉基督教之加失(Kiaschis)部人。此部人恨回教徒,乃附蒙古人,杀男子而虏妇孺,夺其粮食,焚其未掠之物而去。阿刺壁人因是怨基督教徒,以为无此山居部落,蒙古人不致攻击曲儿忒人。盖其时蒙古人多改从回教,无其首领之命,决不扰害回教徒也。及夏,蒙古人离毛夕里额儿比勒。山中之曲儿忒人多下山,平原居民皆逃入城堡,额儿比勒之居民则避入子城,曲儿忒人围攻十七日而不能下。曾有富浪人二百至毛夕里。曲儿忒人以为救兵至,乃解围去。先是阿鲁浑欲以富浪人攻埃及,命富浪人二百在巴比勒(Babil)登舟,沿流下,至弼斯啰入波斯湾。别命富浪人七百,从陆道进。时此七百富浪人尚驻冬于报达。富浪人在报达之事有可记者,后再述之。从水道进之二百富浪人,则抵于毛夕里,因解曲儿忒人之围。吾人引证《世界史略》此段记载者,盖因其详述蒙古人保护基督教徒,基督教徒因与回教徒交怨。而诸地致乱事,复因其著录此次富浪人之奇特的远征也。不幸此书后此对于此事别无所记。顾其畏辛图儿、脱合察儿、撒马合儿、坤竹克巴勒(Coundjoucbal)等诸将之干涉,欲引一人为援,乃以任重事繁。请于阿鲁浑,命斡儿都海牙共主其事,又命朱失、忽章(Coudjan)二人为副。授朱失为泄刺失之军事总管。忽章为帖卜利司之军事总管。诸将由是失权,凡有所请,必须向撒都倒刺等为之见《史集》。斡儿都海牙等非得撒都倒刺之同意,不得径呈于汗。惟撒都倒刺之决事,无须咨询他人。

撒都倒刺革除若干弊政,曾命依回教法律判断诉讼,禁止军将阻挠判决之执行,并命其保护弱者与无罪之人。从前供给物品于诸贵显之商人,常因将士之庇护,需索驿马供应而扰民,兹概禁绝之。又进言于汗,以为公帑耗散与诸州贫乏之要因,乃在遣使征求

税课,而使臣需索驿马供应扰民所致。应由文武官吏按期送税课至汗所。阿鲁浑乃用教令严为禁断。撒都倒刺增加宗教基金,延揽学者文士,奖励其著作,所以赞扬其德之诗文甚多。撒都倒刺曾仿溥益朝(Pouyides)之诸王,以倒刺(Dévlet)之称缀于其别号之后见瓦撒夫书第二册。

撒都倒刺执政之时,故相苦思丁之子马合谋(Mahmoud)、阿里(Aly)二人,曾诉其穷乏于阿鲁浑。阿鲁浑命将前所籍没伊刺克阿刺壁境内其父之财产发还一部,以贍之。阿里奉其母往其地接收发还之财产。然此州管理财产之官吏上言,如将财产发还,征收课税所之收入将为大减。阿鲁浑惜其财,乃命尽杀苦思丁之诸子。其被杀者四人,仅其第五子得逃免。苦思丁之孙马合某(Mahmoud)因得二蒙古官之庇,谓汗命杀者为其子未指其孙,故亦得免见《史集》。

埃及人法刺只阿刺既举发阿不都木明之罪而致之死,自以为得计,遂又赴汗廷告发同知底牙儿别克儿州事之塔只乌丁,谓其干没金币四十万。顾掌州事者为撒都倒刺之弟。撒都倒刺惧,欲抚摩法刺只阿刺,乃遣人示意,谓其所告者虽为同知州事者,然关涉其长官处较多。法刺只阿刺原不愿得罪撒都倒刺,由是甚窘,顾又不敢自承其诬告,而被斡耳朵之法官处以死刑。有人遂劝其具状,言其因酒醉而为告发,塔只乌丁与其长官实为廉正无私之人,并告以撒都倒刺将为保其富贵。法刺只阿刺乃具状。撒都倒刺持状以示阿鲁浑,询以对于此诬告人应如何处治。阿鲁浑言应处之死,撒都倒刺即杀之。嗣又言其人在毛夕里尚有党羽二人行为尤恶,阿鲁浑亦命杀之。

《世界史略》云:“杀此人后数日,遣异密马梯额(Mathieu)自斡耳朵赴毛夕里征取此城税课。马梯额为人长厚,颇庇护基督教徒。毛夕里人颇恨基督教徒,见马梯额至,群赴其宅杀之,时在1290年

7月也。马梯额诸子奔诉斡耳朵。阿鲁浑命其往捕凶徒，并罚此城金十秃满。遂捕凶手七八人杀之。”见《世界史略》五九〇页

1289年，命统将朱失偕速浑察之子撒儿班(Sarbau)往征法儿思之税课。次年二人复莅其地。有西鲁斯单(Siroustan)人札刺勒丁(Djelal-un-din)者，与二人约，许于税课定额之外，别献四百秃满。其已扑买课税之人，则许献五百秃满，惟须将札刺勒丁系付彼等，朱失等从之。及此二人再至其地，索取此款，诸扑买人不能如约以献，遂杀诸扑买人而释札刺勒丁。

1290年3月26日，阿鲁浑闻别里哥之继承人忙哥帖木儿已由打耳班侵入其境之讯，率军往御。4月27日至沙别阑(Schabaran)。然脱合察儿、坤竹克巴勒、脱黑鲁哲(Togrouldje)等所将之前锋，已于月之19日遇敌万人于哈刺速(Carasou)河，败之，杀三百人，得俘虏若干。

先是波斯长官阿儿浑于1278年死于徒思城附近。其子涅孚鲁思事阿鲁浑子合赞，而为其副。时合赞之封地为呼罗珊、朶楞答而两地也。涅孚鲁思虽为阿鲁浑患难中相从之人，然曾与不花同谋，见不花等被杀，恐及己，谋自保。会有敌兵近阿母河之讯，乃以检阅其所部兵为名，别合赞而赴马鲁。然仍留其妻秃坚朮(Tougandjouc 阿八哈女)、其母撒儿迷失(Sermisch)、其两弟斡儿歹合赞(Ordai-Gazan)、纳邻哈赤(Narin Hadji)于合赞所。1289年春，合赞因牧马而营于撒刺哈夕(Sarakhs)附近之草原，数召涅孚鲁思至，辄以足疾辞。涅孚鲁思终以与不花同谋而不自安，乃聚其所部诸千户、百户、将卒、卫士(Khassékis)等而告之曰：合赞实奉汗命欲杀彼与诸将，盖以彼等为不花之党也。宗王景庶为其妹夫，时营于也里附近。涅孚鲁思亦以此语告之，诱其畏罪而从己。同时涅孚鲁思之亲属，亦以其嫁女为名离合赞所。

3月杪，合赞赴徒思，遣使者往召涅孚鲁思，约其会于克失甫

(Keschf)河畔。涅孚鲁思知使者曾奉合赞命往汗所，新自汗所归，乃拷问使者，询以汗对已作何语。使者不能对。欲杀之，为母妻所阻止，然拘留使者不放还，而举兵叛，进袭克失甫河畔合赞营。有合赞统将三人结帐于河畔，涅孚鲁思以为合赞帐，围袭之，擒三将纵掠帐中物。合赞营于其地附近，闻讯急走禡楞答而。盖涅孚鲁思曾致书其党，声言宗王景庶、旭烈竹从己，故合赞欲往逮旭烈竹也。越五日，合赞至禡楞答而，集此州军，赴旭烈竹所。旭烈竹不及逃，遂被逮，然毅然否认与涅孚鲁思通谋。阿鲁浑送之至汗所。10月7日，阿鲁浑命送至达蔑坚，并亦失木忒之子宗王哈刺不花(Cara - Boucai)杀之，缘亦有人诉哈刺不花与涅孚鲁思同谋也。

忙哥帖木儿退军后，5月初，阿鲁浑命脱合察儿往援合赞。越八日，遣使者二人赴呼罗珊，以此州课赋散赏防守此州之军队。然合赞已以军往讨叛徒。七日行八十程。5月8日师次莱干(Raigan)其地在徒思区中，约广十二程，宽五程(Djihan numa 三一九页)平原遇敌。然其军溃，合赞不能收散兵，乃率残军退哈勒不失(Kalbousch)而待父命。

涅孚鲁思获胜前二日，阿刺术(Aladjou)率哈刺乌纳思部马可波罗(Marco Polo)曾著录有此哈刺乌纳思部人，谓其为盗贼，奉戴一王，抄掠起儿漫一地。“无论人畜，遇之无得免者。虏卖壮丁，杀害老弱。我曾遇之，幸距一堡不远，得及时逃匿于其中。然我之随从数人被虏，一部分被卖。一部被杀。”(见所撰行纪 Bergeron 本第一卷第二十二页)马可波罗又言，此哈刺乌纳思部曾从察合台孙捏忽答儿(Nugodar)西征。捏忽答儿率领最恶暴者万人，经过巴达哈伤(Badakh schan)、迦叶弥儿(Caschmir)侵入印度，取也速丁(Yz - ud - din)算端之都城底里(见行纪 Marsden 本第一卷第十四章八十六页)袭掠乞刺忒(Kelat)附近涅孚鲁思之辎重。涅孚鲁思引军追击。然哈刺乌纳思部掠后不复遵其将之命，多降涅孚鲁思，余人则返其驻地。阿刺术乃归合赞所。合赞留哈勒不失四十日。宗王伯都与

纳邻阿哈(Narin Aca)以伊刺克、阿哲儿拜占两地之援军至,合赞进率此军进向哈不杉。

涅孚鲁思进军至察儿马干(Tcharmagan),以所率之军少,不足战,遂退。合赞引军追蹶其后,自占姆(Djam)至也里,见涅孚鲁思所弃牲畜遍地,半为其军所自有,半为掠之于本州之阿刺壁人与突厥蛮人者也。涅孚鲁思仅偕少数人向塞卜色瓦儿逃,于酷暑中渡沙碛。合赞军不能进,遂驻夏于昔儿忽黑,旋驻冬于你沙不儿。1290年夏,军食不继,命宗王伯都引军还,自率所部往讨抄掠竹维因一带之哈刺乌纳思部人。已而又有哈刺乌纳思别部叛于撒刺哈夕,又进讨之。

涅孚鲁思从巴达哈伤至突厥斯单,往依海都,告以叛逃之故,言其无罪,并曰:“弈棋中应使卒行,始成为将。”海都曰:“既无罪,安用逃?”涅孚鲁思答曰:“正人不得不效故事中之狐,奔走自救。有豺询其故,狐答曰,国王适猎野驴。豺曰:‘汝非野驴何必逃?’狐曰:‘俟其见我非野驴之时,我将负伤矣。’”海都笑,厚待之。涅孚鲁思之父阿儿浑统治呼罗珊垂三十年,权大,奢侈拟王者。涅孚鲁思袭其财与势,故秉性骄傲,海都诸臣皆恶之,常凌辱之。已而海都命宗王阿不干(Abougan)、月即伯帖木儿(Euzbec - Timour)以三万人助涅孚鲁思,并许其遣调驻守阿母河一带及射布儿干(Schebourgan)钩案:此地前作泰布儿干等处之兵。

呼罗珊之人闻此军至,大震恐。合赞进屯徒思附近,然以敌军人数众,乃退走匝迭干(Zadegan),以集诸军。敌军追逐至于比司塔姆始退走。然涅孚鲁思所引致之此军,曾在呼罗珊大肆其前所未闻之掠杀见《史集》。瓦撒夫书云,其地畏涅孚鲁思之甚。人见牲畜奔走饮水,即曰:“应是瞥见涅孚鲁思之像貌也。”

阿鲁浑完全信任撒都倒刺,故以政委之。撒都倒刺在其当政之两年中,曾以敏捷之方法与坚决之意志,清除历年积弊,帑中之

存金遂积有金千秃满，由是其权势日增。虽任务繁重，阿鲁浑一日不见之则不欢也。

然其曾因事结怨于秃干。1289年10月，阿鲁浑命秃干以军至呼罗珊平涅孚鲁思之乱。及军至，涅孚鲁思已退走。秃干遂还汗廷。撒都倒刺曾授意博士某劾秃干违驿令(Cara - tamga)钩案：疑即《元史》之海青符。多取驿马，按验得实，遂杖秃干十七。秃干由是怨撒都倒刺，肆诬谤，结合诸失势之蒙古贵人统将等同谋倾之。

有人谓撒都倒刺欲劝其主建立新宗教，欲访摩诃末以刀传教。瓦撒夫曾记录丞相撒都只罕(Sadr - Djihan)之语曰：“一日见撒都倒刺于道上，我延其下骑与之言。彼曾以一建言书示我，其内容大致谓：地上常应有一统治其时代之人，其事由星宿之会合而表示之。其人为维持人类之秩序，有存在之必要。其人应时代与民族之需要，或以平和方法，或以威力恐怖，创设新宗教之法规。顾伊儿汗即具有此天使之资格云云。此书下有教长数人署名，并以箴言证明此说之真。就中有一教长曾书‘人民从其君主之宗教’一语。撒都倒刺求我署名，我曾谢之。”

又有人谓阿鲁浑与撒都倒刺欲改黑石殿(Ca'aba)为偶像祠，强使回教徒变为偶像教徒。撒都倒刺曾筹备兵侵默伽之举，同时并以呼罗珊富贵闻人二百人之名单一纸付眼科医师火者捏只不丁(Khodja Nedjib - ud - din)，命往其地按名捕杀诸人。又命泄刺失长官犹太人苦速倒刺谋除此城之教师与贵人十七人。阿鲁浑初即位时，因微过而杀之人约有百人，人谓其出于撒都倒刺之唆使。缘阿鲁浑性甚慈，一日宴会见杀羊甚多尚有不忍之色，则其杀人必非己意见瓦撒夫书第二册。观此史家所集诸说，要是回教徒见一犹太人执政心有未平而散布此说以诬之。

阿鲁浑颇敬博士钩案：波斯语(Bakhschi)之称，固出于汉语之博士，然其用甚泛，致使元人不解其意而译其音曰八合失。此处之博士盖指方士，信

其方术。有来自印度之刺麻教博士某者，自言有长寿秘术，曾用硫磺、水银合药以进。阿鲁浑服此药者八阅月，旋依诸博士言，退居帖卜利司之子城四十日，不问外事。左右仅有斡耳朵海牙、撒都倒刺忽章与刺麻方士数人随侍，日夜不离。及期满，赴阿朗驻冬，遂得疾。诸医治之，甫愈。有博士某者又以药三杯进。复病，继以麻痹，诸医束手。越二月，诸臣求其麻痹之故。有人言珊蛮曾以火灼骨，谓因巫蛊所致。阿鲁浑诸妇中有名秃黑察 (Touctchac) 者，术失合不妹之女也，人谓施巫蛊者即此人见《史集》。逮讯之，施以拷捶。秃黑察言欲博阿鲁浑之宠，曾用术以诱惑之。命其出示其诱惑之物，仅于其上书写数字而已。1291年1月19日，遂将其与妇女数人并沉于水见瓦撒夫书第二册，《史集》。

撒都倒刺见阿鲁浑病，颇引以为忧。盖其逆知阿鲁浑若死，彼将不保也。乃与诸幸臣谋，求天愈其疾。大施财帛，释放罪囚。逾一月，见病愈重，复又广为慈善之举。一日致书七十封于诸官吏，命其救济穷苦无告之人，开释囚徒。并在报达豁免欠课三万底那，散给泄刺失之教士与贫民一万底那，在其他各处所散施者称是，禁止诸可敦、宗王、妃主等之亲属侵蚀此种散施之金。

当欲开狱放囚之时，调查应释之政治犯，始悉亦失木忒之子宗王哈刺不花前此被禁于吉儿都怯者，已与宗王旭烈竹同被杀于达蔑坚。并悉因速勒丹亦答赤传命而被杀者，尚有宗王十三人。诸珊蛮谓汗之致疾乃因诸王之死所致见瓦撒夫书第二册。阿鲁浑疾愈增剧，诸统将秃合察儿、坤竹克巴勒、伊勒赤歹 (Iltchidai)、秃合勒 (Tougal) 等互结盟，谋除其敌，以报私仇，共劾速勒丹亦答赤未奉汗命，历将宗王旭烈竹、哈刺不花之诸幼子与秃黑察可敦处死。速勒丹亦答赤谓彼仅执行汗命，按问者乃命斡耳朵海牙面询其事于阿鲁浑，始知阿鲁浑对于此事一无所知。速勒丹亦答赤曰：“汗已多时不能言，缘何知之？”诸将曰：“既然如是，则未命所许害诸王。

汗之得疾，乃汝所致。”3月4日，杀速勒丹赤答赤见《史集》。阿鲁浑疾大渐，仅许朱失、撒都倒刺二人入其室。撒都倒刺密遣使至王子合赞所，促之速来取大位。盖其冀合赞在其父死前至，庶免被敌杀。然诸将之结盟者，见禁止他人入汗室，知汗已垂危，乃决定即除汗之诸幸臣。脱合察儿延朱失、斡耳朵海牙赴宴，即席杀之。秃干杀斡耳朵海牙弟忽章于阿鲁浑妃乌鲁黑可敦(Ourouk Khatoun)之斡耳朵中。2月29日，秃合勒与阿里纳克之子忽鲁迷失速撒都倒刺，送至脱合察儿营，翌日断其首。阿鲁浑不见其亲信者在侧，询其故，诸人设词以对。然阿鲁浑已揣其被杀见瓦撒夫书第二册。

3月7日，阿鲁浑死于八赤阿朗(Bagtche - Arran)，计自得疾至是已五月矣《史集》谓其敏慧而温和，惟易致怒。《回教王朝史》(第二册)则云：“阿鲁浑残暴无学识，勇敢驍健。三马并列，能跃登第三马。”葬之于昔札思(Sidjas)山中，蒙古人名其山曰Avizé。其禁卫之诸什长奉祭三日见瓦撒夫书第二册。昔札思山在蒙古人所称为晃火儿乌阑草原之南，盖因昔札思城而得名。其城先已为蒙古人所毁。蒙古人依国俗，不以阿鲁浑之葬所示人。然后来曾发现之，曾于其地建墓堂一所，礼拜堂一所。阿八哈昔曾在此水草丰肥之地建有离宫一所(Djihan - numa P.297)。

阿鲁浑曾在帖卜利司西申卜(Schenb)之地建有离宫两所。两宫之间建设一城，而名之曰阿鲁浑尼牙(Argouniyé)。别于射鲁牙思附近蒙古人所名晃火儿乌阑(犹言牧驛之地)之草原，建设一城，后在完者都(Oeldjaitou)在位时代落成，而名之曰孙丹尼牙(Sultaniye)钩案：此名犹言算端城。此从《元史·西北地附录》译名。阿鲁浑所建诣宫亭中，著名者有秃马温山下刺儿(Lar)夏宫中之阿鲁浑亭。

然其最嗜者要为方术，东方方士多莅其所。虽耗巨金，阿鲁浑从不罪之，仍以金供其试验。一日诸方士在阿鲁浑所辩论造化之秘密。辩毕退出后，阿鲁浑语著名学者泄刺失人忽都不丁(Coutb - ud - din)博士曰：“汝为学者。汝以我为突厥人，必受此辈之愚。

其实我常思使此辈长眠，顾方术必为一实在学术，必有一人知之。若不善待此辈无识之人，而致之死，此真正学者将不敢来见。”然在不少无益的试验以后，阿鲁浑亦疑此种所谓学术之非真（史集）云：此辈方士耗巨金而为提炼、蒸升、溶解、参合、精溜、蒸溜、销之成蜡质，腐朽之、榨取之、使之发酵。翻之、覆之、滤之、调之、润之。

阿鲁浑死讯得悉之时，其驻所之士卒剽掠其地回教人与犹太人之家宅，掘其帐下之地而求藏金，并散布于附近各地，夺取所见之物。回教徒闻撒都倒刺之死，大悦。全国中之犹太人遂受残忍之虐待，报达一城，其财产皆被劫掠，最富之犹太人百人因以致贫见瓦撒夫书第二册。（世界史略）（五九二页）云：“自阿刺壁人在亚洲发展其国势以后，犹太人从来未跻高位，多执织工、染工、鞋工等业。较高者或微有资财者，则在回教徒不屑于营业之地为医师或书手。顾至蒙古人入主西亚以后，从来不知尊重材技功能，亦不以世家阀阅任城乡之官，在奴隶与自由人间，不予判别。对于回教徒、基督教徒或犹太教徒亦然。其治一切民族，皆以同一牧杖取之。任何人以赠物献者，即可得其所欲之官职。至官之大小，其人是否胜任，一概不问。惟须其人时常诏谏绝对服从而已。”“撒都倒刺独执政务，不附斡耳朵中之贵人，阻其取与，轻视诸异密、诸统将与诸贵幸。世人只知宫廷中能为祸福者仅有此犹太人，是以世界各地之犹太人来依撒都倒刺者为数甚众，咸谓上帝以此人付与犹太民族者，盖为拯救此民族也。及阿鲁浑得疾，撒都倒刺甚忧恐，曾竭力而求其疾之愈。斡耳朵中之诸异密与诸贵人曾受此犹太人之轻蔑者，见阿鲁浑之无救，遂群起抨击此犹太人，谓阿鲁浑之疾，盖因撒都倒刺之弊政所致。阿鲁浑死，遂杀撒都倒刺。旋遣使诸州，逮其兄弟亲属，籍没其财产子女奴婢。此辈犹太人之幸而未被杀者，仍返其原始微贱地位。此时代虐待犹太民族之情形，非笔墨所能形容者。报达一城，诸回教徒持兵攻击犹太人所居之区，欲抄掠之。然被犹太人所攻却，双方伤亡为数甚众。”

辛图儿、脱合察儿、伯黑塔等在新君未立以前，任命诸州长官以维秩序。然全国仍不免于乱，其在职官吏拒不服从。罗耳君长额弗刺西牙卜以为蒙古人之统治已届末日，而波斯之王位将属于

首先夺取此位之回教君长，乃于是年之5月起兵，进据亦思法杭。摄政诸人命秃刺歹率万户军往讨，并命亦思法杭、泄刺失两州之蒙古军与回教军随征。秃刺歹军近亦思法杭，额弗刺西牙卜之守将逃。蒙古军进躡耶司德城，额弗刺西牙卜逃避满札失特堡，罗耳一地遂被残破见瓦撒夫书第三册。

阿鲁浑死后之五日，诸将遣驭马使豁班(Coban)赴呼罗珊告丧于合赞。翌日，又遣拜滩(Baitan)赴报达、伯都所，烈杰赤赴罗姆乞合都所。

烈杰赤之赴报达，不仅报丧，且以汗位奉乞合都，并促其至。然诸将遣烈杰赤行后，又中悔。脱合察儿曾言乞合都如嗣位，将引用其罗姆之旧人。诸将又畏合赞之性严，亦不欲奉之为主。遂决定推戴旭烈兀之孙、塔儿海之子、宗王伯都。左手诸将辛图儿、撒马合儿钩案：此处又作沙马合儿(Schamagar)、秃刺歹、伯黑塔、伊勒赤歹、坤竹克巴勒钩案：此名若从《元史》译例似应作宽闾班、秃干、秃合勒等皆从之见《史集》。乃遣巴里匝的(Balizad)往告乞合都，言已以汗位奉伯都。乞合都闻讯，拷询使者，命其指出中变之主谋，并遣拜忒迷失忽失赤(Baitmisch Couschdji)率前锋军先行。

遣赴伯都所之使者，告以诸将推戴之意，并言宗王中彼为长，请速正位。然伯都小心谨慎，疑诸将之意非诚，答曰：根据成吉思汗法令，应以故君之子或弟嗣位，彼不能承此重任。且曰：“祖宗既已使王位如同金桥，并指定宗族中何人先行。设我为此事，将无以对祖宗也。”旋以诸将劝进书连同报告选举诸书送致乞合都，徐向忽儿班失刺(Courban Schira)进行，复由此地赴忽亦忒不刺(Couit boulac)蒙古语此言寒泉。诸将自各处来迎者，闻其不受推戴，颇狼狈失措，且畏乞合都之报复。其主张推戴伯都最烈之秃干欲逃岐兰(Guilan)，然被逮，伯都庇之，乃使人监守之，以待乞合都之至。辛图儿命将脱合察儿拘留，坤竹克巴勒则走阿刺塔克，秃合勒则走谷

儿只边境见瓦撒夫书第三册。

5月23日,宗王速海(Sougai)、统将出班(Tchoban)、忽鲁迷失暨诸可敦之斡耳朵,闻乞合都来至之讯,皆赴阿刺塔克道上迎之。统将一人率军四千人继进。26日夜,有三将潜逃罗姆。次夜诸卫士(Eyou Oglans)亦从同一方向逃亡。已而其他诸将皆逃。由是乞合都之位遂固。其主张乞合都嗣位最力者,盖为阿鲁浑妃乌鲁黑可敦。乌鲁黑者,旭烈兀妃脱古思可敦之侄女也克烈部长王罕(Ong-khan)孙、脱古思可敦之兄弟、撒里哲(Saridje)之女。

阿鲁浑在位时代埃及人之侵入仅有一次。1286年时,有千骑自阿勒波侵入马儿丁诸山之中。进至辛札儿,躏破所过诸地。曾在毛歹里城下败此城蒙古戍兵五百,斩馘二百退还见《克刺温传》。

阿鲁浑颇爱护基督教徒海屯书(第三十八章)云:阿鲁浑爱护基督教徒,曾修复其教堂。所以阿美尼亚、谷儿只两国国王与夫东方之基督教徒,皆求其援助,恢复圣地。斡儿帛良书亦云:阿鲁浑颇爱基督教徒与其教堂(见《阿美尼亚记》第二册一六四页),曾仿从前在位诸汗与欧洲发生关系。1288年时,曾遣使至罗马。使者名曰把扫马(Bar Sauma)、撒八丁也里可温(Sabadin Arkhaon)也里可温者,蒙古人以名基督教徒之概称、脱马思(Thomas de Anfusis)三人,别有译人名月吉惕(Uguet)。把扫马者,畏吾儿修士,曾经景教总主教牙哈八刺哈(Yahaballaha)任命为畏吾儿之主教者也钧案:把扫马非畏吾儿主教,实为唐兀(Taugut)、汪古两部之主教。至若牙哈八刺哈,似为汪古(Ongut)部人。把扫马生长之地似在大都。时捏古刺四世(Nicolas IV)甫当选为教皇,得使者所奉书,乃于1288年4月10日作答书。其意略谓得汗书及聆使者之言,甚喜。其尤慰者,指挥大地诸君主心灵之天主,不惟感格阿鲁浑,使之善待其所属之基督教民,且使之表示其欲发展基督教疆域之意思。复次教皇表示其感谢之意,并为蒙古汗列举正教之信条。若天主之子舍身救世之事业,若其复活及其升天,暨在升天之前,

以天国锁钥付与使徒之长圣伯多罗(Saint - Pierre), 并命其以之传与其诸继承人之事, 凡为基督之代理人在地上所系结解放者, 并在诸天系结解放之。教皇捏古刺遂以基督代理人与圣伯多罗继承人之名义, 奖励蒙古汗, 使之进入惟一拯救道途。

同日教皇又致书于阿鲁浑曰: 闻使者言, 其汗若能夺耶路撒冷国于逆徒之手, 拟于此耶路撒冷城中受洗。此意固佳, 然不如先行洗礼, 得上帝之助, 将不难拯救此国。且为拯救自身计, 受洗之事亦刻不容缓。此事将使上帝嘉悦, 而使其臣民增加云云。

教皇同日并致书于二蒙古王妃名秃黑丹(Toucdan): 案: 秃黑丹可敦为阿八哈之妃, 乞合都之母。乞合都者, 即世人传其已受洗而名捏古刺者也、耶勒合(Elegag)者。盖闻其归依正教并传布正教之事, 教皇故作书励之见 Odor. Raynaldus t. IV, P. 41. & 42.

有弗郎西士派教士数人与约翰孟帖哥儿维诺(Jean de Montecorvino)传教东方有十年, 曾于1289年归罗马。进言于教皇, 谓阿鲁浑与贵人, 甚至寻常鞑鞑, 皆有改从基督教之意。由是证实阿鲁浑使者之语。后至约翰孟帖哥儿维诺重返亚洲之时, 教皇捏古刺四世曾以致蒙古汗书付之。书题年月为1289年7月15日, 略谓, 闻此弗郎西士派教士言, 阿鲁浑对于教皇, 对于罗马教会及其他基督教会, 皆表示敬爱之意。约翰及其伴侣留居东方之时, 曾受善待。并言此汗爱护基督教徒, 捏古刺表示忻悦之意。因再促其速行洗礼, 如去年交由把扫马转致书中之所言者。且谓除基督教外无他拯救方法。顾人生之无定, 不如从速归依, 俾免地狱之罚, 而获得永乐之赏。书末复以约翰及其伴嘱之。

已而阿鲁浑又遣使至罗马。使者吉那哇(Gênes)人, 名不思迦莱尔(Buscarell de Gisulf), 以阿鲁浑书呈教皇。其书略谓待至赤十字军远征之时, 此汗将从教皇之愿, 起兵往救圣地。顾使者并受命诣英吉利国王爱都哇儿一世(Edouard I)所。教皇捏古刺四世曾

于1289年9月30日作书致英王，嘱其善待使者，并注意使者所转达阿鲁浑之言见 Rymer, Acta publica, edit. tertia, Hagae comitis 1745, t. I, Partie 3. P. 50。

不思迦莱尔曾以阿鲁浑书奉法兰西国王菲力帛(Philippe - le - Bel)。其书用畏吾儿字写蒙古语。今存法国档库中。兹译其文如下：

长生天气力可汗福荫的阿鲁浑，谕法兰西国王曰：使者马儿把扫马(Mar Bar Sevma)、撒胡刺(Sakhora)来言，伊儿汗进兵埃及之时，吾人将起兵与之会合。我闻此言，信天之助，乃约定将在豹儿年冬末一月1291年1月，钩案：原文必是巴儿思(bars)，此言虎亦可训为豹起兵，于春初一月十五日前后约在2月20日间营于大马司城下。设汝践约如期出兵，设吾人赖天之助，夺取耶路撒冷，吾人即以此地畀汝。第若不以兵来会，将使吾人出兵无益，似乎不合，则使人不知所为矣。我今遣木思客里勒忽鲁赤(Mouskeril)，案：即 Buscarell。盖蒙古人与突厥人常以 m 替代 b 声。忽鲁赤(Couroudji)犹言执王之兵器者，与波斯语之 Silahdar 同，并以此名君主之卫士。钩案：此忽鲁赤乃《元史》火儿赤之讹，是为佩囊鞬侍左右者，应改作 cortchi 或 cordji(案：照多桑写法)告汝，设汝遣使至此，须遣娴习数种语言之使臣来，吾人将在长生天气力里同可汗福荫里对汝满意。此书在牛儿年夏初一月写于浑都仑(Coundoulen)是为蒙古语地名，未详为何地。烈木撒(Abel Rémusat)在其所撰《诸基督教国君主暨法国国王与蒙古诸帝之政治交际》一文(一〇四页)中曾云：“阿鲁浑此次之遣使，在教廷档案中仅见一文著录(见 Acta Rymer t. II, P. 5291)。是为教皇以鞑靼王预备援助圣地事通知英吉利王爱德华一世书。设若吾人不在法国档案库中发现关于此次遣使之文两件，吾人亦不知有此遣使之事。此二文一为阿鲁浑致法兰西国王之原书，书卷用棉纸写，长六尺半，高十姆指。一面黑字三十四行，别钤朱印三方，其印方五姆指有半。书中用畏吾儿字写蒙古语，须上下直读之。印文有古体汉字六。是殆为欧洲所藏最古之文。别一书内容意旨与前书同，附有法文注释，应是使臣解释阿

鲁浑书之语。此阿鲁浑书为东西两地所保存蒙古语之最古遗文。其汉文印应是大汗于册封时并赐阿鲁浑者。汉字用篆文，观其文可知大都(Khan baliikh)所授波斯王之官职不大，印文表示其为平章诸国宣抚使。”(钩案：原译作国务大臣。兹重译作平章，未审是否。伯希和在《基督教东方杂志》有特别撰文。研究蒙古人与教廷交际事。今未见此文，容续考之)。烈木撒曾略述阿鲁浑书之内容，然原书已由 Jac. Schmidt 根据烈木撒之影印本译为德文(1824年圣彼得堡出版)。吾人复由此德文译本转为法文，中有一二处文虽不明，吾人以为似达其意。此文中之特点，则在凡天字同可汗字，皆另行抬头写，且较他行为高。

不思迦莱尔所致之阿鲁浑书，当时法国宫廷必无人能读，所以附有译文此文现存法国档库，并见烈木撒撰文中(一七二页)，发挥原书之意，其内容大致如下：阿鲁浑以预备会兵共取圣地之意通知法兰西国王。设若国王亲以兵来，阿鲁浑将偕谷儿只之二基督教国王至少以兵二万骑往会。顾法兰西王与其诸藩臣颇难运送所需之马渡海，阿鲁浑将以马二万匹赠之或售之。阿鲁浑且能在罗姆为之预备粮储，将命人以牲畜、骆驼、谷面及其他军食付之。书后言法兰西国王之使臣藉词阿鲁浑非基督教徒，不守蒙古礼节行跪拜礼。阿鲁浑曾命大官谕之三次。见其不欲跪拜，仍许进见，并厚待之。嗣后如再遣使，得不再蹈火，惟必使其遵守其宫廷遵循之礼节。

不思迦莱尔似曾于第二次奉使至英国。盖教皇捏古刺于1290年12月10日致英国国王爱都哇儿书有云，鞑靼名王阿鲁浑之使者，原名察罕(Zagan)者，近由斡思梯牙(Ostie)主教授洗，改名安德烈(André)。其侄名阔儿吉(Gorgi)者，亦受洗改名朵迷尼迦(Dominique)。今偕吉那哇市民不思迦莱尔(Bascarellus de Gisu lfo)及莫刺许司(Moracius)赍赠品赴汝国，希善待之，并注意其转达之词，并速遣其归，缘吾人欲遣专使随之往谒其王也见 Rymer, Acta, t. I, pars 3, p. 76。

1291年8月21日，捏古刺四世再致书于阿鲁浑，言已在其使

臣察罕之手接来书，并如其所愿，以其所致爱都哇儿王书转致此王。教皇在此书中复促其从速入教。并曰：既使其爱子捏古刺 (Nicolas) 钧案：此捏古刺乃指合儿班答受洗，公然表示其可赞美之意思，曷不自行受洗？教皇于付托其国之基督教徒之后又云：“至若吾人未以使者所索之物献者（疑是贡品），盖任教职之人不用此物也。幸殿下勿以为异。”书末并以执此书往谒之弗郎西士派教士吉约麦 (Guillaume de Cherio)、马太 (Mathiu de Civitate Theatina) 二人托之。

二日后，捏古刺四世因本教之敌夺据阿克儿 (Acre)、梯儿 (Tyr) 两城，又致书于蒙古汗，言已致书于诸信奉正教之君主，励其联合其力恢复圣地。英吉利王爱都哇儿不久将以大兵渡海，本人已命诸基督教国发动十字军以讨回教徒。设得阿鲁浑之助，其事必成。捏古刺促其从速举行洗礼，并遣军恢复圣地。

教皇并以致乌鲁黑可敦书付此二弗郎西士派教士。教皇在此书中言其闻可敦信奉基督教甚喜，并嘱其劝阿鲁浑之二子撒伦 (Saron)、合赞 (Cassian) 入教，别作致此二王书，劝其归依，并以此二弗郎西士派教士托此二王保护。此书盖作于是年8月之13日也。乌鲁黑可敦者，克烈部王王罕之曾孙女，时为基督教徒。海屯书 (第四十五章) 曾证明其事云：“此妃终身信仰基督之教。常举行圣课，其处常有一基督教师及礼拜堂一所。由是其子合儿班答 (Carbaganda) 受洗，名称捏古刺。此人于其母在生之年，信仰基督教。然在其母死后，则与回教徒为伍，改从回教。”案：教皇捏古刺所指之 Cassian，即阿鲁浑之子合赞 (Cazan, Gazan)，后在1295年即位者也。然考《史集》中所列举阿鲁浑之子四人，无名撒伦 (Saron) 者。

教皇致合赞书，作于8月之23日。捏古刺在此书中列举本教信条，谢其善待基督教徒。劝其归依，并以吉约麦、马太二教士托之。别又致书于统将脱合察儿。其内容盖同。

教皇别又致书于阿鲁浑之别子,即其所名曰捏古刺者是已。此王原名合儿班答(Kharbendé),后在1304年即位,名称算端完者都(Oeldjaitou)。捏古刺四世对于其受洗,表示欣悦之意并劝其热心履行基督教之义务,切勿变更其衣食生活习惯,仍守其受洗前之同一习惯,俾免同国人之疑忌离贰。复次教皇说明教义,并以执书之二教士托之见 Odcr. Raynaldus, ib. P. 106 & 108。

第三章 乞合都

乞合都之即位——鞠问摄政诸人——任命——乞合都之赴罗姆——其归——其病——其举行即位典礼——其赏赐——埃及人之取哈刺特罗姆——起儿漫事件——额弗刺西牙卜之被擒与被宥——合赞——撒都鲁丁阿合马之执政——乞合都之滥用无度——其淫佚——丞相之信任——国库之空虚——发行钞币——其失败——其废止——宗王伯都谋叛之原因——脱合察儿之背逆——乞合都军队之离贰——乞合都之逃亡与被害

乞合都蒙古语名犹言可惊可羨者,阿八哈子,母朵黑丹可敦塔塔儿(Tatare)氏。1291年7月22日,诸可敦、诸宗王、诸将等在阿起刺特附近之一地奉之即汗位。

新伊儿汗案:Il-Khan,蒙古语犹言国王,是为藩王之号。旭烈兀与其嗣位诸王,皆自视为隶属帝国之藩臣。帝国之长则独名可汗(Khacan)。旭烈兀朝名伊儿汗朝,世人名旭烈兀本人曰大伊儿汗依俗宴乐以后,于8月初旬,逮前此执政诸人,询问阿鲁浑死时之情形暨擅杀其相与宫中诸大臣之罪。第一次鞠讯时,乞合都亲临,以辛图儿在诸将中位较尊,乃首先追问之。辛图儿答曰:“诸将皆在此,伊儿汗可询之,将知我之过与各人之过孰重。”诸将皆言脱合察儿、坤竹克巴勒为诸

乱首谋，撒马合儿、伯黑塔附之。四人定议以后，始告辛图儿。辛图儿曾言，凡事愿与同谋。辛图儿曰：“诸人势大，我焉能拒？否则我将与朱失、斡耳朵海牙同死矣。”乞合都善其对，释辛图儿。其他诸人冀汗宥，亦皆服罪见《史集》。乞合都并宥之。惟笞脱合察儿、坤竹克巴勒各三下，夺二人之万户军，以畀那颜必哈兀勒（Bighaoul）、辛图儿二人。夺秃合勒之万户军，以畀纳邻阿合马（Narin Ahmed）见瓦撒夫书第三册。秃干尚在狱，朱失、斡耳朵海牙之家属欲复仇，然乞合都不愿正其罪。乌鲁黑可敦乃进言曰：此人创此巨乱，设宥之，是无异鼓励罪人。乞合都乃言秃干宜处死。阿黑不花（Acbouca）之怨秃干，与乌鲁黑可敦同，闻言即出，命斡耳朵海牙之诸子往杀其父之凶犯。

8月7日，乞合都还阿刺塔克。翌日，经其赦宥之脱合察儿、坤竹克巴勒等入朝委质见《史集》。乞合都命蒙哥帖木儿之长子按八儿赤管领呼罗珊，那颜辛图儿协理全国军国事。

9月1日，乞合都往讨罗姆之乱。当时其位未固，遽离都城，不免有人造乱。及乞合都平罗姆之乱还，那颜辛图儿闻汗在归程中，又闻脱合察儿谋为变，乃将其逮捕，以二千人送致汗所。然乞合都不以为罪，反厚遇之，并释帖卜利司城奉辛图儿命所捕之撒都鲁丁阿合马哈力底（Sadr - ud - din - Ahmed Khalédi）。凡谋变之诸宗王、异密等，一概宥之。

乞合都归阿刺塔克，未久得重疾。命回教诸博士教长、基督教诸主教修士、犹太教诸长老祷告上帝，为之祈福延寿，同时广为布施见瓦撒夫书第三册。

乞合都病愈，遂依俗行即位礼。先是乞合都入承汗位时，诸星者言天象不利，故改期于还自罗姆时行即位礼。至本年之6月，始接受诸宗王、诸将之誓书，正式即位，宴乐一月。从前在阿鲁浑时因滥杀而充溢之库藏，至是因赏赉为之罄。前此诸汗所保存之珍

宝, 概为乞合都分赐于诸可敦妃主, 且曰: 此物只能供妇女之装饰也。开狱释囚, 散舍布施, 豁免诸回教博士、摩河未后裔及诸学者一切课税见瓦撒夫书第三册。

宫廷宴乐之日, 适接埃及军进取额弗刺特河右岸距毕莱特城北不远哈刺特罗姆堡之讯。埃及算端阿失刺甫(Aschraf)亲自引军攻城。6月29日, 拔之见马克利纪书第一篇。先是埃及算端克刺温承贝巴儿思之遗志, 欲将富浪人驱逐于西利亚境外, 历取马儿哈卜(Marcab)、老底射(Laodicée)等城, 并毁当时工商繁盛之特里波立城(Tripoli)。时基督教徒所据之要地为阿克儿(Acre) 韵案: 即圣让答克, 克刺温将自开罗往取之。会死, 时在1290年11月10日, 得年六十八岁。其长子撒里黑已前死, 次子蔑力阿失刺甫撒刺丁哈里勒(Melik El - Aschraf Salah - ud - din Khalil)嗣位, 继承遗志, 于1291年取阿克儿城, 毁之。旋尽取赤十字军所余存之梯儿、脱儿脱思(Tortose)、别力特(Beryte)三城, 遂将富浪人完全驱逐于西利亚境外。次年5月28日, 阿失刺甫又引军进攻哈刺特罗姆堡, 以炮二十具围攻三十三日, 拔其堡。其防守之蒙古军与阿美尼亚军尽死。被俘者, 除妇孺外, 男子有千二百人。此堡自1268年来, 即为阿美尼亚派大主教驻在之所。埃及军焚堡中宫殿及大主教堂, 徙大主教及诸修士于耶路撒冷。嗣后诸大主教改驻西里西亚都城西斯。哈刺特罗姆犹言罗马人堡, 兹埃及算端改名曰木速蛮回教徒堡。其在报捷大马司城之书中曾云: “此次胜利以后, 如得上帝之助, 只须侵略东国(犹言波斯)、罗姆、伊刺克三国, 占据东西两界中之诸地。”见诺外利书, 《世界史略》五九六页乞合都遣军往援。及至, 埃及人已退走见《史集》。

其后未久乞合都遣使奉书于埃及算端, 言其将有意往驻其祖旭烈兀所取之阿勒波城, 并将重取西利亚。阿失刺甫答曰: “汗意与我正同。缘我亦计划取报达, 重立为回教之首都。行将见我二

人何人先至。”同时阿失刺甫命西利亚军准备战事见马克利纪书第一篇。

乞合都之初即位也，依蒙古俗娶其父阿八哈之妃巴的沙 (Padischah)可敦。1292年，废可敦弟起儿漫主札刺勒丁锁咬儿哈的迷失 (Djélal - ud - din Soyourgatmisch)，而以巴的沙可敦代之。先是哈刺契丹朝之开业主博刺克在花刺子模沙札阑丁君临波斯时代，据有起儿漫。1335年死。其子鲁克赖丁时往朝大汗窝阔台，在道闻耗，仍东进。窝阔台嘉其忠顺，乃册封之为起儿漫王，而畀以骨咄禄算端之号，命新主归后遣其摄政之从弟忽都不丁入朝案：忽都不丁为博刺克弟塔尼古之子。大汗蒙哥即位之初，命忽都不丁往代其从兄为起儿漫主。鲁克赖丁闻讯，逃报达。哈里发不敢开罪于蒙古，不敢纳。鲁克赖丁乃入朝斡耳朵，忽都不丁继至。二人共诉于蒙哥前。蒙哥袒忽都不丁，以鲁克赖丁畀忽都不丁，忽都不丁乃杀其从兄而归起儿漫见《史集》中窝阔台、蒙哥两汗之同时诸王传。

1257年，忽都不丁死。蒙哥册封其子速勒坛哈札只 (Soultan Hadjadj)嗣为起儿漫主。顾其年尚幼，乃以其父之妃忽都鲁秃儿罕 (Coutloug Tourkan)摄国政，凡十有五年。速勒坛哈札只既长，自主国事。因受人教唆，致与忽都鲁秃儿罕不和。忽都鲁秃儿罕之女巴的沙可敦为阿八哈妃，以是往求阿八哈。阿八哈乃命忽都鲁秃儿罕为起儿漫主。速勒坛哈札只不自安，避往底里。后十年，底里算端札刺勒丁忽鲁只 (Djélal - ud - din Khouloudj)以军送之归，未至死于道，时忽都鲁秃儿罕在位已十二年矣。会塔兀答儿即汗位，忽都不丁之次子札刺勒丁锁咬儿哈的迷失入朝委质，得汗母忽推可敦与那颜速浑察之助，受起儿漫主之册封，奉命往代忽都鲁秃儿罕，于1282年返起儿漫。忽都鲁秃儿罕既被废，乃赴斡耳朵。时诸可敦、诸异密及丞相苦思丁谟罕默德又助之，欲令与锁咬儿哈

的迷失共主起儿漫事。然党于锁咬儿哈的迷失者言,诚若是,恐锁咬儿哈的迷失与阿鲁浑合。盖当时阿鲁浑业已举兵于呼罗珊也。诸人主张应留忽都鲁秃儿罕于汗所,待锁咬儿哈的迷失入朝之时决之。汗从其议,其后未久贤明治国二十五年之忽都鲁秃儿罕死于帖卜利司,阿鲁浑立,召锁咬儿哈的迷失至,鞠讯之,殆以其党于阿合马也。赖丞相不花为之解,不特不罪之,并许其仍主国事,且以起儿漫之税课供其扑买,为价六十万底那以二十九万上供,余畀锁咬儿哈的迷失为留州之需。至是乞合都娶其父阿八哈妃巴的沙可敦。于即位之始,即以起儿漫畀巴的沙可敦。1292年巴的沙可敦至起儿漫囚锁咬儿哈的迷失。锁咬儿哈的迷失逾狱逃,然被获。9月12日,巴的沙可敦命杀之见 Tarikh Gouzide, 第四篇第十章,《乐园》第四册《起儿漫之哈刺契丹朝诸算端世家》。

罗耳王额弗刺西牙卜之逃满札失特堡也。秃刺歹进围之,额弗刺西牙卜出降,秃刺歹送之至乞合都所,因乌鲁黑可敦与巴的沙可敦为之解,得释归,留其弟阿哈马(Ahmed)为质于汗所。见 Tarikh Gouzidé 第四篇第十一章。

合赞因敌军众,不敌,弃呼罗珊,退至西模娘,得其父阿鲁浑死讯,闻乞合都即位,遣使入告其军败退与呼罗珊不守之讯。已而宗王按八儿赤以援军至,乃还呼罗珊。在1292年春,进兵至也里,残破其地。居民饥,猎物为食。

1293年春,合赞命统将忽都鲁沙(Coutloucschah)留守呼罗珊,自往朝乞合都。然其自阿八哈耳遣赴汗所之使者奉汗命还,命其急还呼罗珊。合赞不从,进至帖卜利司。乞合都遣二使至此强之还镇,及合赞还,忽都鲁沙已败涅孚鲁思。自是以后,涅孚鲁思势遂不振,退入你沙不儿附近山中见《史集》。

乞合都命阿黑不花为都元帅,以辛图儿脱合察儿副之。命其幸臣哈散(Hassan)、台术(Taïtchou)二人管理汗有私产。时国相虚

位，有赞章人撒都鲁丁钩案：即撒都鲁丁阿合马哈力底者，为脱合察儿之征税官，欲得之。其人在先朝因籍没诸得罪之蒙古贵人而致富，乃贿结可能助彼之诸权要，遂得都元帅阿黑不花之庇。时有人以汗廷、诸可敦斡耳朵及诸将所从事之人，堪承相位者，列名以呈乞合都，然未列撒都鲁丁阿合马哈力底之名。乞合都言堪承相位之人无如撒都鲁丁阿合马者，诸可敦与诸贵人乃从旁延誉之。1292年11月19日，遂命之为相。撒都鲁丁请改名曰撒都只罕(Sadr-djihan)犹言世界之长，乞合都欲厚其恩数，赐以金印(altamga)、鼓纛，命为万户总管。并布教令，禁止诸异密、诸可敦、诸宗王等动用公帑，并不许诸人等因财政进言于汗。

新相之弟名护都不丁阿合马(Coutb-ud-din Ahmed)。乞合都命之为大断事官(Cadhi-ul-Coudhat)，并许其裁判关于宗教及回教法律诸事，并管理宗教基金，监察一切慈善局所。护都不丁遂亦改名曰护都只罕(Coutb-Djihan)犹言世界之极。

乞合都滥用无度。自窝阔台以来，厚赐臣下无有逾于此蒙古汗者。其赐诸可敦，每次常有三十万之多。其受诸大藩臣或其他君主供献之物，常不过目。或以赐诸可敦抑诸公主中之一人，或以分赏诸臣。

此汗嗜酒，兼好男女色见瓦撒夫书第三册，蒙古贵人之子女多有所污，妇女多远离宫廷，或送子女于远地以避之见《世界史略》六二八页。乞合都既沉溺于酒色之中，所以尽委政事于其相，相权遂重。撒都只罕受任之初，即擅易甫经任命之各地知事，凡事皆自决，不取汗命，且不谘询诸大臣，黜哈散、台术而以私产(indjou)钩案：蒙古时代封建之成分有三。一为分民，即所谓兀鲁思(ourous)；一为分地(yort)；一为分赋(indjou)。多桑书所谓之私产，盖指汗之分赋，并入公赋(délai)之中。二人既被黜，乃与倒刺沙(Dévletschan)及帖卜利司城之诸绅耆数人合谋构陷之。1293年11月，乘乞合都驻于其一猎所之时，

举发撒都只罕私蚀公帑，罄竭库藏，不供军饷与诸可敦斡耳朵费用之罪。并出帖卜利司州之计帐，言此州扑买之额八十万，其供丞相之私用者逾三十万。然乞合都明其诬陷，不为所动。撒都只罕入朝时，反以其事告之，并命以告者共其妻子畀之自鞠。且对众言，嗣后有言其相之非者处死。丞相命告者至，询之，诸人自承其罪请宥，乞合都许释不问。至是布教令，命以东起阿母河西抵埃及界，全畀撒都只罕治理。许其任命一切官吏，所有诸可敦、诸将的椽属许其调用，并禁止诸宗王与诸将等不得动用公帑，以供其饮食之需，或其部曲粮饷抑其他用途之用。

先是阿鲁浑死，兽疫盛行，全国诸州蒙古军之牲畜多毙，尤以报达、毛夕里、底牙儿别克儿、呼罗珊四地为甚。帑藏又因乞合都初即位时之赏赐与犒军，耗费罄尽。益以乞合都之滥用无节，其相欲博众人之欢，所给常逾所求，且好为善举，国库遂空，两年间撒都只罕致不得不举债五百万。时全国之岁入共有一千六百万，通常岁出须七百万，余皆供非常岁出与乞合都赏赐之需（世界史略）（五九九页）云，当时国帑因乞合都与其相之滥用无节而罄尽，且不能举债。由是不能以一羊供汗食。时有一犹太人名刺失德倒刺（Raschid - ud - devlet）者，担任供给乞合都之饮膳，耗其大部分之私财，购入牛羊甚夥，并雇用厨夫。其任职之初，曾预约每月抄偿给其所垫付之费用。顾国库既空，所得之支付券不能支取一钱，此犹太人财产既罄，不能继续任职，遂逃。

处此竭蹶之中，有一败类名亦速丁木匠发儿（Yzz - ud - din Mozaffer）者，常奔走于丞相之门，因是献策曰：“税课既不足以应君主之需，与诸可敦、宗王暨军队之用，而力又不能举债。设若一旦国有军事，则嫉者见丞相之不能求财以饷军，将以此为丞相罪。若征新税，将适足以致民怨而竭民力。”我有一策，可救此弊。此策即在采用中国钞法。凡交易皆用钞，则将使现金充盈于国库矣。”丞相以其策善见瓦撒夫书第三册。乃建议于乞合都，请发行钞

币。时孛罗(Poulad)丞相自大汗所奉使至波斯钩案：孛罗在1284年曾同爱薛使波斯，其事见程钜夫《雪楼集》卷五《拂林忠献王神道碑》乞合都以中国钞法询之，孛罗遂以钞法进。依其法似可使全国之现金皆归汗有。那颜辛图儿在诸贵人中为较明理者，以为此事将有害，持不可。撒都鲁丁言于汗曰：辛图儿爱银之切，是以反对用钞。1294年5月，乞合都遂命造钞颁行。7月3日，命诸将阿黑不花、脱合察儿、塔马赤(Tamadji)偕丞相赴帖卜利司制钞见《史集》。钞以纸制，其形长方，上有汉字数字。钞上两面皆著回教之词曰：“上帝外无他上帝。摩诃末是上帝之使徒。”钞下著亦怜真朵儿只(Irentchin Tourdji)之名见瓦撒夫书第三册，盖诸博士所上乞合都之尊号也见《史集》，《世界史略》五九四页。钞中有圈，内著钞价，自半答刺黑木(drachme)钩案：每答刺黑木重约三公分有奇至十底那不等。下著禁令曰：“世界之主在六九三年(1294)颁发此顺利之钞。有伪造者，并其妻子处死，财产籍没。”在各州建钞库，各库各有其库使、书手、出纳员及其他椽属。发令禁止全国使用金银。除汗与诸大臣外，不许以金银制器皿及金锦。其因此失业之金银匠，由钞库贍给之。凡持昏钞至钞库调换新钞者，钞库扣留其价百分之十。其赴外国之商人以钞至钞库易金者，必须逾境始许使用。

曾有人进言于乞合都，以为以钞代金之时，将不复再有贫民，货价必将大跌。所以有诗人作诗以赞钞之功利见瓦撒夫书第三册。

1294年9月12日，始在帖卜利司发行钞币。同时布令，有拒钞不用者处死《世界史略》(六〇〇页)曰：曾命公吏在诸城宣告，其买卖不用钞而用其他货币者处死，其不以金银送钞库易钞者亦处死。人民畏死，故在其初八日中，不敢不用钞。然其后未久，市肆遂空，城中不复有物可买。人多迁徙，饥民赴附近园林取果为食。一日乞合都经过市场，见市肆皆空，颇以为异。询其故。丞相曰：某官死，凡有大官死，帖卜利司居民例空其市见《史集》。时群众思乱，官府军队颇

苦无法以抑之。诸回教徒于星期五日群集礼拜堂为祈祷呼吁，旋公然诉其不平，已而共诅提倡钞法之亦速丁木匠发儿，后竟欲害丞相与其从者。丞相得脱围逃见瓦撒夫书第三册。人民在暴动中，迫丞相之弟护都不丁许用现金买卖。事后杀乱民数人以惩。丞相见钞之为害，乃与其僚属等共请于汗，许用现金购买食粮，已而决定废钞。人民大悦。自行钞以来计两月，交易停止，市肆俱空，道途无人行见《世界史略》六〇一页，反因建筑钞库、雇用僚属大费帑金。如泄刺失城者，建钞库费金五万。虽售纸一张，不得钞库使之许可者，不能为之也。

宗王合赞不欲钞币流行于其封地之中，见乞合都之使者赍钞与制钞之物来，乃请于汗曰：其地如禡楞答而境内，气候潮湿，虽兵甲亦不能保持一年。一纸之用过久，将如蛛网之薄，更难保存。遂聚而焚之见《史集》。

1294年6月12日，伯都来朝于阿刺塔克。一日夜宴，乞合都酒醉，与伯都争辩，命其侍臣一人殴之。翌日酒醒，甚悔，延伯都至，面谢而厚结之，并以己冠(kulah)冠其首见瓦撒夫书第三册。《史集》云，乞合都怒甚。设无乞合都之乳母博刺真额格亦(Boraktchin Igadji)从旁劝解，伯都殆不得生还。《世界史略》志其事云，“乞合都之从弟名伯都，有一子貌甚俊。1294年7月伯都与乞合都共宴饮谈笑。乞合都醉中詈辱伯都，伯都亦以恶声报之，詈其为奸生子。乞合都怒，命侍臣曳之出，欲即杀之。然乞合都卧眠移时醒，命诸大臣往讯其罪，伯都伪若不知其事者然，反询诸人乞合都何在，且曰速以酒来与之同饮，并讯诸人曰：“我缘何在此小帐中？”乞合都闻之，颇悔不应虐待伯都。及伯都微卧醒，乞合都命侍臣诸人往询其是否尚忆其醉中之言。伯都不承其事，且言虽被殴亦不觉，反以经过之事询诸人，诸人告之。伯都伪惊曰：“足证乞合都爱我深，否则将我立时肉割矣！”诸人以告乞合都，乞合都怒息，自往慰之，并以王袍衣之。伯都自承有罪应死，泣曰：“我不知曾犯此罪。请汝以我之肉饲汝狗。”乞合都愈感动，厚赐之，两三日间，所赐金银、骡马、锦衣、宝石，约值四十万。时其诸幸臣皆咎其主曰：

“不应辱伯都而虐待之，亦不应命粗人曳其发毆之伤。既为此，非赏赉慰抚所能平其气。”别有人劝其除之，否则伯都将为患。又有人劝其不必至于此极，禁锢终身使不为患可矣。乞合都踌躇久之，乃询伯都能否留其子于汗所，伯都即命人往召之。乞合都命其自往，伯都急返其鞬耳朵，遣其子至汗所，旋以游猎为名，赴哈马丹山中，命人以其受辱事告知阿鲁浑之子合赞。伯都隐忍不较，归至达库哈附近其驻冬之所，以其事语诸将，其驻于报达州中之数将遂附伯都。而诸蒙古贵人见其主之淫逸无道，辱其家属，亦皆附伯都。伯都遂集兵，率之至毛夕里，杀其守将见《世界史略》六〇一页，命人刺杀报达城守将谟罕默德速古儿赤 (Mohammed Sékourджи)，公然揭举叛旗见《史集》。其他诸将皆从之《世界史略》六〇一页云：“伯都与诸将曾遣使告合赞曰：乞合都不守成吉思汗遗教，荒淫滥用，不理政务。诸亲王、公主、可敦等决定废之，而欲奉汝嗣位。合赞答曰：“汝为宗王长，吾人应从汝议，希善为之。”合儿帖拜古列干 Gartébai Kourkan。案：娶蒙古君主之女者，皆于其名下加古列干之号。古列干蒙古语犹言婿也自报达遣使告变，言现在汗廷之诸将秃刺歹、坤竹克巴勒亦、勒答儿 (Ildar)、秃合勒、亦勒赤歹 (Iltchidai) 等与叛人潜通。乞合都时在合兀巴里 (Gaoupari)，命逮诸将。其幸臣哈散台术请急除之。时那颜脱合察儿为伯都党之主谋，持不可，请先召伯都至鞠问之。若召而不至，则叛逆显然，汗再处分诸将未晚。乞合都以为然，僭诸将以付脱合察儿，囚之帖卜利司子城中，遣使往召伯都。同时脱合察儿阴使人召伯都速来。待其至，其党将拘乞合都以献。1295年3月12日，乞合都发自阿八哈耳河，阿黑不花与脱合察儿各将万人先四日行。至第二站，脱合察儿率其军不告阿黑不花先行。阿黑不花使人询其故，则答曰：无牧地，故先行。阿黑不花责其违背军令。至是脱合察儿乃揭开假面具答曰：“迄于今兹，代乞合都在国中执军令者为阿黑不花。然在今日，代伯都执军令者我也。”阿黑不花闻言惶惧，已而其所部士卒多弃之往从脱合察儿，阿

黑不花仅率三百人归，告变于乞合都。时乞合都尚在阿八哈耳附近。见士卒之不从己，欲走罗姆。其侍臣言大势尚未去，不宜弃位逃，乃率数骑进向阿朗之斡耳朵。哈散、台术弃之去，其他侍臣亦皆散走，行至木甘，驻于牧使营中。时坤竹克巴勒、秃刺歹及其他诸将被禁于帖卜利司者，已被脱合察儿命人释出，适欲来掠其斡耳朵。路遇乞合都，遂执之。乞合都哀祈曰：前未觊觎汗位，乃受诸将之推戴。兹诸将既欲废之，彼自当服从。惟请贷一死。任何处置皆所愿也。诸将以恶声报之，拽之至一小帐中，以弓弦缢杀之，时在是年之4月23日也。从臣三人皆被杀。5月6日，诸将聚于忽合刺(Cougara)、绰合图二水之汇流处，遣使往请伯都速来即位见《史集》。瓦撒夫书第三册记述此事之后结语云：“其结局则全国以乞合都所爱者示之，质言之臀也。”

乞合都即位之初，曾以阿鲁浑享年不久之故，询诸珊蛮。诸珊蛮答曰：“杀戮宗王将卒太众。”乞合都恐结局相同，故在位四年未杀一人，甚至祸延数千人之罗耳叛王额弗刺西牙卜亦有其罪。

第四章 伯都

乞合都诸幸臣之被杀——伯都之第一教令——以脱合察儿为都元帅——其他任命——叛人涅孚鲁思之扰呼罗珊——其投降合赞——合赞之进兵伯都驻所——战——休战——两王之会晤——调解——伯都援军之至——合赞之难境——其许涅孚鲁思自愿改信回教——其退军——涅孚鲁思之被逮——涅孚鲁思之狡计与被释——合赞之改信回教——脱合察儿之叛——撒都鲁丁之阴谋——脱合察儿与其他诸将之离贰——伯都之逃——其被逮与其死

乞合都被害以后，伯都命将阿黑不花、塔马赤、撒里答(Ser-

tak)及其他诸幸臣处死。速台术至斡耳朵,伯都责之曰:“乞合都虽待汝厚,汝未随之于颠沛之中。他人有缓急时尚可恃乎?”乃杀之。并断哈散死罪,然旋赦之。又责问前在夜宴中奉乞合都命毆彼之人名阿也惕哈里(Ayét - Cali)者之罪。其人答言:“乞合都时为我君,虽命我杀其弟或子,我且不敢违。今我为伯都臣,亦应如是。”伯都善其对,命仍守其职。

4月伯都在哈马丹附近即汗位。庆贺以后,布令于国中曰:“乞合都不亲政务,不守成吉思汗法令。吾人与诸兄弟蒙古诸汗谓其一切宗室曰兄弟。蒙古语谓兄曰阿合(aca),弟曰迭兀(dégou)。突厥语曰aco与ini。嗣后此Aca或Aga之称变为官号、诸可敦、诸大将等协意废之。父祖时许给之岁赐,应完全颁给全国中应得岁赐之人。”

以那颜脱合察儿为都元帅,兼总政务。命坤竹克巴勒、脱欢(Tougan)、赤察克(Tchitchak)、烈杰赤古列干(Iékézi Kourkan)、秃答术(Toudadjou)副之。命迭思塔只儿丹(Destadjirdan)人札马鲁丁(Djémal - ud - din)总管财赋。伯都以为乞合都时诸将因不预政务财务而致离贰。又忆阿八哈时代以其亲信之人为诸州长官,国家因以又安,军队因以服从。乃命诸将分辖诸州,以秃答术辖报达,那颜脱合察儿辖罗姆底牙儿别克儿,以秃刺歹亦答赤亦答赤(I-dadji),蒙古语犹言掌膳官。钩案:亦答赤疑为阿答赤(Ahtadji)之误。然与掌膳官之意又有未合辖伊刺克阿只迷、罗耳诸万户府当时分波斯为万户府。蒙古语秃满(touman)此言万,坤竹克巴勒辖泄刺失射班哈烈(Schébankaré),各在其辖地之中专其政事。

合赞闻伯都之即位,颇忧愤,曾与诸将议从违。时合赞受涅孚鲁思降已三月矣。先是涅孚鲁思为忽都鲁沙击败以后,退守昔斯单,引尼兀答儿部人为援。时于此地遣军往扰呼罗珊刺失德(Raschid)记合赞讨伐涅孚鲁思之诸战役,始于阿鲁浑与乞合都时代。所记者有不少无关系之细节,兹仅略为摘录而已。刺失德既为合赞之大臣,所以

不载伯都在位时事。以合赞继乞合都之后，仅于伯都与合赞争战事，偶一言及伯都而已。1294 年终，涅孚鲁思不满海都钩案：原作伯都，应误。盖 Baidou 与 Caidou 易相混也，乃与宗王月即伯帖木儿合谋，遂此汗之兵于阿母河外，共以兵攻牙撒兀儿 (Yassavour)。然以众寡不敌，退至也里。涅孚鲁思虽败，然呼罗珊人犹畏之。涅孚鲁思旋与月即伯帖木儿围攻你沙不儿，城民已约降。会月即伯帖木儿与涅孚鲁思不合，遂未果。盖有人潜涅孚鲁思于月即伯帖木儿，谓涅孚鲁思欲除此王，故月即伯帖木儿引兵退见瓦撒夫书第三册。涅孚鲁思见又树新敌，乃用其妻秃坚术之言，乞宥于合赞，遣女戚一人至合赞所。然合赞不信妇女之言。1294 年 11 月杪，涅孚鲁思遂又遣将数人往求合赞赦其罪，并许终身不贰。合赞见能服此可畏之人，乃许宥其罪。诸使者遂请其进兵至马鲁察可 (Mervtchac) 以援涅孚鲁思，盖恐敌兵闻其携贰以兵来攻也。合赞许以游猎为名亲以兵至，厚待来使而遣之归。

次年一月，合赞与纽璘 (Nourin)、忽都鲁沙二将，以重兵进猎于马鲁。至距此城数程之地，见涅孚鲁思营帐。涅孚鲁思与其妻秃坚术迎至巴黑叔儿 (Bagschour) 村之附近蒙古人名称末里射布儿干 (Mori - Schebourgan) 之地，献骏马九。合赞厚抚之，双方遂互誓终身不贰。

时驻于河中邻地之兵，闻合赞进至阿母河，乃渡河进击。合赞遣驻在马鲁沙叶章 (Merv - Schahédjan) 附近朱思札南 (Djouzdjanan) 之一军往拒，却之。合赞旋还军至撒刺哈夕，始闻乞合都被叛之变。已而伯都遣使至，告以诸宗王与诸统将等一致奉彼为汗之事。合赞至朶楞答而之速勒丹脱因 (Soultan - douin) 城，遣人往告伯都，言其亲莅汗廷。时涅孚鲁思驻兵于巴德基司，合赞召之至，以呼罗珊付之，授以重权，与其父阿儿浑管辖此地时相等。

合赞进至刺义可疾云间之哈亦勒村，遇其遣赴伯都所之使者

还,言乞合都被害与伯都即位之事。合赞闻讯,集诸将共议。涅孚鲁思曰:“诸窃据大权者不欲王承父业,亦无足异。盖恐王治杀王叔乞合都与王父旧臣斡耳朵海牙、朱失之罪。然诸人尤畏者,王之才大,欲奉戴一暗弱之王为君,俾得易于操纵也。”乃劝继续遣使至伯都所,往察物情,再决大计,合赞从之。遂遣二使往,表示其亲睦之意。同时并使告伯都曰:根据成吉思汗法令,哈刺赤(Caradjou)将士不得擅杀宗王。请将罪人付我,俾能按照法令治罪。合赞至可疾云:伯都使阿合马之婿沙的古列干(Schadi Kourkan)来告,谓伯都从无觊觎汗位之意,惟乞合都死后,合赞道远难至,故诸宗王、可敦、大将、那颜等恐无主生变,会议定策立伯都。伯都对于合赞之所欲者,皆允付给,惟请勿劳将士,自此退兵。合赞仍进,然是兵少。涅孚鲁思乃从旁激厉之,并鼓励将士曰:行程既久,应前进不宜退还。且曰:“人生终必有死。既不免于一死,曷若死之得名?”遂命诸将各守其部伍,以备御敌。且许于战胜之后,以一区或一州之地分界各将。

合赞从涅孚鲁思之言,率其军六千人,自叶合图(Yegagou)出发,自与诸王速海、不刺勒海(Bouralca)暨涅孚鲁思将中军。伯都在蔑刺哈附近之赫思忒水上,频闻合赞进兵之讯。顾伯都之兵散驻各地,尚未招集,乃遣其驭马官不黑歹(Bougdaï)往侦敌势,且探敌情。及不黑歹还报,遂与脱合察儿、秃刺歹、坤竹克巴勒、伊勒赤歹、秃合勒聚议,决与一战。5月19日,两军遇于忽儿班失刺案:其地应在西皮德水(犹言白水)之西数程之地与哈里耶失儿吉阑(Carié Schirguirand)水之附近。涅孚鲁思见伯都所集兵尚少,主张急战。忽都鲁沙在中军鸣鼓以前,遽率右翼进击,斩敌军八百,杀敌将伊勒答儿(Ildar),擒阿儿昔兰斡兀立(Arslgn Ogoul)以绳系颈以献合赞。呼罗珊军将以全军进击,而不黑歹自伯都之中军出,在两军之间下骑,进至合赞前跪言曰:“奉伯都汗命来告王,亲属不应争战。

伯都颇与王分国而治，于呼罗珊、朮栳答而两地之外，并以伊刺克、起儿漫、法儿思三地益之。惟须王收兵而退。”伯都之意盖在缓敌待援，曾遣使急赴各地征兵，尚未至也。纽璘、忽都鲁沙谓可许，涅孚鲁思较狡，欲乘敌势之弱，以战决之。然合赞欲避免蒙古人之流血，允许和解。由是两王各率十骑，相见于两军之间。时从伯都者为脱合察儿、秃刺歹、坤竹克、巴勒伊勒赤歹，从合赞者为涅孚鲁思、纽璘、忽都鲁沙、速海诸人。至战场中各下马，两王行交抱礼。致寒暄毕，伯都仍申前说。两王遂互约罢兵，不再相妨。涅孚鲁思与忽都鲁沙献议，先定大位，然后再言和约。诸王等依蒙古俗饮金屑酒。伯都命涅孚鲁思亦饮，涅孚鲁思答言：回教人若饮酒则不能发誓。诸将皆从其王之后，互誓修好。乃互约伯都将于翌日正位，伯都允许满足合赞之一切要求。及暮，两王各回营地。

翌日两军同赴忽儿班失刺。合赞军行山隘中，伯都军数军亟趋隘口，欲据守之。伯都不许，命其退。入夜，两军同驻一地，然各不释兵杖，骑兵亦不敢释马缰。次日亦然。

合赞欲于23日行。双方遣使互约后，决定两王再会于两军间之一帐中。两王赴帐会议，从者如前。议久之，乃决定以阿鲁浑之诸鞑耳朵，质言之以博勒干可敦、宗王合儿班答及其他诸人之鞑耳朵，连同其所有之财货皆属合赞，别以伊刺克、呼罗珊、火木斯、朮栳答而全境与法儿思地之一半，连同以上诸地中之汗有一切领地界之。

同日坤竹克巴勒进言于伯都曰：设若失败，现在狱中之阿黑不花将为大患。伯都遂命人杀之。次夜，报达、木甘两地之援军至。诸将欲乘势除敌，伯都不许。秃合勒恚甚，遽归谷儿只。其亲属为合赞兵所杀之诸人请复仇，伯都亦不许。

合赞闻伯都之援兵大集，亟欲取西牙忽黑、西皮德水速忽儿鲁（Souchurlouc）一道东归。惟此道上驻有哈刺乌纳思部，且藏有宝货甚巨。伯都恐合赞诱此部人并夺其宝货，乃遣李罗丞相往告合

赞：请循来道东归。越日，伯都又遣其子乞卜察克(Kiptchac)偕数将赴忽儿班失刺往见合赞。乞卜察克献食与盞举，谓合赞曰：两王既已言和，若不别而去，恐致众疑。其父欲延合赞饯别，俾众信和议之诚。然合赞拒之。时合赞诸将处此危难时间，皆作永好之誓。纽璘、忽都鲁沙等饮金屑酒，涅孚鲁思、不刺勒海、木莱(Moulai)则手抚《可兰经》以誓。涅孚鲁思乘机劝合赞改从回教，将使一切回教徒归心。合赞许于免祸之后，改从回教。涅孚鲁思乃以一巨红宝石之指环献合赞曰：“哈刺赤固不应以物限宗王。然王既待我厚，特献此指环以为将来追忆此日之言之证。”

双方使者往来者数，伯都始终愿在两军之中一见合赞。合赞诸将恐有诈谋，劝其不赴。合赞遂以星者言此日日辰不利，请于明朝相见为辞，亟于是夜(6月1日)率其军前队先行。行甚急，翌晨已渡西皮德水。行时留涅孚鲁思、秃黑帖木儿(Touctimour)二人待受伊刺克、法儿思两州之封册，并遣送其父叔、诸妃之诸斡耳朵暨阿鲁浑、阿八哈两汗之部队后至，并命二人伺伯都党之秘谋，防止伯都以兵追蹶其后。合赞至木思林(Mossellim)，遣使至伯都所，促其践约，速以汗许让与者付其留后之二将。

然坤竹克巴勒、伊勒赤歹、秃刺歹已率五千人蹶合赞之后矣。合赞行至可疾云城东克列(Kere)溪畔，伯都复遣使至追请，仍欲与之一见。合赞遣人偕使者还，促伯都践约，仍急东行。至秃马温山下，以待伯都之答复。

合赞行后，涅孚鲁思、秃黑帖木儿被执下狱，胁之以威。涅孚鲁思仍放言无所畏。伯都之党见不能以威胁，乃命涅孚鲁思之弟烈杰赤以利诱之，劝其背誓。烈杰赤虽百般劝诱，并以死动之，涅孚鲁思仍不为动。诸将群往劝之，亦无结果，反为涅孚鲁思知其秘谋。涅孚鲁思乃与脱合察儿密约，伪降伯都。伯都召之至，奖其能，并冀其忠与勇等，言将释之归，惟须其发誓执合赞以献。涅孚

鲁思从之。伯都喜，赐以耶司德课税一万底那，并命其子速勒丹沙 (Soultanschah) 主此城课税事。涅孚鲁思遂与秃黑帖木儿急还，自蔑刺哈疾驰四日至秃马温附近之飞鲁司忽。6月12日，见合赞，备述所以见释，与不得已立誓之故。顾欲誓不虚设，乃以绳系釜置之囊中，遣人送致伯都。盖突厥语合赞 (Cazan) 犹言釜也。伯都与其诸将见之惊愕，咸自咎未杀此劲敌而释之归。

至是涅孚鲁思又请合赞改从回教曰：“诸星者、律士、卜人曾言六九〇年(1291)顷当有一君主出而保护回教，恢复其原有之光荣，为人民谋幸福，享祚甚久。我常思预言所指之人应为吾王。设王改从回教，将为伊兰之主。回教徒前受奉偶像教的鞑靼之抑制者，将必效忠于吾王。而上帝见王之挽救正教，将助王胜敌。”合赞闻言，乃使人持证其守约之宝石指环至，遂于6月19日在刺儿、秃马温之草原中昔日其父阿鲁浑所居行宫之附近，大开盛会，沐浴易新衣后，入宫立于宝座下，数诵司教撒都鲁丁亦不刺金 (Sadr - ud - din Ibrahim) 所授奉教之词，其将卒等亦皆随之改从回教。同日厚赐诸教长、司教与诸赛亦德族人(即摩诃末之后裔)大散布施于贫民，并诣礼拜堂与圣者墓，祈请上帝助其胜敌，遣使布告伊刺克、呼罗珊两地之民。其由此两地来赴之教长司教为数不少。合赞在斋月之中守斋戒，每夜会食时，与列席共食之突厥人与波斯人为数甚众。

伯都曾命脱合察儿辖罗姆。丞相撒都鲁丁因行钞大拂众心，时人名之曰“钞人”。伯都乃罢其职，左授为罗姆征收课税官，以迭思塔只儿丹人札马鲁丁代其相职。札马鲁丁初为撒都鲁丁所援引，后为其敌。及代之为相后，恐其阴谋，故远谪之。撒都鲁丁既左迁，颇怨望。知非助合赞得位，不足以除其敌。又知脱合察儿与伯都宠将秃答术不相能，乘机劝其谋叛。二人乃决定谋废伯都，输诚合赞。会阿里黑帖木儿 (Eriktimour) 自合赞所来迎博勒干可敦，

伯都藉词气候不适,故泥其行。撒都鲁丁因说可敦以道歉为名,遣司教马合木(Mahmoud de Deinavar)赴合赞所。诸将脱合察儿、出班、忽鲁迷失、不黑歹等亦托此司教秘密输款于合赞。马合木偕忽都鲁沙至合赞之鞞耳朵,对众述其奉使之词毕,阴语合赞请独对。合赞乃命其侍从延忽都鲁沙至其家赴食。马合木遂具言众将归心,仅有坤竹克巴勒、秃合勒、秃刺歹、伊勒赤歹四人因罪重不敢拥戴,一俟闻起兵之讯,诸将即相率来归。合赞闻此不意之喜讯,甚悦。乃厚遇马合木,嘱其伺探伯都宫中之事。曾有河中敌兵侵入呼罗珊之警报,合赞遣涅孚鲁思率兵往御。河中兵闻其至,乃渡阿母河退走,涅孚鲁思遂还。马合木以敌兵侵入事还报伯都,伯都甚喜,以既有敌兵牵制合赞,涅孚鲁思既远离,遂以此方不足为患,乃散其兵。马合木以合赞感谢之意转告诸将,诸将归命之心愈切。马合木者,昔受阿鲁浑之知遇,颇嫌伯都之善遇基督教徒,欲助合赞以振兴回教。

撒都鲁丁以赴罗姆为名,至帖卜利司,约其弟护都只罕、其从弟哈瓦木木勒克(Cavam-ul-mulk)与之同谋。于8月初,携其所能携带之金银而逃。坤竹克巴勒遣军追之,不及,仅能掠其辎重。8月20日,撒都鲁丁至飞鲁司忽,合赞厚礼之。时合赞尚未能必脱合察儿之附己。撒都鲁丁素能驾驭此将,乃保进兵时必以兵从,同时请求合赞于正位后以相位酬其劳,合赞许之。撒都鲁丁乃以所约事遣使往告脱合察儿。

当此时间,有名忽都鲁沙者自伯都所奉使至。合赞疑而刑讯之,果奉命来侦合赞是否有进兵意,乃囚之于一堡中。8月26日,合赞遂自飞鲁司忽举兵,进向刺义,以涅孚鲁思率四千骑为前锋,命撒都鲁丁与之偕行。统将绰干与阿里纳克之子忽鲁迷失古列干(Couroumisch Kourkan)者,隶秃答术之万户军者也,因警讯频至,以修养战马为名,请之主将,主将许之。二人遂取业已修养之战马

五百匹,夜奔合赞营。合赞赐以荣袍宝带。二将请为前锋,合赞许之。

合赞营于忽马(Couma)河畔,以军事委之涅孚鲁思,从此将言,遣使传檄附近诸地,言其以兵十二万来继承父位。刀既出鞘,其敢执兵以抗者,以叛逆论,必族诛。传檄以后,所得效果果如所期。

涅孚鲁思率四千骑先行,路遇行人,皆拘留之,俾伯都不虞其至,进兵西皮德河畔之昔札思与琐刺瓦儿(Sohravard)。9月22日,统伯都军前锋之秃刺歹闻敌近,遣人入告伯都。伯都以为既与合赞分国而治,不虞其有进兵之举。其受涅孚鲁思之给,尤以为恨。兹得警报,立即遣人问计于都元帅脱合察儿。脱合察儿劝其率兵进击,不难破之。伯都信任脱合察儿过深,遂从其言进兵。时脱合察儿已得撒都鲁丁密报,营于大军附近之地,夜与同谋数将投涅孚鲁思营。其士卒见主将逃,亦多归命合赞。翌日,伯都见将卒离贰,乃自西皮德水畔偕数将出逃。同日抵梅丹苏黎曼沙(Meidan Souleimanschah)。24日,按帖木儿(Eltimour)以其万户军偕宗王合儿班答与统将数人皆投涅孚鲁思营。伯都闻其军又有离贰之讯,乃偕坤竹克巴勒、赤察克、伊勒赤歹等数将又奔翰章蔑连的,欲逃谷儿只依统将秃合勒,冀得其助。

合赞至昔札思。宗王合儿班答伊勒歹(Ildai)来见。进至西皮德水畔,秃刺歹忻都忽儿子燕帖木儿(Iltimour)钩案:此人与按帖木儿疑是一人偕数将来降。旋进至蔑连的,以待涅孚鲁思、忽都鲁沙进兵阿刺司河追逐伯都之讯。

涅孚鲁思追逐伯都甚急。马疲,乃分遣忽鲁迷失、沙的(Schadi)二人率四千人往追。至纳克绰汪城附近,获之以献涅孚鲁思。涅孚鲁思嘲伯都曰:“我曾约以合赞献汝,汝今可见我意之诚。我既守约,汝何故不守约背我等逃?”伯都请其引见合赞。时合赞已至翰章,捷报至,言谷儿只之驻军已捕伯都,伯都欲来见,已遣二百

人护送之来，明日可至。合赞不欲见之，遣使率卫士命杀之于道。使者遇伯都于帖卜利司之北，依蒙古俗设宴享之。饮至夜，遂于10月5日星期二至星期三之夜杀之。其子乞卜察克亦被杀于蔑刺哈附近克叔儿(Keschour)之地。伊勒答儿逃罗姆，秃合勒则走谷儿只见《史集》。

西利亚史家《世界史略》六〇九页曰：“此王谦恭仁厚，喜接学者，不分国界，皆厚遇之。与阿八哈妃东罗马公主相处数年，颇知基督教理，曾许基督教徒设礼拜堂，并许在其斡耳朵中鸣钟，且言其自为基督教徒，并悬十字架于项下。然因此时波斯之蒙古人多从回教，本人亦曾皈依，不敢公然表示其偏重基督教之意。然彼虽从回教，并不守回教习惯，故回教徒颇怨其倾向基督教徒。其在位时代虽短，所用基督教徒甚多也。”海屯(第四十章)亦以伯都败亡之要因，乃在回教。据云：“此王是一良好基督教徒。曾重建教堂，致无人敢在斡之中宣传回教者。顾因斡信从回教者众，不得不予姑息。所以回教徒密与阿鲁浑之子合赞通款，如合赞抛弃其基督信仰，则将奉之为君，以代伯都。时合赞信仰不固，故从其谋，是为其叛变之原因。伯都不知其臣之叛离，以军往讨。及抵战场，其军中之回教徒皆相率往投合赞。伯都见为众所弃，乃逃，然被获而见杀。”

第五章 合赞

合赞至帖卜利司——其第一布告——毁偶像教基督教犹太教诸祠寺——合赞之皈依回教——其对于偶像教之立说——基督教犹太教佛教等教教徒之受虐待——惩罚伯都之党——以涅孚鲁思为辅——涅孚鲁思之祈恩——以撒都鲁丁掌省事——合赞之即位——合赞之幼年与教养——诸王都哇撒儿班之侵扰呼罗珊朶楞答而——合赞筹谋战费之方法——宗王速海之谋除涅孚鲁思——宗王阿儿昔兰之叛——河中蒙

古军之退出呼罗珊——斡亦剌部之离贰——其投埃及——阿美尼亚王之入朝合赞——丞相撒都鲁丁之被判处死刑——其获救免——脱合察儿之结局——合赞对此所引证之史事——统将巴勒图之叛于罗姆——大罗耳阿塔毕之被杀——小罗耳阿塔毕之被惩——涅孚鲁思之责纽璘阿合——涅孚鲁思之被劾——构陷涅孚鲁思之阴谋——其诸弟与其党之被杀——涅孚鲁思之叛——其败——其逃也里——克儿特朝诸王及涅孚鲁思与也里王之旧谊——涅孚鲁思之引渡与受刑——合儿班答之围也里——巴勒图之被杀——宗王台术之被杀——合赞冠缠头巾——谷儿只之乱——撒都鲁丁之被杀——任命撒都丁为丞相——罗姆算端马思忽惕之被废——速刺迷失之叛于罗姆——其结局——罗姆之最后诸算端——乞卜察克与其他诸降将之至波斯——决与埃及一战——西利亚军之侵入底牙儿别克儿

合赞发自斡草，10月5日至帖卜利司。宗王速海与大断事官率诸教长司教律士赛亦德族人来迎。合赞驻于苦迷(Schem)草原其父所建之宫内。

合赞首先布告臣民，命其安居乐业，命贵人不得压制下民，皆应遵守法律教规。其偶像祠宇、基督教堂、犹太教堂、火袄寺，总而言之回教诸国法律所禁之寺宇，概命拆毁，碎其偶像，盛以木架，以徇帖卜利司市中。西利亚史家云：“当涅孚鲁思追逐伯都之时，业命拆毁此种寺宇，杀佛教僧众，贱视基督教师，不许豁免其课税。其基督教徒未系琐纳儿带者，其犹太教徒头上无特别标志者，不许外出。至是既有明令，帖卜利司之民众遂将此城之教堂一概拆毁。当时基督教徒所受之虐待与侮辱，非笔墨所能形容者。尤以报达一城为甚，此城之基督教徒不敢出家门一步，仅命其妻女出司购卖，缘其衣服与回教妇女无别也。不幸为人所识，则受凌侮毆击。回教徒常嘲基督教徒曰：‘汝辈之上帝何在？汝辈尚有一保护者、一拯救者欤？’此种虐待不仅限于吾辈基督教徒，且延及犹太教徒

与偶像教师,后者境遇尤恶。此辈在先常受蒙古诸汗之敬礼,诸汗常以公帑金银半供制作偶像之用,至是多有改奉回教者。

“已而合赞通令全国诸州,并遣使者分赴各地拆毁教堂道院。使者至一地,设其地之基督教徒以贿赂献,可免此厄。诸使者求货财之心切于毁教堂之举,观额儿比勒城之事可以证之。使者至此城,待基督教徒之献金,至有二十日之久。后见无人来献,始命民众在11月28日,将雅各派与景教派之壮丽教堂两所拆毁。毛夕里之居民闻讯颇忧。顾其民贫,乃取教堂中之圣瓶,凡十字架、圣像、香炉、福音书之以金钱饰者,皆剥取以足献金之额,并釀金于附近之基督教徒,共得一万五千底那,以献使者。诸教堂因是未遭损害。”见《世界史略》六〇九页, Abulfaragii ap. Assem. tom. III, part. 2, p. 122。

先是旭烈兀以报达之掌印官邸赐景教大主教马吉哥,马吉哥于邸中建设教堂一所。至是亦为回教徒所夺,并掘发此大主教与其后任大主教典合(Denha)之遗骸,旋经基督教徒徙葬于同城其他教堂之中见 Amou, ap. As. sem. p. 125。

合赞初奉佛教,曾在呼罗珊之哈不杉城建设佛寺数所,日与诸佛教博士共饮食、相聚谈、礼拜偶像。自蒙古人统治波斯以来,其由迦叶弥儿、印度、畏吾儿、中国等地来至波斯之刺麻甚众。国中在在皆建佛寺,所耗甚多。由是此地六百年来经回教徒所禁之偶像教,到处皆见有之。然至合赞与伯都争位之时,遂启改从回教之念。史家刺失德云:“世人大致以为合赞之改从回教,乃因诸异密与诸司教之劝请,其实不然。观其某日对于本书撰者所表示之说,可以证之。据云:有若干罪恶为上帝永不赦宥者,其最大之罪恶要为崇拜偶像。我前此因不知其理曾一为之,然上帝曾启发吾误。其最先造作偶像者,盖欲使一比较他人完备之人,纪念永垂不朽而已,所以信其功能,求其仲介,祈祷以达其愿。殊不知此人在生之

时,从未有所求,且不许他人跪而求已。其人乃因卑屈而止于至善,将视此种崇奉无异地狱,则向之祈祷,不特不能偿所愿,且足以逢彼怒。吾人应知体为虚无,惟须思及活动此体之质。前者为地狱,后者为天堂。一种偶像仅能作行者足踏之用。由是人类将谓一完备之人之身体既成灰尘,而其身体之肖像,只能供足踏之阙之用,则吾人距离至善甚远之身体,更无足论矣。此种观念将足使其不必念及其可灭之身体,仅注意其灵魂,由是能获其存在之益,盖人类之被创造,仅由此黑暗之域渡光明之界者也。此汗常作是言,此非诸哲学家所能及者也。”

合赞惩其要敌数人,伊勒赤歹、忽失赤亦在数内。宗王阿刺弗朗(Alafrenk)者,乞合都长子,亦伊勒赤歹之婿也。伊勒赤歹随之入朝。合赞逮伊勒赤歹杀之。10月12日,涅孚鲁思、忽都鲁沙自阿刺司河还,系伯都诸将以献。合赞命涅孚鲁思、纽璘、忽都鲁沙三人按问其罪。合赞妃博勒干可敦与将数人请宥坤竹克巴勒。然涅孚鲁思因其曾促伯都杀其妻父阿黑不花,必欲其死,遂于10月15日杀之。自谷儿只逮秃合勒至斡耳朵,并杀之。亦勒答儿、伊勒赤歹钩案:此名非重见,必是另为一人及其他党于伯都者多人,亦皆处死,仅有秃刺歹、赤察克、亦答术(Idadjou)钩案:此名疑是秃答术之讹三人杖而后释。

是秋,合赞赴蒙古诸汗驻冬之地木甘,赏涅孚鲁思功,以之为辅,钩案:波斯汗常设辅臣一人,位在丞相上。前译西书者多译为大将,皆误。观后文副王之意自明,此外许其乞恩。涅孚鲁思乃跪请以后敕令之上皆冠以上帝与摩河末之名,改方印为圆印,定省中官吏等次。合赞并许之见《史集》。新铸货币亦皆著录信仰回教之词见瓦撒夫书。圣彼德堡科学研究院之亚洲博物馆曾藏有合赞时代之货币数种。1826年时 Fraehn 曾在此科学院记录中详为说明,此种货币一面上著蒙古字与阿刺壁字。最可注意者,上二行用蒙古字著录习用之“长生天气力里”(T gri-

in Kutchundur), 其下二行用阿剌壁字著录“合赞马合某(Gazan Mahmud)铸于弼斯喀”。下三行又用蒙古字著录“合赞铸”(Gassana Deledkéguluksen)一语, 右方用阿剌壁语著“年”字, 左方著“七百”, 反面则用阿剌壁语著录信仰回教之词曰:“上帝外无他上帝。摩诃末是上帝之使徒。愿上帝利之, 并付与安宁。”

初, 合赞许事成以相位畀赞章人撒都鲁丁。至是践约, 命其长省事, 并以西模娘人蔑力舍利甫丁(Sohéref - ud - din)为大必阁赤(Ouloug - Bitiktchi)。

诸可敦、诸宗王、诸大将等集大会于哈刺巴格, 推戴合赞为汗, 并签名于其委质书(Modjelga)。合赞遂于星者所择之1295年11月3日即羊儿年九月一十三日即汗位, 取算端之号, 而以马合某(Mahmoud)自名。

合赞母忽都鲁额格赤(Coutlouc Igadji)以十二岁归阿鲁浑。次年1271年11月30日诞生合赞于柁楞答而速勒丹脱因之地。星者预言其后必大贵。

合赞年甫三岁, 即教之乘马。阿八哈闻人誉其孙, 亟欲见之, 命阿鲁浑送之至。阿鲁浑不欲离其子, 乃于1275年春亲送之至晃火儿乌阑。阿八哈亲往迎之, 见孙大悦, 即于马上抱其孙置于己马之上。设宴以庆其孙之至。阿八哈必欲留养其孙于宫内, 阿鲁浑乃请属大妃不鲁干(Boulougan)物案: 此不鲁干似与《元史》之卜鲁罕同名, 疑亦是多桑书前此著录之博勒干可敦。盖多桑所录之人名常不一致也可敦使抚育之。不鲁干可敦无子, 亦喜育之, 曾云, 是为天赐, 我将抚育之如同己子。阿鲁浑置侍者十人以侍合赞, 而自返呼罗珊。

合赞稚年时, 即乐与同年诸儿以毡制骑士戏作战斗。年五岁, 其父命中国博士一人为之傅, 教以畏吾儿字与蒙古字, 暨其他刺麻之学, 善骑射蹴鞠(tchevkan)。年八岁, 初从其祖父猎于达蔑坚。阿八哈因其始猎, 为之庆祝三日。阿八哈常至其孙所与之戏, 监督

其教育，命女傅勿使其卧床过于柔软，不欲其马鞍上置褥。阿八哈死时，合赞年已十岁，尚在不鲁干可敦所。次年，其父纳不鲁干可敦为妃。阿合马之欲讨阿鲁浑也，阿鲁浑遣其子至西模娘以求和。及阿鲁浑往即汗位，不鲁干可敦随之，而留合赞于其新受封之呼罗珊，并以阿鲁浑所留存之一切贵重物品，大部分奥鲁(Ogrouks)暨爱欲乌黑阑(Eyou - Oglans)案：爱欲乌里阑突厥语犹言好孩子，疑是侍童界之。不鲁干可敦死，阿鲁浑别娶一妃，亦名不鲁干可敦，即以前不鲁干可敦之遗物赐之。新可敦所得之物甚富，盖阿八哈甚爱前不鲁干可敦，所得宝饰常以赐之。乞合都即位，又娶后不鲁干可敦为妃。及乞合都死，后不鲁干可敦又属合赞。

呼罗珊防军既少，河中之兵遂乘虚侵入。八刺合之子都哇与海都之子撒儿班同以兵来躡此地，并扰朮答而。12月8日，合赞得警报，命亦失木忒之子宗王速海与统将涅孚鲁思往御。时速海已返其驻地，数遣使召之，辄托故不至。复命统将火儿忽答(Horcoudac)往召之。速海醉中作叛语，火儿忽答以闻，合赞不问。及速海至，待之甚厚。1296年1月2日，速海率巴鲁莱(Baroulai)与宗王阿儿昔兰(Arslan)之两万户军赴呼罗珊。阿儿昔兰者，成吉思汗弟朮只哈撒儿(Dioudji - Cassar)之后王也见《史集》。顾国中数易君，国库虚耗，乃预征课税以供军费，并于牲畜十头中取其二。涅孚鲁思急于帖卜利司诸征收官处预征金数万，仓卒赴呼罗珊。

速海、巴鲁莱率前锋先行，进至克列水上，即蒙古人所名之秃儿罕沐涟(Tourcan mouran)也。二人怨合赞改信回教，谋废之，乃互约袭杀涅孚鲁思。速海既为旭烈兀孙，即以之嗣汗位。遣使约蒙哥帖木儿子宗王台术同举事，台术阳应之，密以其谋告涅孚鲁思。至来袭之夜，涅孚鲁思空营设伏伺之。袭者至，伏发，斩巴鲁莱。速海遁走。火儿忽答追擒之于哈儿寒附近，即命其同谋之将某依蒙古杀宗王法杀之于其帐。速海以匕首破来杀者之腹。别一

将至，夺刀杀速海见《史集》，瓦撒夫书第三册。

2月15日，涅孚鲁思命撒的迷失 (Satelmisch) 以叛事入告，合赞即命忽都鲁沙出班率诸将以兵往。讨旋闻叛者被诛，然同时又接警报，别有叛军奉宗王阿儿昔兰为主，进营于萨莱满速里牙 (Serai - manssouriye)。时合赞兵少，不能御，然士卒尚未完全归心，恐一旦张皇，士卒乘机抄掠。乃秘其事，以出猎为名，引军往御。叛讯未泄之时，出班已以一军击叛众于拜勒堪附近。初战不利，火儿忽答以军二千来援。翌日，合赞军进战，叛众降，叛首逃。3月28日，擒阿儿昔兰杀之。一月间，凡杀宗王五人，叛将三十八人见《史集》。

涅孚鲁思继续进兵，及至呼罗珊。时河中兵已扰呼罗珊、朶楞答而两地，挟所夺此两地之牲畜无数，渡阿母河去矣见瓦撒夫书第三册。

当合赞之军叛变欲谋废立之时，其驻守报达《史集》谓其驻于底牙儿别克儿之斡亦刺部人，亦叛走西利亚。其长万户塔儿海古列干 (Targai Kourkan) 者，因与伯都合击乞合都。合赞欲杀之，曾命其新任之底牙儿别克儿长官统将木莱以兵围塔儿海，别遣使率八十骑往逮塔儿海与其他斡亦刺部将校。然斡亦刺部人杀使者与其从骑举部渡额弗刺特河，往投西利亚。木莱率其万户军往追，与战不利，伤亡甚众见诺外利书。《世界史略》(六一三页)所记此部人迁徙之原因不同。据云：伯都在位时，斡亦刺部人夺附近突厥蛮之牛、羊、豕、马、骡、驼甚夥。合赞命还之，其不从者处死。然牲畜一部分业已无存，斡亦刺部人不愿以己畜偿。合赞与突厥蛮之使者又虐遇此部人，部人遂杀使者，以举部战士万人连同其家族暨其所有之物共徙西利亚。此部逃亡之人共约有一万八千户。算端乞忒不花 (Ketboga) 君临埃及已有一年，1296年1月，闻有外来部落至西利亚，命大马司长官遣异密阿林木丁辛札儿 (Allém - ud - din Sindjar) 至刺合伯特安抚其众，并命使者二人自

开罗赴大马司，以待斡亦刺诸部酋之至。1月31日，诸部酋至大马司者一百十三人。大马司长官偕诸戍将出城迎之，遵算端命，送之至开罗。算端厚赏诸酋，并录用之。然诸酋皆偶像教徒，埃及将士番卫者颇不欲在堡门与之同坐。诸酋食马肉，其杀马之法以物击马首；乃回教人则用断喉之法，其未用此法者，则视所杀牲畜之肉为不洁。人民见斡亦刺人在斋月不守斋戒，颇恚，因怨算端。算端徙其部众于西利亚沿海之地。斡亦刺部众至大马司时，城中人不许其人入城，命商人结市于城外，与之交易。此种移民死者甚众，其子女颇俊秀，人多喜之。故西利亚之将卒人民多收养其子，而娶其女。至若战士则分配于诸军中，后皆成为回教徒，而与其他人民无别见诺外利书，马克利纪书。

伯都之即位也，阿美尼亚王海屯曾入朝。先是1289年海屯二世嗣其父勒文三世之位为阿美尼亚王。1291年，阿克儿被陷以后，海屯曾遣使赴教皇捏古刺与欧洲诸大国王所求援。罗马教皇曾转求之法兰西王菲力帛，并以书鼓励西方基督教徒往救其亚洲同教之人，然迄无效果。1293年，埃及算端阿失刺甫以兵攻阿美尼亚。阿美尼亚王遣使卑词求和。算端要求割让必赫司那、马刺失、特勒韩敦，得之始退。必赫司那在旭烈兀侵略西利亚以前，原属阿勒波王。然当时为纳昔儿王守城之将，以城售于阿美尼亚王，得价十万银币见诺外利书。越四年，海屯二世让国于其弟脱罗思 (Thoros)，自入道院修道。海屯虽退位，其弟脱罗思与诸藩臣仍以大政求其裁可。1295年，因王妹出嫁于昔普莱司王弟梯儿伯，脱罗思与国中贵人集会于西斯，咸请海屯复位。由是海屯遂重执国政。其赴西牙忽黑谒伯都时，值涅孚鲁思进攻伯都。伯都乃请阿美尼亚王先还蔑刺哈，待事平然后召之至斡耳朵。及伯都死，海屯闻合赞驻兵于的不儿罕 (Dihbourcan) 附近之斡黑马 (Ocma) 山，乃奉重币往见。合赞曰：“汝为伯都来，而非为我来。”海屯答曰：“我

应委质于成吉思汗之任何后裔。凡居汗位者，我应来朝致敬。”合赞喜，赐以王袍，付以册封，并许其所求无不从者。海屯乃以不毁上帝所居与祈祷所在之教堂为请。合赞许将前令撤回，嗣后只许改偶像祠宇为回教教堂道院。1296年10月9日，海屯自斡耳朵还其国见《世界史略》六〇一页。

先是政变发生，合赞即位以前，撒都只罕曾以己名通令诸州，征发军饷。其目的要在维持秩序，保障居民安宁，原无他意。然涅孚鲁思因是恶之，潜夺其职，而以迭思塔只儿丹人札马鲁丁代之，并以其亲弟哈只贝 (Hadji - Bey) 总管课税印玺，别弟纳速刺丁撒的迷失 (Nassir - ud - din Satelmisch) 签署钤用大印之文书见瓦撒夫书第三册。

及至两宗王谋废合赞未成之后，撒都鲁丁虽尽忠于新主，仍不免有人劾其与叛人通谋。省中椽属畏人举发其滥情弊，反证此种诬告之实。撒都只罕遂被逮，责问数日，命人将其缚于马上，送至森林之中，欲杀之。顾送者前在乞合都在位时曾受其恩，欲报之，不即将其处死。薄暮，统将火儿哈答 (Horcadac) 钩案：此人应是前此之火儿忽答讨叛还，过其地，询知其事，命暂不执行，留骑士二人守之终夜。翌日，以叛人名册呈之合赞。册中无撒都只罕名，合赞宥之，命其居于斡耳朵附近之宅中见瓦撒夫书第三册。撒都只罕曾亲以此事告此史家，且言在狱时曾梦被送至刑场与被救，与后此所经适同。瓦撒夫似为撒都只罕之友，盖其在书中常誉之也。

合赞即位时，因知脱合察儿性多疑而好乱，欲远之，乃任之为罗姆长官。已而欲其不为患，决谋除之。命一将名忽儿门赤 (Khormendji) 者往图之，使其先与罗姆诸将同谋，且以合赞慰问书付脱合察儿以安其心。刺失德云：“汗之命杀脱合察儿，实为国家计，出乎不得已也。汗曾为此事以中国史中之一故事语其近臣曰：中国昔有两帝争位。甲败，为士卒所弃而逃亡。乙帝有臣某者，悯

其流亡无藏身所，匿之于一枯井中。追兵至，适大风扬沙，失逃者踪迹。匿之者遂给追兵退走。甲帝得返国，整兵再战，遂杀乙帝，而为全国之主，以高位厚禄重赏救己之人。有幸臣某进谗于帝，以为此人既叛其主，而使其主败亡，于理宜罚而不宜赏。帝思久之，乃命杀其人。其人哀祈曰：‘我曾救君死。’帝泣曰：‘我亦知之。然为正义与帝室关系计，不得不杀汝。’遂杀其人。合赞又曰，我亦不愿杀人。然为国家计，国君当罚而不罚者，将不能君临其国云。”

脱合察儿既死，合赞虽曾先事预防，然仍不免罗姆有叛事发生。统将巴勒图者，自阿鲁浑在位时代以来，权势已甚重。自其同僚沙马合儿死后，军权益专。汗数召之，辄托故不入朝。及脱合察儿死，遂举叛旗。时合赞妹先适秃合勒者，新寡，合赞以配忽都鲁沙。1297年，即命忽都鲁沙率军三万赴罗姆以平乱。忽都鲁沙大破巴勒图之军于阿马西牙平原，留速刺迷失(Soulamisch)追捕逃人，自返阿朗。

1296年9月19日，合赞自蔑刺哈附近之地赴报达驻冬。路经哈马丹附近之莱克(Rek)草原，留驻一月。以呼罗珊授其弟合儿班答，命其往镇此地。大罗耳君长额弗刺西牙卜先在合赞即位时曾入朝委质，至是又来朝。及其还也，路遇统将火儿哈答自法儿思来，强之同赴斡耳朵。诉其罪于合赞曰：“我前赴法儿思，路经其国时，此王避不来见，亦不供应刍粮。遣人赴忽黑吉鲁耶州征取课税，此州官吏以其地为其主之略地，不许征收。”火儿哈答且言阿鲁浑死后，额弗刺西牙卜曾为叛乱，今不应释之归。合赞从其言，遂杀额弗刺西牙卜于帐口，以大罗耳国授额弗刺西牙卜之弟那思里都丁阿合马(Nosret-ud-din Ahmed)。后来此王君临其国计三十八年见《乐园》第四册《罗耳诸阿塔毕传》。

同年有人诉小罗耳国王乌马儿(Omar)在两年前害其前任阿塔毕乞思儿(Khizr)而夺其位。召之至斡耳朵，合赞亲讯之曰：“汝

何故杀汝之亲属？”答曰：“俾免为彼所杀。”伊儿汗又问曰：“然则何以杀其尚在童年之子？”乌马儿不能对。合赞以付乞思儿之后人，俾其复仇，而以小罗耳国授胡儿失德(Khourschid)朝之别一后裔马速忽(Mass'oud)见 Tarikh Gouzidé, 第四篇十一章。罗耳山地也，处忽西斯单、伊刺克阿只迷两地之间。自脱司泰儿赴亦思法杭者，必路经其国。国境自北至南自东至西相距各六日程，是为一游牧之国，游牧部落居之。其民与曲儿忒人同种。国中城村甚少。罗耳昔属忽西斯单，10世纪初年时，有兄弟二人继承其地因分二国。西国邻于伊刺克阿只迷，遂名小罗耳。东国邻于法儿思，则名大罗耳。1155年顷，有曲儿忒首长名阿不塔喜儿(Abou Taher)者，据有大罗耳。先是阿不塔喜儿之曾祖阿不哈散法思鲁牙(Aboul-Hassan Fazlouyé)以所部百户自速马黑(Snmac)山徙阿勒波国，五十年前又徙居罗耳，自是阿不塔喜儿遂建法思鲁牙(Fazlouyé)朝。其子赫匝儿阿思卜(Hézar Azb)继立，拓其疆域。其国之半为泰勒人所据，亦游牧部落也。赫匝儿首先逐此部落于境外，旋取其地(Schoulistan 泰里斯单)。泰勒部人遂徙法儿思。已而哈里发纳昔儿册授赫匝儿为阿塔毕。传后七人，额弗刺西牙卜其曾孙也。后此国至1424年顷始灭。小罗耳自1101年以来属胡儿失德朝之君长，亦号阿塔毕。此国在16世纪中叶始灭。

12月，合赞至报达，然在冬季常猎于伊刺克。1297年3月10日，自报达赴哈马丹。时合赞对于涅孚鲁思之骄恣已有不满之意，此副王之敌亦谋陷之。其最可畏之敌人为纽璘阿合。纽璘镇守呼罗珊、祜楞答而，颇得其主信任。自以系出乞牙惕(Kiyotes)族，故视涅孚鲁思之弟若无物。涅孚鲁思弟曾诉之于涅孚鲁思。迨涅孚鲁思至呼罗珊，以敌兵之侵扰，归咎纽璘防守之不力，于言词之中表示愤恨之意，且欲按问之，举动倨傲，尤失众心。时其妇秃干术有病，涅孚鲁思仅留呼罗珊数星期，检阅军队毕，以视妻病为名，还阿哲儿拜占。以军事委之纽璘与宗王台术。涅孚鲁思既去，一部分军队因之逃亡。合赞不悦，以敌兵在迩，主将不能擅离守地，促之令还军中。涅孚鲁思请许其卒视妻病，而于1296年6月24日

至汗廷。汗之诸幸臣以其残忍狡诈，骄傲横恣，常为乱野，心尚未满，劝汗除之。然合赞以仅恃嫌疑，不能使之背誓。涅孚鲁思留数日，还呼罗珊后未久，秃干术公主死，纽璘阿合入朝。合赞命其亲弟合儿班答往统呼罗珊军队。

涅孚鲁思之离汗廷也，其敌谋以事诬陷之。先是涅孚鲁思谋拥戴合赞为汗之时，其力尚弱。欲依托教谊，乞援于埃及算端。报达有商人阿林木丁哈撒儿(A'lem ud - din Caissar)者，常往来埃及、西利亚等地。涅孚鲁思乃嘱其奉书于埃及算端。比其人以答书至，合赞已得国。涅孚鲁思不欲以此答书献，乃案照情势命帖思塔只儿丹人札马鲁丁别作答书，并命一未详其名之人润色，以此书呈合赞。及改易答书与哈撒儿使埃及之事觉，其敌遂谋以私通埃及算端之事诬之。诺外利书记涅孚鲁思失宠之原因云，六九七年，合赞杀其阿塔毕尼鲁思(Nirouz)。缘尼鲁思觉合赞欲除己，曾致书于埃及算端满速儿刺真(Manssonr Latchin)，请以军助彼往杀算端。答书为合赞所得，遂鞠正其罪云云。涅孚鲁思末次之至斡耳朵也，觉合赞对己已有疑忌之意，乃自呼罗珊遣其心腹也里人名撒都鲁丁(Sadr - ud - din Ibn Moufti)者入朝寄耳目。而其人反为合赞所用，使往报达谋执哈撒儿。适哈撒儿新自呼罗珊还，诣撒都鲁丁所。撒都鲁丁享以美食，中置迷乐，遂执哈撒儿与其从者以献。

丞相与其弟护都不丁伪为涅孚鲁思致埃及诸将书六封，中言合赞固为回教徒，然其诸将则力拒回教，请以兵来除此种异教之人，将以伊兰全土奉献。并言曾以此事告其两弟哈只纳邻(Hadji Narin)、烈杰赤。兹遣哈撒儿奉赠衣服数袭，纳诸书与衣十七袭于哈撒儿篋中。复为涅孚鲁思致其弟哈只纳邻书，往见哈只纳邻，乘间纳书于其篋中。

1297年3月17日，司教马合木与丞相弟护都不丁送哈撒儿于合赞所。时合赞驻在射赫烈南(Scheherénan)，面讯哈撒儿。哈

撒儿不承，搜其篋，得衣书。诸人皆识为涅孚鲁思之记室哈只刺马章(Hadji Ramazan)笔迹。合赞怒，命以骨朵击杀哈撒儿与其三从者。合赞欲不待所谓罪人之作乱，先发除之。命纽璘、拜因察儿(Baintchar)二人捕杀涅孚鲁思家属。塔因察儿(Taintchar)物案：此人应是前文之拜因察儿。两名未详孰是擒哈只纳邻至。纽璘鞠问，搜获密书。裸徇鞞耳朵一周，杀之，听人掠其财产，以其家人赐其妃不勒干(Boulgan khatovn Khorassai)可敦。不勒干者，阿儿浑之孙女，被杀者之侄女也。在本月及下月中，杀涅孚鲁思之二弟烈杰赤、撒的迷失与其子鞞耳朵不花(Ordouboca)于各地。

合赞命忽都鲁沙偕数将往捕涅孚鲁思。6月诸将会忽都鲁沙于哈马丹附近之额塞德，合兵进向呼罗珊。统将雪你台(Sounatai)、火儿哈答各率万人先行，主将忽都鲁沙引兵为其后应。

忽都鲁沙进至达蔑坚，火儿哈答、雪你台二人业已斩杀刺义、维刺明(Veramin)、胡瓦耳、西模娘、比司塔姆诸城涅孚鲁思所置之守将，涅孚鲁思兵出你沙不儿，与忽都鲁思之前锋战。涅孚鲁思军虽众，然失利败走。其二子阿合马(Ahmed)、阿里(Ali)殁于阵，其营帐与财货为战胜者所得。涅孚鲁思夜逃占姆之牧场，设伏兵于破墙后。火儿哈答率追兵于夜半至，欲夺马群。伏兵起，杀火儿哈答之兵甚众。涅孚鲁思复走也里，蔑力法忽鲁丁克儿特(Fakhr-un-din Kert)延之入城。先是法忽鲁丁曾附涅孚鲁思。及兵败，率所部退走。路遇雪你台军五百骑，为所擒。越数日，得脱走，遂还也里见《也里州志》第七篇第二章，《瓦撒夫书》第三册，《乐园》第四册《克儿特朝诸王传》。至是涅孚鲁思抵也里，欲不入城，其诸将亦劝其勿过信蔑力。涅孚鲁思复转念曰：“三日来我未祈祷，不能久废此事也。”乃率所部四百人入也里城。其步将数人弃之而去。

蔑力法忽鲁丁者，克儿特朝开业主蔑力苦思丁谟罕默德之孙也。苦思丁受蒙古帝之册封，为也里与呼罗珊东部主。蒙古人颇

重其勇武与能力。1266年别里哥侵波斯时，适在阿八哈所。阿八哈赠以马二百匹、甲二百具、护身甲一、刀一、弩一，携之至军中。打耳班之战，苦思丁为效死力，受重伤。战事平息，阿八哈厚赐之而遣之归。

越九年，蒙古汗受谗言，颇嫌苦思丁，欲诱之至斡耳朵。顾欲诱之，须先使之离其所居古尔山中未能攻取之杞萨儿要塞。1275年，阿八哈遂赐以乞刺惕(*khil'at*)衣一袭、牌子一面、谕旨(*yarlig*)一通乞刺惕，阿刺壁语名，指君上赐其臣下或一外国人之服，用以表示其宠遇者也。牌子以金属为之，上有图画与文字，以赐官吏与豁免赋役者也。此制出于中国，故即以汉名名之。*yarlig*，蒙古语犹言命令、谕旨、诏敕。谕旨之文曰：“蔑力苦思丁漠罕默德克儿特应知吾人宠爱之笃，其言行常得吾人之赞许，所请无不从之，虽有谗谤莫入。吾人数命爱弟迪歆斡兀立遣其重臣延之离其狮虎、鹰鹫所居之区，径居也里。兹既得吾人谕旨，宜赴也里，善治其国，解除恶政。”阿八哈复在谕旨中殿以誓不加害之语。苦思丁得谕即表示服从，且以重币献，并厚赂迪歆斡兀立、诸异密、诸长官等，离杞萨儿而至也里。

已而亦思法杭长官火者巴海乌丁、丞相苦思丁漠罕默德等数以函召之至伊刺克，苦思丁至亦思法杭，火者巴海乌丁率州中诸贵人迎于州境，亲送之至斡耳朵。阿八哈既怒苦思丁，乃留之不使还国，而遣苦思丁子鲁克赖丁(*Rokn - ud - din*)至打耳班军中。丞相等虽力为之解，阿八哈不从。1278年1月，命人毒杀苦思丁于帖卜利司。

次年，阿八哈至呼罗珊。其弟迪歆斡兀立为言：也里国中无主，内乱堪虞，请以苦思丁之子主国事。阿八哈乃召鲁克赖丁至，册封之为也里国王，欲其袭父名。自是人遂称之曰幼王苦思丁。

及阿八哈死，也里王不自安，乃于1283年避居杞萨儿堡，留其子嘉泰丁(*Guiath - ud - din*)于也里，代主国事。会有阿鲁浑之部

将名那颜忻都(Hindou)者,因得罪逃杞萨儿。阿鲁浑命执逃将以献,苦思丁从之。阿鲁浑喜,赐以锦衣鼓纛。然党于忻都者颇怨之。苦思丁不自安,遂深居要塞不敢轻出。已而其子嘉泰丁亦往依之。也里之民惧,多徙他所。时有尼兀答儿部酋名阿马赤(A-madji)者率所部之蒙古军万人侵袭此城,肆抄掠,虏男女妇孺而去,此城几荒废。

合赞之受封于呼罗珊也,于1291年命涅孚鲁思率五千骑往镇此地。涅孚鲁思欲兴复也里城,以其在迭烈阔思(Déréguez)区所掠之牲畜徙殖于此,命额思费匝儿(Fzfézar)、费刺(Férah)、西只斯单等地,将此域徙居各地之侨民送还,并豁免此城之赋税两年。无何,此城重见繁荣。涅孚鲁思贻书于蔑力苦思丁,请其归也里主其政事。苦思丁谢之,愿留堡以终余年,不再预闻此世之事。

苦思丁以子法忽鲁丁性好动,恐其生事,曾禁锢于堡中有七年。法忽鲁丁杀其监者,率侍者数人越锢所,逃入杞萨儿山巅之上堡,其父召之下不从。涅孚鲁思器其智勇,欲释之出以为己用,遣其弟哈只奉书往诣苦思丁,请宥其子法忽鲁丁之过。苦思丁答曰:其子疯狂,若释之,恐无事不可为。哈只请往见之。及见,告以涅孚鲁思援彼。法忽鲁丁喜,然以父未有其过不敢出堡。哈只复为之请。苦思丁曰:若涅孚鲁思作书付我,许不以其子将来之罪归咎于我,始敢遣之至涅孚鲁思所。涅孚鲁思乃作书曰:“我负担蔑力法忽鲁丁将来一切过失之责任。”其父亦约不责其子。法忽鲁丁至也里,涅孚鲁思喜,集呼罗珊之统将贵人厚款之,赐以己服。并告合赞,言蔑力法忽鲁丁来投,为汗效命。已而涅孚鲁思命其掌也里州事,以其弟塔儿干哈只(Tergan Hadji)之女妻之。苦思丁谟罕跌德二世隐居杞萨儿迄于1305年9月。

八刺哈子宗王都哇率十万人之入呼罗珊也,曾遣使赴哈儿只斯单(Chardjistan)法忽鲁丁所,召之来降。法忽鲁丁款留使者二

日，遽遣使者及其从者三十二人送至徒思，以献涅孚鲁思。涅孚鲁思嘉其忠顺，携之至汗廷。时合赞在伊刺克，乃厚礼之，赐以锦袍，册封之为也里国王，并赐鼓纛帐幕、现金十万，命为蒙古军千户长，嘱涅孚鲁思善待之。

至是，涅孚鲁思甫入也里城，忽都鲁沙已追踪至城下。忽都鲁沙前经徒思城，曾谒阿里后裔第八代教长阿里利扎(Ali Riza)墓，为两态之祈祷案：日间五祈祷(namaz)有四次须作八态(rek'ats)祈祷，然旅行人、行军人只应作两态祈祷，求上帝助其获敌。既抵也里，围其城。城中守御甚力，壁垒甚坚，且值酷暑，有数将请退兵。忽都鲁沙不许，命法忽鲁丁之妻父占姆之木甫惕(moufti)作书谕法忽鲁丁，献出涅孚鲁思，以免也里城之毁。法忽鲁丁得书以示涅孚鲁思，涅孚鲁思益信其忠于己。然其记室哈只刺马章劝其乘势拘禁法忽鲁丁，后再释而报其德，否则孤立无援，恐陷敌手。涅孚鲁思所部仅四百人，而也里城中忠于法忽鲁丁者有数千人。涅孚鲁思以既信之不可疑之，拒不从。然语为法忽鲁丁之从者一人所闻，以告法忽鲁丁。法忽鲁丁惧，与诸臣议。法忽鲁丁以为蒙古军早晚必攻拔此城，虏其妇孺。况且涅孚鲁思既背永远不以兵抗合赞之誓，遂决定执之以献。法忽鲁丁给涅孚鲁思曰：城中守兵士气丧失，宜以公所部兵分配于城守数军之中，以其勇战作士卒榜样。涅孚鲁思从之。城守兵中每十人分置所部二人，左右所存卫士甚寡。法忽鲁丁率健者数人登子城，自执涅孚鲁思系之，而告之曰：奉命执献忽都鲁沙。涅孚鲁思曰：“我何负汝而欲我死？曷不付我以马与刀，俾我赤身出与敌斗而死于阵？”法忽鲁丁曰：“自今以往，汝只能见刀于他人手中。”遣使执哈只刺马章之首往见忽都鲁沙，言已执涅孚鲁思与其随从之人，请以文书誓保合赞赦宥也里之罪。忽都鲁沙乃命异密李罗海牙(Foulad Caya)偕火者阿老瓦丁(Khodja Alai - ud - din)、占姆之木甫惕持誓书入城。及夜，法忽鲁丁系涅孚鲁思手，

命卫士送之至忽都鲁沙营。忽都鲁沙见之喜甚，面讯其罪。涅孚鲁思傲然答曰：“讯我者为合赞，非汝也。”由是闭口不言。忽都鲁沙命人仆之于地，腰斩之（8月13日），命孛罗海牙执其首赴报达，献捷于合赞，后悬其首于报达狱前者数年。执涅孚鲁思之弟阿儿浑哈只（Argoun Hadji）、忽勒都黑（Couldouc）二人杀之。忽都鲁沙于涅孚鲁思死后三日，拔营还伊刺克见《史集》。《乐园》撰者与刺失德所记微有不同，似曾采录《克儿忒诸王史》者。据云，法忽鲁丁欲免开罪于合赞，曾决定执涅孚鲁思以献。乃给之曰：城守之兵诸国人皆有，恐有一军开门纳敌，莫若以公之亲兵分守各门。涅孚鲁思闻其言，尤信其忠于己，遂分其卫士守诸城门，身旁几不留一人。法忽鲁丁乃命所都四将率古尔部卫士往执涅孚鲁思。四将等执绳附于城而上，时涅孚鲁思身旁仅余四人，发箭射登城者。然弓弦断，怒投弓，见诸古尔将询之曰：“汝辈何故来此，执绳何用？”一将答曰，蔑力命彼等来此建一避弩之所。涅孚鲁思乃指一处命之营建。一将进前以骨朵击其首，别二将缚之置一舍中。时蔑力亲率二百骑伏他所，遣人告涅孚鲁思所部守城兵，言涅孚鲁思有命召之。其兵遂还向于城，陆续为古尔部兵所杀。蔑力然后以涅孚鲁思献忽都鲁沙（见《乐园》第五册《合赞传》）。

合赞赏法忽鲁丁功，赐以己冠，并册封其为也里与其附近诸地之王。法忽鲁丁乘机请免入朝，然于用兵时许金军以从。合赞许之。已而欲脱离蒙古之羁勒，自恃也里要塞之坚，其军队已增至六万人，开始不纳岁贡，托词不应忽都鲁沙军队之征发见瓦撒夫书第三册。其后不久遂招致蒙古之兵。

先是尼兀答儿部屯于昔斯单一地。至是合赞在伊刺克阿只迷境内指定其驻冬驻夏之所，惟不许其盗寇抄掠。并与此部约，违者处死撰于15世纪末年之《乐园》云，此辈在今日尚执盗贼之业。然有人以伊刺克境内之盗寇事完全归咎于此部人。此部人苦于诬告与追求，乃不待允许相率走库西斯单，请求避居也里国中。法忽鲁丁许庇护之，以马匹、兵械、衣服给此部人，并将其收为己用。曾遣之侵入其所欲侵略之地，杀伤居民不少。诸地之人乞援于合赞。合赞

命其弟合儿班答统祆楞答而之兵入呼罗珊, 谕法忽鲁丁将尼兀答儿部人交出。法忽鲁丁托故不从。合儿班答遂进围也里, 拔其城, 屠尼兀答儿与古尔两部之人, 然土人皆免死。合儿班答营于你沙不儿附近, 遣人住谕法忽鲁丁, 设不欲其国残破, 则应将尼兀答儿部诸酋交出。法忽鲁丁命诸酋依俗发誓, 未经许可不得擅离。旋以己冠赐合儿班答之使者, 交出俘虏三十人, 请其转告此王, 言尼兀答儿部诸酋不花(Bouca)等业已遣派在外, 待其还, 将执以献。合儿班答洞悉此王性情固执, 乃率兵进攻也里。1299年中, 营于此城城下河畔, 拟围攻之。然闻法忽鲁丁业已退守亦名阿曼忽黑(Aman - couh)之伊失克勒哲(Lschkeldjé)堡, 遂进围此堡。缓攻四日, 冀法忽鲁丁之出降。继见其无降意, 乃进攻, 伤亡甚众。次夜, 法忽鲁丁率数骑突围出, 入也里城, 命古尔、哈刺只(Khalladjes)两部诸异密守此城, 自率百骑走古尔。明日, 合儿班答又进攻, 伤亡如前, 仍难攻下。旋闻法忽鲁丁不在此堡, 还围也里。其所部诸将为莱思忽都鲁(Reis - Couthouc)、胡刺朮(Houlad ou)、火儿哈答、木莱答尼失蛮(Danischmend Bahadour)诸人。法忽鲁丁所部诸将为亦甫梯哈儿丁(Iftkhar ud - die)、谟罕默德哈鲁尼(Mohammed Harouni)、札马鲁丁谟罕默德(Djémal - ud - din Mohammed Sam)、亦勒赤火者(Iltchi - khodja)、乌马儿沙(Omar Schah Khoraz mi)、帛鲁完牙儿阿合马(Pehluvan Yar Ahmed)等。战十七日, 两军死者数千人。司教失哈不丁占姆(Schihab - ud - din Djam)出城谒合儿班答, 请息兵, 言城中有战士五万, 皆愿死守, 恐难攻下, 而为汗军羞, 不如许和。合儿班答许之, 命其转告守城诸酋, 言王赦其罪, 应以十万底那来献。城中人献三万底那, 并许续献其余。及合儿班答解围去, 法忽鲁丁复归也里, 亟增缮守见《乐园》第五册。

1297年8月, 统将速刺迷失、阿刺卜(Arab)擒叛将巴勒图于

罗姆,送之至帖卜利司。9月14日,并其子杀之。翌日,合赞还其都城见《史集》。

涅孚鲁思之变以后,有人告合赞,言曾有人预言蒙哥帖木儿子宗王台术将于四十日前即汗位。合赞命执宗王台术,并预言人以及在场预闻此预言诸人杀之见瓦撒夫书第三册。

11月1日,合赞以缠头巾冠其首,诸蒙古异密皆效之。翌日,大宴群臣。同月7日,自帖卜利司赴阿朗驻冬,在道闻谷儿只之乱。先是1289年时,阿鲁浑杀的迷特里(Dimitri)王,以纳怜大卫德之子瓦失丹二世为谷儿只国王,并两部为一国。1294年乞合都废瓦失丹,而以的迷特里子大卫德五世(David V)主国事。至是,大卫德五世叛。合赞亟命忽都鲁沙赴谷儿只讨其乱,平之。以大卫德之弟还,合赞册授之为谷儿只王。是为瓦失丹三世(Wachtang III)见《史集》,Klaproth书。

自涅孚鲁思死后,合赞自执政务,以印授赞章人撒都鲁丁,大宠任之。忽都鲁沙还自谷儿只,谒合赞于答兰淖儿,以其戍地财政紊乱事责撒都鲁丁。撒都鲁丁不自安,欲以先入之言自保,乃告合赞曰:忽都鲁沙诸将残破谷儿只。合赞因是对于忽都鲁沙常致不满之意。忽都鲁沙不明其故,曾询撒都鲁丁何人进谗于汗。撒都鲁丁曰,此医师刺失德之所为也。缘撒都鲁丁近怨刺失德,欲以此倾之。此史家曾记载云:“某日余见忽都鲁沙谒合赞出。彼诘余曰:我二人素相友善,缘何毁我于汗?余答曰:公既从未害我,我焉能无故毁公?曾询其此语出于何人之口。如不以告,余将言之于汗。忽都鲁沙不欲指出其人,余乃在游猎中以此事告汗。合赞召忽都鲁沙至,促其指明其人。忽都鲁沙乃言此语出自撒都鲁丁。汗怒曰:此人狡诈性成,余实不能令其改悔。7月17日(四月三十日),逮撒都鲁丁及其弟护都不丁。19日按问之。撒都鲁丁善于答辩,若以时假之,或能自免。不意合赞遽命忽都鲁沙杀之。22

日，忽都鲁沙命二人执其手，腰斩之。此人乘乱而致高位，乃其结局如斯而已。”

5月25日，合赞至帖卜利司。6月4日，杀撒都不丁弟护都不丁与其侄乞瓦木木勒克(Kevam ulmulk)刺失德书中所记合赞一代事，杀戮官吏无页无之。吾人兹仅志其重要者而已。9月11日，合赞命素忠于己之萨维(Savé)人火者撒都丁(Khodja Sa'd - ud - din)为丞相，已而赴伊刺克阿刺壁驻冬。11月29日，至瓦夕的，在道频接速刺迷失叛于罗姆之警报。

先是合赞诛巴勒图，以其罗姆驻军属于巴因察儿、必扯忽儿(Bitchcour)、忽儿帖木儿(Courtimour)三将者命速刺迷失总统之。同时疑罗姆算端马思忽惕与巴勒图同谋，废之，别立其侄阿刺瓦丁凯库拔(Alai - ud - din Kei - Coubad)为罗姆算端。阿老瓦丁受封后，偕诸将同赴罗姆。是冬，罗姆天寒雪厚，道路难行。速刺迷失者，拜住子阿法克(Afak)之子也，欲据罗姆而自主，利用交通不便，散布谣言，谓国中乱起，合赞被废。结合数将袭杀巴因察儿、必扯忽儿，聚兵万人。哈刺蛮王马合谋贝(Mahmoud Bey)以突厥蛮万人从之，诱致驻在阿克失哈儿平原之戍兵，使从己。并聚合流氓无赖，共有众五万人。散罗姆之税课以犒军，贻书于埃及算端以求助。任命将校，赐给鼓纛。

1299年3月，合赞命忽都鲁沙率三万人往讨叛众。分其军为三军：出班将前军，忽都鲁沙自将中军，速台阿塔赤(Soutai Actadji)阿塔赤，突厥语犹言馭马人将后军。4月27日，遇叛军于额儿赞章之阿克失哈儿平原见《史集》。速刺迷失所部之蒙古军皆投合赞军，罗姆军从之。哈刺蛮军重返山地，其从速刺迷失者仅余五百人。5月3日，速刺迷失逃至西利亚边界之必赫思纳。先是曾遣其将罗姆人名莫克刺速丁(Mokhlass - ud - din)者奉书乞援于埃及。4月，埃及算端命大马司长官遣歆姆司、哈马特、阿勒波三城之军各

五千人往援。5月8日，援军甫欲自大马司出发，速刺迷失败亡之讯达此城。已而速刺迷偕必赫思纳长官也速丁(Yzz - ud - din El - Zourdkasch)共从者二十人至大马司，此城长官率士民出迎，送速刺迷、忽都图(Coutouctou)、马克刺速丁(Makhlass - ud - din)钩案：此人即前之莫克刺速丁至开罗。埃及算端优礼之，以封地赐忽都图。此人遂留埃及见马克利纪书。速刺迷欲至罗姆取其家属，请埃及算端以兵卫已行。埃及算端命伯帖木儿(Bektimour)送之至阿勒波，进入西里西亚。阿美尼亚军偕蒙古驻守此国之军邀击之。伯帖木儿战歿，速刺迷被擒，阿美尼亚王命送致合赞所见诺外利书。

以前所述13世纪末年罗姆国中之乱，未尝言及此国之王，兹请补述之。先是1268年鲁克赖丁被害，时其子嘉泰丁虽在幼年，木音乌丁、帛儿万涅奉之嗣位。国政操之木音乌丁，迄于1278年木音乌丁之被杀。越四年，阿合马召嘉泰丁入朝，废之，谪居于额儿赞章。次年，阿鲁浑疑其参与杀弘吉刺台之谋，命人以弓弦缢杀之。先是算端也速丁偕迦武斯死于克里米亚，其子马思忽惕往依阿八哈。及阿合马废嘉泰丁，即命马思忽惕为罗姆算端。1295年，合赞废马思忽惕，禁之于一堡中，分罗姆为四州，分赐帛儿万涅、赤漠罕默德贝(Pervéandji Mohammed Bey)、丞相札马鲁丁、副相(Ketkhouda)怯马鲁丁(Kémal - ud - din de Tiflis)、财政长官(Defterdar)舍利甫丁(Schéref - ud - din)四人，四人共应缴纳罗姆岁贡六十万于汗廷。由是罗姆人遂受前所未闻之横征暴敛。1297年，合赞以也速丁偕迦武斯子费刺木儿思(Féramourz)之子阿刺瓦丁、凯库拔主罗姆。1300年合赞废之，复立马思忽惕。越四年，马思忽惕死，罗姆之塞儿柱克朝遂亡。

蒙古人之统治罗姆，其弊仍与统治他地相同。质言之，破裂一切政治关系，造乱而残破其地。罗姆应缴纳伊儿汗暨其诸妃大臣

之岁币，随年而增。欲足其额，须增赋税。其欲在罗姆有封地者，只须其献纳超过所封地收入之献金。若继有别一人以更巨之金额献者，此二人不免以武力争，其地受害愈重。所有官职皆以售人，出价多者得之。得之者复转求偿其价于人民。其应献于汗之岁贡或诸大臣之贿金，微有延期，追索之使者立至。掙克人民，不罄其产不止。富者则中以伪造罪名，籍没其产业见谟烈靖巴昔书。益以蒙古长官之屡叛，政变内讧之频起，国中愈乱。诸突厥蛮酋长先取最远之地或山中林中交通不便之地据之，嗣后在旭烈兀朝亡后，且据有小亚细亚中央诸州。由是建立若干王朝，构成若干邦国。其在后日侵略邻国斥地甚广之斡都曼朝，即崛起于其中焉。

3月8日，合赞在报达得统将木莱报告，言有埃及降将乞卜察克(Kiptchak)、额勒别乞(Elbégui)、别帖木儿(Begtimour)、阿匝思(A'zaz)四异密率三百人来投。合赞命其送之至报达。诸降将至，劝合赞进兵，将使据有西利亚、埃及两地。马儿丁王涅只木丁(Nedjm ud din)因旧怨亦和其说，并献进兵之策见瓦撒夫书第三册。3月20日，合赞发自报达。5月28日，次乌章(Oudjan)，其弟合儿班答自呼罗珊来见，遂于其地开大会。6月25日，杀速刺迷失军中叛将数人。7月17日。合赞娶忽都鲁帖木儿(Coutlouctimour)女怯刺门(Kéramoun)为妃，赐妃金六十万。9月12日，至帖卜利司。27日，杀速刺迷失于市，焚尸扬灰。

已而闻有西利亚军四千人侵入底牙儿别克儿，残破此州，取马儿丁城。适欲取莱司阿因，因不能守，始掣其俘虏而去。闻此军在马儿丁城曾于斋月中在回教堂淫回教妇女，并在其中饮酒见史集。埃及史家未言此役。合赞怒甚，遂决定进取西利亚。时其地因军人统治而致乱，亦有机可乘也。

第六章

埃及算端阿失刺甫之被害——其弟纳昔儿之即位——乞忒不花之废主自立——刺真之即位——埃及一军侵入西里西亚——大马司长官乞卜察克与阿勒波军中教异密之被猜忌——其逃波斯——刺真之被害——纳昔儿之复辟——波斯之优礼乞卜察克诸人——合赞之预备战事——渡额弗刺特河——至阿勒波——纳昔儿率埃及军往御——纳昔儿营中之乱——歆姆司之战——埃及军之败——入大马司——保障大马司安全之敕令——阿美尼亚人之掠撒刺希耶特——战赋——合赞之慈善事业——合赞在西利亚之任命——其归国——忽都鲁沙之围攻大马司子城——解围——忽都鲁沙之去——木莱之侵入西利亚南部——其退兵——埃及之重整新军——西利亚之收复——都鲁思部人之惩罚

1293年12月13日，埃及诸异密同谋奉副王巴牙答刺(Bayadéra)为谋主，于游猎时杀其算端阿失刺甫哈里勒。异密乞忒不花与开罗守将辛札儿叔札亦(Sindjar Es - Schudja' yi)同讨巴牙答刺杀之，奉克刺温第三子纳昔儿谟罕默德(En - Nassir Mohammed)即位，时年九岁。乞忒不花为副王，代执国政。已而辛札儿谋去乞忒不花而夺其位。乞忒不花执辛札儿杀之，诸将以新主年幼，1294年12月1日，废幽之，而奉乞忒不花为算端。

乞忒不花，蒙古人也。1261年第一次歆姆司之战，年尚幼，为埃及人所得，克刺温教养之，解放之，置于其所部玛麦里克部中，历擢为大将。至是即位，以异密刺真为副王。越二年，刺真等谋在大马司至开罗道中刺杀乞忒不花未成，乞忒不花得脱，走大马司，然遂失位。1296年11月15日，刺真自立为算端。刺真者，艾伯格

子满速儿算端之奴也。满速儿被废，为克刺温所得。至是诸将奉之为算端，惟预与之约：“待遇诸将与之同等，凡事皆与诸将谋。勿许其玛麦里克部人侵害彼等之利益，勿以此部人位于诸将上。”刺真誓守此约。誓后，异密乞卜察克语之曰：“将来即位，恐汝忘此约，恐汝袒汝之玛麦里克部人，而以大权委之免古帖木儿(Mangou Timour)。”刺真重再宣誓，许将来必无此事。乞忒不花始而为埃及军队所弃，继又为西利亚军队所弃。知不能与刺真争位，亦对之为效忠之誓，退居撒儿哈德(Sarkhad)堡中。

刺真以其旧奴免古帖木儿为副王，且欲使之继承大位。惟既与诸将约，恐诸将反对，乃谋先除埃及、西利亚两地之重要异密，而以免古帖木儿之党代之。质言之，以刺真所部之玛麦里克部人代之也。

根据埃及史家之说诺外利书，为行其谋，所以次年免古帖木儿决定遣数将往讨西里西亚，俾免其居中掣肘。乃命别都鲁丁别达识(Bedr - ud - din Bektasch)统埃及之军出征，木札发儿(Mozaffer)王率大马司诸州阿勒波、特里波立、哈马特之兵以从。

时海屯二世已不复君临西里西亚矣。先是此王在1295年归自合赞所，曾偕其弟脱罗思赴孔士坦丁堡谒其妹玛利亚(Marie)。玛利亚者，东罗马帝米开勒之后也。行时命其弟三帕德(Sempad)摄国政，三帕德遂结合诸藩自立为国王。1297年，曾由大主教格列葛儿(Grégoire)在西斯城举行授职礼，三帕德复请合赞册封为西里西亚国王。合赞许之，并以宗女一人妻之。三帕德还西斯，曾与大主教格列葛儿以易君事通知教皇，言新君愿举国受罗马教皇之保护。次年，海屯、脱罗思二人还至西里西亚，三帕德逐之不许入境。此二王重返孔士坦丁堡而求援，东罗马仅以金钱供给之。继欲赴诉于合赞所，行至凯撒里牙，被逮，而被禁于巴儿思伯儿(Barzrberd)。无何，合赞命人杀脱罗思，瞞海屯之目。此种残忍举

动,盖由三帕德所授意。其别弟名孔士坦丁(Constantin)者,遂进兵西斯,败擒三帕德,而于1298年即王位见Chamisch《阿美尼亚史》第二册二七二页。

埃及之进兵也,适当孔士坦丁在位之时。孔士坦丁曾遣使乞和,埃及不许,集诸军于阿勒波,进至阿马黑(Amac)。至是分路进兵。一军由巴格刺思(Bagras)山进向亦思痕迭鲁纳关,营于特勒韩敦城下;别一军逾美利(Méri)山。1298年4月17日,进至西斯关口,两军复合为一。时统军之二将因主张战略之异,各欲行己策。别达识主张围攻要塞。阿林木丁辛札儿则欲仅事抄掠。阿林木丁且言诸将别算端时,惟彼最后聆算端言,则彼为主将。别达识不得已从之。埃及军在阿木登(A'moudein)渡只罕河,遂肆抄掠。阿林木丁进掠西斯城,别达识进掠纳维儿哲(Naverzé)、阿答纳。两军所过之处,尽屠阿美尼亚人,掠牲畜。复合军自阿答纳经马昔撒重逾巴格刺思山,而抵安都城附近,适欲各归镇所。先是别达识因与阿林木丁争主军事,曾贻书阿勒波长官必勒班(Bilban),请以此事转呈算端。归军抵鲁只(Roudj)时,得还报,言阿林木丁行时仅与之言统率本军事,未命其总全军,应以别达识为主将。算端且命未得特勒韩敦不许还军。由是又取道阿勒波重逾巴格刺思山,分遣一军进取阿牙思(Ayas),为阿美尼亚伏兵所袭败还,全军进向特勒韩敦。此城居民闻敌至,退守涅只蔑惕(Nédjimet)堡。6月18日,埃及军占领特勒韩敦,同时阿勒波军占领马刺失。

阿美尼亚人多逃山谷,谷口有涅只蔑惕、哈木思(Hamous)等堡守之。埃及军至,堡军数战不利,守堡不出。埃及军遂入山谷,杀男子,虏妇女,得捕获品无算。已而算端传谕至,命取涅只蔑惕。埃及军围攻此堡计四十一日。堡中缺水,乃出其中妇孺及附近各地来此避难之居民,分为三队。第一队有男子二百、女子三百、儿童百五十人。迨出堡,围攻者杀男子而虏妇孺。续有男子百五十、

女子二百、儿童七十五人出堡，亦遭同一之厄。第三队出堡，结果亦同。堡中所余者虽仅战士，然因争水不免互斗。不得已遂请降，得免死。8月以堡献。

当围攻此堡之时，埃及军主将得十三堡之锁钥。别达识命大马司州之一军将谷儿只人赛甫丁也先迭迷儿(Seif - ud - din Essendémir)暂守之，已而售其仓储而退。诸堡遂复为阿美尼亚人所有。

埃及军取涅只蔑惕以后，撤军至阿勒波。时埃及援军四队至此与之合。当此时间，阿美尼亚王曾遣使赴开罗乞怜于算端。埃及军留驻阿勒波待命数月后，重返埃及，于1299年1月刺真被杀后四日抵开罗。

免古帖木儿之一部分计划既已实行，刺真又应其请，逮埃及诸大将，所余者仅西利亚诸将而已。1298年10月9日，在开罗声称鞑靼人行将侵入西利亚，命使者韩丹(Hamdan)、艾多格的(Aidog-di)往命大马司长官乞卜察克从速进兵至阿勒波以御敌。15日，使者至大马司。22日，乞卜察克率大马司军与巴黑里部人出发。然乞卜察克未久即知受人之给，蒙古军实无侵入其境之讯。给者欲用此策以除诸将，代守大马司之异密察罕(Tchangan)已奉命不许放乞卜察克还大马司。使者韩丹奉密命命阿勒波长官逮诸异密别帖木儿、额勒别乞、阿匝思、别思刺儿(Bezlar)等，并将所不能逮诸将毒杀。阿勒波长官迟疑不敢遽发，免古帖木儿促之执行，命其于阅军日(mevkeb)设宴时逮诸异密。然诸人已得乞卜察克密报，暗自防备。阅军日诸异密往聆宣读算端任命别帖木儿为特里波立长官之敕令。别帖木儿托疾不出。当时业已预备成熟，待诸将出即逮之，然后召别帖木儿于其帐。按例诸将应集于子城下，恭聆王令。宣读开始，即应下骑跪地。长官命卫士即于是时逮之。及至开始宣读王谕之时，长官先下马，诸将皆从之。然诸异密之恐被逮

者各以其玛麦里克部人围守其马，跪聆毕遽上马，旋密结成列而退。此计不成，长官又用别法。乃藉词毕刺特城有鸽传书言鞑鞞军来躏此城附近诸地为名，召诸将聚议。诸异密遣使还报，言将赴会。薄暮，皆上马出城，逃哈马特，与乞卜察克合。诸逃人为埃及统将赛甫丁别帖木儿(Seif - ud - din Begtimur)、撒法德(Safad)州长官法里速丁额儿别乞(Faris - ud - din El - Bégui)、异密赛甫丁阿匝思(Seif - ud - din A'zaz)三人。乞卜察克遣异密博勒合(Bolgac)赴开罗求宥于算端，并请大马司守将察罕速送财帛衣物至，以应自阿勒波来此诸异密之需。察罕拒之，并责其未逮诸逃将之非。埃及政府仍对乞卜察克虚与委蛇，命逮逃将，否则其本人亦将被逮。至是军实不继，其军多弃之还投大马司。乞卜察克所存之人甚少，诸异密遂决定往投波斯。乞卜察克请待其致埃及友人书之还报。已而答书至，劝其留待。然诸异密恐追兵至，不欲滞留，促其行。1299年1月14日夜，乞卜察克遂偕别帖木儿、额儿别乞、阿匝思三人，率三百余骑取撒刺米牙特(Salamiyet) 钩案：即色勒米牙特一道进向额弗刺特河，行时挈歆姆司长官与同行。至哈里耶廷(Carietein)，留其马而释之归。

及诸异密逃亡之事觉，阿勒波城放鸽传书，命逮逃人。旋闻其已投乞卜察克，并偕之同走撒刺米牙特。遂大惊恐，预料西利亚将受其害。亟遣两军分赴额弗刺特河与哈马特城追逐之，掠诸异密之财产，籍没大马司城乞卜察克之邸舍。追军至额弗刺特河畔，逃人业已渡河矣。

算端诸臣中有与免古帖木儿为敌者，见刺真宠幸之深，未能除之，乃决定刺杀算端。1月15日，卫士长谷儿赤(Gourdji)杀刺真于宫中，同时执杀免古帖木儿。

先是克刺温子纳昔儿漠罕默德被谪于哈刺克，至是诸将合谋奉之重即位，并以其同谋者异密秃黑赤(Tougdji)为副王，惟附以

凡事必经诸将同意为条件。此副王按例大宴左翼右翼诸异密，宴时言及遣使赴纳昔儿所劝进事。时谷儿赤起而言曰：“我为报吾主之仇杀算端刺真，顾纳昔儿王年尚幼稚，此举我不能同意。”指秃黑赤曰：“彼应为算端，我应为其副。其不从者，必遭不幸。”阿失刺甫部之玛麦里克人附和其说。然诸将多欲待别达识之至而以其主张为从违。

当此时间，有鸽自比勒拜思(Bilbeis)传书至，告以异密别达识率远征西里西亚之军还。1月19日，秃黑赤依例率算端之玛麦里克部人出迎。别达识杀之，同日并杀谷儿赤。

不儿只(Bourdjiyet)部之玛麦里克人克刺温有玛麦里克部人七千，曾使阿速人(Ases, Alains)与薛儿客速人(Circasses)别为一军，其数共有三千七百人，屯于山堡之中，而名之曰不儿只部。阿刺壁语Bourdj犹言番卫。阿失刺甫之部玛麦里克人，乃指算端阿失刺甫所部之玛麦里克人。满速儿部之玛麦里克人，乃指克刺温所部之玛麦里克人，盖克刺温一号蔑力满速儿也。撒里黑部人或指艾育伯朝算端撒里黑所部之玛麦里克人欲奉酌人异密拜巴儿思(Beibars)为主，撒里黑部人与满速儿部人则欲奉异密撒刺儿(Salar)为算端。已而两派复共推纳昔儿王承大位，遣异密二人前往劝进。新主未至以前，以异密八人摄政。纳昔儿至开罗，于第二次即算端位，时年十四岁，以异密撒刺儿为副王。

乞卜察克之使者博勒合于刺真被杀后二日抵开罗。摄政诸人即遣其还报乞卜察克等，以安其心，并命阿勒波长官逮捕艾多格的、察罕、韩丹诸人暨忽撒木部刺真一名忽撒木丁(Houssam - ud - din)，故名其党曰忽撒木部人诸异密。1月24日，博勒合至大马司闻乞卜察克等已走额弗刺特河，旋至阿勒波传逮捕诸异密命，并遣使以刺真、免古帖木儿之死讯往告乞卜察克。

乞卜察克与其同伴三人抵蒙古辖境，底牙儿别克儿长官奉命来迎尚有异密赛甫丁、别思刺儿携随从五人同时出走，然未赴乞卜察克营，

径走额弗刺特河，逾河至辛札儿，殁于此城（见诺外利书）。至莱司阿因，始接阿勒波之驿报。初以为伪，不敢信，继知其实。乞卜察克等自咎不应离西利亚而逃此，然既至此亦不愿还。复由毛夕里进至报达，城中戍兵出迎。合赞使者领诸人赴瓦夕的之斡耳朵。合赞盛陈卤簿自出迎，厚礼接之。命为诸人安置帐幕，供给其所需之物，设宴以享之。诸人回帐，合赞赐乞卜察克、别帖木儿各一万底那每底那合二百一十 drachmes，阿匝思、额儿别乞各六千底那，随从之玛麦里克部人暨马夫等各百底那。合赞命诸大臣各设宴款之。已而乞卜察克之一部分家属继至，合赞欲以哈马丹一地封乞卜察克。乞卜察克以其意仅在来朝日侍汗侧，辞不受见诺外利书，马克利纪书，〈埃及诸王史〉。

合赞欲进兵西利亚。曾依回教君主习惯，集诸教长、律士咨询此战之邪正。诸人咸答曰：“恶人加害于同教人，回教君主应惩罚之。”诸人盖隐喻最近埃及之来侵事也。瓦撒夫书（第四册）云：合赞自公然改信回教以后，曾以其事告埃及人。且曰：“我祖若曾与汝国为敌，乃因宗教不同所致。自今而后，可不复畏吾人常胜军之攻击矣。两国商民可以自由往来，应确信一切国家今皆应服从吾人。埃及君位由君王移转于奴隶之手。不复有主奴之别，尤应来归也。”合赞历述埃及政府之缺点，言各玛麦里克人皆谋窃据大位，算端之废立，一如幻术者手中之弹丸，此与国家兴隆不合者也，应以国属一正当而独裁之君主。合赞命在底牙儿别克儿组织一军，遣诸将分途征调军队见〈史集〉。十人中僉军五人，每人应有马五匹，军装全副。赍六月粮，以驼五千运输军粮。合赞指定其妃嫔安置其斡耳朵之所，命那颜纽璘守打耳班，异密撒答答刺罕（Sadac Terkhan）守法儿思、起儿漫以迄昔斯单、哥疾宁之边境，阿皮失哈（Apischca）仍镇罗姆。

1299年10月16日，合赞自帖卜利司出发，循蔑刺哈、额儿比勒、克沙夫而抵底牙儿别克儿。统将八失合儿八哈都儿

(Baschgard Bahadour)、克儿笃哇八哈都儿(Kertoua Bahadour)率罗姆之兵来会瓦撒夫书谓合赞于二月二十六日(11月22日)发自帖卜利司,诸妃嫔相从至于毛夕里。11月21日,合赞阅军于纳昔宾附近。马儿丁算端涅只木丁来朝,并为预备莱司阿因迄于札别儿匝德(Dja'berzad)堡一道之军食。12月7日,合赞由此堡渡额弗刺特,命宗王八刺儿兀(Balargou)、统将马麦(Mamai)偕马儿丁算端以万骑守此河。预计归军渡河时河水必涨,乃以革囊浮筏,以链系于两岸,而备渡河之需,即命马儿丁算端筹备此事。

合赞渡河后,复阅军。共有九万骑。命那颜忽都鲁沙总统诸军,统将木莱率先锋先行。12月12日,合赞至阿勒波,决定不攻此城。又阅军,合赞步行全线。出班曰:汗曾视其诸臣之马,请许以良马献。由是诸将皆献良马一匹。

全军发自阿勒波。道经田亩,士卒欲以麦饲马。合赞下令禁止曰:不可以人食供马食,犯者斩。进营于速马黑山中捕谍者。知三日前阿勒波长官必勒班塔巴乞(Bilban Tabbakhi)闻蒙古兵至,已逃。路遇哈马特长官哈刺宋豁儿(Cara Soncou),与之同赴歆姆司见瓦撒夫书谒算端。12月20日,合赞经哈马特城下,亦舍而不攻,而营于撒刺米牙特附近见《史集》。

埃及算端闻合赞进兵之讯,曾于9月22日率军发自开罗。进至合匝北特勒阿术勒(Tel-el-A'djoul)之地,营中变起。斡亦刺部人怨其部诸酋在刺真时代之被杀,又愤厚待本部之乞忒不花算端之被废,且嫉不儿只部玛麦里克人之当权,谋为变,欲杀当权之撒刺儿、拜巴儿思二人,而奉乞忒不花重为算端。乃乘乱进袭算端帐,欲杀算端,事泄有备而未果。撒刺儿、拜巴儿思所统之不儿只部人疑算端诸侍臣同谋,欲杀诸大臣,而弃算端去。然经人解释,始释其疑,合兵以平乱。翌日,执斡亦刺部五十人缢杀之。

12月3日,算端入大马司。闻合赞已以大军临额弗刺特河,

乃以钱币犒军，骑士一人各得三十至四十底那不等。然士气丧失，预睹其必败。西利亚之居民见蒙古军至皆逃，全境震恐。

及得阿勒波驿报，言鞑靼军已渡额弗刺特河，乃急遣大马司军出发。11日夜，算端率埃及军继之，进营于歆姆司城下，遣阿刺壁游牧部落往侦敌势。知敌军已抵撒刺米牙特附近见马克利纪书，蒙古人故意散布流言，谓不虞埃及军如是之众，本军行将退走见《埃及诸王史》。埃及军不释兵杖者三日，然军食乏矣。

21日，合赞率其军为两恻之祈祷，求天助其克敌。时军中马行久多疲，无马之骑士跪陈其马不能战于合赞之前。合赞命全军皆作步战，盖玛麦里克部人恃其马良，常持骨朵或弯刀以冲敌，历以此破敌阵。今以部队当之，可制胜也。

22日，合赞自撒刺米牙特进兵至距埃及军一日程之地。23日，命军备战。及其军抵一小溪刺失德以波斯语名此水曰阿卜八里(Abbarik)，蒙古人则名此水曰纳郁速(Narin Sou)。兹二名称之意同，皆曰细水，合赞以为是日时值星期三，不宜战，欲在此处息兵一日。骑兵皆下骑，有脱其甲胄者，有放马者。忽闻敌军近迫之讯，合赞身旁仅有中军九千人。左右两翼以为此日不战，故尚在后。合赞急整军备战，促令两翼进兵。

埃及军列阵于得胜山下哈里德(Khalid Ibn Velid)钩案：此名前作哈勒德基之附近，一如前此两胜蒙古军之阵容。合赞欲诱其离去此地，命统将速勒丹牙撒兀儿(Sultan - Yassaoul)率万人绕攻其右翼，埃及军亦欲利敌军之分兵而出，于是日黎明，急进行四小时，遇敌。埃及军列阵于歆姆司附近昔名(Modjm' a - ul - Mouroudj)阿刺壁语犹言草原聚合点今名 Vadi - ul - Khaznadar 阿刺壁语犹言库员谷之地。全军共有二万余骑，算端偕宫内使腊真(Latchin)在后观战。会异密拜巴儿思得痢疾甚剧，伏病退，副王撒刺儿代统其军。诸教长鼓励战士，士卒感动至于悲泣。

黎明后第五小时，埃及军马虽疲仍进战。先遣玛麦里克部五百人持火弩燃火油骑突敌阵。顾距敌远，火油熄。及抵蒙古阵，不待蒙古人全数登骑，此撮甲持刀或骨朵之玛麦里克骑兵，几破敌阵见马克利纪书，《埃及诸王史》。合赞亟命士卒下骑，以马为防具，发矢攒射。敌马在前者伤，在后者随之蹶见海屯书第四十一章。是时突闻忽都鲁沙所将右翼鸣鼓之声，此盖为进击之号。埃及军以鼓声来自合赞军中，遽引军攻敌右翼。忽都鲁沙即命士卒下骑，忽又命其登骑。未及上，埃及军大至。右翼败，死者近五千人。忽都鲁沙率残骑奔中军，依合赞见《史集》。合赞亟命中军与左翼并进，以步兵、弩手万人居前，发矢伤敌甚夥。阿刺壁游牧部落酋长爱薛所将本部兵居埃及军右翼前，损伤尤巨，先引所部兵退。阿勒波长官必勒班所将阿勒波哈马特之军继溃，已而右翼全军败退。不儿只部玛麦里克人所组合之中军亦不敌退走。蒙古军发矢射击败兵。埃及算端见已军败，泣求天佑。时在左右者仅腊真与玛麦里克十余人而已。迨埃及军左翼追逐敌军右翼还，已不复见中军与右翼矣见马克利纪书，《埃及诸王史》。是战也，始于十一时，终于三时始于黎明后之第五时，终于午后祈祷之时。质言之在11月22日日中至日入之间。

此战合赞先以中军坚忍抗敌，待两翼之至，继于右翼破后，力守不退，嗣后自持矛以突敌。诸将恐有失，致有勒其缰不使之进者，以身作则，故能转败为功见《史集》。合赞不欲大利用其战胜之威，仅进至距歆姆司一程之地，日暮即命止杀见瓦撒夫书。设其陆续追敌，敌兵能脱者恐为数甚鲜。埃及军恐马疲不能急退，故所弃兵械兜甲遍地。其逃亡大马司者甚众，余走巴阿勒伯克见马克利纪书，《埃及诸王史》。

两军战争方剧时，有阿刺壁游牧部落五千人绕道沙漠，欲袭蒙古军之后。合赞逆知敌人必用从前制胜蒙哥帖木儿之战略，已命克儿不花（Keur - bouca）率五千人居后策应。敌兵袭至，克儿不花

击走之。战后，阿皮失哈来自罗姆，西里西亚王率军五千与之偕至见《史集》。此次之西里西亚王为海屯二世，目复明，国中诸藩臣又奉之于第三次即王位。孔士但丁二世既被废，谋为乱，欲救三帕德出狱，事泄被逮，并三帕德送至孔士坦丁堡。此二人后死于其地见 Chamisch《阿美尼亚史》第二册二七四页。

埃及方面阵歿者，特里波立长官克儿特（Kert）、莫刺迦卜（Morakkab）守将拜巴儿思（Beibars）、巴刺特讷思（Balattnos）守将月祖别（Euzbek），统将数人，骑士近千人。大马司大断事官忽撒木丁哈散（Houssam - ud - din Hassan）不知所终见诺外利书、马克利纪书、《埃及诸王史》。诺外利云：是役也，鞑靼死者约有一万四千人。合赞见己兵损失之众，埃及兵退，不敢遽追，恐中敌计。日暮，算端至歆姆司。居民问计于算端，算端答曰：“我军已败，能逃者速逃。”言毕遽行，赴开罗。

合赞营于距歆姆司一程之地。翌日，诸将入贺，乃分赏战功最大者，传徼各地，以战胜事通知臣民见瓦撒夫书。案：执笔者即是瓦撒夫本人。

歆姆司长官以城钥献合赞。埃及算端之库藏及军中之辎重，皆在城中。合赞以之分赏诸将，并以算端纳昔儿之袍服赐数将，留歆姆司二日，尽俘其居民，进兵至大马司见《史集》、瓦撒夫书第三册、诺外利书、马克利纪书。海屯书（第四十二章）于记述合赞胜敌获歆姆司库藏分赏诸将以后又云：“撰此史书者曾目睹旭烈兀时代以来鞑靼人与苏丹（Soudan）之一切战役，然无人能及合赞两日之所为者。第一日以少数士卒坚拒苏丹之兵，其勇谋殊足以当其战胜之光荣。将来鞑靼尚存之日，必永远不忘其功业。第二日则以所得财货分赏将卒，自留者仅一剑一囊。囊中所盛者，埃及国之文籍及苏丹军之名册而已，余皆以供犒赏。合赞軀小而貌陋，在此方面固不及其士卒，然其勇武正直则实过之。”

12月26日，败讯达大马司，居民大震恐。城中闻呼号声，妇女怀抱其子女逃城外。居民弃家宅商店，争赴城门，有因拥挤而致

死者。或走近山，或逃埃及。已而闻人言鞑靼汗是回教徒，军中人多信回教，不逐逃人，见逃人亦不杀，仅取兵械马匹而释其人，人心稍安。前方逃人至大马司，然多异服，俾免民众之凌辱，且有断发去辫者，然仅归大马司，携其妇女什物往奔埃及。此种军人在道为阿刺壁游牧部落所劫掠者不少见（埃及诸王史）。

大马司城至是不复有警巡之人。星期日之夜，狱囚百五十人焚狱门破城而出，城中无赖劫掠庐舍。翌日黎明，余留城中之居民冀合赞之仁厚而止杀，乃公推大法官、城知事、州知事暨绅耆律士读经人赴奈伯克（En - Nebek）之地迎合赞。诸人见合赞皆下骑，有跪伏者，求译人转请宥大马司城民不死。合赞谕之曰：“汝辈所求，我早已许之。”然不欲食城中代表所献之食。

缘有名舍里甫合帖迷（El - Schérif El - Gatémi）者在代表启行前曾偕大马司居民三人赴蒙古营，合赞曾以赦宥城民不死之文书付之也。合帖迷于12月31日偕四蒙古人还大马司，而代表则至翌日始还。1300年1月2日，有一军校名亦思马因（Ismail）者率蒙古军一队入大马司城，赴回教礼拜堂招集臣民。命随从之一外国人登说教人座上宣读保障大马司城之教令曰：

“谕诸万户、千户、百户以及蒙古军、大食（tazikes）军、阿美尼亚军、谷儿只军暨其他属国诸军知之，上帝曾以圣语启发回教之光明，指导吾人归向摩河末之教，曰：‘其经上帝启其归向回教之心者，随其光明。其不信圣言者，则止于迷途。’见《可兰经》比闻统治埃及、西利亚者离开宗教，不守教规，背约违誓，其跻高位者，各‘思满足其邪恶之倾向，毁灭种子，而上帝不喜罪恶也’见《可兰经》第二章二〇四则，其行为使人民惊惧，其贪婪之手延及其臣民妇女财产，离开正道而施暴行。吾人因倾向回教之热忱，乃以众军为民解除倒悬。设赖上帝之助，侵略此地，吾人许将一切扰民之政解除，遵守下述圣诫：‘对于亲属，上帝欲其正当宽厚，禁止违犯与罪恶，特

诰诫俾汝辈忆之’见《可兰经》第十六章九二则等语，而使其一切人民享有公平仁厚之益。并注意设教人之言：‘正人列于上帝之右、光明宝座之上。’质言之，其在圣诫与在其对于其近属暨其统治臣民之行为中，遵从公道者，皆应位列于此见《可兰经》。吾人既欲达此目的，有此志愿，所以上帝已助吾人克敌。吾人信仰回教因是愈笃。吾人曾禁止本军不许扰害何种阶级人民，不许扰害大马司城境暨西利亚之地，不许损害居民本身以及其家属财产，俾商农及其他各业人等得以安居乐业。设吾人之士卒中有违禁令敢于掠虏居民者，即处死刑。俾知吾人言出法随，决不宽贷。诸士卒等亦不得虐待其他宗教，若犹太教、基督教、萨婆(Sabéens)教等教之人：‘盖其献纳贡赋，俾其财产如同吾人之财产，俾其血肉如吾人之血肉。’见《可兰经》君主对于属民，应庇护如同回教徒。设教人云：‘国君为牧人，而凡牧人皆负其牧群之责也。’见《可兰经》

“诸法官、诸说教人、诸律士、诸贵人绅耆以及一切臣民等，皆应同庆吾人之胜利，祈天降福于吾人之王朝。六九九年四月五日(1299年12月30日)写来。”见诺外利书

教令公布以后，人心稍安。然子城守将阿林木丁辛札儿额儿哲瓦失(A'lém - ud - din Sindjar Erdjevasch)仍闭城拒守。1月5日，异密亦思马。因既奉命守大马司，命诸律士、司教、官吏等往谕额儿哲瓦失，速以城降，否则蒙古军将进毁子城。诸人至城下告守将派人出议。守将晋之，且言已得鸽报，追逐埃及人之鞑鞞人业已败还，算端已在合匪聚集军队，不久以大军至此。

异密乞卜察克、别帖木儿、额儿别乞、阿匝思等曾随合赞至西利亚参加歆姆司之战，于1月6日至大马司因与额儿哲瓦失有旧，亦遣律士、大官等谕之降。亦不纳。司教长某、蒙古统将自言为合赞之同乳弟某，与乞卜察克皆作书谕之，亦无效果见诺外利书。

同日合赞营于大马司南不远刺喜特(Rahitt)之地。刺喜特

者，忽塔(Gouttat)乡之东部，因其林园繁殖、果木畅茂、水草丰满，东方人常名之曰地上天堂者也。大马司居民谒蒙古汗于此地。汗询之曰：“我为何人？”居民答曰：“阿八哈汗子阿鲁浑汗之子合赞沙。”汗复问曰：“纳昔儿之父为何人？”答曰：“额勒菲(克刺温)。”又问曰：“额勒菲之父为何人？”诸人不能对。史家刺失德曰：“由是诸人始解其算端乃因偶然而得位，非因门阀而得位。而诸人为旭烈兀后人之臣民也。”合赞又曰：“汝辈实无所轻重，然汝辈之死者功绩实多。”合赞盖隐喻设教人之伴侣、摩诃末之后裔与回教之信徒，而其坟墓散布于大马司城之内外者也见 *Djihan Numa* 五七一页。合赞入大马司，羨其壮丽，不欲其士卒毁此城。乃使卫士守一门，而闭其七门。并禁其擅入附近之园林见《史集》。

8日，始用合赞之名祈祷。其名衔曰：“吾主，大算端，回教与木速蛮之算端，得胜之马合谋合赞。”祈祷以后，乞卜察克与亦思马因登设教人之座，宣布教令，任命乞卜察克为西利亚全境长官，许其任命境内大马司、阿勒波、哈马特、歆姆司四州知事、法官、教职等职。大马司居民大悦，以为将受优待。宣命毕，散给金银钱币于人民，征收课税官及其他民政官吏。除在特别重要之事件中须请命于新主之丞相外，皆仍各守其旧职见马克利纪书。

合赞诸将藉词子城不降，请许纵掠。合赞不许，并严为禁止。除持有省令者外，凡将士皆不许入大马司城见《史集》。然大马司之居民曾许缴纳战赋一百万底那也见瓦撒夫书。

9日，阿美尼亚军纵掠大马司城北相距一小时程哈雄(Cassioun)山下之撒刺希耶特城。此城及其附近，园林别墅甚众，一乐土也，至是皆毁。甚至礼拜堂、墓祠、道院之地毡、明灯亦被取去，此种建物悉被焚毁，发墓出尸以求财货，居民被杀被虏者近万人，此城遂废。闻阿美尼亚王因历受西利亚军队之侵扰，曾欲毁大马司城以报之。然乞卜察克不许，仅以撒刺希耶特畀之，故遭此厄。

麦哲惕(Mézet)、答里牙(Daria)两镇亦同时受祸。

司教塔乞乌丁(Taki - ud - din Ibn Timiet)见此种暴行,欲诉之于合赞。有人阻之,以为合赞闻其诉,必杀罪人,则未免结怨,而使大马司居民受其害。塔乞乌丁乃止,仅与丞相撒都丁与史家刺失德丁(Raschid - ud - din)商之。刺失德丁言,有蒙古统将数人未得战赋,应以此偿之。丞相命释俘虏,然大马司城仍不免受战赋与子城围攻之害。

以战赋分摊于各级人民,命蒙古军校监征之,拷取追求,无所不至。大马司附近士卒与乡民被杀被掠,因是死者近十万人。所献合赞之额,共有三百兆六十万答刺黑木(drachmes)。此外供给兵械、布谷暨马驼二万匹,逐日并须供应合赞宫廷、乞卜察克与诸蒙古统将邸之需,至若寻常士卒则掠以自给,已而食粮缺乏,物价腾贵见马克利纪书。

合赞在战前曾发愿,愿以金镫、缠头、地毡供献两军接战地附近赛甫丁哈里德(Seif - ud - din Khalid Ibn Vélid)阿刺壁名将,曾战胜东罗马帝 Heraclius,而没于哈里发乌马儿时代者之墓祠,至是偿其愿。又拨大马司境内数村之收入,为赫不隆(Hébron 地方奥刺憨 Abraham)墓供应之需。先是埃及诸算端曾以专供默伽、默德那两城宗教基金之收入为默伽巡礼人护卫之用。至是合赞为偿其愿,以此收入返其原始用途见《史集》。马克利纪书仅言著名天文者著思人纳速刺丁之子亦思塔班(Istabal)总管其国宗教基金者,取大马司城宗教基金二十万答刺黑木。

征收战赋既毕,合赞追认乞卜察克为大马司长官。任命别帖木儿为阿勒波、哈马特、歆姆司等地长官,额儿别乞为撒法德、特里波立暨沿海区域长官瓦撒夫书谓当时之西利亚分为三部。一为大马司州,其境止于歆姆司附近;二为歆姆司州,亦名中部西利亚,包括特里波立阿迦(Akka)、色勒米耶特、玛刺纳曼(ma'arrat - un - Na'man)诸城;三为阿勒波

州，亦名下西利亚，包括哈马特、阿音塔卜暨速马黑、毕莱特、刺合伯特诸山，札刺鲁丁子牙喜牙(Yahia)总管课税。各以蒙古军一队赐之。留忽都鲁沙率二万四千人镇守西利亚见诺外利书、马克利纪书。时天时渐热，合赞畏热，乃于2月4日还其国海屯书(第四十三章)以为合赞之归国，乃因得海都侵入之讯。合赞任命数城长官后召阿美尼亚王至，告以行期。且曰，吾人甚愿以侵略之地委付基督教徒管理。曾谕忽地鲁沙待其至以地归之，并助其恢复堡寨。诺外利书云：五月十九日(2月11日)曾在主教堂宣布合赞之教令两件。其一任命赛甫丁乞卜察克(Seif ud-din Kiptchak 为苦 Schem)州长官(案：当时之苦仅指大马司州)；别一令规定此回教礼拜堂之收入迄今供军械局之用者，改作保护每年巡礼默伽人之用。此令且言合赞将于来秋至西利亚速攻埃及，兹留忽都鲁沙率六万骑防守西利亚。同月16日，次札别儿(Dja'ber)，以树皮造桥，渡额弗刺特河。

统将木莱于战后率一万五千骑追逐算端，进至合匝，尽屠所见之埃及士卒，残破其地。闻埃及算端已率二三千骑渡沙漠而归埃及，乃还见瓦撒夫书第三册。1月23日营于大马司城下见《史集》。

合赞行后，忽都鲁沙围攻大马司子城。蒙古军命子城附近之居民退出，登屋发矢。额儿哲瓦失乃纵火焚附近之房屋，其官厅、邸舍、道院被焚者无算。有工师某者，善发炮，曾在乌马牙族(Omayades)之礼拜堂筑炮。额儿哲瓦失恐城中发炮毁此壮丽建筑物，乃遣死士往锯断炮架。时工师饮食卧起于礼拜堂，且以妇女置其中。回教徒甚恚。子城中有敢死士出城杀此工师而还见诺外利书、瓦撒夫书第三册。

2月14日，忽都鲁沙舍子城不攻，以军事委木莱而去。乞卜察克又征课税以赈之。

合赞谕西利亚境内诸堡悉降。诸堡盼埃及军之至与蒙古军之退，无一降者。合赞谕降书首云：“长生天气力里，摩河末教福荫里。”书中言其信奉回教遵守教律，惟诺外利言其“纵阿美尼亚人焚杀，足证其行不践言。”盖阿美尼亚军在围攻子城时，曾在大马司

城恣其焚毁也。

忽都鲁沙行后，木莱率二万骑侵入耶路撒冷、合匝巴阿勒伯克、巴哈阿(Al-Baca'a)诸地。3月30日，不欲待纳昔儿之至，遽引军还波斯。时纳昔儿已率埃及新军进取西利亚矣见诺外利书。

1月12日，算端纳昔儿偕数将还至开罗，败兵亦相续至，皆狼狽不堪见马克利纪书。人民胥其不应见鞑鞞人逃。士卒习受人民尊敬，至是亦只能忍之见《埃及诸王史》。是役也，死亡甚众。遂在开罗为死者祈祷，并筹备补充军额。命各地供给马驼枪刀，征收课税长官请诸律士决议征收特别战费，仿从前司教也速丁允许算端忽秃思征收身税每人一底那之例。副王撒刺儿命往征求司教塔乞乌丁之意，塔乞乌丁拒之。诸将诣此司教所，诉其穷，主张有取国税以为军备之必要，并以司教也速丁之建议为言。塔乞乌丁答曰：此司教之所以有此议者，盖因诸将尽献其金银暨其妻女之宝饰及至各人宣誓所有已罄尚不足供所需以后，始许征收身税人一底那。“然今日诸异密，吾人固知其甚富，竟有以珍珠宝石饰其诸女者，亦有以宝石饰其妻妾之履舄，而以银盆供沐浴者。”由是身税遂不果征。乃命开罗之征收课税官征税于商贾富人，得金甚巨，足供武备之需。2月初间，新军由是成立见马克利纪书。算端贻书西利亚诸堡守将，奖其守堡之功，言将以兵来却敌，并励其坚守勿降见诺外利书。

埃及军备完成之时，即闻合赞归国、以乞卜察克留守大马司之讯。算端致书乞卜察克、别帖木儿、额儿别乞劝其来归。三将乃俟木莱退出大马司以后，于4月半间复又叛归埃及见马克利纪书、《史集》。木莱既弃大马司而去，异密额儿哲瓦失遂进据此城。4月8日，在公共祈祷中又重见算端之名，计算端之名不见于祈祷中者凡百日。木莱以军退出西利亚。

3月31日，算端引兵发自开罗，进至撒刺希耶特。4月14日，

异密撒刺儿引军进向大马司，在合匪、阿思哈龙两城间见乞卜察克等三将来投。撒刺儿责其引敌害国。三将辩曰：欲免刺真与其玛麦里克人免古帖木儿之陷害，不得不出亡。既闻刺真死讯之时，业已向合赞建议进兵西利亚矣。既不能变更前议，亦未能逃也。三将诣撒刺希耶特，算端责而宥之见马克利纪书，携之还开罗见《埃及诸王史》。

正月1日，大马司长官阿忽失(Accousch el - Afrém)入大马司捕治服务蒙古人之诸人，重者钉于十字架或缢杀之，轻者断手或足、或割舌、或挖眼。

赏异密额儿哲瓦失守城之功，赐锦袍一袭、答刺黑木六千。命诸阿刺壁部落酋长退还其所掠逃亡埃及军民之物。

遣一军至阿勒波，袭杀此城之蒙古人。命哈刺宋豁儿为阿勒波长官，以前算端乞忒不花代之为哈马特长官，异密乞卜察克为黍伯克长官。赐别帖木儿、额儿别乞、玛麦里克部各百人。并命别帖木儿为千户长。西利亚既平，5月28日，副王撒刺儿自大马司率埃及军还开罗。

先是居于克思罗汪(Kesrovan)山中之都鲁思(Druzes)部人曾利埃及军之败，劫掠败军。7月，异密阿忽失自大马司率军往讨。撒法德、哈马特、歆姆司、特里波立诸城长官各率其军会讨。都鲁思部万二千人退走山中，阿忽失等进击，败之，斩馘甚众，余请降，得免死。招其部诸酋至，命其退还所掠埃及士卒之物。诸酋献出军械衣服甚夥，并誓言未留一物。阿忽失罚此部人输战赋二十万答刺黑木，挈酋长数人还大马司。及至此城，命城民悬军械于肆中，习射击见马克利纪书。8月9日，大阅武装市民。各坊居民皆由本坊队长一人率之至。赛亦德族或摩河末之后裔则以其长(Nakib)一人率领。分别检阅之见诺外利书。

大马司既残破，此城之财货多徙埃及。至是遂又兴复，不待西

利亚移民之携财货还，此城已臻富庶矣见马克利纪书。

第七章

法儿思之被侵——合赞之营建与施舍——其对于阿里之尊敬与对赛亦德族人之赐与——其禁偶像——第二次进兵西利亚——气候不适——合赞之退军——遣使埃及——接见使臣于开罗——合赞致纳昔儿书——纳昔儿答书——合赞之游猎——大会——东罗马帝安都罗尼之遣使——安都罗尼以私生女嫁合赞——钦察汗脱脱之遣使——忙哥帖木儿之诸后王——遣使中国——阿刺贡王致合赞书

合赞远征西利亚时，其国两州曾为一蒙古军所残破。宗王忽都鲁火者(Coutlouc Khodja)者，河中汗都哇之子也。都哇曾以哥疾宁、西只斯单、巴里黑(Balkh)、巴达哈伤、马鲁等地封之，授以军队五万人，中有旧属察合台系之哈刺乌纳思部。忽都鲁火者以哥疾宁为驻冬之所，以古尔哈儿只斯单为驻夏之所。常逾申河侵入印度诸地，又在别一方面常强使也里国为其藩属。及合赞远征西利亚时，忽都鲁火者曾命爱牙赤古列干(Ayadji Kourkan)率军万人进略法儿思。此军所经行之起儿漫一地，自其主马合谋沙(Mahmoud Schah)叛变以来，复经合赞军队屯驻一年，地多残破。故仅在巴某(Bam)物案：《元史》之巴某似指此地，此地亦名库姆。有人考订巴某是Bamyan，疑误与赤莱甫特(Djireft)之间，遇阿黑汪(Agvans)部千人，俘其人而掠其财。自是遣军八千进取泄刺失，此城无戍兵，居民亟谋守御。赛亦德族长为之指挥，禁止居民出城。所以敌至设伏于城外，以军来诱，城中人无一出者。敌军乃弃泄刺失，而进袭可咱隆，又分兵抄掠格儿姆昔儿是为法儿思之南部，波斯语 Guermsir 犹

言热地, Serdsir 犹言寒地。一州两地气候不同者, 皆以此二名别之。尤以法儿思、起儿漫两地为常用、忽西斯单, 进至脱司泰儿、法儿思州之诸游牧部落, 若突厥蛮人、若曲儿忒人、若射班迦烈人、若沙哈瓦人 (Schacavah)、若忽黑蔑烈人 (Cauh - Mérés) 多受其抄掠之害。此军所过之地皆遭残破瓦撒夫书云: 设若根据法令供给粮秣, 则所费甚巨。顾此军军中既一无所有, 又从远道来至富庶之地, 所以任意残毁其地者垂二月, 以焚毁谷粮为乐。取羊一蹄牛一鬻而弃其余, 竟无所惜。所掠马驼羊驴等物之众, 致使各人分有畜群甚夥。抄掠逾二月始退, 集于忽里谟子。然至是为札叔 (Djaschou) 所邀击, 丧失人畜无算见瓦撒夫书第三册。

合赞以歆姆司与大马司之战利品还国, 遂从事于平和事业。6月4日至蔑刺哈, 翌日观天文台, 颇注意其中仪器, 命人解说其用法, 言有将在帖卜利司附近建设一天文台之意。后台成, 所置仪器中有数件为合赞所创制者刺失德云: 合赞曾对诸学者解说其所欲制造之仪器甚明。诸人颇惊其说之异, 以为难以制造。然合赞叙述既详, 遂依法制造。诸学者暨诸大数学家皆论为从前所未见者。

合赞自蔑刺哈至乌章钩案: 即转章。6月23日开大会于此地。会竣, 赴帖卜利司。当其驻留此都城时, 常赴附近诸地巡视。其命人营建之工程, 其墓堂即诸工程中之一种也。

迄于今兹成吉思系诸蒙古汗皆择一孤寂之地为其墓所, 不欲人知之。于其地种植树木, 设戍以守, 不许人近。合赞既信回教, 欲守其教习惯, 不用其祖先遗俗。历巡波斯全国诸贤坟墓, 曾曰: “一人之因天佑而死, 其墓为人所尊敬者, 较有幸于生人。我欲与诸贤略有若干关系, 将在我长眠之地周围建设慈善场所, 或可获天悯也。”乃在帖卜利司城西不远申卜之地, 营建此种建物。

当时最大之建物, 首数塞尔柱克朝算端辛札儿在马鲁所建之圆顶堂 (Kounbed)。此次合赞所建筑者, 较之更为广大。有圆顶墓堂一所、礼拜堂一所、学校两所、修道院一所、赛亦德族之养济院

一所、病院一所、天文台一所、图书馆一所、档案库一所、此种机关管理人之居宅一所、供给饮水之水沟一道、热水浴房一所。

合赞指定巨金以为此种场所设备地毯、香料、灯火、柴木等物之需，或其中所用多数人员给养报酬之用例如距帖卜利司八程之乌一章地之赋课一万底那，即其经费之一种(Djihān Numa 三八三页)，别以巨金供种种费用。有供创建人忌日应散食于此种机关人员与帖卜利司之诸教长名人莅此巡礼者之用者，同日并应为布施。有供星期五夜散施礼拜堂、修道院、学校、诸教师糖果之用者。有供儿童百人教养之用者，授诸童以《可兰经》，命教授五人、监者五人、妇女五人教养之，对于弃儿，则雇乳母哺之，教养至于成人。对于外国人之死于帖卜利司无法殓殮者则为之殓殮。在冬季六个月内，散谷黍于屋顶，以供鸟食。建设人对于任何人谋取此种鸟类抑加害者则咒诅之，命居民防阻其事。散棉于贫家寡妇五百人，供其纺织。奴婢负瓶取水，有破瓶者，给以整瓶易之，俾免受主人之责。命人除去道石，并于帖卜利司附近距离八程界内小溪之上，建设桥梁。

合赞以其私产供此种慈善事业之用，命作赠与之文约七份，由法官检证之。一份存于慈善管理人员之手，一份存于默伽之黑石堂中，一份存于帖卜利司法院，一份存于报达法院。凡法官之就职者应签名盖章于其上，合赞以当时最有功绩之人位置于此种机关之中见《史集》。命其新任首相火者刺失德丁(Khodja Raschid - ud - din)董其事见瓦撒夫书第四册。据此史家云，此种机关之收入逾金钱百万。此种建物周围以园林绕之，由是未久成为大城，较广于帖卜利司，而名之曰合赞尼牙(Gazaniyé)。合赞命于此新城之各门建筑商队旅邸一所、浴堂一所，由是各处来此之商人在各门有商邸可居。关吏即于邸中检查货物，浴堂即在商邸附近。合赞命人将远方各国之奇卉异木移植于帖卜利司。此城城墙甚小，业已倾圮。城外颇

有房屋园林，合赞遂筑新垣见《史集》。周围四程有半钧案：约合华里四十五里，城厚十肘(*guez*)见瓦撒夫书第四册。合赞曾云：“设若帖卜利司居民加增，将来可有余地营建。其最不清洁者莫过于人烟稠密屋高街狭之城。至若经费，我自任之。”两年工毕见《史集》。帖卜利司旧城周围仅有六千忽刺只(*couladjs*)。新城将附郭及维良(*Vélian*)、辛章(*Sindjan*)二山包括于其中，周围遂有二万五千忽刺只。诸大建物在维良山坊中。坊为丞相刺失德所建，故名刺失德坊(*Djihān Numa* 三八〇页引 *Hamd oullah* 撰 *Nazhat*)。

先是一年，合赞曾在其春日习居之乌章一地建筑市场、浴堂，并命诸臣建筑邸舍亭园于其中。此城不久成为美丽之城见瓦撒夫书第四册。

合赞欲防都哇军队之来侵，乃在泄刺失建高城，掘深壕。又在希烈(*Halla*)区中筑渠引额弗刺特河之水，以达忽辛之墓，灌溉克儿别刺(*Kérbéla*)之荒地。自是以后，墓地附近皆成良田园林，所产之谷逾十万秃哈儿(*toughars*)，其质优于报达所产。合赞命每年散谷麦若干于此墓附近赛亦德族之贫民。当时合赞所开之渠有三。此渠名合赞上渠，别有一渠引额弗刺特河之水至赛亦德阿不维法(*Seyid Aboul - véfa*)之墓。先是合赞猎于此墓附近，见其地无水可以饮马，既无水草，驴鹿皆瘠，欲引水以灌溉之，遂开此渠，而名曰合赞下渠。又于沙磧东部开一新渠，名曰合赞渠。诸渠灌溉之地所得之收入，一部分供阿不维法墓修缮之费，一部分入申卜之诸慈善机关。为免阿刺壁游牧部落之侵扰，于阿不维法墓之周围筑墙以防之，并于其中建筑浴堂与其他建物。由是在沙磧之中，兴建一环以田园之城市焉。

蒙古人亦模仿其汗从事营建。刺失德云：“此辈在前此习为破坏者，兹亦知建设，房园之价遂增十倍。”

国中诸村缺乏礼拜堂与浴堂者，为数甚众。回教徒因是不能

为共同祈祷，亦不能依教礼而为沐浴。合赞乃命在无礼拜堂与浴堂之处概为营建之。两年而工毕。此种浴堂之重大收入，概供各地礼拜堂维持之用据《乐园》之记载，遣赴各地村镇建筑此种礼拜堂与浴堂之使者，颇扰民，尤以在法儿思州中为甚。

合赞欲在国中诸大城，如帖卜利司、亦思法杭、泄刺失、报达等城之中，为阿里遗族建设养济院，指定专款以贍之。合赞颇尊敬摩河末之婿，曾两梦摩河末偕其婿阿里与其二子哈散、忽辛至，命合赞与彼等结为兄弟。自是以后，合赞爱敬设教人遗族之心愈增。曾巡礼阿里族之诸墓，厚赐赛亦德族人。常曰：“我对任何人无嫌恶之心。我承认设教人诸伴侣之功绩，故尊敬之。摩河末既入梦，命我与其诸子结为兄弟。我自当殊礼待之。”见《史集》由是可见合赞为十叶教徒，特言其梦而自解于正宗教徒(Sunnis)而已。

合赞初即位时，命将前朝所建之诸偶像寺宇一概拆毁，命佛教僧众改从回教，诸僧不得已从之。已而见诸僧改教之念不虔，乃命欲归国者听其归国，不归者必须虔信回教，不得明信暗违。如有营建偶像寺宇或火袄祠者，必杀无赦。然不变其旧有信仰者仍有之。合赞曾告诸人云：“我父是偶像教徒，曾建一寺而厚施之。我已将此寺其他寺一同拆毁。汝辈欲自给，可往依之。”时诸可敦与诸异密进言于合赞曰：“汗父曾在寺壁作画。寺既废，汗父之绘像致招雨雪侵蚀，于心似有未安。汗父既为偶像教徒，欲死者心安，似应将其营建之寺兴复。”合赞不从。有人劝其改此寺宇为宫院，合赞亦不从。刺失德云：“此种博士波斯现尚有之。然此辈与蒙古诸部皆不敢明白表示其信仰，遂仿木刺夷人秘密保存其祖先谬误之例而保存之。”

及秋，合赞重征西利亚。1300年9月16日，忽都鲁沙率前锋先行。30日，合赞发自帖卜利司，在札别儿渡额弗刺特河。1301年1月6日至阿勒波城下。此城长官哈刺宋豁儿先已率所部军仓

卒退走哈马特矣。合赞留阿勒波附近之地迄于17日。同月19日进营于金奈思陵(Kinnesrin)见《史集》，遣军入速马黑、安都两地诸山。去年蒙古军未曾侵入此地，西利亚北部之居民以为今岁亦然，遂相率避兵于此。不意蒙古军至，获马牛羊无算，男妇幼童甚众。所俘之多，致售男女一人仅得价十答刺黑木者。阿美尼亚人购入不少，复转售之于邻近富浪人所据诸岛见诺外利书。

埃及算端闻蒙古军进向额弗刺特河之讯，急征特别税课于开罗。人民不悦，明责当局者之非。且责军人曰：“昨日汝辈逃。今日汝辈则欲取我辈金。”算端乃下令，有人敢侮辱军人者死，财产籍没。

10月28日，算端率埃及兵发自开罗，至大马司，携此州之军同进。1月21日下令大马司城凡能执兵而不作战者死，其不能作战者应退守子城。由是居民多执兵御敌见马克利纪书。算端纳昔儿进至哈马特，与乞忒不花、哈刺宋豁儿之军合。复进至乌札(El-Oudja)，遇雨，续雨不止者四十一日。军中乏食，天寒人畜冻毙甚众，已而大水损辎重一部。蒙古所受此种气候不适之灾更甚，在进兵大马司之途中，雨雪不止，冻毙马驼甚夥，骑士多无马。由是合赞放弃其进兵之策，2月3日开始退走，在刺迦重渡额弗刺特河。23日在辛札儿附近与其妃嫔会见马克利纪书。刺失德曰：合赞在五月七日(2月18日)营于金奈思陵(此镇在哈马特道上，北距阿勒波一日程)附近，未闻敌至之讯，以为算端留埃及不进，乃不欲加害于回教徒。不再前进，命统领前锋之忽都鲁沙止于色儿明(Sermin)。22日合赞引军还。观诺外利书与马克利纪书之所记，合赞未遇敌而退兵。海屯书(第四十三章)则云：冬初，合赞在额弗刺特河畔预备进军，命忽都鲁沙率鞑靼兵三万骑先行。命其至安都时通知阿美尼亚王与东方诸国以及昔普莱司岛之基督教徒引兵来会，合赞然后以全军进入西利亚国。忽都鲁沙进至安都，传达汗命。阿美尼亚王来会，昔普莱司国之基督教徒亦由昔普莱司王弟梯冷(Tyrenn)伯率领进至安特刺德(Anterade)岛。拟再前进中，闻合赞得疾，医言不治，忽都鲁沙

已偕合赞引军还，阿美尼亚王亦归国之讯，集兵于安特刺德岛之基督教徒遂还昔普莱司。由是圣地之远征完全抛弃。

合赞归国三月后，遣毛夕里大断事官怯马鲁丁木撒(Kémal-ud-din Moussa)偕法官帖卜利司人纳速刺丁阿里火者(Nassir-ud-din Ali Khodja)使埃及。7月30日使臣携随从二十人抵大马司，居于子城。复由此城送二使与其随从之突厥人一人至开罗。8月22日抵开罗。次夜算端延见使者，诸将皆至山堡，士卒皆执兵护卫。殿中燃千炬，自堡门至殿门，两旁列玛麦里克部人各两行，戴金绣帽，服金绣衣。毛夕里大断事官入见，诵平和之词毕，为算端合赞暨诸埃及异密等祈愿，旋呈其主之书而退。此书至翌日始开读见马克利纪书。据此史家之记载，合赞书写以蒙古文，曾译为阿刺壁文。马克利纪仅摘录数语。《埃及诸王史》则录其全文。然与当时史家诺外利所志之文有异。吾人以为诺外利之文近真，故仅译此书之文。《埃及诸王史》所录大断事官之名并误。其文如下：

“长生天气力里，回教福荫里算端马合谋合赞谕算端纳昔儿大王知之：去岁其邪军侵入吾境，残害马儿丁州上帝之忠仆吾人之臣民，不守圣教，不敬上帝，为恶多端。吾人一怒，曾率军一部入汝国以讨罪。惟在行动之前，吾人循古信徒之旧迹，遵守圣经‘使徒派遣之后，俾人民对于上帝无词可述’见《可兰经》之圣语，曾使诸司教、教长等偕牙忽卜速古儿赤(Yacoub Sikurdji)案：速古儿赤为汗庭侍从之臣。速古儿(schikur)，蒙古语犹言伞，其职似在算端骑而出时执伞以覆算端之首。此种习惯亚洲君主类多有之，即埃及亦有此俗。撒西之《阿刺壁文选》第二册二六八页注引埃及史家琐欲迪(Soyout)所记当时(13世纪末年)之事云：“埃及算端盛陈鹵簿乘马出巡之时，以伞覆首。伞顶圆，质黄绫，绣金线。顶绣饰金之银鸟一。由异密之为百户长者一人执之。骑随算端之后”使汝国，吾人曾云：‘此预言人一如古之诸预言人。裁判之日近，惟有上帝惟能启示之。’见《可兰经》第五十三章第五十七则当时汝国固执不从，遂致汝与回教徒皆遭其祸。上帝以胜利属吾人，具见其

不直汝。‘将思避免上帝之注意欤，然则恶人独能避免欤？’见《可兰经》第七章第九十七则吾人以为汝将悔从前之失，于抵埃及时，将遣使请和，故顿兵大马司不进，以待使者之至。孰知汝归国以后，宣言于军民谓将进兵至阿勒波或额弗刺特河上。吾人乃以军来会，兵至额弗刺特河，吾人拟待汝至，而作是言曰：‘或者彼等在夜中不见光明与曙光。’见《可兰经》乃汝不至，又进至阿勒波附近，汝仍迟迟其行。已而闻汝引军还，足证汝欲避免战斗。吾人曾思，设若以常胜之军继续前进，军行所过，人民将受其害，遂亦回军。今兹吾人业已集合军队，建筑炮机战具，预以‘吾人未遣派使徒以前不遽讨罪’见《可兰经》告汝，然后进兵。特命大异密纳速刺丁阿里火者偕博识教长大断事官怯马鲁丁木撒奉此谕至汝所，并命其传达吾人之口谕：‘惟有上帝有权使人执行其命令。设其欲之，将指导汝等全体。’见《可兰经》第六章第一百五十则愿汝信从其言。盖在预告以后，不复再有谢词也。设汝不欲和，则回教徒之流血，其财产之被毁，皆因汝咎。汝应对上帝负担责任。圣语有云：‘上帝以此民付托于其人。其人不顾其民之困苦者，上帝将亦不顾其人之困苦。’见《可兰经》为汝臣民计，汝应熟思之。其已预告者，已执行其义务，无咎可承也。敬礼遵循正道者。七百年九月之次旬（1301年5月杪）曲儿忒山中写来。”见诺外利书

是书开读后数日，埃及政府诸执政语毛夕里大断事官曰：“君为回教徒中之俊秀，明悉本教应守之义务。请告吾人，此次提议是否一种诈谋？君若明言，吾辈誓不使世人知之。”怯马鲁丁誓曰：我仅知合赞与诸臣仅有修好同恢复两国商业之意，别无所知。其实“君等严防国境，如同往年足矣。脱此次奉使有诈意，则将知之，并有防备，脱提议诚实，则和议将成，勿庸过虑也”。

9月24日，算端偕诸臣游猎数日，旋至撒刺希耶特，召合赞使臣至，集诸臣四百二十人盛服见之《埃及诸王史》曰：使臣颇惊其冠服之

盛，以埃及军之美服与鞑靼人之服较之，相去诚不可以道里计矣。语移时，纳昔儿以答书付使者，各赐荣袍一袭、答刺黑木一万及布帛赠品而遣之归见《埃及诸王史》。答书内容如下：

“上帝气力里，回教福荫里，赞谢上帝。曾使吾人为最初之信徒，为被引导者之引导人。愿上帝助吾主摩河末，而降福于其家属暨其门徒。天主曾云：‘其相从在先者距天座较近。’见《可兰经》

“克刺温子算端纳昔儿告大算端马合谋合赞：敬接来书，曾注意读之。吾人见其中之责词，皆君谴责自己行为之词。君以为君之暴行无罪，而以罪属他人。上帝有云：‘勿自负担他人之罪恶。’见《可兰经》第六章第一八四则吾人不愿任其咎也。至若书言吾人边境若干戍兵侵入马儿丁境内之事，君言被迫出兵惩之，其实乃为君之暴行自解之语。兹吾人答曰：双方既无休战之约，自难免侵略之事。马儿丁之蔑力暨诸知事不断妨害此国及其居民，且庇护此种敌对行为。上帝有云：‘汝之所庇护者即属 汝之一党。’见《可兰经》君既视此种侵入必须报复，则当惩罚此种地域内之居民，如圣语所云‘恶行之报偿为一相类之恶行’见《可兰经》者，则不应统率种种教徒之军队进犯一回教之国，亦不应使十字侵入圣地，侵犯上帝第二神祠之耶路撒冷圣祠。君谓吾人可不致招来此种侵略，乃因吾人之行为有以致之，此事不难答复。盖既无和约之存在，吾人不能不出此途也。

“至若君谓仿天帝使徒之例，追随昔人之迹，预先遣使云云。吾人答曰：此种使臣来至之时，已在帐幕相接之际，两军相距不过一二日程而已。吾人并非避免战斗之人，亦非主张平和而表示一种恶行之人。上帝有云：‘设汝倾向和平，应倾向之。’见《可兰经》第八章第六十三则如同书卷之倾向书题，信徒之长阿里阿不塔里卜 (Ali Ibn Abou Talib)曾有言曰：‘人之能显于心者，未有不显于面或发于言者也。’则若此种使臣早至，刀可不出鞘，矛仍藏于匣，箭

可不发，纒可不持。吾人已早答复君之提议矣。

“君今暴然言曰：‘吾人已不耐君在错误与暴行中之固执。’试问其在遣派和平使者以前与未宣战而侵入他国作战者，曾表示何种忍耐欤？”

“君谓上帝常以胜利付君。第若细审君所谓之胜利，将见其实为损失。设若注意君所招致之光荣，势将承认君之所得者，实故意为之。试一思圣语‘吾人中止其惩罚，特待其罪恶之增多’见《可兰经》第三章第一百七十二则之意，君将知回教之刃如何待君之情形。君将见当时军队之决心，设在战斗之日联合共进，殆将不闻有君矣。吾人即位之初，曾至西利亚清理此地事务。及闻君进兵之时，吾人亟谋保障回教徒不受其害。吾人遵照设教人之榜样与教诫，完成战争之义务，以符圣语‘速博得天主之悲悯。与广袤等若天地的天堂之居留’见《可兰经》第三章第一二七则。吾人曾以现存常胜军之一部，与君相见于战场。由是圣语所云‘胜利属于人数较少也’见《可兰经》遂见实践。抑况君等多知回教军队之进兵，每次皆使异教徒消灭。其进取也，遵上帝之路途。上帝为之辟隆盛之门，其胜利实未可以数计。君若细审其事，将释君疑。若否认之，是无异否认日之有光也。上帝从未中止保护吾人、救济吾人。君欲使其退，终不免使其进。然勿忘海八儿（Khajbar）案：海八儿为一要塞名，在默德那之东北。昔属犹太人，数战以后曾被摩诃末攻取者之例也。历来君主之战，其胜负皆系于天命。胜者不足荣，败者亦不足辱。其战士屡败以后因天助而获胜者，何可以数计？尤以本教之君主为多，盖‘畏上帝者享有他生之幸福也’见《可兰经》。”

“君责吾人在君至大马司以后未遣使至。然吾人之还埃及，曾不断筹备军事，征集各地之军，厚给犒赏。圣语有云：‘其为事上帝而赠与其财产者，得与种子之产生七穗者相比拟。’见《可兰经》第二章第二六二则此之谓也。迨吾人发自埃及之时，则闻君已因意外之

原因离去此地。吾人既无逐人之意，所以顿军不前。然‘世人所视为不动之山，将见其飞腾如云烟之速’见《可兰经》第二十七章第九十则，吾人曾分遣一军收捕残留此国之余军，曾进至额弗刺特河畔，然不见君部之踪迹也。

“君谓吾人曾散布流言，言君将与吾人会于阿勒波附近，或额弗刺特河上，由是君集合军队，进至阿勒波而待我军之至。其实吾人闻君进军之讯，即偕信徒之长，上帝之使徒，凡回教徒皆应服从之教主哈金出发。及至西利亚时，我军逾山岳平原而进，前锋抵哈马特，未见君之士卒一人敢正眼视我军，吾人乃顿军以待，迄于获知君退走而背约不以军来会之时。然应知‘上帝不背其约也’见《可兰经》。吾人乃遵圣诫为我军‘准备可能供给之粮马’（俾其守境以待）见《可兰经》。

“君谓君之止于我境者，盖恐进军我国之内，残破所过之地。然吾人以为国与民之获免者，非因君之仁慈。且君之士卒无若是之美德也。其迹尚存，反证甚明。是为一自称为回教徒者之行为欤？上帝之使徒曾云：‘回教徒者，其手与舌不妨害他人者也。’见《可兰经》君监视回教俘虏甚严，曾以其付与阿美尼亚人及塔迦福儿（Tacarfour）阿美尼亚语（Tacuvou），犹言国王。东方史书常以此称指阿美尼亚诸王之手，尚得谓为仁慈欤？回教徒曾败阿八哈军，杀鞑鞑人甚夥；曾侵略国土而取塞尔柱克朝之国。然无论军之进退，从未毁灭庐舍，抑虐待居民，以现金购粮秣。回教徒与诸君主之欲享国久远者，行为应如是也。

“君仅知威胁愤怒，言将聚集军队、准备炮具。乃圣语有云：‘其受群众之威胁者，信仰愈坚。曾言曰，吾人仅恃上帝足矣。是为吾人最良之保护者。’见《可兰经》

“君谓吾人行为脱不如是，则回教徒可免流血。此语吾人宁可答。试问：欲求和平者为何人欤？其对于上帝与其设教人负担

如许罪恶者,不能作是语也。此语甚谬。设教人云:‘人之意思较重于其行为。’见《可兰经》其在此事与在永劫之中必遭天罚者。试问:如何能免回教徒之流血欤? 圣语有云:‘其故意杀一回教徒者,将永远沦入地狱。上帝之愤怒诅咒大罚将并降于其人之身。’见《可兰经》所以吾人以聚集军队之喜讯宣告回教民族,脱得上帝之欢。天使之助,由回教军队之夥,行止皆与胜利相偕,将如圣语所云:‘迄于裁判之日,吾民从不中止克敌也。’见《可兰经》此军将使正教获胜利,而如祈祷上帝者之愿,使‘大小军队皆逃。’见《可兰经》

“君之使臣曾受礼待。观其使命,足使吾人疑及君之国势不甚兴隆。吾人曾聆其词。虽知君现势之衰,仍答之曰:缘君有过,始求援于使词。此种人不应由君派遣来此,盖如此重大使命,应以娴于言词者为之也。

“至若君索之赠品,君虽以美物至,吾人曾报以尤美之物。君叔阿合马汗曾遣使至我父所。此使臣见先算端赐物之富,既惊且感,报以谢词,曾受礼待。

“今吾人之答复已终。吾人将云:脱王欲和,吾人亦欲之。脱其实奉回教,服从上帝之命,守上帝之戒,脱其自位于信徒之列,履行其义务,则应知‘勿以汝之皈依回教为吾功。是盖上帝恩佑汝,导汝进向正道’见《可兰经》第四十九章第十七则。脱王之行能践言,脱其与左右之异教徒分离,脱其遣使告以议和条件,明白表示要求与答复,俾彼此得确议和好,然后吾人可以合力共御反抗之人。吾人之同盟将必覆灭各处之多神教徒。其见吾人之亲善者,将思及圣语所云:‘汝辈应思及上帝待汝之恩。汝辈原为敌,上帝使汝辈和好,由其恩宥成为兄弟。’见《可兰经》第三章第九十八则设承上帝之欢,和平将臻完善。由此盟约永不离贰,而和平基础愈见巩固。作于七〇一年一月二十八日(1301年10月3日)。”见诺外利书。《埃及

诸王史》亦著录算端答书，惟其词颇异。

12月19日，使臣还至阿朗，时合赞驻冬于此也。

合赞曾猎于设里汪与勒格思(Legzes)两地山中。勒格思部久未臣服者，至是来降。先有盗贼自阿哲儿拜占逃往高加索者，至是捕杀甚众。合赞大设猎场，围山牛、山羊、野驴、鹿獐、豺狼、熊狐等兽甚夥。合赞与其妃不勒干可敦在猎场中亭内共观之，纵射毕而释余兽。

合赞还帖卜利司。7月复由此赴乌章。乌章处一草原之中，水草甚茂。有十字道以利交通，道旁植柳柏，群鸟栖于其上。间以房屋亭台浴池，草原环以方墙，各等人各有一门出入。中设金锦帐，匠人制之三年，装置月余始成。其廷甚广，中置宝座。落成之日，合赞聚回教诸教师、律士及其他诸教师而告之曰：“我不欲以傲慢心入此帐。我与汝等可先求上帝宥罪。首先诵读《可兰》圣经，祈祷上帝。然后行乐。”语毕入帐，口诵上帝与设教人之名，就宝座，发表感谢上帝之语。中有云：“我为上帝之微臣，向上帝忏悔我之不少过恶。我自以为不足偿上帝之一切恩惠，感谢之忱实不足抵其以伊兰一切民族委我统治之德。我不应以此自满。上帝之恩赐使我尤感者，则使我在位时臣民安乐。”语后大宴群臣，颁赐金帛。回教教师诵读《可兰》三日三夜，其他诸教教师亦皆祈祷。然后举行庆祝。合赞冠宝石冠，衣金锦服，腰系宝带。诸可敦、宗王、文武将吏等亦皆盛服，随合赞骑而出游。游毕开大会，决议仍命宗王合儿班答镇守东方诸地，纽璘阿合守打耳班边境，胡刺术镇起儿漫，徒谷儿只驻军之一部守底牙儿别克儿。命统将木莱预备重征西利亚。合赞复又遣使赴开罗。

1302年8月26日，合赞自乌章经行哈马丹、必速敦(Bisutoun)、乞里茫沙杭而至班的勒真(Bendledjin)之地。先是合赞追逐涅孚鲁思与其党之时，随从者仅有数人。曾寄宿于乞里茫

沙杭附近郊野之一树下。时涅孚鲁思弟烈杰赤尚未被擒，胜负未决，颇不自安。至是合赞携诸妃嫔、将吏等重莅其地，追忆往事，不禁泣下。遂于此处作两态之祈祷，跪伏于地，求上帝常赐相类之援助，并励左右诸人，于安危时皆应求上帝之助，勿恃己力。同时合赞求上帝赐与数种恩惠，使之永远公道正直。在场诸人各以布条系于此树之上，绕树而舞。孛罗丞相以成吉思汗诸父忽必来可汗 (Coubilai - Caan) 之故事告合赞。言此可汗以英勇著名当时，进击蔑儿乞部时，在道中曾祷于树下，设若胜敌，将以美布饰此树上。后果胜敌，以布饰树，率其士卒绕树而舞。合赞喜曰：祖宗信心不如是之笃，上帝决不使之为大地之王。语毕亦自起舞。

东罗马之亚洲诸属，常受小亚细亚突厥人之侵扰。东罗马帝安都罗尼 (Andronici'ancien) 力不足以御之，欲与合赞和亲而求其助，乃遣使至班的勒真见《史集》，谒合赞，请以私生女某公主妻之，并请谕诸突厥酋长勿再侵东罗马疆界。合赞许之见 Pachym res, tom. II, p, 279 - 281, ap, Stritter, tom, III, p. 1086, 1304 年记事。据此书所云，合赞许婚。但据刺失德云，亦思坦布勒 (Istanboul) 皇帝法西留思 (Fasilious) 遣使来朝贡，并请献帝女为妻。

12月6日，合赞发自班的勒真，猎于瓦夕的，旋至希烈。其遣赴埃及使臣怯马鲁丁偕埃及使臣以答书至刺失德所记只此。埃及史家仅言纳昔儿使臣之发自开罗，其抵合赞廷，与合赞死后使臣被留之事。然《乐园》撰者则志有合赞之要求与纳昔儿之答复。据云：蒙古汗命使臣所提出之议和条件，则在埃及称臣纳岁币于合赞，星期五之公共祈祷列入合赞之名。埃及所铸货币，一面于哈里发名下著录马合谋合赞之号，一面于信教词下著录埃及算端之名。埃及遣使偕合赞之使者还国，言其主不能承认此种要求。以为埃及国之收入曾经指定为神圣战争，回教边地保护，与护教军队给养之用，其金不入国库。设削此金以为岁币，则将妨其神圣用途。埃及使臣致词毕，以一封缄甚密之篋呈合赞。合赞询中盛何物，使臣跪答不知。及开篋，见其中各种兵器皆备。合赞怒。且算端答书不依式，纳昔儿之名用金书，尤

所不悦。使臣到达之时，适遇突厥新年。新年后，合赞命送使者至哈马丹，留置使者于此城，而待其讨伐西利亚还后再行处置。埃及使臣三人，忽撒木丁阿思迭迷儿(Houssam - ud - din Azdémir)、阿马都丁(A' mad - ud - din)、苦思丁谟罕默德(Schems - ud - din Mohammed)是也。合赞命送之至帖卜利司，留之不遣。同时钦察汗脱脱(Touctouca)亦遣使率从骑三百人至见《史集》。

脱脱案：此名通常写作 Toucta 者，术赤后王忙哥帖木儿之子也。1291 年以来君临里海、黑海以北诸国。1280 年忙哥帖木儿死，遗子九人。不以位传之子，而以位传之弟脱脱蒙哥(Touda - Mangou)。脱脱蒙哥信仰回教，与从前两汗同。宗王斡勒灰(Olgoui)、脱黑邻察(Togrildja)、宽彻不花(Coundjouc - Bouca)、秃刺不花(Toula - Bouca)以其痴废之，四人共摄国政见诺外利书。前二王为忙哥帖木儿子，后二王为拔都子脱欢(Tougan)子答烈图(Darétou)之子，忙哥帖木儿亦为脱欢子。诸摄政中之秃刺不花，曾著名于西方。1259 年终时，曾偕宗王那海(Nougai, Nogai)同征波兰。既摄政，与那海不相能。那海者，亦术赤系之宗王也术赤子不合勒(Boucal)子塔塔儿(Tatar)之子。封地甚广，在黑海之北，邻近阿兰、薛儿客速、斡罗思、波兰、瓦刺合(Valaques)、不里阿耳诸部皆畏服之。东罗马帝米开勒帕烈斡罗格欲利其助，以制不里阿耳部，曾于 1265 年以其私生女额弗罗新(Euphrosyne)妻之，遣使奉币以博其欢见 Pachymeres, t, I, ap, Stritter, Tataricor, cap, V, 那海诱执秃刺不花以付脱脱，脱脱杀之，废诸摄政而即汗位。

已而那海又以兵攻其所立之新主。1298 年初战虽有利，然两年以后兵败被杀。此王之名后为鞑鞑一部落之号，今日阿卓甫(Azoff)海北之居民尚名那海鞑鞑(Tatares Nougais)也。那海诸子未久皆死。由是自札亦克(Jaïk)江口迄于秃纳(Danube)江口，自里海、黑海迄于北冰洋之广大土地皆归脱脱见诺外利书。拔都诸后王

之历史与幹罗思之历史有密切之关系，惟所存史料甚少。吾人将于本书之后补注中转录埃及史家诺外利之记载。其所记载者必系闻诸往来使臣之语。其使臣至波斯颇受优礼，得厚赐而归见《史集》。《乐园》云：使臣之长名亦撒古列干(Yssa Kourkan)。按照成吉思汗法令，阿朗、阿哲儿拜占应属术赤后王，此次遣使为索地也。合赞怒使臣携带随从太众，所用驿马致有三百二十五匹之多。合赞曾语使臣曰：若为侵略而来，此数太寡；若为奉使而来，每使仅须从者五人足矣。对于索地一事则曰：自旭烈兀以来，兹二地即属波斯，当自守之，不能以之让人。

1298年，合赞曾遣木阿匝木法合鲁丁阿合马(Moazz - am Fakhr - ud - din Ahmed)、不花伊勒赤(Bocai Iltchi)往朝中国皇帝铁穆耳(Temour)可汗，献大珠宝石、奇珍异物，内有文豹。法合鲁丁并自赍珍宝往献。合赞以金十万付使臣，命购中国土产。使臣自杭海(Cangcai)山至可汗廷，凡物皆由驿站供应。使臣至大都，献贡物。可汗赐以上尊，命于使臣居留之时，供应其衣粮仆役及马四十五匹。使臣留可汗廷者四年。及其还也，可汗厚赐之，并以答书及蒙哥汗时代以来旭烈兀应得之岁赐付使者，遣官一人送使者还国。后法合鲁丁死于道见瓦撒夫书第四册。

合赞之取西利亚也，诸国王多遣使来贺，阿刺贡(Aragon)国王雅各二世(Jacques II)亦遣琐里维罗(Pierre Solivero)自勒里答(Lerida)于1300年5月奉书往谒合赞。言闻其胜上帝之敌，甚喜，愿以海舟、士卒、粮马等物来助，请以所需语使者。并言曾命其臣民欲赴此种地域从合赞军者，任其往从。如欲其以军往助，则请以将来所攻取之圣地与其他地域五分之一为报。末言，冀其阿刺贡臣民自由旅行西利亚，巡礼圣墓，不纳贡赋。已而蒙古军弃西利亚之讯达阿刺贡国，其事遂止。然因合赞有再用兵之事，诸基督国家之希望又生焉。

第八章

三征西利亚——刺合伯特之被谕降——蒙古一军之败——忽都鲁沙之败——纳昔儿之凯旋开罗——蒙古残军之返波斯——按问诸将之罪——财政之整理——合赞之赐与——拥戴宗王阿刺弗朗之阴谋——罪人之惩罚——合赞之病——其临终之言——其死——国丧——其遗嘱——其信奉回教之诚——合赞面谕诸回教博士之说——其军事知识——其娴悉诸国语言与史事——其嗜好技艺——其化学医学植物学矿物学动物学魔术天文学占卜术之知识——其治术——其善驾驭左右——其知鉴别能人——其公正——其品行

合赞决定三征西利亚。及军备完毕，乃于1303年1月30日在希烈渡额弗刺特河。2月5日谒忽辛墓，以幕覆之阿里子忽辛教长之墓受十叶教徒之礼拜者垂数百年。墓在希烈西一日程克儿别刺沙原之中，忽辛兵败为日衣大食朝哈里发耶思德(Yezid)之党所杀之地，散施于此十叶派视为圣地之居民，并以合赞上渠灌溉地所产之麦，日散三千“门”(manns)于赛亦德族。旋沿河进，至于哈底彻。命大半妃嫔与全部奥鲁留辛札儿，待其还师。自率其军进向阿纳(A'na)，从行至是者仅不勒干可敦与妃嫔数人，亦别合赞赴辛札儿。额弗刺特河两岸自安八儿达撒鲁治，长约九十程宽约一程之地，遍植园圃，亭舍几相接。3月18日，合赞抵刺合伯特城下，检阅其军。此城守将阿林木丁辛札儿合迪迷(A'lem-ud-din Sindjar El-Gatmi)率居民退守子城。19日，合赞命异密速台、速勒丹(Soultan)、丞相撒都丁、侍医刺失德此史家曾记载云：“本书撰者为汗记室，而从军行，译其命令为阿刺壁语。凡有所需，皆承汗命供给。汗并以御厩之骡一匹见赠。宠遇之厚，人皆羨之。”往谕其降。刺失德用阿刺壁语作谕降

书,大致谓“屡次遣使埃及,埃及答词不逊,始以其不明大势,姑息容之。兹埃及过于猖獗,故特兴兵声讨其罪。我军假途西利亚,意不在西利亚人。则君辈应知顺逆,纳款请降,勿事抵抗,致取灭亡”云云。此书钤以汗印,命人送致子城之中。守将答言:来书文体深奥,容终夜读之,俾得其解,请许请朝作答。翌日,乃遣二使请降。合赞以阿刺壁语写保障文书,付城中文武官吏,而以其地置于本人保护之下见《史集》。诺外利书云:埃及守将奉币诣合赞营,约合赞军取西利亚后即以城献。合赞许之,留守将子为质,重渡额弗刺特河去。会忽都鲁沙、出班、木莱三将之兵已在刺迦渡额弗刺特河,进至阿勒波城下。合赞在底儿叶昔儿(Dir - Yessir)闻讯,遣其军往会三将之军。4月2日,合赞重渡额弗刺特河,进至辛札儿。诸妃嫔来迎,当是时也。合赞以底牙儿别克儿、底牙儿刺比牙授马儿丁算端涅只木丁,并授以蔑力满速儿(mélik El - Manssour)之号见《史集》。此史家又云:毛夕里之回教徒颇苦一基督教徒名法合儿亦撒(Fakhr Yssa El - Ghiath)者之虐政。合赞命算端赴毛夕里,治其人之罪,杀之。居民大悦。既渡达遏水,遂驻留克沙夫平原,而待远征西利亚军之战讯。

3月杪,忽都鲁沙渡额弗刺特河,分军四千人进至哈里耶廷附近,俘突厥蛮之一部落。特里波立长官谷儿只人也先迭迷儿(Essendémir le Géorgien)者,曾以其军属哈马特长官乞忒不花营于哈马特城下。兹闻蒙古分军至,乃于3月31日率一千五百骑袭灭此蒙古军,救出被俘之突厥蛮男女六千人。

4月2日,忽都鲁沙进军营于哈马特城下,乞忒不花退走大马司。同月18日,复退出大马司。翌日,在舍术刺(Schédjoura)之地与算端纳昔儿之军合。先是纳昔儿于3月23日发自开罗,命也速丁艾伯格(Yzz - ud - din Eibeg)留守埃及,至是进抵此地。4月19日星期五,即回历之9月1日,蒙古军进营于大马司城下。城无防军,居民大惧,或逃亡他方,或弃其妻子避入子城。20日,蒙古军

绕大马司进向克思维特(Kesvet)。大马司人以为两军相见必有一战,多聚礼拜堂与街市中,高声祈天之助。妇女携其子女登屋顶,露首求天。蒙古军逾克思维特,止于一名密昔儿肋(Kenef-ul-Missri)者之山下。其军约五万人,内有阿美尼亚、谷儿只两国之军。忽都鲁沙总统全军,诸万户木莱、出班、迪塔黑(Tittac)、忽儿迷失(Courmisch)、脱欢(Tougan)、阿皮失哈阿者(Adjai)等分统诸军。埃及算端列阵于一草原名黄牧场(Merdj-us-Safar)者以待,自与哈里发率埃及副王撒刺儿、大将拜巴儿思、统将艾伯格、大马司长官阿忽失等将中军,以乞卜察克将哈马特军、阿刺壁军、埃及数军为右翼,以统将别达识、阿勒波、长官哈刺宋豁儿暨特里波立、撒法德等长官之军为左翼。纳昔儿偕哈里发巡视战线,诸教师诵《可兰经》随其后,鼓励战士。哈里发诰诸战士曰:“教中战士等:勿念汝之算端,可为汝之家族与圣教而战。”士卒闻之多泣,致有晕坠马下者。拜巴儿思与撒刺儿互约力战不退。纳昔儿谕诸玛麦里克卫士曰:“见逃者可杀之,即以逃者之物属汝。”以驼与輜重列于军后。

20日之日中,战争开始。忽都鲁沙进击埃及右翼。埃及右翼丧将校八人、士卒约千人,左翼与中军齐来援。撒刺儿召拜巴儿思与不儿只部进击忽都鲁沙,忽都鲁沙弃右翼来御。撒刺儿、拜巴儿思战甚力,却忽都鲁沙军。万户出班、忽儿迷失以所部军援忽都鲁沙,复为也先迭迷儿、忽都鲁拜(Coutloubeg)、乞卜察克与算端之玛麦里克部人所击退。出班等败退时,击溃异密不儿鲁乞(Bour-loughij)之军。

时埃及军右翼多溃走,木莱乘胜追逐。在埃及军后观战者,见溃兵,以为军败,乃掠算端輜重,破篋取金银。大马司城之妇孺多出城逃。妇女去其面幕,大声祈求天助。

然战事实已止矣。忽都鲁沙率所部军退据山上,收集残军。

木莱追逐右翼后，亦率所部还与之合。所得俘虏中有统将也速丁爱迭迷儿(Yzz - ud - din Eïdémir)，忽都鲁沙询之，知埃及算端在军中。蒙古人见平原中埃及军队遍布，左翼未动，鼓号齐鸣。统将木莱逆知明日战必不利，乃于薄暮率所部下山退走。

埃及算端与其军终夜未下骑。诸逃军闻鼓声不息，皆相率还。埃及军以骑兵围守蒙古军所据之山，拜巴儿思、撒刺儿、乞卜察克等终夜巡行军中，鼓励将卒。达曙，埃及军全军皆集。有俘虏自山上逃归，言蒙古军不得水，病渴。日出以后，蒙古步骑相率下山作战，算端之玛麦里克部以刀矢却之。此种玛麦里克人勇武善骑射，他军战久须番代，此部人则战争不息，竟有一人丧三马而仍战者。日中，算端命围军开其一面，让被围者逃，然后追击，不难歼灭。异密谷儿只人也先送迷儿遂解围一面，纵蒙古军逃。出班率前军先行，忽都鲁沙率中军继之，迪塔黑率一军殿后。逃经一河流，泅水以渡，战马多陷泥泞中。埃及军追逐至日暮始还见诺外利书、《埃及诸王史》、马克利纪书。史家诺外利谓：“黄牧场之战为本人所亲睹，惟谓蒙古军合阿美尼亚、谷儿只及其他诸国之军共有十万人，未免言过其实。”据马克利纪书，蒙古军既未能攻破埃及军，乃于21日日中退守山上，至次日日出后第四时，见围开一面始逃。刺失德所记此战甚略。《乐园》云：“埃及军俘战士万人，马两万匹。以俘虏中之突厥人编隶边境戍兵与阿刺壁骑军之中。蒙古统将迪塔黑、雪你台、景叔(Kinschou)三人为埃及军所俘。纳昔儿闻迪塔黑之勇，召之至，见其身负十八创。纳昔儿命译人询之合赞年赐金若干，而使其如是效忠于其主。迪塔黑答曰：‘我为我主之奴。既受我主之恩，非为金帛而效忠也。我虽为奴中之最贱者，合赞从不使我有所缺乏。’算端问士卒每年得金若干，答曰：‘二至五秃合儿(tougars)不等。然此役之应惊羨者，有五千余骑因军行久马疲，曾弃马负兵甲器具于肩上步行者垂两月。彼等虽处窘苦之中，设在归国以后，不待其释甲解带，命其再往征远地，必不待思索奉命即行。’”《乐园》撰者曰，埃及算端与诸将闻言颇奖其忠勇可以为法。

22日，纳昔儿命异密撒刺儿追逐蒙古败军至于哈里耶廷。蒙

古逃军马疲不能进，多弃其兵械延颈受死，多为军中仆隶所杀。别有逃军为阿刺壁游牧部落之任向导者所给，误走沙漠之中，皆喝死。余皆被虏至大马司，多为城民所杀害。

22日，纳昔儿离战场，宿于克思维特。同日，放鸽传捷报至合匝。遣人搜捕逃兵，防其逃入埃及。并遣人搜捕掠取算端之金银者。4月23日，算端入大马司，城民开盛会以庆战胜。算端赏诸将，并赐荣袍，以异密不儿鲁乞败兵之将，不欲见之。诸将为之请，始待之如初。阿勒波有异密某者，曾为蒙古军向导，命钉于驼上，以徇大马司城与附近诸地。

合匝长官搜捕逃军，得所掠之金银。异密抄兀里(El - Tchaou - li)偕获送帑金者守大马司道上，没收军中仆役所掠之物，投数人于狱。

5月21日，纳昔儿归自大马司，凯旋入开罗。练舛蒙古俘虏千六百人，各以一蒙古人首系于其颈。俘虏之前陈破鼓，以千蒙古人首置矛上，入开罗城中见《埃及诸王史》、马克利纪书。

5月7日，忽都鲁沙至克沙夫之原克沙夫堡在匝卜(Zab)、达遇两水交流处，东距额儿比勒二日程。可参考 Djihan Numa 四四七页，惟其名作克沙卜(Keschab)谒合赞。翌日，合赞赴阿儿德比勒。6月4日，以统将出班钩考：此处又作 Tchouban，然则亦可译作出班殿后，在报达道上收聚残军有功，优奖之。合赞猎于色痕的(Sehend)诸山诸山皆在阿哲儿拜占境中，帖卜利司、蔑刺哈、乌章诸城并在境内。可参照 Djihan Numa 三八七页约八日。6月26日，合赞至乌章。时诸妃嫔与奥鲁已先至矣。

翌日，开始按问败兵西利亚之诸将。7月17日，按问完毕，杀败将二人见《史集》。《史集》对于此役所言甚略，然埃及史家《埃及诸王史》及马克利纪书则记载颇详。据云，忽都鲁沙全军几没，合赞国中闻讯悲痛，诸城居民出城诘归军死者消息，帖卜利司城为死者举哀者两月。据云，合赞尤

悲痛，衄血几死，深居不见诸将与妃嫔者若干时，盖其军还者不及十分之一也。乃遣忽都鲁沙、出班、雪你台等诸将，尤怒忽都鲁沙，欲杀之，因谏始止。虽宥死，然命在场诸人群唾其面，已而谪放之于岐兰。木菜亦受杖。上文所记疑有过度之事。《乐园》则云：忽都鲁沙军中诸将多受杖，并禁其入鞞耳朵者数日。出班虽有功受赏，合赞且以己服赐之，然亦不免于受杖焉。

次日开大会，宴乐久之，合赞大施赏赉。

合赞即位之初，帑藏空虚，民力雕尽，税课征收甚难。国家岁入又多为奸吏所侵蚀，所余无几。

旭烈兀所取报达、西利亚、木刺夷等地之宝藏，而聚藏于塔刺堡者，陆续为守者所盗卖，以其中之金锭宝石售商人。顾先后守者皆同谋，故其事密，无人知之。堡有一塔在鸟儿米亚湖畔者倾圮，卫士复盗取落水之珍物。堡中余藏仅值百五十万，阿合马欲讨阿鲁浑时，曾以之犒赏士卒。至若阿鲁浑所聚积之帑藏，在其死前已罄，盖诸叛将在其病中曾杀其相与诸幸臣，分取帑金，并以之俵散于士卒也。乞合都在位时既无所积，亦无所存。所以合赞即位之初，无一物以赐其由呼罗珊领至之军队。此军队之庐帐牲畜为河中军所掠，亦无以偿之。课税所不能得国家之收入，涅孚鲁思当政时，已有不给付之习惯。其后西模娘人舍利甫丁与撒都鲁丁执政时，曾谋整理财政而无效，然应求款以贍军也。顾国库之空，竟不能得一适当之物以赐外国使臣。此种窘状无人信之。有人归咎合赞之吝啬。合赞一日语诸臣曰：“汝辈以为此随营载重之骡所载者必是黄金。其实非也。所载者皆是木制品及我所嗜技艺所用之器具，脱不信可往验之。我无钱之时不能赐与。从前诸汗一无所存，仅余民力雕尽之国，我且不能得税课也。”

然两年以后，迨其组织军队、保障国境、清除盗贼，诸事完成之时，乃专注意于整理财政，征收税课，亲自改正其敕令（此事后章述之），规定税课及其征收之法，只许以诸州税课供素知之人扑卖，

其期不仅限以三年。各政既已整理，帑藏遂开始充足，逐年加增。由是合赞乃能随意赏赐，一日语诸臣曰：“一方面若不赐与，则将得吝嗇之咎，又一方面若赐给，则不能无弊。盖赐与难得其当。设赐此者少，赐彼者多，或赐此而不赐彼，抑应少赐者而多赐，则人必怨。其知对于此事能持其平之人颇不多见，我将努力为之。”遂以初入帑藏二三十万付诸军将，指定各军应得之数若干。本年在乌章开大会时，欲亲自散赏。乃坐大帐中，列诸州所贡之金帛于其前。集诸重臣，分别功绩俵散其金，并说明其理由。分类陈列所赏赐之衣服，包置重量不等之金银，上注分量，及何军所领等字样，分军按名赐之。散赐者约十五日，费金三十万、衣二万裘、宝石带五十条、金带三百条。其史家刺失德云：“合赞在其他不少机会中表示其厚赐之举，以帑藏全供赐与之用，然从不指定诸州之金，命人持支付券就州取之。能知按功颁赏，故无怨者。每日赐钱币一万至十万，衣服一百至三百裘，视以为常。虽有此种赐与，国库不因以困乏，盖其财政整理之功也。前任诸汗所颁赐者无如其多，档中簿籍可以证之。”

9月8日，合赞至帖卜利司，命为三征西利亚之筹备。闻当时曾约诸基督教国君主重谋攻取圣地，盖1303年时，有自称为合赞之使者至巴黎，约法兰西国王与同盟，并保证合赞行将皈依基督教也。见烈木撒所撰记一三〇页，引菲力帛在位时代《圣登尼年历》(Chronique de St Denys)写本。又据英吉利国王爱都哇儿一世答合赞书，言英吉利国王自不思迦莱尔手得蒙古汗书。此人在十四年前已曾奉阿鲁浑相类之使命而至此。观答书之词，可以推测合赞原书曾促欧洲诸国王会师西利亚也。爱都哇儿曾致东方大主教相同之答书云：

“吾人接悉来使不思迦莱尔所奉书，并聆悉其对于圣地事件所述之词。惜诸基督教国久受战争之扰，致妨吾人出师圣地。然待教皇有命之时，吾人将竭尽全力经营此事。盖吾人冀其成功，较甚于

此世之其他任何事件也。”此二书作于西堂(westminster)。上注年月为1302年3月12日。然在Rymer集中,则著此书于1303年下,似不误。否则《圣登尼年历》所指者,殆是不思迦莱尔外另一使者所奉书。

筹备三征西利亚军事之后未久,合赞得眼疾,中国医师在其身两处放血以疗之。有人自印度献象至,合赞在帖卜利司出发前一日,曾登一象上,游行市中数时,观者甚众。10月31日,进向乌章。因新放血,身痛不能乘马,乃乘舆缓行。先是纽璘阿合在去年死,至是合赞在道中命忽都鲁沙继其任,防守阿朗边境。合赞欲赴报达,然速兀儿鲁、哈马丹两地降雪,道途难行,乃驻冬于乌兰沐涟(Houlan - mouran),闭居一室,不与人见。随侍者仅仆役三四人,进食亦甚寡。

有人谋奉乞合都子阿刺弗朗,来汗所为之招聚党徒,事泄被逮。其人供曰:司教皮儿牙忽卜(Pir Yacoub)在帖卜利司得天命启示,谓阿刺弗朗不久将即汗位。合赞遣使者至帖卜利司,捕皮儿牙忽卜及其他司教数人,并逮可汗使臣纳速刺丁(Nassir - ud - din)。越二日,逮至汗所。合赞曰:此种乱人必是赞章人撒都鲁丁之党羽。集诸臣讯之,果然。并悉其为马思德克(Mezdek)派徒案:5世纪末年波斯王奴失儿汪(Nouschirvan)父火八的(Cobad)在位时,有马思德克者,建设一教,与摩尼教相类,惟于二元说略有变更而已,欲因以传其谬说,乃在附近山巅掷杀皮儿牙忽卜,并杀其同党,宥阿刺弗朗。命其至呼罗珊投合儿班答所。阿刺弗朗感激而自陈其事曰:有人以猎为名,曾引之至帖卜利司司教皮儿牙忽卜所。司教与其同党曾诳其有日即汗位云。

此次阴谋发现以后,合赞愈信其相撒都丁之能。顾其权位既重,无以复加,乃命其为蒙古军千户,赐以鼓纛,命在廷诸臣皆往贺之。

1304年3月终,合赞发自乌兰沐涟乌兰沐涟,蒙古语犹言红河,与

突厥语 Kezil Oussoun 之意同。此水发源于哈马丹北 Elvend 山中，流入里海。波斯语作西皮德水，此言白水，取道萨维，进向刺义。病既愈，遂游猎，常乘马驰甚久。及抵刺义区中之海勒村，复病。亟遣使往召不勒干可敦，仍缓行至可疾云附近之耶司克烈水 (Yéskélé - roud)。5月初，不勒干可敦抵此地。合赞自知将死，集国中诸贵人各面励之。先是在四年前已命其弟完者都继承汗位，至是在遗嘱中重申其意，切嘱在场奉遗命诸人确遵其嘱。述遗命毕，独处不见人者多日，至 1304 年 5 月 17 日死。自得疾至临终，神智清明，语言如常。诸可敦与诸将等以马载其柩赴帖卜利司，沿途经过城村，居民男女皆科头、跣足、服粗毛布衣、以尘覆面出舍号哭，全国之招唤礼拜塔皆以粗毛布覆之，街市商场皆以草铺地，各级人民衣破衣或粗毛布衣者七日，帖卜利司之居民服深蓝色衣，远至末站，奉迎汗柩，士卒与市民泣随柩行。先是合赞在帖卜利司附近苦迷 (Scham, Schem) 之地营建墓堂，至是置柩于其中根据 Pachymeres 之记载，孔士坦丁堡人颇惜其死。据云，自合赞死，东罗马帝国希望国土安宁之心因以消灭。盖只有此汗可能阻止其所部蛮族之侵扰吾人所属诸州也。故在其死后，吾人大受其害，哈刺蛮部重来围攻 Philadelphie 城，其一事也 (Pachymeres, tom. II, ap. Stritter, Tataricor' cap, VI)。

合赞遗嘱之文曰：“诸可敦、诸宗王、诸统将、诸千户、各级军校、诸算端、诸近臣 (Inacan)、诸税课使 (Mulouks)、诸法官、诸教长、诸司教、诸知事、诸收税员以及自阿母 (Amouyé) 河达于西方边境之臣民等：应知吾人赖上帝之恩佑，上帝以回教之光明启发吾人之心，于吾人在位之时，助吾人维持教诫，称颂圣语，善治人民，而使全国皆得其平。今既许染废疾，使吾人日近由此可灭之世移居不灭之世之时。吾人因爱民曾欲弱者完全不遭压制之害，公道普及，回教忽视之诫重兴，顾今既不能完成此贵重使命，特嘱诸人，冀在吾人身后勿启乱事。四年前曾命爱弟为汗位之继承人，盼其速

承汗位，全国人民为之效忠。盼其切勿变更吾人公布之法令，务必发扬回教，保护回教徒，谨守教诫，勿使敌人妨害信仰，遵守我之先例，维持人民之安宁，而重上帝之付托。凡已定之税课外，不得更有所征，不得重定新税，不得将已废之税恢复。凡供施舍之款项、宗教基金之收入以及吾人兴建之慈善机关，皆应保存其用途。吾人所许给付之恤金岁赐，仍如前支給，财政官吏不得夺之。吾人之目的既在为善，愿其散布善举，复次愿其惩罚邪恶。吾人死讯到达诸州之时，愿各地皆为丧事祈祷，而使信徒之祷告救助吾人。”见补撰刺失德书者之《完者都传》

合赞有妃八人，次妃不勒干可敦生一子曰阿勒术(Aldjou)，一女曰完者忽都鲁(Oldjai - Coutloug)。

史家刺失德曰：“合赞在位之时，谨守回教教规。其信教也，显是出于自信，而不仅因异密、司教数人之进言。试问有何种利益能使一强主改其宗教，抑况此君主之祖先概为侵略世界之偶像教徒欤？故知其信教乃出于自己乐从也。其军中有一部分人实为蒙古人，与亚洲北方诸族皆为多神教、偶像教、佛教等教之信徒。合赞曾使全军改从回教。凡有法官、司教、教士、教徒进谒合赞者，合赞必面谕其旨。一日曾集回教诸重要教师而谕之曰：‘汝辈衣教服必求上帝见汝辈之完善，而不在使人类见汝辈之完善也。人类得受外貌之愚，乃上帝则洞见其心。设怒其虚伪，在此世彼世皆降之罚，揭示伪者之假面，剥其衣服与其僭用之名声，而使其受世人之侮辱嘲笑。我言汝辈衣教服者，犹言汝辈虽与他人相同，然因所服之衣，取得一种他人所不能共之德声。汝辈且曾以演说与严肃证明此意也，可一自思能否严守此衣强使履行之义务。设能履行，则在上帝与人类之前皆为卓绝之人，否则只能取辱，而此盖因自误也。应知上帝命我为君付我以民者，盖欲我以公道治国，赏功而罚罪。对于位列在前之人，尤欲待遇更严。君主尤应注意位高者之

罪恶，而惩罚之，俾作警戒众人之榜样。所以我应先求汝辈之罪恶，切忽以为我对于汝辈所衣之服有所顾虑也。务使汝辈之行为合乎设教人之律诫。务使各人履行其义务，领导他人入拯救途中。汝辈不应为互相之援助，亦不应要求他人为上帝未命为之举。盖汝辈不应以声望扰及同类，而对于人类之幸福与拯救所表现之热心，不应更甚于上帝与设教人也。设我有违法背教之举，汝辈不妨来告。应知汝辈同心尽其天职，所言必使我信。否则所言不特无益，且触我怒。我对于此事欲言实多，兹不过言其大概而已。设汝辈从我之说，彼此皆获其益。第若汝辈以此为侮，而引为恨，我对于汝辈将存嫌恶之心，则对于此世之事业以及对于宗教，皆不免蒙其害焉。’

刺失德继云：“合赞性质坚决，行为果敢，幼习战事。当其统军防守呼罗珊之时，河中之蒙古军屡屡兴师来犯，每年必有战役一二次。合赞时常教练军队，曾励之曰：‘吾人在家抑在游，在猎时抑在战中，皆足致死，然则缘何畏敌欤？恐惧仅足使吾人失策，失血或者未始无益，否则将自腐而发热。况血为人之粉黛，无人可以永存。其死于病榻者，因其病而烦苦其妻子，仅感得家属怜悯之心。然因战斗而死之战士，则受人尊敬。而君王贍养其家族焉。’

“又尝教诸将曰：‘欲侵入敌境，必须使敌不知。日夜急行，出其不意。及退军也，须在敌军集合之时以前。如须每年侵入，则侵入之时季必须逐年变更，俾敌人不能预防，且不可取同一道途，惟须有好向导而已。设若以大军进讨，则须预先宣扬进军之声，盖大军进行甚缓，不能避敌人之侦察，不能阻其防备。然有时虚声夺人，可使敌军离解也。应防敌人断我粮道，所以进兵之前，应先求有野味水草之地，俾军粮可以节省，以备驻军荒地之需。常应使谍者侦察敌人军情，盖若不知敌人之虚实而进战，无异在黑暗中以拳击人也。尤要者，战与不战，其权应操自我。行军纪律为重，不可

听人自往乡村抄掠，盖不守纪律之军队，于作战时将肆抄掠。势将不能制之，是为历次失利之原因。须待敌军灭后，然后许取战利品。用兵切勿扰及本国，盖人民之祈祷降福于我军也。勿轻敌，勿过视己力，尤忌放言。’

“蒙古语固为其母语，然亦略悉阿剌壁、波斯、印度、迦叶弥儿、土番、中国、富浪等语，熟知古今帝王之历史暨其性情习惯，尤审其同时诸帝王之历史。对各国人即用其国语言与之言，人常异之。然其知之最审者，要为蒙古史。除李罗阿合 (Poulad - Aca) 之外，其谙悉男女祖先之名。古今蒙古统将之名，与其系谱者，诚无逾合赞者也。本书所记之事，多得自此汗之言。然彼尚知不少蒙古异密与史事，而为本书所未及者。

“凡百技艺，若铁工、木工、画工、熔铸工、辘轳工等工，皆曾亲手为之。所制物较工人所制者为良，故常指导工人刺失德书之记载，曾经 *Pachymeres* 所证实。此史家赞扬合赞以后，续云：此伟人无艺未经其注意者。虽贵为君主，然喜自操工人之事。彼曾以为为人凡事皆应优为之，所以其所制造之鞍、蹬、缰、靴刀、兜诸物无人能及之者。军事之暇，常为此种工作 (*Pachymeres. t, II, ap. Stritter, Tartar. cap, VI*)。又习知化学及一切较难之艺术，曾召致此类学者。然其与前此诸汗异者，则不耗巨费而求长年药，仅使之表示其艺术，如制造珙琅、解化滑石、溶解水晶、凝缩、升华之术暨制造形似金银之物之法而已。合赞曾言其习知化学者，不在制作金银，惟在习知并能自为种种化合方法也。

“彼谙医术，识植物与其功用。顾诸医师所研究者，仅为药肆中之草木。彼则亲赴郊野采集，遂发现从前视为突厥斯单、印度、中国之特产植物，而经商人售以重价者，波斯多产有之。曾招致突厥、大食之著名植物学者数人，游猎时携之与俱，与之共采集，其植物知识盖得之于此共同采集之中也。至若包含动物学之博物学，亦所谙悉。

“粗知矿物学，能辨识矿物，知采矿与化解金属诸术。曾自为此种工作。

“知咒术，常预言未来之事。曾言某国有使臣至，使臣形貌如何，后其事果验。受天秉赋之诸君主固多具此能，然从未见有如合赞者。

“知用占卜术，以胛骨马齿及各国所用预卜将来之种种方法，以卜朕兆。识星宿方位及其出没时间。常莅蔑刺哈 (Marga, Méragha) 天文台，使人解说其仪器用法。别于帖卜利司附近申卜之地，自为计划，建设圆顶天文台一所。其所制仪器，诸天文家皆讶为素所未见。

“我所记载之事，我之同时之人皆可为证，俾后来读者不以为我言过其实。

“合赞以前，盖为诸异密与诸丞相主政。君主多从事游猎及其他娱乐，不亲政事。则若诸大臣意见纷歧，其事废弛可以想见。外国使臣概由彼等接见。至是合赞自主政务，清除积弊，不受诸异密之言，凡事皆奉汗命为之，人且不敢以行期询之，他可知已。人无论老幼，官无论大小，莫不服其贤智，而乐为服从。每有外国使臣至，由彼自与使臣言，不假手诸臣，所以使臣或学者莫不惊其语言辩给。合赞且以其本国史事暨其君主性情国内风习语之。

“乐与学者及博识之人相接，一见即知其人能否。设其人虚得名，欲欺之，则接见以后不再延见。大会议中，各界人皆有之。其对于博识之人所提出之问题，在场者莫不惊异。彼所语者虽为蒙古语，然人颇难解其意。虽反复申言，他人仍难全解。青年人酒醉时辄发狂言，合赞则不然，常为深奥细密之讨论，亦谕其他诸教之教理。曾与诸教博士辩论，其所提出之十问，诸人不知答其一问，乃彼则皆能决之。

“彼善鉴别人物。设有以奸恶之词进者，待其词毕，然后罚之。

见有能人，即予信任。嫉恨者虽进谗言，莫能间之。彼常言世上之最尊贵者莫若正直。同时对于溺职者严惩不贷。常谕诸大臣与诸断事官(Yargoudjis 札鲁忽赤)曰：‘来诉长官或其他官吏之罪者，切勿轻信其言。盖诉者得因失位，抑未能豁免税课，或其他原因，挟嫌诬告，则必须采诸舆论，判其曲直。第官吏之为人民所爱戴者甚少，只须其人廉正少贪，即不应罢免之。’

“合赞持己甚严。在猎中欲得食，曾以倍价购之，以身作则。闻某军扰害某地，即杖其下级军校，严谴统将。一日语诸将曰：‘汝辈欲我纵汝辈掠大食人。然试问耕者之耕牛、种子毁灭以后，何从得食？届时汝辈如来求食，我将严惩之。应思吾人以妻子为重，彼等之妻子亦犹人也。虐遇之于心安乎？’

“合赞之博施厚赏，前已言之。故自财政整理以后，赏赐诸臣，并贍养无数穷而无告之人。

“其品行纯洁，随侍之人咸谓其从未犯奸通之罪。偶羨妇女之丽，仅一注目而已。战时与诸妃嫔异处。蒙古风俗，战时得妇女，辄自留之。有统将以美女献者，合赞辄拒不纳。吾人法律中之奸淫、奸通、男色等罪，彼从未犯之。持己既严，待人亦严。曾布令，有犯此种罪名者死。”

兹于下章述合赞清除积弊，整理政务诸事。全章之文，皆出其相刺失德之手，吾人仅为转录而已。

第九章

税课之征收——重利贷——使者之众——城中置馆舍——王印——牌子——旧授之敕令与牌子——农业之鼓励——军队之封地——边境之防卫——近卫之加增——军械之制造——王帑——御

食——畜牧——捕猎——法官之职务——伪券与契约——货币
——度量衡——盗贼——醉酒之罚——妓院——平民强取之禁

税课征收

“在合赞改革以前，诸州税课由税课使(Hakim)定其率而征之，各使之收入有定额。其支出亦经指定。然税课司每年所征之税(coitchour)至有征至十倍者，且有不少地方征至二十倍者。先以列为收入之额别储之。嗣后每有使者因征取钱帛或其他事件至其境者，则又征新税于民。使者之来愈众，苛征之额愈多，尤为税课使所喜。盖其得因其顿止供应而征税，或因其饮食抑其他费用而征税，或因其需索贿赂而征税也。所以税课使仅以课税之一部分供应之，自留其一部，而以其余赠之总管(Schahné)与税吏(Bitiktchis 必阁赤)，以箝其口，然从未以一钱入国库。抑况诸州之收入，全为固定支出与无数支付券(bérats)所吸收。例如呼罗珊一地，此种支付券未见给付者十有其八。使者或私人自省(Divan)持支付券来取款者，则答以州中只应缴其税之一部。如必欲给付，则应以促令立时给付之文书(al-tamgha)来。此种债权人复领文至州，课税使乃以此为藉词，重征新税。告纳税人曰：‘汝辈今见有不少使者(iltchi)留此以待，必须供应之。’无人敢答以年初所征之额逾法定额以外，可以此额供应也。课税使与其同僚朋分其所征之额三分之二，而以其余供应持券人。然持券人自始至终未能得支付券上之一钱也。如是往来于省州之间，以至所持券破弊。省中人从不一查各州所负之额究有若干，以便按额发给支付券。只须有人请求，即陆续发给。明知将来未能给付，故未有不允其所请者。丞相曾与诸州税课使约，在支付

券与函件上加以暗记,无暗记者不为给付。诸州长官因是亦颇自安。每年供应使者之课税有二三种,别有入市税(tamgaï schéher)亦在其中。税课使不以入市税之收入留为己用,不明其事者必以为奇。其实乃故意为之,俾以此藉词更征较重之税,然后将使者供应之费虚报两三倍,不以一钱入国库也。其实国库亦未能得诸州一钱,诸税课使所支之费不及通常定额五分之一,不付恤金俸给,且不供给地方必须之费用。每年之初有索款者,则答以应先以款入国库。续有请者,则许在收获时期之后付给。顾常有使者与督税人在其境,课税使则又以此为词,须先发遣此辈去。故要求恤金薪俸恩赐者,自年初至年终,冻饿不得一钱。其较狡者,祈之于税课使椽属,仅得半数,但须开具领到全额之收据。有时所得之物仅及实价之半,则所得者为应得额之四分之一而已。然得者颇自幸,盖他人有一钱不得者在也。设有人往诉之于鞫耳朵,取得省中诘问何以不付某人款项之文书,税课使则藉词税课延不缴纳,待征得后再付,顾税课使所征之税实已逾定额数倍。人民所欠缴者,盖为税课使任意征收之新税也。故纳税人无力缴纳数倍之税者,弃其村庄家屋而逃,至是乃许将最后征额豁免全数或其一半。历来在位诸相皆与诸州相勾结,通同舞弊,尤以撒都鲁丁抄兀亦(Sadr-ud-din Tchaouyi)勾结之法为最精。其为相时代,持支付券者不能在诸州取款,应得恤金薪俸者,不能获有一钱,盖仅用支付券为欺人之具也。常有教师或司教抑其他贫苦之人求其援助,而取得五百底那之支付券者,其人甚喜,乃贷一百底那购一乘骑,赴其地取款,以为所余者尚有四百底那。孰意大失所望,终不免避债而逃。

“掙克既甚,纳税人不免于逃亡,城乡为荒。时遣使者搜捕逋人,强其还乡。然诸纳税人畏乡里田土甚多不敢归。其尚留城中者,以石堵塞家门,从屋顶出入。收税人势须觅一熟悉本地情形之

无赖为导，求纳税人于其藏伏之所之中。脱不能得其人，则捕其妇女，驱之若羊群，至征税所，倒悬击之，痛苦之声达户外。吾人曾见有一居民见收税人登其屋顶，畏甚奔逃，致折其足。耶司德州诸乡，致有不见一人者。其仅存之居民，布哨以守。设见有人至，则放信号，诸人皆藏伏地中。闻六九一年(1292)耶司德州有一地主赴菲鲁司村取地租，周行村中二三日，不见耕者一人，仅见有一持支付券者坐村中，倒悬所捕乡民三人，笞之强索供应，盖此辈暨其随从诸人必须粮秣、酒食、女子或幼童也。竟有数地居民一人致须供应二人之衣食者。

“由是观之，诸税课使与征税人虽在定税以外剥削纳税人，然不以一钱归公，国库因以空虚。乃军队之供应，国境之防守，及国家种种需要，在在需钱，遂不能不用暴烈方法强取之。

“合赞亦知清除此累年之积弊不易。曾曰：‘此种税课使与征税人习为剥削，中饱自私，如何能使之守法就范？每年虽有被按问者，然常因金钱而免罪。纵有数人被判死刑，然辄归咎于其人命运之劣，抑受某人之陷害，则吾人应求防制诸州税课使动用公帑之方法。最良之法要在使之不能课一钱之税。’遂命每州遣必阁赤一人调查本州诸区情形，按照最近户口调查，分配税课，务使税课减轻。对于私有领地、宗教基金以及三十年来享有此种财产之人，皆别以册籍著录。

“诸必阁赤至诸州，编订各区之地册，定其税额。此种调查虽不能使臻完善，使各人按力输税，然务求其不甚悬殊。迨至以册籍呈于合赞之时，合赞又许人民有不平者诉之于省中。编诸册籍为一总册(Canoun)，储藏省中，每年年初根据总册编订各区税册，每册钤盖省员一人之印与金印。纳税人之税额每年分两次输纳，由各州之收税员征收之。除给付金印支付券外，余以归王帑之中。其税课以钱输纳者，不许收税员以物代缴于库。其由诸州收入所

应付之恤金、岁赐及其他费用，亦应以现金给付。由是各纳税人从每年由都城发下之金印册，知其所应输纳之额，不许于正额外多取一钱，违者诸蔑力八思、哈必阁赤等处死，手录支付券之吏员断手。新法行后，旧弊多除。其由汗以一村或一地封赐于某人为采地、为赐地、为俸给、为给养抑为宗教基金者，其一乡之地因一可敦、一宗王、一蒙古统将之庇护而豁免税课者，其一村之地业已荒废者，收税人应以其额呈报省中。顾前此省官对于各村输纳之额从未知之，谨据征收员与其党之报告也。

“此种理财新法实行以后，诸州之收入更较造币厂之收入为确实可靠。每年分二三期解入国库，不复再有延期之藉词。从此对于各州不复出具支付券，命人往领钱、谷、酒、乌、羊等物。凡散给军队或付给私人者，皆由国库付以现金。而国帑之金帛亦不因此虚耗。比较新旧簿籍，从前任在何代，五年所费金帛，不及合赞时一年赏赐之多。从前预先处分来年之收获，今则国家仓库之中常储有一年之谷。

“合赞为防将来旧弊之重再发生，曾预料有省中无暇编印专册，抑将来财政长官溺职，而任诸税课使自由征税之事，曾布新令，只许按照省中所定之额税之于人民，禁止官吏自动科征。此令应布告于各区。在帖卜利司附近建筑档库一所，储藏诸区税册于其中，特命专员掌管，有毁册者罪之。别抄一份存储于省中。合赞命将按照总册与金印册抄录之各区税册，由各省之税课使会集诸法官、赛亦德族人教长、绅耆等，移付于各区之代表。各区应将册之内容或刻板，或勒石，或勒于铜表铁表之上，公布之于区中，应在二十日内行之，务使其可能保存长远，并应置于村口或礼拜堂前抑其他处所。

“凡缴税输钱之处，常用钱缴纳。输物之处，则仍用物。表上并载明入市税率。每种税课表之背面，应著录制定此税之敕令，俾

尽人皆知何时缴纳何物。每届缴纳之时，立帐于市中，由市长或纳税人本人缴款于收税人，由收税人每日分五次缴呈州库，禁止收税人接受馈赠。其纳税人逾期未缴者，每底那罚金若干。其完全未缴者杖七十。

“乡间居民每年分两期纳税，每期不得过二十日。第一期始于春分之日(Nevrouz djelali)，第二期始于秋分之日。

“游牧部落仅于每年之初纳税一次。

“身税(Kharadj)自本年春分始二十日内缴纳一次。别有若干地域，如报达城之类，则在收获之时缴纳，其期限亦为二十日。

“以物缴纳之税，质言之输谷者，应由纳税人输之于各乡仓中，以四十日为限。

“入市税与过境税皆名曰印税(tamga)。

“其在封给诸可敦、诸宗王、诸蒙古贵人之诸乡中，或在军队封地中，或在赐与私人之封地中，或在定为宗教基金之区域中，必须别立专册，载明总册所定之税率，不许征税逾法定税率之外。”含有此种规定之合赞令，曾经刺失德全录其文，所著录之年月为七〇三年七月半(1304年2月22日)，写于乌兰沐莲附近之驻所。

重利贷

刺失德云：“合赞曾以重利贷借与不法交易为造乱之源。兹引若干例，具见一种不法行为所能发生之弊害。

“阿八哈汗，世人皆知其为一正直君主。当其在位时代，人民享有安宁。曾见其父旭烈兀汗之治绩仍旧维持。时有若干商人(ortaks)曾以己资购置兵械、甲冑、良马，由诸火儿赤(Couroudjis)与诸阿塔赤(Actadjis)之介绍，售之于阿八哈汗所，而得善价者。他人羨其利，欲仿行之。

其无资者，借款于他人。售物以后，持火儿赤、阿塔赤等之收据，赴省中易支付券。此种贸易曾使不少毫无资力之人致富。所以前之贫民，忽见其衣服拟王公，乘阿刺壁马或壮骡、奴隶拥从，僮仆 (serhenks) 牵骡驼随于其后，人皆异之。寻究其忽然暴富之原因，及悉其故，羨者亦欲效之。若回教徒与犹太教徒之缝补破衣者，以菜囊系颈奔走街市求售者，贫苦纺织工人甚至不名一钱或不得一饱者皆借款他人，其人数不啻千万。然不购兵马，以购衣服与其他军装。省中官吏虽明悉所售者为何物，然因受贿，仍以诸州之支付券给之。其以此法致富者，复以其资转贷之于他人。由是有不少人以生息借贷为业。所贷者不仅为金钱，兼有什物衣服等类物品。此种号称为商人之骗徒，觅一嫫于蒙古文字之人，使之伪造一支付券，复伪造一异密之花押于券上，持此券往见必阁赤，与之约。若许付一敕令或一支付券，将于每万中賂以若干底那。复持此证索款于省中，甚至径求之于汗本人。其证 (yafte) 既多，虽举大地所藏之金银不足以偿之也。

“假定聚全副甲冑一千于地上，将可以成山，虽有百库亦不足以容之。欲容万马，必须有一大平原之地。则甲冑二三十万副，马一二十万匹，试问何地可容。然此辈以其供给之物有百倍之多，手持敕令与支付券而索偿其价。阿八哈汗询其在何地交物于何军、兵械贮藏何所、马匹放牧何场，诸臣受贿者无法掩其事也。此种骗徒兼得贵人之助，一异密或一可敦受其一羊或一瓶酒之賂者，常庇护之。顾行之既久，索价既多，而其支付券又不能在诸州常受给付。由是此种作伪商人终致有衣食不给者。

“重利贷者多为蒙古人与畏吾儿人。举债之人既不能偿，由是与其妻子同沦为债权者之奴婢。

“其最大之害，则在具有阔阅声望之人皆不愿为税课使 (Moulouk) 与扑买人 (Motassarifan)，为者皆属贫民之欲暴富者。以重价

扑买一州之课税，顾在斡耳朵营谋需钱，购买奴婢、乘骑、美服又需钱，不得不转贷于他人。贷借者明知其有丧失资本之虞，不得重利不以款贷之，所以有约贷一而偿三四者。及扑买人至其州也，虽括全州课税亦不能偿其债，由是于定额外剥削纳税人。然省中仍不见其缴纳一钱也。省中官吏既受其贿，许其缓缴。偶有缴者，其实值且不及所报之额四分之一。

“撒都鲁丁抄兀亦当政时代，贷借利息之高竟出人意想之外。兹既叙及此事，似应略述其人。此人当政之时，诸州扑买人皆为庸贱人。之常以贿进，其值十底那者，则作二十底那购入，而作三十底那以献。撒都鲁丁受其贿，而语扑买人曰，国库需钱。扑买人答以：购赠馈品尚须勉力为之，安得余款解库？撒都鲁丁告之曰：可以馈物列入公帐，俾免汝辈受有损失。扑买人复又借款，以本息全列公帐。其值十钱者，原报作三十钱，兹加报作四十钱。撒都鲁丁曾自购羊数千头，每头价五底那，约两月交款。到期无钱给付，顾羊多瘦，死者亦夥，乃以贱价售之。以供给付两月利息之用，而将债务转期两月。其理财之术类如是也。

“此种重利借贷，破坏国家财政。乞合都时代所布恩赏之令，无一受给付者，又若俸给工资偿款亦然，是为军队积怨反对此汗之原因。而撒都鲁丁常无一钱以供应也。此事尽人皆知，此不过于千例中举一例而已。其弊尤难清除者，则在其积时已久。而诸宗王、可敦、将相、必阁赤、贵人、幸臣等多庇护此等骗徒。其中且有数人为其债权人，余则或受其贿，或为其同伙。无论君主如何严正，欲除此弊颇不易也。

“合赞以为重利贷为诸乱之源，曾于六九八年八月(1299年5月)以敕令禁之。其习为重利贷者多怨。诸贵人有进言者，以此令足妨一切贸易。合赞驳曰：此令之目的仅在禁止不法贸易而已，于其他贸易固无碍焉。不明事理之人与具有恶意之人曾进言，以

为国库随时需要现金，脱诸州之扑买人无借贷之能力，势将不能解款于国库。合赞与诸相答言，不再预先索款于任何扑买人或收税员，无须其贷借以应也，乃禁止诸扑买人偿付其所借之本金与利息。合赞屡嘱诸可敦、宗王、异密等勿再贷金于此辈。且預告曰，设有贷金于一扑买人者，吾人不特不许其索偿于生前，且不许其索偿于债务人之死后。盖吾人既不要求诸扑买人预先解款，设其虚靡国帑，将以其动产与不动产为抵偿也。虽如是，进言者仍不已。合赞乃询之曰，上帝与其设教人认识此世之事是否优于吾人。诸人以圣诫答。合赞曰，上帝与其设教人既有此命，吾人不欲违其诫也。故自是以迄于今，不许借贷生息，然尚有人用动产为重利贷者。合赞怒曰，脱再有此事，行将命承贷人不付本息。且曰，其有资本者不能用以购买房地或耕作经商欤。由是今日贸易皆趋正轨，人类重见公道，国家富饶，而技巧之人皆经营农商与其他有益之业。

“派遣使者于诸州，亦为扰民之一事。盖使者随从甚盛，需索供应于地方也。诸可敦、宗王、万户、千户、百户、地方长官(Schahné)、汗廷、官吏、猎户、圉人、膳人等，常以细故遣使而出，习以为常。每有诉讼，常因一势家遣使庇护而致胜诉。人民欲求庇者，常以其子献于诸可敦、宗王、异密为僮仆，此事已成习惯。其败诉者亦欲托庇于势家，由是诉讼又起，使者又至。此外遣使索馈赠者有之，掌膳官(Idadjis)所遣使者之众，致为诸城官署所不能容。使者往来道途，其数超过其他旅人。每驿虽备千马，亦不足以供应之。使者辈见商队之来自外国，官民之还其居所者，常夺其马匹行李。使者之居民家，不特索其供应饮

使者之众

食，且强其献纳货财，其圉人辈见物辄取。使者所取之马，常逾其所需。在村庄或军队戍地之中，所索之食粮多逾定额以外。其不能消费者，则转以之售他人。诸州居民每年供应之使者无虑数千人，供其饮食，夜间且应为之看守马匹行李。民力雕尽可知也。使者常冒称为某万户之子弟，因要事而被派遣，然从来无人信之，且受居民之轻视，致有真正使者亦为居民所轻。有索马者，常以劣马供应，有时且不能得马，盖大道旁之居民避需索而徙山中。使者须费两三倍之时间经行其地。每驿站有马五百匹，可用者不及一二。诸驿站所需经费固巨，然皆为驿令所侵蚀。其经费出于关税之收入，然尚有不足。关吏(tamgadji)惧暴行，多逃。使者与使者斗，胜者取其金。所以使者随从甚众，常携其亲友僮仆而俱行，并招聚无赖以助声势，所以使者之随从最少有二三百人，其位分较重者五百至千人不等。设有使者数人抵一城，城长官必高声诘之曰：何人使命最紧急，我将先供应之？使者为争先后，不免于殴斗。

“其尤为害者，盗贼亦假使臣之名而恣掠夺。甲使者既能夺乙使者之马，诸盗亦挟其势，止使者。不仅取其马，并取其敕令牌符。既持牌符，复往掠商队。商队以其为使者不敢拒也。

“合赞以此弊既已普及，不易一时清除，乃先为其使者设置特别驿站，每二三程之地置一站。交通频繁之道上，每站置马十五匹。此外冲要较次之站，置马较少。只有持金印符者始许乘用驿马，遣专使往来巡查。边境戍将须利用此种驿站送达急递文书者，则别以符给之。每符得用马二三四匹不等，然每符不得过四匹，虽那颜之子亦然。紧急时，戍将之文书应由此站径送彼站，得于二十四小时内移递六十程之远，例如自呼罗珊至帖卜利司。寻常递送须六日者，非常急递仅须三四日。其后未久，合赞命官吏旅行自备粮马，由是官驿(Yamhai - Touman)遂废。已而又下令，除君主外，不许任何人遣使赴诸州命长官逮捕何人。由是私人因私事遣使之

习亦废。凡政府使者皆给旅费，不许在沿途需索供应。两年以后，人民供应使者之害遂除。今日每年遣使不过三十人，已与其他旅人无别矣”。

“每城之中常有使者(Iltchi)一二百人居宿民舍，城中长官所携之亲友居宿民舍者为数亦众。有隶人专以领导使者为业，自城门领使者至民舍，得赂始领之他去。终至使者所欲居之所，在民舍取卧床与其他器具以供使者之用，后常携之而去，纵有还者，已破敝不堪。凡八思哈(Baschkak)钩案：突厥语八思哈与蒙古语达鲁花赤之意同之赴任也，携带之随从不止百户，皆占居民宅。也速答儿(Yassoudar)之子耶司德长官脱海(Toghai)罢任之时，携其随从而去，其退出所占之民宅有七百家之多。使者与八思哈等所占之民宅常为华宅大厦，所以后来无人敢建新居。纵有建者，不名之曰居宅，而名之曰养济院或道院，然亦不免于侵占。屋主不得已堵塞其门，于地下开小窠以供出入。然仍不免为使者所夺居，破墙以为门户，以乘骑付隶人，放牧于园囿之中，常有十年培植不及之花木，不足一日之践踏者。设有一沟渠，有马堕其中者，抑有马走园外者，则逮其主人，逾额索偿其价。冬日伐树以燃火，且焚及居宅之门户。六九五年(1266年)时，涅孚鲁思子速勒丹沙(Soltanschah)与其母借居耶司德城教长某家，居留四月，行后家具无一存者。曾命人估计其损失，仅焚毁门户一项，已值五千底那，他可知也。一教长宅所受之损害如此，寻常居民所受之害可知。故城中人无问贵贱莫不受其害者。

城中置馆舍

“每年藉词有使者至，夺民居之被褥数千具，其他家具什物被夺者亦夥。致有一宅此使者出，彼使者继之而

入。邻舍闻使者至，莫不惊忧。缘其从者或由门户或由屋顶入邻舍，箭射鸡鸽，有时伤及儿童，取所见之粮秣而去。居民受害者虽诉而不能得直。一日有一老人为家长者，奔诉于公署曰：‘我老而有一幼妻，诸子皆不在宅，仅留其妇女，我兼有诸女在宅中。有使者多人强居吾宅，诸人皆青年。妇女既不能避，我又不能日夜监守之。诸家长所处情形多与我同。设其久居不去，恐数年以后不复有嫡生之子，而所生之子将尽成为私生子，成为杂种与突厥人之子矣。’此老人又述一故事云：‘昔日塞尔柱克朝时，你沙不儿王宫之诸突厥将士占居民舍，与今正同。有一突厥人占一民舍，原居者适新婚，新妇颇幼丽。突厥人藉词命其夫出。其夫解其意，留不去。突厥人殴之，命其往饮其马。新妇乃牵马出至溪边。适逢算端过此，见一新妇衣婚衣饮马溪畔，询之。新妇曰，盖因君之虐政所致也。算端惊询其故，新妇乃述其事。算端甚感动，即日禁止诸突厥人占居你沙不儿民舍，命之皆筑室于城外，是为Schadiakh之起源。’老人语毕，继之以泣，然仍无有人悯之者。

“合赞欲挽救此弊，曾将使者之数减少，非紧急时不遣之外出。除易马与进食外，不许停留。至若遣赴诸城征税之使者，则为之在各城中建设馆舍一所（Iltchi Khané），所需之物皆备。居民之害既除，始敢修饰房屋、种植园圃。其流亡在外之人，始敢相率返其故乡。

王印

“合赞酒醉时，不许人言事，俾免有人以其所未能细读之公文使其签署，欲免奸人舞弊，自掌其大印匣钥，不再以付诸必阁赤。设有敕令与支付券甚多，必须用印者，诸书记、丞相与省中诸大员等，则请此钥于汗，在汗前铃

用印信,事毕仍以钥呈汗。此种公文钤用大印以后,复由四怯薛(Kiziks)钤用黑印于背面,然后由丞相与省员钤用省印于背面。此种程序缺一者,公文不能外出。别有书记一人抄录敕令之文、发文年月、缮写人名、报告人名,每年缮具一册,附存大印匣中。掌印官(Aldjis)对于私人不得有所需索。印之种类不一。大印为玉质(yeschim),用以任命诸统将与民政长官(Mulouk)者也。别有玉印较小,对于诸法官、教长、司教等用之。又有大金印一,次要之事件用之。小金印一,文与大金印同,惟周围勒有弓一、骨朵一、刀一,以付统将,无此不能总军政。又有更小之金印一,则钤用于根据汗命所发布之一切支付券与财政官署一切公文之上。

“事务既繁,合赞不能一一披阅也,乃命将各类公文编订程式,并编订对于请求书之答复。由是事务不致延搁,公文统一,不致有文意争持之病。迨此种程式编订以后,合赞集诸大臣而语之曰:‘吾人可详细审之,各人可将其以为必须改正者提出。一俟我与汝等完全同意以后,凡敕令皆以此为法,俾事务更较一致。’已而将所核定之一切程式编录为册。设有新事发生,则另编新程式呈汗核准颁行。

公文程式

“牌子(paizés)者,代表证书之标志也。合赞曾规定以狮头为案:应作虎头大牌授诸算端、军事长官与总管等,免职时则将其牌缴回。每州长官各有牌子一面,不能移作他州之用。先是设在二十年内继续有长官二十人者,各有牌子一面,解职后仍保有之。至是遂将此例革除。次要之长官总管等,亦各有较小之牌子一面。禁止诸州铸造此类牌符,只有宫廷匠人一人独能为之。发给牌子

牌子

之时,此匠人在汗前以钢锥刻特别标志于其上。驿递与使者亦各有专牌,付重要长官铜牌五,次要者铜牌三,以为使者递送之用。诸宗王、诸统将等至是不能再用牌符。鲁不卢乞(Rubruqais)与马可波罗之行纪曾经著录此种牌符。前一人行纪(第三十五章)云:蒙哥汗曾以金牌授使者。牌宽若掌,高半肘,刻命令于其上。持有此项牌符者,得为任何要求发布任何命令。《马可波罗行纪》(第四章)云:忽必烈汗曾依国俗以小金牌授威尼斯人尼古拉波罗(Nicolas Polo)与马太波罗(Mathieu Polo)二人。牌子刻王徽,以作本人与其随从经行所领诸国护照之用。凡长官见牌应尽保护之责,并供应其所需。并参照本书第二册四八四页附注。

旧授之敕
令与牌子

“从前波斯诸蒙古汗所发给于私人之敕令与牌子,为数甚众。每次新君即位,虽遣使诸州收回旧授牌令,然使者辄受贿不将敕令收回。故使者之还,所收牌令百不得一。已而又以新牌令授人。新旧牌子难免无冲突者。设有诉讼发生,原告、被告各出牌令,致使讼事无从断决。有时取得敕令之人,贿嘱必阉赤,增加数语于敕令之上。此种必阉赤且自以敕令授他人。所以蒙古断事官与行政官吏见敕令与牌子之多,竟不敢决断,听其自了。由是每年杀人案件日增。

“至是合赞乃命将新旧牌令一概作废。缘其即位最初三年中,涅孚鲁思、撒都鲁丁等执政之时,擅发牌令数亦不少,故皆废之。由是七十年来所发敕令牌子一概无效。其以正当名义受有牌令者,得以旧者易新者。其滥得者皆不敢出以示人。

鼓励农业

“波斯自经成吉思汗用兵以后,地多残破。额弗刺特、达遏两水流域亦并荒芜。东起阿母河西迄国之西境,

仅见城市丘墟，土地不治。旭烈兀、阿八哈、阿鲁浑、乞合都诸汗虽有兴作，建设阿刺塔克、阿儿迷尼牙 (Arminiyé)、速忽儿鲁 (Soucourlouc)、涅札思 (Nédjes)、火章 (Khodjan)、占丹 (Zindan)、满速里牙 (Manssouriyé 地在阿朗) 诸地宫殿，或建一商场，创设一城，开掘一渠，然仅徒靡巨款，工既不成，尤使其地愈见残破。国内诸城庐舍有居人者，十不得一。

“土地大半荒芜。不论属私产抑属私人，无人敢为垦治。盖恐徒费资力而为人所夺也。合赞觉有鼓励此种事业之必要，乃下令保障垦民之利益。私产之地荒芜有年者，应付垦民开垦。第一年豁免全税，第二年视其在河渠远近与垦治难易，分别免税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因是分私产之地为三等，别设一局专司授与垦地规定赋税等事。

“至若私人土地在若干年中未经地主抛弃者，垦民垦治必须取得地主之同意，逾若干年后则否。设原地主出而证明此地属己，则由垦民以所纳赋税之半分给地主，国库仅征半税。

“先是诸税课使屡次报告政府，言诸州地多残破，人民窘苦流离，无耕牛、种子不能耕作，因是地多荒芜。然无人注意其事。至是合赞乃命将税课拨出一部，以供购买耕牛、种子与其他耕具之需，不许以作别用。

“同时禁止强取居民之驴。盖先是乡民之牲畜屡见掠夺，而乡民势须追随于其后。纵有还者，亦成残废，不能供农业与其他耕作之用也。

“合赞禁止其鹰坊人等捕取人民之鸽与家禽。曾曰：设欲禁人取其大者，必先禁取小者。盖既不能禁其取鸽，如何能禁其夺取牛羊？由是禁止猎户在鸽舍附近设网。

“赖有此种新令，一部分土地遂以开辟。其中除供给军队之给养以外，尚有巨额归公。

军队之封地

“合赞以前蒙古士卒皆依游牧部落之旧习，不特不能得饷给衣服、土地、粮储，反应纳马、牛、羊、毡、皮等物为贡赋，以供斡耳朵与诸贫苦部落之需。

“合赞首先命散麦于其驻所附近之士卒。然诸税课扑买人应供给此种给养者，不以时付，必须遣使者往征。而使者所过，又扰害官民。不仅士卒不得其食，且耗巨费。益以粮储使者(Boucaouls)之贪吝，与粮储吏员(Bitiktchis Idadjis)之疏忽，不特不按时发给支付券，且以半价购买之。士卒虽持支付券，而毫不能有所得，故常与粮储使(Idadjis)争。

“如是者四五年，诉之者众。合赞命将士卒粮食按时发给，已而以获其利者仅有士卒五分之一。欲国中士卒皆享其利，乃于七〇三年初(1303年)决以地授之。计划其事二三月，遂下令曰：

“诸赛亦德族、诸可敦、诸宗王、诸公主驸马、诸万户千户百户十户、诸算端、诸蔑力、诸必闾赤以及阿母河迄于埃及边境诸臣民：咸应知之。合赞以前诸汗皆列诸可敦，质言之诸王之母妻于今前。兹合赞既从回教，乃改列赛亦德族或摩河末后裔于今首。蔑力(Melik)者，阿刺壁语王侯之称，在蒙古统治时代则成民事长官之号。必闾赤(Bitiktchi)，突厥语犹言书手，后成为下级吏员之号。观算端、蔑力位次在蒙古军十户之后，其不被重视可知，我祖成吉思汗承天运而行其志，世人无敢违者，是以率其蒙古军，略地自东徂西，功业满布于史册，以帝国传留诸子，其善治国者享盛名。夫人生之时有限，所获之益仅此。吾人以为在处汗位未久之时，应为臣服吾人之诸兀鲁思(Oulous)蒙古君主之兀鲁思盖指所统部落之全体谋福利，以俾功业盛名永垂不朽。

“兀鲁思处吾人父祖之时，曾负担今已完全豁免之赋役。士卒无粮，仍效忠耐劳，从征远地。自从上帝以吾人父祖之国付托吾人以后，吾人曾为士卒谋幸福。前此仅有一小部军队受军粮，而其他诸军偶而或受赏赐，然士卒泰半不能得国家之饷给也。吾人兹欲全国军队皆得恩贍，俾其皆具同一热心与武勇而卫国，乃命将属于私产或公产之地，无论为已垦或荒芜者，概以封地(akta)钧案：其制与屯田异，故不以屯田名之名义，于后列条件下，拨归各千户管理。

“(一)属于私产或国库之地之农民，仍继续耕种其地。将一切应纳于国库之赋税(mal)、牲畜(coitchour)照数纳缴于军人。

“(二)军人以后不得强取属于私人或宗教基金(vakfs)之土地或水源，不得夺其收入。应按照簿籍将此种产业之赋税缴出。

“(三)至若属于国库之已废村庄与未垦土地而在其驻地(yourt)以内改为牧场之用者，应由士卒自垦一部，余由其俘虏、僮仆垦治。各自用其耕牛与种子，而保有其一切收获物。

“(四)其已废的或赐给军人的诸村庄之人民，未归原籍不及三十年，而未经他乡户籍著录者，不论其现在何处，应遣其回本乡。设若军人封地之内有他乡之人，亦应遣还，不许藉词容留他乡之居民。军人不得徙此乡之居民于彼乡。各区之居民各耕本区之地，不得以两区皆在封地之内而迁徙之。军人不应视居民为随封地而赐与者。其对于农民，只能监督其耕种田亩，按理征收赋役，不应需索他物。至若不属耕作之人民，设其依法缴纳赋税于军人者，不得强其耕种，应善待之。

“(五)军人不得藉词取水，侵入其封地之邻村，应留牧地为其牛羊驴畜游牧之需。

“(六)吾人既为人民谋幸福，诸万户、千户、百户、十户及其余诸军等，应以文状(Modjelga)保证其行为善良，合乎公道。不再如前压迫人民，不再用何种名义别有需索。

“(七)财政署对于军队封地,永远不得出具支付券。此种封地应按人缴纳五十门(manns,帖卜利司之通行度量)于仓。此外不再要求其缴纳何物。

(八)此种包含荒地、垦地与水草之封地,一俟其分给诸千户以后,各乡绅耆会同吾人所派之必阁赤,先分此地为十份,分给百户,复由百户分给十户。该必阁赤将各百户、十户所得之荒地或垦地载之于册。别具册二份,以一份存财政署,以一份交诸千户长。各百户之专册则由各百户保管之。该必阁赤每年巡视其地,其怠于耕作之军人,罪之。此种封地不得买卖赠与,亦不得以任何名义移转于一盟友(anda couda)、兄弟(aca, ini)或其他亲属。犯者死。

“(九)军人一人死,则以其封地归其一子,无子则归其旧奴(goulam)一人,无奴则在百户中选一人承受之。军人之有罪者,则以其封地别给他人,登载其名于册。每年应检查册籍。该管必阁赤不得许一军人之要求,逾其应得之外,设有强取情事,该管必阁赤应报告前来,不得隐匿。

边境之防
卫

“合赞曾以有增加军队之必要,盖当其国边境一州受敌侵犯之时,守境之军不能及时得援,而远境之军来助者道远亦不能至也。合赞命各军户,户有数人能执兵者出军一二人。别组一军以作援军之用。则一境之军不复再奔此境而援彼境。此外并欲内地军队处被侵地较近者,闻警时急往助之。至若有出关可守之边境,则命波斯(Tazik 大食)步兵守之,亦以军饷与封地赐之。迄于是时,国家曾以一定款项供波斯一军之需。然仅将校得之,盖无士卒也。至是合赞命组织波斯步骑为千户军、百户

军，每三月检阅一次。

“合赞增其卫士，许近卫将士介绍其亲属未列军籍者供宿卫。由是每千户府中多有卫士一二百人。合赞年终检阅一次，并以封地饷给赐之，使侔于本人亲领千户军(coul)之列。由是亲军遂增至二三千人。

近卫

“当术赤诸后王与察合台诸后王长期争战之时，互相掳掠敌兵家属，而以其童稚售之商人，商人复以之转售波斯，故有不少蒙古幼童流离失所者。合赞见成吉思汗将士之后人沦为波斯人之奴婢，乃禁止买卖蒙古户口，命将国中之蒙古儿童备价购回，两三年中得此种青年约万人。合赞命为一军，驻蔑刺哈，使李罗丞相领之，而授以万户总管之号。此军历年加增，后亦成为近卫。

“波斯诸城有不少波斯人与蒙古人以制造弓箭箠刀为业，每年受政府之资给，而供给若干兵械者。有若干城中且设有兵械制造所，命诸火儿赤(couroudjis)领之。指定诸州之收入为经费，其额甚巨，然诸所每年不能得指定之款二十分之一。征取之使者数百人相属于道，所耗驿马费用供应，或者逾于所征之额。然诸税课扑买人藉词不付，抑其款为其椽属所侵蚀。诸兵械制造人供给兵械既不得钱，遂亦不欲供给。益以此辈互相倾轧，不复致力于工作，由是多陷于穷苦之中。

兵械之制
造

“合赞乃命同城制造各项兵器者，各结为一帮，不复再受何种资给，然应供给若干价值确定之兵器。合赞曾云，此辈虽属俘虏，然其工作应得官价，与其他匠人之售物于商场者无异。遂命各帮以一人监理之，以一州之收入供此种兵械收买之用，勿需再遣使四处征求。每年应供给全副甲冑万具，乃在此时以前所供给者从未抵二千

也。合赞定其自用之额：甲冑五十具，弓箭、锁子甲各数千份。此外对于制造鞍辔之匠人，与对于速古儿赤(Sekourdjis)、亦塔赤(Idadjis)所需器械之制造匠人，亦采同一方法。乃前此因汗用一物值五十或一百底那者，必须遣派一使者也。

王帑

“迄于是时，蒙古诸汗帑藏之出入，从无计算，以管帑员数人共同司其出纳。若帑藏罄，则言之。其收藏之法颇简陋。以毡补地，置金帛于其上，且不以帐幕覆之。每次有金帛入帑，管帑员之亲友或官吏辄索赠物，管帑员常视其官位大小赠之。此事已成习惯。汗廷之酌人、膳人、闾人、圉人辈来以酒食献。而有所求者，管帑员赠之辄如其所欲。设有人索物于守帑卫士，卫士必以物赠之，卫士等亦互相自为取携。故帑藏十分之八皆为人所侵蚀。诸州税课使解送金帛入库时，纳贿于帑员，所解之物在帑员收据之上可以倍增其数。虽有命门监(Tangaouls)严为看守，不许将帑物携出，逮捕犯者之命。然在数年之中仅逮罪人一人，然且因报怨为之。故阅年已久，其事仅二三见也。

“至是合赞命将帑藏诸物分别种类，取宝石而自藏于匣，命管帑员与监者(Khodja Sérai)各一人共管之。其由诸人匠府呈进与远地所献之金帛，由丞相调查其数，亦交此二人共管，非有汗命不许取用。别命管帑员与监者一人共管逐日赏赐之财帛，须有丞相之命，并经汗画押(nischan)始许支出。前一帑藏名曰纳邻(narin)，后一帑藏名曰必敦(bidoun)蒙古语纳邻犹言细而薄，必敦犹言粗而厚。前者专供汗用，后者供赐与。每经六月，由丞相检查一次。先是管帑人可以帑金贷于亲友或诸贵人，至是无汗

命不许贷出。所有存帑之布帛，皆盖有印记，以防调换。命诸阉者仅司门户，不再参与帑藏之事。管帑之责专由上述四人负之，管帑者对于来人不得有所需索。诸州所进金帛，许取百分之二，不许逾此额以外。合赞又制设一第三库，命一监者掌管，凡进呈之金帛取十分之一入此库，以备慈善事业之用。夏冬两季汗迁居之时，亲赴库取所携之物。余存帖卜利司者，则命丞相计其数封存之。是以历来赏赐金帛之多者，无逾合赞之时。

“关于汗之饮膳，备有专款，然常为饮膳司之人员 (Bitiktdjian Idadji) 倾轧之源。先是曾以诸州之收入供用，其款甚充足。惟诸州财政紊乱，税课使与扑买人解库之款不时，征取之使者受贿，亦不以款至，其定额虽巨，然掌膳之官不能不以重利贷款以备御膳之需。例如酒百门实值五底那者，定价为十底那，乃购取时有值二十底那甚至有价值四十底那者。

御食

“此弊复又发生他弊。征取膳费之使者至诸州也，诸州则以上供紧急为名，停止他款不付。然使者所得之款数亦不多，仅敷十日之用。由是掌膳官吏始终不免賒贷酒肉于商人，然常不给价。

“至是合赞命将其饮膳必需之款，在六个月前先由库帑拨给。购物须用现金，由是节省不少。

“官有之驼、羊，先命官吏名罕赤 (Candjis) 者管理，然毫无监督之法。罕赤所管牧户甚众，皆免一切赋役。牧场甚佳，所牧之畜在若干年后应繁殖者，乃存者无几。

畜牧

“合赞乃定各罕赤每年应献所产羊数，原有羊群不得减少。至若负载之驼，别命人掌之。自是以后，负载行李骆驼之众者，任何蒙古君主或回教君主无逾合赞者也。

猎捕

“先是每年指定捕鹰人(Coushdjis)与捕豹人(Barsdjis)捕取鹰豹之区域,其薪俸由诸州拨给。然诸猎户扰民实甚,要求粮秣过于所需。其携所捕鹰豹赴汗廷也,在沿途所经城驿村庄,取驿马甚夥。常以其猎物赠友人。有时为进呈二三鹰豹,使地方耗款甚巨。至其夺取乡民旅人之物,尚无从估其价也。设有人捕得或购得一堪供行猎之鹰豹者,可以求封为答刺罕(terkhan 质言之豁免一切赋役之人),因是便有扰民之特权。每年取得此号之人,为数甚众。斡耳朵之鹰坊人与猎户为数亦夥,所属尚有马夫(kouteldjis)、骡夫、驼夫村正无数。诸人皆腰系羽毛与鸟杆,见途人皆先击人首,然后与之言。若见有人头插鸚鵡毛者,辄取之,以为常人不能有此饰。其经过猎人之帐侧者,必受猎人之劫掠。凡猎人经过村庄,必取羊与家禽草与大麦以供人畜之食,见驿马辄取售之,见良驴则夺之,见道上行人则劫取其资,欲使人畏。常捕一业主割其须,诸地无赖皆恃此辈为护符。

“合赞欲除此弊。首命诸州献鹰不得过千,献豹不得过三百。诸猎人应开列各鹰坊豹坊猎户之数,他人不得为猎户。视猎户所饲猎兽之多寡而定其薪给。以金印(Altoun tamga)符(yarlig)付之,不许在道索取驿马供应。自是以后,猎捕之费较前节省一半,而人民前此所受之害遂除。

“至若汗廷之鹰坊人等,先时给其俸与饲养之费。凡遣付远地行猎者,供给其驿马(oulagh),持金印符索取本地供应,然不得逾所定之额,犯者杖七十七。故自是以后,鹰户猎户鲜有越法者。

法官职务

“合赞曾以敕令宣谕诸法官曰:长生天气力里,回教

福荫里, 马合谋合赞宣谕某州八思哈、蔑力以及其他官吏知之。今已派某人为某某等处法官, 俾其审判回教管辖诸案, 并善为保管孤儿与失踪人之财产。此种职务不许任何人加以干涉, 他人亦不得开释业已断罪之罪人出狱。按照大法令所订, 诸法官、律士、阿里族人不纳一切税课, 不得向其需索驿马、粮食(soussoun), 突厥人(指驿递)与使臣(iltchy)等皆不得在其居宅安下。而所订之报酬金, 每年应按时完全给付。其言行不敬法官者, 诸州八思哈应按罪罚之。该法官亦应谨守其所出具之文约(modielga), 于执行职务时不得收受何物。订立新契约时, 应将旧契约掷于法盆(thass), 俾其文字洗涤净尽。其要求三十年以外之事者, 其契约在三十年以前者, 一概不得受理, 亦不得提示于被告人, 概掷法盆洗之。

“其对于他人使用暴行强其犯法而罪状确实者, 应割须骑牛徇于市, 而严惩之, 嗣后不许再写团体证明文书(mahzar), 现存者应洗涤之。设有讼者随同其所延之保护人到庭, 法官须待其退然后讯问。此种保护人在庭之时, 绝对不许开始审讯。

“关于两蒙古人之诉讼, 或一蒙古人与一回教人之诉讼以及其他难于审判之诉讼, 应由诸八思哈、蔑力、税司人员、法官、阿里族人、律士等每月集合于礼拜堂, 开审判会议(Divan - ul - Mozalim)二日, 共同审判此种案件, 并签名于判词, 俾将来不能撤消。

“设有涉讼之土地, 母或祖母(汗之母或祖母)、诸子、诸可敦、诸宗王、诸公主、诸驸马、诸万户、千户、百户、十户以及寻常蒙古人等、诸省官、诸法官、诸阿里族人、诸律士、诸司教、诸市长等, 皆不得加以干涉。购买其地, 该法官不得订立契约, 以该涉讼地或物移转于上列诸人。如闻他人缔结此种契约者, 应反抗之。

“法官印信定价十九底那有半, 不许增加。

“设若某法官所管诸乡距离城治太远, 而有设置补充法官之必要者, 则选可任之人为之。每月稽核其行为, 视其能否称职。许为

缔结契约,宣布裁判。每月应将此种行为抄呈主管法官。惟设置于农区之补充法官,不得审判案件,亦不得缔结买卖契约,仅许在星期五之公共祈祷中为其祈祷,订立遗产分析文书与嫁资文约(Sadac - namé)。设有要案发生,应往求城中法官决之。

“法官任命可以信任之人一人而品行廉正者,填写契约日期,记载入册,俾有已卖或已押一种产业而再卖押者,有案可考。由是对于记录应予注意,其作伪者割须徇于市,其明知此事之注册人而不举发者,处以死刑。

债券及契
约

“同一敕令防备法官受伪券之欺。盖若有某人开垦一地或继承业经开垦之地者,必持有证明其所有权之法定行为,其上并著录法官之证明。其人以此财产依法移转于别一人,此别一人复以移转于第三人,如是继续移转,不止一次。然其原契有时不止一份,尚有一份存于原业主或其继承人之手。事隔多年,该继承人出与现业主争,或谓其无买契,抑无其他行为,或谓其从未有之,或谓其遗失,而自出旧契要求发还此地,复发重誓延请证人,抑贿买伪证以实其事。法官见其人既出文证,复有证人数人证明其事,乃断其为业主,而不知此地实已依法移转,索地者非真业主也。

“前在塞尔柱克朝算端蔑力沙时代,曾有相类案件发生。业已下令,凡旧契逾三十年者不得提出法庭。当时曾将此令送达呼罗珊、伊刺克、报达诸地之法官咨询其意,旋呈哈里发核准。在昔日法官咸属正人时代,既有此弊,则在成吉思汗后裔统治之时,此弊当然难免。缘蒙古人只认法官之缠头巾与袍服,而对于法学实一无所知。当时不学无识之人欲僭为法官者,曾结托蒙古贵人,贿买

法官位置。邪人既进，正人羞与为伍，多辞法官之职。他人见法官位置可以贿求，由是竞以贿进。诸蒙古长官多为其护符。由是竟有人租赁法官职务者。此事在乞合都在位与撒都鲁丁当政时代屡见有之。撒都鲁丁曾以其弟为大断事官，时司教马合木为司教长。诸人曾以法官职务租赁于人，由是以废契争地之案遂夥。业主之敌愈多，其危险愈甚。盖诸邪人之不得一饱者，持有废契，辅以人证，常可与人争地也。其案愈多，租赁法官职务者之利愈大。所以穷年经月，诉讼不止。其无以为业者，见此事之有利，乃竞起效之。或助持有废契之人，或伪造文书，甚至伪造百五十年前之敕令，依托于蒙古人之门，而与业主争地。其因贿而为法官者，延不判断此类案件，反使人秘告业主，言告者有权门为援，法官不能判断其罪。迁延既久，受贿必多。其正当业主因是亦托庇于权门。由是讼案常成为两权门之争矣。

“旭烈兀时代诸大食人之为相者，曾以蔑力沙时代禁止提出三十年外要求之敕令为言。旭烈兀亦曾从之发布相同之敕令。嗣后在阿八哈、阿鲁浑、阿合马、乞合都诸汗时代，亦有相类之禁。然其弊仍如故。盖因三十年以上之要求不许法庭受理之例，在教律中似无根据。复次纵有此令，然不能阻止官吏之贪心而强其奉行也。合赞乃命诸识高位重之法官起草令文，令中征引法例甚夥，由是遂见实行。

“此令于六九九年七月三日(1300年3月26日)在毛夕里附近克沙夫之地颁布。令尾殿以是语曰：‘设有势家请托法官违背本令之规定者，该法官应将其名具报。我将惩之以警其余。’本令之后著录诸法官所应出具愿书之程式。凡法官皆应出具此种愿书，遵守令文。本令命诸法官按照法律解决争讼，切实注意呈验之旧契旧券与夫其附带之证明，不可轻信，必须检查其是否伪造。复次本令说明使用旧契之欺诈方法与历来君主设定三十年时效之事。诸法官在愿书中自认严守其职，否则干愿黜罚。

“别有一令，命在不动产售卖以前检定业主之权利。其文如下：

“宣谕诸八思哈、蔑力、法官、税务官吏、税课使、绅耆、业主暨一切臣民知之：大卫德(David)之言曰：“吾人以汝为地上之辅佐人，以汝为人类中主张公道之法官。”又设教人之言曰：“一小时之公道，较有功于七十年之祈祷。”是以吾人欲为人民保障幸福，务使公道普及，强者不得凌弱，权利不得为恶意所消灭，而使私人间之争讼平息。吾人曾注意国中种种紊乱之事。曾见臣民之争持，多本于根据旧约旧券所发生之诈欺要求。例如一人据有一地者，有时持有检定其所有权之双份文约，嗣后其地或因买卖或因其他方法移转于他人。然其文约完全或一部仍在售卖人或其继承人之手。事隔久之，售卖人乃因原约在手，要求退还其所售之地，或发重誓延请证人，或贿嘱证人出而证明。设售卖人本人无斯举者，其继承人在继承中得文约，或不知其地已售，或明知而欲诈取，亦不免有要求之事。一旦将原契呈验以后，辅以证人数人。法官当然以其为真。欲除此弊，则凡有此类买卖，买者卖者应偕公正之证人至法官前，卖者出示证明其所有权之文约，诸证人从而证明其产属彼，然后投此文约于水。设若原业主无文约，诸证人则证明售卖人自某时以来已有其地。而售卖人亦声明其无文约，其有以文约出示者，应视为无效。然后编订一种检定其所有权之文约。诸证人以文书证明讫，法官然后公证之。此文约之下著录买卖契约字样。嗣后如在售卖人或其继承人抑在他人之手，发现关于此地之何种文约者，任何法官不得承认其有效，应没收之而投诸水。设若持有此文约之人拒不交出者，法官应知会本城之八思哈没收此约，交由法庭洗去此文，不动产之买卖契约由法院书记编订。法院置一水盆名曰法盆(tass-i-adl)。如有此类争讼判决以后，应将呈验之文约洗涤质言之，将棉料纸上所写之字用水洗去。

“设有人业已证明有一种买卖或抵押文约，而在后来要求此

已卖或已押之财产者，设有人将其业已抵卖于他人之不动产一部分售卖者，应断其手，而以驴载之徇于市。设有人业已抵卖一种不动产而重复抵卖者，并处死刑。

“诸法官对于契约与诉讼不许接受一钱，应以吾人所给付之报酬为自足。法庭书记对于所编订之文约，其价值不逾一百底那者，取一答刺黑木。逾一百底那者，取一底那，此外不得多取。凡警吏(vékil)索资于两造者，杖而除名，并断其须。吾人对于年逾三十年以上之要求，曾有令禁。吾人兹欲全国诸城之八思哈、蔑力等，各命各城之法官。按照送达之程式，开具愿书，交由来使携回。”

“合赞曾遣专使搜捕以旧契诈骗为业之人，送致汗所。其情节确实者，皆处死。

“迄于今兹，波斯之货币从未以同一模型铸造。盖昔日此大地曾分为数国，罗姆、法儿思、起儿漫、谷儿只、马儿丁诸算端、国王享有此种铸币之权。而各铸货币之时，相去尚不甚远也。按照阿鲁浑、乞合都两代之敕令，银币成色应为十分之九，然实为十分之八。罗姆之货币较优于他国，然其成色业已大变，致使十底那中仅有银二底那，余皆为铜。成色既差，市价不一，其买货者之损失辄致百分之十至二十。而在村庄戍地之中，认识货币成色尤难之地，其银币竟难得有人收受。

货币

“合赞欲挽救此弊，乃制定一新模(sikhé)，附以难以仿造之花押(nischan)，收金银货币而改铸之。其上皆著上帝与设教人之名，兼著合赞之名。谷儿只一地之货币，从未著录上帝与设教人之名者，至是亦皆著录。盖在波斯，除此货币以外，不得流行其他货币也。

“至若成色，合赞曾云：设若吾人许在金银货币之中

用其他金属混合，一如哈里发埃及、非洲等货币之例，则人将多加混合之金属。应使货币之中不用混合物，以使用硼砂熔金、水银熔银，抑用火熔解时，不难发现其伪。

“当时忽里谟子之金币成色之劣，不下于非洲金币。合赞命将此种劣币与其他劣币低估其价，以便执兑换业者熔之有利。由是一年以后，全国之中不复再见此种劣币。先是市上金银甚少，偶有见者，购者蜂集。及至蒙古统治时代，因制造金锦与其他金织物之用，与金之流入印度，其数愈减。然至是金货在市上则大见流通，甚至乡民亦持有之。合赞欲银底那之重量定为三钱(mitscals)。又铸百钱之金币(durusthai thila)，铸各国文字于其上，俾外国尽知此币为彼所铸。货币之上并著录《可兰经》语与十二教长之名。其式之美，致使持有者不欲熔之。合赞欲使外国认识此币，曾以其供赏赐。

度量

“前此度量复杂，甚至同州诸乡之中各不相同。商人多不愿流输货物，而以转运货币为业，由是布帛少见，在若干地域之中，竟难觅之。当时在各村之中，度量竟有二三种之别，居民自用其最大者，与外人交易，则用其最小者，外人虽知之亦不能拒之。其售诸军队之粮，以百斤(manns)之担(couban)为本位，交粮时每担仅重七十斤，有时且不及六十斤者。势强之人凭恃武力，则可取得整数。重量既如是复杂，纷争遂永远不息。

“合赞以为一国之中不应有数种度量，乃下令国中以齐一之。其文如下：

“‘闻斡耳朵与诸城之商市中，各人任意使用一种石骨铁质之重量，意为增减。兹为统一起见，特命将自阿母河迄埃及境之一切度量，概为检定。皆用铁制，附以印

记。

“(一)全国之金银货币,概以帖卜利司之重量为准,俾免重量不同。贩运他州取利,其成色亦应一律。为此特命艺师呼罗珊人法合鲁丁(Fakhr - ud - din)、巴海乌丁(Bahai - ud - din)制造称量金银之八角量型,并命其于各州遣派二人会同本地之鉴定人(emin)与市监(mohtessib)检定此种量型。人民等遵照法合鲁丁、巴海乌丁所制之量型而以铁制者,应持赴各州鉴定人所检定,并加盖印 记。有伪造印记者处死。

“(二)凡持有此种量型之人,概应登记。其量型每月检查一次。其量型不合者,或伪造印记者,抑使用无印记者之量型而为买卖者,长官应按照本令所定之罚罚之。

“(三)关于商货之量型,亦应根据铁质八角量型制之,附有印 记,并由同一鉴定人检查之。此种量型自十斤(manns)至一答刺黑木(drachme)分为十一等,即十斤、五斤、二斤、一斤、半斤、四分之一斤、八分之一斤、十答刺黑木、五答刺黑木、二答刺黑木、一答刺黑木是已。关于较重之量型,诸城之探合赤(tamgadjis)则制担(couban)型以量之。

“(四)各州度量种类甚多,而有 kil、cofiz、djérib、tougar 种种名称之别。各人意为轻重。凡蒙古士卒、商人、外国人持券取物抑购物者,常与售物之人争持,强者多取。兹为统一起见,全国只许适用一种度量,即帖卜利司之乞烈(kiké)是已。每一乞烈重十斤,每斤重二百六十答刺黑木,合十乞烈为一秃合儿(tougar)。此外不许使用其他度量。顾谷类如大麦、小麦、米黍、胡麻之重量不同,应为各类制造十斤之容量,亦以帖卜利司之量为准。此种量型四面皆著录某谷乞烈字样,由同一鉴定人会同市监盖用印记者于其上,每月在城乡检定一次。其有一量型而无印记者,若经长官断为有罪,应处断手或罚金之罚。

“其盛液体之革囊，而供鞞耳朵消费与分俵之用者，应有五十斤之容积。其供宴会(thoui)之用者，则应有四十斤之容积。

“一切尺(guez)度量布帛者，除罗姆之尺度大异外，皆以帖卜利司之尺度为准。尺之两端皆盖印记，按期由鉴定人在诸城检定一次。”

盗贼

“当时全国盗贼充斥。蒙古人、大食人(波斯人)、曲儿忒人、黍勒人皆有辅以逃奴无赖，恃乡民为向导，有间谍伺行旅。设有大盗被捕，辄有庇者救之，以为其人勇敢，不应致之死地。根据旧令，其共同旅行之人见盗贼至，应互相援助，联合拒之。然此令等若具文，盖盗贼熟知旅客之贫富，常命贫者退，而劫其富者。盗贼劫旅客于城乡附近，无人敢逮捕之。且在诸游牧部落中与乡间，盗贼皆有伙友，人皆不敢举发，盖恐盗贼被捕以后因庇护得释，而举发者反得祸也。诸耕夫甚至诸村正亦与盗贼相结合，而供给其所需，危急时辄隐藏之。盗贼在城中亦有友人售其赃物。

“当时固有路监(Tangaouls)防守道路，然不特无益，而且有害。此辈常以搜查盗贼为名，扣留行旅。致使盗贼先时准备，设伏以待之。诸路监应捕盗者，乃剥削旅人。旅人畏之甚于盗贼，盖盗贼之劫有时得免，而路监则各站皆有之也。是以商队多取僻道以避之。

“合赞为除此害，乃下令曰：凡遇盗侵时，同旅之人弃其他旅人而去者，负担同旅生命财产损失之责。其盗劫地附近之驻军与乡村闻警不救者，负其责任，应立时捕盗。其游牧人、城乡人不论为蒙古人或回教民，与盗通者处死。合赞命其侍臣异密英忽里(Incouli)监督此令之执

行。英忽里为人清廉，捕盗甚夥，余盗皆匿不敢出。凡举发人皆授以答刺罕之号。合赞赏英忽里之功，即以盗赃赐之。合赞欲仅在危险区域与旅客不明路径所在设置路监，许其征收经过税。凡四骡或二驼纳税半阿扯(aktché)，然仅以负载者为限，而负载粮食者不与焉。路监所驻之处，树立法表，上录每站路监人数。其长官(八思哈)应尽之职以及旅客所应纳之税率，先是路监在大道上见人征税。至是凡离其驻所者则视同盗贼，其邻近之处有盗警而不捕盗者，应偿被盗之物。凡商队欲停留于一村或一戍地附近者，应先询该地之长吏，附近是否有盗。如言有盗，则商队可以避入村中或营中；如言无盗，商队行后遇盗，则应负担责任。此令不适用于城市。命异密不刺儿吉(Bouralghi)总管路监合计共有万人。凡为路监者豁免一切赋役。

“酒醉常致殴斗，甚至杀人。合赞曾下令曰：酒为吾辈之立法者与其他诸天使所禁。然虽禁之不能妨其使用。设若绝对禁止，恐无效力。兹仅限定：凡在公共处所酒醉者，应剥其衣裸系树上，以示惩罚。惟不许在家宅之中搜查醉人，俾免扰民。

醉酒之罚

“当时诸大城市礼拜堂、道院、民居左右，曾见有娼妓居留。其开设此种妓院者，以重价购入女奴以营贱业。然诸女之中有知羞耻而不愿为娼妓者。

妓院

“合赞曾云，此种妓院不应存在，宗教与道德皆所不许。顾其存在既久，不能一时废止，应渐禁之。先应救出不愿为妓之妇女。由是禁以不愿为妓之妇女售入妓院。其已在妓院者可以自由脱离，用公帑赎之，以配良人。

“先是未久，设有衣服整洁者经行市场，必有骡夫一

平民之强取

群聚而向其索钱曰，我辈今日需钱，以供女子、音乐、酒食之费，汝应给之。设其人不给，则群詈之，甚至殴击之。此辈群聚於街市之中，行者无得免者。所聚之人或为骡夫、或为驼夫、或为担夫、或为仆隶，皆属诸可敦、宗王、异密之人。凡节庆之日，饰其驼骡，牵赴诸显者之门。见主者出，强索其资。设主者不在，则见物即取，质之酒店，主者须以重价来赎。此事每年皆有，大致在节庆前后十日之内。故届斯时，无人敢出街市者，商店所受之害亦同。不特无人禁止，诸势家且命其仆隶饰其驼骡往求给资。有不少人竟以此法易于谋生。所以多为骡夫、驼夫、仆隶，而为民害。

“合赞乃下令禁止。再有强取者处死。命卫士在节庆日闻驼骡铃声，即以骨朵破其人首，断其人足，而杀其畜。令出以后，其害遂绝。”

第七卷



第一章 完者都

宗王阿刺弗朗之被害——统将哈儿忽答之被杀——合儿班答即位号完者都——其初政——其他诸蒙古汗之遣使波斯——波斯遣使埃及——完者都之婚——起儿漫哈刺契丹朝最后君主沙只罕之结局——孙丹尼牙城之建设——岐兰之侵略——惩罚贻误军事诸将——遣答尼失蛮往讨也里王——答尼失蛮之据也里——此将与其随从之被害于也里城之子城——答尼失蛮子不者之围也里——蔑力法忽鲁丁之死——也里之降——谟罕默德三之被杀

合赞死案：刺失德书止于合赞之死。后至帖木儿(Tamerlan)子沙哈鲁(Sehahroukh)嗣位时，命奥不都刺子马思忽惕(Mass'oud ibn Abd - oullan)续编完者都、不赛因(Abou - Saïd)两代之事，遗命其弟合儿班答嗣位。时合儿班答尚在呼罗珊，统将木莱劝其秘不发丧。缘统将哈儿忽答(Harcoudac)钩案：此人前亦作火儿忽答或火儿哈答。未知孰是新被任为呼罗珊军都元帅者，忽都鲁沙之婿。而忽都鲁沙之妻又为乞合都子阿刺弗朗之姊。木莱恐其谋奉阿刺弗朗，欲先除之也。合儿班答乃与诸将谋，先除有抗命之嫌疑者。遣牙将也先不花(Issen - bouca)、谷儿赤(Gurdji)、哈儿脱哈不花(Cartoca - bouca)三人往杀阿刺弗朗。三人至阿刺弗朗之鞞耳朵，时阿刺弗朗尚未悉合赞死讯。三人伪与密议，谷儿赤乘隙刺杀之。

合儿班答既不复有争位之人，然尚欲除统将哈儿忽答。三将还，即命其率军往逮之。哈儿忽答力抗，谷儿赤战死。然哈儿忽答终以势不敌，与其党皆被擒，送致合儿班答所，尽杀之。呼罗珊既定，合儿班答遂偕其亲信忽辛贝(Houssein Bey)、舍云治那颜(Sévindj nouyan)、月外思忽都鲁(Uveis - Coutloug)、木莱、阿里忽

失赤(Ali Couschdji)等率大军进向帖卜利司。

7月11日,合儿班答至乌章,依俗举行回教君主丧礼,散丧食于将卒人民数日。已而诸可敦、宗王、异密、丞相等一致推戴合儿班答为汗。遂于星者择定之7月21日即汗位,而号完者都算端(犹言有幸运之算端)。合儿班答者,阿鲁浑汗之第三子。以1281年生。母乌鲁黑可敦,脱古思可敦兄或弟撒里哲之女也。诞生合儿班答时,适在马鲁、撒刺哈夕两地间之沙漠中。正忧无水,合儿班答甫生,天降大雨。众皆喜,遂名新生子曰完者不花(Oeuldjai-bouca)。既而依蒙古俗,改名曰塔木答儿(Tamoudar),以保其不受羨者眼光之蛊惑。嗣后又改名曰合儿班答,波斯语犹言驷夫也。即位以后,国家安宁。时成吉思汗诸系之王战争亘四十年者,至是亦息争修好。诸臣等乃上新主尊号曰完者都算端(Oeuldjaitou Souldan)。在公文之中,则多写作完者都谟罕默德忽答班答(Oeuldjaitou Mehammed Khoudabendé)。忽答班答者,代替合儿班答之称,犹言上帝之仆也。

幼娶宽彻思哈惕可敦(Coundjouscat Khatoun)为妃,妃父,异密速浑察子沙的古列干(Schadi Kourkan);母,旭烈兀子出木哈儿女火儿忽答(Horcoudac)也。乌鲁黑可敦先使合儿班答信奉基督教,曾受洗礼,名曰捏古刺见海屯书第四十五章。及乌鲁黑可敦死,宽彻思哈惕可敦劝之改从回教见刺失德书续编。

完者都即位宴乐三日后,下令国中严守摩诃末教诫,不得违背合赞法令。分赏荣袍于诸将毕,以忽都鲁沙与出班那颜主军事,火者赛德刺失德丁(Khodja Sa'id Rasohid-ud-din)与萨维人火者撒都丁(Khodja Sa'd-ud-din de Savé)理财政,兼管大食臣民,忽都鲁海牙(Coutlouc Caya)与巴海乌丁牙忽卜(Bahal-ud-din Ya'coub)总管宗教基金,根据诸赠与人所指定之用途而为处理,不得再效前人违背教律,私取其额十分之一。命诸八思哈、蔑力等仍各

守其职，大施赏赉。

8月6日，完者都自乌章至帖卜利司。越日，诣申卜墓堂，泣祷兄墓，大散布施之物。

9月19日，在蔑刺哈接见使臣。时中国之铁穆耳可汗海都子察八儿(Tchabar)、八刺合子都哇皆遣使至，告息争也。

越数日，完者都诣蔑刺哈之天文台，命著名天文家纳速刺丁之子火者乌赛勒丁(Khodja Ousseil - ud - din)主台事。及还贴卜利司，复诣合赞墓，旋赴木甘驻冬。12月9日，接见脱脱 案：此名又作 Touctai，遣贺即位之使臣。1305年1月7日，遣使赴埃及，并释前此合赞所留算端纳昔儿之使者还国见刺失德书续编。使者奉国书告以完者都即位欲与修好之意。后此使臣重偕埃及使臣二人还波斯。兹二埃及使臣重又偕蒙古汗新使赴开罗见克利温子谟罕默德传(Tavarikh - u - Salattin)。

完者都娶亦怜真(Irentchin)之女忽都鲁沙可敦(Coutlouchah Khatoun)为妃。3月23日，命孛罗丞相代表算端，火者刺失德丁代表可敦，签订婚约。3月29日举行婚礼。6月20日加八黑塔(bakhtak) 案：八黑塔，波斯语犹言兜于忽都鲁沙可敦之首，以脱古思可敦之大鞞耳朵赐之。6月23日，完者都又纳不勒干可敦为妃，以丝九十斤赐之。

先是哈札只(Hadjadj)子谟罕默德沙嗣位为起儿漫主。1303年死。其叔锁咬儿哈的迷失子沙只罕(Schah Djihan)受合赞册封嗣位。然有人诉其不敬汗使，岁贡不时，虐遇其国中贵人。完者都征之入朝，见其年幼貌善，宥其罪。然留不遣，命蒙古官代治其国。沙只罕后退居泄刺失城，聚积货财，亦颇有权势，遂终于是城。是为1223年来君临起儿漫哈刺契丹朝末主之结局见刺失德书续编，Tarikh Gouzidé 第四篇第十章。

回历七〇五年元旦(1305年7月24日)，完者都始建城于晃

火儿乌兰之原。其父阿鲁浑在位时已有此意，因死而未果建。至是完者都绍承父志，为时未久，其城落成，而名之曰孙丹尼牙。中有礼拜堂数所，其最大者为算端出资所建，饰以大理石与绘花之瓷。建医院一所，置医师数人，附以药房，所需之物皆备。又仿报达城之谟司坦昔儿学校之制，建设学校一所。诸贵人亦于城中建设华屋大厦。丞相刺失德出资建筑一坊，中有庐舍千所。别建一大厦，上有招唤礼拜塔二，中有学校、医院、修道院各一所。基金皆甚富足。其子城环以方城，上有戍楼。每坊宽五百吉思(gnez)，以石砌之。城墙甚厚，城上四马并驰，尚有余地。完者都于堡中建设礼拜堂一所，八方形，每坊宽六十吉思，上覆圆顶，高一百二十吉思；窗牖甚多，饰以铁栏，中有一牖，高三十阿里失(arisch)案：吉思与阿里失皆为波斯尺名，约长一肘，宽十五阿里失。在其附近又为赛亦德族建礼拜堂、养济院馆舍各一所。王宫中有高殿，别有小殿十二所，各殿皆有一窗，正对庭院。院以大理石铺地。有大堂一所，可容二千人。此外尚有建物数所。完者都在位之时，每年辄以金五十万供孙丹尼牙建筑之用。设其在位能久，此城殆为亚细亚诸美城中之一城诺外利述此城云：闻其落成于七一三年(1313)，已有人居。盖忽合班答曾强帖卜利司之商人、织匠与其他匠人徙居此城，为数不少。嗣闻此辈匠人多还帖卜利司。1306年3月8日，铁穆耳可汗遣使来赐海东青。

犹太教医师改信回教者有数人。丞相刺失德曾因此进言于汗曰：犹太人改奉回教实具诚意，可以酸乳、骡肉赐之食，将可证之。盖摩西之教禁以酸乳、熟肉，尤禁食骡肉也。完者都试之果然。

1307年4月14日(回历七〇六年十月十日)，刺失德以所撰之《史集》(Djami ut - Tévarikh)呈完者都。完者都颇赞赏之。

孙丹尼牙北有小国。虽与诸蒙古汗之驻地为邻，然因其地险而森林密布，尚保有其独立。界于低廉之高山，山北歧兰人居焉。

其地止于里海。全境虽不逾三十程(fe rsenks),然分为十二部,各有其酋主之。1306年12月25日,阿儿浑子阿儿歹合赞(Ardai Gazan)钩案:此名在第六卷第二章中作斡儿歹合赞因八刺合子都哇汗死,来报丧,曾语完者都曰:都哇与诸臣常笑波斯汗不能平其国中之一小国,如岐兰者。完者都闻言,颇以为耻,乃决定征服岐兰。塔林(Tharem Tarem)长官怯烈亦(Kérai)熟悉此国之情形,常以此国虚实入告,尤坚完者都进取之心。欲自将兵往讨,诸将谏阻,言无须汗亲出,遣一小臣往讨足矣。完者都不从,分四军进取岐兰。出班率一军取阿儿德比勒一道,忽都鲁沙率一军取哈勒哈勒(Khalkhal)一道,脱欢与木明(Moumin)取可疾云一道,完者都自率一军进向刺黑章(Lahedjan)。

出班军至昔塔烈(Staré),此地之酋鲁克赖丁阿合马(Rokn - ud - din Ahmed)来迎,献重币,并为军中预备粮秣。忽都鲁沙命其为向导,许以全境平复以后,仍为所部之主。蒙古军遂进向黑思黑儿(Kesker),俘土人而杀其执兵者。出班至黑思黑儿附近,异密舍里甫倒刺(Schéref - ud - dévlet)奉币来迎。此岐兰境内之一部,不费一兵一矢而定。出班挈二酋至刺黑章道上,与完者都之军合。

忽都鲁沙军至哈勒哈勒,此部酋舍里甫丁(Schéref - ud - din)来降。询以虚实,舍里甫丁言地势险要,居民未必畏威,进兵必须慎重。忽都鲁沙性轻傲,以为不久可平其地,不听其言,命孛罗海牙(Poulad Caya)率军先行。岐兰人守险以拒,三战皆为蒙古军所败。底巴只(Dibadj)与其他诸酋皆遣使请降于孛罗海牙。孛罗海牙以告忽都鲁沙,忽都鲁沙将许之。然其子昔宝赤(Sipaoudjy)阻之曰:既已兵入其境,应略其地而歼其民。如从孛罗海牙之言,则此征将无勋荣矣。忽都鲁沙从其言,乃召孛罗海牙还,命其子代之,率前锋进。昔宝赤见人即屠。进至秃明(Toumin),所杀居民无算。岐兰人既绝望,乃聚于秃林(Toulén)、莱失特(Resoht)之

间，决以死拒。昔宝赤屯兵之地，池泽甚多。两军接战以后，蒙古军失利退走，人马皆陷泥中，得脱者甚鲜。忽都鲁沙欲进兵复其前锋战败之辱，然士卒不从皆退，杀数人仍不能止。敌军至，忽都鲁沙左右仅存四十余骑，然不欲退，决以死殉。从骑尽死，己马亦中矢倒。时有一岐兰将进前语之曰：“波斯无为涅孚鲁思复仇之人。上帝遣汝至此，欲我惩之。”语毕杀之。蒙古军在底巴只部所得之捕获品无数，至是皆为岐兰军所得。

统将脱欢木明所部军自可疾云进。部酋欣都沙 (Hindouschah) 来降，许保其位，挈之至汗营。

1307年5月，完者都发自孙丹尼牙，命孛罗丞相留守其奥鲁 (Ogrouks)。军逾塔林入低廉。5月21日，经行忽兰德失特 (Kourandecht) 道与鲁珊 (Loussan) 村，营于西皮德河畔。哈失章 (Khaschdjan) 城虽降，仍纵掠。29日，掠塔里失 (Talisch)，杀低廉人甚众。低廉人避兵林中，其妇孺多被虏。6月2日，进至低廉蛮 (Deiléman) 河。六日，完者都经行可疾云大道上之鲁昔塔 (Roussita) 逾岐兰境，而入奴帕的沙 (Nou-Padisichah) 部。士卒因地险，分小队进至失鲁耶塔里失 (Schirouyéi - Talisch)。其地处森林中，四面皆山。居民突出掠其辎重，并取兵械甚夥。每有谷儿只、阿美尼亚、蒙古等军小队过，树中岩中即有人出狂杀士卒。完者都军至刺黑章附近，命人谕奴帕的沙部来降，许以不死。曾曰：“勿恃汝之山高林厚。应知我军可以填海倒山。”岐兰王乃奉刀与丧衣出降。完者都从统将也先忽都鲁 (ssencoutlouc) 与丞相刺失德丁之言善待之。军入刺黑章，岐兰王厚款之。驻军四日，于6月13日行。渡西皮德水，营于黑儿赤安 (Kerdjian)。此地附近皆已残破。翌日，部酋锁鲁黑 (Solouk) 来降。别遣一军往平帖迷章 (Témidjan) 部，遂循忽腾 (Koutem) 与西皮德水一道还。

完者都闻败讯，颇惜忽都鲁沙之死，命宋答维八哈都儿

(Sondavé Bahadour)、别黑鲁勒(Behloul)、阿不别克儿(Abou - be-cr)三人率精骑三千往讨。兵至其地，秃明、莱失特、秃林三地居民合兵以御。6月18日，蒙古、曲儿忒、谷儿只、呼罗珊等军进击，血战终日。宋答维、阿不别克儿皆歿于阵，别黑鲁勒负伤。蒙古军受损力微，遂退。别黑鲁勒求援于完者都。完者都又命忽辛、舍云治二将率军往援。复战，较前更烈。岐兰军损伤过半，溃走山林。秃明、莱失特、秃林三地皆遭残破，人民被杀，妇孺被掳。

别遣之军进至帖迷章。部酋异密立谟罕默德(Emiré No-hammed)纳贡请降。诸蒙古将欲许之，然有名曼沙乞(Mamschaki)者以此城甚富，不如拒降而进掠之。遂不许降。部酋乃据险以守。蒙古军轻敌，为所败，全军几没。残军退可疾云。谟罕默德遣使谒完者都，言其欲尽臣职，而诸将不许其降，被迫而战，脱算端宥之，将入朝请罪。完者都乃归罪于拒降诸人，许其降。

岐兰既平，6月29日完者都拔营携诸降酋还孙丹尼牙。诸降酋中有势力最强之奴帕的沙、勇敢著名之岐鲁黑、底巴只之兄弟札刺鲁丁(Djélal - ud - din)。诸酋许每年贡丝，并赎还岐兰之一切俘虏。完者都乃释还俘虏，以荣袍封册赐奴帕的沙，且以宫中美女一人赐之，并锁鲁黑等岐兰部酋一概遣归。底巴只者，萨珊(Sassanides)种也，恐完者都责忽都鲁沙歿于其境之罪，不敢入朝，然请降。完者都许之，始敢入朝。完者都善待之。嗣后遂屡入朝，常受殊礼。

完者都既归孙丹尼牙，命诸断事官按问败军之罪。鞫问结果，断昔宝赤、曼沙乞等数将为有罪，应处死。完者都念忽都鲁沙有功于国，特赦其子昔宝赤，然予杖一百二十，夺其父之万户军以畀出班。其他诸将罪轻者皆杖胸背一百二十。

去年完者都曾遣一军往讨也里王见刺失德书续编。先是合赞曾命合儿班答以军往迫蔑力法忽鲁丁献出尼兀答儿部人，法忽鲁丁

拒不从。及此王之即位，法忽鲁丁畏罪不敢同诸大藩共入朝。完者都初似未注意此事，嗣后始命勇将答尼失蛮八哈都儿率万人往讨之。

答尼失蛮兵近也里城下，遣秃塔别刺(Toutac - béla)、欣都察(Hindoudjac)二人往传算端之命，谕其应执兀答儿部人以献，将徙居也里之马鲁、阿必威儿(Abiverd)、撒刺哈夕、占姆、哈瓦夫(Khawaf)等地居民遣还，以也里之三年关税，铸造货币之收入暨其他非常收入一概缴出。如拒命，将进围其城。法忽鲁丁怒，答此二人曰：“可往告答尼失蛮。脱欲我赏，我将试满其意。第若以兵来服我，将必令其失望。”答尼失蛮得报，乃命呼罗珊之诸大藩各命军来助。已而诸藩各以步骑至。

先是也里之大断事官维只忽丁(Vedjih - ud - din Nesséfi)曾得法忽鲁丁许可而出城，至你沙不儿投答尼失蛮，屡劝其进围也里。言断此城粮道，不难取之。答尼失蛮从其言，遣骑分守诸道。城中遂饥。然法忽鲁丁预备力守，乃开仓散粮于士卒，数遣军出城，袭杀围城者甚众。越十日，答尼失蛮见屡失利，乃遣司教忽都不丁察失迪(Coutb - ud - din Tchashti)前往告之法忽鲁丁，言其本人对彼无私恨，不欲破其地而杀其民。然既奉命而来，如不执行将有罪。所以今遣使来告：“我视汝如同己子，原汝服从汗命，退居一堡数日，以城付我诸子中之一人。我意在主持平和，兼使我二人皆不得罪，无他意也。”法忽鲁丁答曰：“司教只能为回教徒谋福利。我颇愿从其言。”司教曰：“然则不必使也里居民死于兵火饥馑。可将兀答儿部人驱出城外，本人退居阿曼忽黑堡，待蒙古军退再还也里。”法忽鲁丁曰：“恐答尼失蛮有诈，伏兵于阿曼忽黑道上擒我。”司教曰：“如果指定答尼失蛮诸子或亲属为质，彼将遣之来。”法忽鲁丁曰：“然则可遣其子脱海(Togai)留城中，其别子刺吉里(Laghiri)随我赴阿曼忽黑，迨至堡然后遣其归。”翌日，忽都不丁还

报，答尼失蛮集诸将议。虽有数人劝其不从，然答尼失蛮仍命维只忽丁作誓书曰：

“今在强者、弱者、贵者、贱者所崇拜的上帝之前，在天上地上上帝之前，在认识隐密的上帝之前，并在设教人之前，宣誓曰：在回教蔑力法忽鲁丁赴阿曼忽黑堡之时，我答尼失蛮八哈都儿决不加害於其文武将吏，且将善遇城民。我决不谋取子城。”

答尼失蛮诸子与诸亲属诸蔑力诸异密等皆签名於誓书之上。忽都不丁持誓书往见法忽鲁丁，法忽鲁丁亦作誓书曰：

“在上帝与摩诃末之前，因敬礼圣教，服从圣诫与《可兰经》之解释，我法忽鲁丁宣誓曰：我决不加害于答尼失蛮。设我安抵阿曼忽黑以后，必遣异密刺吉里还。只须异密答尼失蛮守约，我将待之若父，决不抗之。设我违此约，愿为上帝所弃，而受天主之严罚。”

答尼失蛮遣其子刺吉里与将十人偕法忽鲁丁至阿曼忽黑。脱海与其他诸将入也里城，嘱其慎重将事，善待蔑力诸将，收揽民心。待其城完全占领以后，再行惩治罪人。

脱海至。蔑力以外城与子城交其旧将札马鲁丁谟罕默德三 (Djémal - ud - din Mohammed Sam)代守，嘱其善守子城，勿中答尼失蛮之计。设其欲索子城中何人，抑其有语面告，必拒不许。仅谢曰，甚愿往谒致敬。然蔑力曾使宣誓，无其许可不许擅离子城。脱答尼失蛮需索赠品，可以底那一万、衣服五十束、粮食若干担、阿刺壁马一匹、突厥奴一人献之。法鲁忽丁嘱后，集城中也里部、西只斯单部、古尔部诸将，赐以袍服。命其联合遵守谟罕默德三之命，以己刀赐谟罕默德三曰：“有不从命者断其首。”又以子城兵械库付之，其中兵甲弓矢充满。及夜，冠兜擐甲，率骑兵二百、步兵三百出城。夜半抵阿曼忽黑。翌日，遣刺吉里还告其父，请守约，善待也里居民。次日，答尼失蛮率军入城，导以鼓吹龙旗。见数年来法忽鲁丁所增之防具，颇惊其楼垒之高、城濠之宽、城墙之坚、城门防守

之严。维只忽丁与偕行，语之曰：“也里居民敢于叛变者，恃其城墙之厚也。应命毁之。答尼失蛮命毁其所入之城门，遂守者，代以己军。布告城中，言城属算端完者都。答尼失蛮八哈都儿奉命来守，居民可安居乐业。

翌日，遣秃塔别刺往召谟罕默德三来见。谟罕默德三答词不逊，答尼失蛮怒，誓惩之。语诸将与诸波斯贵人，言即日攻取子城。维只忽丁谏曰：“应以不用矢为善。”答尼失蛮询以取之之法，维只忽丁曰：“可遣忽都不丁往告蔑力，言公已遣子刺吉里往报算端，谓也里王已遵命将城交出，请以封册袍服赐蔑力。盖只有此古尔王能善治此国也。然公可再告法忽鲁丁曰，也里城之子城，自涅孚鲁思乱后颇有名。算端必询及是否一并交出，恐将无词以对。所以请命谟罕默德三任我子刺吉里率二十人入此城，俾其不致以谎言报算端。”答尼失蛮喜从其计。翌日，遣忽都不丁、秃塔别刺并亲属一人往见蔑力，以此事为请。法忽鲁丁闻言始恚曰：“第一日我已言此被沮之突厥人蓄意不善，不能守约。”秃塔别刺起而婉词语之曰：此请并未证明答尼失蛮有背约之意，仅不欲以谎言告其主而已。法忽鲁丁能见许，敢誓言此举于双方皆有利。蔑力答曰：“理或有之。然洵恐其为傲慢之魔所诱，将欲除子城戍兵。脱有斯举，将成大祸。盖将卒已具决心，尤以谟罕默德三为甚，必不驯服也。”代表等请之既力，乃许之，作书付其转交谟罕默德三，言其父答尼失蛮八哈都儿将来巡视子城，必须大礼款接。闻蔑力别有密书告谟罕默德三，嘱其善为自防，勿中答尼失蛮奸计。

谟罕默德三奉命后，伏三百人于子城中之各地，并预备欢迎答尼失蛮入城。已而忽都不丁来告以答尼失蛮将至。谟罕默德三答曰，将从蔑力之命。只须答尼失蛮有命，即开城以迎。答尼失蛮诸将闻报，以为子城在握，互相欢庆。答尼失蛮询忽都不丁堡中人数，答有西只斯单部人二百五十、古尔部人五十。第若战，有十人

即可使之败走。维只忽丁曰：“其数恐无若是之多。我闻谍报，其中执武器者不及三十人，余人皆为仆隶及看守仓库者。”忽都不丁语答尼失蛮曰：“脱异密入子城有异谋，将必自悔。我识谟罕默德三暨其党羽，是皆敢死之徒。愿上帝保汝无事，而吾人交涉之结果不败于瞬息之中。”答尼失蛮笑曰：“汝可安心。”复密语诸子曰：“可常瞩目于我。待我索弓于围人时，汝等立即捕取谟罕默德三与其步伍。”语毕入浴。旋召一卜人名欣都(Hindou)者至，命其卜入子城之吉凶。欣都卜之不吉，劝其勿往。答尼失蛮意欲回营。维只忽丁曰：“此卜者之言不可信。只有上帝能知未来。圣诫有云，‘信星宿之影响者为异教徒’，可以证已。况卜人之所卜，常与未来之事相违欤。”答尼失蛮从其言，决入子城。命其子刺吉里率二十人先入，哈术亦(Cadjoui)率十人继之，其亲属明忽亦(Mincoui)率第三队继进。谟罕默德三迎接刺吉里，执体甚恭，导之至蔑力宫。已而两队继至，入子城者约有八十人。谟罕默德三宴飧之，举盞庆祝。诸人皆答谢。

哈术亦已半醉，出视子城中之壁垒，见有古尔部人四人执兵伏于墙后，乃入诘谟罕默德三曰：“我见有执兵者伏于墙后。汝有设伏谋执我辈之意欤？”谟罕默德三言无此心，手执骨朵出，逐伏者于子城外。答尼失蛮闻报，尤信堡将之诚。日出后之第三时，率精骑百八十人赴子城。谟罕默德三出迎。答尼失蛮尚忆其前此答语不逊之事，冒之曰：“无礼之大食，汝如何敢拒不来见？汝主尚不敢违我命，乃潜行四壁间之狗如汝者，自恃统率有若干大食士卒，敢为世界君主之敌。然则汝欲我裔割汝身削平汝堡欤？”谟罕默德三答曰：“我未从命者，盖因蔑力法忽鲁丁曾命我宣誓不离子城。公应知臣应服从君命。”答尼失蛮善其对，宥其拒命之罪，慰抚之，视其若子。谟罕默德三亦对其表示忠诚。

答尼失蛮在子城前广场下骑，步行向堡门，从之者维只忽丁。

时也里城征税官异密怯烈亦新自汗所至，亦在其侧。答尼失蛮诸将袍内服甲，顾既约不执兵入城，乃藏匕首于腰中，藏短刀于靴内，从其主将之后。登子城之道路，地上铺重价之毡。谟罕默德三曾命其所部，待答尼失蛮行至某处时，即起而杀之。迨答尼失蛮至其所，蔑力部将塔只乌丁燕都赤(Tadj-ud-din Ildouz)迎于前，吻其手，让之过，执其襟，以骨朵击其首。同时蔑力之别一将阿不别克儿舍的德(Adou-dekr Sédid)自栏后跃出，持刀断其首。维只忽丁、欣都察、怯烈亦、卜人欣都等见之，急向子城城门逃。门已闭，伏者四起，诸人皆死。

杀戮时，忽都不丁察失迪适在两门之间，呼曰：“上帝之怒可畏。勿违汝蔑力之命，勿使此城受害。”然无效也。刺吉里等尚在宴室，闻讯，即堵塞诸门。外攻者破窗投矢石入。刺吉里持刀出，立被杀。其他诸人由窗跃于城下，皆碎身死。答尼失蛮之妻失怜可敦(Schirin Kharoun)、其诸女、其诸子之妻及其诸兄弟等，来与会者，遇变皆大号哭，谟罕默德三以赐诸将。

城外尚不知城内之变，费刺(Férah)城主亦难的斤(Inaltékin)与秃塔别刺偕诸将在子城门外。城内有一西只斯单人，亦难的斤之友也，藉故奉谟罕默德三之命出城。亦难的斤询以答尼失蛮宴会是否已毕，其人以其国之方言语之曰：“是宴也，与款待涅孚鲁思之宴无异。”亦难的斤与秃塔别刺闻言大骇，遽谋还营。时外城之门已闭，乃以斧破城门之锁键铁链，率百骑仓卒退出外城。

诸人甫出，古尔部人登子城巅，大呼尽闭诸门，宣告城民答尼失蛮等已死，举烽火以告阿曼忽黑堡中之蔑力法忽鲁丁。谟罕默德三率领战士搜杀城中之蒙古士卒，全城鼎沸。至末次祈祷之时，屠杀始止。

蔑力见敌之除，私心虽引以为幸，然对其近侍则显责谟罕默德三之非，曾密致书于谟罕默德三曰：“宁可不为斯举。汝既为之，应

努力守城,尤不应使人归咎于我。汝可言答尼失蛮之入子城,有杀汝之意,而汝为势所迫,不得不为此正当防卫之举。”同时遣百人往增也里之防。

其事之经过,时在1306年9月。完者都得报,命统将牙撒兀勒(Yassaoul)往统呼罗珊诸军,结营于阿母河畔。答尼失蛮子异密不者(Boudjai)时在罗姆西境东罗马帝国界上。完者都命之往复家仇。

答尼失蛮之别子塔海(Tagai)钩案:此人与脱海疑是一人时在徒思。闻父死耗,遽引兵进至也里,聚集原在此城城下之军,而待其兄之至。司教忽都不丁察失迪力劝与法忽鲁丁交涉。交涉之结果,法忽鲁丁命谟罕默德三释失怜可敦出城。失怜可敦出城以后,杀也里居民二百人,命将此城附近四十程以内之人尽屠之。蒙古兵围攻此城时,阿曼忽黑之戍兵屡出袭杀蒙古士卒甚众。

1307年2月初,不者至也里城下,偕其弟塔海与诸将等依俗举行丧礼,号哭九日。至第十日,不者遣人赴阿曼忽黑诘问法忽鲁丁曰:“札马鲁丁谟罕默德三曾杀我父与我族三百人,可告我是否出于汝命。如非汝命,可谕也里官吏交出谟罕默德三等诸罪人,俾免大祸之至,且应将所取金帛兵马退还,否则此地全境将不免受兵燹之害。”蔑力答曰:“我敢宣誓未命札马鲁丁或他人谋杀汝父。我且不以此暴行为然。谟罕默德三为自救而出此。顾其所部有战士二千,也里居民安能从我命执之以献?汝可好自为之。”不者得复甚怒,遣使四出,征兵于附近诸地之大藩。不者曾自富浪国携有弩手至。额思费匝儿阿匝卜(A'zab)、也里水(Hér-a-roud)、忽速牙(Koussouyé)、八哈儿思(Bakharz)、占姆、哈瓦夫、撒刺哈夕及其他呼罗珊诸地之藩主,各以兵来会。四十日内,聚兵近三万人。

3月初,开始攻城。谟罕默德三所部战士约有二千,皆擐甲,各赐以金帛衣服,励其死守,战于城下三日。不者损兵甚众,乃退

至距城较远之地，改围攻为封锁。盖城甚固，难以力下，欲待其饥而取之。遂分军守诸道，禁人入城。然谟罕默德三每夜遣军出袭，夺马数百匹还。

会法忽鲁丁死於阿曼忽黑(3月)。谟罕默德三秘丧不发。欲释人疑，伪作法忽鲁丁书言微有疾，赖上帝之佑得痊愈，甚盼也里居民集全力以助谟罕默德三云云。以此书示城中官民。然蔑力身死之夜，其圉人名木札发儿(Mozaffer d'Esfézar)者逃出阿曼忽黑，以蔑力死讯告不者。不者闻之大悦，脱自己之冠服以衣此圉人，集诸蔑力统将宴贺此事，纵饮终日。翌日，不者营鸣鼓角进兵攻城。两军战酣时，木札发儿疾呼告城中人曰：“汝辈勿枉为牺牲。昨朝蔑力法忽鲁丁死，我自阿曼忽黑堡出。”堡将古尔人罗黑曼(Locman)见军心摇动，亦在戍楼上呼木札发儿而语之曰：“汝妄言。昨日吾人适得蔑力法忽鲁丁手书。”旋詈不者与其军中诸将。由是不者亦疑蔑力死讯之非真，须待木札发儿宣誓，始信非伪。

复战于城下者五日。不者见此城难以力取，欲以计离间之。乃作书告一西只斯单军将名沙亦思马因(Schah - Ismail)者曰：“数日前汝许我捕谟罕默德三来献。设汝有守约之诚意，应于此星期内践汝约。可谕城民，言我对彼等将施恻隐之心，俾其从汝。”不者召一也里城俘至而语之曰：“我欲杀汝。然为我主祝寿，宥汝不死。惟须即日入也里，言汝逃出。并遗此书于沙亦思马因之门。”不者又用也里居民之名，作书告谟罕默德三，言沙亦思马因已与不者相结，曾数致书于不者，谟罕默德三应善自防备。以矢缚书射入城中。翌日，持书者为守门者所得，送致谟罕默德三所。始言自蒙古营中逃出，胁之以威，乃出书。谟罕默德三见之，立知是敌人之计。召沙亦思马因至，以书示之曰：“彼欲以此法离间我等。”二人乃互约不为敌人所间，且仿不者之计，作书致久在不者所之也里城居民名法合鲁丁占吉(Fakhr - ud - din Zengui)者曰：“汝怀杀不者之谋

已久。何以迄今尚未实行？”并作他书致蒙古营之其他也里城民。不者得书，知其计为敌人所识。

也里城中有将名牙儿阿合马(Yar Ahm ed)者，甚勇健，蔑力法忽鲁丁颇宠用之。所部有战士二百，嫉谟罕默德三，欲除之。曾与马合谋费哈的(Mahmoud Féhad)、涅古伯(Nikpei)二将谋曰：“谟罕默德三自以出诸人上，颇倨傲，我欲杀之而据子城。不者且使人来告，将以我为也里长官，许以底那一万贻我伴侣。”二将迟疑久之，始与之盟，谋于次日举事。然涅古伯以其谋告谟罕默德三，集诸将议，皆言应捕谋乱之人。翌日，谟罕默德三列卫士，延见牙儿阿合马，于座捕之，并捕马合谋费哈的，翌日杀之于市。同日牙儿阿合马所部之二百人出子城投不者营。

统将牙撒兀勒至呼罗珊，遣谟罕默德都勒带(Mohammed Douldai)率数千人往援不者，并使之告谟罕默德三，设其来降于我，将保彼与也里城民不死。谟罕默德三答言：前害答尼失蛮，乃因自救，今愿从命出降。事为不者所闻，恐也里城降于都勒带，已功尽弃，乃与诸将议，亲作书致谟罕默德三，言若释前此被俘之蔑力忽都不丁秃来黑(Coutb ud - din Touleh)还，对其保障以城献不者，而不以付都勒带，则将宥其杀父兄之罪，誓不加害于彼及也里城民。谟罕默德三毁不者书，晋使者，仅言战而不言降。

不者谋既未遂，乃密围也里城。城中缺食，一畜载麦竟值八十底那，饿死者达六千人。饥民呼吁，求开城门。守将乃放出无食者五千人，咸为不者士卒以兵杖拒还，或死于哈儿帖八儿(Kertébar)河畔，或死于道上，或死于城下。

翌日，谟罕默德三释忽都不丁秃来黑，遣其赴不者所请降。不者乃作书许不加害谟罕默德三，营中诸大将皆签名于书上。翌日不者弟脱欢(Toegan)与谟罕默德三相见于哈儿帖八儿河畔，担保如约许其不死。又明日，开城纳蒙古军入城。不者命城中居民尽

出，命将戍楼壁垒一概堕毁。6月23日，全城居民尽出，散处哈儿帖八儿河畔。时谟罕默德三尚与所部二百人在子城中。谟罕默德三出见不者。不者延之坐于右，称之曰子，而语之曰：“我有汝杀我父兄之罪及其他诸罪，汝可安心，可开城让我军入。”谟罕默德三言将听命。不者以己衣赐之，命诸将献盞，并各赐一物，旋设宴飧之。迨见不者醉，谟罕默德三托词出语其随从诸人曰：“不者已醉。室中仅有十余人，可往杀之。”诸人不从，且曰，此事仅足使也里居民受害，我辈人数甚少，恐难出营也。薄暮，谟罕默德三还子城。翌日，沙亦思马因出谒不者，不者厚待之。每日子城有将校出，必受袍马之赐，满意而归。不者欲子城戍者全数出城，然谟罕默德三屡请延期。已而所部离去者日多，仅余百人。

谟罕默德三遣使往告牙撒兀勒曰，设其进至也里，彼将以城献。牙撒兀勒率五千人至也里，时在不者入据此城后之三四日。遣人往召谟罕默德三至营，誓保其不受不者之害。谟罕默德三信其誓诚，尽率所部投牙撒兀勒营。牙撒兀勒尽执之以付不者曰：“可遵算端之命杀之，并离去也里。盖算端仅命汝报父兄之仇，未命汝治也里也。”翌日，不者杀塔只乌丁燕都赤、罗黑曼与其他勇士二十人，而拔营去。

牙撒兀勒传谕也里居民归城各安生业，然城中已受兵燹之害矣。不者命其亲属一人系送谟罕默德三赴汗所。以其必以杀答尼失蛮之罪归之于法忽鲁丁，而以不者继蔑力之位。然牙撒兀勒预计谟罕默德三必将以彼受贿而背誓之事诉之于汗，不欲使之至斡耳朵，遣百骑追之，得之于徒思附近，送之至别叔阑（Béschouran）牙撒兀勒所。时不者亦自木儿合卜（Murgab）抵其地，索谟罕默德三于牙撒兀勒。牙撒兀勒藉词奉汗命，遂杀谟罕默德三见刺失德书续编，《也里州志》第十二编。

1307年7月，完者都讨岐兰还至孙丹尼牙。时法忽鲁丁弟嘉

泰丁为质于汗所，乃册封之为也里王而遣之归见《也里州志》第八编第四章。

第二章

伪马哈的——埃及军之侵入西里西亚——蒙古戍将之刺杀勒文王——完者都与东罗马帝安都罗尼之妹结婚——诸回教博士之辩论及其对于蒙古人之影响——完者都之从阿里派——建设道院于斡耳朵——首相撒都丁撒兀赤之被黜与被杀——阿里沙之得幸——哈刺桑豁儿与其他诸埃及异密之至——与埃及战——刺合伯特之围攻——察合台系诸王——蒙古军之侵入印度——宗王倒的火者之被逐于阿母河外——察合台汗军之侵入呼罗珊——木儿合卜之战——此军之退走阿母河北——以呼罗珊封王子不赛因——察合台系宗王牙撒吾儿之来投——也里王嘉泰丁——巴巴之侵入呼罗珊——月即伯要求之得遂——哈刺蛮王之叛于罗姆——埃及军之屠马刺梯牙——阿里沙与刺失德二相之争——默伽逃王之至——其所取得之援助——其终局——完者都之死——此算端与欧洲诸国国王之互致书

完者都之还自岐兰也，在新都宴庆数日。9月7日，猎于哈马丹附近。同月据十日，以其女都连的（Doulendi）下嫁统将出班。后数月，驻冬于合兀巴里（Gaoubani）。

有曲儿忒人名木撒（Moussa）者，冒称为马哈的（Mahdi）。马哈的者，十叶派之摩西（Mersie）或救世主也。其伪虽甚明，然曲儿忒人从之者众。蒙古官吏捕杀伪马哈的及其党若干人，送其首于斡耳朵。

西斯之诸阿美尼亚王历事旭烈兀朝诸汗，素忠顺。诸蒙古汗既据罗姆，而又为埃及之敌，可以庇此小国之基督教徒不受四围回

教战士贪欲与狂信之害也。然其王既忠于蒙古汗，则不免开罪于埃及，而常受其侵掠。合赞第二次自西利亚退军时，曾留蒙古军千人，助其王海屯守其国。合赞甫死，埃及算端即藉口侵入此国之阿勒波军。退还时为蒙古军所邀击，于1304年3月，命异密别都鲁丁别达识率埃及军往讨之。西利亚境大马司、歆姆司、哈马特、特里波立、阿勒波等地皆以军从，别达识因病留阿勒波，然其军仍侵入西里西亚。分为二军：一军经行哈刺特罗姆马刺梯牙；一军从打耳班(Derband)钩案：打耳班犹言铁门。当时有数地名铁门。此地在西里西亚境内，非高加索之打耳班也进，两军残破诸地，俘杀居民以后，会军于特勒韩敦堡下。6月17日，此堡降。埃及军始退见诺外利书。

1305年7月，阿勒波长官苦思丁哈刺桑豁儿(Sehems - ud - din Cara Sancour)钩案：此名前作哈刺宋豁儿以阿美尼亚王岁贡晚期，遭其玛麦里克部将忽失帖木儿(Cou htimour)率三千人侵入其境。阿美尼亚王奉重币请退军。回教军仍进兵其国，肆焚杀，掠妇孺。及阿美尼亚人合富浪、蒙古之军六千人来御，始仓皇退走。蒙古军追击之。忽失帖木儿损军甚巨，还至阿勒波时，所存士卒甚寡。

海屯王即奉重币贻书哈刺桑豁儿，言鞑鞑之追击埃及士卒，实未奉彼之命，将请算端合儿班答释还所俘埃及四将，嗣后必以时入贡。哈刺桑豁儿以陈埃及算端，算端受其币而许其成见诺外利书、马克利纪书。此役以后，海屯二世让位于其侄勒文四世(Levon IV)，自入道院修道(1305年)。

勒文者，脱罗思之子也。与蒙古将不和，因以被杀。有比刺儿兀(Bilargou)者，那颜脱合察儿之亲属也。1306年亦怜真奉命镇守罗姆之时曾随之至罗姆。而屯所部军于西里西亚。其人狂信回教，常窘苦西里西亚王。其所部士卒因亦效之而虐待阿美尼亚人。

1308年春，比刺儿兀随亦怜真往朝斡耳朵还镇后，其权愈固。比刺儿兀闻西里西亚王勒文曾诉其罪于汗廷，并曾纳贿于汗之诸

幸臣，而为诸幸臣所拒。欲报之，率五百人入西斯境，请勒文许以所部回教士卒二十人会守阿纳匝儿巴(Anazarba)堡。勒文不得已许之。

勒文同时纳岁币于蒙古汗及埃及算端。会密告埃及算端，言比刺儿兀自由处分其国之收入，使其不能缴纳岁币。纳昔儿遣使往质其事于比刺儿兀，使者以勒文之密语告之。比刺儿兀遣人往召勒文曰：埃及算端使臣欲见之，请来共议答复埃及之词。勒文乃偕其伯父前王海屯二世、其叔父大将军斡莘(Oschin)暨藩主四十人往见比刺儿兀。比刺儿兀延之独入，藉词祈祷，以刀断其首。其士卒亦执勒文随从诸人杀之。阿纳匝儿巴守将闻其王被害，尽杀比刺儿兀之戍卒，举烽火以告其他诸堡。比刺儿兀至阿纳匝儿巴堡下，以为其戍卒必开门纳之。不意堡中弩石交下，始知其戍卒已死。阿美尼亚军见烽火皆来救此堡。比刺儿兀军少，乃退走。阿美尼亚人不欲与其上邦主君之军队为敌，释之不追。

勒文之叔斡莘欲往诉斡耳朵，比刺儿兀遣人逮之于西瓦斯。适亦怜真自汗所还，释之，以其事报告汗所。完者都征两造至斡耳朵辩对，然赦比刺儿兀之罪不诛。已而怨比刺儿兀者进言于汗，乃正其罪杀之。斡莘为海屯二世五弟中之最幼者，继其侄为西里西亚王见刺失德续编，Chamisch《阿美尼亚史》。

诸突厥蛮仍在继续侵扰东罗马帝国边境。其建国于塞尔柱克朝旧境之诸突厥君长中以斡都曼(Othoman)，帝国开业主斡思曼(Osman)地近而势强，东罗马帝安都罗尼以为与完者都和亲或能假其力制服其国边界之诸突厥蛮君长，乃以其妹玛利亚(Marie)嫁之，是为蒙古人所称之特思皮纳可敦(Tespina khatoun)见Pachymeres书第二册四三三至四四四页。完者都以阿八哈汗妃大特思皮纳之封地赐之见刺失德书续编。

完者都之在呼罗珊也，左右有哈涅菲(Hanefis)派之教长甚

众，故遵守回教此派之仪式。正宗回教徒遵守阿不哈涅菲(Abou - Hanife)、沙菲亦(Schafi'yi)、蔑力克(M lik)、韩别勒(Hannbel)四教长所创仪式之一种。此种博士在教义上立说皆同，惟在道德、教式、立法等方面见其纷歧。即位以后，颇袒此派，而以最初四哈里发之名铸于货币之上。哈涅菲派得汗之庇护，日见骄恣，遂结怨于权臣数人。若信奉沙菲亦派之丞相刺失德，其一人也。刺失德丁虽怨之，然不敢开罪于汗，故隐忍不发。完者都虽袒哈涅菲派，然以沙菲亦派博士蔑刺哈人尼咱木丁阿不都蔑力(Nizam - ud - din Abd - oul - Melik)为伊兰大断事官，位之于哈涅菲派一切法官之上。尼咱木丁与哈涅菲派诸教长论辩法律时，辄使其说得直。完者都遂以沙菲亦派之说为优，故至1309年时，尼咱木丁宠尚未衰。是年不花刺人撒都只罕(Sadn - djihan)之子入朝斡耳朵，闻哈涅菲派诸人言尼咱木丁在汗所毁本派之说，乃谋倾之。一日在完者都前欲辱尼咱木丁，遂以沙菲亦派关于一奸生妇婚姻是否正当之点质之。尼咱木丁答曰：根据沙菲亦教长之说，问题实不若是。缘其反对与母或异父同母姊妹结婚之诸说也。哈涅菲派亦不承认本派主张此说。辩论久之，尼咱木丁乃引哈涅菲派所诠释的满速蔑(Manzomé)诗句曰：“男色不禁。设汝以姊妹为妻，则勿成婚。”

此种辩论颇不为完者都君臣所乐闻。完者都怒而起，有蒙古异密数人曰：“吾人缘何弃祖宗之教，弃成吉思汗之教，而从此派别甚多之阿刺壁教，从此许与其母、其女、其姊妹结婚之教？应归向旧教也。”其实此种婚姻已为回教教律所严禁，然蒙古人则颇信其有之。诸妃主尤恚，故对于一切头戴博士缠头巾之人，皆辱遇之。而诸蒙古人对于回教，大致皆表示其厌恶之心焉。

完者都之归自阿朗也，次于忽里斯单(Gulistan)之离宫夜饮时，大雷雨，旁座数人为雷所殀。完者都惧，立返孙丹尼牙。自是以后，常戴鹰羽碧玉或其他宝石，以为诸物可以避雷也。诸蒙古贵

人乘机进言曰：依国俗与成吉思汗之法令，为汗者应经行两火之间。遂召博士至，举行斯礼。诸刺麻、博士因言改信回教致有此灾，乃劝其勿信回教。完者都迟疑不决者三阅月，后乃答复劝其改信刺麻教之诸幸臣曰：“我热信回教迄于今日，未能弃之也。”

时异密塔林塔思 (Taremtaz) 进言曰：“当时最明理之人，无逾合赞。乃彼曾信奉十叶派之教，算端可效之。”完者都惊曰：“汝欲我为异端 (Rafizi) 欤？”塔林塔思委婉陈述十叶派之优，而正宗派 (Sunnis) 之劣。且曰：“比较其不同之点，犹之十叶派主张成吉思汗大位属其后裔，而正宗派则以其应属其诸哈刺赤将士。”完者都意为所动。时有阿里派教长数人至斡耳朵，亦从而反对正宗派，其心尤动。然尼咱木丁则辟之甚力。

1310年时，完者都乘尼咱木丁之赴阿哲儿拜占也，往礼阿里墓，感梦以后，遂决定改从十叶教，并命诸将与诸近臣从其改教。仅有出班、也先忽都鲁二人仍奉正宗教，拒绝宫廷中诸赛亦德族与诸十叶教长之游说。完者都改教以后，下令变更公共祈祷之语，在星期五之公共祈祷中，删去前三哈里发之名，仅留阿里、哈散、忽辛之名。变更货币之模型。召致诸阿里派博士，乐与讨论回教教义。完者都欲传布教育，曾在其斡耳朵中设学校一所，命波斯学识最淹博者五人为教授，学徒百人，由汗出资养给。汗变更驻所时，此学校亦随行，为之供给驿马。又在孙丹尼牙其墓堂附近设学校一所，置教授、讲师十六人，校内可容学徒二百。

完者都不满其相撒都丁撒兀赤 (Sa'd-ud-din Saoudji)，曾禁其对于诸州之收入出具支付券，欲撒都丁以所征之金献彼，由彼自处分之。撒都丁不从，完者都怒。时有权臣数人亦谋毁之。若汗之幸臣秃马黑 (Tocmak) 素为撒都丁所轻，阿里沙 (Ali-Schah) 最得汗宠，火者刺失德前为撒都丁之友者，皆欲倾之也。其实撒都丁晚近之行为亦不自检，凡弱者与被压制者有所请，皆傲然拒之。其

椽属之数大增,下有所呈,应历经官吏三十五人之手,必须尽赂之。官吏既众,靡帑甚巨,年需三千万答刺黑木。完者都对之已深致不满。会有丞相、椽属二人因事在孙丹尼牙互揭其弊,各言得赃甚巨。撒都丁闻之恐,命塔只乌丁乌只(Tadj-ud-din Oudj)召之至,责其语言不慎,命其宣誓,嗣后不得再言帑金之事。异日偶见其他椽属二人,撒都丁命之往见塔只乌丁,嘱彼等从塔只乌丁之言如从己言无异。此二人如命往见,塔只乌丁命之为相同之宣誓。然此二人以其事告刺失德丁,刺失德丁乃以其事入告完者都。完者都自报达遣人往逮撒都丁,并按问其椽属之罪。椽属中有五人因曾宣誓被叛处死刑。撒都丁虽无罪可归,亦于同日被杀(1312年2月19日),所有财产籍没,其属吏被拷讯,献金甚巨。

其后未久,有一犹太人用犹太语伪作刺失德丁致异密秃马黑之家臣周赫里(Djevheri)书,嘱其进毒于汗。鞫问得实,其人言塔只乌丁乌只及其二子与撒都丁之党羽二人皆与谋。4月10日并杀之。

完者都发自报达,经行占木哈勒(Djemhal)犹言隘路,于其地建设一城,而名之曰算端城(Soultan Abad)。5月1日还孙丹尼牙,以塔只乌丁阿里沙(Tadj-ud-din Alischah)钩案:此人与前之阿里沙应是一人为丞相,综理财政。

新相阿里沙原为贩卖宝饰、布帛等物之商人,曾夤缘于异密忽辛古列干(Houssein kourkan)与宗王完者台(Oldjitai)之门,二人携之至汗所。阿里沙智巧善应对,完者都喜之。丞相撒都丁不乐其人,出之于外,使为报达人匠府总管。及完者都之至报达也,阿里沙以美帛大舟献。完者都喜,命之随侍汗廷。自是日见亲信。报达有歌女宛转善歌,常在汗所为之助。已而阿里沙娶此歌女为妻。及春,阿里沙随完者都至孙丹尼牙,曾与此城建一市场及其他建物,其式之丽,皆为前此所未睹。完者都宠之愈甚。然丞相撒都丁

常毁之，而刺失德丁则常誉其能。二相因是不和。一日阿里沙宴完者都于孙丹尼牙之人匠总管府，献物于汗及诸幸臣统将。其后先以美帛三匹献刺失德丁，嗣以美帛三匹置于撒都丁之前。撒都丁适醉，责其不先献彼，且侮刺失德丁，刺失德丁不答。完者都颇直刺失德丁，而恚撒都丁之无礼。因是未久撒都丁遂败。

完者都常驻冬于报达，驻夏于孙丹尼牙。1312年8月驻夏孙丹尼牙之时，有埃及玛麦里克部将数人因得罪其算端纳昔儿来投完者都所见（史集）。

算端纳昔儿以大权操诸撒刺儿、拜巴儿思二人之手，不愿受其制，1309年乃让位，退居哈刺克。由是薛儿克速人别号酌人之拜巴儿思遂为埃及算端。然一年之后，为党于旧君者所废。纳昔儿又于第三次重即算端位，缢杀拜巴儿思。次年，撒刺儿亦死见马克利纪书。

哈刺桑豁儿者，算端克刺温之旧臣，然曾与杀克刺温子阿失刺甫之谋，旋与刺真谋刺算端乞忒不花。刺真在位时代，始为埃及副王，旋被废。先是在克刺温时代为阿勒波长官，后在纳昔儿第二次在位时代为哈马特长官。及至纳昔儿退居哈刺克之时，适又为阿勒波长官。纳昔儿之谋复国也，求援于西利亚诸将，哈刺桑豁儿许助之，乃至大马司与之结合，共赴开罗。纳昔儿复位，以之为大马司长官。哈刺桑豁儿之赴大马司也，偕异密赛甫丁哈只八哈都儿（Seir - ud - din el - Hadj Bahadour）同逮拜巴儿思与合匝。会有算端使者至，索拜巴儿思，并命哈刺宋豁儿与哈只还开罗。哈刺桑豁儿、哈只二人疑算端有图己意，悔不应以拜巴儿思付使者，遂不赴开罗，遽走大马司。

纳昔儿实有图哈刺桑豁儿之意。1311年5月从其请，改命之为阿勒波长官，遣使者阿里浑（Argounel - Dévatdar）奉册命往，密令使者致书大马司统将数人，嘱其逮捕哈刺桑豁儿。然此长官已

早有所备。阿里浑至，遣人随之。任往何处，必有人监视其举动。时有流言，谓阿里浑奉命来逮长官。哈刺桑豁儿集诸将，召阿里浑至，面询之曰：“有人谓汝奉逮我之命。其事若实，不必摇动人心，我将受逮。我刀在此，可取之。”乃以刀付之。阿里浑知其言伪，乃答曰：“我仅奉算端册封汝为阿勒波长官之命。算端无他命也。”哈刺桑豁儿曰：“然则明日我二人同赴阿勒波可也。”旋告诸将，明日行时无须送别，且无须离其邸舍。遂以其财物分配于所部玛麦里克人，俾其分携之，即夜遣家属、僮仆先行，诘朝自偕阿里浑率所部玛麦里克人六百继之。不循大道，6月8日抵阿勒波。遣阿里浑还，赠金一千底那，袍一袭、马一匹、他物若干。

哈刺桑豁儿虽抵阿勒波，仍不自安，乃结欢于西利亚之阿刺壁游牧部落酋长忽撒木丁莫罕纳(Houssam - ud - din Mohanna)与其子木撒(Moussa)，俾为己助。欲其怨望，伪若奉有纳昔儿书，命已逮捕莫罕纳，而告以本人无逮之之意。已而请算端许其赴默迦巡礼。纳昔儿许之，且幸其行可以乘机逮捕其所恶之将校某，乃赐底那一千为赆。哈刺桑豁儿率玛麦里克部四百人，随带马驼，离阿勒波，进至巴勒哈。闻算端已遣近卫中之玛麦里克部人北上，疑其图己，乃折回。及抵阿勒波，代理长官哈儿台(Carttai)闭城不纳，且不许哈刺桑豁儿所部之玛麦里克人一人出城，盖奉算端之命也。哈刺桑豁儿索其留在城中之财物，哈儿台拒不付之。莫罕纳至城下，胁守者曰：若不将哈刺桑豁儿之财物交出，将攻城。城中人始许付之。哈刺桑豁儿乃进向沙漠，作书奉币于特里波立长官札马鲁丁阿忽失，俾其从己。阿忽失先是对于算端亦伪若恭顺，及闻哈刺桑豁儿之叛与算端遣军赴阿勒波之讯，亦不自安，乃离特里波立，营于距此城二日程之蔑儿只哲别勒(Merdj - ul - djébel)。时有大马司之统将也速丁艾迭木儿(Yzz ud - din Eidémour)、赛甫丁必勒班(Seif - ud - din Bilban)、别都鲁丁拜巴儿思(Bedr - ud - din

Beibars)三人,因大马司新长官阿忽失额失烈菲(Accouschel - Eschrèfi)之至,亦畏罪来投,特里波立将校相从者十三人。札马鲁丁阿忽失致书尚留城中诸将,劝其来投。当时史家诺外利适为特里波立之军监,得书后,曾集诸将,劝其不可从叛,并使之重宣尽忠于纳昔儿之誓。札马鲁丁阿忽失欲待城中诸将来投,然后进击歆姆司之埃及军队。及见诸将不至,乃拔营走入沙漠。哈刺桑豁儿疑阿忽失有图己之意,遽退走。阿忽失在沙漠中随踪者数日,未能与之合,乃遣使往告彼之来意。哈刺桑豁儿言如有相从之意,可仅携玛麦里克人二人来,阿忽失从之。及见,哈刺桑豁儿知其意诚,乃留待其所部士卒之至。已而语阿忽失曰:用此军以攻算端之军则不足,用以消耗行粮则太多。遂决定与士卒分途行。阿忽失乃命其士卒留驻某地,自与哈刺桑豁儿、大马司之三将蒙古台(Mogoltai)、莫罕纳等,进向刺合伯特,仅携各人所部之玛麦里克人随往。阿忽失之士卒既见弃,遂返特里波立。算端军队追逐诸逃将至刺合伯特始还。哈刺桑豁儿抵此边堡以后,遣其妻妾偕其子费莱治(Férédj)暨其一部分财物马匹归埃及,阿忽失亦命其子木撒(Moussa)随往。三人命彼等跪陈算端,言其仅因畏罪而投敌国,然不欲背主,特遣妻子还国为质。嗣得完者都之许可,乃赴孙丹尼牙,沿途颇受优待见马克利纪书。1312年8月抵汗所,随从者有千骑。完者都命诸官吏教长往迎。及入见,赐以冠服宝带,以蔑刺哈城赐哈刺桑豁儿,以哈马丹城赐阿忽失,以那哈完的(Nehavend)、额塞德二城赐其他二将。完者都见哈刺桑豁儿此言黑鹰已老,乃改其名曰阿黑桑豁儿(Ac - Sancour)此言白鹰。

同时忽撒木丁、莫罕纳亦遣使请降。完者都待之甚厚,赐以敕令袍服,命以伊刺克阿刺壁、底牙儿别克儿两地之麦三千担(Toughars)给之。

完者都决定进取西利亚。10月初,集军于阿刺塔克。离其新

都,进向毛夕里。莫罕纳子速来蛮(Soleiman)迎之于此城。完者都厚抚之,并遣其送苦法、希烈两地长官之封册于其父。此两地年入达四十万。完者都在哈儿吉西牙(Karkissiya)钩案:此地前作吉儿吉西牙附近渡额弗刺特水见刺失德书续编。12月23日,进围刺合伯特,继续围攻至1月25日。甫将攻下此堡之时,蒙古军忽弃其战具、辎重、马匹而退根据诺外利书所引此堡守将报告埃及算端书如此。但据刺失德书续编则云,九月五日(1313年1月4日)完者都进围此堡,堡将别都鲁丁忽儿德(Bedr ud - din Kurd)始欲降,然翌日变计,决力守。嗣因其城有数处为蒙古军炮石所毁,乃请降。十月十五日(2月13日)完者都许其降,命之仍守此堡。缘天热而军粮缺乏,不得不退军也见刺失德书续编。时埃及军已向西利亚出发。1月31日,纳昔儿离开罗。2月6日,得鞑靼退走之讯,乃散其军,进至大马司城。4月,命籍没开罗城哈刺桑豁儿之邸舍财物并夺其子速丁费莱治(Yzz - ud - din Eéredj)携归之金银宝货甚巨见诺外利书。

1313年9月,完者都接见也先不花(Issen - bouca)之使臣于孙丹尼牙。也先不花者,河中、突厥斯单两地君主都哇之子也。先是未久,此国屡为成吉思汗系诸王之战场。察合台系之都哇继承其父八刺合之汗位以后,与其主君察八儿相争。察八儿者,窝阔台孙海都之子也。1306年,两军相见于撒麻耳干与忽毡(Khodjend)之间。察八儿始战不利,后命其弟沙斡兀立(Schah - Ogoul)再战,败都哇军。都哇乃请和,以开衅之咎归之若干青年,乞两方各遣有经验之统将按问此战之祸首,俾能严惩之。察八儿许之,互约各遣将一人至塔失干(Taschkend)按其事。互约以后,沙斡兀立遣散其军,然都哇所遣之将以军来会。沙斡兀立虽知之不为备,为所袭,败走。都哇军遂躡察八儿之国,塔刺速(Taraz)、别涅吉(Bénéki)、昆竹克(Coundjouc)、扯黑勒(Tchekel)诸地皆被残破。同时铁穆耳可汗之军亦逾金山(Altai)攻察八儿。时察八儿以十万人营于也儿

的石(Irtisch)河与白山(Actag)之间,不知可汗与都哇互约夹攻之事也。作战之前一日,其系诸宗王各率所部军弃之而去。察八儿仅存三百骑,势穷,乃投依其敌都哇,都哇以地封之。由是察八儿之诸大藩皆降都哇。然都哇享受其胜利之时亦未能久,即在1306年死。其子宽闾(Goundjouc)嗣立,在位仅十八月。察合台子木阿秃干(Moatougan)之后王塔里忽(Talicoua)继立。有数人与之争位,终为忠于前汗之党所害。盖都哇之旧臣与都哇之幼子怯伯(Guébek)同谋,乘宴时刺杀塔里忽也。时诸王察八儿、忒黑蔑(Tekmé)、坛合察儿(Tangatchar)与宗王兀鲁思(Ourous)之诸子合攻怯伯,数战不利。察八儿穷促往投可汗庭。至中道,忒黑蔑弃之去。后未久,怯伯军杀忒黑蔑。察八儿败亡以后,察合台系诸王开大会,选举都哇子也先不花为汗(1309至1310年间)。至是海都之广大领地大半皆归也先不花见瓦撒夫书第四册。

先是都哇之别子忽都鲁火者(Coutlou - Khobja)受封于印度、呼罗珊之间。得地未久,即侵入印度。自成吉思汗以来,蒙古人之侵入印度已有数次。迄于蒙哥末年,侵入印度之事,前此已有著录见本书第二册二八〇页以后。兹将此时以后侵入印度之事略为言之。1257年有一蒙古军侵入木勒丹(Moultan),底里算端马合谋(Mahmoud)以军至,始退。此底里都城在马合谋继承人八邻(Balin)在位时代常为波斯诸王避兵之所。波斯诸王之地为蒙古人所据者,多往归之,底里算端待之亦厚。因强邻逼处,北印度常怀疑惧之心。1282年时,蒙古军复逾申河,又为八邻之子谟罕默德(Mohammed)所败。次年,成吉思汗系宗王帖木儿(Timour)据有申河以西之地,欲复前此战败之耻,进躡刺火儿(Lahore),重为谟罕默德之军所败。然谟罕默德歿于阵。1286年,蒙古军又侵入刺火儿,败于刺火儿城附近。1292年,算端札刺鲁丁卑鲁思(Djélal - ud - din Firouz)又败蒙古军于必蓝(Biram)溪畔。1297年,河中汗都

哇侵入刺火儿州，为算端阿老瓦丁哈勒赤(Alai - ud - din Khaledji)之弟伊里(Ilich)所败。越二年，忽都鲁火者又以大军渡申河，所向无敌。印度统将即费儿(Ziffer)所部之印度军见敌退走，蒙古军蹶其后，进至底里，营于驻马(Djuma)钩案；此河即是佛经中之阎牟那，今名应写作 Djumna 河畔。时居民逃入底里城者甚众，饥乏食。阿老瓦丁乃出所集之军与象决与敌一战。两军人数相当。蒙古军败，仓卒退走。1303年时，察合台系宗王秃儿海(Tourghai)进至底里，营于此城下者二月。见阿老瓦丁守备甚固，乃退。次年，成吉思汗系别一宗王名阿里(Ali)者偕火者大石(Khodjatasch)率四万骑侵入印度，在刺火儿之北逾昔瓦里克(Sioualik)山，进至安木罗哈(Amroha)，为阿老瓦丁将秃黑鲁(Touglouc)所败，俘阿里、火者大石与士卒九千人，送至算端所，皆以象足践踏死之。1306年，都哇、怯别(Guébek)谋复仇，侵入印度，躡木勒丹，进至昔瓦里克始退。秃黑鲁伏兵于申河沿岸，邀击之，斩馘甚众。其得脱者逃入沙漠，皆喝死。是役也，蒙古军五万七千骑共其人数尤众之随军诸人，仅余三千人，为敌所俘。并其统将怯别送至底里，以象践踏死之。聚其首为京观，售其妇女于诸州。同年，秃黑鲁又败别一蒙古军，俘数千人，送至底里，亦用前法杀之。蒙古军屡经败创之后，迄于1327年，不复侵入印度。至是年，都哇子答儿麻失里(Termé - Schirin)汗又以大军侵入印度，取北方诸州，进围底里。秃黑鲁(Teuglouk)子算端谟罕默德(Mohammed)请和，献金宝无数。蒙古军回军时，残破欣都(Sind)、胡茶辣(Guzérate)两州见 Férischté 撰《印度斯单史》。忽都鲁火者子倒的火者(Daoud Khodja)嗣父封，其从兄弟帖木儿古列干(Timour Kourkan)欲图之，乃请于完者都。若完者都助其驱逐倒的火者。将以所部二万人来附。完者都许之，遣宗王明罕(Mingcan)率呼罗珊军往助。倒的火者力弱不能御，仓卒退渡阿母河外，其士卒溺于此河者约三千人。帖木儿乃如

约臣附完者都。

倒的火者求援于其诸父也先不花。时也先不花更有大敌当前，不暇西顾，盖秃合赤(Tougadji)丞相统可汗之兵屯于两国境上忽都山(Cout - tag)附近也。也先不花攻可汗兵于腾格里(Tangri)山附近，不胜败走。会有可汗使臣自波斯赍完者都贡物，道出也先不花境。也先不花拘使者，并从者七十人杀之。复引兵与秃合赤战，战终日，胜负未决。然突厥斯单之地泰半为秃合赤所侵略。也先不花既不得志于东，欲取呼罗珊以偿其失，乃遣其弟怯伯、倒的火者、月即伯帖木儿子牙撒吾儿(Yassavour)及其他成吉思汗系诸王，率师西进。1315年渡阿母河，在巴德基司境内之木儿合卜附近，败呼罗珊长官牙撒兀勒之军。是役也，答尼失蛮子不者歿于阵。牙撒兀勒军虽败，仍与少数勇士力战不退，及至左右仅余五骑时始逃。战胜者追杀败众迄于也里附近，遂据有呼罗珊，大扰其地凡四阅月，粮尽始奉命渡阿母河去。盖可汗军已进至塔刺速与热海(Issenkeul)之间，也先不花须集全军以御之也。怯伯归报远征结果于其兄，谓宗王牙撒吾儿信奉回教，曾密与波斯宫廷交通，致妨其完全侵占保有呼罗珊。也先不花怒，命怯伯往惩之。牙撒吾儿拒战，怯伯为所败。牙撒吾儿虽胜，然自度势不敌，遂遣其亲属名真帖木儿(Tchintimour)者通款于完者都子不赛因(Abou - ssaid)，请归附。

先是完者都在1313年时以呼罗珊封其子不赛因，时不赛因甫年九岁。自旭烈兀以来，常以近亲一人守此边地，顾受封于此地者皆跻汗位。完者都故以此地封其子，命舍云治、阿勒兀(Algou)二人傅之，命宫廷诸贵人各遣近亲一人往从王子，又命火者刺失德子阿不都刺迪甫(Abd - oul - lattif)为王子相，并命三大相供给金帛宝石，赐以鼓、纛、兵甲、阿刺壁马并宝饰、鞍辔诸物。完者都亲送之至阿八哈耳，设宴饯之。嘱诸臣毕，语舍云治曰：“我知汝有旧

劳，必能尽忠，故以子暨诸将诸臣之亲属托汝。汝应视彼等若子，彼等对汝亦应服从。汝勿因前已抚育一君成人，今又抚育其子，而以自骄。切勿存非分之望，致妨国家安宁，否则我将严惩不贷。”舍云治跪言其必感恩图报。

至是牙撒吾儿来请附。不赛因不敢专决，命真帖木儿赴孙丹尼牙请命于其父。完者都许牙撒吾儿率所部渡阿母河见刺失德书续编，并欲其来附时不为强敌所攻击。命忽儿迷失、脱海古列干（Toghāi Kourkan）率伊刺克之二军，会同牙撒兀勒、漠罕默德都勒带子八合蓝沙（Bahramsah）、别秃（Bektout）所统之呼罗珊军，渡阿母河以援牙撒吾儿。及兵渡河，适遇牙撒吾儿与敌军战，乃进助战，破敌兵，得俘虏战利品甚众而还（1316年9月）。是役也，河中之地不仅为战争所毁，且丧失一部分人民。牙撒吾儿曾驱撒麻耳干、不花刺、忒耳迷等地之居民渡阿母河南，命居射布儿干、法里牙卜（Fariab）、木儿合卜等地，等待来春以地畀之。已而牙撒吾儿恐怯伯又来攻，复驱所部军民退走也里。时当冬季，在道中冻饿死者约十万人。

牙撒吾儿遣使一人奉突厥斯单之产物若红宝石、他种宝石、奴、马等，献其新主。完者都以袍一袭、宝带、汗帐、鼓、纛赐之。并以巴里黑、可不里（Coboul）、巴达哈伤、罕答哈儿（Candahar）中间之地封之见《也里州志》第七篇第四章。

也里新王嘉泰丁曾以所部军随牙撒兀勒渡阿母河。先是答尼失蛮进围也里之时，此王曾自古尔入朝汗所，完者都厚遇之。适欲册封其为也里国王而遣之还，乃闻答尼失蛮被害之讯，遂留不遣。迨不者复父仇，而牙撒兀勒取也里城后，完者都喜，乃命嘉泰丁还国，以1308年至也里。时诸蒙古将据有此地，不乐嘉泰丁之至，欲构陷之。漠罕默德都勒带、阿老瓦丁欣都（Alai-ud-din Hindou）、不者共谮之于汗曰，嘉泰丁欲仿其兄法忽鲁丁之先例，有谋叛作乱

之意，自抵也里以后，不断增加堡寨，添置兵械武装。欣都别以报告呈汗，言嘉泰丁不久将退守杞萨儿堡。完者都征嘉泰丁至斡耳朵(1311)按问不实，然仍留之不遣，待诉者之至，当面辩对。倾之者又以法忽鲁丁之叛、答尼失蛮之被害、也里城之一切事变为言。嘉泰丁因是被留于汗所者计三年。已而诸将亦自悔，乃请完者都释之归。完者都许其请，惟须嘉泰丁宣誓必尽臣节。宣誓毕，完者都厚款之，册封其为也里国与阿母河达于阿富汗斯单(Afghanistan)等地之王。此国包括福森治(Foushendj)、者哲(Djézé)、忽速牙、阿匝卜、秃莱克(Toulek)、也里水、飞鲁司忽、哈儿只斯单(Ghartchestan)、费刺、古尔格儿、姆昔儿等地。诸地大半各有其王，皆为也里蔑力之藩臣。嘉泰丁曾以数事请于汗，汗每事皆以特别敕令许之。完者都并赐之以己袍、阿刺壁马、金锦衣、宝石冠、金带、埃及兵械、罗姆帐幕、金牌五、龙旗七、鼓七对、大鼓三面、王乐若干、白玛瑙印一口，此历来波斯藩王所未能受之于成吉思汗系之君主者也。1315年10月，嘉泰丁盛陈卤簿而入也里，呼罗珊诸蔑力长官等皆来贺见(《也里州志》第七篇第四章)。

术赤系有宗王名巴巴(Baba)者，曾率其万户军附完者都。1315年，率所部侵入花刺子模境。此地钦察汗月即伯(Euzbek)之守将忽都鲁帖木儿(Coutloug - Timour)率所部万五千人御之。甫接战，所部多附敌，守将逃。巴巴遂侵入花刺子模中部，残破数镇，肆焚杀，掳俘虏五万人财物无算还。宗王牙撒吾儿闻讯，自忽毡率二万人兼程行，于八日中行经一月之地，遇巴巴军，邀击之。巴巴弃其俘虏，败还波斯。月即伯汗遣使赴完者都所，诉其境被侵事。月即伯者，脱黑鲁哲(Togrouldjé)之子，而忙哥帖木儿之孙也。1312年其诸父脱脱死，嗣汗位。诸将谋奉脱脱之子而除月即伯。时月即伯亦自领一军也。诸将尤怨者，月即伯常劝诸将改从回教。诸将辄答曰：“得我辈之忠顺足矣，何必问我辈之信仰？吾辈不能

弃成吉思汗之教而改从阿剌壁教也。”月即伯初得脱脱死讯之时，离其军队来莅诸将会议，不虞诸将之图己也。诸将谋于宴会时杀之，然有将名忽都鲁帖木儿(Coutlouc - Timour)者在宴中示之以目，乃托词出，忽都鲁帖木儿随之出，以诸将阴谋告之。月即伯即上马走，以所部兵至，逮诸敌，杀脱脱子并宗王一百二十人，遂据汗位，擢忽都鲁帖木儿为大将。

月即伯既怒巴巴之来侵，又愤也先不花利用此事而激其战，乃遣乞牙惕(Kiyates)族宗王名阿黑不花(Acbouca)者使完者都所。1315年9月中，使者至帖卜利司。时阿朗守边统将忽辛古列干在此城宴使者，奉盞而不起立。使者恚曰，一奴使者曾用 Ongonoucoult 与 Indjou 等名词坐而献盞，我不能受。且责之曰：“一古列干对一宗王应如臣仆立而献盞。汝忘祖宗之礼俗欤？”忽辛答言，使者为奉命而来，非为制礼而来也。使者无词以对。

阿黑不花至孙丹尼牙谒完者都，传达其主之词曰：“若宗王巴巴系自动，则请将其交我辈处治。若系奉汗之命，则请勿再往阿朗驻冬，盖吾人将以数若沙漠沙砾之众之军队入其境也。”完者都答言，其犯境事非彼所命。脱知之，决不许其侵扰花刺子模，遂对使者杀巴巴与其子。越数日，厚慰使者而遣之归见刺失德书续编。

去年，月即伯曾遣使奉厚赠与国书使埃及，其书以回教传布至于中国事贺纳昔儿。蒙古汗言其国内仅余信奉回教之人。自其即位以来，曾谕此北地诸民族信奉回教，否则以兵讨之，其不从者皆被征服。其未死于兵者，皆沦为俘虏，并以俘虏数人献埃及算端。纳昔儿乃遣使奉厚赠，随月即伯使者还国见诺外利书。

1314年6月，哈刺蛮王马合谋贝夺据科尼亚城。完者都命异密出班斡案：〈元史〉本纪泰定元年(1324)11月下，诸王不赛因言其臣出班有功，请官之。以出班为开府仪同三司朔国公，给银印金符。此事在此出班被杀之二年前，应是一人率三万人赴罗姆讨之。次月，罗姆长官亦怜

真还汗所。亦怜真者，完者都之舅父，小亚细亚、突厥人之叛，盖由彼暴政之所致也。出班进围科尼亚，会罗姆有蝗灾，大饥馑。出班军中乏食，未能为长久之围攻，乃谕马合谋贝降。马合谋贝请宽限数日，俾其预备赠品出降，然在最后一日之夜，从刺朗送道中遁走。追军至，自度不能逃，乃以殄衣系颈，手奉刀，请降。出班宥之，入据科尼亚城，已而奉汗命还波斯。先是两年前弘吉刺台子宗王忽儿迷失(Courmischi)叛于罗姆，曾命统将塔林塔失往讨，擒杀忽儿迷失及其四子见刺失德书续编。

1315年4月，大马司长官赛甫丁田黑儿(Seir - ud - din Tenker)率埃及军侵入西里西亚，从阿音塔卜道进取马刺梯牙。月迭帖木儿(Eudektimour)率前锋围此城。逾三日，田黑儿率大军至马刺梯牙之长官与法官来营请降，田黑儿许之。会月迭帖木儿拔其所攻城之一部，田黑儿因已许降，禁其抄掠。月迭帖木儿言，既战三日而以力取，不能禁也。乃纵掠，屠杀或俘虏基督教民，纵火焚城中庐舍之一部。4月30日，埃及军还阿音塔卜而归西利亚。田黑儿报告其远征结果于算端，言马刺梯牙有毛织机万九千具，曾徙其织工于阿勒波。埃及军退后三日，避兵之阿美尼亚人甫出，哈黑塔、黑儿黑儿两堡之戍卒突至，围其城，杀阿美尼亚人三百，俘百人，取布帛等物无数而去。已而蒙古统将出班以兵至，缘完者都曾以马刺梯牙城封之也。乃以千人戍之，命将已受兵燹之处修复。嗣后埃及人陆续侵入西里西亚境数次。1316年2月，取马刺梯牙附近之迭连迭(Dérendé)堡，杀阿美尼亚戍卒约千人，虏妇孺堕堡而去见诺外利书。

亲王不赛因屡遣使入朝索军费。完者都索之于二相，刺失德谢以从未经理财政，从未在支付券上盖用其印信，无款可付。其同僚阿里沙语之曰：“我二人既共治国事，缘何在给付方面分别彼此？”刺失德曰：“此事因公已负责，我并未动用公帑也。”阿里沙曰：

“然则自今日始，公可盖印于支付券上。”刺失德曰：“此事我不敢与闻。盖索于公者，公无以应，乃公之椽属各人皆富有百万也。”完者都聆二人辩论之词，乃命二人分治其国。以刺失德辖伊刺克阿只迷、忽西斯单、大小罗耳、法儿思、起儿漫诸地；阿里沙仍辖阿哲儿拜占、伊刺克阿刺壁、底牙儿别克儿、阿朗、罗姆等地。各以一人副之。阿里沙重以二人共同钤印于支付券上一事为请，刺失德拒不允，言每有索款者，其同僚辄以无钱应之，彼不能负此责也。缘阿里沙为人长厚，为诸贪吝奸邪之人所操纵，正人不能与之共事也。阿里沙曾得罪幸臣脱马黑。一日阿里沙入对时，对汗言其清廉。脱马黑曰：“公言或实。然公之椽属党羽所窃算端之帑十倍于撒都丁与其椽属。”时脱马黑之家臣周赫里觊觎相位，亦常怂恿脱马黑倾之。

呼罗珊索款之使者接踵而至，阿里沙辄以库中无钱应之。完者都询以钱在何所，阿里沙答以在刺失德所。时刺失德得风湿疾，不能出门者四阅月。完者都命出班稽核阿里沙簿籍，其担任钩考最后三年簿籍之副相二人，查出阿里沙椽属亏款三百万。诸椽属惧，求援于阿里沙。阿里沙夜见完者都，言诸椽属已将款付彼，并无亏欠，求汗弥缝其事。求之甚切，继之以泣。完者都悯之，命勿追求。翌日，语追款之异密亦怜真曰：“此可悯的阿里沙，不知书算，曾以此款供公用，然忘言之。今既告我以用途，则不应再追究其事。”亦怜真转语出班，且曰：“在旭烈兀与阿八哈时代，一大食人之进言于汗者，须经诸异密之许可。乃今之情形则异，一大食人敢于夜中私自进谒，一反旧例。”出班甚怒。然阿里沙即以重赂钳其口，遂不复言钩考事。阿里沙怨恨刺失德之心仍然未已，潜其托病，潜其以公帑入私囊。言之既屡，完者都意为所动。刺失德不得已纳巨金于脱马黑，请其庇护。完者都遂命二相释怨修好见刺失德书续编。

1316年，默伽王火买匝忒(Homaizat)逃依完者都所。默伽之地自1202年来，为阿里子哈散后裔建设之哈塔答(Cattada)朝所统治。完者都时，也速丁火买匝忒(Yzz - ud - din Homaizat)与爱塞都丁利买塔忒(Essed - ud - din Rimaithat Ibn Abou - Noma)共治其国，臣于埃及。有默伽人与巡礼人诉二王之罪于埃及算端。1314年1月，纳昔儿遣二王之弟阿不海忒(Aboul - ga th)引军往废二王。其军未至默伽，火买匝忒出走，阿不海忒遂王其国。越二月，谢遣埃及军归。已而火买匝忒复入据默伽，而逐其弟，旋遣使埃及，为纳昔儿所拘留。

1315年9月，利买塔忒赴开罗请罪。埃及算端宥之，付以兵，使讨其兄火买匝忒。火买匝忒复出走，埃及军追击之，从者多歿。然火买匝忒得脱走，自伊刺克赴完者都所乞援，愿以国附。完者都命哈只底勒罕的(Hadji Dilcandi)率千骑送之返国，命于经行弼斯啰时取给军费。哈只底勒罕的至此城，取军费一百万。1317年3月某夜，西利亚之阿刺壁游牧部落酋长莫罕纳之弟谟罕默德(Mohammed Ibn Yssa)者得完者都死讯，率所部四千骑来袭。火买匝忒卫卒多死，仅与哈只底勒罕的轻骑脱走，然其财货辎重皆为阿刺壁游牧部落所得见刺失德书续编、马克刺纪书第一编。有人散布流言，谓完者都曾命哈只底勒罕的将摩诃末墓旁阿不别克儿、乌马儿二哈里发之尸掘出。盖以蒙古汗奉阿里教，故以此流言诬之也。

火买匝忒逃走喜札思(Hidjaz)。1317年5月29日，埃及算端纳昔儿命二将率军往逮火买匝忒。二将至默伽，遣人往谕此王来附，随之赴算端所。火买匝忒托词无旅费不能成行。二将遣人送给旅费，火买匝忒得旅费后藏匿不出。1318年4月，火买匝忒进袭默伽，逐其弟。至是在公共祈祷之中，遂以嗣汗不赛因之名代替算端纳昔儿之名。1320年，火买匝忒为其家奴一人所刺杀见诺外利书。

1316 年终, 完者都在孙丹尼牙得风湿症, 医者以禁食之法疗之, 疾甫痊愈。一日入后宫, 浴甚久, 旋进不易消化之肉食, 胃既弱, 复受肉食积滞, 又病。诸医生对于治疗之法意见不一, 然多主用轻泻剂。然有一老医性极固执, 力排众议, 自承能愈汗疾, 乃大进补剂。完者都疾遂大渐, 而歿于 1316 年 12 月 16 日, 得年三十六岁。完者都为人仁厚, 不信谗言见刺失德书续编。然其嗜酒, 尤爱色, 与诸蒙古汗同也见也里州志。

其棺纯以金银为之, 饰以宝石, 置于宝座之上。宫中与军中诸臣号哭举行丧礼。臣民服丧八日, 服深蓝色衣而坐地。国中诸招唤礼拜塔与礼拜堂之讲座, 皆以粗毛布覆之见刺失德书续编。

完者都妃十二人, 子六人(五子早歿), 女三人(一女早歿), 余二女皆嫁异密出班。

巴黎档案库现存有完者都致菲力帛书一件, 用畏吾儿字写蒙古语。其译文如下:

“完者都算端谕富浪算端曰: 昔者富浪诸算端皆与我曾祖、我祖、我父、我兄相友善。距离虽远, 彼此皆视同邻国, 互相传言, 互相遣使, 并以礼物相赠。汝当忆之。今者吾人得上帝福荫, 身登大位, 吾人欲遵曾祖父兄之遣教, 不敢违其成规。诸祖与汝等之约, 吾人仍守之, 与自誓无异。彼此和好尤将胜前, 彼此将遣派使臣。

“我辈兄弟因信恶臣(哈刺赤)之谗言, 以致失和。乃今铁穆耳可汗、脱脱、察八儿、都哇与吾人等成吉思汗诸后裔, 皆赖上帝之感格与福荫, 复和好如初。由是东起南家(Nangkiyass)之国(指中国), 西抵塔刺之湖, 我辈之民族皆联合为一, 道路复通。苟有离心者, 互约共击之。

“我既不忘汝与我曾祖、父、兄之友谊, 特命使者马马刺黑(Mamalac)、秃满(Touman)二人往使汝国。我闻富浪诸算端和好亲睦, 实为得计。由是彼此皆可赖上帝气力, 共讨扰乱我辈和好之

徒。此事上帝鉴临之。七〇四年蛇儿年夏季第一月之第八日(1305年5月13或14日),在阿里章(Alidjan)驻所写来。”此书原文存档库者已五百年,后经烈木撒发现,影印其文,附于其《基督教国诸王与波斯成吉思汗族诸王外交纪事》第二篇之后。烈木撒云(此书一三二页):“此书用棉纸写,宽十八寸(Pouce),长九尺(Pied)余。内有字四十二行,系用畏吾儿字写蒙古语,与前件阿鲁浑书同。书上有朱印五方。其背面一端录意大利语译文。字甚细,几不可读。吾人比较二书,大小各异。盖东方人视书之大小,表示其待遇之厚薄。阿鲁浑书虽言亲好,然书甚简略,字外几无空白,仅长六尺有半。完者都书则较为尊重,约长十尺。前书仅有印三方,此书则有五方。然两书行列则仍用旧法。质言之,蒙古汗名皆抬头写,受书王名则较低。至若印文则用大篆文,其义犹言钦命帝裔招抚万夷之印。万夷云者,不仅指波斯人,兼包含基督教国与一切称臣于天子之一切西方民族而言也”。烈木撒并刊布意大利语译文于其后。以此译文与原文暨阿鲁浑书后所附 Schmidt 之译文共比较,则使臣秃满之名变为 Tomaso,并附有蒙古文所无之云都赤(Youldoutchi)官号。此云都赤盖指执刀为护卫者也。此外译文所著之年为1306年,地名则作 Mogano。阿鲁浑之使者是一火儿赤(couroudji)。完者都之使者是一云都赤(Yldoudji)。足证诸蒙古汗对于诸富浪国王并不重视。

烈木撒曰:“兹二使者秃满与马马刺黑(Mamlakh)先至法国。当时接待情形,吾人完全不明,仅于其所致国书中知有其事而已,史家皆无著录。法国国王之答完者都书,亦未留存副本。鞑靼使者旋由法国赴英国,在爱都哇儿一世死后,质言之,在1307年7月7日后,始达英国,则距修书之时已有二年矣。”爱都哇儿二世(Edouard II)答书作于1307年10月16日。其文如下:“吾人接悉殿下使者致先王爱都哇儿书,并聆悉使者转达之词。君与君祖父对于我父所表示之友谊,吾人甚感。今又遣使欲增进国交以续前人之好。书言赖上帝之恩佑,君等复修旧好,自东方以达于海,皆享和平。吾人闻之,无任欣慰。至若重缔海外已断之国交,吾人敢信不久将赖上帝之助,以将来之和好继前此之争端。”见 Rymer, Acta

Publica 第一册第四篇九三页。

1307年11月末日，爱都哇儿又致鞑靼国王书曰：“苟能解除种种困难，吾人甚愿聚集全力歼灭摩诃末派之信徒。观今之势，似可图之。据吾人所闻，此邪教之经文亦预言其将灭。请君完成计划，尽除此派。兹遣里德(Lidd)主教威廉(Guillaume)等赴汗廷传布公教，鼓励人民讨伐摩诃末派之信徒。该主教等抵君国时，希善待之。”出处同前一〇〇页。别有同日致教皇与阿美尼亚王书，嘱其善待同一传教师。

观前书之内容，具见完者都之使者不惟讳言其主为回教徒，且以完者都之名义给英国国王，请其出兵歼灭回教矣。

观教皇克烈曼五世(Clément V)于1308年3月1日在颇哇节(Poitiers)致完者都书，具见同一使者脱马思云都赤(Thomas Ild-outchi)亦曾以相类之语给教皇。书云：“吾人曾接见君之使者脱马思云都赤，得其所奉书，并聆其传达之词，知君请吾人恢复圣地。待至基督教军抵其地时，将以马二十万、麦二十担饷军。此外并愿以十万骑助基督教教徒驱逐回教敌军于圣地之外。吾人闻之甚慰。然此事必须详审如何成功之方法。脱赖上帝之助，待至气候适宜渡海之时，吾人将遣使或奉书以闻，以便殿下践约。然甚愿君归向基督之教，俾能取得天堂幸福与此世光荣。”见Raynaldus第四册四五三页

观此书又可见罗马教廷不明东方之事。完者都自信回教，其臣民多是回教徒，安有以兵力财货助基督教徒恢复圣地之举由是可见脱马思云都赤先以1305年6月书呈菲力帛，复以内容相同之国书呈爱都哇儿。盖观1307年10月16日爱都哇儿答书之词，可以推测原书之内容也。脱马思必又利用其奉使之事，面请爱都哇儿出兵圣地。此据英王第二书可以知之。脱马思后至颇哇节，又以伪造之书呈克烈曼五世。特东方之基督教徒，尤以西里西亚之阿美尼亚人希望欧洲来援之心甚切。用

此法发动新十字军,则或有其事也。

第三章 不赛因

其即位——其初数年——任命——牙撒兀勒之死——宗王牙撒吾儿之据呼罗珊——阿里沙刺失德两相之结怨——刺失德之被黜——其被杀——牙撒吾儿之叛——月即伯之从打耳班侵入——其退军——图杀出班之阴谋——数将之叛——迷纳烈答儿之战——叛人之讨平——怯伯之讨牙撒吾儿与此宗王之死——西方诸州之饥馑——禁酒——西利亚之阿刺壁游牧部酋之迁波斯——其与埃及算端重修旧好——此部酋之再徙波斯与其财产之被籍没——谋杀哈刺桑豁儿之未遂——与埃及议和——埃及算端与钦察汗之互遣使——纳昔儿求婚蒙古公主于月即伯——公主之至开罗

诸将相见汗疾大渐,遽遣使传父命往召王子不赛因,促其速莅汗所。盖诸人欲其暂与其傅舍云治分离,俾免其操纵王子,据政权而泄私恨也。时王子在禡穆答而,诸将数遣使奉迎。然不赛因诸臣皆属舍云治党,无舍云治许可,不放王子行。遂遣人赴徒思之匝迭千,以汗召其子之事告之。舍云治疑其事,且悉诸将之意不许王子行,自往禡穆答而与王子会。及汗死讯公布,仍不许王子遽赴都城,欲迁延而使诸将附己。诸将举行丧礼后,各遣其亲属一人往迎王子,谒王子于比司塔姆附近。诸将亦悉舍云治之意,欲利用出班以牵制之。出班在阿朗境内之拜勒堪闻完者都死讯,率所部军赴孙丹尼牙,诸将奉之为都元帅(Emir - ul Oméra)。舍云治抵刺义附近,遣使名占木里(Zanbouri)者赴孙丹尼牙,侦动静,并探出班之意。出班与诸将、诸可敦等见使者至,欢接之。使者复命,舍云治乃奉幼主赴都城。

不赛因之左右欲奉舍云治为都元帅。舍云治意不欲之，乃集诸人而告之曰，既已抚育不赛因成人，尤应倍加忠忱。现王子既已得国，为安宁计，不应出此。“勿以私利误国事。设我与异密出班争此位，势将酿成内乱，应避免之。抑况我不愿离开王子，盖欲统军须在外，我体弱多病，不能任战事之劳也。”劝谕其党以后，复往见不赛因曰，虽自信有旧劳，可位在诸将上。第为王与国计，愿以都元帅职让出班案：此职突厥人名之曰 Beylerbey，犹言“别之别”也。阿刺壁与波斯史家常以异密(Emir)官号称蒙古、突厥蛮玛麦里克等部之将帅。其实在此种突厥民族之中，常用之称为“别”(Bey)。蒙古人都元帅之称，似为大那颜(noyan)。不赛因嘉其让，许之。闻诸将将至，结帐以待。出班见帐下马，率奉迎诸臣，皆服黑衣，匍伏跪拜，进吻不赛因之手，旋皆上马奉之至孙丹尼牙。不赛因见父遗体，悲泣不已，致祭设食。及治丧毕，乃举行即位典礼。

诸宗王、诸可敦、诸贵人等在孙丹尼牙集大会，一致推戴不赛因承汗位。依蒙古俗，免冠，掷带项后，数拜。出班、舍云治二人各执一手，引之就宝座，散珍珠宝石于其身，时在1317年4月也。不赛因时年十二岁余，自号曰阿刺瓦都尼牙维丁阿刺壁语犹言“世界与信仰之庄严”阿不赛亦德算端(Alai - ud dunia - vé d - din Abou - Sa - id Soultan)。

不赛因以1304年6月2日之夜中出生于别儿灰(Bercoui)之地。生后八日，以付异密舍云治与其妻斡兀立罕的(Ogoul - Candi)抚育。年五岁，其父命习骑。诸可敦、宗王、将相、贵人等皆集于异密舍云治邸前，参加习骑典礼。依星者指定之时，置王子于马上，引马首向东。从蒙古俗，执马乳一瓶，洒于马首、马臀之上。及年九岁，命之出镇呼罗珊。王子就学于其地，自斡耳朵至学，常步行，命诸师见之勿起立。习书写甫六月，以所书字样一纸送呈其父(1314年)。汗命人持所书传示诸斡耳朵与诸将相邸。

新汗即位以后，遵父命以异密出班为辅出班者，灭里 (Melik) 之子，而秃丹八哈都儿 (Toudan Bahadour) 之孙，速勒都思 部人也，命二相仍守旧职。出班子帖木儿塔失 (Timour - tasch) 镇罗姆，丞相刺失德 长子火者札刺勒丁 (Khodja Djélal - ud - din) 综理罗姆 财赋，异密亦怜真镇底牙儿别克儿，雪你台镇阿美尼亚，异密也先忽都鲁镇呼罗珊 (缘牙撒兀勒 在不赛因 即位之前被害，兹遣也先忽都鲁继其任也)。

先是牙撒兀勒 将娶宗王牙撒吾儿 之宗女为妇，欲纳重币以为聘礼。异密舍云治甫去，即大征税课于呼罗珊，限期八日缴齐。其征税于也里 之使者二人，于拜蓝节日 (Courban - Bairam) 率从者五十人入此城，伤数人，余皆受拷虐，凡被逮者皆应出一百至二百底那不等。由是一日之间，竟在此城之中剥夺民财五万底那。牙撒兀勒 征税以后，携金、银、宝石饰钻石之冠、绣金之服。赴牙撒吾儿 营，并献阿刺壁 马若干匹、突厥 奴若干人、负载酒食之牲畜三百头、羊二千口。

然牙撒吾儿 闻完者都死，即有谋据呼罗珊 之意，曾以其事商之此州之一守将名别秃 (Bektout) 者。别秃 以呼罗珊 境内能作梗者仅有牙撒兀勒，劝其除之，缘牙撒兀勒 曾因事结怨别秃 与其他诸将也。先是不者死，其子阿不耶西德 (Abou - Yézyd) 请接统其父所部，完者都许之。牙撒兀勒 不奉命，且怒誓曰，不除阿不耶西德 与其诸庇护人别秃、木八刺沙 (Mobarekschah)、帖木儿塔失 等决不休，乃以阿布耶西德 所部军畀其叔脱欢 (Togan)。脱欢 亦答尼失 蛮之子也，传檄不者旧部诸千户、百户，言阿不耶西德 年幼，不能管理其父之兀鲁思，应奉异密脱欢 为主。事之如同不者，诸千户、百户遂从脱欢。然别秃 与庇护阿不耶西德 之宗王牙撒吾儿 颇患，决谋乘机惩治牙撒兀勒。至是别秃 在营设宴款牙撒兀勒。牙撒兀勒 不虞其变，莅宴时，闻脱欢 帐有喧哗声。别秃 有部校某者，告变于

牙撒兀勒,言脱欢等已被逮。牙撒兀勒偕十骑出营,伪若游行者然。行未半程之远,牙撒吾儿之士卒遽袭其帐,掠其财货,虏其从者。别秃命不者子木八刺沙率五十骑往追牙撒兀勒。翌日,牙撒兀勒行至也里附近,遇也里王嘉泰丁。嘉泰丁以粮马资之,复由是进向你沙不儿,欲于此地等待其军之至。越二日,木八刺沙率从骑追及牙撒兀勒于占姆附近。时牙撒兀勒左右仅有三十人,奋死与追骑战,马中矢倒,追者遂断其首,时在1317年3月26日也。

牙撒兀勒死后,呼罗珊诸统将若宗王明罕(Mincan)、异密别秃、木八刺沙、拜蓝沙等,或因自愿,或因势不敌,皆附宗王牙撒吾儿。会呼罗珊新长官也先忽都鲁至,牙撒吾儿遣别秃往告之,言牙撒兀勒欲害己,故杀之。

刺失德、阿里沙二相之交恶,仍如故也。时出班权甚盛,颇信任刺失德。阿里沙不自安,常进谗言,谋倾之。省中人员见二相不和,亦自分党。省中有官吏三人见刺失德,愿举发阿里沙赃迹。刺失德思久之,拒不许。三人不悦,恐事为阿里沙所闻,复往见阿里沙,与之同谋共倾刺失德。阿里沙以重金贿诸将之家臣,嘱其进谗于其主,以倾刺失德。出班之家臣阿不别克阿合(Abou - Bekr Aga)潜之尤甚。10月初,遂夺刺失德相职。舍云治明其枉,然因病未能阻。然曾言俟病愈,将复刺失德相职。已而抱病随不赛因驻冬于报达,于1318年1月歿于此城。

春,不赛因赴孙丹尼牙,次帖卜利司附近。时刺失德退居此城中。出班欲复其相职,召之至而语之曰:“国之不可少公,犹僕之不可缺盐。”刺失德谢曰:“我在职较诸相久,十三子皆为国服务,欲以残年修后福。”出班不许,谓将请算端降敕复其相职。阿里沙与省中诸人闻之惊惧,倾之尤力,复贿阿不别克阿合,进谗于出班,诬其曾进毒于完者都,且谓以毒药进算端者,即刺失德子酌人速勒丹亦不刺金(Soultan - Ibrahim)据 Monkhales Safi 书,宫中诸侍医言其进泻剂

于合儿班答，疾遂不治。刺失德亦自承曾进此剂，遂逮刺失德至斡耳朵鞠问。脱马黑与哈只底勒韩的出证其父子之罪，算端皆命处死。火者亦不刺金(*Khodja Ibrahim*)年幼貌俊，性情温和，竟面其父杀之。刺失德临死前曾云：“可告阿里沙，彼杀一从未为恶之人，将必有人为我报仇。”言甫毕，底勒韩的腰斩之，时在1318年7月18日也。纵人民掠其家中人丁财物，籍没刺失德与其诸子财产见刺失德书续编，以刺失德首徇示帖卜利司城数日，且行且呼曰：“是为使用上帝语言之一犹太人首。愿上帝诅之。”刺失德时年八十二岁见诺外利书。断其四肢，分徇各地，焚其躯干见 *Monkhale - Safi* 书。刺失德倒刺维丁阿不法即勒(*Raschid - ud - devlet - vé - d - din Aboul - Fazel*)，阿里(*Ali*)子阿不海儿(*Aboul - Khair*)之子，生于哈马丹城，以医术见幸于合赞，以才能致相位。有史家数人云，其人生为犹太人，后奉回教，达观之士也见 *Messalik - ul - Absar*、《回教王朝史》。

同年11月15日，出班命杀哈只底勒韩的。盖闻其与异密数人合谋欲杀己也诺外利书引 *Berzali* 书，谓底勒韩的(*Dilcand*)者，呼罗珊西模娘区之一村名。

先是也先忽都鲁之至呼罗珊也，牙撒吾儿偕同来投之察合台系其他宗王刺好里(*Lahaouri*)、秃黑鲁火者(*Toucloue Khodja*)二人。遣使奉臣附书于算端，并由其斡耳朵诸将签名于其上。书言设若背约，将不欲复为成吉思汗之后裔，亦非摩诃末之信徒。不赛因亦以敕令付使者，重申其父与该宗王等所订之约，并对诸大臣宣誓，如诸王等守忠不贰，必保护而援助之。

然逾年牙撒吾儿即举兵叛(1318年)，进至朮穆答而。同时又闻月即伯汗率重兵进至打耳班，埃及军亦入底牙儿别克儿。不赛因集诸臣议，决以亦怜真守底牙儿别克儿。忽辛往讨牙撒吾儿，不赛因自将往御月即伯。

忽辛至刺义，闻牙撒吾儿既据呼罗珊，复进占朮穆答而。兵势

甚盛，不能敌，留其地以待援。及援军至，忽辛冒大雪严寒而进。兵至达蔑干，牙撒吾儿已退走。先是汗所得警报，张扬敌势太甚。出班欲自将兵进取呼罗珊，阅兵于拜勒堪毕。将行，闻月即伯已抵打耳班，统将塔林塔失守边军势弱不能敌，退还斡耳朵。时不赛因左右仅余士卒千人，仆隶、骡夫、驼夫之数称是。然仍进至库尔河南，沿河遍布营帐，使敌人知其军之众。出班闻算端自将御敌之讯，即舍呼罗珊不图，率二万人兼程进兵库尔。兵未至，月即伯军已退走。出班进击，斩馘俘虏甚众而还。不赛因奖其功。守边诸将见敌退走者，皆重惩之。出班杖罪重者，余夺其职。因是诸将怨之。

宗王牙撒吾儿欲利新君之幼弱，乘机占据东方诸地，且有夺国之图，曾收揽呼罗珊守将数人。别秃尤归心，颇见信任，牙撒吾儿每事必咨询之。宗王明罕者，先自河中来投，驻呼罗珊已数年。曾与拜蓝沙暨别秃所部将士谋杀别秃，拟成事以后退走徒思。往依不赛因诸将，知也里王怨别秃，曾约与同谋。也里王以百骑来助。明罕率此兵与拜蓝沙所部军夜袭别秃营，俘其士卒、妻子、牲畜。然别秃得偕亲属五人脱走，夤夜奔牙撒吾儿营。及曙，牙撒吾儿命之偕己子术乞(Djouki)与木八刺沙率七千人往击明罕夺其营帐、妇女。回军时纵掠撒刺哈夕附近诸村。及还牙撒吾儿营，牙撒吾儿厚抚之，赐以袍服，厚偿其失，命为千户长，驻兵于巴德基司。旋自还其格儿姆昔儿之斡耳朵。

其后未久，也先忽都鲁至呼罗珊，别秃往谒。诸将以为也先忽都鲁必惩治乱首，孰知不惟不加以罪，反厚待之。且用不赛因与出班之名，以朱印文书命前此反对别秃之统将如拜蓝沙、阿不耶西德等赴巴德基司，仍归别秃节制。由是有人疑也先忽都鲁背主与宗王牙撒吾儿同谋。

牙撒吾儿举兵之前，欲西只斯单从己。乃致书于此地之蔑力

纳速刺丁(Nassir - ud - din),言自算端完者都以呼罗珊封彼之后,此州之长官、贵人皆来委质,独西只斯单不遣使入贡。兹欲与蔑力交好,可速来见,否则进围西只斯单,将不免受兵燹之害。蔑力纳速刺丁乃遣牙撒吾儿使者数人赍厚赠与满意之答复还,留其余使者以待所征课赋之至。会有尼兀答儿部酋阿八赤子帖木儿者,劝其勿惧牙撒吾儿之威胁,彼与尼兀答儿部异密数人,将待机进袭此王,而除此地之害。纳速刺丁乃备战,杀所留牙撒吾儿使者三十人。牙撒吾儿遂进至距西只斯单十程之地,拔其二堡。虽丧失甚众,然仍进兵都会。已而闻帖木儿之谋,乃改道,突袭尼兀答儿营,杀其部酋,以此部付哈儿普思忒(Kharpoust)统率,自还其鞞耳朵,而谋更较重要之军事,命士卒肥养其马,预备进取。

也里王得格儿姆昔儿、哥疾宁两地之报,闻牙撒吾儿有预备进兵呼罗珊之意。时也先不花已行,不赛因诸将留驻徒思。乃急遣使告变,俾其集合军队,收聚放牧城堡附近之牲畜,请诸将遣百人诃敌势,彼将以所得各地消息报之。然也先忽都鲁诸将不听嘉泰丁之言,乃曰:“此大食人无事报警。牙撒吾儿不特不欲,且不敢开衅于算端也。”

1318年8月中,牙撒吾儿果起兵于罕答哈儿(Candahar),以其子术乞留守其鞞耳朵,召别秃、木八刺沙暨留守巴德基司之其他诸将来会。牙撒吾儿告之曰,彼将进兵伊刺克勤王,俾不赛因不受诸将之制。嗣见诸将迟疑不决,复诱之曰,既受完者都恩,应往巩固其子之位。诸将乃从。遂与议对待也里王之策,盖若进兵,恐嘉泰丁袭其鞞耳朵。若先进围也里,则恐呼罗珊境内不赛因军乘时聚集。别秃献议不攻也里。盖一旦占领呼罗珊、馮穆答而之后,此城可不攻自下。然须先怀柔其王,纵不亲至,或遣其亲属一人以兵来会。再不然,亦不至于视我为敌。牙撒吾儿乃致书于嘉泰丁,劝其从已往取呼罗珊,将以此地付之。嘉泰丁见书曰:“此宗王渡

河足履呼罗珊境内之时，我已预言其必背约为患。”乃作答书，劝其放弃企图，“勿负完者都父子。呼罗珊、伊刺克两地取之不易，其势不敌不赛因军，不应视别秃、哈儿普思忒、木八刺沙等诸人为友，而使土地残破，人民流血。盖为一宗王之真正友人者，应顾及其光荣与利害。设若以为此诸将可恃，然则此辈不应先背其正主。先此八刺合、都哇二王曾以较重之兵侵入呼罗珊，犹不免于败走。设其不从彼言，须待其尽服呼罗珊境内诸军，尽取其堡，击败伊刺克军以后，彼始能来降”云云。

牙撒吾儿忍而不发。9月军行也里城下，舍之不攻。留守徒思、匝迭干之诸将，虽得嘉泰丁之警报，毫不为备，故牙撒吾儿兵至即逃。牙撒吾儿进至朶楞答而中部，躏所过诸地，俘居民万人。谕呼罗珊诸城附己，然皆不从。已而闻异密忽辛进兵之讯，诸将主退兵，遂于严冬之中退出朶楞答而。忽辛急进兵追蹶其后。牙撒吾儿之军朝退一地，不赛因之军即夕据之，得牙撒吾儿军所弃瘦畜与铜锡器具甚夥。

牙撒吾儿至你沙不儿境，遣军二千人往索此城市赋。居民请宽限二十日，不许，争论终日。入夜，此军出城营于附近，移时闻忽辛军队已抵距此两程之地，乃弃其营帐而逃。牙撒吾儿营于徒思城外一程之地。也里王已以牙撒吾儿进兵，呼罗珊诸将离贰及此州与也里境残破等事，报告汗所。汗命奖嘉泰丁，赐以袍服。出班致书也里王，嘱其出兵以扰牙撒吾儿之军。嘉泰丁乃遣军夺据巴德基司境内木八刺沙、别秃二人之营地。牙撒吾儿闻讯之时，适当徒思、麦失赫的 (Mesched) 之长异密别都鲁丁 (Bedr - ud - din) 率赛亦德族来营献粮之际。牙撒吾儿适怒，不与之言。别都鲁丁等自第一祈祷时至第二祈祷时，久立亦不敢致词。已而牙撒吾儿始举目视，而语之曰：“我军需粮，而我庖厨需肥羊也。”别都鲁丁请遣人往取。牙撒吾儿遣三百人往，命取羊五百口、麦粉三百担、大麦

五百担及其他粮秣若干,送至占姆道上。语毕遽行。别都鲁丁领此三百人至麦失赫的,使散居城内民居之中,每家约十人,遣军分别屠之。越数日,异密忽辛军至,别都鲁丁以所得之兵马献。

入春,忽辛因军行已久,马疲,势须暂屯徒思境内。牙撒吾儿亦因同一理由顿军占姆,遣木八刺沙率六千人往扰也里。然嘉泰丁始闻牙撒吾儿退军之报,已命乡间居民避兵也里,藏其牲畜于城下,并命塞卜色瓦儿、也里水、古尔等地之居民徙居堡中,征集也里、古尔、西只斯单、尼兀答儿、哈刺只(Khalladjes)、别鲁只(Bel-loudjes)、阿富汗诸部之军以守都城。1319年4月7日,木八刺沙入巴德基司境,开始掠取别鲁只部之牲畜。此部人执兵以抗,复得也里援军之助,夺回一部牲畜。木八刺沙不敌,于某夜中退军十五程,求援于牙撒吾儿,请以五千人来助其围攻也里。牙撒吾儿遣其亲属名速勒丹(Soultan)者,偕别秃率万人往援,合新旧军万六千人,于4月26日进围也里。

别秃于第一次进攻后,遣司教阿不阿合马(Abou - Ahmed)往告也里蔑力,言其奉算端命治军于此地者垂二十年,从未扰及也里居民。其离算端而去者,盖因牙撒兀勒欲图己,不得不先发制之。牙撒兀勒既死,畏罪不敢归。兹为也里计,如蔑力欲免其城民受害,可将其军在巴德基司所得之俘虏放还。否则每十日必有新军至,助围其城。蔑力答曰:“脱放俘虏还,必又索尼兀答儿部人;脱以此部人献,必又别有需索。我既奉算端命而俘此辈,无其命不能释之。如牙撒吾儿军尽食我国中之谷。一俟伊刺克军至,牙撒吾儿溃走以后,我将以不者一族之妇孺、牲畜售之西只斯单境中,得相等之价以购谷粮。”别秃得答书,翌日命攻城,三攻而不能克,丧士卒甚众。次日开始毁城外附近之庐舍园林。复命阿不阿合马往告蔑力,言如欲免此种毁坏,须将所俘不者五族献出,否则不使其国内有一屋一树存留。乡间居民惧其果园之毁,亦请蔑力从其要

求。及使者还，别秃已率其军往投牙撒吾儿矣。

缘忽辛已得伊刺克援军之助，将进击。牙撒吾儿恐军单，故召也里城下之军还也。已而闻忽辛虽得援军之助，然在两月之内尚难作战，遂决定乘此时间攻下也里。5月13日，进至别叔阑，陆续攻城十八日，损丧士卒不少，遂止不攻，遣军躏其附近诸地，放马食其禾稼。哈儿卜思忒等诸将数请蔑力放还不者之妻，将请牙撒吾儿拔营而去。嘉泰丁答曰：“蝗食也里禾稼者已有七年，兹不过臆想本年又遭蝗害而已。”已而牙撒吾儿围也里城甫一月，闻忽辛进援此城之讯，乃向格儿姆昔儿退走。忽辛与蔑力合军追至梅丹哲里儿 (Meidan - Zérir)。天时酷热不能再进，始还。蔑力厚赠忽辛，以报其来援之德。忽辛亦誉其守城之功见刺失德书续编。

嘉泰丁遣使赴阿朗报捷于汗所。不赛因闻捷报，告诸臣曰：“蔑力所请者皆应降敕许之。”翌日，出班以五万底那付使者，而奖蔑力之功，蠲免也里居民一切赋税三年，以哈瓦夫、额思费匝儿、秃莱克等地附从牙撒吾儿之诸藩主领地赐嘉泰丁，其经嘉泰丁所俘不者子之奴婢与自由人皆归嘉泰丁所有，以尼兀答儿部诸异密归其节制，以呼罗珊之弓手 (tcharkh - endazan) 隶蔑力宫廷见《也里志》第七篇第五章。

不赛因年幼，难制诸将。当其自将往御月即伯之时，有数将轻其幼不从命。及出班追击月即伯军还师时，不赛因以其事诉之。出班执军法正不从命诸将罪，杖之。诸将位高者若忽儿迷失哈赞 (Gazan)、不花云都赤 (Bouca Ildoudji) 等恚曰：“彼欲我等受制于彼。然我等之父从未隶其麾下，我等军阶较彼为高，宁死不能从彼也。”遂同谋拟杀之。不赛因还孙丹尼牙，出班散其军队，自还其驻夏之谷儿只，命其长子忽辛 (Hosseïn) 留守其奥鲁，自携随从甚少，进向阔扯田吉思 (Gueuktché - Tenguz)。诸结谋者见有机可乘，遣精骑往袭。有将名哈刺脱海 (Cara - Togai) 者奔告于出班。犹

不信，遣二将往覘之，为忽儿迷失所擒杀，麾兵亟进。出班待二将还报，不为备。有人劝其为慎重计宜出走，乃乘夜赴其奥鲁。夜半追者至其前营地，杀数将，掠其帐，不得出班。翌日，循迹追之。追及，与战。出班以人少不敌，偕其子忽辛逃。日中至一草地，有炙羊而食者，延出班父子食。辞之，疾行。脱马黑弟阿刺思(Aras)率追兵五十骑至炙羊之所，食其羊。以是出班得免。

出班至纳克绰汪，乞援于蔑力即爱木勒克(Ziai - ul - mulk)。蔑力辞不能以兵助，仅以口粮献。后此出班忆其事欲杀之，献十万底那始得免。时丞相阿里沙因建一礼拜堂适在帖卜利司，闻出班遇变，亟引骑兵赴之，遇出班于蔑连的，为迎归帖卜利司。此城居民欲为之援。然出班不欲留，即日与阿里沙赴孙丹尼牙，命两将名锁咬儿哈的迷失(Soyourgatmisch)、忽必来(Coublai)者守此城，逐日以敌讯来报。

忽儿迷失等说统将亦怜真使从己。亦怜真因出班夺其所辖之底牙儿别克儿以畀雪你台，亦恨出班，乃附忽儿迷失。诸人冀夺政权，伪言奉不赛因命，令亦怜真、忽儿迷失杀出班与附出班者。受其惑者甚众，其势遂增。诸人又在纳克绰汪、帖卜利司间营中遣使告变于算端，言出班已叛，彼等不得不往平其乱。使者先出班至孙丹尼牙，诣亦怜真子洒克阿里(Scheikh - Ali)所。时洒克阿里颇得幸，始欲杀出班子的马失火者(Dimaschk Khodja)，旋思应以其事先陈算端。有人劝不赛因须先审其真伪，的马失火者遂未被杀。

翌日阿里沙至。盖出班闻流言，谓其敌奉算端命来讨，不自安，命其先至，以释主疑也。阿里沙入见不赛因，力承出班之忠。乃召出班。出班至孙丹尼牙，遂面陈其敌之谋。

诸同谋者至帖卜利司附近，始欲先掠此城以饷军，既而恐失人心乃止。进至乌章，锁咬儿哈的迷失兵少不能敌，奔还孙丹尼牙告变。不赛因进兵讨之。自与出班二相将中军，命阿黑桑豁儿率所

部埃及人隶左翼。至距敌兵一日程之地，完者都妃忽都鲁沙可敦，亦怜真女也，请顿兵於此，遣使谕其父止兵。算端从之，停兵於占干(Zengan)。然使者还报亦怜真拒命。乃复进兵，翌日在迷纳烈答儿(Minaré-dar)村附近见敌。两军辄夜未下骑。当此危难时间，忽都鲁沙可敦又劝其父来降，担保必赦其罪。亦怜真答曰：“然则明日算端可举白旗，以为罢兵赦罪之信。”可敦喜，以陈不赛因。翌日既举白旗。亦怜真见之骄甚，以为不赛因惧不敢战，召忽儿迷失至而语之曰，算端军不足一战。遂进攻，以为必胜可得国也。

至是出班命杀亦怜真子洒克阿里，植其首于矛上，呼曰：“为算端敌者如此首。”亦怜真见之，悲愤交集，虽年老，奋突敌阵，杀战士数人。其妻奇赤黑(Kitchic)持刀随其后，勇武异常。两军既接，父与子战，兄与弟战。算端军先却，不赛因乃亲出突击，诸将从之。叛党遂败。奇赤黑阵歿，擒亦怜真於加吉忽难(Kiaghidkunan)村中。得脱者，忽儿迷失与其子奥都刺合蛮(Abd-our-Rahman)及不花云都赤、出班哈刺乌纳思(Tchoban Caraounas)四人而已，余皆被擒或被杀。

战毕，立帐于战场。算端祷谢上帝毕，诸将献俘。先杀阿刺思及其亲属，送亦怜真、脱马黑、也先不花(Issenboca)至孙丹尼牙。悬之钩上，置薪于其下焚之。族其家，虽在远地者亦不免。

统将雪你台闻乱事，自底牙儿别克儿赴算端之斡耳朵，路擒逃亡之四异密。立杀三人，送忽儿迷失至孙丹尼牙伏诛。雪你台奉命还镇史家诺外利在其埃及年历七一九年下述此事较详。兹录其文如下：塔只乌丁阿里沙先出班至汗所，誉出班事君之忠，谋国之诚。其敌因羡慕与野心而谋乱，欲害出班而揽大权。亦怜真自以系出帝胄，可跻汗位。不赛因闻其言，为所动，许出班来汗所。出班入见，系殒衣泣曰，彼等杀我诸将，夺我所受恩赐之金，毁我名。兹来请死。不赛因言不特无罪之之意，且悉其敌妒其宠，致举兵困彼，并困算端。出班乃请讨之。算端命以歿于阿音札鲁特一

役之怯的不花那颜之子塔思(Taz)所统万骑归其节制,埃及降将哈刺桑豁儿率所部埃及军三百人从。不赛因亲自出征,俾出班知其袒彼而不袒其敌。忽儿迷失、亦怜真、脱马黑之追逐出班于帖卜利司道上也。帖卜利司城恐纵掠,闭城不纳,然其长官哈只(El Hadji)奉酒食以饷军。忽儿迷失等索金七万底那(值六答刺黑木之底那),罚其不应从阿里沙往迎出班并闭城不纳之罪也。即日行,过占干,至一名曰迷纳烈村附近,与出班军遇。亦怜真见算端旗帜惧,与诸将议进止。忽儿迷失曰,应一战,算端实袒我辈也。两军既布阵,忽儿迷失使人给出班,言其将来降,请举旗为信。出班从之,然恐中敌计,去他所。忽儿迷失见旗,以出班在旗下,遽进击。双方殊死战。异密塔思、埃及人哈刺宋豁儿战尤勇。亦怜真等遂溃走,其军多投算端旗下。擒亦怜真、忽儿迷失、脱马黑等,送至孙丹尼牙,命诸断事官鞠问其罪。诸人皆答曰,奉不赛因之命而行。忽儿迷失且语出班有使者二人奉不赛因命,命我杀汝。出班召二使者至询之。使者言有其事,不赛因不认有其事,命罚其罪如同诬枉其主之人。遂依成吉思法令威处死罪。至是亦怜真出一纸示不赛因曰,此为汝命我杀出班之手谕,遂大骂不赛因。缘其为算端母之诸父故敢于出此。不赛因不认有此手谕,语出班曰,此辈既叛我,而又谋汝,可依法令治之。出班奉命,先害亦怜真,欲其受苦,钩其肋悬之。亦怜真仍骂不止。欲割其舌不能得,乃以铁条贯其上下颚。陈尸二日,割其首以徇呼罗珊、阿哲儿拜占、伊刺克、罗姆、底牙儿别克儿诸地。忽儿迷失、脱马黑并悬于钩杀之。——我得此事于司教阿林木丁别儿匝里(A'em - ud - din el - Berzali)之书。而此书又系得之于额儿比勒人谟罕默德(Mohammed Ibn Abou - bekr el - Cattan)者。嗣后有商人阿老瓦丁阿里(Ala - ud - din Ali)自孙丹尼牙来为我述此事,与前说相类。据云,出班往讨诸异密时,我适在此城。自6月1日(七月二十日)迄10月末日(十二月初),计杀三十六人。夺其财产,偿其失而有余。陈亦怜真之尸三日。同时死于钩下者,有脱马黑与其弟额儿色蔑(Erssémé)及异密别秃(Bektout)。翌日亦速甫不花(Youssouf Boga)与其弟及异密亦买(Youmai)结局亦同。第三日杀脱马黑之二子,皆年七岁。第四日杀亦怜真之一子维法答儿(Véfader),时年十五岁。别有一子名阿里(Ali)者已死于阵。曾断其首掷之其母乞黑失(Kikhschek)怀中。乞黑失者,算端阿合马之女,适在战场,被擒送至不赛因所,命以马踏杀之。第七日,擒阿里纳克子忽儿迷失至,割其下

颞,以尖帽名秃儿秃儿(Tourttour)者冠其首,钉其身,以徇孙丹尼牙城中,旋送至出班所,乱箭射杀之。自呼罗珊逮其弟至,甫至即杀之。合儿班答妃忽都鲁沙可敦,亦怜真之女也。不赛因罪彼曾进毒于其父,欲杀之,赖丞相阿里沙救免,以配出班子火者的马失。以脱马黑之妻配怯的不花那颜子塔思。并以塔思代忽儿迷失镇塔拔里斯单(Tabaristan)。焚诸罪人之尸。

不赛因作战甚英勇,遂在公文中加尊号曰八哈都儿汗(Bahadour - Khan),犹言勇汗也。其事之经过在1319年6月。已而不赛因驻冬于阿朗境内之哈刺巴格(Carabag)。先是1304年完者都以女都连的下嫁出班。至是死,又请不赛因以其姊撒迪别(Sati Bey)妻之。不赛因许之。遂於9月6日举行婚礼。

次年怯伯平牙撒吾儿,东方之患遂除。先是也先不花死,其弟怯伯继承河中、突厥斯单汗位,怯伯与牙撒吾儿旧有仇,见其侵入呼罗珊、伊刺克两地之失利,乃命宗王数人率四万人往平之。先以其事通知呼罗珊长官异密忽辛,请以军来助。忽辛率所部二万,会同也里、西只斯单两王之军二万,共步骑四万,进取罕答哈儿。然军次哈儿森克(Kharsenk),察合台系诸王遣使来报牙撒吾儿已平。

诸王进兵至距牙撒吾儿营十程之地,遣密使往召牙撒吾儿所部诸将来降。诸将议久之,始决定两军接战时即弃牙撒吾儿而去。牙撒吾儿未悉诸将之谋,大犒其军,励之进战。两军甫接战时,牙撒吾儿之士卒杀牙撒吾儿之谋士长别秃而投敌。牙撒吾儿挈其妻子随从二百人逃(1320年6月),诸王遣千骑往追。第三日追及,久战擒之,立杀牙撒吾儿。越三日,怯伯军挈牙撒吾儿家属及俘虏捕获品甚众而还河中见刺失德书续编。

1318年,北方底牙儿别克儿、美索波塔米亚、曲儿忒斯单诸地大饥,人民多迁徙,死于饥馑疾病者甚众,以尸为食。卖子女,一幼童值五至五十答刺黑木,多为蒙古人所买。顾不欲购回教民之子女,母之欲售其子女者,乃冒称为基督教民。马儿丁、哲吉莱特

(Djéziret - ul - Omar)、毛夕里额儿比勒等城居民遂以耗减。伊刺克阿刺壁亦受其害。先是底牙儿别克儿、辛札儿两地有蝗灾。1318年春继之以大旱。至1319年春,灾遂成矣见诺外利书。

1320年8月,孙丹尼亚附近大雨雹,每粒有重十八答刺黑木者,死畜甚夥。继之以水灾,城内淹没。人大惧,求天佑。不赛因询灾源於诸博士。诸博士以为暴政扰民与违犯教律所致,其尤悖者,礼拜堂、学校、道院附近酒店之存在。由是不赛因禁止国中开设酒店。孙丹尼牙之酒商皆应将酒送至堡下,所聚之酒万余桶。丞相塔只乌丁阿里沙自率椽属倾之于堡下濠中,引火焚之。火延不绝者二日诺外利书云,据阿林木丁别儿匝里之El Moctalf书转录。此书又云,有毛夕里商人自孙丹尼牙赴帖卜利同,见街市所倾之酒较孙丹尼牙为多,复至毛夕里,见所倾之酒更多。同时不赛因废止谷税。

不赛因之初即位也,欲与埃及算端修好。埃及算端纳昔儿亦报以修好之意。然波斯常收容埃及降人,埃及未免有怨言。异密忽撒木丁莫罕纳者,自1284年其父舍里甫丁爱薛死,算端克刺温命其袭父职,为西利亚之阿刺壁游牧部落酋长。嗣因曾助叛人异密哈刺宋豁儿,不敢入朝。算端纳昔儿虽屡致书,赐封地,并厚赉其子弟亲属,然顽强愈甚。1316年5月,纳昔儿见未能羈縻之,乃命忽撒木丁之弟叔札乌丁法即勒(Schudja' - ud - din Fazel)代其掌所部,依例赐袍服。忽撒木丁遂徙伊刺克阿刺壁,自报达诣完者都之斡耳朵。完者都厚待之,赐以封地,许其在国中来去自由。忽撒木丁不乐居波斯,又还西利亚,复归命于埃及算端。1317年,埃及算端纳昔儿复其职,召之入朝。然忽撒木丁恐见罪,不敢行。屡遣使召之,忽撒木丁疑算端有他意,益以纳昔儿厚赏阿刺壁游牧部落人,尤增其疑心。1320年4月,算端遣军往征西里西亚,忽撒木丁疑此军来图己,复挈其家属与法即勒部之人徙伊刺克阿刺壁。纳昔儿遂籍没诸逃人之封地,命异密苦思丁谟罕默德(Schems - ud -

din Mohammed Ibn Abou - Bekr)为阿刺壁游牧部落酋,驱莫罕纳家属於西利亚境外见诺外利书。

纳昔儿甚怨哈刺桑豁儿,欲杀之。1320年,西利亚、马西牙(Massiat)之亦思马因派教主命亦思马因派三十人效命于埃及算端。纳昔儿遣之往帖卜利司刺哈刺桑豁儿。诸刺客中有一人举发其事。哈刺桑豁儿执刺客数人杀之。已而乘马外出,有刺客一人击之不中,亦被杀。汗所闻讯,以为刺客不仅欲刺哈刺桑豁儿,且欲刺杀不赛因、出班、阿里沙与诸重臣等,遂日事警备。闻不赛因闭居十一日不敢出,出班怒责埃及使臣马只德亦思买因(Madjd Ismail es - Séлами)曰:“汝常以赠物来献,名为修好,实欲亦思马因派人便於行刺也。”胁之以死,命逮禁之,然丞相阿里沙释之。已而又闻亦思马因派刺客持刀谋刺报达长官未中而自杀马克利纪书云,算端曾遣亦思马因派之效死者甚多,往刺哈刺桑豁儿,皆未中,而为无益之牺牲。其被执死于刀下者,有一百二十人,而不知所终者尚未计焉。出班甚惧,乃决与埃及人缔约修好。不赛因遣使赴开罗,先遣埃及使臣马只德还。埃及闻不赛因使者至,命大马司阿勒波之长官以礼接之。使者抵开罗,呈国书,述欲修好意,惟附以若干条件(埃及政府勿遣刺客至蒙古属境。两国皆不索逃人。不再遣阿刺壁或突厥蛮人侵入蒙古属境。两国通行自由,以便商人往来无阻。巡礼人每年自伊刺克赴默伽巡礼者,各执著录各算端名之旗帜为志。埃及不再要求引渡哈刺桑豁儿)。纳昔儿与诸臣议,许据此条件修好。命预备赠品赠送算端不赛因。埃及人闻不赛因禁酒、禁娼、逐歌女舞人、废外国商人税、毁帖卜利司附近之基督教堂兴复回教礼拜堂等事,颇以为然,亦仿之禁酒、禁娼见马克利纪书第一篇。

自从旭然兀与别里哥失和以后,埃及诸算端与钦察诸汗不断遣使修好。1314年4月,月即伯遣使至开罗。东罗马帝亦依旧例遣使以从。埃及算端亦遣使二人使月即伯所,1315年终偕新使

还。1316年纳昔儿遣使奉重馈往求婚于月即伯，请以成吉思汗族公主一人嫁埃及算端。使臣奉书后，请独对。月即伯命译人传言，有他事可对诸异密言之。由是集异密七十人，召使者至，使者述求婚之意。诸人闻之甚恚，以为此事自成吉思汗以来从未有之，缘何以公主渡七海而嫁异国。初不许婚。翌日，诸人受使者馈，意乃变，遂许婚，告使者曰：“历来诸国国王皆曾求婚汗女。埃及大国应许之。惟须待四年：第一年议婚，第二年求婚，第三年互致聘礼，第四年成婚。”此外应以金百万底那、马匹甲冑及其他物品为聘礼。埃及算端应命异密数人偕其妻女来迎公主，别有未能承认之条件若干。其事遂罢。

两国嗣后虽有使臣往来，然纳昔儿不再提求婚之事，国书中仅致寒暄之词而已。后异密赛甫丁(Seif - ud - din)使钦察，献绣金饰宝石之王袍。月即伯衣此袍，复言及婚事，谓将以别里哥汗女嫁算端纳昔儿。使臣言其事大，未请命不敢答。月即伯言将送公主往，使者不能拒，婚遂定。月即伯命使者纳聘礼，使者言未奉币来。月即伯命商人以金贷之。赛甫丁得二万底那，以献月即伯。月即伯复欲使者宴诸可敦，赛甫丁复又借七千底那以供宴费。1319年10月17日，使者偕贵妇数人与萨莱城之法官奉公主登舟，历经险阻，于1320年4月抵亚历山大港。埃及以金帐舆迎公主。算端命侍臣数人以舟十八艘奉之至开罗。副王赛甫丁阿儿浑(Seif - ud - din Argoun)率玛麦里克部诸主将迎之于河畔，以轿舁公主至别宫入绸帐进食。三日后，埃及算端接见月即伯汗、东罗马帝、谷儿只国王之使臣，以驷车迎公主自别宫赴山堡中。算端为公主特建一宫，宫式之丽为前此回教诸国所未见。8月后，订婚约。算端付三万 mitscals 前，贷之二万底那应在此数内拨还。9月，纳昔儿厚赐月即伯之使臣与公主之从者而遣之归，并致厚馈于月即伯汗及其诸近臣见诺外利书。

第四章

罗姆长官帖木儿塔失之叛——与埃及缔结和约——埃及人与罗姆人之残破西里西亚——罗马教皇之为阿美尼亚人乞援——教皇若望十二世致不赛因之二书——西里西亚之重受残破——埃及算端许西里西亚王休战十五年——丞相阿里沙之死——其二子之继执国政——其被黜——鲁克赖丁赛因之执政——出班侵入打耳班之北——不赛因之恋出班女报达可敦——答儿麻失里之侵入呼罗珊——不赛因之不满出班——的马失火者之被杀——不赛因之谋除出班与其党——出班自呼罗珊进兵伊刺克——调停之无效——出班军一部分之携贰——其逃——其走也里——其惨死——不赛因之娶报达可敦——出班遗骸之迁葬默伽默德那——出班长子哈散之结局——罗姆长官帖木儿塔失之投埃及——不赛因之要求引渡——帖木儿塔失之在开罗被杀——哈刺桑豁儿之死——出班子洒克马合谋之被杀——刺失德子嘉泰丁之执政——不赛因舅父阿里帕的沙之叛——纳邻脱海之阴谋——其谋杀丞相嘉泰丁之未遂——纳邻脱海之被逮与被杀——异密洒克哈散之见疏——其被任命为罗姆长官——谋刺法儿思长官案与罪人之惩罚——不赛因之死

1322年，出班子罗姆长官帖木儿塔失自立为汗，铸货币，列其名於公共祈祷之中，自命为世界末日应出现之救世主(马哈的)。遣使埃及告纳昔儿，谓将略定波斯，请以兵来助。出班闻讯大惊愕，请算端许其往讨其子，如顺命则执之以献，否则以首来献。是冬，率重军行。帖木儿塔失欲与父战，诸统将、法官、教长等皆劝其息兵，强之往见出班。出班执系之，杀其子之亲信数人，系帖木儿塔失以献算端。不赛因念其父有功於国，宥之。已而复命其为罗

姆长官。

1323年，波斯与埃及和约成，在帖卜利司礼拜堂讲座公布。埃及异密亦忒迷失(Itmisch)以不赛因、出班、阿里沙守约之誓书归埃及，不赛因遣使臣赴开罗接受算端纳昔儿之誓书。自是以后，两国常互遣使以睦国交见马克利纪书。

不赛因与埃及修好，兼为西里西亚请息争。盖西里西亚甫受埃及之残破也。先是1320年时，勒文五世(Levon V)继承其父斡莘之位为西里西亚国王，年仅十岁。拜勒斡莘(Baile Oichin)监国，娶王母为妻，而以己女为后。时与埃及休战之期已满，勒文请依同一条件重订休战之约。然纳昔儿要求将算端刺真时代阿美尼亚人所取之数堡交还，阿美尼亚人仅许交还一堡。纳昔儿遂命特里波立长官失哈不丁哈儿台(Schihab - ud - din Carttai)率一军侵入西里西亚。军渡只罕河，溺毙骑士千人，分军躏西里西亚各地，共十七日，得捕获品而还。时在1320年6月也见诺外利书。

勒文五世与拜勒斡莘求援於教皇。若望二十二世(Jean XXII)答以欧洲诸国国王适在互相争战，不能援救东方，彼将遣若干军队来助。然其军未至以前，纳昔儿闻勒文求援欧洲以御埃及之讯，乃授意于帖木儿塔失，使以蒙古军侵入西里西亚。时此国不虞蒙古军之攻入也，因是国境受躏，被杀与被俘之人甚众。嗣后有一突厥异密名乌马儿(Omar)者，复侵入此国。其军所过，城市为墟，杀居民甚众，掘墓求宝而焚其骸，烧禾稼与仓谷，掠牲畜，残害小阿美尼亚共二十五日，始携所掠之物退走。后未久，埃及军又至，取数城，焚阿答纳(Adana)平其堡，掠物甚多，俘二万人去。阿美尼亚境内诸藩主不合力以卫其国，反互相争战，致罹此难。教皇若望二十二世致书欧洲信徒，励其以兵与财赴阿美尼亚人之难，命在一切教堂之中为盛大之祈祷，醵金以助持十字赴难之人。教皇并以金助勒文征集军队。又于1322年7月13日致书于

不赛因，历言其祖先常与阿美尼亚诸王结同盟，助其抵御突厥与其他诸敌，兹冀其遵前人之例，援助阿美尼亚国王，俾保其国。

若望二十二世乘机鼓励不赛因改从基督教。其7月12日致不赛因书，历举以前诸汗与基督教国诸王友好之事云：“吾人常闻君之祖先迭遣使向罗马教皇与圣座表示敬意，并使同一使臣致书於富浪诸王表示友好。前任诸教皇与诸基督国王曾以礼待使者。君之祖先与诸国王且互致馈赠。脱君遵先人之例，亦遣使来，吾人实无任欢慰也。”见 Odor. Raynaldus 第五册一九八至一九九页。上二书中蒙古汗名写作 Boysesethan，盖即 Bou Saïd Khan 之讹写也

教皇若望二十二世曾在1318年5月1日任命曾经传教东方之 Francois de Péruse 为孙丹尼牙大主教，命之管理不赛因国中之公教教徒兼辖海都国内以及额梯鞞皮、印度等国之公教教徒，以主教六人属之，命之即赴波斯见 Odor. Rayn. 第五册第七九页。1323年继此大主教之任者，为 Guillaume d'Ada。然波斯自从蒙古人改从回教之后，其基督教徒重处卑境与在从前受旭烈兀、阿八哈、阿鲁浑诸汗保护之时代迥乎不同矣。

西里西亚王勒文求助于不赛因，不赛因遣军二万人往援，并请埃及算端与勒文息兵修好。蒙古军未至，小亚细亚有盗众侵入西里西亚，取阿牙司城。先纵掠，继焚之。国中大受其害。已而阿美尼亚人之总主教 Constantin 赴埃及，与纳昔儿议定修战十五年之约。及蒙古军抵西里西亚境，此约已成矣。

1324年丞相塔只乌丁阿里沙死。先是波斯诸蒙古汗之相皆不得其死，惟阿里沙得善终。算端甚爱之，曾临视其疾。既死，命其二子代之。二子不相能，省官亦分党。二子争既烈，遂并黜之，献其父与彼等之一切财产，始获保首领。

命鲁克赖丁赛因 (Rokn - ud - din Sain) 为相。新相之祖父为花刺子模沙漠罕默德之军监及札阑丁之重臣。鲁克赖丁初隶于出

班,谋相位,乃结合出班之诸家臣,以大利饵之。诸家臣进言于出班曰,自开国以来,常由异密中之权大者援引其党为相,如阿鲁浑时代斡耳朵海牙之引撒都倒刺,乞合都时代脱合察儿之引撒都鲁丁,合赞时代纽璘阿合之引撒都丁撒兀赤,完者都时代异密忽辛古列干之引阿里沙,皆有先例。我主位不下于此数异密,似可引鲁克赖丁赛因为相。出班从之,乃荐之为相。然此新相未久即证明其无能。

出班因月即伯之逾打耳班来侵,常欲报之。1325年乃率重兵侵入打耳班之北,纵杀掠。进至帖莱克河畔,得俘虏财物甚众而还。

时不赛因已年二十一岁。见出班与其党专政,颇忌之。先是不赛因在1323年时,见出班女即洒克哈散(Scheikh - Hassan)案:此是大那颜洒克哈散,札刺儿(Djelaires)部人亦勒罕(Ilkan)子阿黑不花八哈都儿(Acbouca Bahadour)子忽辛古列干之子也妻报达可敦(Bagdad Khatoun)貌奇丽,欲得之。案蒙古俗,自成吉思汗以来,汗欲纳其臣之妇者,臣下应献之。不赛因曾命其亲信一人以其恋报达可敦事告出班。出班既惊,且以为难,婉词拒之,冀不赛因之远离可以开解其恋疾,乃于冬初劝其离乌章,而驻冬于报达。不赛因不得已从之,遂赴报达。出班遣其婿与女赴哈刺巴格。

不赛因至报达,恋报达可敦更甚,鲜出帐外游,少见入谒之人。出班欲以猎娱之,算端仍郁郁不乐。出班询其故,不赛因谓因其子的马失火者耗费太多语言不敬所致。出班召其子至,命慎其行以博主欢,勿放佚,斥去左右恶人。的马失答言,自亦知其见疏,然以由丞相赛因诬谤所致:“此人因吾辈而跻高位,今忘恩,进谗于算端,谓出班与其家属独在国内为所欲为,无人有权与抗。”时丞相赛因已晋号曰蔑力讷思莱都丁阿的勒(noussret - ud - din Adil),既无能,且忌出班与其党权重,屡谮之于算端,谓其尽以公帑入私囊,库

中存金甚少，无其命不得动用，彼虽贵为丞相，不能动用一底那。此时不治此弊，将来恐已晚矣。言之既屡，不赛因为所动，益以不赛因每骑而出，必有无数叩马来诉之人，皆言民生雕敝，皆因出班党恶政所致。

当时呼罗珊戍兵甚寡，恐及春河中之蒙古军来侵。冬末，出班即从报达挈丞相赛因率军赴呼罗珊，以统将月古伦赤(Ekrendj)、也先忽都鲁、算端舅父阿里帕的沙(Ali - Padischah)之弟谟罕默德(Mohammed)等分统此军，命数将屯驻巴德基司境内。出班至也里，可汗有使来，赐以袍服与奖敕，命之为伊兰突兰之都元帅。出班以贡品付使者而遣之归钧案：《元史》本纪泰定元年(1324)11月诸王不赛因言其臣出班有功，请官之，以出班为开府仪同三司翊国公，给银印金符，应指此事。

河中汗答儿麻失里果逾阿母河来侵，为出班子忽辛败于哥疾宁附近，退还其国。忽辛获胜后，残破哥疾宁城，居民大受虐毒。是役在1326年秋季。敌军既退，忽辛还也里至父所。

出班与丞相赛因在外之时，的马失火者代执国政，然以政事委之于亲信四人。四人诱之为恶，遂无恶不作，夺民财，擅杀人，强奸妇女儿童。算端知之，然无权制出班之子。

1327年春，不赛因还孙丹尼牙。的马失火者骄恣既甚，且迁怒及于请谒算端之人。不赛因不能忍，欲除之，与宽彻思哈忒(Goundjouskat)、不赛因之母族纳邻脱海、塔失帖木儿(Tasch - Timour)等合谋图之。会有人发现的马失火者与完者都之旧宫嫔晃忽台(Councoutai)私通，常密与之会。不赛因命人侦之。及闻的马失火者又密往内城晃忽台所，遂命人往捕杀之。然的马失闻报不敢出内城，遣人游说诸将使从己。诸将无一应者。次日，不赛因遣兵围内城。

时戮群盗，献首于孙丹尼牙。不赛因令人伪云出班与其党在

也里伏诛，是为其首。的马失火者闻其父死，乃率仆从十人骑骏马突围出逃。鲁鲁阿合(Loulou - Aca)追至维儿的罕(Virdgan)村附近擒之。密昔儿火者(Missr - Khodja)欲杀之，的马失祈执之往见算端。鲁鲁亦言此囚非常人，无算端命不可擅杀，命密昔儿往请命。密昔儿遽归报，以算端之指环至，遂斩的马失火者，悬首于孙丹尼牙之一门，并杀其亲信四人，听人掠其一切财产。的马失火者有四女，长女勒沙可敦(Dilchad Khatoun)为不赛因妃，不赛因死后五月产一女，幼殇，复嫁大那颜洒克哈散，生二子，曰怯马丁脱丹(Kématdin Todan)、曰速勒丹乌外思(Soultan Ouveis)。次女速勒丹入黑惕(Soultanbakht)，嫁洒克哈散子异密亦勒罕(Ilkan)。亦勒罕死，复嫁异密马速忽沙英术(Mass' oudschah Indjou)。三女典的沙(Dendischah)嫁异密洒克阿里忽失赤(Scheikh - ali Couschdji)，生异密密昔儿灭里(Missir - Mélik)。四女名阿林沙(Alemschah)。

1327年8月25日，不赛因杀的马失后，欲不待出班之举兵，先发制之，乃密谕自以为堪信任之月古伦赤、也先忽都鲁、涅鲁思(Nevrouz)等将，言已诛的马失。命勿待出班得讯，先杀之。且告以已遣一军往讨出班二子帖木儿塔失、洒克马合谋。并命各地尽杀出班之族。

呼罗珊诸将得密使赍来之算端手谕，惟诸将习从出班已久，不敢图之，乃共至巴德基司见出班白其事，出示算端手谕，为之报不平，愿助之举兵复仇。诸将退出后，出班与其子哈散及诸家臣议。哈散曰：“不赛因既为我辈之敌，除举兵外无他法。诸将似许效命，然其言不可恃。为保命计，应悉杀之。呼罗珊既属我辈，起儿漫、法儿思之赋税可以取给。则应进兵以抗不赛因。帖木儿塔失已据罗姆，马合谋又在谷儿只，可以三面围攻也。”出班以持权久，国中无足畏者，不从其言。先是出班以丞相赛因屡谮其子的马失火者于算端，恐其复为患，乃携之至军中。至是忆其过，遂杀之以祭其子。

出班集诸军得七万人，率之进取伊刺克。时不赛因亦起兵，底牙儿别克儿长官雪你台、统将倒刺沙(Dévlet Schah)、阿里帕的沙暨其他守边诸将一闻的马失死讯，皆率所部兵进援斡耳朵。不赛因遂率诸军出孙丹尼牙讨出班，进至可疾云之原。

出班进至徒思之麦失赫的，使诸将在此圣地宣效忠之誓，复进至西模娘。军行所过，纵掠居民。在西模娘大司教阿刺倒刺(Alai-ud-devlet)之礼拜堂中召集诸将，命重在大司教前宣誓，请此司教往与算端议和。嘱语不赛因，言其效命于不赛因与以前诸汗为年已久，自信无罪可致其主之怒。脱的马失火者有罪当诛，算端公正，不可株连其无罪之父与其诸兄弟。然闻杀的马失者非算端意，乃他人所为。其事果实，则请送罪人来，俾鞫问，然后请算端罚其罪。又嘱司教，除杀子之诸人外，可遍谒诸将相，托其为之解。

不赛因礼接司教，见其至为起立，延之坐。司教请宥出班。算端集诸将答曰：“的马失火者之骄倨，出班之权势与野心，皆已过分。我姑息已久，冀其改悔，忆我父祖之恩。然我愈容忍，而此辈愈骄恣，以罪加诸重臣，任意处分国帑，故欲讨之。脱其诚欲悔过，可独来见。我将指定一处，俾其以终余年。否则只有一战而已。”

司教再三为之解，并引证《可兰经》文。对于诸将之反对者，皆婉答以平其气。最后诸将曰：“脱算端宥出班，则应尽黜我辈，髡我辈之须发，投之远方，俾不受其害。否则彼若至，我辈亡无日矣。”司教复进言，算端拒不纳。遂不得要领而去。

出班乃继续进兵，蹂躏诸地甚于敌兵。进至忽哈儿(Couhar)距算端营仅一日程。时算端军畏出班军，不敢与敌，幸有出班诸将熟计利害，以为不应附一哈刺赤而抗正主，遂于夜半率所部三万人至忽哈儿投不赛因。及曙，出班见诸将逃，而留者亦不足恃，悔未从其子之言。遂挈诸妻亲属，弃其辎重，取道沙漠，欲还呼罗珊。仅月古伦赤、马合谋也先忽都鲁(Mohammed Issen - Coutlouc)两

将从之，其士卒皆投算端。

逾三日行至萨维附近，出班见其二妻黑儿都真 (Kerd-outchin)、撒迪别不能从之行，乃遣之携其幼子舍不儿干失刺 (Schébourgan Schiré) 出班曾以救铁木真 (Témoutchin) 之人名为其子名。(事见本书第一册四二页)。其人为速勒都思部人，闻为出班之远祖。钩案：《元朝秘史》卷二此名作锁儿罕失刺归於算端。撒迪别，不赛因之姊也。舍不儿干失刺为其所出，时年甚幼。出班自携其与都连的可敦所生子札老罕 (Djélaoukhan) 与宝石多匣、马驼数骑，走塔拔思。每经一站，随从辄减。仅余十七人，进向突厥斯单。及至木儿合卜河畔，又变计。欲逃也里，因于蔑力嘉泰丁旧有恩，拟往依之也。有谏者言，也里城为杀害涅孚鲁思、答尼失蛮之地，非避祸之所。宁投中国，或奔印度，抑走罗姆。出班不从，遣将名都勒罕的 (Doulcandi) 者先往报嘉泰丁，自率余人继进。嘉泰丁纳之。已而嘉泰丁得算端手谕，命杀之，许以黑儿都真公主下嫁，且以法儿思诸阿塔毕之领地畀之。先是不赛因遣雪你台子脱海 (Togai) 率二千人往追出班。追至萨维，闻出班走入沙漠，仅得两公主还。统将月古伦赤、马速忽亦投算端所。不赛因夺其职，已而复其职。也里王得不赛因书，踌躇不决。从之则为背信，违之则为违命。与诸臣议甚久，乃决从算端命，遣人逮出班，以书示之。出班责蔑力之忘恩，请其先请命于算端，暂缓其死。嘉泰丁以既负出班，恐其得脱，谋复仇，拒不允。出班乃请面见蔑力嘱以后事。嘉泰丁不自见，遣人代往。出班召其子札老罕至，抱之泣。旋以遗命告蔑力，一本人自信无罪，且有功于国，请勿断其首，仅献其有长甲之一指，以为其已死之证；二请送札老罕至其舅算端所，必怜其幼而不罪；三请送其遗骸于默德那，葬於彼前所建之墓中。述遗命毕，为两恠之祈祷。执行死刑者遂缢杀之，其随从诸人亦尽被杀。

不赛因虽经此种事变，恋爱报达可敦如故。出班既死，障碍已

除，乃命大断事官木八刺沙(Mobarek - schah)求报达可敦於其夫洒克哈散。此统将不得已出其妻。不赛因亟欲纳之。木八刺沙劝其待法定限期之经过，然后完娶依法须待三月然后完婚，俾知其妇是否已经受孕。不赛因从其言。及期，遂举行婚礼。

1327年11月，不赛因在哈刺巴格得出班指，命悬之斡耳朵前市中。其后不久，嘉泰丁自入朝。行至刺义，闻不赛因已娶报达可敦，既惊且惧。然事已不可挽回，即遣人还也里杀札老罕。报达可敦颇得幸，号女主(Khoudavandigar)。嘉泰丁至，报达可敦不欲不赛因践其约，遂留蔑力不遣，而待也里送其父弟丧柩之至。柩至，重新盛殓，为之祈祷。命人奉柩偕巡礼人同赴喜札思。不赛因赐四万底那以为运柩之用。及绕行默伽毕，各回教国之巡礼人因出班曾建筑一渠，引水至默伽，感其德，乃共同为之祈祷，求上帝宥其过，并诅咒杀出班之人。已而运柩至默德那，葬于斡思曼、哈散两哈里发墓旁。出班为人刚毅，信教颇笃，从未背其主，好施与。其在西利亚道上所建之邸舍，为从前诸恺撒(Céssar)与诸库萨和(Chosroés)之建筑所未及者也 Raynald 书第五册著录有教皇若望二十二世致出班书，其年月日为1321年11月22日。书略谓，闻教士二人言波斯汗国之基督教徒颇受出班善待。兹遣该二教赴汗国传道，冀其仍旧保护基督教。

出班有九子。长子哈散为呼罗珊、朮穆答而两地长官。哈散有三子，最长者名塔里失(Talisch)，辖亦思法杭、起儿漫、法儿思诸州。出班之自刺义出走也，哈散、哈里失亦逃朮穆答而，赖其地一贵人助以马粮，始得脱，然此贵人因之死。父子二人疾行，追者蹶其后。哈散等仅余五人，追者七骑，射伤追骑三人，始免。逃至花刺子模，其地长官忽都鲁帖木儿礼接之。钦察汗月即伯召之至汗所，亦厚待之。已而遣之随军往平萨莱马札儿(Seraïmadjar)、薛儿客速两部。哈散预战受伤，还汗所，不久死。遗二子，曰哈只别

(Hadjibey)、曰火赤忽辛(Cotch Hosseïn)钩案：原文如此。未言塔里失结局如何。

出班次子帖木儿塔失，为罗姆长官。曾斥地至海，抵于蒙古军以前足迹未经之地，历与希腊人及突厥叛人战。1327年8月22日，留其家属辎重于额格里都儿(Egridour)，自率军往讨胡答完的合儿(Khoudavendigâr)部。命统将额里台(Eritai)率五千人围哈刺喜撒儿(Cara - hissar)，自率一军攻入腹地。会有邮递自底牙儿别克儿至额格里都儿，传递的马失火者之死讯。复遣此邮递至额里台军中。额里台率其军赴不兀儿鲁(Bougourlou)，与帖木儿塔失之军合。逾三日，帖木儿塔失拔营走。10月13日还额格里都儿，散其军，仅留五千人。11月1日，率之至恺撒里牙，留此城五十日，而等出班之讯。然诸道皆有守兵，音问不得通，流言日炽。帖木儿塔失遂赴西瓦斯，宿于相距此城七程之尼格都亦(Nigdouï)村，得其往使汗所之家臣帖不儿不花(Timour - boca)谍报，知出班出亡之讯，大惊恐，立还恺撒里牙，不知所措。或劝其暂守一堡，而待算端之怒息，然后请罪。帖木儿塔失初拟从其言。已而自思，其主既杀其弟，复欲逮其父，己必不能免。乃遣一密使赴埃及，求庇身于纳昔儿。

会闻出班死讯，惊惧更甚。有人劝其上书算端，言其治理罗姆之功，脱算端欲其去职，必定从命，如是或者仍守其位。帖木儿塔失曰：“不赛因之诸臣受我父弟之制已久，概为我家之敌。算端不可恃也。”别有人劝其集合军队，与其弟洒克马合谋合兵以抗算端。亦不从。又有人劝其分遣诸将守罗姆诸堡。帖木儿塔失乃取此策，自择诸堡中最坚之忽黑刺郎迭(Cauh - Larendé)堡而自守。

其密使至埃及。算端纳昔儿许以其军队、财物、土地供帖木儿塔失之需。帖木儿塔失得此讯，踌躇不决者数日，终乃决投埃及，大征罗姆赋税，以备供献埃及算端之用。1327年12月22日，携

其宝货与精骑七百人离恺撒里牙。

越七日,至西利亚边界之刺郎迭堡,欲留此待讯。然因粮秣缺乏不能留,遂继进,抵西利亚之第一城必赫司那。城中官吏出城迎,放鸽传书至开罗,报告其至埃及境内。自是时始,每日受一千五百底那之供给。进至阿勒波,其长官远迎之于距城一程之地。翌日黎明,奉以驿马二十匹,请先行,言算端急欲见之。帖木儿塔失进至大马司,西利亚长官迎之于大衢,在马上行相抱礼见刺失德书续编。算端遣其酌人赛甫丁秃海(Seif - ud - din Tougai)奉帐幕往迎。帖木儿塔失行近开罗,诸将出迎。1328年1月21日入开罗,由异密一人领之赴尼罗水对岸之只者惕(Djizet),谒算端。帖木儿塔失三拜毕,算端延之坐,善言慰抚之见刺失德书续编,赐以金绣衣一袭、阿刺壁马五匹以金银饰其鞍辔见刺失德书续编。旋携之出猎,同渡尼罗水,赐第于山堡见马克利纪书。翌日,又赐衣一袭、缠头巾一、金带一、刀一,盛饰其府第见马克利纪书。三日后,帖木儿塔失贡献之物至,计马百匹、双峰驼八十匹、袄麦里克部五人、衣五束、中饰以宝石之外褂一领。算端仅受此外褂与马一匹、驼一列。命设座于宝座之右,异密赛甫丁灭里(Seif - ud - din el - Mélik)之下。帖木儿塔失不乐,算端遣人谕之曰,未悉其官位,故列之于其父旧臣之中,以尊之。帖木儿塔失意始解。

越数日,算端检阅其率以来投之精骑七百人,使分隶于诸异密。旋从帖木儿塔失请,遣其中九十人归国。命帖木儿塔失统玛麦里克部一队。时帖木儿塔失之家属尚留罗姆,纳昔儿致书于哈刺蛮王,命其遣送至埃及。哈刺蛮王赴帖木儿塔失家属所居之堡前,传算端之命,以帖木儿塔失之家报付之。然其家属不欲赴埃及。哈刺蛮王子且言,此出帖木儿塔失之秘密授意。此长官所杀回教民不少,其投埃及者,盖有夺位之心。乃作书,命罗姆人涅只木丁亦沙克(Nedjm ud din Ishac)赴埃及报命。涅只木丁之父曾

为帖木儿塔失所杀，诉其事于埃及算端。算端不乐，以书示帖木儿塔失，命两造在诸将前辩对。知涅只木丁之父实歿于阵中，乃遣涅只木丁持答书归报哈刺蛮王。算端由是遂确信帖木儿塔失有图己之意。

帖木儿塔失抵开罗一月后，不赛因遣使奉书于埃及算端纳昔儿，具言修好之意，且告出班之乱。因其有害主僭位之意，故不得不除之。算端询使臣知否帖木儿塔失之来投。使臣言在抵大马司以前不知其事。纳昔儿命使臣往见帖木儿塔失。帖木儿塔失拒不见见马克利纪书。

先是帖木儿塔失至埃及时，纳昔儿曾致书于不赛因，告以容留帖木儿塔失之事。不赛因遣阿八赤(Abadji)往使埃及，望埃及算端勿久留其人，留之适足鼓励逃亡，而有彼此庇护罪人之弊，因请将帖木儿塔失交出。5月初，阿八赤还国。未至以前，先有埃及使臣二人奉纳昔儿书抵阿哲儿拜占，书言容留帖木儿塔失者，始本仁心，且不使之逃奔他国，致生祸乱。请将帖木儿塔失之家属送至埃及，使臣被留于阿儿德比勒以待命。已而有乔装为商人之密使，奉纳昔儿书谒不赛因，言二使臣之所请者非实情。算端纳昔儿愿以帖木儿塔失付不赛因处治。不赛因言已命阿八赤要求引渡。埃及算端既有此意，仍请将其人交出。5月终，遣埃及使臣二人还国。纳昔儿得密使还报，不欲与不赛因失和，且亦有不满帖木儿塔失之意，决逮之。7月5日，召之至宫中。帖木儿塔失至宫门，卫士解其佩刀。此事前此未曾有之。及入见，算端曰：“汝求我索汝之家属。然闻汝密告其勿离不赛因之国，足证汝非诚心来附。”帖木儿塔失见算端欲加之罪，乃不复言，遂投之狱，以链系之见刺失德书续编，并逮其所部将士，分配其玛麦里克部人于诸将见马克利纪书。算端询阿八赤是否能以帖木儿塔失还波斯，阿八赤请以人卫送至马儿丁。然纳昔儿实不欲帖木儿塔失还国，拟杀之，盖其妹报达可敦

既得宠，而丞相嘉泰丁谟罕默德又为其故交，恐复得势，谋复仇也。8月中，召阿八赤至，语之曰：“闻曲儿忒人扰乱道路，恐汝不能挈帖木儿塔失还国。不如杀之，持其首还报。”阿八赤言，奉算端命，欲生致之。纳昔儿言：“我所欲为者，为汝主计，亦为我计。盖我悉此人之性情，未可生致也。”8月22日夜，遣数人偕阿八赤至狱。阿八赤礼谒帖木儿塔失，见其不言，乃语之曰：“异密，汝为人，而为受人类之遭际者，应顺天意。”帖木儿塔失答曰：“我为人，似已证之。我知天意不可挽回，必须顺从。然汝为何至此，欲生致我身欤抑就此杀我欤？”阿八赤言奉命携之还波斯。帖木儿塔失又曰：“我颇苦链重，能否轻之？我来此国，诚铸大错。我始应归投我主，虽死亦死于其马蹄之下也”。阿八赤出。纳昔儿所遣之人遂杀帖木儿塔失，置其首于匣中，命阿八赤子归献不赛因。9月13日，阿八赤子至乌章，献首及纳昔儿书。书略曰：“察帖木儿塔失之举动，已洞悉其密谋，其生存于彼此二国皆有害。我宁受众人之责备，而固两国之友好。盖今杀之必有人谓我不义也。自是以后，两国之乱党知我二人之同心，不留逃人。将必有所儆惕，不敢造乱。”帖木儿塔失遗四子，一名洒克哈散，即小洒克哈散(Scheikh Hassan Koutchouk)；二名阿失刺甫(Aschraf)；三名额沙儿(Escher)；四名密昔儿灭里(Misser Mélik)。马克利纪书仅言帖木儿塔失之被逮，未言其死。惟在七二八年下云，十月四日(8月22日)夜，出班子帖木儿塔失死，送其首于不赛因。

埃及算端之许引渡帖木儿塔失也，曾以波斯交出哈刺桑豁儿为交换条件。不赛因不许。虽有人以国家利害为言，仍不从。8月26日，质言之，在帖木儿塔失首至之十五日前，哈刺桑豁儿歿于蔑刺哈。不赛因闻其死讯，颇幸未从人言，未为此不义之举见刺失德书续编。纳昔儿怨哈刺桑豁儿甚，闻其死讯，曾曰：“我宁愿其死于我之刀下也。”不赛因终其世与纳昔儿和好。此二算端互称为兄弟，常互相遣派使臣。纳昔儿使臣之经行不赛因国中，得携其卫

士，用鼓乐旗帜见《埃及诸王史》。

出班第三子的马失火者被杀之时，不赛因曾遣军往讨出班之第四子阿美尼亚、谷儿只两地长官洒克马合谋，逮至帖卜利司，杀之马合谋有四子，曰皮儿忽辛(Pir Hossein)、曰失伦(Schiroun)、曰察马儿罕(Tchamaargan)、曰笃哇罕(Doua khan)。前二人为小洒克哈散所毒害，后二人为大洒克哈散子亦勒罕所杀。哈散、帖木儿塔失、的马失火者、洒克马合谋、报达可敦皆为一母所出。札老罕为都连的可敦子，舍不儿干失刺为撒迪别子，皆算端完者都之外孙。出班别有三子，曰秀克沙(Sioukschah)、曰牙吉八思迪(Yagbibasty)、曰涅鲁思(Nevrovz)，未详所出。

先是丞相赛因在军中，的马失火者代执相权。后的马失火者、赛因均死，则命刺失德子火者嘉泰丁谟罕默德(Guiath - ud - din Mohammed)与呼罗珊之一贵人名阿老瓦丁谟罕默德(Alai - ud - din Mohammed)者同为相。越八月，在1328年5月中，迁阿老瓦丁为赋税稽核使。嘉泰丁遂独执相权，鼓励农业，整理财政，以德报怨。刺失德之旧敌不特不畏其报怨，且感其恩。

先是呼罗珊惊报频来，言河中汗预备来侵。5月杪，又得报，闻敌已进兵，请速遣军来援。然纳邻脱海适应防守呼罗珊之时，乃与也里王不和。先是此国不受呼罗珊长官之管辖，至是纳邻脱海欲其属己。也里王嘉泰丁自出班死后即留汗所未归，兹乃请不赛因命令纳邻脱海，不许干涉也里国中政事。然纳邻脱海不从汗命，怨嘉泰丁愈深，嘉泰丁不敢归国。不赛因以此王防守东境历有功绩，乃决定遣人往代纳邻脱海，而遣嘉泰丁偕代者同行。遂命其舅父阿里帕的沙往代。6月10日，阿里帕的沙与谟罕默德别(Mohammed Bey)、塔失帖木儿各率一军自阿儿德比勒出发。

纳邻脱海闻有军至，见将失位，乃迭遣使者往阻来军，言敌侵呼罗珊非实，请勿以兵至。诸将乃顿兵于孙丹尼牙不进。然不赛

因遣异密秃儿章(Tourdjan)传谕诸将,无论如何必须继续进兵。阿里帕的沙惑于左右之言,不欲远离,乃遣数人偕秃儿章赴算端所,报告呼罗珊既无敌侵之事,而纳邻脱海且不欲此军入其境,并谓如来则将驱此军于境外。然则进军不特无益,且足生乱。不赛因复遣秃儿章至军责诸将之不从命,仍令进军。阿里帕的沙之左右复进言曰:“去出班而以权属他人,吾人之过也。吾人今为彼等所用,吾人离之愈远,此辈权势必较更重。”阿里帕的沙信其言,疑人有远已与诸将之意,遂与诸将结盟,谋去朝中重臣,进兵乌章。时不赛因已徙驻此地也。

不赛因怒,命异密洒克阿里(Scheikh - Ali)传谕诸将回军。算端母哈只可敦(Hadji Khatoun),阿里帕的沙之姊也,亦命其弟勿再进,致触主怒。洒克阿里遇诸将于赫失特水(Heschtroud),出示算端手谕。诸将答言,既近算端驻所,欲叩见,面陈其故,然后再行。不赛因命火者鲁鲁(Khodja - Loulou)率五千人守诸将来道,阻其前进。已而军中有系出世族之将领数人,恐陷逆,相偕投不赛因所,举发诸将之阴谋。不赛因见诸将之罪既明,乃曰:“我遣彼等赴呼罗珊。彼等既以为未足而拒命,自开国以来,诸异密中势大者莫逾出班,尚不免于败亡,彼等应忆之。我今夺彼等之万户总管职,往隶纳邻脱海麾下可也。”哈只可敦以其弟误信人言,为之请于算端,仅谪其归其封地,闭门思过。算端许之,且曰:“阿里帕的沙幼无经验。命其为万户之日,我曾告之曰,我付汝以高位,切勿以国亲自恃,盖谋国者无姻亲也。设其能忆此语,何致得咎? 谟罕默德别性虽暴,然为人诚实。特塔失帖木儿曾事我父,历练甚久。遣之时曾语之曰,我虽遣将数人,然只恃汝之忠诚,应由汝一人负责也。今闻是人即为谋主。我母既有所请,可命阿里帕的沙驻冬于其报达附近之封地,谟罕默德别仍应赴呼罗珊。至若塔失帖木儿,则必须速治其罪。”及逮塔失帖木儿至,命异密数人同丞相嘉泰丁谟罕

默德会讯之，塔失帖木儿不承与诸将同谋。出举发者与之对质，仍不承。诸审讯者以出班之乱杀人既多，不愿再有诛戮。丞相嘉泰丁虽为阴谋者所必除之人，然仍守其以德报怨之旧惯，请算端宥其罪。算端许之，惟谪之赴呼罗珊。其他同谋诸人，若雪你台之孙亦不刺金沙(Ibrahim - schah)与雪你台子哈只脱海(Hadji Togai)者，念其祖与父之功，原其罪，命赴底牙儿别克儿、雪你台所。

塔失帖木儿赴谪所，行至阿八哈耳附近，与纳邻脱海遇。时纳邻脱海欲私赴孙丹尼牙，行至此与之相值也。二人皆怨朝廷，乃互谋除其敌人，尤以丞相嘉泰丁势在必去。纳邻脱海者，阔扯不花(Gueutch bouca)之子，而那颜怯的不花之孙也。幼事不赛因于呼罗珊，胆大而志高，为的马失火者所忌，排之使出外，且不许其留居斡耳朵。纳邻脱海求出班为之解。出班为人长厚，乃阻其子勿妨害之。纳邻脱海既得出班之助，遂出入汗所如初。已而见的马失火者之汗宠日疏，乃献谋除之，自任执行之责。出班一家之覆灭，盖由此人以怨报德之所致也。出班一家之财产，多为其所得，由是成巨富，权势亦重，遂渐骄恣。算端恶之，乃出之于外，命之为呼罗珊长官。纳邻脱海覬覦都元帅之职已久。既见疏外，乃谋扩张其辖地，此其与也里王争执之由来也。也里王既诉之于算端，算端依其请，命纳邻脱海不得干预也里之政事。纳邻脱海愈愤，征也里王子苦思丁(Schems - ud - din)来见。王子不从，遣军赴也里逮之。王子拒守。纳邻脱海军数战不利，退走。纳邻脱海自率军至，亦败还。时也里王行李自斡耳朵运还，纳邻脱海掠之以报怨。已闻也里王得讯遽从孙丹尼牙还也里，乃伏兵于道，谋虏之。然嘉泰丁预知其人之诈，取道塔拔思之沙漠，遂免。纳邻脱海之在呼罗珊也，暴政扰民，擅杀人，有诉之于算端者。纳邻脱海欲入朝弥缝其事，乃大征赋税，私自入朝。及与塔失帖木儿同谋以后，遣密使往告阿里帕的沙。时阿里帕的沙被谪，亦怨，遂与同谋。此外与其谋者尚

有数人。诸同谋者曾决定先诱算端杀诸重臣，否则夺取政权，不赛因必易就范。谋议已定，同谋者各分途执行。塔失帖木儿藉词留可疾云，以待事变。纳邻脱海至孙丹尼牙。算端怒其在呼罗珊暴政扰民诸事，不许入见。报达可敦亦恨其为杀彼父兄之主谋，常齟齬之。纳邻脱海乃赂结宫中数人。首先求其戚名秃儿忒(Tourt)者为援。秃儿忒许助之，然以其谋除丞相嘉泰丁之事告嘉泰丁本人。丞相不信其言。纳邻脱海见不为算端所信，颇失望，遂谋自除其敌。以访嘉泰丁为名，伏兵于相邸附近一道院(Médresse)之内，欲俟丞相出图之。丞相不虞其谋，许与独对。纳邻脱海率从者数人将入相邸。适丞相弟异密阿合马(Ahmed)至，告之曰，曾奉命，携兵械者不得入。乃解纳邻脱海之兵械，屏从者于门外，领之独见丞相。纳邻脱海见计未遂，乃托词请丞相见算端为之解。嘉泰丁许之，且言即入对。纳邻脱海出，伏于道院之门，而待其敌之过。然丞相从他门出，计又未遂。丞相见算端，力为纳邻脱海进言，谓其颇以跪谒算端之前为幸。不赛因已悉纳邻脱海之谋，见嘉泰丁反为害己者谋，过长厚，乃以纳邻脱海之谋告之，并立命逮捕纳邻脱海。纳邻脱海闻丞相从他道行，又闻算端有逮捕之命，遽绕道回邸，取马匹、兵械，携仆数人出逃。火者鲁鲁奉命循呼罗珊道上往追。然纳邻脱海不走此道，绕行山中，至阿八哈耳，复由是行二十四时至刺义附近，再遵呼罗珊大路行。火者鲁鲁既失其踪，遂还。由是遣使各地，命诸守将逮捕纳邻脱海。

纳邻脱海马疲人饥，藏伏刺义附近之山谷中，遣仆一人赴邻村求食。其地守将畏吾儿人名哈只乌云麻思(Hadji Ouyounmass)者，见有人惶惧奔走，逮问之。其人噤不能对，杖之始吐实。强其导往纳邻脱海藏伏之所，挈之至营。后未久，逮捕之使者至，以链缚之，送至孙丹尼牙。

纳邻脱海出逃之日，算端命人至可疾云召塔失帖木儿赴孙丹

尼牙。及至，投之狱。报达可敦欲复父兄仇，因断二将死罪。1329年10月5日，杀之于城外大那颜洒克哈散之邸前，悬其首于孙丹尼牙子城上原的马失火者悬首处。遣使各地籍没其财产。阿里帕的沙因是算端舅父，仅黜其职。

命阿里忽失赤(Ali - Couschdji)子异密洒克阿里(Scheikh - ali)为呼罗珊长官。先是呼罗珊既受出班举兵之累，复受纳邻脱海之掎克，民力雕尽，多迁徙流离。至是不许于常税外别有所征。

1329年10月，也里王嘉泰丁殁于也里。其长子苦思丁继其位。苦思丁英武博学，美容貌，惟嗜饮酒。其父在位时常禁之饮。父死遂日在醉乡。在位计十月，醒时不过十日。1330年，苦思丁死。诸臣奉其弟哈菲思(Hafiz)嗣位。哈菲思年幼而性怯懦，由贵人数人监国政。1332年，诸人杀哈菲思，改奉木亦速丁忽辛(Moizz - ud - din Hossin)。时忽辛年尚幼也。不赛因赐袍服，册命之为也里国王。其后忽辛讨除僭夺权位诸人，自执国政。

1332年，有人诉异密洒克哈散与报达可敦互致密书，谋杀算端。不赛因逮洒克哈散，欲杀之。然循其姑母之请，宥其罪洒克哈散之母是阿八哈子阿鲁浑之女，惟不许其再入谒。谪之于赫马黑(Kémakh)堡。其母从之至谪所，报达可敦之宠因之渐衰。然未久不赛因悉为告者之诬陷，遂杀告者，宠遇如初。由是国中大权由报达可敦与丞相嘉泰丁谟罕默德分执之。次年，命倒刺沙为罗姆长官。倒刺沙甫受命死，乃以洒克哈散为罗姆长官。

同年，不赛因纳的马失火者女的勒沙可敦为妃，爱之甚，遂位之于诸妃之上。

七三四年(1333—1334)，算端命异密木撒菲儿亦纳(Moussafir Inac)为法儿思长官。先是马合谋沙英术(Mahmoudschah Indjou)得出班之庇，久为此州长官，积财甚巨。其在法儿思所置田产之收入，计有百兆。既被黜，遂恨代者。乃与其他诸异密并恨亦纳者，

若马合谋也先忽都鲁、尼克鲁思子速勒丹沙(Soultan - schah Ibn Nikrouz)、谟罕默德别、谟罕默德必勒田(Mohammed - Pilten)、谟罕默德忽失赤(Mohammed Couschdji)等,合谋除之,率其将卒袭亦纳于其邸。亦纳登屋逃,越诸屋脊,逃入宫中。其敌追逐及于宫中入廊,攒射之,墙壁矢皆满,要求算端出亦纳。算端恐伤及己,欲遣亦纳出。会出班子舍不儿干与火者鲁鲁以军至,讨捕诸为乱者,皆断死罪。然丞相嘉泰丁请宥。除马合谋沙外,皆禁锢于各堡中,至不赛因死始释出。

1334年8月,闻月即伯有从打耳班侵入之讯。不赛因将以兵往御,会得疾,11月30日死于阿朗之哈刺巴格(埃及诸王史)七三六年下云:“不赛因(Bou - Said)为本名,非别号(Kouniyét)。此王颇著名当世,勇武庄严、仁厚聪明。善书法,谙悉乐歌。品行端正,曾废止数税、禁酒。毁基督教堂,所奉者哈涅菲派之教”。案:不赛因一名在若干货币上固用阿刺壁字写作Abou - Said。然在六三三年所铸之货币上,则用蒙古字写作Bou - Said。可参照Fraehn, Recensio Numor. Muh. Acad. Imp. Scient. Petrop., p. 643。

第五章

阿儿巴汗之被推戴——报达可敦之被杀——月即伯之退兵——阿儿巴与撒迪别结婚——杀诸重臣——阿里帕的沙之起兵与木撒汗之被推戴——八合图之战——阿儿巴之败——丞相之被害——阿儿巴之死——洒克哈散之起兵与算端谟罕默德之被推戴——两算端之战——阿里帕的沙之被刺杀——脱花帖木儿汗之王呼罗珊——其与木撒合兵进取阿哲儿拜占——其败——木撒之被杀——小洒克哈散之起兵与假帖木儿塔失之出现——出班系与亦勒罕系之冲突——大洒克哈散之逃——算端谟罕默德之结局——假帖木儿塔失之谋杀小洒克哈散——

撒迪别可敦之即位——两洒克哈散之和解——大洒克哈散之附脱花帖木儿汗——假帖木儿塔失之结局——小洒克哈散之诈谋与脱花帖木儿之出走——大洒克哈散之推戴沙只罕帖木儿汗——小洒克哈散之推戴速来蛮汗——两哈散之战与大哈散之败——脱花帖木儿弟阿里哈温之侵入伊刺克阿只迷与其败——小哈散之进兵底牙儿别克儿——其被害——速来蛮之受制于诸将——阿失刺甫牙吉八思迪舍不儿干三人之联合——牙吉八思迪舍不儿干之合攻阿失刺甫——其败——阿失刺甫之推戴阿讷失烈完——舍不儿干与牙吉八思迪之死——阿失刺甫进攻报达设里汪亦思法杭等地——异密哈思罕之围也里——其解围——也里王之降附河中汗——脱花帖木儿之被刺杀——撒儿别答儿部人之取朶楞答而——异密维里之据朶楞答而——阿失刺甫之暴政——札你别汗之侵入阿哲儿拜占——阿失刺甫之败擒与死——大洒克哈散之死——速勒丹乌外思之继立——乌外思之侵入阿哲儿拜占——法儿思之英术系诸王——木八里速丁谟罕默德之建设木札发儿朝——其称藩于开罗之黑衣大食哈里发——射班哈烈朝之亡——阿不亦沙克之死——木札发儿子谟罕默德之进兵阿哲儿拜占——其退兵——算端乌外思之至帖卜利司——阿乞术之结局——木札发儿子谟罕默德之被废——其诸子之分国——帖木儿之出现

不赛因无子，内乱堪虞，而月即伯汗又从库尔河进兵，应速立嗣君也。丞相嘉泰丁谟罕默德乃说诸可敦、诸统将援立拖雷 (Toulou)子阿里不哥 (Aric - Bougai)之后王阿儿巴合温 (Arrpa-Gaoun)阿儿巴合温者，拖雷子阿里不哥子明理帖木儿 (Mélik timour)子申罕 (Singcan)子速西 (Soussé)之子。遂于治丧前推戴阿儿巴为汗。推戴毕，奉不赛因柩葬于孙丹尼牙前此所建之墓堂。时的勒沙可敦已受孕，恐被害，逃依其诸父伊刺克阿刺堡长官阿里帕的沙所^钩案：原文 (Oncle) 一字可作伯叔叔舅诸解。此处似非伯叔，疑是姑舅表亲。阿儿巴知报达可敦素轻己，乃诬其进毒于不赛因，并与月即伯通谋，遂杀之。

是冬，阿儿巴以兵往御月即伯，结营于敌营前，别遣一军绕敌之后。月即伯恐受夹攻，遂退走。由是新汗遂以知兵名。

阿儿巴还，娶撒迪别可敦为妃。撒迪别者，完者都女，而出班之寡妇也。阿儿巴恐诸重臣不附己，乃藉词杀以门阀地位资财显者数人。马合谋沙英术，其一人也。先是马合谋也先忽都鲁、速勒丹沙、谟罕默德必勒田等谪禁诸堡，不赛因死，释出，至汗所。阿儿巴亦欲杀之，赖为丞相嘉泰丁所谏止。

阿里帕的沙，斡亦剌部人也，以推戴新汗事已未与闻，起兵反对阿儿巴。别推戴旭烈兀后王木撒(Moussa)旭烈兀子塔刺海子伯都汗子阿里(Ali)之子为汗。知诸将不乐附阿儿巴、嘉泰丁二人，乃诱之，欲使从己。阿儿巴遣诸将进围阿里帕的沙军。诸将冀双方和解，故迟迟进兵。会阿里帕的沙愿降阿儿巴，惟须被命为都元帅，丞相不许。阿儿巴欲杀其疑与阿里帕的沙通谋之诸将，丞相亦谏止之。阿儿巴率大军发自阿朗之哈刺巴格。1336年4月29日，遇敌于八合图(Bagatou)之地。马合谋也先忽都鲁、速勒丹沙二人素恨丞相，遂投敌军。阿儿巴军虽较敌为众，然为敌败，遂逃。丞相与其弟皮儿速勒丹(Pir - Soultan)逃至蔑刺哈，为敌所擒。阿里帕的沙欲释嘉泰丁谟罕默德，诸将皆不允。由是此以聪明长厚之丞相遂见杀害。后数日，其弟亦被杀，掠帖卜利司城中丞相之资财。此城民众大掠刺失德坊与嘉泰丁所庇诸人之庐舍，得货币、宝石、金银、贵重书籍无数。其与丞相无涉者之庐舍，亦不免焉。

获阿儿巴汗于西札思，送至乌章，为马合谋沙英术之后人所杀。

阿里帕的沙虽胜，然不为诸将所爱戴。底牙儿别克儿长官哈只脱海逃依罗姆长官洒克哈散所，劝其举兵，夺据大权。

洒克哈散，札刺儿部人，报达可敦之前夫也，首先奉戴旭烈兀后王谟罕默德(Mohammed)旭烈兀子蒙哥帖木儿子安八儿赤子忽亦赤

(Coudji)子酉勒忽都鲁(Yol - Coutlouc)之子为算端,命异密依儿沙(Irschad)留守罗姆,自率突厥、罗姆、谷儿只诸部之军进取帖卜利司。两军交绥之前,洒克哈散曾对阿里帕的沙建议,共举一堪以嗣位之君,然后各归驻地。阿里帕的沙欲从之,然其所部诸将不欲让出所略诸地,和议遂未成。两军订在阿刺塔克一战。1336年7月24日,两军至会战地。阿里帕的沙在战前曾使人告洒克哈散曰:“我二人皆为回教徒。诸王为得国而战,我二人何必参加,而在彼世负担流血之责。”洒克哈散附合其议,许彼此旁观,自率二千骑屯于高丘之上。阿里帕的沙则在对面高丘之上观战。两军会战结果,木撒胜敌。阿里帕的沙喜,下丘至一泉欲浣洗,预备作两恣之祈祷以谢上帝。时洒克哈散突出杀阿里帕的沙,歼灭其所部士卒。

木撒自以为胜,遽还报达。洒克哈散进躐其后,杀其士卒甚众。既而奉算端漠罕默德至帖卜利司,定都于此城。先是二月前的勒沙可敦产一女。至是洒克哈散娶的勒沙可敦为妻,厚恤丞相嘉泰丁漠罕默德之家,命马合谋沙英术子麻速忽沙(Mass'oudschah)与故相嘉泰丁侄苦思丁匝哈里亚(Schems - ud - din Zacaria)同为相,正速勒丹沙杀报达可敦之罪,杀之。

有将名阿里札发儿(Ali - Djafer)者,素与洒克哈散为敌,走呼罗珊,说其长官异密洒克阿里举兵,往讨伊刺克、阿哲儿拜占两地之新主,谓不难取其地。呼罗珊诸将欲先自立一君,俾师出有名,遂推举原驻枒穆答而之脱花帖木儿(Toga - timour)为汗。脱花帖木儿者,成吉思汗弟朮只哈撒儿之后王也,旋进兵伊刺克。木撒汗与脱花帖木儿合兵,共图其敌。两汗于1337年6月遇敌于蔑刺哈之地。两军交战前,脱花帖木儿先逃。木撒汗率所部之斡亦刺部人与呼罗珊军之一部,独与敌战。不胜,被擒。7月10日送至洒克哈散所,杀之。

脱花帖木儿与呼罗珊诸将未发一矢,遽离战场,奔还比司塔

姆,由是呼罗珊、祿穆答而两地属脱花帖木儿。然洒克哈散安据阿哲儿拜占、伊刺克两地,为时亦不久也。

别有一洒克哈散者,帖木儿塔失子,而出班孙也。出班一族败亡之后,藏伏罗姆有年。至是欲出与诸人争权,欲收揽其父党羽,乃取一突厥奴名哈刺察儿(Caradjar)者,冒称为帖木儿塔失。哈刺察儿,旧隶帖木儿塔失部将哈只韩匝(Hadji Hamza)为奴,貌类帖木儿塔失。遂伪言其自开罗狱中逃出,流离远地数年,至是始归。洒克哈散以母妻之,事之若父。有不少人信以为实,多来附。自是以后,遂有两洒克哈散争国。世称此洒克哈散曰小洒克哈散,或出班系抑速勒都思部之洒克哈散,别一洒克哈散曰大洒克哈散,或亦勒罕系抑札刺儿部之洒克哈散此后省称之为大小哈散。小哈散以其父出之事通知大哈散。时哈只韩匝在大哈散所,命往侦其真伪。小哈散诱哈只韩匝从己,哈只韩匝遂归言帖木儿塔失为真。由是出班族人与斡亦刺部人之诚心归附大哈散者,皆投伪帖木儿塔失营。后来虽明其伪,然仍忠事之。小哈散进取阿哲儿拜占,于1338年7月10日,遇敌于纳克绰汪之地。小哈散离间大哈散诸将,诱使从己。出班孙皮儿忽辛遂投小哈散营。大哈散见将卒携贰,逃伏帖卜利司数日。然谟罕默德汗仍率呼罗珊军与敌战,为小哈散所擒杀。时谟罕默德汗尚未成年也。

伪帖木儿塔失因胜欲为自谋,遂谋杀小哈散。小哈散中刃未死,逃谷儿只。伪帖木儿塔失在其伪被揭发前,谋袭取帖卜利司,然为大哈散所败。时斡亦刺部诸将亦自伊刺克阿只迷败还,遂与之合,进至报达。

小哈散走依撒迪别与舍不儿干失刺母子。先是撒迪别母子未从大哈散进击其敌,至是小哈散因用伪帖木儿塔失之失策,遂欲利用撒迪别可敦,乃奉之即汗位,列可敦名于祈祷及货币之中,已而进攻大哈散。时大哈散亦以兵至,然未战而议和,互约分据国中诸

地。撒迪别与出班系还阿朗。异密哈只脱海保有底牙儿别克儿，异密阿儿帖纳(Artena)辖罗姆数地，余属帖木儿塔失子阿失刺甫。月古伦赤诸子取曲儿忒斯单、忽西斯单两地。马合谋英术诸子则据法儿思，札刺勒丁迷儿迷兰(Djélal - ud - din Mirmiran)与阿马都丁连班尼(A' mad - ud - din Lenbani)辖亦思法杭，异密木八里速丁漠罕默德木札发儿(Mobariz - ud - din Mohammed Mozaffer)仍为耶司德之主。蔑力忽都不丁忽里(Coutb - ud - din Ghouri)辖起儿漫，蔑力叔札乌丁(Schudja' - ud - din)辖巴某(Bam)，蔑力木亦速丁忽辛仍主也里，脱花帖木儿君临祚穆答而全境与呼罗珊之一部，涅孚鲁思子异密阿儿浑沙(Argounschah)保有徒思，异密阿不都刺木莱(Abd - oullah - Moulai)保有库希斯单。

大哈散不信和议之能持久，决附脱花帖木儿而谋自保，乃遣使二人迎之至伊刺克。脱花帖木儿偕异密阿儿浑沙与其相火者阿老瓦丁漠罕默德(Khodja Alai - ud - din Mohammed)至，暴征赋税，削减俸给。大哈散遂悔其失策。

斡亦刺部诸将擒伪帖木儿塔失于报达，送至乌章以献小哈散。小哈散杀之，致书于脱花帖木儿及大哈散修好。由是双方信使往来不绝。已而小哈散用计离间二人，使人授意脱花帖木儿，使之有娶撒迪别可敦之意，并使之不满大哈散，谓若进讨其敌，出班系将举军以从。脱花帖木儿要求保障。小哈散请其先以手书来，示以厚出班系而恶大哈散之意，撒迪别必许嫁之。脱花帖木儿乃作书约出班系共击大哈散。小哈散得书，乃遣人以书示大哈散曰：“汝自祚穆答而而来之人而为耗之金百万者，欲灭汝族。而我经汝视为敌者，乃不能不以此谋见告。”脱花帖木儿耻为人所给，即夜走呼罗珊。由是集于其麾下诸军皆散。脱花帖木儿因轻信而失国矣。大哈散势不能不又作别图，乃奉阿八哈后王沙只罕帖木儿(Schah - Djihan Timour)别号也速丁(Yzz - ud - din)阿八哈子乞合都子阿刺

弗朗之子者为君，以苦思丁匝哈里亚为相。时其辖地为伊刺克阿刺壁、忽西斯单、底牙儿别克儿三地。

小哈散以女主不能主国政，谋废之。而撒迪别亦欲杀小哈散。事为小哈散所闻，遂杀其臣数人及其子舍不儿干失刺，别奉旭烈兀子亦失木忒之后王速来蛮汗(Soleimankhan)旭烈兀子亦失木忒子僧哥(Sanga)子谟罕默德(Moh Mned)之子。钩案：《世系表》又作亦失木忒子叔哥(Schouga)子亦速甫沙(Youssoufsehah)之子。圣彼得堡科学研究院藏有算端速来蛮汗之货币。汗名用蒙古文，余文用阿刺壁文。其一枚在七四三年(1342—1343)铸于额儿哲罗姆，别一枚在七四五年铸于孙丹尼牙。可参考Fraehn书一八三页及六四六页为君，以撒迪别妻之。此汗所辖地则有伊刺克、阿只迷、阿哲儿拜占、阿朗、木甘谷儿只诸地。

1340年，大哈散自报达奉其主沙只罕帖木儿汗往讨速来蛮汗。进至八合图水，战不胜，败还报达。大哈散遂废沙只罕帖木儿汗而自立为汗。

1341年，脱花帖木儿信其弟阿里哈温(Ali kaoun)之言，命之率军为第三次谋取伊刺克之谋。时速来蛮汗新命异密舍不儿干(Schébourgan)为此州长官，脱花帖木儿约其为助。小哈散命其弟阿失刺甫往讨，败呼罗珊军于阿八哈耳附近，逐之于伊刺克阿只迷境外。舍不儿干退走低廉。

此方之患既除，小哈散谋击大哈散，仍用诈术。于进攻以前，先遣使修好。旋进兵入底牙儿别克儿，降马儿丁王，拟继续进兵报达。会其妻也速惕灭里(Yzzet Mélik)与异密哈散牙忽卜沙(Hasan Ya'coub-schah)私通，而小哈散因他事投哈散牙忽卜沙于狱。也速惕灭里以为奸通之事泄，乘其夫夜醉不醒时，扼其辜丸毙之(1343年)。小哈散治事严，他人不敢入其室，死后二日，人尚未知。也速惕灭里偕同谋诸妇藉出浴为名逃匿于外。至第三日，诸将遣一妇入小哈散室，始悉其死，遂捕也速惕灭里杀之，有人割其

肉为食。速来蛮汗俵散小哈散之财于诸将，而还哈刺巴格。已而不堪受诸将之窘，召阿失刺甫、牙吉八思迪兄弟二人至帖卜利司。时舍不儿干为小哈散拘禁于罗姆之哈刺喜撒儿堡，亦杀堡将，夺小哈散之财货，而与阿失刺甫、牙吉八思迪相结合。速来蛮汗见此三人结合，不自安，乃退走底牙儿别克儿，其将数人投帖卜利司附阿失刺甫等。然此三人结合之时亦未能久。舍不儿干、牙吉八思迪二人旋合兵共击阿失刺甫，战于马木里牙(Ma'mouriyé)，不胜败走。阿失刺甫胜敌之后，遂奉一王名阿讷失烈完(Anouschirvan)者为汗，别号阿的勒(Adil)。阿的勒，犹言公正也。圣彼得堡科学研究院藏有阿讷失烈完之货币一枚。可参考《Fraehn书》一八三页。

舍不儿干、牙吉八思迪惕求和而不能得。舍不儿干遂走底牙儿别克儿，往依大哈散子亦勒罕，后为所害；牙吉八思迪投阿失刺甫所，亦为阿失刺甫所杀。阿失刺甫尽据其兄之故地，遂废阿讷失烈完，而自立为汗，列其名于祈祷及货币中。

1347年，阿失刺甫进围大哈散于报达，已而解围还帖卜利司。同年遣军躡设里汪，其王哈武思(Kavous)力微不能敌，退守一堡。1349年，阿失刺甫进攻亦思法杭，攻五十日。亦思法杭人许以阿讷失烈完阿的勒列于祈祷及货币之中，始引兵去。

自不赛因死后，呼罗珊诸小酋皆乞庇于也里王木亦速丁忽辛。而也里王与脱花帖木儿汗亦互相修好。1342年7月18日，也里王败撒儿别答儿(Serbédariens)部酋维只忽丁马速忽(Vedjih-ud-din Mass'oud)于匝维(Zavé)，因胜而骄，遂自立，号回教国王(Mélik-ul-Islam)，自用其名列于祈祷及货币中，屡遣兵侵入隶属河中之安德火的(En-dekhod)、射布儿干两地。其地之阿鲁刺(Erlate)、爱比儿的(Aibirdi)均案：蒙古色目中无此部落名。多桑写法应有误两部酋欲复仇，乃侵入巴德基司，不胜败还。先是牙撒吾儿子哈赞(Cazan)君临河中，虐遇其民者亘十四年。1346年，讨异密哈

思罕(Cazgan), 战不胜, 殁于阵。哈思罕奉窝阔台后王答失蛮察(Danischmendjé)为汗, 旋杀之, 改奉伯颜忽里(Beyan - Couli)钩案:《世系表》又作Bian - Couli。核以蒙古人不辨b, m, 两字之例, 此名亦可作明安忽里为汗。1351年, 因也里屡入犯, 遂奉新汗率军往讨也里。也里王忽辛不欲在平地与蒙古军作战, 乃退至也里城下。其军有骑兵四千、步兵一万五千, 战不胜, 退守城中。哈思罕围城十五日, 也里王请和。哈思罕约也里王纳重币, 并宣誓入朝河中。也里王即奉重币, 河中兵遂退。已而也里王至撒麻耳干朝河中汗。

先是1337年时, 有名奥都刺匝克(Abd - our - Razzak)者, 乘不赛因死后之乱, 取塞卜色瓦儿城, 建设一种民国。国中当权者号撒儿别答儿(Serbédar), 合军人与教士(Dervisch)为之。建国甫数月, 奥都刺匝克之弟马速忽(Mass' oud)杀其兄而代之, 取你沙不儿。其后继位者皆在位不久被刺杀。1353年, 其弟第六酋名牙喜牙克刺维(Yahia Kéravi)者藉词与脱花帖木儿修好, 率从者多人赴脱花帖木儿之斡耳朵。12月13日, 于夜宴中刺杀脱花帖木儿, 掠其斡耳朵, 已而占据朮穆答而全境。圣彼得堡科学研究院藏有脱花帖木儿汗时代所铸之货币一枚, 系铸于七三八年(1337—1338)者。可参考《Fraehn书》六四五页。

脱花帖木儿死, 其军皆散。有统将洒克阿里欣都(Scheikh - Ali Hindou)之子名维里(Véli)者, 亦逃。后数年入据阿思忒儿(Aster - Abad)州, 败牙喜牙克刺维后第四酋达蔑坚人名哈散(Hassan)者之兵。由是脱花帖木儿之旧部皆归之, 取阿思忒儿城, 旋又两败撒儿别答儿人, 占据朮穆答而全境。始欲奉戴脱花帖木儿长子罗黑曼(Locman)为汗。及召罗黑曼至, 又变计, 逐之出走, 同时驱脱花帖木儿族于境外, 旋取火木斯(Comous), 斥地至于刺义。

阿失刺甫贪财而嗜杀人, 常杀富人而取其资。其官吏之富者

亦不免。聚财无数，恐为人害，自防甚严。国中贵人不堪其残害，多迁徙。有法官木哈亦丁(Mohayi - ud - din de Berda)者，逃钦察汗国。时札你别汗(Djani - beg Khan)已于1342年嗣父月即伯位，为钦察汗。木哈亦丁求之往解其国人之倒悬，札你别遂以兵入阿哲儿拜台。阿失刺甫兵溃而逃，在蔑连的、库亦两地间被擒。札你别欲掣之还萨莱，设里汪王哈武思与木哈亦丁力请杀之。以为阿失刺甫若存，其旧民将寝馈不安。札你别遂杀阿失刺甫，而悬其首于帖卜利司一礼拜堂之门(1355年)。

札你别掣阿失刺甫之子女帖木儿塔失(Timonr - tasch)、速勒丹八黑惕(Soultan - bakht)二人还国，命其子比儿的别(Birdi beg)率一军镇守阿哲儿拜占。已而比儿的别闻其父病重，遽还国，以军事委付其相阿乞术(Akhidjouc)。

1356年，大哈散死于报达，其子速勒丹乌外思继立。1358年，乌外思进兵阿哲儿拜占，与阿乞术战于撒纳台(Sanatai)山附近。两军胜负未决，夜休战。翌晨，阿乞术逃纳克绰汪，乌外思遂入阿哲儿拜占，据帖卜利司。阿乞术集散军于哈刺巴格，乌外思于严冬之中退走。

时阿乞术又为新近占领法儿思之谟罕默德木札发儿所攻击。先是在不赛因时，法儿思人马合谋沙管理此州算端私产，因之资多而权重。后阿儿巴汗杀马合谋沙，其子马速忽(Mass'oud)奔帖卜利司，依大哈散。已而大哈散命其偕出班第四子洒克马合谋之子皮儿忽辛赴泄刺失，共理法儿思政事。皮儿忽辛忌马速忽权重而得民心，遂杀之，时在1343年也。

先是木八里速丁谟罕默德袭父木札发儿之位为买布的(Maiboud)城长官。1319年不赛因命之为耶司德州长官。1340年皮儿忽辛又命之为起儿漫长官。谟罕默德至起儿漫，起儿漫王忽都不丁尼克鲁思(Coutb - ud - din Nikrouz)以国让之而出走。

1343年，皮儿忽辛黜速勒丹沙之亦思法杭长官职以授马速忽弟阿不亦沙克(Abou - Ishac)。同年阿失刺甫攻皮儿忽辛。阿不亦沙克与阿失刺甫合兵。皮儿忽辛势不敌，逃帖卜利司，依小哈散，为小哈散所毒杀。

阿不亦沙克遂为法儿思之主。时谟罕默德木札发儿据有起儿漫、耶司德两地，常与之战。1353年谟罕默德进围泄刺失，阿不亦沙克逃。谟罕默德遂据有法儿思，建设木札发儿朝。谟罕默德者，耶司德人，亦阿刺壁种也。至是遂称藩于开罗之黑衣大食哈里发，而列木塔的德(Motadhid - b - illabi)之名于祈祷及货币中。此自报达最后之哈里发亡后所未见之事也。

谟罕默德取法儿思山中射班哈烈国，其驻在伊扯(Itch)城中之国王阿儿德失儿(Ardschir)逃。由是建国约三百年之射班哈烈朝亡。

阿不亦沙克求援于大哈散，大哈散遣报达军助之。阿不亦沙克谋复国而未能，乃赴亦思法杭。谟罕默德进围此城。1357年5月，擒之至泄刺失，杀之，英术朝遂亡。缘马合谋沙曾管理私产，故别号英术。英术者，蒙古语私产之称也，计传三主。

谟罕默德见阿失刺甫死，札你别已退兵，而阿乞术为阿哲儿拜占之主，欲取其地，遂于1359年自亦思法杭率伊刺克、法儿思之军二千骑、罗耳之军万骑，败阿乞术之军三万人于迷牙涅(Miyané)，取帖卜利司。越二月，闻算端乌外思自报达进兵之讯，乃退走亦思法杭。乌外思至帖卜利司，召阿乞术至。始厚待之，嗣诬其有害己意，杀之。由是阿哲儿拜占、阿朗两地遂属乌外思。

1359年，谟罕默德还亦思法杭，其次子沙马合谋(Schah - Mahmoud)与长子沙叔札(Schah - Schudja)疑父有传位于第三子意，拘禁其父，而烙其目。后此盲王歿于1364年。

其长子沙叔札既夺父位，以亦思法杭授其弟沙马合谋。已而

兄弟二人不和，互相争战。

1370年，乌外思以兵击维里，败之于刺义，进至四模娘始退。是为其最后之战。1374年，乌外思死。同年沙马合谋死。沙叔札见二敌遂除，已而闻乌外思子忽辛(Houssein)嗣位，柔弱无才，乃率万二千骑往击，取可疾云城，败忽辛之军三万骑而还。1382年，忽辛之弟哈散(Hassan)乘其兄以军委付于伊刺克北部长官阿的勒阿合(Adil - Aca)之时，袭其兄于帖卜利司，阿合马(Ahmed)杀之，而夺其位。钩案：此阿合马原文未言为何许人。疑文有脱误。其一弟名洒克阿里(Scheikh - Ali)者以兵与争，然败死。时算端哈散已取帖卜利司，复据报达。其别弟名巴耶西德(Bayézid)者，奔孙丹尼牙，阿的勒阿合奉之为主。至是双方议和，以阿哲儿拜占属算端阿合马，以伊刺克阿只迷属算端巴耶西德。阿的勒阿合与阿合马所派官吏一人共辖报达。钩案：此段文疑有脱误。哈散与阿合马疑是一人。

1384年，沙叔札死，诸子分国而治。速勒丹宰奴阿比丁(Soul-tan Zein - ul - abidin)袭位而分有法儿思之地。沙牙喜牙(Schah Yahia)得亦思法杭，速勒丹阿合马(Soul-tan Ahmed)得起儿漫。已而亦思法杭人逐沙牙喜牙，亦思法杭遂归宰奴阿比丁。见《乐园》第四及第五册。

时以跛帖木儿(Tamerlan)著名之帖木儿别(Timour Bey)钩案：即《明史》之帖木儿。驸马业已进兵波斯三次矣。其继旭烈兀朝所建立的诸国之史事，应在此建设第二蒙古帝国之侵略家本传中述之。

察合台系与术赤系之历史，仅附见于波斯、鞑罗思两国之史书。缘此二国北界与蒙古为邻，曾记述其与北邻和战之事也。河中、突厥斯单、钦察等地之突厥、蒙古部落，保存其原始蛮野性较久，与波斯之蒙古人处于开化民族之中者其情形各不同也。诸部落因其封地之大与兵甲之众，常互相争战，且与其汗争战。诸敌党常欲奉其所乐戴之王为汗。言其史事，不外乎阴谋、欺诈、背盟、携

貳、内应、残杀等事，若掠城市也、躡乡村也、毁工业出产也。总而言之，吾人所知此种蛮族之大事，皆不外乎以战争消灭文化而已。故仅于波斯诸汗世系表后，列举迄于帖木儿时代两系诸汗之世系云。

附录 参阅本书第六卷第七章

诺外利在其《世界史》第五卷第五章第十一节中(Leyde 图书馆抄本第二十五册)所志秃刺不花(Toula - boga)、脱脱(Toucta)两汗与诸王那海(Nougai)事较详。兹录其文如下:

“六七九年物案:原误七七九年,兹改正三月,忙哥帖木儿得喉疽,破之,因死。遗九子:曰阿勒灰(Algouï),赤彻(Tchitchek)可敦所出,曰不思鲁(Bouzlouk),曰萨莱不花(Serai - bouca),曰脱黑鲁察(Togrouldja),曰不刺罕(Boulacan),曰秃丹(Toudan),曰脱脱(Toucta)马克利纪书作 Touctouca,较确,曰合丹(Cadan),曰忽秃罕(Coutoucan)刺失德书谓尚有第十子曰阿八赤(Abadji)。传位于其弟脱脱蒙哥(Todan - Mangou)。

“算端克刺温(Mélik - ul - Manssour Calavoun)遣使苦思丁(Schems - ud - dn Sanicour el - Goutmi)、赛甫丁(Seif - ud - din el - Khass)二人使其国,赍贵重布帛十六束,分赠其汗,额德赤(Edekji),脱脱蒙哥、秃刺不花、那海四宗王,赤彻按赤(Eltchi)、吞景(Tounkin)、哈答阑(Cadaran)、速勒丹(Soultan)、忽都鲁(Coutlou)诸可敦,右手异密马都哇(Madoua),阿八赤妃,罗姆,前算端嘉泰丁(Guiath - ud - din)等。除布帛外,别有弓、甲、兜等物。使者至其国,忙哥帖木儿适死,脱脱蒙哥继立。使者献赠物,此汗受之。

“脱脱蒙哥君临此国至六八六年。其人信教颇笃,不亲政务。左右皆司教,持斋甚严。有人告以国须有一知治道之君治之,乃让位于秃刺不花。

“此汗遣军往讨黑儿黑(Kerk)之地,命术赤(Douschi)汗子木古勒(Mogol)子塔塔儿(Tatar)之子宗王那海诺外利书与马克利纪书

皆作 Noughia, 不作 Noucai 或 Nogai 率其所部诸万户军以从此人即是与旭烈兀战丧一目之那海。两军至会师之地, 合军攻入黑儿黑, 恣其掠杀, 旋退走。时天寒多雪, 那海与秃刺不花各率其军还驻冬之地。那海军归时安然无事, 然秃刺不花军迷失道途, 军食缺, 杀军中犬马为食, 其无食者皆饿死。秃刺不花疑那海有害己意, 遂怨之。是为六九〇年秃刺不花不得其死之原因。秃刺不花归后, 与附于己之忙哥帖木儿数子谋, 集军欲讨那海。那海老而狡, 多经验, 伪若不知秃刺不花之谋者然。秃刺不花有使至, 召之往议政。那海语秃刺不花之母曰: “汝子年幼。我欲以治国之法告之, 然只能私与之言, 应由彼一人闻之。我将携少数随从赴彼所。”秃刺不花母信其言, 转告其子与之晤对, 面聆其言。秃刺不花乃散其军队, 召那海来见。那海集所部诸军, 并召忙哥帖木儿诸子之附于己者脱脱、不思鲁、萨莱不花、秃丹四人, 偕之兼程赴约会之所。及近其地, 命脱脱等伏兵于此, 自携随从数人往见秃刺不花。秃刺不花偕忙哥帖木儿之其他五子阿勒灰、脱黑鲁察、不刺罕、合丹、忽秃罕往迎。两王相见共语时, 那海军忽至。那海命秃刺不花下骑, 并忙哥帖木儿五子系之。那海语脱脱曰: “僭夺汝父位之秃刺不花与共其同谋之汝兄弟等在此, 兹皆付汝, 听汝如何处治。”脱脱乃杀秃刺不花。

“由是那海奉脱脱即位。脱脱以党于己之诸弟嘱之。其诸异密之附秃刺不花者, 那海皆释不问, 自还其封地。

“六九二年, 那海遣其妃比刺可敦 (Bilac - khatoun) 使脱脱所。脱脱礼接之, 询何故来。可敦曰: “汝父对汝致敬意。并告以汝之道上尚有若干荆棘污秽未除。”脱脱问所指者为何, 可敦乃举统将二十三人之名, 是皆为助秃刺不花而反对那海者。脱脱召诸将至, 皆杀之。比刺可敦还那海所, 那海心遂安。

“那海诸子与诸孙势皆强盛。三子曰察合 (Tchaga)、曰塔合 (Taga)、曰笃莱 (Tourai)。一女曰秃兀勒察 (Togouldja), 下嫁门木

(Moundjouc)子塔思(Thaz),生一子曰阿塔赤(Actadji)。

“六九七年,脱脱与那海开始失和。其故有数端:那海之二子察合、塔合轻视比刺可敦,致激其夫之怒。其一事也。脱脱有数臣畏罪奔投那海,那海善待之,且以其女配其中一人门术子名塔思者。脱脱索逃人,那海不欲交出。脱脱怒,遣使一人持锄一、箭一、土一撮,以付那海。那海不解,集诸将询之。诸将曰:‘脱脱之意犹言,汝若入地,我将掘汝出。汝若登天,我将射汝下。至若付以土一撮者,请选一战地以决胜负也。’那海乃语使者曰,‘可还告脱脱:吾人之马渴,将饮水于董(Don)江。’董江者,流经萨莱之水道。脱脱营帐即在江畔。六九七年,此两王战于两国间之牙黑夕(Yacssi)。那海有战骑二十万。脱脱战不胜,败走董江,士卒泅水渡江,多溺毙。那海不许追逐逃军杀戮伤者,携俘虏战利品而还。

“六九九年,脱脱又引兵往讨那海。时那海有数将叛其主,率三万骑投脱脱。两军相距有一日程时,那海遣校一人率百骑诃敌,中伏,从骑尽没,惟其校得脱,归报敌将进击。已而两军战于忽罕里(Couganlik?)之地。那海败。薄暮,诸子与士卒皆溃走,然那海仍死战不退。那海年已老,睫毛甚长覆其目。脱脱军中有斡罗思士卒进前欲杀之。那海告以己是那海,命其领之往见脱脱。此斡罗思人不听其言,断其首以献脱脱曰:‘是为那海之首。’脱脱问其何以知之。此斡罗思人曰:‘他曾自言其名。’脱脱痛此老人之死,命斩擅杀那海者,俾以后寻常士卒之杀宗王者有所警惕,已而收军还。

“那海诸子接领其父所部。然兄弟不和,察合杀其弟塔合,独长诸部。由是诸将离心。盖其既能杀弟,何有于诸将。会统将吞兀思(Toungouz)与门术子塔思进讨阿瓦刺(Avalac)与鲁思(Rous)之地,相约还军逮察合。然事泄。察合率百五十骑奔阿速(Ass)之地,盖其所部军有万人屯驻于此也。吞兀思、塔思二人既不得察合,遂掠其营帐。

“已而察合之军多赴阿速之地而从其主，察合军势大增，遂率之往与吞兀思、塔思战，败之。塔思妻，即察合妹，亦助其夫而与其兄战。败军求援于脱脱。脱脱命其兄不思鲁以军往援。察合见势不敌，退走阿瓦刺之地，往依其族赛鲁察(Sairoudja)。赛鲁察恐得罪脱脱，乃拘禁察合于秃秃哇(Toutoua)堡中。七〇〇年，脱脱命杀之。

“至是脱脱国中敌人皆除，那海诸子仅存幼子笃莱。遂以那海之国畀其兄不思鲁，命忽木失(Coumousch)子扬赤(Yandji)代其弟阿八赤之位，徙己子别吉不花(Beguy - boga)、亦儿八撒(Irbassa)二人于那海之国，别吉不花分有董江沿岸赛黑赤(Saikdji)之地与铁门附近诸地，亦儿八撒分有某江江名未详之地。脱脱并以封地赐其弟萨莱不花。

“七〇一年，那海子笃莱欲复父兄仇。然本人无力为之，遂赴萨莱不花所，诱之废其弟脱脱而夺汗位。萨莱不花从其言，引兵渡亦的勒(Itil, Volga)河。先率少数随从往见其兄不思鲁，以其谋告。不思鲁伪允助之，阴告脱脱使为之备。脱脱遽逮萨莱不花、笃莱二人，杀之，以萨莱不花之封地赐己子。

“先是不思鲁召那海子察合之子乞失(Kisohik)至，共举兵。及脱脱杀笃莱，乞失与其亲属只来帖木儿(Djirek Timour)、巴勒塔都鲁(Baltatlou)二人逃苦失门(Schemschmen)之国，至阔黑(Gueuk)附近巴都勒(Badoul)之地。有三千骑随其后，苦失门纳之。迄于脱脱之死，乞失等常以抄掠邻地而自给。

“七〇七年，有人诬克里米亚(Crimée)之富浪吉那哇人(Francis - Génois)掳鞑靼儿童转售回教诸国。脱脱怒，遣军往讨乞瓦(Kifa)城(吉那哇人所居之地。)富浪人惧，登舟逃出海。兵至不获一人，脱脱遂籍没萨莱城与其附近各地富浪人之产业。

“七〇七年，脱脱子亦儿八撒死。同年其兄不思鲁亦死。七二二年脱脱死。”

兹再将刺失德《史集》所志关于同一事变之记载转录于下，以资对照：

“秃刺不花、宽彻不花二人废其诸父脱脱蒙哥以后，忌忙哥帖木儿子脱脱英武，谋除之。脱脱悉其谋，遂逃，求援于术赤子不合勒子塔塔儿之子那海。那海曾统拔都与别里哥之兵，并略定斡罗思、额儿巴只(Erbadj)、赫莱特(Kehret)诸地之一部，自建一国，兹许助脱脱。遂渡斡齐(Ozy, Dniéper)河，伪若有疾。每至一屯兵之地，即语士卒曰：‘我老已不能战，不欲攻击何人。然奉成吉思汗命，其后人有作乱者，应讨平之。’诸将卒见其言恳而意善，多归心。行近诸王封地，伪若疾更甚，口含血块，时吐之出。秃刺不花与宽彻不花二王之母为所欺，以此老人病重将死，命二子往视疾。那海见二王，语之曰：‘我久事汝祖与父，颇望汝等信我言，我来为调停汝等与脱脱之事。可集大会，我为汝等修好。’言时口中吐血。二王亦受其给，不为备。那海阴命脱脱以兵至，袭擒二王，杀之。至是那海复还其国。

“脱脱即位后不久，屡征那海至，那海藉词不至。已而因事失和，战端遂开。缘那海以女海颜(Cayan)配吉勒迷失阿合可敦(Guelmisch - Aca Khatoun)与珊只带古列干(Saltchidai Kourkan)之子叶刺黑(Yailac)。珊只带者，弘吉刺(Councourate)部人，脱脱之妻父也。后海颜改信回教，顾其夫为畏吾儿(犹言佛教徒)，因是颇轻其妇。海颜诉之那海。那海命人告脱脱，若忆己功，若欲彼此仍存父子之名，须送珊只带来。顾脱脱幼受珊只带之抚育，事之若父，不欲以付那海。那海再索之，脱脱仍不从。会那海之三子察合、塔合、笃里(Touri)引兵数千人进扰脱脱境。脱脱亦索扰境之人。那海谓若送珊只带父子来，则彼亦将扰境者付之。由是两王战端遂开。

“六九八年，脱脱率军三十万人进至斡齐河畔。然是冬河未结冰，不能渡。乃还军，驻夏于董江沿岸。时那海未为何种动作也。

“次年，那海闻脱脱已散其军，欲以计取，以赴脱脱所在大会中修好为名，率其亲族渡董江，谋袭之。脱脱悉其谋，遽集军与之战于董江畔特只思马里(Tedjesmari)之地。脱脱败，退走萨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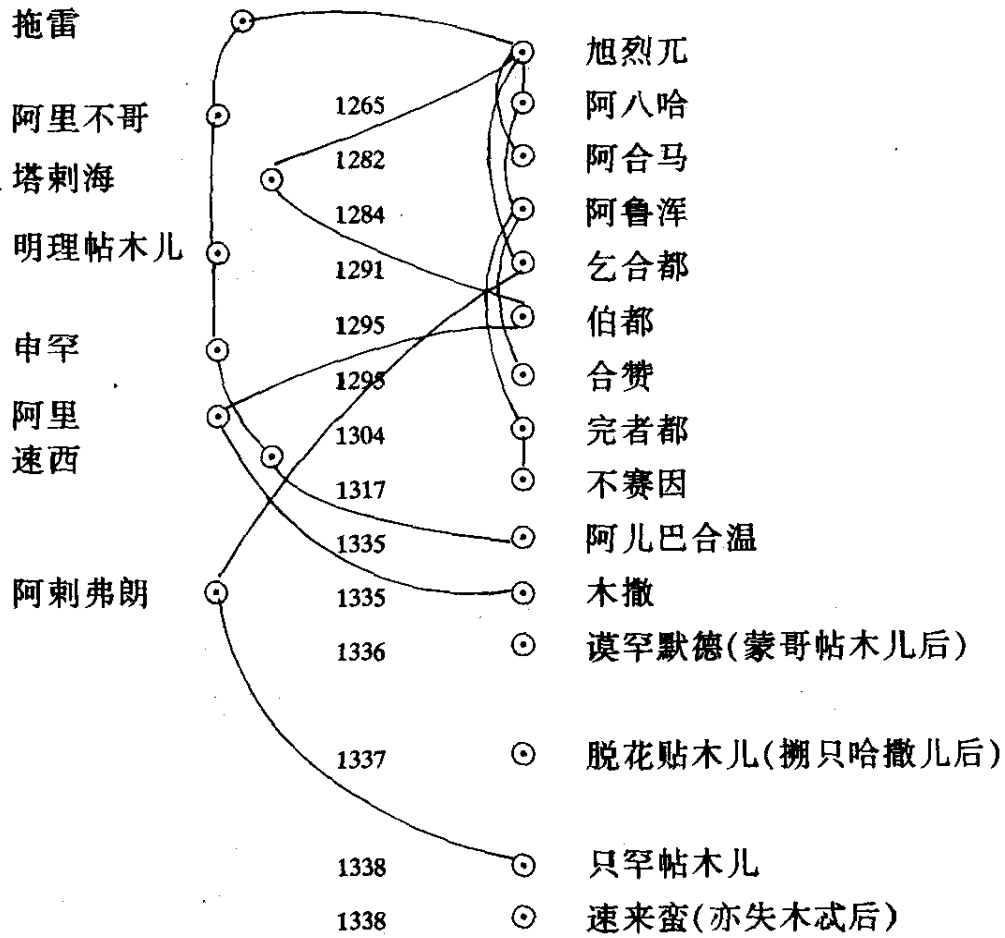
“已而脱脱集大军。那海势不敌，遂重渡斡齐河去。那海旋掠克里木(Crim)城，其士卒得俘虏甚众。那海许居民之请，命士卒释还俘虏。由是其军遂怨，密通款于脱脱，言将来附，并执献那海。那海诸子闻其谋，欲惩叛军。诸将乃说那海次子塔合，谓彼等之所以叛者，将奉彼为汗。塔合信其言，赴叛军营，为叛军所执。那海长子进击叛军，败之。已而察合亦携守者三百人于夜中逃出。

“脱脱乘此内乱，率六十万人渡斡齐河，营于敌境别儿哈(Berka)河畔。那海率三十万人营于对岸。那海伪若有疾，卧于车中使人告脱脱，言彼历事其父祖，现已老，虽有过，然咎归诸子，请宥其罪。同时命其子察合引一军于远处渡河，袭敌营。脱脱捕谍者，悉其谋，引军与那海战，败之。那海诸子率千人退走克刺儿的(Kelardes)与巴只吉(Baschguirdes)之地。那海在逃中为脱脱军一斡罗思骑士所伤，乃自言其名，命其领之往见脱脱。此斡罗思人牵其马行，然那海死于道中。脱脱遂还其都城萨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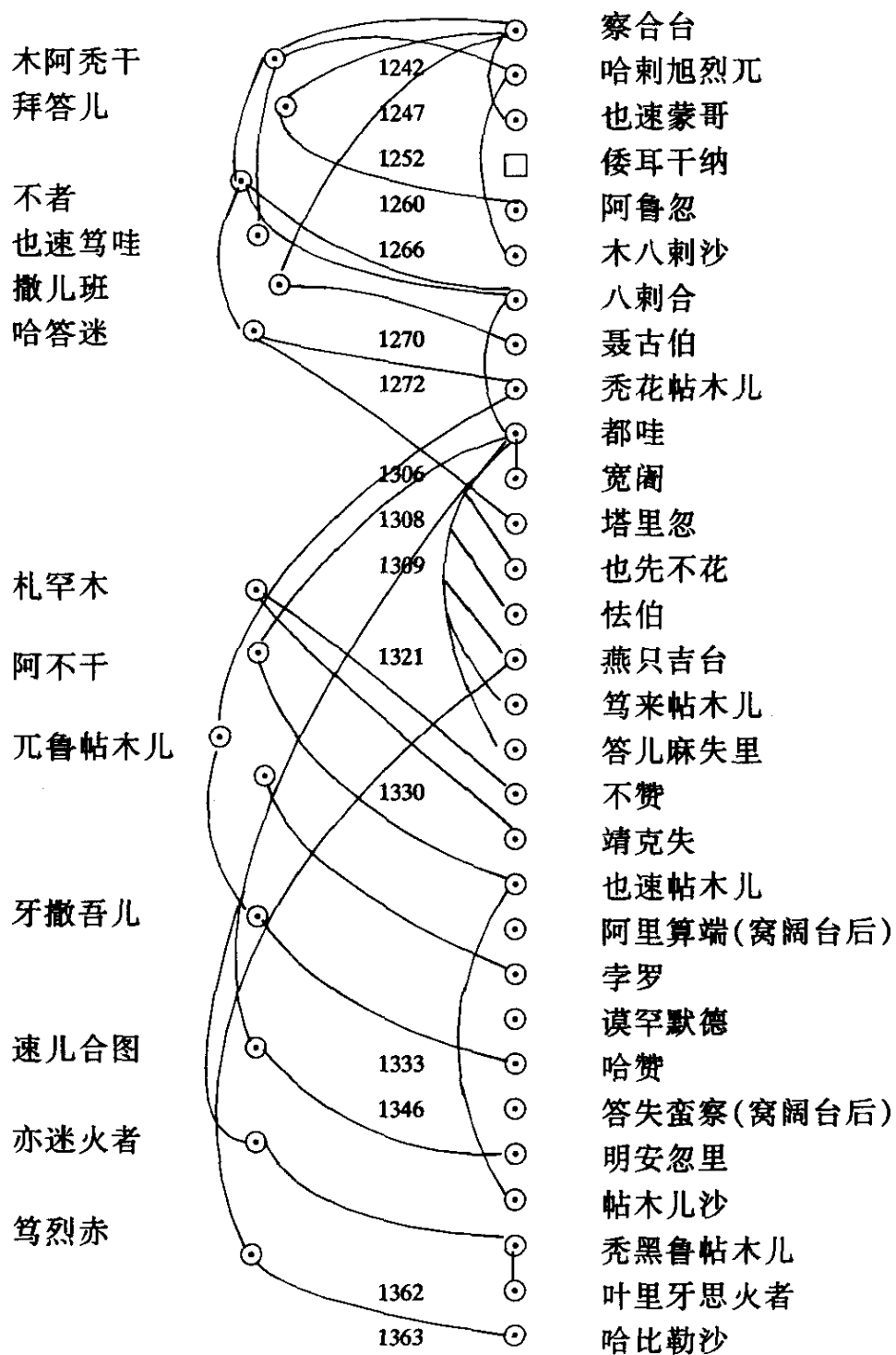
“已而塔合与其母出亦(Tchouyi)及笃里之母叶刺黑(Yailac)共请于察合，休战纳款于脱脱。察合疑其有别图，并杀之，自率少数士卒退守一堡。

“那海与阿八哈、阿鲁浑汗等常修好。曾遣其子笃里至波斯，阿八哈以女妻之。此次北方二王战争之开，那海数遣使于回教国王(合赞)乞援，愿以国附。此事颇有利于我君。我君虽与那海善，然不欲乘敌之危而兴此无义之兵。脱脱亦遣使至波斯，求助己。汗召两王之使者来前，告以愿其息争，本人不愿参加此事之意。汗为使双方不致感有不安，是年不赴习于驻冬之阿朗，而留驻报达或底牙儿别克儿两地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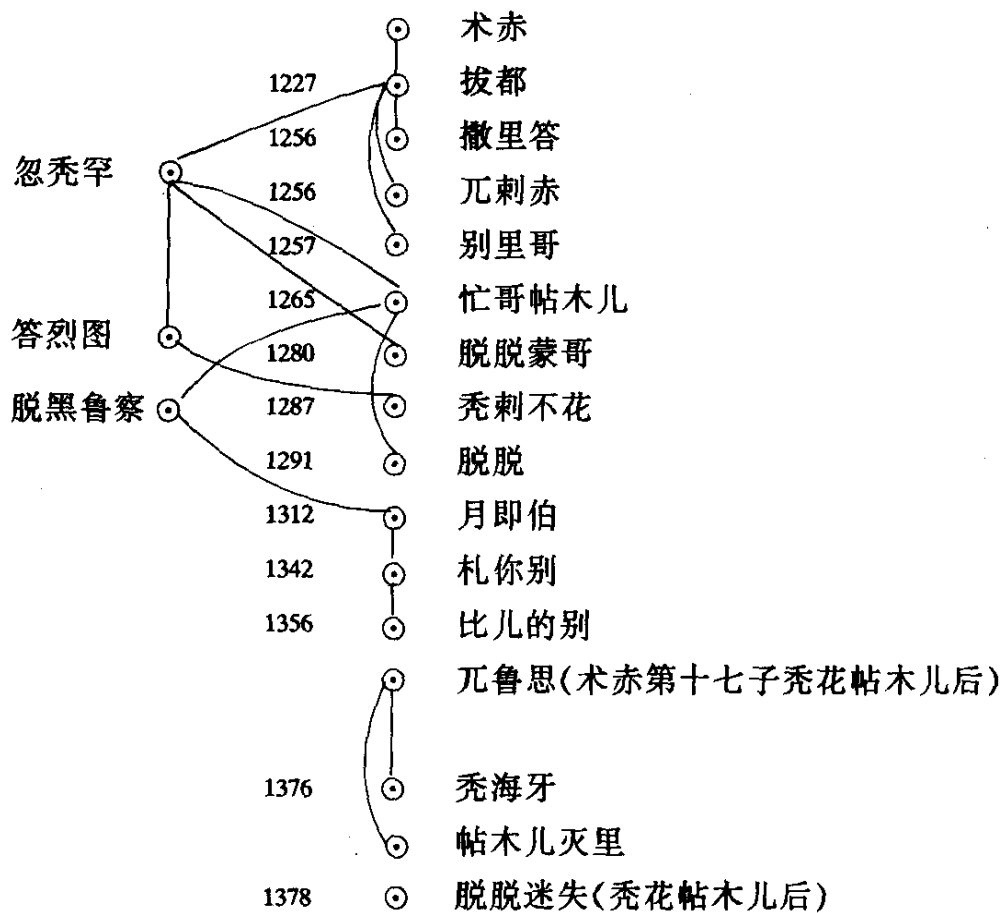
波斯诸蒙古汗世系表



察合台系诸汗世系表



钦察诸汗世系表



世系表中人名对照表

Abaca	阿八哈
Abougan	阿不干
Abou - Said	不赛因
Ahmed	阿合马
Alafrenk	阿刺弗朗
Algou	阿勒忽
Ali	阿里
Ali - Sultan	阿里算端
Argoun	阿鲁浑
Argouna	倭耳干纳(案:照多桑写法应作阿儿浑纳。此 从译文证补)
Aric - bouga	阿里不哥
Arpa - Gaoun	阿儿巴合温
Baidar	拜答儿
Baidou	伯都
Barcai	别里哥
Batou	拔都
Bian - Couli	明安忽里(一作伯类忽里)
Birdi - beg	比儿的别
Borac	八刺合
Bouzai	不者
Bouzan	不赞
Cabilschah	哈比勒沙

Cadami	哈答迷
Cara - Houlagou	哈刺旭烈兀
Cazan	哈赞
Coutoucan	忽秃罕
Danischmendjé	答失蛮察
Darétou	答烈图
Djagam	扎罕木
Djan - ibeg	札你别
Djihan - timour	只罕帖木儿
Djinkschi	靖克失
Djoucthi	术赤
Doua	都哇
Dourédji	笃烈赤
Douré - timour	笃来帖木儿
Elias - khodja	叶里牙思火者
Euzbeg	月即伯
Foulad	孛罗
Gaikhatou	乞合都
Gazan	合赞
Goundjouc	宽闾
Guèbek	怯伯
Houlagou	旭烈兀
Iltchikdai	燕只吉台
Imil - khodja	亦迷火者
Issen - timour	也先帖木儿
Mangou - timour	忙哥帖木儿(又旭烈兀子同名旧译蒙哥帖木儿)

Mélik - timour	明理帖木儿
Moatougan	木阿秃干
Mobarek - schah	木八刺沙
Mohammed	谟罕默德
Moussa	木撒
Nikpei	聂古伯
Oeuldjaitou	完者都
Oulagtchi	兀刺赤
Ourouk - timour	兀鲁帖木儿
Ourous	兀鲁思
Sarban	撒儿班
Sartac	撒里答
Singcan	申罕
Soleiman	速来蛮
Sourgatou	速儿合图
Soussé	速西
Talicoua	塔里忽
Taragai	塔刺海
Tarma - Schirin	答儿麻失里
Tchagatai	察合台
Timour - mélik	帖木儿灭里
Timour - schah	帖木儿沙
Toga - timour	脱花帖木儿
Togrouldja	脱黑鲁察
Touca - timour	秃花帖木儿(又术赤子同名)
Toucaya	秃海牙
Touclouk - timour	秃黑鲁帖木儿

Touctamisch	脱脱迷失
Touctouca	脱脱
Touda mangou	脱脱蒙哥
Toula - bouca	秃刺不花
Touloui	拖雷
Yassavour	牙撒吾儿
Yissou - mangou	也速蒙哥
Yissoun - timour	也速帖木儿
Yissoun - toua	也速笃哇